
CUHK Libraries
003143076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545

明報主筆青華登欺騙華僑

新疆問題錯綜複雜

法國大選後的政治前途

中共對知識份子的階段性政策

香港總督的任期延長

年輕的台灣年輕的人

我的童年時代與孫中山先生

複製自己（人的無性生殖）



「沙塵滾滾而已！」

嚴以敬作

老板重掛「中華民國招牌」

主筆社論向台灣放冷箭

NO.545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一九七八）四月六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叁九號三樓
電話：⑤七〇七六九〇
⑤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⑤七九五八七六
⑤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每週評論

明報主筆帮華鄧欺騙華僑

華國鋒等毛江餘黨逮捕江青等人後，在「抓綱治國」口號下，確是辦了不少事。如揭批四人帮一共打了三個戰役，特別是清查與四人帮有關的人和事最費手腳。受江青株連被抓被殺的人至少也當以千萬計，當然費事需時不在話下。另外還有什麼呢？那就是中共的會開得特別多，口號也喊得不少，還有華國鋒一有機會就「題詞」。

就因爲今日北平華帮擺出一副「團結」的姿態，並好像眞的是在做「撥亂反正」的工作；成天在喊什麼「落實政策」；大有眞想把大陸弄好似的，但是否收效了呢？有。譬如在香港起碼明報主筆相信了華鄧等那帮吸血鬼的鬼話。三月二十九日明報社評「僑務有新政，今後看執行」中就充滿了對中共統治下的那個所謂「社會主義祖國」的「熱愛」。它說：「在廣東、福建等省僑眷多的地區，都召開了僑務會議，或舉辦僑眷座談會，地方黨委重申要『落實政策』。幾個月來，僑務政策確實在逐步貫徹中，深圳海關改善了工作態度，旅遊手續也開始簡化，等等。」

有一段時間，明報對於反映海外華僑回大陸探親，經過深圳時受到歧視和虐待的情況很熱心，可能中共爲了更多的套取外匯和對華僑收到更大的統戰效果，所以，那批兇相畢露視華僑如大敵的邊防特務人員態度裝得緩和些，如果這就算是中共的「僑務政策確實在逐步貫徹中」，那未免過於只看點不及其他了吧？其實，這是明報主筆先生爲自己辦的明報評功擺好。那意思就是說：海外華僑和「港澳同胞」聽着，若不是在海外輿論上很有份量的明報替你們呼籲，那裏會有此立竿見影的效果呢？

明報社評自已就說：「根據讀者來信透露，僑眷出境與外籍親人會見團聚，仍然沒有認眞執行政策，批准出境的多多有『統戰』價値者，如某位著名的畫家。有很多符合條件且經機關批准的人，公安部門仍一再拖延發給出境證」。如果中共眞的有所謂「僑務政策」，並且「確實在逐步貫徹中」的話，那裏會只講「刁難」而其壞作風連一點都不改呢？中共的「僑務政策」，根本沒有改，所改的是出現在中共自己的宣傳工具和一些尾巴報以及如明報之類的報上的說話而已。至於說「深圳海關」那些小特務爪牙「改善了工作態度」，那可能是他們一時高興，與中共的「政策」有屁關係？

中共的所謂「僑務政策」，其出發點並不是從旅居海外華僑也是中國人，同時他們對於故國和家鄉都具有極其濃烈的感情等等方面着想，而是第一從政治上想，第二從經濟上想。中共從政治上想，因爲今日屹立於台灣的中華民國不僅沒有「解放」，且如一把利劍插在北平那一小撮「新型大地主」的背上。更使他們難受的是海外華僑本來就絕對多數擁護中華民國，這對自認爲「強大」的北平政權來說，實在是一大諷刺。所以，年來中共又提什麼「僑務政策」，主要目的在於分化瓦解削弱中華民國。其次才是經濟。因爲只是僑匯一項，每年就是一個極爲龐大的數字，可供中共用於建設樓堂館舍和揮霍享受及援外等等用途，又何樂而不爲呢？

中共善待華僑有很多好處，說實在話，它是想「落實華僑政策」的，但爲什麼「落」而不「實」，卻越「落」越「空」呢？這主要是中共的排外性和作賊心虛等等特性所決定的，它自己好話說盡，壞事作絕心裏有鬼，因而也懷疑別人，特別是一身「資產階級」的歸僑和僑眷，又那會不被「大胆假設」爲特務呢？

這些問題的發生和長期不能解決，且看明報社評的說法：「十年文革大動亂，政策和工作的偏差太大，短期內不容易整頓妥善。有不少幹部、公安人員和海關人員，中了唯階級成份論之毒，仍未完全改變華僑是『剝削階級』的觀念。四人帮餘黨以及深受『四人帮流毒』影響的人，在機關和公安、海關部門中，仍未全部清除。新的僑務政策雖好，在實際執行上難免會受到阻撓」。

照這個說法，中共「華僑政策」落不到實處，責任不在北平上層統治者，而在下邊那些「基幹幹部」，據說他們中了「唯階級成份論」之毒，那麼這「毒」是他們自己「製造」的？說穿了還不是在毛劉周鄧等那批壞蛋身上？明報主筆先生有時寫社論寫很極其透徹，但當談中共問題時却因有「諱」與「愛」的關係，不僅寫得差，復有給北平那批吸血鬼當帮兇和替他們騙人的嫌疑。

老板重掛「中華民國招牌」
主筆寫社論向台灣放冷箭

一份最近易手的報紙，老板把中華民國的招牌除了又掛，並親到台北解釋，表示矢忠中華民國。可是該報主筆的，寫了社論，故意向台灣施放冷箭，不知是老板外行，朦查查，抑或扯貓尾，不得而知。但香港的報紙，不能看他掛什麼招牌而估量其立場，有些掛了中華民國招牌，實際却是一份反華的報紙呢！

萬人傑

老板靠右伙記走左

老萬常說，一些掛中華民國招牌，而報上刊登的新聞報導，專欄評論等，往往充分表現出親共、媚共姿態，或不問情由的對政府作出似是而非的責難。這未必代表報老板的主意，通常情形是個別工作者的思想立場不同。老板心目中的「中國」是「中華民國」；個別工作人員心目中的「中國」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雖掛上中華民國招牌，這份報紙不一定能站穩中華民國的立場。

比方說，老萬以前提過的一份由外行人接辦的報紙，一上場，就聽信紅鬚軍師之言，先把「中華民國」年號取消。當然，取消年號是簡單不過的事，只消通知排字領班，吩咐工友把幾個鉛字抽掉便成。但此舉所帶來的後果，老板却吃不消。因此過不了多久，中華民國年號重新加上，紅鬚軍師炒了魷魚，老板並親自跑到台北解釋。

有位報界朋友對老萬說：這家報總算從左傾邊緣挽救過來了。老萬說：不要作太早的樂觀，更値得注意的是他所用的人。照老萬的看法，老板非左傾，而伙記左傾，結果在這份報紙的文字中，一定會散發許多紅色毒素。原因很簡單，担當「要角」的，全是態度曖昧的人物。當人家告訴老萬，毛輯事件第一個被炒的人物當了該報副總編輯；扛大旗的老總，則是向白粉報拉角，過去他在番鬼佬辦的唐人報中表現得相當左；採主在台灣念書時以搞事出名，曾是維園事件搞手之一；更有一名老到發霉的老編，也是行家人所共知的左口魚。試想，集中這樣一班牛鬼蛇神，即使掛上中華民國招牌，也不可能是一家眞正站在中華民國立場的報紙。

這班潛伏的牛鬼蛇神，在中華民國招牌掩護下一直在等待機會。華航刼機事件是千載一時的機會，這家報紙的言論報導，成爲「懷疑派」。最近因一名犯案的疑犯，爆出一些與案無關的「內幕」，說某警務人員的命案，與前探長某人有關。於是大做文章，發表「社論」，再請台北當局！雖然內容陳腔濫調，無非拾他人餘唾，這班爲中共統戰服務的墮子總是唱同一個調子，根本不値得重視。但他這篇文章犯了最大的錯誤，他文中所指的某人，根本不在台灣，差不多已離開半年。如果容納他的國家値得罵，他該罵現時讓他居留的國家，何必再請台北當局？

同時，根據一個「疑犯」爆出的「內幕」，便指人家是「人渣」「垃圾」，未免太武斷。有了這家報紙，還用設立法庭嗎？有了這位主筆，還需要法官嗎？

主筆先生「憤恨已極」

這篇出自紅鬚軍師所指「香港第一枝筆」手筆的社論，立論不合邏輯，只是訴諸一己的感情。

「社論」說：「一個貪污犯、毒案涉嫌者、以至於謀殺警察的可能與謀者，而本港竟無如之何，誠然使人感到扼腕。然而，台北放着這麼一個使僑胞憤恨已極的傢伙，似乎視而不見，無動於中，又是不是適當的做法？相信台灣當局也應該認眞地想一想。」

這短短一段話，犯了多項錯誤：

一、某人不是香港政府「通緝」的「貪污疑犯」，本港一家大報曾這樣報導過，後來到廉署查明，並未發出過這樣的「通緝令」，因而這家大報立刻刊出道歉啓事。該報「社論」雖沒指明其人，但讀者看得出他所指的是誰，這家報紙仍有吃官司可能。

二、所謂「毒案嫌疑犯」「謀殺警察的可能與謀者」，不過由於一些在押人犯「爆內幕」涉及的，豈能作爲「已定罪」一般，說成是「使僑胞憤恨已極的傢伙」？這是主筆先生個人的「憤恨」，不足以代表大眾的意見，除非所有這些「罪名」都證據確鑿，經由法官判定。

三、台北當局對這「傢伙」「視而不見」「無動於中」是理所當然。老萬試舉一個例：香港政府一向和「人民政府」相當合作，但在香港四百多萬市民當中，多少屬於「黑五類分子」？多少是「勞改犯」？這些人，在大陸是「中共憤恨已極的傢伙」，可是香港政府對他們也「視而不見」「無動於中」。道理很簡單，因爲他們在香港沒有犯法，是一等良民百姓，香港政府可以用「黑五類」或「勞改犯」的罪名去拘捕、懲治他們嗎？

如果香港政府採取這麼一項措施，這位「香港第一枝筆」的主筆先生也一定「唔得了」。引用「社論」中的話，我們可以這樣說：「這不但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也是大陸同胞『公仇』。然則，香港政府可不可以看在『同胞之所恨』這一點，勿再寬容這種垃圾、人渣？」如果主筆先生認爲上面這一理由成立，老萬也不會反對他的「社論」。

這篇「社論」對中華民國的指責，全無法理根據。他說：「這種垃圾，儘管說貪汚犯罪行爲是發生在香港，台北當局沒有引渡的義務，但至少還有毒案嫌疑，台北當局本於國際反毒的義務，相信也不會不管，甚至是『不應不管』，何況還牽涉到謀殺行爲？在這方面，台北當局自亦不能漠不關心，也應該採取適當的行動。」

寫出這段文字，思想非常幼稚。畧有法律常識的人，都看得出他胡說八道，不合理處。

台北並不縱容毒犯

最近一個名蔡劍城的泰國大毒梟，多年來活躍泰緬邊境金三角地帶，因被泰國通緝，逃匿台北，經台北刑事警察局偵二組一個多月的布綫偵查，卒將之拘捕。

這消息經由本報詳載，現蔡劍城已被移送台北地檢處偵辦。由此可見，中華民國對於販毒疑犯不會「不管」，而且主動去管。但如果沒有充足證據，就不會胡裏胡塗去管。在香港，一個大毒梟落網了，他的馬仔說過一句，某人也涉嫌與這販毒集團有關，如果要台灣根據這一句話，就把某人拘捕，便未免太兒戲。且只根據港方大毒梟馬仔的口供，便將之「法辦」，也不可能有足夠證據。法治國家什麼都講證據，蔡劍城案因台方認爲有充分證據，所以沒經過泰國要求，也即採取行動。對某人「視而不見」「無動於中」，並非對他「另眼相看」，而是沒有證據支持所採取之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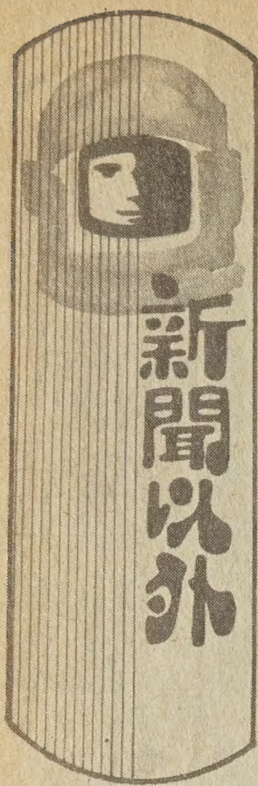
何况，社論中所指的某人，早已離開台灣，這位執筆的主筆先生，懵然不知，還向「台北當局」一請、再請；儘管台北當局「俯順輿情」，難道叫政府下通緝令，將他從外國引渡回來？根據中華民國憲法，人權受到保障，不能主筆要捉就捉。主筆先生如此霸道，幸而他只能揮動筆桿，不是執法官員，否則將不知造成多少寃獄，死得人多！

至於說某人是一「謀殺警察的可能與謀者」，主筆先生也不能太早下令拿人，因爲此案正在香港進行審訊，某人是否殺警兇手，法官定可審個水落石出，如果證據確鑿，由香港政府行文中華民國當局，要求引渡回港審訊，台北不予答允，那時才寫這樣一篇社論不遲。如果審訊結果，證明此案與某人無關，主筆先生豈不受到誣告反坐之虞？

中華民國是一個眞正法治的國家，並不如主筆先生所醜化的藏汚納垢之地。從大陸逃亡來港的人，也被共黨及媚共墮子詆爲「人渣」「垃圾」，但不少這種人已成爲今日香港中堅分子。固然香港政府不會把他們視爲人渣、垃圾，如果主筆先生敢用這樣的名詞去形容他們，肯定要吃官司。

有不少主筆先生心目中的人渣、垃圾，跑到同是英聯邦國家的加拿大去，香港政府花了不知多少律師費，也無法將之引渡回港審訊。

加拿大與香港的關係，無論如何密切過沒有邦交的台灣，主筆先生何以不敢向加拿大當局爲香港市民「請命」呢？其別有用心，昭然若揭！



諮詢會名單的「除名」

中共在香港舉行「中國出土文物展覽會」，利用中國的文化遺產，向四百多萬香港人進行大規模統戰。文化大革命時期，在「破舊立新」的口號下，「地上」文物被紅色小將搗毀無遺；只剩下「地下」文物。如今，中共把這些「文物」出土了，則稱之爲「國寶」，送到海外展覽。中共的政策，變化很大，前後矛盾，令人難以捉摸。

由於這展覽會是中共統戰的重頭戲，於是港共大小嘍囉，裏外人等，空羣出動，要把展覽會攪到有聲有色。也因如此，平時一些作中立狀的人物，都不由自主地在中共擬定的名單中出現，使到他們無所遁形。發瘋已經發出面的無所謂，一些「猶抱琵琶半遮臉」的，經報紙一登，十分尷尬。其中有兩人到處打電話要求行家在名單中「除名」，老萬聽同業道出個中情形，感到可笑亦復可憐！

本港左派發出「通稿」（老萬手上也有一份），展覽會的「諮詢會」，由李子誦、李冲、何建章、陳霞子、張學孔、羅承勛、胡棣周、李志文、呂大呂、周石、劉天就、衞國綸、羅仲炳、黃錫照、林秀峯、黃應士、何家聯、賴敬初、梁淑怡、潘朝彥、許敦樂等二十餘人組成。

老萬把所有發表這則新聞的左右中立報章全部核對過，數來數去，只得十九名，不足「二十餘」之數。經深入調查，才知其中二人漏夜打電話到各報要求「除名」，左報非常合作，他們不顧把名字見報，自有其苦衷，所以發表這則「通稿」的報紙，都把「周石」與「李志文」兩個名字删掉。

周石是東方日報的總編輯，自老板馬奕盛爲毒品官司所困，他又成爲東方日報的督印人。這家東方日報與左派目爲「蔣特」報紙的「世界日報」聯繫，彼此掛鈎。老萬希望周石的要求「除名」，是不願担任諮詢委員，不是「怕人知道」。不過，左報附刊的圖片，背向鏡頭左起第二人就是他，那麼，他的「除名」，恐怕是「不願見報」而已。

至於「李志文」，不過是個筆名，他姓馮，是華僑日報主筆之一，也是電訊版編輯，是老萬的老同事。他常常說，左右派都有辦法。這點老萬完全相信，因爲六七年時他擺定入台證，準備隨時鬆斗，如果不是左右都有辦法，怎能在那時間申請得到入台證呢？

今次他也要求「除名」，可以理解的。大凡左右都有辦法的人，一定不便「出面」，如果大名在左報見報，以後要領入台證恐怕「弗靈」了。

老萬最佩服的還是天天老板劉天就先生，他不但沒有要求「除名」，還穿上小禮服參加這個「盛會」。

新疆問題錯綜複雜

岳騫

最近華管區傳出消息，新疆陷入大混亂中，賽福鼎被整，因此，華鄧並未敢明定賽福鼎之罪，仍保留其「人代常委會」副委員長職，可見華鄧對新疆情况未能控制。

談新疆問題，仍然要先自王恩茂說起。王恩茂自一九四九年率領共軍侵踞新疆，至一九六八年七月，統治達十九年，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一九六八年七月，王恩茂被免去新疆軍區司令員兼職，九月五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委會」成立，又被貶爲第一副主任，其黨政軍領導權均被剝奪，但由於新疆地處「反修前哨」，又是中共的核子基地，而且王恩茂在新疆仍具有深厚勢力。因此，毛林集團對其仍有所顧忌。一九六九年元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北平接見「革命戰士」，王恩茂亦被邀參與。而且新疆地區揭批「二月逆流推行者」罪行的運動亦趨緩和。二十五日晚，新疆軍區舉行慶祝毛、林接見「新疆代表」的集會時，龍書金（當時的維吾爾自治區「革委會」主任）在會上宣稱：維吾爾自治區的兩派，都是「革命羣眾組織」，要求中共駐新疆部隊在「三支，兩軍」工作中，一定要把「一碗端平」，藉以積極促進和鞏固「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儘快建立各級「革委會」，大力加強內部團結，隨時準備粉碎蘇修的軍事破壞陰謀。由此可見當前毛林集團仍不能完全控制新疆，乃不得不縮小打擊面，與王恩茂暫時妥協。

又根據一九六八年元月九日，新疆電台指控，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陶峙岳，長期以來，在新疆網羅的「反革命份子，走資派以及國民黨份子」集結反革命勢力，把生產建設兵團建成「火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該生產兵團當由張希欽接任，陶峙岳已被免除該兵團司令員之職務。

新疆問題所以始終擺不平，是由於派系，山頭，加上民族成見，揉合在一起，王恩茂尙能鎭壓，龍書金便無此力量。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運動以後，新疆地區負責共幹反應極爲冷淡。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北平等紅衛兵湧入新疆展開暴亂。指責中共新疆區黨委第一書記、新疆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王恩茂是「修正主義黑帮份子，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文化大革命」。十月廿七日，新疆「紅衛兵」在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成立「新疆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紅二司」），十一月十四日，新疆地區成立了一個由王恩茂支持的「新疆紅衛兵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簡稱「紅一司」），與之對敵。此後新疆混亂情形，益趨嚴重。一九六七年一月，「紅二司」等組織，向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機構展開奪權，立即遭受新疆軍區所屬部隊的嚴厲鎭壓，其中最突出的是一月廿六日發生的「石河子事件」。當時由中共復員轉業軍人所組成的「八一野戰軍」萬餘人携帶機槍、步槍、手榴彈，聯合軍區駐石河子的獨立炮兵團全體共軍，圍擊「紅二司」等組織，造成一百二十人死亡，輕重傷上千人，及五百多人生死不明之流血慘案。血案發生之時，王恩茂正在平與周恩來商談解決新疆問題辦法。二月初，中共中央作出解決新疆問題決定，指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實施「軍管」，取締「八一野戰軍」組織。至此新疆地區武鬥暫爲緩和。同月中旬毛派組織向新疆廣播電台、新疆日報、「新華社」烏魯木齊分社等機構「奪權」和衝擊。三月十三日，「新疆軍區」所屬部隊分別接管在烏魯木齊被「造反派」已奪取的十個工廠和米泉，呼圖壁、昌吉、瑪納斯、阜康等縣的三十多個「人民公社」和牧場等生產機構。五月初，武鬥再起，「紅一司」等組織在軍區部隊支援下展開回擊，大事捕捉「紅二司」人員，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指出「紅二司」是「革命羣眾組織」，命令新疆軍區釋放被俘人員，並由蘭州軍區調派七三三五部隊開入新疆「支左」。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又作出有關新疆問題的四點指示，認爲「王恩茂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答覆了該地毛派羣眾組織「要不要



（左起）楊勇・陳錫聯、賽福鼎、烏蘭夫在烏魯木齊的集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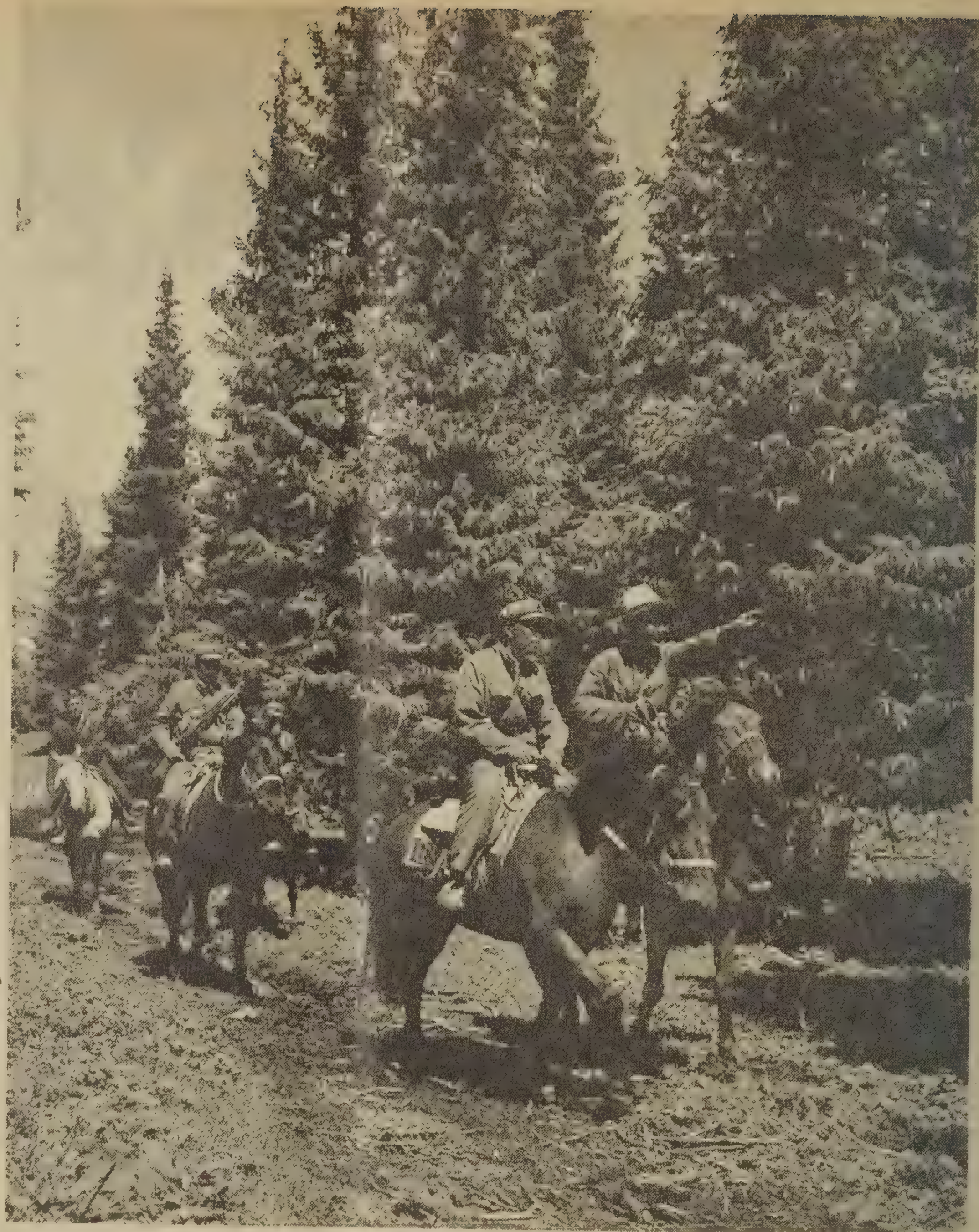
打倒王恩茂」的問題。

自此以後，王恩茂就不斷遭受毛派份子指名攻擊。「文革小組」並曾指出「王恩茂的下場，不會比陳再道好的」（按陳再道係前「武漢軍區司令員，因支持反毛派組織「百萬雄師」遭毛林集團整肅）。

然在同年十二月卅一日，毛澤東接見黨、政幹部時承認王恩茂仍是「革命領導幹部」。迄一九六八年七月下旬，毛林集團在完成了這一地區的若干部署之後，便即免去王恩茂新疆軍區司令員的職務，另調中共湖南省軍區司令員龍書金接充。至此，毛林集團對這一地區的控制，乃告初步達成，於是在九月五日就宣佈成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其主要人事如下：

主任：龍書金（中共新疆軍區司令員，以後被選爲中共九屆中央委員）。

第一副主任：王恩茂（中共新疆軍區第一政委，以後被選爲中共九屆候補中央



新疆共軍與維吾爾族民兵是新疆變亂的主力。

委員）。副主任郭鵬（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自治區」主席、「新疆軍區」副司令員，以後被選爲中共九屆中央委員）；賽福鼎（原中共新疆軍區副政委、「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三政委，以後被選爲中共九屆候補中央委員）；裴周玉（共軍駐新疆「七三三五」部隊負責人）；李全春（「革命羣眾組織」代表）；楊立業（「革命羣眾組織」代表，以後被選爲中共九屆候補中央委員）；胡良結（「革命羣眾組織」代表）；孜牙（「革命羣眾組織」代表）；阿巨輪（「革命羣眾組織」代表、烏魯木齊「革命聯工文革籌委會」副主任）。

這一調動是王恩茂與賽福鼎都調了職，賽福鼎事前已談過。王恩茂則是賀龍一系，當地主要共幹郭鵬、裴周玉均爲賀系，文革中賀龍被整最慘，王恩茂等人自然不服。

龍書金則是林彪嫡系，曾任中共「紅一軍團」排長，「一一五師」連、營、團長，「東北野戰軍」六縱隊十七師師長，「四野」四十三軍軍長，「湖南省軍區司令員」等職，是毛林的嫡系幹部。

在此之前，毛林在今年初曾調派江蘇省軍區第二政委曾如清爲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副政委。調王振東（原中共五十四軍幹部）爲生產建設兵團參謀長。

但龍書金對於新疆情況不熟悉，始終不能穩定新疆局勢，及至林彪事件發生，龍書金被免職，毛江不得不重新起用賽福鼎，付以全權，十大並當選政治局候補委員，地位較一般少數民族爲高。

賽福鼎突然被免職，最初當是由於整肅四人幫，從許多地方可以看出賽福鼎在林彪事件後，已投靠江青，否則不可能在「十大」當選政治局候補委員。

鄧小平復出後，與華國鋒聯手整四人幫餘黨，點名及隱名批判的一批人，如張鐵生、翁森鶴之流根本不成話說，就是毛遠新也有名無實，眞正有辦法有力量的還是賽福鼎，因爲他是維吾爾族，在新疆得地利人和，自一九四四年開始叛變組織僞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到現在已三十三年。其人又先加上蘇共，再轉入中共，與蘇聯關係自難全部斬斷，鄧小平拿他開刀，原不足奇：但因賽福鼎之被整，而爆發了全面暴動，則非矮子始料所及，此等處就可以看出矮子比周恩來差得多了。

目前華鄧如何處置新疆變亂，尚看不出跡象，推測當是鎮壓第一，但新疆問題，絕不是全部用武力可以解決，尤其是毛周死後，共幫已無可以鎮懾之人，星星火種可能會變成燎原大火。

法國大選後的政治前途

岑啓亮

法國經過第二回合選舉，選民摒棄左翼聯盟，中間偏右聯盟獲得勝利，避免了第五共和的一次嚴重憲政危機。然而，這次選舉左派聲勢壯大而未取得國會控制權，以後必將發洩在街頭，經常以示威遊行製造社會動亂不安。狄斯亭若不正視此現象，勢必使法國陷入政治紊亂中。

法國國會選舉第二回合的結果揭曉，執政的中間偏右聯盟在四百九十一席中獲得二百九十一席，比反對黨領先了九十一席。這個「出人意料」的結果，不僅法國右派人士額首稱慶，連美國以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其他會員國也都鬆了口氣。法國共產黨畢竟未能獲得入閣的機會。

大選結果偏右派獲勝

法國第五共和從一九五八年以來，根據戴高樂制訂的憲法參院只有咨議的功能，眞正的立法是眾院，因此眾院才是眞正的「國會」！這是第六個國會，議員任期規定五年，但是，總統有權解散國會，於是，廿年期間除了剛剛卸任的議員外，都是任期未滿解散改選的。從這次改選結果，我們可以作如下的觀察：

一、戴高樂派，這次以年輕的席拉克為首，組成的共和聯盟，獲得一百四十八席，比一九七三年的一百八十四席少了三十六席，但是仍然是法國國會的最大黨派！換句話說，戴高樂死了八年，但是仍然影响着法國的政治！

二、以現任總統爲首的法國民主聯盟，結合了法國的中間勢力，獲得一百三十七席，比一九七三年的一百一十五席多了二十二席，另外獨立人士帶來了六席，總共一百四十三席，難怪有些新聞評論員說：是狄斯亭意外的勝利！

三、一九七三年社會黨和激進黨左派共擁有一百席，這次分別獲一百零三席和十席，這是差強人意的勝利；至於共產黨，在選票比例上雖然沒有增加，但是獲八十四席，比上次的七十二席增加了十二席。

四、上屆國會獨立人士有十二位議員，但是，這次只有六位（都表明了政治立場），由此可見法國的議會已經逐漸走向兩極化的狀態，即左右兩派對立的形勢。

五、上述是以一九七三年當選人的黨派歸屬比較，但是如果以五年後，經過了部份因死亡或其他原因出缺而改選的情形看，即將結束的國會政黨分佈是：共黨七十二席，社會黨和激進黨左派一百零六席，戴高樂派一百七十三席，中間派一百一十九席，獨立人士十八席。那麼，選舉前後局勢的變化，却是左派只增加了二十席，右派和中間派喪失了十九席。（選舉前夕的國會議員才四百九十席，一席出缺！）這種變化是極小的。



狄斯亭與總理巴瑞

民衆心理深受左派威脅

法國選舉出現這個結果，反映出法國選民仍是保守的。雖然在初選中，他們多數選擇了左派聯盟，但在第二次投票中，他們必須考慮到左派執政，尤其是共黨入閣的後果。畢竟法國是一個民主基礎深厚的國家，左派勢力想要當政，還有實際困難。

進一步分析法國選舉中，右派獲勝，左派失利的因素，可以歸納出下述幾點：

一、社會黨自從去年三月地方選舉之後，聲譽日隆，是國內最佔優勢的政黨，各項民意測驗一致看好該黨，尤其在選舉之前，和共產黨來勢洶洶，但沒想到這反而使一般法國民眾心理深受威脅。資金外流、股市下跌等現象，均反映出他們對左派參政不可信的態度。

此外社會黨與共產黨在初選之後雖能立即携手合作，但他們之間步調不一致爲時已久，使選民踟躕不前；尤其法共的態度太過強硬，使得原來支持社會黨的人不得不重作考慮。

二、執政的中間偏右派積極動員，一再呼籲選民不要因爲左派在初選中未得到預期中的高票而掉以輕心。原應置身事外的狄斯亭總統，更在第一回合選舉的前夕，學習戴高樂總統的作法，在電視上公開發表談話，指出左派執政只有使得法國經濟情形更加惡化，法郎貶值。他的號召不能說沒有影响。同時投票率創下第五共和空前的紀錄，對於右派政府不無幫助。

兩派四黨的分裂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法國小黨林立，第四共和不知道換了多少任政府。戴高樂雄才大略，修改憲法再建第五共和。新選舉法規定：在第一次選舉中得不到百分之十二點五選票的黨派卽被淘汰，這使許多小黨派淘汰了，使政治的基礎穩定了，但却產生了戴高樂所未想到的後遺症——黨派聯合的後遺症。

目前是兩派四黨的對立而又分裂的情形。在派別方面是左翼聯合及中間偏右聯盟的對立；在黨派方面是左翼的共產黨及社會黨的矛盾，右派的共和聯盟，民主聯盟的矛盾。

在派別方面，選民不是選左派就得選右派。在左右勢力均衡的狀況下，法國選民的選擇將經常面臨毫厘的差距，而任何政治經濟情況的惡化，都可能驅使選民盲目選左或選右。

在黨方面，要維持或爭奪政權，一個黨的力量是絕無可能的，非聯合另外一個黨不可，目前就是社會黨聯合共產黨，共和聯盟聯合民主聯盟。四黨分成兩個敵對體。

這就是狄斯亭所担憂的法國的分裂●

社共兩黨的衝突

事實上，社會黨與共產黨之間的矛盾太多，在爭奪政權時，也須能聯合；一旦執政後，是否能繼續合作是個很大的問題。

首先，共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則是不能變的。儘管歐洲共黨說不追隨莫斯科路線，但那是指奪取政權的方式而不是否定了共產主義的基本精神，共黨認爲只有共產黨才能作爲專政的代表。這種情況下，法共絕不會容許社會黨與它長期共享政權，正如一九二一年列寧譏英國共黨支持工黨時所說的：「就像一條繩索支持一個上吊的人」。

其次，法國共黨與社會黨的共存已有六十年歷史，但其間，彼此是互相猜忌、緊張、衝突，法共把社會黨視爲較資產階級更嚴重的敵人，共黨的宣傳一度指法國社會黨爲「社會法西斯」。

第三、法共目前雖然自稱爲新共主義，但原來的基本立場並未改變，這從這回第一次投票前，法共堅持其共同方案不肯與社會黨妥協，並攻擊社會黨是在資產階級壓迫下追求資本主義利益的情形可以看出。

執政黨間的矛盾

至共和聯盟與民主聯盟之間，表面上合作，實際上矛盾重重。

當年法國總統選舉時，屬於戴高樂派的共和聯盟候選人，曾指摘狄斯亭（民主聯盟領袖）爲右派保守份子。但狄斯亭任總統後，盱衡法國情勢，認爲法國不能陷於分裂，却想拉共產黨以外的所有左翼份子與右派聯合，成立中間左政團，一部份社會人士同意却也懷疑，這計劃目前尚難見分曉。

但屬於共和聯盟的內閣總理席拉克反對。當年狄斯亭之所以能擊敗共和聯盟的候選人夏本德瑪，主要是由於席拉克（時爲內長）的倒戈相助，狄斯亭論功行賞，予他內閣總理職位，但席拉克終於與狄斯亭鬧翻了。人們說：當年狄斯亭對戴高樂的態度是：「是的……不過」，而席拉克對斯狄亭的態度也是如此。於是席拉克辭職，與狄斯亭派爭奪巴黎市長獲勝。他在這一年多中，收拾支離破碎的戴高樂黨，重振旗鼓，在這次選舉中成爲得票最多的政黨。

粉碎左派的團結

由這次選舉結果，對於今後法國政情的發展，可有以下的分析：

一、社會黨黨魁密特朗對這次失敗，心中最氣惱不過了，在十九日當天晚上就指責法共，破壞左派聯盟；至於激進黨左派領袖法布瑞更直截的說，一九七二年簽訂「共同政綱」的約束從此結束了！因此，這次選舉也就粉碎了左派的團結，今後的左派，如果領袖仍然是密特朗的馬爾塞（法共總書記），將無再度合作的可能！

二、右派和中間派雖然成功的保有國會的大多數，但是以席拉克爲首的「共和聯盟」和狄斯亭之間的瓜葛仍然解不開，尤其是那些戴高樂的親信，他們總忘不了一九六九年狄斯亭在「全民投票」中，把戴高樂逼下台的；席拉克雖然在一九七四年支持狄斯亭（反對另外一位戴高樂派的夏本德瑪），並且担當了第一任總理，這是「分贓」的結果；但是，兩年多一點，就吵開了！席拉克一下台就積極重整戴高樂派人士，終於在去年巴黎市長選舉時把狄斯亭的好友與納諾打得慘敗；席拉克這次領導戴高樂派雖然失去了三十六席，但是不能以爲這一次是席拉克的失敗！這位今年四十五歲的政治領袖，已經有人形容他是「拿破崙再世」了，下一任（一九八一年）的總統的候選人應當是非他莫屬！

三、狄斯亭自己是財政專家，爲了應付經濟危機又找了一位「歐洲第一流」的經濟學教授，巴瑞當總理，但是兩年來許多長期性措施才開始一如狄斯亭在第二回合前夕在電視中呼籲國民，不要讓政治的紊亂把剛剛復甦的經濟斲傷！

如果按法國政治家的經驗，這次選舉左派聲勢很壯而未取得國會控制權，以後必將發洩在街頭，也就是說經常示威遊行製造社會動亂不安。任何題目都可能成爲動亂的一個藉口。

狄斯亭很想修改第五共和的憲法，把目前的選舉制度予以修正，把總統的權力限制加以明顯合理的規定，並繼續對左派作開放的姿態。狄斯亭認爲還是消除混亂的途徑。

然而，席拉克會同意嗎？狄斯亭的任期還剩三年，席拉克很顯然地想在一九八一年取代狄斯亭任總統。他當然希望法國總統的權力像目前一般大，而不同意憲法修改，他也反對狄斯亭對左派的開放態度。

選舉結果，顯示狄斯亭的民主聯盟在國會的席次增加了廿餘席，這證明狄斯亭的聲望仍然被看重，席拉克領導的共和聯盟則相對地失去廿餘席，但是須知共和聯盟是由已墮落中再行振作起來團結應戰的，而且仍然保持了國會第一大黨的地位，這種情形下，在未來三年內，席拉克與狄斯亭的分合態度，會直接影響到政局的變化。

中共對知識分子的階段性政策

李復華

中共對待知識分子政策，大致上分爲三個階段，不同的階段，採取不同方針。但每一階段都脫不了「既聯合又鬥爭」的手段，靈活地運用煽惑欺騙、分化引誘、裹脅控制、教育改造、團結鬥爭以及奴役迫害的伎倆，所不同的是主從、輕重和鬆嚴之分而已。

「民族民主」革命階段

中國社會的性質，在民初時代，也是中共產生的初期，中共認定乃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針對這樣一個社會的革命，應該是一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就馬列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而言，否定封建社會的應該是資本主義社會，領導這一革命的階級，應該是資產階級，所以中共又稱這一階段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但因中共在「革命」實際上，違反了這一規律，背叛它應有的革命，而強行所謂蘇維埃運動的工農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遂產生過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蘇維埃革命的嚴重錯誤，直到一九二七年抗戰開始，它才又重行回到民族民主革命的正確道路上來。

正因爲產生了這一錯誤，才使得中共的組織在這個階段中，分成了蘇區黨和白區黨兩個部份，長期地既相互團結，也相互鬥爭，在對待知識份子問題上，也產生了若干不同的政策觀點和錯誤。白區黨實際以知識份子爲主力，由知識份子領導，兼採着民族民主革命的運用，對知識份子實質上以誘騙、利用和爭取爲主。而所謂蘇區黨則以農民爲其主力，而由農村流氓無產階級和少數土匪化（如毛澤東）及漢奸化（所謂國際派）的知識份子領導，對知識份子是以歧視、防制和排拒爲主眼的。它的具體表現如所謂AB團（即反布爾什維克集團）事件，古田會議中對毛澤東土匪路綫的批判，鄂、豫、皖蘇區張國燾、徐向前等排斥乃至殺害知識份子作風的批判，和李立三犧牲無數城市知識份子黨員所謂左傾盲動路綫的檢討等，都是中共自供的事實。由於蘇區黨是其中央領導所在，所以這一階段中共對知識份子的政策，實際上是以歧視、防制、拒斥爲主，誘騙利用爲輔。事實證明，完全是錯誤的、失敗的，因爲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應該是民族資產階級和中小資產階級，特別是屬於這兩個階級的知識份子。中共的六全大會，檢討並改正了這些錯誤，提出了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放棄蘇維埃運動和紅軍，接受國民黨政府的領導，重新回到民族民主革命的陣營，對知識份子改採重視、團結、爭取、聯合爲主（提出聯合政府和政治協商等誘騙作法），教育轉變，防制、御用爲輔（曾進行文藝整風，對知識份子爛加誣衊打擊）的政策。這只是其表面的一套，實質上是以後者爲主，只是把它隱蔽起來，並加以僞裝而已。

「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

這一階段，是從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重慶雙十會談毛澤東返回陝北，宣佈堅持以政治協商方式成立聯合政府，反對制訂憲法，經由全民選舉實現民主憲政之日起，到一九五四年九月，中共宣佈「憲法」，同時取消所謂四大階級聯合專政的政治協商共同綱領，改行所謂由無產階級領導下工農聯合專政的社會主義民主體制時止。它所標榜的是以社會主義思想和進步人民爲主導的新民主革命，取代其前一階段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由中共包辦的人民民主專政那一套。在這一階段中，中共的知識份子政策是：團結聯合和欺騙利用與教育改造和控制鬥爭，同時並舉。在一九四九年尙未佔據大陸以前，以騙取入彀爲主。在具體策略上，採行與知識份子共打天下，同享果實，標榜寬大民主，經由政治協商，大碗分錢，平起平坐的尊重態度和拉攏政策，無數高級知識份子爲其所愚，自投羅網，成爲助紂爲虐的帮兇和共產過渡的祭品。但在一九四九後，最初幾年，爲了恢復社會經濟，民主改革政治和順利鎭壓反抗勢力，以及掠奪工、農、商資財，同時裹脅工人、農民和小生產者，來壯大其羣衆隊伍，以利其削除知識份子的社會基礎，爲其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做好準備工作，對知識份子雖尙能維持其聯合團結和寬容拉攏的諾言。但到了「抗美援朝」，用中國人民的血肉換取蘇聯不少援助，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逐漸立穩腳跟之後，便即決然變臉，於一九五三年，宣告「民主主義革命」已告完成，應即轉入「過渡時期總路綫」下的「社會主義革命」過渡階段。在具體政策上，對知識份子便轉以控制打擊和思想改造爲重點，各「民主黨派」被限制發展，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被以「公私合營」、「農業合作化」、「文藝整風」、「三反五反」等運動，整的九死一生，「政協」和所謂「政治協商共同綱領」，也都名存實亡了。其對中國知識份子的直接整鬥，主要有孫瑜武訓傳的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與胡適實用主義思想的批判，丁玲陳企霞及胡風集團



大陸知識分子下放在農村勞動改造

的批鬥。如果不是爲了海外統戰運用，以打擊在台灣堅持反共復國的自由中國和捞取僑匯，那些有名無實的「民主黨派」、「政協組織」等等的知識份子豢養所，早就要改爲勞改場了。

「社會主義」革命階段

中共的「社會主義革命」主要任務，乃是爲其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在政治、經濟、文教幾個方面，準備必須的條件。它主要是高度發展經濟生產，以期能各取所需，澈底貫輸與淨共產思想，以便根本改變其黨員幹部和人民的人生觀、社會觀與世界觀。

就其政策的具體體現來說，從一九五四年冬起到一九六六年夏「文革」發動之前，這一時期，中共對待知識份子的政策最高目標是教育改造，又紅又專，具體策畧則是團結御用，基本上以拉和鬆爲主，並側重科技份子，對政治文藝方面的，則仍加緊改造迫害。因爲，他們要建設「社會主義」，要經由「四個現代化」迅速趕上英美開發國家，迫切需要握有科學知識和技能的知識份子合作支持。周恩來在一九五六年所作「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就曾明白指出：「爲了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進行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必須盡一切努力最充份地動員和發揮知識份子的現有力量，同時盡一切努力盡可能迅速給以進一步的改造、擴大和提高。」「我們相信，經過我們的工作，知識份子將更進一步地團結在黨的週圍。」其對知識份子的團結御用，拉攏放鬆，同時又加強教育改造，至爲明顯。但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運動起，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被逮時止，中共對知識份子的政策，又起了一個極大的反復，幾將其前一時期的政策，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改變。最高政策目標雖仍爲改造，却不是經由正常的教育，而是以暴力逼使去掉舊的老的，另以強迫奴役方式培養新的年輕的，而以「紅」爲主，「專」則只留其名而已。「紅」也不僅是馬、列、毛共產主義思想觀念和革命理論的攪通與加深，還要把勞動至上、奴馴至上和接受工農再教育等觀念神聖化。具體的策畧則是鬥爭、侮辱、迫害、奴役和「破舊立新」，基本上是以打和緊爲主的。十年「文革」結果，不僅高級知識份子的專家學者，教授教師和知青，都成爲罪人和奴工，連那些業已成爲中共各級黨、政、軍、經、文教當權的知識份子幹部，也被打成「反革命走資派」了。但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被鬥倒後以迄現在，實際上又在將文革期間的知識分子政策，再來一次反復，其程度雖不若「文革」時那樣的猛烈廣深，但否定了「文革」對知識份子特別文教方面的大部措施——所謂新生事物，逐漸又恢復了文革前以團結爭取御用爲主，奴役改造爲輔的政策，最近更通過所謂反四人帮「兩個估計」運動，把以前十七年（即含新民主主義階段）的文教政策和人事，都要恢復過來了。但考試制度雖已恢復，政治審定却仍然保留，外國教材可以引用，却只限於理工科系，下放政策便依然行之如故，曾向四人帮靠攏過的更鬥爭迫害無已，足見新政策的改進，也是有限的。

時事評論

香港總督的任期延長

徐達文

港督任期延長有好處

麥理浩爵士的港督任期最近宣佈再延長至明年九月的消息，可以說是近期較引起本港各界人士注意的香港新聞。對於這個新聞所引起的反應，由於見解不同，看法有異，故對此作出的評論也就有所分歧。我們姑且不談那些善於奉承及慣於跟風的論客與名流，不會放過這種機會，而作出全盤肯定的吹捧式的歌頌文章或阿諛式的讚頌談話，而從香港政情與香港處境來看，麥理浩的任期延長，對香港現狀的維持，及香港社會的安定，終究是有好處的。因爲香港的實際情況，決定了香港沒有任何變動，比有重大變動，來得更好。

雖然港督任期只延長至明年九月，而且是他的任期的第二次延長（第一次由去年十一月至今年十一月），故港督不可能會再作無限期延長，也就是說，麥理浩的港督職位最後還是會卸任的，而香港的港督施政決策，最後還是會聽命於英國政府，最後還是會決定於外來形勢。因此，港督的職位，不可能是決定香港整個政治前途與社會安定的唯一因素，因而人們如果過份重視港督的人選問題，是不切香港的實際。

不過，香港港督的具體的施政方針，實際的辦事措施，及日常的待民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倒影響了香港政策的推行，香港建設的開展，及香港社會的安定。無可否認，麥理浩爵士是一位開明、親民，盡責的總督，而他在就任港督以來，對房屋、教育、市政、福利、教育、交通等方面的施政計劃及建設規劃，固然按照前任港督的所擬定的政策，作出有效的承接，而且作出有遠見，有魄力、有效能的發展，其中尤以大規模的房屋建設計劃，最值得人們稱道。至於福利計劃的逐步推行，也顯示出香港對福利普及的開始重視。所有這些在麥理浩爵士任內擬訂的發展計劃，如果給予麥理浩爵士更長時間的任期，肯定有利於計劃的開展與完成，故從這方面來看，港督任期再延長，對香港來說，終究是有好處的。

港督任內促進香港繁榮

在麥理浩任期宣佈再延長的時候，談論他的政績，畢竟是見仁見智。像他制訂的「公共屋宇計劃」，會使今後四年內，可建築供九十五萬人居住的單位，但仍有人評論爲「未能滿足普羅大眾的要求」，像他決定的「居者有其屋計劃」，會使「安居樂業」成爲香港公共屋宇有所的發展方向，但仍有人指爲「政府藉此提高地價」及「與商民爭利」。至於九年強迫教育，老人青年傷殘福利計劃，在正式發表後，也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批評，甚至抨擊。故以港督的施政措施，要獲得一致好評，是很難的。但了解這些措施，還是要看它們的意圖和本質。我們認爲，麥理浩爵士在接任港督以來，尤其是近數年來，所推行的市政建設及福利計劃，基本上是促進香港的繁榮，及照顧香港的市民。因而他這些政績和表現，是值得絕大多數市民所歡迎的。

治安問題未能解決

至於麥理浩爵士設立廉政公署一事，從建立廉能政府，及達到肅貪倡廉的目的來看，這是值得稱道的，但從警廉風暴的爆發，及廉政效能的運用去分析，港督的廉政計劃以效果及作用而言，與實際仍有大段距離，並因此而引起若干反作用。

我們認爲，在麥理浩出任港督以來，最令人不安的香港問題，還是社會治安的惡劣。儘管有關當局，開展了「反暴力罪案」之類的運動，但至今仍無法解決香港治安日漸惡劣的嚴重問題。

這個治安問題，不僅直接影響市民的生活，而且影響香港的聲譽。近年來，香港「暴力罪惡」的輸出，已成爲香港「特產」之一。這種令人不安的現象，應該是有關當局一個極重要的責任。故麥理浩爵士在延長任期內，治安問題，實爲香港市民祈望他能有效領導港府，去徹底解決的現實問題。

香港的經濟問題，特別是對香港經濟有重大影響的外貿問題，將會是香港政府必須面臨的重要問題。爲了香港受到共同市場的限額壓力，麥理浩爵士曾親自返英處理，並數度公開評論經濟保護主義對香港經濟的困擾，及提出香港工商界應注視的經濟動向。麥理浩爵士對香港經濟重視，是無可置疑的。但港督如何以具體措施，係融資方便，勞工政策、工業用地、市場開拓、及外貿宣傳等方面，去帮助港商渡過難關及消除壓力，似乎仍未有實際進展。我們希望麥理浩爵士在其延任後，能注視這個問題。

從多方面來看，麥理浩爵士延任總督，畢竟是個值得人們歡迎，又是人們有所寄望的消息。

方興未艾的大陸動亂

秦明

儘管華國鋒等頭目在大叫大嚷「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個戰役」，但中共各級組織中的江派分子，仍以「水來土掩」的態度，跟華國鋒之流窮磨。這批人都是江青當權時提拔起來的，或者是當時投靠江青的老共幹，現在他們成了所謂「捂派」。江蘇省的南通地區，是這方面的典型。這個地區的中共頭目的表現，可作爲了解這方面問題的參考。

震派溜派風派捂派

據「新華社」三月廿日從南京發出的「特約通訊員」報導，在江青集團垮台以後整整一年，南通地委對清查江派的勾當一直按兵不動。江蘇省委多次向南通地區的頭目指出這個問題，但後者置若罔聞。一直到去年九月，整個南通地區沒有查出一個與江青集團有牽連的人。後來，江蘇省委派頭目下去調查，責備了南通地委，他們才勉強從外地調到南通的共幹中，找了五個「清查對象」。南通的主要頭目曾一再給「上級」打「包票」說：「我們對『四人帮』是頂的，南通地區一直是穩的」，「我們這裏沒有與『四人帮』篡黨奪權陰謀活動有牽連的人和事，也沒有發現資產階級帮派體系」等等。一句話，這裏是周、江兩派鬥爭中的「世外桃源」，這裏沒有四人帮分子，無須清查。

可是，根據現在由周系餘孽當權的江蘇省委掌握的材料，早在「批林批孔」的時候，南通的共黨頭目就跟着幹、跟着跑，不批林彪的人，而批周派。在江派得勢的時候，南通的共黨頭目有個口號，叫做「緊跟形勢」。他們創造性地鼓吹「走資派上面有，下面也有；城裏有，農村也有；後進單位有，先進單位也有」。南通地委帶頭並支持一些屬下的縣委搞「典型解剖」，作爲「走資派到處有」的論據，刮起了「層層揪」的風，連一些「大隊」、「生產隊」的共幹也被打成「走資派」。他們指使「公安機關」搞「黨內資產階級」的「敵情調查」，把「專政」的矛頭指向黨內的周派。一直到江青垮台以後，南通的頭目還強調要批鄧小平的「三株大毒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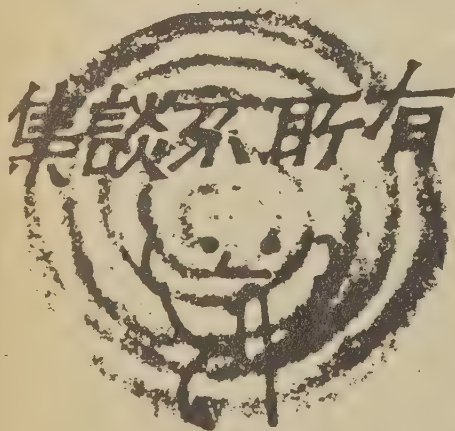
南通地區的頭目說，「南通地區一直是穩的」，他們是怎麼「穩」的呢？原來這些頭目老早就和江派體系的人物抱成一團，爲了報江派「一保之恩」，他們把那些「鬧而優則仕」的「震派」頭頭，都封了大大小小的官銜。南通地委的頭目自以爲得計地說：「這樣，他們不鬧了，我們就安穩了。」因此中共江蘇省委南通的「穩」，是穩了「震派」和「風派」的寶座。

派內有派鬥再鬥

中共從南通的問題上，找出了幾條經驗：其一，凡是長期「捂蓋子」的地區或單位，總會找種種理由打清查「包票」，這種「包票」不過是蒙人耳目的一種烟幕。因此，對清查工作搞得差的地區和單位，不能因爲它們數量不多而小看，更不能因爲他們無關大局而忽視。特別是那些表面上平靜的地方，那些看起來沒有江派顯赫人物的單位，決不要輕易相信那些「捂派」所打的「包票」。其二，凡是長期「捂蓋子」的地區或單位，一般說都是這個地區或單位的主要頭目有問題、有牽連。因爲他們自身有問題，又不願說清楚，所以就坐在「蓋子」上，拚命捂住。他們所以能捂住蓋子，因爲他們還在當頭目，還能利用自己所把持的權力，發號施令，而且因爲他們手下有帮派，還有一定的能量。他們同帮派搞在一起，互相包庇，互相利用，企圖保存實力。因此，對清查工作長期打不開局面的單位，要從解決領導班子入手，從內部突破，才能改變捂蓋子的情況。其三，凡是長期捂蓋子的地區和單位，要由省委頭目親自出馬，同時選派周派共幹，組織強有力的「工作隊」去進駐這些機關。這樣才能掀起「揭批查高潮」。

中共中央認爲其「江蘇省委」所找出的這些經驗，有普遍意義，因此一再宣傳，要把它當做全大陸的指導。

由此看來，中共揭批「四人帮」的鬥爭猶在手忙脚亂之際，又冒出一個「捂」派來，證實大陸的大亂，正方興未艾呢！



年輕的台灣年輕的人（上）

賀經國先生當選第六任總統

焦毅夫



復國新猷十項經建計劃

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當選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消息傳出，舉國歡騰，全球華人歡騰，全世界關心中國的友邦人士，亦無不欣歡鼓舞，深慶謀國得人。

中華民國自經國先生任行政院長以來，政績有目共睹，親民愛民，有口皆碑，六年來被譽為平民化的行政元首，今後將是一位平民化的國家元首，也是一位忠黨愛國，勤政愛民成為亞洲定力的偉大的反共領袖。

蔣氏建設寶島是秉承先總統之遺志，以民生主義為最高原則，配合時代環境，自力更生，以謀國家富強，民生均足，厚植國力，使台灣成為一個安和樂利的社會，作為將來建設中國大陸的藍圖。

先總統蔣公在三十九年復職視事時，曾經昭示：「我們建設台灣，是要以台灣作為一個反共基地來建設，作為一個遠東反共中心堡壘來建設。建設台灣的目的，乃在於全國、乃在於亞洲、全世界人類，其空間的範圍不限於台灣，時間範圍也不限於目前。」政府懍於領袖的遠見卓識，與遺教的深切嚴明，建設台灣不僅為了今日，更是為了明天。

因此自一九五三年開始前後實施六期經建四年計劃，自一九七六年起為適應新的經濟情勢，開始實施六年經濟建設計劃，目的在於加速經濟現代化，以促進經濟的穩定與成長，與及提高人民生活水準。這項計劃是於一九八一年完成。

一九七五年經濟成長率只有百分之二·八一，到一九七六年經濟成長率增加到一一·八〇，這年國民生產毛額為新台幣六千五百餘億元（折合美金約一百七十一億），平均每人所得台幣三萬零七百餘，較一九七二年增加了三十四倍。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蔣經國先生宣布今後完成十項重要經濟建設計劃。這十項經濟建設計劃是一、建築南北高速公路，二、建設台中港，三、加強中國造船廠設備，四、建築桃園國際機場，五、興建石油北學工業，六、一貫作業大煉鋼廠，七、建設蘇澳港，八、實行鐵路電氣化，九、修建北迴鐵路，十、加強電力發展計劃等。在實施的幾

年中，各項計劃都有顯著成效，高速公路已有部份通車，台中港業已大部完成，中國造船廠去年完成建造四十四萬五千噸大油船。鐵路電氣化基隆至新竹間電氣客運，業於一九七七年下年度正式行駛。其他各項工程正在加緊進行中，預計一九八一年可以全部完成。

教育傳播郵政直綫發展

這些建設主要促進經濟增長，以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前述人民收入增多，其生活水準自然提高，這是不爭之論。然而建設國家是長遠大計，必須賡續實施，因此必須重視教育。

台灣教育隨着國家經濟的發展已經有了長遠的發展，台灣全省在日治時代只有大專院校五所，學生人數只有二千一百七十四人。中等學校七十五所。學生人數四萬多人，小學一千零九十七所，學生人數八十九萬多人。據上一個六年計劃完成之一九七六年度第一學期統計，目前有大專院校一百零一所，學生人數二十九萬九千人，中學（包括國民中學，高級職校，高級中學）九百八十七所，學生人數一百四十三萬九千。國民小學二千三百七十八所，學生人數有二百三十四萬一千人。其他還有盲啞學校九間，學生兩萬九千多人。總計台灣接受教育的青年有四百二十多萬，幾佔全人口的三分之一。値得一提的是適齡兒童，沒有一個失學，人人接受教育，享受人權平等，二十歲以下的男女，沒有一個文盲。

台灣現有報紙三十三家，其中英文報兩家，以油印快報與經濟新聞兩家，每天總銷數一百五十多萬份。一九七六年統計雜誌有一千四百五十七種，雖然讀者量還在不斷增加，但政府爲免紙張過份銷耗，一九七八年三月已決定停止雜誌申請登記一年。經新聞局登記之學校，機關以及僑辦雜誌等出版刊物約有五百餘種，總計達兩千個多種，總銷量在一億五千萬份以上。

廣播電視台灣也很發達，一九七六年底統計，全國有廣播電台三十九家，電台一百一十九座，發射機二百五十部，電視台共有三家，當時有電視機二百七十萬台，兩年後的今天，業已超過五百萬台，無論城鄉，住屋頂上天綫林立，而且都是彩色電視機。

說起交通，台灣公、鐵路綫密如蛛網，兩年前統計，鐵路客運爲八十四億五千萬延人公里，貨運爲二十八億九十萬延噸公里。公路客運爲二百一十三億延人公里，貨運爲四十九億二千萬延噸公里。

來台灣觀光外籍或僑胞兩年前每年有一百多萬，本年有大幅度增加，今年據說要超過一百五十萬人。形成一種寶島遊熱潮。

中華民國郵政業務遠東馳名，近年隨着經濟發展和人口增多，又進入一個新的境界，全省有八千一百五十多個郵局或郵政代辦所，每年處理函件多達九億多萬件，包裹收寄量八百八十多萬件。儲金每月結存平均達到新台幣二百一十多億元，滙兌約有一百五十多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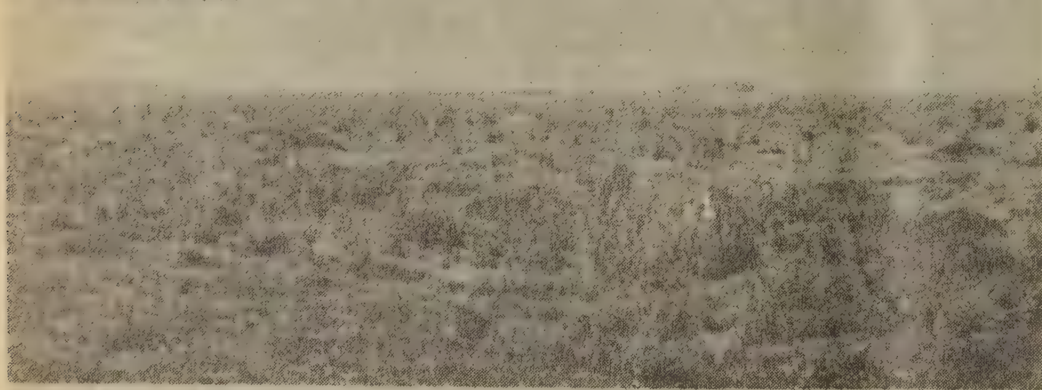
農民富裕得自耕者有其田

台灣農村富裕，人民生活水準提高，土地改革是促成主要原因之一。縮小貧富差距，主要在於減少剝削。

一九四九年實施三七五減租，限定地租最高額不能超過耕地主要作物正產品全年收獲量百分之三七．五，并取消抵押租金及一切不合理的負担，使全省二十九萬六千零四十三戶農民受益。令農民頌德不已。

一九五一年進一步實施耕者有其田，放領地價爲耕地主要作物正產品全年收獲量之二倍半，分十年內攤還。截至一九七六底已放領耕地面積十三萬餘公頃，農民受益者二十七萬多戶。同時舉行私有耕地放領，一九五三年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規定：每一地主得保留中等水田三甲或旱田六甲（每甲約合〇．九七公頃），超額出租耕地及共有耕地等，統由政府備價徵收，照公地放領標準轉放給現耕民承領。總計農民承領面積共十三萬九千二百五十多公頃，承領農民爲十九萬四千八百二十三戶。

爲配合經濟發展，實施全面平均地權工作，曾分兩個梯次進行，第一個梯次實施地區爲二百三十個鄉鎭。面積爲一百八十多萬公頃；第二個梯次爲七十四個鄉鎭，面積四十五萬餘公頃。第一個梯次於一九七六年九月二日起公告地價，并接受土地所有權人申報地價，於十月一日完成，其成果達到百分之百。


尚未開發前的荒地


機械開發後的良田

我的童年時代與孫中山先生

本文作者趙麗蓮博士，生於庚子年前，那正是清末拳匪作亂的年代。她的父親趙仕北先生，廣東新會人，民國成立後，曾任南京臨時參議院院長。他的母親趙白蕙照，德國人，在美國學醫，回到北平後，在清華大學當教授。本文描述童年往事，親切自然；寫國父孫中山生生一段，特別感人，值得細讀。

趙麗蓮

提起從前，最令我難忘的，是跟父母在紐約生活的那段歲月。

那些日子，為了維持家計，媽媽在紐約的唐人街做華人醫生，爸爸是華人律師。有好多次，我聽到他們在為錢爭執，爸爸說：「你不能收老王的錢，他是誰誰的姐夫，跟他要錢多不好意思。」媽媽就會回答：「好，這次我不收，但是下次他可得付錢，我不能老是賠藥又賠時間而只換回來一些蝦醬和鹹魚。」

「好罷，」爸爸同意了，「下一次。」「在中國我們可不是這樣，你得考慮『面子』問題，有的人可以收錢，有的不能收錢。」

「你能靠『面子』過日子嗎？」媽媽會反駁他。

他們倆的爭論，好像永遠沒個完。

我父親是一所華人成人主日學校的校長。佈道和唱詩都是用中文。我每個星期天下午都去上學，可惜一個字都聽不懂。但是比起上午跟媽媽去參加的講究的英語禮拜和出色的唱詩班，我倒覺得在華語禮拜堂離天堂還近些。在英語禮拜堂我只好拿我收集的銅板試問老是坐在樓下我座位下面的一個光頭投擲，來取樂。每個星期天，每逢我們站起來唱歌，媽媽總要責備我不小心又把錢幣掉下去。每個星期天我總忘不了要掉銅板，直到我丟中光頭為止，然後我就轉移注意力去搞別的惡作劇。

聖誕節是個大節日，屋裏有棵大聖誕樹，壁爐架上掛著幾隻襪子，總而言之，聖誕節該有裝飾，都應有盡有。說起來有點不好意思，我一直到了好大還相信聖誕老人真有其事。我們的華人主日學校也有一棵聖誕樹，學校裏每一個人都是我的聖誕老人。有一年聖誕節我竟然收到了二十四個洋娃娃。

還有一年我們到新澤西去和布奶奶一起過聖誕節，那是我初次和她隔壁的湯姆士艾廸認識做了朋友。他用線軸給我做了一個小馬車，我一直保存到現在。布奶奶並非我的真奶奶，她只不過是位慈祥的老太太，曾經帮助我父親受教育。在布奶奶家過節真算是吃了一頓大菜，有火雞配蔓越橘果醬，還有南瓜、碎肉、蘋果，以及我不認得名目的各種餡餅。最精彩的，是一盤紅的葡萄乾布丁，我最中意的還是整大碗我們採來的堅果，和布奶奶自己晒的葡萄乾，我們還去坐雪撬，唱聖誕歌。還有特別為了讓我高興，真的做了個聖誕老人從烟囪掉下來。真的，在美國，聖誕節實在是個令人懷念的節日。不過，在我心裏，唐人街的中國新年才是我一生中最滿足而快樂的時光。中國新年不只是一天，而是實實足足兩個禮拜興奮的節日。倒不是因為那許多的禮物和各種吃食，而是感到我同幾千年來的同胞們一樣地歡度新年。對於新年時期間一舉一動的大套規矩，以及各種迷信，我覺得很有趣。譬如說，不能做這個，不能做那個；每一個小動作都包含一個意義，我看到人家在拜祖先牌位不覺肅然起敬；因為我們家裏沒有敬神，有一次我甚至去拜人家祖先牌位，要是我那清教徒的父親知道我搞那麼些迷信玩意兒，他要不把我打個半死才怪。他是相信「孩子不打不成器」的。

爸爸打屁股，差不多已經成為家常便飯，我甚至於在巴望著，每次打完了，爸就把我摟在懷裏與我說：「打在你身上，爸比你還疼哩！」然後就拼命又抱又親地愛撫我，我不由地在盤算，怎麼樣再討一頓打。媽從不打屁股，他總是口頭說，指出我甚麼地方惹她生了氣。有一次她嘮叨個沒完，我就跑去拿了那根打屁股的雞毛掃，請她電打我一頓出出氣算了。關於教養孩子，東方和西方的思想又不能一致，我成為多數次爭論的心中。

我是個特別結棍的小搗蛋，只有一次生病讓我覺得不大舒服，就是出水痘的那一次。我媽因為是醫生，就要用科學方法來治療，可是爸爸就主張用雞毛給我洗澡。結果雞毛勝利了，像變戲法似的我的病馬上好了。究竟是雞毛治好的，還是我自己好的，我至今不明白。

爸爸和媽媽都是早出晚歸到唐人街去上班，我總是坐在窗口等他們，每次聽到報販在叫：「號外……號外……！」我就生怕我的父母發生了甚麼意外，馬上覺得喉嚨裏堵著一團硬塊，心窩裏一陣痛。我告訴過爸這種情形，他就給了我一瓶有薄荷味的中國藥。他教我那兒痛就擦那兒，他說那叫「救命油」，救命油對我兒時的恐懼和孤單真有治療的的功効，我再也少不了它。只有一種疼痛它治不了，那就是每當我們幼稚園裏升旗時，大家唱起「星條旗」歌時，我喉嚨裏又會堵起一團硬塊，我也很想唱，但是唱不出。歌詞梗在喉間，那團硬塊堵得好痛，眼淚都掉下來了。為甚麼？我不知道，那是一面美麗的國旗，一個美麗的國家，一首美麗的歌，但不是我的，我多麼渴望有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國旗，自己的國歌！

每星期兩次有幾位中國學生在我家聚會，每逢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城裏時，他總是來參加的。他從

不空手來，他的口袋裏永遠裝着一些吸引小女孩的東西。他總是抱我坐在他膝上由我去掏他口袋，他就玩弄我遺傳自母親的鬈髮。他也像爸爸一樣的留着八字鬍，不過每次他親我的小臉子時，他的鬍子扎得比爸爸的還要痛。

那些學生講的都是廣東話，我一句也聽不懂，媽媽總是盡早趕我去睡覺，免得打擾他們。有幾次等我第二天早上醒來，他們還在談話。有一次我問爸爸他們在談甚麼，他說：「是關於我們的國家，仔細聽著，你的祖國是個很美的公主，她被一個壞心的妖婆關在牢裏幾百年了，他孫伯伯是個神仙王子，會去救她，我會去帮他忙。」哦，原來孫伯伯是個神仙王子，是爸爸會帮助他去搭救一位公主，我馬上覺得他那扎人鬍子也挺不錯的。

「可是，爸爸，你爲甚麼不可以當救公主的神仙王子呢？」我問他：

「嗯，假如你答應做一個乖女孩，不要老是淘氣，我就告訴你一個秘密。我也是個神仙王子，我就要搭救公主了，你得待在家保護媽媽，等到我說可以看去公主的時候你們再去。」

過不多久，我爸爸就去搭救公主了。

光復大陸是全國同胞的責任

古鶴翔

蔣經國、謝東閔兩位分別獲選爲中華民國第六任正、副總統，引起全國，特別是大陸同胞的歡欣鼓舞。

任何一個國家，對於自己選出來的領袖總是擁護的，而蔣、謝兩位的當選，更有看特殊的意義。

必須指出：中華民國正處於狂風暴雨之中，中華民國需要飽經考驗的領袖，特別殷切。一千六百萬台省同胞，八億大陸奴隸的前途，都寄託在第六任正、副總統身上。

陸軍一級上將何應欽在八十九歲的生辰表示，他決心以一個老兵的身份，看國軍將士反攻大陸，躍馬中原。——我們都清楚地記得，何應欽上將代表我國政府接受日本軍閥投降的情形。我們深信，在第六任總統領導下，何應欽上將一定會代表中華民國政府接受另一次投降，這就是中共禍國集團的投降！全中國同胞，都渴望這一天的到來。我們熱烈地祝賀第六任總統當選，我們對第六任總統的希望只有一個：光復大陸國土！

第六任總統當選後，告訴我們說：「經國個人除血忱生命以外，再沒有甚麼可以貢獻給黨國的。昨日從慈湖謁陵回來，內心深覺惶恐不安，因爲一天不能將領袖靈櫃奉安於南京紫金山，我們就一天不能心安。當然敵人共黨是會崩潰的，大陸亦是一定會光復的，但這還需要我們付出自己的血汗。希望大家矢志貢獻一切，加強團結，然得才能盡到我們的責任，達成我們的任務。」我們對第六任總統的唯一希望是消滅共黨，光復神州。這不但是我們的希望，也是先總統蔣公的遺志，深信第六任總統必然能夠達成中國人的願望，完成先總統蔣公的遺志。我們對第六任總統的希望如此殷切，但國家大事必須全民一致努力，才能有成，我們必須堅定地擁護第六任總統，我們要打回老家去！

香港只是腥風血雨中的一間小茅屋，暫時蔭蔽着四百多萬逃港的難民，如果不迅即光復大陸國土，這小小的茅屋遲早會被赤色魔鬼搗毀！

記得抗戰前後，曾有過這樣的一首歌曲：「動員，動員，要全國總動員。……民族出路只一條，生存唯有要抗戰！」我們還記得「打回老家去」的呼聲，我們一定要動員起來，打回老家去，打倒共黨帝國主義！要打倒共產帝國主義，我們就要臥薪嘗膽，奮發圖強，絕對不能驕奢淫逸，絕對不能鬆懈馳放

據說謝東閔先生常以飯盒待客，有人認爲太過節約，其實在這非常時期，凡我國人，均應如此。——我們面對的敵人比日本軍閥更殘酷，比蘇聯更陰狠，比一切帝國主義都更無恥，我們怎能不特別努力，加倍警惕？一天未剷除中共禍國集團，一朝未光復大陸國土，我們就沒有酣歌醉舞的權利，否則何以對先人，何以對國人，何以對後代？

光復大陸國土是第六任總統的責任，也是每一個中國同胞的責任！

平常的事

青冥

今天打開香港時報，看到一段消息：「駕駛DC三型軍機飛抵新加坡的兩名越南空軍，目前正尋求在美國定居。」數日前，越共不是洋洋自得地聲稱高棉難民不堪苛政，紛紛跑到越南去麼？

我微微喟嘆着，眼光又落在另一段新聞上：「泛舟尋樂土，船沈中國海：四十七名越難民，被我國貨輪救起。」是其麼力量驅使越南人民離鄉別井，寧願將一切希望付與變幻莫測的大海呢？可憐的中南半島，大陸沈沒的漩渦終於把它也捲下去了！

時報又刊出一段消息：「大陸快艇闖入港海………移時始回航共區水域。警方隨後即截獲一艘逃亡漁船。」在今天，這樣的事安足深怪？我繼續看報，讀到美國難民事務委員會的一個報告：平均每日有八十位難民逃離中國大陸。

這一切本來是很平常的事，但不知怎的，我的心情忽然沈重起來。我放下報紙，隨手扭開收音機。播音小姐正在報告國際新聞。她說美國一個議員主張趕快與中共建立「邦交」。

我索性把收音機也關上，靜看窗外疾風吹橫雨。

重視中山大學復校

中山大學爲國父中山先生手創，原名廣州大學，爲紀念國父改名中山大學。早年在廣州即已蜚聲士林，培育造就人才甚多；其散佈海內外之校友，尤多忠貞愛國，發展事業，領導僑社之傑出人士。中山大學海內外校友之積極推動在中華民國復興基地台灣復校，亦本於愛校愛國之熱忱，值得重視。

今日台灣現有之大學，就其成立來源分，可歸納爲四類：其一台灣省原設之大學，僅台灣大學一校；其二由原來學院改設之大學，有師範大學、中興大學、成功大學等；其三原在大陸設立之大學獲准在台復校者有政治大學、淸華大學、交通大學、中央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等，其四在台設之大學僅私立東海大學。就以上說明，可以顯見，教育當局似有意限制大學之設立，除東海大學有特殊際遇外，新設大學成爲極其困難之事。不獨此也，依大學法之規定，有三個學院之院校既有資格改爲大學，但事實上今日擁有三個以上學院數十個系及研究所而人數又最多之學院如文化學院、淡江文理學院、逢甲學院、中原理工學院等，雖多方請求，仍不准其改名大學。但相反的獲准復校之大學，却可以先辦研究所或先辦一二、學院然後除請擴展，有至今仍僅設一個學院之大學。正因其如此，如欲興辦大學，亦只有出諸申請復校之一途。

專就復校情形而言，上述獲准復校之六所大學，當然皆屬早年聲名卓著，績效斐然，而在國家建設及培育人才上確有需要者。同一尺度衡量，中山大學之復校價值亦不遜於上述各校。第一，如前所述中山大學原爲國父手創亦特爲紀念國父而命名之大學，國父講演三民主義即在中山大學前之廣州大學；第二，中山大學亦如黃埔軍校爲培育國民革命人才搖籃之一，其校友献身黨國可歌可泣之事績甚多，今日在海外許多挺身維護黨國之僑領，皆爲其校友；第三，中山大學之復校更能激勵僑胞向心祖國，亦可廣爲培植僑界人才。

早幾年，有關方面曾有設立「華僑大學」之建議，認爲可藉此集中僑生，以便於課業之傳授及生活之管理。此建議雖未被採納，但用意甚佳。惟是用華僑大學之名，或有若干不便之處，如讓中山大學復校，而賦予集中僑生、加強僑生適應僑居環境所需課業及技術教導之職責，當更有意義與效用。中山大學校友遍於海外各地，影響普及僑社，父兄子弟相互吸引，多方宣揚支持，必能使此校發揮吸引僑界僑生、加強海外僑胞向心力之功能。

以中山大學校友之衆多與成就之卓著，相信在復校財力援助，學校師資延聘等方面必獲熱烈支持响應，也就是說復校的財力、



隔靴搔癢的「修正」

中國大陸各地對「四人帮」（北平有些聰明人稱它爲「五人帮」，因爲若沒有毛澤東，這個帮就不會存在）終被消除這件事，都表示歡迎。尤其是知識份子，都有一種樂陶陶的感覺。但是，這種現象應不致掩蓋下面幾個基本事實：

一、中共「主席」華國鋒是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然而，他目前正沈溺在僅次毛的個人崇拜之中。

二、中共的新領導階層在譴責「四人帮」之際，正在使用純「四人帮」的手法——對於何以會有「四人帮」出現這個中心問題，不准有政治辯論。

三、中共「官方」還沒有重新評估一九七六年四月的天安門事件，在這次事件中，大批羣衆自動聚集，參加反毛和反江青的示威。一批現在仍然當權的人用殘忍的手段把這次事件鎭壓下來，華國鋒本人曾經給這批人扣上「反革命」的帽子。雖然「反革命」的大帽子已經除去，這次歷史斯可做依靠。在中國大陸，毛澤東則是集三者於一身了。

另一方面，如果實質上消除毛澤東的影響做得不夠，就表示這批新頭頭永遠在冒險，有朝一日，一批有決心、有野心的冒險家向他們挑戰時，他們就會被扣上「叛國賊」的帽子。毛本人曾在寫給江青的信上說道：「在我死後，中國的右派一定會造反，但是，它的權力沒有依據，可能很快就成爲過去。右派會利用我的理論奪權，但是，左派會利用我其他的理論組織起來，並且推翻右派。」

目前，這批新頭頭正在用「民生和娛樂」的老套，換取時間，其中包括讓禁止已久的京戲和貝多芬交响樂復出。然而，我們不應被中共朦蔽，而無視於中共的行刑隊仍在中國大陸各地槍決人犯，而這些犯人唯一的罪名是存有非正統的思想。鄧小平形容目前的新氣氛是輕鬆很多了，但是，他最近告訴一位外國記者說：「這些政策有積極的一面。」幾個星期之前，北平的「人民日報」指控我和其他一些寫文章的外國人「戴著有色的眼鏡看中國」。更荒謬的是，我們被指控是蘇聯陰謀的一份子，但是，整體而言，這篇批評的文章，語調出人意料之外地溫和，它說，我們得到的這種不好的印象，只反映出「四人帮」當道時的情形，它並且請我們再看一看中國大陸的情形。然而，由於中共政權的本質，它在應付眼前迫切需要方面，可能走在一條彼此衝突的道路上。這條路引導我們走向最後、最基本的一個問題：中共的頭頭是選擇「國家」的利益，還是中共政權的利益？他們在使用最後手段時，是以中國人，還是共產

之復校意願早日達成。

曾國藩曾孫獻寶國家

八十七歲教育家曾寶蓀和曾約農姊弟，決定把他們先祖——清代名臣曾國藩、曾紀澤的遺墨和遺物，捐贈國立故宮博物院，祝賀蔣經國先生當選總統。（圖爲曾寶蓀和部份珍飾）。

這批珍貴的文物，包括五大箱曾國藩和曾紀澤的日記、手札和墨寶，兩冊李秀成的親供，以及翡翠搬指、翠玉扣帶、珠翠頭面、朝珠、珠釵花、金鑲珠寶扁簪和金鑲玉扇墜等七件器物。

半世紀以來，曾寶蓀和曾約農爲了保存先人的遺墨，歷盡千辛萬苦，跋涉長途，甚至置性命於度外。

曾國藩、曾紀澤父子的日記和家訓等，原來存放在湖南老家湘鄉縣荷塘鄉富圫的八本堂，後來移到北京，庚子年義和團作亂時，有不少土匪趁火打刼，看守書庫的佣人忠於職守，有四人因爲抗拒土匪而殉身。

民國初年，這批文稿運回湖南，部分由曾寶蓀和曾約農的伯公和叔公照顧，沒想到軍閥盤踞，有些曾國藩的遺墨，被駐軍的伙夫拿去引火。民國廿七年，日本軍隊打到湖南，曾約農爲了保全這些文稿，趕在七月十二日夜裏，護送到廣西桂林。

從富圫的八本堂過長江，曾約農在湘潭遙看九十里路外的家鄉，只見火海一片，不禁潸然淚下，先人的遺墨終能逃過化爲灰燼的刼難，但是漫漫長途，這批東西何時才能有安身之地？

民國廿八年，裝在鐵箱內的曾文正公等人手稿，由南寧、鎮南關，輾轉運到香港。日本人佔據香港、九龍後，曾寶蓀和曾約農化名逃走，這些文稿在朋友帮忙下，又運回湖南老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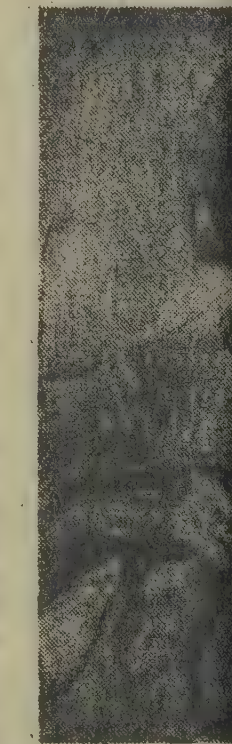
曾寶蓀說，民國卅八年，曾文正公等人的遺墨送到香港，預備運來台灣之前，故總統蔣公還撥了一筆專欵，供文稿作縮影本之用。主要唯恐運輸發生意外，平白失去一份寶貴的歷史文獻。

曾寶蓀說，在他們小的時候，家人都不准他們碰這些東西，直到成年以後，才准看文正公的日記和書札。

來台後，因爲日記和書札有了影印本，他們都不去動原稿了，只有大太陽的日子開箱曬書，才能重溫眞跡。

曾國藩從二十九歲開始寫日記，中間曾斷數年，但從咸豐八年六月初七到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七他過世前一天爲止，十五年都沒有中斷。從曾家姐弟收藏數十年的手稿中，不難看到這位清朝名臣治學的一面，即使是在出任兩江總督時也不忘讀書。

陳長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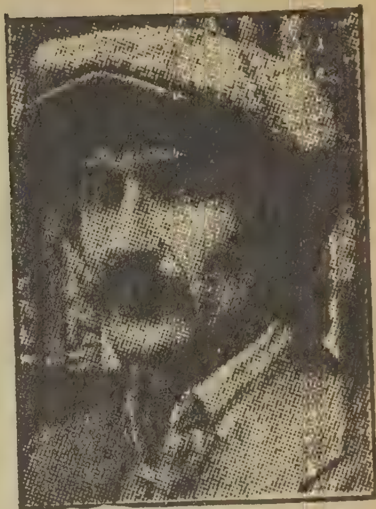
北平「毛房」的風水

何謂「毛房」？卽大陸所謂「毛澤東紀念堂」也，海外一向通稱「毛房」，聞者莫不會一笑，深感是神來之筆。從去年九月毛澤東斃命週年起，中共就大肆宣傳「毛房」的建築如何如何好，但是根據大陸消息，近來中共赫然發覺「毛房」的建築竟然深含反毛意識，如今除了追查外，更面臨著拆也不行、不拆也不行的尷尬局面，此中秘密非常有趣值得向海內外人士廣爲推介。什麼是「毛房」的秘密呢？綜合起來可分成三大類：第一、中共「官方」原來宣稱是仿造希臘神殿而建「毛房」，因此每一面有十來根柱子，共有四面，如今妙的是在正面屋頂上又加蓋了一層橋頂，以致現在不論遠看近看、從那一面看，都赫然是個「血」字！而垂下的一根根柱子正活像一條條涔涔下流的血痕。這個秘密在大陸民間流傳極廣，連不少中共「官員」都私下嘆氣：「凶兆！凶兆！」試想，「毛房」每一面都充滿了「血」字，如此血幕（不只是鐵幕），豈不正是把毛澤東血淋淋的一生作了最生動的說明？如此反毛，眞是高明極了，想必出自高手。

第二、凡是行家都知道，希臘神殿的特色是勻稱穩妥，充分象徵希臘文化的和諧理性，正如歌德式教堂尖聳入天，是在象徵中世紀的宗教精神一樣，所以希臘神殿不論是圓柱、石階、脊梁、楣飾、或簷際，在在都表現一種和諧敦厚的特色，試想，拿這特色來象徵毛澤東，像嗎？不但不像，而且正是毛一生殺伐的對象——因爲眾所皆知，毛一生是專講鬥爭哲學、專講流血暴動的，難怪大陸百姓私下比喻，這好比爲一個窰子姑娘樹立貞節牌坊一樣，明明是挖苦他，那裏是紀念他？

第三、中共爲了「永垂紀念」，還在毛房大廳刻了一首毛詞，妙的是，挑來挑去偏偏挑上和郭沫若的一首，郭沫若是何許人也，其阿諛無恥早已臭名滿天下，如今把郭沫若三字刻上，不正是指桑駡槐，要把遺臭萬年的事「永垂紀念」嗎？再說那首毛詞內容更是粗鄙不堪，雖然美其名是「滿江紅」，內容却是什麼「有幾隻蒼蠅碰壁嗡嗡叫」，如此不登大雅之堂的詞却也刻在牆上「永垂紀念」，不正也是明擺著要出毛澤東洋相嗎？難怪大陸百姓盛傳，何不乾脆刻上毛澤東那首「放屁詩」：「不需放屁，試看翻天覆地」，必更傳神。以上秘密，還只是犖犖大者，其他暗含玄機的地方更不勝細舉，據悉中共已在私下追查其中中共中央是否有「國民黨特務」在設計督建，其實這也難怪，因爲中共連所謂「國家主席」、「國防部長」、「副總理」、與「毛太太」，據稱都是「國民黨特務」，更何況這小小毛房呢！

夏華子



複製自己
人的無性生殖（全書摘要）

□羅維克

這件事於一九七三年九月展開。我在蒙大拿州西部山區平頭湖畔小屋的電話響了起來。一個不願透露姓名的男士說，他從一家雜誌社獲得我的電話號碼，這份雜誌曾發表我寫的一篇文章。他說，他曾讀過我的一些關於生物工程方面的著作，對其中許多問題很感興趣。他自稱是我的著作迷。我禮貌地向他道謝，心裏懷疑他究竟有什麼要求。他說，他年紀大了，目前還是單身，連個承繼人都沒有。

他注意我曾寫過許多有關無性生殖的文章。利用無性生殖方法，不需要兩個性細胞的結合，就能重生一棵植物、一個動物，或者理論上說來甚至也可以再造人類，而且還可以作到這種地步：產生的子嗣可以成為被用來從事無性生殖的有關體的孿生子，也就是說，這個子嗣的因子和他經由遺傳而來的性格和他父母的因子與性格將是相同的。因此，人類的無性生殖所產生的嬰兒當然是屬於同一性別

履行他的建議的條件是這樣的：他將出一百萬美元或更多錢來完成以無性生殖再創他自己這件事。我的工作是尋找一位或數位願意從事這件事的醫生。他覺得，以我在這方面的興趣加上我寫過的這些事件，我應該是最曉得誰是最理想的候選人。

他要我不要立即下決定。他說：「我們能在幾天內再談談嗎？」我說，可以，只要他告訴我他的姓名。他猶豫片刻後同意了。他留給我名字我從沒有聽說過。

我決定對他略加研究。我的一個當紐約某金融刊物編輯的好友，對這個人略知一二。這位好友在電話中證實確有這麼一個人，且在一項特定工業上他還是個響叮噹的人物。他從檔案中找出兩篇有關這個人的報道，上面載有日期。這些報導指出此人有巧妙處理困難事務的能力，指出他如有必要不惜觸怒與他競爭的人。

當他再次打電話給我時，他建議我搭機飛往舊金山，旅費由他付。我同意了，但我強調他不應把我的願意與他會面，解釋為我作了任何承諾。他說他瞭解。

一如預先安排的一樣，我下飛機後就被轎車接到這個人在馬林郡的寓所。那是一棟座落在山頂上，用石頭與玻璃建成的現代化建築。他的年紀較我原先預期的似乎年輕些，個子也矮小得多。我猜他祇有五十歲，最多不過五十五歲。他穿着保守的襯衫，繫着領帶，戴着寬邊眼鏡。他修剪得短短的黑髮已漸呈灰白。如他所說，他看來精力充沛，全身散發着自信與頤指氣使的氣氛。

他堅持要我叫他麥克斯，他說這是他自幼叫慣了的小名。一開始，他就叫我大衛。

很明顯，他各方面的關係很好，而且由他豪華的寓所來看，他正如廣告上所指出的，是一個有辦法的人。雖然不是故意吹牛，他也提到在海外及國內其他地方有房產。

晚飯是由一位美麗而沉默的東方女子準備的，但是她沒有和我們一起用餐。談話中、顯示出他是一個博學的人，對政治、宗教、經濟、哲學和文學都有相當修養。他只唸了六年小學，可以說是一個白手起家的人，但是他仍然不大願意透露有關於他自己私人的事。

我大胆地說，如果他不坦白一點，我們將無法進一步地談。麥克斯同意了。他說他一直不敢肯定自己的身世。他告訴我他是個孤兒或棄嬰，自小就為人收養，而且換了幾次領養家庭。

麥克斯說他一直沒有結婚或生子的原因是繁殖的過程。因為繁殖是無數遺傳因子偶然的結合，這與他的想法背道而馳。他認為不應該將繁殖視為一件偶發的事情。

他前以並不要一個繼承人，既然他相信並且對無性生殖的潛在優點有興趣；對他而言，無性生殖便似乎是製造一個繼承人值得一試的方法了。

麥克斯似乎在當時當地就想談妥一切。我拒絕了。我說我需要更多的時間作考慮。當麥克斯和我再度面談時，我警告他說，我仍然沒有作決定。他問我願不願接受一點服務費，他建議以一萬美元開始，以支付往來需用的飛機票錢。他要我到世界各地去為這一項工作尋找醫學及科學方面所需要的專家。

他說，他將授權給我，提供五萬美元給同意嘗試進行此事的醫生。如事情完滿成功。參予的醫生將各獲廿五萬美元。研究經費可能高達一百萬美元。而且他將提供研究所需的醫學設備、實驗場所任何裝備。實驗室可設在當時他設有商業機構的一些國家。他列出若干可能的地點，其中許多在東方。

我說，如果同意參予此事，他必須遵守若干條件。條件之一是，我必須有權定期拜訪造出來的小孩，而我絕不會洩露他或這個小孩的身份。他說，他能接受我所有的條件。

我去找紐約西奈山醫學院醫學遺傳學部門主管赫區宏博士商談，他曾担任美國人類遺傳學者學會會長。我問他，他認為以無性生殖造人是否可能辦到？他說，不僅可能，而且可行。事實上，他認為此事將比大家所想像的更早發生。

我查閱我對個問題所曾讀過或聽過的各種資料，它們顯示，幾乎對此有瞭解的每個人，都相信以無性生殖造人的可能性極為真實。

在此期間，我接到在紐約金融刊物當編輯的朋友打來的電話。他說，他已調查過麥克斯這個人。他是個孤兒，從來沒結過婚。這些年來，他曾在選舉中支持共和、民主兩黨的候選人，而他決定支持某人，都無明確型式或跡象可循。他與一些慈善組織和孤兒院有關，會涉及若干訴訟，但從未被判有罪。

經過仔細考慮之後，我決定着手進行，麥克斯很高興，他喜歡口頭的君子協定，不用書面合同，此點正合我意。我的職責是，找到進行這項實驗所必需的醫學及研究天才，期望完成造人的目的。為了報答我，麥克斯把我原先所要求的權利，都答應下來。這些權利是：——必要時，我可以叫停；實驗的過程，應該否告知我；成功時可以去探望孩子等等。

我同意接受必要費用，但不願收取任何酬勞，我希望能保持我的獨立風格，仍舊幹一個記者。我認為，能夠獲得機會目擊這項可能是歷史性事件的經過，將來必可獲得充分的補償。

現在談到我的任務——求才。我從閱讀科學文籍以及與各方人士的交談着手，獲得一個十四人的名單，包括十一名男性，三名女性——很多來自美國以外地區。其中大部分是英國人，這一點是沒有甚麼好奇怪的，因為我久已瞭解，英國人在細胞生物學以及實驗胚胎學方面，成就頗為卓越。

理想的人選，應是單身，沒有家累，剛退休或進行私人研究，能夠請長假或定期休假的人。

一九七四年，我們着手籌劃實驗之後的兩個月，我找到了適當人選。他是一名美國人，資質奇佳，但他在最後一分鐘却臨陣脫逃。

最後我們找到的醫生，名叫達爾文。我與麥克斯都希望，以一百多萬美元供他支配的情況下，他能以無性生殖方式，造出一個人。為了隱瞞他的身份，我只能說他是個中年人，操英語、稍胖，服裝考究。他曾發表數篇科學方面的論文，瞭解他這一行的人，對他評價頗高。

有一些問題仍待解決。第一，進行實驗的地點在那裏？一九七四年四月末，我接到消息說，實驗的地點已決定在美國國境以外，麥克斯擁有的一個地方，達爾文的實驗室已裝備妥當。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我第一次去看了實驗場所，地點位於一個非常漂亮的熱帶花園中，四週重重圍着一大片的橡膠樹及椰子樹。

實驗室中，已建立起代用母親人選的檔案，很多當地漂亮的少女，都到這個「診所」來進行徹底的體檢，留下她們的「病歷」，也攝下她們的照片。對這個地區的女性特別興趣的麥克斯，親自檢視那些檔案。達爾文說，被選為代用母親人選的女子，可能成為麥克斯的情婦，如此的話，她可以成為那名嬰兒的母親，至少在養育時可有母性影響力。

我在實驗室中呆了兩星期，看了幾次卵子與胚胎的實驗。達爾文與他的同事，如果不能成功地將人體細胞核培育成胚胎，那麼想將胚胎培育到能夠注入母體發育的程度，還會有很多困難。

達爾文全神貫注於使精子與卵子在試管中受精，以製造胚胎的實驗。如果能夠完全操縱這項無性生殖的第二步驟，即可進行第三步驟——將胚胎移殖到子宮內，當然，這必須先完成第一步驟，也是最困難的一步——不是用精子，而是以人體細胞核使卵子受精而進行繁殖的工作。

一九七五年元月中旬，我離開那間實驗室，取道夏威夷東飛赴加利福尼亞州。

我第二次訪問這個實驗室是在一九七五年夏初。麥克斯與我一起往訪。由於達爾文告訴我們，他們不久就能完成進行初次無性生殖術的準備，我們都很興奮。

現在有四位代母。達爾文計劃在可能的情況下，每個月在她們每人體內置一個胚胎，直到她們懷孕為止。

達爾文利用麥克斯在場的機會，從他體內取出更多的細胞。麥克斯經常造訪這個實驗室，部份原因是使達爾文不斷獲得新鮮細胞的供應。麥克斯雖已年邁，却有年輕的細胞。他把這些歸功於他的飲食。達爾文開始對麥克斯經常服用的補品產生極大興趣，這些補品包括人參。

達爾文起初對人參抱嘲弄態度，但當他聽到他心目中的英雄亨利・基辛格也經常服用人參時，他開始仔細研究人參，而對若干著名蘇聯科學家的文件感到興奮異常。這些蘇聯科學家似乎相信，人參有值得注意的抗老效果。

在一九七五年十月，有個代母初次受孕。我要稱受孕人為「M」。這次懷孕沒有結果。事情過後，麥克斯要另一位本地女郎史芭洛當代母的念頭越來越堅定。

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中旬，我獲悉史芭洛顯然的已懷孕，一週之後，她有喜的訊息已經確定。我立刻飛往實驗室，這一次我停留了三個星期，這也是我訪問該實驗室的第三次與最後一次。愈接近懷孕第五週時，我們愈感到緊張，一切似乎進行得相當順利。我們準備進行一項重大的檢驗——想知道我們製造的是否是個健康的嬰兒。

這必須運用到顯微鏡分析細胞的技術，以發現是否有畸形的染色體或生物化學成份，如果有任何跡象顯示嬰兒畸形或心智魯鈍，將進行墮胎。幸好都沒有這些現象，胎兒是個男的。

史芭洛接受羊膜檢驗之後不久即出院，搬到麥克斯的家裏，距離實驗室有數哩之遙。懷孕的過程一切順利，我們都認為，嬰兒會在醫院中出生，我想麥克斯本人也有意這樣做，他在最後一刻，麥克斯決定嬰兒應在美國出生。

一架專機載着瘦小的史芭洛挺着大肚子，先飛到墨西哥，轉飛加州。那是十二月的事。麥克斯已安排好讓達爾文可在一家小醫院中接生。計劃不使用麻藥。

史芭洛的陣痛，比預期早兩天開始，兩小時四十分鐘之後，即告生產。嬰兒頭部先出來，大聲啼叫，生產毫無困難，一切正常。出生日期是一九七六年聖誕節前兩週，正好在美國建國兩百週年那一年。

後記：嬰兒出世之後一年，麥克斯所關切的，最主要還是他本人以及他的新家庭的隱私問題。他與「史芭洛」及那名嬰兒，很快樂的生活在一起。經過血液分析及其他檢驗的結果，令麥克斯完全滿意，那名嬰兒確實是他無性生殖所產生的後代。

希特勒是否有兒子？

陳獨塵譯

歷史學家證實洛瑞特是希特勒的私生子，心理學家利用血緣關係鑑定洛瑞特的遺傳因子，百分之六十與希特勒一致。倘若比事成眞，勢必推翻希特勒征服歐洲，是因爲他不能與女人做愛的論說。



希特勒有兒子嗎？西德史學家馬塞說：有。他已公佈證明文件，試圖證實。

他在二月號的薩爾茲堡史學雜誌 ZEITGESCHICHTE 上，提出了詳盡的答案。他說，現年五十九歲的法國人洛瑞特，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陸軍裏當班長的希特勒，與一位年輕的法國女郎洛嬌意之間的一段情的產物。

現居法國東北部的聖公旦的洛瑞特，去年十一月曾經告訴記者們說，他是這位德國獨裁者的兒子，他已開始以合法的程序改姓希特勒。

家住萊茵地士派爾鎮的馬塞博士，關於納粹的藏書之多，是公認研究希特勒的專家。

他說：「六十年代中葉，我首次從法國北部與比利時人處，聽說希特勒有個兒子。

「十一年來，我一直抱持非常懷疑的態度。但於去年三月，我接獲洛瑞特的一封信，說他是希特勒之子。」

根據馬塞博士博士的說法，洛瑞特決定公佈實情，使他損失了大筆金錢。「他的姨媽瑪麗·珍·洛嬌意告訴他，如果他對出身保密，他可以繼承她的財產，如果他說出眞相，她就要剝奪他的繼承權。而他決心面對事實。」

馬塞博士說，這個故事是一九一六年四月於法國北部開始，當時洛嬌意差不多十八歲，她的朋友說她非常美麗與溫柔，而希特勒班長廿七歲，留着鬍子，是步兵團裏的傳令兵。他們是在洛嬌意家的朋友家碰面相愛的。

馬塞說，由於戰爭順利，洛嬌意曾跟隨希特勒到過一些法國城鎮，也曾在比利時的阿杜埃共渡甜美時光。

一九一六年十月，希特勒的左大腿在戰爭中受了輕傷，他被送往柏林附近治療。他們這段情也因而中斷。但一九一七年三月，希特勒又重回前綫。

馬塞說，他們自五月到七月，曾於阿杜埃共同生活。並且懷了孩子。但不久之後，希特勒突然斬斷情絲，九月卅日他返國而一去不回。這對情侶從此未再相見。

馬塞說，洛瑞特於一九一八年三月，在法國小鎮錫克林出生。此事的一項重要消息來源是安妮·瑪麗，她非常清晰地記得當時被她叫做希特勒叔叔的這位德國士兵，曾經談到孩子的事情。她並不是見過這個孩子唯一的一位。

安妮·瑪麗是農民之妻卡貝的侄女，這位農民的家就在錫克林，即里耳以南數哩處，希特勒離開前線往晤女友時，常於該處停留。

這位史學家說，希特是在五月，自他的戰友德國士兵卡勒特茨賀夫那兒，獲悉其孩子已經出生。

她當時未在錫克林報戶口，但後來在坎布累以南廿一哩，洛嬌意的家鄉錫朋柯特，僞報了戶籍。

根據馬塞博士的說法，洛嬌意於一九一八年十月或十一月，前往巴黎以舞蹈謀生，把她的兒子托給她的父母照料，這之後，他們母子直到一九四〇年才再度見面。

納粹侵入法國後，希特勒曾大肆尋找他以前的情人。這份史學雜誌引述希特勒的司機林格的話說：「我明確記得曾陪他赴阿杜埃與福崙等地旅行：元首在這些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城鎮停留時，忙個不停。」

林格說，數週後，希特勒在柏林曾向他與一些陸軍軍官述及他在法的情形。「他不提戰爭、奮鬥與敵人。有些別的什麼困擾着他。隨後希姆萊（特務頭子）來了，元首立刻命令他對那些城鎮的整個地區、展開搜索。」

「由於我們迅即離開房屋，我不知元首給希姆萊的命令的詳情，也不知何人與此事有關，但他們的談話却是關於一位婦人與她的兒子。」

希姆萊的警察很快就完成務，這對母子廿二年來首次被帶到巴黎相會。但希特勒從未和其中的任何一人接觸。

馬塞推測，希特勒是被他特務拿到的洛嬌意的照片所阻，因爲她不再是芳齡十八的活潑女郎，她不僅已經四十二歲，而且酗酒。

這位史學家說，一九四〇迄一九四四年終之間，希特勒曾多次向他信賴的朋友歐畢爾表示，他正考慮是否訪晤他的兒子。



洛瑞特的母親是在一九四八年——她去世前三年，告訴他的兒子，希特勒是他的生父。

他說：「她之未會稍早告訴他，是因爲躭心一

旦把眞相公之於世，她會遭到謀殺。她乃一[illegible]害怕法國抵抗戰鬥人員。」洛瑞特說，他現在很感謝他的母親沒有告訴他。

馬塞博士的這段故事，並非完全根據目擊的證人。洛瑞特最近曾經在海德堡大學進行人類學方面的研究，而結果並不否定希特勒是他生父的可能性。而西德心理學家穆勒的結論是：「洛瑞特與希特勒有第一等血緣關係。他的遺傳因子與行爲，百分之六十與希特勒一致。

關於此事，引起爭議的一項證據是日期爲一九一六年，由「A．希特勒」簽名的一幅油畫。

馬塞說，這幅畫畫的是洛嬌薏。是本案的證據之一。漢堡新聞雜誌堅決不信希特勒有畫人像的能力。可是馬塞博士在一份書面聲明中說，很多藝術品專家，包括英國的克萊格在內，都相信希特勒有成爲人像畫家的能力。

他亦否認傳言所謂，瑪麗．珍．洛嬌薏之形容她姻姻的情人是位「金髮碧眼白膚的中尉」之言。她在若干著名的證人前形容他是個「黑頭髮的德國兵。」

倘若眞相如此，則馬塞博士的故事勢必推翻若干書籍所說的傳奇，即：希特勒征服歐洲，是因爲他不與女人做愛之故。

（譯自三月五日路透社新聞特寫）

患絕症男童死亡前的感想

尹靜心

一個很勇敢的七歲男孩，得了白血球過多症，他知道他會死，乃冷靜的錄下了一段很感人的話，他希望這段話對其他面臨死亡的人有所幫助。



他形容死就像走過一道牆進入另一個銀河。他說，有一天他會以健康的身體再回到地球。

在臨死前的一刻，愛德華用微弱的手勢，向他的母親示意，除去他的氧氣罩，及關掉在他最後的日子裏幫助他減輕痛苦的機器。

他說，他不再需要它，他要對他母親說再見了。

認識他的醫生、老師及親友都認爲他是一個特別的小孩，近於天才。

他們希望，他的大無畏走向死亡以及他留下的感人之言，對於其他遭遇痛苦及不幸的人，具有激勵的作用。

愛德華在加州聖巴巴拉一家醫院，向義務在醫院服務的金．陶尼吐露他臨終的話，金．陶尼的丈夫是當地一家報社的記者。他們把這段話的一份抄本提供給明星報。

這段訪問談話是在愛德華的病床邊錄下來的，他在醫院前後，輸過多達一百七十品脫的鮮血。

留着一頭蓬鬆的頭髮的愛德華告訴陶尼太太，他曾禱告上帝，讓他活到去年八月十二日他過七歲生日那天，過了生日後，他願意死。陶尼太太輕聲問他：「爲甚麼你決定要死呢」

他答說：「因爲我病得很厲害，當你死的時候，靈魂上了天堂，你就不會有這些痛苦。而且，如果你要的話，你可以再來這個世界，但你無法恢復你過去的生命。」

「你相信靈魂轉世？」

「是的，當我死後，我很可能會以一個健康的生命重回人世……也許我不會再回來。」

「來生你希望變成甚麼個樣子」

「我要成爲一個健康的男孩，我不知道，爲甚麼我會選擇帶病來到今世；但當你回來的時候，你已不記得爲甚麼你做這樣的選擇。」

「你能不能說說如此痛苦的感覺？」「是的，我能說出來，當你身上有痛苦的時候，就像遭一道閃電所擊一般。」

「你有沒有見過天堂或記不記得另一個世界像甚麼樣子？」

「我想我可以確實描述天堂像甚麼樣子，它就像你走過一條通道或走過一道牆進入另一個銀河。它就像走入你的腦海中。你已經離開你的身軀，而居住在雲端裏，你的靈魂就在那裏。」「爲甚麼人們這麼怕死？」

「因爲當你垂死的時候，你非常害怕，你非常難過，你希望保住你的身軀，而不願跟你的靈魂一起離去」

「你有沒有甚麼話要給怕死的人？」「如果你不依戀你的身體，而讓你本身解脫，就不會如此痛苦。」

「有些人會爲你而哭泣，因爲你才活了七歲，你對這有何想法？對於那些認爲他們只能活一次的人，你有甚麼話可以告訴他們？」

「他們都錯了，我還會回來。」

「告訴我們，你對醫生有何看法？」「他們是眞的想用藥或其他東西來治我的病，但他們是沒辦法的。」

「你意思是說，如果你決定離開你的軀體，醫生也無法阻止你？」

愛德華以穩定的聲調說：「是的，確是如此。」

「如果醫生想阻止你離開你的軀體，你會生氣嗎？」

「是的，我會的。醫生很想救人，他們的確是想盡辦法來治療人。」

愛德華在今年一月十日晚間在他家去世，他的母親跟祖母都在他身邊。次日，在愛德華自己在聖巴巴拉公墓所選擇的一塊墓地上，舉行了簡單的葬禮。

台「積體電路」與「微處理器」的發展

陳金耀

本刊五三〇期所提的台灣「積體電路工場」目前已開始投入生產。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第一片「積體電路」晶元自製成功，爲台灣的精密電子工業開創新紀元。

位於台灣竹東的「積體電路」工場初期所生產的積體電路，將供應台灣電子工業界製造電子表、計時器、控制器、微形訊息處理器，記憶組件，中文電腦輸入機等所用，使台灣的先進工業達到世界的水平，擺脫裝配型態，最近已爲國內工業界生產了兩型電子表晶片，分發給國內工業界測試，該兩型晶片功能包括有時、分、秒、月、日、碼、歸零等。同時亦將兩型的試驗品交美國某研究所測試以評定其水準，測試結果，功能非常良好，且已接獲韓國的訂單。

過去台灣的電子表用「積體電路」主要來源是由美國供應，但由於美國國內的須求量也很多，在優先提供其國內供應的條件下，台灣工業界的供應，便常常供不應求，受人制肘。

工業技術研究院於一九七四年成立電子研究中心，積極從事電子工業技術的研究發展工作，「精電」發展的計劃，由歸國學人潘文淵博士所引進，去年十月卅一日工場落成，並同時開工，三年的時間這計劃便成爲事實，潘博士不久前曾往新加坡和韓國訪問，考察當地的電子工業發展，他證實台灣已領先一大步，對今後在國際市場的競爭上，必有莫大的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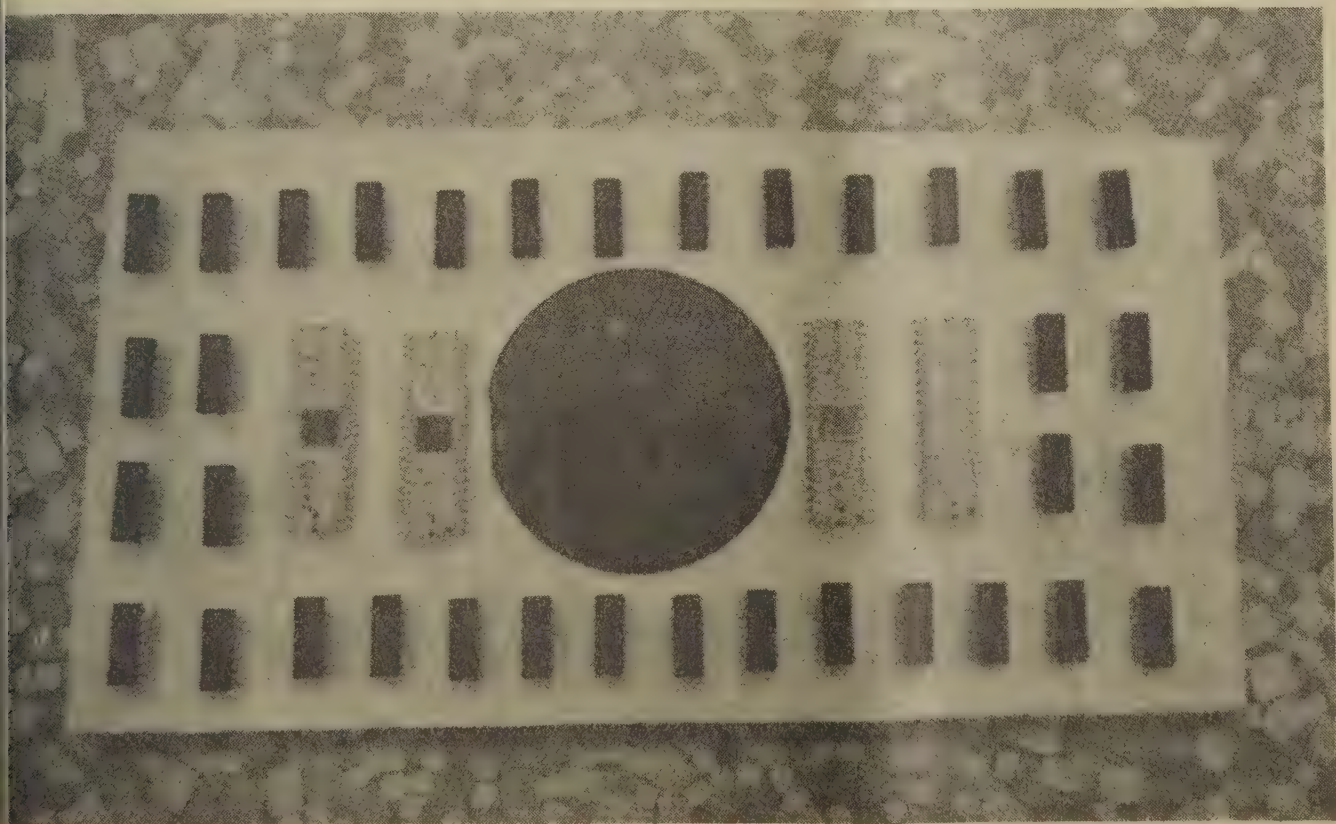
「積體電路」工場不但能大量製造大型的MOS積體電路，並有設計功能複雜的積電能力。工場主要分四個區域：一、光阻室——提供精密的照相技術，將大如辦工桌面的密麻麻電路圖案（原型不能偏差百分之一）顯示在小小晶圓上。二、晶圓製造區——提供化學刻蝕、高溫擴散、離子植入和金屬蒸鍍等晶圓處理技術。三、測試區——對製造定成的晶圓作電氣特性測試，並加以區分。四、公共設施區，供給全場所需的電力、純水，並精密控制全場的溫度。濕度和乾淨度。

把成千上百的電晶體、電阻、電容等電子組件植在一矽晶片上，以替代過去的許多單獨電路，這不僅能降低生產成本，並可增加產品的功能，價值與可靠性。

這個需要精密技術的積電工場耗資達九百四十餘萬美金，完全是因政府在作長遠的投資的一種打算。據電子工業界的透露，本港的理工學院，及官塘一間電子廠，也具有「積電」植入與矽晶條切割爲晶片的能力，只未能生產晶條的技術，同時在香港因政治及各種的條件關係商人不敢作這樣龐大的投資。謹就「積電」工場佔地已七萬二千多方呎以上，所有進入場內參觀者，都必須換上預先準備的藍色工作衣帽，並接受約十秒鐘的「空氣清洗」，以確保不致污染場內的環境。

工作人員中除推動的潘文淵博士外，還包括多位歸國學人，其中有台大電機系畢業，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電機博士今年廿九歲的章青駒博士；成大電機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電機博士，今年卅五歲的工場系統發展主管葉勝年博士；及美國愛奧華大學固態物理博士，負責離子植入的許健博士等。

該工場預算在今年年中開始出產「微形訊息處理器」的積體電路。這一種倘不及四分之一平方英吋而「燒結」（植入）有各種線路的小晶片，它所有的計算機能已相等於二十五年前一座滿室的電子計算機，這塊「晶片」配上精密的配件後，便是「微形訊息處理器」，目前的價格尚不及美金三元。所謂「微形訊息處理器」就是我們通稱的「小形電腦」。



各種不同功能的「積體電路」晶元（IC）

工場中離子植入部門一角

今年三月到台灣訪問的美國「微處理器」專家，現任美國英特爾公司微處理器系統工程師羅森惠表示，台灣年輕的電子工程人員，對微處理器方面的技術發展非常熟悉，這種現象對今後電子工業發展是極爲有利。

他同時謂：「今天任何一項電子產品的設計已離不開微處理器」。他強調這是電子工業發展的趨勢，而它的觸角已跨過電子工業，而廣泛地應用於家庭電子產品，事務機器、汽車、音響、通訊器材，甚至在工廠時生產過程中，微處理器已用來製成生產過程的「控制系統」，結果生產效率提高，品質穩定，前途未可限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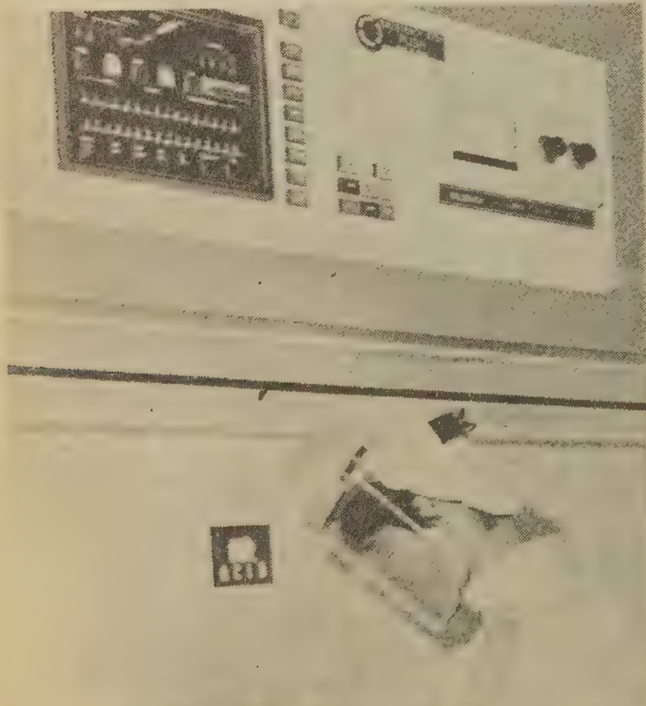
傳統的電腦工業係分爲「硬體」與「軟體」兩部份，兩方面的專家很難互相配合，設計工作往往事倍功半。如今利用微形訊息處理器來設計電腦，「硬體」與「軟體」兼顧一起，設計人員必需「軟硬兼施」，設計起來才快，而硬體的設計工作，已逐漸由現成的微處理器取代，把微處理器加上「軟體」如磁碟等週邊組件，其功能不下於新一代的大型電腦。反之「軟體」的設計工作愈來愈重要，目前世界上已達到百分之七十五左右（以設計工作量爲標準）。這點就是證明「微處理器」的時代取決於「人」的因素較重要，訓練優良的電子工程人員是今後發展的最大本錢

有些傳統性的產品又因微處理器的配合而增加它的效用。如「電腦衣車」等實際上是配上用微處理器裝成的電子控制儀器，縫紉、刺繡的速度與變化可以增加五倍，八倍至十倍不等，機器的售價因而提高，這一行業也因「微處理器」的使用而增加了生意。

以台灣目前的電子工業發達的情形來看，羅氏認爲，年輕的電子工程人員應積極研究，到底微處理器可以在那些方面派上用場？而不一定急於追求利用「微處理器」來創造新產品。把舊產品的製造經驗配上「微處理器」，不但可以提高原產品的附加價值，而且可以引起既有的顧客更換使用中的產品，無形中便建立起新的「需要」，而增加產品的銷路；反之投資於開發新產品的資金較重，市場不確定，並不一定很理想。

電子工程人員現進行與別的行業合作，設計把未來生產的微處理器的效用應用到各種機械、車輛，事務機器、儀器，生產設備與電子通訊器材上面，或以增進產品的效用，或以減少產品的製造成本，其未來的發展是無可限量。

目前科技人員同時正從事對外國「微處理器」發展情況保持瞭解，並設法利用新的研究工具，測試儀器等，以減少研究工作時間，與金錢方面的浪費，利用「微處理器」來自行設計各種電腦，以謀求符合「中文電腦系統」，而不需長期地依賴外國貨。現在世界已進入第二次工業革命，小型電腦的用途不但愈來愈廣泛，且已開始進入家庭，台灣「積體電路」工場適時建立，以配合「微型訊息處理器」的發展，對今後的國際市場及國防工業的飛躍進步，建成牢不可破的重要基礎。



「微處理器」控制系統一部份

陶弘景茅山煉仙丹

胡蓑之

咱們這個古老的中國，過去有許多修仙講道的人，多半住在深山古洞裏，斷絕跟外界來往，而專心一意地修道煉丹，希望有一天把仙丹煉成之後，吃了下去就會使自己長生不老。由於古時候的科學沒有今日這樣昌明，還不可能懂得一個人必然要衰老死亡的眞理。因此，不少人都想煉成長生不老的仙丹，並不能說是什麼不正常的願望。况且他們進行煉丹時，也不完全使用迷信的方法，盲目地去拜天地，求鬼神；而實際上則恰恰相反，他們經常在深山峻嶺中採藥草，找礦物，從多方面去搜集這些各式各樣的東西，作爲燒煉仙丹，結果也許不會眞的煉出什麼仙丹來，但有却很可能發現許多新事物，對於醫藥上，尤其是對於化學這門自然科學上，有着很大的貢獻。

隱居不出的「山中宰相」

遠在一千五百多年前，我國便產生了一位著名的煉丹家，他無論在醫藥上及在化學上，都曾有過顯著的貢獻。這位煉丹家名叫陶弘景，字通明，約在南北朝時宋文帝元嘉廿九年（公元四五二），出生於秣陵（今南京）地方。他從小就很聰明，讀書也很用功。據說通明十歲那平，就閱讀了一部「神丹傳」——是東晉時候煉丹家葛洪的作品，內容敘述了許多關於煉丹求仙的事情。通明對這部書不僅有了深刻的印象，而且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因而他便日以繼夜地進行鑽研。最後他更下了很大的決心——也要學葛洪那樣做一個煉丹家，替人類找出長生不老的良方。

由於陶弘景自幼便認眞讀書，所以當他長大成人後，除了他的學問淵博之外，並工草隸書法、善棋琴；且好道術、明陰陽、五行、地理等等。當他二十六、七歲時，南朝齊高帝聞陶弘景之名，乃請他到京城裏去做官，各部大小臣工對他也很尊敬；他前後幹過廿幾年，曾拜左衞殿中將軍。但他在這任官的二十年中，對於進行煉丹的決心一直沒有改變，又覺得京城是個熱鬧的城市，怎麼方便研究煉丹這種學術？因此，入梁朝以後，就不管梁武帝如何誠懇地挽留他，他也下定決心，辭去原有的官職，跑到現在江蘇南部的茅山裏去，過着隱居的生活。

此後，武帝又幾次派人去恭請他出山爲官，他始終沒有答應。如果朝廷遇有什麼大事發生時，則往往向他請教，故當時曾被目爲「山中宰相」。

三茅君得道成仙所在

據茅山在今江蘇省境的西南部，其脈發自浙江，安徽界上的天目山，蜿蜒北行至江蘇省的金壇、溧水、句容等縣之間，起主峯名叫「三茅峯」，山勢非常秀逸，爲江西名山。茅山原名句曲山，位勾容縣東南，形似「己」字，而句曲有所窖，因之，縣以山得名。但後來因爲茅盈和他的兩個弟弟茅固、茅衷等，三人都得開於此山中，世稱「三茅」。以是，便改勾曲山，亦稱「三茅」。筆者駐丹陽的時候，曾經特別攀登茅山，作過一次「走馬看花」式的遊覽。山上有「大茅峯」，峯下有「華陽洞」，相傳卽「三茅君」得道成仙的所在；而後來陶弘景，聽說也隱居在這裏。

所謂「三茅君」，卽指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而言。究竟他們是何方神聖？據記載：「茅盈是漢代的咸陽人，字叔申，少秉異操，年十八，初入北嶽恒山修道：其後隱居於江南之句曲山中，世人稱之爲茅君。仲弟茅固，曾任官職至執金吾。季弟茅衷，則爲當時之「五官大夫」。後來，兩個弟弟都捨棄原有的官職，在求見他們的大哥茅盈於東山（卽今之茅山），結果兄弟三人都會得道成仙昇化。相傳太上老君拜茅盈爲「司命眞君」、茅固爲「定籙眞君」」、茅衷則爲「保生眞君」。以故，後世遂稱他們三兄弟爲「三茅君」，而茅山之名亦流傳至今。

隱居茅山中煉丹著書

陶弘景隱居茅山不出來做官，其目的也無非在煉丹成功。他爲了採集煉丹各種原料——包括各種植物、動物、特別是礦物，更經常從這座山跑到那座山去。茅山脉蜿蜒數省邊界，周約數千里，確爲他採集煉丹原料的好去處。據說他長年不休息地攀山越嶺，每遇到有好風景的地方，就停下來欣賞一番，等到自己的體力恢復了，再行繼續去工作。他這樣做，一方面可以鍛鍊自己的身體；另方面也可以採集完備煉丹的原料，從而就可以研究如何燒煉仙丹的原理和方法了。如果有了新的發現，便可獲得新的資料，那就使自己更有興趣，馬上將那些新資料紀錄下來。於是三卷「本草經集」和三卷「別錄」，就是他花了幾十年勞力，積累了許多資料而寫成的鉅著。

大家都知道，遠在上古時代，我國便有了一部「神農本草」（相傳爲神農氏所著，神農古帝，生於姜水，以姜爲姓，始制耒耜，教民務農，故號神農氏；以火德王，又稱炎帝；在位時，嘗百草以療疾病。他發明的藥物原理，叫「神農本草經」云：「凡三卷，計藥品三百六十五種。」但此書不著錄於漢書藝文志，或以其所載郡縣有後漢地名，疑爲張機、華陀等人所爲。惟考漢書郊祀志，漢時已有「本草」之名，則神農本草雖爲後人僞託，亦必在漢以前或漢初可知），裏面搜羅了許多治病用的藥物。陶弘景對這部書不獨有研究，並承認這是一部頗爲有用的好書。不過，憑他多年來在廣闊的茅山之中，所採集的煉丹原料更獲得了豐富的經驗，而覺得「神農本草」中所搜羅的藥名，還不怎樣完備。而陶弘景的「本草經集注」及其「別錄」，也就是以「神農本草」做底子，再根據自己積累的資料，加以補充擴大而寫成的。這本書又成了後來修藥書的人，不可缺少的藍本。

對醫學化學的大貢獻

本來，在「神農本草」上所列的藥物名，只有三百六十五種，經過陶弘景的一番努力，在他寫的「本草經集注」及其「別錄」裏面，增加到七百三十種之多，比起「神農本草」來，恰好培加了一倍。（至唐高宗時，又命李勣等修陶弘景所注「本草經」，增爲七卷；其後蘇恭、長孫無忌等人，重加訂注，凡五十三卷，世稱「唐本草」。開元中的陳藏器又著「本草拾遺」，以補其未備。宋時則有劉翰等的「開寶本草」、掌禹錫的「嘉祐補注本草」，及寇宗奭的「本草衍」等，實際上都以陶弘景的本草經集注」和他的「別錄」爲藍本。甚至明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也只是薈萃眾說，考訂謬誤而已。

其實，陶弘景的貢獻還不只這一點。他說已成爲一個煉鋼家，便跟一般古代的醫藥家所有不同之處。因爲，古代的醫藥家，從事研究藥物與病症的關係，弄清楚藥物的性質及其效用後，他的任務也就算大致完成了。可是一個從事研究人們怎樣延年益壽的煉丹，却必須進一步地還要把這些藥物加以化驗，配合，然後研究其燒煉的程度，希望製造出一種成功的仙丹，這就比醫藥家的工作更深入了多少層。尤其是當時談不上任何科學，而陶弘景則利用化學這門物質組成及其變化的科學，更不簡單。而這門科學又分有機，無機兩大類——屬於後者研究物質的性質、成分、製法而講求應用於人生的途徑的，叫作「應用化學」，含有生物化學、醫藥化學、衛生化學……等，經過我國古代煉丹家們的長期摸索，終於十八世紀由歐洲的科學家們創立起來的。

區別硝酸鉀與硫酸鈉

換句話說，今日西歐的化學創始人是一千五百年前的陶弘景，因爲他當時在化學上已經作出了許多貢獻，其中比較重要的，便是發現了區別「硝酸鉀」和「硫酸鈉」的方法。按「硫酸鈉」，一名「格洛拔鹽」，我國通常叫作芒硝，加硫酸於食鹽而煑熱後就得。其含水鹽爲單斜系的無色結晶，但其表面常被已風化的白色粉末，善溶解於水。供製炭酸鈉、玻璃及染料；又可作下劑，供醫藥用。

至於硝酸鉀，則是製造火藥的一種重要原料（另兩種原料是硫璜和木炭），我國以往叫它做硝石，古時候的人已經給它起了焰硝、火硝、苦硝或生硝等名稱。它的樣子跟鹽差不多，顏色也是白的；爲其味道則很苦且辣。在一千多年前，已經知道用它來醫治血淤、積熱等疾病了。甚至五千年前的「神農本草」中，也已把它列爲上品藥。可知中國對於化學的使用，何其早也。

另外，還有一種和硝酸相似的東西，顏色也是白的，味道也有此苦辣；古時候的人們稱之爲朴硝，有時也把它稱爲水硝、皮硝或馬牙硝等等。這種東西的主要成份似是於硫硝鈉，而與硝酸鉀的性質大不相同。

陶弘景於進行煉丹時，經常要利用硝石來作其原料。可是硝酸鉀這種東西，既然跟朴硝的顏色、味道相同，甚至它們的外型也沒有多大區別，假若萬一不小心，就很可能錯用了朴硝。到底用什麼方法來分別這兩種東西呢？這對當時的陶弘景來說，確是一個很大的難題，由於中國南北朝以前，顯然還沒有那一個煉丹家能夠找出這種方法。簡言之，就是還不懂得化學。

化驗煉丹原料及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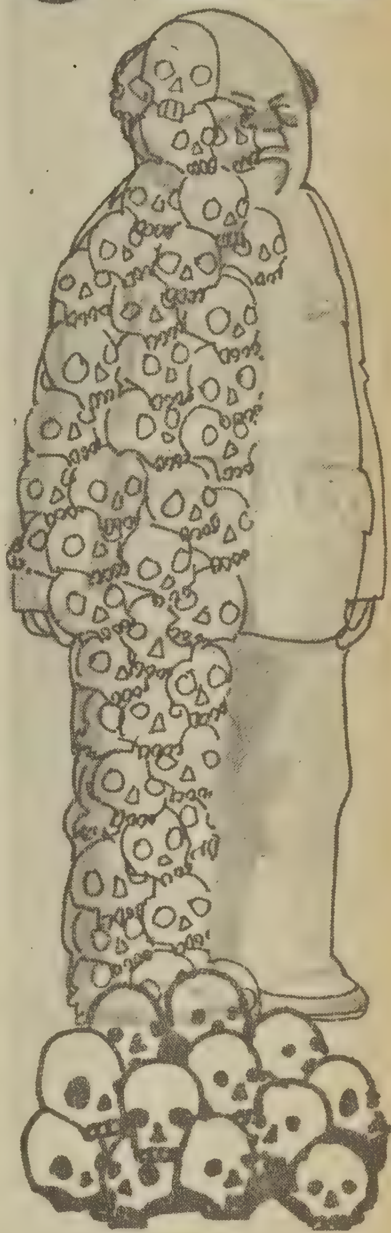
其實，所有的科學方法，都是由人實驗出來的。只要你去努力實驗，總會成功。一次，陶弘景就說有人找到了一塊硝石，用柴火來燒它時，結果會發出紫青純的火燄。這件事在別人聽了，根本就不會去注意它；究竟硝石的火燄跟自己又有什麼關係？但是，陶弘景却非常地關心這件事。他暗想：爲什麼我所用的硝石，以火焚燒時，却從來不會發出紫青色的火燄呢？爲着這個問題求答案，陶弘景便不辭辛勞，一天到晚都在深山裏，到處找尋那種白色而像食鹽般的東西，不論它是硝石抑或朴硝，兼收並儲搜集了一大堆，帶回來加以試驗。

陶弘景將那一大堆不能確定是硝石還是朴硝的物驗，分別使用柴火來燒過，結果有的果然發出了紫青色的火燄，有的則依然爲紅色。於是陶弘景作出個一個結論：眞正的硝石，用火燒了會發出紫青色的火燄，否則，那只是朴硝，而並非眞正的硝石，自此，陶弘景便成爲世界上，首先找出了鑒別硝石方法的創始人。這種方法是很科學的，實際上，這方法跟今天化學家們鑒別硝酸鉀的方法完全相符合。

當然，陶弘景在化學上的貢獻，還不止這一項；然而，在陶弘景一生的許多貢獻中，却以化學這一項要算是最偉大，最重要的。因爲，硝石成了化學工業中極其重要的原料；例如製造火藥時就絕對不可缺少硝石。而我國之所以最先發明火藥，也顯然與陶弘景的貢獻有着密切關係。儘管陶弘景花了幾十年的工夫，在從事燒煉仙丹的願望始終沒有實現，而且事實上也不可能實現。然而，他的心血並沒有白費，畢竟活到八十五歲的高齡，直到梁武帝大同二年（五三六）才告病逝。雖然這絕不是他因爲服了什麼仙丹而使他長壽，却是他經常利用採藥的機會，不斷地長期鍛鍊之身體所致吧。

瘟君夢

岳騫



高崗指指周恩來說道：「總理同志，請你答覆一個問題，抗美援朝是誰發動的。」

周恩來眨眨眼說道：「這種大事，自不是你同我所能發動，何必問我。」

高崗冷笑道：「總理同志，我當然無力發動抗美援朝，我也決不會作這種事，除非我是國民黨特務，才會想出這種妙棋。」

周恩來笑道：「高崗同志，你又沒有喝酒，怎麽說醉話，國民黨特務有什麽本領能發動抗美援朝，這種大事要經史大林大元帥批准的。」

高崗說道：「這點我當然明白，這就是國民黨特務可怕處，他能說動毛主席自願參加抗美援朝，，又能請求史大林大元帥批准。」

周恩來不敢接腔，明知道若追問高崗說的誰？高崗會毫不留情指出。

劉少奇却聽出了興趣，故意追問道：「高崗同志，照你的說法，抗美援朝是一個錯誤了。」

高崗傲然答道：「當然是個錯誤，這是我們上了國民黨特務的當，如果眞的有此需要，史大林大元帥自然會下命令，用不着我們去請求的。」

劉少奇又追問道：「照你的說法，就讓美帝國主義打入我們東北了。」

高崗看看劉少奇，向全場一指，說道：「當着全體中委，候補中委在此，少奇同志，你以爲美帝當時眞的有意攻入東北嗎？」

劉少奇一時也接不上腔。

高崗說道：「人所共知，朝鮮戰爭一開始，美帝四處拉攏一些僕從國出兵，但國民黨自願提供三萬三千兵力去朝鮮作戰，被美國當局一口拒絕，杜魯門又下令美機不得越過鴨綠江，爲什麽？就是怕牽入中國內戰。」

劉少奇說道：「這些事大家都知道，但我們也不能坐視北朝鮮滅亡。」

高崗說道：「這個話就很難說，以北朝鮮比台灣，在我們立場看，那一個重要。」

劉少奇登時啞口無言。

周恩來眼看越說越明顯，很快就扯到自己頭上，連忙插咀說道：「高崗同志，抗美援朝與解放台灣是一件事，朝鮮戰爭一發生，杜魯門就下令派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阻止我軍解放台灣。」

高崗點頭道：「不錯，總理說的對，但是，如果我們不抗美援朝，朝鮮戰爭結束後，美軍還封鎖台灣海峽？」

周恩來笑道：「我不是杜魯門，我不知道杜魯門的事。」

高崗說道：「我不是你，但我確實知道你的事，總理同志，你這步棋太高了。」

周恩來又啞住了，不敢開口。

鄧穎超忍不住了，拍案說道：「高麻子，你把話說明白，不要再打啞謎，老娘要悶死了。」

高崗說道：「鄧大姐，你別着急，我當然要說明白，不過你要問問你的愛人受不受得了。」

周恩來一張白臉紅一塊，白一塊，吞吞吐吐說道：「我沒有什麽受不了。」

高崗說道：「在整個大陸解放後，當然要進一步解放台灣，完成統一，這種趨勢可以說誰也阻攔不了。但是，潛伏在我黨內的國民黨特務就要想辦法破壞，恰好此時朝鮮戰爭爆發，美軍介入，金日成當然支持不住。國民黨特務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一手搞出一個抗美援朝的把戲，現在好了，我們同北朝鮮結成統一戰綫，美國與國民黨也形成軍事同盟，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一橫，解放台灣變成了夢話，國民黨現在安心作生聚教訓，將來怎麽樣，大家心裏有數，總之，和平競賽我們賽不過國民黨，稍有常識皆知道。各位同志想想，我們被國民黨特務害得多慘。」

這段話說得全場動容，所有眼睛都看周恩來，周恩來已經定下心神，洋洋如平日，好似高崗說的完全與他無關。

劉少奇說道：「高崗同志，你要說的也說不完了，我們現在要了解你對於自己罪行承不承認。」

高崗昂頭說道：「我不知道什麽罪行，如果說與你有意見就算罪行，我可以承認。要說反黨，我沒有，反毛主席也沒有，如果我反毛主席，毛主席自己爲什麽不主持這次會議，要你出頭。」

劉少奇說道：「你自己說毛主席帶的一羣人都是叫化子，不是你收容就餓死，這便是大大的錯誤。」

高崗冷笑一聲，指指鼻子說道：「我犯錯誤。」

劉少奇說道：「怎樣？你不能犯錯誤。」

高崗說道：「人當然會犯錯誤，不過，你們最好不要說我犯錯誤。」

劉少奇問道：「爲什麼？」

高崗冷笑道：「你們都聽毛主席說道，他沒有我正確，他時要向我學習。這兩句話毛主席說過不止十遍，今天在場的人起碼有一半人都聽到，如果我犯了錯誤，毛主席的錯誤不是更大。」

劉少奇眞料不到他同周恩來竟然末鬥倒一個高崗，一時反而沒有了主意。

周恩來雖然坐在台上，此時也不敢出頭，恐怕高崗再對自己開砲。

高崗眼看劉少奇與周恩來都一籌莫展，得意洋洋說道：「既然抓不到我的辮子，我就少陪了。不過，我還要聲明一點，今天這個會議無論議決什麼事，本人概不承認，因爲這場會議是非法的。」說過眞的站起身走了。

劉少奇恨得咬牙切齒，說道：「高崗同志雖然退席，但是，我們的會還要照開。」

周恩來連忙向劉少奇打個眼色，鄧小平也過去同劉少奇咬下耳朵。

劉少奇點點頭說道：「我們將其他議案討論通過，高崗同志一案，暫時放下再說。」

此時會場已無人反對，所有議案均順利通過，會後發表了公報，公報發表後，毛澤東從湖南回來了。

毛澤東回到北平，即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詢問四中全會經過。

劉少奇將高崗發言擇要說了一遍，尤其是有關「抗美援朝」的後果，一字不遺說出。周恩來坐在旁邊，一顆心正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毛澤東微笑道：「這些事我何嘗不知道，還用得高崗說。」

劉少奇問道：「主席既然知道，爲甚麼又會發動抗美援朝。」

毛澤東說道：「兩害相權取其輕，國民黨要生聚教訓，反攻不是馬上的事。高崗如果久踞東北，發動政變，到北京可是朝發直至。」

劉少奇說道：「他怎麼敢發動政變？」

毛澤東說道：「他背後有靠山，甚麼事不敢作。」

劉奇少奇默言不語。

毛澤東說道：「抗美援朝付出的代價雖大，但却有一個巨大收獲，就是把高崗調來北京，無論他怎樣張牙舞爪，到底是沙灘上的龍，失了水就是漁蝦都可以欺負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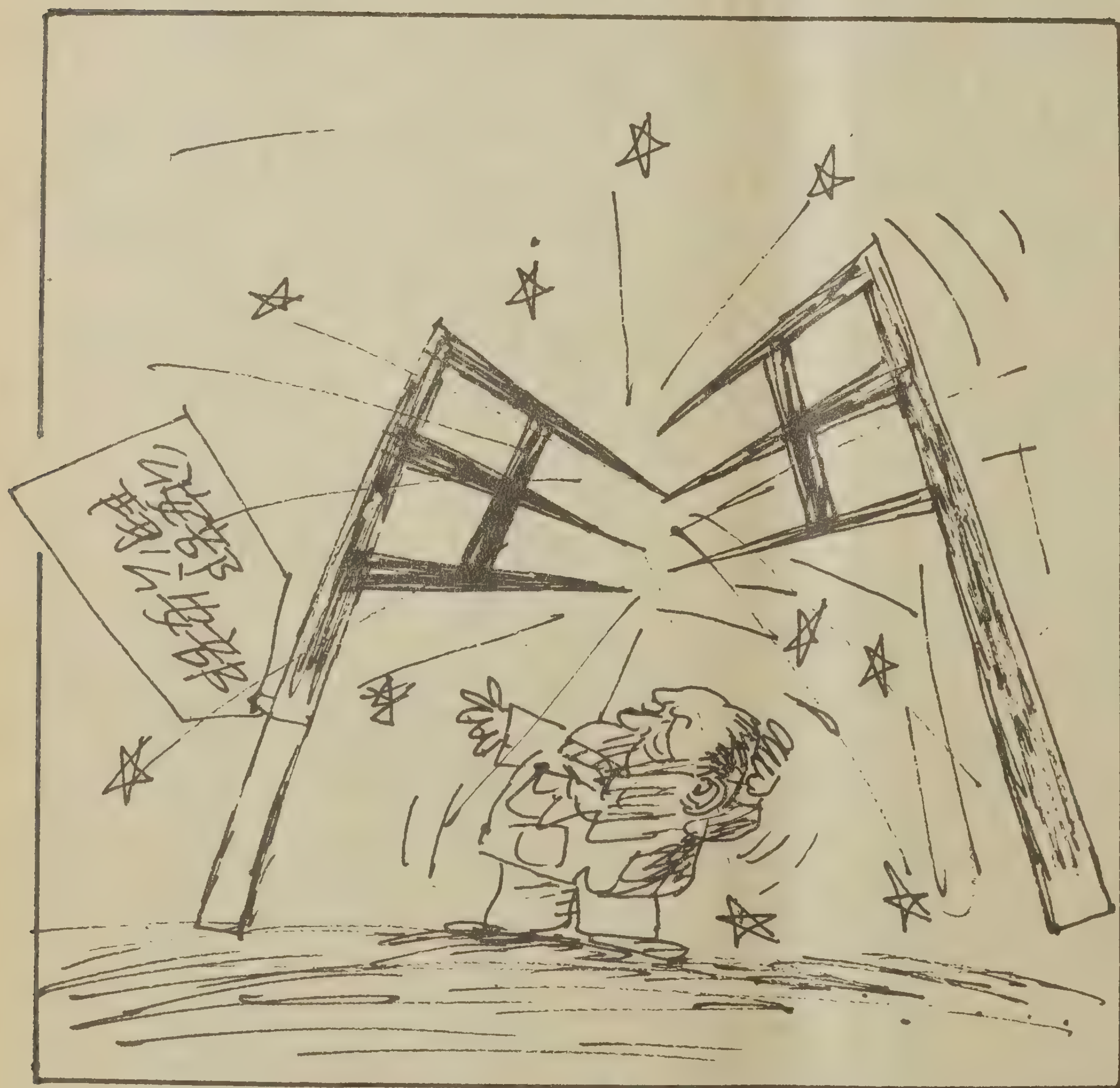
劉少奇問道：「現在怎樣處置高崗呢？」

毛澤東笑道：「很容易，不必再開會，就把他的罪行向外宣佈，就算他不承認也沒有辦法，總不能登報更正吧！」說過格格大笑。

周恩來，鄧小平都跟着笑。

劉少奇縐眉道：「這樣作恐怕還是有點不太妥當。」

毛澤東問道：「爲什麼？」



時刻将到　（嚴以敬作）

新三國

其實，姜維投奔諸葛亮，由於天水郡太守馬遵不讓他回去。他見到諸葛亮，表露了他「心存漢室」。這是忠心於漢。忠心於漢，當然要比忠心於篡漢的魏好多了。不能遵母親之意而回鄉，那是忠孝不能兩全，值得原諒。帶蜀兵打魏軍，是打奸臣，不是打家鄉或舊邦，不應稱爲不義，國亡不死，一則是奉了後主之命，二則是「留此身以有待。」不應稱爲不節。孫盛的批評，完全錯誤。

況且，如郤正所說，姜維一生清廉、好學，不僅功業彪炳，私生活也確不愧爲「一時之儀表」，他死得太可惜了，太可悲了。

（卅八）分久必合

蜀漢在炎興元年（西元二六三）結束；魏國在咸熙二年（西元六五）被篡於司馬炎。

司馬炎是司馬昭的兒子，於司馬昭死時，繼承了晉王與魏國的相國之位，那時候，是咸熙二年八月辛卯日。

三個多月以後，魏朝的最後一個少帝曹奐，便叫人把皇帝的璽綬，雙手捧送給司馬炎。

司馬炎在十二月丙寅日，集合幾萬名臣僚與四夷君長，在洛陽的南門外，郊祀上帝，宣告就皇帝位，改國號爲晉，改年號爲「泰始」。於是，大魏咸熙二年十二月，改稱爲大晉泰始元年十二月。

魏朝也結束了，曹操的一生辛苦與曹丕的一時得意，都幻滅爲春夢一場。

吳國亡得最後，要再過十五年，才輪到它。到了孫皓的天紀四年（西元二八〇）三月壬申日，才被司馬炎派來的大軍所征服。

孫皓是孫權的孫子，廢太子孫和的兒子。吳國在孫權與孫皓之間，有過兩個其他的皇帝：孫亮與孫休。

孫權的第一個太子，是長子孫登，孫登不幸早死，孫權的第二個太子，是第三個兒子孫和。孫和因姐姐大虎向孫權進讒而被廢。最後，孫權死時，小兒子孫亮得到皇帝之位。

孫亮當了差不多七年的皇帝，爲權臣孫綝所廢。廢了兩年以後，自殺；自殺之時，還不過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

繼孫亮而爲皇帝的，是孫權的第六個兒子，孫休。孫休在位六年多而死。

他的丞相濮陽興與左將軍張布受了他的臨終之時的「顧命」，却並不扶立他的兒子孫𩅦，改立了一位「長君」，年方二十三歲的孫皓。

孫皓即位不到三個足月，便殺了濮陽興與張布。原因是，他聽說這兩人見他性情粗暴，好酒好色，頗有後悔立了他的意思。

孫皓在位十六年，除了把交州重新奪回以外，別無其他作爲。（交州是他即位以前的一年，被司馬昭的人奪去的。）

他下令所有的大臣，必須把女兒送進宮來，任他挑選。選剩下來的，才許領回去嫁人。

傳說他的後宮女子，有五千名之多。事實也許與這個數目字稍有出入，然而他是一個昏君，而不是一個賢君，已經是千古的定論。

不僅是一個昏君，而且是一個暴君。他喜歡剜掉「犯人」的眼睛；也喜歡用鋸子鋸掉「犯人」的頭。有一位官居太守的奚熙，犯了「非論國政」之罪，被他殺掉三族。

像他這樣的一個既昏且暴的亡國之君，竟然能在蜀漢已亡以後苟延殘喘了十六年，令我們又歎一聲「天道難知」。

英美人也有一句俗語：「上帝有祂的奇特作風。」（God has His strange ways）。

我們倘若多懂一點上帝的奇特作風，便多瞭解一點歷史哲學。例如，爲什麼中國的歷史上，常常來了「合久必分」與「分久必合」的那一套呢？

請原諒，我必須先交代一下，孫皓在西元二八〇年是怎樣丟掉了他的江山的。很簡單，司馬炎於休養生息了十幾年以後，調遣大軍，分兵六路，對孫皓的東吳下手。

這六路的司令與目的地，是：

一、司馬伷，涂中（當塗）。
二、王渾，牛渚（采石磯）。
三、王戎，武昌。
四、胡奮，夏口（漢口）。
五、杜預，江陵。
六、王濬，西陵及其以東。

在這六人之中，杜預的地位最高：他是「鎭南大將軍」，其餘的五人都只是「將軍」而已。我們今天的人，僅僅曉得杜預是一位春秋左傳的註解家，不會注意到他曾是顯赫一時的「鎭南大將軍」。

杜預一向坐鎭在襄陽。他在太康元年（西元二八〇）正月間出動，在二月甲戌日打下江陵。

東吳在荆州南部幾郡（湖南）、交州與新設的廣州的大小

演義

梁東方

官吏，都紛紛派人送了印綬來，向杜預投降。

王渾王濬之爭

這時候，王濬也已經帶了他的部隊，乘船由益州沿着長江順流而下，燒斷了東吳水軍用來「鎖江」的幾千尺長的鐵索，佔領西陵峽與荊門、夷道兩個城。

司馬炎叫杜預鎮撫零陵、桂陽、衡陽；叫王濬繼續東下，與王戎、胡奮共同進攻武昌和夏口。

王戎嫩得自己廢事，只派了兩個參軍帶一些兵去。胡奮相當賣力。於是王濬與胡奮二人很快就拿下了武昌、夏口。

王濬在三月間又「順流而下」，到了建業的城下。中途，他收降了孫皓的游擊將軍張象，與張象所率領的一萬水兵。

孫皓曾經讓丞相張悌，帶了建業城內的精兵三萬人，在三月初旬渡過長江，抵擋那來攻牛渚的王渾。張悌忠義有餘。而軍事學識不足，一戰而敗，本人陣亡，部隊被殺了七千八百多名。剩下來的殘部，都喪失了戰鬥能力。

司馬炎的叔叔，晉朝的琅琊王司馬伷，也率領他的部隊到達了涂中（當塗）。

孫皓生活在王渾與司馬伷四個眼睛的監視之下，已經夠害怕的了。忽然，聽說又有「兵甲滿江，旌旗燭天」的王濬，即將來到建業城外的長江江面，孫皓不再考慮，立刻叫人寫降表，寫三份，分送給司馬伷、王渾、王濬。

這三人都很欣賞孫皓送來的這張降表。

王濬的船，行列有一百華里長；王濬的兵，共有八萬之多。這些兵敲著鼓、喊著、唱著，果然來到了石頭城（建業）的城下，他們抬頭看到，城墻上樹滿了降幡。

唐朝的劉禹錫，有一天航行到今天湖北省大冶縣之東的西塞山，想起了這是當年王濬帶了「樓船」所經過的地方，不免詩興大發，吟了一首「懷古」。

王濬樓船下益州，
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
山形依舊枕寒流。
從今四海爲家日，
故壘蕭蕭蘆荻秋。

以前，孫堅、孫策何等英雄。孫權也不愧是一時豪傑。而今，這窩囊的孫皓丟盡了曾祖、伯祖，與祖父的臉。他綑了自己，帶了棺材，走到王濬的軍門，去聽憑處分。

王濬也像以前鄧艾對待劉後主那樣，解了孫皓的綁，燒了孫皓帶來的棺材，請孫皓進來相見。然後，點收了東吳的領土地圖與戶口冊籍。地圖上列有四個州（揚州、荊州、廣州、交州）。戶口冊籍上列有五十二萬三千戶人家。

駐紮在涂口的王渾，大吃其醋，認爲王濬無權受降。他王渾自己是「安東將軍」，而王濬不過是一個不三不四的「龍驤將軍」。王渾又認爲，既然司馬炎曾經命令他攻涂口，可見這攻進建業的事是司馬炎準備交給他的任務，王濬分明在「越俎代庖」，而且，眞正打了一次硬仗，擊潰張悌的，是他不是王濬。他尤其生氣的，是：在王濬經過（江寧峽之東的）「三山」之時，他派人請王濬到自己的軍營裏「談談」，那王濬却藉口「風大，船停不住」，竟敢不來。（王濬也知道，倘若去王渾的營裏，王渾一定要「節制」他，命令他暫時不要進展到建業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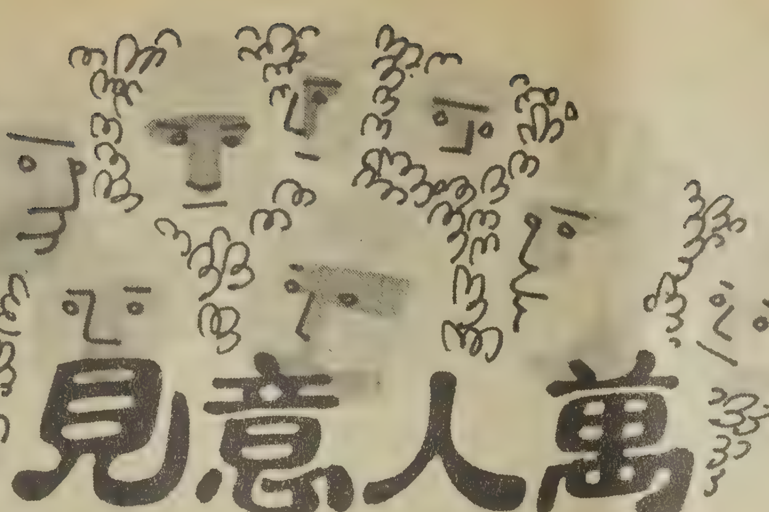
王濬趕緊把孫皓押送給王渾，把首功讓給王渾。王渾却仍然向司馬炎告了王濬一狀，說王濬不受他的「節度」。

司馬炎，把王渾的狀子，交給主管的臣子們審議。這些臣子竟然站在王渾的立場，建議用囚車把王濬押解來京，從嚴懲罰；像以前鄧艾那樣。（爲什麼這些臣子們對王渾「一面倒」呢？因爲王渾的兒子王濟，娶了司馬炎的女兒常山公主，王渾與司馬炎是「親家」。）

司馬炎在這一件事的處理上，不愧爲開國之君，比他的爸爸司馬昭還畧高一籌。司馬炎不准把王濬用囚車押解來京，只是下了詔書，申斥王濬一番，不該違抗了王渾的節度。（王濬上表申辯，說自己在三月十五日中午已經到達秣陵關，到了黃昏之時才接到王渾要他接受「節度」的命令。在命令中，王渾叫他回軍西向，圍石頭城。這時候，孫皓已經來降，實在沒有再去圍石頭城的必要。）

那位天子親家王渾，也眞是夠無聊的。他又告王濬「得吳寶物」，王濬又不得不申辯，說：先走上孫皓的御船的，是王渾，不是他王濬；先進孫皓的皇宮的，不是他王濬，而是晉朝的揚州刺史周浚。

到了王濬到京覲見之時，王渾在京城的黨羽，又告他擅自燒了孫皓的船一百三十五艘，奏請司馬炎把王濬「付廷尉禁推」（抓到大牢裏，嚴刑拷打，看他招也不招。這是我們中國人白玉一般的文化之中，挺難看的一點微瑕。）



國大六次會議發表宣言
強調發揮民族意志解救大陸同胞
徹底摧毀中共政權重建統一中國

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民大會第六次會議發表宣言，向全世界嚴正申告：當前絕無所謂「台灣問題」，現實存在的是中國大陸問題；所謂「台灣獨立」的陰謀，是中共一貫使用的統戰策畧。大會確認，只有摧毀中共鐵幕，使中國大陸八億人民脫離奴役，方能重建統一自由的中國，確保和平繁榮的人類福祉。

大會並鄭重向全世界聲明：中華民國領土，非經國民大會決議不得變更；南沙羣島等地，爲中華民國固有領土，中華民國絕不放棄。

宣言指出：本次會議，爲總統蔣公逝世後首次歷史性集會，追懷偉烈，深體大會所負的時代使命倍加艱鉅；鑒於我國民主憲政基礎的穩固，我反共大業在世變中共動亂中的有利開展，以及大陸八億同胞在中共暴力統治下引領待救心情的殷切；咸認爲強化民主憲政功能，團結全民反共意志，蘊積國家總體戰力，加速反攻大陸行動，解救大陸同胞，乃是我國在此一關鍵時期的最高任務；國民大會誓秉一貫精誠，充滿信心與決心，支持政府，促其實現。

宣言並說：大會基於全國同胞的公意，選舉蔣經國先生爲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謝東閔先生爲副總統，付之以承先啓後、中興復國的大責重任。大會確信，蔣先生睿智英明，學驗豐博；以其謀國之忠，任事之勇，反共意志之堅定，國際聲望之卓越，與對國家建設創造的重大成就，必能領導全國軍民，突破各種艱困，早日完成總統蔣公反共復國的遺志，爲中華民國再開新局。謝先生也必能發揮堅定不撓的反共鬥志與熱愛國家的民族情操，盡忠竭智，報效國家。

宣言中說：大會檢討國是，緬懷總統蔣公「維護憲法的有力行動，莫過於光復大陸；光陸大陸的武器，莫過於尊重憲法」的名言。確認政府本憲政體制，「以堅忍剛毅面對一切現實挑戰，以愼謀能斷來實現國家目標，以滿懷希望來爭取最後勝利」，實爲當前反共復國國策的大政方針；但國策的貫徹推行，尤須激發全民族力量的大結合；動員要海內海外並重，戡亂要敵前敵後並重，建設要心理物質並重；必如此，乃能粉碎中共的統戰陰謀，鼓舞大陸的反共力量，發揮我們的民族意志，徹底摧毀中共的暴政。

宣言最後強調：大會提出建議，表達了全國國民對於貫徹三民主義民主憲政更殷切的期望：大會認爲在當前國家情勢有利開展下，國力必使更加富強，人權必使更加伸張，社會必使更趨安定，均富理想必使實現，教育機會必使平等，精神生活心使充實。這些誠摯的意見，都是針對國家反共大業的需要，具有促進民主黨政與動員戡亂合理運行的功能。

其目的在於將我國倫理、民主、科學的三民主義社會來與中共奴役、極權、貧窮的暴虐統治作強烈的對比，貫徹總統蔣公付託於我全國國民的「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四項歷史使命。

鄧小平抓緊軍權
華國鋒虛有其位

編輯先生：

在海外看中共內部權力安排，常有霧裏看花的感覺，但是這並非表示，中共的權力結構，微妙複雜到外人無法理解的地步，某些脈胳浮現，仍然甚爲明晰。

從中共「五屆人代會」選出十三個副總理的名單，可以看出，中共國務院的實權仍然在「復辟派」手中。除了陳錫聯、紀登奎、陳永貴等三人外，其餘十人都屬於復辟派，尤其五名新任的「副總理」，更是鄧派的支持者，特別值得注意。

這五名新人之中，徐向前兼任「國防部長」，是鄧小平在二野時代的老同事，關係密切。他的出任「副總理」，也反映了鄧小平緊抓軍權的野心。

其餘四位新人，全部與四個現代化有關。耿飈原爲「對外聯絡部部長」，主管中共外交活動。方毅現爲「國務院科技委員會主任」，又是「科學院」的頭頭，主管科技工作。康世恩原任「石油化工部長」。陳慕華是「對外經濟聯絡部長」，今後將負責吸收西方技術設備。

中共高喊農業、工業、科技和國防四個現代化，在這次新的權力安排中，都可找到了「人頭」。

但是最引人注目的還是鄧小平的地位問題。觀察家不論中外，均一致認定鄧小平的實權早已超過華國鋒。他的實力與聲望，使他無形中變成中共政權的重心和靈魂。

他讓華國鋒仍任頭頭，自己屈居副座可能想集中精力控制軍權，搞國防現代化。

他本人現任「總參謀長」，老同事徐向前當「國防部長」，他的親信韋國清是「總政戰部主任」，這種搭配，使他能放手去整頓「小米加步槍」的軍隊。

鄧小平全面抓緊軍權之後，華國鋒更變成有名無實的「虛君」，這在「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共，乃是必然的結論。

讀者　門外客

中共專制超過蘇聯　人民被迫保持沉默

著名的漢學家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梅谷博士說，經過他親眼看了以後，他發現過去卅年，在中共的統治之下，中國大陸上一般人的生活，並沒有改善，而且幾乎沒有進步。

梅谷教授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曾中經在國大陸住過五年，任教於杭州一所大學，他在去年十月重返中國大陸訪問了四個禮拜。他說，他感到吃驚的是，在改善一般人的生活及教育方面，中共並無所成，而三十年來，中國一般人的笑容也沒有了。

這位以研究太平天國成名的美國漢學家，去年和他夫人重返中國大陸，是他一位在美國駐北平聯絡處服務的學生邀請他去的。他曾經訪問了北平、杭州、洛陽、桂林和廣州等地。十四日中午他在華府「中國問題圓桌會談」的午餐會上發表演說，講述他訪問觀感。

梅谷教授說，他這次在中國大陸上旅行，沒有坐飛機，完全搭火車，因此更可以看到和接觸到一般的中國人。他形容現在中國大陸上的中國人，除了兩件事情之外，都是保持沉默的；第一件是官方宣傳，第二件是早上做運動在團體體操喊口令的時候。

這位喬治華盛頓大學中蘇研究所的教授，告訴七十多位對中國問題有興趣的聽眾說，中國大陸一般人民是受到「恐嚇、壓制和限制講話」的一羣人。

梅谷教授認爲中國人的家庭制度，雖然過去三十年來，一直在中共攻擊之下，但是仍能倖存。同時他認爲中共之專制極權超過蘇聯。

他說，他在洛陽參觀一家工廠時，獲知過去幾年來，由於缺乏全盤計劃，原料和機械保養及維護發生問題，有百分之廿五到五十的機器一直停工。陪同他的人和工廠的幹部告訴他，主要的原因是四人帮的破壞。

梅谷教授最感到失望的是，他到杭州的時候，中共當局不准他重返卅年前他執教過的大學參觀，因此，他只能在大學的校門前照了照片。

在桂林他獲准參觀了一家師範學院，并和學校的黨主席晤面，談了些教育上的問題，知道現在一般中國大陸的學生數學成績很低落。大陸上現在恢復了考試制度，但是，這種制度使過去幾年來那批對於政治活動有興趣的學生，成了失落的一羣。

他說，一般人特別是西方人士，到中國大陸訪問了以後說，中國大陸的人怎麽怎麽說。事實上他們所說的中國大陸人怎麽說，是陪同他們的「旅行社」的人講的和幹部講的，而不是一般人講的。

梅谷教授特別出指，他在洛陽參觀時，曾經看到中共不久以前發現的夏朝的一些遺物，對於研究中國早年歷史，當然有很大的帮助。過去西方

的學者認爲，中國的夏朝，只是一種理論，並沒有實物來證明，而在洛陽發現了這一些夏朝的古物以後，證明是有夏朝的存在。不過，很可惜的是，中國所發現的這些古物，不准他照相。

中共沒有周恩來路綫
老周忠實執行毛路綫

（施克敏）

可能有人會問，既然周恩來沒有自己的「路綫」，爲什麼到了「文革」的後期毛澤東却企圖將他打倒。這問題不難解答，中共內鬥盡爲個人恩怨，斷無路綫是非。「路綫」只是無中生有的藉口。關於毛澤東與周恩來的個人恩怨，只要對一九三五年以前中共歷史稍有認識的人，都應畧知一二。即使在「遵義會議」之後，儘管周對毛俯首貼耳，唯命是從，但在毛而言，始終對他存有妒恨與戒心。特別到了晚年，爲了個人的身後問題，毛澤東處處表現出對周的疑慮，有若不誅除周恩來死不瞑目之慨。

現時中共揭批四人帮，指他們把周恩來「看作是他們篡黨奪權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此說反映了一半眞眞。全部事實應該是：毛澤東把周恩來看作是他安排江青等四人「接班」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必欲在死前先去周而後快，毛澤東在死亡之前幾年親自發動的「批林批孔」、「認眞讀書，識別騙子」、「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反資產階級法權）、「評論水滸」、「教育領域的大辯論」等運動，都是以針對周恩來爲主。

不過，以周恩來本人而論，在毛死前的四十年內，基本上做到了「緊跟」毛澤東。關於這點，連目下捧周最熱心的中共翻案派也不得不承認。前些天中共「統戰部」發表紀念周恩來「八十誕辰」的文章，便喻之爲「實踐和捍衛毛主席統一戰綫思想的光輝典範」。文中列舉了一九四九年共帮開山之後，周恩來忠實執行毛路綫的一連串例證。據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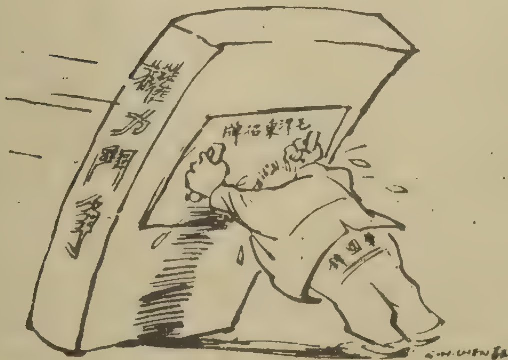
「革命戰爭年代裏，周總理傾注全力協加毛主席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革命勝利後，周總理根據毛主席的戰畧方針，強調指出…。」

「毛主席制定了在統一戰綫中又團結又鬥爭的基本方針……。周總理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在統一戰綫工作中緊緊抓住階級鬥爭這個綱，出色地貫徹執行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

「儘管有劉少奇、林彪，特別是「四人帮」的干擾和破壞，但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在統一戰綫工作中始終居於主導地位。周總理忠實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同劉少奇、林彪，特別是「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進行了堅決的不調和的鬥爭，堅定地捍衛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綫。……。」

自然，中共「統戰部」文章在刻意往周恩來臉上貼金的同時，對他「忠於毛路綫」的事迹的引述，不無誇大或不盡不實之處。但用於說明沒有「周恩來路綫」這回事，則未始不是很好的證據。

（豚輝）



招架不住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堯天舜日頌 調寄聲聲慢

封淑英

蔣經國院長　謝東閔先生昨已分別當選為我中華民國第六任正副總統，四海歸心，深慶得人，行見新猷大展，從此國泰民安，永享昇平，在地若天不遠，謹以小詞一闋，奉申賀意。

陵陵谷谷，沼沼湖湖，青青翠翠綠綠。野野原原，果果麥麥粟粟。獅獅虎虎豹豹，雙雙雙馴馴服服。[illegible]，樂樂樂，鳥鳥人人畜畜。米米魚魚肉肉，滿滿滿，家家戶戶屋屋。自自由由，種種織織牧牧。天天日日旦旦，點點點火火燭燭。飽飽飽，暖暖暖[illegible]。

馬

劉[illegible]麗

[illegible]春風又午三。行空[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夜何[illegible]。伏櫪常嘶增[illegible]。運[illegible]。干戈千古悲鋒鏑。贏得燕臺好價錢。

又

廖石梁

[illegible]名[illegible]。千里[illegible]與[illegible]。[illegible]八[illegible]。疾風[illegible]過四[illegible]。近門[illegible]。生[illegible]仍當[illegible]。莫道年年空伏櫪。丹心一點片雲孤。

杏天花

何[illegible]公

雲水千重迷曉雨。含曉月，朝烟紅樹。[illegible]。[illegible]。滿[illegible]。[illegible]客。斷魂深處。[illegible]故[illegible]字。

前調

[illegible]雯

倚闌愁看春歸去。無計挽，行旌小住。[illegible]問春今欲之何處。[illegible]不回頭一顧。當此際，魂銷客路。心有恨，向誰傾訴。杜鵑悲泣驚無語。滿地落花飛絮。

烟雨郊遊

黎心齋

久旱想淋漓。游心薄郊鄉。携壺姜白石。潑墨米襄陽。野老親簑笠。春山悟晦藏。何當謝塵鞅。晨夕換微茫。

前題 舊作

陳荊鴻

却貪烟雨好。結伴作郊遊。水繞門前路。涼疑海上秋。[illegible]堤[illegible]樹。細草出墻頭。頗解蒼蒼意。催詩未肯休。

前題

蘇樹聲

乍[illegible]氣候。[illegible]一重重。好鳥鳴[illegible]樹。遙山露半峯。烟迷春[illegible]。雨養野花濃。欲更[illegible]去。[illegible]。

前題

李[illegible]

[illegible]春色[illegible]。[illegible]行。[illegible]。更[illegible]。[illegible]林[illegible]。[illegible]聲。竟日隨心賞。濛濛烟水生。

前題

梁軾昭

四[illegible]空濛。[illegible]中。遙山迷[illegible]。近[illegible]紅。[illegible]。[illegible]風。[illegible]。

前題

高[illegible]

野[illegible]。山花[illegible]紅。[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烟雨中。

前題

陳[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

崔[illegible]

青[illegible]九[illegible]白[illegible]。[illegible]。輸與漁樵簑笠者。且從郵店醉題詩。

烟雨郊遊

卓淡影

避囂扶杖出郵前。一片空濛雨帶烟。行過小橋逢酒肆。十千買醉不論錢。

前題

梁朗秋

尋幽那管路崎嶇。野寺迷茫認大通。在畫猶昏衣半濕。橋邊一樹木棉紅。

前題

賴定中

日暖郊[illegible]東。平疇入[illegible]迷濛。羊城景物曾相憶。烟雨何當賞大通。

前題

麥善慶

綠陰[illegible]任[illegible]行。半日郊遊興未央。擧目[illegible]人欲醉。一江烟雨掩斜陽。

前題

歐一鳴

沐春烟雨別添情。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郊行。

前題

劉允中

烟[illegible]東西。[illegible]迷路未迷。石磴殘棋痕宛在。何當亭[illegible]故巢栖。

烟雨郊遊

張[illegible]

是烟是[illegible]分[illegible]。陌上[illegible]青。橋畔酒樓人喜進。江邨一醉過清明。

前題

潘文碩

飛花萬點向溪流。烟雨迷濛鳥亦休。[illegible]詩人[illegible]。[illegible]作郊遊。

前題

曾[illegible]儀

烟[illegible]。何[illegible]入雲。想是春遊好伴侶。芳郊一曲醉紅裙。

前題

黃[illegible]

尋春何必[illegible]。車馬紛紛[illegible]郭西。雨[illegible]。烟[illegible]竹[illegible]山[illegible]。拂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萬人雜誌（第五四五期）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46

天安門抗暴事件兩周年

火燒天安門塵埃未落地

布里茲尼夫束行與中蘇共關係

大陸農業衰退阻礙工業發展

港府應積極參予工業發展

國寶的傳奇故事

濟南淪陷與王耀武之最後評價

彭德懷死得不明不白

「危危乎？」



嚴以敬作

賣國「華山碑」拓本與左右逢源兩頭蛇

出一入通行無阻俱屬奇事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一九七八）四月十三日出版 NO.546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叁九號三樓
電話：⑤七〇七六九〇 ⑤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⑤七九五八七六 ⑤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要目

每週評論

天安門抗暴事件兩週年

四月五日為民族掃墓節，即傳統的清明。據不止一家的外國通訊社發自北平的消息稱：天安門抗暴事件週年前後，在北平天安門廣場出現抨擊北平市最高負責人吳德的大字報，指責他二年前處理天安門事件時所發生了錯誤。概括言之其錯誤重點有三：一、打擊抗暴羣眾，二、誣陷鄧小平，三、包庇「八三四一」部隊出身的謝富治的女兒謝靜宜。此外，大字報還有攻擊已死老牌特務頭子康生和公安部的，這些都和華某有關係。因為，華的母親華玉早年是康生姘頭。華國鋒當過公安部長。

關於一九七六年四月初發生的天安門事件，基本上是北平老百姓利用「悼念」周恩來的機會進行的一次反共抗暴行動。如果說那是單純的北平羣眾「自發」的悼周活動，並利用機會反對四人帮特別是江青；那麼，時至今日這個問題早解決了。因為，該抗暴事件發生後，江青一伙藉口是「反革命事件」，把責任推到了鄧小平身上，進而迫使鄧及其部份親信二度失勢；老毛已經倒斃，江青一伙被捕也已一年有半，以鄧小平為首的黑帮份子不僅絕對多數復出，且重掌了大權。加上，北平統治小集團不斷高唱「實事求是」等濫調之際，為甚麼天安門事件的眞象到現在不能正式公開做出結論？可見其內幕除了「反革命」問題外，還牽涉到派系鬥爭等複雜問題，再說，這件事越拖越對矮子鄧小平不利，好像他二度復出是靠華國鋒和葉劍英等人開脫，通過「走後門」才爬出牛欄的。但無論華或鄧，都不會做對「反革命」稍為有利的事，天安門事件只得放着不處理，原因在此。

今年第二期「紅旗」發表一篇「北京大學理論組」批判「梁效」的文章，其中說：梁效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二日在文章中「第一次把最大的走資派這頂大帽子加到了鄧副主席的頭上。這是四人帮打擊誣陷鄧副主席的一次重大升級」。文章又說：「最惡毒的是，四人帮歪曲一九七六年四月初廣大羣眾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的活動的性質，寫假報導，搞黑材料，誣衊鄧副主席是甚麼黑手、總後台，從而把這股反革命黑淚推向最高峯，並趁機大揪『走資派』，對廣大革命羣眾進行殘酷鎮壓」。這是老毛斃命，江青一伙被「叛徒」華國鋒、汪東興等人逮捕後，中共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報刊上公開評論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但這不是「中共中央」的文件，對鄧小平來說他的復出和把持那部份權力，仍是「非法」的。因為，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北平會以「中共中央」名義作出兩項「決議」，一項提升華國鋒，一項是「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如果是經過「中共中央」公開「決議」放鄧復出，那才能算是「合法」。

所以出現這些情況，估計主要是因派系間的討價還價無法取得妥協，所以，只有把所謂天安門事件的「定性」問題暫時擱在那裏。這個問題的關鍵可能是在於鄧小平給華葉和中共中央的信中除承認自己錯誤外，並答應了甚麼條件，如對與天安門事件有直接關係，並長期受大字報攻擊的吳德、陳錫聯等人的責任有所「諒解」等等，總之，以矮鄧的心狠手毒缺乏器量等性格言，對於天安門事件沒有給他「平反」，他如何能受得了？但目前他却擺出一副極其大方而不在乎的姿態，但在另一方面，卻唆使其親信聶榮臻、韋國清和羅瑞卿等人利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連續發表充滿火藥味的進攻性的文章，這就說明以華國鋒為首的文革派殘餘份子的日子很不好過，且遲早要走上挨整的道路。

關於天安門事件難於處理，除前述錯綜複雜的派系鬥爭因素外，還有兩個問題：一是「提議」擢華踢鄧的是毛澤東，二是天安門事件是一個反共抗暴事件的問題。對於老毛，基本上他是禍國殃民殘殺他們自己「同志」的罪魁禍首，而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帮只是「四帮兇」罷了，可遲可早終歸必對毛鞭屍，這一項已不是大問題。較難於處理的是參加天安門暴動的大批羣眾，多數是為了反共抗暴洩憤復仇而參加的。

四月四日周恩來的老婆鄧穎超會見了訪問北平的南斯拉夫的記者。對於天安門事件，她說：「在這樣的一個示威中，你不能制止任何反革命份子採取行動」。她暗示，「四月五日發生的事情中，仍有部份是受到官方譴責的」。前述這段話是四月五日香港大公報根據法新社消息發表的。大公報對天安門反共抗暴事件還進一步解釋稱：「四・五事件的結果是，鄧小平被免職。代總理華國鋒被任命為總理，接替周恩來的職務」。這是事實，但完全站在鄧小平立場的大公報，却顯露出對他們的所謂「英明領袖」華國鋒一萬個瞧不起。不過就事論事華確非好東西。

國寶「華山碑」拓本與左右逢源兩頭蛇
一出一入通行無阻俱屬奇事

萬人傑

台灣「嚴禁出口」的國寶華山碑拓本，被人偷運出口，奉獻給北平，台灣當局竟無人得知，一奇也；商人胡某，左右逢源，標準的兩頭蛇，台灣將之列入黑名單中，不准入境，但他神通廣大，竟能用特殊身份入台活動，二奇也。萬人日報將這兩樁奇事揭發，使左右兩派，咸爲之震驚，萬人的內幕新聞十分威水，此是一例。

匪特入境與國寶出口

萬人日報上月三十日發表內幕消息，西嶽華山廟碑原拓本被人從台北偷運出境，奉獻給中共。這消息震驚了國共雙方。國府方面，立即派人調查：這事是否「眞實何靠」？該商人胡某，既列入「不准入境」黑名單內，可以能進入台灣活動，且神通廣大，將「國寶」偷運出境？他究竟以何種方式入境，誰人「照起」他的？

他們的調查，很容易證明是「堅嘢」而非「流嘢」。至於我們的消息來源如何，不會對外洩露的。胡某以何種方式入境，他們的調查，自比我們更方便，相信一定已查明眞相。如何處理？我們極感興趣，但相信必然秘密進行，不會公開。我們發表這消息，無非促使政府注意，不讓雙重人格的牆頭草藉巨公的掩護，繼續其滲透活動，斷絕了此人入台之路，對國家的安全，實大有帮助。

在內幕新聞發表的當天，港共頭頭光頭費看了大爲震怒，馬上把胡某召去，痛予申斥。他認爲中共好不容易才培植到胡某這樣一個可以深入台灣各階層的人物，不論在政界及商界方面，都吃得開，今後很多事情可利用他的人事關係，進行滲透、傾覆，對中共來說，是一枚有用的棋子。如今，被萬人日報這麼一揭發，他的身份完全暴露了，對台灣的滲透、統戰已失去作用，大罵他是笨蛋。

胡某被光頭費罵得漲紅了面皮，大叫：「我要告萬人日報！」「告？現在張揚得還不夠？要把底牌也揭開給人家看嗎？將來在法庭上怎麼說？人家的律師有權問口供，事實終究是事實，何況我們一向『三視』香港臭法律的！」胡某這才啞口無言。

從華山碑事件，老萬認爲國府當局有兩樁事必須痛加檢討：第一、華山碑既列爲國寶之一，並經禁運出台灣，即使是私人所有，也應有妥善管制，政府應有權隨時檢查，何以被偷運出口仍懵然不知？如不是萬人日報揭發，他們還以爲仍保存在台北，誰知已落到中共之手，這個責任，應由誰負？

第二、胡某在港與中共勾結的事實，台灣官方並非不知，且早已將他列入黑名單，這種人物，居然能不經治安機關批准，順利入境，背後撐腰的人，必是「特權」階級。一個「匪特」能透過這種特殊關係，進入「反共堡壘」，能不使人心寒？

我們不知道這「特權階級」爲誰，但不管是誰，當局也必須查究，以此爲鑑誡，防止再有同類事情發生。這位左右逢源的牆頭草，從今起總該嚴禁入境了吧？

抗議新聞局重洋輕華

下月二十日，第六屆總統副總統蔣經國、謝東閔舉行就職大典，本港愛國同胞，紛紛組團回國參加慶典。爲了人數太多，接待困難，當局增加很多新限制。以往國慶團人數限五人以上，現在要超過十五人。

這麼一來，大部分社團因人數不足，迫得自動取消；同時，一些烏合之眾的旅行社組織的團，儘可遊山玩水，到處觀光，但政府不予招待，也即是不能參與就職大典。

還有，担任領隊的人，須是担任過國慶團長的，不得由新人帶隊，因爲保安機關沒有足夠時間進行調查，如果是舊人，則是已經調查過的，省了不少工夫。

爲了有這麼多限制，要到台北參加這一盛大慶典，不是簡單的事。我們萬人協會代表團，成員是會裏的理事，有關當局給我們一個「照會」，萬人團只可由會長老萬，或理事會主席岳騫領隊，換了第三個人便不批准，可見規定的嚴格。

要自費參加而沒有門路的人，對在香港的一班外國記者，應無限羨慕。老萬聽得台灣方面消息；新聞局將邀請香港新聞界前往觀禮，但所謂新聞者，並不包括中文報紙，除幾家英文報外，還有美聯、合眾、路透記者，中文通訊社或中文報記者不與焉。

這消息初時很難令老萬置信，中華民國當局老早宣佈：總統就職，決不邀請外賓觀禮，何以新聞局却獨邀外國記者？

老萬不知此舉是否屬於媚外，只覺得新聞局實不了解香港情況。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幾是中國人，看中文報的至少也佔白分之九十以上。邀請英文報記者觀禮，除使香港一部分看英文報的假洋子看

到新聞報導外，絕大多數的中文報讀者就可置之不理嗎？

既然政府決定不招待外賓，新聞局也不必招待香港新聞界觀禮；既然新聞局丁局長一番盛意，決定邀請香港新聞界，那麼，中文、英文應一視同仁，雙方都邀請，絕不該厚此薄彼。

老萬今回必定要去的，並非貪圖新聞局的招待，節省一兩千元。寧願自掏腰包，帶領萬人協會代表團，赴台參與慶典。而且大報如林，就是新聞局邀請，也不會輪到老萬，寫本文，只是代表同業作不平之鳴。

許多同業知道這消息後，都向老萬打聽，以爲老萬有門路，老萬勸他們如要得到平等待遇，應齊向新聞局抗議，要求丁局長不可重洋輕華，才是合理。

算是一個交代

連日讀者不斷寫信或打電話來，都問：「顧毓琇的事情究竟有甚麼下文？」現在，國民大會開過了，居住海外的國代，已紛紛歸去，這事豈非不了了之？

老萬前時在「我們已盡了言責」一文中，已把我們的處境向讀者交代過，我們只是一個言論機構，代表我們海外反共愛國人士發言，有所見，就向政府當局提供，我們無權要政府採取甚麼行動。

對顧毓琇事件，我們已將他赴北平「朝聖」，以及賦詩媚毛的事，詳細報導過了；也籲請政府當局對顧毓琇採取懲辦行動。當局由始至終，不表示態度，也不採取行動，究竟原因何在，我們無法獲知。

不但此也，在我們進行「批顧」期間，更有人向我們打過招呼：你們揭發顧毓琇的事，無非要政府「知道」吧了，現在政府已經知道，你們也不必天天不斷的罵，這樣罵下去也沒有結果，只顯得你們報紙自己「失威」！但這是讀者的意見，我們欲罷不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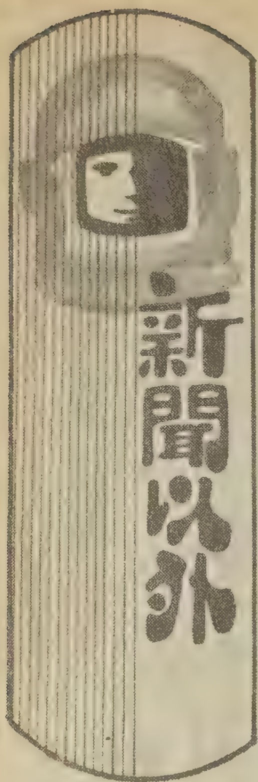
事到如今，政府對此事借了聾耳陳對耳，彷彿一點也沒聽到，沒一言一語表示，這一來，也使我們無法向讀者交代。

昨晚一位讀者在電話中一定要向老萬追問結果，老萬把實情告訴他，他認爲萬人日報應把箭頭轉向政府，因爲政府不應對此事不聞不問。老萬告訴他，萬人日報是一份反共報紙，殊不願把政府作爲攻擊目標。他們做得不對，當政者一定心知肚明，希望他們能自我反省，不要使海外愛國同胞失望。

一位從台北來的朋友告訴老萬：說我們「批顧」的事情使政府非常「尷尬」。據他說，顧毓琇這次回國參加國大開會，不是貿貿然而去的，事先，他通過某巨公向當局關說，向中華民國政府寫了「悔過書」，並由某巨公「担保」，然後才到台北的。如果不是萬人日報心水清，在一千多名報到國代名單中找出他的名字加以揭發，當可順利過關，甚麼事都不會發生。但萬人日報開炮了，本來顧毓琇佯爲不知也沒事的，偏又要接受記者「訪問」，自言有「不足爲外人道的苦衷」，這更引起愛國人士的憤怒。

老萬認爲，即使這位朋友所述是實情，顧毓琇眞的向政府寫過悔過書，政府也應予以公佈，才可向全國人民交代，否則郭連蔭與他犯同樣罪行，一個除名，一個加以維護，於理於法，何得謂平？

在讀者追究下，我們只能作出這樣的交代，讀者不服，我們也無能爲力，萬望見諒！



毋須畏懼外國人

大凡牽涉外國人的事情，國府處理時便顯得有點躊躇，不能斬釘截鐵。四名激進青年向外國商人寄發恐嚇信件，經軍事法庭審訊後，分別判刑。

以犯罪的性質來說，四名青年的罪行，絕比不上台灣長老總會總幹事高俊明領導的「新台獨」傾覆活動。但直到現在，未聞政府對高俊明及其一小撮附從者採取任何行動。

四青年事件與高俊明事件不同的地方，是高俊明背後，顯然有外國勢力支撑；四青年則比較單純。政府對長老會事件未敢大刀闊斧處理，顯然恐怕惹起外國人的不滿，及受到留美一班墮子、血外的攻擊，未敢造次。政府這種態度，使我們熱愛國家的海外僑胞極感痛心。政府對外國人太過畏懼了，這種態度如不糾正過來，中華民國勢必亡於這羣國際流氓手中。

外國人須要畏懼嗎？在我們國家的獨立、自主，以及求生存的大前提下，絕對不必畏懼。我們理直氣壯，內政不容干預，對叛國分子，依照國法懲處，何必畏首畏尾？他們的叫囂，大可不管！

國府當局持這種態度可以理解的，我們在國際間已經夠孤立了，再開罪外國人，豈不更加孤單？政府在處理牽涉到外國人的問題上，所以躊躇莫決，無可否認是受到這種心理影響。但國際流氓是得寸進尺的，你愈退讓，他們愈咄咄迫人；他們要搞我們，我們還以顏色，他們反會知難而退。

老萬不是捧中共，也不是叫國府效法他們對付外國人的野蠻方法。但很大部分外國人都很「賤格」，有被虐狂的。試看文化大革命時期，駐北平外國使節，受到中共非人待遇，把他們放在烈日下曝晒。到今天，這些外國人不是賤格地舐中共、媚中共嗎？

所以，中華民國在處理這些事情時，不必顧慮開罪外國人，在危及國本的時候，絲毫不能退讓。尤其長老總會這種事情，應快刀斬亂蔴，擒賊擒王，先把幾個搞手抓起來，由軍事法庭審判，治以應得之罪。如果是外國籍或外國人，馬上驅逐出境。這樣的處理，不但大快人心，而且可打窒國際流氓，使他們知難而退。

若猶豫不決，對他們手軟，他們會更加放肆，一旦成了氣候，要處理便困難百倍。試看內政部對長老總會「警告」了，他們還是充耳不聞，繼續召開大會，散發「宣言」如故。如果政府不當機立斷，痛下殺手，不但威信盡失，後患更將無窮！

火燒天安門塵埃未落地

岳騫

火燒天安門事件，至今已是兩年，共帮對此問題仍然未曾論定，大頭目依然在各說各話，此事將來必然是華鄧大火併時的一個重大關鍵，但在目前，顯然是華國鋒佔着上風。

據法新社北平四月四日電，中共高層領導人鄧穎超今日發表了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門事件作出新的官方評價。一直以來「天安門事件」都被官方稱爲「反革命」。

鄧穎超是中共「人大副委員長」，她今日對一南斯拉夫新聞工作者訪問代表團講述華國鋒對「天安門事件」的評價。她說，華國鋒曾在一個中共領導人的工作會議中發表他的意見。他的主要有三點：

一、經過「多次調查」之後，曾被中共報章指控要對天安門事件負責的鄧小平，現在確定他與該事件「沒有關連」。

二、「天安門事件」主要是一個追悼周恩來的「羣眾行動」。

三、在這樣一個行動中，不能避免有反革命分子從中活動。鄧穎超暗示，官方仍然譴責當年四月五日所發生一些事情。

這一段話是鄧穎超轉述華國鋒的話，一二兩條已無新意，只有第三條算是新聞，照此說法，天安門事件仍有反革命分子破壞，此反革命分子與鄧小平無涉，鄧小平可以不負責，但是，既是反革命，就要受到鎮壓，是則吳德、倪志福（北平民兵總指揮），馬小六（北平民兵副總指揮）的行動皆是正確的，担任代「總理」兼「公安部長」華國鋒領導的大屠殺（據傳死者達萬人）更是有功無過。



察、衛兵的代表。

就火燒天安門事件言，本無所謂「反革命」，只是廣大市民不滿毛帮暴政，藉吊周恩來聚集一起向毛帮示威，此在民主國家亦事理之常，但在毛帮而言，就成爲反革命，應予格殺無論，於是上萬無辜同胞便死在「民兵」及「公安部隊」的彈雨下。

此一事件所以成爲問題，在於鄧小平被明令撤職，以後又展開長期批鬥，背上「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之名，種因就在天安門事件，如果火燒天安門與矮子無關，則矮子被處分這場冤獄，應該由誰負責。當時有權撤矮子職的只有毛澤東，江青胆量再大，也不能下令撤免矮子一切職務。直到現在，批鬥四人帮專書都出了許多本，都沒有說四人帮假傳聖旨撤矮子職，是則此事便應由毛澤東負責，毛澤東與鄧小平之間，總有一人犯了錯，鄧小平既然與天安門事件無關，便是毛澤東興起冤獄，毛澤東自然應當負責。

但直到今日，華國鋒仍不敢觸及眞正問題核心。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門廣場事件震驚了全世界，而次日中共各報刊對此「反革命政治事件」却隻字不提。「人民日報」反而在四月六日發表了「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的社論，若隱若現提到這件事情。它說：「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反擊右傾翻案風既然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必然會遇到國際國內的階級敵人，特別是黨內資產階級的瘋狂抵抗和搗亂。我們要隨時注意階級鬥爭的新動向。要防止階級敵人散布謠言製造事端，挑動羣眾鬥羣眾，破壞革命，破壞生產。一小撮階級敵人，製造政治謠言，蠱惑人心，攻擊和分裂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嚴加追查，堅決打擊。」這個政治事件是由羣眾發動。羣眾有時是盲目的。中共最喜歡最善於利用羣眾，但從這一次天安門廣場事件看來，中共已爲羣眾在心理上揚棄了。

天安門事件對中共政治影响極大。中共中央政治局爲此經過長時間討論，在四月七日對此事作成兩項決議，企圖迅速把因批鄧而引起的內部嚴重矛盾暫時解決。這兩個決議都有一個「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的共同語句，也是這兩個決議極爲重要的根據。中共自一九六六年文革以來不知有黨只知有「毛主席」。「中共中央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是兩項決議中的第二個決議。全文說：

「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爲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爲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這個決議全文雖簡短只有兩句話，但確爲厲害的刀筆。決議第一句把「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聯繫一起，并且肯定這件事情是鄧小平最近在政治上惡劣表現的結果，且確認天安門廣場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凡是參加在場的當然是反革命份子，即使當時不在場的鄧小平因爲他「最近的表現」也視同反革命行爲以及反革命份子，必爲中共所排斥和鎮壓，要對他們「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九日指示「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華國鋒、汪東興等與四人帮接見鎮壓天安門暴動的民兵、警

對鎮壓反革命份子，請注意打得穩，打得準，打得狠。」「鄧小平的「最近表現」扯上反革命行動，鄧的處境較前更爲嚴重。決議文書雖未提到鄧小平要對此事負直接責任，但鄧逃避不了這個責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討論鄧小平問題時，作了對鄧政治處分的裁決。「認爲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爲對抗性的矛盾。」甚麼是「對抗性的矛盾」？這個名詞在中共內部是一個很大的帽子。毛澤東於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中共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講『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上說：

「在我們的面前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性抗對的。」中共中央在一九六四年對蘇共從事理論鬥爭的時候，也認爲這就是毛澤東防止資本主義在共產黨內復辟的重要理論和政策之一。中共指責蘇共說：「他們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有矛盾，不承認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不僅有敵我矛盾，而且有人民內部矛盾，不懂得正確地區別和正確地處理這兩類社會矛盾，這樣也就不能正確地處理無產階級專政問題。」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解說」一書中，特別對「敵我之間的矛盾」加以申述和補充：「在我們國家，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和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同人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是階級利益根本對立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因爲敵我之間的矛盾是誰打倒誰，誰吃掉誰的問題。」「用專政的方法解決敵我矛盾，首要的是要堅決鎮壓反革命，貫徹『有反必肅』的方針。」中共中央政治局既以「對抗性的矛盾」裁決鄧小平問題，那麼鄧小平已被認定，肯定爲中共的敵人及反革命份子了，照理對鄧應該實施無產階級專政，但中共中央政治局本身對鄧案并未自作處分的決議，可能對鄧處分輕重有歧見，不能獲得一致的同意或作成決議在送毛批發時發生變化。所以對鄧案決議第二段說：「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毛并未出現這次重要會議，否則這個決議當照近年的慣例用「由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主持」字樣。

由於鄧小平問題被毛澤東「上了綱」，所以華國鋒逮捕了江青四人後，仍不肯爲鄧小平平反，逼矮子「表態」，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鄧小平就寫信給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共中央，讚揚華的堅毅、卓越才能，年青有爲，是「黨的英明領袖」，可使中共有十五年至二十年的穩定，這是鄧小平擁華的表態。可是，華等新當權者却置之不理，繼續叫着「深入批鄧」。迨今年一月周恩來去世週年紀念時，羣眾性的擁鄧高潮到處出現，給中共新當權派以莫大的衝擊。於是，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由華國鋒在三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爲鄧小平平反，說天安門事件與鄧小平無關，「四人帮」對鄧小平的誣陷應當推倒。但認爲鄧的復出，須待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做出決定。這一方面在安撫羣情，另一方面，則是採取拖延的策畧。鄧小平對此又寫信給華等，表示對華爲他平反致謝，同時認爲自己在一九七五年主持國務院工作時作了一些有益的事，但也有缺點和錯誤，誠意接受毛的批評，希望華國鋒正確而全面地貫徹毛的路線，至於他何時出來，担任何職，完全服從中共中央的決定。這又是另一次的表態。不僅擁華而且擁毛，以減輕華等對他的疑忌，排除復出的阻力。隨後在五月三日，華國鋒就將鄧小平擁華的兩封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附錄公佈，立此存證。

華國鋒抓住了矮子的兩封信，要矮子擁華尊毛承認錯誤，是矮子的致命傷，到今天矮子雖然聲勢赫赫，但每到重要關頭仍被華國鋒壓制下去，其故便在此。矮子當不會甘心，最後必然有一場大火併，時間還不會太遠。

布里茲尼夫東行與中蘇共關係

岑啓亮

最近布里茲尼夫的西伯利亞及蘇聯遠東區之行，名爲參觀第二條西伯利亞鐵路的興建，實質上是對此區的軍事設施及戰畧部署之重視，藉此向中共提出警告，不可過分反蘇，同時向西方宣示，製造中蘇邊境緊張的是中共。不過蘇聯不斷在中蘇邊境進行分化滲透活動，復在新疆利用複雜民族問題掀起紛亂，使中共不得不視蘇聯爲第一號敵人。

蘇聯在戰畧上的部署

蘇聯布里茲尼夫於三月廿八日起程，赴西伯利亞和蘇聯遠東區訪問，據新聞報導，布里茲尼夫由國防部長同行，此行是以視察中蘇邊境的軍事設施爲主。三月中，時代周刊也發表了莫斯科分社主任自伯力前往參觀蘇聯第二條西伯利亞鐵路興建情形的新聞，這條鐵路的興建，主要作用亦在軍事。時代周刊指出：藉此鐵路之興建，對中共一旦發動攻擊，將立即切斷其蘇聯歐洲部分和太平洋的陸上連繫之可能性，當可因之而消除。

從上述兩項消息，可以看出蘇聯對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軍事設施、戰畧部署之特別重視，也可以探索到蘇聯與中共的防備及其策畧的運用。

蘇聯與中共交惡，尤其自一九六九年珍寶島衝突發生以來，邊境衝突時起，緊張情勢迄未消除，蘇聯深感「東顧之憂」，其領導人不時訪問視察西伯利亞和遠東區，最近蘇聯總理柯錫金剛於二十八日從西伯利亞訪問回莫斯科，蘇聯主席布里茲尼夫即又起程前往。

在戰畧部署上，蘇聯有一百萬軍隊駐紮於沿中蘇邊境地區，這是久已爲世人所注意的情勢。蘇聯的興築這第二條西伯利亞鐵路，用心尤當深沉。分析中蘇共間對抗的軍事態勢，觀察家們早已指出，儘管蘇聯在武器和攻勢上超過中共，但除非能速決戰，否則中共可能以內綫作戰的優勢，截斷蘇聯的運輸大動脈西伯利亞鐵路，使蘇聯在運輸補給上發生困難。第二條西伯利亞鐵路之興築即在謀求補救此一缺點。

蘇以築路對中共威嚇誘惑

此路起自貝加爾湖向東到遠東區濱海的共青城，長達一千九百六十五哩，估計建築費約一百五十億美元，自一九七四年開工以來，有十萬工人參加興築。此路自西徂東，距中蘇邊界近者百餘哩，遠者三百餘哩，不同於已完成之西伯利亞鐵路接近中蘇邊境。就軍事上而言，這是一條深入境內的安全運輸系統，蘇聯之所不惜投下鉅額的財力與人力興築此經濟上利益不大鐵路，當然是針對戰畧需要。

這條鐵路預計到一九八三年完工，五年之後中蘇共關係及國際局勢演變尚難逆料，但我們從蘇聯的若干措施和手段可以看出蘇聯對中共於威嚇誘惑兼施之外，更採取滲透分化。換言之，蘇聯部署軍隊，興築鐵路作出攻擊的態勢，但不時又作出和解誘惑。多年來，這種事例已多，備戰不僅是姿態，但和解却只是手段，其企圖是分化或軟化中共的內部，企圖發生有利於蘇聯的轉變。

中共以反蘇爲王牌

中共當前統戰外交的基本策畧，是打着反蘇的大旗，向一切受有蘇聯威脅的西方國家進行勒索。而蘇聯就此所採取的對策是向全世界表明：一、被西方不斷玩弄的中共這一張「王牌」，早就被看穿了底細，極少有發生任何作用的可能。二、蘇聯力能對付中共的「敵意」而有餘。中共那一份尚未成熟的力量，不可能對蘇聯構成任何制壓和牽制的作用。如果西方執迷不悟，蘇聯爲防止中共勢力擴張後東西兩面受敵的危險，勢非加強其軍備及全球性的戰畧部署不可。所謂對西方的和解，自必懷疑其誠意，因此難於獲得預期的進展。三、如果西方採取具體行動以增強中共的實力，蘇聯基於自身的安全，將必另作考慮，那樣的結果未始不可能是戰爭的提前爆發。

蘇聯向中共提出緩和彼此關係的建議，不自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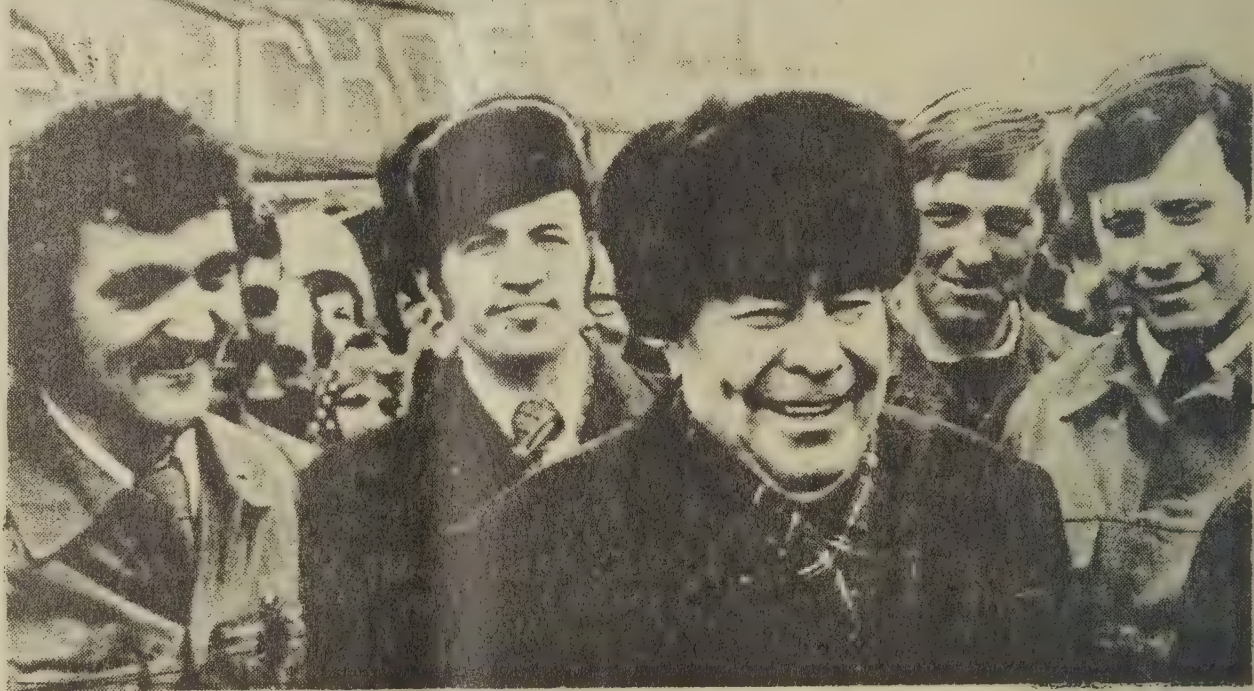
蘇聯修築的第二條西北利亞鐵路圖。

日始。早在一九七一年一月，蘇聯政府就向中共提出締結「不使用武力及以任何方式進行武力威脅的條約」的草案。其中詳列，雙方應承担義務，在解決包括邊境糾紛的「切爭執中，不使用任何形式的武力，包括常備武器、核武器及火箭，而只使用和平手段通過協商談判加以解決。但中共堅持將相應的條欵容納在邊界問題的協定中，並要求蘇聯承認有邊境爭執區的存在，必須加以調整，（主要為蘇軍自此等地區撤退）因此使邊界協定與不使用武力及武力威脅的條約陷于僵局，談判旋即破裂。一九七三年六月，蘇聯政府又向中共正式建議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亦為中共所拒絕。中共的要求是不經談判和協議，先使蘇聯軍隊自具有爭議的地區向後撤退，而此所謂具有爭議的邊境地區又多在蘇聯現所控制的一邊，自當蘇聯所難於同意，中共採取此項立場的用意顯在於：七十年代與美國關係改善後，已不虞蘇聯冒大戰的危險輕率對中國大陸發動進攻。此所以在此次「五屆人大」之前，併蘇聯開啓談判門戶的建議亦加以拒絕。蓄意使其對蘇關係保持緊張的僵局，以使繼續擎起反蘇的大旗，向西方進行更大的欺騙和勒索。

布氏東行警告中共

從這一背景看蘇聯主席布里茲尼夫的西伯利亞之行，顯然具有兩種作用：一、警告中共，不可將反蘇的表演做得太過緊張而逼眞。蘇聯在邊境部署的飛彈部隊及傳統武力，不甘被中共利用為進行其國際統戰的籌碼。此等部隊已完成一切實際戰鬥的準備，他們將隨時完成對祖國（蘇聯）的神聖責任。換言之，必要時即起而作戰亦所不惜。二、向西方宣示，歪曲一九六九年柯錫金與周恩來協議者非蘇聯而是中共。「中共根本無意解決被用為製造緊張的邊界問題」見「眞理報」看來，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於聯合中共以制衡蘇聯的策略，是已臨到必須重加考量與評估的時候了。

一九六九年以後，中共開始反蘇並不斷將其反蘇姿態升高的動機不外兩項，一是在馬列主義領域內修正主義與反修正主義的意識型態的矛盾不可調和。其次則為長達四千五百英里的邊境的糾紛無法解決。而目前事實顯示，中共與老牌修正主義者狄托的關係均已改善——甚而改善到彼此的交往十分親密。所謂意識型態分歧必須進行長期鬥爭之說已不攻自破。至於邊境糾紛，蘇聯並不拒絕，且一直要求談判，眞正阻擾談判進行的是中共的態度。是則即謂中共與蘇聯關係日趨緊張的責任主要在於中共，要亦非過當之論。



布里茲尼夫會見建築貝加爾至共青城的鐵路工人。

蘇聯製造蒙新動亂

不過，可注意的是蘇聯在邊境地區的滲透分化活動。蘇聯企圖利用邊疆民族來製造問題，掀起暴亂，其一是利用外蒙來滲透內蒙，另一方面是利用新疆的複雜民族問題來掀起紛亂。比較而言，新疆的問題更為複雜而嚴重。最近傳出消息，新疆的阿克蘇、烏什等地曾生大暴亂，時經兩個月之久，被捕或撤職共幹達百餘人，更有數十名軍事頭目遭審訊。這暴亂當然不單純，很可能出於蘇聯的暗中策動支助。從新疆逃到蘇聯，為蘇聯所收容利用的新疆少數民族的羣眾多至數萬，這也是蘇聯在新疆掀起紛亂的憑藉。

早兩年，中共在宣傳上故意強調蘇聯對歐洲的威脅嚴重，企圖促西歐加緊對抗蘇聯，而減輕緩和其所承受的壓力。現在蘇聯從頭頭的不時到東方視察和讓西方記者的參觀其戰略鐵路的興築，擺出了備戰的高姿態，又暗伸魔掌於邊境，製造重大暴亂。可能中共頭頭們要再叫蘇聯的重大威脅在對西歐，也有些心怯口軟了！

中共擎起反蘇的大旗以進行國際統戰，一在利用西方——特別是美國為其防衛自身的安全；一則勒索西方的軍經支援以壯大其未來以西方為敵的實力；且欲藉台灣問題的解決而破壞美國的國際信譽，瓦解以美日、美韓、美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為紐帶的亞洲防禦體體系。此其所謂一石三鳥的毒計。應該說，西方國家——特別美國七十年代均勢制衡的政策，其運用現已到達極限。維持與北平若即若離的溝通，鞏固東北亞防禦陣綫，協助東南亞各國穩定政局，發展經濟，以實力地位迫使蘇聯收斂其擴張活動，是當前最迫切而重要的任務。如果為中共敲詐勒索的毒計所迷惑，那將是自由人類在歷史上所留下的最大汚點和恥辱！

大陸農業衰退阻碍工業發展

張榮恭

華國鋒與余秋里把過去大陸經濟面臨崩潰邊緣的罪狀推在四人帮身上；而把目前農業衰退現象諉諸自然災害，長期的經濟不前，似乎跟共產黨毫無關係。由於農村破產，不能以農產累積的資金供應工業需求，自然阻碍工業的發展，進而拖住全盤「現代化」的脚步。因此，中共欲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根本無可能。

中共黨主席華國鋒在「五屆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曾承認大陸的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華國鋒說：「從一九七四到一九七六年……損失工業總產值一千億元（約合五百億美元）鋼產量二千八百萬噸，財政收入四百億元（約合二百億美元），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在一些地區和部門，……工廠停工停產，農村分田單幹，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盛行，階級敵人活動猖獗，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反攻倒算，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局面。」華的這項報告，充分顯示出共黨叫囂空行所謂「四個現代化」的口號，只是一個夢想。

農業經濟面臨崩潰

中共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廣播中吹噓，去年頭十一個月的工業總產值比前年（一九七六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十三點七，然而前年並不是個正常的生產年份，例如爲「新華社」和「人民日報」曾先後指出：「洛陽軸承廠一九七六年頭十個月，只完成生產計劃的百分之十四」；「河南平頂山煤礦產量一度下降到只有原設計能力的百分之三十」；「江西拖拉機廠一九七六年十個月的產量只相當於平常一個月的產量」；「河南全省的大中型骨幹企業在一九七六年有一半停產或半停產，其他各地的情形也是如此。所以華曾公開承認：「這樣嚴重的局面，建國以來所未有「建黨以來所罕見」，中共「國務院副總理」余秋里也說：「國民經濟面臨垮下來的危險。」因此，縱如中共宣傳所說的去年工業總產值「有所增長」，也距離正常產值甚遠，而仍未脫離危機關頭。

農業方面據西方廣播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透露，「一些受自然災害影響的省份和地區，一九七七年的收成低於一九七六年」；它又同時說「災天錄的規模和受影響地區的廣泛來說，今年（指一九七七）是解放二十八年來情況最惡劣的一年」。因此可以斷定，大陸去年的農產又比瀕於「崩潰邊緣」的前年更形減少。以致於必須向澳、加等國訂購小麥一千一百七十多萬噸，這是自一九六一年來的記錄中，僅低於一九七三年進口粮食達一千二百多萬噸的次高的數字。

農業落後阻碍工業發展

眾所週知，一個農業社會欲邁入工業社會，必須以豐富的農產來累積資金，並以農業生產供應工業方面的需求，才能促進工業發展。目前大陸農業既長年減產，甚至不敷所需，自然阻碍了工業的發展，進而拖着全盤「現代化」的脚步。相對地，由於缺乏支援農業的工業條件，所以中共夢想的「農業機械化」，仍處於口號階段，而依舊以落伍的勞力密集作爲主要的生產方式。近半年來，中共除了繼續將高、初中畢業生強迫下放到農村外，還大肆削減中共科室的辦公人員，以將其驅至公社操作；地方各級幹部也紛紛奉命下田勞動。最近有的地方更叫囂「發動婦女大搞社會主義勞動競賽」，「保證婦女能經常持久的參



大陸農民普遍對生產喪失興趣。

加生產和政治活動」（「遼寧日報」三月八日社論），企圖加強對婦女的奴役。惟無論中共如何進行瘋狂的勞力壓榨，仍難以改變其經濟窘態，因爲共產制度本身有着無法調和的死結，其中最主要的，一是持續不斷的政治鬥爭，一是農民對消滅私有與集體勞動的反抗。

毛澤東於一九五八年一意孤行，大搞幼稚的「三面紅旗」，導至「第二個五年經濟計劃」中途夭折，大陸經濟也隨着「三面紅旗」的破產而陷入絕境。一九六五年底，毛策動「文革」運動，向劉少奇奪權，結果既造成預定於一九六六年開始的「第三個五年計劃」流產，更破壞原生產狀態，致使大陸經濟再度嚴重倒退。其後毛、林間的拚殺，以及毛、江集團與華、鄧集團的鬥爭，又粉碎了「第四個五年計劃」的施行，終使其經濟達到空前混亂的地步。



華鄧叫共軍支援農民但如此「磨洋工」怎能增加生產。

農民喪失對生產興趣

可見政治鬥爭確是大陸經濟的一大致命傷，但是中共頭頭們始終無意停止相互間的傾軋，華於這次「人大」時，繼續叫喊：「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頭等大事，仍然是把揭批四人帮進行到底」。同時華、鄧間的明爭暗鬥也正激烈地進行着。

其次，由於大陸農民不滿於遭受全面的剝削，所以大陸不得不允許農民保有小塊的「自留地」，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展開時，一度「將自留地」廢除，農民因一無所有而普遍怠工，以致生產嚴重下降，迫使大陸重新承認這項措施。「文革」時，毛派份子藉口肅清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綫」，又開始沒收「自留地」，再度造成農村經濟的窒息，共黨只好又向這「資本主義尾巴」讓步。可見共產制度企圖完全消滅私有制度，是產生扼殺經濟的必然結果。正如蘇辛尼津所指出的，「農民喪失對土地的興趣與生產的推動力」，「人民日報」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即透露，廣東惠東縣「石坡大隊」曾禁止農民私自從事家庭副業，結果遭農民抵制，使得「集體的多種經營急劇下降，糧食生產也上不去」。中共「中國青年報」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九日也曾承認：「農民常說，公田作物打得再多，那是大家的，自留地作物打得再少，那是自己的。」

可見這種出自人性的「自發傾向」，雖是中共所極端痛恨的，然而爲了挽救它的農業危機，却不得不作少許讓步。例如華的「報告」就一面強調「向農民灌輸社會主義思想，不斷克服資本主義自發傾向」，一面則繼續承認「自留地」的「合法性」。但是大陸農民仍然不滿於以消滅私有及集體制度爲本質的共黨政策，才有「分田單幹」、「反攻倒算」、「資本主義復辟」等現象發生這種農民與共黨間的矛盾，致使共大陸業永遠無法突破難關。因此，雖然中共現在又擬定了所謂「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草案」，這是爲了掩飾過去四個「五年計劃」失敗的產物，它極可能重蹈「五年計劃」的覆轍。

經濟起步遲阻力大

世界經濟史權威羅斯托教授曾將經濟發展分爲傳統期、潛伏期、發軔期、成熟期及高度消費期五個階段，根據他的分析，美國以十七年渡過發軔期後，又歷六十餘年才達到高度消費期；日本以二十二年渡過發軔期後，又歷五十餘年才至高度消費期；俄國以二十年渡過發軔期後，至今已歷六十餘年，而仍在成熟期中摸索，大陸則於一九五二年始進入發軔期。現在中共既承認一九七六年的經濟跌至歷史最低水平，可見其仍處於發軔期的開始。再加上共產制度的種種死結，正可說是「起步遲、阻力大」。證諸各國經濟發展史，即知中共憑此赤貧狀態而竟吹噓要在二十二年內實現「四個現代化」，並使「國民經濟走在世界前列」，根本絕無可能，不過是無知的痴人囈語能了。

時事評論

港府應積極參予工業發展

徐達文

單靠宣傳不能解決工業難關

儘管港府當局一再指出香港工業經面已臨國際保護主義的困擾，一再強調香港工業必須面對國際貿易競爭的挑戰，但港府如何幫助香港工業渡過難關，如何解決香港經濟遭遇困難，至今仍未有卓有成效的妥善辦法，仍未有立竿見影的確切效果。因而港府的重視，只是於政府的施政報告，官員的公開談話。故在政府制訂有關進一步工業化和多元化的未來政策，及推行有關解救工業困境的現實問題上，仍然是乏善可陳的。

我們認爲，要幫助香港工業渡過難關與打開出路，決不是單純依靠在海外舉行一些貿易宣傳與商品展覽，就可解決香港工業的實際困難。因爲香港工商業的實際困難，不僅是國際保護主義的抬頭，形成的設限的關卡，與市場的收緊，也是香港目前的工業生產所必須面對來自香港內部的壓力。這種壓力反映在工業用地的減少，工廠租金的上漲，技術工人的短缺，勞工條例的干擾，造成香港工業深受內外各種有形無形的壓力。

有位立法局議員最近在立法局會議上，籲請政府設立自置工廠計劃，以協助小廠克服加租壓力。而小廠對香港經濟的欣欣向榮，其功勞之大，比諸大公司，亦不遑相讓。他引述統計數字時指出，本港共有三萬七千一百三十五家工廠，其中有三萬四千一百九十六家（即百分之九十二）僱用不超過四十九名工人，除少數外，這些廠家大部份都沒有自置廠房。

不過，以港府的現行土地政策，如果要港府協助這些小廠解決廠房問題，簡直是不可能的。

高地價政策阻碍工業發展

事實上，港府目前的高地價政策，經已大幅度抬高工業用地的價格，這的確如這位議員所指出的，「不但阻嚇外資流入本港，同時也限制了本地工業的發展形式。」香港的工業現狀正是：工業用地少，工廠租金高，工人來源缺。故檢討現行土地政策，勞工條例，及職訓措施，實屬必要，以便提供大量土地，去解決工業用地與降低廠房租金；以便造就更多勞工，去補充勞工短缺及提高工藝水平。要眞正達到這個目的，就須要港府當局能下定決心及貫徹行動，否則空談工業基礎及工業發展，大談貿易促進與經濟成長，都是毫無實質意義的。

因此，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在立法局會議或公開集會上，一再促請港府担任更積極的角色，扶助本港工業之發展，就顯得越來越迫切。誠如立法局非官守議員胡文翰最近在立法局恢復辯論預算案時說：「要維持本港生產總值所希望達到的增長率，勢須對所處形勢作正確的衡量和要有決心謀求對策。」目前香港經濟所處的形勢是：國際經濟保護主義的壓力加強，國際經濟競爭對手的實力加強，係中華民國與韓國，就是對香港外貿競爭極具威脅性的對手，而中華民國、韓國，以及日本在工業發展及外貿促近的成功，主要因素「正是政府的直接和積極參予」，使到國內的工商界人士能適應經濟新形勢，能渡過經濟新危機，能作出經濟調整。

但香港政府對香港工商業，至今仍沒有加以直接參予及積極帮助，至今仍流於形式的帮助及空談的理論，致任由香港工商業人士的「自生自滅」，甚至爲了增加財政收入，竟帶頭抬高地價與租值，爲了應付某些人士的提議，竟不顧香港的實際處境，而盲目向英國看齊，大量擬訂不切實際的勞工法例，使香港工業人士受到內外交迫，苦不堪言。

任由廠商「自生自滅」

我們認爲，港府的工業政策，儘管建立在自由企業與自由競爭的基礎上，並因此造成香港經濟所具有的優越條件，但這種條件決不是具有絕對有利的競爭因素。隨着經濟形勢的轉變，有不少民主國家不僅已實施自由經濟制度，而且實行了政府積極參予工業發展的有效辦法，從而形成了經濟起飛的活躍局面，並相對地強化了與香港競爭的能力。如果香港政府仍不採取有效對策，仍不過問香港工業，這種做法，最後終會將香港工業發展速度拖慢，將香港經濟競爭能力削弱。故香港政府積極參予工業發展，眞正給予工業助力，才是香港經濟維持穩步增長的有利保證。

國寶的傳奇故事

秦明

在這個東方「卡薩蘭加」的半島上，不知有多少從事特務工作的國際間諜各顯神通，生活在每一分秒的勾心鬥角時光裏。

早幾天，來自英倫的消息，報導本港政治部去年底破獲一宗國際共產黨的特務組織。近日來，有關國際間諜的傳奇故事，又成為茶餘酒後談論的題材。

在同一個時間內，萬人日報也揭發了一樁罕為人知的內幕新聞，就是中共的「出土文物」，其中的稀世國寶「華山碑拓本」，原來竟是被人由台灣偷運出口之後，孝敬給中共的「賍物」。

華山碑原碑已在烽火中被燬，世間僅存有一套半原拓本，被推為國寶之一，本來存於台北，嚴禁出口，但不知怎樣，却被一名神通廣大的胡姓商人偷運出來，以港幣五十萬元押存在一家銀行內。據熟悉古物的人說，當時時值，這套華山碑拓本起碼値二百萬元。但胡某去年已將這套華山碑無條件奉獻中共，送到北平去。受到中共大加賞識，並認為胡某是溝通台灣上層關係的「最佳橋樑」。

胡某不過一介商人，從來未做過官，憑甚麼本領能把價値連城的國寶由台灣偷運出口呢？當然和間諜集團有關了。

一位居住香港超過半世紀的讀者，昨向記者講述一宗日本間諜「擺烏龍」的眞人眞事，雖然已成明天黃花，但對愛聽間諜故事的讀者來說，仍頗有回味價値。

日本間諜的烏龍

民國二十七年間，正是我國對日戰爭的序幕揭開不久，當時日本軍閥的間諜，無孔不入，對我國政要人物的行踪，到處廣佈線網，適時展開暗殺及謀害手段，以打擊我國的民心士氣。

國父哲嗣孫科先生(已故)，當時担任我國的立法院院長，地位顯要，當然也是日本間諜企圖暗殺的政治人物。

那時廣州還沒陷落，孫科先生由莫斯科返廣州，準備乘坐「桂林號」郵機回武漢。當時武漢還是我國的政治中心。事為日本間諜獲悉。便以密電向東京報告，要求派出機羣在空中攔截襲擊，以遂其機毀人亡的陰謀。也許是孫科不該有此遭遇，臨時改變計劃，改坐火車回武漢。此一情況的變化，日本的間諜矇在鼓裏。

無巧不成書，由於孫科改坐火車，「桂林號」郵機便有了「空檔」，抗戰初期的「桂林號」郵機，是非富卽貴人物才有資格乘坐，當時正好有我國兩位銀行界的巨頭由香港經廣州，正要到武漢去，經過特權關係的運用，「桂林號」郵機就給這兩位銀行家排上了用場。

一封情報百萬金

戰前在上海的銀行界，有四大銀行及四小銀行之分，四大銀行是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四小銀行包括四明銀行、大陸銀行、鹽業銀行、中南銀行等四家。在我國銀行界舉足輕重。

中南銀行的董事長胡筆江是蘇浙財團的巨富，直到如今，他在港台銀行界仍有不少的行家及舊屬，位居要職。也許是事有「巧合」，當孫科因改坐火車讓出「桂林號」郵機的空檔後，胡筆江便約同鹽業銀行的董事長徐新六，在有關單位的安排下，坐上了「桂林號」郵機。

日本間諜透過駐港特務的連絡，通知日本空軍的基地按時派出空軍機羣在中途攔截，由於「桂林號」郵機沒有戰鬥的裝備，事前也沒有提出護航的申請，這兩位銀行巨頭竟無辜的在廣西上空代替孫科那次不幸的遭遇。消息傳出，舉國震驚，深為孫科慶幸，也深為兩位銀行巨頭的不幸遭遇而婉惜。

往事祇能回味

這個國際間諜戰的傳奇故事，身歷過抗戰的讀者，可能還有深刻印象。

遭遇不幸的胡筆江和徐新六兩位銀行家，他們的家人目前在台港之間的銀行界，甚至在大陸仍有良好的關係，胡氏家族目前在香港從事研究及販賣古董文物的生意，長袖善舞，在商場上頗為得意。

從這個已成歷史的傳奇故事中，可以想到潛伏在半島上國際間諜的特務組織，眞是「人」「財」濟濟呢！



華鄧重提「裴多菲俱樂部」

黃漢波

自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後，「裴多菲俱樂部」在大陸由像徵自由、革命變爲反動名詞，無數知識分子被扣上這罪名，陷入萬劫不復境地。事隔二十年，中共重提此名，並非厚愛知識分子，而是利用它來拉攏知識分子，爲其實現「四個現代化」服務。不過，中共仍然高擧毛澤東的紅旗，其誘騙和拉攏知識分子的統戰策略必定落空。

「裴多菲俱樂部」重被提起

在以往，裴多菲的名字，很爲中國人所熟知。可是，二十多年來，裴多菲這個名字，在中國大陸上已悄悄地消失。這是由於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裴多菲俱樂部」發生了先驅作用的緣故。

匈牙利事件，本質上是愛好自由的人民反抗極權政治的革命運動，這一運動震動了鐵幕世界，其餘波很快地涉及到中國大陸，一九五七年的「大鳴大放」運動，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當時，知識份子成爲被壓迫大眾的代言人，向中共統治階級提出自由民主爭取人權的要求，類似匈牙利革命的風暴，極可能在中國大陸全面爆發，於是，毛澤東下令發動「反右派」鬥爭，對知識份子進行瘋狂的迫害。

此後，中共統治階級視裴多菲及「裴多菲俱樂部」爲洪水猛獸，在「反右派」期間，結織「裴多菲俱樂部」，是一個可怕的罪名，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裴多菲俱樂部」仍然是一個恐怖的罪名。知識份子、文人、作家、藝術家，如果被扣上了這個罪名，就會陷於萬劫不復境地。

現在，事隔二十年，中共「人民日報」又出現了有關裴多菲的文字，甚至介紹裴多菲的一些詩。如：

「起來，匈牙利人，祖國正在召喚！
時候到了，現在幹，或者永遠不幹！
是作自由人呢，還是作奴隸！
就是這個問題，你們自己選擇！」
「我們宣誓，我們宣誓！
我們永遠不作奴隸！」

中共對知識份子的讓步

此外，裴多菲著名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爲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的詩句，也出現在「人民日報」這篇文章中，這究竟代表什麼政治意義？熟悉中共現狀的觀察家，都能夠理解這是意味着中共統治階級對知識份子的讓步。

因爲在過去二十八年來，中共多次與知識份子較量，中共統治階級掌握着槍子，知識份子掌握着知識，槍桿子是這一個階級壓迫另一階級的力量，知識是凝聚人心歸向眞理的力量，槍桿子可以壓制人，却無法壓服人，中國知識份子對於倡導「槍桿子裏出政權」的共產黨人有過錯誤的判斷甚至寄予一定的希望，但是當知識份子一旦發現共產黨人背離眞理、摧殘人權、爲害大眾的時候，就義無反顧地站在人民大眾一邊，與中共統治階級相對抗。中共統治階級，得不到知識份子的支持而一意孤行的結果，帶來了一次又一次路綫的錯誤，一次又一次的分裂，整個地暴露出這一個統治集團的野蠻、落後、反動而爲人民所共棄。

知識份子潛在的力量在中國大陸的影响是極其深遠，足以震撼中共的極權統治而有餘的。

知識份子與中共政權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是矛盾的，一九五七年知識份子的「鳴放」運動與中共的「反右派」鬥爭，是一次重大的較量。從表面看來，知識份子在中共暴力面前失敗了，然而眞正失敗的却是在中共統治階級一邊，這具體表現在一九五八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的錯誤，這一運動，就連一般農工羣眾也能判定這是荒謬無知得不償失的愚昧之擧。當時，知識份子被毛澤東視爲「反革命右派」和「臭老九」而擺在一邊，毛澤東在「反右派」鬥爭中取勝得意忘形，妄圖以蠻幹的手段在一夜之間把中國大陸一窮二白的面貌，改變爲社會主義的天堂，結果却導致「三面紅旗」路綫的徹底失敗，不僅帶來了中國歷史上罕見的人爲災害，也使中共統治階級的威信在中國人民之間徹底破產。

知識份子與中共的決戰

中共統治階級經歷「三面紅旗」的慘重失敗以後，如果能夠痛定思痛，如果能夠珍視知識份子在建設國家過程中這一必須倚恃的主力，爭取知識份子的合作，或能重新收拾殘局。只是形而上學的教條與主觀主義，僵化了中共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他們硬要以「一分爲二」的階級觀點，對知識份子和中國文化採取敵視的立場，因而引發出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這不僅是中共與知識份子之間的一場大決戰，也是共產主義與中國文化的一場大決戰。這一戰役，整整經過十年之久，有一個時期，知識份子噤若寒蟬，似乎完全處於挨打毫無還手的餘地。然而在這一決戰發展的過程中，中共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鬥爭，掩蓋了與知識份子之間鬥爭，甚至中共的最高領導核心陷於四分五裂，中共的各級黨政組織，處於瓦解狀態，中共的思想威信降低到幾乎等於零。在此期間，大陸上的知識份子通過各種的途徑，提出民主與法制、中國往何處去等一系列的問題，自由民主的思潮，對中共統治階級形成了強大的壓力。

特別影响到大陸知識份子的聲勢的，是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死亡後，緊接着中共內部爆發整肅「四人帮」的政變。一年多以來，中共內部一方面要深入地肅清「四人帮」的餘黨，一方面在權力分配的鬥爭中，盡情暴露了共產主義極權政治制度的病根所在。去年七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在「文革」期間被打爲「走資派」的幹部，紛紛獲得「解放」捲土重來，包括在文化、教育、文藝、新聞領域被整肅的幹部，大部份翻案復職，在中共報刊發表有關揭批「四人帮」的文章中，也直接間接地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等於整個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賬。毛澤東自己，對中國固有文化極端仇視，對近代文化又茫然無知，所謂「文化大革命」，是反動的「反文化」的革命。然而，中國文化具有極深厚的淵源，毛澤東企圖以暴力把中國文化連根拔掉，眞如蚍蜉撼大樹一樣可笑。結果，隨着毛澤東的死亡，毛澤東一手培植的「文革派」，也跟着土崩瓦解，此一變局，從文化觀點來看，這是中國文化打敗了外來的共產主義的文化，這是中國知識份子打敗毛澤東。

中共拉攏知識份子的企圖

現在，中共新當權派從過去反覆曲折鬥爭的經驗中，深知知識份子的力量不可侮，深知拉攏知識份子對他們統治的重要性，因此，在打倒「四人帮」之後，立刻在實際上向知識份子讓步，在政治上及在實際生活各方面拉攏知識份子，企圖以開放爲條件，取得知識份子的支持。他們把中共歷來迫害知識份子的責任，全部推到「四人帮」身上。去年十二月六日，中共「光明日報」發表題爲「培根對中世紀蒙昧主義的批判」的文章，他的副題是「——兼評『知識就是力量』口號的歷史意義」，這篇文章的重要意義在於肯定培根所提「知識就是力量」這一口號對人們思想解放的影响作用。作者特別攻擊了中世紀教育的黑暗專制，蒙昧主義。文章說：「他（培根）尖銳地批判了教會和經院哲學鼓吹的愚昧主義，並在此基礎上創立了唯物主義的知識論，提出了『知識就是力量』的著名口號。這對人們的思想解放和科學發展，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具有深遠的影响」。這篇文章還進一步引述培根的話說：「迷信和宗教狂熱，是自然哲學的敵人，是對錯誤的東西加以神化。沒有什麼會像神化錯誤這樣有害」。

「光明日報」引述培根批判中世紀蒙昧主義的論點，不言而喻，這是間接批判毛澤東對待知識份子政策的錯誤。中共新當權派登台以來，打起所謂「抓綱治國」的旗號，揚言要在二十五年內實現「四個現代化」，這類豪語，毛澤東早在二十年前就曾提出過，例如「一日等於二十年」，「十五年趕上英國」等等。只是毛澤東對知識份子一貫採取敵視、排斥、迫害的方針，結果中國大陸還是「一窮二白」的落後面貌。現在，中共新當權派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如果沒有知識份子的支持，仍然是一句「偉大的空話」，這便是中共目前對知識份子讓步的原因所在。去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光明日報」發表「堅決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文章，嚴厲抨擊「四人帮」破壞中共的「鳴放」方針。文章說：「四人帮流毒深廣，貽害無窮，淫威所在，百花肅殺，萬馬齊暗，造成近年來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百花齊放都沒有了的嚴重局面。」

知識份子與中共的矛盾死結

看來，中共當權派是圖放寬言論尺度來拉攏知識份子，現在的問題是今日的中共當權派，長期以來，他們自己也在執行毛澤東迫害知識份子的政策，直到今天，他們並沒有公開批判毛澤東的錯誤，甚至還標榜繼續執行毛澤東的政策路綫。値得注意的那就是中共新當權派在整肅「四人帮」以後所編印的毛澤東選集五卷，依舊把毛澤東抨擊知識份子的重要講話列入。毛選所載毛澤東「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那篇講話說：

「我歷來講，知識份子是最無知的，這是講得透底。知識份子把尾巴一翹，比孫行者的尾巴還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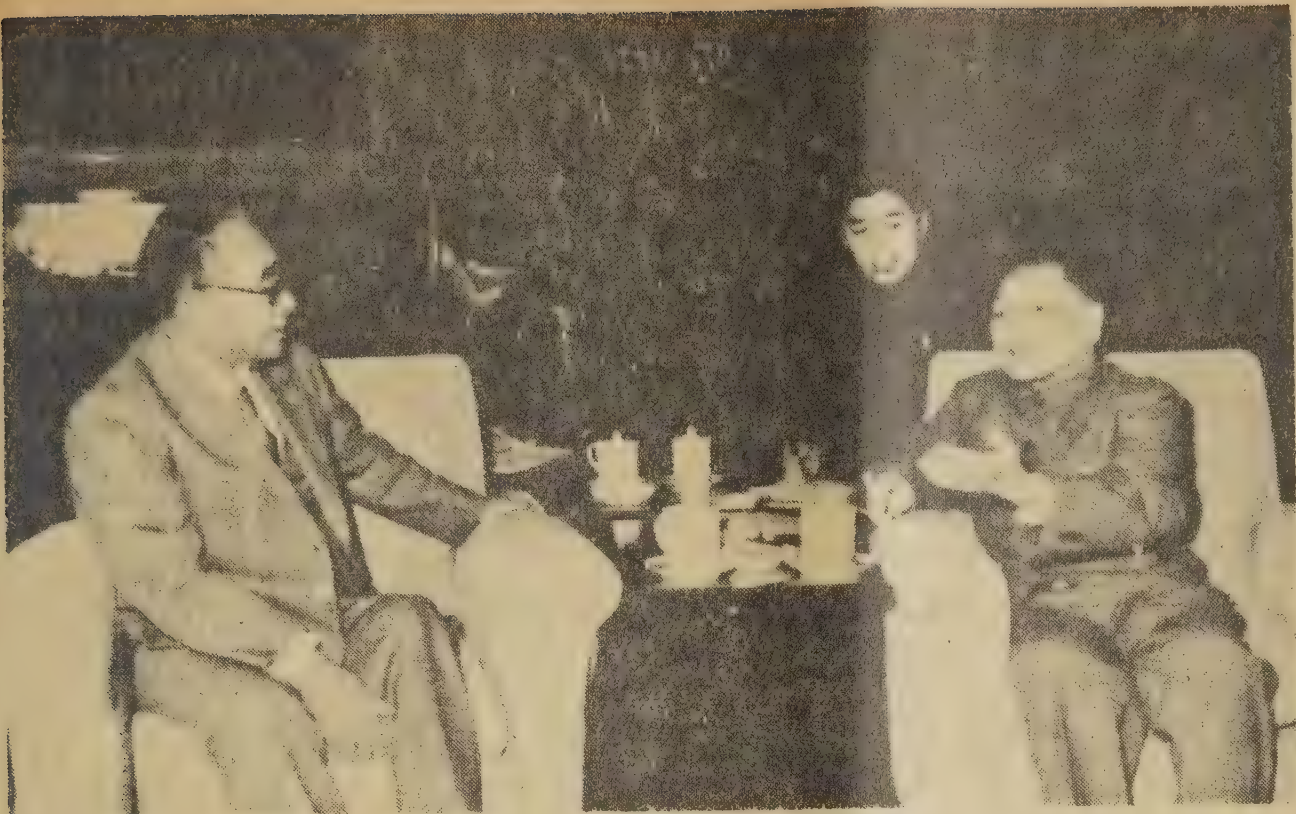
「有些知識份子，現在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說，這些人叫樑上君子。他在那個樑上飛，他要回去，那邊空了，那幾張皮沒有了，老家回不去了。老家沒有了，他又不甘心情願附在無產階級身上。」

毛澤東對知識份子的輕視蔑視，從「毛選」五卷可以概見。中共新當權派，既要拉攏知識份子，又要繼續執行毛澤東對知識份子限制、利用、改造、排斥的路綫。這就使知識份子與中共之間的矛盾死結無法解開。從總的形勢來看，知識份子與中共之間是兩條道路的鬥爭，一條是中國幾千年文化的道路，一條是共產主義的道路，這並非中共所說是什麼人民內部的矛盾，乃是對抗性的敵我矛盾。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歷經苦難而鬥志彌堅，不可能改變他們的眞理信仰，中共誘騙和拉攏知識份子的統戰策畧必定完全落空！

日毛締約白熱化

金安雄

日本爲加緊與中共勾搭，對中共的敲詐屈服，準備接受在條約中列入反霸權條欵的要求。福田首相且聲稱反霸權條欵一事，將有助於日本在大陸建立立足點及穩定亞洲的和平安定。這話不是自欺欺人，便是痴人說夢。



鄧小平接見日本社會黨訪平團長飛鳥田一雄。

關於日本與中共商簽「和平友好條約」一事，近來日本各方爭論激烈，甚囂塵上，幾已進入白熱化的階段。這種爭論不祇在執政的自民黨與各在野黨之間進行，亦同樣存在於自民黨內部。尤其愈到後來，各在野黨壓迫執政的自民黨非對此作一最後決定不可時，自民黨內部的爭論，也便取代了自民黨與各在野黨之間的爭論。

現在自民黨對這一問題的爭論，明顯分成了兩大派。一派是主張審愼行事，對於中共所要求的反霸權條欵，必須設法予以限制，以免開罪蘇聯，招來蘇聯的報復。若因此而引起中共的不滿，無限期擱置此一條約，亦在所不惜。

另一派是主張儘速重開與中共締約談判，爭取反霸權條欵中最有利於日本的規定，若中共仍堅持不讓，亦無妨就中共的要求而締約。

這兩派相爭，可說勢均力敵，不相上下，主張審愼行事的一派，勿寧還是畧佔上風。但由於各在野黨幾乎均主張早簽約，對自民黨集體使用壓力，遂使自民黨內主張簽約者，無形中獲得了額外的助力。

就在這種愈來愈大的壓力之下，福田首相經由與自民黨內部的頻頻高層會談，及與各在野黨領袖的廣泛會談後，終於決定了有關此一問題的五點基本立場。這就是：一、這項「條約」將基於一九七二年日毛「聯合聲明」而簽訂。二、日本政府將根據日毛關係現行情況，而重開締約談判。三、這項「條約」對於加強日本在中國大陸的外交據點極關重要。四、這項「條約」有助於保持亞洲的和平安定。五、日本將不放棄與所有國家維持友好關係的立場。這就是說，日本在原則上，已接受這項擬議中的「條約」將列入反霸權條欵，而這項反霸權條欵的被接受，亦被認爲對於開展日本對大陸的外交工作，以及穩定亞洲的國際關係，均極爲重要。至於如何列入這項條欵，以及如何使其不妨害日本對其他所有國家的友好關係，將在雙方商談中予以決定。

由福田這一新的表示，可知日本在基本上已對中共的敲詐屈服，而接受了在「條約」中列入反霸權條欵的要求。而這一表示，也正反映日本各在野黨與自民黨，以及自民黨內部對此「條約」問題的一項主要爭執，已告一段落。現在剩下的問題，就是何時重開日毛間的「締約」談判，以及如何將反霸權條欵具體列入其中。過去數月，已不斷傳出消息，說日本外相園田直將於四月間前往北平，正式展開與中共間的締約談判。

現在由於日本已對基本問題作了決定，開始露出底牌，則園田直前往大陸重開談判的可能性，也爲之大增。福田甚至希望，在其五月初前往美國訪問以前，就能對此問題獲致梗概，甚至傳說，鄧小平可能親自前往日本簽約。

但縱使如此，我們也不認爲日毛間締約談判，就能完全順利的進行。最主要的，蘇聯對於這一問題，絕不肯如此輕易罷手。雖然日本一再表明，這項反霸權條欵，絕不針對任何第三方面，但蘇聯心裏一定有數。中共也雖然一再向日本打氣，要求不要恐懼蘇聯的報復，但日本知道問題並不很簡單。過去蘇聯對西德實行威脅，而終無所逞的例子，不能拿來和目前日本情況相比較。蘇聯對於西德，實無法輕意作威脅，更無漁業問題上的瓜葛。而現在蘇聯對於日本，却擁有這兩張王牌。若蘇聯海空軍在日本領土邊緣整日晃來晃去，眞不是滋味。尤其完全拒絕日本漁船進入蘇聯所宣布的漁區，對日打擊將更慘重。難道日本眞不關切這些？

至於福田在作這項新決定時，聲稱反霸權條欵一事，將有助於日本在大陸建立立足點及穩定亞洲的和平安定，更屬自欺欺人之談。尤其後者，若非存心欺騙自民黨內部的穩健派人士，便屬對亞洲國際政治的無知，更值得世人予以警惕。

中原共禍何時盡？

古鶴翔

總統蔣公逝世已經三週年了，中華民國第六任正、副總統也分別推選出來了，國民代表大會亦已閉幕。追懷往哲，敬悼先賢，我們必須把握現在，努力創造美好的將來。

如所週知，中華民族是優秀的民族，祖先留給我們廣袤的錦綉河山和智仁勇兼備的德性。抗戰勝利後，我們本來應該生活在和平、幸福的國度裏，為世界大同而努力。

可是，中共禍國，神州陸沈，祖先留給我們的國土，除復興基地以外，全部溺陷在腥風血海中。

感謝中華民國政府，感謝總統蔣公及其繼承人，感謝愛國軍民的共同奮鬥：我們終於在台灣省保全了祖國的法統，保全了祖國的文化，保全了復興的力量，保全了人類的希望。

廿八年了，大陸淪陷至今已經超過廿八年。在這悠長而且悽慘的歲月裏，共產黨不斷的屠殺人民，以「階級鬥爭」和「階級仇恨」騙人，以「世界革命」為鵠的。

為了達到赤化世界，奴役全球的目標，共黨驅迫同胞向着死亡之路躍進，要求同胞「不怕苦、不怕死。」共黨肆意破壞中華文化，肆意殺人、鬥人，肆意種毒販毒，或明或暗的向外擴張。

為了赤化世界，奴役全球，中共集團可以高呼「蘇聯萬歲」，可以出賣領土，可以侵入韓國，可以騷擾南越，可以破壞自己訂定的「黨章」和「憲法」。

為了赤化世界，中共可以媚美，可以聯日，可以出賣釣魚台，可以歡迎「修正主義」頭頭鐵托，可以造謠，可以要同胞們吃不飽、穿不暖，却把金錢撒遍「亞非拉」！

中共禍國，這決不是我們片面之辭，而是華國鋒的口供：「從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由於「四人帮」的干擾破壞，全國大約損失工業總產值一千億元，鋼產量二千八百萬噸，財政收入四百億元，整個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必須指出：所謂「四人帮」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就是毛澤東的心腹，也是「文革」的核心組織，華國鋒和「四人帮」都是「文革」開出的毒花，結成的苦果。

請看江青對華國鋒的評價罷：「毛主席提名華國鋒同志担任國務院總理，是最好的人選，對鎮壓天安門廣場的暴亂，華總理的見解和看法都跟主席的一樣。」

但是某些人到目前還不服氣，認為華總理不夠資格當總理。資格是人創造的，誰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並且毫無野心，誰就夠資格。」同樣，華國鋒在「文革」與「批鄧」鬥爭中，也像周恩來一樣，緊跟江青跑。

華國鋒只招供由七四年至七六年共黨造成的經濟災害，一點也沒有提到中共奴役大陸以來造成的共禍。

據美國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二日的一個文件，估計自中共組黨以來，殺害了三千四百萬至六千三百七十八萬四千中國人，中共屠殺同胞的罪，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暴君。

至於共黨組織「世界革命」，侵略韓國，擾亂越南，顛覆印尼，毒化世界的各項罪行，更是不可勝數！

共黨承認，自從「文革」以來，大陸的文化備受摧殘，科技落後，所謂「大學生」却採用中學課本，祇有小學程度。毛澤東也承認：繼續下去，不但「忘黨」，而且「亡國」！

最近，「文匯報」招供道：「就以這次高考來說，就出現很多笑話，如一道考題是問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是甚麼，一些考生答道是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一些答是華羅庚。」

共報認為這是「笑話」，我們却認為這是悲劇，這是中共禍國廿八年來蹂躪中華文化，宣傳共產主義造成的悲劇。讀了這些消息，我們絕對不會笑，我們只想哭，為中華文化慘受摧殘，大陸同胞飽受蹂躪而哭！

華國鋒掌握大權，「四人帮」被捕至今，已經一年半，可是「人民日報」也供認農民怠工，普遍抱着消極的態度。農民說：「幹好幹壞一個樣，幹多幹少一個樣，幹與不幹一個樣。」這分明是共禍，分明是「共產主義的優越性。」

遙望神州，中共禍國，華鄧內訌不息，人民的反抗和被殺戮，日有所聞。我們且看看復興基地的情形罷：萬眾一心，全民奮發，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生產等各方面，均呈現欣欣向榮之象。我們出產的彩色電視機，我們製造的巨型輪船，深受世界各國歡迎；而中共製造的黑白電視機，竟然一用就壞，不能修理，中共還要向資本主義國家，大批購買舊船！

我們還要指出的是：今日台省同胞的生活，是建國以來最繁榮、最富庶、最幸福的，而大陸同胞的生活則是最慘淡、最貧乏、最痛苦的。

由此可知，高舉三民主義旗幟的復興基地，已經戰勝了共產邪惡集團。際此民族掃墓節及蔣公逝世紀念，我們唯有下定決心，團結在領袖周圍，倍加奮發，光復神州！

正是：遙望中原血海裏，共禍何時盡掃除？

中共不會放棄不斷革命論

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伊沙克斯，發自香港的一篇分析性專文說：中共「新憲法」中剔除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為華國鋒和鄧小平曖昧聯手所「未嘗作過的最露骨的貶毛活動之一」。這「活動」對毛而言，確是一種貶損。但若因此即相信華鄧的「曖昧聯手」將放棄「革命」的陰謀與手段，對內對外將採取「溫和」作法，那就太天眞了。

根據共產黨的教條及其內訌紀錄，馬、恩、列、史都未提出「不斷革命論」，高唱此調者是托洛斯基，他在二、三十年代以此反對史太林的「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在鬥爭中托洛斯基失敗慘死，其「不斷革命論」也就無人再提了。毛澤東崇拜史太林，反對「托派」，嘗大罵「托匪漢奸」。但他主張「永久革命」，高唱「繼續革命論」，而明載於「憲法」。就字義論，他的「新口號」可說是「不斷革命論」的同義語，並非什麼新發明，不過他的想法和作法，確不同於托洛斯基。對內，他不讓大陸人民要求改善生活，享有自由權利，說那是「資產階級的經濟主義」、「個人主義」，而以「繼續革命」壓住這種心理。對外，他將中共與蘇聯在共產集團的權力鬥爭擴大，他向自由世界的滲透，進行顛覆活動，在落後地區製造叛亂，和一切統戰陰謀活動，其中包括製毒、販毒罪行，統統都稱為「革命」。這對內對外的「革命」，都是無限期的，必須繼續進行「繼續革命論」。毛澤東所謂的「繼續革命論」，其眞實意義與作用在此。今華鄧「曖昧聯手」，在其「新憲法」中剔除此「革命論」文字，會不會連其實質也拋棄了呢？不會，因為他們仍是共產黨，仍走共產主義的邪路、死路，其本質與毛澤東的所作所為，完全一樣。

以中共「憲法」而言，本是中共頭頭們自欺欺人的玩意兒。但其中仍有許多規定，畫出了他們醜惡的嘴臉。如其「總綱」第一條規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中共是「中國人民的領導中心」。關於人民權利的條文，則任意以「階級關係」，亂扣帽子，公然剝奪基本人權。由此可見「新憲」中剔除了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雖有「貶毛」意味，但北平新「當權派」仍將以毛澤東的「革命思想」與手段加緊奴役、迫害大陸人民，亦無絲毫約束作用。至於對外，其目標在「五屆人大」核定修改的「國歌」中表現得很明顯。這支歌的前四句原是：「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和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現改為：「前進！各民族英雄的人民，偉大的共產黨，領導我們繼續長征」。試想他們妄圖「繼續長征」的目標何在？顯然是「繼續」搞亂世界，所謂「

福特女兒守身如玉

美國前總統福特的女兒蘇姍去年因為「我煩透」念書的理由，從堪薩斯大學自動退學。如今，到七月六日就要滿二十一歲的蘇姍已經找到一份工作；在吉姆．奈伯士主持的電視綜藝節目「吉姆．奈伯士劇場」裏任訪問部份的主持人，每週一次，週薪三百四十美元。

蘇姍說：「除開情場外，生活寫意」蘇姍近日在情場上有波折，朋友說她剛和三十六歲的男友——一名離婚的安全人員分手。這是蘇姍第二次動了眞情的羅曼史。她說：「我眼淚都消光了，我想，要忘掉這次愛情，需要幾個月的光景。」

蘇姍是個說話率直的女孩，以上一段話便是一例，也同時讓人想起兩年前電視訪問節目「六十分鐘」裏那個讓人忘懷不了的夜晚：當時第一夫人比提．福特語驚四座（連女兒蘇姍在內）的承認，如果蘇姍和人發生性關係她不會吃驚。蘇姍最近表示她沒有這種經驗。她解釋：「但對我而言，發生性關係是表示和一個有婦之夫搞三搞四的，而戀愛就要純戀愛。」

蘇姍最近以特別來賓身份上電視「哈哈笑」節目，特別來賓、名歌星桑尼問她，現在身旁沒有安全人員，那安全問題該如何解決？蘇姍很機智的回道：「服避孕藥。」這句話父母聽後有沒震怒？蘇姍說：「他們聽了也笑。他們不能不認了，這就像羽毛長滿要飛一樣。我是想把這變化進行的緩慢一點。」至於避孕藥問題，蘇姍說：「哪個青年用它？不過我可沒用，但我心裏有數，『哈哈笑』結束後，大家會說：『我們還以為你是傳統的美國乖女孩哩。』如果我把他們對我的印象搞壞，我感到遺憾。」

蘇姍喜歡哪類型的異性？她說：「我交過的男朋友有滑雪場巡邏員，有股票經紀商，還有大學生。和我約會的男人定得比我大上五歲，十歲或十五歲。去年一年和我約會過的每一個人都是離過婚的。」

在「吉姆．奈伯士劇場」裏，蘇姍訪問過不少名人，像影星畢雷諾、「女丑劇場」主持人卡洛．伯奈特和曾經訪問過尼克遜的英國電視界名人大衛．福斯特。蘇姍淘氣的說：「我倒想訪問芭芭拉．華特絲（美國廣播公司年薪百萬的電視新聞主持人），因為她老愛問別人私事，我想問個究竟她為什麼有此好？」



蘇姍已在棕櫚泉買下一間公寓式房子錢是父親出的，和父母住處相隔僅只十分鐘路。儘管蘇姍發過羽毛長滿要飛的大胆言論，但她也不加思索的承認：「目前，母親和我最要好。」蘇姍每天早上都會接到母親打來的電話。有時一天兩、三次。她說：「如

中共亦繼續在中南半島、東南亞煽風點火。使聯合國震驚的高棉共黨大肆屠殺，蹂躪人權，即是從中共「活學活用」來的，其殘暴與禍亂行動，為中共所支持。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尼的動亂威脅，背後都有中共的魔影。他們的思想和行動，都在「繼續長征」，「不斷革命」，與其「貶毛」捧毛有何關係？

柳山

中共與緬甸關係惡化

這一個月來，中共高層頭頭的外交活動非常頻繁，先是鄧小平的訪問緬甸、尼泊爾，最近李先念又訪問菲律賓。其對象皆是南亞及東南亞的開發中國家，目的顯然在力圖爭取盟友及企圖影响這些地區的情勢。

然而，這項外交攻勢似已遭到了挫折。據報導，當中共正在與馬來西亞、菲律賓及印尼等互通欵曲時，中共與其緊鄰緬甸的關係，顯然陷入了低潮。

據「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說，緬甸總統尼溫的社會主義（非共產主義）政權，目前正在重新評估其長久以來討中共歡心的政策。在中南半島，中共先前已與越南發生閒隙，雖然越南也是中共的緊鄰，但其政權却受蘇聯的支持。

不過，目前尚無跡象顯示，緬甸準備「冒險」與中共的「頭號敵人」蘇聯建立親密關係。但是，由於緬甸重新評估其與北平政權的關係，中共可能不得不嚴加注視，以防尼溫政權改變其主要的「外交方向」。

一般認為，緬甸未來在與中共凍結關係後，可能會與印度、泰國及其他東南亞國家建立較密切的關係，以做為彌補。然而，另外還有一項可能性值得重視，那就是尼溫政權改變以往緬甸的中立態度，而改善與美國的關係，這當然包括購買少量的美製武器及接受華盛頓的經濟援助。

中共與緬甸的關係何以會惡化？觀察家認為，中共拒絕停止對緬甸共黨游擊隊的援助是主因。這支緬共游擊武力約有一萬名戰士，盤據於緬甸東北部，一九七三年以來，一直不停的攻擊政府軍及政府機構。這使得尼溫必須投下許多金錢及資源去剿共，因而妨害到緬甸的經濟發展。

中共既然主張與緬甸維持良好的關係，為什麼又拒絕停止對緬共的支援？有人認為，中共支援緬共的用意在防止尼溫加強其與蘇聯或東歐蘇聯盟夥的關係。

據報導，尼溫的緬甸社會黨內部有一親蘇派系存在，中共恐怕此派系有朝一日會當權。這個派系的勢力目前雖然還未竄起，可是一旦它與蘇聯共黨建立了接觸，將來就可能贊同與蘇聯建立親密關係。

程立雲

蘇姍是家裏四個小孩裏唯一的女孩。她堅持目前還抽不出空論婚嫁，但打算在婚前至少要和未婚夫同住半年。

蘇姍說：「我找的對象要和父親很像：喜歡運動、待人好，至少比我高兩寸，體格好，很愛戶外運動，是個領導人，能控制我。」——（取材自美國「時人週刊」）

李凱詩

大陸公司的新生事物

（一）「需要」的「禮物」

近來發覺自己的中文程度似乎愈來愈差，連報紙也開始看不懂了。三月十五日，「文匯報」刊登了一段消息：「北角華豐國貨公司為方便港九同胞回鄉旅行探親，將在本月內辦理『回鄉探親禮品箱』業務……箱內各種物品，都極為實際合用……適合廣東、潮汕、福建及外省各界同胞的需要。」這段話，我就不能懂。

禮物固然是實用的好，但不實用也沒有甚麼要緊，因為禮物可有可無，普通人不靠它過活，否則「禮物」與「救濟品」何異？

但是大陸同胞「需要」「禮物箱」——這話既然出自「文匯報」記者之口，則「禮物」一辭，似乎「需要」新的定義了。

中共出版的「中華新字典」解釋「禮」字說：「表示慶賀或敬意而贈送的物品。」由此看來，「禮物箱」是用來「慶賀」同胞的「需要」的。領教，領教！

（二）光輝的成果

最新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序言正確地指出：「我國革命和建設的一切勝利，都是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取得的。」現在我要介紹一下中共三種光輝的成就：（一）男寶——男寶的主要成份是甚麼呢？且聽我一一道來。「枸杞子功能滋養肝腎……且易引起性神經興奮。」「菟絲子也有補肝腎、助陽、益精明目的功效。」「淫羊藿的補腎壯陽之效更為顯著。」「現在，你看看罷，集這麼多滋養肝腎藥製成的『男寶』，是不是眞是『男人之寶』呢？」（二）維雄片——這是「強力雄性荷爾蒙製劑」，功能「生精補腎，壯陽強身」，「是選用健康動物睪丸」提煉而成的「男性滋補良藥」。（三）參茸鞭丸——「以人參、鹿茸等廿多種名貴藥材及多種動物的鞭精製而」，「有補腎強身，提神回春之功」。

此外，中共還有甚麼「鞭仔丸」、「三鞭丸」等光輝的成果出售。「國貨公司」裏有很多介紹這些成果的傳單，我祗節錄了一小部份。這些光輝的成果，充分證明了共產主義的優越。

好一個「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

齊冥

濟南淪陷與王耀武之最後評價

蠖廬

年前筆者曾寫過一篇「抗日戰爭時代的山東」，對那一時期的山東曾經大概介紹過一番，唯僅止於李延年與何思源兩人主持軍政經過，後來王耀武當主席的情形，就未提及，現在且來談一談王耀武吧！

出身寒微．入黃埔軍校

王耀武，山東泰安縣城東四十里王廟人，出身寒微，自幼即以放牛拾柴帮助家計，所受教育不多，且一度在村上賣過豆腐。十五歲時，乃離家到上海學印刷，做了大約一年多時間；因鑑於山東人在上海灘，不是拉黃包車，就是做苦力，頗難立足，很想轉下環境，適廣州黃埔軍校招生，遂赴廣州投考，竟被錄取，編入黃埔軍校第三期習步科。迨畢業後，被派在何應欽第一軍之憲兵連當見習官，後升爲少尉排長，稍後又撥歸第一師機槍連爲少尉排長，當時師長爲劉峙，未幾劉將師長職位交給第一旅旅長胡宗南，所以，王耀武不但跟過劉峙，又跟過胡宗南。按當時王耀武係第一師第二旅第五團第三營之排長，旅長是黃杰，團長是梁華盛，營長爲劉炳，除了劉炳沒沒無聞外，後來差不多都成了飛黃騰達的人物。

民國十九年，第一師參與討伐閻錫山、馮玉祥戰爭，王耀武在河南內黃戰役中表現非常英勇，不久即遞升爲連長，營長，團附，至民國二十一年，梁華盛調充國民革命軍駐豫軍官教育團教育長，負責訓練下級軍官，成績卓著，由團長提升爲九十二師師長，水漲船高，王耀武亦升爲九十二師六九四團團長，與後來任七十四軍軍長的邱維達（當時任六九五團團長），同爲梁華盛的幹將。

五次剿共．活捉方志敏

民國二十四年左右，共產黨朱毛的蘇維埃紅軍正在江西一帶倡亂，中央爲阻止其流竄，曾在南昌成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由蔣委員長親自指揮，五次清勦，王耀武均曾參加，有一次戰役，王不但鹵獲槍隻三百六十多支，並活捉了共產黨第十軍軍長方志敏等人，受到中央的嘉獎，王耀武且得到蔣委員長在行營特別召見，在召見中，王的應對亦頗爲得體，蔣先生對王耀武的印象頗佳。其時南昌行營所指揮的將領，有北路總司令顧祝同，西路總司令何鍵，南路總司令陳濟棠。在顧祝同的轄下則有顧自兼的第一路軍，蔣鼎文的第二路軍，陳誠的第三路軍，以及浙贛閩邊區警備司令趙觀濤，總預備隊指揮官錢大鈞所指揮的將近十個師。王耀武不久又由團長升爲南昌行營的補充第一旅旅長。按第一旅與鄒洪的四十三師，孔令恂的九十三師，黃子成的二十四師，陶峙岳的第四師，都歸毛炳文的守備隊指揮，毛炳文則又與羅卓英的第五縱隊，吳奇偉的第七縱隊，劉興第八縱隊，歸第三路總指揮陳誠，副總指揮薛岳指揮，所以，王耀武在南昌行營任補充旅長時，結交了好些後來成爲方面大員的將領。同時南昌行營蔣委員長左右，又有許多幕僚如鄧文儀，賀衷寒，蕭贊育，王世和等，王耀武都應付得頭頭是道，人人都對王耀武發生好感；王耀武人很聰明，對長官不但能順從取悅，對同僚亦能圓滑而不開罪於人，因此王耀武在發表升任旅長後，中央則命令王率部開拔至陝西漢中整補，不意在川西包座又遇上共產黨紅軍流竄，乃配合第一師剿起共來，打了一場相當出色的勝仗。

鴻運當頭．升官快速

運氣當頭，陞官亦快，王耀武在民國二十二年又升爲新十一師師長，未到半年，五十一師師長范石生辭職，王耀武即正式成了五十一師師長。未幾上海抗日戰爭爆發，五十一師遂撥歸七十四軍軍長俞濟時轄下，與五十八師師長馮聖法，六十師師長陳沛，並肩作戰。

七十四軍在上海和日軍作戰後，未幾又轉進南京，參加武漢大會戰，在江西之馬迴嶺，俞濟時即因功升爲十五集團軍總司令，王耀武亦一躍而爲七十四軍軍長。王耀武接任軍長時，所率領的三個師是李天霞的五十一師，施中誠的五十七師，廖齡奇的五十八師，在江西上高作戰，又打了場硬仗，在嚴重傷亡之下，王耀武反而成了名。

不久又投入長沙會戰中，其間五十七師師長升爲七十四軍副軍長，余程萬繼任五十七師師長，常德一戰，余程萬雖以失常德，幾乎把命丟掉，

但並不影響王耀武的官運，在第四次長沙會戰中，王耀武則又繼王陵基升任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

湘人視之・英雄人物

民國三十三年，中國抗戰陣容，在軍事上面，又成立了四個方面軍，第一方面軍司令官爲盧漢，第二方面軍司令官爲張發奎，第三方面軍司令官爲湯恩伯，第四方面軍司令官，則由王耀武破格升任。該方面軍係直接由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指揮，故王耀武亦躋於重要將領之列。第四方面軍的司令部，係設在湘西的安江，指揮的部隊有韓濬的七十三軍，施中誠的七十四軍，李天霞的一百軍，胡璉的十八軍。

三十四年，日軍企圖侵佔我國最大的芷江飛機場，發動湘西會戰，日軍牟西一郎所率領的二十軍五個師團，和一個旅，總計七萬人，都投入湘西雪峯山一帶戰場中，王耀武坐鎭安江，所指揮的部隊差不多有二十個軍，近三十萬人。當時日軍因太平洋戰爭的節節失利，已成強弩之末，故王耀武第四方面軍在洞口附近，不但阻止了日軍的進攻，且消滅敵人三千多人，俘虜日軍官十七人，士兵二百三十人，虜獲戰馬三百多匹，大小炮十四門，機槍六十挺，步槍一千二百支，所以，使當時的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都頗讚賞。駐華的美軍將領麥克魯，索爾登，在五月一日曾到過湘西王耀武的總司令部視察過，對王的爲人及作戰，也大爲稱許，更使魏德邁在最高當局面前稱譽不已，甚至芷江城還修了一條耀武路來紀念他。

湘西會戰之後，日軍已銳氣漸衰，我軍乃反退爲進，先後收復桂林、柳州。王耀武則乘勝一路由邵陽、衡陽之綫向前推進，一路進攻新化，永豐、湘鄉、湘潭，協同薛岳的第九戰區北進，兵力且已到達汨羅江修水之綫，在「無湘不成軍」觀念之下的湖南人心目中，王耀武眞正成了英雄人物，這可以說是王耀武最輝煌的一段時期。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日下午八時，日本接受中、美、英三國之七月二十六日的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進侵湘西的日酋是坂西一良，遂亦率領日本二十軍團，六十四師團，六十八師團等部隊，向我軍投降，王耀武便是長沙的受降官，其接受日酋投降的場面，雖不及南京何敬之將軍，北平的孫連仲，但比起薛岳之在南昌，胡宗南之在洛陽，却風光多了。

扶搖直上・衣錦榮歸

王耀武在長沙時，中央會有意委王耀武爲湖南省主席，但王耀武有股子舊觀念，總覺得做了大官不回家，猶如衣錦夜行，頓想還鄉光宗耀祖一番，遂向中樞懇辭湖南省主席職位，申請回桑梓服務。於是山東在李延年的第十一戰區副長官部撤銷之後，中央又在濟南成立第二綏靖區司令部，由王耀武調任爲司令官。

王耀武是黃埔三期，李延年是黃埔一期，王耀武爲了提高自己威望起見，並且在最高當局面前，保舉了幾位副司令官，以壯聲勢。這第一位副司令官便是前二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黃埔一期的老大哥李仙洲，第二位副司令官便是前山東省主席，保定軍校出身的牟中珩，第三位則是前二十六軍長丁治磐。李仙洲是山東長淸人，牟中珩是山東黃縣人，丁治磐雖是江蘇東海，但與山東日照相隣，故都與山東關係至深，對王耀武身價也大大提高。其餘如以邱維達爲參謀長，吳鳶爲人事處長，錢伯英爲參謀處長，鄧文博爲軍法處長，趙汝漢爲副官處長，龍出雲爲辦公廳主任等等，一行人馬，浩浩蕩蕩，這時王耀武得意極了。說到這裏，王耀武如此扶搖直上的成爲方面大員，是憑甚麼傑出的本領呢？筆者現在來個插筆，先說一說王耀武竄紅的原因吧！

王耀武人很機警，做事亦頗利落有交際天才，作官的決竅，可以說久在宦場的老吏，也不及他頭腦靈活，王耀武自黃埔軍校出來，在最初時期，如河南內黃，江西馬迴嶺，川西包座諸役，倒有點勇敢，是靠眞本領苦幹得來。師長時代，打上高，亦頗令人稱許，其後來如長沙會戰，湘西大捷，那只是靠運氣，講人事，徒博虛名而已。王耀武步步高陞關鍵，第一是得力於兪濟時，其次是鄧文儀，賀衷寒，袁守謙，以及顧祝同，薛岳諸人。何敬之是早年就拍上了關係，那也得力不少。

先說兪濟時，是浙江奉化人，在米店裏做夥計扛米出身。因爲當時奉化出了位蔣先生，在黃埔辦軍官學校。故有人勸兪不如投效從軍，於是兪在慫恿之下，便到廣州投考黃埔軍校，初初參加的人少，投考很易，兪即被錄取，成爲黃埔第一期學生，兪因係蔣先生奉化小同鄉，故亦視爲親信，提起兪濟時，自幼係天生的兎咀，乃用手術縫合成爲整個的咀唇，是以人都稱他爲兪缺子，人極平庸，讀書很少，但在蔣先生面前極恭順殷勤，所以，後來由軍長，集團軍總司令，更進而侍從室主任，以至軍務局長。兪濟時作戰除了喜歡殺人外，簡直是乏善可述。

抗戰時期在重慶，兪濟時正任侍從室主任，蔣先生在每週，都到黨部做紀念週，在未到場之前，兪濟時是照例先到場巡視一番，那種裝模作樣的庸俗相，人都對其無好感。有一次蔣先生從重慶海棠溪附近官邸，到市區開會，正值大雨過後，適警衞團派兵剷除在蔣先生必經之路的山泥。蔣先生座車上山之際，修路除泥的工兵，在山坡剷泥下扔，竟將泥土落在座車之上，蔣先生遂命令停軍，問明原委，工兵們一看是蔣先生亦都驚慌起來。兪濟時在蔣先生之前乘車前導，也停下來，一問是工兵修路，亦說不出所以然來，蔣先生即囑令工兵着其團長，明晨到軍事委員會來見，按此事責任完全在兪濟時身上，兪担任侍衞未能在事先通知警衞部隊淸路，這無疑是失職。但兪是奉化人的關係，故始終受蔣先生信任。在一般人且以爲兪是蔣先生的外甥，及兪飛鵬的家人，其實兪濟時與蔣先生是一點親戚關係也沒有，只是一期門生走紅而已。

王耀武是兪濟時部下，深知兪在蔣先生面前有力量的，所以，始終視爲靠山，對兪濟時獻殷勤，施孝敬，是無微不至的。在抗戰時期，王耀武在重慶設有辦事處，處長葛某，是軍校四期生，便專門爲王耀武向各要人應酬。兪濟時家人的婚嫁喜慶，彌月生日，王耀武名下的那分重禮，是少不了的，葛某人全權處理的，更是妥妥當當。（一）

彭德懷死得不明不白

胡蒼之



北平方面通常可靠消息人士三月初旬已經透露：前中共「國防部長」彭德懷，於一年以前已告「瓜直」，但並未揭露彭德懷究竟是怎樣死的？尤其奇怪的是，中共「官方」一直沒有正式或公佈，更令人覺得這個跟毛澤東思想相左的中共高級軍頭，死得不明不白！惟彭德懷已達七十九歲，加以近二十年來的非人生活，折磨致死也不足奇！

幼年時期與投共前後

由於一九五九年彭德懷被毛澤東整肅後，即告失勢；特別是在「文革」期間，彭德懷再度被鬥被公審，一般還認爲他早年遭老毛的毒手，不料他能死於毛澤東之後。因此，彭德懷的生與死，已不復引人注意了。祇因他是堅強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中共「元老」派之一，所以他便成爲引起爭論的人物，並曾受到中共高級頭頭們的「尊崇」。甚至蘇聯的「遠東問題」季刊，在最近一期發表一篇文章，也熱烈稱讚彭德懷。

彭德懷在中共軍中的地位，跟朱德相等。但其出身貧賤，却有強悍的個性，好客善談。據他的自述很坦白地說：「他在九歲那年，因不愼而打破了他祖母的鴉片烟槍，曾被拖出遊街示眾，並曾受到家族會議判他以死刑！後來他被赦了，而立即遭驅逐。其時正當嚴寒，除一身破衫外，別無長物。因之，他一直沒有求學機會。」

當他離開家鄉後就替人做小工，民初投入保安部隊，北伐時由程潛率領的第六軍，因缺乏幹部而將彭德懷升爲連長，旋又擢爲營長。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澤東在湖南搞「農民協會」失敗後，即至井崗山落草設寨。而當時的彭德懷，已升爲湖南保安團長，駐平江一帶，乃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因受毛的誘惑而叛變，拉走該保安團的大部份武器。從此，彭德懷獲得毛的賞識，而彭德懷對毛的忠心耿耿亦無以復加！

一九三〇年當國軍圍攻毛寨時，彭德懷所屬的兩名團長，曾發動一次所謂「富田政變」，目的支持李立三路綫，而要求脫離毛澤東的獨立行動。那次是中共有史以來內部發生的最大危機——軍人叛變，却爲彭德懷的迅速行動所鎭壓，而挽救了中共岌岌可危的局面，否則李立三早已壓倒了毛澤東，則中共的歷史便大不相同了。

流竄陝北及抗日時期

在中共「流竄」期間，彭德懷的「紅一方面軍」，從江西到陝北，全程爲六千英里，都是步行的，據紀錄載稱：「彭德懷是八路軍中最能吃苦耐勞的指揮員，他與全體共兵吃同樣的伙食，而未設小灶，如果工作需要，他也可以有本人住的房間，但任何官兵都可以因爲不平的事而去見他。雖然他治軍的紀律甚嚴，却多半對部下加以勸戒。他所訂立的處罰原則有三：（一）是監禁；（二）公開責罰或自我批評；（三）開除軍籍，惟對連級以上幹部的處分，反而比士兵更加嚴重得多。……」

一九三五年中共竄抵陝北後，彭德懷最初的任務是負責自寧夏的長城至甘肅平涼一帶，進行打家刦舍的勾當；至抗日期間，由於國共一度合作，因此，共軍被改編的番號是「第十八集團軍」，以朱德爲「總司令員」，彭德懷爲副，但在實際指揮作戰方面，則由彭德懷負責。一九四五年勝利後，中共「長征系」的老幹部，大多被編入「西北野戰軍」，由資深的彭德懷所率領，以黃龍山爲根據地，從而在陝、甘、寧、青邊區活動。

至「國共政協會議」破裂，中共大舉叛亂時，彭德懷的「野戰軍團」，仍被留在西北，而與當時最強大的胡宗南部相對峙；其餘劉伯承、陳毅、林彪等三個「野戰軍」，則分別流竄於中原各省；且均獲得較優勢的裝備，而各自充實其力量。

當時彭德懷跟老搭檔賀龍，曾數次要求出潼關。但毛的答覆是：「靜以待動」。就從那時起，彭與毛澤東之間已開始發生歧見；尤其是中共在北平建立政權後，毛僅僅給彭德懷以一個「軍委會副主席」的銜頭，似是對他三十年來撐持紅軍的大報酬；名義上確實高於一般委員如林彪、陳毅、劉伯承等人。可是彭與賀龍，則一直被冷藏在西北，怎能常來北平，處理所謂「副主席」的事務呢？

主張割掉毛澤東思想

韓戰初期，中共最早入韓參戰的「志願軍」，由林彪指揮，而彭德懷會一度反對中共兵參戰，因而再度與毛發生歧見。爲了削弱彭的實力，一九五二年春林彪負傷，毛卽調彭率領其西北和西南的共軍，接替了林彪的指揮權。目的在一方面把盤據西北的彭德懷調到東北，可以消滅他大部份實力；另方面則可以解除彭在西北區根深蒂固的地位，而實現毛澤東削藩的陰謀。其後委任彭德懷爲「國防部長」，也是老毛剝奪彭德懷實際兵權的第一步驟。至一九五九年被整肅後，彭德懷却沒有了正式的職位，照理，不能再構成其罪名，然則老毛爲什麼對彭還是那樣狠毒呢？

根據較早時「紅旗」刊出的所謂「彭、黃（克成）反黨集團」資料透露如下：「彭德懷同走資派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是一鼻孔出氣的，他徹底地反黨反毛澤東思想。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彭德懷匿藏在成都，遭航空學校的紅衞兵所逮捕。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解回北京，不久後卽揪出公審，在他親筆寫的自辯書供詞中，會經坦白地承認了他在一九五六年，召開八中全會的時候，卽極力進行反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主張割掉毛澤東思想，馬上得到了他的黑後台劉少奇的鼓掌贊同。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在其黑後台劉少奇的指使下，更公然當場撒發傳單，竭力反對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這一串的滔天大罪，他都坦白地承認了；但死不悔改的彭德懷，却仍不肯承認自己是完全錯誤的，並直言不能接受毛澤東所加在他身上的一切罪名。……」

毛彭有如水火不相容

由是可知彭德懷是一個「威武不屈」的強硬漢，敢作敢爲的反毛「英雄」。儘管過去是誤入歧途，搭錯了毛澤東的賊船，做了中共的帮兇，但他畢竟良心發現，敢於面對現實，公然揭露老毛的猙獰咀臉！與那些執迷不悟，爲毛澤東帮兇到底的如周恩來輩，實不可以道里計！特別是從彭德懷的老婆浦安修被中共「文革小組」江青、陳伯達揪出公審時的紀錄中，更可以看出彭德懷對毛澤東不獨早已失望，並充分顯示毛、彭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據「大批鬥」的資料透露如下：

「彭德懷的妻子浦安修，同彭德懷是一丘之貉，她是彭、黃反黨集團中的重要角色。彭賊被罷黜以後，浦安修卽在一九六二年與彭德懷僞裝離異，表示彼此脫離了關係，實際上却仍極力包庇彭賊過關。時至現在，浦安修仍然不肯揭發彭賊的眞正罪行，企圖頑抗到底！更千方百計地爲彭德懷塗脂抹粉。這裏將審結浦安修的紀錄中摘要出來，以作批判的資料。」

上述是原審者的按語，以下則爲彭德懷老婆浦安修受審時的供詞。她說：

「她是彭德懷已離婚的愛人，名叫浦安修，一九三八年在延安担任『新民報』記者時，已與彭德懷相識，一九四〇年結了婚。彭德懷的事她一直不很清楚，自然也不知道。不過，到了一九五六年以後，她却經常聽到彭德懷發牢騷：『我現在老了，毛主席不歡喜我了。算了吧！我打倒帝國主義，平生志願已完成，可以退休種田了。他（指毛）不歡喜我，就讓他不歡喜吧！我除了不當權有什麼關係？』……

冇眼睇毛的西山別宮

「有時候中央高級幹部集會，如果有毛主席在座，彭德懷就拒絕參加。中央開大會，每次過了中午十二點鐘以後，彭也不願去。（因爲毛澤東往往參加下午會議，所以彭德懷不想同老毛碰面。）……北京郊區有個地方的建築物是最新式的（指毛澤東的西山別宮，窮奢極侈）。但那是供中央首長居停，許多人邀彭同去，彭說：『那是別人的行宮，你們歡喜去就去吧，我是不去的，也不想看那麼華麗的別墅。』……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期，彭德懷會經回到他湖南老家去考察過，返來後大發牢騷：『他們鄉下的人，連廚房間的鍋灶被破壞了，煑飯也沒有炊具，鐵窗、農工及其他金屬，全被搜去作土法練鋼的原料』。羣衆對這樣的運動，他們表示很不滿。他又對他妻子浦安修說：『毛主席戮了我一下，我也戮他一下；你想：他可以戮我，我難道就不可以戮他嗎？』……

「廬山會議以後，一九五九年春，彭德懷被解除『國防部長』的職務時，他就對人表示：『現在是無官一身輕了！』又說：『我如果是眞的要反毛主席的話，過去反就反成功了，還等到解放後才反嗎！』又說：『我是吃民主革命飯的人，現在已告一段落，但我也已經吃不成了！』因此，彭德懷便賣掉一些關於農技方面的書籍，辦了一個魚池和一塊地，實行養魚種菜。

大躍進失敗毛負全責

「一九五九年以前，朱德、賀龍、黃克誠、張聞天、劉伯承、聶榮臻等，經常到彭德懷家裏跟他閒聊。但自從那時彭德懷去職以後，他們都不來了；彭德懷認爲這樣也好，個人在家樂得更淸靜。彭德懷認爲大躍進是比例的失調；又覺得他自己的看法和做法完全沒有錯，而顯然是中央和毛主席的政策錯了；並且錯得太大了！他還說：『這是路綫問題』。直到一九六二年，由彭德懷自己寫的翻案書，內容和他平時說的話一樣——總認爲自己是完全對的，而不像主席那樣錯了也沒有勇氣去承認。

「後來調彭德懷去三綫，他仍未改變主意。他說：『毛主席曾接見他兩次，一再要他好好地去幹，不要背什麼包袱。』但他表示不願去，想回家去耕田，當時我們夫婦已同意辦理離婚手續，自後我就一直未見過彭了。」

彭德懷一生結婚兩次，一九二八年當彭投毛時已告失蹤。抗戰初期，彭與丁玲熱戀，不久又分手。至於浦安修被揪出公審時，爲一九六七年五月，卽公審彭德懷後四個月，因當時以譚震林爲首的所謂「二月逆流集團」，主張「文革」收檔，毛婆江靑則變本加厲，大事整肅，故浦安修也被株連了！

年輕的台灣年輕的人（下）

賀經國先生當選第六任總統

焦毅夫

社會安定得自健全的制度

台灣社會的秩序，爲亞洲各國的稱譽，在今日東西文化交流，人民思想受到衝擊，特別由農業社會轉入工業社會、生產勞力以及生活起居都受到時潮主流洗滌，社會必然產生遽烈的動盪，然而能把住時代狂潮中的舵穩航前進，當然得力於故總統蔣公之堅定的毅力，再是經國先生之輔助領導。

台灣社會秩序的安寧，除掌舵人穩定定方向之外，其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準提高，至少每人都有安定的工作和有保障的生活。這是歸功於社會福利的措施。

政府爲維護公教人員及其家屬的生活安定，自一九五八年開始實施公教人員保險制度，投保人員包括政府公務人員和教育工作人員，保險受益項目爲現金支付和免費疾病治療。一九七六年統計。投保人爲三十七萬餘，免費治療支付台幣五億三千餘萬，現金支付四億七千多萬元。

勞工保險也有極好的功績。一九七六年統計投保人數就有一百七十三萬多人，免費醫療共計十四億餘元。現金付給新台幣十一億餘元。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於一九七五年才開始試辦，一年後投保人數就有四百零一萬多人。

社會救助爲求社會安定主要措施之一，此種救助工作分爲兩種，緊急救助與經常救助，緊急救助支付現金，經常救濟爲普設各種收容院（所），辦理免費治療，目前有醫療單位三百六十多所。一九七六年止還救濟流亡難胞三十二萬餘人，經費支出一億二千多萬元。

其次談到就業輔導。失業問題各國都感到辣手，國民政府爲令勞資通道貫穿無阻，自一九六四年先後在台灣省設立五個就業輔導中心，十二個就業服務站，台北市還設有一個輔導處，并設有五個服務站，專責辦理國民就業輔導。工作項目包括：職業介紹，職業諮詢，就業訓練，職業指導等。一九七六年全年中先後辦理求職的有十七萬七千餘人，求才登記的有三十八萬餘人，安置就業的約十萬多人。當時是我農業社會轉入工業的關鍵時期，工廠設立如雨後春筍，因而需才甚多，經輔導處穿針引線後，求職與求才者兩獲便利。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常見報載各地青年犯罪情形十分嚴重，有等集權國家，常因子弟犯罪而連帶父兄，台灣則沒有此種連坐情形，即以最近發生在香港海域上空刦機未遂死於安全官鄭艮槍下的施振明來說，事情發生後，施的妻子第二天還在台北向記者說她丈夫不會做出刦機的蠢事，第三天她就摒當一切，帶着兒子回到彰化鄉下，這說明在台灣親人犯罪，只要不是同謀，與他人毫無關係。也就是說，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因爲法律沒有子女犯法父兄要連坐的規定，所以不問其父兄是否高官或一般百姓，都是一律看待。

近年有少數台灣青年到海外後，對政治過於敏感，言論涉於激烈，政府對其在台灣的父兄最多通知有這回事，請其多加勸導而已，這是既合情又合理，合法又合度的處置。民法規定，一人犯法，一人當，子弟犯法沒有父兄連坐的理由。不過子弟犯法，父兄即使想保也不可能，這正說明台灣是民主法治社會，不能濫加罪名，也不能憑人情脫卸罪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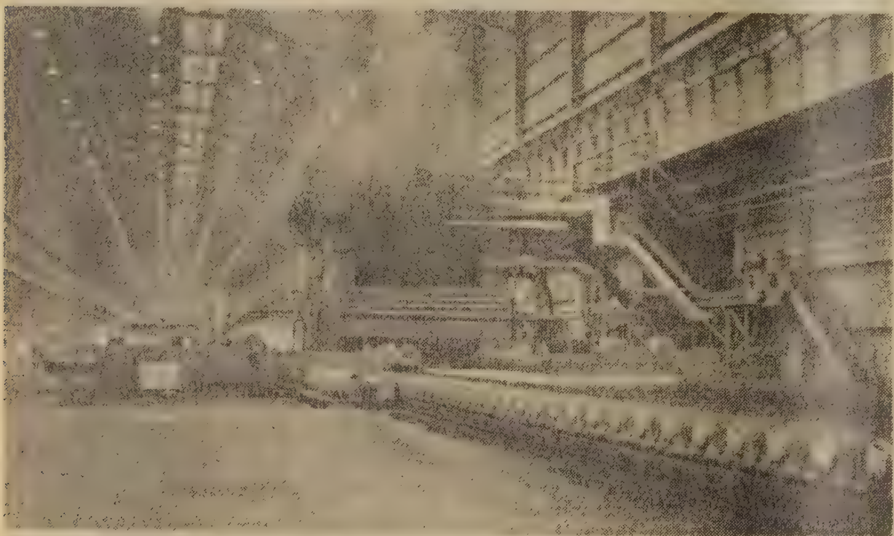
國民黨執政奉行多黨政治

目前，在台灣執政是「中國國民黨」，正與英國工黨執政一樣，這次第六任總統國民黨提名蔣經國先生競選，其他如民社和青年黨也可以提名一人出而競選，但他們沒有提出，自然只有國民黨提出的人參加選舉了。沒有人競選不意味着蔣經國先生就一定當選。代表可以不投他的票，或棄權，或寫成廢票，他得不到出席代表半數票，就不能當選。但他能使應該出席的一千二百〇四位國大代表，除去病假無法到會投票之外，幾乎得到全票一千一百八十四票，這是蔣先生的眾望所歸，國大代表代表全國人民將復興中國的大任，加在他的肩上。

今日中華民國各級政府，是國民黨爲執政黨，他係依據政黨政治之常軌發揮其作用，絕非以黨之名義或特權統治台灣，訓政時期以黨治國早於一九四七年行憲前結束，現在奉行的是各黨派創制的國家大法——憲法。

今日民、青兩黨在中央的民意代表共有三百多人，在立法院和國民大會中左右的力量還是很大，時常杯葛政府所提出的法案，或對政府所實施的政策提出質詢，每每令執行政令單位主管窮於對答。因此，每一政策之推行，必須於法有據，有案可稽，至於執政黨遇有要案在幕後運用，亦政黨政治之









常規。英、美之民主治度亦莫不如此。

在各級議會中國民黨籍代表佔其多數，這是執政黨的政績的保證，如果政績不好，人民可以改投他黨；如果選舉不公正，則非國民黨人士就無法當選。

代表終身職因不能并非不爲

中華民國政府民主政治之推行不遺餘力，自小學起卽有公民課程，灌輸以民主法治之觀念，在學校生活中，班級有學生自選之自治幹部，每週有班會，予以民權初步之訓練，其目的在於習慣民主方式之生活，養成一個有民主精神素養之國民，以爲憲政法治之礎石。

這裏我們願討論一個海內外人士所關心的現實問題，在自由民主的社會裏爲何還有「特權階級」，今日台灣爲何有終身職的民意代表存在。這一點在實行民主憲政的國家，確是不大妥當。然而，這是一項政治的現實問題，並非法律問題，是事實上的「不能」并非人事上的「不爲」，因爲大陸被中共統治，無法改選，故其任期只有順延下去。現在實行自由地區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舉的措施，就是爲了適應情況的需要，一方使原選中央民意代表之任期繼續順延至大陸光復之後，以維憲政體制與基礎之完整，一方面使台灣及法外地區才智之士亦能經由選舉出任中央民意代表，參與國事，以擴大憲政體制之基礎。

三十年前在大陸各縣選出的代表，最年輕的也有六十多歲，最長壽將近九十，有些代表本身已失去工作能力，如有兒女在台灣生活還無問題，多數兒女留在大陸到台灣又未生育，同時沒有積蓄，這使他們感到爲黨奔勞一生，到老來還爲生活担憂，這在「敬老尊賢」的中國社會，必須爲他保留生存的權力。這也是中央民意代表變成終身職的原因之一。

預期台灣藍圖建設新中國

台灣之有今日經濟繁榮、社會進步、人民生活安定，不能不緬懷先總統蔣公的精神和事業，是中華民國莊敬自強的力量之源泉，也是國民行爲法則，政府施政的準繩。

今日台灣已成亞洲的典型，成爲其他地區借助的模範。然而，我們并不以目前的安和樂利爲滿足，它的現實情況，是本建設新中國的藍圖，要把富強康樂的台灣，變成富強康樂的新中國。我們期望於新任總統，也以此預賀新任總統。

反坦克地面攻擊機

陳金耀

在未來的立體戰爭，美國除發展主力坦克，反坦克飛彈，反坦克飛彈直升機，以應戰場之需，同時對地面攻擊的戰機乃秉承過去的戰術，在密接支援上，必須保持一定的空優。繼A四、A六、A七等地面攻擊機外，還加速發展另一主力地面攻擊機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美國快捷共和公司贏得美國空軍的A－X計劃合同，以A－十為主力發展美國空軍所急需的地面攻擊機了（A－X計劃，是按照「先飛後買」方案發展和採購訂約程序，在大量採購時的最後決定，主要是以承製廠商在原型設計、發展、試驗和鑑定技術上的成就為依據）。A－十原型在七二年五月十日首次在美國愛德華空軍基地試飛。至十二月已先後進行了三百多小時的試飛紀錄，至七三年一月十八日A－X計劃的最後勝利才由快捷共和打敗羅富諾的A九落在A－十身上。

A－十機翼裝在機身底下，設計具備良好的空氣動力，兩個裝在機尾部份高處的渦輪扇型引擎和雙尾舵的設計，機械和機翼設計都是幾經改良後才採用，動力是用通用電力的TF－三四引擎，這種引擎的好處是十分省油，而且與機體的連接結構較為簡單，每飛行一小時僅以十五個保養「人時」。

該機為了適合「近接空援」，為了避免引擎吸入機關炮噴出的死氣因而減低了功率，引擎本身的設計是放置在機體的尾頂部，而機關炮則放在機首，駕駛倉後和底部。

兩個引擎各有獨立的油箱，不會在擊中後引起連鎖爆炸，加強捱受地面炮火的幸存能力，引擎外置在機體外，使儲在機體的燃料加倍安全，全機機身重要儀器部份都配有保護裝甲，特別選用渦輪扇型引擎是針對地面陸軍常用的紅外線追熱防空飛彈而設的，其實效是把噴出的熱空氣加速與附近空氣混合，減少造成熱氣流的機會，把引擎裝在機體之上，是防止紅外線追熱飛彈直接破壞機身而設。

機前端是電子儀器，除著是可以裝拆的空中加油管，機倉下面是機關炮和子彈匣，之後有主油箱兩個，隔着中間的是機翼的結構，再後是水壓庫、空氣調節儀器和引擎支架，最後是飛機的尾舵，機身依然還騰出很多空位，以適應日後改良和附加儀器而留下。

機身的結構分三個主要部份，前端、中部和尾部，全以鋁合金為主，對撞擊及化學腐蝕有很大的抵禦能力，機倉周圍以堅固的鈦合金保護，加強戰機手的安全，機體全身以四條長軸支撐，這是一種廉價設計的思巧。然後外面用「鍋釘」穿過金屬殼。機翼分三節，中間一節橫跨機體中部，在兩端附上較長的輔翼，中間的一節有內置油箱。機翼還有外置的懸掛裝置，在接受射擊試驗時A－十可以在斷了兩條主軸或失去一整大片金屬外殼情況下，依然能飛行，其中一個引擎被擊中依然可靠另一個提供動力安全返回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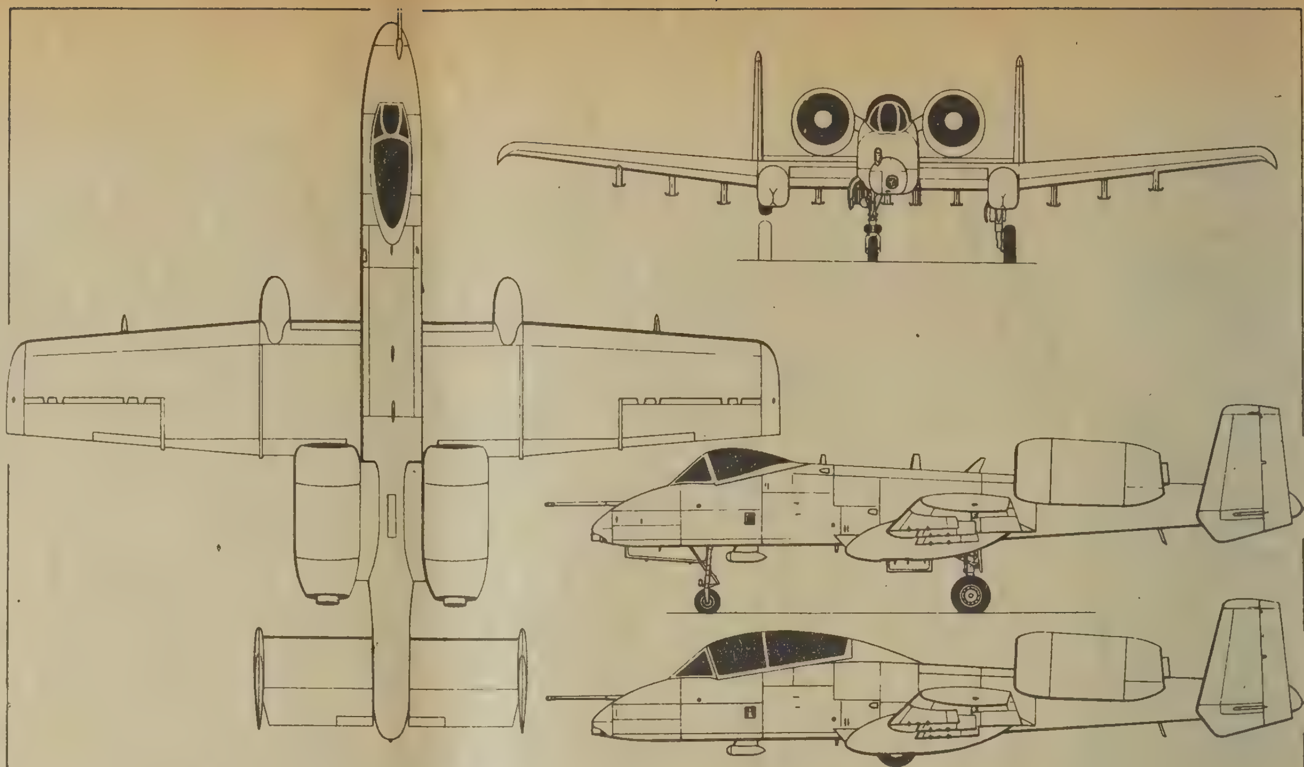
機翼的控制可以靠電機控制的水壓方式移動機上水平及方向舵。在緊急的情況下，可以改用手拉動。據說，就算半邊機身完全失去了機械作用，AI十依然有能力返防。這也是對近距離戰術性地面攻擊機的最基本要求，因引擎裝在機體上，在緊急着陸時較為安全，引擎不至在着地時撞毀。電力系統是由一個交流發電機提供，這發電機所提供的電力供機上的水壓控制舵，電子控制及導航儀表操作、空氣調節、機倉加壓，防止擋風玻璃結冰，水撥，轉送機體內各油箱的電油，戰機手的反地心吸力氣壓衣，機關炮開動等，機師的彈射座可以作射速八三四公里彈射。

武器方面，AI十以近距離地面空中火力支援為主（近接支援），配有重型的大口徑機關砲。A



去年在法國展觀的A—10,此機後來在表演中墜毀。

—十裝上卅毫米多炮管機關炮威力驚人，初時，菲力高福特公司及通用電力公司分別在一九七三年八月提出了專為A—十而設計的機關炮，目前機關炮本身已進入另三年的第三階段試驗。GAU—八A型機關炮是一支七炮管，專供A—十攻擊機應用，發射速度達每分鐘二千至四千發，最近還積極研究發展一種廿毫米六炮管的M—六一機關炮，威力更大，每分鐘可發射一萬發子彈。



「坦克殺手」A—10攻擊機的三視圖。

同時美國正積極發展運用一種放射性不強的變鈾，把這種核廢料製造的「動能穿甲彈」，可把一英尺厚的裝甲鋼板燒穿。這種鈾極重而極便宜，當這種子彈擊中目標時，鈾彈就着火，像白熱的美光照明彈那樣燒穿鋼甲，產生極大的熱量，使坦克內柴油蒸發爆炸。

去年美國在歐洲北大西洋公約國的一次演習中，A—十攻擊機就曾試用此種鈾彈，據說效果非常滿意，使用在A—十的鈾彈的唯一缺點是，這種鈾彈極重，携帶量不多。

機關炮和子彈是分開的，而且很容易自機首底的外蓋裏填裝，戰機手可以選擇高速或低速發射，而且機倉還有指示儀，顯示彈匣內所存子彈數量。

A—十共有十一個外置的武器懸掛裝置，機體底部三個，機體和機輪間各一個，機翼兩端各有三個，這些吊架可以携帶重達一萬五千磅的武器如火箭、飛彈、油漿彈和炸彈等，一千三百五十發卅毫米子彈和足夠飛行五百五十五公里的汽油和二十分鐘的後備燃料。

A—十是全天候攻擊機，有紅外線觀察器、雷射測距器以發射「醒目」炸彈，把炸彈作精確導引（見五三五期附圖）幫助飛機在攻擊目標飛行時準確地扣着敵人目標，俯衝加速或盤旋，還有專為電視導向飛彈AGM六五A而配備的電視導向螢光屏機關炮由「昴首示影板」作瞄準。

該機的通用動力引擎，提供八千九百八十五磅冲力，可以在海面以時速四四三哩飛行，巡航速度達三五七哩，機重三五一二五磅時作四十五度向八千尺高空俯衝時速達三百哩。爬升速度每分鐘六千尺，越距離地面火力支援攻擊半徑二百八十八哩，深入攻擊半徑達六百二十哩，最大巡航距離二千六百五十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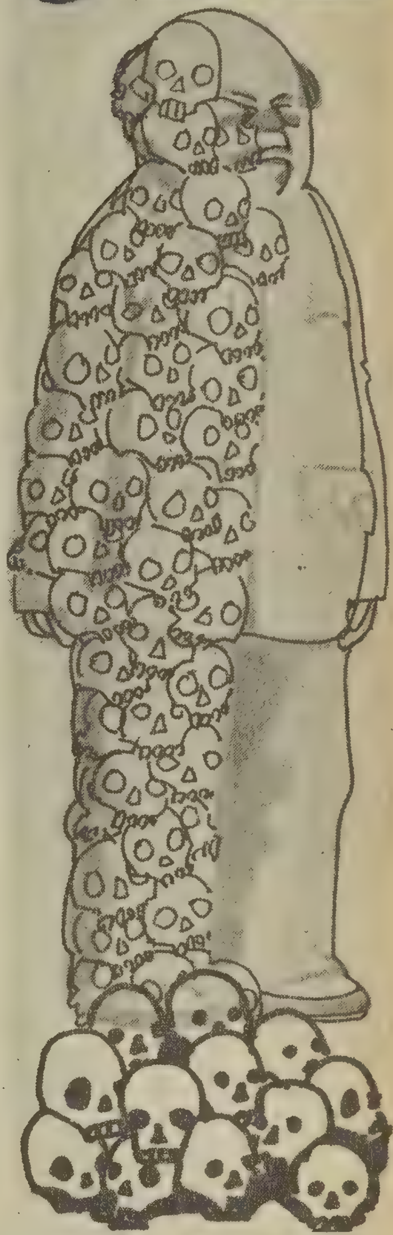
一九七三年，依據美國國會通過的七四年度財政撥欵案，A—十得到了八千二百萬美元的支助發展，建造十架試用型，另外還有一項二千六百六十萬美元的三軍研究發展經費合約，七四年開始服役，第一架A—十A的原型試飛。七四年，依據國會通過七五年度撥欵，A—十再得到九千三百九十萬美元的發展經費，及一億六千九百萬美元用以製造另二十六架A—十趨型之用。七六年度撥欵A—十再得到一項四億八百一十萬撥欵，以製造六十一架之用，七七年度撥欵建造一百架，美國空軍表示預算最後建造達七百卅三架之多。

A—十地面攻擊機在越戰後期曾出現在戰場上，其實際效用未能全面發揮，眞正的功能是否有過份宣傳，則有待日後證明，但可以肯定的，A—十在未來近接支援方面，反坦克是其主要的任務。有空中坦克之稱。



被A—10的30毫米炮擊中的T—62坦克。

瘟君夢



岳騫

劉少奇說道：「主席知道高崗與那邊的關係，我們完全不打那邊招呼，又沒有使高崗承認錯誤，胡里胡塗宣佈了高崗罪狀，恐怕有問題。」

周恩來也說道：「這問題一定要同老大哥商量，否則會引起誤會。」

毛澤東說道：「怎樣商量，你們兩人去一個到莫斯科，當面與馬倫可夫談談」。

劉少奇說道：「這倒不必，據我聽說，馬倫可夫同志地位不穩，政治局一批人有意倒他，這一說法如果是眞的，他們也會要求主席支持。」

毛澤東聽了這句話頓時眉飛色舞，連聲問道：「你的消息靠不靠得住。」

劉少奇說道：「大概靠得住。」

毛澤東笑道：「這樣就好辦了，本來在國際上而言，史大林大元帥是父親，我總是長子，父親去世，家有長兄，凡是這個家庭有什麼事，一定要問我才是。」

劉少奇說道：「蘇共方面本來對主席非常尊重，史大林大元帥去世後，這種情況更明顯。」

毛澤東說道：「他們要眞正尊重我，派出駐華大使便應該徵求我的同意。」

劉少奇說道：「這自然是馬倫可夫同志的疏忽，他還以爲和過去一樣。」

毛澤東說道：「過去有史大林大元帥，他怎麼作都好，我們決沒有反對的餘地，現在情形當然不同了，彼此就要按規矩辦事，我們直接派一個駐蘇大使，不對蘇聯政府招呼成不成？」

周恩來陪笑道：「當然不成，事實上我們過去幾位駐蘇大使都是蘇聯政府指定的。」

毛澤東說道：「今後這個方式也行不得，他們指定的人我們一定不派。」

劉少奇勸道：「主席現在要全力對付高崗，似乎不應和老大哥鬥氣。」

毛澤東說道：「別人也無所謂，就是馬倫可夫這小傢伙太對我不起，蘇共政治局要趕他下台，我一定全力支持。」

劉少奇說道：「既然這樣決定，高崗的問題就等到取得老大哥同意再辦了。」

毛澤東說道：「但是，目前也不能放過高崗，還要加緊鬥爭。」

劉少奇問道：「現在怎樣鬥爭。」

毛澤東說道：「搜集高崗的黑材料，尤其一些不能告人的事，都張揚出來，在黨搞臭他。」

周恩來說道：「高崗的壞事雖多，但是不便舉出鬥爭。」

毛澤東問道：「爲什麼。」

周恩來說道：「例如高崗與蘇聯政府訂貿易協定，如果是同日本，我們當然可以提出指責，但是同蘇聯，我們就無法開口了。」

毛澤東答道：「鬥爭有許多法子，可以靈活運用，我們不提蘇聯，只說高崗通番賣國。」

劉少奇搖頭道：「這個話恐怕說不得，國民黨一直罵我們通番賣國謀財害命。」

毛澤東說道：「國民黨罵我們，我們轉嫁到高崗身上，不是更妙。」

劉少奇說道：「不論是我們通番，高崗通番，這個番也不會有第二個國家，一定是指的蘇聯。」

周恩來陪笑說道：「主席希望同蘇共政治局領導人取得協議，現在一開始先傷了他們，恐怕有點不方便。」

毛澤東說道：「放下這個不提，再說其他。我們就說高崗謀害劉志丹。」

周恩來苦笑道：「主席，劉志丹的事最好不要提了。」

毛澤東問道：「爲什麼」。

周恩來說道：「我怕高崗反咬一口。」

毛澤東登時啞口無言。

原來劉志丹實在是毛澤東害死的。毛澤東未到延安之前，就覺得留着劉志丹是一太害，派出朱理治到陝北把一批土共頭目完全除掉，其中有劉志丹與高崗，朱理治也把這批人逮捕起來，毒打拷問，但卻未能斷然殺掉，及至毛澤東到了延安，不能再殺，乃作了一百八十度轉變，都放出來官復原職，並處分了朱理治下面的幹部，但高崗，劉志丹均不服，一要定處分爲首的朱理治與郭洪濤，毛澤不得已把兩人派去外省工作。暫時結束了這場紛爭，但也對劉志丹與高崗留下了深刻的惡劣印象，非除一個不可。

這時由於陝北平添了兩萬人，生活發生問題，毛澤東就帶了一批人去山西打粮，遇上了中央軍二十五師關麟徵，連戰連敗，又逃回河西，最後留下劉志丹守一個渡口，却在劉志丹熟睡時，派人當場打死，說是中了國軍炮彈，但這件事經過高崗非常清楚。毛澤東因此也拚命捧高崗，一直擢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逢人便說：我要向高崗同志學習，我沒有高崗同志正確。因此，高崗也就沒有反毛的打算。現在經周恩來提起，毛澤東不能不顧慮高崗會反咬一口，只好算了。

停了半晌，周恩來說道：「高崗平日私生活甚差，也可以列為罪狀。」

毛澤東問道：「怎樣情形，你說一說。」

周恩來說道：「高崗辦公室內女秘書，都被他強奸過。」

毛澤東笑道：「恩來同志，這種事談不得的，打開天窗說亮話，我們黨內高級幹部除你之外，誰未玩過女秘書，護士，扯起來都不好看。」

劉少奇說道：「其實恩來同志也不是不想，只是不敢。」

周恩來陪笑道：「這也是眞的，我不是規矩，而是不得已。」

毛澤東說道：「此外還有一個規矩人，便是癆病鬼李富春，倒也規矩。」

劉少奇笑道：「他那是規矩呢？是被蔡大姐管死了，他去了東北一個時期，還不是同高崗一樣玩女秘書，護士，爲了這件事，蔡大姐跑來同我吵，不准再派癆病鬼去東北。」

毛澤東漫聽長吟道：「不愛稻草愛黃金，吃齋的和尙動了暈，貞節烈女把情人送，世上那有眞好人。」

劉少奇，周恩來都忍不住笑。

毛澤東說道：「算了吧！這件事也別提了。」

劉少奇說道：「這樣說，高崗似乎沒有什麼罪狀可言了。」

毛澤東搖頭道：「不提這些個別的事，只說他叛黨的罪行，抽象一些，不必舉出實例，他就沒有辦法了。」

劉少奇說道：「說來說去，還是要等主席與蘇共政治局部份委員談過之後才可以決定。」

毛澤東點頭道：「確實如此，暫時不必揚高崗的醜史，只是攻擊他反黨，搞獨立王國就行了。」

劉少奇問道：「還有饒漱石怎麼辦呢？」

毛澤東說道：「我也就是要問這件事，怎麼沒有鬥饒漱石？」

劉少奇說道：「一個高崗未鬥完鬧僵了，當時也只好放下饒漱石。」

毛澤東說道：「饒漱石我比較了解，他可鬥的實在不多，只能說與高崗勾結高饒聯盟，野心大，要搶奪黨中央重要職位。」

周恩來說道：「饒漱石在上海時，生活很奢侈。」

毛澤東笑道：「無論怎樣奢侈，也不能同陳毅比，說到玩女人玩得多，陳毅第二，咱們黨內沒有人敢認第一，饒漱石逼急了會扯出陳毅的，到時不又是麻煩，我看這些小事別提了。」



有苦自知　　（嚴以敬作）

新三國

司馬炎升了王渾的爵，由京兆侯晉封爲京兆公，也升了王濬的官，由龍驤將軍升爲「輔國大將軍」，其後再升爲「鎭軍大將軍」。

孫皓到了洛陽以後，司司馬炎封爲歸命侯。以前蜀漢劉後主到洛陽，所得到的爵位是「安樂公」，公爵，比孫皓高。魏國的末代皇帝曹奐，是在禪位以後被封爲「陳留王」，王爵，比劉後主又高了一層。

司馬炎待他們三人（曹奐、劉禪、孫皓）都很寬厚，讓他們安享餘年而死。

分久必合道理

現在，我們可以畧爲談談分久必合的大道理了。我在三十年前曾經在重慶於演講之時說過：分久必合的必字，與合久必分的必字，都不妨「修正」爲「可能」兩個字：「合久了可能分，分久了可能合」。現在，我以爲這「可能」兩個字，又不妨再修正爲「容易」：「合久了容易分，分久了容易合」。

原因何在？合與分，本身都各有可愛之處，也各有缺點。剛合了不久，一切新鮮，頗有「開國景象」，在上的求才若渴，在下的互慶昇平。合久了，有若干缺點就顯露了。當皇帝的以爲寶座穩如泰山；當官的懶得向老百姓討好；沒有當到官的，由於爸爸或丈人不是官而似乎永遠沒有機會一過做官的癮，因此而「唯恐天下不亂」；至於一般渾渾噩噩的老百姓，過久了出汗納粮的日子，也感覺煩，倘若又遇到甚麼蝗虫、大水、乾旱、地震、土匪、胡人，那就頗有「反正是死，不如快活一下再說」的造反之意了。於是，大一統的局面土崩瓦解，慢慢的在地平綫上冒出來若干割據一方的羣雄。羣雄互相比武，比到後來，就有幾位尖尖兒的角色，演出在時間上或長或短的「分」的局面。

分的局面，未嘗沒有它的令人嚮往之處。以讀書人而論，在戰國時代活著，確是比在明淸兩代捱著，舒服得多。明淸兩代有鹽商，却沒有孟君，也沒有像「稷下」那樣可以雄辯滔滔、暢所欲言的公共場所。做官的，與希望做官的，也會羨慕他們在戰國時代的老前輩；本國或另一個國家的君主不賞識他們，他們就可以走到另一個國家去活動活動。

「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以蘇秦而論，只要還留著「三寸不爛之舌」，不怕沒有一個可以讓他「飛黃騰達」的國家。

我想大胆說一句對先賢失敬的話：倘若諸葛亮不留在隆中等機會，而跟著哥哥諸葛瑾到東吳去找工作，像諸葛均後來跟他去西蜀一樣。那麼諸葛亮十有九成，在東吳當不上丞相，而極可能倚靠哥哥的社會關係，做到一名比「長水校尉」高不了多少的不大不小的官而已。

諸葛亮之所以能與哥哥諸葛瑾各仕一國，分途發展，正是天下三分的可愛之處。太史慈是山東人，到了東吳，才遇到一個自稱爲他的知己孫策。當時，北方人跑到南方，南方人跑到北方，東邊人跑到西邊，西邊人跑到東邊，忙得很，熱鬧得很。

老百姓夾在三個國的裏面與中間，豈不很苦：要打仗，要納粮，還要做無薪的工。事實，却也並不太壞。三國時代到來以前，當老百姓的還不是一樣的要納粮、做工、打西羌、打烏桓、打鮮卑？？（三國時代的仗，也只有幾次比較激烈。）

就一般的生活情況而言，老百姓在三國時代，遠比在東漢時代活得好。朝廷上不再有宦官外戚把持一切（除了西蜀在最後幾年有一個宦官黃皓而外）。三個國家的大小城吏。極大多數是淸廉的，諸葛亮而且把西蜀治理得道不拾遺。

曹魏在法律，比較偏於太嚴，却也有嚴的好處，叫人民不敢輕易犯法，也就免得受刑。明帝曹叡所修訂的魏律，其後成爲幾個朝代的法律的藍本。

曹魏也創行了「九品中正」的制度。這制度雖未必能實現以絕對客觀的標準來登記青年才俊的構想，却也不能不說是好過了東漢末年許多孝廉、茂才，都並無優良品德或眞才實學，全靠父兄與岳家的權勢而獲選。

曹魏的屯田政策與水利建設，雖則是以便利軍事行動爲目的，而間接却大大的幫助了農民。

曹魏在金融的處理上，有點兒顚顚倒倒：恢復了五銖錢，又施行「以物易物」。在這一方面西蜀比曹魏高明，一度發行了當百的大錢，而不久便恢復了五銖。後主與諸葛亮繼續執行這一種取信於人民的好政策，讓人民始終生活得十分安定。孫權也發行過大錢，而且發行了「當千」的「大錢」，來套取人民的「小錢」。但是，後來他也覺悟了，把「大錢」收了回去。（東漢與三國時代的人，喜歡那重量固定、成色固定的五銖錢，正如民國以來的許多老百姓之喜歡所謂「袁大頭」。袁大頭，每塊重庫平七錢二分，質量幾乎是百分之百的純銀。）

魏蜀吳三個國家的領土，加起來，比以前東漢的大。它們三國彼此的力量差不太多，在中原角力，角成了一時彼此無可奈何的相持的局面，於是分頭對外發展，把較爲弱小、在文化上較爲落後的鄰居部族，「納入範圍」。魏對於烏桓、鮮卑：

演義

梁東方

蜀對於南方的夷（蠻夷）與青海及甘肅西南的羌，吳對於江浙皖三省山地的「「山越」，皆是如此。

三國人才輩出

三個國家都有很多的軍政人才。這些人，倘若生在東漢，大概只能有三分之一的數目春風得意。

三國時代的經學、文學、史學、藝術以及科學，都十分發達。原因是：有刺激、有挑戰，又有熱心的老師。小道如看相算命，也頗有可觀。

至於，虞翻談易經，談出了新鮮的道理來，那就更高於看相算命的管輅了。一度想說服諸葛亮向曹魏投降而反被諸葛亮用「正議」申斥了一頓的王朗，到了北魏之時，仍被經生用作課本，他的兒子王肅，是有名的古文家。（被有些人懷疑爲「僞孔安國古文尙書傳」的作者。）王肅的兒子王弼，是天才：他注解了「老子」，又用「老子」解釋了易經。

論文學，我們只須再提一下曹操的「對酒當歌」與曹植的「翩若驚鴻，倏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秋」，不就夠了嗎？再說，建安七子怎麼樣？東漢有沒有？

在才華上比曹植畧遜一籌的曹丕，却也自有千秋。在詩的體裁上創始了「七言」，又在小說方面寫了一部神怪的「列異記」。與他有「談鬼」的同好的，是「搜神記」的作者，干寶。

干寶同時也是一位「掌故家」，留下了「魏晉春秋」，作爲其後南北朝劉宋的裴松之用來註解三國志的材料之一。

以裴松之所引的若干書籍而論，三國時代的當代歷史家確是不少：寫「魏畧」的魚豢，寫「吳書」的韋昭，等等，不勝枚舉。

甚至那人格不甚足取的譙周，也表現了他對古史的濃厚興趣（寫過一部「古史考」。）

三國時代在藝術上的成就。圖畫可以用美國波士頓城美術博物院所藏的壁畫爲例：上面有兩個極其生動的遊春的人。建築，東吳的佛教寺廟很多：或武昌有慧寶寺，建業有瑞相院、保寧寺，吳縣有通玄寺，鄞縣有德潤寺。曹操在赤壁之戰打敗了以後所建的銅雀台，大概不太難看。他的孫兒，明帝曹叡，是一個很喜歡搞建築的皇帝。

談到科學，三國時代有過會用麻醉藥，又會動手訴取出腎結石，甚至有把握進行「神經解剖」的名醫華陀。馬鈞，傳說爲水車的發明家，但他確是曾經發明了「發石車」、「指南車」，與「十二躡綾機」，與一種自動的兒童玩具，叫做「翻車百戲」。馬鈞是魏國人。魏國另有一位劉徽，在數學上頗有造詣，寫出了一部「海島算經」。

三國時代的分裂局面，竟然有那麼好，那又何必再合呢？是什麼人，爲了什麼原故，要把三個國家合成一個呢？爲什麼，在最後合的時候，又合得那麼容易？

想合的，不懂是司馬昭與司馬炎，吳蜀兩方的君臣，也都是想統一宇內的，只不過是力量不夠而已。自從孟子以來，中國人的政治思想都有了「天下定於一」與「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等等牢不可破的「定論」。他們接受了孟子的判斷；天下要安定，只有在統一於一個君主之下的時候；天上沒有兩個太陽，因此地上也不該有兩個大王或皇帝。

這個理論，是否有斟酌的餘地，只有少數人私底下在「胡思亂想」。極大多數的中國人，不僅是皇帝與大臣，而且是一般的老百姓，總以爲：有了兩個以上的皇帝就會有內戰，就不太平，就不安定，而且，在一個「天下」之內，一個中國之內，是不應該有兩個皇帝的；倘若有，那是違反天道不能長久。

除了這種心理上的因素以外，三國的大臣與人民也有點兒感覺到，再分下去沒有什麼意思。分久了，似乎就懷念過去合的時候的光彩。晉朝的司馬氏一家，雖則以「狐媚取天下」，似乎對老百姓很寬厚。司馬炎本人，也不像孫皓那麼昏而且暴。中國能夠統一於司馬氏之下，也許要比天下三分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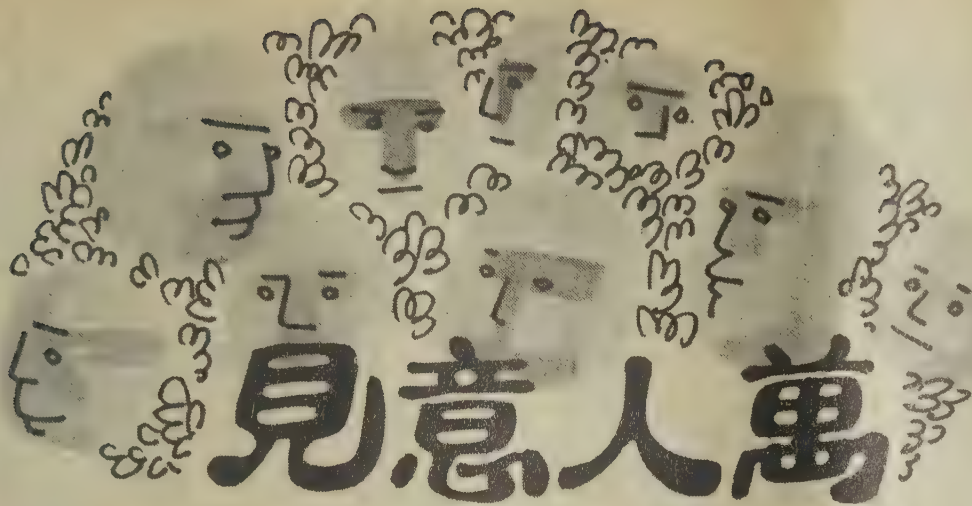
因此，司馬昭與司馬炎把三國合了起來，合得十分容易。曹操曾經拚命過，拚不出一個統一的局面。諸葛亮也試圖帮助劉備與劉禪，以追求同樣的目的，却鞠躬盡瘁而死。曹操與諸葛亮的才幹，均比司馬昭與司馬炎高，高得不成比例。

爲什麼司馬昭與司馬炎先後輕輕一動，就吞併了西蜀與東吳？大概是，正如我的假定：分久了，便容易合。正如兩漢合久了，也容易分。

話說回來，兩漢是合了四百多年才分的；爲什麼三國分了幾十年就又合了呢？

我的答覆是：司馬炎在西元二八〇年所完成的合，只是暫時的合而已，過了十年便有八王之亂，接着又有五胡亂華與南北朝，要到了隋煬帝以後的李淵李世民，由於有魏徵、房玄齡、杜如晦，這些第一流人才作爲帮手，才把龐大的中國眞正合了起來，却也不過合到了安祿山造反爲止，前後只有了一百五十年左右的眞正統一而已，可惜。

（全文完）



中共善於玩弄「統一戰綫」陰謀
利用目的一達到即棄之如敝屣

加緊推展兩個統一戰綫對外反美蘇兩霸對內收拾分裂殘局

在推進反共復國大業的途程中，我們必須嚴密監視敵人的動向，認清其一切詭計陰謀，並隨時予以打擊。在今天，特別應加警惕的，便是中共的所謂統戰活動。

首先，我們要瞭解，究竟「統戰」是甚麼東西？毛澤東曾告其黨徒，共黨奪取政權的三大「法寶」，就是「黨的建設」、「武裝鬥爭」、與「統一戰綫」。統戰也者，在策畧上是要「聯合次要敵人，打擊首要敵人。聯合明日之敵，打擊今日之敵。」毛過去在其對內對外鬥爭時，拉一個，打一個，利用矛盾，各個擊破；既團結又鬥爭，既立異又求同，其目的都在擴張赤色勢力，瓦解反共陣容。

中共的當權派，在揭批「四人帮」之後，正在加緊推展兩個「統一戰綫」，一條是在國際上「反對蘇美兩霸」；一條則是爲收拾目前大陸上四分五裂的殘局，並妄圖以滲透、分化、和統戰的手段對國府進逼。

中共數典忘祖，一切奉馬列主義爲師。儘管口口聲聲叫嚷「反蘇修」，但其策畧言行處處仍是以蘇共作典型。在統戰的運用上亦不例外。

去年八月十二日，華國鋒在共黨第十次全代會上提出「政治報告」，其中引用列寧的一段話說：『要戰勝更強大的敵人，祇有盡最大的力量，同時必須極仔細、極留心、極謹慎、極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敵人之間的一切「裂痕」，那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國資產階級之間以及各國國家內資產階級各集團或各派別之間的一切利益對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機會，那怕是極小的機會，來獲得大量的同盟者；儘管這些同盟者，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誰不懂得這一點，誰就是絲毫不懂得馬克思主義。』列寧這一番無恥自供，赤裸裸地說明了共產黨的思維方式與策畧，也正是對中共自以爲法寶的所謂統一戰綫最好寫照。

中共正如蘇共，其邪惡勢力所以能蔓延擴張，流毒四淌，乃是靠了極狡鴟、極殘毒的手段，利用人性的弱點，如愚昧、自私、短視、衝動等，去實現它的陰謀。即以列寧那一段話爲例，已充分可以看出，共黨對它的「敵人」，就是要製造分裂，即使是再小的裂痕，都是「一分爲二」的開端；同時，共黨又要　住機會去拉攏所謂同盟者，事實上都祇是受它操縱、利用、玩弄的傀儡和工具。共黨不僅對敵人絕無「和平共存」之理，就是對它的「同盟者」，亦祇有一時的苟合；利用的目的一達到，立即棄之如敝屣，或予以無情地消滅。

中共對復興基地台灣的統戰活動，一向是採取滲透分化、從事內部顚覆爲主，並與其「武裝解放」、「民主改造」等陰謀相策應。其具體的手段則尤注重於挑撥離間，用隱藏起來的「階級鬥爭」謬論，來分化人與人之間感情，並破壞民眾對政府向心。

中共爲甚麼要大搞「統戰」？這是由於它過去「解放台灣」「和平解放」等等讕言，都已被我全體軍民堅強反共的鬥志與力量所粉碎。黔驢技窮，惟有採取這一迂迴手段。鄧小平即曾表示，要多派人員進入台灣，「從內部用力」。

中共的必然失敗，是由於其罪惡的、反人性的本質；所以，我們對於反共大業之必勝必成，絕對樂觀。不過，我們亦絕不可稍有輕忽虛矯的存心，而必須以嚴肅備戰的心情，粉碎中共任何統戰的鬼計。

反共就是以人性反獸性，以正道破邪道，以公義克私心。最要緊的是，我們要爲愛國救國而精誠團結，由自信而增強互信，由互信而鞏固共信。人與人之間的善意與關懷，民眾對政府的向心與擁護，就是我們對中共作戰心防的長城。我們每個人的胸懷要放大，眼光要放遠，對人對事，都存着公是公非；同時對於某些顯圖挑撥分化、破壞團結、直接間接妨害反共復國大業的壞分子，都要心明眼亮、義正詞嚴地予以告誡撻伐。在精純

安固的台澎金馬復興基地上，全民惕厲，舉國同心，中共任何陰謀活動都必然在我鋼鐵意志、雷霆行動之下而粉碎無遺。

中共利用青年起家 也必為青年所覆亡

今為六十七年「三二九」青年節。當此國家多難，世亂日亟，青年們欣逢此一屬於自己的節日，緬懷既往，瞻念來茲，當必不勝其感慨激奮之情！

嚴總統所發表的告全國青年書，特別強調「當前中國青年所担負的革命責任，就是要以三民主義的明燈，為大陸青年照路；以反共產、反極權的積極行動，結合海內、海外、敵前、敵後的青年志士，聲應氣求，裏應外合，予中共以致命之一擊，為國家民族立大功」。可謂正確指出了當前中國青年努力以赴的目標與方向。

舉世無不公認，青年為國家之中堅，時代之主流。因之，青年之抉擇、取捨與歸趨，常足決定國家命運，轉移時代傾向。過去中共之得以竊據大陸，因素固非一端，但中共工於欺騙宣傳，擅長鼓動風潮，深諳組織運用，裹脅青年，供其利用，在政府控制區內，不斷製造事端，滋生紛擾；並發動莫須有之「反飢餓」、「反迫害」鬥爭，罷工罷課，遊行請願，不一而足。久而久之，一般軍民亦不免受其蠱惑，盲從附和而不自覺；終至人心煥散、士氣消沉、政治解鈕、軍事潰敗，中共乃乘隙於不旋踵間，竊據整個大陸。

凡對大陸淪陷前夕之實際情況尚未健忘者，當必了然於中共當日在大陸造成「一面倒」之局面，主要乃係中共不惜一切手段，蓄意爭取青年；而因青年為其所用，遂釀大陸淪於赤禍的時代悲劇。

然而，正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中共雖以利用青年起家，根據中共竊據大陸二十餘年的發展情勢觀之，最後制中共死命者，亦必為青年無疑。他且不論，二十餘年來，自最初的韓境一萬四千餘反共義士之來歸，以迄目前從無一日中止逃港難民潮，「用雙腳投票」，冒萬死以奔向自由者，無一而非身受中共教育，甚至「吃共產黨奶水長大」的青年。中共雖不斷教唆青年摧毀傳統文化，企塑造一個八億人的奴隸社會；而大陸青年堅決反共，曾無已時，中共不亡何待？去年「七七」駕機起義來歸的范園焱義士，最近出版「我駕米格十九飛來」一書，將大陸苦難同胞的眞實情況和中共的血腥統治，向全世界作最坦率的報導。蔣經國先生由中國國民黨提名當選第六任總統消息傳入鐵幕後，大陸青年奔走相告，紛紛來函表示祝賀，聲稱「雖然相隔萬水千山，但心永遠向着自由祖國——中華民國，一定要在大陸做一些貢獻，迎接國軍，光復大陸，消滅華國鋒和他的黨羽」。均為中共必亡的結局，提供了鐵的證明。

今日幸而生存在自由地區的中國青年，面對國家民族正陷於生死存亡的危機，眼看中共奴役下的大陸青年亟待解救，正是勇敢接受歷史挑戰，一致奮起報國的大好時會。誠如作為青年導師的蔣經國先生所說的：我們這一代青年，「決不做被人輕視的民族最後一代」，而應「成為一個意想不到的完美時代的開端」。引申其義，就是說青年們如果徒自苟安現實，無視國家苦難，不從長期安樂的生活中振作起來，不從個人打算的美夢中覺醒過來，則國亡無日，禍不旋踵，將有「做被人輕視的民族最後一代」的可能。

反之，我們這一代的青年如果激於國家民族的大義血忱，奮起報國，共同戮力，則「成為一個意想不到的完美時代的開端」，亦非難事。

「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就是這個道理。

我們這一代的青年必須認清的一點是：「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麼？先問你為國家做些什麼」。苦難重重的國家民族在發出召喚，殷殷待救的大陸同胞在隔海呼號：青年報國在今朝！

請領稿費：

本刊由（五四一—五四五）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領取。

北平大字報攻擊吳德鎮壓天安門暴動帮兇

據「北京」法新社四日電，天安門事件兩週年前夕，北京出現了聲討「政治小丑」的大字報。

這些沒有署名的大字報，稱讚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發生的天安門事件爲革命運動，並以巴黎公社與之相提並論。大字報指責某些「風派」領袖仍稱是次事件爲反革命事件。

這些用詩歌形式寫成的大字報，對「四月五日的光榮戰士」說：「你們的戰鬥還未結束，只是開始。」

大字報貼在天安門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基石上。北平市民已開始到這裏献花給中共的「革命烈士」和「革命英雄」。

中共報章近日所謂的「風派」，就是指那些在四人帮當權時沒有表明立場的「機會主義」領導人。

「北京市長」吳德被大字報抨擊他在兩年前天安門事件所扮演的角色

現在「北京市」西北教育附近的街道牆壁，點名攻擊吳德。該份大字報貼在一條熱鬧街道的牆壁上，大字報上有一名「北京」中學教師的簽名。該份大字報指責吳德「掩飾」四人帮當權時和兩年前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的階級鬥爭。當年進行的一項爲期一週的悼念已故中共「總理」周恩來事件演變成暴動，吳德下令鎮壓後，民兵用短棍驅散示威羣衆。該名教師聲稱曾兩度寫信給吳德，要求他自我批評。據可靠人士說，吳德於去年秋季曾進行自我批評。

中共「人大」副委員長鄧穎超接見南斯拉夫新聞從業員代表團時，提及中共主席華國鋒對天安門事件的看法。鄧穎超說，華國鋒在一次中共領導人工作會議上，發表以下主要三點談話。

（一）經過一再調查後，鄧小平與天安門事件完全無關；（二）天安門事件是羣衆對周恩來的熱情表現；（三）在那種事件中，難免被反革命份子利用。

毛澤東非人格性格 披人皮狼心雜狗肺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白魯恂，是一位研究中共問題的美國著名學者，他公開指出，毛澤東有雙重人格，有時兇殘，有時怯懦，中共政權就在這雙重人格中不斷變動。

白教授這種毛澤東性格分析法子，在慣於以學術知識反共的美國人聽來，可能非常「科學」，可是就我們中國人看來，不但沒啥高深理論，而且連「常識」都談不上。

毛澤東只有一重非人格的性格，如果要用一句話說明它，那就是：一隻摻雜狼心狗肺而披着人皮狐狸精。

狐狸性格就是狐狸性格沒有甚麼一重兩重之分。動物學上說，它生性狡猾而多疑。遇敵則肛門放惡臭逃走，白天藏隱，夜晚出來。毛澤東的兇殘產自多疑，怯懦也產自多疑；笑臉攻勢是多疑，整肅鬥爭也是多疑。我們有「狐埋狐掘」的說法，指狐狸埋藏的東西，不一會兒又要掘出來看看，一藏一掘，非雙重性格，仍然由於多疑。

（史銘）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空閨 回文

封淑英

空臺鳳去人情冷。我似孤鸞一失依。
風怯日深愁病瘦。巷門長鎖恨難飛。

回讀：

飛難恨鎖長門巷。瘦病愁深日怯風。
依失一鸞孤似我。冷情人去鳳臺空。

贈披荊社主盟李文格

陳湛銓

風末堪嘉文格翁。披荊闢路建奇功。
[illegible]當[illegible]。不是孤[illegible]向。

陳教授湛銓賜詩步玉奉和

李文格

卅載天涯[illegible]風。[illegible]長成[illegible]功。
樹人[illegible]千秋業。[illegible]文[illegible]大同。

馬

[illegible]

孫陽一過不曾空。意態猶看傑且雄。
此日[illegible]。[illegible]。

又

鄭春霆

跑風千里此[illegible]蹄。[illegible]日又西。
記取明年春草綠。[illegible]泥。

又

[illegible]

踏春[illegible]花[illegible]。十里[illegible]一夢中。
近處[illegible]。四蹄香[illegible]落花紅。

又

葉惠波

[illegible]。[illegible]。
且看一躍從龍去。還我江山醉玉甌。

又

胡仿石

[illegible]花[illegible]年。[illegible]先。
[illegible]。[illegible]天。

烟雨郊遊

譚耀華

春[illegible]。一[illegible]雨[illegible]中。
[illegible]景。行樂宜高笠展風。
勒馬洲旁遊客望。容龍墅隱寓公衷。
杏花回首江南路。多少離人憶舊紅。

前題

勞經綸

烟雨迷濛春色[illegible]。勞人[illegible]。
花香處處聞啼鳥。[illegible]。
杜[illegible]來[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

容蓮[illegible]

一林烟雨暗山邨。縱是雲迷亦叩門。
[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行[illegible]。
何[illegible]。野[illegible]。
到此高人邀入座。空濛回望總消魂。

前題

李少白

[illegible]。[illegible]山。
[illegible]。[illegible]。
故里桑蔴常入夢。他鄉瓜豆足開顏。
漁樵不解予懷寄。笑說如仙到野間。

前題 二首

彭既白

[illegible]。[illegible]。
三眠柳暗鶯千囀。聽遍烟迷十里隄。
杜鵑啼血不堪聞。褐羽鳩呼破雨痕。
芳草天涯三月春。[illegible]。

前題

顧植槐

[illegible]。[illegible]。
古[illegible]。[illegible]花。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不知何日[illegible]。

步玉奉和文格社盟

顧植槐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一林[illegible]。
旗亭酒[illegible]懷花[illegible]。畫舫笙歌憶石羊。
嶺外濃烟低未散。於今何處覓秋娘。

烟雨郊遊

朱濟川

尋春聯袂向沙田。如畫溪山似輞川。
天[illegible]。[illegible]。
桃花[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亮

一谿烟雨一樓風。十里芳菲展望蒙。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此身[illegible]中。

前題

[illegible]敏三

絃歌約會赴園林。沿路霏微四野陰。
[illegible]。[illegible]山流。
[illegible]。[illegible]。
此夕宜彈春曉操。還搜景象譜琴音。

前題

邱堅

甘[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

李文格

卅載天涯笑楚狂。驅愁原野倦尋芳。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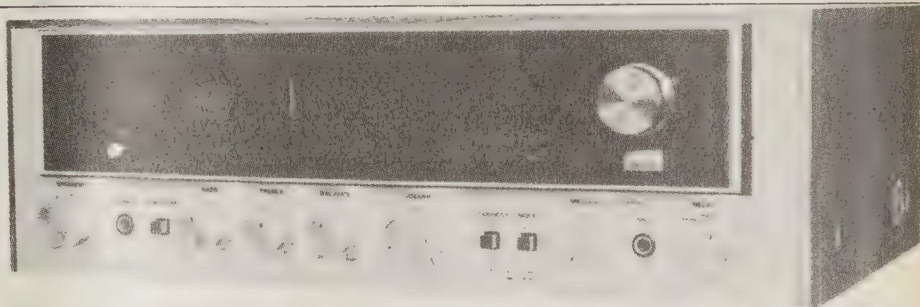
高人雜誌（第五四六期）中華民國六十七年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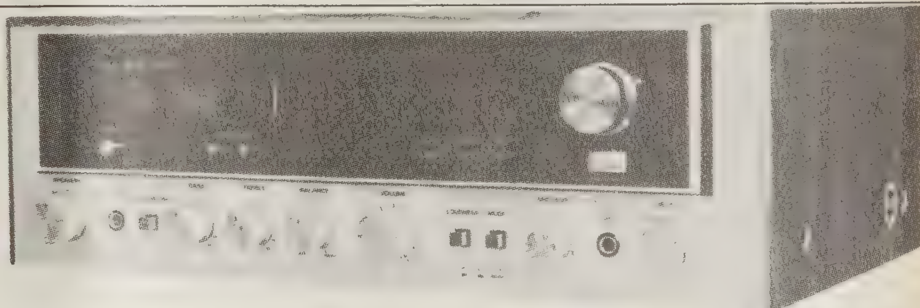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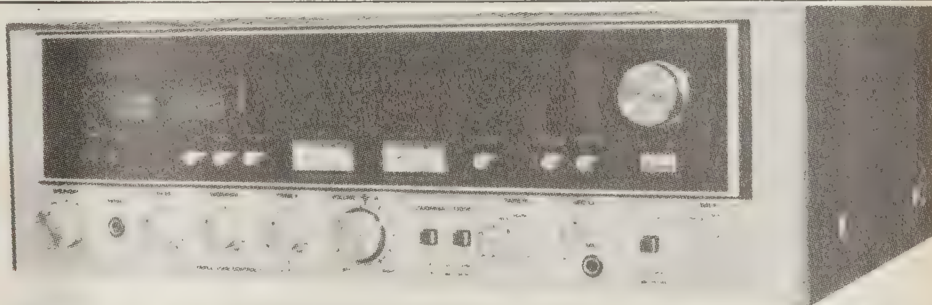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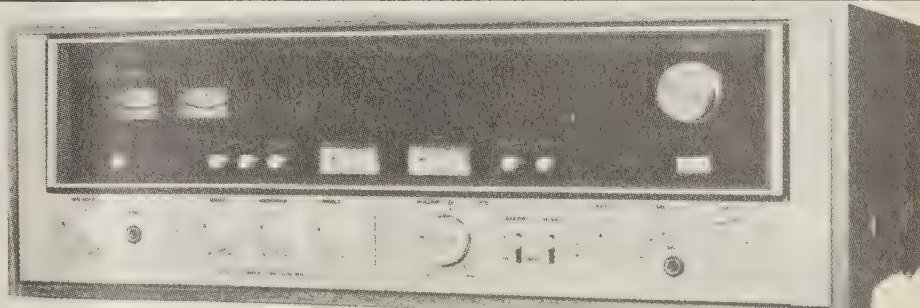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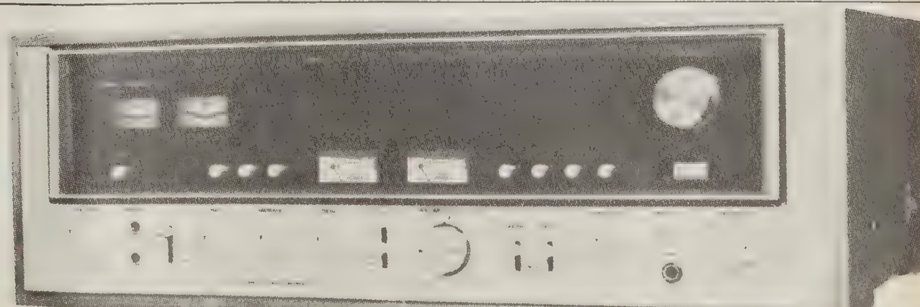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響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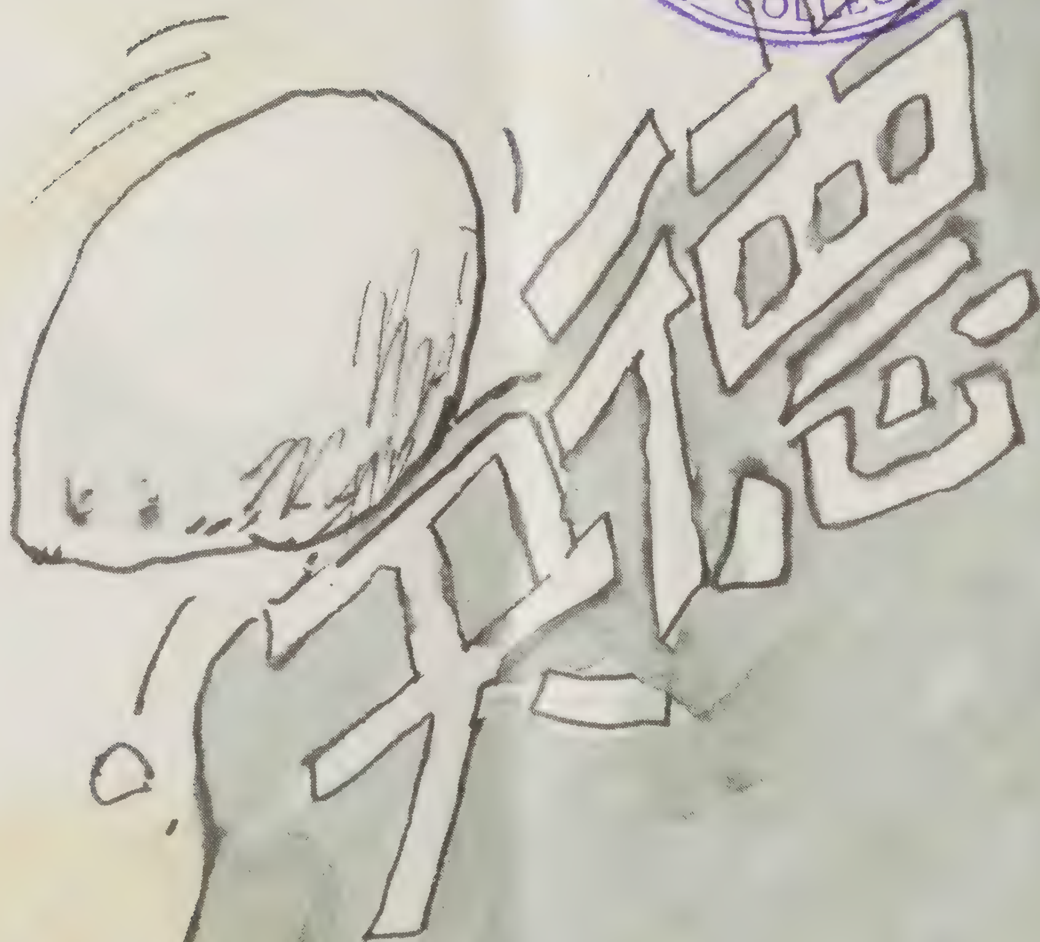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547





「危危乎？」

嚴以敬作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一九七八）四月二十日出版　NO.547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參九號三樓
電話：⑤七〇七六九〇 ⑤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⑤七九五八七六 ⑤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每週評論

華國鋒的麻煩越來越多

今年四月五日清明節，北平天安門反共抗暴事件兩週年前夕，北平、瀋陽等地開始掀起大字報運動，一直延續到四月十幾號，前後時間共達週餘。其中以北平天安門廣場一帶地區貼出的大字報較多，在大字報內容上又以攻擊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委會主任吳德居多數。另外涉及與吳德同伙陳錫聯、劉傳新、丁國鈺等人。還有康生雖然早已斃命，但大字報並未忘記揭他的老底，尤其值得注意。

這些大字報和過去一樣，仍然掛着冠冕堂皇的「合法」的旗號，以「悼念」阿毛、阿周和老朱以及兩年前在天安門抗暴事件中殉難者爲名，而實際上不難看出還含有別的用意，當然其中有一部份是屬於周鄧派的支持者，利用大字報把矛頭指向以華國鋒爲首以吳德爲箭靶子的毛江餘孽，但多數貼大字報者的用意則是「項莊舞劍」，志在反共反獨裁求溫飽求自由求生存。

華國鋒憑一張眞假不明的據說是老毛寫的「你辦事，我放心」六個字的小紙條，而成爲老毛「親自選定的接班人」，並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掩捕以江青爲首的所謂四人帮後，在葉劍英等人支持下成爲「毛二世」，進一步他又自封爲「英明領袖」，儼然乎成爲北平那一羣吸血鬼的首領。但到底「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對於像華國鋒這類「吃碗面翻碗底」的無恥小人，誰都不會瞧得起他。從今年清明節後一週左右時間中貼在北平天安門附近和東北瀋陽的大字報上，已可看出攻擊的目標是吳德、陳錫聯等人，但不少大字報聲言追查後台，對此可以估計得到，人們的最後目的實在於打倒華國鋒。

康生早已死亡，在瀋陽還有大字報攻擊這個手上沾滿中國人鮮血的魔王。據去年從大陸傳到海外來的一張大字報說：康生和華國鋒曾經有過「父子關係」。那張大字報係廣州中山大學翻印一個署名叫作甚麼「兵團」的，題目是「炮打華國鋒」。大字報說：華國鋒的母親華玉先嫁給一個綽號叫作「劉白猴」的富農爲妾，華玉與劉的長工徐某私通生了華國鋒，後被逐，華玉遂偕華國鋒到處流浪，後抵延安，華玉乃成爲康生的姘頭。雖然華國鋒非康生所生，但他之參加「革命」，並與中共特務系統發生關係，後來獲毛江重用，且當上「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相信與康生一度和他有「父子關係」有關。

觀察這個前因後果，大字報攻擊康生，表面上看是因他和江青爲山東同鄉，加上康生又以「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的名義，充當江青個人的「總參謀長」；但因康華的關係更密切，所以，攻擊康生的目的最後是在於搞垮華某。貼大字報，從某種意義上說，還有一種所謂「說理」的樣子，再說，自文革以來，貼大字報、小字報在大陸已是司空見慣的事。雖然中共的「憲法」凡屬關於「自由」方面的條文，老百姓只准學習而不准用，但它到底規定有貼大字報的自由，所以，北平、瀋陽一些不滿中共的知識份子利用天安門事件二週年的機會，以「悼念」先後惡貫滿盈倒斃了的毛、周、朱等人爲藉口，大貼其大字報。但到了四月九日此項大字報運動已經出軌，在北平天安門廣場有人貼出漫畫，臭罵吳德「無德」，並把他畫成一個左右搖擺的木偶。同一天還有大字報聲討吳德稱：「他欠下人民的血債，這筆血債是遲早要還的」。在這份大字報上，針對一九七六年「四五」事件，質問道：「當時誰主管中央工作？誰主持中央的專政工具」？當時毛已病重，他的親信華國鋒在主持中共中央的大部份工作，特別是他爲「公安部長」，所謂「專政工具」正把持在他的手中。

關於血腥鎮壓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門抗暴事件的責任，表面上看是在吳德、陳錫聯和劉傳新等人身上，但如進一步追究後台的話，那就不難追到華國鋒的頭上了。

就因爲這樣，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到現在也作不出一個決定。

本來，過去已被定爲「反革命政治事件」，在鄧小平復出後，又被說成是「廣大羣眾在天安門廣場自覺悼念周總理的革命活動」。但是，中共可以召開十一大、五屆人大和甚麼農業學大寨會議，科學大會等等，爲甚麼對天安門「四五」事件始終拿不定主意呢？一句話：如果天安門抗暴事件公開翻案，那就等於是推翻了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由老毛「提議」，經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的提升華某踢走鄧的那兩個「決議」，這樣，毛被鞭屍，華國鋒還有得撈嗎？華某本是個「光桿司令員」，看來他的命運不會太長了。

萬人讀者告發顧毓琇獲受理

今後應循法律途徑鬥媚共墮子

萬人日報讀者張宇爵君告發「國大代表」顧毓琇叛亂罪，已獲台北地檢處受理，移交警備總部軍法處辦理，後果如何雖還未知，但這條路既然走得通，今後我們對付媚共墮子，大可循此途徑，在法律上和他們鬥，而以萬人日報、萬人雜誌的口誅筆伐為後盾，墮子們便不敢再那麼肆無忌憚了！

萬人傑

更令人滿意的交代

國大曲終人散，許多海外歸來的國大代表大概都已離開台北回僑居地了。我報揭發「國代」顧毓琇的媚共叛國事件，許多讀者鑒於政府迄無表示，認為終將不了了之，感到非常失望。老萬為此，只好作了一個「算是交代」的交代。這事由我們發起，必須對讀者有個交代；當然，老萬這個交代，讀者不會滿意的。

大家沒有看過他的「悔過書」，也不知担保他的「巨公」是何許人，當然心裏不服氣。但萬人日報只能做到這一點。不過，昨天本報讀者張宇爵先生却給我們讀者送來一個好消息，消息是：他以個人名義向台北地方檢察處告了狀，地檢處已有副本送給他，對顧毓琇叛亂罪予以受理，移送警備司令部軍法處辦理。即是說，本案未了，好戲在後頭。如果顧毓琇未走，他要被控告；如果走了，回到美國，也受到通緝。

對本案未來的結果如何，尚難逆料，不過對一般參與過「批顧」的讀者來說，總算是出了一口氣。即使將來未能將他繩之於法，至少也可證明，中華民國是個法治的國家，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即使有「巨公」担保，一樣要受到國法審判。

這一個交代，比老萬的交代實際多了。其實，對顧案交代的責任，是在我們政府身上，不是在老萬身上。但政府沒有交代，老萬不能不對萬人的讀者交代。現在，台北地檢處已予受理，還移送警總軍法處，可說是最好的交代。

中華民國司法獨立，不論地位如何特殊的「巨公」，也不能「影响」法律。因此他的「担保」，不能獲得法律上的認可。如果地檢處或軍法處認為張宇爵君提供的證據充足，顧毓琇是要受到國法懲治的；如果證據不充分，當然就沒事了。

關於法律上的程序，張宇爵君在他的特稿中已說得很明白，讀者們大概已明瞭。老萬竊以為要使顧老墮定罪，必須搜集更多證據，如果我們讀者中有更有力的證據，足以證明顧某通敵叛國，應多多向張宇爵君提供，或响應張君，另行告狀。

老萬和許讀者多一樣，不認識顧某其人，和他也沒有過恩怨及私人關係，但像他這種投機分子，若讓他混進我們的陣營，很可能成為心腹之患。要反攻復國成功，必須清洗隊伍，把態度曖昧的人清除，才可達到最終目標。

顧毓琇一類兩面人，牆頭草，我們不能放過，猶之我們不肯放過左右逢源的胡某是同樣道理。

循法律途徑鬥墮子

萬人日報讀者批鬥媚共「國代」顧毓琇，政府當局雖無任何表示，但讀者之一的張宇爵以國民身份告發顧毓琇叛亂，地檢處經予受理，並移送警總軍法處，不管將來結果如何，萬人日報讀者對國家已作出一大貢獻。

由於顧案的處理方式，觸發了老萬的靈感。對發出「聲明」「呼籲」與「宣言」，企圖傾覆現政府的台灣基督教長老總會總幹事高俊明及其一撮爪牙，政府雖不願採取行動，恐受不民主及侵犯人權的指責，但站在我們愛國國民的立場，大可以援引顧墮之例，向軍法處告發高俊明等人的叛亂罪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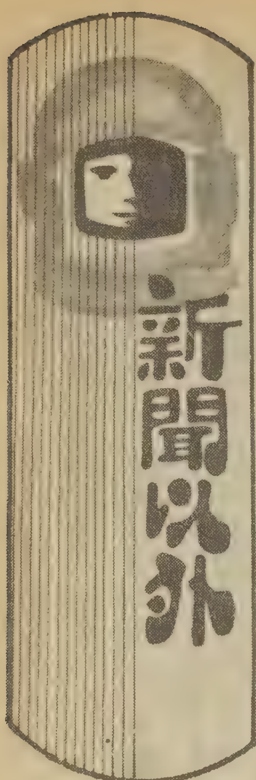
不過，與其用萬人日報讀者名義，不如用長老會教友名義。相信香港基督教長老會中，大不乏愛國之士，高俊明假借教會名義，暗圖達到不可告人之目的，必為正義教友所不齒，可以個別或聯合起來，循顧案途徑，使他在法律下不能再胡作妄為。

法律程序方面，張宇爵君是內行人，如有人見義勇為，出面告發，相信張宇爵君一定樂意作顧問，指導各位。

政府自動採取行動，可能性極微。張宇爵君這條路既行得通，應成為我們今後對付叛國親共分子的不二法門。即使官司未必勝利，但將他們的醜史揭發開來，也好讓國內同胞知道他們的底子，使他們的陰謀無法得逞。

又如最近偷運國寶華山碑拓本出口的商人胡某，如予以告發，以後即使有「巨公」包庇，也不敢再混入台灣，未嘗不是我國家之利。

我們中國人都有「各人自掃門前雪」的習性，認為事不關己，己不勞心。這種習性眞是誤盡蒼生！大家不管，墮子們便可肆無忌憚，爲所欲爲。這種事，萬人日報讀者不管就沒人管，大家不願做醜



人，讓我們來做好了。

顧墮事件，其實，不少讀者埋怨老萬虎頭蛇尾，有頭威，冇尾陣，其實，這種事必須大家共同負起責任，老萬處理萬人日報的事務，已經忙到惝不過氣來，對顧墮的口誅筆伐，我們只能做到這地步。

如果不是有仗義的張宇爵君，憑其所熟悉的法律，向台北告狀，恐怕這事已就此完結。

多幾位張宇爵君這樣的讀友和我們配合，萬報一定會發揮更大作用，破除了「自掃門前雪」習性，專做別人不願做的事情，墮子們對萬報存戒心，當他要作惡時，想到嚴重後果，也不敢輕舉妄動！

此美不同彼美

每天照例拆閱一大堆讀者來信，該發表的都交給編輯先生。其中一封特別引起老萬注意，信中附有一幅彩色照片，一個女孩子的照片，上面有她的簽名，看到「洪淑美」這名字，哎唷，弄錯了！這個樣相，和我腦子裏那嗲聲嗲氣的歌星不一樣，再讀那兩千字的長信，不由啞然失笑，果然她猜中了，我把她和另一「美」攪錯了，原來彼美不同此美。那專唱日本歌的「美」，我確很討厭，見到她出現螢幕便轉台。原來此「美」却另有來頭，眞是錯把馮京作馬凉了。

當時岳騫兄正在我房間，我把信給他看，因爲易平的稿子是由他轉來的。他說：「寫得還不錯，打算怎樣？」老萬說：「應該發表。」老岳笑道：「這樣不是等於說你駡錯人？」「駡錯人不該說聲對不起嗎？」

「洪淑美的自辯」發表後，很多讀者打電話來。問老萬有什麼意見？我說：「她信中說的話很有道理，她把歌星的生活公開了，事實確是如此，歌星大都比晝作夜，要她們在四五點前爬起床，確是很爲難的事，何況除了登台外，還要練歌，更重要的是不能不去的應酬。因此一般社團邀請歌星瞻慶，大都先找熟人打個招呼，送個請柬，提早若干天去接洽，好使歌星有所準備，今天請，明天唱，當然有困難，他們間的誤會，可能是由此引起。」

萬人日報作風一向民主，易平來的稿子，老萬看了很氣，所以寫了一篇牛馬集。讀了洪淑美自辯的信，又覺得事情是由誤會而起，既然大家是同一陣綫，愛國一家，就當做沒發生過這種事好了。

也許洪淑美小姐在香港獃得還不太久，也許洪淑美小姐沒有注意到自由社團活動的消息，所以對易平的名字陌生，甚至懷疑他是「社棍」，沒弄清楚他的背景。如果她知道易先生是一位反共的鬥士，當時的態度也許會好點。

從台灣來的歌星，不肯參加自由人士的集會，這該是使人氣憤的事。如果不經過洪淑美小姐這一番實情解釋，大家不會了解歌星們的苦况。除非在她們博成名，拚命向上爬的時候，自動也要找這種機會；一個成名的女歌星，邀請她們免費唱歌，難免碰壁的。

每次萬人集會，都有樂隊演奏，也有不少歌星，當然，她們的知名度拍馬追不上洪淑美的一流歌星，但我們付出一筆費用，她們便輪流賣力演唱，且知道我們的需要，自動大量推出愛國歌曲，一點不用生氣。

寄語易平兄，再有這類集會，還是效法我們「萬人帮」好了！

自己人不要爭吵

萬人日報刊登了「來自台灣的歌星洪淑美」「台灣歌星有好有壞」「洪淑美的自辯」及「此美不同彼美」四篇文章後，老萬以爲這問題應當結束了。

一如譚國通牧師與何水申兄的基督之辯，老萬也覺得沒有繼續下去的必要。萬人日報只是一份反共的報紙，不是反耶穌或爲耶穌宣傳的報紙，所以老萬曾勸他們兩位「言歸正傳」，把只有一張紙的萬人日報用去辯論這些永遠辯不出結論的問題，豈不太浪費嗎？

洪淑美的問題，很顯明是由誤會而起，洪淑美不知道易平兄的「來頭」，態度可能使易平兄「難受」，老萬做「架樑」，是因誤把馮京作馬凉，以爲洪淑美是另外一美，對這位印象奇劣的歌星，加上易平文中所述，使老萬成了衝動派掌門人。一個人犯了錯誤必須承認，我因認錯人而說聲「對不起」，並沒喪失自己的風度與身份。

岳騫兄昨天再轉來易平兄一篇文章，題爲「向洪淑美澄清的意見」，對洪淑美小姐的自辯，提出六點反駁，老萬考慮再三，終於沒有發排。既然明明是出於誤會，何必一定要爭辯到底？若這篇文章刊出後，洪淑美不服氣，再來信答辯，是否還要刊登？

看了易平兄的稿子，老萬有幾點意見：一、洪淑美說出她的家庭背景，並無不對，一個人愛國不愛國，與家庭背景不能說沒有關係。二、老萬認錯人是一個重要關鍵，否則不會帮腔寫那篇文章。不經她指出，也記不起另外一美的名字，不算是「拖人落水」。三、「瞻慶」一詞，見於拙文，原本是「助慶」，老萬喜用廣東俗語，洪小姐引用老萬的話，該駡的是老萬，不是洪小姐的過失。四、香港確有些社團要歌星免費唱歌，老萬也聽過不少歌星訴苦，當然不會是易先生的那種社團。

不過，話又說回來，香港有一千幾百個社團，台灣來的歌星，不是對每一社團都有認識，這個去請，那個去請，確不勝其煩，去不去有她的自由，不是不去就不愛國。

老萬對香港許多自由社團的愛國集會也不參加，但自問並非不愛國，我愛國的工作，有比集會更重要的。

有位讀者寫信給老萬說：你們三個人都不認識我，但我全認識你們。在金寶石的叙餐中見過老萬；在某自由社團集會中見過易平，在某夜總會中聽過洪淑美唱歌，她唱的是藍天的白雲、中國一定強等愛國歌。他說：「我認爲你們三個人都愛國，不想你們自己人爭吵。」這幾句話我想有轉告易平兄的必要。

由展覽文物想到鄭振鐸

岳騫

根據中共的習慣，對於一個正在走紅的人決不會麻煩的，等到報紙上接二連三提出批評，就是全面清算的先聲，假若鄭振鐸不死，相信將要一步一步加緊，卽使不會步胡風後塵，也要學馬寅初「自動」要求下放，受到凌辱，慢慢死去。所以說鄭振鐸既無法逃出大陸，總也算死得其時了。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七日從北平南苑機場，有一架俄製圖——一〇四客機起飛，這是中（共）蘇航空公司的莫斯科——北平直達航線，由北平不着陸直飛莫斯科，機內一共載有六十五人，其中有中共政權派往阿富汗和阿聯兩國的文化代表團團員十六人，由團長鄭振鐸率領前往該兩國訪問，飛機行至「楚瓦什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的卡納什地區失事，全機人員無一生還，據中共公佈的十六名代表團人員名單中，只有鄭振鐸一人是知名之士，其餘都是不見經傳人物。

圖——一〇四客機是俄製最大噴射式客機，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布爾加寧乘艦訪問英國時，這種飛機會飛往倫敦眩耀過一次，當時確令西方國家爲之一驚，當年七月高峯會議正醞釀上時，赫魯曉夫會答應去紐約開會，並誇口可以在莫斯科進過早餐乘「圖——一〇四」噴射客機去開會都不遲，圖——一〇四已成了蘇俄宣傳的王牌，這次是首遭失事，不幸鄭振鐸竟作了祭禮。

盡力保存中國文化

在投共的文人中間，最受中共禮遇的有三個人，就是郭沫若、茅盾、鄭振鐸，這三個人恰好分成三級，郭是副總理級，沈是部長級，鄭是局長級。而這三個人中，比較最值得稱道的也是鄭振鐸。郭沫若一味拍馬，茅盾也毫無建樹。只有鄭振鐸倒的確想作點事，幾年來對於保存舊有文化盡了很大的力。可是鄭振鐸假若再不死，他的運氣已經走完，清算的箭頭漸漸指向他的身上，卽是不會有胡風、馮雪峯一般人的遭遇，但像馬寅初、馮友蘭等人的結果，大概是不免的。鄭振鐸死前的官職是文化部第三副部長，中央文獻局局長（屬國務院直接領導）、社會文化管理局局長（屬文化部）、歷史研究所所長（屬科學院）、其餘還有「中緬友好協會」會長、人民大會代表，另外還有一些空頭名義，官職雖然這麽一大堆，但這幾年來他的中心工作還在文獻的保管和整理。因爲鄭振鐸在當代文人中，以淵博出名，所見過的東西確實比人多，早幾年中共自知外行，還相當信任內外，所以鄭振鐸頗有施展機會。

以古人書畫來說，大風堂藏了一幅「韓熙載夜宴圖」，爲當代罕有珍品，被中共輾轉以港幣拾萬元購去，就是鄭振鐸的建議。至於文獻方面，中共又出版了幾套資料如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也都由鄭振鐸負責整理。

鄭振鐸最大功績是曾經出版「我國偉大藝術傳統」圖錄，又影印了宋人畫册一百幅，本港左派書店售價港幣二百六十元，全部眞蹟，實在難得，鄭氏此舉不但有造於中國文化，也替一般盲目破壞故有文化的無知共幹稍贖罪愆，但是麻煩也就從此開始。

這批古畫的印刷，因爲大陸沒有這種設備及人才，當時是秘密運往日本製成的，成本相當巨大，共幹已經嘖有煩言，到了一九五八年三月間陳伯達提出了批評厚古薄今的口號之後，鄭振鐸的厄運就開始了。

陳伯達批評「厚古薄今」

陳伯達所以對學術界厚古薄今的現象不滿，完全由於共產黨的偏狹個性使然，因爲當時大陸學術界充滿一種逃避現實的風氣，不肯談政治，研究共黨八股，只是埋頭在故紙堆中，以爲研究漢唐學術，總不會牽扯到立場上去，那知道共產黨還不肯放過，一定要人「厚今薄古」，研究歷史的人，都算犯錯誤，愈是有地位愈不免，但別人只是寫書立說，還是口頭筆下的「厚古薄今」，鄭振鐸不惜工本，影印古字畫，印行大批資料書籍，這就變成了行爲上的「厚古薄今」，更非予以打擊不可。

不過，鄭振鐸所進行的工作，都得到上級批准，有些甚至是毛澤東當面允諾的，否則那來這麽充裕的經費，若從這一個問題來鬥爭他，未免牽連太廣，於是從其他地方吹毛求疵，找機會打擊他。

不久他們終於找到了「毛病」，鄭振鐸著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一九五七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改訂本），第四十六章「雜劇的鼎盛」談到「元朝雜劇發達的原因」，共舉出四個理由，最後一個理由：「因爲元代蒙古大帝國的建

立，中外交通大爲發達，城市的經濟因之而大爲繁榮，又農民們的負担似有減輕，手工業的銷售量大增，農村的經濟情況，一時似亦頗爲好轉。」鄭氏並舉出元代一位雜劇作者杜善夫著的「莊家不識勾欄」一曲作證，因該劇叙述莊稼人進城，不惜以二百文聽一曲的故事，證明那時農人不但生活安定，而且還有餘錢享樂。因爲社會經濟繁榮，刺激雜劇的發達。

鄭氏這種看法是否完備，當然頗有商榷餘地，但在研究雜劇來說，不能不算是個創見，對與不對都儘可從長討論。但是別有居心的人，却乘此機會向鄭振鐸發動全面攻擊。

郭沫若公報私仇

圍剿鄭振鐸的統帥是郭沫若，郭背後當然得到中共中央的授意。一馬當先開炮的是郭某大將田漢。田漢在一九五八年第十二期戲劇報發表一篇「偉大的元代戲劇戰士關漢卿」一文，裏面說到鄭振鐸上項意見時；竟然說：「這完全是歪曲事實的虛僞歌頌，不能據以來證明元代農民生活已經富裕到都看得起戲。」以田漢之胆小怕事，若無人指使他必不敢公然和鄭振鐸爲敵，田漢無論學識，地位以及在中共眼中的份量，都無法與鄭振鐸相比，田漢出頭鬥鄭振鐸當然是一件頗不尋常的事，明眼人都看出幕後有人的。果然又過了幾日，出版的紅旗第三期，郭沫若寫了一篇「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主要目的是在捧毛澤東的蝶戀花詞，但却正式提出當年「創造社」和「文學研究會」的舊恨來。

郭沫若「拍馬屁」、「放冷箭」的本領可稱「海內第一」，他除去大恭維毛澤東一輪之外，並替毛澤東的歪詞上了一個尊號是「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的典型的結合」，然後如怨如慕的說出：「比如我自己，在目前就敢于坦白地承認，我是一個浪漫主義者了，這是三十多年從事文藝工作以來所沒有的心情。接着郭沫若就轉入正題，說道：「當然，我依然不承認我是『爲藝術而藝術』，也有自行標榜現實主義的朋友從前確實說過這樣的話，但那樣的話就是不現實的，我在這裏這樣說，並不是要算舊賬，但我們如果要重新編寫『五四』以來的中國文藝發展史，我認爲應該採取科學的方法來正視現實。」郭沫若這一段話要加以解釋，才易明白。當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間，中國出現了兩個文學團體，一個是創造社，一個是文學研究會，前者以郭沫若爲首腦，後者則是鄭振鐸所發動，會章也是鄭振鐸起草的。創造社包括沫郭若、郁達夫、成仿吾、田漢等，主辦有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及創造日等刊物。文學研究會組成份子除去鄭振鐸和茅盾之外，還有郭紹虞、孫伏圓、耿濟之、王統照、葉紹鈞、許地山等人，刊物有鄭振鐸主編的「小說日報」，雙方逐漸形成兩個壁壘，互相罵陣，因爲創造社被指爲浪漫主義，在對外宣傳上處於下風，文學研究會更指郁達夫爲頹廢主義，打的創造社無法還手，這筆舊帳，郭沫若耿耿在心，所以在此時提出來清算，借毛澤東的盾牌，掩蓋自己的創傷，並乘勢出擊，重點就在攻擊鄭振鐸在「文學研究會」會章所提出「爲藝術而藝術」的口號，在當時，中共是鼓勵文人「爲藝術而藝術」，和政治脫離，也等於今天指使香港篳擴商人「在商言商」相同，可是到了中共取得政權，任何行業不和政治發生關係都被鬥爭清算，郭沫若此時指證鄭振鐸過去主張「爲藝術而藝術」，等於說鄭振鐸是右派份子，用心之險惡無以復加。

「販賣」胡適貨色

果然，郭沫若正式揭起清算鄭的旗幟之後，馬上一般嘍囉聞風而起，一九五八年八月三日光明日報專欄「文學遺產」二二零期，有一個署名「英甫」的人，寫了一篇「單文孤證之一例——元代農民果眞改善了嗎？」直接向鄭展開攻擊，主題就是「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裏鄭振鐸所提到元代農民生活已見改善的論點，論調比田漢還要野蠻，除去說鄭振鐸所提出的單文雜誌不可靠之外，還指鄭振鐸「把政治和經濟割裂開來談，不單明顯地暴露了作者無法自圓其說的矛盾，而且說明作者在觀點和方法上的錯誤。」

光批評有「錯誤」還不算，進一步又提出：「這個問題牽涉到的方面較廣，希望能夠引起文學研究者如歷史研究者的討論。」明顯地是想藉此引起一個廣大的清算鄭振鐸的浪潮。又過了六個禮拜，九月十四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二二六期，發表了一篇「評鄭振鐸先生的中國俗文學史」，由「北京大學中文系三年級一班瞿秋白文學會」集體寫作，這篇大文共計一萬多字，佔了整個一版，主題是批評「中國俗文學史」，把清算的時間又向前推了一步，因爲「中國俗文學史」於一九五八年出版，雖然一九五四年經「作家出版社」重印，但內容並未修改，還可列入鄭氏早期作品，找「毛病」比較容易些。

這羣「學生」的攻擊論調更加嚴厲，「英甫」在二二〇期文學遺產上只提出「希望能夠引起文學研究者和歷史研究者的討論」，這羣「學生」却直截了當的說：「鄭先生在其中大量販賣胡適那套貨色，對我國民間文學進行了極大的歪曲和汚蔑」。

他們批評鄭振鐸最大錯誤是在書中提到漢高祖的「大風歌」：「這種反動思想，當然與勞動人民針鋒相對的，然而，鄭先生認爲這是當時流行的楚歌，便把他放在俗文學內。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也說：『這雖是皇帝作下的歌，却是道地的平民文學。』胡適者流的用意很明顯，而鄭先生的政治傾向不也是很明顯的嗎？」

這是甚麼邏輯，胡適之寫白話文學史，鄭氏寫的是「中國俗文學史」，兩本書本是一個體裁，把有關的資料收進去本是很自然的事，假若胡適說的話不准說，胡適作過的事不准作，那麼胡適提倡白話文，中共應該用文言才是，胡適寫過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共應該避免用哲學作書名才是，再推演下去，胡適留學美國，凡是留美學生都算反動，那麼當時的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也應該辦罪，胡適當過北大校長，凡是北大學生校友都沾有胡適思想，那個北大前圖書館館員毛澤東更逃不掉罪名，世間寧有這種道理。

中共日本軍事交流實態

松井茂

最近日本軍事評論家松井茂先生在日文「問題與研究」三月號所發表「日中（共）軍事交流實態」一文，有系統介紹中共邀請日本軍方人員訪問中國大陸實況，頗值重視，特予摘譯。

『九五〇年中共與蘇聯所訂簽「相互友好援助條約」，在其前文及正文第一條中，明白指出以日本爲其假想敵，此項條約，到現在還是有效。

中共對日策畧的轉變

在一九七二年以前，中共一直謾罵日本自民黨政府是「反動政權」、「軍國主義者」、「美帝帮兇」。對「美日安全保障條約」也指爲「反共軍事同盟」，加以猛烈攻擊，並運用一切手段，直接、間接的企圖加以破壞。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並發表「上海公報」之後，對日本戰畧就開始轉變，展開笑臉攻勢，同年九月又邀請田中首相、大平外相訪問北平，而且以發表「聯合聲明」方式，建立外交關係。從此以後，中共不僅不再謾罵自民黨政府，對「日美安保條約」，也認爲是日本防衛蘇聯侵畧所必需。日本各政黨、政治團體、財經界領袖、工商企業界、學術界、輿論界乃至地方代表團，應邀訪平者，五年餘來，已不下數萬人。中共對於這些人士，運用統戰手法，或以利誘，或以威脅，使中共達到了某些政治目的。

中共邀請各界人士中，與軍方有關的防衛廳、自衛隊舊軍人及軍需工業界人士被邀請前往者，從去年才開始。而且範圍相當廣泛。基於中共統戰策畧，一項邀請行動，必有其陰謀企圖，中共突然邀請有關軍事人員訪問，特別值得重視。

拉攏日本軍人政客

中共過去標榜着「（一）美國帝國主義」、（二）蘇聯修正主義、（三）日本軍國主義及（四）宮本修正主義集團（原指日本共產黨）」「四個敵人」論。但中（共）蘇關係對立尖銳化後，產生了「第二中間地帶論」的新國際戰畧理論。中共爲了對抗強大的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減少後憂，開始謀求與美國 日本「關係正常化」。因此將「四個敵人論」隱藏起來，而僅公開叫囂「蘇聯社會帝國主義與「宮本修正主義」的「兩個敵人論」。

不過中共這種政策路綫的轉變，對於以防衛廳、自衛隊、舊軍人爲核心的「軍國主義」者，並未排除在中共「敵人」之外。所以在中共標榜「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爲主要敵人的戰畧，並策劃組成「統一戰綫」時，在日本推進上項工作中，防衛廳、自衛隊有關部門，仍被中共作爲排斥及攻擊對象。

但最近一年多來，中共魔掌已開始伸向防衛廳及自衛隊，把軍方人員亦列入了爭取範圍。所以各方面認爲中共有向建立「美、日、中（共）軍事同盟」方面發展的可能。

此外，中共在積極推進「四個現代化」（農業、工業、國防及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中的「國防現代化」，亟需日本的助力。去（一九七七）年五月中共召開「工業學大慶全國會議」，「國防部」長葉劍英演說中，特別強調了「要發展國防工業，必須先發展基礎工業」。因此決定了發展鋼鐵、石油、電力等基礎工業方針。並且還強調了武器裝備、運輸補給及通信，指揮系統近代化的必要性。

對象指向日本軍人

中共第一個邀請日本軍方人士訪問中國大陸的是防衛廳防衛研修所研究員岩島久夫。岩島非現役軍人，戰爭中曾在海軍服役，戰後在東京大學法學部政治科學畢業並入研究院專攻美國政治史。後入防衛廳供職。訪問中國大陸當時爲防衛研修所研究員，專門研究國際問題與安全保障問題，但從未接觸過中共問題，亦與中共無任何聯繫。據聞岩島訪問北平，係中共透過美國某學會所斡旋。岩島在訪問中國大陸期間，曾與廖承志、張香山、孫平化（「中（共）日友好協會」會長、副會長及秘書長）會談，主要探詢日本武器輸出現狀及將來輸出的可能問題。事後並曾訪問上海、廣州，在廣州還參觀了共軍一二四師。

岩島之後，中共又邀請了「日本海軍軍力研究會」代表團訪平，由前海軍將領堀元美担任團長，團員包括阿曾紹廣鄉（前海軍將校，東芝顧問）、永井昇（前海軍將校，日鋼顧問）、曾村保信（理科大學教授）、成瀨恭（原書房社長）及顧問永末英一（民社黨員）。

「海軍軍力研究會」係由舊海軍及海上自衛隊部分人員所組成的研究機構。該團在北平曾與廖承志、孫平化、王曉雲（「外交部」亞洲司長）及陳錫聯「副總理」（北京軍區司令員）會晤。該代表會視察「北京衛戍區警備第三師」及大連防空壕及青島、濟南、上海等地。其中陳錫聯接見日本訪問者，據稱尚屬首次。

繼海軍訪平之後，中共邀請日本前陸軍幕僚長（參謀長）三好秀男訪問北平，因三好爲過去日本陸上自衛隊首長，故特爲中共當局所重視，由伍修權「副總參謀長」接見，並陪同視察了中共戰車部



廖承志、張香山積極拉攏日本軍人，圖為張香山（右）訪日鏡頭

隊一個師的演習。對日本人是一項特殊待遇。

三好在戰爭期間及戰後，與中共並無任何關係，但由於三好曾任日本陸上自衛隊幕僚長及駐蘇聯大使館武官，對自衛隊內部及蘇聯軍事情勢相當熟悉，一般認為這是中共邀請三好的主要原因，也是一個預佈「日中（共）反蘇統一戰綫」的陷阱。

鄧小平無恥論調

第四批應邀訪平的是前日本國防會議秘書長的梅原治。海原係文人出身，但因曾任防衛廳長官房長（秘書長）及防衛局長，是防衛廳內一位實力份子。對軍事戰略有獨特研究，且熟悉防衛廳內部情況。目前是一位有名軍事評論家。在職期間，與中共從無接觸。離職後曾應中華民國國防部之邀到台灣訪問，並受過中共指名攻擊。

梅原雖無駐蘇經歷，但在其著作中曾論及對蘇防衛戰略，且到過中華民國及熟悉防衛廳內部情勢，故成了中共邀請目標。

中共十月一日慶典，中共透過從事日中（共）貿易的多田伊勢及後藤節郎斡旋，邀請了一批前陸軍官校出身的前陸軍、空軍將校組團訪問北平，由三岡健次郎前陸軍將校為團長。該團在北平曾與鄧小平會談。鄧小平在談話中，曾強調戰爭必將爆發，故中共正積極力推進四個近代化。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下面一段談話。鄧小平說：

「……過去中國人民雖受到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但毛主席曾堂堂表示業已過去，實際上日本幫助了中共。當日本進攻國府軍時，我們（鄧自稱）八路軍僅有三個師。日本軍壓迫國府軍退到重慶後，日本軍佔領地區的後方空虛，在八年間紅軍增加到一百二十個師及組織了數百萬民兵。抗日戰爭之後，美國雖裝備了國府軍四百萬人來攻擊我們，但三年中被我們一百二十萬人所擊潰。因此，僅僅責備日本是不公平的，從長期來看，中（共）日兩國應維持友好關係，兩國交流從漢武帝時代開始，從現在計算已有二千年歷史，至少也有一千五百年，所以雖然過去一百年中兩國時有衝突，但有一千四百年友好，百年不和算不了什麼。戰後日本立場已經改變，兩國交流正向友好方向發展。未來一千五百年的長期間，應該維持友好前進姿態。」

中共提問題別具用心

當三岡訪問團與「中（共）日友好協會」副秘書長金黎會談時，中共提出了不少問題，最重要的有下面十項：

（一）對蘇聯戰略看法如何？

（二）一般認為一九八五年間美蘇將有發生戰爭可能，尊意如何？

（三）對亞洲情勢的看法如何？為何會發生霸權問題？

（五）聲東擊西是何意義？

（六）日本對蘇聯恐怖感的人多嗎？對蘇聯國民感情如何？

（七）日本眞能相信會有「緊張緩和」嗎？

（八）蘇聯對亞洲政策有何看法？

（九）蘇聯攻擊日本時將用多少兵力和需要多少時間？

（十）控制西伯利亞是否破壞了日軍的加強計算？以上十項問題，其用心極易了解，以對蘇戰略為主。又三個訪問團在訪問期間，曾參觀了北平郊外的一百九十六師及新疆伊寧的民兵師的訓練。

去年最後一個訪問團是十月下旬的由前海軍幕僚總監部衛生部長富田敏彥為團長的海軍「OB俱樂部」訪問團，團員包括前田稔（前海軍中將）、石博利敏（前海上自衛隊舞鶴總監）及角田博及大岡次郎。該團係由名古屋「上海時報」分社黃天龍透過「海軍軍力研究會」內田一臣（前海軍參謀長）所邀請，在北平會與徐向前及楊思德（中共海軍）會談。聞會談重心，以對蘇問題為主。因訪問團團團員前田稔中將係蘇聯問題權威，戰後曾担任第二復員局長，內閣調查室成立後，即在該室負責蘇聯調查工作。

對日續採統戰攻勢

綜合以上應邀訪問中國大陸的舊軍人中，包括了陸、海空軍用文官及軍需產業等多方面人士，預料今後仍將繼續進行此項統戰攻勢。至於中共邀請此等人士目的，不外企圖試探及發展（一）未來日亞軍事同盟；（二）組成反蘇統「戰綫及（三）向日本輸入武器等工作，故值得加以注意。

中共對美國科學技術界的滲透

傅建中

中共爲推行「四個現代化」運動，大力向美國科技界進行滲透活動。其滲透途徑：（一）誘請華裔美籍科學家訪問大陸，其中不少曾參與美國秘密研究計劃，掌握大量機密科學情報和資料。（二）購買美國科技設備，要求派遣科技專家前往大陸，舉辦講習會，以獲取美國技術情報。（三）派遣共幹赴美接受技術訓練，他們往往使用假頭銜，以隱藏其身份地位，受訓者的品類不一，似乎令人永遠猜不透他是幹甚麼的。

自從一九七二年，美國前總統尼克遜打開了中共與美國間的往來之門後，中共已大大地加深了它對美國科學技術界的滲透。這些年來，雙方所進行的科技方面的買賣，更完全是單向式的——祗對中共有利。

購買美國的科學技術和設備，使中共得以按照契約，堂而皇之地派遣人員，赴美接受技術訓練。



圖爲楊振寧與中共科技人員進行「學術討論」。

中共並經常要求美國公司，派遣專家和技師前往中國大陸，舉辦技術講習會，爲中共提供了絕佳的協助。

六年來，據所獲得的統計數字顯示，美國各公司已陸續派遣了五百名科技專家，協助中共安裝設備、訓練操作及保養人員；而美國所派去的人手，只佔近些年來，西方國家（包括日本）派往中國大陸的科技人員總數（約三千多人）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另一方面，大約四百名中共技術人員——其中許多是中共軍官或管理員，却僞稱爲技師——也已陸續在美國接受了訓練。

進行科技買賣對美不利

目前，中共正在叫嚷所謂的「四個現代化」其中之一便是所謂的「科學技術現代化」。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共勢將繼續邀請美國專家，前往北平工作；同時更會極力拉攏更多的旅美華人科技專家，返回「祖國」，貢獻所長。

迄至目前爲止，除了美國銷往中國大陸的少量微不足道的產品之外，美國與中共的商業往來，完完全全是有利中共的；對中共的「四個現代化」運動，提供了相當的助力。

事實上，目前美國的技術和人員流往中國大陸的數字日增的現象，非僅不利於美國，更隱藏着相當大的危險。最高機密科技情報的洩露，便是其中的危險之一。據悉美國政府對於許多華裔美籍科學家訪問中共，並發表演講之事，已日益提高了警覺。這些華裔美人中，有的曾參與了美國的秘密研究計劃，並掌握着大量列爲機密的科學情報和資料。誘請華裔美籍科學家訪問中國大陸，並付予臨時或永久性的研究任務，這是北平政權目前的政策目標。毫無疑問的，而也是中共駐美特務或其它工作人員的主要使命之一。據可靠的消息人士說，美國政府對於中共的這項「挑戰」，已愈來愈感到不安。

自一九七三年上半年起，至少已有四十一家專門銷售重機械、工廠或高級技術的美國公司，與中共簽訂了買賣契約。其結果，更派遣了許多美國技術人員前往中國大陸，監督安裝和訓練工作的進行。這些公司包括著名的普爾曼·凱洛格公司（設計及銷售阿摩尼亞肥料工廠）、聯合技術公司（專製噴射引擎），RCA全球通訊公司和西聯國際公司（均製銷人造衛星地球通訊站設施）以及波音公司（飛機及航空設施）。

藉講習會竊取技術情報

此外，許多美國公司——包括道格拉斯飛機公司和RCA公司——均曾應邀派專人至北平舉辦講習會，介紹各自的產品。中共往往在講習會結束後，即與該公司簽約，購買他們所介紹的產品。但是，美國公司往往發現，這些講習會的目的，顯然在獲取美國的技術情報。許多美國公司代表返國後，提出報告，指出中共人員曾一再探詢一些他不願回答的問題。

一家與美國國防部訂有製造契約的美國公司曾發覺，中共人員在講習會上所提出的問題，總是與一些美國政府最覺敏感的技術問題有關。

一位可靠的人士評論說：「許多公司進入中國大陸，希望做一筆大買賣，結果却發現自己透露了許多原本不願透露的情報。」

據美國人士所撰寫的第一手報導透露，中共向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學習科學技術的方式，存在着許多問題和偏差。

譬如說，中共對於自己的工業設備、地點和統計資料，一向加以隱匿。因此，除非不得已，中共一向不肯讓來訪的美國技術人員親眼看看它的技術發展的實況。

德州侯斯頓道威爾石油設備公司的一名負責人抱怨說：「我們對於對方（中共）毫無所知，雖然一再提出問題，並且告訴他們：如果我們知道得多些，我們將能提供更佳的協助；但是始終只能得到一些含混的回答。」

訪問中國大陸歸來的美國工程師，都有着共同的不滿。一名工程師回憶說，中共只在講習會結束後，才安排他參觀了一所工廠，而這所工廠與他所主持的技術講習會，性質上毫不相干。對美國工程師而言，這次參觀不過是浪費時間罷了。

此外，中共的「自大」與過份強調「自立」，也使美國專家普遍感到不滿。由於「自大」，中共學習人員，往往不肯在課堂中接受教授者的指令。一羣中共人員某次在講習會上將一組零件分解開之後，拒絕將它們重新結合。雖然他們堅稱：這件事情太簡單，他們一定能做到；但是事後證明，事實並非如此。

所購機器不會使用保養

在若干例子中，中共赴美受訓人員會要求美方安排，讓他們完全接收一整座工廠，嘗試由自己開機動工，一直到關機停工。但是，依照美國公司的規則和安全法令，這是不可能的。一家美國公司斷然地拒絕了這種不合理的要求。該公司人員反問中共受訓人員：「你們會容許我們在你們的工廠裏這麼做嗎？」

另一問題是：中共拒絕購買美國方面所推薦的零件和保養服務。這與中共企圖自製零件與自行保養維護有着密切的關係。但是，這種短視與過份狂妄自大的結果，却使得中共所購得的美製機器、設備，無法獲得正確的使用或保養。美國廠商往往發覺，中共使用不當的零件或錯誤的維護方式，結果造成機件故障後，却指責美國公司的產品有缺陷。這種事實，非僅令美國人士沮喪，也破壞了美國廠商的信譽。

中共受訓人員對於設計的技術，似乎格外有興趣，因此他們在課堂中所提出的問題，往往不外：某某機械的某部份是如何製造出來的？他們似乎並不瞭解，設計本身並非一成不變的，設計者在某一套機械的製造途中，可能隨時有新的構想，而將某一部份零件改變設計。中共人員因此經常爲原始藍圖與成品不完全一致，而感到喪氣不已。

隱藏身分在課堂裏睡覺

中共受訓人員往往使用假的頭銜，以隱藏其身份地位。受訓者的品類不一，似乎令人永遠猜不透他是幹甚麼的。一名曾主持講習會的美國工程師回憶說：「第一天開課，一個坐在後排聽課的中共人員，在上課不到五分鐘就開始打鼾了。以後的三天，他天天坐在那兒睡覺；直到第四天，我們放映電影時，他醒轉過來，帮忙操作了放映機。」

這位美國工程師又說：「這傢伙顯然是一名中共幹部，他和技術毫無關係；其他人對於他天天在課堂中睡覺一事，也都毫不在意。」

缺少稱職的翻譯人才，可能是北平企圖吸收美國科學技術過程中，最嚴重的困難之一。

一名美國人說，這些翻譯大多十分「差勁」。一般而言，他們不但缺乏必要的技術經驗和知識，連英語也十分淺陋。一名僅接受了一年半英語訓練的年輕翻譯，在講習會開始後，完全無法展開翻譯，最後只好被撤換。

由於翻譯拙劣，訓練課程不僅拖得很長，才能完成；講習會本身的效果，自然也大大打了折扣。

例如：聯合技術公司所設計的噴射引擎講習課程——一般以英語講授只需六週，使用翻譯時，需要九週——但是對中共學習人員講授時，却不得不延長爲十一週，才能結束。

另一個同樣嚴重的問題是：中共爲了害怕「美國資本主義份子」刺探它的工業技術「秘密」，一直不肯讓美國公司派遣代表在中國大陸直接訓練中共的工人。因此之故，中共只得急着派人到美國接受訓練。但是，又由於中共害怕它的訓練人員會暴露在美國「不健康」的生活環境下，以及昂貴的生活費用的緣故，中共又不敢放手派出大批人員，赴美受訓。

中共赴美受訓人員，始終在安全上保持着高度的警覺。他們走到那兒，都緊緊在一起，並且拒絕被分開，單獨前往任何地方。被派往康涅迪克州的哈德福市，接受聯合技術公司噴射引擎講習訓練的一羣中共人員，在留宿當地旅館期間，甚至要求派駐警衛並加發幾副鎖，「以維安全」。

中共受訓人員喜歡住公寓或公寓式的旅館中，因爲這樣才能自炊。上超級市場購物，簡直是他們最高的享受。市場中各種各樣豐美的食品，對於這些一向生活在食物短絀和嚴密配給制度下的人而言，實在是一件難以置信的事。一名卡特比勒重機械公司代表回憶說，中共受訓人員第一次上超級市場時，每個人都在手推車中，堆滿了美國人民日常食用的花生醬、番茄醬或果醬……之類的食品。

受訓人員在美受監視

在留美期間，中共受訓人員與設在華府的中共「聯絡辦事處」，始終保持着密切的接觸。事實上，他們一到美國，都須先向「聯絡辦事處」人員報到，接受新生活環境的簡報。「聯絡辦事處」人員在他們受訓期間，更經常前去探視他們。顯然地，這些受訓人員時時都在中共駐美工作人員的監視以及同伴相互監視下生活着。這也是爲甚麼這些年來，數百名中共在美受訓人員沒有一個投奔自由的原因。一名美國官員在評論中共對海外人民的嚴密控制方式時，以半開玩笑，半嚴肅的語氣說：「我們甚至無法誘使『聯絡辦事處』的一隻狗投奔自由」

無論如何，雖然存在着上述種種問題和偏差，中共確實正在逐漸滲入美國的高級科學及技術界。此一事實已使得美國有遠見的政府官員及社會人士，深感担憂；特別是就長遠的影響來看，美國的利益必然將蒙受不可彌補的損失。

時事評論

以水爲題

徐達文

最近個多月來，本港地區正是春雨綿綿，水源滾滾，水塘一反過去一年的「有出無入」的漸趨乾旱的反常狀態。根據天文台日前發佈的每月天氣報告透露，本港由今年初至三月底，錄得雨量七點一英寸（一八二點九毫米），較平常紀錄增加二點四寸（六十點二毫米）；今年三月天氣特別潮濕，月中二十天的雨量紀錄爲五點七英寸（一四四點八毫米），幾乎高出正常紀錄三倍。天公作美，使到本港市民經過一年的「望天打卦」後，又來一次「望官放水」的期待。

市民都關心當局何時恢復全日供水或放寬制水。事實上，目前水塘存水的情況，以及今後雨量，確值得港府及早考慮重行修訂制水措施。因爲天文台今年一月所作出的「今年全年降雨量，比正常平均低百分之六至八」的預測，在雨季未正式來臨時的本年首季，其降雨量却比正常紀錄高出三倍，這種樂觀的「雨勢」，當然值得港府重新檢討制水措施更何況港府目前採取的八小時分級制水，並沒有收到更大的效果，反而是做成市民更大的不便。

這種不便，尤其是住在政府公共屋宇及一屋數伙的私人樓宇的普通大眾。因爲這些樓宇居住的伙數多與人口多，而佔用的面積少與空間少，使到他們在有限時間內，無法獲得足夠的水量供應；使到他們在有限容積內，無法得到足夠的水量儲存，從而直接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從而間接影响他們的居住環境。反觀那些居住在高尚地區的中上層市民，由於他們屋大人少，故無論是用水時間及存水空間，都是影响不大。因此，港府在去年採取的制水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迫不得已的權宜之法，但供水來源有所改善之後，就應考慮佔本港人口大多數的普通市民遭受制水之苦，而作出相對的調整與必要的措施。

否則「飽漢不知餓漢飢」及「富人不知窮人苦」，繼續受到制水之苦者，還是一般的老百姓。正因爲這樣，近數個月來，本港社會輿論及社會人士，對港府仍執行的現行制水措施所評論，其原因主要是出於對普羅大眾生活的關心。故港府利用香港雨量近來漸趨正常的時機，重新放寬制水措施，這肯定是一種便民之舉。如果，不顧民意反映，仍然以這種費時失事的制水政策，作爲節約用水的方法，既使市民感到不耐煩不滿意，也使節約用水無法得到成效。

當然，假若港府以制水作爲一種變相加價及促成加價的方式，又當別論。近年來，有關港府擬加水費的消息，曾數度傳出，雖然港府仍未正式實行，雖然官員仍未公開承認，但從財政司的財政預算報告，或從水務局的水務工作談話，都沒有爲水費增加的傳聞作過直接的否定，反而從他們的語氣中，隱約地看到「加」字的跡象，難怪有些傳播界人士指出，增加水費在最近將來，是「不可避免的事實」。

本來，由於水費成本的增加，水務建設的擴展，政府根據情況，對水費作出適當調整，並在這種調整之前，顧及到小市民的生活負担，這確是合理的施政措施。但將「制水」作爲日後加費的手段，就似乎不大高明了。

談到港府對水務建設的擴展計劃，這確是一個具有遠見及深具眼光的計劃。因爲港府只有自行增加水塘的數量與容量，自行建立海水化淡廠，才不會對大陸有過多的依賴。前港督戴麟趾爵士在任期間，眞正吸取六七年左派暴動事件中，港共「制水」的威脅，眞正經歷過香港天旱造成水荒的困境，於是下定決心，擬訂了一個極其龐大的水務計劃，規模巨大的青山海水化淡廠的籌劃與建設，就是在戴麟趾爵士任內開展的。事實證明，戴爵士這種未雨綢繆及自助助人的做法，是英明果斷的。

近來，有人一再主張港府提出向中共額外供水及大量供水的要求，以利用所謂「中（共）英關係友好」的「時機」。他們這種只看眼前，不看將來，只重表面，不重實質的主張，顯然是不了解中共權力轉移及政治目的的本質，顯然是不了解中共的政策會隨着權力鬥爭而改變。如果港府聽從這些主張，竟將全港市民依靠生存的水源，全部及大部份寄托在中共經常修訂的政策，依賴在中共經常變動的局面，這種依賴心理和寄托念頭，是極其危險的。因爲當中共對其政策一旦有所改變時，「東江之水越山來」，就會變成「東江之水不過來」。那時，受到直接波及的，還是香港本身。故在供水問題上，港府與其日後靠人，不若及早靠己。值得香港市民欣慰的是，港府當局並沒有被這些偏見所左右，仍決定「按既定方針辦」，這個香港自力更生的方針，保證了香港的用水供應，不會完全寄望於他人的「放緩政策」及「施予態度」，更何況「東江之水」並非「無本之水」。

水是人類依賴生存的重要東西，故我們現在雖然以水爲題，就不是與民生離題萬丈的談論了。

大陸電視機笑話

秦明

中共喉舌報最近報導，負責電視機生產的「國務院第四機械工業部」，在廣州開了個「黑白電視機質量評比會議」，該會承認：「近幾年來，黑白電視機的產量和種類雖有增加，電視機的質量很不理想，用戶意見很大」。在會上，有人提到，有一個廣西南寧民族印刷廠的工人，寫信給該部說：「我節約開支二年多，花了二百元，買了一台蘇州電視機廠出的孔雀牌電視機，只看了十二個小時就壞了，拿到修理部修理八天回來，看了二十分鐘又壞了，最後，修理部宣布無法修復。」買電視的人說，買了質量不好的電視機，「丟了捨不得，留下又沒用，實貝成了包袱」。

一堆廢品啼笑皆非

中共出產的電視機質量爲甚麼這樣差？主要是由於配套零件、器件特別是顯像管的質量差，其次是由於裝配工藝不佳，根本沒有質量檢查制度。如「成都紅光電子管廠」已有十幾年的歷史，是目前大陸生產顯像管規模最大、設備比較好的工廠。它生產的十四吋顯像管，供應天津、上海、廣東、江蘇、湖南等省市的四十多個工廠。由於長期內鬥，這個工廠的生產基本上處於癱瘓狀態，產品數量極少，合格率很低，是個「重災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擺脫混亂狀態走上正軌。去年九月，這個工廠進行了一次質量大檢查，發現全廠普遍操作無規程，設備帶病運轉，自行更改工藝程序，質量檢驗不嚴等現象嚴重地存在。例如，生產顯像管玻殼時，有的工序自行縮短玻璃溶化時間和玻璃退火時間，擅自取消必須做的玻璃殼壓力試驗，以致玻璃發脆，氣泡多，容易炸裂，排氣機帶病運轉，使顯像管內的空氣排除不淨，達不到規定要求，縮短了使用壽命。產品質量不好，出廠檢驗又不嚴格。去年五、六、七三個月生產的類像管，雖經檢驗全部不合格，但仍然出了廠。耗費大量的貴重器材料和資金，生產出一堆廢品，簡直是和自己開玩笑，和用戶開玩笑。

粗製濫造不顧質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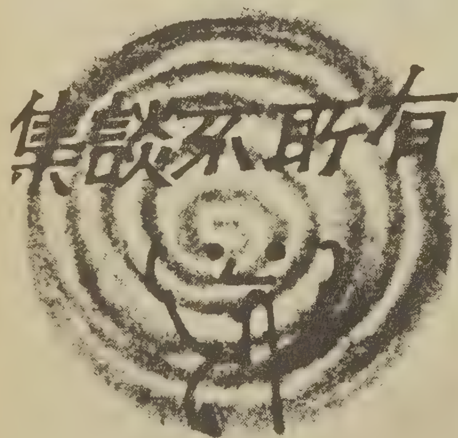
另一些工廠的頭目只追求產值、產量，不顧質量，是影响電視機質量的一個重要原因。有的共幹認爲，大陸電視機供不應求，質量差一些不愁沒人要。有的共幹認爲完不成產量計畫壓力大，質量好壞無關緊要。在這種思想主導下，便粗製濫造，不按技術標準生產，甚至強行決定讓不合格的產品出廠，進入市場。「蘇州電視機廠」是中共政權重點支持發展起來的專業廠，產品經商業部門統一調撥到全大陸各地銷售。去年，用戶紛紛寫信反映這個廠生產的「孔雀」牌電視機質量不好，這時該廠也發現在一等品顯像管中，有大量早已失效的管子，按理應當引起廠方的重視，立即採取有效措施解決。可是，該廠頭目不這樣做，還繼續讓這批有質量問題的顯像管裝入整機，而且決定用二等品顯像管裝整機，按一等品價格出售，濫竽充數。不僅如此，在裝機時又不嚴格按操作規程要求，因而出現配套元件、器件裝錯、裝反、漏焊接不牢，螺絲漏裝等現象。有的電視機剛運到中共的商業部門，零件部就鬆動了。據統計，去年該廠僅由電器公司退貨的電視機，就達一千四百八十多部，已經到了用戶手裏的不合格品還不計算在內。

整機退貨害人害己

「無錫顯像管廠」片面追求產值、產量，不重視質量，生產的九吋顯像管有慢性漏氣打火等毛病。造成上千部整機退貨，結果一害用戶、二害中共政權、三害自己。

中共的電視機質量較差，還有一個原因是生產方法落後。大陸的電視機工業，除少數大型企業以外，爲數眾多的是小廠。這些小廠只有少量機械，基本上是手工操作，加上技術力量薄弱，所以產品成品率低。有的工廠檢驗、測試儀器不齊全，有些產品製造出來後合格不合格都不曉得。

這些問題擺在那裏，中共除了開開會之外，就沒有解決的辦法。從大陸的電視看來，中共高喊現代化的口號，何止距離十萬八千里呢？



祁烽父親之死

——祁烽的立場如何？

古鶴翔

近日中共禍國集團對全世界露出笑臉，妄想世人忘記其猙獰惡相，企圖在「緩和」的偽裝下，赤化全球。中共的陰謀，就是所謂「統一戰綫」。

為了「統戰」，中共可以偽裝「愛國」，可以勾結「帝國主義」，可以諂媚「資本家」，可以偽裝「尊重中華傳統」。

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之一就是孝。一個不孝的人，怎會對其他人好？故曰：百行孝為先。

誰都知遠，毛澤東在童年時代就鬥爭他的父親，這是史諾在「毛澤東自傳」中告訴我們的事實，如所週知，史諾一直是毛澤東的走狗之一。

毛澤東不孝，毛澤東痛恨父親，這是鐵的事實，正如毛澤東是「四人帮」的黑後台一樣。

然而，自從毛澤東魂歸地獄以後，中共禍國集團却硬把毛澤東打扮成「反對四人帮」的樣子。不單這樣，近日共黨還要把毛澤東扮作「孝子」，眞眞是天大的謊話！

共黨否認「不愛爸爸，不愛媽媽」的事實，是絕不可能的。

最近，鄧醫生告訴我說：「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祁烽的父親叫做鄧伯衡，他是一個好好先生，可是自從來了共產黨，祁伯衡終於跳水而死！」我不知道「祁副社長」是孝子，抑或是「站穩階級立場」的「共產鬥士」。照理，「祁副社長」必能站穩立場，必能不愛爸爸，要不然，怎能榮任「副社長」？

在這裏，希望「祁副社長」捫心自問，是否對得起祁伯衡老先生？

不知祁伯衡老先生是否罪有應得，是否「以死對抗共產黨」？

如果「祁副社長」仍有良知，並以「梁威林社長」為前車之鑑，實在應該及早自謀多福了——由香港前往台北，並不甚難！

「理工學生報」的造謠血口

今年三月二十日出版的「理工學生報」刊登了一篇「問題文章」——這就是說，文章的論點是有力地建立在疑問之上的。請先看看這篇「九宵驚魂」的一段時事報告：

「刧機！刧機！」自高雄飛往香港的「中華航空公司波音七三七客機，客艙揚聲器突傳兩聲呼救………突然間，乘客中殺出兩個特殊人物，一胖子，一瘦子。這時，駕駛室仍然有人叫喊：「打開窗門！打開窗門！」胖子粗魯的用隨手拈來的滅火筒擊碎了駕駛室的安全玻璃，瘦的隨後即拔出「掌心雷」勃朗寧手槍，跳了進去，不顧後果的把施明振擊至滾在地上，滿身彈孔，奄奄一息………在這幾百秒的激鬥裏，飛機飛離降落香港的航綫，北上直撲中國大陸。

跟看，作者天涯客使用疑問來駁斥施明振欲替中共刦機的事實。天涯客的疑問當然此事實更有價值、更加令人信服。讓我把他疑問也抄下來：

（一）「刦機者是個理智的人，難道他不知道機上有『保安員』？」

（二）「台灣一千萬人中，有人思變，不出奇呀！是否涉及政治內情呢？還是私人恩怨？」

（三）「血案有沒有可能涉及一些港台私貨的分贜？或者更複雜內情的呢？」

天涯客更鄭重地指出：「北京並不贊成國際間的種種刦機事件，也沒有號召過民航機、客船，客船投奔中國。」

天涯客能夠混進理工學院，一定很有本領，所以「下字運意，皆有法度」。例如他報導事實時，說乘客中「殺出」兩個「特殊人物，又說胖子「粗魯的」擊碎安全玻璃、寓詆毀於客觀，非常難得。其實要擊碎安全玻璃，也應該斯斯文才對啊！

天涯客是個疑問大家，他的問題文章成功地便人成為糊塗讀者。他說「刦機者是個理智的人」，已承認施明振意圖刦機；但他馬上又懷疑施明振是因「私人恩怨」而死；不旋踵又說施明振可能串同駕駛員走私，因分贜不均而被殺。這樣語無論次，大概是造謠的本領尚未到家，可惜，可惜！

更可惜的是：香港警察並沒有在華航飛機上搜到甚麼「私貨」，也沒有搜到甚麼「贜物」；旅明振中了一槍便死，「滿身彈孔」之說似乎是客觀地誇張了一點；至於中共「不贊成國際間的種種刦機事件」，這證明了甚麼？這證明天涯客不懂得「國際」與「國內」二詞的分別。

施明振知道飛機上有保安員還要刦機，天涯客似乎不能置信。其實世間之事，無奇不有。每間銀行都有護衛員，但匪徒偏偏要去搶刦；許多事實有目共睹，但偏偏有人張看血口造謠，不「出奇呀」！

宵　冥

泰總理訪平目的

岑啓亮

中共邀請泰國總理克里安薩訪平，欲藉泰國影響力、改善其與東協國家的關係，阻止蘇聯勢力入侵；泰國與中共打交道，主要希望與中共盟友柬埔寨改善關係，抗拒蘇聯盟友越南的擴張野心。不過，泰國此棋並不實際，一旦越南控制柬埔寨，泰國便遭受難以抵抗的威脅。

中北在最近期內，特別拉攏東南亞地區，除了進行一般的統戰活動，企圖改善其對外關係外，還有下述特殊的理由：

自從美國勢力盡繼退出越柬寮三國及泰國，以及去年印度及斯里蘭卡大選，左翼親蘇勢力遭受挫折後，南亞及東南亞這一廣大地區的政治情況，已發生重大變化。尤其在東南亞地區，更出現了一種政治眞空。於是蘇聯希冀「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積極向東南亞各地求發展。美國看到蘇聯此種野心，也改變了過去擺脫越戰的政策，而又開始重視此一地區，以阻止蘇聯勢力的擴張。中共面對此種情況，當然不願美國在東南亞恢復其已墜落的聲望，亦不讓蘇聯勢力佔得上風，對它構成南北包圍的形勢；所以加緊活動，以伸展其勢力。

自從北越併吞南越，並全面控寮國以後，在東南亞已成爲一般重要力量；對中共也產生了某些阻碍與妨害作用。就對共黨內部來說，越共坐大之後，由於地理及文化背景等原因，東南亞各地的共黨，勢將更容易接受它的控制，因而削弱了中共的影響力。就對非共國家來說，由於越共實力突增，對東南亞和平安全的前途，具有直接關係，所以東協某些成員，寧願先與越共打交道，以謀暫時相安無事，特別是越共近來對於親中共的柬埔寨共黨政權，不斷發動軍事攻擊，施和壓力，以及對東協谷國僞裝一付和善面孔，使中共感到情勢急迫，於是便對東南亞各國普遍發動和平統戰攻勢，以圖更進一步加以拉攏。

泰國總理克里安薩上月底被邀訪平，便是在這種背景下進行的。訪問結束後，發自北平的外電報導，中共華國鋒及鄧小平將訪問曼谷：泰國的新聞報導亦說，泰國國王及王宮已獲邀請訪問北平。

北平與曼谷間的交往有日趨親密的傾向，目的不外兩點：

一、對於封鎖蘇聯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以及改善北平政權與東南亞國家協會的關係，中共視泰國爲一舉足輕重的關鍵國家，因爲泰國是東南亞國協的會員國。

二、泰國決定「傾向」中共而不「投靠」蘇聯，主要是希望改善與其緊鄰柬埔寨的關係，因爲金邊政權是北平政權的盟夥。此外，泰國亦希望建立一項對抗蘇聯支持的越南的防務；並想藉與中共貿易加強自身的經濟發展。當然，曼谷還想乘機「說服」中共減少對泰共游擊隊的支援。

對於中共，拉攏泰國在現階段至爲重要，一方面因爲北平與越南的關係已然緊張，另一方面中共與緬甸的關係目前又形惡化。因此，注意亞洲事務，觀察家認爲，中共正在極力確保其與泰國及柬埔寨的關係，這是因爲泰、柬在中南半島的地理位置極爲重要。

另外有一點值得注意，即中共似乎希望泰國能從中遊說，鼓動另外兩個尙未承認中共的東南亞國協會員國印尼及新加坡與北平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緩和與柬埔寨的關係是當前泰國最重要的急務之一，而想要達成此目的必須取得中共的協助。泰柬邊界不斷的戰鬥，對於曼谷安薩政權的聲望及穩定威脅極大。柬埔寨境內的避難所目前已成爲泰共遊擊隊在泰國境外最重要的基地。由於泰共靠中共的支援，因而對泰國政府而言，如欲孤立泰共遊擊隊，就得與中共保持良好關係。

此外，安薩訪問北平的另一作用，顯然是希望中共的支持將導致泰國與柬埔寨關係的改善而使得柬埔寨成爲泰國與越南之間的緩衝國。說來非常矛盾，雖然泰國與越南的關係遠比與柬埔寨的關係要好，但是泰國目前却力謀尋求的友誼，以對抗越南的擴張野心。

許多泰國官員目前担心一種可能性：在蘇聯支持的越南的軍事壓力之下，加上不滿過去三年統治的柬埔寨人士的協助，可能會使金邊反越南的波布政權推翻，假如因而導致越南對柬埔寨的控制，美國將面臨一個共黨統治的中南半島，如此，除曼谷政權能及時達成其經濟發展及內政改革，否則泰國的國家安全所遭遇的威脅將是難以抵抗的。

鄧小平歡送安薩離平。

中共政策微妙變化的實質

常青

最近去過大陸的外國人，有很多人報導「中共變了」，諸如「大陸女孩子穿花裙」，「在北京可看到『孫悟空大鬧天宮』等傳統的戲劇」等等。其實這是表面上的改變，它既不會變成「自由化」、「民主化」，也永遠不會變成資本主義。它的一切變化，都是爲了鞏固和加强共產黨對大陸人民的統治，而不是放棄或削弱其所謂「無產階級政專」。

爲鞏固共產黨專政而變化

中共在政治上的變化，人們最容易注意到的是其上層權力關係的變化。十年「文革」在毛派份子手中掌握的獨裁大權，已轉移到由老幹部和「文革派」分離份子組成的「五人帮」手中，因爲這五個人之間還有矛盾和鬥爭，並非是團結一致的；並且現在以「五人帮」爲首的中共中央還不能對全大陸實行百分之百有效的統治，有些部門和地區還是「四人帮」或其它反「五人帮」的份子掌權，所以它還不是一個穩定的政權。僅就權力關係來說，今後它還有三種可能的變化：一、老幹部全面排除「文革派」的殘餘；二、「文革派」的殘餘全面排除老幹部；三、「四人帮」或林彪餘黨捲土重來。目前的「五人帮」長此相安無事和平共處下去是不可能的。

其次，人們可能注意到它的階級政策方面也有些微妙的變化。譬如現在中共不似「文革」期間那樣時時刻刻喊「階級鬥爭」了；「黑五類」這個名詞也很少提了：在升學、就業等問題上對地主、資本家的子女也減少了歧視等等。其實這只是因爲中共在「文革」期間在政治上樹敵太多，把自己陷於極端孤立的境地，現在不得不擴大團結面，減少敵人，這並不是中共已經放棄其敵視地主、資本家的階級政策了。因爲中共在政治上的基本路綫是「繼續革命論」，「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長期存在是「繼續革命論」的理論基礎，假「階級鬥爭」與「階級專政」之名行共黨上層的少數獨裁是中共政權的基本組織形式，這對任何一個中共的掌權人都有利。在這種制度下，除掉少數上層特權階級外，任何人都沒有眞正的政治權力和政治地位。暫時的某些方面的放寬，只是緩和其當前政治危機的一種手段，當它發展到足以傷害到他們的獨裁權力時，他們馬上就會拿出「繼續革命論」這一法寶來，恢復殘酷的階級迫害。

最使人感興趣的可能是它「統一戰綫」政策的變化。尤其是在對知識份子和華僑方面的政策變化更大。正如現在大陸上的人們所說：「過去知識份子是昔菜花，現在知識份子戴大紅花」；「過去有海外關係是條罪，現在有海外關係是個寶」。

所謂「統一戰綫」，原是中共拉攏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把敵人層層分化，各個擊破的一種策畧運用。而今天中共改善對知識份子和華僑的政策，一方面是想在對國民黨的鬥爭中孤立國民黨，一方面是想擴大利用知識份子和華僑，以挽救其經濟的危機和科技的落後，並不是準備向黨外開放政權或實行甚麼「民主化」。

當四十年代末期中共擴大叛亂時，爲了孤立政府，它曾喊出「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聯合執政」的「統戰」口號。但是，中共政權建立後，它立即採取步驟消滅「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現在不僅這兩個階級被消滅得乾乾淨淨，就連工人、農民也都變成一無所有和毫無政治權力的工奴和農奴了。重溫一下這段歷史，就不難瞭解中共現在加強對知識份子和華僑的「統戰」活動的陰謀目的了。

恢復物質獎勵不是實行資本主義

中共在經濟政策方面的變化最多最大也最顯著，僅舉其最被人注意的變化，就有下列幾種：

首先從強調「階級鬥爭」變爲重視發展生產。「文革」期間一切以「階級鬥爭」爲綱，認爲發展生產會削弱「階級鬥爭」，會導致「資本主義復辟」。現在完全反過來，認爲「革命不能代替生產」，發展生產才是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其實，人所共知，「文革」期間毛澤東錯誤的路綫政策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經濟危機，中共現政權被形勢所逼，不得不採取較爲現實的經濟政策，以求能活下去。在消滅了私有制的社會裏，發展生產是不會導致資本主義復活的。

其次，在所有制方面：現階段中共是「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所有制同時並存。在農業方面，除掉少數「全民所有制」的「國營農場」外，基本上全是「集體所有制」的「人民公社」。本來按一九七五年一月中共制定的「憲法」中規定：「現階段人民公社實行三級所有，隊爲基礎，以生產隊

爲基本核算單位」。但「四人帮」當權時期，大搞「共產風」，並不尊重「生產隊」的所有制，上級隨意調用「生產隊」的勞力或物資：「生產隊」甚至連生產和分配都無權自主：並且把農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當作是「資本主義的尾巴」來限制或取消。現在則強調要「尊重生產隊的所有制」，對農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的管制也都有較大的放寬。其實，這和強調生產的重要性一樣，都是爲了挽救其經濟危機的暫時措施。其中的最終目的是要把「小集體所有制」變成「大集體所有制」，再進而變爲「全民所有制」。它永遠也不會恢復「私人所有制」。

另外，最容易引起人們誤解的是分配制度的變化。現在中共否定了毛澤東在「文革」時期把「按勞付酬」和「等價交換」當作「資產階級法權殘餘」去限制，而強調「按勞付酬」「多勞多得」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這樣就恢復了一連串「物質獎勵」等刺激生產的制度。也正因如此，有些人就驚叫：「中共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了」。

區別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主要一點，在於是否容許私有財產（不是私有財物）的存在。在中共的現行制度下，政權當局是唯一的大資本家和大地主，任何私人都不能擁有資本財。改變分配制度只能影响其消費結構，而不會影响其資本結構，更不會導致所有制的改變。「四人帮」的餘黨可以站在激進共產黨徒的立場罵當前「五人帮」的政策是「資本主義復辟」，但這只是權力鬥爭中故意加上去的罪狀，實際上只要所有制度不改變，實行物質刺激是不會導致資本主義復活的。

「雙百」並非容許自由創作和自由思想

中共政治方面的變化，是爲了挽救其政治方面的危機；經濟方面的變化是爲了挽救其經濟方面的危機；同樣，其文教、科技政策的變化，也是爲了挽救其文教、科技方面的危機。

衆所週知，「文革」以前大陸上歷次反共、反毛澤東事件都是以知識份子爲主力，所以毛澤東發動「文革」其矛頭首先就指向知識份子。當時毛曾不止一次地歌頌秦始皇「焚書坑儒」，並且大罵「知識越多的越反動」。正是他的這種觀點，才產生「文革」期間在文教、科技各方面路綫政策荒謬的變化。

首先在教育方面：爲了少學知識，他命令縮短學習年限，減少課程，學習的內容以勞動與參加「階級鬥爭」爲主。他主張「開門辦學」「廠校掛鈎」「社校掛鈎」，讓學生走出課堂，到工廠或公社去參加工農業生產勞動。他把有經驗的教師下放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而把沒有文化的工農兵請來當教師，教學生如何養猪拾糞。他把高中畢業生全部下放到農村務農，再從有實際經驗的工農兵中招收大學生。投考大學不用考試，只要公社黨委根據政治條件和勞動條件推薦就可以。後來學校內測驗學生成績的考試制度也取消了。許多學校是「大學的招牌，中學的課本，學生只有小學的程度」。結果十年來沒有培養出一個能掌握高級現代科學知識的大學生來。所有「文革」期間畢業的大學生，都變成了江青一派人攬權力鬥爭的打手了。

現在所有這一切都改變了，都恢復正常狀態。中共新「五人帮」政權因爲急於要培養建設人材，從過去的否定知識和知識份子變爲重視知識份子。甚至在招收大學生時，只要成績出衆，也不像「文革」時期那樣嚴格限制家庭的階級成份了。但是可惜時間已經太遲。因爲「文革」對教育的傷害是從兒童開始的，中共想要挽救教育危機必須見從小學開始，許多大學都有非常良好的科學試驗室，但「文革」期間都被「四人帮」份子砸爛，養猪種菜了，其恢復工作既要時間又要金錢，都非短時間所能做到。當然最重要的還是高級科學技術人員的缺乏，更非短期所能改善的。

在「文革」之前，毛澤東在文藝方面提出過「百花齊放」的方針，在科學研究方面提出過「百家爭鳴」的方針。「文革」期間他自己把這些都否定了。譬如在戲劇方面，除掉江青「欽定」的八個「樣板戲」之外，古今中外的戲都不准演了。現在中共的新權派又重新提出「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的口號，過去禁演的戲劇電影現在逐漸開禁，過去不准出版的學術著作，現在也陸續出版了。但是，這絕不是「自由化」了，只是把過去限制的尺度稍稍放寬了而已。現在它不僅不准許任何人反對「馬列主義」，甚至也不准許任何人宣傳「人權」和「自由」的思想。所以它的「百花齊放」並不許作家自由創作，「百家爭鳴」也不許學者自由思想，人們仍然要在它劃定的框框之內活動。充其量，現在的框框可能比從前江青的框框稍大一點而已。

中共路綫政策變化的實質

毛澤東死後，中共新「五人帮」政權在路綫政策方面確實有許多變了。但是它並不是把「文革」時期毛澤東新實行的所有路綫政策都變了，變的只是其危機嚴重非變不可的一部分，其對中共政權有益尙未引起大的問題的、或暫時尙無法解決的則仍未變。如它的對外政策、知識青年下放政策等則未變。

即或是已變的路綫政策，也未必能變得徹底，有些上面變下面不變；這個地區、部門變，那個地區、部門未變。這是因爲「五人帮」還不能控制全局，有些地區和部門仍是「四人帮」或林彪的餘黨掌權。

即或是變，也有一定限度，已如前所述。這種限度，一方面是時間性的，即暫時緩和一下，將來還會變回來；另方面是在程度上，到達某種程度就會停步，不會無限制地變下去。

中共與蘇共不同，無論在生產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的文化水平相差都非常懸殊，所以中共永遠也不可能與蘇聯一樣成「修正主義」，中國大陸人民所受的共產暴政的迫害，數倍於蘇聯，現在大陸上已經很少有人再迷信或憧憬共產主義了，中國大陸人民普遍希望擺脫共產煉獄，追求自由。如果中共放鬆統治到蘇聯的程度，它的政權就無法維持下去了。

所以目前這一切都是暫時的，當另一種危機露頭時，中共馬上會在各方面再度收緊，這是形勢使然，是「不依人們意志爲轉移的」。

天安門事件冤情難雪

天安門事件兩週年，迄今爲止，此一事件的功過是非，仍被中共頭頭們用爲權力和路綫鬥爭的口實，無任何一人爲兩年前在天安門廣場被屠殺的中國人伸雪冤情。

天安門事件在中國歷史上是不朽的。數十萬被中共壓迫達二十六年之久的青年，藉悼念周恩來爲名而齊集中共軍警特務密佈的天安門廣場，衝擊「人民大會堂」和歷史文化博物館，焚燒兵營和警備車輛，扯下「五星旗」，高呼「秦始皇暴政一去不返，中國人民並非愚不可及」，這志節何等剛毅！這氣概何等壯烈！

現已獲得可信的資料證明，中國人民所憎恨的萬惡元凶毛澤東就是被天安門事件驚駭而死的。在天安門事件刺激之下，此一代獨夫就此失去神智，昏沉迷茫，以至於死。而屍骨未寒、內爭大起、至今猶在繼續之中。未來歷史將證明，八億大陸的中國人反共革命的火炬，即係在天安門燃起，更多不願做奴隸的中國人，將踏着天安門烈士的血跡前進！

今年清明節的天安門廣場也並不平靜。法新社記者報導說：許多未具名的「大字報」讚揚兩年前天安門事件是一項「革命運動」；讚揚參加天安門革命運動的人是「人民的鬥士」，而「戰鬥並未結束，這只是一個開端」！

天安門事件當然並未結束，因爲中共的頭頭們沒有胆量、而且也沒有辦法對此一事件給與正確的評價。大陸的中國人當然了解，今日當權的中共頭頭們如華國鋒、陳錫聯、吳德、汪東興，全都是當年屠殺天安門革命羣眾的劊子手。據中共一份內部的文件透露：兩年前中共曾動員一個師的北平衛戍部隊，在清明節的夜間連夜洗刷廣場的血跡，用卡車搬運屍體，徹夜不絕。試問。凡有血氣之人，誰能忘記這深仇大恨？

天安門事件之後，有所謂「四七指示」，將事件的責任諉之於鄧小平，撤除他黨內外一切職務，而以華國鋒爲「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如今因爲華國鋒在權力鬥爭中打不垮鄧小平，只好爲他洗脫前此所加的罪名，改口說鄧小平與天安門事件無關。然而「四七指示」因天安門事件被撤除一切職務的鄧小平復職了，同樣因「四七指示」而被任爲「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却仍然留踞高位，且更攀登爲中共中央主席。如果處理天安門事件的「四七指示」是對的，何以鄧小平復職？反之，如果是錯，又何以華國鋒從此一步登天、不會跌落？

說來說去，中共的頭頭們都是一丘之貉。他們愚蠢而又無恥地假藉天安門事件而你

易文的導演生涯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香港著名國片導演，現任邵氏公司宣傳部經理易文，於三月廿九日肺氣腫病逝九龍法國醫院，享年五十八歲，是繼陶秦之後逝世的令人都感到十分惋惜的影人。

原名楊彥岐的易文，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主修政治、歷史，原籍江蘇，抗日期間曾任戰地記者，其後並在重慶掃蕩報任編輯主任，上海和平日報總編輯、香港時報副刊主編等職務，曾出版長篇、中篇小說十多部，民國三十七年，他開始寫劇本，多年來他編劇約五十多部，執導的影片爲四十部。

易文和李翰祥是同一時期崛起的導演，雖然易文得意之作不多，但他導演的第一部國語彩色片「海棠紅」，在國片史上留下一個里程碑。

易文的從影是張善琨提携的，當時他創辦的長城公司被左派壟斷，又負了一身債務，但他對電影仍鍥而不捨，在萬分困迫中還要掙扎恢復新華公司。第一部片是集體創作的「碧血黃花」，自由影星固已大多參加，導演更有九位之多，計爲屠光啓、卜萬蒼、王天林、馬徐維邦、洪波、羅維、顧文宗及張善琨自己，易文也是其中之一。不過在這部片子中，他只負責一小部份戲，他的處女作是「名女人別傳」。

當時張善琨的經濟情況並未好轉，有一星期爲了躲債，匿居在朋友家裏不敢和別人見面，「小白菜」也就是在這時期籌備拍攝的。那時請別的導演，可能花不起錢，於是張善琨看了剛有一點經驗的易文，鼓勵他「下海」，由他負責編導，還要兼寫歌詞。居然，易文不負所望，「小白菜」問世後，立即穩定了新華的業務，也疏解了張善琨的痛苦。

也許田於易文的從影，是受命於危難之際，所以他對中國影業的艱困，比別人有更深切的瞭解與體驗：他知道復興中國影業不能唱高調，也不能因循舊套，因此他的作品多是從適應觀眾的愛好中求新，而時有俊俏飄逸手筆。

易文是娛樂片導演，他在新華工作兩年，即於一九五六年轉入新成立的電懋公司，當時他剛拍完彩色片「海棠紅」，極受影界的重視，他的地位已擠入岳楓、陶秦之間。他在電懋七年來，從不見異思遷，一直固守崗位，以拍喜劇片和歌舞片爲主，作品多能保持自己的水準，自然，他也有一些不及格的作品（易文常喜以考生自喻），喜鬧得傾向於低俗。有些人說易文的作品洋味太重。其實，而我覺得他還是比較重視創造中國風味的導演，即使是描寫現代生活的歌舞片或喜劇片中，也常有中國的天倫之愛和雋永的人情味；同時，他比別人也更有消化的能力，不易使人看出痕跡。



（圖爲易文導演「姊妹花」時指導張小燕演戲）

國片客

台北長老與南越和尚

三月三十日中央日報社論說：「至可痛心的是，台北基督教長老教會部分會員，昨天在台南集會時，又將去年八月間的一分所謂『人權宣言』草草通過，其中提出許多含義曖昧的說法，公然表示：要於此國際局勢危急之際，使中華民國成為另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主持此次會議的是台灣基督教長老會總幹事高俊明，他們公然披着宗教外衣，進行干預政治活動，制訂叛國「宣言」。

宗教與政治，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政治不可以去影響宗教，所以教友們所最關心的，就是宗教信仰自由；極大多數的人，也不希望宗教去影響政治。

在我們曾讀過的歐洲宮闈小說中，常有描寫當時的主教干政的情節。不論故事發生在那一朝代，不論作者是那一國籍，大凡描述到這種情節時，作者的着筆遣詞絕對不會是歌頌那位干政的主教，認為他如此做是對的。此無他，宗教不可干涉政治，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就因為此一原因，現代的歐洲，再也找不到——也是不可能，再有這樣的主教了。

另一個宗教干政的例子，便是發生在陷共以前的越南。當時，越南的佛教團體經常發表國是主張，甚至還鼓動徒眾作種種破壞活動：越南政府如對佛教團體或佛教徒有所行動，就會嚴詞譴責「政治干預宗教」。越南的佛教團體中的極少數別有用心的陰謀家和煽動家們，就在這樣的護身符下，為所欲為！如今越南業已全部陷共，如果回憶一下終告陷落的經過，儘管因素很多，而佛教團體的宗教干涉政治，實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佛教的精神是「救苦救難」的，是講因果報應的；今天越南民眾陷在越共的統治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他們之所以會陷入如此命運，佛教徒當年的推波助瀾，實有以致之！更重要的，當年推波助瀾的那少數佛教徒，如今又能過怎麼樣的生活？別說再也沒有宗教自由，再也不可能假借佛教的名義，作任何活動，甚至連他們的生活，也陷入痛苦絕望之中。如果他們再回憶到當年推波助瀾時的囂張和不可一世的氣概，現在該是作何感想呢？

這個故事，實是一面最好的鏡子。如今我們的處境，和當年的越南，有很多相似之處：共黨的虎視眈眈，俟機而動，盟國的背義寡信，隨時可能出賣。在這種情況下，怎可也自亂陣腳？

願那少數企圖以宗教干預政治的人，有以三思！

俞慧園



其「糖衣毒彈」的襲擊！

中共黨徒擬議中的所謂「對那些在過去數年中因『海外關係』被調查或起訴的人之正確結論，應儘快達成，使他們可以擺脫所有誹謗和誤控罪名。」所謂「應該對海外華僑，他們在中國的親屬，返國定居華僑，出國探訪親人者，華裔外國人至大陸探親者，在大陸旅行者，及到海外和其已入外國籍的親戚團聚者，給予各種便利，應使出入境手續簡化。」此種故作溫情，佯示好意的姿勢，希望減低人民對共產暴政的惡感和敵意。這是中共「笑臉僑務」的第一步。

中共的「笑臉僑務」

中共反對雙重國籍，但卻鼓勵海外華人入籍外國後仍與中共保持關係。他們說：「那些入外國籍的華僑雖然不再是中國血統的人，但仍是有中國血統的人，他們在中國的親人仍是中國公民，他們以華僑親戚的地位，享受相同的政治地位和其他待遇。」這種矛盾的論調，一矢雙鵰，十分陰毒！一則掩護其特務滲透外國與顛覆外國的陰謀，再則蠱惑僑胞為其「統戰」的貓腳爪。當你被利用而抵觸僑居國的法律時，中共便有藉口不援救你，而犧牲你。這是中共「笑臉僑務」的第二步陰謀。

至於把華僑視為「在居住國作了經濟及文化發展上的貢獻，是和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作戰的部份力量。」以及「那些對祖國作了錯事，甚至於我們（中共）含有敵意者，我們應當在他們之間盡力工作，儘可能把否定因素變成肯定因素，以便在海外華僑間，組成最廣泛的愛國聯合陣綫。」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顯示着中共將改變「統戰」的手法，加強「統戰」的攻勢。希圖把親共、恐共、非共，以至反共的人們，統統加以麻醉，使之入甕而不自知。這是中共「笑臉僑務」的最高構想。

凡是習知「唯物辯證法」的人，都能洞察中共「統戰」的黔驢之技。千變萬化。不離其宗。永遠墨守「矛盾統一律」，「質量互變律」，「否定之否定律」的教條，在「裹脅盲從」，「強化自己」，「摧毀敵人」的路上打滾。看其「把否定因素變成肯定因素」的話，則思過半矣。

今後，中共要「在海外華僑間組成最廣泛的愛國聯合陣綫」；聲言煽動華僑「在居住國和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作戰」；揚言要和海外華僑加強連繫，使中華民國政府更加孤立！總結一句話，中共現階段的「笑臉僑務」，就是其當前「笑臉外交」的配合，也是其一貫「反美帝、反蘇修、反各國反動派」的政策之延續和加強而已。

司徒政

陳伯達到那裏去！

胡菼之



江青（左）康生（中）與陳伯達（右下）出席「北京市革委會」成立大會

報載清明節那天，北平居民紛紛到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下置放花圈，其中一個的絲帶寫着：「我們必須澈底澄清關於林彪、陳伯達、康生和四人帮的事。」林彪與康生都已先後斃命，而被黜的陳伯達，則下落不明，到那裏去了？十年前提起陳伯達這名字，不僅大陸上的婦孺皆知，炙手可熱；即整個世界也無不知道他當時在大陸上的地位，僅次於林彪而操有生殺予奪大權的恐怖人物！

就實際情況而言，林彪與陳伯達原是毛澤東當年奪權復辟的兩隻功狗。前者利用他的軍事實力，首先「反攻北京」，控制了中共的神經中樞，使劉鄧集團的高級反毛份子動彈不得，無法還手，而且有如甕中捉鼈；尤其後者在短短地期間，竟發動了數以萬計的所謂「革命小將」起來造反，鬧得整個大陸雞犬不寧！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他所主持的機構雖是一個「文革小組」，當時北平一般人也只稱他為「小組長」。然其權力之大，風頭之健，簡直不可一世；甚至連毛澤東的寵妾江青，還是他屬下的「第一副組長」；特務頭子康生則僅為顧問而已。

記得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三日，陳伯達偕江青出席一個「紅衛兵代表大會」時，他自己高踞主持人的位置，神氣十足；而由江青以「副組長」身份對各代表公開發表講話：「不管誰的資格有多老，地位有多高，本小組都有權對他清算、批鬥、甚至可以逮捕、公審和遊街。……」事實上，自同年八月起，先後遭「文革小組」批判、攻擊、清算、鬥爭、公審、遊街、及整肅後被打入十六層地獄的中共顯要頭頭，計有：劉少奇、鄧小平、彭眞、羅瑞卿、陸定一、彭德懷、朱德、賀龍、周揚、烏蘭夫、劉瀾濤、李井泉、陳雲、宋任窮、陳丕顯、李葆華、陳毅、李富春、聶榮臻、王任重等，不下數百人。此外，尚有名不見經傳而被鬥倒的，更不可勝計！

然而，曾幾何時，這個身體矮肥，經常戴着一副近視眼鏡，貌似和善而心地險詐殘忍的毛派「文革小組長」，不獨早已嘗到了被人揪出清算、鬥爭的滋味；並自一九七〇年一月起已很少公開露面了。特別是同年八月的中共「九全大會」召開時，北平的「兩報一刊」均未提及陳伯達之名，事情更顯得不尋常！此後許多重要會議，多半由康生陪同江青出席，而一直不見陳伯達。像這樣操生死大權的「顯赫」人物，長期不出席重要之場合，足以說明了陳伯達自一九七〇年起已完全失勢，甚至處於極端微妙或最危險的環境！

根據從鐵幕中透露出來的消息說：陳伯達在七〇年前的兩年中，確曾遭受過好幾次的批鬥。一九六八年七月間，在上海出版的一份毛派小報「文革戰訊」第四十三期，就曾經發表如下的一段報導說：

「自推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以來，一直走紅的文革小組長陳伯達，已經被查出他原來是個大叛徒，經由江青、康生等同志親自出馬主持四月廿九日的一次劇烈批鬥大會後，陳伯達已親口承認！當他在南京從事地下工作而被國民黨把他抓去的時候，他確曾寫過一份自傳式的坦白書；到出獄時，又由國民黨黨部要求他寫了一份悔過書之後，才被釋放的。……」

該小報又說：「但是陳伯達却矢口否認他在莫斯科時期，曾經做過任何損害黨的利益的活動。」——換句話說，當時陳伯達被指控的罪名是：除了向國民黨投降乞饒之外，並有私通「蘇修」的反毛陰謀。

究竟陳伯達那次被鬥的結果是怎樣呢？「文革戰訊」也有報導：「陳伯達對批判大會坦白之後，北京革委會主任謝富治馬上代他求情說：『陳伯達同志爲不猶預地批評了自己，他是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的，是毛主席的好戰友，讓他繼續替毛澤東思想效力吧！』看來這算是陳伯達已經過了一關了。但陳伯達的過關，並不是得力於謝富治的求情，而最後交由毛主席去處理。毛主席已經決定在奪權鬥爭還未獲得全部勝利之前，認爲陳伯達所負的任務太重要，便對他實行了降級留用。……」

按「文革戰訊」是着重於中共內部報導的刋物，上述消息是「供參攷的內部資料」，所以，一般注意鐵幕動態的觀察家，認爲陳伯達被鬥確鑿，而所謂「降級留用」的處置，只能解釋是暫時保持着毛魔頭的一點面子罷了。因爲毛澤東始終認爲陳伯達是文弱書生，造不起反的「御用文人」，跟彭德懷、賀龍、羅瑞卿一批握有槍桿子的武人截然不同。因此，對他暫處以「級留用」，來庇護他亦可挽救自己的體面。

但是莫斯科的一份周刊「文革報」，於一九六九年三月份的一期，則以馬丁的筆名，發表一篇有關大陸中共內部鬥爭的文章指出：「中共主席毛澤東，目前正在自己的同僚中，找尋着對於文化大革命期間所犯錯誤的代罪者。……作爲毛澤東親信的陳伯達，很可能成爲這一過失的代罪羔羊！」文章又說：「陳伯達在三十多年前，爲了要急於出獄，曾經向民黨寫了悔過書，而且公開地背叛毛澤東的，所以遭到毛派的批鬥，現在往那裏跑？不過，話分兩頭，像陳伯達這樣的人倘且靠不住，可知毛澤東已無人可以信任了。」

到底陳伯達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跟毛澤東又有什麼關係？綜合「鐵幕人物」及其他有關資料透露：陳伯達現年已七十四歲，福建惠安人，早年畢業於集美學校後，卽考入上海大學。當時的上海大學校長，名義上是于右任，實則由一批青年共產黨人如惲代英、瞿秋白、鄧中夏、潘漢年、任弼時及康生之徒所操縱。因此，陳伯達受了他們的影响，從而參加了共黨組織。上海大學畢業後，一度前往莫斯科「孫逸仙大學」深造，故又與蘇共發生了關係。中日戰爭爆發前幾年返國，在上海、南京一帶從事地下工作，被國民黨情報人員發覺，將陳伯達逮捕入獄。他不得不請求他的老上司國民黨人張貞替他担保，寫了坦白書之後，再寫悔過書，表示不再作危害國家民族的共產黨人了。可是，他騙了張貞及國府，獲得釋放後，又再度跑去莫斯科住了一個時期。

抗戰期間，陳伯達返回延安新巢，初任中共「黨校」的講師，兼「中國問題研究室主任」。不久後便被毛澤東所賞識，大概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間，則改任毛的私人秘書，專門爲毛澤東的「著作」解釋、宣傳，及其對黨的策畧加以辯護。例如：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間，因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事件爆發後，而引起許多「黨員」激烈要求個性自由發展的風波時，陳伯達在毛的指使下，便於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一篇題爲「人性、黨性、個性」的論文，儘量強調：「在階級的社會裏，只有階級——集中起來——便成爲黨性」。進而將要求個性發展的黨員鎮壓了下去，此後越壓越緊，誰也不敢反抗，這是陳伯達爲毛澤東最早一項殘酷鎮壓的帮兇。

陳伯達在延安時期的「著作」計有：「毛澤東論」、「毛澤東思想」、「竊國大盜袁世凱」、「中國四大家族」等。這一串「作品」，在中共竊據大陸初期，都被列爲中共高級黨員幹部「學習、參考」書；尤其是「毛澤東思想」一書，經過陳伯達的宣傳，解釋和鼓吹後，更成爲「文革」期間被強迫人手一冊的讀物。

一九四八年中共在其佔領區辦了一間「馬列學院」，陳伯達和康生爲主要籌備者。一九四九年遷至北平後，陳伯達已改任中共「宣傳部副部長」，因爲他說話有點口吃，而往往遭到周揚一夥人譏笑。以故，他便與周揚、田漢等結下了深仇大恨！一九五八年中共黨辦的理論雜誌「紅旗」出版時，起初屬意於周揚，而走毛江路綫的陳伯達則捷足先登，搶到主編職位。當時正是中共公開反南斯拉夫之際，投機的陳伯達便在「紅旗」創刋號上發表題爲「南斯拉夫修正主義是帝國主義」的文章，爲毛的教條主義加以辯護，老毛很開心，乃一炮打响了。

一九五九年，當中共掀起那場所謂「反右傾」運動時，陳伯達又在該雜誌二十二期上著文，聲勢洶洶地對那些所謂「右傾份子」進行猛烈抨擊：「這次全黨正進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者的鬥爭。它關係國家的命運，也關係到社會主義的命運；因此，必須認眞進行。……」並警告：「一切右傾機會主義份子，不應在離開黨的道路越走越遠，否則會遭到澈底的失敗的。……」

一九六六年四月，當毛林發動「文革」前夕，在「文滙報」、「紅旗」及「解放軍報」上，聯合發表的那篇題爲「高舉毛澤東紅旗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檄文」，據說也出自這狗頭軍師陳伯達的手筆。他的「文革小組」便正式出現於北平。並首先向「文化宣傳部」那夥人開刀，在毛派奪權鬥爭中，陳伯達出過死力，照理他應該將功贖罪，但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毛澤東，向來是「過橋抽板」的！陳獨秀、張國燾、南漢宸、高崗、饒漱石、劉少奇輩，無一不被毛所利用，同時，這羣人亦無一不替中共出過死力，可是到頭來，個個都難逃厄運，何獨區區的陳伯達？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陳伯達當年被鬥的主因，係由於六八年二月淸除「文革小組」成員王力，戚本禹及關峯三人所引起。當江青、康生追查其「黑後台」時，便把陳伯達的叛黨反毛罪行全盤托出。其實，陳在卅年前的悔過書，毛澤東就知道，何待卅年後才發作？據說最使毛魔頭難堪的是：陳伯達所寫「竊國大盜袁世凱」與毛思想大相抵觸。他在「紅旗」寫過「我國生產力解凍」的話，也犯了「政治術語」的大錯誤。總之，陳伯達的處境不妙！除在八年前已遭整肅外，現在又把他與林彪、康生列在一起，當鄧小平派對「四人帮」窮追猛打的時候，陳伯達的危險將無處可逃！

生前侍衛・回憶往事
蔣公一生克己持儉

蔣公克己持儉，不吃零食，不圖享受。通常早餐是一杯鹽開水，兩杯白開水，一個烤蕃薯，外加個蛋。

甘春煌

淸晨的一陣雷裏，將近一百名總統蔣公生前的侍衛，趕個大早來到慈湖，晉謁他們追隨了二、三十年的偉人陵寢。

這是他們今年第一次聚會，但是，在南下的兩輛客軍上，個個心情沈凝，懷著對蔣公的無限哀思和追念，懷起隨侍蔣公的情景，使這個聚會更趨肅穆。

抑不住內心的悲悽，有人開始談論蔣公生前的言行律事，髣髴如現。

蔣公鄉居時在名勝四明山晨讀之神情•

起居定時・克己持儉

追隨蔣公廿五年的呂先生，談起蔣公平日的生活，他說：「老先生生活起居定時，每晨五時起床，漱洗完畢、必先行打坐養神，爾後閱讀聖經，朗誦詩歌。數十年如一日，從未間斷。這種「持之以恒」的修爲，實在是一般人難以做到的。

呂先生回憶往事說，蔣公克己持儉，不吃零咀，不貪圖享受。他老人家最愛吃烤蕃薯。通常早餐是一杯鹽開水，兩杯白開水，一個烤蕃薯，外加一個蛋。偶爾換換口味，改吃芋頭，這些東西都是國產的，他老人家既愛子民，也愛吃家鄉出產的食物。所謂稀魚珍肉，在他來說，那是奢侈、浪費之事。蔣公就是這麼一位令人敬仰的人。

日理萬機・治學不輟

蔣公處理國事之除，書房中陳列的古書，無不親手翻閱過，他很注重王陽明的學術思想與修爲。「陽明傳習錄」中的章句隨時可以朗朗上口，而且也指定隨從人員研讀這本傳習錄。到現在，兩鬢已斑白的昔日蔣公侍衛們，居家言行，仍受老人家及王陽明的影響，那是言行中規中矩，持恒不怠。

蔣公對夫人恩愛有加，每屆晨昏，必相互噓寒問暖，或陪着夫人繪畫，或在花園裏散步。有時也到慈湖盪舟，伴隨天鵝悠遊，在日理萬機之餘，畧享幾分恬淡清幽，目前，這隻小舟依然架在慈湖右畔。看到這隻小舟，益發引起侍衛們對蔣公的懷念。

呂先生仍不忘記老先生與孝文、孝武爺孫相處的情景。當孝文、孝武孩提時，總喜歡讓爺爺抱着玩，有時拗不過小孩的「糾纏」，抱酸了手，就用家鄉話——寧波話對侍衛說：「儂抱一下，我抱得手好酸」。

跟從蔣公十八年的一位王先生說，老先生不僅關愛國家、關愛家人、對侍從人員的生活也非常照顧，對已屆婚齡而未婚的人，總是鼓勵說：「該結婚了」。對有家室的侍衛，每每不忘囑咐應注意孩子的教育，要多看書，多練毛筆字。

從容不亂・沉着應變

民國廿年即追隨蔣公的潘先生，對老先生孚眾望的情形，最令他感念不已，是民國廿五年的西安事變，蔣公以大義曉諭張學良之後，於十二月廿六被護送返回南京，蔣公的座機飛抵南京明故宮機場時，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及無數政府要員、民眾擁在機場四周歡呼，感人的場面，是他平生所僅見的。

民國廿七年台兒莊之役，蔣公坐鎮鄭州指揮，某日，當蔣公與軍事員商討兵署時，突然日機臨空轟炸，周圍百分尺內已有炸彈投擲，在旁的人，有的驚恐力勸走避，他老人家仍舊泰然自若，從容不亂。他這種沉著應變，指揮若定的精神，使我國在四月六日的台兒莊之役贏得空前勝利。今年正好又是台兒莊大捷四十周年紀念，潘先生憶起這幕往事，使車上人人不能忘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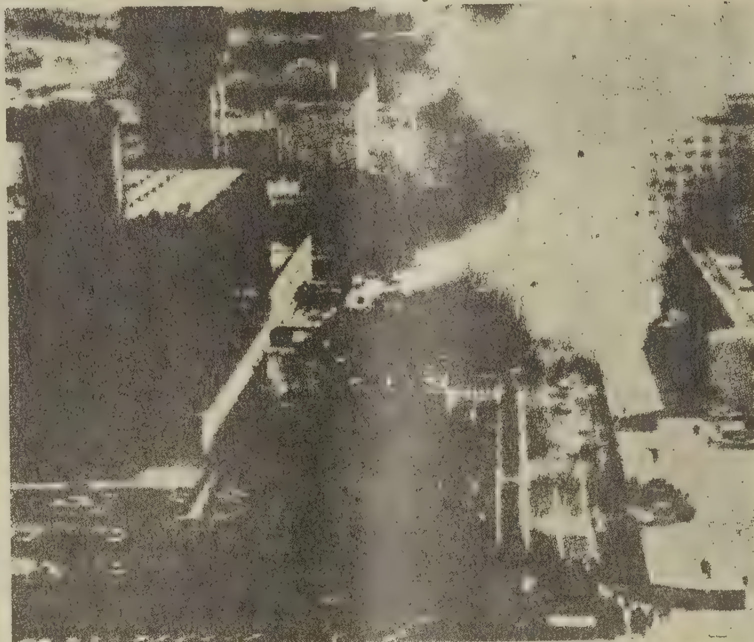
現在，蔣公離開大家已經三年了。近百名昔日隨從人員，步入慈湖時，陣陣酸楚湧上心頭，他們也常常念著老先生的話：「我帶你們出來，也要帶你們回去。」，雖然蔣公在有生之年，未能實現壯志，但在他精神的感召之下，全國軍民的同心合力之下，反攻大陸已是指日可待了。

日左派搗亂下的成田機場

張炎憲

東京的新國際機場——成田機場本來預定三月三十日開港，四月二日開始使用。但在開港前夕，三月二十六日，激烈派份子糾集了八千餘人，分成數路，搭乘卡軍，硬闖機場，丟擲火焰筒，擾亂機場治安，其中十人乘機由地下水道潛入機場控制中心，佔據二小時，破壞儀器，逼得控制中心人員爬上十六層高的屋頂求救。警方出動一萬四千人的機動部隊及直昇機，才搭救了屋頂上的人，逮捕了潛入控制室的反對派十人及驅逐了擾亂的民眾。

由於事態嚴重，內閣召開緊急會議。又因損失慘重，復原費時，不得不宣布開港延期，延至五月中旬。福田首相在國會中表示「此事有關國家威信，政府方面絕不讓步，將促成早日開港。」法相亦表示「當地農民反對者僅五十餘戶，其餘都是各地來的學生團體及勞動者同盟，已失當初反對建立機場的原意。此次事件已破壞民主制度，是屬於暴力的行為。」要求國會特別立法，抵制暴力，壓制過激派的行動。直至筆者發稿為止，仍在爭辯中，因此舉牽涉到民主政治的意義與羣眾運動的界限，要得出結論，也不是容易的。



左派投擲汽油彈使成田機場宛如戰場一般●

成田機場的建築已歷十二年的歲月，耗去六千三百億日幣。在建築過程中，不斷有示威、有反對，舉其大者有二十三次，報章雜誌亦常登載，屢報不鮮。但贊成派者，如日本交通政策研究會的今野源八郎東大名譽教授的立論是「今後已進入航空的世紀，日本如不建立新機場，怎能二十年後再維持今日的繁榮。」於是長久以來，在紛爭中繼續建築，在建築中不斷遭受反對。

成田機場築建的最大原因是因在池田勇人內閣時代，日本經濟起飛，國民所得倍增，為減少羽田機場的負荷，乃有另闢東京新機場的計劃。本來預定用地並不在成田附近。後因顧慮到農地收購的困難，才改在成田附近的三里塚築建。因三里塚附近，以前是屬於皇室的牧場及縣有地，要收購的農地較少，僅三百家左右。在立案與建之初，即有反對集會的出現，後經疏導、收購、賠償，大多農民已搬離原住地，至目前僅剩下五十餘家，堅持不搬。此事本來只是當地農民不滿政府收買的抗議而已，卻因學生聯盟、勞動組織及左翼陣綫的加入，使得事件越鬧越大，全國各地舉行抗議大會，動輒千人以上，發佈新聞散發傳單，成為攻擊政府的口實。發展至今，已非單純的農地收買開港問題，而是牽涉到戰後以來，尤其是一九六○年新美日安保條約簽訂以來，反自民黨體制及反國內資本家過度壟斷的運動型態之一。

反對份子在機場周圍建起小屋，克難式的帳篷形式，有的人一住就是十二年，進去時，僅二十歲的小伙，現在已是壯年了，又築起兩座鐵塔，阻止飛機起降，目前已被自衛隊拆除。

就一般老百姓而言，成田機場的遠僻，也常為人垢病。有些人認為，如果要到成田機場搭機，不如坐新幹綫到大阪搭機（東京到大阪約三小時半），搭機的人麻煩，接客的人也麻煩（一趟車費日幣千八百圓，由東京市中心到成田費時二小時半以上）。所以在三月底之前，需出國的趕著出國，回國的提早回國，形成一股熱潮。

就成田機場本身的條件而言，除其滑走跑道較羽田機場更長，能容納更多的班次之外，尚待改進之處仍多，舉其要者如下：

（一）然料輸送問題：因輸運石油，費用極高，政府預定建立輸油管，但安全維護亦頗困難。

（二）飛行的空域有限：因西側屬於美軍的飛行空域，南側屬於羽田機場的空域，北側是自衛隊的百里基地，僅留東側銚子方面的狹長空域，使用範圍有限，引起不便。

（三）機場至東京市中心的交通問題：目前的交通路綫有高速公路與電車。經高速公路需費時三小時左右。電車僅有私營京成綫及國鐵兩條，且需巴士接運。輸送旅客貨物，仍需另闢更快的捷徑。

成田機場開港延期，也波及到附近的旅館業及商販，原先準備就緒的貨物，只好暫予囤積，等待開港，充滿無奈與叫苦之聲。因成田機場開港後，國際航綫均遷往成田，僅留華航在羽田。某國際航空公司正打算轉飛大阪，讓旅客轉國內航綫至羽田，以避免停留成田時，因交通不便而造成旅客的損失，而對華航能繼續使用羽田，都投以羨慕的眼光。綜之，成田機場十二年來的築建過程，充滿著波折，不過已到最後開港的階段。

台灣的飛彈快速巡邏艇

陳金耀

去年年尾的一期「國際防衛評論」曾經提供詳細資料，報導中華民國已擁有十五艘「快速飛彈巡邏艇」，這是台灣第一種携有艦對艦飛彈的艦艇。

該十五艘「快速飛彈巡邏艇」，第一艘是由美國華盛頓達高馬船廠製造，十四艘由台灣造船廠製造，船長五十點三公尺，闊七點三公尺，吃水二點三公尺，排水量二百七十噸，船身爲鋁合金製造，最高時速可達四十節（每小時四十海浬）。

該「飛彈巡邏艇」火力包括有四枚意大利製造的「奧圖馬」飛彈，一門由意大利奧圖兵工廠出產的七十六公厘自動快速炮（向前），一台雙聯三十公厘機關炮（向後），兩門點五公厘小口徑機關槍，全部是由意大利製造的NA一〇炮火控制系統及奧圖馬飛彈控制系統所統一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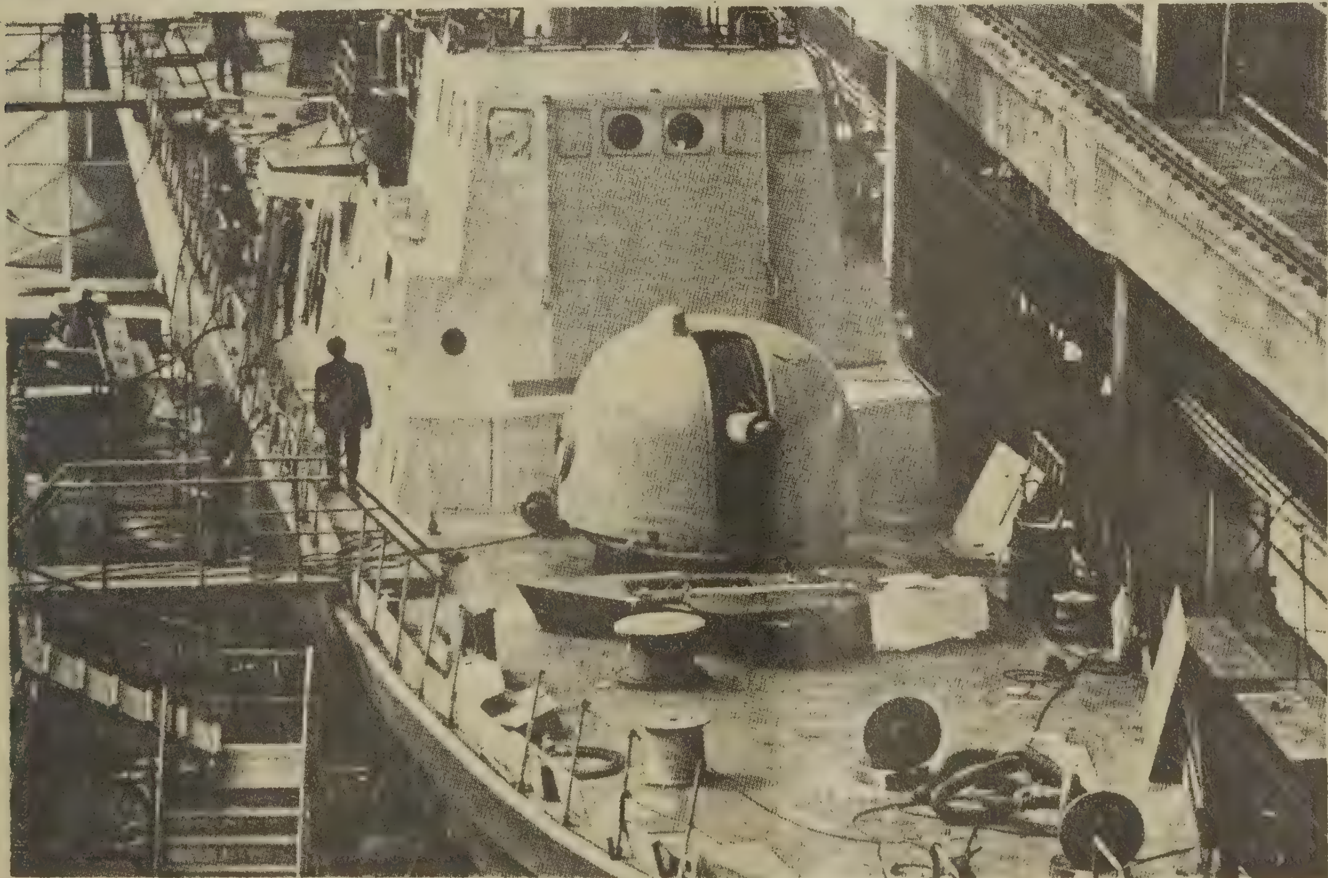
這種未見台灣公報的快速艦艇，原型由美國提供，船身外壳全爲鋁合金，船的上部由鋁合金與玻璃纖維製造，全部空氣調節，動力來自三個氣體渦輪引擎與三個柴油引擎，採取一種「聯結柴油與氣體渦輪」（DODAG）的動力立式，第一部柴油引擎航速十二節，加上其他兩部柴油引擎可達二十節，再加上三部熱蒸氣渦輪引擎最高達四十節，在保持十六節航速時，續航距離爲一千七百哩，在卅七節高速時，續航距離三百二十五哩，在單門的時候，全速前進，可保持四十節達分多鐘這動力方式可使該艦艇能快能慢，護航時可與其他慢速船艦保持一定的距離。全船乘員卅四名，所有十五艘是在七七年移交國防部，目前已在服役中。

前年年中，南非約翰尼斯堡「星報」，引述當地商會在新聞公報中所登載的廣告，指出中華民國正尋求取得艦用飛彈與大炮，此一報導雖經國防部王業凱上校否認，在本刊五三二期亦會報導台灣建艦的趨向，指出巡邏快艇及精確導引武器的取得及製造是政府勢所必行，現在已進一步證實。

中華民國在過去多次提出購買艦用「魚义」飛彈，但到現在美國國務院還未答覆，爲彌補國防需要，所以向意大利方面購買「奧圖馬」。

「奧圖馬」（OTOMAT）艦對艦飛彈是由意大利最具規模的奧圖（OTO）軍火廠與法國馬泰（MATRA）軍火廠合作發展，是同級飛彈中最好的一個品種，有效射程六十公哩，最大射程範圍一百八十公哩，射速〇點九馬赫，初由慣性導航，後段由主動追蹤雷達導引，可向目標作跳躍式的極低空飛行（水面飛行），這種飛彈對台灣海峽的有限水域十分適用，可由空中（如F四戰機）發射或艦上發射，約一百八十公哩闊的台灣海峽水域，這種飛彈可完全控制。

快速巡邏艇的主力火炮奧圖（OTO）七六公厘目動火炮，世界馳名，每分鐘能發射不少於八十五發炮彈，這種防空和對艦火炮目前已有超過十五個國家使用，其中也包括美國，這種適合海軍應用的七六公厘炮早在一九六二年開始便投入了意大利海軍服務，炮身全重七點五噸，操作容易，維修簡單，上下擺動最高八十五度，最低十五度，每秒上下擺動三十五度，橫擺每秒七十二度，這自動炮，足以摧毀一艘小型毀滅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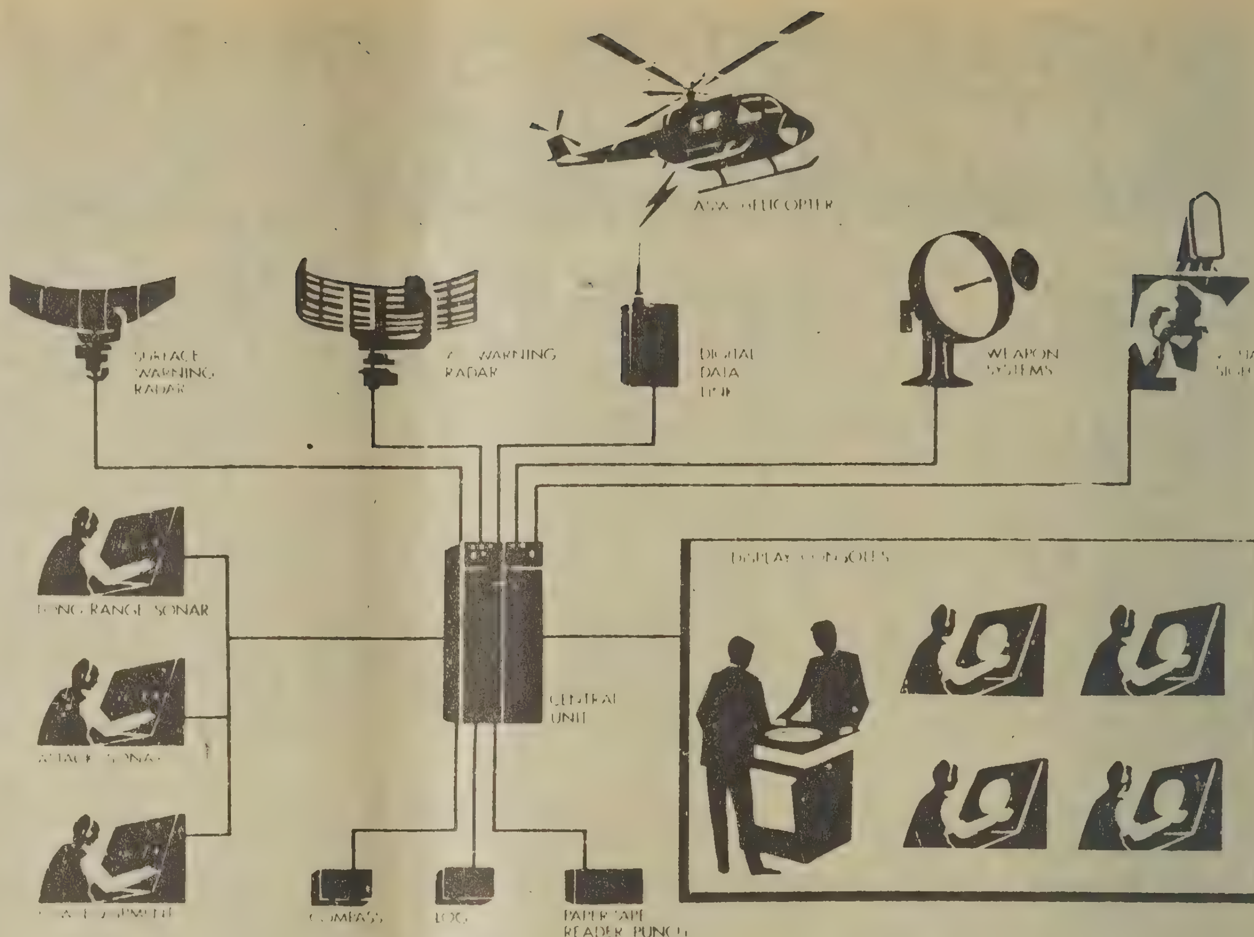


圖爲OTO七六公厘自動炮

，再加上四個奧圖艦對艦導彈，在方圓一百二十公哩的海面都在它的攻擊範圍。

快速巡邏艇的火力控制系統NA一〇MOD〇，是一種裝置在艦用以控制各種不同口徑武器，以截擊空中或海上的活動目標的電子控制系統，此系統同時可與飛彈控制系統共同作業。

這種系統有三個瞄準裝置（包括兩個光學一個雷達），能主動地對低飛方程搜索及獨立追蹤。光學方面使用閉路電視，在視野良好及視野模糊的天氣下，能依一貫要求，以警告自動電達追蹤或作光學操作。艇上的雙連機關炮及小口徑機槍，亦由此系統控制。



IPN—10戰術資料展示裝置

該系統配合IPN一〇戰術資料展示裝置，作各種資料提供與搜集。該火力系統，經資料系統的提供，與其他擁有同型火力系統的船隻聯合作業，能直接對有效範圍的各種目標分別作網式的截擊，使多艘同型艦艇合而為一地戰鬥。

此火力系統使用一個RTN－一一優良海軍雷達，能對八十公哩半徑的範圍搜索，雷達搜索功能包括「敵我識別」（IFF），「電子反制」（ECM）與「電子反反制」（ECCM），當雷達接收到敵人火力雷達放射的脈波，便立刻自動「電子反制」或「反反制」以干擾敵人的炮火或飛彈射擊。

這個控制系統在艇上的控制中心由一個彈導計算機作空中或海面火力射擊，該彈導電腦快速地對複雜資料有效地處理及作程式的檢查，指揮火力對低飛目標截擊，而可分辯自然的干擾或人為的干擾（ECM），同時該電腦根據航速計算出飛彈發射器的角度，以協助飛彈的導引。

此一火力系統的截擊性能非常完善，還可以指揮艦對空飛彈（目前台灣的快艇未有此裝備，必要時可加裝），及所有艦上火力，對多個射來的目標截擊，及作反飛彈的射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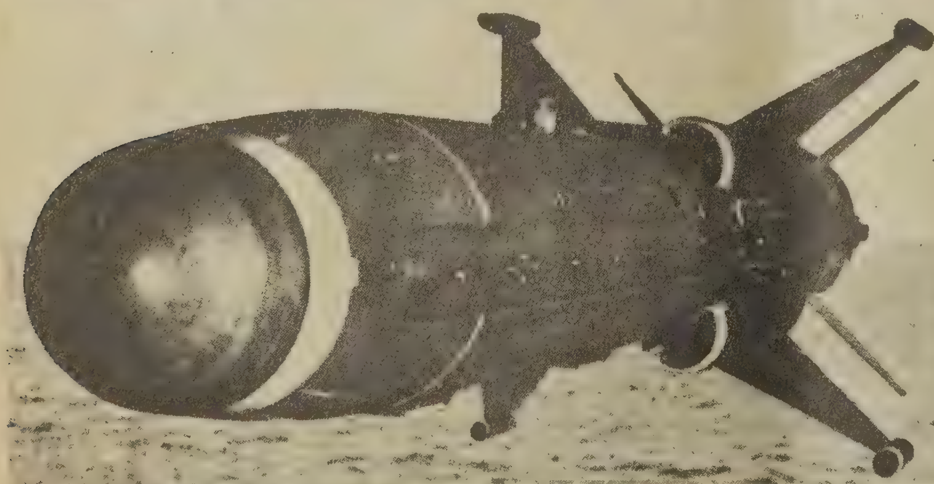
台灣這種快速巡邏艇雖然排水量只有二百七十噸，除了武器、射擊控制、監視，各種作戰指揮、艦外通訊等戰鬥系統的酬載外，還包括了艦內通訊、航海、環境管制、材料處理與補充、艦艇操縱、人道支援、休息室、各種輔助系統、結構、推進、艦體輔助、各種油料等艦體酬載量，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它能像空軍中的基地截擊機一樣，由軍部指揮中心用電訊指揮在台海巡弋的飛彈快艇駛至敵人所在地的附近，並在攻擊範圍內發射導彈。

這種機動性極高的飛彈巡邏艇的設計是預計其將在海上作長久的停留以執行任務，船上人員各自有空氣調節舒適的起居空間，以便在嚴熱的天氣下作長期的海上生活。

由於這種巡邏快艇武器系統具有高速率，更強的火力與更大的監視性能，裝配有優良飛彈，對海軍部隊的火力與機動性大大地增加，如將來擁有大批這種艦艇，以多艇作戰的聯合統一作業方式，其火力可較大型艦隻為佳，且目標小，對台灣海岸防衛護航、救援、保護捕魚區，戰鬥等任務應付易如

中華民國與中共在防衛有一個極大的不同地方，就是，中共在未製造之前已大量宣傳，是否製造成功不在考慮之列，中華民國則默默前進，不重宣傳，今次如不是「國際防衛評論」於以報導，外界便無從了解，中華民國的海軍已達到極現代化的水平。



OTO出產的奧圖馬茨艦對艦飛彈。

人無性生殖不可能

陳獨塵譯

作家大衛・羅維克在其行將出版的一本書中，所作有關一個由「無性生殖」的男嬰，與其提供細胞核者發生了遺傳上的完全一模一樣的敘述，被一些頂尖的科學家指責為一項「謊謬絕倫的欺騙」，「謊言」及「對眞實科學的侮辱」。

在理論上是有可能

羅維克除了敘述由一些實驗已完全使這位「父親」確信這個嬰兒的確是他的無性生殖的子嗣之外，並沒有提出他所敘述的證據。

美聯社在訪問一些科學家時，他們都對羅維克的敘述加以駁斥、由於在生命遺傳符號的傳譯及核醣酸（DNA）複螺旋綫方面的研究而獲諾貝爾獎的詹姆斯・瓦特遜博士就指出，羅維克祗不過是集合了一些幻象而把它們說成是眞實罷了，他並且指出：「出版商也受到了矇騙，否則的話，出版商就應該遭槍決。」所謂無性生殖，就是從一粒細胞中取出其細胞核，然後把它注入一粒卵子或一粒除去細胞核的卵細胞中，以讓其孕育發展，產生一個與細胞核提供者在遺傳上完全一模一樣的子嗣。由於每一個人體的細胞核中都含有製造一個完全人體所需要一切染色體及遺傳因子，因此在理論上無性生殖是有可能的。在正常的生殖中，男女雙方發生性行為後，每一方都提供了正常染色體全部的一半，受精的卵子於是就運用這受遺傳因子控制的細胞開始孕育發展而變得特殊化，形成皮膚、肝臟、眼睛及相像等。但是每一粒細胞都有發展成為任何一種細胞的遺傳能力。無性生殖確曾在蛙中試驗成功過，除非羅維克的這項敘述是眞實的，尙未見用於哺乳動物。

無人會相信這件事

羅維克在他那本名為「照形像生的：無性生殖人」的書中敘述道：這個由一位百萬富翁提供細胞核進行無性生殖的男孩，是在一九七六年聖誕前兩星期出生，這位富翁祗被認作是「馬克思」。

羅維克之說，這項無性生殖是祕密中進行的，男女雙方本人都沒見過面，被選為受孕母親的是一位名叫「麻雀」的十七歲處女，當一枚無性生殖的卵細胞被嵌進她的子宮或腹中之後，就以正常分娩的方式生下了這個孩子。

這個小孩將於長大之後，在形像與生理特性上成為另一個「馬克思」。但是，無性生殖的孩子將無法與他的父親在其生命歷程中所形成的思想、經驗及思考方式完全相像。一個無性生殖的愛因斯坦將無法保證成為另外一位數學天才，也許會出一名天才的銀行搶刧犯。

由於青蛙的細胞大得足以實施移殖細胞核的精細手術，約於十年之前，英國的科學家們曾經成功的作了一次青蛙的無性生殖試驗。

但人類的細胞要小得多了，而羅維克卻說那個無性生殖的小孩是由一項所謂「細胞融合」中生成的。這項細胞融合，是以化學作用迫使一粒由捐獻得來的細胞核移出其細胞之外，然後注入到一個同樣被移去細胞核的卵細胞中。

凱特琳癌症紀念中心主任；同時，也是暢銷書「細胞的生活」的作者湯瑪斯博士就批評說：「這完全是荒誕不經的無稽之談」，凡對這方面有所認識的人沒有一個會接受（羅維克的論調）。也沒有一位出名的科學家會相信這件事情（無性生殖）會成功或將會成功。

湯瑪斯又說：我不相信有任何科學會做這種事，這是一件傻事，須要很高的技巧，不是一些瘋顚的婦科醫生在一些地下室中所能幹得了的。有些人可能對一些動物的無性生殖感到興趣，如像用牛來產生最好的乳牛等。但是沒有任何科學家對人類的無性生殖感到興趣，這將是科學上的恥辱。

被指為全無責任感

美國費城癌症研究所的閔玆博士也指出羅維克的這項報導「是完全沒有責任感的，可能會在大眾心理上產生恐慌，更可能引起大眾對優良工作的懷疑。」「如今對這套謊言的處理為時已晚，但望就此過去。不過由於大眾對科學與人類失去信心所受的損失是相當重大的。」

有些科學家們則對一個人完成這樣一個創舉，以及其高超的技術被說服得不被洩露出來感到懷疑。

而羅維克却解釋說，由於這位百富翁收買了科學家，只能承認是「達爾文」和「保羅」，要對整個事件保密。

據美聯社所得到的一分抄本顯示，羅維克在其書中的「補敘」中曾經表示，他不希望任何人把他當作是這一事件的證言。

同時他又說：「無論如何，我希望讀者們將被說服這件事情的可行性。甚至也許因為我所敘述的這項可行性，適時成為一項驚人發展的「先見」而獲益匪淺。至低限度一些感情上與倫理上的問題將會興起，顯然地這些問題尙未完全出現。」

另外兩位頂尖的科學則說，祗要用簡單的遺傳試驗，就不難證明羅維克的敘述是否可行。

閔玆博士却說，毫無疑義地應該可以行從通，證明其是否眞實是完全可能的，一切只需要一小片的皮膚細胞和微量的血。

紐約西奈山醫療中心的著名遺傳學者里斯洪博士則說，羅維克的敘述，可輕易地由各種血羣、抗原體、酵素、染色體的比較，或者是皮膚移殖的親和與抗拒作用而獲得證實。

里斯洪的「論無性生殖的可能性」被引述在羅維克的書中說，他會於若干年前，在一次就有關「一般倫理問題」與「遺傳因子操作的可能性」問題接受訪問時，就提出過這一問題，他說，目前一粒人體細胞核的移殖困難正在考慮之中，這並不是如我所說的目下是「無路可走」或「此路不通」●

名成利就．拋棄糟糠
史泰龍移情別戀

尹靜心

史泰龍未發跡前，生活落拓潦倒，苦不堪言，幸得妻子相助，同艱共苦，終以「洛奇」一片熬出頭來，頓時爲荷里活的超級巨星。此後事業如日正中天，金錢與美女隨意可得，結果導致與老妻分離。

因主演「洛奇」名利雙收的席維斯特．史泰龍，也不能免俗的成爲離婚案主角。

丈夫變心．迷上嬌娃

這位巨星的廿七歲的妻子莎霞，於三月十七日向洛杉磯法院遞上訴狀，以「歧見無可彌補」的理由，要求與史泰龍離婚。

訴狀上清楚的說明，她的丈夫已經變心，迷上了銀幕嬌娃喬易絲、英格絲。史泰龍與喬易絲共同主演「天堂巷」，最近才拍攝完畢。

史泰龍在紐約拍片時，常將新歡帶往五四俱樂部拍拖，卿卿我我，並不避諱。因飾演力爭上遊青年拳手而爲「新馬龍白蘭度」的史泰龍，曾面無愧色的向記者解釋，他與結褵三年半的髮妻已經達成諒解。

但莎霞．史泰龍太太在訴狀中說，他卅一歲的丈夫在紐約市與夏威夷遊樂，亂耗家庭金錢，常常有那個迷人的女郎在側。



圖爲史泰龍與打官司的太太。

未發跡前．落拓潦倒

莎霞認識史泰龍時，史泰龍還在曼哈頓第三大道五十九街旁的男爵電影院當帶位員。他們夫妻現有一個二十二個月大的兒子，兩人採用共同財產制。莎霞要求法院下令給史泰龍，要他除生活與業務必要外，不得亂花金錢。他要求得到兒子的監護權。

在成名之前，這對夫妻曾渡過相當一段同患難共甘苦的日子。莎霞認識史泰龍後不久，他就被男爵電影院炒了魷魚。

史泰龍隨後當了食品雜貨的店員，繼而也遭辭退。這名意裔青年一度跑去第八大道的公路總站以車站爲家，餓了就偷放在餐館桌上的食物。一九七二年莎霞白天當女侍，晚上與週末則爲所愛的人打字。史泰龍當時在莎霞協助下，開始在撰寫「地獄中的厨房」，那本劇本

妻子相助．一舉成名

一九七四年，這對不甘屈居人下的青年男女首途遠征荷里活，兩人租下一棟老房子，駕駛着一輛車齡十一歲的奧茲摩比牌汽車，並且結爲夫婦。不久他們寫出了「洛奇」。

史泰龍迄今一共寫了九部電影劇本，自已主演了五部，但在「洛奇」問世以前，誰也不知道這個小伙子的存在。一九七七年他編劇、主演兼導演的「洛奇」推出，立即轟動了電影界與影評人。他們認爲這部片子感人的力量與史泰龍的才華，可與前輩巨匠卓別靈與奧遜威爾斯相比。「洛奇」在全球放映收入迄今已達兩億美元，成爲最賣座的十大影片之一，史泰龍且因編劇獲得金像獎。他獲最佳男主角提名雖未成爲影帝，但影迷都把這個「意大利馬種」（史泰龍與種馬同音）選爲最受歡迎的明星，壓倒羅拔烈福與巴巴拉史翠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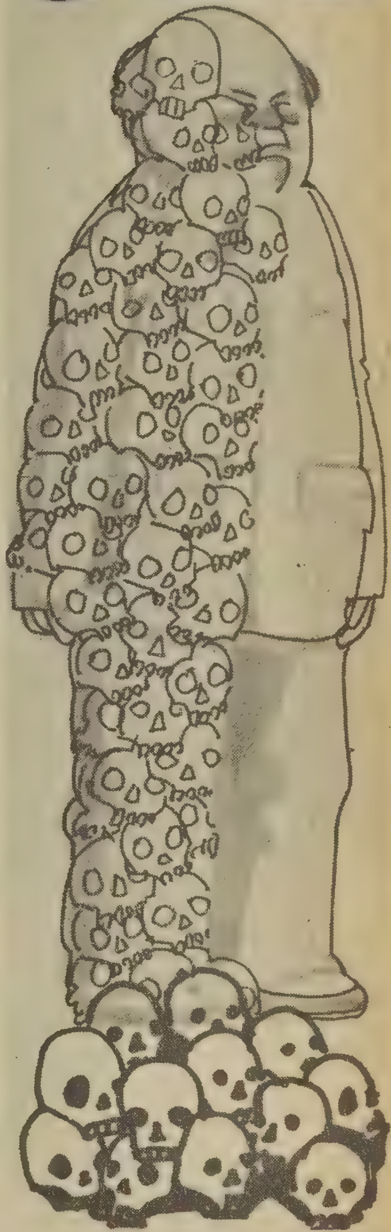
名成利就．拋棄糟糠

成名後的史泰龍事業如日正中天，金錢與美女隨意可得。去年九月這對患難夫婦還一塊兒在麥廸遜體育館觀賞奇里與薛佛斯的拳賽，上月傳出消息說他們已經分居。

史泰龍在新片「天堂巷」中飾演一名黑社會的騙子，一心想把自己的小弟弟捧角名星。他的「洛奇」續集也已寫好，即將拍成電影。莎霞．史泰龍向洛杉磯法庭指控說，史泰龍上週改寫了「洛奇」的契約把她應享的一份利潤刪除掉了。莎霞說，她對史泰龍的電影與兩本書都擁有一份權利，她也要求法院將巴利賽德太平洋濱的一座房屋，與三部汽車判歸給她。

瘟君夢

岳騫



決定了鬥爭高崗的方式之後，毛澤東反而覺得輕鬆，想找機會到田裏勞動一下，就把「農業部長」廖魯言找來，說道：「我打算去勞動，你去安排。」

廖魯言嚇了一跳，說道：「主席到工廠勞動不歸我負責。」

毛澤東說道：「不是，我要下田，我不是別人，勞動是作戲，我是眞幹。」

廖魯言啼笑皆非，停了一時，說道：「主席要勞動，自是好事，不過，下田。」

毛澤東搖頭道：「我不怕吃苦，我年輕時經常下田。」

廖魯言說道：「還有在田野間保衞工作不易安排。」

這一句話嚇住毛澤東，停了半晌，說道：「不下田可以，但是，一定要勞動，舒散舒散筋骨。」

廖魯言說道：「北京近郊紅星國營農場，比較安全，主席最好到那裏去勞動。」

毛澤東說道：「可以，但是我不能一個人去。」

廖魯言說道：「可通知黨中央領導一起去。」

毛澤東搖頭道：「這批人我不同他們一起勞動，他們都是在作戲，你最好找一批知識分子，如作家、教授，讓他們看看，我說不勞動不能成爲眞正知識分子，只是一個半知識分子，這樣才可以攪通他們的思想。」

廖魯言退出找到羅瑞卿，楊奇清商量定，由北平各大學調一批可靠的教授去紅星國營農場陪毛澤東勞動。

選了一天清晨，中共北平市委會通知各大學教授到「國營農場」實行一次「星期六下午的義務勞動」，並透露屆時將有重要人物到場一起勞動，但未明白告知此重要人物的名字。

午餐以後，大學教授們帶着鷄蛋糕、牛肉罐頭和高粱酒，乘着捷克出產的「司可達」牌大型遊覽車出發。大約一小時後，即到達該農場。農場場長先用該場出產的葡萄酒，舉行了一次招待會，簡單介紹該場的生產情況，並陪同大家參觀了「康拜因」的機器作業。

大約在下午二時左右，「中央農業部長」廖魯言陪同一位農民打扮的壯漢遠遠地向他們走來，後面跟着一大羣人。這位壯漢頭戴破笠，上身穿黑粗布做成的夾襖，在胸口附近還破了幾塊，攔腰束着一條骯髒的腰帶，下面也穿着黑粗布做的夾褲，大概因爲褲子太小了，穿在這位壯漢身上，有點像出現於美國西部電影中的牛仔所穿的緊身牛仔褲，腳上穿着一雙細麻織成的草鞋，在他的腰帶上，居然還揷着一根白銅咀的短旱管！——好一副中國北方農民的標準打扮！當時大家正驚奇這位「農民」是誰，他有這麽大的派頭，要由「中央農業部長」陪同前來。一位王教授急忙帶起眼鏡伸長頸來向前瞭望，大家問他是誰，他的回答是一下噓聲和一陣表示鄙視的笑聲。

直到這位「農民」走到他們行列的前面，並且拿下破笠帽和大家招呼時，大家才認出他原來就是所謂「偉大的毛主席」！但是大學教授們歡迎他的，不是一陣熱烈的歡呼聲，而是一陣陣強烈的驚嘆聲！

在他和大家握手以後，就一起勞動——採摘棉花。在勞動過程中，他與大家一樣的笨手笨腳。對於頭戴呢帽、身穿大衣、腳穿皮鞋的大學教授們說來，這種笨手笨腳還是情有可原，可是對於這樣一個頭戴笠帽、身穿破夾襖、腳踏破草鞋的「標準農民」說來，實在是太滑稽和太諷刺了。大家以爲他大概是全中國四億農民中最笨拙的農民，他的一雙又肥又白的手，大概在所有農民中找不出第二雙！

大約在工作了半個小時以後，這位肥胖的「標準農民」就停工休息了。他走到田邊，和一位老年農民握手，並且裝上一袋旱烟，請那位農民吸。可是老年農民並沒有領受這個「同伴」對他的好意，不敢接受他的旱烟，並且恭敬地行着超過九十度的鞠躬禮，接連地往後退，在他退了約十步之後，稍一猶豫，就立刻向後轉，一溜烟似地跑掉了。假農民祇好對着這個眞農民的後影乾瞪眼。

剛好在這時，一個穿着工人裝的青年拖拉機手從田頭跑過來，他右手提着一桶油料，雙手滿是油污。

這個假農民看到他，連忙跑過去，以他肥白的

手緊緊抓住這一雙油污的手。握了一下以後，他得意地把自己現在已沾上油污的手看了一下——似乎他已沾到工人階級的光。這個青年拖拉機手起初還沒有弄清楚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等他知道站在面前的就是毛澤東時，右手中的油桶突然掉了下來，黑色的液體濺在假農民的褲上和鞋上。青年工人對於這種尷尬的情況更加感到狼狽，他手足無措，只是把兩隻滿染油污的手狠狠地往工作服上擦，一直等到這個假農民以從容神情與他談話時，他才把情緒安定下來，並且以謹慎的態度來回答這個掌握着千百萬人生命的人的問話。

他們大概談了有五分鐘的話，假農民突然高聲地大笑起來，並且伸出右手的大拇指，在青年面前晃了一下，接着用他肥手，有力地拍着對方的肩膀。青年工人對於這種一連串的動作，感到「受寵若驚」，臉孔的表情猶如木頭一樣。

最後，假農民要與青年工人道別了。他又伸出他的肥手，想與對方握別。這一次，對方把這雙肥手謹慎地打量了一下，十分猶豫，似乎不願再伸出自己帶着光榮勞動痕蹟的手來接觸它。可是，在他還沒有下決定以前，假農民迅速地把他的手抓了一下就跑掉了。

大約在三點鐘的時候，這個假農民鑽進一部美國當年製造的林肯大型黑色轎車打道回府了。這部美國最流行的轎車與他這種中國十八世紀就有的農民裝束是這樣的不相稱！使這幅奇特的畫面，永遠反映在一羣大學教授的腦中。

當這個假農民站在轎車門前與大家揮手道別的時候，精神非常地飽滿。——這不是在經過一次繁重的勞動以後，而是一個演員在經歷了一場他自認為滿意的傑出表演之後，雖然在他的手上、褲上和鞋上，都沾上了油漬，然而這正是他這一次精彩演出的光榮標誌。

大約在下午四點鐘的時候，大家也登上遊覽車回家了。在車上，許多人想到今天「毛主席」的這副打扮，大概是北平藝術劇院第一流北粧師的傑作，這一套農民服裝和腰帶、旱烟管，大概也是從劇院道具室中拿出來的。

因為毛澤東每天都在演着戲，每天匆匆忙忙地從這一個舞台趕到那一個舞台，而今天所表演的，並不是採棉花，而是演戲。

當時車上的教授們都流露着一種諷刺的微笑時，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不過大家都不可能公開地說出來。



繼續鬥爭　　（嚴以敬作）

濟南淪陷與王耀武之最後評價

蠖廬

其他如袁守謙，賀衷寒，鄧文儀，以及顧祝同，薛岳，只要能在最高當局說上話的大員，王耀武都應付的頭頭是道。況且錢又不是早年在家賣豆腐賺來的，逢年過節的濕禮乾禮，更是大方的很。俗語說：「官不打送禮的」，誰收了王耀武的禮，誰就自然爲王耀武講好話的，所以，中樞左右的人員，都對王耀武美言不少，套句現代術語，公共關係以王耀武最成功。

拍馬功失相當高

就以王耀武在五十一師師長時代，王耀武便學會了做官的應酬。在抗戰時期，國防部的官員，只要夠得上將級的人員，到王耀武部隊視察，都是受到王的隆重優渥招待的，王耀武不但可以將自己平素行軍坐的滑竿，讓給你坐外，並且特別選拔健步的士兵來抬，分外令人坐着舒適。同時向例集合全師官兵，向你致敬，請你來訓話。王耀武部隊中的小廚房，更是專門請有烹飪專家，湘菜，川味，京菜，滬菜，一應俱全，大排盛宴，管保吃得酒醉飯飽。王耀武用的勤務兵，都是受過特別訓練的，大宴的上菜，侍奉的進退，諸凡遞手巾，點香烟，進漱口水，都有一定規矩的，可說無論甚麼人，到了王的司令部中，都有賓至如歸之感，比起早年平津大飯館的招待，更毫不遜色。

王耀武對待中央大員，只要能上天言好事，不論吃的，拿的，都是相當可觀的，尤其是在抗戰時期，那些國防部的典驗官，視察團，不是過氣的官員，便是抓不到印把子的閒員，阮囊不豐的多，一旦駕王耀武部中，無不滿載而歸，那一個不稱讚王的爲人慷慨義氣呢！

劉子衡不學無術

王耀武對中央資深的將領，向來非常恭順，拍馬工夫亦相當高，如何敬之，劉經扶，顧墨三，蔣銘三等，王耀武見了，都是老師長，老師短的。顧祝同有位講經的老師叫劉子衡者，更介紹給王耀武做師傅，王耀武便奉爲太上老君，視爲活寶。走筆至此，再說一說劉子衡吧！

劉子衡，山東鄆城人，本是民社黨黃炎培手下的一位黨腿子，自稱四書五經無所不通，且揚言讀過七十種不同版本的易經，本身並不著作。山東人只知有位民初的鄆成人夏繼泉，民十後的王鴻一，根本就沒人知道劉子衡。但在南方的李濟深，薛岳，顧祝同，李玉堂，李延年，馬志超，都叫劉老師，個個大官，都莫名其妙的奉爲師傅，你敬我也敬，王耀武更是視若神明。王耀武，本號佐才，聽說劉子衡就爲王改爲佐民，可見其人之受這些將領的尊敬。

劉子衡在王耀武部內，可以隨便下便條向各處要東西，就是王的軍需處長鄭希冉見了劉的便條要錢，也要照付不誤。劉子衡在王的總部內，可以發脾氣，亂罵人，但無人敢反抗，王耀武在濟南第二綏靖區司令官任內，劉子衡有一次要吃西瓜，副官處當然要立刻去買，西瓜買來了，劉子衡便大發雷霆，將副官處趙汝漢找來，問爲甚麼西瓜這麼小，趙處長便說：「劉老師一個人吃，不小了」，結果劉子衡火更大起來，拿起手杖就打，竟將趙處長打了一頓。趙處長是王耀武的親信，向王訴苦，王說：「劉老師打你我有甚麼辦法？」

濟南商埠有間最大的澡堂叫銘新池，是山東黃縣人所經營，裝修華麗，規模宏大，招待之週到，更是有口皆碑。劉子衡有一次到該池洗澡，洗了個盆池，擦背，捏腳，理髮的全套，但洗完了，一身輕鬆之後，却一擺手就走。澡堂的人一看不給錢，便笑臉阻止他不讓出門，苦苦哀求：「先生！不能不給錢呀」！劉子衡便說：「你們跟王耀武要吧」，夥計們「聽向山東省主席及司令官要錢，準是神經或騙子，便立刻打電話給公安局，公安局來人，都不認識劉子衡這位大師，看口氣來頭，又不敢惹他，後來才眞的傳到第二綏靖區司令部，由副官親自來爲劉子衡付帳了事。所以，劉子衡後來到銘新池洗澡，誰也不敢向他要錢，銘新池的夥計們都流行了一句歇後語曰：「劉老師洗澡」—不給錢」。

劉子衡那時年紀並不大，如今日健在的話，大概也不過八十多歲，平常都是一襲長褂，手持一根手杖，看上去眞是道貌岸然，筆者雖非大將顯官，但三生有幸，聽過這位劉老師的一次「學術」演講，他在一登講台，首先是寫了一段「論語」上的話：「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接着便說：「我不用拿書本，隨便一寫，想來講講，我得先問，大家是不是想聽」？接着大家齊聲說：「想聽」！劉又問：「誰懂的？誰能來講」？大家又齊聲說：「不懂」！翻來覆去的囉嗦半天，就像北平天橋變戲法一樣，是

光說不變，最後才稍變一手，劉子衡講起來，也無特殊的說法，實在也不過是通常解釋，所不同者，只是故作驚異，口水多過茶而已。劉子衡也在山東齊魯大學講演過，筆者有一次曾問過該校教授欒調甫先生劉子衡的事，欒為人向來厚道，却對劉子衡批評說：「簡直不要臉」。可見劉的學識是稀鬆的。

劉子衡這種大騙子作風，雖為識者所不齒，但王耀武却認為是顧祝同介紹的，此馬來頭大，視為飽學大師，並且為了討好劉子衡，邀寵薛岳，顧祝同，並下令全第二綏靖區的人，都對劉老師表示尊敬。

現在談到王耀武的作戰，在山東將領中後來有一流行話曰：「三李不如一王」，三李是黃埔一期的李玉堂，李仙洲，李延年，三人的本領都不見得比王差，唯王耀武交際手腕靈活，在中央亦比三李吃得開，故紅得發紫。最令人不解的是李仙洲，在三李中學識修養最好，反而屈居王耀武之下任第二綏靖區副司令官。王耀武作戰的辦法，是當軍長指揮作戰時，必到師部去指揮，當師長時則到團部去指揮，他的想法一來可鼓勵士氣，二來有實力依靠，三來表示不怕死，所以，一般人在表面看法，都說王耀武打仗有兩下子，其實可以說是福至心靈，碰運氣的時候居多。「善戰者，無赫赫之功」，王耀武則厥功赫赫，震動朝野。

湖南人走紅山東

閒言少絮，這裏再談談王耀武到山東的一切措施。王到山東的職務，一如前述，是第二綏靖區司令官。所帶來的參謀長是湖南講武堂出身，又經陸軍大學深造的賀執圭，賀湖南寧鄉人，是賀耀祖的姪子，人倒很穩健，唯後來想帶兵，不為王耀武接納，即掛冠而去，由邱維達繼任。

邱是王耀武早年的老搭擋，亦以到任不久他去，才由副參謀長羅幸理繼任。羅四川岳池人，是陸軍大學出身，據聞專門研究戰畧戰術，是終日大毛奇，小毛奇，威靈頓，拿破崙不離口的。在王耀武的第二綏靖區中，羅的戰畧理論，與副司令官丁治磐的沙盤戰術是等量齊觀的。至於第二綏靖區八大處的主要人物，有人事處長吳薦，吳字戾天，湖北人，外號吳矮子，是王耀武當連長時代的文書上士。副官處長張汝漢，字子貞，則是王耀武的泰安小同鄉。軍法處長鄧文博，是湖南大學學生，乃一位好色的肺癆鬼。辦公廳主任龍出雲，字放之，湖南平江人，是王耀武營長時代的幹部，此人現在香港以繪畫為生。近來並主持浸會書院之課外書畫課程。主任秘書乃劉茂華，亦湖南平江人，南京金陵大學習農業的，曾任過湖南資興，邵陽等縣之縣太爺，因王耀武在湖南之聲勢不可一世，遂投入王之第四方面軍中，成為王的幕僚。其餘如參謀處長錢伯英，情報處長劉欽禮，軍需處長鄭希冉等等，亦都隨着王之威風，走紅於山東。

王耀武到山東後，其基本的部隊七十四軍係由張靈甫軍長率領作戰於魯南，一百軍則由李天霞統率在江南，十八軍胡璉部，本是陳誠的土木系，已歸建制於黃維兵團。到山東的只有韓濬的七十三軍。按山東當時的部隊，有霍守義的十二軍，闕漢騫的五十四軍，李彌的第八軍，陳金城的九十六軍，韓練成的四十六軍，周慶祥的三十二軍，連同七十三軍，已算實力很充足了。所以，王耀武初到山東時期，軍事方面頗有進展，膠濟，津浦兩條鐵路且告通車，尤其是濟南並以陳誠的大將夏楚中，與吳斌，以及馬載文，金定洲分任濟南防守正副司令，許多老資格將領都屈居其下，王耀武當時是相當風光的。同時青島由副司令官丁治磐駐守，因而青島特別市亦在王耀武的勢力範圍。

集軍政大權一身

山東的局勢，自勝利之接收失當，即已走向惡化，除了濰縣，袞州，聊城，這些大城外，差不多都淪於共產黨控制之下。每一城市的行政，必須靠軍隊駐防才可推行，所以，無形中軍權已重於政權。山東省政府主席何思源，雖是封疆大吏，但發號施令，都得靠王耀武的撐腰。中央當然亦很清楚，何思源不懂軍事，已難以勝任，於是便依王的意願，明令發表王耀武為山東主席，並兼任第二綏靖區司令官，何思源繼熊斌為北平特別市市長。

王耀武任山東省主席，軍政大權集於一身，那比當年的第四方面軍時期，則又闊氣多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王一上台，當然人事上又是一番更動。

何思源任內的廳長，除了建設廳長丁基實，是黨國元老丁惟汾的姪兒，教育廳長李泰華是朱家驊的親信，未予更動外，他如省府秘書長牟尙齋，財政廳長趙季勳，民政廳長劉道元。保安處處長傅立平，濟南市長張金銘，山東省會警察局局長林鳳樓等，則都下了台。王的班底則是以陳誠的幹部湖北人劉翔為民政廳長，CC系的四川人尹文敬為財政廳長，湖北晏道剛的姪子晏子風為保安處長，丁維汾的外甥王崇五為濟南市長，第二綏靖區調查室副主任劉欽禮為山東省會警察局長。

至於省政府秘書長，則由劉玉出繼任。王耀武為了應付人事上安置，還增設了兩個省府行署主任，一個是魯東行署，主任是兪濟時的弟弟兪濟民，一個是魯南行署，主任是薛岳的親信彭國棟。這兩位主任在王耀武面前是相當吃得開的，所以，在後來行政難以推展，兩個行署無形中裁撤後，兪即繼丁綍庭為烟台市市長，彭即繼劉翔為民政廳長。

設立太上黨組織

山東省當時軍政之外，另外還有個黨，說起國民黨之黨權，已非如北伐時代的黨代表有實質，所以，山東省黨部的主任委員龐鏡塘，及委員楊展雲，高登海諸人，王耀武並未派人插足其間。同時龐、高、楊，都是國民黨的優秀分子，學識亦相當好，配襯王耀武這分主席，是對王生色不少的，話雖如此說，但王耀武權力是越大越得意的。於是王耀武在山東則另外設了一個太上的最高機構曰山東省黨政軍統一指揮部，主任則由王兼，副主任則是黨的龐鏡塘，軍的副司令官李仙洲兼任。正式執行職務則是由一位秘書長全權處理，這秘書長缺，可以說比省政府的秘書長地位還高，担任這職務的便是徐慶譽。

（二）

萬人意見

華鄧集團圖謀全面控制共軍
藉口軍紀鬆弛整肅地方軍頭
軍頭派系複雜擁兵自重陽奉陰違與北平集團儼然對立

據「北京電台」廣播：「中央軍委在關於加強軍隊組織紀律性的決定中聲言：對那些對抗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壘山頭、搞宗派、進行非法組織活動、搞陰謀詭計的人，必須進行堅決的鬥爭。」同時，「解放軍報」刊出評論員一篇專文供認：紀律鬆弛，直接破壞部隊的戰鬥力，不嚴格整頓紀律，是不行的。

上述消息，暴露共軍內部散漫離析的現象，也預示北平當權派企圖對掌握軍權的許多頭目，展開一次整肅，而放出試探性的氣球。

由於毛澤東迷信槍桿子出政權並能夠保衛其核心堡壘，故對軍頭們多方安撫，俾能為他賣命立功，最明顯的事實，就是在大陸全面武裝叛亂期間，隨着攻城掠地的情勢，而建立東北、西北、西南、華東、中南各「大軍區」，並成立大行政區，給軍頭以控制轄區軍政的大權；亦因此而形成尾大不掉之勢。雖然為時不久，毛澤東解除這些頭目的兵權，並縮小上述區域，改為「十大軍區」，但獨立王國已具雛形，中共只有默認這事實的存在。文革末期，一次調動了「八個大軍區司令員」，實際是搬莊換位，至於此後所作的小幅度更換，僅是整肅林彪派，改以被解放的老幹部接替，新疆、成都、福州各軍區頭目的變動，都是如此。

由此可見，軍事頭目壘山頭、搞宗派，由來已久，毛澤東、周恩來尚且無可奈何，今日中共當權派又安能駕馭他們。從北平的「決定」中，更可看出事態的嚴重，已到了「對抗黨中央和軍委」的程度；所謂「進行非法組織活動，搞陰謀詭計」，顯然不只於擁兵自重或陽奉陰違，而是與北平儼然對立。事實上，自華國鋒竄起，鄧小平復出後，儘管開過「人大」，把權力鬥爭的結果加以合法化，但各省市反華或反鄧的活動，仍不斷出現，顯示派系衝突方興未艾，而地方軍頭黨同伐異，從中縱容袒護，則是助長這一活動的主要原因。在「十大軍區」中，與鄧某具有其深厚關係的雖為數不少，但因繼續整肅「四人幫」而迭遭批判的陳錫聯、李德生，並未調離北平和東北軍區；顯示今日大陸各據一方的軍頭，有如唐代的藩鎮，調度一個節度使，就會造成重大的變亂。亦可見最近徐向前出任「國防

部」長，只是憑着老資格來緩和各派系對這個職位的爭奪，卻不能發生眞正統馭的作用。

不過，作爲中共最高軍事指揮機關的「軍委」，既已在上述決定中，揚言「必須進行堅決的鬥爭」，既不諱言軍頭與「黨中央和軍委」對抗，則意味着一場整肅行動即將開始。但從華、葉、鄧分贓而獲得暫時相安以來，中共政權仍是一具「三頭馬車」，似沒有把鬥爭矛頭指向軍隊的實力，又何敢激怒軍頭，掀起大變？也許「解放軍報評論員」的文章，側重嚴格整頓紀律，是預留地步的手法；因爲，所謂整頓紀律，是可以避重就輕的，具有很大彈性的。

中共靠槍桿子起家，但叛亂倖逞所形成的後遺症之一，以及當前最感麻煩的，就是槍桿子出了問題，掌握武裝部隊的許多頭目，也紛紛保稱保命，而且躍躍欲試的要「出政權」了。這個問題不是中共所能解決，最後的結果，不論是採鬥爭或安撫的辦法，必然是由地方對抗「中央」，軍頭們對抗當權派，而導致大混亂與大分裂，共黨「軍委」的決定，將是風暴來臨前的警報。

中共本質絕不改變 暴力實驗走向死巷

編輯先生：

中共「五屆人大」後高喊出「四個現代化」、「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等口號，並預定於本世紀末「把中國（大陸）建設成爲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致使不明中共本質研究，當可瞭解絕不能因人的昇沉，和口號的變換而有根本的變易。

中共仍然在走馬列共產主義的路綫，且爲馬列主義死硬的奉行者，這條路綫經過中共將近卅年的暴力實驗，已經走進了死巷，走到了絕境，退不出，也突不破，這就是中共第一大死亡的因素。

中共仍然走極權專政主義的路綫，其特性在無限的行使其統治權，沒有法律、道德，也沒有宗教神天的限制，它要統治所有的人，所有的物，所有人與人及人與物的關係，以及所有人的思想和行動，使被統治的對象到了無法再忍受的地步，這是中共第二致命的因素。

中共仍然走殘酷暴力主義路綫，這是中共奪權統治的中心手段，毛澤

爲緩和蘇聯軍事壓力 中共責美不製中子彈

編輯先生

中共「新華社」刋出卡達延擱生產中子彈決定，並指稱這是卡達在蘇聯「恫嚇」與「敲詐」下嚴重錯誤的行爲，其強烈的措辭，並非是爲歐洲安全着想，而是基於中共本身戰畧的考慮。

西方國家對生產中子彈的爭論不休，因爲中子彈雖可遏止蘇聯的侵襲，但可能導至劇烈的武器競賽，而中共却希望利用中子彈製造東西緊張，緩和蘇聯的軍事壓力。

蘇聯在中蘇邊境佈署百萬大軍，隨時待機而發，而且海軍的擴張和政治滲透對中共呈現包圍的態勢，惟蘇聯兵力爲東西兩綫所分散，所以中共爲減輕蘇聯在邊界壓力，一向對西歐採取挑撥態度，製造歐洲緊張局面，以牽制蘇聯兵力。因此維持歐洲穩定的「歐安會議」就受到中共大肆抨擊，中共也多次警告歐洲加緊防務，對抗蘇聯常備及精密武器的優勢，如此，西方國家和蘇聯就會在歐洲處於不斷的競爭狀態。

中共支持美國生產中子彈另一層陰謀是破壞美蘇的限武談判，增加美蘇和解困難以維持有利於中共均勢。

讀者　彭鵬



東會叫出「槍桿子出政權」，如今華、鄧當權，仍然在這條路上掙扎，故凡幻想中共將要走向「溫和」「民主」者，不是痴人說夢，亦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今天這條暴力路綫，已將失去控制而有自我爆炸之虞了。這也是中共嚴重的問題。我們與中共不共戴天，消滅中共是我們不變的國策。同時中共處心積慮要置我們於死地，也是不會放棄的路綫，「五屆人大」更把「解放台灣」的殘暴路綫記於「新憲」之前言，可見中共侵犯我們的決心。中共是人神共棄，天地之所不容的暴政集團，其總路綫已走向死亡的道路，因而最後必定「有我無共」，而不是「有共無我」，願我全國上下，海內外同胞，共同為加速中共走向滅亡之路而努力奮鬥。

讀者 勢不兩立

中共科學大會・華鄧針鋒相對

矮鄧鼓吹科技萬能 肥華强調政治掛帥

在上月舉行的共帮「科學大會」上，表面而觀，很有一點「團結」的氣氛。華國鋒提出「學習、學習、再學習，團結、團結、再團結」的口號，一似他也很想「團結」。

不過，從鄧小平、華國鋒兩人的講話中，人們很容易發覺，即使有什麼「團結」也無非是貌合神離，大家都面帶笑容而各懷鬼胎。

比如，大家都知道，鄧小平為了「收買」科學技術工作者的人心，作了一篇很大胆的講話，不但承認本身落後，烘托美國和西歐工業國家的先進，而且提出要減少科技工作人員學習政治的時間，甚至要「黨委」放鬆對業務工作的領導，肆意鼓吹了一套科技萬能的理論。輪到華國鋒講話，口風即作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除了一套「抓綱」、「抓革命」、高舉毛旗等泛泛之論，華的講話更着實地突出政治階級鬥爭。

他針對鄧小平有關「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以及科學技術就是生產力的提法，指出什麼「新時期的總任務」，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開展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以實現「四個現代化」，更特別強調：「世界上有各種道路的現代化。有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現代化，有修正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現代化。我們要實現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現代化」。又說，「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思想，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也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對於我們來說，社會主義和四個現代化是不可分割的」。

這種說法，不是很露骨地對鄧小平論調的否定與斥責麼？

談到政治學習的問題，華國鋒也是與鄧小平針鋒相對地說：我們希望廣大科學技術工作者不斷提高政治覺悟，全心全意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我們還希望有越來越多的人通過理論學習、階級鬥爭和工作實踐，更多地懂得馬克思主義，牢固地樹立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世界觀。要把政治工作做得更加細致、更加深入……。政治是統帥，是靈魂，不抓政治工作是不行的。關鍵還是在放有一條正確路綫。

查鄧小平的說法是：科學技術工作者只要願意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就夠了，「應當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學技術工作中去」。

兩人的分歧有多大，人們應該從他們的講話中清楚地比較出來了。

（詠輝）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春雷

檥西李文格

漢漢山河恨不禁，飛花無計問天心！
隔江昨夜春雷動，喜見晨曦散霧陰。

國立歷史博物館戊午元日起展出明末四僧書畫有案見招賦寄何浩天館長

彭醇白

咏八大

[illegible]
[illegible]

咏石濤

[illegible]出湘[illegible]。不[illegible]手一雙。
[illegible]。千秋[illegible]。

咏漸江

[illegible]
[illegible]

咏石谿

[illegible]山與萬山。[illegible]。
武陵牛首幽栖處。一個閒人天地間。

春日臨邊

馬　天

天外思歸不見歸。及春雨氣傍休微。
[illegible]

烟雨郊遊

麥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野烟深鎖半江水。山樹難防「炬災。
滄海成田田亦海。誰知天地幾循回。

前題 用文格韻丈原玉

陳其沿

[illegible]
[illegible]
公開投注郊如市。幻想生財石變羊。
文友來歸聯絡好。紀遊十索效丁娘。

前題

朱敬安

春陰漠漠雨霏霏。極目郊原綠漸肥。
[illegible]泥香修[illegible]。桃溪水[illegible]。
身衰久[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三十載。[illegible]征衣。

前題

[illegible]成三

冷[illegible]上市樓。[illegible]。
[illegible]。作客[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宇。[illegible]。
[illegible]山水。何必[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季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移眞就幻天工[illegible]。筆底終疑未易[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香圃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張　方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午雨浮烟迷客路。一行車笠且鈎留。

前題 用文格韻兌弃步元玉

[illegible]成三

老來不減少年狂。載酒花間竟日芳。
天際雲濤何詭譎。郊原烟雨亦徬徨。
也曾撲蝶驚於鳥。未必牽牛易以羊。
讀罷江洲司馬句。琵琶聲裏妒秋娘。

烟雨郊遊

胡景石

有願尋春到水涯。出郊無奈雨絲斜。
[illegible]山聳翠烟籠樹。滿野新紅[illegible]花。
眺望漁舟[illegible]。[illegible]紗。
溟濛不見天[illegible]。惆悵[illegible]返故家。

前題

徐[illegible]

慎終追遠省先塋。挈婦携兒野外行。
上[illegible]人[illegible]勢。下[illegible]水無情。
[illegible]。到[illegible]心目驚。
天地靡常生變幻。滂沱一雨阻歸程。

前題

[illegible]乃殷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劉紹[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前調

[illegible]大方

[illegible]
新晴漫道風光好。薄雨還添草木妍。
淅瀝幾番衣履潤。空濛一片水雲連。
[illegible]

前題二首

[illegible]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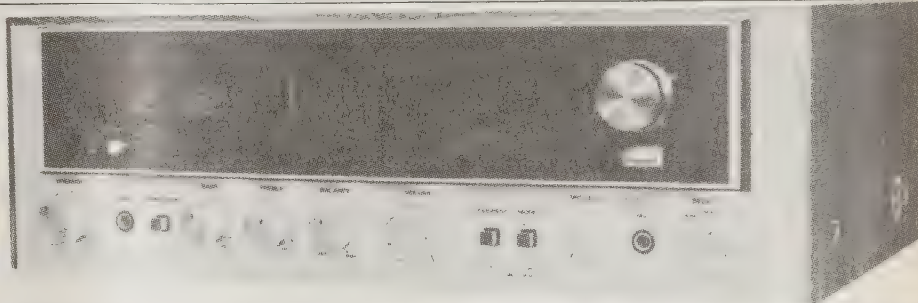
[illegible]
望有騎驢行客過。斜風細雨尚吟詩。
[illegible]
木棉開落君知否。眼底英雄認未眞。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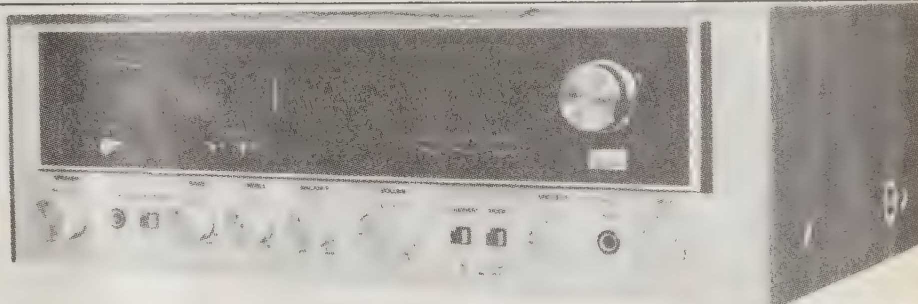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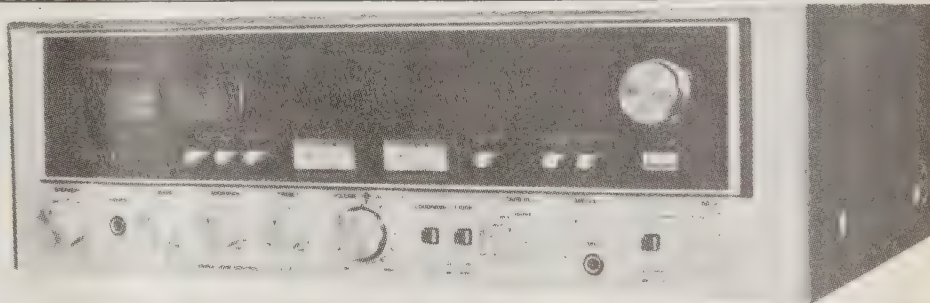
5050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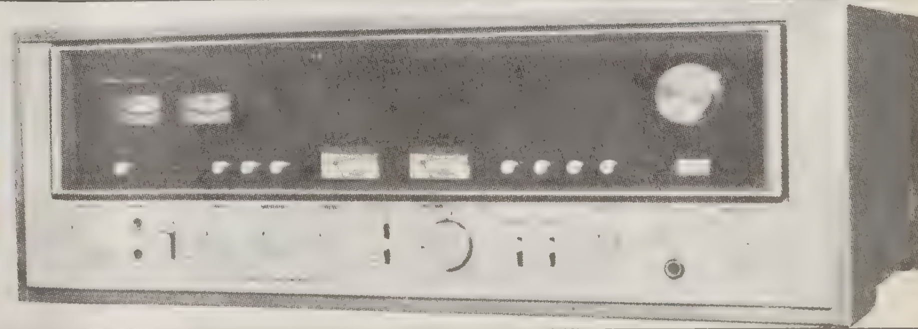
7070



80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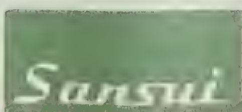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48

金庸拿讀者當「兩百五」

有關釣魚台的史料

評「認眞肅清『四人幫』的流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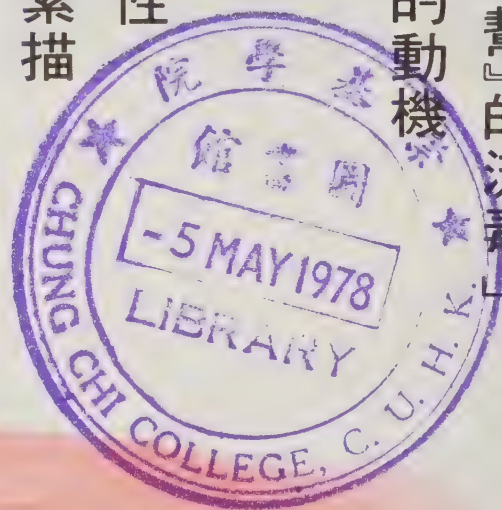
羅馬尼亞總統訪美的動機

香港的地產炒風

沒有炮聲的戰爭

中子彈的任務與特性

敎授模特兒談裸體素描





嚴以敬作

部分中研院院士叛國投共

證據確鑿錢思亮尙圖掩飾

NO.548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一九七八）四月廿七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⑤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⑤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每週評論

金庸拿讀者當「兩百五」

金庸在明報寫的社評，每當談大陸問題時，簡直拿讀者當作「兩百五」！當前，北平那一小撮吸血鬼之間的派系鬥爭，並未因毛周等惡貫滿盈先後死亡而稍見緩和，相反地却是越來越激烈。中共各路人馬山頭林立，黨內有黨，派內有系，有如惡狗搶骨頭那麼咬，沒個了時。現階段北平大山頭有二、一個是以華國鋒爲首死撐毛「旗幟」的小集團，他們那一堆人，基本上說都是毛江餘孽；另一個山頭的頭目是鄧小平，其成員絕對多數是文化大革命中挨過整的黑帮份子。

毛澤東的一生是罪惡的一生，據說，他曾給投機上台的華國鋒寫過「你辦事，我放心」六個字，因此，一年多來中共把華宣傳爲毛「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毛是中國人人人欲食其肉寢其皮的魔王，華國鋒作爲他的「接班人」，不用說也是一個如假包換的壞蛋。在毛生前歷年敗在他手下的中共文武首領又如何呢！其實，絕對多數是毛的幫兇，有的一時怠慢挨了整，如鄧小平就是例子；有的恃寵撒嬌，激怒了毛的「龍顏」，因被細倒押進獄中，如彭德懷就是例子。

對於這個問題，明報金庸先生在他所寫的社評中，利用人人仇毛恨林憎江的心理，以顚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手法，把一些當年敗在毛手下的中共高幹描繪成難得的好人。這種瞞天過海的伎倆，可能收到作用，騙得少數不明眞相的人的相信；但貌似中立的金庸先生，只此一點其用心豈止可誅，簡直比奸險的眞正共產黨徒還無恥！

四月六日廣東省第四次黨代表大會收場，䝼係「牛欄」達十六年之久的習仲勛派來廣東担任省委第二書記，明報主筆在四月十一日明報上寫了一篇以「明辨是非很有義氣」爲題的社評，用拍馬文字向廣東新來的二號人物，將來可能高陞「中央」掌握大權的習獻其大媚。它說：「習仲勛來頭極大，資格甚老，過去在黨政軍三方面的地位都遠在韋國淸之上」。據稱：「當年共軍分爲四個野戰軍，一野司令是彭德懷，習仲勛是政委；二野司令劉伯承，政委鄧小平。在某種意義上，習當時的地位與鄧小平相等。後來習任中共西北局書記，中宣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做的都是第一流大官」。

好傢伙！不錯，中共的「第一流大官」，是權勢的標誌和象徵，難怪在明報主筆之下，大有「大丈夫當如是也」之慨。但站在大陸長年累月捱餓受凍，動輒得咎，俾人拉投苦獄送勞改甚至殺頭的老百姓立場言，越是「第一流大官」越該殺。他們究竟幹了多少好事？值得明報主筆甜咀麻舌如數家珍般歌之以功頌之以德？

習仲勛之垮台，是因他想給彭德懷翻案？因爲翻案不成功，連自己也翻進陰溝裏了。該明報主筆在社評中十分激動地說：「習仲勛黨務工作做得這麼久，豈有不會看風頭的，但他還是不顧自身安危，力謀替彭德懷翻案，這樣的男子漢大丈夫氣慨，實令人十分佩服。」乖乖，金庸先生旣或不是「大丈夫」，總是一個「男子漢」，奇怪的是却學到了這麼一套灌米湯本領。

習仲勛當「第一流大官」多年，除了企圖爲彭德懷翻案一件事値得金庸先生大作文章外，還有甚麼？他替老百姓辦過好事沒有？三年大飢荒時期他出來說過話沒有？要知道，他替彭德懷說話也就是爲自己說話，因爲他不是專爲彭，而是爲了維護西北系統「一野」那個山頭。盡人皆知，林彪是個心胸狹隘其貌不揚的小人，但多數「四野」份子還是擁護他，但這並不等於是擁護林彪的人是甚麼「明辨是非，很有義氣」，而是爲了自己的利益，一定要維護「四野」那個山頭。

金庸先生捧過習仲勛意有未盡，又在四月十八日明報上以「彭大將軍名譽好極」爲題發表社評，把彭德懷反對「浮誇風」，攻擊毛澤東「大躍進」攪糟了，是甚麼「硬漢」，是自己要當海瑞，等等。毛澤東整彭德懷，不少人估計與毛岸英在韓國戰場上給美國炮轟死有關。他反對「大躍進」，正好給老毛找到了藉口，就是不發生這件事彭德懷也難有好下場，因爲毛澤東決定整的人，只是遲早的事非整不可。第二，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支持毛的只是他的「乖仔」華國鋒等極少數人，多數老幹部都站在反毛的一邊。

當時的彭德懷充當的是一個「爛頭蟀」的角色，一心想充好漢，逞英雄，加上自己又是毛親自讚揚過的「揚威躍馬」的「彭大將軍」，所以，賭了一手，結果輸了。若謂他「替百姓說話」，那未免言過其實，太不瞭解當時情況以及共產黨人的本質了。

金庸先生捧彭德懷，習仲勛是「風骨凜然」的好漢，那麼又是誰捧週身媚骨的軟漢周恩來像捧「齊天大聖」那麼捧呢？金老庸千萬不要拿讀者都當「兩百五」

部分中研院院士叛國投共
證據確鑿錢思亮尙圖掩飾

在立法院中答辯，竟說「不可輕信傳言」，這是姑息養奸，完全喪失了國家民族的觀念，對大是大非也沒有辨別的能力。這位中央研究院院長已到了老朽昏庸的田地，中華民國當局應當立即物色一位適當人選去接替，以免中研院成爲笑柄！

萬人傑

立委質詢院士投共

在立法院年度預算聯席審查會中，立委莫萱元向中研院院長錢思亮提出質詢：

一、中央研究院共有八十四位院士，其中長期居留國外的有五十七名，他們之中到底有幾人擁有雙重國籍？是那些人？

二、中研院院士是否可算是公務員或官員？如果是，則院士的職位，是否宜由「外國人」來担任？

三、政府對思想不忠貞院士，是否有處理的辦法？

四、院士選舉辦法中，規定由院士選舉院士，此種作法無異閉門造車，是否有待修正？

五、國內外院士分配過於懸殊，新院士選舉時，是否已予以注意改進？

莫萱元立法委員發言時，特別指出，居留國外的院士當中，有少數人曾經去過大陸，並發表附共言論，這些人對國家不忠貞，縱使其學問再好，但如何能再任其爲中研院院士？

他說：中研院組織法雖然規定院士是終身職，但若院士附共有據，國家仍有法令依據處置。他希望政府主管單位對這個問題詳細說明。

另一位立法委員吳延環也表示：政府主管應該告訴立法委員，公然附共的院士到底是誰？以便在法律上可資考慮如何處理。

莫、吳兩位立法委員所提出的疑問，也正是兩年來萬人日報所不斷提出的。可是中研院院長錢思亮一直含糊其詞，大耍太極，既不肯加以澄清，也不作明朗表態，使人懷疑，他這樣維護投共叛國的變節院士，究竟目的何在。

在萬人日報再三揭發的階段，還可說錢院長眼中沒有萬人日報，我們提出這些大問題不夠分量；但其後代表黨的「中央日報」在社論中提出同一問題，也遭錢思亮問非所答的敷衍過去。這回莫、吳兩位立法委員提出質詢，也殊不例外，下面是錢某的答辯：

目前旅美院士中擁有美國籍者約有三分一，有長期居留證（綠卡黨）也有三分之一，其餘的院士都拿本國護照。

中研院院士既非官員，也不是公務員，只在開會期間的前後，由政府予以招待而已，別無其他待遇可言。

關於少數旅美院士去過大陸的問題，中研院今後會加強與他們之間的聯繫工作，請他們多多回國參加會議，如果再發現有院士訪問共區，自當依法辦理。但對這類事情，必須要有確切的證據，而不可輕信外界的傳言。

中研院毫無鬥志

錢思亮說：「中研院院士既非官員，也不是公務員，只在開會期間的前後，由政府予以招待而已，別無其他待遇可言。」言外之意，政府並未給過院士們什麼「好處」，他心目中的「待遇」，當然指鈔票而言。

對一個學者來說，「榮譽」比「金錢」重要。當選「院士」的意義，表示他有很大成就，是國家精英，因此媚共墮子們雖進入大陸，向中共歌功頌德，奴顏婢膝，但並沒把「院士」職位辭掉，可見他們心目中仍重視這榮銜，並不在乎「別無其他待遇可言」。

錢思亮院長是從事教育的人，當然了解學校對學生的評定，爲什麼分「學科」與「操行」兩方面？學科儘管合格，如操行不好，也不能算是好學生。離開學校，立足社會也一樣，在學術上有成就，而品德敗壞，這種人不該容納在中研院內，何況他們這班人不祇品德敗壞，而是違反反共國策，罪名是「叛國」。一個叛國的人，把他容納在中研院內，還抱怨國家對他不夠好，怎能鼓勵得起敵愾同仇的人心。

中研院院士在學術上有更大成就，也沒有叛國權，院士叛國，固然可以用國家大法懲治；爲了中研院本身的聲譽，也應有所表示。叛國有據，予以除名處分，當可使國人對中研院的觀感爲之改變。錢思亮一直以「院士爲終身職」替他們辯護，國家憲法發覺有漏洞也可以修改，中研院法例不能懲治叛國賊就不能修正嗎？如果錢院長不是有其他目的，就太頑固了。

錢思亮處理這問題的方法是：「今後會加強和他們之間的聯繫工作，請他們多多回國參加會議」。但投共院士並非因過去錢院長跟他們聯繫不夠而

回歸大陸，今後儘管錢院長加強和他們聯繫，甚至用妓女拉嫖客的手法，也不可能拉他們回去，徒然作賤自己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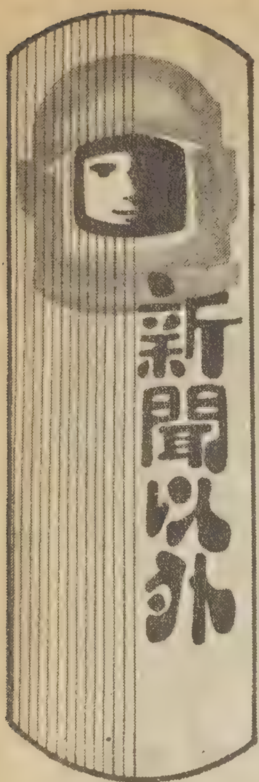
沒有了這批人，中研院還是不會關門，中華民國有不少後起之秀，忠心耿耿地愛國，憑他們一片忠心，才能真正替國家發展科技。如果錢院長只求他們學問上有成就，不計其思想、品德，那麼，為什麼不把錢三強、錢學森、錢偉長他們也選為院士，借助他們的大名，增加中研院聲譽？反正錢院長和他們更有宗親之誼呢。

在理論上，中共能夠把我們的院士拉過去，我們也應當可以把中共科技人才拉過來。拉不動，是錢院長的低能；自己的人給人家拉走，也是錢院長的低能。在對共作戰中，有無數戰場，在科技這戰場上，中研院顯得毫無鬥志了。

證據確鑿並非傳言

立委莫萱元提出的五項質詢，錢思亮都未作出正面答覆，答了等於未答，譬如莫萱元問：「政府對思想不忠貞院士，是否有處理的辦法？」錢思亮並未說出政府處理的辦法，卻說：「如果再發現有院士訪問共區，自當依規定辦理。」規定怎樣？控以叛國之罪？開除院士職位？警告了事？中研院要採取的是那一項？錢思亮沒有說，不是答了等於沒答？

不但此也，錢思亮最不負責的是最後一句：「但是對於這類事情，必須有確切的證據，而不可輕信外界的傳言。」這句話，用來騙國內官民是可以，我們海外同胞看了，只覺得錢院長十分胡塗。海外同胞可看到中共宣傳品，院士回歸，並非得自「傳言」，左派報紙上不但看到消息，還有他們穿上解放裝，和華國鋒、鄧小平坐在一起作親熱狀的圖片。這還不祇，在左報上更看到他們連篇累牘的言論，一方面媚共舐共，另方面譏罵諷刺台灣。如李政道、楊振寧、吳健雄、牛滿江、何炳棣、丁肇中、鄧昌黎、袁家騮、王浩、任之恭等進入大陸作媚共訪問，都有左報報導作根據，錢院長要證明這不是「傳言」，易如反掌，我們萬人日報十分樂意提供資料。



看錢思亮的語意，似在指人家冤枉了那班院士，其實錢院長本身太過矇查查了，如果左報報導還不能算是「確切證據」，老萬還可給他提供一本由左派雜誌七十年代出版的一九七四年版的「留美華裔學者重訪中國觀感集」，在這本集子裏，每一個回歸大陸的「學人」，在訪問後所作的媚共言論，全部採納在裏面。現在，讓老萬把「院士」們的話題抄錄如下：何炳棣：「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楊振寧：「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印象」（楊振寧四訪中國後的談話）；吳健雄、袁家騮：「離別三十七年後回到中國」；牛滿江：「中國的生物研究和最新發展」；王浩：「中國之行的幾點觀感」；任之恭：「闊別二十六年之中國」。這本書對「作者介紹」，都特別標明某年當選「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當然是對中華民國的揶揄，這大堆院士，對「新中國」說盡好話，如果老萬是錢思亮院長，看到這些文章，難免爆血管。難得錢院長還叫人「不可輕信外界的傳言」，可能錢院長是鴕鳥，也可能故意對國內同胞隱瞞。如果錢院長真是一無所知，老萬花了十二元港幣買來的這本書，願意免費奉送錢院長作為「證據」，有了證據，就不必懷疑是「外界傳言」，可以大刀闊斧處理。錢院長，你要什麼證據我們有什麼證據，這裏圖書館有左報存報，閣下需要的話，老萬願意効勞，影印寄奉。

比投共院士更該罵

對部分中研院士叛國附共問題，老萬和鐵老看法稍有不同。老萬認為，部分院士投共媚共，作為中研院院長的錢思亮，不應負太大責任，正如兒子做賊，不該將老子抓去坐牢。做父親的，管教兒女有責，中研院長卻沒有父親的權威，不可能約束每一名院士都像兒子般貼服。因此鐵老為文批評錢思亮，老萬有點懷疑：會不會冤枉了好人？

但自看過錢思亮在立法院中的答辯後，覺得鐵老對他的批評不但沒有錯，且覺錢思亮比投共附共的院士更該罵。如果錢思亮一直獃在國內，對這班投共附共的中研院士的惡行不大了了，他們發表的捧共詆台的謬論也沒看過，還值得原諒；但他專為此事親自跑到美國「調查」，對這班人投共媚共實況應當很清楚，就算調查不出結果，在美國至少會看到這班墮子在紐約時報刊登的全頁廣告，知道這班搞手中確有不少是他手下的院士，這種真憑實據，不可以諉為「傳言」。而錢思亮卻想盡理由，用盡方法去袒護他們，這是姑息養奸。

院士附共，還可以說是思想傾向，忽然搞通了馬列毛思想，又或者因他們有「難言苦衷」，譬如，有親人留在大陸成為人質，故意表態親共，真正目的在營救他們脫離險境。在這種情形下，還情有可原。錢思亮無視於他們叛國的罪行，妄圖忠奸一爐共冶，成為他在學術界的本錢，把中研院攪到烏烟瘴氣，投共院士對他的嘲諷，充耳不聞，還厚着臉皮去拉攏，中華民國的顏面給他丟盡。

為了維護中央研究院的尊嚴，當發現某一院士回歸大陸投共時，便應立即予以除名，既維持中研究聲望，也警惕所有院士，必須重視個人操守，違背反共國策，決不姑息。相信如此一來，投共者不會有今日之多。

中研院還未採取行動，墮子已在北平發表嘲諷的談話，即使採取行動，也只有居於被動地位。

他在立法院的答辯，殊不能使人滿意，錢思亮既已到老朽昏庸的田地，中華民國新總統應該另選有國家民族觀念，處事精明的學者接任，若任由這樣發展下去，中央研究院終將成為一大笑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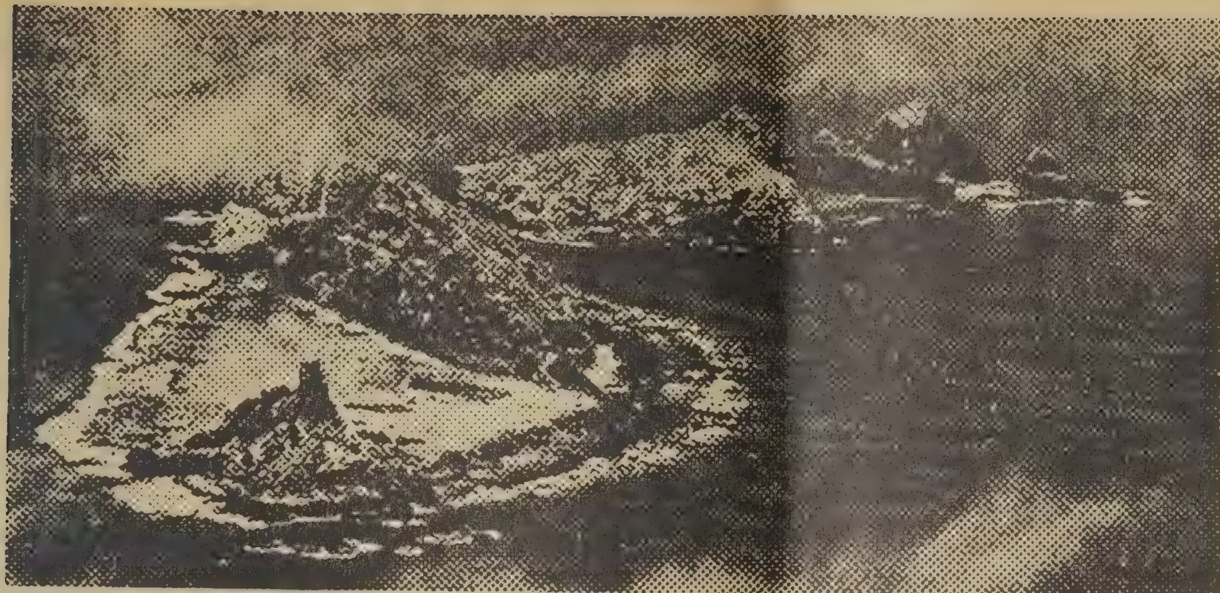
老萬不知道立委們質詢之後還會有什麼下文，相信提出這些問題的莫萱元、吳延環幾位委員對錢思亮的答覆一定不會滿意，這事萬不能如此拖延下去，不予處理，必須繼續努力，督促政府出面，可才重振國家紀綱！

有關釣魚台史料

岳騫

最近由於中共控制下漁船「誤會」闖入釣魚台海域，引起日本當局震怒，中共頭目在北平，在東京分別向日本政府解釋誤會，眞正的中國人看了只有太息，此事目前已不必談，因爲我國同日本絕交後，舊日和約已經失效，到了日本第二次投降時，一切要從頭談起，可以斷言下次的中日和約，中國政府決不容許日本吞併琉球，釣魚台自然也就不成問題，此日爭論，未免多餘。

但釣魚台這幾個小島，確實相當神奇，有趣，而且也有它的珍貴歷史，頗値得一談。



嶼島台魚釣爲圖

先說釣魚台的地理：釣魚台列嶼有八個珊瑚礁，其中五個實在太小了，走到旁邊也不易發現；有三個却很大，最大的釣魚台，比宜蘭外海的龜山島還要大一些，周圍達二十華里。

這三個較大島中的兩個，我國很早就叫它們作黃尾嶼及釣魚台；另外一個緊伴著釣魚台的，最近才有名字，叫南小島。蘇澳、基隆的漁民們，却叫黃尾嶼是「鳥港」，釣魚台是「花鳥山」，南小島是「蛇島」，這種叫法，是取島上的特產而定的。

到這三個島，從基隆搭乘五百噸或一百六十噸的小輪船，航行十二個小時，才可到達離基隆最近的「蛇島」和「花鳥山」；如果要往「鳥港」去，就要採東北東的航綫，繼續走十五浬才能到。

一到風浪小的季節，釣魚台列嶼就到了熱鬧時候，由基隆、蘇澳來的漁民，紛紛駕著二十噸級漁船來這裏打魚。釣魚台列嶼一帶的海中出產一種土名「厚唇」的海魚，每尾可達七、八斤重，肉味鮮美，產量很多，漁民們有時用釣桿來釣，一個小時可釣上近十尾，因此漁民們都視這裏爲「肥田」。

由於釣魚台列嶼是珊瑚礁，因此在南小島、釣魚台及黃尾嶼周圍幾公里海面上，都藏有像劍山似的礁石，三十噸以上的船，根本進不來，而且拖網漁船也沒有下網的地方，所以「厚唇魚」在這一帶天然的保護區中，大量的繁殖。

漁民們雖然在尖閣羣島的水域中捕魚，却很少登陸，而且捕魚的時間很短，幾天就走了，因爲這一帶風浪大，暗礁又多，漁民們不大喜歡多作停留。

如果突然在捕魚時遇到強風，漁民會儘快將船往釣魚台及南小島開。因爲在這兩個島中間，有一條寬約一千五百公尺的海峽，是天設地造的「避風港」。這一道海峽，到現在還沒有名稱，有些漁民叫它「蛇島海峽」，也有些漁民就叫它作「避風峽」。

釣魚台列嶼產的海鳥，翼展達兩尺半，毛色黑灰，肉厚筋壯，每隻可有三斤重，這種海鳥在蘭嶼、綠島一帶，也出產很多。

海鳥在每天清晨飛離島嶼，往海上討生活去了，一到黃昏，就回到島上來。當海鳥起落時，可眞是壯觀極了，成千上萬，黑壓壓的會把天空遮去一半，鳥糞的多，是島上的一大特色，島上處處都有厚達尺餘的鳥糞。

這三個島，還出產幾種「怪東西」。剛到「鳥港」時，有一個工人，看到石頭邊有一堆花花綠綠的東西，湊前一看，大吃一驚，原來是七、八條每條長達半尺的蜈蚣。

釣魚台和南小島沒有蜈蚣，但却有蛇。南小島的蛇最多，在周圍不到三千公尺的小島上，最少也有幾百條。

這種蛇很怪，色呈淺黃，背上有污點，最大的有長至二、三公尺者。這種蛇沒有毒，除了樣子難看，對人沒防礙，而且蛇肉還很好吃。

在這三個島沿岸的礁石窟中，盛產龍蝦。一名工人在一個比人大不多少的石窟中，捉到十六隻每隻有兩斤重的大龍蝦。

關於植物方面，除了「蛇島」太小，只長草及馬齒莧之外，其餘兩個島都有冬青樹、仙人掌等半個人高的植物，另外產得最多的，是海芙蓉。

海芙蓉是一種專治血壓高及風濕症的草本植物，又叫作石蓯蓉，是很珍貴

的藥材。台灣本省及離島，都因爲常年採伐，而不復再見，但是在釣魚台及黃尾嶼，海浪撲打不到的濱海面，却大量出產。據估計，即使大量的採掘，也可維持五年之久。島上的植物，因爲要抵抗惡劣的氣候，根部特別發達。這些植物的根，都包着一塊岩石，抓得非常緊，再強烈的颱風也不易拔去。

島上的風和太陽，出奇的強烈。夏天的早晨，三點半，天就亮了，烈日可在頭上盤桓十四個小時，眞晒得人難受，可是不出太陽的天氣，就會刮風，挾着暴雨，一連幾天，一陣比一陣緊。聽着海濤拍岸，看着陰雲濃霧滾滾的自海上來，又往海上去，眞有些恐怖之感。

雨天也有雨天的好處，就可以有淡水了。在南小島、釣魚台及黃尾嶼，只有釣魚台的西南部，有一處山泉；這股泉水，流量不算大，但却足可供應兩百人用。

其次再說歷史：中華民國六十年國慶，我隨同香港中國筆會代表團返台北慶祝，十月二十二日晚上，一位政府大員邀請在台北市民族路一間西餐館子便餐，主賓共計十人，主人四位、陪客三人，客人三人，三位客人中兩男一女，除我之外，另外一男一女皆來自美國，男士主人稱爲楊教授，女士是徐代表。

席間不知怎麼話題轉到釣魚台問題上去，徐代表突然說道：「釣魚台是慈禧皇太后賞給我先祖的。」此言一出，別人怎樣表情我未看得淸楚，但是我却大吃一驚，因爲在我記憶中似乎沒有此事，當時就請問她：「令祖父何人？」徐代表說道：「先祖是盛宣懷。」說到這裏她頓了一頓又趕快補充一句：「我是出繼到徐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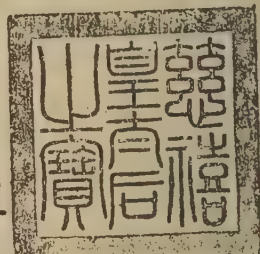
這一說就比較可信了，但是我仍然有點懷疑，說了一句：「這件事似爲任何公私記載所未載。」她看出我有點不相信，奮然說道：「我住得很近，我拿來大家看看。」說過離席而去，約有三十分鐘，拿來四項文件。

我們傳觀之後，均感到無限興奮，因爲這道慈禧太后詔旨發於光緒十九年，是在琉球亡國後十四年，甲午戰爭前一年，割台灣之前二年，假使釣魚台眞屬於琉球，慈禧太后怎會在琉球爲日本吞併十四年之後，又將琉球屬島賞與盛宣懷，即此一條已鐵案如山，證明釣魚台島是屬於中國的台灣省了。當時徐女士還說出她個人在美國大力活動美國朝野，支持收回釣魚台島的經過。益發令人起敬，當時我就想向她索取文件副本，因次日即返港，未果。

到了六十一年（一九七二）元月又到台北去，總算取到了全部文件，元月二十二日晚上，外交部司長錢復在會上作報告，詳細說明釣魚台事件經過，但在報告中却漏了這項史料。會議結束後，我曾詢問錢司長是否未見到此項文件，錢氏答以看到，但是不能相信，重大疑點有二：第一、光緒十九年慈禧太后已歸政，不應直接下詔賞給盛宣懷小島。第二、根據淸會典，無太常寺正卿官職。因此不能作爲根據。

我當時就提醒錢司長，以政府立場而言，自應愼重，提出證據一定要有力，若被日本人指出是假時，就變成笑談。但以上所舉兩項疑點，有進一步研究必要。

皇太后 常寺正卿盛宣懷所進藥丸甚有效驗
據奏原料藥材采自臺灣海外釣魚臺小島靈藥
產於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該卿家世設藥局
施診給藥救濟貧病殊堪嘉許即將該釣魚臺黃
尾嶼赤嶼三小島賞給盛宣懷為產業供采藥之
用其深體



皇太后及
皇上仁德普被之至意欽此

光緒十九年十月

至於釣魚台屬台灣不屬琉球的事，日本方面也能找到根據。當爭端發生時，基隆市漁會理事長謝石角，向理事會提出公開的聲明。

據謝石角理事長說，釣魚台列嶼包括釣魚島、花瓶嶼、石棉嶼、龜山島等一羣小島，在日據時期，原屬本省台北州所管轄，記憶在民國廿九至卅年之間，他即從事漁業，該處爲基隆與蘇澳港漁民經常作業之漁場，當時琉球的沖繩縣會與台北州爲了爭取此一漁場，直接向日本東京法庭打了一場官司，經過一年的纏訟，終於判決歸屬台北州，因台北州兼管基隆水產會（漁會的前身），當時都由水產會發給漁業執照，足證釣魚台列嶼屬我國版圖。

日本方面，一九三九年出版的「大日本府縣別地圖並地名大鑑」，各府各縣的地圖鉅細靡遺，但在八開三整面的琉球部份裏，却找不到尖閣島，也沒有釣魚嶼與花瓶嶼，但在台灣方面却附了花瓶嶼、棉花嶼和彭家嶼。

一九四一年台灣與琉球均爲日本帝國主義所佔領的期間，「台北州」與琉球的冲繩縣爲「尖閣羣島」發生主權之爭。一九四四年，由東京法院判決，沖繩縣敗訴，「尖閣羣島」屬「台北州」。

以地理位置而言，釣魚台列嶼位於北緯一百二十六度以南，東經一百二十三度至一百二十五度之間，從東至西爲赤尾礁、黃尾礁、釣魚島、飛瀨島、北小島、大北小島、南小島、大南小島等。比列嶼西南距基隆最近處僅一百浬，而東北距琉球古島最近處亦有三百五十浬。釣魚台羣島屬大陸礁層，這又是地質學上不爭的事實。

按照「大陸礁層公約」第十五條，所謂大陸礁層乃是指：「一、隣接海岸但在領海以外之海底之海床及底土，其上海水深度不逾二百公尺，或雖逾此限度而其上海深度仍使該區域天然資源有開發之可能者。二、隣接島嶼海岸之類似海底區域之海床及底土。」大陸礁層以外的日本，又有何權利來與中華民國政府商討所謂大陸礁層石油開採問題？

所以不論從地理歷史而言，釣魚台均中華民國領土，日本人又想圖大東亞共榮圈之夢了，可惜這是一場惡夢。

評「認眞肅清『四人帮』的流毒」

梁景松

思想路綫的鬥爭，特別是環繞着毛澤東思想路綫而進行的鬥爭，已成爲當前中共內部鬥爭的極其重要一環。思想路綫與理論方針，向爲共黨所重視，其一切政策皆源於此。此項重大鬥爭，可由中共「人民日報」三月十一日發表的一篇「特約評論員」文章具體反映出來。該文題爲「認眞肅清『四人帮』的流毒」，佔了「人民日報」首頁的右半部，顯然是一篇重要的政策文章。

三月十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特約評論員」撰寫的「認眞肅淸『四人帮』的流毒」一文，該文引用了鄧小平在「五屆人大」共軍小組的發言：「恢復和發揚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保證。」全文反映鄧小平的思想立場，其主要目的，是要正式揭開一場思想鬥爭的序幕，爲發動這場鬥爭定調子。

兩種思想大搏戰

該文說：「我們同『四人帮』的鬥爭，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綫、兩種思想體系的大搏戰。我們不但要從組織上徹底摧毀『四人帮』的帮派體系，而且要從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摧毀『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和反革命思想體系，肅淸『四人帮流毒和影響。」過去淸算四人帮的文章，每多提及其帮派體系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似未提出其「思想體系」加以重點批判。這篇文章却要求摧毀四人帮的思想體系，並稱若非如此，則「它們還會通過其他的代表人物再度危害我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

所謂「其他的代表人物」，顯然是指毛派餘孽或四人帮漏網分子及其同情者，暗示若不挖掉其思想根源，則他們便會打着毛派旗號，進行反撲，掀起另「場反擊「走資派」的鬥爭。

四人帮的思想根源乃來自毛澤東晚年的思想；四人帮的思想體系，是建立在毛澤東晚年的思想上，特別是以其偏激狂熱的思想爲根據，沒有毛澤東的思想基礎，四人帮又有什麼思想體系呢？徹底摧毀四人帮的思想體系，亦卽挖掉毛澤東思想根源。

上述文章又說：「我們必須進行徹底的淸理，把被『四人帮』搞亂了的理論觀點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搞淸楚，恢復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這就叫做正本淸源。」這段文字，淸楚表明了中共翻案派的作法，就是對每一個問題都要按照他們的一套理論，闡釋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所謂恢復馬列主義和毛思想的本來面目，就是要使馬列主義和毛思想具有這套理論的內容。這個「本來面目」，只是徒有其名，實則面目全非。

挖掉毛派思想根源

鄧小平一系暫時不要公開鞭毛之屍，而要加以腰斬，摘取早年毛澤東的言論，以適應當前的右傾修正政策而將「大躍進」後的毛言論棄如敝屣。「毛選五卷」止於一九五七年底，即是腰斬的具體證明。

毛於一九五八年發動「大躍進」後，卽陷入狂熱狀態，隨之以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爲急務，先後發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掀起全面動亂，在政治經濟及社會上造成重大破壞，使中共元氣大傷。林彪和四人帮是這種環境的產物，其產生的根源蓋出於毛澤東。鄧小平和大多數中共幹部對此心裏有數，爲了防止林彪、四人帮的餘孽及毛派分子進行反撲，乃要將其思想根源挖掉，以便「正本淸源」。因此要腰斬和閹割毛澤東思想，特別要批判所謂「假左眞右」。毛派餘孽若要進行反撲，必然祭出毛旗，從左派立場抨擊翻案派的右傾復辟路綫。批判「假左眞右」，是要使其失去思想根據。

上述「特約評論員」文章中說：「現在有的同志思想不解放，精神負担很重，機器開動不起來。他們被『四人帮』一伙假馬克思主義騙子騙了多年，腦子被『四人帮』散佈的那套迷信禁錮住了，造成思想僵化，不敢獨立思考，不敢跳出框子想問題，缺之一種勢如破竹的革命風格。肅淸『四人帮』流毒是一次新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解放運動，要敢於撥亂反正，發揚敢想敢說，敢破敢立的馬克思主義風格……」實則散佈迷信，禁錮思想的正是毛澤東思想的框框，這個意思已躍然紙上。但是，鄧

小平等仍不敢公然砌除毛的招牌，而是採取閹割的手段，逐漸使毛思想「淡出」。

刪除「基本路綫」

中共「五屆人大」通過的新「憲法」與「四屆人大」(「一九七五年)通過的「憲法」比較，其中一項重要修改，是自「序言」中刪除了有關「基本路綫」的一段。這段文字是：「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存在着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這段話源出於毛澤東一九六二年所作的一項講話，說這些話的目的是爲了發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九六三—六四)鬥爭的主要對象是劉少奇和鄧小平。四人帮的張春橋向「四屆人大」作「修憲報告」時，着重指出，毛澤東所制定的此一「基本路綫」是「我們黨的生命綫，也是我們國家的生命綫」。這個基本路綫曾刊載於中共「九大」、「十大」和「十一大」通過的「憲章」中，至此次召開「五屆人大」，却將它從「憲法」中刪去，這是鄧小平的重大勝利，也是擁毛派的一大挫折。



葉鄧雖一同接見「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戰士」但兩人對「毛澤東軍事思想」評價有根本分歧。

新「憲法的」「序言」只空洞的提到「基本路綫」而未賦予內容，並根據它而引出了「新時期的總任務」，其中包括所謂四個現代化。此舉顯示，鄧小平使用了移花接木的手法，利用毛的口號帶引鄧的主張，並使該項主張「合法化」。

葉劍英撰文捧毛

然而擁毛派並不甘心於挫敗，仍圖掙扎，毛派首領葉劍英向「五屆人大」提出的「修憲報告」，竟包括了從「憲法序言」中刪掉的上述一段文字，並冠以「毛主席教導我們」，祭出了毛符咒。

華國鋒曾說，「五屆人大」將把四人帮塞進「憲法」的東西去掉。而上述那段毛語，顯然是四人帮塞進的東西，乃予刪除。葉劍英却死抱不放，以圖維持毛的神化地位。

三月十五日，葉劍英藉中共軍事科學院成立二十周年發表文章，對反毛翻案進行反擊，又一次狂捧毛澤東。該文刊登於當日「人民日報」首頁，通篇頌揚毛澤東一人及其軍事思想，並似有抬高葉本人的用意。他在文中大捧毛的「軍事科學」，悍稱：「要用毛主席的軍事思想統一我們建軍和作戰的思想。」將「軍事科學」歸於一人名下，是不通的，可見葉思想僵化；他要將毛思想定於軍事一尊，則是重蹈林彪和四人帮覆轍。

自三月一日以來，中共報刊不斷發表大量紀念周恩來八十生辰的文章，顯示鄧小平一系高舉周字旗號，以壓倒毛旗及其擁護者。葉劍英突於一片擁周聲中赤膊上陣，發表上述擁毛文章，而文中又隻字不提創建共軍的周恩來和朱德，只突出毛一人。該文充分流露葉作爲毛派孤臣孽子的心情，並反映其進行反撲的用心。

鄧小平帶頭貶毛軍事思想

三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華葉鄧爲該軍事學院題詞的消息。葉劍英的題詞是：「繼承和發展毛主席的軍事思想，爲實現國防現代化而奮鬥！」鄧小平的題詞是：「繼承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發展我國軍事科學。」二者的差別在於葉稱「毛主席的軍事思想」，鄧則稱「毛澤東軍事思想」。前者爲通稱，表示對毛尊重；後者則屬罕見，僅承認其爲一家之言，而不承認這種思想具有權威性。這一差別又反映了葉鄧二人及其分別代表的擁毛派和翻案派的不同評價。

同一段「人民日報」消息又報導，中共「軍事科學院院長宋時輪曾在「慶祝大會」中講話。他說：「必須堅持以毛澤東軍事思想爲指針……充分發揚學術民主……」宋似屬鄧派，與鄧同一鼻孔出氣，間接否定了葉劍英要將毛思想定於一尊的企圖。他所謂「充分發揚學術民主」，更明顯表示，對任何學術思想皆可進行研究，而不限於毛一家之言。毛派餘孽與反毛翻案派之間進行「思想大搏戰」及政治鬥爭，已有明顯脈絡可尋。毛派已在文革失敗後處於下風，然仍力圖掙扎，希望打着毛旗扭轉頹勢。反毛派必會乘勝追擊，以圖消除後患。這個鬥爭隨着「五屆人大」的召開而進入另一階段。

羅馬尼亞總統訪美的動機

王國枝

羅馬尼亞總統尼古拉·壽西斯古於十二日飛抵美國訪問，這是繼南斯拉夫鐵托在三月六日訪美之後，第二位造訪白宮的東歐共黨國家領袖。壽西斯古此次訪美，不僅將力圖改善美國與羅馬尼亞的雙邊關係，而且還滿懷希望地攜帶了幾個「方案」，準備以東、西方間的「調人」自居，與卡達總統會談。因此，壽西斯古此行遂引起各有關方面的矚目，其中包括以色列、埃及、南韓、北韓、蘇聯和中共等；當然，我們對美、羅間高層諮商的可能結果及其影響，亦應密切注意。

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

壽西斯古，生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廿六日，羅馬尼亞奧提尼亞省人，布加勒斯特經濟學院畢業。十五歲即加入羅馬尼亞共青聯盟，並成爲羅共黨員。

一九三〇年代後期，羅共曾展開廣泛的「反法西斯鬥爭」遭羅國政府大力遏制，壽西斯古遂於一九三六年至三八年被捕下獄，迨二次大戰爆發後才被釋放，旋即出任羅馬尼亞共青聯盟中委會書記。一九四〇年羅馬尼亞加入軸心國聯德抗蘇，壽西斯古又再度被捕。迄一九四四年八月，在蘇聯紅軍的支持下，羅共發動政變，推翻了安東尼斯庫的親德政權，壽西斯古才獲釋。

羅共攫取政權後，壽西斯古於一九四五年担任「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候補委員，並於一九四八年出任羅國「大國民會議」副主席及農業部副部長，一九五〇至五四年轉任國防部長，並於一九五二年升任「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一九五四年任政治局候補中委，翌年升任政治局委員及中委會書記。

一九六五年「羅馬尼亞工人黨」恢復原來「羅馬尼亞共產黨」稱號，壽西斯古正式出任羅共總書記，此後即逐步統攬大權；先於一九六七年起担任「國務會議」主席，再於一九六九年起兼任「國防會議」主席及三軍最高統帥，至一九七四年出任新創設的「總統」一職後，壽西斯古終於完全獨攬羅國黨、政、軍大權於一身。



卡達與壽西斯古（左）會談結束後情形。

今年一月底是壽西斯古六十歲生日，也是他參加「革命活動」四十五週年紀念，羅國黨、政及人民團體，會爲此舉辦一連串的慶祝活動；羅國喬治烏科學院和經濟學院，並分別頒予榮譽政治學和經濟學博士的稱號。

羅馬尼亞在東歐共黨政權中，與共鄰國南斯拉夫一樣，扮演着一個相當特異的角色。在中蘇共爭執中，羅共自始即採取獨立而超然的態度，既不順着蘇共的意思與中共絕裂，也未響應中共的拉攏而與其連成一氣。

作風獨特中蘇共競相拉攏

羅馬尼亞共黨，近年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再主張「在馬列主義原則上，各國共黨應掌握完全平等的權利，獨立自主地釐訂自己的政治路線，革命戰畧和鬥爭策畧」。羅共強調各國共黨間應本完全平等、各黨自治的基礎，排除對他黨內部事務任何形式的干涉，並保持和加強與所有共黨國家間的關係。羅共甚至宣稱：「在現今的條件下，既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在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中存在一個中心」。

因此，羅馬尼亞在東歐國家中，一向被蘇聯視爲「異端份子」，它反對蘇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所揭櫫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對蘇聯在「經互會」設置「中央計劃機構」的提議，並極力爭取加入不結盟集團，還不時與北平保持相當密切的連繫。這些意向和實際作爲，使得蘇共企圖控制東歐各國共黨的野心受阻，而其獨立路綫的挑戰，更令蘇共蓄意召開的世界共黨大會和歐洲共黨大會，一波三折屢遭困擾。

蘇共對羅共的態度固然心懷不滿，但有鑑於過去南共、中共及阿爾巴尼亞共黨反蘇的慘痛教訓，故亦多所讓步；觀乎歷來蘇、羅兩國首腦會晤及所簽訂的協定或宣言中，羅共之能一再堅持「國家獨立、主權完整及不干涉內政」等原則，即爲明證。最近壽西斯古六十歲生日及「蘇、羅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署三十週年紀念時，蘇共頭子布里茲尼夫均曾去電熱烈祝賀。

當此蘇聯迫於現實不得不對羅馬尼亞的獨立自主加以籠絡之際，中共亦在對羅關係上極力予以討好。尤以近年來北平與地拉那之間關係惡化之後，中共爲挽回它在東歐地區的影响力，乃更加積極拉攏羅馬尼亞。中共的黨、政、軍、文教等各類代表團，穿梭不息地往返於北平與布加勒斯特之間；而羅國黨政代表亦不時應邀前往大陸訪問，其來往次數之頻仍，有時較親中共的共黨尤有過之。儘管中、蘇共競相向羅馬尼亞示好，但由於蘇、羅兩國間的歷史背景、地理環境及經濟關係等因素，羅國在對外政策上仍不敢太過違忤蘇共。當然，

今日已不可能重演匈、捷事件的悲劇，但基本上為了維護羅國自身利益，羅共遂仍一再強調願對「華沙公約」和「經互會」履行義務，而壽西斯古亦於每年八月間循例赴蘇「渡假」，會晤布氏。羅共的這些作風，均與南共有別。

冀圖爭取美國政經支持

壽西斯古在前年的東柏林歐共大會上宣稱，當前的世界正處在一個「偉大革命的過程」，因此積極提倡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經濟和政治體系」。縱觀近年來羅馬尼亞的對外關係，即特別強調經濟事務的擴展；根據莫斯科出版的「一九七六年蘇聯年鑑」俄文版之統計，羅國對外關係中經濟接觸是最密切而頻仍的一環。尤以西方經濟全面衰退和原料價格上漲所引起的嚴重問題，更迫使其熱切渴望與西歐和美、日等國加強經濟貿易合作。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日，壽西斯古在羅國部長會議主席（即總理）曼內斯庫和外長馬科雅斯庫陪同下，專程前往華府訪問，曾與當時美國總統尼克遜會談。壽西斯古該行之目的，即為尋求加強對美的經濟關係，並希望為羅馬尼亞取得最惠國待遇，增加輸往美國的石油數量。而美國亦有意拉攏此一堅持採取獨立路綫的東歐共黨國家，於是美、羅間遂積極磋商訂定雙邊貿易協定。

但由於羅馬尼亞對猶太人的移民政策，限制甚嚴，故美、羅間的貿易協定，在美國國會審議時，最初曾屢遭反對。後因羅國同意放寬移民限制，雙方才於一九七五年四月二日，在布加勒斯特正式簽訂「美、羅貿易關係協定」。根據該協定，羅馬尼亞終於取得了最惠國待遇。（按享受此項待遇的東歐共黨國家，在羅馬尼亞之前有波蘭及南斯拉夫兩國。）

此後美、羅間的經濟交往即告日益頻繁，兩國的貿易額亦自一九七五年之三億三千二百萬美元，增至「一九七七年的四億九千三百萬美元。同時，羅馬尼亞對於其國民移徙美國之申請案件，亦漸次開放，以一九七七年而論，移往美國者即多達一千二百五十人。

就政治上的意義而言，壽西斯古此趟訪美，乃切望加強與美國的關係，冀藉此作為對於蘇聯影响力的一種均衡；他深信，羅馬尼亞在蘇聯集團內折衝的潛力，將倚重於美國不時給予政經支持的保證。自從卡達總統入主白宮以來，美、羅關係表面上雖沒有變動，但高階層的接觸在相對上已漸形減少。因此，壽西斯古此行勢將力促美國恢復它對羅馬尼亞獨立自主外交路綫的支持。

國際調人角色難有成就

羅馬尼亞雖是一個共產小國，但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却常企圖充當某些相互對立國家間的「和平掮客」。過去，對於核子裁軍、越戰時的東南亞情勢、賽島爭端、以及產油國消費國與開發中國家的爭執等問題，羅馬尼亞均曾插手斡旋，但其結果大都難以有力地掌握局勢的發展。

這次壽西斯古訪問華府與卡達總統晤談的議程中，據稱將包含若干本質上甚為矛盾的國際問題解決「方案」，其中包括中東以、阿衝突，南、北韓對峙，以及美、中共關係等問題。

一、調和以阿衝突困難重重

羅馬尼亞是唯一與以色列維持聯繫的共黨國家，而埃及與羅國間又往還頻仍，故壽西斯古有意促使布加勒斯特代替日內瓦，成為中東和平交換意見的中心。

去年八月廿五至廿八日，以色列總理貝金曾應邀赴羅國訪問；而且據稱，在去年十一月沙達訪問耶路撒冷的事件中，壽西斯古曾担負「積極的任務」。本（四）月初，以色列外長達陽親赴羅京會晤壽西斯古，而壽西斯古隨即趕赴開羅與沙達特舉行「緊急磋商」，緊接着，「巴解組織」阿拉法特的政治顧問海珊，亦應邀於前（十）日訪羅。

壽西斯古於訪美行前，猶如此頻頻與各方「交換意見」，其用意當不外冀圖說服以色列當局及「巴解」領袖，互採讓步立場，如此，則當下月貝金總理再度訪問華府時，或可與卡達總統達成初步和解的原則。

二、為北韓傳訊息美韓反對

壽西斯古啓程訪美前夕，美國赫斯特報系刊載了一項報導，指稱壽西斯古準備在訪美時，向卡達總統轉達一項北韓的建議案，其中表明北韓願以維持南、北韓現存的社會體制，與南韓建立聯邦政府，並希望與南韓談判相互裁軍事宜。此一消息，又引起各方揣測。

北韓此種偽裝和平的攻勢，早有鐵托在上月為它打「前鋒」，壽西斯古這次代為傳言是「中鋒」，預料下月還有日本首相福田訪美代打「後衞」。此正值駐韓美軍將逐步撤退之際，北韓提出此類方案，乃意圖混淆國際視聽，造成美國內部爭議。韓國堅決反對，這是必然的；而美國亦一再強調，不論以任何方式與北韓談判，必須有南韓直接參加，美國主管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郝爾布魯克，最近即曾向韓駐美大使金溶植，再度重申此一立場。

三、盲目拉攏美中共關係

根據上述赫斯特報系的同一報導，壽西斯古這次訪問華府，除了商談前面兩項問題外，還可能為美中共關係牽綫。壽西斯古在羅京接受訪問時誇稱，他有一種「可行的方案」，可以解決美中共間的爭執。據稱，該項建議可能是「甘廼迪模式」的另「版本，其要點乃是：華府重申尼克遜在一九七二年所謂「上海公報」的立場，中共再透過壽西斯古將其「和平意向」轉告華府，而美國亦得以「非公開的」繼續以武器供應我國。假如卡達對此項建議作有利的反應，壽西斯古將於下月前往北平，他表示「極希望促成這件事」。

壽西斯古能否如願以償呢？答案是否定的。卡達政府在本月十八日，若能順利通過巴拿馬運河條約的第二項條約，爾後方有餘力重新部署美中共關係。而且，觀乎美國目前民情輿論，大多數仍繼續贊成支持我中華民國，在這種情勢下，卡達如欲廢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勢將再一次面對國會的重大糾葛。不過對於美羅間高層會談後，有關美毛關係的各項發展，仍然值得我們密切注意。

時事評論

香港的地產炒風

徐達文

樓價漲風．人為造成

近年來，香港的物業市場，刮起一片炒風，其風頭與風勢，雖無股票風潮之凌厲與普及，但其投機的性質，炒家的活動，及人為的控制，簡直是當年股票狂潮的翻版與再現。其造成對香港物業的高漲，對香港經濟的損害，及對香港民生的破壞，畢竟是一樣的。故從香港市民的利益來看，香港買樓人龍的出現，在表面上似乎是香港經濟復甦，香港局面穩定，及香港前途信心的反映，但實質上，這種漲風，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為造成的，故並不是完全是好現象。

近月來，每有樓宇準備發售，特別是那些地點較適中面積較適合，售價較適宜的樓宇及屋邨一旦推出，售樓處必然出現一大羣預先排隊輪候的購樓人士，必然發生一大清早經已有人買入的售清現象。我們無意否定其中有若干是真正想做業主的，但有更多是想賺大錢而買入樓宇炒家，有一些是想賺小錢而霸佔位置的散家。

這種人為操縱樓價及人為控制售樓的情況，確越來越嚴重。這並不是市民之福。

炒家傑作．有屋無人住

做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固然是香港的屋地日少，香港的人口日增，致形成人口擠迫，住屋狹窄的現象。這種供不應求的現象，在港府的公共屋宇未能大力滿足市民需求的確切情況下，是無法得到及早緩和的。但有種迹象不可忽視的，是在若干炒家的把持控制下，有不少私人樓宇被個別炒家所掌握，他們這種「屯積居奇」顯然是待價而估，從而將供不應求的現象更加嚴重化。據報刊日前透露，有大量經有入伙紙的分層樓宇被空置，變成「有屋無人住」，這正是炒家的投機傑作。

上述的原因，造成不用到達正式售樓日期已出現購樓人潮，或形成不用到達正式入伙日期已產生樓宇售清的蜂擁情況，難免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認為，政府的高地價政策及放任政策，是形成香港地產投機炒風，及加速香港樓宇全面漲風的重要因素，正因為港府作為香港最大的「地產商」及最大的「地主」，於是在所謂「自由企業」與「自由競爭」的鼓吹後，「公開拍賣」及「價高者得」，使到「公地買賣」成為決定香港地價及樓價的加熱劑與溫度計。我們無意批評港府的土地拍賣政策，特別是目前香港的實際情況，不可能建立一個公平的、公正的、公開的土地談價政策，故採取公開標售的方式，倒是合理的。但港府有關方面在擬定的土地拍賣的最低限價，在採取的土地拍賣的進行方式，確如社會與論所指定的，有故意抬高地價之嫌。而港府推行的差餉估價的最新措施，也變相加速了租值的提高了這些因素，造成了地價上升的「連鎖反應」。

炒家「良知」．利潤至上

房屋司最近在立法局會議上，對非官守議員的答詢中正式表示：「港府無意管制私營樓宇的樓價，而寧願透過提供更多公共屋邨及「居者有其屋」計劃以協助穩定樓價」，他認為，「私營樓宇地產商在過去兩年已加速興建樓宇，而此種水平將會維持至一九七九年」，他相信，「市民對樓宇的強烈需求仍會繼續，加上私營樓宇地產商的主動及良知，將有助於樓宇供求方面及樓價的穩定。」

房屋司這一樂觀的估計，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以「地產商的主動和良知」，作為「樓價穩定」的希望所在，未免過於「理想化」。因為一心以謀利為目的的地產商，賺取高利的「主動」，只有獲取私利的「良知」。

正因為他們提高利潤及控制樓價，再加上投機性的炒家從中的推波逐瀾，才會將香港樓價，由一個高度再推上另一個更高度。

密切注視．投資買賣

無可否認，由於地價提高，人工增加，建材上漲，造成樓宇成本的加重。但人為的控制，及市場的炒風，對於樓宇的高價，及對於樓宇的供應，有極大的關係。從市民利益及經濟穩定，從長遠利益及現實利益，港府儘管無意干預樓價，但任由樓價刮起一片漲風，對香港是沒有好處的。故港府不僅要像房屋司所指出的，「政府方面將密切注意樓宇的供求情況，並審慎調節政府建造供出售樓宇的數量和質素」，而且要密切注視香港地產的投機買賣，以免重踏銀行擠提、股市崩潰的經濟危機。故現在應該是港府及早關注及阻遏香港地產炒風的時候了。

瘦了人民肥了共產黨

秦明

根據中共喉舌報的揭發，會是中共「瀋陽部隊副司令員」、「旅大警備區司令員」、「旅大市委第一書記」、「旅大市革委會主任」的劉德才，跟他屬下的旅大市委書記宣世明、孫寶太和該市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黨委第一書記石傳育、「市公安局副局長」兼「長山要塞獐子守備區政委」黃吉增、「旅大市油脂廠黨委書記」高萬友、「旅大玻璃製品廠黨委書記」李福儉等勾結，爲着本身享受，在旅大市大肆興建樓堂館所。僅自一九七四年以來，在該市興建的樓堂館所就有六十四座，其中千人坐位以上的大型「俱樂部」二十一個，三百張床位以上的「招待所」七個，五千平方公尺以上的「辦公大樓」兩座，總面積達二十二萬平方米，耗費人民幣三千四百萬。「旅大軍分區」共幹並不多，却蓋了一座六千七百八十平方公尺的六層「辦公樓」，還建了一座一千四百十七個座位的大型「俱樂部」。這些建築，強佔了市內一個街心花園的一半。

在劉德才支持下，汪河縣委在只有三萬多人的汪河鎮上，興建了一條新街，這條新街上有影劇院、辦公樓、招待所和商業樓等十一座大樓房。同時，全市還攬「計畫外工程項目」四百三十五項，建築面積七十八萬平方公尺，花費一億一千萬元。

旅大市當局與建樓堂館所需的錢，都是靠「擠、佔、攤」等辦法攬來。

奪產就是共產

有的是明目張胆地截留「上交利潤」，有的是亂擠「生產成本」，任意攤派資金。所有興建樓堂館所、「計畫外工程」所耗用的大量鋼材、木材和水泥，也都是用的「計畫內建設項目」的材料及「生產用材料」，再不然就是用以物易物，或「走後門」等手段攬來的。他們無恥說「擠、佔、攤是革命行動」。當有人說閒話時，劉德才大發雷霆說：「你喝我旅大的水，就得給我出錢。」有人提出「計畫外工程」攬攤派不好下帳，劉德才說：「你就記到毛澤東革命路綫的帳上，下到支持新生事物的科目上。」此外，還要各行各業各單位派人、派車，帶工具、帶糧食去勞動。攤派風刮到了下面，甚至街道、派出所、糧站等單位都攬起攤派來。誰不出錢，就不給起戶口，不供應糧食，不准孩子上學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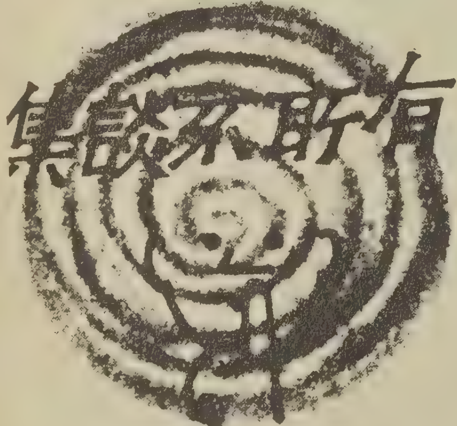
需要就是計劃

共幹們的口號是：「需要就是計畫」，「合理就是合法」，劉德才說：「幹就幹了，寧肯檢查一陣子，也要舒服一輩子。」「只要爲集體，咋幹都有理」。宣世明則氣勢洶洶地威脅別人說：「誰要再提意見，我就要撤他的職」！「旅大市公安局」修建一千四百個坐位的高標準「俱樂部」和「招待所」，就是「公安局」的黨委第一書記石傳育、「公安局副局長」黃吉增等倚仗宣世明的支持幹的。沒有資金，就利用職權，擠佔「勞改企業」的利潤；沒有鋼材、木材和水泥，就向該市的「紅旗造船廠」等十幾個廠「求援」弄到手。由於劉德才和宣世明等帶頭大吃大喝，請客送禮，許多共幹就跟進，大肆貪污盜竊、投機倒把。旅大市僅大貪污盜竊集團就有五個，其中以「旅大市油脂總廠黨委書記」高萬友，和「旅大玻璃製品廠」黨委書記李福儉爲首的兩個貪污集團最大，攬了大量錢財。

全是一丘之貉

在中共所謂「揭批四人帮第三戰役」中，「揭」出了許多光怪陸離的妙事。由於這些事太過難看、難聽，所以中共現在的當權派，一律將責任往所謂「四人帮」頭上推，他們自己則若無事人然，盡在一旁指手畫腳，彷彿「正義」又落在他們手裏，他們乃是「替天行道」的好漢。

其實，只要是共產黨徒，無論其爲那一系，那一派，都是一個模子鑄出來的，他們的皮都經不起揭，揭穿來看，全是一丘之貉。上面這些令人好氣、好笑又好恨的事，可以發生在共黨統治下的任何地區，也可以發生在每個共產黨徒身上。



沒有炮聲的戰爭

汪琪

中共自「四人帮」事件後，不斷叫囂「解放台灣」，且將「解放台灣」列入「新憲」。除原有的宣傳及情報組織外，又在各地方成立「對台工作小組」。同時積極發動對海外學人、華僑的統戰，光旅遊一項，便計劃每年賺取三十五億港元。金馬前綫的炮戰固然沉寂一時，但是「沒有炮聲的戰爭」却在升級。根據共黨理論，「最堅固的堡壘要由內部攻破」，因此我們反共復國所持的不僅是金馬的防務，更重要的是堅固的心防。

行政院長蔣經國在立法院作施政報告時指出，「我們今日的國內革命戰爭，亦即反共救國的戰爭……，其成敗在於主義思想與責任精神。」

對大陸情況幾乎「全盤隔閡」

政府遷台三十年，在安定中長大的一代已經成年。既然受到反共教育薰陶，便應該對「爲何反共」及「如何反共」有極爲清楚的認識。但是以此標準來檢討，得到的結果可能是頗令人憂心的。部分留學生迷途左傾。王幸男一案的背後策動者，即爲我國最優秀大學畢業而後出國的留學生。最近一次共諜案，牽涉在內的竟是三十歲以下國內的青年。而華航刧機案主角，也是在台灣長大的青年。凡此，都令人心生警惕。究其原因，可能由兩方面而起：對中共認識不夠，對自己生活的社會狀況亦不充分了解。一位現仍就讀大學的青年慨嘆的說，目前一般青年對大陸的情況幾乎「全盤的隔閡」。對於報章雜誌上關於大陸實情的報導，或多或少抱持懷疑的態度，碰到考三民主義、國父思想的時候則採用電腦式的記誦，一字不改全塡入腦海。極少仔細去思考「爲什麼」或「如何」這一類問題。

目前我國的教育多半是採行傳授方式，而非啓發。爲了應付考試，學生對於考試範圍內的科目生吞活剝。政治性的論說本來並非有趣的讀物，一般高中教師又不鼓勵學生發問質疑，學生漸漸地便產生了潛在的反抗心理。沒有進入大學的，多半爲生計奔忙，進入大學的，發現有關思想教育的課程仍不脫高中的窠臼，便採取消極的態度。一位在大學教授共情的老師指出，學生對聳動的「故事」有興趣，基礎理論不熱衷。平常逃課的學生不在少數，鼓勵學生發問，也得不到反應。學生方面則認爲有關課程的教授總離不了口號，心中的疑惑仍無法釋然，訓導人員又往往以「不要惹麻煩」爲理由，管制較爲「敏感」的討論課題或接觸資料。

由事實上看，單從理論上體驗反共意義確非易事。而政府對於年輕的一代又十分保護，成爲「溫室教育」，一方面宣揚三民主義的優點，一方面批判共產主義缺點，但是缺點之外，對於其理論基礎、運用手段及策畧等，都較少作系統性的介紹。同時對共情資料也嚴加管制。教育部、黨部、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和國父紀念館均有共情資料的蒐集，但多半只有進行專門研究的學者，而又持有證明的，才可閱讀。「一般人，是很難接觸的。

除了政治理論之外，歷史也是有助於了解現在敵我情勢的重要科目。我國有數千年歷史，但大陸遷台這最重要的一頁，在課本上却寥寥數段，一筆帶過。理工科的學生因爲聯考不考歷史，則根本不讀。這種作法的缺點在戴華光一案的審訊中便很明顯地暴露出來。戴華光在庭上回答問題說：「我在美研究國際政治，讀過左傾書籍，發現一九四九年前大陸的情形與我在台灣所聽到的不同，就產生不同的看法。」

値得注意的是，這樣改變想法的可能並不只戴華光一人。可見在「無菌箱」中培植的青年並沒有免疫力。三十多年以前，傳播學的研究中便已證實單方面的宣傳在防止態度轉變方面沒有效果。

一般的青年若在學校中便已對反共的理論產生懷疑甚或抗拒心理，書刊上或電台、電視中較爲硬性的題材自然也不會有太大的興趣。加以目前討論中國大陸問題的作家水準不齊，題材又多半集中於政治鬥爭，較少介紹一般社會經濟狀況，讀者便感到遙不可及，而不太注意了。因爲根據研究顯示，一般人選擇報紙、雜誌或電視的內容，多半還是以自己的需要爲前提。

中共不惜資本大攪海外宣傳

加強心防最重要的一點是明白「防什麼」和「怎麼防」。換句話說，要「知彼」才能防。

中共最近海外統戰攻勢中最重要的一環是利用大眾傳播媒介，加強宣傳。以香港爲例，據說中共曾以銀彈攻勢向電視台滲透，結果香港的電視新聞泰半爲大陸消息所佔。此外雜誌也增多了五、六本，使得左派刊物的數量佔了香港全部刊物的半數以上。但是若不仔細地看，一般讀者很難發覺它們是左派的工

具。以刋出有年、最激烈的左派雜誌「七十年代」而言，封面上所揭示的編輯方針是「認識世界、研究社會、了解人生」。對於宣揚共產主義，隻字不提。打開方出版的左派刋物，也並非篇篇都爲中共宣傳，或詆毀我政府，多半一期中只有一、兩篇，而內容並不帶明顯色彩，例如「台灣的妓女問題」。其最終的目的，是要在讀者心目中醜化台灣，另一方面，則儘量顯示「祖國」的強大。在沒有設防的情形下，讀者極易上這些雜誌的當。

據資料顯示，左派中文刋物的發行，以遍及港、日、美、加及西歐各國。幾乎有中國人的地方便有各式各樣的左派刋物。綜合來看，中共的統戰伎倆可以幾句話來概括：「法律問題政治化」，「國內問題國際化」，「掩蔽自己，打擊敵人」，「以知識分子打前鋒」，「以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除了上述各點，民主社會中新聞報導最忌諱的「誇大、歪曲、渲染」，却正是左派刋物最擅長的手段。以王幸男案爲例，有實際傷害的行爲，證據齊全，無疑爲法律問題，但中共硬說我政府施行「白色恐怖」；明明爲國內問題，又要向外國政府求援，向國際機構提出控訴；被告尙在審訊中，便迫不及待宣稱王幸男已被處死。

除了出版刋物，中共在方法上並發動左派人物各處演講、開會，在報上投書，爭取在民主社會中所有的機會。有名望、有成就的華人是他們極力拉攏的對象。一旦上鈎，便成爲中共的宣傳幌子。

因爲宣傳對象不同，宣傳內容也有不同的重點。正如曹伯一教授所說的，中共對海外華人的宣傳完全以民族主義爲號召。對華僑強調血緣，利用他們在海外受氣、受欺的心理，鼓吹「祖國強大」，使華僑產生「艷羨」，與之「認同」，再進一步設法引誘僑資。對台灣去的留學生則一方面鼓勵形成「小集團」，分化團結，一方面藉他們對大陸的好奇心影响其思想的方向。對於歐美人士，則利用他們最流行的觀念和人權、民主，對我國的一舉一動無不歪曲、惡意攻擊。至於其本身則隻字不提。

由表面上來看，中共在海外的這些宣傳對國內人士是不可能產生影响的。事實上又不盡然。一方面中共對台灣廣播已大爲增強，另一方面，台灣是個繁榮安定的社會，國人出外旅行、經商、求學的華僑、留學生返國者日眾，有意無意與親友言談間提起，彼此相傳，無形中爲對方宣傳。此外，中共也利用國內與國外的聯繫，大攪滲透伎倆，國人對這些如若沒有深刻的了解，便上當也不自覺了。

國府的反共教育應切實檢討

我國的宣傳政策多年以來，似乎一直堅守着幾個原則。在擬訂政策時，基本原則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不能靈活地運用，結果便使策畧淪於僵化。

國際間的局勢變幻莫測，無論是想要摧毀我們的敵人，或是要協助我們的盟友，都一時一刻在變化他們的立場和策畧。原則上的「以不變應萬變」是可以的，若在對策方面也是如此，就等於先給自己綁上了手腳，再赴沙場應戰。

目前我國迫不及待的要務之一，就是把握時機，取得最有利的情勢。要做到這一點，在宣傳上消極的守是不夠。從歷史上看，幾乎沒有一場戰爭是僅靠防守而勝利。三十年以前所受的教訓我們不應忘記，現實也不容許我們忘記。

雖然目前台省還是有許多人將共情研究，三民主義及國父思想等反共教育課題視爲形式，大專院校中却已默默地滙集了一股新的反共教育潮流。帶動這個潮流的多半是各有關機構的年輕幹部，甚或仍在就讀的研究生。他們採取的方式也不是傳授，而是啓發。寒假中，當許多學生們仍流連在山水間或電影院時，這批青年已經展開了各項活動，他們所組成的團體，一般稱爲「大陸問題研究社」。只是許許多多大專學校社團之一種。

目前一百〇三所大專院校中，已有九十八所設立大陸問題研究社，也有的學校將這項研究，附設在三民主義或國父想思研究社裏。

事實上在許多學校，「大陸問題研究社」並非是最近才成立的。但多年以來，它是一個「點綴」，一方面感興趣的學生有限，一方面一些學校的訓導當局也怕惹麻煩，並不鼓勵這種社團發展活動。例如有的學校雖然批准設立共情研究社，却規定幹部以外，全部學生爲當然社員。這麼一來「全部」等於「沒有」，活動無由推展。在這種情形之下，教育部和救國團等單位，就來給他們輔導。

一位資深的反共教育專家說，訓練學生對中共問題觀察的方法，有一個簡單的原則：首先假定人類追求幸福的社會，幸福又包括物資的及精神的兩方面。由這個角度出發分析共黨制度及實務，極多會有迷失方向的人。

以大陸問題研究社的成果來看，改良一般思想課程教授法的確是迫不及待的事。否則再增加有關課程亦屬徒然。一般訓導人員也應由家長作風或軍事管理，改爲平等的交換意見。政治大學訓導長芮和蒸指出，一般基層訓導人員由於工作枯燥少變化，往往怕事，或對生學的態度欠佳，是有待改進的。

但是反共教育僅靠學校努力仍然不夠。報章雜誌在共情的撰寫方面，應該注重寫作技巧，透過人性的啓示是最有效的，陳若曦的小說之易被接受，原因即在此。此外，宣傳的刋物也不必過於「旗幟鮮明」。一般人對「宣傳」性質的文字均有潛在的反抗心理，若不顧對方的心態，一味地硬性灌輸觀念，常常收到反效果，最近電視台所推出的幾個連續劇如「風雨生信心」，寓教育於娛樂，效果可能較說教性的文章大了許多。在這方面，大眾傳播媒介應該負起較多的教育責任。

中國國民黨文化工作會副主任蔣廉儒說：「國民黨以儒家精神爲主，過分相信事實勝於雄辯，認爲眞理經得起考驗，往往把人性估計過高。」也許正因爲如此，政府對於思想教育方面也還沒有徹底將力量組織起來。目前或多或少在負責的有國民黨青年工作會、文化工作會、大陸工作會、教育部、國防部及救國團。事權不一，人力財力分散，常常形成浪費。正如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曹伯一指出，目前我國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便是組織所有的反共力量，在這一場「沒有炮聲的戰爭」中，我們許勝不許敗。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古鶴翔

子貢問政，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又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孔子答道：「去兵。」子貢再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孔子答道：「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的確，爲政之道是足食，足兵，特別立信。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重視人民的生活，更應立信，否則必然滅亡。

最近，中共漁船一百四十艘配備機關槍，開入釣魚台一帶，因而日本政府向中共提出「抗議」。跟着，中共「副總理」耿飈對一些日本議員表示：中共當局並沒有介入中共漁船在釣魚台十三浬範圍內作業事件。

我們要指出的，有關釣魚台問題，中華民國政府的立場是前後一貫的：釣魚台是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份，任何方面採取的任何措施，絕不影響中華民國對釣魚台列嶼的主權。

中華民國政府的態度是堅定的，我們在任何環境下都一定維護國家的主權，保衛民族的利益。

可是，中共禍國集團對釣魚台問題，却翻雲覆雨，極盡欺騙之能事。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宣稱釣魚台是中國的領土，並在海外發起「保釣運動」。中共發起這項「運動」的目的，如果是出於「愛國」的熱誠，我們決不會反對，可惜的是，所謂「保釣」，只是騙局。

在一九七二年九月，田中訪問中國大陸時，周恩來爲了勾結日本、鎮壓大陸同胞，竟然無恥地告訴田中說：「我們在這裏不要爲釣魚台爭論了。畢竟地圖上，它們是你幾乎找不着的幾個小點。它們之成爲問題，只不過是因爲它們周圍發現石油而已。」

自從周恩來發表這荒謬的言論以後，由中共操縱的「保釣英雄」都啞口無言了，日本也就以爲享有釣魚台的主權了，而我國政府始終堅定地宣佈：釣魚台的主權屬於中華民國。

繼周恩來向田中「交心表態」之後，鄧小平也曾對一羣日本訪客表示：釣魚台問題應擱置在一邊以免妨碍「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鄧小平在會見西園寺公一等日本訪客時還說：「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畧，中國也很受到損害，但這是幾十年前的事情。對於這，中國却在兩點上給了日本歷史的痲煩：一是漢字，另一是孔孟之道。特別是孔老二的思想，一千七百年間，影響到日本傳統，我覺得這是應當道歉的。」

日本侵畧中國，周恩來認爲「不要爭論」，鄧小平認爲要向日本「道歉」，毛澤東更加對日本皇軍表示感激涕零。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毛澤東對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等說：「我曾經跟日本朋友談過，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畧了中國。我說：不！沒有你們皇軍侵畧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你們，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毛澤東還說：「我們爲甚麼要感謝日本皇軍呢？就是日本皇軍來了，我們和日本皇軍打，才又和蔣介石合作。二萬五千軍隊，我們又發展到一百二十萬軍隊，有一億人口的根據地。你們說要不要感謝呀！」

爲了勾結「帝國主義」，爲了謀求共產黨的私利，由毛澤東、周恩來，以至鄧小平全都翻覆無常，根本就不理會國家民族的利益，也不管人民的死活。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共黨翻覆無常的臉孔罷：由擁蘇到反蘇，由仇美到聯美，由擁護國府到叛變，由抗日到媚日，由「爲人民謀幸福」到強迫同胞「不怕苦、不怕死」，由「大鳴大放」到「引蛇出洞」。「——一句話，今日的「香花」，就是明白的「毒草」；今日的「朋友」，就是明白的「敵人」；今日的「是」，就是明日的「非」！

中共之翻覆無信，已爲國人所共見明知，由於上得當多，中國同胞已經覺醒了。近日鄭州市區「人民公園」發現的傳單說：「不管甚麼黑貓白貓，也不管甚麼肥狗或是瘦狗，誰鬥倒誰，我們小市民所要的是生活安定和人身自由。」

的確，大陸同胞決不關心華國鋒或鄧小平的升沈，也不管林彪或江青的成敗，同胞們熱切盼望的祗是一個有威信的大有爲的政府。這個政府是繼承中國文化、保衛中華傳統，並且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組成的。

根據外電報導：一向有「天府之國」美譽的四川省，在中共統治下，工農業生產已極度萎縮，並且要從外地輸入糧食。四川農業落後，十分顯著，農人幾乎樣樣工作都必須自己動手，而很難得用畜牲代勞。不要說拖拉機，甚至犂田的水牛也沒有。

據外電報導：一九七七年大陸的農產比瀕臨「崩潰邊緣」的一九七六年更少，以致必須向澳、加等國訂購小麥一千一百七十多萬噸。

我們知道：台灣省的工農業都在飛躍地發展，而大陸的工農業都極端落後，台灣省同胞全都生活在自由、富足、定定的環境中，而大陸同胞則生活在奴役、貧困、恐怖的地獄裏。由此可知，繼承中華傳統的三民主義，已戰勝了外來的共產主義。

中國人的優良傳統是誠信不欺，以誠待人，以誠律已；而中共禍國集團却待人以詐，無一事不虛僞，無一事不欺騙！

近日的漁船事件，分明是中共壓迫日本簽訂「和約」的手段，根本與保護「國家主權」無涉。

其實，漁船事件未嘗與內訌無關，可能是轉移反共怒潮的手法之一。

中共索馬里因利結合

岑啓亮

索馬里總統巴雷訪平，目的拉攏中共以抵消蘇聯在非洲之角的影響力；對中共而言，這是一個制衡蘇聯在非洲擴張的良好機會，且可藉此建立據點，作為日後滲透非洲的基地。

據「新華社」十六日電，中共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會見索馬里總統、索馬里革命社會主義黨總書記巴雷。

會見時，華國鋒同巴雷就進一步發展中（共）索兩國友好關係和雙方共同關心的其他問題進行交談了。

華國鋒說：「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是很友好的。巴雷總統領導索馬里人民奉行對內堅持民族團結、維護民族獨立國家主權，對外反對大國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政策，我們是贊賞的。」華又說：巴雷總統這次對我國的訪問，必將為進一步加強相互之間的了解和友誼作出貢獻。

巴雷對在中國大陸訪問期間所受到的熱烈歡迎和盛情款待，向華國鋒表示感謝。表示相信，「中國人民在粉碎『四人帮』以後，在華國鋒主席的領導下，會更好地貫徹執行毛主席制定的路綫和政策。」

中共乘機揷手

巴雷訪平行動，是對此次索衣戰爭中索國外交政策的一項反省與調整。

同時，這也是中共公開聲援索國的一項重大收獲。就索馬利而言，去年十一月與蘇聯廢除友好條約並驅逐四千五百名蘇聯顧問，原是希望在對衣國的戰爭中獲得西方國家的支援，不料因美國不願放棄日後與衣索匹亞復合的希望，以致對索國採取曖昧的態度，使索國失去了在奧嘉登地區的據點，也同時去了對美國的信任。而中共乘機公開支持索國，造成巴雷希翼拉攏中共以抵抗蘇聯在非洲之角影響力的企圖。

制衡蘇聯擴張

就中共而言，這是一個制衡蘇聯在非洲擴張的良好機會。中共與蘇聯在非洲的鬥爭，對中共來說是具有多方面的意義：首先，蘇聯的軍艦、商船及漁船將不斷地提高蘇聯的影響力與威望，然而由於中共的海軍力量有限，它就必須在沿海的國家建立影響力以抵消蘇聯的力量。其次，如果發生戰爭，蘇聯可能利用索馬利或衣索匹亞作基地，對坦尚尼亞及尚比亞展開先發制人的突擊，或主使顛覆活動，以推翻目前的親中共政權，中共因此必須使這些基地不易為蘇聯所利用。第三、非洲的原料供應對正在發展工業的中共極為重要。因此中共必須確保供應來源及路綫的安全。第四、中共很可能利用坦尚尼亞的三蘭港作為洲際彈道飛彈的試驗場所，因此印度洋將愈形重要。第五，若蘇聯對衣索匹亞的控制完全成功，將改變東非的均勢，基於美國立場的不堅定（美國一向重視海洋戰略，現正在狄耶戈加西亞島部署，避免如越戰般捲入大陸戰爭），中共必須使索國不致為蘇聯勢力壓制，以維持均衡。

建立滲透基地

第六，中共希望向開發中的非洲國家，誇示它在意識型態，政治、經濟及社會等方面較蘇聯為優越的說法，藉此成為第三世界的領導者。而衣、索二國為非洲之角最重要的國家，不能完全落入蘇聯之手。此外，索馬利扼紅海出印度洋的咽喉，有利於威脅蘇聯在印度洋的擴張。

目前基於彼此的需要，中共與索國自然因利結合；但是歷年來蘇聯對索馬利軍經援助及人員訓練等已經建立以深厚的影響力，比如一九六三年以來索國接受了至少兩億五千萬美元的蘇聯軍經援助和派出數千人赴蘇聯受訓等等，使得目前索衣兩國危機事過境遷之後，索國有再度與蘇聯修好的可能。而且，索馬利眾多的飢餓人羣（約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也不是中共所能負担。

因此，巴雷此次訪問中共乃是不得已的政策。中共是否能乘機拉攏索國，作為其在東非除坦尚尼亞以外另一個堅強的據點，並不是十分有把握的事情。

謝夫契科艮知未泯

儘管共黨國家的高級官員中，有人欣羨西方的民主自由，但卻很少有人投向西方。一些人權鬥士寧自甘受種種迫害，惟恐被當權者放逐，以致永遠離開國土和同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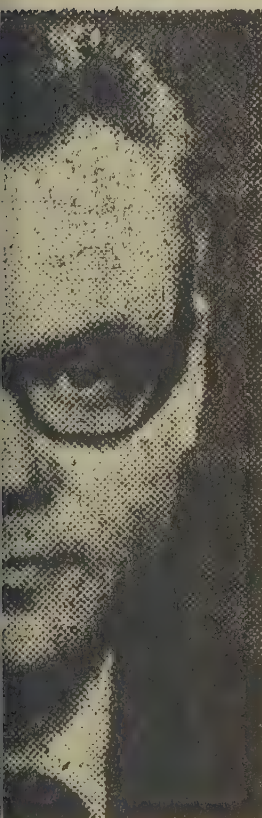
可是本月十日，一位蘇聯外交官，身爲聯合國副秘書長謝夫契科離開現職，表示不願返回他的祖國，確是一件重大新聞。

這次叛離的謝夫契科，在蘇聯擁有大使身份，在聯合國的地位，僅亞於華德翰秘書長，主管聯合國政治與安理會事務，可說是一位關鍵性的重要人物。他竟然背棄他的祖國，向美國尋求庇護，是一件極不尋常的事。

據聞謝氏表示他與蘇聯政府意見不合，若干與他共事的人多感訝異，因爲他在處理聯合國工作時，一向恪遵莫斯科訓令，不敢有違。但也有人說他在過去數月間已曾表示過對蘇聯外交手法的不滿。另外一種看法，則認爲他的動機是個人問題重於政治方面；因爲在過去數月間，蘇方安全人員在美調查蘇方工作人員，對於謝氏私人生活頗爲不滿，特別是他太愛酗酒，並因此被召返國述職。不管原因何在，他之決心叛離蘇聯，留居美國，必有他的迫不得已的理由，否則不會置數日前返蘇的妻兒於不顧，而出於此種甘冒大不韙的決定。如所週知，蘇聯高級官員和科技人員都獲有很優厚的待遇，乃如沙卡洛夫和許多人權鬥士寧自敝屣尊榮，甘冒迫害，以求一己艮知之所安，這正是帝俄時代以來許多知識份子的一種優艮傳統，並非共黨極權統治所可得而消泯。現在自難肯定認爲謝氏也屬於此種範疇，但也可看出共黨的特務統治縱然嚴厲，畢竟不能滅絕人們心目中尋求自由的願望。

此事發生後，蘇聯政府立即向美方提出嚴重抗議，指稱謝某是落入美國特務機關陷阱，自身已喪失自由，要求將謝氏送返蘇聯，謝氏在蘇的夫人也說此事若非一種政治性挑釁，就是謝氏在患病中；並表示彼此結婚廿七年，難以了解謝氏此種行徑。關於蘇政府的抗議，那是例行公事，每次蘇方人員叛離，投向西方彼等總是橫加扭曲，指爲遭受綁架。預料這問題終將以不了了之，美政府只有依照國際慣例處理，並尊重要求庇護者的志願。至於謝氏夫人的談話，只是透露他早有預謀，所以在致妻信中說他將有長時期離開紐約。此事適發生在萬斯國務卿前赴莫斯科談判之前，自將使雙方關係蒙上暗影。但只要蘇共具有誠意，要和美國就限武問題達成協議，當不致爲了一個高級官員的叛離，使美蘇間再繼續永無休止的軍備競賽。如果蘇共根本無意妥協，則謝氏事件正是一個可利用的藉口。

柳山



中共的國際反霸謀畧

中共一向聲稱：美蘇爭霸是新的世界戰爭發生的根源，而目前爭奪的重點在歐洲。基於這一論點，中共鼓動西歐各國聯合反霸，認爲對蘇聯採取綏靖政策，將提前戰爭爆發的時間。

中共組織國際反霸統一戰綫以反蘇，不只爭取與西歐的聯合，抑且爭取與日本的聯合。此所以先後與歐市各國及日本簽訂長期貿易協定，並盡一切可能的手段迫使日本福田內閣與其訂定含有反霸條款的「和平友好條約」。

中共此種作爲，顯在爭取美國的好感，故意突出其與華府之間的所謂平行利益。然而它與美國之間卻存在有一基本的矛盾，此即美國意在蘇聯和解，而中共卻鼓動反蘇戰爭。倘非在此和平與戰爭政策的矛盾中尋求一凝合點，美國極少有與中共增進合作的可能。而中共、日本與西歐所承受的蘇聯的壓力，將必由此而日益加重。

事實非常明顯，自沙俄時代起，俄國的基本戰畧即爲避免兩面作戰。如果莫斯科估量非打不可，亦必先東而後西，絕非先西而後東。此蓋由於中共現有的實力甚弱，而其潛在威脅甚大，西歐則反是。是故中共玩弄國際反霸謀畧的結果，極可能其利未見而害先至，爲大陸八億人民帶來外力入侵的炎禍，而中共本身亦必增加更多的困難和危險。

最近，蘇聯主席布里茲尼夫遠東巡視之行，就是對中共的一項警告，此舉顯示，蘇聯環繞中國大陸——包括四千英里邊境所部署的武裝力量，非唯不可能撤退減少，且已續有增加。其對中共所構成的戰備及財政上的壓力，自在想像之中。中共原期藉共同反霸而向西歐及日本引進大量現代化裝備、工礦設備和技術，殊不知西歐及日本同因蘇聯態度的頑強而踟躕不前，而中共本身所承受的威脅，反而更爲擴大和加深。

當然，西歐、日本與蘇聯的關係亦日趨緊張。特別是日本，海空領域近均發現蘇聯的挑釁，莫斯科的態度顯然是，既然日簽友好條約的簽約談判被日方拒絕，而福田內閣寧與中共簽定含有反霸條款的「友好和平條約」，則蘇聯將必以日本爲敵，一切自衞及報復性的措施均隨時可能採取。歐市與中共簽訂長期貿易協定後，蘇聯亦會提出多次警告，強調其政治意義大於經濟意義；並在行動上加強華沙公約集團的防禦部署，人們可以相信，當東方的情勢未能緩和以前，蘇聯或不致輕率發動西綫的進攻，無如中共的實力並非強大，倘歐市各國從而支援而助長之，則蘇聯亦自難置之不顧。

我們不知美國務卿萬斯此去莫斯科談判

哈里曼憶馬歇爾計劃

，假如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不實施馬歇爾計劃，對歐洲伸以援手，史達林將已進了巴黎，而蘇聯也將統治了歐洲。

哈里曼在接受一項訪問，回憶他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三日簽署生效的馬歇爾計劃中所担任角色的時說：「如果沒有這個計劃，史達林已實現他的夢想而進了巴黎了，莫斯科將已統治一切了。」

這位高大、整潔、出身一個著名美國鐵路家族的，八十六歲哈里曼先生，把這項決心耗資一百三十億美元用於重建歐洲的四年計劃，稱之為「是美國歷史上最精華時代的美元用於重建歐洲的四年計劃，稱之為「是美國歷史上最精華時代的美國領導權的一項歷練」

他說：「這個計劃對我們自己有利。」並且補充說：「我想我們已經得到了數倍的補償而有餘。」

哈里指出：「如果沒有馬歇爾計劃，我想那個時候法國和意大利已變成共黨政府，同時也將導致共黨在其他歐洲國家的猖狂造亂」。

他把馬歇爾計劃比喻是一位設在巴黎的巡迴大使，他認為這一計劃實施得特別成功。由於這一計劃之實施，使得每一個國家都恢復了他們的生產能量，改善了生活水準，這些都遠超過了戰前時代所有的任何事物。

哈里曼指出，馬歇爾計劃的整個目標，就是要促進歐洲的團結，「採取各種步驟倡導共同市場——一個聯合的歐洲——乃在遂行此一目標。」

雖然有很多人參與了這項工作，而「杜魯門總統之所以決心把它稱之為馬歇爾計劃，就是要對馬歇爾將軍表示敬意。」

這位在納粹進攻蘇聯時，曾經担任過美國駐蘇聯大使的哈里曼先生，在回憶戰爭行將結束的那幾天裏，在波茨坦與史達林的一段談話時說：「當我見到他時，由於我和他很熟悉，於是很自然地對他說：『元帥，在歷盡悲愴與困苦之後能進入柏林，你一定感到十分滿意吧。』他對我看了一眼却說：『沙皇亞力山大到過巴黎哩』，結論似乎非常明顯——柏林並非他野心的終點。」不過哈里曼否認史達林對西歐有軍事上的企圖。他相信史達林是被狂熱的歐洲共產黨徒所迷惑，導致他相信選民們會因對戰後的經濟情況不滿而推舉共黨登台。

哈里曼指出，史達林也被東歐的情勢所迷惑，而迅速撕毀了他在雅爾達所作的有關「不僅在波蘭而且要在所有獲得解救的歐洲建立一個聯合政府」並實行「自由與不受羈束的選舉」的諾言。

李凱詩譯

新加坡推行中國語

深這一個新興國家文化的影響和陶鑄。在最近三個月裏，李光耀總理曾經一再強調，在當前新加坡的兩種語文——華文和英文——政策下，必須學好華文，應用華語；要做到這一點，不論是在英文學校，或者是在華文學校受教育的學生，都要應用華語，包括教師在內。他指出，新加坡可以在不必放棄任何方言的情況下，達到這個目標；學生的家長，有責任幫助政府，鼓勵他們的子女使用華語。

新加坡雖然被稱為「一個多元民族的國家，但是在現有二百萬以上的人口中，華人却佔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以實際上是一個以華人為重心的社會；語文的統一，當然也以華文、華語為要務。同時採用英語的背景，無非是為了便利華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的應用罷了，其重要性較之華語的統一，當屬次優先。

新加坡既然是「一個以華人為主的國家，所以華語也一直被視為母語。華語也是中國語，從文化的傳遞和民族的親和力來說，提倡華語的統一，是自然而且必要的；非但無損於它的獨立精神，抑且有助於傳統文化的保存和宏揚。李光耀的高瞻遠矚，從民族性、傳統性、文化性的觀點出發，的確值得推許，而且有它廣泛的意義。正如他所指出的，新加坡的任務，是在創立「一個持久不朽的社會，這個社會必須要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徵，而這裏面重要的一點，便是在新加坡多種語言，多元化的社會裏，至少要能夠運過一種共同的語言，容易互相交談；要達到這個目標，華語必須逐步取代方言，成為新加坡人的共同語言。他強調，我們必須成為有教育的人民，受到本身文化和語言、教育的薰陶，保留固有的價值觀念，制度和社會風俗的重心，因此必須教導子女認識華文，會講華語，了解成語、寓言的涵義，以及英雄和好人的軼事，使他們明白有正義感的好人，應該做的什麼，以及怎機才算是有正義感的人；政府有責任解決這個問題，學生家長也應該加以協助。

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他們本身的語言；任何「一種語言所代表的，不祇是語言本身，實際上還蘊蓄着整個民族的特質，以及長遠發展的無限潛力；一個民族語言的統一，其重要性不問可知。

新加坡獨立以前，也是「一個大規模的華僑社會，所沿用的中國各地方言，達十五種以上；但是，由於華文教育的發達，使用國語的廣泛，對當前統一華語運動的推行，可以說已經有了良好的基礎和條件，足收事半功倍之效。

陳德規

中子彈的任務與特性

陳獨塵譯

最近中共指責卡達延擱生產中子彈的決定，是在蘇聯「恫嚇」與「敲詐」下嚴重錯誤的行爲。中共的用意，完全是爲了本身的反蘇戰略，因爲中子彈是美國專門設計出來對付蘇聯坦克攻擊之用的一種武器，其主要的作用在以其強烈的輻射綫癱瘓和殺傷坦克內的人員，無怪乎王帝唔急太監急了。



中子彈頭與舊式的戰術核子武器之間最大的區別是，後者在其爆炸的區域內由於核子爆炸所產生的爆炸威力與熱使得人員和建築物化爲灰燼粉碎，而前者則只用其強烈的輻射綫殺傷人員，對於建築物及其他物體則毫無損害。

美國總統卡達四月六日宣稱，他對緩延中子彈頭的生產，以觀察蘇聯是否在傳統武器及核子武器方面能自我約束作爲回報。

設計強力中子彈頭輻射綫的核子科學家們，他們的構想主要是想以中子彈頭的威力，平衡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裝甲及反坦克火力與蘇聯強大坦克部隊之間的懸殊差距。根據一項估計，目前蘇聯在坦克車數量上所超過西方聯國之勢，已到達三與一之比。

最能適合美國大多數戰略計劃家口味的是中子彈頭之有限的殺傷範圍特性，因其只能對敵方在戰場的人員發生殺傷作用，而不致傷及戰場鄰近地區的無辜平民及建築物，因之可以藉摧毀發動攻擊的敵人坦克部隊而達成戰爭目標。

但是，就因爲由於這個所謂「副傷害」的限制，以致引起了許多人士的強烈反對，批評家們認爲由於中子彈頭所造成的傷害面不廣，將使得核子大國勿須躭心造成平民遭受大量傷亡的災禍而輕易的使用此一武器。因此，批評家指出，中子彈頭的使用，將會使歐洲戰場更「有可能」發生核子戰爭。

卡達總統決定延緩生產中子彈頭，所留給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部隊的就只有舊式且粗糙的戰術核子武器，其破壞性與輻射綫將比中子彈頭要大要廣得多。

戰略設計家們在一項典型的實例研討中，就假定一旦蘇聯坦克部隊攻擊西德，首先受到挑戰的將是傳統的高爆武器，諸如陸軍的牽引式飛彈及其他由加農炮和飛機發射的武器等。

如果蘇軍的入侵不能減緩或者在其深入西德之前即行被遏阻在此兩軍交鋒之際，是否應該使用核子武器，將使得美國總統及其他盟國領袖面臨重大考驗而無法作成決定。但是，若能在事先使用中子彈頭，也就是使用陸軍的三叉戟式飛彈及八英吋榴彈炮在離前綫十到八十英哩的後方陣地發射，那就要安全得多了，而不致有上述的顧忌。此際，只要在數秒鐘之內，就可以摧毀蘇聯的坦克縱隊。

據核子武器專家的分析，一千噸（即相當於一千噸黃色炸藥）的中子彈頭爆炸後所產生的輻射綫，其對坦克人員的殺傷力，將相當於一萬噸各種舊式彈頭的威力。

在中子彈頭爆炸半徑的數百碼之內，所有坦克必被震翻和粉碎，但對蘇聯最新式坦克的致命傷害，將是來自中子彈頭的「脈動」，它可以把厚實的坦克鋼板貫穿。

中子彈頭的殺傷半徑大約爲五分之四英哩，其效力強則自爆炸中心向外逐漸減弱。

專家指出，坦克人員在距中子彈頭爆炸中心五分之二英哩（五百一十公尺）以內，將可吸入約四千雷絲（輻射綫劑量單位），數分鐘之內即行死亡。在這一爆炸範圍內的蘇聯士兵，其腦及神經系統將受致命的傷害，而其所駕駛的坦克也將動彈不得。

至於距離爆炸中心較遠的坦克人員雖可支持長久一點的時間，但在爆炸中心百分之四英哩（一千二百公尺）的人員，將可吸入大約六百五十雷絲的輻射綫，一到二小時之內就將病倒而無法執行戰鬥任務。

專家們指出，在理論上，凡是在中子彈頭爆炸半徑以內的人員，不是立即死亡，也會在一小時之內翹辮子，或者在第二天病倒或向閻羅王報到。其坦克的攻擊行動也自然會立即停止。

專家們又說，中子彈頭一點也不像那些巨大、舊式且骯髒的核子武器，會噴出大量的輻射塵，其在戰場上的後遺效果很快地就可以清除。（譯自美聯社特稿）

整肅四人帮的「八清」、「五查」

毛林「批劉鄧」時，利用紅衛兵殺人盈野；毛江「批林」時，假借古人，羅織今人；今天華鄧「批四人帮」，則運用所謂「八清」、「五查」手段，對四人帮黨羽窮追猛打，趕盡殺絕，其鬥爭技巧，可謂「青出於藍，勝於藍」。

卜斗夫

當前中共的揭（發）批（判）四人帮，其主要手段爲清查工作。一九七七年八月中共「十一大」之時，華國鋒在其「政治報告」中，即指出：「清查同『四人帮』篡黨奪權陰謀活動有牽連的人和事，是揭批『四人帮』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定要充分發動羣眾查清楚。」到十月六日江青事件一周年時，北平的「兩報一刊」特發表「把揭批『四人帮』的偉大鬥爭進行到底」的聯合社論，掀起揭批四人帮第三戰役的高潮。同月九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其評論文章「清查工作要搞到底」，作爲這次戰役的重要武器之用。

最先組織「清查隊伍」，採地毯式進行清查工作的，爲閩粵兩省。以福建晉江爲例，在各地「清查隊伍」之上，還設有「總部」。先由各角落發掘與四人帮有關的人和事，傳到「總部」去問話。一般訊問的內容爲：一、最近五年來跟什麼人關係最密切？並且要將交往關係人的姓名、職務交代清楚。二、最近五年來，經歷過何種職務？先後追隨過那些領導？並規定須將領導者的姓名、職務全部交代出來。三、本身曾經做過什麼對不起人民的事？害過那些人？四、有沒有盜竊國家財產？有沒有黑市買賣？五、有沒有利用職權安插私人到單位中去？六、有沒有黑市買賣？七、有沒有親友在海外？有沒有接受海外親友接濟？單單上述這些的問題，已夠被訊問者數月時間的罪受，直到向各方查證回報其「罪嫌」不大嚴重之時，始稍放鬆對其查證報其「罪嫌」不大嚴重之時，始稍放鬆對其查究與監視。如果罪情嚴重的話，這個人早已不知被拘送到什麼地方去了。

清查工作最具典型的單位，爲「冶金工業部」；它的經驗，已被推廣到全大陸各地去。其所標榜的：一爲「除惡務盡，不留後患」的決心；二爲「不停頓地進攻」的部署；三爲「依靠廣大羣眾」作立足點。至其步驟：第一爲「擒賊擒先王」，將四人帮「掛帥人物」先行鬥垮鬥臭；第二爲再收拾次要的「骨幹分子和文武班子」，並組織他們同「掛帥人物」進行面對面的鬥爭。然後從上述四人帮的上層和中層分子中自相揭發出來的事實和綫索，再進行全面的清查，務要揪出所有的四人帮。其清查係採「八清和五查」的複式做法。

所謂八清，就是八個方面「必須徹底清查」的人和事：一、對反對和惡毒攻擊毛澤東、周恩來和華國鋒的人和事；二、對炮製、私整誣陷他們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人黑材料的人和事；三、對給四人帮寫效忠信、黑報告、告黑狀、陷害幹部和羣眾的人和事；四、對配合四人帮亂中奪權，策劃或帶頭打砸搶，殘害幹部和羣眾，製造混亂，有民憤的人和事；五、對領導層中出賣靈魂投靠四人帮篡黨奪權製造反革命輿論的人和事；六、對爲四人帮篡黨奪權製造反革命輿論的人和事；七、對對抗和破壞揭批四人帮運動，爲資產階級帮派體系出謀定計的人和事；八、對被四人帮及其親信、帮派體系包庇下來的仇恨共產黨，仇恨社會主義，實行階級報復，以及其他方面的罪犯。這就是說，過去和「文革派」奪權鬥爭中，敗在他們手中，現在所要報復的一切人和事；其中還加上對反共分子的鎮壓作用在內。

在「八清」之後，還要經過「五查」的複驗，才能算是清查工作的完成。「五查」的內容爲：一、階級陣綫已經分明，各單位領導權眞正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二、四人帮加給人們的枷鎖已經打碎，羣眾眞正發動起來；三、同四人帮篡黨奪權陰謀活動有牽連的人和事，眞正一樁樁一件件查清；四、資產階級帮派體系的陰謀活動及反黨言行，已被徹底揭露，並受到批判，政治上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帮派組織一切活動已經查清，組織上已經土崩瓦解，帮派體系骨幹分子有許多人已經認罪、服罪、極少數不肯改悔的骨幹分子已完全孤立；五、廣大幹部、羣眾的積極性已調動起來；革命促進了生產，機關革命化有顯著起色，開始出現了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這就是說偌大的一個「冶金工業部」及其所屬的煉鋼等生產工廠，被四人帮少數人所「統治」之後，經過整整一年的清除之後，還存在許多無法解決的問題。那就是許多技術人員對框框主義，和全體工人反對高壓生產，這不論任何共黨當權者都是採取這樣的做法，這是冶金員工們所深惡痛絕的。

但至少四人帮還會鼓勵工人們反，這造一點是受工人所歡迎的；復辟派老幹部則要死命壓制工人的反抗，其與工人間所處的對立地位，較諸一年前更尖銳得多。

「冶金部」經驗推出之後的半個月，十一月十六日「新華社」記者接着介紹另一個的經驗。

爲在大慶油田區所搞的「說清楚會」，共黨曾在該地區召開三天三夜的羣眾鬥爭大會，疲勞審訊四人帮及受其影響的一伙人，要他們交代清楚如下四項目：一、是把自己犯錯誤的事實說清楚；二、是把思想動機談清楚；三、是把路綫是非劃清楚；四、是把今後的決心表清楚。

教授模特兒談裸體素描

程榕寧

當你看見一幅沒有穿衣裳的人體畫像時，是甚麼感覺？臉紅心跳嗎？綺念叢生嗎？眞心欣賞嗎？不過，絕對不會沒有感覺的。因爲，你是人。至於被畫的模特兒（他或她，也是人）又有甚麼感覺呢？

一天下午，一位教授代爲約晤了兩位正從事裸體模特兒的小姐，應她們的要求，姑且稱之爲「教授」「伍莉莉」「胡莉莉」。

坐定之後，我幾乎也帶着有色的眼睛來打量她們，無論如何她們的工作很特別。

她們穿着時下一般女孩穿的衣服，普普通通的臉上不施脂粉，神色坦然自若，但，偶爾也會羞怯的笑，就像你我走在街上，經過身邊的女孩們。



台北歷史博物館展出的人體藝術作品。

約有十位模特兒

據不正式的統計，目前在台灣，爲學校專門科系提供「模特兒」的人，約有十位，他們是繪畫、雕塑、服裝設計和美工科系師生們不可缺少的研習對象。

以人體素描來說，這是美術系必修的課程，例如師大日間部一、二年級有石膏像素描，到了三年級，就要畫人體素描，每週八節；夜間部則在三、四年級，每週六節課；國立藝專則是在二年級要畫人體素描。

畫了石膏像還不夠嗎？一定得畫人體？

教授說：「畫石膏像和畫人體的基本觀察方法、畫法詮釋都一樣，但因爲人體素描的人是會動的，在作畫之前要擺姿勢，就是最大的不同。」

看廣告登門應徵

教授解釋着：「石膏像都是取自古典名作，因此在姿勢上就不用費腦筋去想，只要選角度就可以，但是畫人體不簡單，在作畫前先要想好姿勢，加上人體的形態又不像石膏像的原作是經名家整理過，要從人體找出一個造型美，就要花功夫整理；明暗變化又複雜，不但人體本身有顏色，而且臉部與胸部的色彩多少又不同，所以，畫人體，要比石膏像複雜得多了。」

參與模特兒工作，又是怎樣的機遇呢？

原來做會計的伍莉莉和原來做生意的胡莉莉，都是看到了報紙上的一則廣告，才登門應徵的。廣告的內容很簡單：「徵模特兒，每週卅小時，月薪五千以上，地址×××」沒有電話號碼。

教授說，不寫上電話號碼，是存心找眞有意從事的。以前，他接過一個電話，對方弄清楚是怎麼回事時，悻悻的摔了電話，還說了句：「幹什麼嘛」！

先說明工作性質

應徵的人來了，又如何取捨呢？

教授說，多半是挑高、瘦的，高的人，腿比較長，合乎美的要求，如果太胖，會畫不出肌肉；不過，不能太瘦，有一位小姐，就曾被一位僑生氣得當場哭了，那位僑生說：「好瘦啊！排骨可彈123。」

有時，求職心切的人，甚至會自動脫衣，教授都不敢看，怕到頭來不能聘請她。

外表上看來還可以的，教授會邀來助教，一起說明工作的性質，參觀氣氛嚴肅的畫室，看古代裸體名畫，盡力開導。

有人會遲疑的說：「我祖母知道了……」

教授問：「就像洗澡時，你害不害羞？」

這時，多半都會答應試試。

曾有一位老教授，開導得過了份，把模特兒嚇跑了。老教授說：「我們把你畫成了名畫，就可以世世代代流傳了。」

那位模特兒也想得很遠，她說：「那多可怕！將來我的子孫，都會指著我的裸體畫說：看啊！那是我的祖宗。」

擺好姿勢大家畫

有時，已經聘定了，又來了更美好的，却不能聘請了，最令人惋惜的。不過，也常有人說定了，事後又不來了，只好再登廣告。

教授說，目前廿到卅歲的思想比較開通，今後找模特兒會比較容易，經常也有人自動來求職的。

模特兒要做些什麼？

她們說：「只要擺出姿勢，讓大家畫。」

每到上課鐘響，她們在教室內牆角的更衣間，脫掉衣物，或坐，或站在教室正中間，老師同學們環繞著她們，靜靜的作畫。

通常上人體課，都是兩節或四節連著的每廿分鐘擺固定姿勢，休息十分鐘。困難一點的姿勢，約是十五分鐘。

休息時，模特兒披上必備的浴袍，和同學們談話，也看同學們畫的作品。

伍莉莉說：「我喜歡被會畫的人畫，有的人把我畫成小兒痳痺一樣，我也會去指導他。」

伍莉莉說：「老師同學們都對我們很好，有時，我的四肢變得痳木了，他們會問我是不是舒服、強迫我休息一下。不過，認眞的同學，還是會把我多休息的一、兩分鐘討回去。」

首次裸體很刺激

她們常常自動做出速寫動作，持續五分鐘。這些速寫姿態，都比較特殊而困難，同學要在短時間內完成，又要搶漂亮的角度，都覺得「很刺激」。

第一次裸體，是什麼感覺？

她們異口同聲的說：「啊呀！好彆扭，一輩子忘不了。」

伍莉莉說：「我鼓足勇氣脫了衣服，也許已經花了好長一段時間，只聽到教授喊我出去，我很著急，兩隻腳不知該怎麼移動，後來，我看來好像是個童養媳。」

伍莉莉說：「在換班級時，那種不自在的和第一次差不多。這種工作很奇怪，久了也不會很習慣。」

教授忽然想起一件類似的事，他說，曾經有位王小姐到中國文化學院去上課，她要求男同事都出去，等她擺好姿勢再進教室。等了好半天，她說男同學可以進去了，大家一看，她還穿著衣服呢！

能不能穿一點衣服，或是等習慣了一件件脫去呢？

教授正色的說：「第一次不能除去的衣服，會永遠掛在身上。」

林絲緞當年在張義雄畫室作模特兒時，最初是穿著衣服的，後來穿芭蕾舞衣、泳衣，一年後才正式裸露。

夏冬工作不好受

夏天或冬天，還是要工作嗎？

她們說，夏天裏，教室裏人多，很熱；冬天，就是寒流來時，也只能烤兩個電暖器，因爲姿勢不動，電流朝一個方向烘、烤得皮膚長出斑斑點點，別的部位却冷冰冰的，不是好滋味。

工作時，想些什麼？

伍莉莉說：「我喜歡遐思，有時會睡著。」

胡莉莉說：「我什麼都不敢。姿勢會使身體某些部位血液循環不正常，我要以精神力量來克服不舒服和痳木感。」

林絲緞當年要求放音樂，她是學舞蹈的，藉著音樂的旋律，她可以在意識中奔放。

教授說：「教室裏是一片沙沙的鉛筆作畫聲，專心畫畫都來不及了，更不會有什麼想入非非。以前，我做學生時，我們班上要拿班費請模特兒看電影，還得按著學號大家輪流陪件，班級郊遊也要請她一起去。」

最恨別人偸看了

曾經遇見什麼意外事嗎？

胡莉莉說，有一次在藝專美工科上課，一位男同學遲到了，一進教室看見了她，扭頭就跑，還驚叫著：「跑錯了教室。」美工科的人體素描課佔很少數，難怪那位男同學大吃一驚，當他被教授叫回來時，低著頭，喃喃的說：「多不好意思！這是幹嘛嗎！」

伍莉莉說，她最恨別班同學偸看，好像她是個怪物。

在一般人想像中，模特兒的生活必定很浪漫，事實上，薪水支自教育器材費的她們，每堂課只有二百廿元，每週卅小時的收入，並不能使她們闊綽起來。不過，由於攝影模特兒的待遇較高（一小時一千二百元，出外攝影一趟約有三、四千元），常有被挖角的情況。

從民國四十一年林絲緞等人開始担任裸體模特兒以來，已經有數不清的男女做過這項工作，他們的姓名從不公開，只有學校會計室的薪資登記表上有記載。學美術的師生們，對他們很友善；走出畫室，也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做什麼的。

不過，回想民國四年，上海美專的校長劉海粟僱眞人來作裸體寫生時，確實是破天荒的舉動。劉海粟先用小孩做模特兒，倒沒什麼，後來用男人作對象，就引起物議，說是「喪心病狂，崇拜生殖器」。

家人都不知詳情

民國九年，劉海粟僱了一位女子做模特兒，上海鬧得幾乎翻了天，大家說：「劉海粟的學校教室有了脫褲子的大姑娘」「男生畫女裸，女生畫男裸」，衞道之士驚相走告，認爲大逆不道。

直到民國十五年，劉海粟在軍閥孫傳芳的勒令下，不得不低頭，將人體寫生課取消。

不過，正由於劉海粟的開風氣之先，今天各學校才有聘請模特兒的自由。

胡莉莉和伍莉莉的父母都不知道她們所做的工作情况，只知道是「在學校裏上班」。

她們已經做了一年多，還想繼續做下去。

教授說：「她們是準時、合作而受歡迎的模特兒。」

台灣飛彈快速巡邏艇（下）

陳金耀

中華民國最近投入海軍服役的十五艘飛彈快速巡邏艇是根據「美國達高馬」船廠製造的「PG」級發展而成。

最初原型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出現於美國海軍，在美國對外援助下，一艘於七一年十月移交給南韓，兩艘先後在七三年二月及五月移交給土耳其，兩艘在七六年五月移交希臘，全部是由一個快意二萬五千匹馬力的氣體渦輪引擎及兩個柴油引擎所推動。火力包括OTO七六公厘自動炮及四枚「魚叉」飛彈。

最近南韓的「韓國達高馬海上工業」已為印尼海軍製造了四艘同類型的快速艦艇。「美國達高馬」製船廠亦已為沙地亞拉伯海軍建造了六艘。可見此快速艦艇，甚得多國海軍樂意採用。

而去年移交國軍使用作為自製艦本的一艘（台灣造船廠製十四艘）已經原廠所改良，根據「國際防衛評論」的最新資料，現定名為PSMM——MK5級。使用三個氣體渦輪引擎並三個柴油引擎為動力，能使航速高達四十節以上（上期因航程方面資料不足，特此更正及至歉）。使用柴油引擎在十二節時續航力為二千七百海浬，保持廿節時續航力為一千九百海浬；柴油引擎加上氣體渦輪引擎聯合使用（CODAG）可保持四十節而不墮續航七百海浬。

因船身全用鋁合金鍛製而成，故船殼特別輕巧，船體劃分為幾個密封艙，其中每副引擎自成一艙。這種設計令快艇能夠在過半引擎機械失靈的情況下，仍能作緩速航行，同時，經修人員可以利用閘門通道單獨對一副引擎進行檢修或予以拆除裝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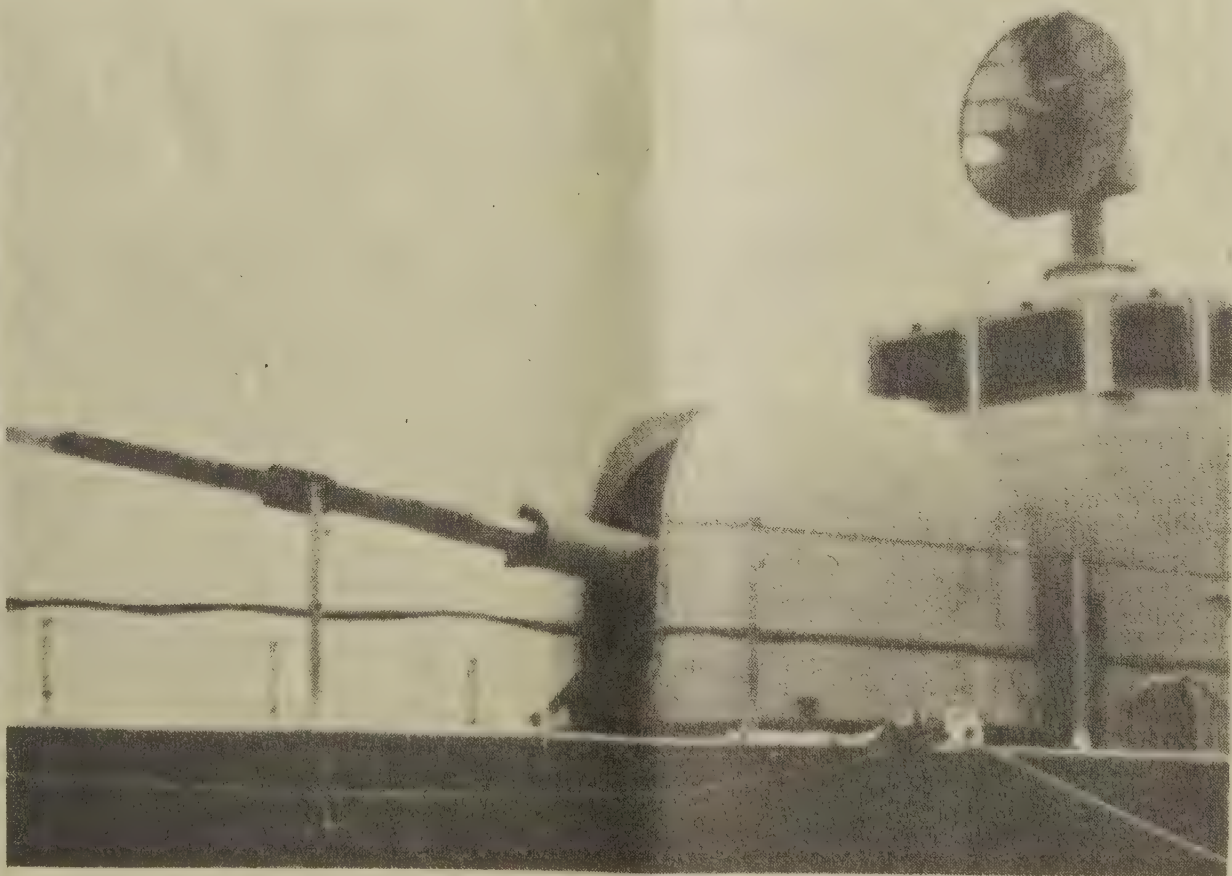
這種美式艦身，意式火力的快速巡邏艇，除了同樣使用意大利出產的OTO七六公厘自動炮外，其使用的艦對艦飛彈、火力控制系統、雷達、戰況資料顯示儀等都改用意大利製品，這足以顯示中華民國的國防武器購買及取得已漸漸擺脫全部依靠美國。

國際上先進的精密導引武器，比美國製品優勝的比比皆是，尤其是該艦艇使用「奧圖馬」飛彈，是被公認為較同類型如美國的「魚叉」，法國的「易索雪」為佳一種。

「奧圖馬」是用慣性導引系統作為飛航的最初制度，所謂慣性導引的實質就在於利用慣性作用原理，使用幾個加速度計（對空間運動用三個，對平面運動用兩個）分別測出導彈飛行過程中沿直角慣性座標系各軸的加速度分量，將它們通過解算裝置進行計算，就得到各座標軸上的相應的速度分量和行程分量。

這樣一來，導彈在每一瞬間所在的空間位置就可以確定出來，將它與程序裝置所預定的導彈應在的位置進行比較，如有偏差就形成校正信號，控制導彈回到預定彈道上。

飛行中的導彈在空間的姿態隨時都在變化，為了解決裝在導彈上的加速計能始終測量出沿慣性座標系各軸向上的加速度分量，加速度計放在彈內的一個穩定平台上，該平台被架設在一種精密陀螺儀上，因為高速旋轉的陀螺具有優良的定軸性，原其轉軸相對於空間可以保持不動，所以只要支架適當，則不管導彈如何運動，穩定平台相對空間的方位也就可以始終保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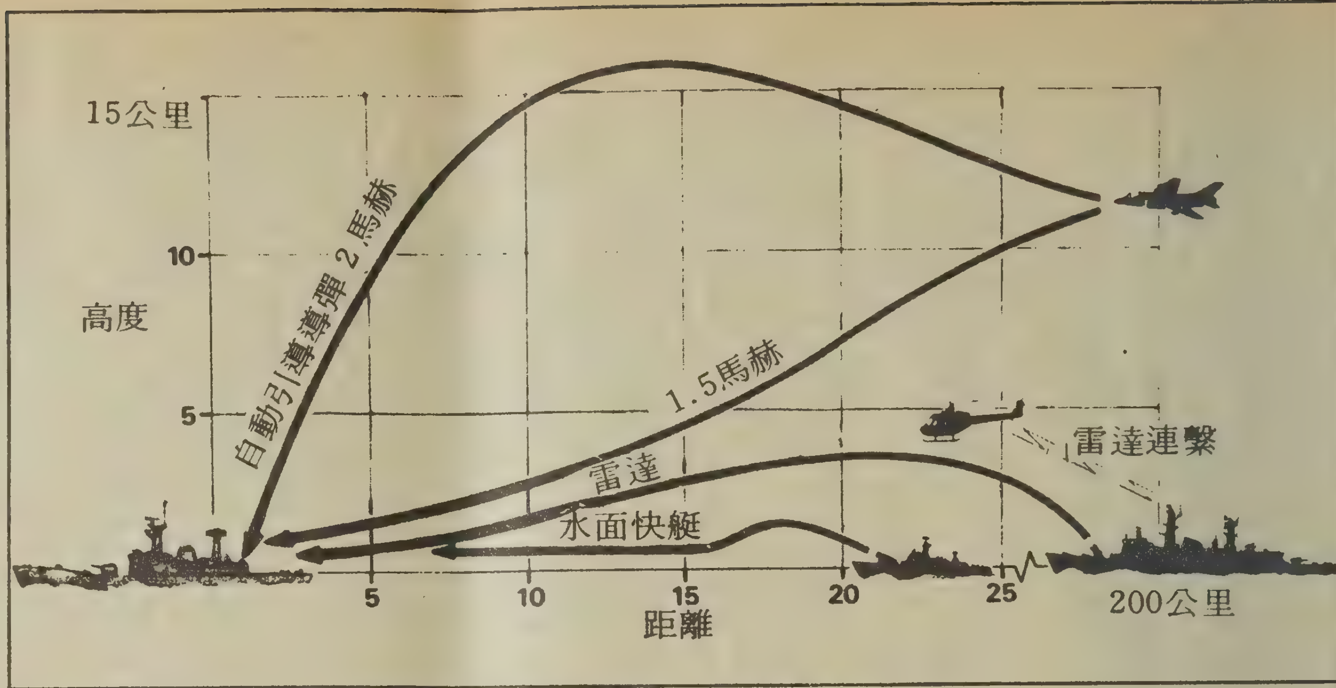


目前西方最佳的中口徑OTO76公厘炮，後為RTN—11雷達

不變。

慣性導航的優點是不受外界各種干擾，能獨立進行工作，缺點是體積和重量較大，成本高，而且因爲它會產生積累誤差，所以「奧圖馬」飛彈在接近目標時仍然要使用主動雷達追蹤導引抖正誤差，達到百發百中。

以上一切的複雜程序完全是由該艦火力、飛彈控制系統的一部戰鬥電腦所控制。



當前海上艦隻面臨的各種威脅

設在艦艇上的電子設備，它可以加上額外的偵測器及追蹤儀，整個火力系統NA一零MOD零都要放在操作室中，最基本的電子設備是由一組RTN一一海軍雷達系統組成，包括空中警告雷達，海面警告雷達、主動追蹤雷達，對外訊息聯系，電視及視覺觀測等組成，一切資料都由以上裝置傳進火力系統由「戰況顯示儀」所展示，而轉往武器控制台。

羅盤及測程儀安放在一起，它向武器及航行系統提供所需的數據，及有限的慣性導航資料。

十五艘快速艇目前還未裝有防空飛彈，在必要時可裝上美製荆棘型海對空火箭四枚，以射擊中低空飛機（目前正在洽購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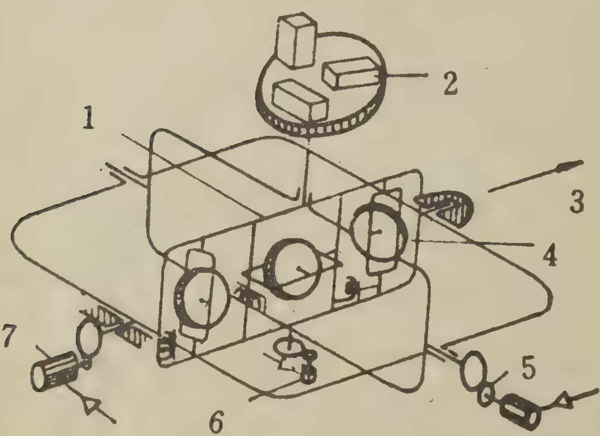
這種艦艇的發展僅次於作爲八十年代後期的氣墊艦八十年代中期的水翼飛彈快艇。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射程感應器，通信和武器等精度的重大技術進步，已使近代海軍作戰，原來一艦一整套的戰鬥形態，有所改變。在現代武器監視，和由其他單位指示目標、高空、水平線外，陸地飛機等科技能力下，「艦體」性能的戰鬥價值，正日趨減縮，作戰艦已恢復其作爲運輸工具的古代角色。不過所運的不是軍隊，而是一整套精選和進步的武器系統。自從一九六〇年海軍戰術資料系統問世以來，軍事家們便了解到多艦水面作戰發展之必要。戰術資料連接通信，現在已使戰術資料，部隊情態資料和接戰命令等，作迅速、長距離和毫無錯誤的交換。戰術電腦系統使這種資料能處理神速。因而一艦的戰力，變成部隊戰力本身的一部分，這便是現代的「武器系統」。這和一艦一套的海軍作戰形態，適得其反。在這種部隊戰力之外，再加上現代武器在射程、高度和縱深等延伸的作業性能，以及水面部隊武器系統的眞實潛能，將是八十年代海軍所渴望擁有的艦隻。

因爲一艘軍艦的戰鬥效能，主要是從它的武器和感應裝備而來，艦體方面不過只提供一些基本的運動力和基本的支援勤務而已。何况在現代海軍水面作戰中，其戰鬥效能係依一個艦隊羣策羣力的總體表現，而不是僅按單艦本身的綜合性能來決定。

而在艦體方面現代海軍必須具備靈活、快速，成本低的特點，能達到四十節以上的航行速度，使它能突然間出現在必要的位置——巡邏中遇緊急任務時迅速馳往。

中華民國裝備十五艘精密化、電腦化、飛彈化的快速巡邏艇，配合將於近期內建立完成的一套曉士公司出產價值三千四百萬美元的最新防空系統，設於台澎金馬廿餘處防空雷達站，巡戈海峽設有遠程防空哨戒雷達的戰艦，及一中隊格魯曼E——二C空中哨戒機等組成一個嚴密的防衛網，使國府所搜集得到的即時戰情資料範圍，得以涵蓋超過整個台灣海峽及東南各省上空。使敵人海空也不能越雷池半步。過去台灣的海軍力量在三軍中爲最弱的一環，現因飛彈快速巡邏艇的服役，得以彌補空缺，在海戰中制敵死命，使整個防衛網達至完整。



穩定平台示意圖

1.穩定平台；2.加速度計；3.飛行方向；
4.陀螺；5.俯仰角傳動；6.偏航角傳動；
7.傾斜角傳動

慣性導航系統

丁寶楨鐵面無私

胡養之

有清一代，苗蠻之地的貴州省，也曾人才輩出，如丁寶楨、莫友之、黎庶昌、劉淸、鄭珍等，均有聲於時。其中以丁寶楨爲最著名，官爵最高，因爲他的特點是蠻勁十足，不畏任何權貴而鐵面無私，所以，他被時人目爲「包公再世」；而馳名全國的川菜「宮寶鷄丁」，也是因他而發明的。

初擊苗教至進剿捻衆

丁寶楨、貴州平遠州（今織金縣）人，字稚璜。咸豐三年（公元一八五三）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旋即請假歸，丁母憂；翌年遵義教匪楊隆喜犯平遠，寶楨募勇擊退教匪後，隨即進勦普定犻夷（蠻族），破水塘各巢，又敗賊於定番州，生擒首犯吳祥鳳等，叙功加五品銜；並賞戴花翎。咸豐六年服闋，適苗教遙起，巡撫蔣霨遠奏留寶楨協防省城，得旨免其散館，授編修，旋馳解平越州之圍，破甕安土匪賈復保等。八年記名以知府用，十年調任湖南岳州知府。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正月調長沙府，十一月特旨署理陝西按察使未履任。二年二月授山東按察使，奉命募軍隨勦捻衆，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令勦辦東昌賊宋景詩。旋劾寶楨擅議招撫，下部議擬降三級調用，上改有職留任。三年，遷布政使；四年，僧格林沁戰沒曹州，以所轄境內，未能加意協助，乃降四品頂戴，留任如故。五年，給事中孫楫御史朱鎭劾寶楨貽誤各欵，敕督辦三省軍務。大學士曾國藩查覆，畧謂：「丁寶楨帶兵勦賊，俱奉僧格林沁劄委而行，原參各節，多係傳聞失據，其截賊臨城時所部，亦無淫擄重情，功多過少，官民尙無閒言。………」

功過不常屢革職留任

疏入，諭免置議，旋以保守省城功，賞二品頂戴。同年冬，命暫署山東巡撫、出東平督防。六年二月，陞授山東巡撫，寶楨以爲制捻非馬隊不利，而綠營馬兵旣難得力，招募馬勇，絕不可用，東三省營兵，又與勇不相聯絡，疏請挑募東三省壯丁三千，赴山東訓練勦賊。上以所籌洞中竅要，如所請行，山東鹽岸疲弊。寶楨奏請改歸官辦先課後鹽，運至河南，設局派員經理，於藩司糧道兩庫，借銀五萬両，限二年歸還，下部議行。隨即挑濬沈口河，宣洩東西兩岸積水，涸出民田二十餘里，增築河牆。同年五月，捻衆由河南入鄆城鉅野攻沈口，而分股從濰河海神廟偸渡，河牆不守，上以寶楨籌策無方，下部嚴議，褫守地段總兵王心安職，斬都司朱萬美以徇。

先是，湖廣總督李鴻章奉命督師勦捻，建議於膠萊河及運河築牆止遏賊，困賊海隅；以淮軍山東南北分段，認守賊之隳牆西竄。嚴旨責李鴻章與淮軍統領山東布政使潘鼎新，均交部議處。寶楨在防守禦，未能嚴密扼截，致賊遠颺，厥咎尤重，褫職留任，並摘去頂戴。旋以賴汶洸就擒，復寶楨職，賞頭品頂戴。七年張總愚自河南趨定州，近畿戒嚴，寶楨聞警，卽馳至東昌，調集各軍，挑精兵八千，騎兵千人，率已革總兵王心安，携糧兼程北援。上以寶楨一軍北上迅速，奮勇可嘉；並一鼓作氣，敗敵茌平海豐，張總愚敗死，捻衆蕩平，賞太子少保銜，仍回任。

下令截捕權閹安得海

同治八年，因殺權閹安得海而名震一時！由於同治兩宮（慈安與慈禧）垂簾以後，內侍太監則開始攬權；尤以慈禧年僅廿七歲，文君新寡；加以本性淫蕩，之對內監的選擇更爲重視。時有閹入安得海，宮號小安子，專侍慈禧，爲她所器重，高居宮中，還不滿足，猶望出京遊覽，而格於宮中規則，初爲慈禧所不許，後來安得海的靈機一轉，卽向慈禧建議到東南各省籌欵，以重建「圓明園」爲名，慈禧果然採納了。

按：圓明園於咸豐十年被燬於英、法聯軍之役，事平之後，慈禧對於重建計劃，委實寤寐神馳！況安得海又是最寵信的太監，認爲此事頗有見地，乃准他成行；另一傳說，則謂安得海奉慈禧命出山東採辦御衣。總之，小安子旣得許可後，歡喜若狂，於是僭用欽差頭銜，征得兩艘太平船，掛上兩隻大燈籠，上書「欽差」二字；並撑開了「龍鳳旗」，隨帶員兵數十人，浩浩蕩蕩！

同時，沿岸各地的文武官員，也都知道安得海是慈禧太后的唯一紅人，乃

矇查查地爭先恐後去迎接他，而無形中助長這位權閹的氣燄。但當他抵達山東德州之後，不可一世的小安子則已注定倒霉了！因爲德州知州趙新，亦一耿介之士，聞太平船抵埠，初時還不知何方神聖？照例去迎，可是他所望見的燈籠上寫着「欽差」，旗幟是「龍鳳」，而高踞船頭的人，却是一個藍頂花翎的太監，不禁爲之愕然！依照大清律例！宦官私出非制，罪該滅族，認爲情節異常嚴重，乃不顧一切，即飾屬跟蹤兩船，不讓它們脫逃；並速遣專差，馳往濟南，禀報巡撫丁寶楨，請示如何處理？

當趙新的專差抵濟南時，丁寶楨亦已收到了安得海的拜帖，上書官銜頗多，如「敏慶宮行走，上書房伴讀，慈祗宮祗候，欽差藍頂花翎六品太監」等一串頭銜。不料貴州蠻子的後裔丁寶楨，見這這些名帖，和禀報，壓不住怒火中燒，蠻性大發，拍案罵道：「該閹胆大妄爲，非殺不足儆效尤！」而程純武胆小如鼠，恐怕得罪宮廷，腦袋難保，故追蹤了三日三夜，仍不敢下手。寶楨復檄調總兵王正起，率勇八百名，終將安得海的太平船截住，加以逮捕，解到濟南。

兩宮亦不敢袒護內監

寶楨傳訊安得海一干人犯後收監，一面派員調查他在沿途的犯罪證據；一面擬具奏摺，奏明安得海於出京途中，不僅乘太平船，懸欽差頭銜；更僭用龍鳳旗，及其在沿途如何勒索？如何招搖等不法情形？罪大惡極，理應處斬，這奏摺是由用專差星夜送進京的，慈禧一見則大驚失色地嗟歎：「小安子不知檢點，出京後到處招搖，又偏偏落在這敢做敢爲的山東巡撫丁寶楨手裏，麻煩的事可多了！」

慈禧的內心雖頗懊悔，自覺放安得海出京公開籌貲，實屬大干例禁，但事已至此，却不能不設法補救。乃企圖對丁寶楨施以強硬態度，以保全安得海的生命。因此，他便親向慈安太后說：「我一時大意，派小安子去織辦龍衣，丁寶楨小題大作，將他逮捕，眞是豈有此理？」其目的在盼望慈安跟她合作，共同對付丁施以壓力。可是慈安很理智，對此事較爲冷靜沉着，她首先指出：「太監之不能出京，乃是本朝所定的制度，違者則殺無赦！」接着警告慈禧：「小安子如果眞是你派去的，那末，你就違犯本朝的法制，你最好是推說不知，以保全宮中體面。」

慈安的意思是希望慈禧不好出頭說話，就算犧牲一個小安子，也不可意氣用事，否則抵觸祖制，連累兩宮。而恭親王奕訢也上疏說：「自朝廷以至宮禁，事無鉅細，皆有規制。……至太監只供奔走，不准干預他事，訓飭尤嚴；誠有見於前代宦寺之禍，杜漸防微，意至深遠。宮禁之中，尤爲嚴肅，從未有太監出京，違犯祖宗舊制者。……」慈禧顯然已被「祖制」的大帽壓得喘不過氣來！內心非常難過，欲救小安子，則有違清廷數百年的法紀；若任其就地正法，則又覺得小安子是她派去的；正是「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對艮心上實有所不忍。因而諭押三日，不肯簽署，後經一般親信心腹陳明利害，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始將上諭用璽，恭親王立即上諭交給馳驛飛速出京。

揭露宮中的穢亂秘密

寶楨奉到上諭後，復派程純武爲監刑官，並下令謂：「閹宦安得海，權傾朝右，中外側目，殺之卽所以爲朝廷除害也。安閹伏法，應裸屍三日，藉以澄清外間物議，而顧全兩宮之體面」云云。其實，這一來，使宮中的穢亂秘密，全部揭露無遺！當程純武奉寶楨命令後，卽將犯人安得海、蘇拉等幾名太監，照例驗明正身，綁赴刑場，斬首示眾。但至劊子手行刑後，接着有數名仵工將安得海的衣褲褫下時，發現其屍體小腹還繫有一個紅色的錦兜，他們開始覺得驚異，尤其解開那紅錦兜的時候，則赫然露出「不文之物」，與普通男子完全無異，更使仵工們嘖嘖稱奇！監斬官程純武於錯愕之餘，恐怕「醜聞傳千里」，卽令仵工們仍以衣褲掩着安閹的屍體，而不讓外面的老百姓見到。歸報寶楨，爲兩宮體面着想，乃暗中令仵工將內監蘇拉的遺體，冒充安得海，而安的遺屍則迅速埋葬；反正都已斬頭，無法辯認了。

原來慈禧太后所以對丁寶楨的奏摺感到慌張，並非愛惜一個小安子，而最害怕的是小安子死後，很可能露出馬腳，貽人笑柄。因而揑着一把汗，後來知道丁巡撫已經偸龍轉鳳，她才鬆了一口氣！

奏築黃河數處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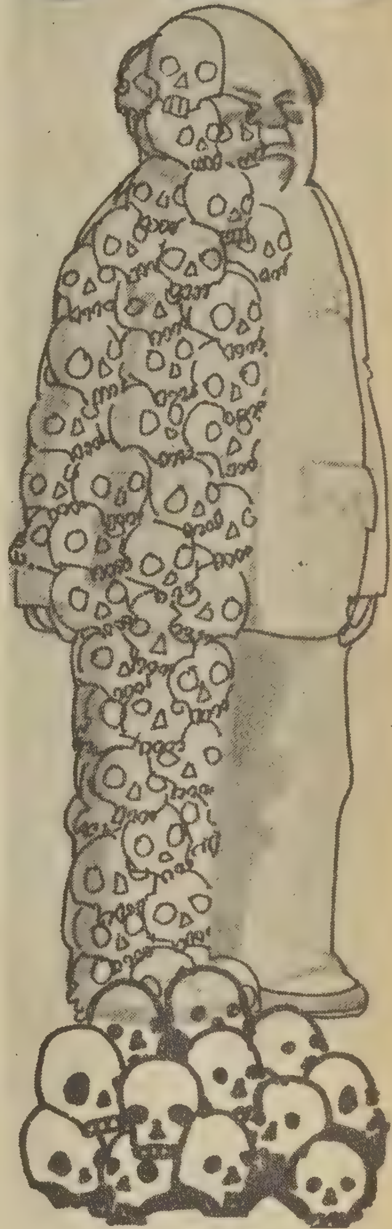
同治九年，法蘭西以教案啓釁，寶楨密請於山東各海口，酌定兵額，分別佈置，並練兵駐德州等處，以備緩急。十年疏請整飭水師提關稅銀十萬，以購炮船，練兵分防榮城縣石島海口及登州府天橋海口，並分守各炮台。同年冬，鄆城侯家村河決河注運河，州縣多被淹，河東河道總督喬松年，請俟翌年興工。清廷以水涸堵築易爲力，命速補塞。時寶楨抱痛奏請自往督工，上深嘉其獨任艱鉅。

十一年二月決口合，交部從優議叙。先是河決銅瓦廂，穿運入大清河，寶楨疏請合銅瓦廂決口，復淮徐故道，疏下廷旨會議。十二年九月，疏請開缺回籍修墓，得旨賞假一年，毋庸開缺。臨行疏言：「銅瓦廂決口情形，在東省自宜先塞，張家支門防黃大局，宜先就石莊戶施工，其築隄界連直隸，計二百八十里。此次河水東趨，東省受害甚深，運道關係亦重，不得不亟圖辦理，凡應行事宜，自當悉心覈議，籌定全局，俟後任查照興辦，不致誤時，並繪圖具說以上。」

十三年十月回任，石莊戶決口猶未舉辦，河水奪溜南趨，山東、江蘇、安徽患延數百里，自濟寧至宿遷，運河南北兩岸，長隄衝刷殆盡！寶楨至卽奏言：「臣方回任，非不知河務之難，儘可俟各督撫委員查明，在同覈議會奏。時已交春，勢難舉辦，卽可卸責。竊見目前水勢泛溢，民生既遭沉淪，運道亦同廢棄，祗以今映事機一誤……明歲伏秋汎臨，淮徐以下，何堤設想！請敕下部臣籌欵五十萬，以需急需。……」

瘟君夢

岳騫



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開過之後，鬥爭高饒問題已經明朗化，被饒漱石壓制了多年的陳毅，這次可以抓到了機會要報一箭之仇。但在北平，他沒有活動餘地，只有在上海召開華東軍區會談，宣佈饒漱石的罪狀。

陳毅說：「饒和我共事最久，從新四軍時候開始，一直到現在，少說也有十四、五年了。「解放」後，在「華東局」，我們同是書記。在政府機構裏我是「上海市長」，他是「華東軍委會主席」，我也是「軍委會的委員」。彼此的思想、作風、性格都是很清楚的。作為饒漱石的多年同事的我，現在來訴說饒的罪行，我的心情與其說是感慨，毋寧說是憤慨！

作為一個黨員，處事的最高原則，不論是多高級的領導幹部，都應該是「一切為了黨的利益」。

饒漱石處事的最高原則是：「一切為了饒漱石的利益」。遠在新四軍時期，饒担任「政治委員」，我任軍長，按照「黨」的規定，軍長和「政委」必須緊密合作，我在這點上是嚴格遵守的。但饒派任了不少幹部，却並不全部通知我。而且這種情形一直到「三野」和「華東局」都未有改善，華東區約有一億六千萬居民，長江下游是中國重、輕工業最集中的地方，農產品也佔全國很大比重，福建沿海位於「國防」最前綫，山東是老「解放區」，其地位何等重要，「黨」都主要的交給饒漱石負責，這是怎樣的一個重大而光榮的任務。可是饒漱石却利用來培植自己的勢力。委派他賞識的「幹部」，充任各重要機構的領導職位，利用「第一書記」的職權下條子直接派去，並不通過「黨委會」，只是隨後通知「黨委會」備案。不少「幹部」事後經「黨委會」審查，並不夠資格，反映給饒漱石，饒却擱置不理，並且還說：「你們別管，由我一個人負責好了。」這是嚴重的破壞黨紀的行為。照「黨」的規定，書記是擁有較大的發言權的，但最後決定權在「黨委會」手裏，這是「民主集中制」。就這樣，許多不稱職的他的私黨，被安插到各種重要崗位；而同時，「中央」介紹到華東的許多有能力的「幹部」，却被饒漱石以各種藉口擋駕回去。以後更變本加厲，「中央」交下的許多指令，饒漱石不同意的，就以「結合華東具體情況」為理由，或者推諉不辦，或者隨意篡改。饒漱石指責說：「黃逸峯鬧獨立王國」。（編者按：黃逸峯原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交通部長」，後因「壓制批評」罪名，被撤職）饒漱石自己才眞是獨立王國哩。他不顧「黨」的利益，祇顧他個人卑鄙的慾望，卑鄙的野心」。

凡是以個人慾望出發的野心家，都一定安插和庇護他的一小撮人，一定是感情用事，打擊耿直的的正人君子。剛才談到的黃逸峯，就是被他打擊的君子之一。我現在正式代表「華東局」宣佈，黃逸峯已被恢復「黨籍」，並恢復名譽。饒漱石是一個睚眦必報的小人，他容不下正直的人。他和黃逸峯作對頭遠自一九四一年新四軍時代就開始了。饒漱石對個人恩怨一點一滴記在心頭，黃逸峯就作了犧牲者。我還可以告訴各位，一九五三年，轟動全國的所謂「黃逸峯事件」，徹頭徹尾就是饒漱石挾嫌報復，製造出來的。現在已經查明，當時「解放日報」所登載的一切報導，是饒漱石授意捏造的。那些編輯現正受深刻檢查，黃逸峯只是比較著名的事件，其它較小的還有許多，就不詳細說了。

同樣重大的問題是，在饒漱石的壓力下，為什麼有那樣多的「黨員幹部」竟任他胡作胡為，默不作聲呢？這些「黨員」和「解放日報」的編輯一樣，都該檢查，「黨章」規定的「黨內民主」那裏去了呢？什麼時候講過只許「書記」集中，不許別人集中？「書記」批評別人就可以，普通「黨員」就只能自我批評，這樣「黨」不就成了軍閥統治了嗎？我要抽空到華東各地去檢查一次工作，看看饒漱石的惡劣影响究竟到什麼程度，看看像「解放日報」那種竟然不敢站穩立場的編輯，只會逢迎巴結上級的「黨員」究竟有多少。

遠在新四軍任政委的時期，「我軍」力量一般地說固然不如日軍和汪偽軍，也不及國民黨的軍隊。「中央」指示以游擊戰為主，游擊戰的戰略是：敵進我退，敵退我追，遇大敵則避，遇小敵則圍，以消耗敵軍的戰力，打游擊絕不是看見敵人來了就跑的，抓住機會還是要和敵人拼命，要包圍敵人，消滅敵人，自己的力量要分散以能儘快轉移為原則。但也要迅速集中加入戰鬥。可是饒漱石對於我們

自己的力量總是估計過低，見着敵人就躲避。就這樣，我們新四軍喪失了許多消滅敵人和取得勝利的機會，饒漱石缺乏對戰爭的機動性，作爲一個大軍的政委，他本來有權決定許多臨時性的戰畧問題，而他總是遲疑不決，他的口頭話是：「如果我貿貿然決定了，延安方面不支持我，怎麼辦？誰來負責？」其實這全是藉口，爲什麼在幹部的調動任用方面，他就不謂由「黨中央」而自己作主決定了呢？

一九四九年春天，「黨中央」召集全會，決定渡江進擊，但饒漱石在這點上表現得遲疑不決，畏首畏尾。他主張再等一下，觀望一下，最後，由於「黨中央」和毛主席堅持將「革命」進行到底，饒漱石才無可奈何地服從「黨中央」的指示，與我帶領「第三野戰軍」進擊，這應歸功於「黨中央」。

任何人都會犯錯誤的。饒漱石會犯錯誤，我也會犯。戰爭是一場巨大的賭博，因爲無數的人力、物力投了進去，就爲的要勝利；可是，戰爭在實質上又不是賭博，因爲勝利或者失敗主要在於事前的充份準備，而不是憑命運、靠手氣。

我現在告訴各位，我們也遭受過戰爭上的挫折，而且是很不小的挫折。這一件事報紙從來沒有發表過，這本是軍事秘密，不該講，不過講到此地，我忍不不住講出來，因爲在座各位都是「領導同志」，想來也不會對外傳出去。就在「解放」上海那年秋天，爲了給「解放台灣」打下基礎，「黨中央」決定首先「解放」金門。這是台灣的門戶，「三野」受命担任這偉大的任務。可是，當時我作爲「三野司令員」，和饒漱石對如何執行「解放金門」的任務，發生了分歧意見，一向是失敗主義思想的饒漱石，當時又產了輕敵思想。這兩種思想看似矛盾，却並不矛盾，勝則驕和敗則餒本質是一樣的，這就是辯證法。饒漱石認爲，只要「我軍一登陸」，金門就會不戰而降，派一、二師人進攻金門就能解決問題。在決策會議上，我和饒的意見不同。我認爲列寧講的「敵人愈到垂死的階段，掙扎愈是猛烈」這句話，對於「解放金門」戰役仍是適用的。因此，我的意見是國民黨必定不惜一切犧牲，堅守金門，「我軍」必須以全力進攻金門，並且在萬一戰局不利時，作最壞的準備。饒漱石不同意我的意見，結果，那次戰役，「我軍」失敗了，損失了一萬多人。責任主要落在饒漱石的頭上，但我沒有堅持自己的正確意見，及時反映給「黨中央」，我還是犯了錯誤，對此，我也作了檢查。

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鮮戰爭爆發，究竟「中國」參不參戰，不只是「黨」外人士都持懷疑和否定的態度，「黨」內對此也意見不一，老實說，不少「黨員」以爲美國是眞老虎，怕惹事，最後，還是毛主席斷然看透美國是紙老虎，提出有名的「美國三短一長，中國三長一短」的論斷，說服了「黨」內外懷疑動搖的人士，「志願軍」就在該年冬天參加抗美援朝戰爭了。在抗美援朝期間，饒漱石作爲華東局第一書記和「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他却在最初開始就對抗美援朝沒有絲毫信心。毛主席說美國是紙老虎，饒漱石却認爲美國是眞老虎。饒漱石却隨時怕抗美援朝闖了大禍，台灣會借此和美國一起再打回來，這種徹頭徹尾的失敗主義思想指導着饒漱石，在他的言論和行動上暴露出來。

在「華東局」的若干次會議中，饒漱石講話時常都說：「就是國民黨回來，又有什麼了不起？我們打慣了游擊戰。國民黨打不來游擊戰，上海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城市，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就是放棄了上海、南京，有什麼關係？國民黨拿回了上海、南京，我們農村包圍城市，他還是沒辦法！」誰打算過放棄上海、南京？誰打算再回到農村打游擊戰？「黨中央」沒有，我，「三野司令員」也沒有。這祗是饒漱石失敗主義思想在作祟。饒漱石的話說得得很婉轉，但掩飾不住他的醜惡的失敗主義思想。這種說法祗會在幹部思想中撒下懷疑的種籽。



出牛欄　（嚴以敬作）

濟南淪陷與王耀武之最後評價

蠖廬

徐慶譽愛出風頭

徐慶譽，湖南瀏陽人，英國牛津大學出身，曾在蔣總統官邸做過秘書。王耀武一向視爲上賓。所以，徐離開中樞，到湖南任行政督察專員之際，即被王耀致爲第四方面軍的秘書長。徐到山東，仍是以往的書生氣派，但有時亦喜歡着紅邊邊的中將軍服，只是看來不倫不類而已。徐治事有點書呆子氣，唯頗有學而優則仕，仕乃可升官發財的思想，因此徐最喜歡到各社團，機關，學校演講。每到一處發表言論時，都是穿上一套不束腰帶的中將戎裝，例由一位穿上校軍服的軍官隨侍一旁，並代寫黑板，例如徐慶譽講到曾子三省吾身時，該位上校便立刻在黑板上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徐是一位學兼中西的人物，四書五經，老莊荀墨，可以隨口引證，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愛因斯坦等人名號，一開口都是原音說出，嘰哩咕嚕，簡直和洋鬼子一樣，使一些鄉巴佬聽得目瞪口呆。

徐在黨、政、軍統一指揮部秘書長任內，雖然官俸不菲，但仍不甘寂寞，他有更理想的兩個官職。一個是山東教育廳長，一個是青島特別市市長，唯教育廳長李泰華，是山東在河北的飛地人氏，按飛地亦名插花，是地居此縣，而完糧納賦則在他縣，並隨田賦受他縣統制。如河北涿州的三坡即是。山東的飛地，係插花於河北省威縣和清河之間，靠近賀釗附近，所以，李乃屬山東人。是一位有眞材實料的教育家，無論地利人和，都非徐所及，故始終未能如願。青島市長先是李先良，後是龔學遂，前者嶗山拉游擊抗日有功，後者是政學系紅員，徐慶譽更是難以企及。同時青島已處於軍事狀態，徐不諳軍事，亦雖勝任，王耀武更是不會給他的。所以，徐慶譽在濟南情況危急時，即倦勤南飛。二十多年前，曾在新界及半山區住過一個時期，生活困苦之餘，仍不忘其爬高的心志。並編了一種雜誌名叫「同富」，想創立同富主義，表示在三民主義之外，自己另有主張，來實現其大家一同富有的理想。其實說來說去只是方士談玄，他所倡的同富主義，仍逃不出民生主義圈子。最後無所事事，便也到美國做寓公去了。

回頭再說，徐慶譽任秘書長黨政軍統一指揮部，其指揮的軍、政是王耀武本人，黨是龐鏡塘，龐已如前說，王指揮甚麼呢？這個機構完全是多餘，只是顯示風頭而已。尤其是王耀武在山東主持軍政，並不是救民，救國，做事，完全是作官，唯一作風是面面俱到。在山東王耀武最禮遇的官員是龐鏡塘，王每遇重要政事，多是禮貌的向龐領教。龐的太太楊寶琳是立法委員，又是山東婦女領袖，王耀武更是有意的在旁鼓勵楊來出風頭。在山東原有個參議會，議長爲諸城人裴鳴宇，副議長是濟南人呂子人，參議員有秦啓梅，郭金南等人，王耀武亦應付得無微不至。三節之禮物，每月的麵粉，車馬費，應有盡有，參議員們本是代表老百姓說話的，現因吃的、喝的、用的、四季供應不缺，於是想放大炮，亦不好意思開口，所以，王耀武在山東就變成一位今世少有的好官，上上下下都洋溢着歌功頌德之聲。

王耀武接任山東主席之後，山東各機關中，仍有不少山區抗戰出身的人員，亦大半是何思源帶來的幹部，王耀武亦採取不得罪的宗旨，不管職位高低，總是有個位置安插在各部門中，以令人不出怨聲爲主。但王耀武心裏有數，不是他本人的親信，及湖南、湖北籍的隨員，是不易翻身的。

談到當時在山東的武力，國軍有第八軍，七十三軍，四十六軍，十二軍，三十二軍，九十六軍，以及青島的五十四軍。這些軍隊最能打的是美式裝備的第八軍，軍長是李彌，到山東最早，但王耀武對第八軍却不喜愛，並時常發牢騷說第八軍聽命令只聽八成，意思是第八軍有點驕傲不聽話。王耀武最寵愛的部隊，則是七十三軍，該軍的軍長韓濬，副軍長李琰，政治部主任劉社人，都是當年七十四軍的老幹部，更是基本的親信。其餘如東北系的十二軍，廣西系的四十六軍，那只是彼此敷衍而已。至於山東的那些地方部隊，及抗日的游擊武力，那是王耀武最看不在眼裏的。游擊首領爲了抵抗共軍攻擊，又需要奮力保衛家鄉，要彈藥，求裝備，都得仰着臉到省向王耀武討乞，可是子彈須得以小米來換。

斂財不擇手段

這種情形，絕不是無中生有，的確眞有其事。緣筆者有位朋友，係聊城第六區專員王金祥的幹部，在濟南到第二綏靖區領彈藥，曾對筆者說；公開的秘密，是一支大槍要五百斤小米，子彈一粒要一斤小米才能獲得批准的。同時王耀武在山東對游擊勢力之摧殘，其方法就是計畫成立十三個警衛旅，兵源的對象便是游擊隊的成員。旅長則都是王耀武的親信幹部，如王敬箴，錢伯英，方人矩，李毅民諸人都是內定的旅長，不過後來陳誠力倡精兵主義，正式番號都有裁撤的危險，王耀武才以領不到經費而作罷。

在王耀武跟前操經濟大權的則是鄭希冉，鄭字雍若，山東泰安人，是王的幼年伙伴，王耀武在當七十四軍軍長時，鄭是軍需處長。王耀武到了山東，鄭則是山東田糧處長，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他調後，鄭又任第四兵站總監，駐紮於山東濟南。民以食爲天，軍糧靠補給，北方連年兵禍，飢民遍地。糧食奇缺，價格更是飛漲，所以，王耀武藉着掌握着國家的交通機會，便南自京滬，北從平津，運載軍糧，實則是變相糧食公司，大批向商民推銷，所賺的錢眞是天文數字。至於濰縣的烟葉，博山的煤礦，魯北的棉花，魯西的紅棗，以及其他土產，均爲王耀武運售的物資，倘若有鴉片烟運輸過境，那更是敲榨最佳的良機。

王耀武的太太鄭氏，是福建舊式女人，對政治向無興趣，更不喜歡出風頭，唯對金錢，房產、特別偏愛。平常有位副官，專門爲王夫人經營物業。在北平，上海，天津，青島，南京，杭州，長沙，濟南，南昌，都置有美輪美奐的巨宅。尤其福州，青島兩地房產最多，青島有條滄口路，差不多所有的一流洋房，都爲鄭氏收購；福州市大約有三分之二的華屋，亦係王夫人的私產。王夫人的這位副官，不但每日在各地物色華貴的房產，並代理收租事宜，當然這位副官中間利潤，不在少數。

王耀武官而優則商，做生意亦有一套。在五十一師師長時代，就開始利用職權來做走私的買賣，香港筲箕灣有間振×麵包餅乾公司，據說當時是王耀武經營的公司。抗戰時代，在後方各大都市，王耀武出資開設的金舖，更是多不勝計，連開金舖的江西帮，都知道王耀武的屬下生意，爲金銀業的勁敵。

最高當局繼承人

王耀武一生最得意的時代，則是民國三十年左右，那時山東正由參謀總長親自指揮「肅清」共軍，李玉堂的第六綏靖區率領着吳化文的部隊於兗州，濟寧一帶，副司令官李仙洲率韓濬的七十三軍，韓練成的四十六軍，作戰於魯南山區，另一位副司令官丁治磐率闞漢騫的五十四軍駐守青島，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夏楚中，副總司令施誠中，則在濰縣統領李彌的第八軍，黃伯韜的二十五軍，作戰於昌邑、濰縣、掖縣一帶，濟南的部隊有霍守義的十二軍，第八軍汪波的榮譽師，及周村周慶祥的三十二軍協同拱衛。交通方面津浦鐵路長貫南北，膠濟鐵路暢通膠澳。雖然未能控制山東全境，但幾個重大城市都在其勢力之下，王耀武是雄心萬丈，很想幹一番的。同時政治方面，王耀武身兼山東省主席，並由他的秘書主任劉茂華等人，擬了一份山東施政綱領，包括軍事，政治，建設，都有一幅推進的藍圖，並計畫開鑿一條膠萊運河，在利津、霑化，蒲台一帶促進棉產改進，推廣旱稻種植。尤其王耀武到南京謁見最高當局回歸，得意的透露，最高當局示意王耀武爲繼承人，並決定任王耀武爲華北長官公署長官，北平的傅作義，山西的閻錫山，河北的楚溪春，都得歸王耀武節制。統計王耀武指揮全華北的部隊，當在百萬之上，前途眞是不可限量。所以，王耀武在當時便派高級參謀邱耀東，秘書主任劉茂華這班人，分頭到北平，太原，保定，會晤傅、閻、楚等，以備納入自己的轄區。此時王耀武躊躇滿志，認爲不但是今日之華北王，並且是未來國家的元首，儼然近代的傑出之人物了。

王耀武最善學蔣先生的動作，作紀念週時，必親自主持，在紀念週上講話之前，先脫下軍帽，放在桌右方，隨即除下手套，緩緩的轉動着頭，向台下注視一番，然後把嗓門擠得尖尖的，模仿蔣先生的聲音講話，其動作過程，有如演戲。有時在紀念週上還有學術演講，省黨部的龐鏡塘，綏靖區的劉子衡，杜若君，齊魯大學的孫恩三，統一指揮部的徐慶譽，省議會的裴鳴宇，都在被邀請之列。

作狀愛護兒童

王耀武還喜歡到各地視察，每到一處都在車站上有軍樂相迎，王耀武並照例在吹奏中途時，加以制止，並順口說：「別弄這一套」，其實人人都知道，這是欲迎還拒，倘若眞的不奏樂歡迎，王心中便大大不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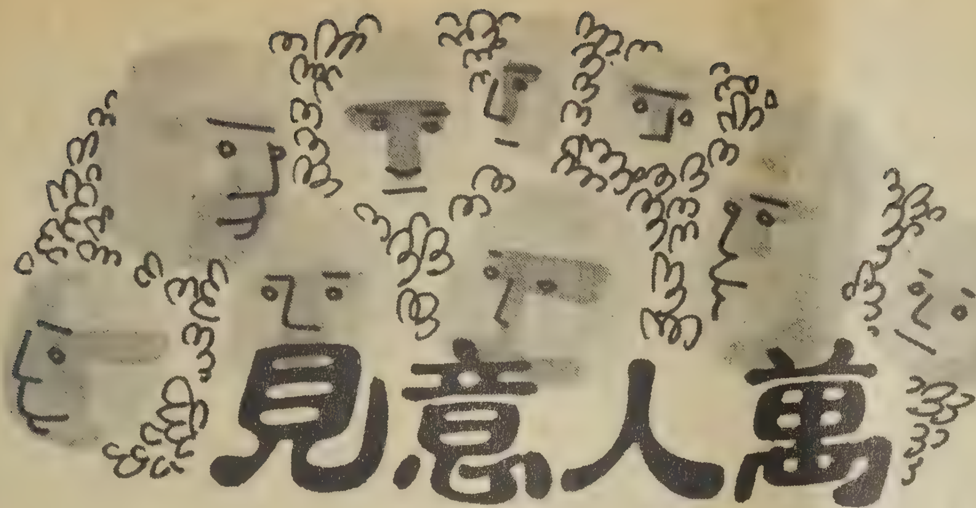
有一次王耀武到濰縣視察，通電是中午十二時正專車到達濰縣，據說濰縣小學生到車站歡迎，在早上六時就佇立在車站等候。待王主席十二時半到了濰縣，小孩子有許多都已在行列中，王主席看見小學生搖旗歡迎，並問長問短的表示愛護兒童狀，其實有良心的老師們，事後都在罵王耀武不是人揍的。

王耀武在山東更創辦許多訓練班，如軍校四期生劉翔主持的行政人員訓練班，軍統許先登主持的特別訓班，政工范叔寒（即范奇峻）主持的政訓隊，龍出雲主持的電訊班等等，可以說都無何成就。

本意是想製造自己的幹部，却招來了不少八路分子。就以范叔寒主持的政訓隊而言，係由王耀武兼任主任，李仙洲，牟中珩，丁治磐，兼任副主任，范爲教育長。執行訓練工作的則是胡學傑，胡爲江西鉛山人，即電影明星胡錦的父親，在北平長大，故講得一口京片子，既非軍校畢業，又非陸大出身，只是生得尚英俊，故頗爲王耀武賞識，遂委爲警衛旅王敬箴的參謀長，而又調來任政訓隊的大隊長。當開班之際，本想六個月結業，但將近五個月時，幾百隊員中，就有不少潛入的共黨分子，暗中活動，抗議伙食不佳，藉故鬧事。事聞於王耀武，王耀武不但不立刻採取行動，加以清除，却下令提前結業，而將潛伏共黨分子分發到各部隊去，這種作法，是不是帮助敵人，毀滅自己？（三）

中共農業政策無法解決農村問題
自留地與公社之間矛盾日趨尖銳
農村幹部普遍抱「觀望態度」農民保留肥糞以供自留地之用

中共的農村政策，在不同的地區和部門正顯出很多不一致的地方，這些不一致結果可能成為政策爭執。



中共農業策劃人員所面臨的最直接問題，是反常的冬季和春旱，糞肥和其他肥料的短缺，以及仍然無法解決個人與集體之間關係的某些重要問題。同時，對早日實施農業機械化——這個目標本身就成問題——的最好方法還在進行爭辯。

安徽省電台廣播批評農村幹部的「觀望態度」及沒有充分積極進行反「四人帮」運動，同時提到「無政府狀態」、「破壞公社管理」、「奢侈浪費」。幹部並一直反對規定他們必須到田間工作若干天的制度。

更根本的歧見，似乎存在於全大陸性關於在公社建立小工業的適當速度這方面。來自各省的無數報告，都說當地在進行使農村工人離開小工廠回到田間的運動，工人在小工廠可由於不參加糧食生產勞動而賺到較多工資。

北平正比平常更加強調的是缺乏糞肥和需要更有制度的收集——暗示農民保留了太多的這種有用物資供其小私耕地之用。

春耕一般情形被描述為情況緊急，甘肅省已出動軍隊協助收集糞肥和其它工作。四川已報導春旱「嚴重威脅到春季收成和春季播種的作物」，而廣東省則報導「許多小麥已倒伏發芽，早稻的秧苗發育枯黃」。

對婦女農民的同酬問題也有爭議。安徽省一個生產大隊認為，婦女實際上比男性插了更多的秧苗，但工分卻核算得較低(通常如是)。

質與量的問題已在廣東省引起關切。有一個生產大隊已被特別指出其勞動生產力竟一年不如一年。

許多地方都有工分分配不平的問題，福建省一個縣曾企圖以設立「民主小組」來處理這一問題。

關於強調把基本計算單位從工作隊提高到生產大隊，最後提高到公社的政策，也有明顯的歧見。一般的趨勢是宣布公社為基本目標，但承認沒有幾個工作隊準備把它們的計算單位提高到即使只是生產大隊級的。

四川省現在落後貧窮，中共把這種情形歸咎於「文革」與「四人帮」。

四川人民謀生極其不易，九千萬居民中的大部分，在一種甚至以今日中國大陸的標準來衡量仍顯得落後和令人難以承受的原始條件下勞苦的工作。

駐北平的外國記者團，最近曾往四川作一星期的訪問旅行。環球郵報記者佛瑞塞說：四川這個中國大陸人口最稠密和飽受派系紛爭之苦的省份，由於政治及社會動亂的結果，其落後與貧窮情形仍和「文革」前相似。

報導說，此行最具諷刺意味的事是，當記者團參觀當地的藝術工藝學院時，我們曾看到和真人大小的雕塑，顯示在共黨統治大陸前，農民的痛苦生活和艱困時日的詳細情形。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是，一名少年背負著一大堆磚塊，一副不勝負荷的可憐相。可是在四川省會成都這種情景隨處可見，我們不時看到一名少年傴僂著身子，被重担壓得幾乎直不起腰來。

環球郵報報導，中共對四川省的落後原因，曾作多種解釋。省級「官員」毫不猶豫地承認，在「文革」期間，包括「四人帮」掌權時期，當地的情況十分悲慘。四川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何郝炬對以往的問題不願作深入的分析，但他對這一點作了率直的說明：

「在文革期間，四川省因反抗高壓政治而鬥爭，儘管在四人帮猖獗期間未發生武裝鬥爭，而四川省確曾淪為他們干政的主要犧牲者……有一陣子，四川省境內全無組織，一切完全陷入混亂狀態。工廠普遍癱瘓、學校停課、商店關門、農業廢弛。四川省一向有「天府之國」之稱。假如我告訴你在這段可怕的時間內，我們曾從其他省份輸入穀類，情形的嚴重便不難了解。」

中共利用釣魚台迫日本簽約攤牌

國際政治上的花樣很多，當中共派漁船雲集釣魚台島附近時，日本內閣的研判是：這是蓄意的行為，因為第一、漁船是由大陸各海口而來的，如無預謀計劃，一百餘艘船不可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同時抵達釣魚台島海面。二、當外務省官員赴中共「使館」抗議時，中共「官員」的答覆顯然是預先早已準備妥當的。

但當中共「副總理」耿飈說這只是偶然事件時，日本官方立刻承認，並表示對這種解釋滿意。

據說，福田赳夫與外相園田直本已為此事不知所措。因為日本派去的四艘巡邏艇不但發生不了作用，而且被漁船重重包圍，動彈不得。在這個關頭，中共突然後撤，顯然是按計劃行事，日本便承認了這事件與簽訂條約是兩回事，條約仍將繼續談判。

很明顯地，中共是利用這事件迫日本在條約談判一事上攤牌。

但這事件的結果卻使日本自民黨內對於條約談判一事更形分裂。

據說，主張與中共簽約的自民黨議員，認為這事件不應阻碍條約談判，政府對這應分開辦理；但主張審愼的議員則認為不能輕信耿飈的表面語言，主權問題應在簽約前完全澄清。

觀察家認為，福田目前將更難調和這兩派的不同立場了。

大陸大學畢業生失業 卻在海外招考研究生

清明節北平爆發的大字報風潮，至今仍餘波蕩漾。大字報的內容，則由集中攻擊中共對前年天安門事件的法西斯主義處理方法，以及炮轟吳德、陳錫聯一伙，而漸漸形成一個求生存、爭民主的思潮。同時，大字報的矛頭更加對準毛澤東的「旗幟」和整個共黨的獨裁專制制度。

比如，在「北大」校園出現的大字報，猛烈攻擊業已失勢沉寂多時的前「北大」女助教聶元梓。觀賞過中共「文革」鬧劇的人，對聶元梓的名字應不會陌生。她於一九六六年「文革」前夕在「北大」校園貼出一張攻擊該校以校長陸平為首的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的大字報，被毛澤東喻為「第一張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字報」，打響了北平「文化大革命」羣眾運動的第一炮。

由於受到毛澤東的賞識，她立即成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紅人，晉身北平市「革委會副主任」、「九大候補中委」，後來毛派漸次失勢，她也變成犧牲品，寂寂無聞多年。如今再度成為大字報批判對象，說明大字報作者之意不在聶元梓，而在於賞識提拔她的「總後台」毛澤東。

一批出現於長安街由知識分子書寫的大字報，則對他們的目前處境與待遇感到不滿。其中一張作者署名鄭慶全的大字報鳴寃道：他是一個文藝工作者，一九五三年受到中共有關當局迫害以後，一直失業。他指出，目前中共有大批知識分子找不到工作，甚至年青的大學畢業生，也有不少仍陷於失業狀態。

另一張同類性質的大字報也出現在「北大」校園內。作者是一名姓夏的教師。

據他自稱，他原任職於北京大學。一九六零被解職前，任該校助理研究員。最近十八年來，他一直依靠每月二十九元「人民幣」的救濟金過活，他要求恢復他原有工作，但是，甚至直到四人帮垮台許久之後，北平當局對他提出的要求仍作出粗暴的答覆，責問他為甚麼還感到不滿足，並謂有些大學畢業生要幹清潔廁所的工作呢。

這種知識分子求生存、求溫飽的呼聲，反映目前大陸人民的處境，惡劣到了一個什麼樣的地步。有專業知識技能的人材際遇尚且如此，一般勞動人民更遑論。

前些時，此間左派放出有關中共在海外招請「研究生」的空氣。一似共黨當眞「求賢若渴」。

如今北平那羣知識分子的呼聲，正好與中共在外的虛假宣傳形成強烈的對照。

中共防蘇廣挖隧道 設備簡陋草菅命人

（編者按：一羣美聯社高層人員曾在中國大陸訪問十六天。這一報導爲該社副總裁兼總編輯飽卡迪所撰寫。）

在中共「內蒙自治區」這一首城外五、六哩的大青山腳，有一座一層樓黃褐色磚造房屋。

這個房子正座落於一個民防隧道終點的頂端，而這一隧道是由城內另一建築物的下面爲起點，沿隧道兩邊有水泥的牆壁，成爲這一城市五十萬居民避難的通道。

我們乘車通過這一隧道，中共人員告訴我們，這是大陸各地民防設施中典型的隧道。

當我們乘車至一處看來像是修車廠的地方，這一段旅程即告開始。我們的座車駛下一條水泥的坡道，進入這條寬九呎，高十呎的隧道。

兩邊和拱頂都是由水泥和石塊砌成。他們對我們說，其最淺的地方，隧道的頂端離地面僅有十呎。

唯一的照明設備來自牆上的電燈，每一百呎左右裝一盞。

在行駛這條五點六哩的隧道時，我們經過三處圓環轉道。他們後來告訴我們，其中有十三條分支隧道，讓人們，而不是車輛進入我們駛過的隧道。

他們說，其中共有一百零四個地下室，作爲廁所和儲藏室，但不儲藏食物，因爲食物在這種潮濕的地方將會腐壞。

這「隧道並無通風系統，當局的解釋是居民可利用這一隧道逃出城外，進入山區，而並不要他們留在地下。氧氣將會順着天然的氣流下來。現已有計劃裝設通風設備。在遭到核子攻擊時，這有用嗎。一位趙姓共幹說，沒有用。

民眾撤離歸綏需多久的時間？他說：「廿分鐘。」

是否有過演習？他說：「沒有，我們不需要。我們的人民都了解。」

他們提醒我們，歸綏是與蘇聯交界的邊區的一部份（編者按：綏遠省並非與蘇聯交界，中共出賣國權的罪行，由此可得證明）。因爲北邊就是蘇聯，我們發現此地的安全管制較大陸任何其他地方嚴格。

在歸綏，如果沒有中共人員陪同，我們不能在街上行走。

汕頭天津大字報 抨擊華鄧製造 共軍南北對峙

廣東、天津兩地，於三月間曾出現反對華國鋒和鄧小平的文字，抨擊他們陰險毒辣，製造共軍南北對立。

廣東「汕頭地區」（即包括汕頭附近的十餘縣）的共軍「退伍軍人」，三月二十二散發一種名爲「華修專案」的小冊子，指責華國鋒「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兩面三刀，陰險毒辣」，最後必將被大陸人民「共殺之」。

天津市三月底貼出由「革命羣眾」署名的大字報，影射攻擊鄧小平，主要內容是：

一、兩年前天安門事件發生時，咒罵毛澤東爲秦始皇的人，已「成爲英雄」；捍衛毛「名譽」者，都變成階下囚。

二、中共「中央」有人擺陰謀詭計，製造共軍「北三派」與「南四派」的南北對峙局面。

所謂共軍「北三派」與「南四派」，前者是指共軍北平、瀋陽、蘭州三個「大軍區」；後者是指共軍南京、廣州、昆明、成都四「大軍區」。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春郊試馬 詩詞四象回文

封淑英

之何暮鳥驚弓射。馬縱誰來野恣遊。宜踏草毡柔軟軟。好穿楊綫滑油油。歧歧覺緩愚臨滅。險險知先哲免憂。斯警急回頭勒轡。立崖高處共春留。

回讀：

留春共處高崖立。轡勒頭回急警斯。憂免哲先知險險。滅臨愚緩覺歧歧。油油滑綫楊穿好。軟軟柔毡草踏宜。遊恣野來誰縱馬。射弓驚鳥暮何之。

（前詩變詞虞美人調）

之何暮鳥驚弓射。馬縱誰來野。恣遊宜踏草毡柔。軟軟好穿楊綫滑油油。歧歧覺緩愚臨滅。險險知先哲。免憂斯警急回頭。勒轡立崖高處共春留。

回讀：

留春共處高崖立。轡勒頭回急。警斯憂免哲先知。險險滅臨愚緩覺歧歧。油油滑綫楊穿好。軟軟柔毡草。踏宜遊恣野來誰。縱馬射弓驚鳥暮何之。

喜賀蔣經國院長獲選總統

林參天

贛南統署已崢嶸。臥轍攀轅命是聽。逆據神州秦不帝。鼎移寶島國中興。良弓良冶箕裘紹。肯構肯堂文物呈。民頌民歌均向慕。收殘卅九慶昇平。

偶感

林參天

異地竄身二八秋。每於南望白雲愁。漫天凍雪無時已。遍野哀鳴那日休。雖死秦皇兇尚在。再生夏桀暴猶尤。歸期杜宇知何歲。能不悽然淚暗流。

烟雨郊遊（回文）

高國華

巒轉步磴曲迴旋。絮落空岩石噴泉。

松嘯壑中巢噪鳥。竹搖亭畔柳鳴蟬。溶溶雨潤香荷嫩。縷縷烟籠碧荔鮮。笻杖倚行傴體倦。茸茸綠徑草芊芊。

前題

衛燕山

多少春光且莫論。扶鳩隨興過前邨。綠雲深處鶯喧舌。紅雨飛時蝶濕魂。苔石橋斜幾踏潤。藤籬犬影未開門。疏慵忘約丹青侶。消受梨花點點痕。

前題 調寄漁歌子

何敏公

烟迷碧樹霧迷樓。細雨陰晴十里洲。花欲語，鳥爭啾。指點谿山認舊遊。

前題 調寄踏莎行

潘學增

雨灑田疇，烟籠水木。黃鸝白鷺飛盈目。羊腸小徑豁然通，行行不覺臻山谷。似馬趨蹌，如牛[illegible]。中原父老遺殘[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何[illegible]我之心曲。

前題 調寄鷓鴣天

劉祖霞

春日郊遊景物奇。微風細雨也相宜。烟籠翠柳鶯鶯語。雨濕紅桃蝶亂飛。山暗淡，海迷離。黃昏未到已人稀。蟬鳴樹杪休多聽，漫踏歸途綠草肥。

前題 調寄蘇幕遮

蕭瑶笙

[illegible]，黏[illegible]雨。一片平原，[illegible]籠輕霧。靜鎖郊坰連水滸。野徑迷離，幾把遊人誤。蝶[illegible]慵，鶯困住。散絮飄綿，處處牽愁緒。更怕編成千萬縷。織就重簾，遮斷春歸路。

前題 調寄驀山溪

陳冠天

[illegible]三春色。隔[illegible]遊，[illegible]時，長[illegible]客。舊盟此際，負[illegible]，[illegible]猶相識。荆花妍紫，拾翠人如織。驟雨漲河橋，聽鵑聲，頻傳消息。郊原騁目，但霧濕巒雲，抒吟句，付奚囊，漫憶頭添白。

前題 調寄錦纏道

鄒哲夫

閒坐芸窗，書倦寂寥無緒。聽鶯啼，頓興遊趣。携笻偕侶郊原去。野意怡然，且把襟塵抒。看烟籠綠，楊花霑微雨。寵芳菲，谷風和煦。任胸中，盡挹奇山水。曠懷舒詠，喜得題春句。

前題 調寄風光好

鄭越烽

情曚曚，意曚曚。怕見江山雨又濛。覓行蹤。草亭一別長懷舊，堪回首，猶記當年樂事空。更難逢。

鳳凰閣淺談

何敏公

題攷：此調有六十七字或六十八字兩體，以柳永體（匆匆相見，懊惱恩情太薄。）爲正格。起首句四字，第二句六字共十字。樂章集未有記載，見花草粹編。張炎詞亦如此填。元高栻詞註雙調。

別名：張炎詞有『漸數花風第一』句故又名數花風。

體制：兩段六十八字，前後各六句，各四仄韻。（叶入聲）

鳳凰閣 石香舉追月

傅靜庵

看秋分海澨，佳期又續。月圓昨夜夢初熟。何意今宵重把，一盞蛾綠。石臺上，幽香可掬。憑欄天遠，信有高山在目。半竿他水潤如玉。好月[illegible]留，最[illegible]。且[illegible]，銀[illegible]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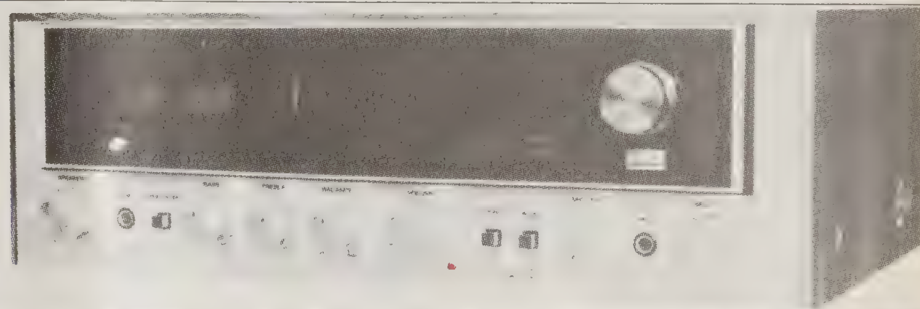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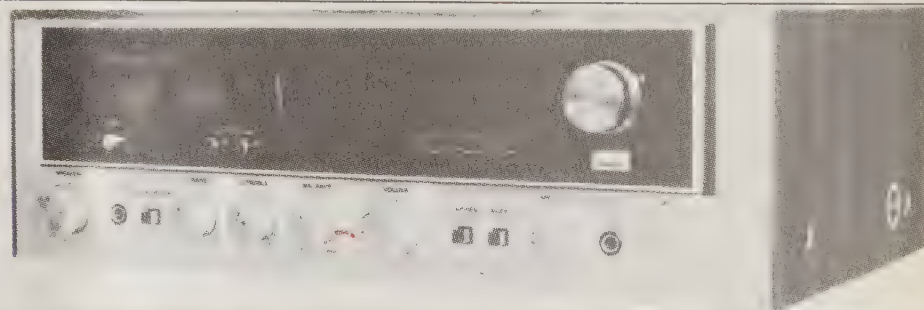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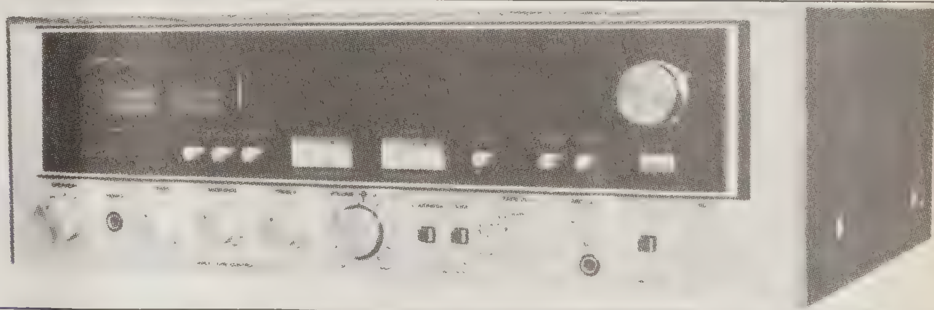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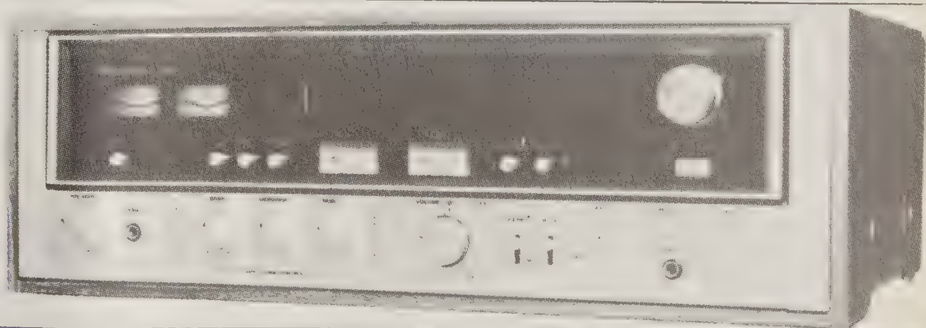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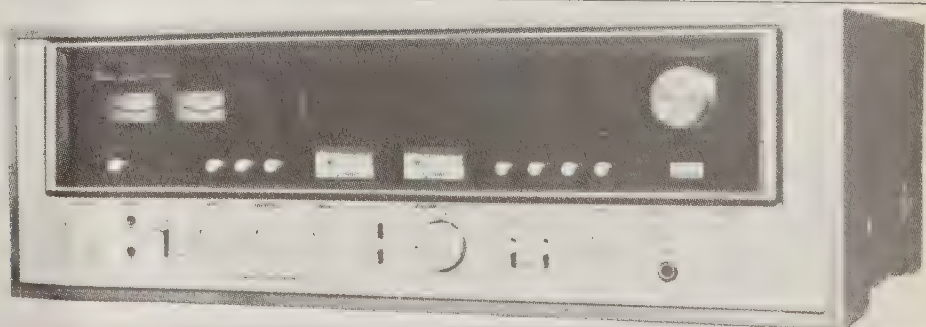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響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549

釣魚台醜劇查老板表錯情叫「憤慨」

中越共火併經緯

中越共邊境坦克戰的內外因素

中共將「軍事建設」置於首位

市政局的「茶杯裏風波」

蘇聯處心積慮開發西伯利亞

瑪嘉烈戀情遍受指責

中華民國購買英法面對空飛彈



內中秘密，不揭也能！

嚴以敬作

從黨代會看中共派系的爭鬥

NO.549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一九七八）五月四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叁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要目

每週評論

從黨代會看中共派系的鬥爭

自去年十月到現在的半年多時間中，中共拖拖拉拉有八個省級黨代會召開，選舉產生了新黨委。它們是湖南、西藏、廣西、江蘇、山西、貴州、廣東和寧夏。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毛致用和西藏區委第一書記任榮，還可以說是華國鋒的人，至少這兩個人與鄧派無關。其他六個第一書記是廣西喬曉光、江蘇許家屯、山西王謙、貴州馬力、廣東韋國清和寧夏霍士廉。這些人在文革中，沒有挨過整的只有一個當年在廣西把紅衛兵殺得個雞犬不留一乾二淨的韋國清，但他絕對是矮子鄧小平的超級親信，這是沒有人懷疑的。文革初挨整不重，不久就「解放」担任河北副書記，後調貴州担任第一書記的馬力，可能派他到貴州壓在老黑帮第二書記李葆華頭上是肥華的主意，但馬力却不一定死心塌地地捧華，因爲他到底是個中年以上的幹部。儘管如此，鄧派還是不放心，繼李葆華調北平當中共的「人民銀行」行長後，在日前貴州省成立新省委時，就地提升來自北平的彭眞手下幹部賈庭三任第二書記。其餘都是被紅衛兵三揪五鬥弄得死去活來的正牌黑帮份子。

從這裏已可看出一種傾向：那就是肥華在葉劍英的支持下，暫時還可維持他的甚麼「英明領袖」的名義，但對於權特別是組織權和槍桿子他是摸不到邊兒的了。現在北平把持黨權和軍權的都是鄧小平。所以，經過去年八月中共召開的十一大和今年二月召開的五屆人大，鄧派爪牙逐漸地冒了上來，紛紛抓了個要害部門。如組織部長胡耀邦，文化部長黃鎭，特別是共軍方面的幾個頭目，如聶榮臻、徐向前、羅瑞卿、韋國清、楊勇、許世友、劉震等人，是與鄧有密切關係或利害一致的「親密戰友」。在北平上層與肥華有關係的人，只有葉劍英、汪東興、吳德、陳錫聯等一小撮。四月初北平再度出現大字報高潮，肥頭大耳的吳德在大字報的「炮火」下，大概是完蛋了，不然怎會二十多天不露面？北平大字報攻擊的另一個目標陳錫聯雖尚未垮台，看情形他是走上了湘西土匪出身的賀龍的路子——以「國務院」副總理的名義專搞體育。

照說，中共省級黨代會，除老毛家鄉湖南首先召開表示「尊重」老毛外，第二就應該是北平市，因爲毛屍陳列在北平，還有北平是甚麼「人民中國的首都」。

可是在前一階段它却挨不上號，估計這主要是因華鄧兩派鬥爭所致。肥華連「視察」北平郊區養豬場、養鷄場都帶着吳大頭，這既表示他們都是毛江餘孽自己人，更似公開告訴人們，肥華支持吳德，在此情形下召開黨代會，第一書記由吳德蟬聯是應該的，可是經過今年清明節，吳大頭繼受「轟」而「失蹤」，諒北平市黨代會不會太久必召開，但第一書記不是吳德是可以肯定的。

中共召開省級黨代會，是中共派系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所以，進展不會順利，時間勢必要拖得很久。大陸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文革初期大陸各級黨政機構都被「砸個稀巴爛」。經過中共九大，在一九七〇年末開始拼凑省級黨委。第一個是湖南省，成立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末。最後成立的一個是黑龍江省委，時間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前後只有九個月時間。

而此次召開黨代會成立新的省級黨委，却顯得阻力很大，慢慢吞吞。用時半年，凑成八個省級黨委。在一九七〇年末到一九七一年八月那段時間，毛林分裂已由暗轉明，並瀕臨火併前夕，但拼凑二十九個省級黨委只用了九個月左右的時間，而此次恐怕一年也凑不齊全。這說明：現階段華鄧之間的鬥爭，比七年前林彪折戟沉沙摔死前那段時間的互噬還要激烈。

對此，並非憑空臆造，而是有事實根據的。未來，在召開黨代會前被整肅，或召開時落選第一書記的必大有人在。如毛遠新的心腹遼寧省委第一書記曾紹山；四人帮垮台後還批准出書攻擊鄧矮子的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解學恭和一九七六年清明節在鄭州「二七」廣場鎭壓大字報運動的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等人都有危險。

靠投機上台的肥華沒有好下場是可以背定的。但鄧矮子也不能穩操勝券。

第一，他年老快死了；第二，此人心胸太小，對老百姓和毛周一樣壞，想長遠也辦不到。

釣魚台醜劇是華鄧鬥法結果
查老板表錯情高叫「憤慨」

中共政權爲了釣魚台事件對日本屈膝，查老板本來一團高興，認爲人心大快。如此一來，弄到面色無光，下不了台，因而大呼「憤慨」。其實，中共在這三十年來所作所爲，值得憤慨的倒行逆施的事多的是，何祗這一件？釣魚台其實早已被中共出賣，今回再出賣一次，查老板又何必這樣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呢！

萬人傑

華鄧釣魚台鬥法

有位讀者寫信提醒老萬，中共向來在與外國發生爭執時，都不敢正面對抗，而由「人民」出面。他還舉例說，譬如當年港共要「鬥垮鬥臭港英」，中共當局並沒作出表態，邊界農民却奉命叫囂，以示民意反英。

又如中共與蘇聯邊界衝突，也發動農民，以鋤頭犂扒和蘇聯軍隊對抗。更明顯的是今次釣魚台事件，開到釣魚台水域「保衛疆土」的不是中共的「強大海軍艦隊」，而是一百多艘漁船。雖說漁船是「武裝」的，但其作用究竟與軍艦有別，不能實際負起拱衛國土的責任。

中共愛表現「羣眾力量」，其實正表示其內心的虛怯，百多艘漁船，若沒有得到中共當局命令，不可能集結釣魚台的，既是奉命行事，其所代表的意義是：一、中共沒有正規海軍武力可供抽調，爲了保衛釣魚台這荒蕪小島的「主權」，只能由這些漁船執行任務。二、中共海軍不敢與日本正面衝突，所以嗾使漁船困擾日本，以示這是中國人民的力量。

中共此舉，目的爲何？老萬在事發第一天，就認爲是要向日本施加壓力，迫其早日締結和約。到現在，還沒改變這觀點。但中共此舉雖然並未達能目的，且因爲此事的影响，使和約更加「遙遙無期」。日本看穿中共的弱點，反而態度強硬，堅持先解決釣魚台問題才續談和約，這一來，便使中共「步驟大亂」！

在海外輿論「寸土不可失」的一致要求下，中共絕不可能公然把爭持多年的釣魚台，雙手奉献給日本；但不解決了釣魚台的「主權」問題，和約也無法再談，這一來可把矮仔鄧搞急了。

高瞻遠認爲是華鄧奪權鬥爭的一招，看事情的發展，他的確「名不虛傳」，「高瞻遠矚」。鄧小平正用盡一切懷柔招數，誘使日本入彀，提高其本人聲望，決不會如此霸道，用大批漁船「迫和」日本，這後果又幾乎可以預料到的，豈不是「捉虫入屎忽」嗎？因此，高瞻遠認爲這怪招是肥佬華發的，不在對付日本，而是要破壞矮仔鄧的計劃，這目的顯然已達到。

鄧小平怎樣化解這僵局？看來除了把這事丟淡再談，沒有第二個辦法。但華國鋒仍不肯罷休，所派遣的漁船，還有部分在水域附近徘徊不去，把這事拖延下去，自然對鄧小平十分不利，看華、鄧兩人的鬥法，可見中共領導階層的面和心不和，也拆穿了「團結」的假象。

中共漁船開入釣魚台水域，不是什麼「愛國行動」，請拭目以觀「下回」吧。

查老板的憤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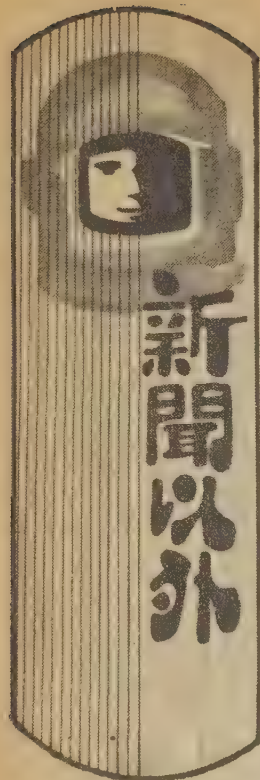
查老板因北平對釣魚台事件態度軟弱，表示「大感憤慨」（見明報四月廿四日社評「外交部的答覆喪失立場」）。

他說：我們可以容忍中國（共）政府對釣魚台暫時默不作聲，可以容忍中國（共）政府在目前自行禁止漁民前往釣魚台海域，但決不能容忍外交部人員正式向日本外交代表表示：這類事件今後不會再發生。

查老板的憤慨，顯是因爲耿飈給他的耳光打得太重。照明報過去的說法，明報是中共高層（以前是周恩來，老周斃命後，可能是鄧小平）經常的讀物，據他們自己說，明報也是中共內部傳閱的參考資料之一，那麼，中共上上下下，本該都看過查老板的社評，他們對查老板的忠告，竟充耳不聞，對蘿蔔頭卑躬屈節，保證不會再發生查老板認爲「人心大快」的事，難怪查老板「憤慨」了。

本來，釣魚台列嶼的「主權」問題，只不過是中日兩國間的事，與新加坡無關，新加坡人爲釣魚台主權而憤慨，大可不必，查老板也不要太認眞。

照老萬分析，完全是查老板表錯情。當他見到中共漁船空羣開到釣魚台水域，就忙不迭的認爲是「人心大快」的事，目的顯在拍中共馬屁，誰知中共漁船開到釣魚台是另外有人擺計，存心整蠱矮鄧，鄧小平的馬仔忙不迭去化解，既說是「偶發事件」，又說「不會再有此等事情發生」，無異把查老



板「大快人心」的話丟到毛坑裏，怎麼不把查老板弄到老羞成怒，在他的社評中表示「憤慨」呢？

查老板認爲中共外交部的答覆「喪失立場」，這句話實因查老板「火遮眼」，胡言亂語。中共外交部喪失的並非中共的立場，而是查老板的立場。

中共立場是要爭取日本早日簽訂和約，不在乎釣魚台這個荒蕪小島的主權，如不是傳說這荒島下面有油源的話，根本連提都沒有人願提。經中共漁船隊這一鬧，日本仔就認眞起來，他們看出鄧矮仔一派的猴急，恐怕必將堅持和約中聲明釣魚台歸日本，如果鄧小平簽署這樣的一份賣國和約，千秋萬世都會受人唾罵，他敢嗎？如果漁船陣是肥華攏計的話，已達到預期目的了。

查老板寫過許多拍馬屁拍着馬腎囊的撞板社評，但大部過了一段時間，人們便忘掉，沒撞得這麼顯著。今回食豬血屙黑屎，馬上見功。欣飈的這一掌，把查老板摑得滿天星斗，他的憤慨，倒也是勢所必然的了。

萬報豈可承辦罵人

萬人日報讀者和報社關係，早已超出三角錢代價的關係。老萬說過，讀者是萬人日報眞正的老板，不少讀者的確以老板身份自居，對我們有什麼不滿，都直言不隱。一個老板已經不好應付，數以萬計的老板，有時應付起來確是陀陀擰。

他們要表示意見的，不但是報社的事，甚至有些「老板」還把我們視爲中華民國政府的替身，對政府有什麼不滿，也責備到我們身上來。

最近接到讀者的信，指責掛中華民國年號的報紙刊登中共出土文物的統戰廣告，雖然萬人日報並未刊登，他們却指責老萬爲什麼不向這些報紙開炮（其實老萬早已開炮，而是他們火遮眼沒看見罷了），問老萬是否因爲在那家報館打工，投鼠忌器，恐怕被炒魷魚，所以不敢開炮？

老萬未予置覆（實在也無從置覆），他的電話却來了，老萬只好婉轉解釋，我們批評過就算，不可能每天擺起擂台在罵。共產黨早已看清楚香港資本家的弱點，沒有人能逃得過鈔票這一關，因此在中共變相派片的銀彈政策下，不論老板伙記，沒有一個不軟化在銀紙之下，中共統戰的成功，拆穿了簡單過「汽水」，因此，在這個政策的繼續推展下，連你認爲「偶像性」的反共報紙也可能變色，乃屬「唔出奇呀」！事實上，在紅色肥貓派水下，反共報紙體育版、娛樂版早已變了粉紅色，水愈多而變色愈深，將是必然的道理。

萬人日報天天在罵，人家有人民幣落袋，睬你都傻！我們只能點出一些來龍去脈，讓讀者自己選擇。對付變節的報紙，檯在讀者本身，不在萬人日報。對付媚共的電視台唯一方法是罷睇，使他們的「收視率」大幅度降低；對付媚共的報紙更簡單，罷買，他們銷路驟降，老板自然知驚，廣告的收益，彌補不了讀者驟降的損失，即使再有統戰廣告，也要「諗過」才敢登了。讀者一方面買他的報紙，一方面指責老萬不向他們開炮，我們專門做炮手，他做總司令，是不是太不公平？

對墮子、媚共分子的口誅筆伐，是義不容辭的，不過我們的批評與抨擊，必須得到讀者作後盾，讀者有時應作一些民意表現，直接對你所不滿的人和事有所反映，使對方知道這是民意，並非萬人日報亂罵，否則我們就會成爲罵街潑婦的姿態。

萬人日報對人和事的批評，很少考慮到私人問題，老萬得罪人多，非自今始。醜人全部由我做，有計，但只能適可而止，各位老板要原諒。

爲台灣同業憂

讀者怨憤的話，老萬聽過不少，他們跑到編輯部和老萬面對面的談，也在電話裏爲政府對忠奸不分，是非不辨而浩嘆。他們的心境，老萬完全理解，其實；老萬所知道值得浩嘆的事，比他們更多。他們的怨憤，不是不愛國，不是不關心國事，事實他們太愛國，他們的浩嘆，只是恨鐵不成鋼。

老萬的一句話，常被他們引用，且認爲至理名言。老萬語錄說：「最反共的人是大陸八億人民，其次是香港四百萬同胞，再其次是海外一千多萬華僑，最不反共是台灣官民。」台灣人民反共不夠積極情有可原，因爲他們未直接受到共產黨迫害，對共產黨的殘暴統治，未身受過。報上的記載，認爲是政府的「宣傳」，採取懷疑態度。一旦離開台灣，很大部分會變成親共分子。

台灣官方的敵友不分，是非不辨却是不可饒恕的。萬人日報揭發墮子的媚共醜行，政府當局不但沒有加以檢討，進行處理；私下裏還責怪萬人日報「多事」，給他們添麻煩。

他們認爲萬人日報這班人反共是「理所當然」「份所應爾」的，不必理會他們也自然要反共；但盲報這種可以左，也可以右的人，却成爲他們「爭取」目標。不但用「公費」招待他遊台灣，還派了專人陪同接待。在台灣的時候，此公言論比老萬的反共還要積極得多，使到台灣諸公，大爲感動；可是回到香港，筆下的見、聞、思却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官方的接待，白花了寃枉錢，而此公在動身之前，發爲聲明，說是「一切自費」，台灣官方，簡直啞子吃黃蓮！

今日盲報老細雖沒有再受到熱烈款待，但政府每有「招待」，盲報編作者必然有份，「爭取」的幻夢依然未滅，而盲報毒菌滲入台灣，却於不知不覺間形成一個極大危機。今天，台灣兩家銷路最廣的商營報紙，和盲報一系作家實際已經掛鈎，在這些報紙屁股上，經常看到相互呼應，似是而非而論調。老萬不相信兩報老板會過問這些事，只不過下面的工作人員被滲透，老板毫無所知，政府當局更不會有所警覺。

盲報型的毒素在香港起不了多大作用，因爲香港讀者很大部分對中共毒素有免疫作用；但這種東西用來腐蝕台灣讀者，其後果之嚴重，難以估計。在一家報紙的「週刊」上，作者名單幾乎清一色是盲報分子，老萬看了，不禁唏嘆，台灣報紙被滲透而不發覺，可慮也。

中越共火併經緯

岳騫

自從瑞典記者獨家報導華帮與越共曾在邊境發生武裝衝突事，引起舉世注意，四月二十日共帮外交部正式否認。

路透社「北京」二十日電，中共外交部發言人今日稱：中共政府不知道一位瑞典電台通訊員所報導的中共和越南的部隊經常在邊界發生衝突一事。

記者要求外交部對該報導作出評論，上述瑞典通訊員引述河內人士的談話稱：中越邊境經常有裝甲部隊發生戰事。

該發言人說：「我們不知道有你們所詢問的情形。」

「北京」外交人士稱：過去沿邊界曾發生磨擦；不過他們不相信會導致嚴重的對抗事件。他們估計，問題極可能是因爲從未清楚劃出正確的邊界而引起的。偶然的衝突主要原因山居民族人士越過邊界而引起。

這項否認語氣相當含糊，間接承認了偶然有衝突，實則此事有其歷史因素，也有政治原因，非常複雜，茲將兩個共黨之間衝突說一說。

自從越戰發生，共帮就傾全力援越，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和二十九日，越共總理范文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中央委員會主席、「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顧問委員會主席阮友壽先後抵平，參加共帮「國慶」二十週年并商討加強兩者之勾結關係。十月十五日和二十五日，周恩來與阮友壽、范文同分別發表會談公報，叫囂南越共黨「高舉胡志明主席決戰決勝的旗幟，堅持持久戰爭，一定能夠取得抗美救國戰爭的徹底勝利」。而此時中共與越共在軍事上的具體表現，就是一方面支持南越共黨以「人民戰爭」的戰畧戰術，不斷攻擊南越各城市和軍事基地，企圖使美越在軍事上陷入泥沼；另一方面，隨着南侵行動之展開，中共再次對越共進行大量之軍事援助。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三年，雙方簽訂之軍經援助，每年均達七至八項之多，爲歷年所罕見。一九七四年底，中共在南寧市成立「中國人民援越總部」，與此同時，中共工兵并在北越地區，建設大規模儲運系統，作爲支援越共的後勤補給基地。一九七五年二月，中共派遣以楊勇爲首的軍事代表團至河內訪問兩週，密商南侵問題，此後越共攻勢即逐步升高，及至三月中旬，越局迅速惡化，此時美國福特政府雖竭力爭取對越南之軍事援助，却遭受國內姑息氣氛及國會之阻撓與反對，只得任其自生自滅，四月三十日越共大軍進逼西貢，越南政府被迫向越共軍投降，因而使整個越南完全被赤化。

綜觀此一時期雙方的勾結關係，主要是中共利用國際姑息主義及美國國內反戰氣氛抬頭的有利時機，大力支援越共軍事南侵行動，卒使越南淪入鐵幕。

但到了越南全部淪陷，中越共之間鬥爭隨之而起，因爲中共一貫大力支持「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希望越南由兩個共黨政權統治，便於操縱。此時中共已担心南方出現一個強大的越共政權，實在非福，大概由於中共此一壓力，北越共併南越共遲延了一年。在此期間，中共又大力推動兩個越共政權同時加入聯合國，經安理會以多數票通過，但由於南韓入會未得到支持，美國乃否決了南北越同時入會。

到了北越共正式併了南越共黨政權，定國都在河內（越南以前國都在中部順化），將西貢改爲「胡志明市」，完全征服了南越，中越共關係更進一步惡化。具體事實有三項：

第一，戰後的越南，百孔千瘡，一切急待重建，迫切需要外援，以支持其重建工作。然而，由於中共本身經濟脆弱，外強中乾，無力再對越共提供經援，因此一九七五年迄今中共僅與越共簽訂兩項經援文件，其一是貸欵協定，另一則是提供一般物資的議定書，其數量均微不足道，自難滿足越共之慾望，援盡恩絕，怨恨由此而生，遂使越共轉而倒向蘇聯。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二日，越共總書記黎笋率團訪平，歡迎場面甚爲冷清，往後雙方雖舉行多次會談，却未達成任何協議，兩者關係之不協調已見端倪。其後，黎笋繼而訪問莫斯科，除了受蘇共頭子之熱烈歡迎外并與蘇聯簽訂了一系列軍經援助協定，同時雙方并發表聯合公報，強調越共支持蘇聯世界革命之政策。北平與莫斯科「人情冷暖」成一鮮明對比，無怪乎越共轉而傾向蘇聯并追隨其路綫。

第二，一九七五年中旬，河內出版新編越南地圖，將西沙、南沙兩羣島，擅改名稱，列入越南版圖，中共隨即發表強硬聲明，重申其對南海諸羣島的主權，與此同時，蘇聯「眞理報」立即對中共西沙羣島的主權主張，發動攻擊，并從中挑撥中共與越共之關係，而使雙方關係驟形緊張。

爲此，越共頭目武元甲在河內發表「建立穩固的全民國防，保護社會主義越南祖國」，強調越南現在必須編練一支現代化軍隊，對抗來犯敵人，打退更大規模的侵畧，此即針對中共而發，亦即以中共爲「假想敵」，雙方關係之惡化竟至于此。

第三，一九七七年一月四日，越共外交部照會中共「外交部」指控中共駐河內「總領事館」兩名外交人員以外交官員身份，從事情報活動，竊取軍事設施情報，侵犯越共主權，越共視爲「不受歡迎人物」，爲此，中共即將該兩名外交人員召回，同時并相應採取一連串報復措施，此即：驅逐越共駐南寧總領事館副領事及三等秘書各一人，召回「中越海運公司」駐海防代表，拒絕接受雙方「科技協定」中規定應于一九七七年三月赴「北大」入學之兩名越共大學



一九七七年六月越南武元甲訪平，與華葉會談破裂，武元甲拂袖而去。

生之護照申請。

第四，是一九七七年五月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政府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武元甲大將應蘇聯之邀訪問克里姆林宮，中共鑑於越蘇接觸頻繁，所以也邀請武元甲訪平。去年六月二日武元甲率團應邀抵平訪問十八天，代表團的陣營甚強，除越共中委、副總參謀長黎仲迅，越共中委、越軍總政治局副主任黎先和分担任副團長外，團員有總後勤主任裴蓬、第一軍區司令譚光忠、第七軍區副司令童文貢、外事局長黃文俊、越駐中共大使館武官黎草。他們曾與共軍頭目數度會談，並訪問了各地，於六月二十日取道南寧返回河內。

據六月二十日美國新聞週刊指出：武元甲一行飛抵北平的當天下午，即先已下令海軍大小艦艇共二十九艘，駛向中國南海環繞在西沙羣島海域一帶，實施海空作戰聯合大演習。一九七四年中共趁阮文紹的越南政府陷共之前佔領了西沙羣島之後，越共一直為此事不快。越共於一九七五年初突擊佔領了南沙部份島嶼，中共也為之不悅，因此雙方關係益加惡化。就在武元甲訪平前不久，中共海軍刊登在「人民日報」的文章，倘誓言一定要奪回南沙諸島。為此越共於去年五月宣佈將越南的經濟水域訂為二百海浬。

第五，係武元甲在去夏訪平時，對中共大興問罪之師，使中共頭子啞口無言，不知所措。據日本產經新聞獲自日本政府外交和防衛廳方面的消息透露：去年五月高棉軍隊侵入越境幾十公里，越軍圍剿的結果使棉軍全部被俘。經過盤查之後，竟發現其中有一百多人係中共官兵充任棉軍的「軍事顧問人員」。越共證實了這批人員的身份之後，對中共益加痛恨，乃將被俘棉軍全部遣返，將中共官兵悉數扣留充作人質。武元甲訪平時會就此向中共提出嚴重抗議，要求中共作出交代，結果雙方談判破裂，武元甲拂袖而去，雙方連「聯合公報」也沒有發表。武元甲返越不久，棉共總理波爾布特即於九月底訪平。自然引起蘇聯和越共的重視。

波爾布特在平成為第一貴賓，所受歡迎且在羅馬尼亞總理之上，以後的越棉共戰爭，中共已作了無形介入。其中事例甚多，例如最近高棉國慶黃華講話可以看出。

黃華說，在過去的一年裏，柬埔寨人民在柬埔寨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以革命英雄主義氣概，堅決悍衛了國家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斷打敗了國內外敵人的顛覆和破壞活動，進一步鞏固了革命政權，同時，以忘我的勞動繼續恢復和發展經濟，特別是全民動員，苦幹實幹，大搞農業生產，勝利地完成了一九七七年水稻生產計劃，在工業、文教和衛生等戰綫上也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成就。

黃華在談到中（共）柬之間的友誼時說，我們的友誼是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基礎之上的。我們堅信，中柬兩黨、兩國和兩國人民在今後的共同鬥爭中必將更加緊密團結，並肩前進！

這些話也都不留絲毫餘地，可見中共對於越共態度已趨強硬，如果再硬下去，雙方攤牌，一次「珍寶島型」戰爭可能很快就會爆發。

中越共邊境坦克戰的內外因素

南望客

最近中共與越共在邊界爆發坦克大戰，並不是為了「領土主權」問題，而是中共給越共下馬威，因為事件正好發生在越共聲稱大舉進攻高棉之際。另一方面，布里茲尼夫西伯利亞之行，給中共刺激不少，故中共有意在北越邊境製造緊張情勢，作為答覆老布遠東之行炫示武力目的的手法。此外，中共曾大力支援北越南侵，但南越赤化後，越共却一面倒向蘇聯，這口鳥氣中共怎能吞下！



中越邊界形勢圖

正當棉共金邊電台廣播：河內將十五師越共部隊部署威脅高棉的越、高與高、寮邊界地帶，並出動了蘇製重型坦克與蘇製米格戰機，聲稱越共將大舉攻棉之際；四月十九日斯德哥爾摩的瑞典電台忽然報導：中共與越共部隊正沿着中國大陸與越南邊界的全線上爆發了戰鬥；瑞典電台記者並進一步說明：中共與越南已經發生坦克戰爭，這種事件是全面性戰鬥，並不只是邊界衝突。

中越共邊界衝突

瑞典電視台報導：中共與越南之間曾發生坦克戰，沿邊境戰鬥仍繼續着。

並沒有關於這些戰役的其他獨立報導，中共和越南也沒提起其邊境發生過戰鬥。

瑞典電視駐香港記者蘇德保最近訪問了越南，他引述「極靈通消息人士」的話說：駐河內的外交官員們知曉此項戰鬥。

蘇德保說：一位高級越南官員否認激戰的報導，但他說在越南北部邊境的某些地區，和對南中國海部份島嶼的權利曾發生執爭。

據說在高棉與越南的邊境戰爭中，中共支持高棉。此戰爭自共黨部隊在一九七五年打敗美國的棉越兩國政府不久，即開始發生。

蘇德保說「可信賴的」消息人士在越南首都告訴他：包括坦克戰在內的此項戰鬥，正發生於河內北方約二六〇哩的大陸。但「越南高級官員否認這些報導—不過他們證實邊界情勢緊張」。

蘇德保引述越南官員的話說：「沒有戰鬥，但我們各自主張該領土屬於我們。情勢很緊張。」

蘇德保只肯透露上述戰鬥報導係來自「住在越南的外國人」。他強調這些消息人士不是瑞典人。

瑞典電台引述河內消息人士的話說，中共與越南軍隊在沿着中國大陸與越南邊界的全線上爆發戰鬥。

瑞典電台記者說，這些事件是全面戰鬥，並不只是邊界衝突。

他形容中共海軍有潛在能力，尤其是在潛艇部隊方面。

中越共不睦由來已久

中共與越南之間的不睦，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首先就越南而言，對中共的忌恨相當的深。第一、歷史上，民族與邊界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第二、一九七三年中共以閃電戰由阮文紹政府手中奪下西沙羣島中為越軍佔領的島嶼，北越無可奈何地致函中共，感謝中共為北越奪得該島，但中共退回了那封信。第三、北越相信「巴黎和談」是美國和中共串通壓迫北越停火，製造三個越南政權（北越、南越、南解），企圖出賣北越政權，以便制衡北越，不致倒向蘇聯。第四、在南越淪陷前，中共已將影响力伸入寮國及高棉，對河內形成包圍。中共為了對付蘇聯，不惜聯手美國以北越為犧牲。第五、越南整個變色之後，中共拒絕「歸還」西沙，反而在西沙駐軍建設，使河內深感不安。據傳西沙蘊藏有大量的石油，而且構成越南海防的門戶，戰畧地位非常重要。第六、在越南與高棉錯綜複雜的民族鬥爭中，中共站在高棉的一方以壓迫河內。近幾個月來，越高的戰爭中，中共的軍經援助已大量進入高棉，這是遠較高棉強大的越南，一直沒有巨大斬獲的原因。第七、中共在雲南、越南邊界上部署軍隊，尤其是隸屬「雲南邊防局」，設在車里的「滇西南邊防區」，早已在訓練泰緬馬共游擊份子，自然對越北的萊州省構成威脅。因此北越只好派大批幹部前往萊州山區組訓部隊。第八、越戰後，越南亟需重建，中共所能提供援助的能力還不如蘇聯。

就中共言，第一，一九五三年中共部署三個軍的兵力有意入越抗法，但武元甲認為如此雖趕走舊的殖民主，却將引進新殖民主，故堅決反對。第二，越南赤化後，越共政權所繪的地圖和發行的郵票，都將西沙羣島改變名稱納入其版圖之內，中共雖抗議，河內置之不理。第三，河內政權明顯的親蘇

，使蘇聯在包圍中共的戰略上，獲得極為有利的據點。第四，河內軍力強大，野心勃勃，企圖統一中南半島三邦，對中共而言，並非福音。

因此自一九七五年以來，邊界衝突即時有所聞，如一九七七年三月底的邊界之戰，以及今年二月造成三十人傷亡的軍事衝突等。

由此次的緊張，可以看出國際共黨的分裂與矛盾已非意識型態一因可以涵蓋，其衝突將繼續擴展至更廣泛的範圍。而中蘇共的對立，是決定中共越南關係的主要變數，而河內、金邊的宿仇，將使此一情勢更為複雜。

中蘇共互爭中南半島

雖然越共的高級官員否認了發生猛烈戰爭的報導，但他却說明，越南北部邊界上的某些地區有些爭端。由於中共越共雙方都是鐵幕深垂的封閉社會，消息的外洩不易。從越共高級官員的說法，已足說明中共與越共的戰爭，正類似目前越共和棉共所進行的衝突，這類衝突正在河內北方二百六十英里處的中越邊界進行着。

最近由於中蘇共的互噬日益加深加亟，蘇聯對中國大陸除瀕海的東面之外早已在東北、北、西北、西南、南沿中國邊境將大陸緊緊圍困，中共要打開這個包圍圈，目前只有向南突出。南越陷共後，越共早已靠緊蘇聯，堵住了中共的南面，於是中共拚力拉住高棉，大力在軍經方面援助高棉，以之拆散北越園堵力量。因此，自越、棉赤化以來，棉共、越共雙方衝突傾軋幾無一日停止，去年十二月卅一日，越共部隊大舉侵犯棉境，戰鬥激烈，年初兩政權宣佈斷絕「邦交」。今年一月四日，入棉越共部隊，攻至距金邊只有六十哩之遙，到二月五日，越共挾蘇製坦克、米格噴射戰鬥機，從湄公河三角洲沿巴塞河，進抵距金邊四十五哩處，但棉共並未為越共擊潰，並時有斬獲。今年一月六日，金邊政權曾宣稱擊敗「支六萬人的河內入侵部隊，以蕞爾的棉共政權，如非中共極力撐腰，怎能抵擋得住越共的猛攻。可見棉共越共之戰，實係中蘇共的代理戰爭。蘇聯一向即擅長發動代理戰爭，過去韓戰中，中共會在當蘇共在火中取栗的貓腳爪，代理過蘇聯作戰，迄今尚欠蘇聯大批戰費。今天在越、棉共衝突中，中共不得不出全力支持金邊，而越共在一心想達到「印支聯邦」統「越、高、寮三邦，成為蘇共圍困中共的南疆強「國」，就此註定了印度支那半島不會有安寧平靜的日子好過。

今年一月廿一日，中共「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鄧穎超結束訪棉時，曾重申盡一切力量幫助棉共打擊來犯敵人。隨後棉共即嚴詞拒絕越共所提雙方停火的「切條件。可見棉共獲得中共的承諾並足可為中共目前直接介入攻擊越共北境下了註腳。

共產黨一丘之貉本質

從四月廿日發自曼谷的美聯社電訊說，「中共正供應高棉以武器裝備，並代訓游擊隊，且可能沿中、越邊界及寮國北部，增加對越南的壓力，藉以表示它對河內親蘇傾向與越棉之爭的不悅。」

自河內赤化南越後，中、越共的關係即日趨冷漠，一面由於越共已成氣候，不肯受北平的擺佈，「面由於蘇聯在越南伸展其影响力已佔上風，同時牢牢控制了寮國。

從近程的觀點來看，越棉衝突不會擴大，充其量只是「打打談談」；中越共不致爆發大規模的軍事對抗，最大極限不過是「邊界糾紛」，這都值不得予以重視；我們所要指出的，乃是共產政權具有不斷鬥爭與此敵視的性格，對所謂「兄弟國、兄弟黨」如此，對自由世界更是如此；目前的中越共關係，即是廿多年來中蘇共關係演變的翻版。

中共統治大陸初期，一切依賴蘇聯支援，因而採「一面倒」政策，到了韓戰結束後，即拚命發展軍事力量；並因赫魯曉夫逐步停止軍經援助並撤退科技人員，而開始爆發所謂理論上的爭執，隨即公然鬧翻，擴大糾紛，演成長期衝突狀態。越共在活動初期，依附北平的情形一如中共之倒向蘇聯，河內高級幹部多曾在大陸「學習」，與法軍作戰及嗣後南侵的裝備物資，亦多來自大陸的接濟；到了三年前奪取西貢，吞噬整個十七度線以南之後，雙方即日益齟齬，越共且轉採親蘇疏中共的政策，這可說是師北平的故技，乃是中蘇共關係變化過程的重演。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僅河內對中共如此，高棉對河內亦復如此。棉共在叛亂時期，完全是越共的先遣隊，鸚鵡嘴一帶戰亂最烈的地區，更是越共藉以對南越發動侵略的庇護所，到了金邊先西貢而陷落，中共因早已佈局落子而較蘇聯佔先一着，棉共更因發展出一個局面，唯恐河內所搞的「印支聯邦」出現而居於附庸地位，於是互相敵對，並掀起迄今尚未完全結束的棉越武裝衝突。

由此可見，共黨原是一丘之貉，它們不但對外在世界採敵對態度，即令在共產集團之內也沒有長期的朋友，中共之對蘇聯，越南之對中共，高棉之對越南，都是先依賴而後對立，飽則遠颺，怒則反噬，它們對同黨同夥尚且如此，試問自由世界能用什麼方法滿足它們？到用什麼安撫政策使其在國際社會中和平相處？

中共給老布還以顏色

所謂越中越共衝突擴大的消息，原不值得注視，因為從共黨的猜忌、鬥爭和擴張侵略的本質來看，這種衝突是必然的。但任何共黨政權都至為狡毒，在它們尚未完成所謂世界革命及埋葬資本主義以前，將不會爆發「場自相殘殺的戰爭，雖有時佈出陣勢，只限於彎弓而不放箭，甚至藉此來製造民主國家的錯覺幻想，以鬆懈其防共反共的戒備；我們對越共關係演變及北平援助棉共以對河內施加壓力的各種報導，亦作如是觀。

當然中共一貫玩弄的辯證的詭計，素來是一鬆一緊，退一步進兩步的，它有意在北越邊境製造「段緊張情勢，可看作答覆蘇共布列茲尼夫遠東之行炫示武力目的的手法：同時又何嘗不是趁西歐為蘇聯武力自強，慄慄危懼的時候，乘機攻擊蘇聯的代理人，藉以取得西歐及美國姑息妥協份子的青睞，以推進其對西方的統戰。同時為此目的，在中越邊境製造事端，總比在與蘇聯邊境製造事端要穩妥安全得多，照樣可以收到欺騙迷惑西方的目的，望世人幸勿受其愚弄。

中共將「軍事建設」置於首位

丁潤如

華國鋒不論在「工業學大慶」、「五屆人大」、「科學大會」上的報告中，都强調軍事的重要性，突出了一切科技、經濟建設，目的在「準備打仗」。而共軍「解放軍報」更在召開「科學大會」時，發表「奮發圖强向國防科技現代化進軍」文章，希圖建立一支現代化軍隊，作爲對內對外的階級鬥爭主要工具。

中共五屆人大開過之後，海外時事觀察者大多注意於其組織人事的變化，政經路線的趨向和權力鬥爭的發展，而對於中共處心積慮爲禍世界的企圖，特別是他在軍事上的陰謀，却甚少評斷。

一切措施的重點在軍事

去年五月五日，華國鋒在「工業學大慶」會議上的講話中曾強調：「在建設速度的問題上，與其說是純經濟問題，不如說是一項政治問題。」今年二月廿六日，在「五屆人大」中，華更進一步在其「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實現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這不僅是重大的經濟任務，首先是十分緊迫的政治任務。從國際上看，必須爭時間、搶速度，增強經濟實力和國防實力，才能更有效地對付社會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可能發動的侵略。」華在這裏認眞地說明了中共目前所推行的經濟建設，其目的在「準備打仗」。

所謂四個現代化的重心原本在「國防現代化」上面。一九七五年一月，周恩來在「四屆人大」首倡「四個現代化」說法時，便是「促戰備」的方針下提出的。在「四個現代化」中的農工科技現代化，只是爲其國防現代化提供條件

所謂科學技術現代化尤爲軍事建設之所必需。華於本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其對「科學大會」的講話中說：「只有建立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國防和現代化的科學技術，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才有強大的物質基礎。」華還指出：「如果我們的解放軍指戰員，沒有現代化軍事科學技術知識，那就不能掌握現代化的武器裝備，不能很好地組織和指揮現代化戰爭。」三月十八日，中共「副總理」兼科委主任方毅在科學大會上的報告中所提出的八個要放在突出地位的帶頭科學，包括農業、能源、材料（包括鋼鐵）、電子計算機、激光、空間、高能物理和遺傳工程等，都和軍事有直接關聯。

三月廿五日、北平「科學大會」正在進行之時，共軍「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奮發圖強向國防科技現代化進軍」的評論員文章。該文強調：「儘快把國防科學技術搞上去，把被林彪、四人帮在國防科技上造成的損失和糟塌的時間奪回來，是抓綱治軍，準備打仗的重要任務之一，是我軍現代化建設的關鍵。」從以上所徵引的資料中，我們應當獲致一個結論，那就是中共企圖全力增強其戰爭資源潛力，夢想建立一支現代化的軍隊和整個適於現代化戰爭的軍事架構。

對於華之所以一再強調經濟建設是政治問題，特別是從國際階級鬥爭的形勢看，其政治性質更爲尖銳的眞實意義，二月十二日「解放軍報」有很明白的註腳。該報在一篇「奪取揭批四人帮鬥爭的全勝」的評論員文章中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不論在國際階級鬥爭和國內階級鬥爭中，軍隊都是主要的工具。」

中共軍事目標在對外

這裏是我們必須認識，華所說「加快建設速度是政治問題，特別是爲了國際階級鬥爭」，與「解放軍報」所說共軍是國際階級鬥爭的主要工具兩者是一件事。這等於向世界宣佈，中共的軍事建設，就是爲了執行支持國際階級鬥爭，亦創赤化世界運動。

中共向來就是武裝暴力革命論者。毛澤東一直主張「用槍桿子改造世界，在戰爭中多死幾個人而贏得世界一片紅是值得的」。早在一九五三年毛上史達林備忘錄中，就主張運用南亞和東南亞訓練有素的部隊去迫使資本主義世界屈膝投降。他也公開主張犧牲中國民命的一半去爲國際共黨打天下。他曾出兵朝鮮半島與聯合國軍隊作戰，他也以全力的後勤部隊和軍事幕僚的支援，使國際共黨赤化了越高寮三國。這都是共軍直接對外侵略，至於中共運用刻了字的武器供應各國國內叛軍和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狠毒策略，尙未計算在內。

現在這種好戰論調和對外備戰措施，又出自北平的新當權派，就他們「爭時間、搶速度」來看，他們比毛當年尤有過之。我們尤當注意者，把軍隊作爲國際階級鬥爭的主要工具，不僅在中共還是第一次，連所有共黨國家也未曾公開提及。意味着國際共黨在全世界的「武裝革命行動」將隨着中共、蘇共、古巴、越共和所有共產集團國家的軍力增強而加速度地危害世界。

對外未必作戰更非對蘇

在面對國際共黨決心最後奴役全人類的鬥爭中，中共明目張胆的施展「陽



圖爲刊於一九七七年八月號「人民畫報」上的「硬骨頭六連」，作爲典型的介紹，也是如此裝備，等而下之，可想而見。要向現代化進軍，談何容易。

謀」，自由世界應該特予重視，切不可因循自誤，爲其所乘。華在對「五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會說：「從世界全局來看，各國人民有着共同的戰略任務。這就是鞏固和擴大國際反霸統一戰線，反對超級大國，特別是蘇聯社會帝國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爭取推遲世界戰爭的爆發。」華這種一方面準備戰爭，一方面推遲戰爭的說法，就是「爭時間、搶速度，增強經濟實力」，以期趕上和超過民主自由世界，達到最後的不戰屈人的戰略目標。

在中共句句話不離「蘇聯社會帝國主義」聲中，在國際上正注視中共拒絕了蘇聯關係正常化的建議和布里茲尼夫東來視察防務的現況下，反轉來要世人重視中共對外幷非對蘇，似乎很難使人完全理解。

針對這一問題，實應重視以下兩點事實。第一點，中蘇共間二十幾年的關係一直是正常化。去年八月，中共新任駐蘇大使從北平乘火車到莫斯科履任以來，他在莫斯科有正常的外交活動。中蘇共之間除了在國際共黨如何較爲迅速埋葬自由世界這個所謂理論上存有歧見之外，幷沒有眞正的爭執。西方人士強調的所謂邊界爭端，由於中共早已答允承認現行邊界走向而已經沒有問題。更重要的是，他們現在還是以日本爲條約目標的軍事同盟者。這一切是鐵的事實，不是悠悠眾口所可銷爍的。第二點，布里茲尼夫東來，是值得注意，但不是僅僅盼注中蘇共大戰，因爲，蘇聯要打中共不在毛周死亡之時，自不在今日，更不會爲此虛張聲勢。我們要注意於布氏之東來的應當是東北亞反共戰綫的安全，韓、日乃至美國本土所遭受到國際共黨（中蘇韓共）的威脅日增以及蘇聯對西伯利亞的開發將更爲積極等重大戰略問題。

於此，必須強調指出者，就目前國際上反共戰綫而言，東北亞是最薄弱的部份，而國際共黨在東北亞目前集結的兵力（中蘇韓共）遠超過其防禦之所必需。就長遠考慮，西伯利亞的戰爭資源潛力和它在戰略下的廣大空間（加上中國大陸東北和西北部份），是民主自由世界對於今後反共戰爭要立即重視的戰略問題。

借寇兵必貽後患

從以上叙述，中共在「五屆人大」中所顯露出的軍事陰謀，已昭然在目。擺在世人面前的一件事實，是中共雖然有這個陰謀，但他沒有貫徹執行它的能力。講到經濟，他沒有財力向外購買必要的設備，講到科技，他落後於進步國家二、三十年。在這種買別人的沒有錢，自製辦不到的情形下，他的唯一妙計是利用敵人的矛盾，將敵人的所有轉變爲自己所有。

當前中共遂行這條妙計的辦法是假裝反蘇先鋒，大談他與資本主義國家在國際間有「共同利益」。他一會說「北方威脅嚴重，蘇聯亡我之心不死」，一會說，「日本的北方侵略威脅嚴重，最好訂盟共同反霸」。實際上，蘇聯的威脅不是對中共，不僅對歐洲，而是普遍對民主自由世界。而且蘇聯的威脅實質上就是國際共黨的威脅。因此，在今天只有民主自由世界各國，才有抵抗國際共黨威脅的共同利害。

市政局的「茶杯裏風波」

徐達文

時事評論

市局怪事年年有

最近，香港市政局民選議員與市政局主席沙利士之間發生了令人側目的「冷戰」。這次「冷戰」的起因，表面上是出於彼此的言語衝突及意見分歧，致形成互相對罵及公開指責。這個議壇風波，經已成為香港市民及香港輿論評論的話題。

我們相信，事情的結果，不致惡化成拍桌子與摔杯子，也不致演變成自動辭職及靜坐抗議。不過，堂堂一個「民主窗櫥」及「市民喉舌」，竟發生這等對唱互罵的事，倒是令人咄咄稱奇的。

所謂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我們無意冒犯市政局主席的官威，也無意侵犯市政局議員的尊嚴，但市政局今年發生的新聞，似乎也是「特別多」。

像市政局小販管理委員會的民選議員的「辭職抗議」啦，像市政局主席對某些民選議員的公開冷嘲熱諷啦，像市政局民選議員爭寵左派啦，以致上述的對罵啦，等等。至於以耗費大量公幣去買白象、建鐵籠的大手筆決定，固然是怪事，但這只是「老子有錢肯闊綽」的闊氣事，不屬議員爭執的怪事，更不屬政壇風潮的醜事。故這種浪費行為，也就不傷市政局的主席大人及議員先生的皮毛與官威。

絕大部分議員令人失望

而市政局內的爭吵，吵到雙方都要求對方道歉賠罪，這才是說有意味的議壇風雲。本來，市政局不是「議會」，更無「議會」的立法權力，但在香港的特殊環境，再加上該局的非官守議員，都是由議員候選人經過競選活動，經由選民直接選出的，雖然歷任民選議員選舉的反應冷淡，選民投票的極度稀疏，但「民選議員」的存在，也就成爲了民主的點綴，故「市政局」，也就帶點「議會」淡淡色彩。但民選「議員」，能眞正成爲市民喉舌的，確是寥寥可數。

我們並非全盤否定民選議員的作用，但市政局民選議員中，可以說，絕大部分都是令人失望的，因爲他們一旦當選，早就把競選諾言全部拋棄，從來沒有爲選民作過一點事，而只是利用議員身份，去爭名利，去出風頭，有些甚至成爲左派分子的應聲虫，及左派政治的跟風客。他們的表現，確是令人失望的。而這種表現，也相對將市政局的作用，作了變相的貶値。

議員風波對市民無好處

至於市政局主席的作爲，也是令人失望的，由於他的獨斷行爲與沙皇作風，故引起了民選議員的反感，因而一再受到民選議員的杯葛與抨擊。這次市政局的風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該局主席的作風態度所促成的。正因爲彼此「積怨」已久，「不滿」日深，才會轉變爲公開責罵。由於各執一詞，各不讓步，故任何一方「道歉」，似乎不可能，更何況這種「道歉」，不會被認爲「禮讓」與「謙遜」，反而會被看作爲「失威」與「降格」，他們的吵來吵去，能否對事情眞相有個交代，能否對市政事務有個衝力，這倒是令人懷疑的。因而這次市政局的議員風波，對市民並無好處。

不過，這並不是絕無好處，唯一好處是，令廣大市民知道市政局內部的歧見與衝突，也了解到市政局主席與議員的作風與態度。這種眞相暴露與內幕洩露，可以看作民主政治的反映，但更重要的，還是將之看作爲市政局並非完全爲市民謀福利，爲選民解困難的部門，在很多時候，卻會爲內部某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爲個別議員作風的私事，更熱中於爭論。

應選舉眞正爲市民服務的議員

如果爲公眾利益，而發生爭論，這是應該的，但爭論的原因，是「出言不遜」，是「爭利不到」，那就令市民爲之不安了。事實上，以香港市民的目前處境及一貫看法，他們對現有的民選議員，除個別性的一兩位，大都是不予寄望的，要他們爲市民盡力爭取利益，要他們爲市民大力說出心話，是難之又難。故從各方面來看，市政局主席與民選議員的爭吵，僅屬「茶杯裏的風波」，對市民生活是毫無影响，也不會對市民言論自由有所波及。

但由此却使廣大市民知道，改選市政局主席及議員，及選出眞正爲市民辦事，爲選民講話的敢作敢爲與敢講敢做的議員，實屬必要。這才是市民所關心的市政局問題。

卡達顧問何事訪平？

秦明

美國總統卡達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將於五月廿日至廿三日前往中共大陸訪問，由於布里辛斯基對卡達總統的外交政策有決定性的影响力，他這趟大陸之行的動機，可能基於下列的背景：

一、在國際上與華府抗衡的兩個對手——北平與莫斯科，最近都在戰畧上採取了若干被認爲「意味深長」的行動，這些行動包括：中共上百艘武裝漁船突然數度出入釣魚台附近的日本領海，蘇聯頭子布里茲尼夫破天荒第一遭前往戰畧要地的西伯利亞巡視防務；中共積極向西歐先進國家洽購最新武器，以及蘇聯外交部副部長伊利契夫再度與中共代表展開邊境談判。此外，華府與莫斯科之間也剛結束了三天的有關新限制戰畧武器協定的談判，雙方對基本問題仍未能獲致協議，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可能覺得此時有需要與中共領導階層就華盛頓、北平與莫斯科間的關係，作一次意見上的交換磋商。

二、自從國務卿萬斯去年八月訪問中共後，中共內部已幾經變化，北平繼召開了黨的三中全會後，接着又召開了第五屆「人代會」，在這兩次會議中，調整了人事，也修改了「憲法」，華府方面也許認爲：此時或將是雙方就「關係正常化」問題再度作「磋商」的時候。

布里辛斯基本人是一位以研究蘇聯問題爲主的戰畧專家，並不是中國問題專家。因此在他過去的公開談話紀錄中，對「中國問題」甚少觸及。

在「諮商」不在「談判」

去年十月廿五日，他在德國波恩向三邊委員會致詞時說過這樣一段話：『任何一種對較安定公正世界秩序的建立，若不考慮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適當地位，則不能算是完全……。我們必須繼續努力，使我們的關係更趨密切，在那個關係中，正常化是必要的。但即令尚未正常化，雙方仍應認爲發展一種較密切的諮商關係是有用的……一種較深入的諮商關係可以導致一種互相增強和加緊合作的世界事務路綫。』這段話可以作爲布氏對美國與中共交往態度的說明，也印證了華府官員對布氏此行主要任務係在「諮商」而不在「談判」的說法。

不可能產生「協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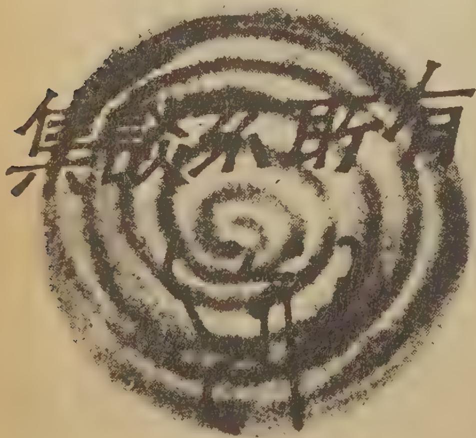
一位觀察家指出：布里辛斯基的職務與國務卿萬斯不同。布氏的工作性質是「顧問」，而萬斯却是主要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因此，萬斯去年前往中國大陸是負有談判任務的，談判的目的在求取「協議」。布里辛斯基此行既是「諮商」性質，「諮商」則不必一定要產生「協議」，這也是布里辛斯基訪問中國大陸，在心情上要比萬斯前次之行來得輕鬆的原因之一。

但也正因爲如此，若干外交界人士認爲布氏此行有值得我們警惕之處：一、布氏任務既純爲「諮商」，則雙方在交換意見時所受的限制就較少，談話氣氛可能將比萬斯前次之行要「和諧」；二、布氏在對外政策上一向主張對蘇聯採取強硬路綫，很對中共領導階層目前的胃口；三、布氏在研究外交「模式」上頗有心得，此番前往中國大陸，可能會在外交承認的「模式」上與中共作密切「諮商」，以供卡達總統參考或採用；四、布氏此行也可能爲卡達總統的未來中國大陸之行預作舖路。

紙上談兵的老套

根據卡達政府強調的是，布里辛斯基這次去北平，不是去談判雙方關係正常化的問題，而是要磋商雙方共同關切到的國際戰畧問題，這些包括歐洲、非洲、中東、南亞、東南亞和東亞等地區的情勢。換句話說，布氏此行主要任務，是商討更廣泛的國際問題，而不是去談華府與北平之間的雙邊問題。這和去年八月萬斯國務卿到北平所談的，方式上畧有不同，當時萬斯國務卿與中共領導階層幾天的會談，議程上分成兩大類，一是國際間共同關切的問題，二是雙邊的問題，當時所謂的國際問題，和現在布里辛斯基所要談的問題，說穿了，本質一樣，就是看看華府與北平雙方在國際間多事的角落，雙方可以採取默契行爲，對付「北極熊的擴張野心」，至於所謂的雙邊問題，就是雙方關係正常化以及其他商務和文化交流的統稱。

去年萬斯國務卿談的，包括這兩大項，這次布里辛斯基要談的，偏重在國際問題一項，這是萬斯之行與布里辛斯基之行，最大的區別所在。



蘇聯處心積慮開發西伯利亞

岑啓亮

有人預測，公元兩千年後，「誰要是開發了西伯利亞，將可改變世界」，蓋西伯利亞除因受惡劣氣候影响外，其土地面積之廣，地理形勢之優，與天然資源之富，實爲世界各國所無與倫比。但以未來科技之發展，僅一項惡劣氣候因素將可克服。因此蘇聯正積極加緊開發西伯利亞，爲其日後勢力擴張打下基礎。

對西伯利亞，蘇聯目前正處心積慮的投下大量的資金、術技、人力克服奇寒的惡劣氣候，積極展開了開發工作，同時並計劃移殖大批的人口，興建大量的城鎮，社區，擴展鐵路線，一條長達二千餘英里命名爲貝加爾—黑龍江的鐵道幹線，已投下十萬以上的建築工人完成了三分之一，一切的資源，計劃於五至十年之內完成第一階段的開發與輸出工作。近年來，蘇聯高層的政治、軍事及經濟專家等陸續前往西伯利亞視察訪問，其最具權力的克里姆林宮領導人布里茲尼夫也在最近繼其總理柯錫金之後訪問西伯利亞，同時其在該區所屯駐的大軍更爲舉世所矚目，從而在在都可以證明蘇聯對西伯利亞之重視與開發之積極。

各國對此特別注視

近年來，各國學者也都對蘇聯的情勢與發展特別加以注意與研究著，其主要原因，爲懍於其沙皇時代的擴張歷史背景與今日之馬列主義「世界革命」的新沙皇主義思想，發展之不可一世的氣燄，如再加上西伯利亞無量資源之開發與利用，將無異如虎添翼，對世界人類之威脅將爲史乘所未覩也。中國與蘇聯爲緊鄰，兩國邊界接壤之長爲舉世各國之冠，因之兩國之直接利害關係自宜有別於其他各國。同時，中國在近代歷史上直接間接所受蘇俄之害，皆爲同胞所熟知共見者，是以我們對蘇聯之研究，本着不可輕忽，且宜積極從事，方可有如兵法所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至少有助於預作防範之參考。

天然資源無可估計

埋藏在廣漠與酷寒的西伯利亞森林荒原及凍廢墟之下無可估計的天然資源，在未來的歲月裏將對世界經濟具有深遠的影響。

就世界上最富庶而尙未開發的地帶而言，西伯利亞實握有蘇聯未來經濟發展的鎖鑰，甚至對世界能源及礦產的開發也具有極重要的地位。

當探險家和地質學家冒着無盡冬天的苦寒持續其探勘工作，西伯利亞資源的開發工作，已在抗拒令人生畏的奇特氣候下展開。

工人受有高薪誘惑

那些受到超過國內工資一倍以上待遇誘惑而進入西伯利亞工作的工人們，正在與地震、泥濘及極度的孤寂作戰，不到幾個月的工夫，他們這塊蚊蚋肆虐的沼澤地帶變成一個風景如畫的世外桃源，同時也使其遠離嚴冬的摩掌。

據烏戛爾（在蘇聯東區阿蒙爾境內）的某些分析家指出，上世紀巨幅的經濟成長發生在美國而不是在西伯利亞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國具有得天獨厚的良好氣候所致。

石油蘊藏量極豐富

西伯利亞的巨額石油與天然氣的蘊藏量，如經開採，其產量將爲世界之冠，蘊藏量則居世界第三位的薩摩特勒（屬西伯利亞罕特曼西民族州，鄰近烏拉爾山脈）油田，每年就提供了一億五千萬噸的油源。

根據一項官方的報導，比美國德州大三倍的秋明區（薩摩特勒即位於該區），已完全開採的祗有百分之五。十萬以上的建築工人已把一條差不多二千英哩長的新鐵路線完成了三分之一，該路一經完成，在未來五年之內將可使該區完全開發。

事實上，數百年來，俄國，就知道他們是住在金礦，以及更有價值的煤礦、鐵礦，和各種非鐵的珍貴金屬礦區裏。但大部分的開採却是近年來的事，也僅是一九五〇年代後期探礦家們得知了西伯利亞石油和天然氣



巨額潛藏量之後的事。

蘇聯這條命名爲貝加爾——黑龍江幹綫的新鐵路綫，乃爲其古沙皇擴張主義夢想之實現，該綫之完成，也將使蘇聯成爲天然資源的主要出口者。

天然資源幾未開發

根據傳統術語所作的定義，從烏拉爾山東向延伸到太平洋這塊西伯利亞的面積是四百八十萬平方英哩，也就是說比美國或者是中國都要大。在這塊區域內估計倘有百分之九十的天然資源幾乎連碰都沒碰過。根據蘇聯官方的估計，該區烟煤藏量，佔蘇聯全國藏量十分之九，鐵礦佔三分之二，木材佔五分之四，而放射性週期表上的所有礦物元素該區也有巨額的藏量。雅庫次克附近所發現的鐵礦可能執世界之牛耳，而在烏多干附近所發現的銅礦，據說超過了美國、智利及薩伊共和國的總和。

存在於經濟觀察家之間的問題，是蘇聯對這些資源的開發和如何着手進行？儘管受氣候的限制，在未來的六年之內，可能只是單純的挖掘這些富源並運銷到世界各地，或者漸進地把西伯利亞開發成



布里茲尼夫與國防部長烏斯蒂諾夫視察伊爾庫次克一間飛機廠。

爲一個工業區也未可知。

將分兩個階段開發

最值得注意的是，這條貝加爾——黑龍江新鐵路的舖設並不像沙皇的祇是橫越西伯利亞而已，而且也積極地努力於此一荒蕪偏僻之區移民，已有一百多個城鎮和大型社區計劃在這一以前祇有少數部落獵人及養鹿者住居的地區建立起來了。其中主要的城鎮計有亭達、烏斯庫特、卡薩淸斯克、諾夫克倫斯克、勒郁精、曲曼、烏多干及烏憂爾等。

根據蘇聯外貿雜誌的報導，西伯利亞的開發將分成兩個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就如同在任何的原始開墾地一樣，重點將擇在原始物資——如焦炭、鐵鑛、圓木等之開採及輸出方面。

第二階段，將把重點集中在開發方面，也將可以看到擴展區鐵路線的經濟影響力，初級精密工業的成長，遠東西伯利亞太平洋港埠及其城市之發展與成長等。

且看蘇聯如何運用

一位西方的經濟學者指出，無論如何，西伯利亞一旦開發之後，將成爲世界貿易的主要區域，蘇聯究將如何掌握與運用，我們將拭目以待。

以前，蘇聯領導人，包括布里茲尼夫本人在內，前往蘇聯各地視察，乃屬司空見慣，但從未對外作大張旗鼓的宣傳。而這次自二十八日離開莫斯科火車站起，即公開對外宣揚，逐日報導行跡，唯恐世人未予注意。特別是二十八日當天，蘇聯總理柯錫金，也剛從西伯利亞視察回到莫斯科，又立即前往車站，爲布里茲尼夫送行，更令人感到不尋常。

不是爲油礦短產問題

爲此之故，外界的猜測，側重於西伯利亞地區可能發生了某種重要事故。說不定西伯利亞的油礦短產問題嚴重，威脅到蘇聯的整個國家經濟，所以便需要蘇聯首要，親作實地查看，予以儘速解決。但即使如此，以蘇聯的一貫傳統，它儘可秘密進行，爲何要大事宣傳，故意讓外人知道此事？而且此行目的若是爲了油產或其他經濟交通建設問題，則其主要隨行官員，何以不是有關這方面的主要負責首腦，而是國防部長與中委會的國際宣傳處長？

所以另有一說，也認爲布氏此行視察西伯利亞，是和軍事問題有關。特別是他此行在某地視察蘇聯的一個飛彈部隊單位，並參觀其軍事作戰演習，更顯出此行的軍事含義。由此種種，外界也很容易得出「項直覺結論，以爲蘇聯將加強西伯利亞地區的軍事力量，圖謀進行某種新軍事花樣。但事實是否如此？假若蘇聯眞有意推行某種軍事意圖，它更應該保持絕對秘密，並要特加偽裝，求隱瞞之不暇，難道還要先行張揚，故意洩漏自己的重大軍事秘密？

一石數鳥的手法

布里茲尼夫此種行爲，無疑含有某種陰謀在內。但這種陰謀的眞意，絕非是表面事象所顯示的那一套。假若以共黨的表面行動，來測定共黨的眞實意向，結果未有不上大當的。想當年英法與蘇聯之間，正積極進行締盟商談，以期共同對付納粹簽互不侵犯條約。後來納粹正圖求助德、意、日三國反共協定，以圖攻蘇聯，而蘇聯却在德國發動攻擊之前，突和日本簽訂了中立條約。這兩項事件的發生，都是震驚一時，使全世界感到不知所措，也眞正表現了共黨的詭詐多變。今日蘇聯，是否又在玩這種花樣？是否表面故作宣傳一套，而實地又圖謀另一套？研究蘇聯者，實不能不特別注意這一點，謹防其外交突變。

現在蘇聯已看清，日本和中共非簽訂「條約」不可。而卡達在北卡羅納州演講，又明顯表示了美國改變對蘇聯政策的某種意向。所以，此時此際，蘇聯若對北平擺出某種和平姿態，誘使其上鈎，或至少僞裝裝出一種對邊界撤軍問題將有若干退讓的跡象，就可一石數鳥。同時予日美兩國以嚴重打擊。想像上次「鄧矮子」當權期間，突然釋放長期被拘的三名蘇聯飛行員，再看它們間最近外硬內軟的種種說法，就知事情并不如表面那麼簡單。

中國文化，怎能與「馬列主義」共存？

斥「快語」及明報「社評」

□古鶴翔

所謂「中國出土文物展覽」已經在香港開幕了，快報「快語」爲這「展覽會」宣傳說：

「我們中國人如果不努力發掘和考證自己國家古代燦爛文明的成果，那末我們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只能添陪末座。但現在事實證明中國古代文化並不遜於另外三個古國。

「中共近年來這方面做了許多工作。最近發現的半坡文化和最新出土的姜寨陶器，已把中國文化上溯到六千年。六千年前還沒有馬克思和毛澤東，這些新發現的寶貴文化遺產並不屬於中共，而是屬於我們全體中國人。」

明報說：「這些文物珍貴之極，在考古與歷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價值，即是身在大陸之人，也不容易見到。……我們歡迎中共當局能在香港組織這樣一個大規模的展出，更歡迎中共對於中國文化有足夠的尊重與愛護。中國文化當然並不只是出土文物。在四人帮垮台之後，熱切希望文革期間大舉摧殘中國文化藝術的種種舉動，從此不再見之於中國。」

上面這兩份報紙的社評，不能說全部不對，的確，的確，中國的文化遺產屬於全體中國人，與馬克思和毛澤東無關，這些文化遺產珍貴之極。

然而，這兩篇社評分別認爲「中共近年來對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四人帮垮台之後，熱切希望文革期間大舉摧殘中國文化藝術的種種舉動，從此不再見於中國。」

我們要問：中共眞的對中國的文化遺產「做了很多工作」麼？「摧殘中國文化藝術」的僅僅是「四人帮」麼？

答案是：決不如此，必須指出，中共從來沒有好好地爲「文化遺產」工作，文物之出土，不過由於大舉備戰，以及盜墳的結果，如果好戰與盜墳可以稱爲「工作」，那是甚麼「工作」？

我們還要指出，「四人帮」與華國鋒、鄧小平對文化遺產的基本態度並無差別：起碼，「四人帮」與華、鄧同樣「珍惜」金縷玉衣。

我所說的「珍惜」，並非「愛護」文化，並非「愛護」中華文化傳統，「四人帮」與華、鄧相同，也與所有盜匪相同，對搜刮和盜竊得來的贓物，十分「珍惜」。共黨把「出土文物」拿到香港展出，只爲了騙人，也爲了騙錢。

騙人，冒充愛國，這是統戰手法。

騙錢，是爲了備戰。

如果中共「愛國」，怎麼不斷的哀求日本「簽訂和約」，甘願出賣釣魚台？

中共頭頭心中想看的只是錢、錢、錢！爲了錢，中共可以種毒販毒，搜刮民間寶物，盜竊古人遺產，同樣是爲了錢，根本與保全文化遺產無涉。

反之，無論毛、劉、周、朱，無論林彪或江青，無論華葉鄧李汪，全都是共產黨。

中共的祖宗是德國人馬克恩和恩格斯，是蘇俄的列寧和斯大林，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和仇恨，就是陰謀和欺騙，就是賣國和殺人。

直至今天，華葉鄧李汪仍然不斷的殺中國人，仍然出賣釣魚台，仍然堅持「馬列主義」。——這一切，怎能與「中國文化」同在？

我們不要被「贓物展覽」所騙！

最後，還要指出：「快報」印着「中華民國」年號，竟然無恥地，以似是而非的筆法爲禍國集團宣傳，這就證明該報不配談「中國文化」，因爲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是明忠奸之別，嚴漢賊之分。舉着中華民國的旗幟，爲禍國集團宣傳，那不過是「馬列文化」和「毛澤東思想」。

至於明報之左，已爲舉共見明知，要不然，怎會把一切罪惡歸於「四人帮」？——萬惡歸於「四人帮」，那不是華鄧集團的方針麼？明報確是禍國集團的入室弟子！

軟骨的老不死

●青冥●

讀四月十九日的「大公報」，又認識了一位軟骨的老不死韓詠華。「大公報」在第一版刊登了她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我的決定證明對了」。她說：「我今年八十四歲了，我離開中國時五十四歲………我丈夫梅貽琦是清華大學校長。他在一九六二年逝世。」「一九七四年我批准回國探親………這些年來在國外曾聽到許多關於中國的事情，經過親眼目睹，我了解到許多我聽到的都是謠言和歪曲事實的誹語………我看到中國正在進步。」「我回到美國後，再到中國聯絡處申請回中國久居……如果『四人帮』沒有被打倒，我不能回來，即使回來也不會愉快。現在我知道更多的關於『四人帮』的事，如果『四人帮』仍然當權，中國人民將沒有好日子過。」

一九七四年正是四人帮「横行」大陸，炙手可熱之秋。韓詠華當時「親眼目睹」「中國正在進步」，忽然愛起國來，便「回歸」了，這是很難得的；但她跟着又順理成章地說「如果『四人帮』仍然當權，中國人民將沒有好日子過」——不知道這是「親眼目覩」的，還是「歪曲事實的誹語」？總之——無論如何——不管怎樣——她的話很合「邏輯」，而且「證明對了」。

中共對老布東行的反應

李哲夫

上月布里茲尼夫遠東之行，目的是阻止日本與中共締約。老布走後，北平馬上引發釣魚台與中越邊境衝突事件，前者是脅迫日本早日簽約，後者為突破蘇聯的包圍，給越南一點顏色，警告河內不可對金邊發動新攻勢。

蘇聯主席布里茲尼夫上月遠東地區巡察之行，目標是在阻止日本與中共締結和約。當然，日、中（共）締約在遠東來說，應是一件大事，東京方面反應極為審慎，特別是日本執政的自民黨內部，意見分歧，力主慎重將事。

布里茲尼夫歸去之後，北平方面引發了兩件大事，一是中共漁船集結於釣魚台附近，一是中共與越南邊境的衝突。現在分別說明如后：

先說前者，最近一週由於中共漁船二度集結在釣魚台列嶼，引起東京方面密切注視。

北平聲稱這是「偶發事件」，但東京當局要求中共加以解釋，而未獲得答覆。

據東京消息報導：釣魚台列嶼附近中共漁船數目，十八日晚已從一百四十艘增至二百艘。截至十九日中午，釣魚台列嶼東北二十海里處，仍可見到這些漁船。據說：漁船上總數三千名左右漁民，實際上是中共「海軍」所偽裝的。

中共的漁船出現，對東京來說：自不能視為「偶發事件」，其目的當在威脅日本，早日締結和約。

接着，中共駐日「大使」符浩，十九日晚間，與日本前參院議長河野謙三舉行長達二小時的會談時，符浩竟指「福田首相也許根本無意促成日中（共）條約的締結。」於是，引起福田赴夫嚴責，使他（福田）無法相信一位「大使」會發表如此「不謹慎」的言論，並指符浩的論調無異是「干涉日本內政」。福田首相表示，如果中共官員繼續在北平、或東京對着非政府人士批評日本，將對「日中（共）條約」的進展毫無幫助。

同樣的，中共漁船在釣魚台外海集結，會有助於日中（共）條約的締結？答案是否定的。

東京福田政府早已對北平處理對日「外交」事務的方式不滿，因為北平頭頭總是向日本在野黨表達北平的「官方」意見，而非經由「外交」途徑。

下一個重大步驟，將是東京方面是否如前此報導所說，園田直外相將於五月間前往北平；如能成行，談判有無結果，都是問題癥結之所在，可密切注視其發展！

再說中共與越共邊境之衝突：

自從去年除夕，越棉共間爭戰以來，論者就指為這是中蘇共戰爭的縮影。蓋自六十年代中蘇共決裂之後，蘇聯對中共就採取大包圍形勢，尤其是美中（共）關係解凍，尼克遜、基辛格北平之行後，致力解決越南戰局，北越對北平逸出軌跡之行動深表不滿，並考慮可能被出賣，於是河內遂加強與莫斯科聯繫，這是中越共疏遠之始：而蘇聯亦有意勾結河內，於是雙方一拍就合。後來中共自越南手中奪取西沙羣島，待北越擊敗越南阮文紹政權後，因為西沙羣島主權問題，迄未獲得合理解決，故北平與河內政權之間，深為不快。

河內政權志在「統一」三邦中南半島，一如法國殖民地時代，包括寮國、柬埔寨。果能如此，則可成為東南亞的大國。而中共與柬埔寨，前此因施漢諾的關係，雙方來往比較密切；金邊赤化後，雖與中共之間，不免存在磨擦，但在河內強大壓力之下，只有投靠中共，以抗拒越共，這也就是今春鄧穎超訪問金邊之故。

雖然，柬共政權之存在，難以抗拒越共；但至少可以使河內不能達成其願望，這樣也就符合北平分化的意旨了。

越柬共黨間爭戰不已，就雙方人口、土地、資源、軍力來說，特別三年前西貢淪陷後，河內獲得約五十億美元的軍事裝備，金邊自不是敵手，但金邊亦決不會畏懼。最近盛傳河內將對金邊發動新的強大巧勢，為了挽救金邊，中共當然要及時表演一下，這就是最近一週來外電報得中越共衝突的背景。

當然，中共是多目標的：它要突破蘇聯的大包圍、豎立反蘇修的招牌，做為達成反蘇、誘美的目的，並藉此迂迴以建成「正常化」關係。

在中國大陸北疆，蘇聯施加壓力，中共採取守勢，掘地道、囤糧、駐兵：：絕不輕易主動反擊。但在南疆的河內，若有不利的行動，中共絕不會輕易放過，因為北強、南弱；且在歷史上，自然的趨勢是北守南攻的。

未來，在中南半島，不論在地緣、或血緣上，都是中國的「延長」。可是中共欲發思古幽情，迷戀漢唐盛世，武力的強大，更是難於辦到的了，因為古今異勢；何況河內政權的背後，還有強大的蘇聯的支撐。

在現階段，中共竟敢於製造邊境衝突，顯然是打腫臉充胖子，因為衝突既經開始，戰事將不知何時得了，增加軍事費用，即是緊縮人民的褲帶，這未嘗不是痛苦的抉擇。

北面抗拒蘇聯，南面加壓力於河內，而內部猶奪權未已，這難道是轉移人民視線的有效手法嗎？而所謂「現代化」，今後又如何推動？這不是欺人之談嗎？製造「官」逼民反的情勢……

中共掀起「雙打運動」

中共「人民日報」四月七日發表「要大張旗鼓地開展雙打運動」的文章。其掀起「雙打運動」，是「有領導、有步驟的昇起一場打擊階級敵人破壞活動，打擊資本主義勢力猖狂進攻」。

這個「雙打運動」，揭露了大陸的客觀形勢，「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非常激烈；而「資本主義勢力」尤其到了「猖狂進攻」的程度，其情況已經十分危急。

從字面的語意推敲，顯得有些曖昧，照說「資本主義勢力」就是「階級敵人」，但卻分開來「打」，除非是性質上有等差，「階級敵人」比「資本主義勢力」猶「罪」加一等，然而該文並未加以闡釋，只籠統的把罪過加在「四人幫」頭上，說是：「四人幫」是階級敵人和資本主義勢力的總代表總後台。……四人幫的篡黨奪權陰謀，是同階級敵人和資本主義勢力的破壞活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資產階級幫派體系裏相當數量的人物，就是一些雙面虎，既是資產階級幫派的骨幹份子，又是民憤很大的貪污盜竊，投機倒把份子。結合揭批四人幫開展大規模的羣眾性的雙打運動，是清除四人幫的社會基礎，徹底粹碎資產階級幫派體系。」可見中共當權派在「清除四人幫」的工作中遭遇到困難，清除了這麼久，仍然有「相當數量的人物」清不出查不盡，原因是這些人物是「雙面虎」，隱藏在各級機構裏，進行「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勾當，被判定爲江青一夥的餘孽。這種「雙面虎」，構成了「四人幫」的「社會的基礎」。因而將清除四人幫的口號改變方向，且不管是否與「四人幫」有勾結的證據，只要是「貪污盜竊、投機倒把」份子，都一概進行打擊，藉以清除異己而平民憤。

據「新華社」報導，這個所謂「雙打運動」，是從去年十一月下旬起由大慶油田發動的，現在展開爲全面性的運動，在各個省區先後進行，有些地區已大有「斬獲」，連日中共地方廣播中揭露了地方幹部形形色色的醜事，使共幹惶惶不安。因此前引「人民日報」的文章特別加重語氣的說明要「有領導、有步驟地」興起一場「雙打運動」。「有領導」是只許由上面投意，「有步驟」是指要分別緩急，先打那一堆，後打那一堆，不能亂打一陣，引起天下大亂。然而這個「雙打運動」進行得並不順利，「新華社」說，「大慶的雙打運動的發展並不平衡，有的單位和部門，問題剛剛揭開，鬥爭有待深入。」不僅此也，「雙打運動」還遭到抵抗和對抗。如遼寧省北票縣委對該縣委會成員吳天順等進行打擊，決

喪權辱國行徑

余秋人

在最近一次日本政府向中共政權「抗議」中國大陸漁船駛進釣魚台羣島水域作業，中共「副總理」耿飈竟向一羣正在北平訪問的日本國會議員宣稱，這只是一項「意外事件」，與北平政權無關，並表示他將調查到底發生何事。耿更建議日本政府稍後再討論此事，希望日中（共）之間早日恢復所謂「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

據最新報導，日本海上保安廳已發現來自中國大陸的約一百四十艘漁船，已經駛離日本所認爲是它的「領海」的水域，其中有的是從釣魚台羣島水域駛離的。顯然的，中共因爲日本政府延緩與其進行締結所謂「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乃製造這一項「意外事件」，想從釣魚台釣取日本上鈎，促使日本早日恢復締約談判。如今又將漁船從釣魚台撤出，不啻接受了日本的「抗議」，亦即承認日本對釣魚台主權。雖然中共透過駐在北平的共產國家通訊社透露消息，說是這次「意外事件」不會改變中共對於釣魚台的基本立場，但中共在事實上，在行動上接受了日本的「抗議」，嚴重的損害了我們國家的主權。姑不論中共用什麼手法，用什麼說法，掩飾它實際行爲的實質意義，它製造這次「新釣魚台事件」顯然是「弄巧成拙」，反而使日本對釣魚台的野心，有「弄假成眞」的依據。

釣魚台之爲我國傳統固有之合法領土，有種種歷史證件可憑，其中最爲具體、最爲顯著的有清廷慈禧太后垂簾聽政時期，曾頒旨將釣魚台等六島嶼賜給盛宣懷大臣作採藥施醫之所，文件猶存，足資稽考。中華民國政府始終確認釣魚台羣島爲固有領土，不容侵犯，猶記日本與我未斷交前，政府爲維護釣魚台主權，曾與日本發生強烈之爭執，中共海外統戰分子竟利用機會，製造事端，以歪曲的說詞，污蟣政府的嚴正立場，竟有少數不明事理的留學生，受其蠱惑，對政府有所誤解，迨至中日斷交之後，政府始終堅守立場，從未對釣魚台主權作絲毫之讓步，如今中共竟擬犧牲釣魚台主權，以其作「餌」，釣取所謂「友好和平條約」。我們願正告海內外愛國同胞，決不容許中共在釣魚台羣島上，作任何喪權辱國的不法行徑。

中共佔據大陸之後，曾不知割讓了多少領土給它的「老大哥」蘇聯，終以「老大哥」貪得無厭，慾壑難塡，由於其無止境的巧取豪奪，才不能不喊出「反蘇修」的口號，掩飾其賣國的行徑。最近中共企圖與印度重拾舊好，派人前往新德里進行友好活動，對於中印邊界，表示軟弱立場，爲其新的賣國行徑寫下了伏筆。

瑪琳黛德麗（見圖）有時候會想：假如她當年答應了希特勒的要求，世界的歷史很

西貢國父太夫人墓地

香港新界西貢白花林却有六十七年的歷史。在過去，很少人知道這座沒有出生和逝世日期記載的墳墓，就是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之母楊太夫人的墳墓。

楊太夫人在孫家中，有「九龍太」的尊稱。這個有趣名字的來源，最大原因是國父奔走革命，清廷對他追捕很緊，身爲一位革命者的母親，自然地也逃不出被緝捕的目標。爲了家人安全，她也特別秘密從香山縣翠亨村移居九龍牛池灣，「九龍太」亦由此而起。爲了瞭解楊太夫人當年逃難的一段艱辛日子，筆者特別訪問國父侄兒孫滿先生。

據孫滿先生透露：楊太夫人是達成公的德配，由於國父當年倡導推翻滿清革命，海內外革命志士如火如荼的響應，在這樣情勢下，楊太夫人被迫離開家鄉，在九龍牛池灣與長子德彰（卽孫眉）以耕種度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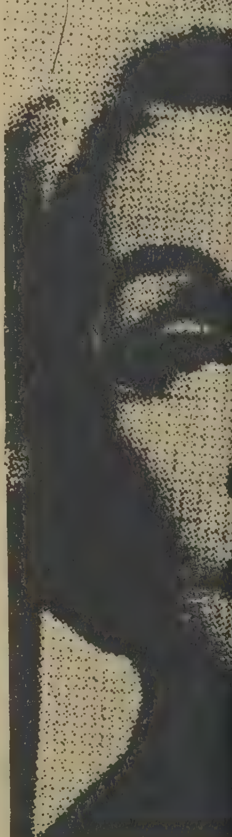
孫滿先生所指的牛池灣，就是今日的九龍清水灣道口的安老院所在地。該處原爲國父之兄孫眉務農之所，地主是國父老友陳少白。一家過着恬靜而淡泊的農耕生活。

楊太夫人育三男三女，長子德彰，次子德祐，六歲卒，三子爲國父德明。長女金星，四歲卒，次女妙茜，幼女綺秋，在港居留期內，曾先後赴美國檀香山三次，最長的一次共十三年，最後返港時亦爲反清革命最蓬勃的日子，是時楊太夫人遷居的原因，孫滿先生也透露其中最大的秘密。他說：由於該處被革命黨人用作製炸彈秘密機關，被清廷發現通知英國捉人，幸好革命黨人聞風躲避，只有他的父親孫眉被捕，結果被逮解出境，逃到廣州灣重張旗鼓，而楊太夫人亦因此而遷居東頭村。

楊太夫人去世的確實日期是民國元年前（一九一〇年）農曆六月十三日，享壽八十三歲。她出生日子和逝世日子都是月日相同。按楊太夫人生於道光八年（一八二八年）農曆六月十三日，去世時是宣統二年（卽一九一〇年），據孫滿先生記憶，太婆（尊稱楊太夫人）是穿壽袍，在參加一次壽筵中突然而終的，她死的時候非常安詳，可以稱無疾而終。可惜當時國父在新加坡庇能策動革命，又被香港禁止入境，無法奔喪。

楊太夫人去世後，當西貢一位楊姓鄉紳爲尊敬國父的大智大勇行爲，特別將百花林現有墓園，自動送出作楊太夫人的墳墓，以示對國父母親的景仰。民國成立後，國父因感楊姓鄉紳的隆情，特囑人送黃金八十兩予地主作酬。楊太夫人下葬時，採用上葬方法，聲明下葬後不能改墓。葬後百天，辛亥革命卽告成功。

香山老人



在希特勒臉上吐唾沫

傳記中記載，她說：「希特勒要我作他的情婦。」

這位聲音低沉，出生德國，本世紀最迷人的演藝人員之一的瑪琳說：「我拒絕了他的要求。」

「也許當時我應該順應他；如此，我可能已救了六百萬猶太人的生命。」

戈培爾準備把她捧紅

「希特勒與我」一書中雖沒有指出希特勒向她「求愛」的明確日期，但據熟悉瑪琳的希特勒手下宣傳部長戈培爾說，在一九三二年，戈培爾曾企圖把她捧紅，成爲德國最大紅星。

戈培爾說：「我曾聽說她在希特勒臉上吐了一口唾沫。」

這本傳記由出生英國現居洛杉磯的海漢執筆。書中把琳瑪描述成「一位「自由女性的象徵」，她挑選自己喜愛的男人，自力謀生，視「性」爲一種挑戰而非慰藉。

她憎惡納粹主義，更痛恨希特勒迫害猶太人；她流淚國外，代表着自由德國。

無論是在舞台上或影片中，她都是一位卓越的成功的藝人。

作者海漢說：當她於一九六〇年在特拉維夫演出時，以色列人便記起了她當年峻拒希特勒的要求，也想起了她當年在荷里活爲幫助猶太難民所作的貢獻。

經常往前綫慰勞美國大兵

瑪琳迷人的丰采，現在仍不減當年。

這位出色藝人，首次飲譽國際的作品，是一九二九年德國出品名叫「藍色安琪兒」的影片。影片中，她飾演一位戴高帽穿黑絲襪的夜總會歌星，黑絲襪襯托出她一雙動人的大腿，使她一舉成名。

此後，她很少出現在水銀燈下。到了荷里活成爲美國公民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經常往前綫，慰勞美國大兵，作勞軍演出。

情人雖多但只結婚一次

作者海漢在她衆多情人當中，特別指出了十三位知名之士。其中四位是德國人，其中名叫雷馬克的，便是名著「西線無戰事」的作者。另外有兩位法國人，七位美國人。

在瑪琳的一生中，情人雖多，但祗結過一次婚；一九二四年嫁給德籍丈夫賽伯。賽伯後來在美國加州開養鷄場，兩年前去世。她現有一個女兒，四個外孫。（取材自英文南華早報）

李凱詩譯

美國與中共關係的下一步發展

楊月蓀

最近美國報章報導卡達表示希望在「一定時間」內與中共完成關係正常化，但隨後又被白宮否認。顯然卡達在處理此一重大外交問題上，是採取積極與拖延的雙重策略，對內以取得朝野一致的統一步調，對外迫使中共在某些要脅的條件上讓步。如此，即能符合所謂美國的國家利益，又可防堵「背棄盟友」的內外批評。

發自華盛頓的專電報導說，卡達總統在一項美國新聞編輯人協會記者會中答覆夏威夷「星報」記者的詢問時謂：他希望在「一定時間內」與中共完成關係正常化。稍後發自奧馬哈的專電則在向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求證之後，報導說：卡達總統表示希望在「若干月內」與中共完成關係正常化的談話，是在「沒有準備」與「未加深慮」的情況下發表的。

四月十二日該報特派員又自華盛頓發出專電報導：白宮副新聞秘書葛洛姆澄清卡達的這項談話，拒絕承認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有任何特定的時間表。

卡達葫蘆裏藏何藥

對於這些報導，我們沒有必要懷疑它的正確性，也無須強調它的重要性，因爲關於美、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問題，卡達政府始終在強調它將依循所謂「上海公報」致力完成它這項既定的外交政策。令人稍感不解的是：若非卡達總統最近在外交政策談話上顯露了他患有不輕的健忘症或心不在焉（譬如他日前又將以色列的首都誤稱作耶路撒冷），那麼對如此重大的美、中共關係問題，竟在答詢時「沒有準備、未加深慮」，就難免令人懷疑卡達的外交葫蘆裏究竟藏着甚麼藥。

讀了有關此一新聞的報導，筆者認爲我們應該密切注意的倒不是美國希望究竟在「若干月內」或「數年內」與中共完成「正常化」的時間表問題（此點大家心裏均應有所準備），而是美、中共關係「正常化」的下一步發展究竟如何。

應從全面觀察探討

近一個月來，台灣報章對美、中共關係「正常化」發展的報導與分析，似乎偏重於美國政府正在有意擱置此一問題，無意急於謀求與中共建交。原因是卡達重大外交政策上優先處理的重點在巴拿馬運河條約、中東問題與美、蘇限武談判等問題上。那麼卡達總統這項希望「若干月內」與中共完成建交的談話果若非屬無的放矢，就證實了美、中共建交問題，在卡達處理重大外交問題上佔着相當優先的地位。事實上，卡達總統推動的巴拿馬運河條約已在國會中贏得了第一回合勝利；而目前中東問題僵持的現狀，也非美國一廂情願所能突破的；美國與蘇聯進行的限武談判，可能正需要向中共頻送秋波，以所謂「聯毛制蘇」的策略向蘇聯施加壓力。這樣看來，卡達的「未加深慮」似乎屬於外交上的「習語」。

穿梭訪問表面文章

再說，近代國際政治風雲向來沒有定向，看來時空萬里，說不定有人出於自我的利益，正在進行製造一場政治颱風，這是我們不可不嚴加防備的。何況，我們注視美、中共建交問題，應作全面的觀察與探討，不能僅自某種角度，或某一階段的表面發展來看。

從最近半年來，美國政府與國會重視美、中共關係「正常化」問題的處理方式來看，我們不能否認美國在這方面是有它的作業方案的。首先，繼過去兩任美國總統、兩位國務卿先後往訪大陸之後，政府外交與國防高級官員，民主、共和兩黨「鷹」、「鴿」兩派的重要國會議員以及新聞記者、政論專欄作家、中國問題專家，甚至民間團體，半年來紛紛負有使命地去過中國大陸訪問。同樣地，在這段期間中，他們也陸續來到中華民國作所謂「實地了解與考察」的訪問。此中包括了國會中主管外交關係、具有影響力的議員如伍爾夫、史巴克曼、高華德等人；各色所謂中國問題專家與學者也曾數次神秘性地前來台北聚會，保守派與自由派的著名政論專欄作家威廉·白克萊與約瑟夫、柯拉夫特也曾蜻蜓點水式地露過面。

此外，最近還發生了美國國務院主管中國事務的官員來天惠「過門不入」在香港會晤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安克志的不常有之事。

這大批人員穿梭式的兩地往訪的結果如何？又象徵着甚麼？結果是，美國國會舉行了各種有關「中國問題」的聽證會，聽取了大批可能對美國政府

在美、中共關係「正常化」採取步驟上具有影响力的報告；國會一向對中國問題多半是一知半解的，他們所採取的應付措施，是向已感到極端不耐煩的美國人民作個交代。這也象徵了美國國會與政府之間在此一重大外交政策上，有着相當程度的了解與默契。卡達政府至少作到了尊重國會與民意的表面工作，這也象徵在美、中共建立問題上，心有腹案，却避免担負全部後果的美國政府，是如何地在與美國學者、專家甚至人民之間彼此利用，以期在此一重大外交問題上取得朝野一致的統一步調。如此，即能符合所謂美國的國家利益，又可防堵「背棄盟友」的內外批評。

美國採取雙重政策

再看卡達政府在進行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策略，顯然，它時而表現得很積極，時而又似在有意拖延。事實上，除了向蘇聯施以「聯毛」的壓力並向中共討價還價之外，也是一種作給美國人民看的外交姿態。卡達總統深知：在與中共建交的政策上，只要取得國會的諒解，一般民意往往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如此進一步、退一步，可能反倒促使美國人民要求政府趕快作一個決定吧！

卡達政府當然清楚：急於與中共建交，在現階段對美國並沒有實質的利益；但是在解決此一問題的外交手腕上，又不能不採取積極與拖延的雙重策略，迫使中共在某些要脅的條件上讓步。卡達政府也應該知道：急於雙方關係「正常化」的北平政權，它不敢貿然以武力侵犯台灣，更沒有能力在亞洲掀起另一次大戰。否則它不致時刻担心蘇聯的進攻，也不致明言要求美國保持在亞洲地區的軍事力量。顯然，它叫囂「以武力解放台灣」的狂言空喊，也只是向美國討價還價與恐嚇的一種伎倆。

美對中共政策不能輕易攤牌

最近，中子彈頭問題，歐洲盟國與美國方面，極其關注。西德外長根舍月初親訪華盛頓，就是力促傾向於禁止中子彈生產的美國總統卡達，修改他的立場。可是，卡達總統七日正式宣佈：他將延期生產中子彈頭。不過，卡達又說：他指揮國防部繼續發展能於將來使用這種彈頭的發射系統。

卡達所以作此痛苦決定，其目的，仍在避免與蘇聯作武器競賽，並希望藉此達成美蘇限武二號協定。

當然，如果卡達決定生產中子彈頭，歐洲盟國多數是全力支持的。但是，莫斯科方面反應又怎樣？限武二號協定，勢必胎死腹中。如此美蘇繼續武器競爭，祇有加速大戰的來臨。不生產，就可避免大戰嗎？話不能這麼說，蘇聯確有席捲西歐之企圖。但，在可預見的將來，倘不致於此。那麼，美國何不進一步拉近、並改善與蘇聯的關係。這也許就是卡達總統當前的苦心。

我們可以說，蘇聯在西綫，要想再前進一步，就是戰爭。這是無可避免的，但，誰又願意用戰爭的方式來解決東西間的問題？

卡達的宣佈延期生產中子彈頭，旨在贏得布里茲尼夫的信任，使限武二號協定，能於近期內完成。這也就是萬斯月底赴蘇的主要任務之一，好對美國人民有所交待。

同時，我們也可以指出：卡達可以利用這種機會，將蘇聯引而之東，以解除或減輕西方的壓力。

照常理判斷，美蘇在軍事上是兩個超級強國。當然，最單純的攻擊，就是美蘇火併，一戰決雌雄。可是，這一場戰爭，任何一方都不會有好處，所謂兩敗俱傷。爲甚麼一定要用戰爭解決問題。

如果設法轉移美蘇大戰，爲中蘇共衝突，用中共的人力與物力來消耗蘇聯，這當然是西方的上策。這不是你想不想的問題，而是事實上有無這種可能，可是，現在機會來了。

布里茲尼夫這次遠東之行，就近程言：在阻止日本與中共締結和約。假設日、中共締約，這將是日本中了鄧小平的圈套，而加速戰爭的來臨。就長程言，在迫使中共就範，解決中共問題。

關於日、中共締約事：日本自民黨亞洲問題研究會，七日提出十二點質疑，反對匆促簽約，並力主審愼處理，且布里茲尼夫將發表對日政策，預料仍是威脅、警告日本、不要輕舉妄動。

一般觀察，東京方面勢必愼重將事，或將再拖延一段時間，這也正是我們所期望的。

布里茲尼夫的宣佈，究竟能對日本、對中共、發生多大效果，惟有待進一步事實說明。但有一點可以說明的，就是今後莫斯科政策，勢將指向「兩京」，那就是東京與「北京」，進而穿破日本海。

基本上，蘇聯會不會因此而實現其西守東進政策？日本與中共是不是可能携手，聯合來對抗莫斯科？

美國又如何處理這新的可能情勢？

這一連串的問題，說明東北亞、或中蘇共邊境問題，都有掀起一個新的高潮可能。

假若蘇聯眞的轉而東進，這無疑平息了將近三十年的東北亞，又將面臨新的衝擊。

美國方面不可能有太積極的表現。她對中共的政策，不可能輕易攤牌，而要讓各方面去猜。與中共「正常化」關係，勢將拖延一段時間，等待中蘇共互相消耗，等待日本重整軍備，而改變美日貿易赤字……這是美國求之不得的！

我們應有自己立場

最重要的，還是中共在沒有美國支持下，會不會再投入莫斯科的懷抱，而美國的政策彈性，究竟又到甚麼程度？

我們政府與全民對美、毛關係「正常化」的進一步發展，應該也自然有自己的準備與應變之道。只是，我們不能太依靠甚至輕信友邦的「諾言」。

在此，我認爲：對於我們自己國家的前途，我們必須眞正堅持「國家的命運操在我們自己手中」的信念；也要在國際現勢與外交觀念上有更清晰更正確的認識。像目前常在報紙看到的新聞標題，在報導現階段中、美關係時，用了許多美國「正」、「仍繼續」或「將」與中華民國維持關係的字眼，就很令人啼笑皆非。難道，兩個互相承認獨立主權、互派大使、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在斷絕邦交之前，維持來往是「不正常」的嗎？如果連新聞傳播媒介對這樣的觀念與立場都搞不清楚，還談甚麼全民上下莊敬自強呢？

徐娘鬧畸戀 公主太傷情 瑪嘉烈戀情遍受指責

■尹靜心■

英女皇的四十七歲御妹瑪嘉烈公主，因和三十歲的歌手男友李威林在加勒比海度假流連忘返，忽略了與她年薪十萬美元俱來的職責，而受到報章、左翼國會議員、英國國教主教的猛烈抨擊，引起英皇室多年來最招人物議的事件。

對四十七歲的英國公主瑪嘉烈殿下而言，最近日子實在不好過。

私德不修輿情似鼎沸

身兼英國皇家「盎格耳」兵團副團長、皇家高地機關砲兵團團長、民歌及民謠協會主席，以及其他許多職務的瑪嘉烈，正當皇室家族一起到溫莎堡度復活節假期時，患了感冒躺在病牀上，然而據可靠的報導傳出，伊麗沙白却在此時把她這位妹妹遊戲人間的生活方式好好訓了一頓。其原因是：瑪嘉烈的聲譽，已經和她的健康一樣每況愈下。不只是她的名字上了英國報紙頭條備受批評，就連皇室俸年支領的薪俸也連帶被攻擊。導致這種情況的主要關鍵人物，是三十歲的洛迪．李威林——一個舞廳庭園設計師，現在將成為熱門歌星的人，他和瑪嘉烈之間持續四年的羅曼史遭到了英國民眾的物議。



受愛情困擾的瑪嘉烈。

加薪問題遭激烈抨擊

瑪嘉烈公主和其他皇室家族，今年都可能得到加薪，國會已開始討論此事，工黨政府宣布皇室薪給可能增加百分之九點二，使總額達到五百二十九萬美元，其中大部分薪給是提供女王使用的。只有英國首相和財政部長才知道瑪嘉烈將增加多少年俸，但是估計大約在一萬美元左右，這將使她的年薪總額達到十一萬美元，國會中的反皇室派對此深感不快。工黨中最激烈的反皇派下議院議員威里．漢米頓說：「如果瑪嘉烈獲得加薪，那眞是全國的恥辱。」漢米頓要求支領公俸的皇室家族每一份子，在議會選出的委員會前作證，報告其年俸用途。

關鍵在於使皇室蒙羞

在倫敦的報界，瑪嘉烈所引起的爭議更是巨大。星期天的「世界新聞」露骨的在標題上詢問讀者：「瑪嘉烈公主值得你給她錢用嗎？」（四分之三的讀者回答不值得）。甚至傳統的皇室支持者也對瑪嘉烈和李威林的關係有所批評，「托瑞標準晚報」刊出一封措辭傷感的讀者投書說：「我認為瑪嘉烈公主是昏了頭了。」楚羅地方的主教李奧納德也宣稱：「如果你接受屬於公眾的生活，你就必須同時接受對自我行為的嚴格約束。」他手下的教會職員抱怨主教說話太直，李奧納德却答覆說，他只是在為瑪嘉烈禱告，希望「上帝賜給她作正確抉擇的氣勇」。

英國對瑪嘉烈最主要的指責，是她使皇室蒙羞，和一個比她年輕十七歲的男人公開往來，而且甚至還沒有打算和她的丈夫史諾頓勳爵離婚。史諾頓和瑪嘉烈在一九七六年分居，在這之前兩年，公主已經在蘇格蘭的一次家庭宴會中遇到李威林，當公主夫婦失和後，李威林便經常造訪瑪嘉烈的倫敦住所肯辛頓宮。後來，他倆曾多次同遊加勒比海，到公主的穆斯提島別墅渡假，公主的兩個孩子沒有隨行。

面首歌星竟公開招認

上個月，在第四次這種旅行中，瑪嘉烈和李威林第一次被拍下一張同遊的照片，在穆斯提島上，李威林又碰巧因胃潰瘍出血入院，瑪嘉烈一直陪伴病榻旁。李威林出院回家後，便公開承認了這樁羅曼史，他告訴記者說：「讓他們批評吧！我不在乎！他們如果能像她（瑪嘉烈）一樣把工作做的那麼好就行了，那是世界上最難做的工作。」

事實上，另一項抱怨是針對瑪嘉烈和李威林在一起，花去了她太多時間，使她無法像過去工作得

那麼好而快。去年一年中她只參加了八十六次有關文化或慈善的活動（參加這類場合原就是皇室的職責），這比她婚姻破裂以前每年平均一百一十五次活動的數字減少了很多。

今年到目前為止，她只參加了兩次皇室集會。不過，與女王在溫莎堡談過話之後，她出現的次數多了起來。

仍然擁有部分同情者

然而英國輿論的要求是，瑪嘉烈必須約束自己，否則就得退休，這代表著她不能再以皇室身分公開出現並支領年俸。不過，公主也有她的同情者，每日電訊報專欄作家伍斯特隆堅持，「皇室中必然有『黑羊』存在的。」這位保皇派人士表示，溫莎堡出身的女性沒有理由不能愛一個比她的年輕的男人，尤其在此伊麗沙白二世的時代。

伍斯特薩還說：「我必須承認，瑪嘉烈也不是純潔的公主了。」李威林並不是什麼大人物，瑪嘉烈也不是純潔的公主了。」

公主的同情者還記著一九五五年的愛情悲劇，當時瑪嘉烈被迫結束她與湯生上校的愛情。

遭受各方指責

有關瑪嘉烈公主問題的討論，已不僅限於民間報紙和下院中的反皇室議員——雖然政府領袖迄未涉及。如以此來衡量對君主政制態度的改變，那麼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特魯格主教兼英格蘭教會社會責任委員會主席奧納牧師在一次訪問中說，公主復活節前的穆斯提島之旅「非常愚蠢」。他說她此舉無異於「要人們判定她是對或錯」。

當奧納主教認為瑪嘉烈公主很可能像一九三六年為娶辛普森夫人而遜位的英王愛德華八世一樣，被要求退出公共生活。愛德華是瑪嘉烈的伯父。

這位主教說：「我想這是使主教澄清私生活的可能方法，我認為目前必須解決的事，是她究竟還能做多久的公共人物，如果你必須也接受對你私人行為的嚴格限制。」

但到後來，這位主教却呼籲對她的私人問題，要「同情與諒解」。

瑪嘉烈的朋友和支持者，已經在護衛着她，崇華克主教史托克伍德發表一項聲明，稱讚「她在英國內的種種善行」。而無論保守派報紙或保守派國會議員，對那些議論都深表痛心。

不過即令是為公主辯護的人，對她的行為也表示遺憾。例如「星期天電訊報」專欄作家霍桑，他一方面要讀者停正議論，一方面却說瑪嘉烈「擇友不當」，並斷言她的私生活「不足為訓」。

李威林的年齡和生活方式，也是促成紛紛議論的部份原因。李威林今年三十歲，足足比公主小了十七歲。他的父親李威林爵士官拜上校，曾在一九五二年奧運獲得一面金牌。但李威林自己却沒有真正的職業，常常形容為花花公子，他曾做過庭園設計師，目前正嘗試成為熱門歌手。

招致批評的另一個因素，是瑪嘉烈公主的婚姻情況。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她和史諾頓勛爵分居時，穨成人士宣稱兩年後將尋求離婚。但最近她的發言人說，他們沒有離婚的計劃。

但絕大多數議者都只提出一點指責：在王位繼承順序上排名第五的這位公主並未盡職。受領國會津貼的皇室，有參加公共典禮的義務。但根據統計，公主在分居前每年平均出席各種典禮，儀式一百五十次，一九七六年減為九十七次，去年更減至十六次。在今年，到復活節前為止，瑪嘉烈公主僅出席公共儀式八次。她的家人聲稱她把重點放在以後幾個月，但她因感冒而臥病在床。

蘇格蘭一位左翼國會議員卡納文，把公主叫做「寄生虫」。他這句話雖然因國會禁止議論皇族而被迫收回，但他却正致力尋求一個途徑，以投票方式修改皇室津貼名單。在三月底公佈這張名單，可望給公主加薪每年一萬美元，但卡納文希望把她從名單中根本除名，他幾乎毫無成功的希望，但却引起了十餘名同事的附和。另一位國會議員華威爾，認為公主「使全國受窘」。勞工黨議員凱利，對「她用公款遨遊世界」表示關切。何伊爾說：應該要求白金漢宮，保證瑪嘉烈公主的公共活動增加。

皇室方面迄無置評，但據報導伊麗沙白女王對整個事情深感苦惱——尤其是李威林對此事的公開談話：「只要我願意，我會隨時隨地去看瑪嘉烈公主。讓他們去批評吧。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他們說我們。」

宮闈醜聞非自今日始

接近皇室的人士都在暗中猜測，既然瑪嘉烈不願放棄她的皇室地位，而必須履行她的職責，那她將會放棄李威林嗎？

很可能的答案是「不」，畢竟公主不是英國皇室第一個出醜聞的人，她的曾祖父愛德華七世做威爾斯王子時，風流韻事更多，然而他却仍由維多利亞女王手中等到了皇冠。



瑪嘉烈的心上人李威林。

中華民國購買英法面對空飛彈

陳金耀

整個系統的構成也就是偵察部份和攻擊部份，後者把追蹤、發射和制導三大任務揉合在一起，這樣可

中華民國向美國提出購買軍火的訂單中，防空飛彈方面有改良鷹式飛彈，面對空及地對空荆棘型飛彈。據了解內情人士表示：改良鷹式飛彈的購買已絕對沒有困難，但荆棘型飛彈仍在國會討論中。

荆棘型飛彈的設計概念是基於非常成功的美國空軍響尾蛇空對空飛彈，紅外綫導引，美國陸軍目前把荆棘型飛彈裝在機動性的M—一四八裝甲車底盤上，以配合坦克車的反空能力，台灣希望將此類型飛彈除用作裝甲車聯合作戰外，同時欲把荆棘型飛彈改裝作艦對空用，以全面裝備海軍艦艇。

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AIM—九L響尾蛇空對空飛彈，是台灣改良而將之提供給美國的，以往響尾蛇只能追擊敵人，而新的響尾蛇則可以迎擊，可以肯定台灣是有自製的能力。問題只是發射系統還未能全面掌握，美國遲遲未作答覆，除其它複雜因素外，避免台灣在製造武器方面高速發展也是因素之一。

防空飛彈雖在戰鬥中表現的效率，通常都難以令人滿意，但它却得到一個代價，即使那些敵機由攻擊任務轉爲制壓地面防空的任務。阿拉伯人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中東戰爭中，使用更密集的防空力量，迫使以色列空軍改變戰術，因而影响了他們進行地面戰鬥的戰法。

這些戰鬥有一個共同的因素，便是遂行攻擊的飛機和對空防禦兩者間的「防禦制壓」決鬥的重要性，防空飛彈的高速發展，使防禦能力大增，更迫使攻擊者作更複雜和更靡費的反應。現有的科技，已使防空飛彈在未來戰爭中扮演一個更爲重要的角色。防空飛彈的設計，是要在高度或然率下摧毀參戰的敵機。部署面對空飛彈和防空單位配合組成的防空系統，是希望獲得一個高度的對敵損耗率（這是指攻擊者每一架次所受損失的百分比而言），可見防空飛彈在防衛上佔極高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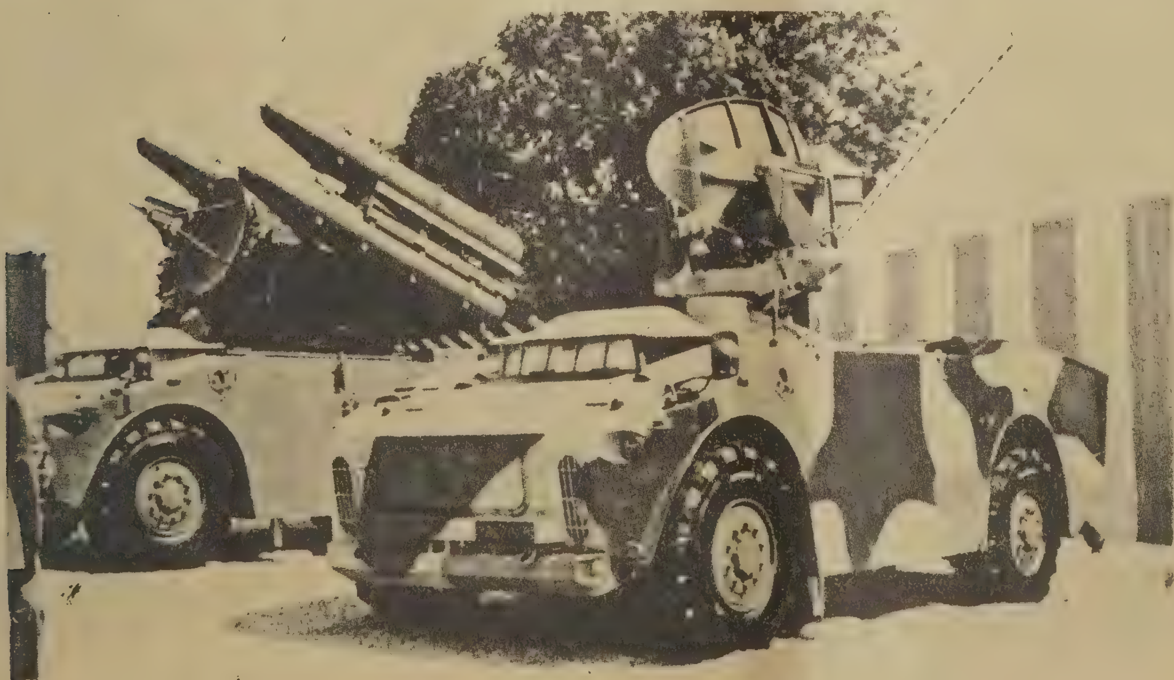
台灣目前的防空飛彈，中高空有「勝利女神」，中低空有「改良鷹式」，但極富機動性以供應裝甲戰用，及供應艦艇方面使用的防空飛彈，則幾近眞空（目前只有少量的荆棘型），爲彌補此方面的缺失，在國際軍火市場上尋求補救正是刻不容緩。

不久前外電報導中華民國正向英、法、以等國接頭購買現代化的裝備，主要是買先進的地對空飛彈（這消息國防部發言人王凱業當然否認）。

據有關方面人士透露：中華民國希望購得的將會是英國的輕型戰術防空「輕劍」型飛彈；及由法國自行設計，南非負担大部份研究經費的法國「響尾蛇」地對空飛彈。從此一消息再與去年南非約翰尼斯堡「星報」報導中華民國正在尋求向南非方面取得飛彈，台灣生產的F—五E虎二型戰機，南非亦是主顧之一（目前武器禁運是否已停止不得而知）等種種跡象顯示，取得法國響尾蛇的可能性極高。筆者就此先報導有關此飛彈資料，以饗讀者。

「響尾蛇」防空導彈系統是法國自行設計，由南非負担百分八十五研究經費並投入生產的一種全天候防空系統，它可在任何情況下作廿四小時戒備，防範以每秒三百公尺速度，低飛至離地僅五十公尺的入侵飛機。這種系統能夠在半徑十六公里的範圍內，探測出反射電波面積一平方公尺以一點二馬赫的速度在五十至三千公尺高的飛行物體，是目前較受注視的一種低空防衛武器。

爲了盡量縮短截擊距離，導彈系統的發射部份和追蹤部份仍給裝併在一起，組成了攻擊部份，而



地對空的攻擊與偵察體系•

減少雷達追蹤目標和引導飛彈時所出現的視差。

「響尾蛇」系統之導彈是特爲短距離攻擊機動目標而設計。它的方向舵和升降舵都設在彈體的前部，機動性強，足以跟任何靈活目標相搏鬥，而且加速率大，能在發射後二點三秒卽達二點三馬赫的高速，並在整個射程均能保持超音速推進，強大的加速能力使它能把截擊距離縮至最短並把飛行時間減少使之適合短距離的攻擊任務。



去年法國海軍武器展覽展出的導彈。

導彈的導引系統是根據導彈能夠接受雷達波速誘導飛行的原理設計，但雷達波速導引的最大弱點是導彈容易偏離波速，而且在發射後還要引導彈體進入波速軌迹中，所以導彈的飛航制導，還要輔以無綫電指令導引，使用單脈冲雷達，不斷發出航綫修正訊號。指示導彈沿波速飛行，在發射初期，還要用紅外綫尋熱裝置來追蹤飛彈，飛彈在作五百公尺左右的初段飛行後，就能進入波速範圍，由於它採用紅外綫引發裝置，故不受電子干擾和惡劣天氣所影响，地面電算機根據導彈與目標距離加以引爆，爲了方便導引和引爆，導彈內裝有電訊接收機和一個定位用的無綫電發報機。

偵察裝置包括有一副偵察和目標定位雷達，以及與雷達相聯系的敵我識別裝置（IFF）和譯碼系統，該雷達能偵察得反射面積一平方公尺，以每秒卅五至四百公尺速度飛行的物體，爲了能夠迅速反應，資料的演算速度甚快，以致與它配合的天線也要有每分鐘六十轉的旋速。

此外，偵察裝置還包括一副資料抽取器和一架眞時數字計算機，處理雷達所得的資料，發動對每架飛機進行跟蹤的工作，並把敵機按照威脅程度分門別類加以對付。

偵察裝置的工作就是把偵得的資料通過電路輸給攻擊裝置。它可同時與三副攻擊裝置相聯系，一具該裝置可操縱十二枚飛彈，其效能可想而知。

攻擊裝置裝有一副追蹤雷達，以及其他輔助偵察裝置，追蹤雷達能夠同時跟蹤一個目標並引導兩枚導彈對之進行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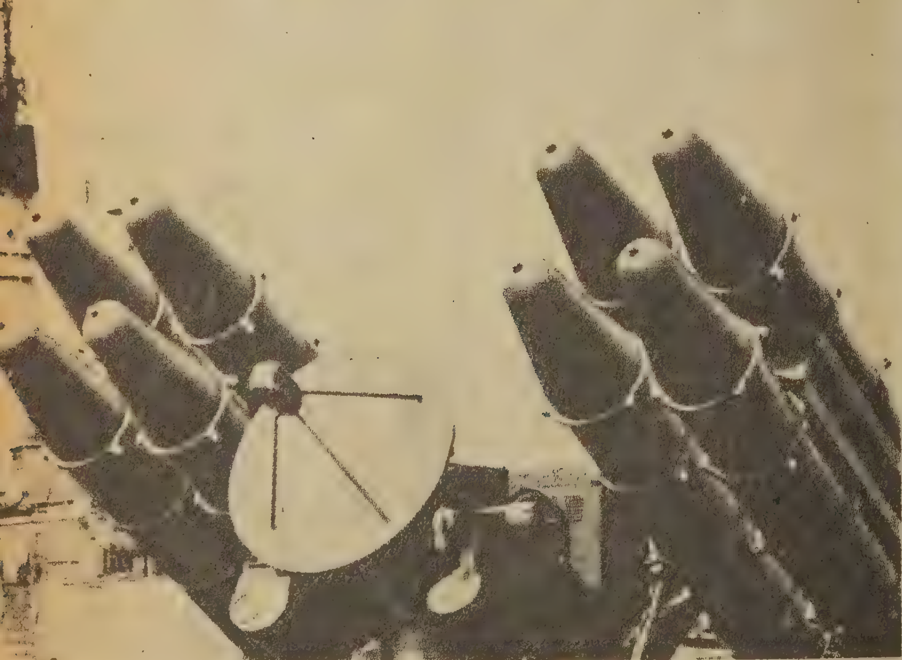
其他輔導導引裝置如X波段指令發報機，可以發動引導飛彈的數字式指令，而紅外線檢波系統，則可追蹤導彈噴出的火燄，計算導彈與波速的偏差，把剛發射的導彈引入波速。還有一個備用的閉路電視追蹤系統，可以在雷達出毛病時接替工作。

攻擊系統的控制裝置是一架與偵察裝置所用者完全相同的數字計算機。該計算機工作是校正視差，目標偵察、跟蹤、計算截擊成功率，並根據導引資料計算出控制導彈的指令，以引爆導彈，如有必要還可發出自我毀滅命令半途中止戰鬥。

有時敵機以高速飛行或停留在導彈火力網內之時間甚短，截擊工作便比較困難的，這時當操作員按鈕發射時計算機會自動指令射出兩枚導彈，以增加命中率。從發現目標到發射導彈需時只六秒，有較距離五百至八千公尺，命中率爲百分之九十，追蹤雷達可在三個頻段操作而無線電訊號頻率亦可隨時變動，以防電子干擾。

此一飛彈系統至少在七個國家服役，七二年初首先配備南非、法國實戰部隊，但只是由裝甲車運載的陸軍型，海軍型遲至去年在法國海軍武器展覽會公開展出。

此種可作地對空、海對空的反低空飛彈，正是中華民國希望裝備以達現代化水平的先進武器。



法國湯臣海面對空中導彈系統。

丁寶楨與「宮保鷄丁」

胡蔭三

丁寶楨在山東巡撫任內，雖然遭受不少的挫折，然其蠻幹精神，却令人歎服。如歷年的黃汎，許多河道官員都束手無策，惟有寶楨再接再厲，荷澤的賈莊口門二百六十丈，水深一丈六尺，經寶楨督工修築，於光緒元年三會竣工，上嘉寶楨力膺艱鉅，督率有方，給予優叙；並於光緒二年八月，擢升寶楨爲四川總督，奉旨入覲時，曾賜紫禁城騎馬。他在四川的建樹頗多，引爰數宗，以饗讀者。

「宮保鷄丁」的由來

凡是到達四川或者在四山館子吃過東西的人，大多都嘗試過「宮保鷄丁」這道名菜的，同時，全國各地所有的四川館子，也少不了以「宮保鷄丁」這道菜來做招牌。實際上，這道菜對於西湖、兩廣、貴州、雲南、四川諸省的朋友來說，的確不失爲好菜。因爲上述幾個省份的人，多數歡喜吃辣椒，而「宮保鷄丁」則以辣椒取勝。可是不歡喜以辣椒的北方朋友中，却也有些感興趣的。

究竟「宮保鷄丁」這菜名的由來，與寶楨又有什麼連帶關係呢？由於清時的總督，一律被稱爲「宮保」，換言之，「宮保」也就是總督的稱號。寶楨既然做了四川總督，自不例外，因此，一般人都稱呼他爲「丁宮保」而不名。按：自宋以來，太子六傅多數以勳戚文武大臣兼領，或爲加官及贈官等，都止爲虛銜，例如：太子太師稱爲「宮太師」，太子太保稱呼「宮太保」；太子少師則稱爲「宮師」，太子少保便稱爲「宮保」；而清時的所有總督，也均加贈宮保銜。

——這段是解釋當時的官銜，拉得太遠；簡單地說，四川的名菜「宮保鷄丁」，就是以丁宮保（寶楨）而得名的。至於丁宮保到底是怎樣發明這道流傳民間達一百年之久的名菜呢？相傳是非常偶而且說來是很有趣的。大抵在他到任不久的一天，丁總督忽然興起訪查民間疾苦的念頭，乃化裝一個堪輿家，輕裝簡從，到鄉間去看風水，因爲四川成都附近的山水雅美，使寶楨流連忘返，不料夕陽西下，而他們仍在三十里以外的龍泉驛地方；並且肚子已餓到發慌！於是就近找到一間農家，希望在那裏借宿一宵，却又不想打擾百姓。

但是農村生活簡單，除了大米飯、清菜、豆腐之外，沒有什麼別樣好東西可吃的。寶楨的衛士以總督下鄉，不弄幾樣好菜怎能進餐？於是掏出二両銀子，交給那農家主人，要求他買鷄買魚及半斤老酒。然而那農家並不知道求宿的客人，竟是本省的總督，只好將自己畜有的一隻鷄公劏了，却又缺乏其他配料，也做不出什麼好菜的。不過，忠實的農人，認爲收了客人二両銀子，如果飯菜弄得太不像樣，那又怎麼對得住客人？忽然想起家裏還存有幾個冬筍，立即取出剝了，作爲唯一的配料。

加上農村的習慣是歡喜把所有肉類切成碎塊的，因之，他除了將冬筍也像鷄肉那樣切成一粒粒的小方塊外，並把菜鍋架在爐子上，而爐子裏則盛着木炭，鍋子燒紅後，先放一些菜子油，隨後加上幾匙煉好的猪油；順手撒下一撮花椒，和多粒晒乾的紅辣椒，切成碎片放下，頓時鍋裏的油把辣椒煎黑了，一陣焦香的辣味薰天，趕快放下鷄肉，使用鍋剷翻動，辣味隨油入於鷄肉，並倒下冬筍粒，加上豆豉讓它猛火熒了一陣。

廚師還向農婦學習

旋而鷄肉熒熟了，揭開鍋蓋，坐在廳裏的丁總督也嗅到香味，饞涎欲滴！也許是那天旅行太疲勞，肚子飢餓的緣故，所以吃得津津有味！他總覺得從來都沒有嘗試過那麼好吃的鷄肉，花了二両銀子，還有一小瓶棉竹出產的燒酒，實在值得；而且當晚還在他家借宿一宵。

翌日返回成都，他對昨晚吃的冬筍熒鷄猶有餘香，立即交代總督府的廚師依法炮製，但廚師太着重於配料，結果吃來索然無味！總督大罵廚師是「草包」，不如一個農村婦人，廚師無奈，查問隨從所經過的情形後，要求隨從帶領他去農家，向那老婦請教。不料那農婦當晚是勉強奏合的，她根本不懂得什麼手法，也沒有一定的宗旨，自然說不出作菜的原則，但廚師只要求她說明當天做菜經過詳情，廚師照她說的去做，吃來才有些像樣，隨後經過改良，更加進步。從此任何人請總督赴宴，都有這道菜，因爲四川的「宮保鷄丁」流傳至今，依然頗受歡迎。

革除弊政改頁鹽務

丁寶楨對事認眞，革新地方不遺餘力。光緒三年三月，他瀝陳「四川省政敗壞情形，請裁總督司道節壽陋規，撤除合州縣之夫馬局，清理積案，劃清交代虧挪，嚴拏土匪鹽梟，整飭邊務，操練兵勇，並以四川省每歲都有按糧捐輸八十餘萬両，病民爲最，將徐圖蠲除。」得旨嘉勉。

同年七月，寶楨以四川銷行貴州、雲南兩邊鹽岸廢弛，鹽引積滯至八萬七千餘張，羨截積欠一百三十六萬餘兩，請改爲官運商銷，並於瀘州置總局井竈，分置廠局，鹽岸則分置局。由廠局多半就井竈市鹽撥之岸局，再由岸局受而售之於商人。凡是貴州邊區的額引，以及靠近該省邊區的各屬，均設法令鹽道移交總局，並且清釐從前各積引，以次帶銷。又帶行較爲近邊的永寧、瀘州、納溪、綦江、合江、涪州、江津、南川各岸計引，及酉陽、秀山、黔江、彭水等各邊引，以杜絕侵越事件。此外，丁寶楨又以貴州征榷有碍運銷，於是疏請降旨敕禁，貴州鹽釐各局及各卡，由四川的歲濟銀如其榷數，奏定章程共十五條，並派遣候補道唐烱爲督辦，並於藩庫、鹽庫、川東道、夔州府、各關釐稅借銀五十萬兩舉辦，限期八年歸還。

寶楨的奏摺及所附章程，均得旨下部議行。灌縣都江堰的舊時制度，係用竹籠盛石子作「人字隄」的，每年所費千金。寶楨提議改易巨石，共籌費九萬兩，派署成綿龍茂道丁士彬，及灌縣知縣陸葆德等興辦。同時，寶楨又奏請於四川省會成都，創設機器局，製造槍炮火藥等兵器及軍用物資，清廷都一一報可。寶楨復請舉辦滇岸官運，並帶行近滇邊的宜賓、南溪、屏山、慶符、長寧、高珙、筠連、興文、江安、馬邊、雷波等各計引（即今之會計職務），仍帶銷滇岸歷年積引，下部議行。

光緒六年（一八八〇），清廷以新疆平定，紀錄丁寶楨籌餉有功，給予優叙。惟當時出使俄國大臣崇厚，議收伊犂，遽許其成以歸，言者交章論劾，上治崇厚以違訓越權之罪。）因之，寶楨奏請出使俄國自效，並請「於直隸東三省選募精壯五、六千人，駐直東交界，歲需約三十萬兩，即就官運鹽局撥濟。……」他這一疏，頗得清廷欣賞，詔曰：「覽奏慮遠思深，於此事辦理「切情形，極爲透澈，所請前往與俄人辯論「層，本與朝廷意旨正相符合。現已有旨令曾紀澤前往交涉。至東北邊防，亦漸布置，川省一切事宜，正資整頓，該督惟當悉心經理，以符委任。……」

舉薦人才籌畫邊防

與此同時，清廷有旨飭各省督撫保舉人才。丁寶楨隨即推薦「四川省建昌道唐烱，文武兼資。山東省濟東道薛福辰，精廉強正。山東候補道張蔭桓，爲守兼優，足備任使。是年冬間，裏塘土司所屬查錄野番叛附瞻對，圍攻土司，丁寶楨獲報，即遣將領兵剿撫，經二十餘日的戰役，事定後即行勘界立碑，杜絕藏番侵越，又剿峩邊、雷波廳等夷匪。

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寶楨以官運鹽務處，查明歷年遺失無着，水陸殘引三十一萬八千八百一十三道，於是疏請造冊咨部註；又請豁免歷年積欠，屢追無引之羨，截五十五萬五千二百另三兩，一概允予所請。同年四月，復授四川總督。同年十一月，撥解官運鹽務，征收釐稅銀三十萬兩，交北洋大臣，充購船務海用。由於寶楨督川以後，便以川省年豐，飭屬勸辦積穀備荒，百石取一，至光緒七年以後，已報存積穀一百七十三萬餘石。又以川北方面的糧食較少，因此，便撥鹽釐買儲倉穀二萬七千二百餘石。

光緒十年，因爲法蘭西派兵侵略越南，而雲南巡撫唐烱出關督師，擅自回督，致山西等省相繼失守，嚴旨革職解京，交刑部治罪。同年十月，皇太后五旬萬壽，懿旨嘉獎丁寶楨轉餉援兵，共攄忠愛，故給予優叙尋居京察。這時清廷以丁寶楨久膺封疆，任事實心，交部議叙，使寶楨聲望達到另一高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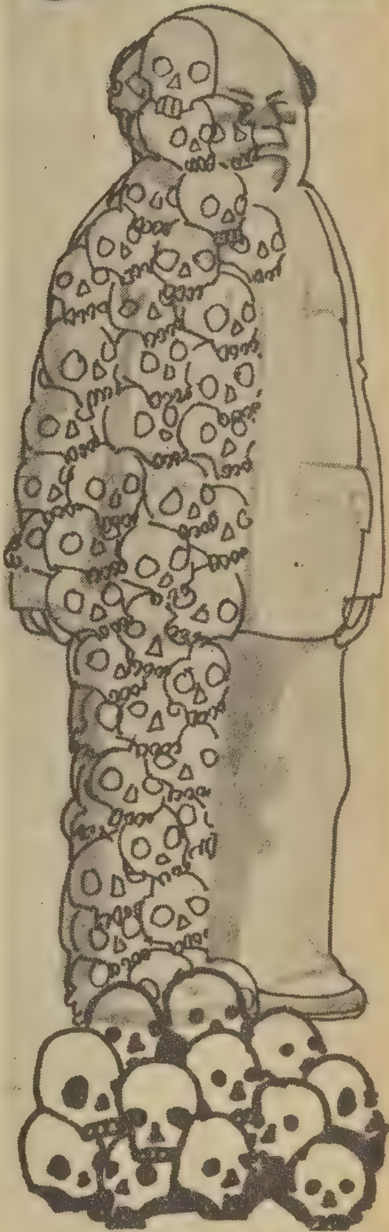
光緒十一年，英吉利遣使者馬科蕾來議，關於印度和西藏通商的事。當時清廷的使英大臣曾紀澤表示：「宜先與西藏番議定，目前即不遽許通商，亦當准其遊歷，令無阻閡。」清廷令丁寶楨覆覈時，即疏言：「西藏戾很，勢難理諭，若臣遽派員往說，該番不從，勢難姑容，必將生釁，未與洋人通商，先與喇嘛搆禍，似覺不合。刻已馳書駐藏大臣先爲關說，然後委員入藏。」又言「英人此舉，決非注意西藏，殆借以通四川大道耳。夫通商本有重慶之約，特因輪船不能上駛，故別出此計，以求遂欲。但藏路一開，則四川之全境失！四川失，則國之藩籬已破！……近年來製火器、練勇兵，縱不敢全操勝算，而勝負之數，差可自主。惟有竭盡心力，以冀上報朝廷，他非所計也。……」

圖維西藏鞠躬盡瘁

既而藏人昧於大勢，不知異種滅族之慘痛，而自絕於國人，堅持不可！遊歷之變不行，而英吉利旋利即併含緬甸，清廷復命丁寶楨密籌熟計，先事圖維。寶楨請於川藏接界的巴塘地區，駐防二千人於裏塘地區駐防一千五百人；並預籌三、四個月的米糧，資令前往。因上奏言：「數年前俄羅斯曾遣官員赴藏遊歷，擬從新疆哈密，由四川前往，嗣亦慮有阻閡，遲遲未進，見聞改由新疆，取道和闐，可以逕達後藏；並募纏頭回民爲導，似此無怪英人畏彼通其後路，故欲與藏通商也。以西藏一隅，而兩大並爭，其間籌辦，亦殊不易。臣初到川時，曾請賞准廓爾喀循例入貢，實以西藏爲全蜀藩籬，而廓爾喀又是西藏屏蔽，用示羈縻。去年，廓國番民爲前藏喇嘛番眾所刼，廓酋噶箕謂非前次展覲，蒙大皇帝厚恩，難與唐古忒罷兵。又去年法國侵越南事件劇烈時，廓酋曾越藏呈訴，自請助攻法人，是其感恩响義，確有明征。當此英俄窺藏，事機密要，懇恩准予該番嘉獎，益堅其內响之心，不但邊域增一障蔽，兼使異族少一援助，川藏全局，均有裨益。……」

疏入報聞。同年九月，寶楨以病乞罷，清廷加以慰留，十二月病情加劇，再度疏陳請罷，廷旨諭曰：「該督蒞川有年，辦事認眞，成卓著，朝廷倚畀方深，豈可遽萌退志，著在賞假兩月，安心調理，毋庸開缺。」十二月三日，寶楨力疾銷假，四月病卒，遺疏有言：「外洋和約，萬不足恃，止可以安爲攘，不宜重外輕內。皇上春秋鼎盛，指日親政，應請舉行日講，以裕聖功。帝道之隆，要在近賢人君子，遠宦官宮妾。勿以財用不足，而進言利之臣。勿以時局多艱，而行苟且之政，固結民心，即所以培深國脈」。疏入，追贈太子太保銜，入祀賢良，予謚文誠。嗣後山東巡撫陳士杰奏陳丁寶楨勳績，請於山東建立專祠。又雲貴總督岑毓英等，請於貴州省城建立專祠，均予允准。

瘟君夢



岳騫

為了證明他論點的「正確」，他又在外面散佈謠言，說甚麼「毛主席說過，必要時放棄上海和南京以南地區，而以徐州為國防第一綫，以鄭州、武漢為國防第二綫……」毛主席甚麼時候說過？我就不曉得。我還可以幫饒漱石補充一句：「以延安為第三綫。」照他這樣說，這麼多年的「解放戰爭」就全白打了，我們又到延安窰洞算了，要回延安，饒漱石去，我可不去，我覺得上海和南京都不錯。

這些謠言若由普通老百姓說出來，我們眞得追查一下，出之於「第一書記」和「華東主席」之口，就簡直是眞的別有用心，不可原諒了。這些謠言使「幹部」思想混淆，並且損害了毛主席的「威信」。這是「饒漱石」的失敗主義思想在政治上所造成的嚴重損失。」

饒漱石又採取了若干行政措施來配合他的謠言。從一九五一年起，饒漱石藉口以「發展內地工業為名，將大批原在上海、南京一帶的工廠遷往內地，近者如安徽、江西，較遠者為鄭州、開封一帶，更遠者有遷至西北新疆的。饒漱石對幹部宣佈的表面理由是：「上海、長江下游一帶，工廠太集中了，許多都應當遷到內地去，協助落後的內地，建設新的工業基地，減少無謂的交通運輸費用；工業原料運到上海、南京一帶來加工，何不把工廠搬到原料產地呢？」饒漱石如此說，我雖不是經濟學家，不懂運輸費用如何才能少得了，原料運到上海加工的車費固然省了，但作成成品後，還不是得運回上海一帶來銷售嗎？長江下游是主要的內銷市場。同時，又增加了一筆很龐大的將工廠成套設備運到內地的運輸費用。工廠搬家不是簡單的，不祇是離原料產地的距離問題，還有若干連帶的，必須結合考慮的問題，如當地的工業條件、廠址建設、電力供應、「幹部」的衣食住問題等等。特別是技術幹部問題，如必需調去內地，可是他們在上海一帶住慣了，不習慣內地如河南和新疆的生活環境，即使他們勉強去了，他們的家屬怎麼辦？去是不去？不去不行，去了又過不了，怎麼辦？可是饒漱石堅持遷廠，不考慮當地條件夠不夠，動員「幹部」思想工作又做得不夠，就這樣硬遷去了，弄得當地「政府」手忙腳亂，弄得「幹部」和他們的家屬人心惶惶，其實，饒漱石的眞正思想是準備放棄京滬，這一切的措施只是為放棄京滬作準備而已！

再舉一例。在一九五一年秋，朝鮮戰爭緊張的時候，饒漱石慌張到以為幾天之內上海就得放棄了。當時，華東歉收，「中央」發動調四川的糧食來接濟華東缺糧地區。結果，饒漱石深怕川糧運到京滬會資助即將到來「佔領」上海的國民黨軍隊，很多糧食到了南京下關和上海碼頭，還沒有開艙，就由「饒主席」命令「原船運回四川」。還有些換取外匯外物質，例如四川的桐油、豬鬃則運到上海，還沒有開艙，也就由「饒主席」命令「原船運回四川」。各位想想，這是多麼荒唐的事，說出來大家也許不相信，但都是眞實的！

在座「同志」大概以為饒漱石是「華東局第一書記」，思想上總該百分之百的無產階級化了罷。但事實上饒漱石的思想眞可以說是典型的資產階級思想。

饒漱石不止一次對他的親近「同志」說：他到過世界上很多國家，他認為最好的生活方式，是「美國的生活方式」。我不知道饒漱石欣賞的是那一種美國生活方式？華爾街的呢？還是紐約的貧民窟的呢？貧民窟的生活方式很不舒服，饒漱石恐怕絕對過不慣。華爾街的生活方式，汽車、洋房、窮奢極慾的享受，我沒有過過，不過一定是很舒服的，但我更知道，這種少數剝削者的生活方式正是我們「革命者」流了無數鮮血發誓要打倒的目標，饒漱石如果喜歡那種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那我們就要打倒饒漱石。再說，世界上有那樣多的國家，那樣多的民族，各國、各民族都有他們各自的生活方式，如果饒漱石談的不是物質上的生活方式，那麼就談精神上的生活方式，美國的人們一天到晚萬分緊張，每分鐘都在追求利潤，金錢籠罩了一切，也籠罩了思想領域，也許美國人過得慣，我不以為作一個中國人會過得慣，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更作為一個「華東區」的「第一書記」，竟會羨慕那種精神生活，不如乾脆去做美國人罷！

可是，我並沒有否定美國的產品是很優秀的，我現在用的是派克鋼筆，鋼筆當然是派克好。生活方式要緊張，也要鬆弛，我認為精神上以

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最爲理想，我常喜歡作些歪詩，做得雖很差，我却自得其樂，如果變成了美國人，我想我就沒有時間來得到這種樂趣了。

饒漱石又常常說：「歷史上，我最佩服的偉人就是林肯和羅斯福。」林肯解放黑奴，羅斯福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作出巨大的貢獻，我也佩服他們，但問題是歷史上是不是祇有他們兩個人偉大？饒漱石如果是「布爾什維克」，他就應當記起至少有兩個人和林肯、羅斯福同樣偉大，他們就是創立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的馬克思和建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列寧。各民族、各國都可能有偉大的人，我就覺得孔子也很偉大，雖然我不百分之百贊同他的學說，偉大還是偉大。不幸的是，饒漱石最佩服這兩位「都」是美國的。「幹部」們聽了饒「書記」的報告，思想上必難免這樣想，我們「全國」上下，都在反美帝國主義，爲甚麼饒「書記」最佩服的，恰巧都是美帝國主義國家的人呢？

作爲「華東黨」的最高負責人，竟滿腦「美國第一」的思想，滿腦資產階級思想，又怎樣去領導本區一億六千萬人民的「改造資產階級思想」的偉大工作呢？

關於饒漱石的個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雖然也有缺點，但不是原則性的，所以我不在此多談。不過，我願提供一件事實：饒漱石的一個女兒，長期住在巴黎，直到「解放」很久，在「同志」們不斷提意見下，饒漱石才勉強地把他的女兒接回上海。這位饒「主席」的小姐，從頭到腳，從思想到生活，不但是整個資產階級化，而且是整個「巴黎小姐化」了。過不慣我們的生活，瞧不起我們土包子「幹部」，自不在話下。我担心的是他瞧不瞧得起她的那位父親，雖然他的父親已經資產階級化了，不過，離巴黎的水準恐怕還有一段路！

我是一個胸無城府的人，我上面所談的都是從「黨」的利益出發。我和饒漱石並無個人恩怨。他利用各種機會來打擊我，多講了顯得我器量狹小。不過，有一點我不得不鄭重聲明，饒漱石造謠說，我和袁雪芬亂攪男女關係。人不能沒有缺點，但我的缺點恰恰不在「好色」上。如果我和袁雪芬亂來，我的愛人張茜首先就不會放過我。饒漱石要毀我，竟無恥到揑造這樣下流的謠言，眞是黔驢技窮，無所不用其極，對我無損，只是顯得他更加卑鄙而已！

我們「黨員」中固然也有像「解放日報」某些編輯那樣善於逢迎他的一撮人；所幸我們「黨中央」還有堅持馬列主義思想原則，並站穩「無產階級立場」的人，饒漱石的罪惡活動要想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終究是辦不到的，當「黨中央」接到愈來愈多的關於饒漱石企圖把華東脫離「中央」控制和其它罪惡活動的反映時，「黨中央」感到事態嚴重了，「黨中央」決定將饒漱石調任「黨中央組織部長」，但同時還保留着他在華東的「黨」和「政府」的職位，希望在「京」期間，他能改正錯誤，然後也許調派他担任更重要的工作，雖然「組織部長」已經是夠重要的了。誰知他不但不檢查錯誤，更不必說改正錯誤了，他竟心懷憤恨，和另一位差不多由於同樣原因被調到「京」的高崗，攪起「反黨同盟」來了。

饒漱石在一九五三年調「北京」任「黨中央組織部長」，高崗也調到了「北京」。「黨中央」用意是給他們以改造機會，同時保留他們的原職，也不傷他們的面子。共產黨本是不講面子的，可是中國五千年來就是撕不掉面子，因此盡可能還是要照顧到。高、饒兩人作了那麼多年的「黨員」，面子這一關還是過不去，那麼就不撕掉，他們總該滿意了吧。殊不知蛻化變質而有無限權勢慾望的野心家，不管怎樣，永遠是無法滿意的。他們認爲他們失意了，這自認爲「失意分子」的兩人終於結合起來了。他們在「北京」常常密談，他們互相埋怨着說：「中了毛澤東的調虎離山之計」，「我們回不去東北和華東了。」可是他們並不死心，高、饒兩人雖然身在「北京」，東北和華東他們的親信幹部還是佔着領導崗位，他們的影响力還是達得到的。他們計劃利用他們當時在「北京」和「黨中央」的地位，特別是利用饒漱石作爲「中央組織部長」的地位，繼續調派大批親信幹部前往東北、華東，打進重要崗位，企圖在時機成熟時，仗着東北和華東的地盤與實力來挾持「中央」，必要時造成割據局面。這樣，「中國」的統一就被破壞了，「中國」完蛋了，不用說，共產黨也完蛋了。



枯骨壘壘　（嚴以敬作）

濟南淪陷與王耀武之最後評價

蠖廬

王耀武的捉刀人

王耀武在主持軍事政治，可以說日理萬機，但醉心寫書，其裝飾門面的大著有「領袖言行」，「從作人到作戰」等書，且喜發表言論，山東有分省政府辦的半月刊叫「山東公報」，上面便時時有王的文章發表。如「科學態度，積極精神」，「中國的國防問題」等文章，都爲王得意之作。但拆穿西洋鏡，這些文章俱出杜若君之手，杜北平朝陽大學習法律出身，做過山東大學教授，亦是愛以省府顧問身分，到各團體演講的，有時講的題目和內容亦竟是王耀武的文章，更是使人知道他是王的捉刀人。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午後二時許，蔣主席自南京乘「美齡」號專機飛來濟南，並有隨從人員二十餘人，另乘專機兩架同行，四時抵達。王耀武、牟中珩，率領高級僚屬十餘人，俱到張莊機場恭迎。蔣主席下機後，即在經二路第二綏靖區召開有關軍事首長會議，有所指示，一直到二十五日午後一時五十分，才專機飛返南京。

蔣主席在濟南召見了牟中珩、夏楚中、霍守義、晏子風一班將領之後，向王耀武作了一次深切的談話，並嘉勉一番，王耀武受寵若驚，得意洋洋。可是好景不常，在蔣主席到濟南之際，山東境內的共軍早已開始蠢動，濟南南邊的黨家莊、終軍，北邊的晏城、桑園，不但受到共軍的攻擊，陳毅，譚震林部集結泰安，張夏的五萬多人，盤踞濟南東十公里東西採石莊的數千人，更都向濟南窺伺。

首先不幸的是周慶祥，周爲山東夏津人，黃埔四期生，抗戰時期與方先覺苦守衡陽四十七天的名將，在山東當三十二軍軍長，負責防守周村、張店。二月二十四日正在濟南參加軍事會議，忽聞共軍進攻周村，即火速返防，結果，倉促應戰，周村外圍的第十四師坐視不救，不及一日，即被共軍將軍部衝散，周村亦告失守。王耀武因爲轄區失地，無法向中樞交待，竟將全部責任盡推卸於周慶祥身上，在周慶祥與參謀長李錫祜（山東保安處長李杏村的姪兒），副參謀長胡學傑逃抵濟南後，即被王扣押，解到南京，被最高當局處以極刑。

共軍佔了周村，又侵奪張店，以至淄川、博山，更加囂張，在蔣總統甫返南京之後，王耀武正想振作一番，不料劉伯承在魯西肥城、東阿、壽張，集結的共軍，紛紛東調，與膠東的共軍，林彪進關的新軍合了流。

悍將驕兵荒唐透頂

此際李仙洲以第二綏靖區副司令官之尊，親率韓濬的七十三軍及所部七十五師，七十七師，一九三師，韓練成的四十六軍及所部十九師，一七五師，一八八師，與霍守義十二軍的三十六師，在沂蒙山區，準備去掃蕩共軍。七十三軍是美式裝備，四十六軍是半美式裝備，如找到共軍的主力，是大可一顯身手的。可是兩個大軍，七十三軍是王耀武的基本部隊，軍長韓濬，副軍長李琰，都是王耀武的親信，悍將驕兵，根本就未將李仙洲看在眼裏。四十六軍軍長韓練成，是西北甘肅人，本是西北軍馮玉祥的舊部，因在陸軍大學十期深造，與桂籍幹部黎行恕相識，始入廣西部隊，夏威任第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時，黎行恕任一七〇師師長，韓即任副師長。後來黎升任第四十六軍軍長，韓亦升爲第十六集團軍總司令部參謀長，民國三十二年秋，日軍二次入廣西，第四戰區退於桂西，受中央處分，黎行恕被免職，韓則由白崇禧、夏威推荐，以韓爲四十六軍軍長，其實韓早就是潛伏的共黨分子，所以，在未被發覺時，在魯南山區有李宗仁、白崇禧爲後台，更是不買李仙洲的帳。李仙洲是個老好人，以黃埔一期的老大哥到山東，居王耀武之下，是一個不吃香的人物。所以，亦不願意得罪人。當兩個軍齊頭並進時，就像行圍射獵，遊山逛水一樣，毫無敵人觀念，在通過萊蕪吐絲口時，李仙洲主張一軍前行，一軍殿後，另一師沿途掩護，但兩位軍長，誰也不願殿後。於是開會決定，兩軍仍齊頭並進，眞荒唐透頂

。在大軍一開始行動時，據飛機的偵察，及先頭部隊的報告，發現共軍強大的兵團頻頻調動。但李仙洲這一強大部隊，浩浩蕩蕩，好像旅次行軍，遇有情況，依舊是班長報告排長，排長報告連長，待情報到了軍長，亦不過下命令戒備而已。結果大軍穿過吐絲口之際，即遭遇共軍截擊。共軍居高臨下，使用少數部隊從兩邊高地向下掃射，陣地尚未展開，陣腳即已大亂。這時團長找不到營長，營長找不到連長，於是爭相奔逃，你撞我，我衝你，自相踐踏，同時四十六軍韓練成的指揮行動，已暗中與共軍裏應外合，其他共產黨潛伏分子，也火上加油，故意散布不打自己人消息，使秩序大亂。於是七個完整師，連李仙洲的總部人員有五萬多人，未足兩個鐘頭即全軍覆沒，吐絲口通過後，有個大河灘，共軍四面高呼：「放下武器」！於是李軍官兵持有武器，都丟在河灘上，堆積成山，最可惜的是美式重武器，榴彈炮，山炮，重機槍，原封未動的都送給了共軍。李仙洲、韓濬、李琰，十五師師長梁祗六，七十七師師長唐生海、一九三師師長蕭重光，一七五師師長甘成城，十九師師長蔣雄，以及白崇禧的外甥一八八師師長海競強，新到任的七十三軍政工處長劉社人等，都成了俘虜。

萊蕪之戰陳誠有責

在勝利後，國共戰爭中，兩個大軍覆沒，綏靖區副司令官，軍長作俘虜，這還是第一次，王耀武在濟南也大受指責。在當時王耀武與記者談話時說：「防守濟南我有把握，唯這一年來之工作，弄到如此地步，眞是「窩囊」。其實王耀武亦有一肚子牢騷，覺得萊蕪之戰，是由陳誠直接在上空指揮的，失敗之責都推在自己身上，是冤枉的。所以，王耀武在不敢得罪陳誠之下，便在事後開會，表示要將今後剿共的軍事布置加以檢討，並立向最高當局陳述山東局勢的困難，請重新增強武力。

不久，參謀總長陳誠，即決心「肅清」山東的共軍，一面下令臨棗線上的親信十八軍胡璉部，自滕縣，渡南梁江，進佔鄒縣，向獨山湖，微山湖一帶推進；一面即任命反正的汪僞淮海省主席郝鵬舉爲魯南綏靖司令，兼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率部向蒙陰，日照，臨沂，沂水，莒縣，費縣前進，膠東方面則命令范漢傑率領黃伯韜的二十五軍，李彌的第六軍，闞漢騫的五十四軍，要將盤踞膠東的共軍，從膠萊之三角地帶，由陸地趕向海中，使共軍走頭無路，全部被殲。可是國軍之推進，就像五指展開的巴掌一樣，被趕的共軍都從指縫裏又溜回後方，是白白的師勞無功一場。不但共軍未被消滅，反而共軍用大吞小戰術，把山東的地方部隊，全都吃掉。

還有國軍自李彌的第八軍在臨朐大捷後，跟着國軍掃蕩膠東，佔領了烟台，龍口，威海衛，黃縣，蓬萊，招遠，平度，昌邑，萊陽等縣。但軍政不能配合，因推展行政必須有國軍武力駐守才行，所以，國軍每佔一城，無異於分散一部分兵力。但中央却沾沾自喜，認爲山東共軍已肅清了。據秦德純所著的回憶錄云：

劉斐通共出賣山東

「當時蔣主席在國防部後進的總統官邸召集國防部負責人會報。在席上，先由情報廳報告，確認共匪已撤到黃河北岸。以後由作戰廳報告認爲匪軍既已放棄山東，我軍除派少數部隊駐守海口外，其餘大部應即撤出山東。最後由劉斐（作戰次長）強調說明，匪軍確受重創，不能在山東立足，判斷匪一定放棄山東，我們應將大部軍隊轉調其他戰場。大體上即作如此決定。」

結果是山東的國軍調往他地，有的載運東北，有的南調江淮，曇花一現的山東各城市據點，如昌邑，平度，招遠，黃縣，掖縣等縣據點，亦相繼棄守。共軍的兵力却日漸增強。

濟南和濰縣之間的據點周村，張店，淄川，博山，先後易手後，國軍在山東的據點只有濟南，兗州，和膠東的青島，烟台，及濰縣，濰縣是魯東的重鎭，無論人口，工業，文化，在山東都佔有重要地位。自韓復榘當山東省主席，厲文禮做濰縣長起，雖一度爲日軍統治，但始終未被八路佔領過。勝利之初，李彌的第八軍首先接收濰縣，所向無敵，八路軍被打得落花流水，亦是以濰縣爲根據地。所以，濰縣是固若金湯的。尤其是昌濰一帶的地方勢力如張天佐部，更是全山東最有力量的組織。但中央要肅清山東的共軍，如前文所述，要把共軍趕向海裏，於是第八軍亦北進昌邑，平度，黃縣，掖縣，龍口，烟台，威海衛，不久更因爲已經通共的劉斐僞報山東共軍肅清，第八軍竟大部調往遼東，儼然視濰縣爲安全的後方，而把防務交給陳金城的九十六軍接替。當時軍事部署是山東第八區行政專員張天佐屬下的保安第一師，和第十四區行政專員張景月屬下的保安第三師一個旅防守昌樂，濰縣；魯東各縣的保警大隊防衛昌邑，安邱，臨朐，益都，淄川，博山的政府控制區。陳金城九十六軍本身一個師調到東北，餘下的兩個師，及前濰縣縣長厲文禮部則担任城防，九十六軍係由地方團隊改編的，戰鬥力相當差。

濰縣是魯東的重鎭，已如前述，但自李彌的第八軍調走，夏楚中，施中誠的二十集團軍總部撤銷後，共軍便時時想向濰縣下手，斷斷續續的進侵，可以說一天都沒有停過。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初，八路軍大舉進襲濰縣的行動，愈形明顯，不但盤踞膠東的許世友，林浩，譚震林，謝有法指揮的第七、九、十三、三個縱隊，渤海軍司令袁也烈指揮的王德海部新七師，陳光部新八師，軍區部隊改編的崔子明新八縱隊等十幾個師，一齊投入攻擊，即連由江蘇北上的陳毅部，從東北入關的林彪部，都集中在濰縣外圍。共軍第一階段，是先向安邱、昌邑，臨朐各據點進迫，使國軍受壓力後撤；第二階段，則是在三月下旬向益都，淄川，坊子猛攻。共軍的兵力幾近十萬，人多勢眾，數倍於國軍，歷年獲得國軍的重機槍，山炮，榴彈炮，亦都搬出來使用。國軍在眾寡不敵之下，只得放棄周圍據點，將兵力集中於濰縣。由陳金城另行部署，即是以九十六軍兩個師，和交警大隊，楊緒釗的縣保安隊守城內，張天佐的保安第一師則守濰縣東關與白狼河。自四月九日之後，共軍即以人海，火海，日夜不停的向濰縣守軍猛撲。

（四）

華國鋒吳德血洗天安門

天安門暴動被捕青年受盡折磨
牢獄中遭受飢餓虐待嚴刑拷打

萬人意見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黃昏，吳德指揮手持棍棒的民兵，對最後一批示威者展開攻擊。衝突結果，有十多個人當場死亡，後來數日陸續被捕的達數千人，人數之多使得手銬都不敷應用。其中許多人一直等到一九七七年元月爲紀念周恩來忌辰才獲釋放，被拘捕時間長達八個月。這些獲釋者藉貼大字報來講述他們所經歷的牢獄：民兵對他們虐待拷打，許多人便在獄中被折磨而死。倖存者在獄中所進伙食壞得無以復加，但在出獄之日尚須繳付伙食費。其中一人被拘時間爲三個月，出獄日繳付了伙食費十一元，他在獄中每日可得兩個窩窩頭充飢，出獄時因爲無法站立，是用担架抬出來的。三個月的監獄生活，他的體重減少了廿餘公斤。

無疑地，北平人在「文革」時已吃盡了苦頭。但是，天安門的鎮壓成爲「封建法西斯主義」的最後插曲，他們常說這是毛澤東統治的結束。在北平，人們不再說「四人帮」而說「五人帮」，這第五個就是指毛澤東。當時，華國鋒是公安部長。有一幅照片顯示華國鋒祝賀担任鎮壓的民兵，北平人由此知道他也是這次血腥事件的同謀者。

就像蘇聯的情形一樣，中共懲治「大不敬」罪犯也是極端嚴苛的。北平某高級學府的一個學生，在「文革」初期，由於被控在黑板上畫了褻瀆毛澤東的漫畫，竟被判刑十四年。

這個被担架抬出來的倖存者回憶說：「在我的牢房中，有許多原是紅衛兵的青年。監獄中的拷打，有時是存心給人過不去。如果哭泣或求饒，打得可能更重；倒是咬牙硬撐着，反而少受些罪。囚犯之間的暴行也很嚴重，並非同病相憐的。獄中每日兩餐：第一餐是一個窩窩頭和三四片鹹菜，第二餐則僅有一個紅薯而已。每個人都用硬紙片剪個洞來量度紅薯的大小，當某人的紅薯不能穿過紙洞時，他就要將多餘的弄出來分給別人。這種辦法常演變成打鬥，但是獄中的警衛則視若無覩。」

（原載法國「快訊」周刊）

鄧小平睚眥必報
過氣紅衛兵遭殃

據「北京」法新社廿六電，可靠消息人士今天說，十二名前紅衛兵領袖，包括文革第一張大字報的作者，「北京大學」女講師聶元梓和「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已遭當局拘捕。

另一名被捕者是前北京師範大學激進派領袖譚厚蘭（譯音）。上述人士說，這批前紅衛兵領袖，是在最近的批判運動之後被捕。

上述三人在文革初期，對中共高級官員毫不客氣，他們一度是吳德領導的「北京革委會」委員。吳德雖然仍任「北京市長」和政治局委員，但在過去數週內，「北京」曾出現大字報攻擊他。

這批前紅衛兵領袖被捕前，」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均出現批判運動，指責他們在文革期間「折磨自己的教授。」

他們被捕之日，鄧小平正好在「北京」主持全國教育會議揭幕儀式。鄧小平在會上讚許知識分子，並呼籲學生尊敬他們的教授。

觀察家預料，很多在文革時被批的學者，將會在這次教育會議上恢復名譽。

一名被聶元梓迫害的前北大學生，在本月廿一日，寫一張八頁長的大字報，貼在北大校園內，要求當局判處聶元梓「死刑」。

大字報作者指聶元梓誣蔑其父親爲「反革命分子」，害到他自殺身亡，他又指聶元梓及其兩名「同謀」，打他的「假報告」，摧毀了他事業。

華鄧鼓勵計件工資 揚棄老毛自覺勞動

比較起思想政治路線的領域以及文化教育領域來，中共在經濟戰綫的翻案復辟進度，似乎走慢了一步。但也只是稍慢而已，並非原封不動，近來，且有急起直追之勢。

拿工業生產方面的計酬辦法來說，稍前時，鼓吵過恢復獎金和過時補薪的辦法，那些都是毛澤東「文革」時曾批臭了的「黑貨」。最近，又在鼓吹一個集「資」、「修」、「反」大成的付酬辦法——計件工資制。

日前，共報發表一篇關於「廣州黃埔港在鬥爭中堅持計件工資制」的報導，大肆吹噓在裝卸工人中實行計件工資制的「好處」，諸如什麼「裝卸效率提高了，利潤增加了，企業管理加強了，工人羣眾之間的團結增強了」，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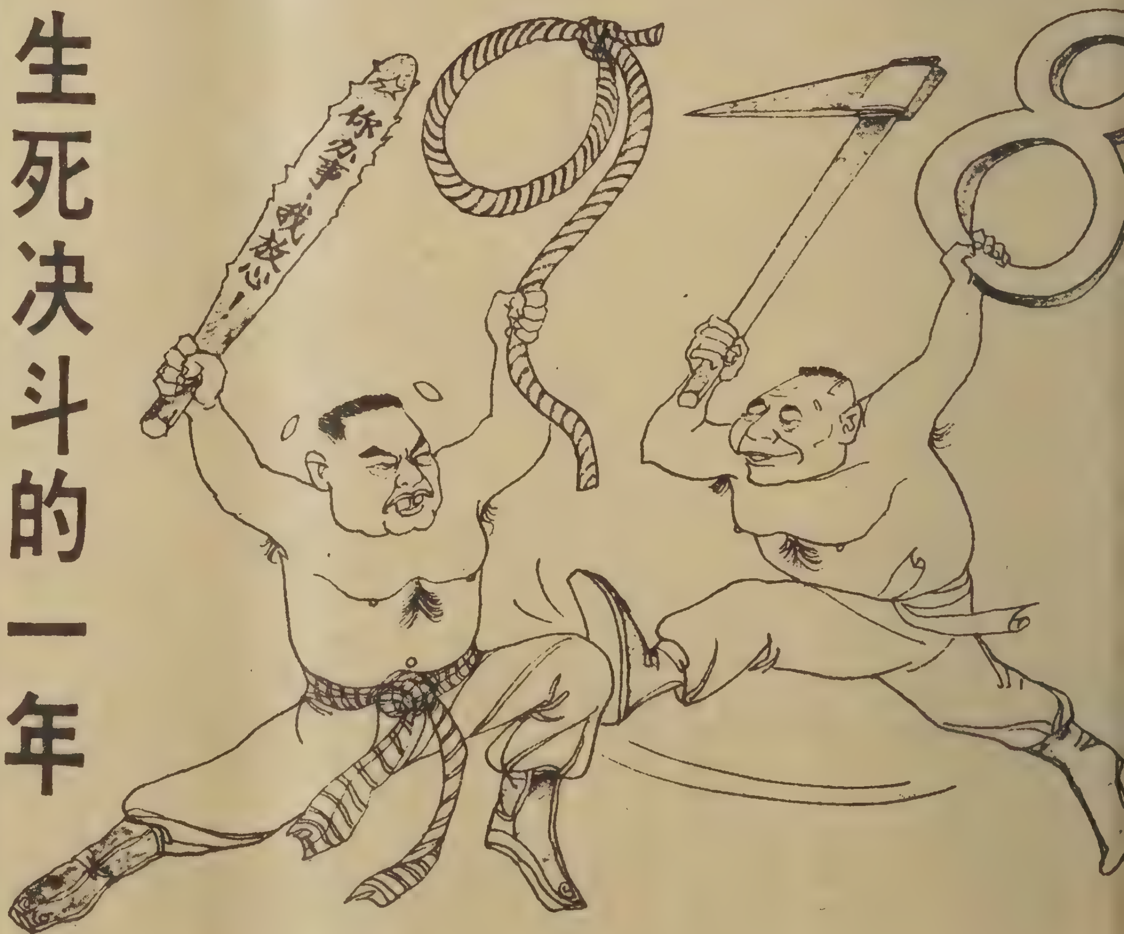
生死決斗的一年

據透露，廣州黃埔港裝卸部門在未實行計件工資制之前，港口壓車、壓船、壓貨的現象十分嚴重，「主要經濟指標大幅度下降，外輪停港延期索賠罰欵的事件不斷發生」，使共帮「在政治和經濟上都蒙受了損失」。當時以周恩來爲首的共帮「國務院」頭目，被迫指示黃埔港當局採用計件工資的辦法，在一九七二年尾開始實行。

共報的報導又透露，到了一九七四年春，「正當黃埔港實行計件工資制取得初步成果的時候」，上海毛派工人拋出了「要當碼頭的主人，不做噸位的奴隸」的大字報，矛頭指向計件工資制；同時，「人民日報」以頭條位置加以轉載，並加了「編者按」。毛派指計件工資之被採用，是資修反的復辟回潮。到了一九七五年，這類攻擊更激烈。但是，中共黃埔港當局未因此而退縮云。

報導還辯稱，「計件工資不是資本主義」；計時工資與計件工資，都是實行按勞分配原則的具體報酬形式」。

不過，中共之奴却未能解釋，計



件工資明明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的資本主義企業所實行的金錢刺激的計酬方法，蘇聯的「修正主義」體制也加以採用，爲什麼卻偏偏「不是資本主義」。在說到計件工資制的「優越性」時，共報記者眉飛色舞地舉出大堆事實和數字來加以支持。據稱：「實行計件工資是一種很好的勞動報酬形式，它能克服『同工不同酬』、『吃大鍋飯』，出工不出力的現象，體現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的按勞分配原則……。」

這種中共所謂的好處，對資本主義企業來說，也是同一道理。問題是，資本主義行之有效的辦法，中共的「社會主義」也行之有效，然則中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究竟在那裏？更貼切地說，中共「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工人，與資本主義企業的工人，到底還有些什麼分別？中共常宣傳說，在共帮，工人翻身當家作主，勞動羣眾是企業的主人。是則他們的勞動精神應建立在自動自覺的基礎上，不會爲工資問題斤斤計較。若謂不按件計酬，即產生「出工不出力的現象」，究竟共帮工人的「勞動自覺悟」和「社會主義覺悟」那裏去？

中共加強滲透非洲
煽動黑人武裝叛亂

中共大搞對非洲統戰，除了重申它對於非洲國家的「支持」外，並呼籲所有外國部隊撤出非洲。中共「副總理」耿飈并抨擊美、蘇兩超級強國在非洲爭霸。但是中共卻絕口不提其本身在非洲的統戰工作，更不談其本身也是外來的「勢力」與動亂根源，而也應撤出。

中共此舉很清楚的顯示它正圖加強其對非洲國家的統戰陰謀。當前中共對非洲國家活動的策略，就是想拉攏所謂「第三世界」國家，擴充反對美蘇「兩霸」的鬥爭。由於非洲地區是地大物博、國家眾多而經濟文化落後，加上非洲人憎恨白人殖民主義者，所以成爲中共搞統戰的目標。

從中共對非洲國家滲透的一貫伎倆看來，它除了不斷叫囂它與非洲國家同屬「第三世界」，支持非洲國家「反帝」、「反殖」、「反霸」和「反種族主義」的鬥爭外，還不斷邀請各國首要到北平訪問參觀，給予其同路人經技、醫療以及軍事「援助」。

中共近年來對非洲國家的拉攏不遺餘力，其目的不外想在非洲插一腳，已增強其「反美」、「反蘇」之聲勢。此可以下列實例得到證明：

一、破壞埃及與蘇聯的關係：一九七六年，埃及廢除「蘇埃友好合作條約」後，蘇聯即拒絕供應埃及新式武器，埃蘇關係突然陷入低潮，而中共則乘此機會宣傳強調與埃及有着共同敵人，並同意給予埃及軍事協助及擴大貿易活動，以討好埃及，打擊蘇聯在中東地區的勢力，但迄今埃及從中共處并未得到半點好處。二、一九六九年，中共與坦尙尼亞、尙比亞三方代表簽訂坦、尙鐵路協定，由中共無息貸款四億零八十萬美元，作爲修建鐵路的費用，不惜以如此大代價，以加強與中非各國的積極勾結。但是現在坦、尙兩國均未蒙該鐵路之利，反而必須承受因偷工減料及設計不當，所帶來的沉重保養負担之害。三、不斷挑撥南非種族衝突，中共經常譴責南非白人政權，支持與煽動黑人進行武裝亂，使南非內亂加劇。

中共對非洲國家種種活動步驟，目的都在離間非洲國家內部的團結以及各國與美國及蘇聯的關係，達到削弱美蘇在非洲勢力，以便其乘虛而入。但由於最近蘇聯利用古巴軍隊侵擾非洲，先是赤化安哥拉，建了親蘇政權，進而在非洲之角加強擴充其武力及影響力，並很可能向非南做更進一步的介入，使得中們插足非洲之圖愈來愈困難，因而極圖加強拉攏以便其反美反蘇之陰謀得以繼續。

萬人詩壇

英淑封主壇

昨夜夢魂中 詩詞四象回文

封淑英

回讀：（七言律詩）

神通上闕天來往。夢幻眞聞響佩環。
新舊輦回闕遠遠。淺深湖印月彎彎。
瀲灩水眺閑臨樹。黯黯春辭夜閉關。
人恨隔遙山目斷。客歸無渡一邦還。

回讀：

還邦一渡無歸客。斷目山遙隔恨人。
關閉夜辭春黯黯。樹臨閑眺水瀲灩。
彎彎月印湖深淺。遠遠闕回輦舊新。
環佩響聞眞幻夢。往來天闕上通神。

直讀：（前詩變詞為虞美人調）

神通上闕天來往。夢幻眞聞響。佩環新舊輦回闕。遠遠淺深湖印月彎彎。
瀲灩水眺閑臨樹。黯黯春辭夜。閉關人恨隔遙山。目斷客歸無渡一邦還。

回讀：

還邦一渡無歸客。斷目山遙隔。恨人關閉夜辭春。黯黯樹臨閑眺水瀲灩。
彎彎月印湖深淺。遠遠闕回輦。舊新環佩響聞眞。幻夢往來天闕上通神。

贈李丈文格

李鴻烈

豈信英雄能慣見。因知風義拔尋常。
照人肝胆生顏色。到放形骸廢點妝。
相見江湖唯一笑。共歌哀樂欲下場。
從來游俠都名傳。今日銘功有此章。

喜晤文格詞長

黃天錫

十年深恨識荊遲。聞道騷壇任起衰。
北海豪情涵仙氣。南園舊社義山詩。
譽深貿易金銀手。信是風流儒雅姿。
尊酒唱酬慳一往。來春珍重此佳期。

自述 其一

澳洲陳飛鶴

母胎墮地結塵緣。今過古稀又六年。
四十人誇孫在抱。七旬我愧媳空懸。
幸非無後差堪慰。終覺單傳倍自憐。
一索得男遲不惑。肯嫌旁落小星肩。

其二

六年作客此居夷。一事無成枉滯斯。
正路難尋徒自笑。偏門屢走被人欺。
學詩全在亂離後。愛酒常於興到時。
晨起出門隨意去。不因風雨有遲疑。

鳳凰閣

陳襄陵

記玻璃隔雨，霓虹代月。嫩寒闌夜繡簾揭。漁火星星近遠，濕暈明滅。強歡笑，丁寧話別。
今番重過，響踏樓陰落葉。褪紅闌檻舊香歇。夢裏悽迷，錯怨引路胡蝶。自惆悵，情緣易絕。

前調

[illegible]

正西風庭院，啼[illegible]斷續。夜涼情緒畫屏曲。檢點悲歡舊事，聚散何促。忍猶記，紅圍翠簇。
重門深掩，夢裏眠香醉玉。杏梁雙燕笑幽獨。爽約歸期，累我幾度花卜。又三徑，苔痕自綠。

前調 木芙蓉

潘友泉

趁黃花未放，池荷謝了。水邊籬落幾枝俏。綻蕊晨妝素艷，浥露清曉。乍回眸。暈紅淺笑。
嬌羞多態，伴個人兒窈窕。客中幽夢為誰繞。綠柳垂隄，望斷天涯芳草。漫吟嘗，彤雲晚照。

鳳凰閣 閱報感賦用柳三變體

顧植槐

啼痕猶在，暗恨明愁未覺。驟然風急眾香銷。自分嬌妍已久，鋒芒頭角。正指望，花魁定作。
而今人去，悵念雲陰露惡。海盟山誓顧難諾。回首舞扇歌衫，紅遍河嶽。霎時也，枝離葉落。

前調 秋夢

雷宏張

對秋容初洗，晴空一碧。新愁舊恨兩無極。尚記銀衫粉面，雨夜相識。綺窗外，簷花正滴。
香隨人動，淺黛橫波弄色。玉樓鶯囀伴長夕。落葉今朝，舊夢已難重織。捲夢起，明宵再憶。

前調

賴定中

道乾元一氣，陰陽太極。衛生健體拳常習。幾度公園曲徑，上下招式。總吸引，遊人目力。
疏林壓逕，宛有龍光射出。是誰偏學一人敵。驚宿鳥，削繁花，滌蕩胸臆。待抱劍，凝神斂息。

前調 南嶺不知秋

李子

涼侵南嶺，四野總饒翠沃。任秋搖曳共松竹。闌柳井格牛倦，徐妝無俗。更拂拭，丹黃馥郁。
隆愁無雁，却富盟鷗撲鹿。九龍雲騎家山矚。風閃淡陽鴉陣，怎不眉蹙。賴長醉，詞壇妙謳。

前調

葉玉超

正西風庭院，蕭蕭落落。無垠秋色透簾月。長照離人幽夢，幾度圓缺。支短枕，帷燈乍滅。
閒情難遣，聽得寒蛩細咽。客心無那任愁疊。明日事繁，黃花料已香徹。待引來，穿籬[illegible]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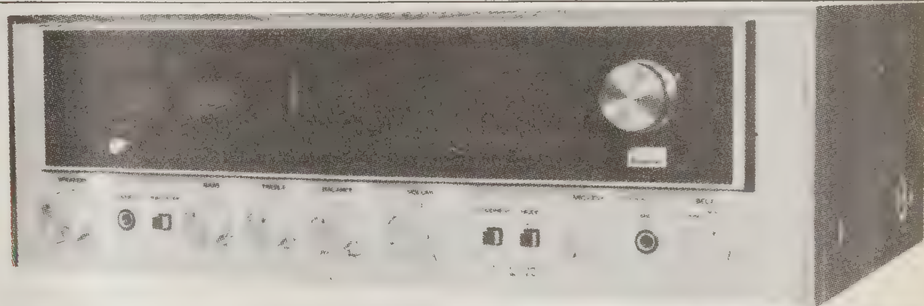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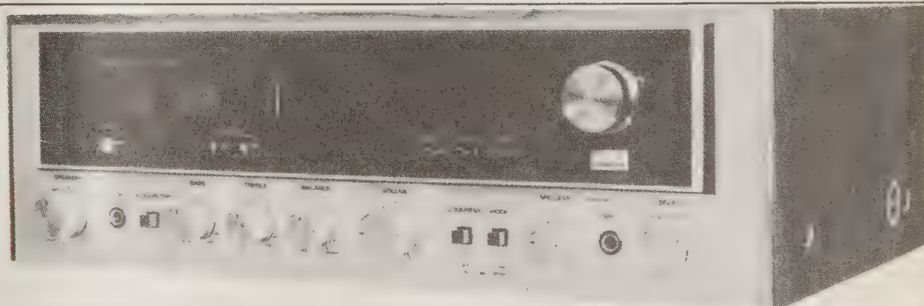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 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 線路及 DDC 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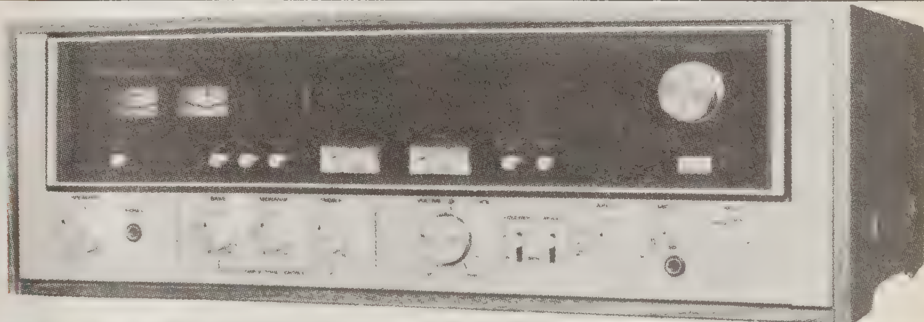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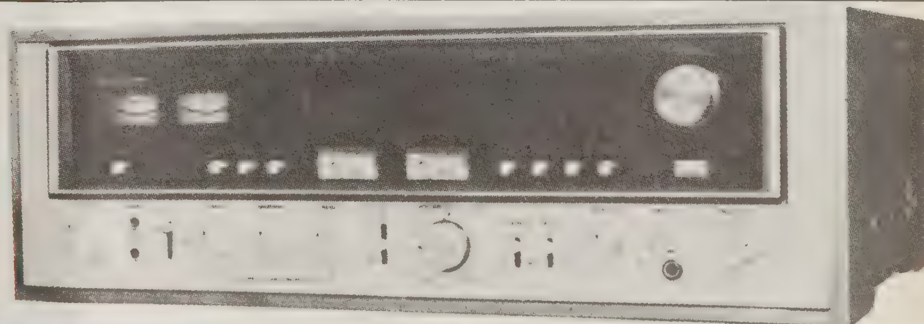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50

金馬倫訪問大陸酒後失言引起軒然大波

中蘇共之邊界談判經過

當前中蘇共的複雜微妙關係

香港的勞工政策

美國副總統蒙代爾亞洲之行

綁架莫洛的「赤軍旅」頭子罪惡史

中共的法製「HOT」導彈

盛世才一夢得新疆督辦



「視若無覩？」

嚴以敬作

北平派系鬥爭進入新階段

NO.550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一九七八）五月十一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叁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七六九○
五-七○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一週評論

北平派系鬥爭又進入新階段

四月初清明節北平一些人藉「紀念」天安門抗暴事件兩週年的機會，曾一度掀起大字報高潮。表面上看，銷聲匿跡一些日子的吳德，「五一」又在北平亮相，好像北平的大字報運動和流行性感冒一樣，打針服藥熱退就算過去了。實際上對這個問題要從兩方面來說：一方面是大陸民眾「渾水摸魚」，打着甚麼「悼念毛主席」或「周總理」的招牌，以「合法」的手段與中共統治者進行鬥爭。北平那一小撮吸血鬼，當然非常清楚這一點，所以，對大字報運動時時刻刻都派出特務走狗進行嚴密監視，一發現大字報內容上有問題，如工人要求提高待遇，學生反對軍隊長期佔用校舍和把攻擊的矛頭指向他們的所謂「英明領袖」肥華和甚麼「敬愛的葉副主席」、「鄧副主席」時，馬上把它扯掉或用其他內容的大字報加以覆蓋。另一方面則是矮鄧黑帮集團以大字報為手段向以肥華為首的文革殘餘份子進行猛烈攻擊。這是一個重要的方面，目前北平派系鬥爭又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前些日子，北平、瀋陽兩地的大字報集中攻擊吳德和陳錫聯二人，盡人皆知這是派系鬥爭的反映。日前，北平紅衛兵首領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等人被捕，那是中共上層派系鬥爭的一項新的突破。也就是說：過去鄧派在派系鬥爭中，始終圍繞着所謂四人帮問題轉來轉去，然聶元梓等人被捕，却是拉長了戰線，擴大了打擊範圍，最終達到否定文化大革命，對毛鞭屍拉華下馬的目的。

被毛林江稱為「老佛爺」的聶元梓，於一九六六年五月間與夏劍豸、宋一秀等六人合寫一張以「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為題的大字報，帶頭造北大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反。毛澤東對這張大字報非常欣賞，並命令已被鞭屍但迄今還未公開點名的老牌特務康生，公開傳播這張大字報，並在「人民日報」上刊出。

聶元梓由這張大字報見知於毛林江康，也從此在北平政壇成了一個出名的女幹將。她繼任北大革委會主任後，一九六七年四月又當上了「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召開九大，聶且名列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名單中。不過，她和大陸其他造反派頭頭如山東王效禹，山西劉格平，貴州李再含和四川劉結挺、張西挺夫婦一樣，中共九大升官之日，也就是他們垮台之時。

到了今天，矮鄧黑帮集團正在為文革初期的所謂走資派翻案，活着的放出重掌大權，死了的收拾骨灰重新安放，並照顧其遺族，同時也從文革開始起，對紅衛兵頭頭一律加以清算。

紅衛兵頭頭個個該殺。他們在文革中揪鬥或殺害像羅瑞卿那類手上沾滿善良的中國同胞鮮血的特務，誰都會拍手稱快，但在那同時他們殺害最多的却是中國老百姓。

北平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一書中，曾詳細地記錄了毛江林彪葉羣康生和謝富治等人於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召見首都紅代會負責人的談話」。當時被召見的北平紅衛兵首領共五人，除聶元梓、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外還有因事未到的蒯大富。老毛最先開口，他說：「你們這五大將，我們都是護你們的」。老毛好像特別欣賞蒯大富。雖然當天他不在場，毛仍是讚不絕口地說：「蒯大富這個人我看是好人」。此外，毛江亦十分關切聶元梓的安危，怕她在武鬥中有乜冬瓜豆腐。老毛告訴她「以後要小心一點，不要一個人到處亂跑」。當日的江娘娘也就是今天的白骨精，接着說：「她有人保鏢」。這些事實告訴人們，毛江夫婦間根本沒有衝突，那種毛生前曾經批評甚至鬥爭江青的說法，是「吃碗面翻碗底」的肥華一伙編造的，復可充份看出：毛林江康和北平紅衛兵頭頭確是「自己人」。

那麼，今日「舊話重提」逮捕了聶蒯等人，可以看出絕非拉幾個紅衛兵頭頭咁簡單。

五月一日外國通訊社發自北平的消息稱：四月二十二日，聶元梓、蒯大富分別在北大、清華大會上挨鬥或被判處勞動改造，這樣作等於公開宣佈文革搞錯了。文革錯了，發動和領導文革運動的老毛還不該鞭屍嗎？毛屍被鞭，肥華那張「你辦事，我放心」的紙條當然也就沒有效用了。

北平派系鬥爭又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對反共的中國老百姓來說：真是好得很！

英國防部參謀總長馬金倫

訪問大陸酒後失言引起軒然大波

大概因爲多喝了兩杯茅台，金馬倫元帥竟然說蘇聯是英國與中共的共同敵人。這話在英國國會固然引起一片譴責聲，蘇聯更爲憤怒，要求英國政府解釋。現在金馬倫雖已同到英國，但因失言而引起的風波，則尚未平息。

萬人傑

金馬倫成為靈菩薩

英國國防部參謀長金馬倫空軍元帥應邀訪問中國大陸，成爲中共「嘉賓」，備受歡迎。別的外國人訪大陸，只能到北平、杭州、上海這些地方逛逛，大不了也只到萬里長城，看看風光。但金馬倫受到特別優待，竟獲送到東北中蘇邊境觀察。

戰後英國，國勢日蹙，在中共眼中，已淪爲九等國家，因此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北平的英國外交人員，備受中共侮辱，英國「大使舘」被中共放火焚燒，英國代辦被勒令在烈日下生晒。雖然這些舊恨被中共新當權派全盤歸咎四人帮，將之一筆勾銷。與今日對金馬倫的禮遇，成了強烈對比。

據中共半官方透露：金馬倫到瀋陽並非遊山玩水，觀光性質，主要是與中共軍事將領「聯合策劃防蘇計劃」。中共有數百萬軍隊，有能征慣戰的軍事領袖，何以在中蘇共對峙當中，要請來英國「參謀長」，指導中共軍隊應如何如何對付蘇聯軍隊的侵略？老萬在報紙上看到，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家報紙的新聞標題說：「英國防部參謀長金馬倫訪問中共，期達成中英軍事合作，交換新武器製造技術。」從這報導看，金馬倫到中國大陸，唔止訪問咁簡單，是中共「國防現代化」的步驟之一。中共雖然口口聲聲說「反霸」，實際也自視爲世界三霸之一，與美蘇鼎足而三。對英國這破落帝國，一向便不大瞧在眼內，現在居然與之構成「軍事合作」，未免使許多國際觀察家大跌眼鏡！

在芸芸中共軍事頭目中，連比得上金馬倫的人才也沒有，要向英國借將，求金馬倫「指點迷津」，未免太丟人！

不過，事實是：中共的軍事頭目，百分之一百是土包子，對現代化國防一竅不通，新武器的認識，一丁點也沒有，要尋求新技術，非請教金馬倫不可。

有位左派仁兄眉飛色舞的說：中英軍事合作，是香港人的「特大喜訊」！英國從此可多做不少中共軍火生意，也由於「唇齒相依」關係，中共在一個長時期內不會「收回香港」了。

老實說，香港比荒蕪的釣魚台對中共的利益要得多，釣魚台尚且可以容忍膏藥旗插在島上，怎會不能容忍米字旗飄揚香港？

因此這位仁兄認爲：放心投資做生意好了，香港一定可以繼續保持現狀，作爲感謝英國佬帮忙防止蘇聯大鼻子入侵中國的報酬！

軍佬究竟不是外交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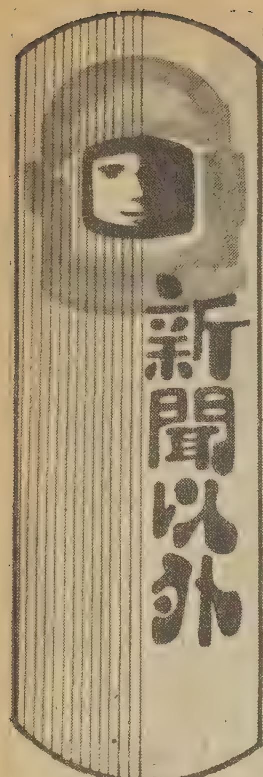
明報查老板近來拍馬屁常常拍錯位置，弄到非常冇癮。首先，他對中共漁船騷擾釣魚台來一個「人心大快」論，誰知中共虎頭蛇尾，查老板被耿飈打的一記耳光非常重，滿天星斗。

接着，又因英國防部總參謀長金馬倫元帥說了「我們兩國門口有一個共同敵人，這個敵人的首都是在莫斯科」這一句話，又大拍馬屁，認爲金馬倫「說了空前坦白的話」。

誰知他這篇「社評」剛在報上發表，金馬倫已惹得一身蟻。英國工黨左翼議員嘩然，要求把金馬倫撤職；英外相歐文連忙在伯明罕發表談話：金馬倫對他所說的必須負責；蘇聯眞理報說：英當局應明白解釋金馬倫是奉誰之命講話。金馬倫的話，眞可說「一鳴驚人」了。

英國人的外交，素來以「滑頭」見稱，可惜金馬倫是個軍佬，不是外交家，軍佬頭腦簡單，也許他覺得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沒有一個與英國尖銳對立；英國是北大西洋公約成員之一，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防蘇的，因而把蘇聯視爲唯一敵人；眼見中共也積極在中蘇邊境防蘇，因此直覺到蘇聯是他們的「共同敵人」。却不知道工黨政府是走親蘇路綫的，一個高級官員這樣公開指蘇聯爲「敵國」，金馬倫是第一人。

雖說金馬倫是軍佬，但他撈到總參謀長，空軍元帥，還是爵士，唔係嘢少，頭腦簡單也不會如此口不擇言。鐵嶺遺民兄認爲他是多灌了幾杯茅台，老萬也覺有道理。以前，貴州茅台酒本來很醇，抗戰時遭日軍破壞了酒池，茅台便再不是從前的茅台，喝多了很容易「上頭」。金馬倫元帥大概因茅台



沖昏頭腦，致不顧後果，信口開河，說了這句醉話，國內國外，俱表不滿。

查老板執着他這句酒後胡言，當做至理名言，備極恭維。金馬倫元帥酒醒之後，發覺自己說過這麼一句話，定然十分後悔。如何善其後？正大傷腦筋。當然，大讚好嘢的查老板，也只好又來一次迂迴狡辯。

說蘇聯是英國的「敵人」，英國國內便有很多人反對，英國議會中，親蘇力量相當大。說蘇聯是中共的敵人，也很令人懷疑。中共奪得大陸政權，得力於蘇聯支持，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毛澤東死後，中蘇共「復合」的可能性一直存在，由友可以成敵，也可以由敵化而爲友。共產黨究竟是共產黨，是同一類貨色，因此中蘇共也不會是永久的敵人。

經紀要討好買家

金馬倫一句話，鬧出軒然大波，可能由此觸發英國工黨政府的危機。雖然英國首相賈拉漢盡力替金馬倫打圓場，但由於工黨內部親蘇派和蘇聯都不肯放過，這事還會有很長手尾。

賈拉漢在國會答覆有關「共同敵人」的質詢時說：英國政府和蘇聯的關係，將會是「繼續推行緩和與裁軍政策」。

賈拉漢說：「雖然英國政府尋求與中國（共）改善關係，但不會因此犧牲和世界上其他大國的關係。」

又說：政府當然「不願見到英國與蘇聯的關係受到損害」。金馬倫爵士的聲明，不可以視爲英國目前與中國（共）及蘇聯關係有絲毫更改、擴展、修正或改變。

金馬倫在北平只說了一句簡單的話——蘇聯是中共和英國的共同敵人。賈拉漢却要費那麼多唇舌解釋，而這番解釋仍然未能將事情平息，看來老賈對這事還是要大傷腦筋。

老萬覺得老賈解釋的話中，最可圈可點的是以下一段：

「金馬倫爵士說這番話的場合，只是對即興的祝酒作回應，作了事前未寫定的即興答覆。」

這句話證實了鐵嶺遺民兄說的，金馬倫多灌了兩杯茅台。也證實了老萬說的英國軍佬不及外交人員那麼頭腦靈活，沒有「爆肚」的天才急智，因爲沒有「寫定」，說了一句簡單的話就撞板。

老萬認爲賈拉漢這話可能不但解釋不了金馬倫的失言，還會惹來另一麻煩。他說這是金馬倫祝酒的即興回應，換句話說，不過是一句「應酬話」，應酬話大都沒有誠意，只是投其所好的討好對方。

金馬倫說的並非眞心話，無非敷衍中共，那麼，中共頭頭會有「受騙」的感覺，對英國難免引起反感。金馬倫這句話也兩不討好。

爲了中共「防蘇」，法國做成一大批「HOT」反坦克飛彈生意，老萬認爲，金元帥說「共同敵人」拍中共馬屁的話，主要目的恐怕也爲了替英國拉一筆軍火生意。中共要實行「國防現代化」，正向外國大買軍火，做成這單生意，對英國經濟困境會有多少帮助。

英國政府聲言不炒金馬倫魷魚很公道，因爲金馬倫實際是個「經紀」，做經紀，爲了招徠生意，當然要好話說盡，否則生意不會到手。不能因爲伙記說了句醉話，就把他炒掉；若因此而開罪別人，只好替他受過。

金日成平分春色

華國鋒帶領黃華等人，由北平乘火車到平壤訪問，這是土包子華國鋒當了「主席」後第一次出國，也是中共展開外交活動的一個重要環節。華國鋒此行目的，爲人們所矚目。

中南半島的爭奪中，中共輸了給蘇共後，蘇聯「包圍」中共的計劃躍進一大步。北韓的地位，尤重於中南半島，如北韓像北越那樣投向蘇聯懷抱，將使中共寢食難安，因此，中共對北韓的爭取，非常重要。

北韓位處蘇聯與中共之間，如果北韓成爲蘇聯戰略基地，一如外蒙古，中共在邊界上所感受的壓力就會非常大。

北韓在蘇聯與中共間態度如何？可以說左右逢源。中蘇共分裂後，北韓原是傾向蘇聯，一九六三年東德共黨第六次大會中，北韓代表大肆抨擊蘇聯，關係便不如前；但因經濟計劃失敗，迫得向蘇共求助，與中共逐漸疏遠。一九六五年二月柯西金訪問北越歸途中，順訪平壤，受到金日成熱烈歡迎。一九六七年一月，金日成訪問莫斯科，親蘇意味甚濃。一九七〇年周恩來訪問北韓，金日成採取「平分春色」政策，和中蘇共維持了「兩面討好」的政策。一九七五年金日成到北平訪問，準備發動第二次韓戰，要求中共軍援，爲中共所拒，金日成要到莫斯科求助，也爲中共所阻。最近，金日成又將有莫斯科之行，華國鋒在此時訪問平壤，和金日成之即將訪蘇是否有關，至堪玩味。

人人看得出的是：蘇聯和中共都在盡力爭取北韓，金日成當然不會看不出，爲本身利益計，莫過於是分別向中蘇共兩方取得利益。

華國鋒這次到平壤，將會送出多大的見面禮，不得而知，但這一點甜頭非給不可，當然，在他日金日成訪問莫斯科時，可能蘇聯老大哥更慷慨，則正符合北韓的「利益」了。

北韓經濟極度困難，窮得要命，迫着要發動新戰爭。中共對本國人民雖然一點不放鬆，不讓他們多吃一碗飯，但對外援從不吝嗇，爲了爭取北韓，爲了免使她投入蘇聯的懷抱，如果金日成有所要求，華國鋒的見面禮可能很大手筆。不過，金日成要發動的「新韓戰」，却是中共所極力反對的，如果北韓成功，像在中南半島那樣，把美國勢力「逐走」，尤爲中共所不願見的局勢。目前，中共必須借助美國勢力，阻止蘇聯在這方面的擴展，因此華國鋒的禮不論如何大，也不會答應協助北韓發動新韓戰。

中蘇共之邊界談判經過

岳騫

正當蘇俄與華帮各自展開外交活動，鬧得不可開交時，原來担任中蘇共邊界談判的蘇共代表團長伊里契夫抵達北平，又要展開談判，此一談談斷斷達八年多的邊界談判，實看不出現階段有何解決希望。

中蘇共邊界談判開始於一九六九年十月，當時正值珍寶島戰後，俄毛均担心眞的引起大戰，需要展開談判。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蘇聯政府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率代表團於參加胡志明葬禮後返國途中，在北平機場與周恩來舉行會談。事後透露：雙方曾就有關邊界問題、貿易問題以及關係正常化問題交換了意見。十月七日，中共發表聲明，就邊界問題說明中共立場，表示一貫主張通過談判，和平解決「邊界問題」，並透露雙方已商定在平舉行外交部副部長級談判。同月八日，中共再發表文件，駁斥蘇聯政府六月十三日聲明，同時提出對于全面解決中蘇邊界問題五項主張。十月十九日，蘇聯代表團以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庫茲湼佐夫爲首包括副團長馬特洛索夫（曾任蘇聯國境警備部參謀長）、團員杜布洛夫斯基（曾任駐平「大使館」參事、葉里扎維金、齊赫文斯基、安塔什凱維奇、那西諾夫斯基、列比亞特金等一行卅餘人抵平，並自二十日開始，與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爲首之中共代表團包括副團長柴成文，團員余湛、蔡洪江、安懷、韋文晉、王步蒼、王蓋卿等，在平舉行談判。

歷史上的不平等條約之爭論

根據蘇共六月十三日和中共十月八日所發表各別聲明，雙方對整個邊界糾紛之立場和看法，雖與多年以來雙方所堅持的觀點，並無任何改變；不過，就中共所謂「關於全面解決中蘇邊界問題」的五項主張，顯然已預留伸縮餘地。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關于「歷史上，是中國侵略了俄國，還是俄國侵略了中國」問題：蘇聯政府聲明會強調「中國現今疆界的形成過程，伴隨着對被壓迫民族的強行同化及其肉體上的消滅」，乃是「把別國領土一塊一塊地併入自己版圖」的結果。也就是說：「沙皇俄國侵佔中國的一百五十萬平公里土地本來就不是中國的，清朝皇帝和俄國沙皇一樣，也侵略過別人，因而俄國和中國的關係談不上侵略和被侵略的關係」。因而指責中共「隨心所欲地玩弄歷史資料或者故弄玄虛，千方百計地製造所謂領土問題」。中共則認爲「中國從未侵略過沙皇俄國，而是軍事封建帝國主義的沙俄侵略了當時淪爲半殖民的中國；遺留到今天的中蘇邊界問題，就是沙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造成的」。

二、關于所謂「不平等條約」問題：蘇聯政府在六月十三日聲明，曾強調中蘇邊界全線是「經由條約、議定書、地圖明確地從法律上規定下來」，並列舉其簽訂時地。意謂「中蘇有關邊界條約都是雙方簽了字的，可以算數」；並指責中共當局「企圖在消除過去幾個世紀造成之『不公平』情況這個臆造的藉口下，爲他覬覦歷來屬於蘇聯的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領土提出根據」。中共則認爲「有關目前中蘇邊界條約都是沙俄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特別指出：「世界上沒有未經雙方簽字的條約，如果雙方簽了字的條約就是不平等條約，世界上那裏還有甚麼不平等條約？」並且援引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有關沙俄帝國主義侵佔中國大片領土的記載，而確定「割佔這些領土的邊界條約當然是不平等的」。同時提出「究竟是我們歪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是你們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詰。

中共五項主張解決邊界問題

中共在十月八日聲明中，曾就「全面解決中蘇邊界問題」，提出五項主張

（一）分清歷史是非，肯定有關目前中蘇邊界的條約是十九世紀下半葉、二十世紀初沙俄帝國主義在中俄兩個人民都處於無權地位的情況下，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

（二）照顧現實情況，以這些條約爲基礎，通過和平談判全面解決中蘇邊界問題，確定邊界綫的全部走向，中國並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國根據這些條約割去的中國領土；

（三）任何一方違反這些條約侵佔另一方的領土，原則上必須無條件歸還對方，但是雙方可以根據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原則，考慮當地居民的利益，對邊界上的這些地方作必要的調整；

（四）簽訂中蘇平等新約代替中俄不平等舊約，勘界立標；

（五）在中蘇邊界問題通過和平談判取得全面解決前，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中蘇雙方武裝力量從中蘇邊界一切爭議地區，即根據一九六四年中蘇邊界談判中交換的地圖雙方邊界綫畫法不一致的地區撤出或不進入脫離接觸。」

這次談判宣告失敗，蘇俄代表團回國。中間停頓許久，又展開談判，蘇俄改派伊里契夫爲代表團長，毛帮改派余湛爲代表團長，就當談判展開時，一九七三年，蘇聯最高蘇維埃在其第一期公報中，曾刊出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命

令，決定將蘇聯遠東地區一些原來用漢語和滿語命名的城鎮改爲俄語名稱。

蘇聯把漢、滿語地名改爲俄語

對於蘇共這項措施，中共乃通過「新華社」於三月六日發表「記者述評」正式報導，加以猛烈攻擊。指責這是「爲了替沙俄的侵華罪行辯護」；並醜詆「多年來，蘇修不擇手段地篡改歷史，編造出黑龍江以北和烏蘇里江以東是沙俄首先開發的無主土地的大謊言」、「如果仍保留這些地方用漢語及滿語命名的地名，豈非莫大諷刺，所以非改掉不可」。同時指出：「至於那替沙俄侵署者歌功頌德、樹碑立傳的地名……却是表彰死了的侵署者，鼓勵活着的侵署者，煽動大國沙文主義的好教材，是無價的國寶，那是斷不可能改的」，而「改與不改，兩種方法，一個目的，都是爲了適應推行社會帝國主義政策的需要」。強調「更我地名並不能改變歷史，也掩蓋不了沙俄的侵署罪行，何況在沙俄侵佔的中國土地上，用漢語、滿語及其他中國兄弟民族語文命名的地名之多是改不勝改的。就是把蘇聯現在的所有地圖統統改掉，把所有地名都改用俄語名稱，那也不能把別國出版的地圖統統燒掉和改掉，這個更換地名的拙劣手法，和布里茲涅夫之流的願望相反，只能更加暴露他們的侵署野心」。其後，中共「新華社」續在三月八日宣佈：今（一九七三）年一月五日至三月五日雙方邊境河流航行聯合委員會在里河舉行的第十八項例會「沒有就討論的問題達成協議」。

中共對邊界得失不太堅持

中蘇共爭執的焦點是在邊界，但共帮對邊界得失又不太堅持，只是硬性要求蘇聯承認沙俄會經侵佔中國大部份領土，此事就常理而論，沙俄侵佔中國領土也是事實、蘇俄當局原可以把責任推給沙俄，何以堅不承認，定要代沙俄辯護，大概蘇俄當局可能看出共帮另有陰謀，如果承認，以後共帮可進一步要求收復失土，更無法應付，於是堅不承認，硬指沙俄所佔者乃無主土地，並非中國所有，共帮對此則堅不甘休。



中共軍隊在中蘇邊境珍寶島地區巡邏。

據邊界談判蘇聯代表團團長伊利契夫當時在私人談話中透露：中共刻正堅持要求蘇聯歸還中蘇邊界遠東地區一萬八千五百平方公里的土地。

中共指蘇俄曾併吞中國三百三十二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表示如蘇方歸還北平所要求之一萬八千五百平方公里土地，中共將放棄其他領土要求，與蘇聯訂一項邊界條約。

同時透露蘇聯對中共此項要求表現了強硬的態度。蘇聯已單獨著手進行雙方在新疆邊界方面領土的調整，即蘇聯將放棄沿阿母河流域右岸的一些土地，而要求中共將阿母河流域左岸土地割讓蘇聯，蘇聯對邊界領土的調整係以阿母河流域爲界，至於該流域航行權及捕魚權，雙方將另行簽訂協定。

但中共對蘇聯此項建議已拒絕，並堅持無論阿母河流域左岸或右岸土地均係中國領土。

五月蘇聯談判代表副外長伊里契夫與蘇駐平大使相繼返平，後來雖一再復會，但因中共「拒絕蘇聯所有建設性建議，強調現有歧見」。因此，邊境談判始終未產生具體結果。

以上是中共與蘇俄邊界談判破裂的經過，至於邊界爭執的領土，容另文評述。

當前中蘇共的複雜微妙關係

岑啓亮

自中共「副外長」余湛正式照會蘇聯駐平「使館」，拒絕蘇聯提出舉行「雙邊會談」，及發表「相互關係原則的共同聲明」的建議後，使中蘇共的關係再度籠罩一層陰影。中共堅持蘇軍先撤離邊境然後談判，而蘇聯偏要用軍事壓力迫使中共與其關係「正常化」，是雙方爭執的焦點所在。毛澤東死後，蘇聯雖曾作多次修好的表示，然中共則利用與蘇共破裂爲幌子，拉攏美、日，製造矛盾，分化資本主義世界。不過，儘管中蘇共互相叫罵，但決不會完全破裂，因爲進行「世界革命」，是它們的共同目標。

日前中共已正式拒絕蘇聯所提希望雙方「關係正常化」的建議，並要求蘇聯先把一百萬佈置在邊境的軍隊撤走。「新華社」還發表一篇冗長的評論，指控「蘇聯對中共的敵對政策，沒有絲毫改變」〔蘇共眞理報立即反唇相譏，指責「中共寧願鼓動反蘇主義，而不願改進雙方的關係。」

中共拒絕蘇聯關係正常化

自一九六九年中蘇共邊境衝突發生以來，蘇聯促請中共尋求雙方「關係正常化」，已非止一次。蘇聯最高蘇維埃會建議與中共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此次以最高蘇維埃名義致「人大常委會」之電文，更退而建議發表共同聲明，表示逐漸改善雙方關係的意願和立場。凡此建議，均被中共堅決拒絕。中共對此所持態度始終是，蘇聯應首先將現駐中蘇邊境的武裝部隊，自目前存在有爭議的邊境地區完全撤出，否則凡一切改善關係之說，均係盜名欺世的謊言。

「新華社」此次所發佈的「外交部」致蘇聯駐平大使館的照會亦不例外。它強調，蘇聯敵視中共的政策至今無改，即使如莫斯科所建議、發表一項據以指導相互關係的原則性聲明，亦屬毫無意義。其言有謂：「你們在中蘇邊境部署了一百萬大軍，如何能輕信你們確有改善關係的誠意？」

表面上說來，中共採取此種態度看似並無不當，但若仔細加以推敲，則顯係別具用心。自純客觀的觀點言之，中蘇共之有邊境糾紛，中共亦並非全無責任。一九六九年珍寶島事件，主要的衝突曾發生兩次，最初的攻擊起自中共，蘇聯於遭受相當傷亡後始又發動反擊。何況在現實情勢下，欲謀求雙方關係「正常化」，並非一蹴可就。中共與美國並無邊境衝突，其所謂正常化且已進行六年之久，至今未獲成議。而中共目前的態度顯然拒絕開啓對蘇聯關係改善的門戶，即使發表類似「上海公報」、據以指導「正常化」進程的原則性聲明，亦斷然加以拒絕。

中蘇共不會擴大邊境戰爭

中蘇共衝突雖已持續十多年之久，但一個基本的情勢，是既不擴大到兵戎相見的地步，也不易出現公開復合的局面，過去如此，在可預見的將來亦將如此。自赫魯曉夫開始撤退技術顧問及停止經援以來，雙方關係即日趨惡化，莫斯科採取此一政策之後迄未改變，乃是認爲中共逐漸成了氣候，尤其毛澤東具有爭取共產世界領導權的野心，不會繼續「一面倒」；而北平敢於獨樹一幟，對「老大哥」反目成仇，則是一面藉此來整肅異己——所謂親蘇修份子，並利用反蘇爲幌子，以轉移大陸人民的視線，緩和其反共抗暴的情緒；另一面迷眩國際視聽，分化自由世界，從而蹈瑕抵隙，取得其所想得到的利益。

因此反蘇，已成爲中共統戰外交的基調。只有堅決表示反蘇的姿態，始能矇騙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使認定其與中共存在有所謂平行的利益，亦只有在形式上佯示反蘇，使能依其自身利益，與第二世界及第三世界建立反霸的聯合。

就在這種策略之下，雙方有互揭瘡疤而展開宣傳戰；有時發生邊境糾紛，但一直沒有發生眞正的軍事衝突。

蘇聯曾希望緩和中共關係

毛澤東死後，蘇聯曾迭次作修好的表示，實際上只是一種姿態，此即爲了保持它在共產世界的領導地位，對各地區的共產政權和組織，故示其謀求團結的願望；而北平不予理睬，則是表現其能夠分庭抗禮，以增加其另立門戶的聲勢。

因此，雙方所採姿勢雖不同，却都是策畧運用，並不會產生實質性的後果。這次中共杯葛了蘇聯以主席團名義，致函「人代會」所提的上述建議，亦即作如是觀。

中蘇共關係所以會出現重新和解的跡象，最主要的原因，則是由於毛澤東死亡，而由華、鄧相繼上台執政後，它們間原日存在的思想理論上的衝突，顯已逐漸冲淡。在口頭上，中共現在雖仍然堅持中蘇共間的「原則分歧要長期爭論下去」，但在實際上，只要把過去兩年蘇聯布里兹尼夫所發表的多次演講，與最近華國鋒在「五屆人代會」所發表的政策報告作一比較，以及將去年蘇聯所頒「新憲」與剛行宣布的中共「憲法」對照一觀，就很難找出其中有太大的差別。換言之，今日蘇聯，是執行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而中共則是手拿「毛旗」反「毛旗」。所以最近華盛頓「明星報」一篇評論，就明白指出現行中共一切內外政策，實已逐漸走上了蘇聯的老路，也就是它們雙方已消除了政策路綫上的基本歧見。愈到後來，各種事實也愈能證明這一趨向。

中蘇共間主要路綫爭執既已冲淡，而現在所剩下的唯一爭端，便是邊界領土問題。但就是這一問題，現在也逐漸變得緩和下來。在最早時期，中共向蘇聯所提出的，是基於以往不平等條約蘇聯奪自中國的廣大領土。隨後逐步改變，把對蘇邊界領土主張只縮小到約三萬稍多平方公里的地區。而時至現在，中共所要求於蘇聯的，只是「維持邊界現狀」，及雙方武力在「爭議地區脫離接觸」，以防止衝突的發生，然後再談判解決邊界問題。由於中共現所要求的「維持邊界現狀」，并無任何時間限制，今後雙方談判解決邊界問題也將無心理上的壓力，那麼，這種情勢不就可作無限期拖延，而予以緩和，留待作歷史性的解決？所以就是邊界問題，現在中蘇共爭執的關鍵，也不過在雙方武力能否在「爭議地區脫離接觸」一點上。假若蘇聯肯在這方面作一讓步，答應雙方軍隊在邊界爭議地區各撤退若干距離，避免直接衝突，它們雙方關係，就可很快發生突破。這次蘇聯柯錫金及布里茲尼夫，相繼前往西伯利亞視察，就在實地研究這一問題，看看這種從爭議地區撤軍行動是否符合蘇聯的基本要求，能否爲蘇聯所接受。

中共拒絕與蘇修好的現實企圖

但中共此次拒絕與蘇聯修好，亦有其現實的政治企圖，此即，爲了增加美國的幻想，同時加緊誘騙日本與它簽訂所謂「和平友好條約」。近來美國對達成對中共「關係正常化」的活動，暫趨冷却，但其內部的某些論客，仍在妄作主張和安排，中共對蘇聯表示強硬態度，即可使這些論客們找到辯護的理由，認爲在中蘇共對立程度加深之時，應該安撫北平，以實現「聯毛制蘇」的想望。至於日毛「締約」之說，最近甚囂塵上，並傳日本外相園田直將前往北平進行最後回合的談判，中共於此時拒絕蘇聯建議，乃是暗示日本，不要畏懼蘇聯對「締約」的反對。

據美聯社日前發自東京的電訊，鄧小平在會晤日本社會黨代表團時宣稱，如果日本與中共簽訂「和平友好條約」，日本不必害怕蘇聯報復；一旦達成協議，他願意訪問東京，簽署這項「條約」；由此可見，中共對蘇聯的上述態度，是與誘騙日本「締約」具有密切關係，尤其要日本接受「反霸權」的條欵。

中共藉所謂共同對蘇的利益而誘致日本接受反霸條欵，參與反蘇行列，進而破壞美日安保條約，使中共自成亞洲國際權力的中心，而誘使美國與其建交，進一步孤立打擊中華民國，解除其心腹大患。同時，打着反蘇旗號向西歐、日本乃至於美國引進大量戰畧物資、工礦設備和技術，藉外力推展其所謂四個現代化，迅速完成實力對比的轉化過程，此外，中共之一更大的陰謀乃欲積極插手於美蘇、日蘇、西歐各國與蘇聯之間，不斷製造矛盾，煽動糾紛，冀能挑起新的世界戰爭，使所謂帝國主義與社會帝國主義兩敗俱傷，同趨毀滅，而其自身則以「第三世界」爲基礎，進而主宰人類的前途！

中蘇共叫罵繼續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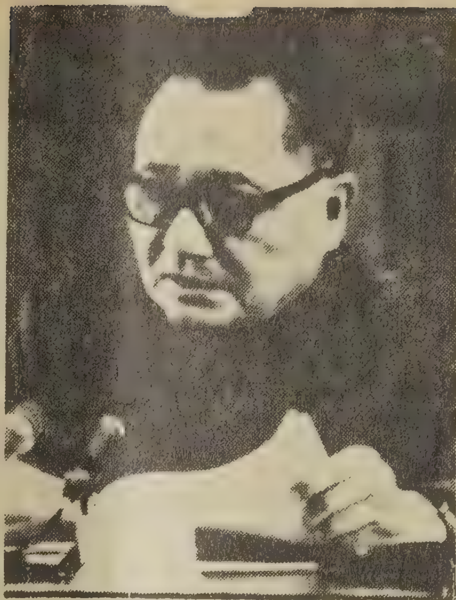
中共欲促成東西兩綫的反蘇統一戰綫，自不能於此時改善其對蘇關係。然而事實顯示，中共處理其對蘇關係有一不變的彈性原則，即爲騙取西方世界的支援而維持對蘇關係的緊張，緊張到不使「國家」關係破裂；爲與蘇聯復合預留地步亦偶或謀取對蘇關係的緩和，緩和到不使兩黨關係恢復。時下西方論者每對中蘇兩共關係之分與合多所蠡測，或更以阻止兩共復合爲加緊勾結中共的理由。殊不知，在中共方面言之，其對蘇關係未來如何發展，乃全屬謀畧運用的問題。中共與蘇聯並非無復合的可能，（最近中共與老修正主義者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恢復了黨的關係，其所謂原則性的爭論之說已不攻自破。）但兩共關係之復合必在中共藉國際反蘇統一戰綫所欲達成的目標達成之後。換言之，今日西方欲以阻止中共與蘇聯復合者，正所以加速兩共關係之復合！倘世局不幸而發展到這地步，那將是人類最大的悲劇！

我們對中共關係的演變，一向認爲不會公開破裂，尤其它們爲實現其「完成世界革命、埋葬資本主義」的共同目標，決不致在短期內爆發一場戰爭。所謂雙方衝突升高，那只是在對自由世界各地區擴張競賽所顯示的情勢，日前中共宣傳機器宣稱，將雙方「現存的原則性歧異以及由此發生的爭執，將會長期延續下去」，亦不過是互相叫罵而已。因此，所有民主國家應當認清中蘇共關係的本質，不可存着從它們擴大衝突中獲利的想法，惟有從加強團結合作着手，才可使共黨一切障眼術和分化伎倆，不能得逞，確保世界和平安全，亦所利賴。

中共的「科學大會」與知識罪惡

陳梅隱

中共召開的「科學大會」，目的是爲推動實現「四個現代化」運動，但却稱之爲「毛澤東路綫的實施」，絕口不談毛澤東以前對知識分子的摧殘戕害，且强調「知識分子的改造，任何時期都不能放鬆」。儘管華鄧希圖藉知識分子力量去改變大陸的落後面貌，然其思想路綫脫不了「毛澤東思想」框框，到頭來還是注定失敗的。



鄧小平在「科學大會」上作報告神情。

目前中共召開的科學大會，是爲了促進「四個現代化」而加強科技運動的基本措施，這在一些對中共尚存有若干幻想的人看來，認爲是劃時代的動作，並把它歸納在鬥爭「四人帮」的成果之內，更具體的稱爲是毛澤東路綫的實施，由這個會本身來看，是無法了解其內容的，因爲它所提均爲原則，我們也想就原則問題，談一談中共政權過去二十多年，爲何常在教育與知識分子頭上，大動干戈，而現在爲何又在一方面肯定過去二十多年的所謂成就，又在堅持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路綫，而在行動上的科學大會與加強科技工作這一點，是否與過去有何不同。中共過去一直強調知識與罪惡是分不開的，在中共心目中，爲何知識成爲罪惡的泉源，而目前的觀點，以及其所依據的理論有何改變，特在本文中加以分析：

知識罪惡的來源

在共產主義的理論中，唯物辯證法是大家所習知的一個重要理論性辦事方法，在此一辯證法中，有一個基本假設，這基本假設，就是相信矛盾「是客觀地存在於事物和歷程之中」的，這就是一怪誕的說法。因爲自亞里士多德以來，矛盾一詞是指命辭或判斷而言的，我們可以說這個命辭或判斷是矛盾的，而不能說這事或物是矛盾的。這是一定的常識。但是與馬克思齊名的共產理論者恩格斯，當他同杜林辯論時，他却說：「拒絕把矛盾概念應用於事物上，適足表示常識和形式邏輯有限制，未能盡事物之理」，可見恩格斯不僅主張「矛盾」是客觀存於自然界中，他並堅定認爲矛盾也是「一個實際的力量」，他是用邏輯的範疇來創造物理的關係。這種看法除了明明白白地與科學致知的基本原理相衝突以外，甚至不能自圓其說。如照恩格斯這一說法，一切存在的事物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一切正確的思想是事物的反映。若是如此，則一致性就消失了，科學是把一致性看作眞理的必要條件，矛盾是一致性的面，科學如果沒有一致性，可說不成爲科學。由於恩格斯這一說法，成爲共產世界的奉行敎條，共產主義便可用唯物辯證法來箝制，並打擊科學，也成爲迫害科學家否定科學眞理的法寶。共產主義者本此觀念，認定一切社會變遷與政治革命的最後原因，不在人類智力，不在永恒眞理與公道之中，應該生產方式的變遷中去導尋找。因此，所有共產黨徒在唯物史觀下對人類智力的否定，也就對知識的否定，甚至變成知識即是罪惡的謬見。

知識罪惡論的發展

認定知識爲罪惡的觀念在共產黨徒來看，教育應爲一主要部門。中共政權二十多年來的各項措施，對教育行政以及知識份子的認定，都淵源於這一思想。毛澤東的所謂教育革命，中心是要把教育與勞動相結合，而這種結合，是用共產的唯物史觀來控制知識的發展與運用，所謂教育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之說，就是由此而來。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對教育革命的方向就指出：「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係，是兩個對立物的統一，一定要批判不問政治的傾向。一方面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對迷失方向的實際家」。在這一前提下，因而有「紅專哲學」；有學校與工廠掛鈎，學生與工廠、工地訂立合同的行動。因而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怕資產階級教授」以及「插紅旗、辨方向」的說法。隨同此一歪風，於是有黨委、教師、學生三結合、來自編教材，自訂教學計劃，採取「大鳴大放」來批判教育制度。毛在一九五八年八月視察天津大學時，指明「以後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老師要參加勞動，不能只動嘴，不動手。」學校方面，要黨委領導，走羣眾路綫，教育與勞動結合。當時林彪在迎合毛澤東的號召下，提出

「學校要少而精，要短而少，學制要改，時間不要太長」的口號！並稱毛澤東這一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峯。

在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毛澤東寫信給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提出下列辦法：「你們的事業，我是完全贊同的半工半讀，勤工儉學，不要國家一文錢，小學、中學、大學都有，分散在全省每個山頭，少數在平地，這樣的學校「的確是好的」。毛澤東在一九六四年的春節座談上，對教育工作提出：「現在的學制、課程、教學方法、考試方法都要改，這都是摧殘人的」，又說：「現在的辦法是摧殘人才，摧殘青年，我很不贊成，讀那麼多的書，考試是對付敵人的辦法，害死人，要改變，洋教條，土教條都要改掉。」在毛的這一命令下，後來才變成了把學校搬到山頭、礦區和公社，而一個工廠，居然辦起了幾十個大學，以及後來「文革」中的所謂「五、七」指示，辦「五、七大學」、「五、七幹校」，而後有張鐵生的交白券，有下放教授勞改，有「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大學、管大學、教大學，工農兵上講台的怪事一一發生。



在北平「人民大會堂」召開的「科學大會」。

以上全是毛澤東親自所說，而在中共文件中列明的事實，而且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那一時期江青等四人還根本沒有在報紙上出現名字，怎麼能把這一切都推到「四人帮」頭上。中共今天一面要走毛澤東路綫，一面打「四人帮」，在作爲上，不獨前後矛盾且十足對人民欺騙。

挖出罪惡的根

共產主義者確知知識與罪惡同源，甚至知識與罪惡不可分，在了解共產主義的人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個對共產黨並不會作深入分析的人，總覺得人類運用知識與增進文化，古今中外應無分別，知識乃役於人，而非人受制於知識，何以共產黨會把知識列爲罪惡？就成了不可解的現象。其中要義，就在於共產主義在它的思想之外，不容有別的思想，不容有基於客觀證明的眞理存在，這也就是說，共產黨對科學知識，只是基於它的需要與利用，但任何知識不准對它的思想的路綫也就是思維的原則和方向有何衝突，一個科學家，如果是單純以研究科學，鑽研知識爲前提，而避免政治的干擾，這樣，就必然受到政治上的歧視。另一方面，一個剝奪了人民一切所有權的環境，政治權力就代替了知識權力，本能上就輕視一切知識。中共過去二十多年中，一再以「思想改造與勞動改造相結合」來加到知識分子的頭上，是它由理論到行動的必然發展。一九五八年毛澤東的對教育的所有說法，只是毛澤東思想的實踐，也正是所謂毛澤東路綫，根本與教育上的知識性認定是不相干的，甚至是矛盾的。但是在中共政權統治下，誰敢對他有所懷疑呢？很可笑的，中共在去年六月間，透過新華社發出電訊，竟然指「四人帮」是肯定「知識罪惡論」的發明人，是把知識當成罪惡的主犯，但絕口不談毛澤東以前的所有行爲，反而在打擊「四人帮」時，強調要奉行毛澤東思想路綫，要堅持馬列主義原則，這不是一件十分可笑的動作嗎？如果還有人以爲今後的中共，會可能因急於想搞科技而對知識分子有網開一面的措施，將知識有罪變爲知識有功的跡象，這裏我們舉出中共「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專文中，提出全面貫徹執行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問題，對知識分子的成份算是確定列爲腦力勞動者，而且強調要擴大運用他們的知識。不過其中有一段是這樣：「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任何時期都不能放鬆。但是究竟如何改造知識份子？我們同四人帮有着根本的分歧。團結、教育、改造，團結是前提，毛主席說『爲了改造，先要團結，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只有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才能達到團結廣大知識分子的目的』」，中共的社會科學院是掌理思想理論的權威機構，這種態度應是代表未來中共的政策方向的，可知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改造，仍然要在工人階級領導下，以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去進行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

知識的判斷與思想自主不能分，思想自主又與人的權利的獲得保障不可分，個人權利如何才能獲得眞正的保障，在世界人權運動者的心目中，沒有人會主張以集體權益來取代個人權利。尤其不能以集體勞動的所有權，來代替個人勞動的權利，何況中共政權的所謂集體，即是中共政權的代名詞。整個人民被剝奪了人權，他的思想、知識也就變爲統治者專政的工具，這才眞正能造成知識的罪惡，但這種罪惡，不是知識本身，而是運用知識來發展爲專政行爲的機構或集團。如果這一認定可以成立，則中共以「四人帮」來做工具，使成爲替罪羔羊，這顯然是對知識分子更大的欺騙的手段了。

時事評論

香港的勞工政策

徐達文

工人福利是社會進步表現

最近，無論是香港的工會領袖或是社團主腦，無論是英國的福利專家或是兩黨議員，都在記者招待會，社團午餐會，工業研討會，或社會工作會上，提出香港工人的福利問題。對香港勞工法例的擬訂，如果是出於對香港絕大多數的受薪階級的社會福利的促進，及工作條件的改善，這肯定是一種社會進步的表現。

在民主社會，保障工人的工作權利，是政治開始的根本，是時代發展的證明，是經濟繁榮的保證。因此，民主制度的體現，同樣是社會福利與社會安定的實現。作爲受薪階層的各行各業職工，是佔人口比例的絕大多數，是佔主導作用的生產力量，是佔重要地位的社會中堅。故從政治前途，社會安定，及生產發展的不同角度去分析，是沒有理由，也不應製造理由去忽視，甚至剝奪工人大眾的工作權利。

要維護這種工作權利，不僅是就業權利的保障，也是工作條件的改善。但工作條件的改善，必須要先行考慮經濟情況與社會環境，以便採取和緩的，漸進的改革。這種工業改革與工會改革，如果只是爲了改革而改革，爲了看齊而看齊，竟毫不理會本地的具體情況，致盲目追求先進國家行了多年的先進的工會制度與福利制度，其結果，只有造成弄巧反拙的相反效果。

不能全盤英美制度化

無可否認，英美的福利政策及工會制度，是具有民生的優越性與先進的福利性，但英美之所以能成功推行這種政策制度，主要還是在於英美推行的政制的民主，物質的高度，民生的富裕，經濟的發達，科技的先進，社會的進步，使英美早已奠定了物質與政治的基礎。而英美對這種制度措施，也是推行了多年，經過累進的和平形式，始能有今天的成就。

不過，事情不是絕對的，近年英美出現的工業停滯，經濟困頓，工潮迭起，及社會不安，又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英美福利政策與工會制度的若干弊端。當然，我們不能以這些弊端，就全盤抹煞英美這方面的巨大成就及先進經驗，否則，就會犯上因噎廢食的錯誤。

故此，學習英美的工會制度與福利政策，就不能以全盤肯定或根本否定的兩極態度，而必須要取長補短的方法，以便從其優點取得經驗，從其劣處吸收教訓。在效法他國先進經驗的同時，還要先行考慮具體的情況，具體的環境，及具體的條件。如果過急地將他國的制度措施，一下子將之全部移植過來，就會導致不良的後果。這個後果表現在，削弱香港外貿的競爭能力，形成香港工業的增加成本，導致香港經濟的困難擴大。

勞資兼顧公私兩利

工人福利制度及就業條件的制訂，以照顧工人大眾的生活與工作爲前提，是必要的。因此，近年港府的勞工政策，從職業保障，工作時間，失業補償，及工作環境等方面，去改善工人的生活及工作，是一種促進勞工福利的表現。像有薪假期及七天連續假期的決定，像解僱補薪及工作時間的規定，基本上是合理的。但合理性必須包括僱主與工人兩方的利益，所謂「勞資兩利」，正是自由經濟與極權經濟的根本分歧。如果只顧勞方，不理資方，就會導致工商業的困難，甚至會引起經濟的崩潰，是資方的生意失敗，勞方的職業失去。

民生主義的經濟法則，肯定是勞資兼顧，公私兩利的促進民生的自由法則。

應採漸進式的改革

如果未見其利，先見其害的盲目福利制度與勞工政策的過速實施，就會做成工業生產的困難，那時就會勞資兩害。故此，實現勞工福利制度，就要先行考慮客觀性與時間性。我們認爲，英國某些政客對香港事務的發生的議論和主張，有許多是不切實際的，如果將他們那種英式的政制改革與經濟改革，毫無保留地搬到香港地區，這就會引來香港的困難。

香港的社會現狀與經濟條件，決定了香港勞工福利政策，應該採取緩進式的改革，以便一方面使工人能獲得生活與職業的保障，一方面使工商業家能取得經營與生產的權利，不致發生顧此失彼的效果。

越南的亡國恨

秦明

本月一日是越南淪亡三周年的日子。人們可能是健忘的，對於人類史上這樣一場浩刦以及痛苦的結局，似乎已在記憶中抹去，而很少加以重視。然而，身受其痛的越南人，或流離轉徙，備嘗亡國之恨；或沉淪陷溺，更遭非人之慘，又焉能忘懷？

外電報導：一千多名目前住在法國的越南人，在巴黎遊行，揮舞着前越南共和國的國旗，及「越南，奴役之土」等觸目驚心的標語。這次示威是由十四個越南派系所組成。他們要求尊重越南境內的人權。

旅居澳洲雪梨的越僑於五月一日正式成立一個反共復國組織，矢志推翻越共政權。大約兩百名越南人佩戴黑色臂章，哀悼南越的覆亡。該組織的主席，前南越陸軍上校武大安說：「沒有語言能夠形容無家可歸和漂泊在外的越南難民的心情」。他說：「前南越軍人與仍舊念念不忘南越者已聚集起來」。

國破家亡千古恨

一位不久前從越南逃出的作者記下了三年來越南人民的心理變化：「阮文紹政府時期，兵役問題導致民眾對政府不滿，後來則官吏貪污，又引起各方的反對。一般戴近視眼鏡的人，對現政府不滿，自然希望早日易朝換代，與民更始。何況戰爭結束，帶來和平，自是民眾所歡迎。又因爲人們從未吃過共黨的苦頭，滿以爲新統治者之南來，也如以往一般，可以安居樂業，最多更換幾個新官兒上場，不致有何太大的變更。所以對於越共軍隊，雖不致像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那樣親切與期望，但也並不加以敵視。

「可是好景不常，不到三個月，此等新統治階層，已漸漸現出原形。所謂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乃是一班獨裁、殘暴、貪污的大集團。而引起民眾普遍反感。到了一九七八年初，已是天怒人怨，人無分男女老幼，地不分城鄉東西南北，對於越共，萬眾一心，人人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

「初時一般民眾，還以爲反對共黨的，只有我們華僑，而越南人與越共之間，至少彼此有着同胞和血緣關係，總不致像華人之嫉共如仇。殊不知今日越人之反共仇共，較我華人有過之無不及。初期偷渡出國者，華人佔百分之百，但一九七六年至最近，越人偷渡超過華人甚多，甚至有全船皆越南人民。越共政權在今日，已到了神憎鬼厭的地步」。

傷心何處是兒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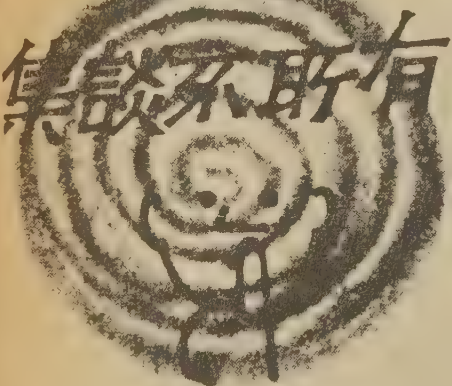
華盛頓郵報在一周前的專欄中也報導：「在共黨統治下的越南，集中營裏擠滿了受虐待的越南人，他們必須做苦工，接受政治的改造、忍受飢餓、疾病、和死亡。一個小小房間，要關四十多人。越南天氣熱，錫皮頂的監房像個大烤爐。食物只是玉米和番薯。有一次說是集中營裏給他們吃鴨子，結果是二百八十人分一隻鴨子。很多人因感到絕望而自殺。

不甘自殺的越南人唯有逃亡。凡是航行過越南海域的船隻都會看到那些慘絕人寰的景象。幾家人合僱一條漁船，代價是二百両黃金，在海上漂流七天，遇到大輪船救起算是幸運，否則只有送回原地，爲了避免越共耳目，孩子們都給服安眠藥後藏於漁船倉下，然後大人乘隙上船。有些難民到達他國海岸外，恐怕不肯被收留，乃將船鑿沉，飄浮海面，使對方不能不救。諸如此類的故事，要講也講不完。

記取血淚的教訓

然而逃亡又豈是辦法，流離失所，亡國之人，苟全性命而已。那些絕大多數不能逃出魔掌的同胞又如何？所以，要求復國的呼聲隨之而起。但是，大錯已鑄，其前途的艱難可以想見。現在，越南十四個派系要聯合起來反奴役，然而當初越南處於危難的時候，他們爲甚麼要分崩離析，而不一致擁護政府，渡過難關。一切恨之已晚。

回顧越南的血淚史，令人感慨，也令人記取教訓。共產黨的殘酷、缺乏人性、奴役人民、實施血腥統治，是其本質，絕無例外，一切美麗的飾詞，都是欺詐的謊言，誘入陷阱。對其作幻想，或認其不會怎樣的人，不是愚昧，便是自尋死路。生活在自由天地中的人們，唯一的出路，是團結反共，使共黨魔掌，不能伸展，更進而解救呻吟在鐵幕中的苦難者。



共產理論引誘熱情無知年青

古鶴翔

最近世界反共聯盟名譽主席谷正綱博士，在華盛頓說：「令人遺憾的是，共產主義以人們對其眞正本質一無所知而得能擴展。」谷正綱博士的話，正確極了，共產黨最善於引誘熱情而又無知的青年入彀，例如現年廿三歲的星加坡青年何建成君在悔過書中透露：他在七年前讀中四的時候，偶然的參加「學友會」，於是經常被邀參加野餐和露營等課外活動，在活動中有所謂「哲學」和「時事學習」。漸漸的，何建成就受到「革命文章摘錄」和「毛語錄的」的引誘，成爲馬共的一員。到了泥足深陷之際，何建成才問自己道：「我是怎樣當上共幹的？爲甚麼要協助共黨摧毀繁榮和富足的社會，企圖實行共黨政治？」

現實告訴我們，認識共產主義是自由世界當前最急迫的課題之一。自由鬥士最急切的任務就是揭發共黨的陰謀詭計，指出共產政權的罪惡，分析共產主義的本質。

青年人大都是純潔的、熱情的、富有正義感的，都是青年人的優點，但也是缺點：因爲純潔和熱情，所以容易受騙和偏激；因爲富有正義感，所以他們爲共黨做了壞事，還自以爲是「英雄」。

「共產黨宣言」告訴人們說：「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這些煽動性的話，對於不滿現實的青年，確實具有強大的吸引力。何況共產主義還有一套似是而非的「哲學」作爲「指導」，有一套嚇人的「政治經濟學」作爲「理論根據」，更有一個殘酷無比的組織，却以笑臉引人入彀？

必須知道：世界上還沒有十全十美的社會，現實決不能盡如人意。青年的責任是參加對社會有益的活動，以仁愛的胸懷，自由民主的方式，促進社會的進步；不應以仇恨、偏見、陰謀和暴力破壞社會。任何理論之是否正確，必須以事實作爲判斷。所謂「馬列主義」已分別在蘇聯、東歐、古巴、北韓、印支三邦，以及中國大陸實驗過了，實驗的結果，可以歸納爲四個字：禍國殃民！

在蘇聯，共產主義實驗了六十年，至今蘇聯的老百姓仍然生活在苦海中。蘇聯著名作家蘇辛尼津要求自由世界「趕快覺醒」，說：「所有共產黨徒，一旦奪得了權力，就變得殘暴無比。但他們在奪權成功以前，都採用僞裝。我們有時聽見所謂『人民陣綫』或『與基督教交談』等口號。共產黨和基督教交談？在蘇聯，這種交談很簡單：用機關槍發言。」

仍蘇生活在苦海中」。摘俄著名作家素津涅辛要求自由世界「趕快覺醒」，說：「所有共產黨徒，一旦奪得了權力，就變得殘暴無比。但他們在奪權成功以前，都採用僞裝。我們有時聽見所謂『人民陣綫』或『與基督教交談』等口號。共產黨和基督教交談？在蘇聯，這種交談很簡單：用機關槍發言。」

其實不要說老百姓，甚至蘇聯駐聯合國的最高級官員謝夫契科也不願返回「失去鎖鏈」的「共產天堂」，而願意留居在「資本主義社會」，難道這活生生的現實，還不足使人覺醒？試問蘇聯的坦克怎樣出現於布佩達斯街頭，怎樣橫行無忌地駛入捷克？你可看見柏林圍牆的血迹？君不見共產主義的「老弟弟」，在蘇聯「老大哥」卵翼下成長的中共政權，也斥責蘇聯是「社會帝國主義」麼？

文人「自重」

青冥

從前的文人是高高在上的，但時移世易，據說今天不少文人已經勘破了階級的觀念，做起社會良心來了，眞是可喜可賀。這些良心俯拾卽是，保證貨眞價實。

中共最近重印「韜奮文集」，鄒韜奮的老婆沈粹縝寫了一篇題辭說：「學習韜奮同志熱愛人民眞誠地爲人民服務的精神，走韜奮同志所經歷的走向進步走向革命的道路。」這使我這們不很進步的青年想起了大陸那一大羣很進步的作家的口頭禪：「爲人民服務」。我始終不明白作家何以站於人民之外，又如何「爲人民服務」。倘作家不是人民的一份子，難道就像甚麼高官一樣，可以「造福蟻民」麼？——但中共好像是不分階級的，我們不能以常人之心度所謂君子之腹。

還有一個很懂得自重的社會良心，就是明報的胡菊人。胡先生在四月廿二日發表了一篇文章，談及自己連日來對中文大學的批評。他說：「我自己認爲我是在抬高中大。因拙文所論及的問題，所提出的理想，爲甚麼我不對別的大學提出來，則是我對中大的期許有高於其他大學專上學院者。」原來胡先生祗要寫幾篇文章便能「抬高中大」，要是他自己不說，恐怕讀者還不知道。大槪胡先生對自己的期許，也有高於別人者。

說起來，中大眞要多謝胡大人抬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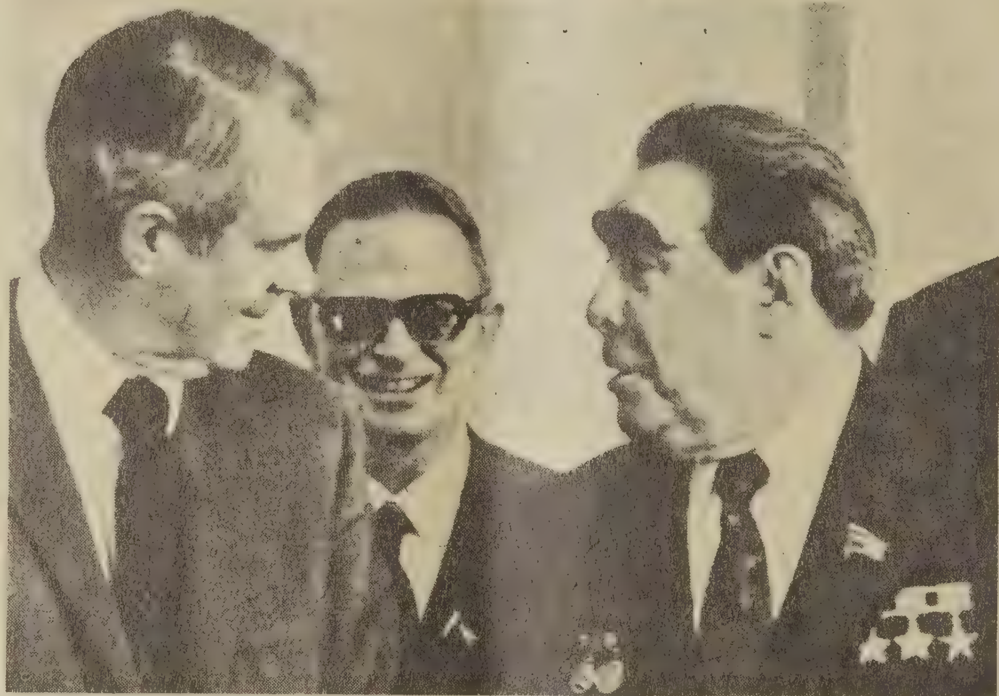
萬斯二次訪蘇的成果

李哲夫

美國國務卿萬斯第二次訪蘇，與布里茲尼夫、葛羅米柯會談，主要為了商討第二階段戰略武器限制問題。雖然雙方的限武協定，仍沒有突破性的收獲，且有關中子彈製造問題，雙方立場不同，但萬斯此行不算失敗，蓋在聯合公報中，雙方認為關於防核及限武問題已經縮小。

繼上年三月訪蘇，美國國務卿萬斯，最近到蘇聯作了第二次訪問。在三天的訪問中，分別和蘇聯主席布里茲尼夫、外長葛羅米柯舉行會談。從會談得發表的公報，以及雙方的談話，可以看出，萬斯這次訪問，沒有失敗，並有若干成功的成分。

萬斯這次訪蘇，主要的，當為了第二階段戰略武器限制問題。第二階段戰略武器限制所要談的問題，照原來的進度，集中在三項問題上：一是蘇聯的逆火式轟炸機生產問題，二是蘇聯的洲際飛彈布置問題；三是美國的巡弋式飛彈和北大西洋同盟國家共同使用問題。據隨萬斯訪問的官員透露聯，蘇對巡弋飛彈和北大西洋同盟國家共同使用問題，已採取較柔軟的態度。但對其他兩題，則仍堅持，所以僅就第二階段戰略武器的限制問題來說，萬斯這次訪蘇，似沒有突破性的收獲。



萬斯與布里茲尼夫

除了第二階段戰略武器的限制，另可能談到的，應是蘇聯在非洲的擴展問題。

蘇聯對非洲的擴展，已見到的：一是和古巴在安哥拉建立的赤色政權；一是對非洲之角衣索匹亞所抱的控制野心；再一是對羅德西亞和西南非游擊組織幕後的操縱。在赴蘇訪問前，萬斯曾赴坦桑尼亞、羅德西亞和南非訪問，這些地區，都和蘇聯意圖在非洲擴張的問題有關，在訪問上述國家後，接着訪問蘇聯，是不會不和蘇聯的領袖們，談這一問題的。

公報中首先提及的，「有關美國和蘇聯相互利益的主要問題，及特定的國際問題，曾作意見交換。」這一項所指的，應包括非洲問題。

此外，當萬斯訪蘇完畢，回到美國後，布里茲尼夫和卡達總統，另曾對中子彈問題，有對立發言，當布里茲尼夫對一羣共產黨青年作出「在美國延緩製造中子彈期間，蘇聯將不製造中子彈」發言後，卡達隨即批評說：布里茲尼夫這一發言，為「毫無意義」。由此可見，關於中子彈問題，萬斯在訪蘇時，也曾提及。

不過提及的目的，應是想用美國這一立場，換取蘇聯在其他問題上的讓步。布里茲尼夫的所答非所問，自然會使卡達不滿意，而有「毫無意義」的批評。

不過美國已決定延緩中子彈的製造，而中子彈問題，並不在第二階段戰略武器限制的範圍內，所以不算是萬斯的失敗。

至於說萬斯這次訪蘇有若干成功的成分，則是基於如下的事實：

在聯合公報中，雙方認為「關於防止核子戰爭及限制武裝，若干未解決的問題，已經縮小」；

當萬斯訪蘇完畢，行經倫敦時宣稱：「關於限武條約，及美蘇關係，已有若干進展」；

在機場為萬斯送行時，葛羅米柯曾例外的對他加以讚揚，認為萬斯是「現代少見的外交家」。

從這些事實和跡象，可以看出萬斯這次訪蘇，不像一部份報導所說，在限武問題上，雙方的距離仍大，甚至說是失敗。

當前的世局，嚴格說來，只有美蘇的對立。美蘇如能得到和解，世界就不會有大戰。至於中共，只能在蘇聯的陰影下去看。那就是說，有蘇聯才有中共，沒有蘇聯，中共單獨固不能提供和平，也不能挑起戰爭。所以美國在和戰的選擇上，是不須以中共為夥伴的。

萬斯偏向蘇聯的外交，可能不是美國最好的外交，但如追求和解，美國也只有以蘇聯為對手。基於萬斯這次訪蘇，和蘇聯對萬斯的反應，我們認為：美國即令要尋求和解之路，通過莫斯科是較通過北平為近的。

綁架莫洛的「赤軍旅」頭子罪惡史

尹靜心

一個多月前，意大利前總理莫洛被「赤軍旅」綁架的消息傳來時，「赤軍旅」頭子柯西歐和十四名被告一齊以笑謔歌唱的方式以示慶賀。柯西歐是一名私生子，與「父親」老死不相往來，大學時進入一所以政治騷動出名的學校，常閱讀馬列及毛澤東著作，後創建恐怖的「赤軍旅」組織，以綁架、殺人活動爲其暴力的「革命」手段。

創建「赤軍旅」十年

爲了要審問意大利「赤軍旅」的十五名恐怖份子，意大利當局已把杜林的一座兵營改裝成臨時法庭。在過去四個多禮拜裏，「赤軍旅」的頭子羅內多・柯西歐每天被帶上法庭時，都會發狂似的咆哮些挑釁言語，讓法庭震驚不已。

柯西歐創建的「赤軍旅」成立迄今已有十年，共有黨羽二百多名。十年的歲月已使得「赤軍旅」從當初一羣喧鬧不休、到處散發傳單的學生，變成現在這個有高度效率的恐怖團體。

柯西歐是怎樣的一個人？對恐怖活動到處瀰漫的意大利來說，柯西歐的身世是個耐人尋味的個案研究。

傭主與女傭的私生子

柯西歐是個私生子，三十六年前在羅馬附近的一所未婚母親收容院裏出世。是母親在人家家裏帮傭時，和她那有錢的傭主所生。生父是個意大利人，名叫羅內多・桑巴。那時候柯西歐母子住在意大利西北部的聖利摩市的一間小公寓房子裏，柯西歐的生活費是桑巴匯欵來支持的。桑巴也還去看過柯歐西一、兩次。後來桑巴因爲對兒子的智力頗感失望，便要兒子輟學，到他朋友在米蘭開的一家旅館裏打雜。桑巴最近回憶說：「他母親把一切事都搞砸了，有天她跑到旅館裏，當大眾的面把他拖走，還邊說著：『我兒子決不會當任何人的傭人』。」幾年之後，柯西歐因爲不肯從桑巴的姓，父子倆便老死不相往來了。（柯西歐這個姓是他母親的姓）桑巴說：「現在我是從報章雜誌上才知道他的消息。黑軍旅？赤軍旅？都是一樣的。反正一個人要當上赤軍旅的頭他的智力便應該有一定的水準。我對他的印象裏他可不是個天才。他念小學二年級時還留過級。

大學時看馬列毛書

桑巴的這段回憶可以看出他對兒子認識不深：柯西歐讓母親送到工業學校念書時，主修化學，畢業時是個榮譽學生。後來柯西歐不顧母親的反對，到意大利北部的川頓大學主修社會學，柯西歐的母親現在倫敦當管家，她把兒子看成英雄人物，說：「如果沒有這種人，社會就永遠也改變不了，歷史就沒法創造。」

一九六五年柯西歐在川頓大學註冊時，這所頻傳暴動的學校已成爲意大利政治騷亂的一個大溫床。柯西就在那時候開始猛讀列寧和馬克思的作品，後來還看毛澤東的書。

柯西歐在川頓大學裏和一個叫瑪格莉塔・卡波的天主教女學生戀愛結婚。兩個人一開始也不參加暴動或示威。柯西歐喜歡搞理論，瑪格莉塔在婚前熱衷古典吉他，結婚懷孕之後，就一心一意的等待孩子的出世。他們的朋友相信，小產的痛苦讓瑪格莉塔投入激烈的暴力活動裏，而柯西歐則



審問「赤軍旅」暴徒的意大利杜林市臨時法庭，警衛森嚴。

莫洛的惡運

意大利前總理，也是現任基民黨主席莫洛，自三月十六日被當地極左派「赤軍旅」狂暴份子綁架，至今已爲時整整四十天。在此期間，「赤軍旅」暴徒已連續發表八次所謂「公報」，要求以莫洛交換其正被審訊中的十三名同黨，但一直爲基民黨及意大利現政府所堅拒。最近不久，宗教保祿六世更公開發表對暴徒的呼籲，要求無條件釋放莫洛，而未爲暴徒所依從。所以今後這一莫洛被綁事件將有何種演變與結局，已成爲眾所矚目的所在。

莫洛爲戰後意大利政壇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從一九四六年正式參與國會議員競選，直至被刦持爲止，他在意大利各屆政府中，總共担任五任總理和九任部長。尤其一九六三年底，以四十七歲的英年，首次出任總理，組成一個由基民黨、社會黨、社民黨及共和黨所組大聯合政府，再度把社會黨拉進政府，結束一項長期政治危機，更被認爲對戰後意國政局打開了一項新契機。由此，他成爲意大利基民黨左翼集團的領袖，也成爲非共各黨派大團結的象徵。嗣後意國政局每一遇到基民黨必須與其他各小黨組聯合政府，莫洛若非親自出馬，即在幕後作推動。但就因爲他對意國政局擁有一種籠罩性的影響力，并定於本年底競選總統，以繼掌李昂遺缺，目標太大，所以也變成了「赤軍旅」暴徒所攻擊所刦持的首一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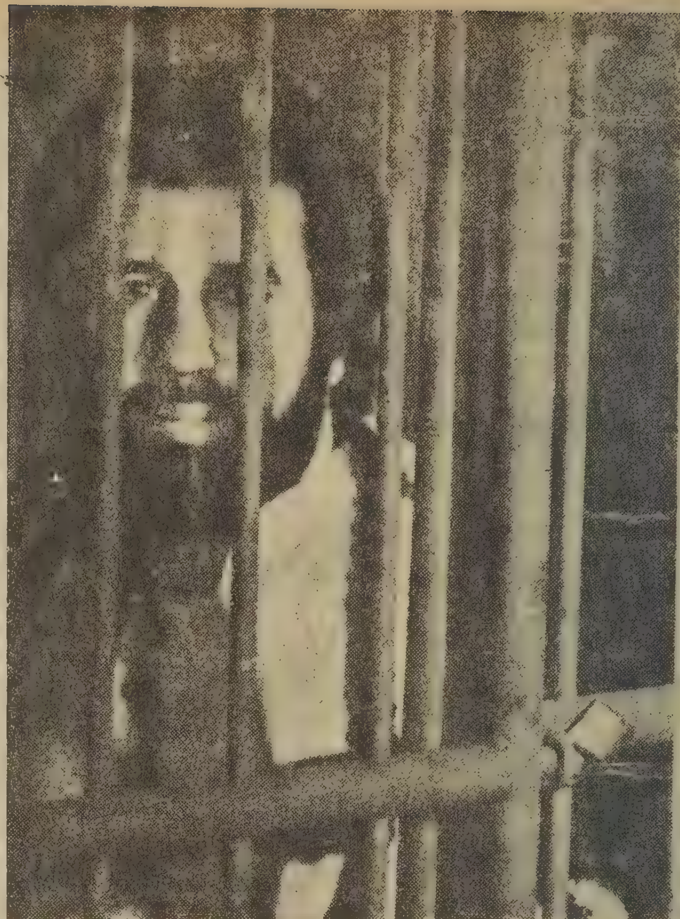


莫洛仍健在？

在今以前，世界各國的政治領袖，被極端狂暴份子暗殺或綁架者，不乏其人，但沒有一人的遭遇，會對於一個國家造成如此艱難與棘手的困境。若莫洛這次被「赤軍旅」份子在一次狙擊中所暗殺，一如以往美國甘迺迪總統和南非維伍德總理被害的情形，則經過一陣震驚，政府本身也就會迅速恢復正常領導。

而莫洛這次活活被綁架，並迫使其洩露以往意國政府及其對外關係中的若干重要秘密，以之進行殘酷的心理作戰，其對於意大利政府和全國人民，不啻是一種長期的割肉之痛。意大利政府究將如何處理這一問題？若不依從這批赤色暴徒的要求，而以莫洛的生命交換釋放其十三名同黨，則這一事件所造成的苦難，將不知延長到何時才能了。

只要這一問題未獲最後結局，所有意國人民在內心就無法獲得安寧。可是若要意大利政府答應暴徒的要求，實行這種交換，那將無異鼓勵暴行，使暴徒們食髓知味，其後果將不堪設想。今日整個意大利，實已陷入這種痛苦的心理交戰。



「赤軍旅」頭子柯西歐在監牢中的嘴臉。

是看到有一次街上示威活動裏，兩名遊行示威者被警方開槍射死的緣故，開始態度一轉，走向暴力一途了。也不知是什麼原因，這兩個人在一九六九年秋天從川頓大學自動退學，而消蹤匿跡的走進激進派的地下組織裏去。

老婆刦獄被警方格斃

赤軍旅的綁架、殺人活動是從一九七二年三月份開始，如今赤軍旅一共綁架過十一人，殺傷過十七人，殺死過十九人。一九七四年柯西歐被警方逮捕，關在一所安全設施最少的監獄裏，結果瑪格莉塔率領一隊人馬將柯西歐刦出獄來。幾個月之後，瑪格莉塔把「赤軍旅」新綁來的一批人質押在某一個隱密處避風頭時，被警方突擊殺死。死時二十九歲。

柯西歐在法庭上狂歸狂，但他在被捕前的一刹那，却很奇怪的表現出一種「非屬英雄有」的態度；一九七六年警方將柯西歐所圍堵在米蘭一棟公寓房子裏，柯西歐開槍還擊，後來他身中一槍時，便丟下手槍大喊：「我不想死，別打了。」

審判問題考驗意大利

如今柯西歐因爲顚覆和拒捕等的罪名，要面臨無期徒刑的懲罰（意大利已廢除死刑）。在對柯西歐和其黨羽的前一段審判裏，因爲「赤軍旅」的恐嚇陪審員以及刺殺一名律師和一名法官的原因，使得審判延期，現在便是對意大利當局的一個考驗，看是否能不懼強暴的把審判進行到底。（取材自美國時人週刊）

抗議布里辛斯基訪平

華盛頓白宮於四月廿六宣佈：卡達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布里辛斯基，定五月廿日至廿三日赴中國大陸訪問。這個消息毫無問題引起了大家的關注，同時布里辛斯基這趟北平之行有許多值得注意的地方，也有令人不愉快的地方，如：

一、布氏之行加強了他與國務卿萬斯之間有歧見的傳聞，白宮為了化除這項傳聞，特別在發布這項布氏訪平聲明時畫蛇添足的說，卡達總統是根據國務卿萬斯的建議，派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布里辛斯基訪問北平〔？〕同時白宮和國務院分別舉行記者會，都由國務院主管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郝爾布魯克及國家安全會議顧問奧森柏格同時參加，這簡直是欲蓋彌彰，顯示范、布兩人之間確有歧見。

二、萬斯甫自莫斯科返美纔三天，白宮就宣布布氏訪平，這決不是時間的巧合，不管萬、布之間有無歧見，卡達和布氏有「聯毛制蘇」打算，是可以想見的。

三、羅馬尼亞頭子壽西斯古月前訪問美國，傳說其自告奮勇願再為美毛牽綫，壽西斯古預定五月廿日訪平，布里辛斯基也訂此日訪平，這是巧合還是預有安排，非常值得重視。因為羅馬尼亞頭子壽西斯古是美毛勾搭最原始的牽綫人，他在國際間一直扮演此種角色，如埃及總統沙達訪問以色列也是他牽綫的，所以這一點非常值得重視。

四、令人最不快的，是布里辛基訪平的日期正好是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就職的這一天，美國政府安排這一日程竟不攷慮到這一點，事實上我們對美國極為不滿，美國勾搭中共已夠令我們難堪和痛心了，因此布氏選擇這一個日子訪平，只是加深我們的不滿。

五、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布氏這趟訪平是以雙方對國際局勢看法交換意見為主，也可以說是商討對蘇聯的共同外交戰畧，布氏是蘇聯問題專家，又是主張對蘇聯採取強硬立場的人，他的這些背景，很給中共重視，所以他們之間談判的主題，必然是對蘇。

六、可是如果對蘇態度一致，雙方關係就一定有進展，而這種進展毫無問題會傷害中美關係，甚至犧牲中華民國，所以我們關心布氏這趟訪平的基本原因在此。

七、布氏在北平雖然不會以商談美毛雙邊關係為主題，可是有兩點則可能談到，一是美毛「關係正常化」的模式，特別因為羅馬尼亞總統壽西斯古從中牽綫，必然會交換這方面進一步的意見。其次是可能安排卡達訪平，這對於卡達的總統連任競選，多少有關係，也對於「制蘇」有關係

南韓與蘇打交道的目的

上月廿七日中央社發自漢城的一則消息說，韓國外長朴東鎮表示，韓國正在積極推展它的蘇聯外交活動。

對於亞洲國家而言，這是一項很值得注意的發展。

朴東鎮何以要在此時作上述表示？韓國眞的有意推展對蘇外交嗎？

一般皆知，韓國與蘇聯目前在經濟和文化上已有來往，但由於建立政治關係茲事體大，所以韓國並未對蘇聯進行正式的外交活動，因而朴東鎮在作上述表示時只說：「這些活動不是目前可以透露的。」

也許，中共華國鋒於五月一日訪問北韓，是朴東鎮，此時作上述表示的原因之一，但是，觀察家認為，主要原因還是北韓最近所發動的外交攻勢，以及美國與北韓之間可能不利於漢城的交往。

據報導，美國的一支乒乓球隊將於明年應邀前往平壤參加一項國際比賽。這使得漢城政府極為不悅，聲稱華盛頓故技重施，又在搞所謂的乒乓外交」。

日前，漢城的英文「韓國時報」聲稱，如果這項報導屬實，則證明北韓與美國在不讓漢城得知的情形下，正企圖策劃一項「運動蜜月」的活動。

漢城政府對有關美國可能計劃與北韓打交道任何報導，向來非常敏感。上面的那項報導尤其使韓國官員忐忑不安，因為美國與中共關係的緩和，就是由一九七一年美國一支乒乓球隊訪北平開始的。顯然，漢城政府怕「乒乓外交」的歷史重演。

上述引起韓國嚴重反應的報導，原先是由日本的「讀賣新聞」刊出的。「讀賣新聞」的報導說，一支美國代表隊將於明年四月參加在平壤舉行的第三十五屆世界桌球錦標賽。

該報並引述國際桌球協會美國分會理事長喬治・甘廼廸的話說，美國代表隊將應北韓桌球協會的邀請與賽，又說，或許美國隊將能會見北韓頭子金日成，正如上回美國隊會見中共「總理」周恩來的情形一樣。喬治。甘廼廸更表示他可能會邀請北韓桌球隊到美國去比賽。

面對這種報導，怎能要韓國政府不作嚴重的反應。據說，韓國外交部曾把美國駐韓大使館的政治參事召去詢問，要求美國予以解釋。

美國大使館在華盛頓指示下答覆說，如果美國桌球隊至北韓比賽，那將是由民間團體主其事，美國政府將不予以贊助（一九七一年美桌球隊赴中國大陸訪問是由美國政府正式贊助的）。這種解釋並未能使韓國滿意。

一知

台灣，究竟立於怎樣一個地位？對於完

白宮這項宣布極為不滿，也表示我們的抗議。

柳山

布里茲尼夫的繼承人

據美國情報官員稱，爭奪疾病纏身的蘇聯主席布里茲尼夫之繼承權的活動已開始了。這些美國官員指出，自布里茲尼夫於十年前鞏固了他的權力以來，一直尚稱沉靜的蘇聯內部政治活動，在最近幾個月間顯然已經增加。雖然七十一歲的布里茲尼夫已從一整個冬季的疾病中復元，並於不久前去了一趟西伯利亞，但是蘇聯境內一致認為，他終究已是一個病人。在位的時間不會太久了。他可能再掌權幾個月，也可能是一兩年，但是布里茲尼夫的權位十之八九是將結束了。

美國官員說，布里茲尼夫的心臟衰弱，在許多年前，就已裝置了一具心律調整器。他顯然也患有一種尚非致命性白血球過多症以及氣腫和痛風。美國情報人士的評斷是，到目前為止，布里茲尼夫仍是蘇聯政權最有力的人物，但是對他若干政策的反對勢力已漸漸浮現，有意接掌他職位的人也已開始在活動了。

分析家同意，「政治局」內有四五名「委員」極可能會爭奪大權。他們是：

七十一歲的基里倫柯，是布里茲尼夫最親近的助理之一。在布里茲尼夫生病期間，他曾主持黨務。他將可能繼續布里茲尼夫的政策，但是由於他的年齡，他可能僅被看成一位臨時的過渡人物。

六十歲的農業部長庫拉可夫，長久以來一直被認為是布里茲尼夫的門徒之一。在布氏與美國前總統尼克遜舉行的高層會議中，他在相片中的位置是站在前排，緊靠布里茲尼夫身旁。最近，他頗獲蘇聯新聞界的好評，但是布里茲尼夫對他冷淡。分析家仍不知支持他的力量是何背景。

希契別茲基，六十歲，也是布里茲尼夫的門徒；和他的老闆一樣同是來自烏克蘭，分析家認為，他是布里茲尼夫目前的「紅人」。他是在布里茲尼夫罷黜了烏克蘭的黨頭目席勒斯特時，竄升入「政治局」的。

五十五歲的羅曼諾夫是「政治局」中最年輕的「委員」，也是列寧格勒的共黨「第一書記」。一般認為他頗強硬，尤其由於他的年齡，他更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人物，但是問題在於，他的職位並不在莫斯科。

此外，另有一些頗有影響力，但被認為比較不可能繼承布里茲尼夫者，包括秘密警察頭子，六十三歲的安德羅波夫、六十九歲的國防部長尤斯蒂諾夫及「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六十四歲的梅祖洛夫。

（譯自四月十九日英文「日本時報」）

侯瑞譯

認識自己看清敵人

而低估的程度也愈甚！這種相當普遍的低估台灣價值現象，乃是影响民心士氣的一大不利因素。人們只知道大陸被中共統治是我們的失敗，然而以台灣一隅之地而能抵禦中共達二十餘年之久，這該是多麼大的成就！人們只知道世界有許多國家承認中共政權是我們的失敗，然而以台灣一隅之地而依然與許多國家維持着友好關係，這該是多麼大的成就！我們面對着兇狠無比的敵人，而經濟建設把我們的物質生活，提高到幾十年來所未有的水準，這又是多麼大的成就！我們必須做一番正確的估價。從正確的估價，才能使我們產生一個信心，有着高度生活的台灣，有資格與整個大陸對抗，有着高度組織力的一千八百萬人，有資格與大陸一盤散沙似的八億人相對抗；有着高度戰鬥力的六十萬部隊，有資格擊敗殘暴黷武的共軍隊伍。

對共黨大陸，應該有一個正確估價。中共政權究竟有多大力量？我們以為多數人是高估的。一兩個初級核子裝置的試爆，尤其加深了人們對於中共政權高估的程度，為什麼會高估？根本原因在於對中共政權所知太少，甚至根本無知。如果中共本錢雄厚，會把大陸之門關得那麼緊？會繼續讓金、馬、台、澎威脅他的生存？會忍受美帝的基地環伺周圍、核子潛艇逼近他的區域？中共本身存在着許多問題，最近才揭開的邊疆少數民族問題，即其一端。當局應該把更多、更權威的共情資料攤開來，讓世人對中共有更深的瞭解，從而做比較正確的估價。

對我們所面臨的世界，應該有一個正確的估價，林林總總的國家，誰對我好？誰對我們壞？老實說，我們以往所有的着法，或者所作的估價，是不無問題的。二十幾個國家繼續承認我們，不是他們有所愛於我們，而是因為繼續承認我們，最符合他們的國家利益。我們爭取友邦，不應該要求他們與我們說一樣的話，愛我之所愛，與恨我之所恨。

許多國家不支持北平中共政權，根本原因是：那樣做就違背了他們的國家利益。比如說：日本在中途背盟棄約，承認中共政權，與之正式建交，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就是為了經濟利益，想在幅員廣大的大陸作儘量銷售物產品之場所，其實日本與中共建交以來，得不償失，這是意想不到的事。

但是他為了符合本國利益，悍然不顧地做了。這就是日本對其本身利益的攷慮。對於國際局勢，我們應從這些角度着眼，方能搔着癢處，否則，必然會發生莫大的錯誤。

陳則槃

美副總統蒙代爾亞洲之行

陳獨塵譯

美國副總統蒙代爾訪問亞洲十二天，行程包括菲律賓、泰國、印尼、澳洲與紐西蘭等五國。蒙代爾與各國的主要議題包括：一、與菲律賓商討有關克拉克空軍基地和蘇比克灣海軍基地的談判癥結；二、與泰國討論軍事援助及中南半島的難民問題；三、與印尼討論糧食供應及能源危機；至於訪問澳、紐兩國，僅屬禮貌性拜會。蒙代爾此行將重申美國政府先前的各項保證，即除了撤退駐韓美軍以外，美國在亞洲的部隊將以現代化的裝備，保持目前的水準繼續留駐。此外，美國將加强與亞洲國家間政治、文化及經濟各方面的合作連繫，以消除盟邦的疑慮。

假想在未來某個時期，越南已佔領柬埔寨，並正威脅到要「解放」泰國的廣大地區。在敵勢凌駕之下，曼谷政府請求美國履行一項長期的條約義務，並馳援泰國。則華府將如何反應？這個問題已經使亞洲各國政府感到憂慮。在過去十五個月當中，亞洲注視着卡達總統對蘇聯、非洲及拉丁美洲展開新的政策，而對亞洲却一味忽視——或是比這個更糟。

圖改變對亞洲的忽視

以亞洲人自己看來，卡達的亞洲政策中要點，一個是「天眞的」人權方案，另一個就是是非難定的從韓國撤出美軍地面部隊之決定。一位泰國外交部官員稱：「我們所見到美國所採取的行動是反面的。我們懷疑美國是否將信守其條約義務，這能怪我們嗎？」

亞洲甚感恐懼的，是美國不顧後果地從東方撤退。爲了消除這種恐懼心理，美國副總統蒙代爾已定本週末（四月廿九日）即美國直升機開始撤離西貢三週年踏上其爲期十二天的五國之旅。卡達於上週所宣布，原定於今年撤離韓境美軍戰鬥部隊的人數，約有三分之二繼續留駐，這項決定無疑的爲蒙代爾壯了一點聲勢。這大概是蒙代爾此行唯一有點份量的一張牌。

亞洲人一直未見到卡達政府的高級官員前往訪問，即使這次蒙代爾之行也一度延期，因而感到不滿。他們不安於美國在亞洲軍事上的減縮，將繼之以投資及貿易的減縮。他們担心華府毫不採取行動，制止越南與柬埔寨的衝突，而柬、越衝突又勢必會擴大蔓延。他們並懷疑美國打算做些甚麼，來推動與中共「改善關係」。蒙代爾將必須應付所有的這些各方關切的問題。不過最重要的，他還必須設法說服他將訪問的各地主國，即美國政府確實有一套「亞洲政策」。蒙代爾的行程包括：

菲律賓：商討軍事基地

美國副總統此行的第一站，很可能也是最棘手的。華府與馬尼拉就兩處重要的美國軍事設施，馬尼拉郊外的克拉克空軍基地和位於蘇比克灣的龐大海軍基地，長期而艱苦的談判目前正處於最後階段。因馬可斯總統對卡達人權運動的憤怒而使問題趨於複雜的這項談判，預期將朝向署徵小每個基地的陸上區城，但是却不會縮減其軍事能力。馬可斯很可能堅持，在新條約內容下，把經濟及軍事援助的數額增加到達數億美元。不過蒙代爾能提高限度：每一項大約一億美元。

泰國：商討軍事援助及難民問題

長期被視爲親美堅強人士的泰國總理克里安薩，由於他視美國正從亞洲抽身而去，因此一直是亞洲較爲直言無諱的卡達批評者之一。他與蒙代爾將討論軍事援助（泰國正尋求獲得F—五噴射戰鬥機「移民」）。然而他們主要的話題可能將是對克里安薩至關要緊的問題——安全。泰國正與國內的共黨叛徒進行戰鬥，並且爲了它與柬埔寨的邊界衝突而疲於奔命。預料克里安薩將尋求美國再度保證，即卡達將信守一九五七四年馬尼拉公約，美國有責任協助任何遭到外來侵略威脅的東南亞國家，不過克里安薩除了美方的同情之外，不會有甚麼更多的收獲。一位五角大厦官員曾坦率表示：「美國將不會調派部隊協助清剿泰國的叛亂份子。」

印尼：討論糧食供應與能源危機

蒙代爾在他此行每一站都將討論糧食供應與能源使用的問題，不過這兩者對印尼都特別重要。印尼一度所擁有大量石油貯存正迅速地遞減。耶加達每年要花費五億到六億美元，一筆它無法省下的開支以進口稻米。蒙代爾也將面對印尼希望獲得A—四攻擊性飛機的要求（美國會已通過銷售一個中隊的F—五E噴射戰鬥機給印尼），不過預料蒙代爾將規避而不做任何承諾。

了解中共、韓國、日本問題

蒙代爾也將在澳洲與紐西蘭停留，不過只從事禮貌性的拜會。蒙代爾的整個行程都將環繞在棘手的問題以及諸如中共、韓國和日本這些關鍵「國家」的邊緣。然而美國政府官員堅稱，他此行絕非僅

屬「公費出遊」。從一件事情來看，當美國空軍二號專機於本週末起飛時，日本首相福田赴夫也即將爲鞏固其政治地位而飛抵華府，與卡達舉行高層會談。從另一件事來看。蒙代爾此行就是被設計成實質意義要少於象徵性的意義——因爲白宮認爲恢復盟邦信心的象徵意義正是亞洲當前所需要的。一位白宮高級助理反映道：「那些直升機飛離西貢的景象將伴隨著我們一段很長的時間。骨牌並未一一倒下，但是美國撤離亞洲的某些舊有恐懼，已因縮減我們駐韓地面部隊的宣告而重新昇起。」

亞洲是否會以卡達減緩撤軍步調的決定而獲得安撫還未可知。但美國仍將撤離部隊的事實——尤其是美國國會憤怒於朴東宣事件而對援助韓國案遲疑不決，從這個觀點來看——困擾了其他的亞洲政府。他們不僅担心，它代表著將來的一種較低的軍事姿態，並且美國國會以後也可能因爲不高興亞洲各國國內的政策，而阻擋它們未來的援助要求。



美國副總統蒙代爾夫婦抵達馬尼拉，菲律賓總統馬可斯夫婦在機場歡迎。

尋求加强政治文化經濟聯繫

蒙代爾將重申美國政府先前的各項保證，即除了撤退駐韓美軍以外，美國在亞洲的部隊以現代化的裝備、保持目前的水準繼續留駐。然而，美國駐守亞洲將不再以軍事方面爲首要。一位美國高級官表示：「我們尋求一種政治、文化及經濟的參與——但同時還是有可供軍事參與的廣濶空間。我們知道有必要把這一切作明白的表示，但是何時與何處表明的問題仍然存在。」

美國政府的安排是要蒙代爾於此行結束時，在夏威夷發表這類的政策聲明。但他不太可能會回答一項重要問題：即美國對中共的政策是甚麼？對於有關美毛「改善關係」的問題，蒙代爾將帶着一份預習好的答案出國，即所謂「關係正常化」並無固定時間表，北平政權目前既非美國的敵人，也非美國的盟友。中共似乎對卡達的國內政治困難已顯示出某種了解。但中共並未軟化其美國撤消對中華民國外交承認的要求，同時華府反對這麼做的立場也並未軟化。所論的「中國」問題困擾某些卡達政府官員與它困擾着亞洲人士的程度是相同的。一位卡達的顧問承認：「除非改們開誠布公地說出我們與中共的『關係』，否則將難以發展出一貫的亞洲政策。」

這種事不會在下星期，當孟代爾訪問亞洲期發生。美國副總統勢必另尋其他方式來說服心懷疑慮的亞洲美國盟邦，美國不會把陣地放棄給莫斯科與北平——並且在美國的戰畧思想中，亞洲與歐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具有同樣的重要性。正如吉隆坡的一位官員最近所評論的：「很明顯地，卡達有其優先順序，而亞洲則排在很後面。就某方面來看，這是令人放心的。卡達的立場或許意味着，在超強的競賽中，亞洲相對而言是穩定的。但成們却偏偏會覺得，像是在醫生候診室中排在最末的一位病人。」（譯自五月一日的新聞週刊）

中國的笑話文學（上）

陳紀實

中國的笑話記載爲時很早，但一直不屬文學範疇，因爲「笑話」在我國的觀念中，是茶餘飯後博君一粲的小技，不能登大雅之堂，加以長期受禮教和道德的羈絆，以及「正統文學」的狹義定義影響，因而不能擠身文學之林。

孔孟的道學，流行中國甚久，也嚴重的影響了中國人的觀念，因此後世要是有人做事一板一眼，一副道學的樣子，人家就叫他「老學究」或「老夫子」，甚者譏他爲「道貌岸然」。其實，眞正的孔孟，並不是如此的呆板不通情理，孔孟均是個很幽默的人，諸君若是不信，「四書」可以爲證。

大家都知道，孟軻善辯，亦善於舉例。例如他有一次告誡他的弟子公孫丑要養氣，要持其志，無暴其氣，要養浩然之氣。公孫丑就問他，那這浩然之氣如何養呢？孟子說，要培養這浩然之氣，必須時時進行，不可有一刻忘記；並且心裏只要不忘記這件事，由它自然生長就好了；也不必另想辦法，幫助它快速長成，千萬不能像傻頭傻腦的宋國人一樣。

他便舉例說，有一個宋國人，因爲愁他的稻苗老不長大，就把苗全都拔高一些，然後累得頭昏眼花地回去，告訴家裏人說：「今天累壞了！我幫稻苗長大了！」他的兒子急忙跑去看，稻苗已經乾枯了！

這是出現在「孟子」公孫丑上的一個笑話，這種「揠苗助長」的趣事，處處可見，眞是和「刻舟求劍」一樣的可笑，其諷刺的深刻，自不在話下。

另外在「孟子」滕文公下，又有一則刻意諷刺「發人深省的笑話：

宋國的大夫戴盈之向孟子說：「夫子建議敝國徵收田賦，採取古代十分之一的稅率；免除關卡和先把舊稅減輕些，等到明年才廢止，怎麼樣？」

孟子說：「比方現在有個人，每天隣居的雞跑到他家來，他都偷偷的留下一隻。有人告訴他說：『這不是君子的做法。』他說：『請讓我減少些，改爲每月留一隻雞，等到明年才罷手。』如果自己不合理就該罷；爲何要等到明年？」

這故事正和有個小偷，跑到別人家去偷東西；可是翻箱倒櫃翻了老半天，沒偷到東西，臨走時直埋怨這家的主人沒有良心，不把東西放在顯眼的地方讓他一偷就到一樣的可笑，這些嘲諷深刻，詼諧而發人深省的笑話，不僅見於「四書」之中，在諸子的書中，書是屢見不鮮。

「孟子」離婁下又有如下的記載：「一個齊國人有一妻一妾，同住在家裏。那個大夫每次出去，就一定吃飽了酒肉才回來；他妻子問他跟甚麼人在一起吃喝，他說的全都是有錢有勢的人物。他妻子告訴他的妾說：『我們丈夫每次出去，就一定吃飽了酒肉才回來。問他和甚麼人在一起吃喝，據他說全都是有錢有勢的人物；可是從來沒有甚麼顯達的人到家裏來過。我倒要暗中看看他到底是往那裏去的。』第二天一早起來，丈夫走到那裏，她就躲躲閃閃地跟蹤到那裏。走遍了全城，都沒有停下和他說句話的。最後他走向東郭外面的墳墓間，走向在墓上祭祀的人，乞討他們殘餘的酒肉；吃得不夠，又東張西望，到別的墳上去，原來這就是他每次吃飽喝足的方法呀！那妻子回去，告訴那妾說：『丈夫是我們依靠着活一輩子的人，現在竟是這個樣子！』便和妾痛罵她們的丈夫，並且在院子裏相對哭泣着；可是那丈夫還不知道這回事，仍然洋洋得意地從外頭回來，在自己妻妾面前裝出一副了不起的樣子。」

這篇敘述得很仔細，是上好的一篇笑話，因此在經書中顯得很突出，所以一向爲讀書人所熟知。這雖是一則笑話；可是對一般人用來乞求升官發財的醜態，却用調侃詼諧的口吻，極盡嘲諷之能事，因此要是說孟子是個老學究，那眞是不通之論。

孔老夫子亦是幽默非常，別看孔子告誡弟子時是有板有眼，一本正經；可是他的話，也是挺幽默的。例如孔子的朋友原壤見孔子來，蹲踞在那兒等待。

未料孔子走過順手用拐杖叩打他的腳脛，且以幽默嘲諷的口吻對他說：「你小的時候就不曉得遜讓尊長，長大後，又沒有甚麼可值得稱道的，活了這一大把年紀還不死，你眞是一個傷倫敗俗的賊啊！」（見「論語」衛靈公）其實孔子也只不過是借題發揮而已，其目的旨在諷刺世人的不求長進，那更是不消說。

因此，由以上的諸例，我們說早在東周末期，約當西元前三百五十年，中國的經籍上已出現笑話，並不過份。

中國的經籍既然這麼早就出現了笑話，那中國的子書呢？在中國子書中，諸如此類的笑話，更是屢見不鮮。在此，限於幅篇，我們只舉「韓非子」一書來加以說明。

「韓非子」的內外諸說，眞是笑話的泉源，以下畧舉數則以明之：

「例如鄭國有一個人鞋子破了，準備到市上鞋店裏另買一雙新的。在沒有上街以前，找出一把尺來，將腳底板量了又量；記好尺寸，並在所記的地方刻上一個痕跡。

步行了十餘里，走到鞋店裏。店員很殷勤的招待他，請他坐下；看了看他的雙足大小，並從貨架上取下一雙鞋來。

『先生，這一雙你可以試試。』

『哎呀！不行啦！我量鞋的尺寸忘記在家裏了，怎麼辦？』

「「您可以試穿看看，只要合腳就可以了。」

「你們這些生意人說的話靠不住，我還是相信我所量的尺寸。」說着，便匆匆忙忙的衝出門去，打算回家拿尺寸。」

又有如下的一則：

「有一天，楚國的兵器商人在市場上叫賣他所販賣的矛和盾，大吹其法螺。

他挺起一枝長矛，大聲說：『這是楚國製造的長矛，鋒利無比，以之攻敵，無堅不摧。』

一會兒，又拿起一面藤牌說：『這是楚國所製造的藤牌，堅韌無比，以之禦敵，無刃可陷。』

有一位顧客走過來說道：『假若用你的長矛，刺你的盾又是如何呢。』

除了子書之外，「呂氏春秋」、「戰國策」等諸書中所記載的笑話亦不少，玆舉其膾炙人口、爲人所熟知的笑話數則於後：

其一：「楚國有一個人，平日仗着一柄寶劍，遊俠於江漢雲夢之間。

一天由漢陽北上，立在船頭上欣賞長江景色，龜蛇二山隱隱在望；在逸興遄飛的當兒，忽然大聲呼叫：『啊！我的寶劍掉到水裏去了。』

這時風順水急，帆檣如駛。梢公聽到他的驚叫『趕快免桅下帆，準傳停船打撈。』

失劍的英雄，急急從靴筒內掏出一枝匕首，在船舷上劃了一刀，做了一個記號。

『我的劍，就在這個地方掉下去的。』用手指着所刻的記號。

『壯士，船已經離開失劍的水程好遠了。』舟子說。

『胡說！這是我親自失手的，明明從這個船邊掉下去的；你們趕快下去船，船不許動。』」（見「呂氏春秋」）

其二：「楚國有一次舉行宗廟祭祀，按平時習慣，祭餘的酒肉皆必分享與祭的羣臣。這一次楚王比較小器，僅賜羣臣一杯酒。

羣臣相與計議，這一杯御賜的酒如何分飲比較合適，內有一人提議：『這僅是一杯酒，一人飲之有餘，全體分飲則嫌不足；不如大家比賽畫一條蛇，先成先飲。』大家無異議通過。

一、二、三！比賽開始。

其中一人最先畫成，乃左手取酒，右手執筆，洋洋自得的大聲叫說：『我不但畫得快，還能爲蛇添上四隻腳。』

適於此時，第二人畫蛇又成，急忙奪去其酒杯說：『蛇那有腳？你畫得多餘了。』

仰起杯子，一飲而盡。」（見「戰國策」）

其三：「楚國有一個人娶了兩房妻室；大太太艷如桃李、冷若冰霜，小太太則滿園春色、招蜂引蝶。鄰居住着一個輕薄子弟。當調戲大太太時，總是挨了一頓臭罵；向小太太打情罵俏時，倒不會遭受拒絕，會時還報以盈盈的一笑。

後來這位楚國人得病死了，兩房妻室都做了寡婦。在鄰里間，有人談論她們再嫁的問題。

有人詢問那位輕薄子弟說：『鄰家那兩位寡婦，當她們丈夫在世時，你都追求過：現在假使她們都願意嫁給你，那麼，你選擇那一個？』

『當然選擇那個大的。』

『她曾經罵過你呀！』

『是的，如果是做妻室，當然要選擇那個會罵人的。』」

這些都是出現在中國古籍上的一些笑話，本來都是用文言文描述的，現爲了便於說明及通俗起見，我將它們改用白話文敍述。由此可以證明，直至今天兩千三、四百年以前，中國已經有這類的笑話流傳，更可以說明我們祖先的富有幽默感。雖然在後人的觀念裏，「說笑」不是正經事；可是在早期的中國，「說笑」仍是很正經的，至少笑話的形式及含意，都是諷刺詼諧多於胡鬧消遣，這和後世的笑話是有些不同的。

因爲這些故事，在中國的古籍上，並不單獨成篇，而是穿插在正文當中，每當正文難以直接表達作者意義之時，作者往往就喜歡舉出一些故事來畫龍點睛。而這些故事多少又都帶有些詼諧，其目的就是在使聽者易於接受。可是這些故事，乍聽之下，雖然可笑；細玩之下，除了可笑之外，更還有深刻的諷刺及寓意在，由此更可見我們祖先的用意良苦及富與高度的幽默感。

令人懷疑的就是，緬懷我們的祖先，既是這麼幽默，垂教化於詼諧的故事中，何以後世的子孫，都是那麼的嚴肅？當然，後世的書籍中仍不乏詼諧的故事；可是若和先秦諸子相較，眞是不可同日而語。

我想要解答這個問題，所牽涉的問題固然很多，諸如漢魏以後散文愈益發達，而陳說事理，多趨重正言法語，因此利用故事的風氣也就逐漸消歇。到了唐宋之後，文風雖稱盛：可是笑話却幾乎沒有了，這段期間可說是中國笑話文學的衰微期。幸好到了明清，笑話文學又重新抬頭，直至民國，依然是盛而不衰，而與西洋的幽默相互輝映。

這可以說是中國笑話文學發展的簡史，由其中我們可以得到許多結論：

（一）中國的笑話起源雖早，可是却沒笑話文學，有笑話文學，必待明清之後而萌芽。先賢雖善說笑，可是笑話始終處於附屬地位，旨在帮助正文的表達，故多穿插於文中，而沒單獨成篇。而後人由於觀念及考試的束縛，沒有時間也不敢將先賢典籍中的笑話抽絲剝繭，整理成篇。因此必待至明清，西風東漸，科舉廢除，讀書人才開始刻意創作笑話，造成明清笑話文學的鼎盛時期，中國笑話書的泰斗，如笑贊、笑府選、笑倒選、笑得好選諸書，都成書在這時。

（二）早期的笑話形式，都具備文章體式，有頭有尾，都是完整的故事，旨藉故事的詼諧，而應用調侃的筆法，諷刺當時某些不合理的現象，至於引人發笑那是爲輔。到了明清風氣大開，此時的笑話形式也跟着大變，純粹落入胡鬧嬉戲消遣的性質，或取文字的諧聲，指桑罵槐，或反道學，已演變成後世所謂「笑」話的形態。

（三）有人將早期的笑話，往往歸入寓言。其實笑話和寓言，手法目的都是一樣，只是笑話較易使人發笑，寓言未必會令人笑發。但是前文所述的諸先秦笑話，在用人事作材料上，在詼諧諷刺的性質上仍是應歸於笑話中，因此我以爲笑話和寓言之分，仍應在詼諧成份上。

中共的法製「HOT」導彈

陳金耀

本月二日，日本共同社報導，中共最近取得協議向法國購買「某個數量」的「HOT」反坦克飛彈及有關的技術。

據西方觀察家指出中共的防衛，在核武器與「草鞋兵」之間，幾乎眞空。在非核軍備方面遠遠落後廿多年，一但發生戰爭，只有能力打游擊式的「人民戰爭」。無怪伍修權如獲至寶地謂，如有了反坦克導彈，幾乎就可以「解放」台灣。

「HOT」反坦克導彈，原出於法文「高亞音速視覺有線導向武器」的縮寫，「HOT」是一種比手提的「米蘭」反坦克導彈更新的第二代反坦克武器，其性能與現在台灣擁有的美製「陶」式反坦克導彈相彷。

「HOT」是一種半自動的紅外線導向飛彈，是一種較重型，專供坦克與直升機應用的品種。射擊者的瞄準器內有一個十字的瞄準線，導線是控制飛彈的飛行方向。紅外線測向器在飛彈目標瞄準器中顯示出飛彈在十字座標上的位置偏差，所有有關的資料都傳送到小型的電腦裏去，然後把糾正飛彈的飛行方向訊號經導線的傳遞送到飛彈裏的釋訊器中。如此一般情況飛彈最後擊中目標的偏差約不超出一公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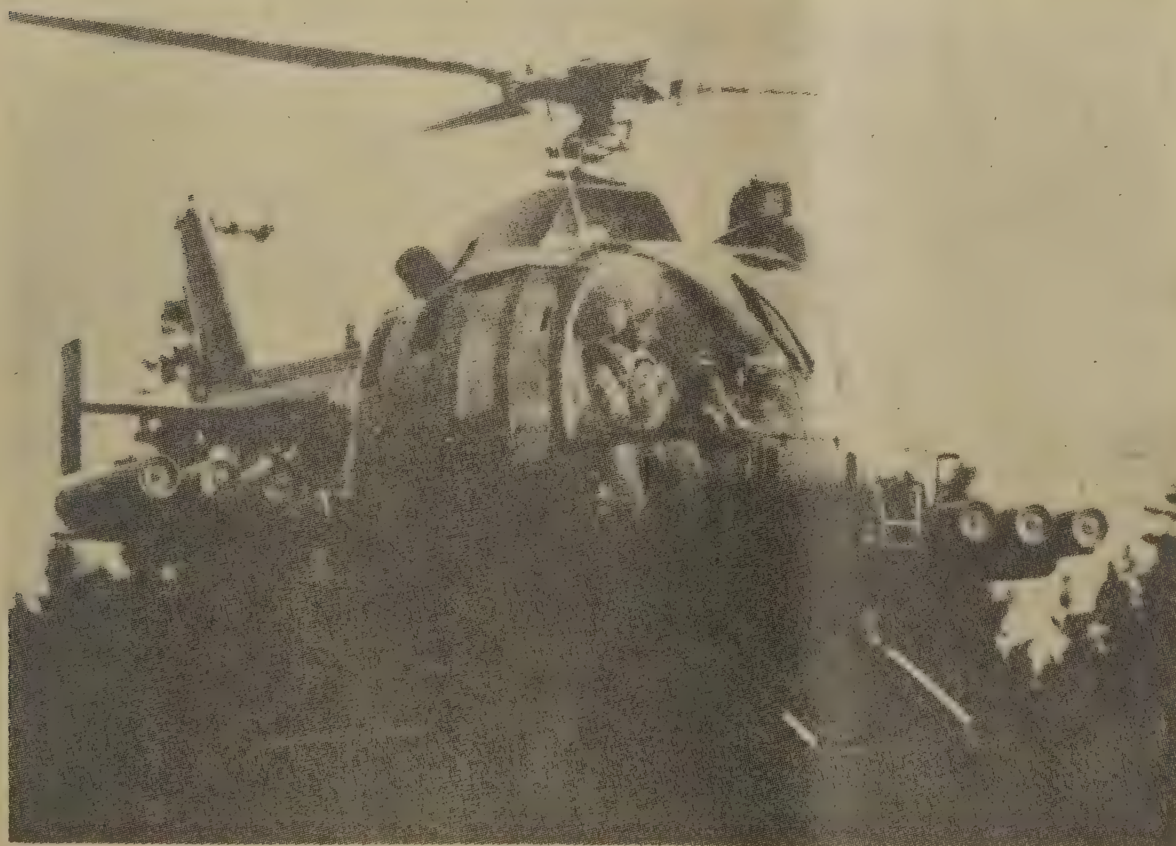
這種由德法兩國合作發展的反坦克導彈目前的有效射程已由原來的四千公尺提高至四千五百公尺，可由飛行時速約一百八十公里的飛機發射。飛彈飛行速度畧低於音速在五百八十哩間，其破壞力足以射穿八百公尺外近三英呎厚的鋼甲。

「HOT」飛彈屬於一種長程之反坦克飛彈，像米蘭飛彈和其他一樣，其配有一個發射器，一個控制器和飛彈本身。飛彈應用時全不需要事前檢查和準備之麻煩，其處理與一般彈藥同。裝在一個可棄置的玻璃纖維筒內，該筒不但可保護飛彈，還可作飛彈發射器，飛彈重廿二公斤，直徑一百卅六公厘。體型流線型，而且有收摺了的定向翼，在脫離玻璃纖維筒後自動張開，飛彈要飛離發射器至少卅至五十公尺才會爆炸，火箭的動力來自飛彈的噴射器，其加速約每秒二百六十公尺，並有輔助的引擎，供其維持飛行的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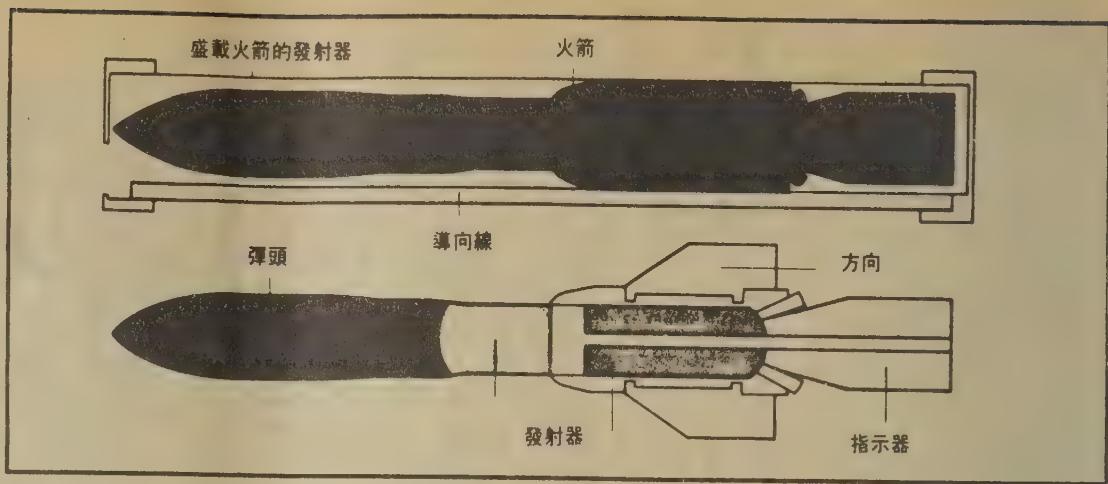
飛彈的後半截是導向部份，有一個熱能電池，要在發射後才能操作，內有一個釋訊機，可以接收發射的坦克或戰機上傳送到飛彈的訊號，飛彈的尾部除了牽着一條幼細如髮絲的導線外，還可放射一少束紅外線，以供瞄準器校準飛彈方向之用，可使夜間清晰地控制飛行中的飛彈。

除裝在裝甲運兵車外，直升機使用「HOT」系統，飛彈飛行要應付飛機飛行時的不穩定搖擺性，速度要較高，以避免被地面防空炮火擊中，在直昇機上使用「HOT」與地上一樣。射程在四百至四千公尺命中率在百分之九十七間，重量方面減輕很多，主要的附件不多過五十公斤。而且整個系統裝配在普通直昇機的時間不足四十五分鐘。中共去年與德國MBB飛機公司購入約四架BO—O五型直昇機，這種飛機可裝配二套三連的「HOT」發射器，直昇機有機員二名，分別担任駕駛與射擊之工作。飛彈發射時最好是與目標成三度角。

飛彈只需三分鐘準備便可發射，發射需要○點五五秒，在這○點五五秒內包括開電池、瞄準器，飛彈上之紅外線引導器和火箭引擎，飛彈的導航資料在飛彈發射後○點三五秒內進行操作，點六秒內進行追蹤系統的釋訊器，飛彈在發射後點七秒內進入自動飛行控制狀態中



配有六枚HOT反坦克導彈的德製BO—105攻擊直升機。



HOT反坦克飛彈之基本構造。

，可攻擊七十五至四千公尺內之目標，飛行時速每秒二百七十公尺，攻擊二千公尺外目標需時八點七秒，三千公尺外需十二點五秒，四千公尺則需十六點三秒，發射手均速率每分鐘三枚。

一般人認爲，成本低廉和携帶輕便的反坦克導引飛彈帶來了許多新的可能性，反坦克的伏擊小組，可利用貼地飛行的直昇機或輕型車輛，予以迅速運輸，以增強薄弱地區或隘路的防禦。由於操作人員所需的訓練，遠較一個精練的坦克炮手爲少，反坦克導彈特別適用於非職業軍人，如後備兵或民兵等，但使用民兵或後備兵來對抗重武器充斥和富有震撼性的蘇聯軍隊，並不明智，但一個戰鬥員在對方射擊前，有機會開火，總較對接近坦克投擲莫洛托夫鷄尾彈，或放置塑膠炸藥包於坦克之上爲佳。

這種較有利於防守的武器，如能見度好，反坦克導彈可在坦克火炮射程以外，對坦克射擊，但飛彈飛行緩慢，使坦克得以採取躲避的行動，因這種武器有其最低射程，而坦克則無此限制，這一缺點，在近接戰鬥和在狹隘地形中，是一項很危險的障礙。

步兵用反坦克導彈較有利於突襲，但在對方步兵和炮兵等多種火力之下，便很脆弱，操作人員容易受損，而機動性有限，但如採用較重型的「HOT」裝在裝甲車上，相對地便變成更易被對方發現，由於它在發射第一枚導彈至第二枚發射之間需要約廿秒多，在對方坦克的火炮瞄準靈活、發射迅速、彈搶高速的優良件條下，它根本就不是坦克的敵手，在第一彈發出後它不能立刻離開，被擊中了，成本化不來，只能配合作戰式防守，不能突擊。

裝有反坦克導引飛彈的直昇機亦頗爲脆弱。盡管它能迅速進入射擊位置，但在導引飛彈奔向目標時，未達目的不能離開，本身必然暴露在火網下，有時還要在防空飛彈或高射炮射程內發射導彈，這是一項危險萬分的行動，本身被擊落的機會亦相當高。雖然有人曾經作過若干次試驗，以評估飛彈直昇機對抗坦克的效率，曾產生很高的交換率，但攻擊直昇機的成本遠較坦克爲高，如要使用直昇機來對付坦克而又符合成本效益，則須獲得一個坦克對直昇機的高度擊毀率，且要在完全沒有空防的情況下才能達成。飛彈的成本雖便宜，但必須計算昂貴投射器，裝甲車、直昇機等在內。這種武器只適合於隱蔽防守，或配合主力坦克、炮火、步兵等聯合作戰，它不是萬靈丹，除非它能發展到一射便自動奔向目標，無需導引。伍修權的「高興」似乎來得太早了一些。



裝上HOT反克坦的法國AMX運兵裝甲車。

盛世才一夢得新疆督辦

胡義之



盛世才

關於前新疆省督辦盛世才，南柯一夢卽登上督辦寶座的傳奇故事，說來倒很有趣。這故事發生於民國廿二年（一九三三）四月十一日，盛世才還在新疆邊防指揮官任內，卽奉前任新疆督辦金樹仁之命，率各路軍隊於當日出發，到達烏拉拜宿營，僅距城約卅華里。而他當晚睡覺時作了一個怪夢，確屬吉兆；因次日（四月十二）便是金樹仁被趕走，由他代理督辦的日子。根據他的回憶錄「新疆」一書指出：

南柯一夢做了督辦

「四月十一日晚，我正在烏拉拜督房睡覺，夢已回到迪化西南紅廟台；當我進入廟門後，見金主席（金樹仁兼）站在門口背着菩薩，身穿黃袍，頭戴黃帽，足登黃色草鞋；並在他身邊站着兩個人，也着黃衣黃帽。儘管我向他行禮，但他却不回答，只是招手叫我進入廟堂。當我進去後，他忽然轉身關閉大門，遂偕其他兩人離去。由於我單獨留在廟中，遂驚醒，心雖不甚驚駭，却忐忑不安……。

「到十二日早餐時，我將此夢告訴所轄的幾位軍官，並分別詢問他們是不是好預兆？他們只是微笑，沒有說什麼。不久後，我又將一位軍官私下叫出，問道：『使我心中覺得奇怪的是，我竟被金主席關在廟裏，難道這是表示我將成爲階下囚的預兆嗎？』這一位軍官也只是搖搖頭，並無任何答覆或解釋」

當時有人認爲：盛世才這一奇夢無法解答也很容易令人聯想到：金樹仁等人着黃衣黃帽，足登黃色草鞋，卽是說他們有如黃袍加身，做過像土皇帝的督辦兼主席；而廟堂則表示督辦公署，或新疆省府。可惜金等並未將黃袍卸下，替盛加上，而僅將盛留在廟堂中，自已則逃走無蹤，這很明顯地表示金走盛來，只欠正式移交罷了。

實際說來，盛世才作了這個怪夢，在時間上的確很湊巧，正當迪化城裏鬧得天翻地覆，滿城風雨的時候，而他在荒漠戈壁烏拉拜作了這樣一個奇夢，豈非巧合？因此，他在同一回憶錄中又說：

「不久之後，我聽到上空有飛機聲音，這是從迪化飛來的客機。機上有迪化政變領導人李笑天，飛機着陸後立卽下機，微笑着對我說：『昨天下午，省城發生革命，歸化軍政變，攻擊督辦公署，金主席與太太從其住宅逃逸無蹤。』由於這個好消息，李笑天勸我過幾這天返回迪化。當時新疆各民族代表已組成臨時委員會，處理省中事務。前教育廳長劉文龍被推選爲臨時主席；東北黑龍江救國軍旅長鄭潤成，則被選爲新省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鄭却拒絕接受此一職位。在四月十四日，我從前綫返迪化，抵達時，卽受邀參加這一臨時委員會下一次會議，決定廢軍事委員會制，而改爲邊防督辦制，推我爲臨時防邊督辦……」

逼走金樹仁的經過

盛世才那個奇夢確屬吉兆，他被關進廟內，則是留他担任新疆的軍政大權，他不聽李笑天之勸，在烏拉拜多候幾天的緩兵之計，而連夜急行軍，於十三日拂曉抵迪化東「一炮成功山」後，卽控制了迪化的先制之利；並立刻集合所屬部隊於迪化城東門外的東北救國軍第二旅司令部門前，而救國軍第二旅旅長孫潤成，正在城內商店飲酒，守營者則爲救國軍參謀長蘇某，率兵持紅樱槍以自衛。盛世才將部隊集合後隨卽宣佈：「歸化軍已將金主席趕走，我們要爲金主席復仇；大家在此集合聽候命令，所有連長以上的官佐，都到屋子裏集合開會。」

這時在盛世才屬下各部隊中官兵，聽到歸化軍造反的消息，都表示憤怒，因此大家湧入屋內，參加會議。不料盛又下令點名集合，凡是被點名的都集中於另一間屋子裏，將武裝解除並扣押。當時憲兵營長楊樹堂等人，表示不服從命令，未繳械投降，盛遂以邀請赴宴爲名而予以逮捕。同時將軍校學生以營長升團長，連長升營長；隨卽將整個部隊帶到「一炮成功山」，準備進行作戰。

本來金樹仁當時還有一千名裝備齊全的基本部隊，十三日晨反攻西北城時，歸化軍不支準備退刦，盛世才除將自己的軍隊部署外，並借東北軍楊國棟的一營助陣。由於盛世才指揮由東門登上城頭，並在一炮成功山的大炮開始射擊，金樹仁沒想到一向倚爲奧援的盛世才部，突然發生變卦，爲他始料所不及，後來又知道東北軍加入作戰，認爲大勢已去，遂偕屬眷分別騎着馬、驢，由金

焦山逃走，倉皇奔昌吉。而金樹仁的基本部隊兩團，以盛世才叛變不支，乃請商會出面談和，殘部悉數繳械，戰事遂告一段落，根據「廣祿回憶錄」紀載：

「戰事進行頗爲激烈，省軍士兵作戰極爲英勇，前伏後繼，奮不顧身，並滚動棉花包作隱蔽，向前進攻，壓迫歸化軍步步退却。在東北門內的歸化軍基地，已將眷屬裝上汽車、馬車，卽將由東門撤走。在此勝敗間不容髮之際，詎料東北抗日軍鄭潤成旅的數百人，得到了盛世才總指揮的軍火接濟，由東門登上城牆，响應歸化軍，而向西北城牆金樹仁所在進攻。……

「東北軍的移動，給予金樹仁以不能在城內繼續作戰的無情打擊，遂趁夜幕低垂的時候，由城牆轉移到紅山咀地方。……紅山咀與一炮成功山，猶如一根綫的兩端，都在一脉山崗上，距離又很接近，彼此活動都可望見。金樹仁三令五申，催促盛世才進剿叛軍，佇立直望之殷，可謂急如星火；想不到盛世才反臉無情，實行叛變！咫尺之地，竟如天涯之隔。對於命令不但置若罔聞，反開炮轟擊金樹仁的大本營，加以威脅。金樹仁至此乃知大勢已去，遂率楊正中殘部西走。」

按：廣祿爲錫伯族領袖，後任國府立法委員，所以他的記述較爲中立而眞實；也可以說是金樹仁被盛世才開炮反擊而敗亡的一頁眞實紀錄。儘管盛世才在他的「牧邊瑣憶中」中表示：「在新疆善後會議中，多數人仍主張保留其督辦制，並多提議以他（盛本人）爲臨時主席，劉文龍爲臨時主席，一致通過。」但「禍新記」卽指出「盛被選爲臨時邊防督辦，還有一段風暴的插曲。當選舉時對軍事委員會制與督辦制曾發生劇烈爭執！至人選問題也曾相持不下。盛世才至此已原形畢露，更以武力包圍會場，威脅與會人員，使他們不得已乃選盛世才爲臨時督辦的。……」

家庭狀況及其出身

盛世才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的原籍爲遼寧省開原縣盛家屯，出生於清光緒廿二年（一八九六）農曆十二月初六日。他的父親名叫盛振家，母安氏；世才居長，脚下還有五個兄弟和兩個妹妹，其弟的名字是：世英、世駿、世騏、世驥、世荃；妹名則爲：世芬、世同。世才的太太邱毓芳，係邱宗濬的女兒。所謂「一人得道，鷄犬昇天！」後來跟隨盛世才在新疆顯赫一時的人物中，還有世才的襟弟汪鴻藻，及邱宗濬的義子李傅霖；而在新疆曾遭俄人暗殺的盛世才之弟世騏，妻子是蘇共間諜，盛因其弟被害而與俄翻面的。

根據有關盛世才的記載：他幼時是處於一個憂患的時代，因其家庭業農，可是人多地少，不能自給，以致家境貧困；甚至連他兄弟讀書的學費也沒有。好在盛世才幼時聰明，個性倔強，五歲開蒙讀私塾，其悟性很高。七歲便將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等，都能背誦得一字不漏，十二歲竟讀完了十三經。他後來最喜歡閱讀中外名人傳記；對於岳飛被秦檜十二金牌召回殉忠的故事，委實仰慕得五體投地！尙有班超投筆從戎的故事，及其籌邊禦侮的精神，更爲傾折。其後他又就讀西豐縣的初級小學，瀋陽第五高等小學。但他考入遼寧第五中學之後，他的家境則無力供給他的伙食費，因此，不得已便經常從家裏送些乾糧在學校給他吃，勉強完成了中學學業。

說來却很奇怪，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盛世才虔誠希望升學的志願終於實現了。他在若干親友的協助之下，便考入了吳淞的中國公學專門部的政治經濟科。由於上海是世界五大都市之一，中外交通的商埠，各色人等都有，使他的知識大開，眼界也隨之廣濶了。一九一五年畢業後，正當袁世凱恢復帝制時，南方革命勢力反對，因內情混亂不堪！盛世才的神通廣大，竟有盤川赴日留學，但不久因日本的廿一條件則輟學回國，投入韶州講武堂學軍事，畢業後歷任奉軍郭松齡屬下的排、連長及代表等職。他第二次留日則入日本陸大，一九二七年返國，參加北伐，初任革命軍總司令部上校參謀，一九二七年調參謀本部科長。適新疆當時局勢甚亂，督辦金樹仁派員到南京物色軍事人才，盛世才當選前往。

擊潰馬賊掌握兵權

盛世才未入新之前，不僅哈密發生民變，馬仲英也正在大展拳脚，企圖向金樹仁奪權！據「牧邊瑣憶」說：「馬仲英的部隊雖是烏合之眾，却勇敢善戰，金樹仁被馬搞到焦頭爛額，因此，始派秘書魯效祖延聘世才助他剿辦馬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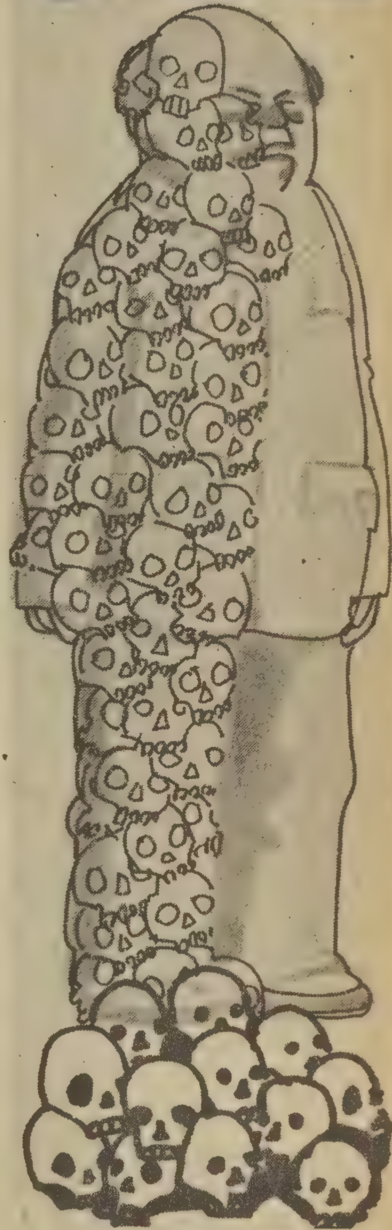
所謂哈密民變，係指金樹仁企圖廢除哈密回王，而點起燎原之火；加以金的處置失當，引起維民公憤，這時候的馬仲英殘部，正在西安一帶流落，一籌莫展，適有哈密維民亟欲發動叛亂，而推派代表前來安西與馬仲英接頭，請他出關援助維民地方武力，以推翻新疆督辦金樹仁的政權。馬仲英認爲是千載一時的機會，西進無阻，遂將原有的殘餘人馬編爲三縱隊（多半是騎兵），合共不過六、七百人，裝備亦劣；可是這些人在沙漠作戰頗有經驗。於是，這枝部隊經過沙磧、草地及戈壁時，途中給養無着，乃以餓死渴死的駱駝或乘馬充飢。到了猩猩峽以後，馬軍分爲二路，夾攻哈密的省軍。

可惜省軍根本就不知道馬仲英會捲土重來，協助叛民的攻勢。實際上，省軍控制了局勢，却未想到馬軍殘餘，成了從天而降的神兵，像旋風般捲到了密哈東部的重要據點黃蘆岡，騎兵的馬到成功，旗開得勝，馬軍參謀長吳英琦，並擬出作戰計劃，乘勝於當日黃昏直襲哈密城。但以省軍有着嚴密戒備，乃採聲東擊西戰術，改攻東山與鎮西，聲勢頗壯。接着圍攻哈密新舊二城，因省軍埋伏迎擊，而馬仲英身先士卒，目標顯明，則被省軍射中腿部，墮下馬來，省軍戒備鬆弛時，馬軍倏然來攻，嚇得金樹仁魂不附體！

就在這種情形下，才擢盛世才升爲省軍參謀長，擬訂怎樣擊敗馬軍計劃，於「乏馬塘」一役，將馬軍打得落花流水！馬仲英兄弟失敗後，退回甘肅的安西，敦煌一帶整補，青海的馬步芳當時對此殘部不獨未加清剿，且曾讓以防地。但他們不敢再越新疆境內，盛世才遂獲升東路前敵總指揮，而奠定其後來新疆王的基礎。

瘟君夢

岳騫



以上說的並不是危言聳聽，我們已查出了具體的事實。「黨中央」監視着高、饒的行動，但是放手叫他們攪，看看究竟攪得出什麼花樣，在饒漱石任「組織部長」的短期間內，我們發現「黨員」調動頻繁，計達十四、五萬人次，佔總黨員人數百分之一強。這是一個很大的比例，而且我們還發現很多是團級甚至團級以上的「幹部」，調離或調往的地點主要是東北和華東，原來他們視為非親信的被調離了，再調他們認為親信的去接替。根據「黨章」規定，「黨員」應無條件地服從組織調配，於是高、饒就利用它來東調西調，調得很多「黨員」昏頭脹腦，卻又有苦說不出。

幸而「黨中央」早就採取了監視態度，也發現了高、饒的反「黨」陰謀。被高、饒認為親信的大部份「黨員幹部」，並沒有陷於高、饒的陰謀，為高、饒所利用而從事分裂的罪惡活動，相反地，他們紛紛揭發了高、饒的罪行。

當「黨中央」掌握「高、饒反黨同盟」的顯明而足夠的證據的時候，「中央政治局」決定召開全體會議，控訴高、饒的罪行，並且了發揚「黨內民主」，決定要高崗、饒漱石分別出席答辯。

饒漱石對於政治局委員會議所控訴的罪名，基本上是認罪的，雖然對於個別的幾點，他不同意。饒漱石有不同意的自由，但事實勝於雄辯。

高崗卻頑固地拒絕承認對他任何的指控，並且說政治局全會「無權審問」他。會議舉出了若干具體的事實來證實高崗的罪，於是高崗無話可說了，高崗陰森地站了起來，陡地從腰間拔出一技手槍，他說：「既然各位同志這樣不信任我，我自殺給你們看好了。」於是，高崗將手槍指着太陽穴，似乎準備自殺，子彈要發射了，他旁邊的一位政治局委員怕惹出大事，很快地用手一擋，子彈就呼的一聲射進了會議室的天花板。高崗的自殺被阻止了。

高崗的錯誤已經夠多了，在錯誤面前他堅決不認錯，這又是一大錯。「黨」的規定，在「中央全會」或「政治局全會」這樣的高層會議，任何出席都是不准携帶槍械入場的，怕的是走火傷人，高崗卻昂然帶槍入場，這是一錯，「黨員」為了「黨」的利益是可以犧牲生命的，但如果是違反了「黨」的利益，「黨」向你提意見，你卻自殺，這就是抗拒到底，以自殺來威脅黨，這又是一大錯，高崗自然是至死不悟了，但高崗的這種企圖自殺的表現，使毛主席非常痛心。當時毛主席也出席會議。毛主席痛心地說道：「高崗的這顆子彈其實並不是射向自己的心臟，而是射向共產黨的心臟！」

「政治局全體會議」一致通過「高、饒反黨同盟」的決定，並提請「中共中央全體會議」一致通過，這就是各位在報上所讀到的了。

罵完了饒漱石、陳毅又罵高崗，接着說道：「我「黨中央全會」這次揭發的「高崗反黨同盟」，是「我黨」一個重大勝利。很多「黨員」出身是舊軍閥、地主，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各種「非無產階級成分」出身。所受的教育，也許是封建的，是資產階級的，甚至是帝國主義的等等。「黨員」們的親戚朋友更有許多是各色各樣的「非無產階級份子」。這樣，每個「黨員」，無論他的地位多麼高，都必須無時無刻在新與舊、「進步」與「落後」、「革命」與「反動」的各種思想王國之間進行鬥爭。這些舊的思是很頑固的，一不小心，新的思想陣地就被佔領。鏡子上的灰塵愈積愈厚，最後鏡子本身就變質了。人是隨時變化的，就是最「革命」的也會蛻化成為「反革命」。陳公博、周佛海還是共產黨的發起人，為什麼會變成漢奸呢？他們的出身、教育自然影響了他們，但長期不注意檢查，不改造自己的思想，就出問題了。就算出身工農階級的，如果不隨時注意打掃思想上的灰塵，也會墮落變質的。「三反運動」中被槍斃的天津「地委書記」張青山、「專員」劉子善都是農民出身，是「老黨員」，就是外面侵襲而來的非無階級灰塵太多，又根本不打掃，以致犯了嚴重錯誤，毛主席只好把他們斃了。地位愈高的，沒有什麼人敢勸他，有了錯誤就愈難得改，因此就愈犯愈大，以致不可收拾。一九四二年開始，我「黨」雖然展開了不斷的「整風」，可是掌握「整風」的，自然是「黨」的高級領導人，是整別人的，也許整好了別人，自己卻原封未動，做到高級領導人，自然對「黨」立了大功，即使有些缺點，可能也不大好去挖根，再加上自從抗戰以來，一直到現在，每個「領導人」都

一天比一天忙，也的確很少時間去檢查一下自己究竟有多大的缺點、多大的錯誤，等到大錯鑄成，再來檢查已經來不及了，何況他們還始終自以爲是，拒不承認錯誤，不肯檢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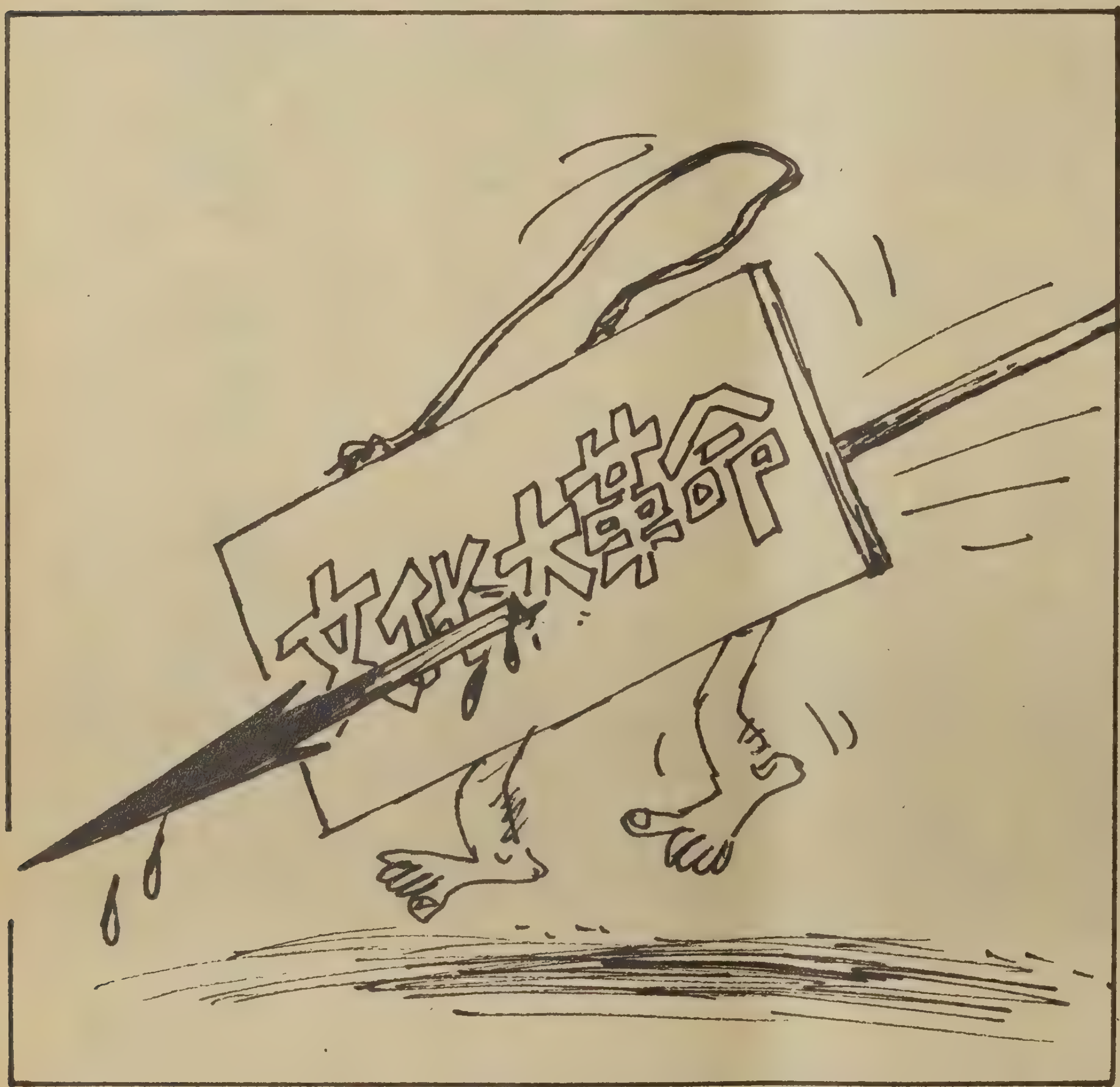
今天要講的高崗和饒漱石就是典型的例子。

高崗、饒漱石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饒漱石這麼多年，各位「同志」更加熟悉。怎麼忽然就變成「反黨分子」呢？也許有人要大吃一驚，心裏會想：「這麼高級的老共產黨員怎麼會反起黨來呢？很奇怪！可是我看一點都不奇怪。共產黨內不發生這種事才算奇怪，這類反黨事件，可能以後還會發生。就拿我來說，我是共產黨員，地位也還不低，可是我還是相信孔子的道理，羨慕詩人的生活，喜歡和大家天南地北的聊天……。這些與馬列思想都不大對頭的。當然我也沒有改造好，自然我也不斷在改。如果不改，也許有一天，各位會看見報上登出來「陳毅已被開除黨籍」。如果有這一天，大家千萬別奇怪，也別惋惜，因爲我沒有改造好，是咎由自取。這是很平常的。

我必須說，高崗和饒漱石對我「黨」是有過不同程度貢献的。他們被這些「貢献」——其實是作爲一個「黨員」對「黨」應盡的義務，根本不值得吹噓的——冲昏了頭腦，自以爲老子天下第一，誰也無奈我何，於是越作越錯，而且不認錯、不改，以致落到今天的結局。

高、饒的罪行是很嚴重的。

高崗的出身可以說是舊軍閥，軍閥的思想統治着他一生，也就害了他一生。朱「總司令」（按：指朱德）也是舊軍閥出身，他在雲南的時候，抽大烟、娶幾個姨太太，但後來改造好了，大烟戒了，姨太太也遣散了，變成了個「布爾什維克」。高崗却是滿腦袋的軍隊第一，地盤第一。我「黨」的不可變更的原則是一切從屬於「黨」，「黨員」屬於「黨」、「軍隊」屬於「黨」。高崗却不是這樣，他要「黨」屬於「軍」，遠在陝北邊區時代，我們剛到延安，高崗挾持着劉子丹的部隊，向「黨中央」討價還價，他的部隊，「黨中央」就指揮不動，一定得通過高崗同意才行，他的軍隊彷彿不是「紅軍」，而是高家軍。甚至在一九四六年延安保衛戰，「黨中央和毛主席」萬分危急的時候，高崗當時在東北，「中央」要調動高的部下，都得向東北高崗本人徵求同意，才調動得了。「解放」後，「黨」還是把東北交給他負責。東北的第一書記也是由高崗兼任。但東北各地的「黨委書記」（由「中央」派去的）一般得向當地的駐軍首長請示，因爲這是「高主席」命令這樣辦的。高本人講演時，也經常強調說「本人是軍人出身」，全「國」各地只有東北地區是「黨員」要看軍隊的臉色辦事。自然，「軍人」中也有不少是「黨員」，但由於高崗的放縱，這些「軍人黨員」甚至以「黨籍」爲不光榮，對羣眾只表明自己的「軍人」身份。弄得東北的羣眾對「黨」發生懷疑，弄得「黨」與「軍」彼此分裂，破壞了我們「黨」和「解放軍」的優良傳統。如果高崗的作風發展開來，各人擁「軍」自雄，比方說「東北軍區」是高崗的，「三野」是陳毅的，「二野」是劉伯承的，「中央」誰也管不了，那麼「中國」就將再陷於北洋軍閥時代的割據局面，萬刦不復了。



矮鄧拆照牌　（嚴以敬作）

濟南淪陷與王耀武之最後評價

蠖廬

作戰無計劃坐視自保

　戰事激烈之際，在空中指揮的參謀總長顧祝同，坐鎮濟南指揮的是王耀武，在徐州聲援的是徐州剿共總部的劉峙，都是只在打氣，毫無具體的解圍辦法，王耀武兵東進，更是寸步難行，按當時的情形，共軍猛攻濰縣。係傾巢而出，可以說所有的兵力都投入戰鬥中，後方是空虛的。但國軍方面，一貫的作風，是無事時各搶地盤，爭勢力，有事時則袖手旁觀，各保實力，所以，臨沂方面的李良榮的第九綏靖區，青島方面劉安祺的第十一綏靖區，在濰縣戰事進行中，都是坐視自保。最令人莫解的是徐州增援部隊，乘火車到兗州，要休息兩日，再北上，就像旅行一樣，根本就無濟於事。所以，中央作戰無計畫，指揮不統一，又加上內有通敵的劉斐，吳石，外有剛愎自用，昏庸誤國的陳誠，濰縣的守軍苦撐了將近二十天，東關，南關，以及壩崖整條街，都被共軍的大炮轟平了，援軍仍是未到。結果於四月二十三日，共軍即侵入城內，陳金城遂成了俘虜。在東關死守的張天佐，和他的副司令兼保安第八旅旅長張髯農，亦被共軍重重包圍起來，雖曾拚命向寨亭突圍，但寡不敵眾，兩人在絕望之下，遂於四月二十六日，雙雙壯烈自戕成仁，於是濰縣，昌樂等縣，都陷入共軍之手。第八軍有個留守處在濰縣，存的大批軍火，亦盡爲共軍所有。

　濰縣失守後，山東全省只有濟南，青島，烟台，和兗州了，王耀武亦着了慌，認爲共軍下一步棋，不是攻濟南，就是取兗州，於是便開始調兵遣將，從新部署。按王耀武坐鎮山東，所擁有的部隊計爲霍守義的十二軍，曹振鐸的七十三軍，及晏子風的新二軍。霍守義原是東北軍于學忠五十一軍的舊部，十二軍亦多是五十一軍的舊幹部。不過該軍在萊蕪吐絲口之役時，已損失了一個三十六師，故只有兩個師。曹振鐸是山東嶧縣人，黃埔四期生，是王耀武之親信，部隊則是由地方部隊改編而成。晏子風是湖北人，乃老政客晏道剛的姪子，是山東保安副總司令，總司令是王耀武兼任，所以，晏子風無異是保安團隊的首腦。

　「四寶交遊晏子風」，晏子風交際手腕頗佳，吹牛拍馬，屬第一流，所以，把王耀武玩的團團轉，因此，晏不願担任這分副總司令職，王耀武就委聶松溪接替，另委晏子風當新二軍軍長，至於晏能不能勝任，則不在考慮之列。

王耀武害了吳化文

　當時兗州的守軍是吳化文部，吳是早年山東主席韓復榘的手槍旅長，抗日時代，一度投日當漢奸，雖是身家不清雜牌隊伍，但都是西北軍底子的子弟兵，相當能打，無論在跟沈鴻烈，何思源，以及勝利後被收編時期，都是一張常打硬仗的王牌。所以，吳化文守兗州，軍隊上下一心，部隊作起戰來，軍眷都參加後方的補給支援，共產黨每次見了吳的部隊，都不敢惹，以避免向吳正面接觸。至於共產黨對兗州，亦認爲吳化文守兗州，若拚命去攻，損失太大，不敢打吳化文的主意。尤其山東自共軍吃掉國軍幾個軍後，連政府方面都視吳化文當生力軍。

　當濰縣失掉後，王耀武便認爲濟南，和兗州是今後共軍進攻的對象，並計畫將關係不深，又不能打的十二軍調到兗州，把能戰的吳化文八十二師調到濟南。結果，在決定之後，山東的許多當地有聲望之士加以反對。如陳名豫字雪南，山東滕縣人，山東優級師範畢業，是教育界的知名之士；秦啓梅，山東萊蕪人，是抗戰時期在安邱輝渠被共軍圍困自戕殉職的前建設廳長秦啓榮的弟弟，乃省議員，以及秦德純，龐鏡塘，趙季勳等，都不主張吳化文的部隊離開兗州。但王武爲了自己的安全，終於決定吳化文的部隊，調防濟南；駐防濟南的霍守

義之十二軍調到兗州，兗州並設立爲第六綏靖區，由過去長沙會戰的名將李玉堂爲司令官。

兗州爲古九山之一，乃有名的大城，勝利之初，即由吳化文率部駐守，共軍屢次猛攻，都未攻下過。其原因是吳化文防守得宜，二是吳化文的軍眷，補給，都在兗州，西北子弟兵與兗州共存亡，誓力保守所致，同時軍民能切實合作，兗州的老百姓天主教徒特別多，都肯出錢出力保衛家鄉。現在王耀武已命令吳化文部移防濟南，吳化文亦只得服從命令，從兗州到濟南，要經姚村，南驛，大汶口，泰安諸地，結果在大汶口即與共軍發生遭遇戰。吳化文的一個旅差不多給共軍完全吃光，使吳化文懊喪不已。至於霍守義的十二軍，是勝利後，和廖運澤的騎二軍，最先到濟南的部隊，霍守義的兒子都在濟南成家立業，更是捨不得離開濟南。所幸吳化文的部隊前後掩護，總算到達了兗州，正式負起保衛兗州的使命。

三十七年六月初旬，共軍自佔領膠濟鐵路西段周村，張店，淄博，攻下了濟南，青島間的昌樂和濰縣，所發動的部隊，稍息之後，又開始蠢動了。陳毅部原在膠濟路的第七、九、十三三個縱隊，便從淄博南下，會同津浦鐵路以西的新八縱隊崔子明部，向津浦路沿綫，發動瘋狂的攻勢，連陷泰安，大汶口，曲阜，寧陽，泗水，包圍濟寧，直逼兗州，津浦鐵路以東，沂蒙山區的張光中部，佔領鄒縣，攻陷界河，兩下店，郭里集等地，迫近兗州，遂使津浦鐵路濟南到徐州，近兩百里長的路綫，被共軍完全控制，兗州更陷於重重包圍中。

兗州在軍事的布置上，雖然是一個綏靖區，但只有李玉堂一個光桿司令官，指揮着一個霍守義的十二軍，及魯南的地方團隊，一共不過兩萬人，共軍攻兗州的兵力，則幾乎近十萬之眾。戰事一起，情勢就相當危急，共軍集中火力猛攻，李玉堂的指揮部是兗州的天主堂，憑着城防工事，堅強抵抗，寸土必爭，戰事是相當慘烈的。

六月底，共軍爲了配合劉伯承發動豫東攻勢，對兗州的攻擊益形慘烈，簡直將兗州打成一片火海，守軍傷亡至大。在國軍注全力於豫東戰事之際，徐州曾派兵北上增援，然共軍攻陷蕭縣，進佔碭山，威脅徐州，已無法抽調兵力北上馳援。王耀武在濟南，亦覺得兗州情勢危殆，在無可奈何之下，又派了吳化文的一個旅南下解圍，可是一過大汶口・又以孤軍遠征，在大汶口與共軍遭遇，使吳的一個旅幾乎被共軍吞掉，惹的吳化文事後，大罵王耀武：「調離兗州，又回頭救兗州，故意玩弄人」

結果，於七月十三日，守軍不支，援軍不到，兗州遂被攻陷，軍長霍守義，師長于一凡都成了俘虜，李玉堂僅帶了少數衛隊突圍到達徐州，據說李玉堂的耳朵都被炮火震聾了。

「王四店」窩囊肺

兗州之失，不但整個名城及儲存彈藥落入共軍之手，即連吳化文部全體官兵的眷屬，也成了共軍的俘虜。最受影響的是王耀武坐鎮濟南，自昌樂，濰縣失守後，已與青島隔離，兗州易手後，則又與徐州隔離，現在濟南已成了一座孤城，王耀武當然亦知道共軍的下一步棋，是進攻濟南，於是便更加強濟南防禦工事。並立刻召集第二綏靖區的智囊，擬了一分保衛濟南的作戰計劃，親自率隨員到南京晉謁最高當局。王耀武到南京後，除了酬酢之外，第一步是先謁見何應欽，聽說何曾詢問王山東軍政的眞正困難，並且再三叮囑王見蔣先生時要切實提出，才能得到具體的解決。但王耀武到總統府晉謁時，一見了蔣先生便是左一個校長，右一個校長，一味是是的奴才相，什麼困難都不講，便又老老實實的退出來，結果還被何應欽申斥了一頓。

王耀武回到濟南後，山東局勢已日趨惡化，政府所控制的區域，只有王伯勳一〇三師駐守的烟台，劉安祺第十一綏靖區防衛的青島，以及自己坐鎮的濟南城了。濟南周圍的縣城如章邱，長山，長淸，齊河，更先後棄守。濟南市四周的據點，北是黃河邊上的桑梓店，東是龍山稍東的郭店，南是津浦綫側的炒米店，西則是張莊機場以西的段店，可以說成了困城。濟南的老百姓都對王耀武失了信心，給王起了個綽號叫王四店，說他是毫無作爲的窩囊肺。

但王耀武本人則不然，仍以了不起的人物自居。雖然到了趟南京，什麼問題都未解決，但已經過最高當局嘉勉一番，覺得興奮了許多。還認爲城的四圍，內有伏地碉堡，前有外壕，陷阱，外圍更有鹿砦和鐵絲網，濟南仍可苦撐一段時期的。白崇禧在此時際，也到過濟南一次，在巡視濟南防禦工事時，會對王耀武的措施批評指示，王頗不以爲然，事後還對晏子風，吳斌們說白長官故意吹毛求疵！

困城濟南歌舞昇平

這時山東的局勢，因只有一座濟南城在國軍手中，所以，各縣的難民，各地方的軍政人員，流亡學生，都集中在濟南，人口是已到了飽和點。當然有錢有勢的大官，巨商，也都擠在濟南等候遠走高飛，所以，濟南的四周，雖然火藥味濃，但市面是繁榮的。尤其是商埠的空軍俱樂部，陳舜畊的山東鐵路總局俱樂部，日夜都有舞會派對，歌舞昇平，一點戰火氣息都沒有。山東有識的人士，都看不過眼。有的人對王耀武說，老百姓連吃的都沒有，陳舜畊的鐵路局則鋪着紅氈子日夜婆娑起舞，紙醉金迷，簡直太不像話了，但此事王耀武個人解釋得最妙，王說：「你們知不知呀！陳舜畊是老頭子的親戚呀！誰敢管呀」！所以，一直到濟南情況危殆，陳坐飛機南飛浦口，濟南鐵路局的歌舞才停止。

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十六日中秋前夕，共軍集結第九縱隊，十三縱隊，新八縱隊，新十一縱隊，新十二縱隊，新二縱隊，以及渤海縱隊等，從城東之佛峪，龍洞，開始向濟南猛攻。王耀武在濟南率領守軍，則有由吳化文八十二師擴編的第九十六軍，曹振鐸的七十三軍，晏子風的新二軍，以及張景月，翟毓蔚，徐振中，岳伯芬等人的地方團隊。防守的布置是吳化文爲濟南西部指揮官，防綫是自濟南城北沿濼口至城南八里窪，不含之綫，西至長淸地區，連張莊飛機場都在吳的防綫之內。曹振鐸守千佛山，燕翅山之綫的城東南地區，晏子風則防守城內的核心地帶。（五）

堅決反對中共與日本的枱底交易
釣魚台列嶼屬中華民國領土主權
政府應派國軍艦艇巡邏該區海域

萬人意見

日本政府又動釣魚台列嶼的歪腦筋了！

凡是有血性的中國人，不論身在何處，不論政治立場如何，都不宜坐視，不宜容忍日本政府再度企圖強佔釣魚台列嶼的無理行為。外交部有關釣魚台列嶼主權確屬中華民國的嚴正聲明，是絕對正確的。海內外的中國人，都會堅決支持政府保衛釣魚台列嶼的任何措施！

據外電報導，中國大陸的漁船及台灣的漁船，都在釣魚台附近海域作業。釣魚台列嶼主權既然確屬我國，我國漁民自然有權在該區海域打魚，任何強權均無權干涉。我國在適當時機，應派遣國軍艦艇巡邏該區海域，保護在該區作業的漁船。此一積極行動，對中國大陸及海外，都是很好宣傳。若格於形勢，無法派艦往釣魚台，最低限度，我國官方及非官方的宣傳機構，也應堅定表示，釣魚台列嶼主權確屬我國，民族大義，其理甚明，在這一點上，我們絕不能軟弱。至於宣傳機構對目前釣魚台風雲的報導方式，也宜謹慎處理。例如外電有關日本政府擬派艦「驅逐」「侵入」日本「領海」的中國大陸漁船的報導，如果照外電直譯，至少必須在「驅逐」、「侵入」「領海」這些字句前後加上括號。釣魚台列嶼屬於我國，該區海域就不是日本「領海」。我國漁船在該區海域作業，不論船隻來自台灣或中國大陸，都不是「侵入」日本領海，日本自然無權「驅逐」之。我看到某些報紙，尤其是海外的一家民間大報，報導此新聞時，居然不用括號，並且標題隱約表現同情日本政府的立場，這是非常不妥，非常不智的報導方式！八年前保釣運動記憶猶新，有關釣魚台列嶼的主權問題，當時經過極徹底的研究，列嶼主權屬我，已無庸置疑！在有關領土主權問題方面，用不著「客觀」、「公正」的報導方式——我們的就是我們的，何必客氣？直譯外電的報導方式，甚或同情日本政府，幸災樂禍的報導方式，都是非常不妥當的！我希望不論官方或民間的宣傳機構，都能特別注意這問題，切勿予人以口實，令海內外愛國同胞失望。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八年前海外保衛釣魚台運動發生時，就是因為有關方面未能洞燭機先，而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風潮。這次同樣的問題又出現了。我希望有關方面堅持立場，表現出中國民眾同心保衛釣魚台的泱泱風度，切勿幸災樂禍，自失立場，徒令親痛仇快！

權力決定共幹浮沉
路綫政策是非無準

中共新當權派一面惟恐對所謂四人帮帮派體系的清查工作做得不深入、不徹底，實行一而再的「全面復查」，揚言不使漏網，不容隱患，必欲趕盡殺絕而後快。另一方面，對所謂「過去審幹遺留問題」，也「盡快地進行復查」，務必使「文革」期間「犯走資派錯誤」以及在其他方面出問題的頭目得以徹底平反，全面翻身。

關於後一種「復查」，一則中共通訊社消息約畧有如下報導：

在黑龍江，大批省委頭目在「文革」中被扣上「犯了走資派錯誤」或「犯了嚴重錯誤（路綫性）」的帽子。前省委候補書記以上十三名領導幹部中，就有八名被定為「犯了走資派錯誤」。在省直屬各部門有更多的領導幹部被定為「犯了走資派錯誤」或「犯了嚴重錯誤（路綫性）」。有的被審查的幹部，盡管事實已經查清，却遲遲不做結論，揪住不放，拖着不用；有的幹部歷史問題過去已經查清

了並做了結論，却隨意推翻原結論，將他免職，長期審查。四人帮垮後，對那些遺留問題也曾復查過。但由於「前省委主要負責人」（劉光濤）梧蓋子，致未能解決，直到省委易人後，再舊事重提。

報導接着談及「文革」期間中共「審幹」的重重黑幕。據透露：現已查明，過去被審查的幹部的定案材料和結論，有不少是屬於誣蔑不實之詞，有的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把正確的說成是錯誤，有的將幹部的講話材料掐頭去尾，斷章取義，無限上綱；有的抓住一點，不及其餘，亂扣帽子。前省委一名領導幹部因爲過去正確地執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的有關規定，被定爲「搞資本主義」；前省委的另一名領導幹部因爲強調「辦好一批重點學校」，被定爲「推行修正主教育路綫」；還有一名領導幹部，對林彪鼓吹的「立竿見影」表示異議，竟然被作爲一條缺狀寫入審查結論。

其實，這類黑幕，現在何不繼嘗續存在。只是，針對的頭目換了一批人而已。現時被指爲四人帮派骨幹而受清查者，那些材料和結論何嘗不多屬誣蔑不實之詞，或顛倒是非，混淆黑白。

諸如因爲執行毛澤東的「革命路綫」而被指爲「帮派活動」；按照毛指示鬥爭走資派被指爲打擊迫害老幹部；聽毛的話進行造反奪權而指爲「陰謀簒黨奪權」，等等，此類事實不是歷歷在目麼？

兩種「復查」，反映了當前中共政治活動的實質，只有強詞奪理，沒有是非標準。

華鄧向共軍開刀 三查三整肅異己

據三月十三日的中共「解放軍報」透露，共軍的高級機關，正在開展「三查、三整」。所謂「三查」，是「查鬥志」。「查紀律」、「查工作和學習」；「三整」是「整掉軟、懶、散」，「整掉官僚主義」，「整頓

你能指挥枪吗？





文風」。

「查鬥志」主要是查對「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和壞人、壞事、不良傾向是否敢鬥，查「革命事業心」強不強，幹勁大不大，是否保持着「拚命精神」；「查紀律」主要是查「黨的觀念」、「組織觀念」、「政策觀念」、「法紀觀念」強不強，查有沒有「無政府主義」的表現和「資產階級派性」的影響，對「上級指示」是堅決執行還是陽奉陰違，查是不是服從調動，有沒有違犯保密紀律等現象；「查工作和學習」，主要是查工作有沒有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和責任心，是否高標準、嚴要求，查學習中是否聯繫實際、在學懂弄通上下功夫，在「思想革命化」上見成效，在各項工作中出成果，查是否積極鑽研業務。

「整頓軟、懶、散」主要是整「怕字當頭」，喪失原則，不讀書、不看報，不動腦筋、不下部隊，鬧不團結等問題；「整頓官僚主義」主要是整「做官當老爺」、不調查研究、不了解下情、不親自動手，辦事離不開拐棍，滙報離不開本子，講話離不開稿子等作風；「整頓文風」主要整「帮八股」的流毒和影响，講話、發指示、寫報告不提出問題、不分析問題、不解決問題，講空話、講大話、講套話、搞形式主義、文牘主義，弄虛作假等壞風氣。

共軍之所以要「查」、要「整」這些問題，乃是因爲這些問題已在共軍中盤根錯節，危及根本，不查不整可能就要垮桿了。

寮越共黨迫害華僑
越軍槍殺大批華人

據「產經新聞」引述商界人士的報導稱，越南軍隊於三月底曾突擊胡志明市（前稱西貢）華人商業區。在是次衝突中，有許多華籍居民被殺。

最近自胡志明市返回東京的外國商人對本地華僑稱，胡志明市堤岸區屍首遍地。

越南軍隊鎮壓該區華人，目的是掃除他們的「資本主義商業活動」，及充公約五萬名零售商的貨品。

堤岸區很多華籍居民，已被勒令遷往荒僻的新「經濟區域」。

越南政府在鎮壓行動後即禁止外國人士到胡志明市旅遊。該報並無透露衝突中遇害的正確人數。

寮國電台說，寮國政府已要求境內數千名華人棄商從農。

寮國南部百細鎮的商人，响應政府「勸諭商人投入集體生產活動」運動，獲贈二十五公頃未開墾的土地耕種。

寮共在一九七五年得勢後，很多華人已轉赴歐洲、台灣或中國大陸定居。

大部分華人原居雲南省，他們在印支半島多已住了五十年。

觀察家稱，越南方面亦推行同樣的「務農」運動，該處約三萬名華籍商人已被「勸諭」放棄他們原來的生意。

中共輸加罐頭
內含致命毒菌

據渥太華法新社三日電，加拿大衛生部宣佈：當局發現一批由中國大陸輸入的罐頭午餐肉有問題，懷疑含有致命的肉毒桿菌素，故立即下令將市面上所有的該種罐頭午餐肉收回。

在英屬哥倫比亞，亞伯特及安大略省等地的市面上，大約有二十萬罐該牌子午餐肉。

衛生部發言人說，至目前爲止，未接獲有任何人食後中毒報告。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感逝 回文

封淑英

神傷幾月三春逸。粉蝶黏衣濕淚微。
茵佇一尋魂渺渺。徑回重認貌非非。
塵沾落絮落還落。霧帶飛鶯飛復飛。
身繫以絲情附好。人如水逝永難歸。

回讀：

歸難永逝水如人。好附情絲以繫身。
飛復飛鶯飛帶霧。落還落絮落沾塵。
非非貌認重回徑。渺渺魂尋一佇茵。
微淚濕衣黏蝶粉。逸春三月幾傷神。

欣聞 蔣經國先生當選第六任總統 喜賦二律 其一

陳定海

[illegible]
[illegible]
無忝扶輪中正望。有懷開國逸仙才。
[illegible]

其二

乾坤[illegible]。[illegible]。
生聚行都聲望重。中興大業壯圖開。
獻身[illegible]。[illegible]。
九億[illegible]。[illegible]。

戊午元旦抒懷

台北戴文復

午馬來臨送去窮，吉祥貽我好春風，
桃花朵朵迎年暖，菊酒杯杯上臉紅。
[illegible]
[illegible]

情兮感乎

台北戴文復

記從客裏共傾杯，風雨飄搖多少回？
[illegible]
[illegible]
顧影翻憐顛簸甚，破愁無那漫徘徊。

鳳凰閣 秋懷

[illegible]

[illegible]聲歇。長記搴簾淺笑，琴緣初結。伴尋韻，描芳鏤月。訊秋慵遠，悔任輕言小別。酒痕休爲淺情說。眉意流波，奈隔沉雲千疊。風露淡，蘆花散雪。

前調

李國明

天涯秋景，渺渺蒼波萬疊。[illegible]雲屏列。處處閒花鬥艷，忙了蜂蝶。似夢裏，[illegible]。幾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丁香結。[illegible]千折。且相向，一輪素月。

前調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竹徑雅，人彈古調。

鳳凰閣

朱[illegible]

[illegible]重飈。夢裏江山故壘，委墜湮沒。杳不見，當年舊物。少年京洛，三十功名穎脫。干霄豪氣[illegible]

前調

[illegible]

[illegible]況玉兔，揚輝枕側。[illegible]空相憶。家在白雲峯外，千里遙隔。更感到，天荊地棘。

前調

[illegible]

[illegible]功蹟。更似黃流湍決，白浪吞陸。讀青史，興悲易觸。生民惟望，長見昇平在目。但期如願可卜。鳴鳳朝陽，喚得山川常綠。起四處，笙歌[illegible]。

前調

卓淡影

[illegible]
熱淚洒，蒼茫故國。

前調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回首，千愁萬緒。[illegible]向人訴。海角天涯，又快一秋風雨。自別後，[illegible]。

前調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前調

[illegible]

趁重陽初霽，風雲頓歇。相邀同展故[illegible]坡公何處，水調歌頭正闋。丙辰曾否[illegible]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萬人雜誌（第五五〇期）中華民國六十七年　月十一日出版（零售港幣一元五角）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51

天災人禍與華鄧之爭

麗的「鱷魚淚」寫報界內情甚外行令人噴飯

當前華鄧兩派的路綫鬥爭

是武后還是白骨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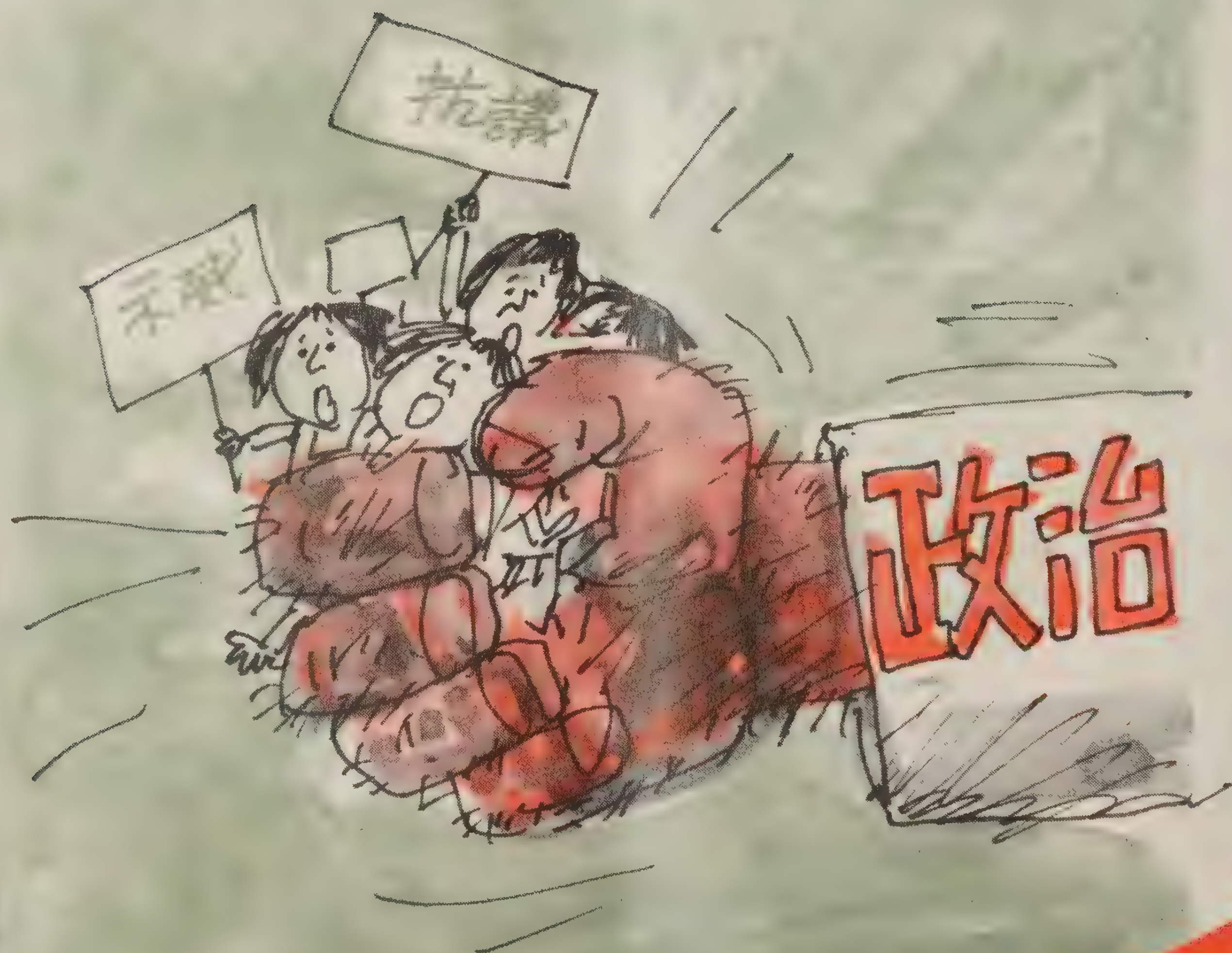
香港的經濟結構

大陸作家的噩運

埋葬資本主義新招式

荷里活製造稚齡性感神女





「救救孩子們！」

嚴以敬作

華國鋒何事去北韓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一九七八）五月十八日出版 NO.551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二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二九五

售價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要目

每週評論

天災人禍與華鄧之爭

當前大陸南澇北旱的局面仍在繼續發展，特別是包括黑龍江，內蒙古、新疆、甘肅、陝西、雲南、四川、貴州、山西、河北、河南、湖北、山東、安徽和江蘇北部的嚴重旱災正在蔓延。中共常說：「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命脈，糧食是命脈的命脈」。用俗話來說，就是糧食乃中共政權的命根子，命根子發生危險，華帮的罪惡統治還能繼續下去嗎？

俗語說：「天作孽猶可逭，人作孽不可活」。中共政權成立二十九年來，大家不防扨着指頭數一數，它到底幹了些甚麼好事？殺人歛財，利用控制糧食的手法「統制」大陸九億同胞的胃口。有人說：中共好就好在它抬高了國際地位，如果這話成立的話，那麼日前殺害意大利前總理莫羅的「赤旅」份子，國際聲望豈不是更高嗎？千萬不要忘記，中共在國際場合橫行霸道，一是一些自由國家有意的縱容，希望它能成爲抵制蘇聯的打手；二是它在「寧要核子，不要褲子」的政策下，擁有了核武器。這些都可以說是中共在作孽，並且在繼續作孽。它若不垮台，天地間還有眞理嗎？華國鋒對於他的大恩人毛江夫婦來說，是忘恩負義，一個投機取巧的壞蛋，必然垮台。正如韋國淸在「五屆人大期間和兩廣到京代表的談話紀錄」中所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過去，是凡稍爲留意中國大陸政局的人都知道：在大陸發生嚴重天災之後，繼之而來的必是一場更爲嚴重的人禍。譬如：如果不是毛澤東頭腦發熱，搞甚麼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失敗，就不會發生全大陸死以千萬人計的大飢荒；接着，如果毛不被迫退居二綫就不會有後來的文化大革命發生，試問死多少人？這不都是例子嗎？當前，大陸又發生嚴重天災，可以估計得到，接踵而至的必是以華鄧爲首的兩派間的派系鬥爭的激烈化。

韋國淸是矮子鄧小平的親信。今日的韋某，不僅在北平主持共軍總政治部，且遙控兩廣，成爲中共當權派中的一頭黑馬，韋國淸在「五屆人大期間和兩廣到京代表的談話紀錄」，是一個正在廣東共幹中學習的秘密文件，中華民國派在大陸工作的敵後人員得到後運往台北，五月十日由中央社公開摘要發表。

這項文件引述韋國淸的話說：「代表們，我看到廣東小組的會議紀錄，有個代表說：『怎麼運四人帮的帮兇，也選到政府領導機關啦』！在這裏我向同志們保證。這些人現在的日子也不好過。」接着，韋國淸還引用矮鄧的話說：「我們和四人帮的賬一定要算的，不收利息已便宜了他們」。

據該項文件說：華鄧兩集團，正在各自運用策畧，準備決戰。本來，在今日大陸各級領導班子中的主要頭目，多數是先後離開牛棚的黑帮份子。在這樣情況下，中共於二月末到三月初召開的五屆人大上，鄧小平爲甚麼擺出一副「退讓」的姿態，把一個可以拿到手的「國務院」總理，却硬是不幹。現在已可畧畧看出門路，如果鄧小平如與利慾薰心的肥華相比，確是棋高一着，俗語說：「矮子肚裏三把刀」，倒是不假。大陸繼地震後又大面積發生旱災，主要的責任當然要由「國務院」總理承担，未來華某必成爲大陸多數幹部民眾集中仇恨的目標，在億萬飢民全面沸騰情況下，鄧派必以此爲藉口，強逼華國鋒滾蛋。這是鄧的一招，但這一招必與「天意」相配合，如果今年不發生旱災，情況又當別論。

但鄧小平還有另一招：那就是他二次上台後，一共抓了三件事：第一，甚麼都可讓，唯獨槍桿子不放，仍舊任共軍總參謀長。第二，管科學技術。第三，抓敎育，毛澤東的一切，相信鄧小平一律反對，且恨之入骨，唯獨「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這句話，他不僅不反對，並且時時刻刻牢記心中。

手中握有足夠的武力，在中共上層的派系鬥爭中那就一定穩操勝券。毛澤東生前一直屹立不倒，就是因爲他有武力作背景。鄧小平手中的武力正在不斷發展壯大，時機一旦成熟，說不定他會來一次突然襲擊，將以華國鋒爲首的所有四人帮分子都幹掉。至於進行突然襲擊採取的方式，第一，可能是發動政變；第二，可能學老毛的辦法，發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鄧小平已七十四歲，對於開展派系鬥爭向華派奪權，必是「只爭朝夕」，不然，在時間上他可鬥贏葉劍英，但却鬥不過「吃碗面翻碗底」的華國鋒。

麗的電視劇集「鱷魚淚」
寫報界內情甚外行令人噴飯

麗的電視大吹大擂，隆重其事，並以二十萬巨獎作為宣傳的電視劇集「鱷魚淚」，所有行家看過，無不為之笑刺肚皮。原因是劇中描寫報界內幕，十分外行。他們把這部「社會劇」視為惹笑鬧劇。相信這會大出麗的當局意料之外也。

萬人傑

內行人看「鱷魚淚」

曾經有不祗一位朋友向老萬介紹過，說麗的電視新劇集「鱷魚淚」是講我們這一行的，「很得意」。因為工作時間衝突，雖經介紹，很難得有機會欣賞，只在吃飯時間斷看了一點點。朋友說的「很得意」確沒有錯，在我們眼中，「鱷魚淚」確有很多令人發笑的地方。

昨天，偶然在東方日報娛樂版的「七彩怪論」專欄，看到一篇題為「如此記者」的確大鱷」的文章，讀後捧腹。也可見得，我們行家對「鱷魚淚」確有同感。

該文的一段說：「睇睇吓，忽然發現有了。原來大鱷係劇中正派主角潘志文所飾的呂文駿。此人是個記者，為了反對社長不肯撫䘏同事，發起罷工，還可以講是正義，奪權之後，趕走副老總，做一個採訪部突發組主任，竟然可以惡到要霸住版位，把經濟版甚至副刊的稿件亦抽起，落佢的突發社會新聞，各版編輯反對，佢就向老總抗議，抗議不成，寧可辭職。如此記者，認真大鱷！」

看了這段文字，大概了解「鱷魚淚」的內容。這劇集麗的在報上刊登不少全頁廣告宣傳，聽說收視率相當高，外行人看來，也認為「得意」，但老萬肯定，編劇人一定沒有在報界撈過，一切情節，只憑她的「想像力」，因此我們行家看這個劇集，覺得「離晒大譜」。這種故事，只能騙外行人，記者老編看了，正如「程沉展」所云：「想唔笑都幾難！」

老萬看過其中一節，呂文駿不滿報社把他的辦公座位讓了給新來的副老總，一怒之下，要「自己辦報」，（志氣可嘉），他說：「我是新聞系畢業，人手冇問題。」早知他這麼有辦法，老萬辦萬人日報時該找他帮忙，解決人手問題，就不會辦了三年，至今人手仍然有問題。

他的老豆為了還兒子的心願，將他經營的酒樓（不知規模如何）「按」了，給他辦報。當時老萬非常替佢老豆躭心，恐怕佢臨老唔得過世。老萬幹了新聞行業四十五年，辦一家不成報的逗泥報，到今天至少已投資四十多萬，除了一個排字房，並沒什麼「資產」。辦報猶如「無底深潭」，永遠填不滿。呂文駿老豆按了酒樓辦報，而且是辦「正義」的報，老萬躭心他有一天會餓死。除非呂文駿辦的是一份毛照多多，加上「性交姿勢」的黃報，或可由此發達，帶挈老豆。但以呂文駿這樣一位正義青年，決不會「同流合汚」，他辦的報，恐怕幾難支持。不過，劇集劇情，不必講現實，編劇人大可說他一帆風順，成為「報閥」呢！

避免寫你所不熟悉的

老萬不知天高地厚，十幾歲，出身不久，便學人寫小說，居然也有老編肯用。一位年紀比我長的同事，他太太是我的讀者，常笑我「未曾聞過女人除，居然學人寫愛情小說」。老萬聞言，總是面紅。她知得我清楚，事實上那時確是連女朋友也沒有，小說裏的「戀愛」，完全是空中樓閣。

後來向一位老前輩討教，他說：「寫你所熟悉的。」他的話是不錯，寫我熟悉的便不會有那麼多的粃漏，可是十幾歲的年輕人，熟悉一些什麼？如果按照他這原則，寫兩本書就「江郎才盡」了。

後來又向另一位老前輩討教，他說：「避免寫你不熟悉的。」意思雖然差不多，但範圍廣了些。四十年來老萬都靠寫稿混飯吃，一直是本着這個原則，盡力避免寫不熟悉的東西。雖然有時還是會被人抽後腿，總算沒有大毛病。

「鱷魚淚」編劇邱梅圓，據說是一位剛在新聞系畢業不久的小妹妹，也許她和年輕時的老萬一樣，有胆寫自己不熟悉的東西，致在螢光幕上看到的「鱷魚淚」，使我們這批報界大鱷不由笑出眼淚！

一位年紀輕輕的姑娘，能寫出這種作品已很不錯，她的想像力相當之豐富，將來入世深了，其成就將千百倍於老萬。使老萬不解的是，通常劇本要經過「審查」，製作、導演也有糾正內容的責任。麗的這麼大的機構，相信裏面不會沒有三幾位報界出身的朋友，對報界情況畧知一二，他們不應該讓這樣的劇本獲得通過。導演也該先體驗一下記者生活，拍成這麼一部令新聞記者啼笑皆非的劇集，似乎不可以原諒的。

「鱷魚淚」這部劇集倒不是對新聞這行職業有侮辱的成分，只是令人看後有「離題萬丈」之感。一個劇集的故事如果沒有眞實感，便難以具有說服力。此所以老萬在十幾歲時寫戀愛小說，睇到人家

發笑是同一道理。老萬曾經看過一位在廣州很出名的小說家的作品，他的小說中描寫一雙情侶在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中翩翩共舞，爲之絕倒。

寫作有時要博胆，樣樣不敢寫，便把自己的寫作範圍愈弄愈窄，但「避免寫你不熟悉的東西」這原則必須遵守。外國許多作家動手寫一本書時，往往先行體驗生活，跑去當礦工、的士司機等。不久前有一位台灣電視台的女編導，跑去新加坡舞廳當舞女，也是爲了體驗舞女生活。因此老萬建議邱梅圓小姐到我們報社來體驗一下，反正我們這裏很多是她的同學。

美國朋友不好做

周榆瑞從倫敦寄來的一篇通訊說：卡達在歐洲的聲望，有如狂瀉的股票。

他用「股票」下瀉來形容卡達的聲譽，香港人特別印象深刻，因爲香港人經歷過由千七點滑落到百幾點的股票狂潮，深深了解「股票狂瀉」是怎麼回事。卡達的聲望，由千七點跌到百幾點，其慘可知！

早些時，從來自美國的特稿中，看到有關卡達在國內聲望的民意測驗，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美國人認爲卡達不適宜於當美國總統。這麼說來，這位花生農在國內、國外，聲望同樣下跌，下跌的原因是他的政策沒有原則，對共產黨的認識，更是膚淺到極。以這樣一個人才，怎可以担當得起西方國家盟主的地位？

英國保守黨政論家韋桑恩把卡達形容爲「白宮中的張伯倫」，其實，作爲一個政治家，他比張伯倫還有所不如。老萬最欣賞這位政論家的一句至理名言——「做美國的朋友甚難，但做美國的敵人卻容易得多。」

這不是英國人的氣話，而是事實俱在。英國保守黨國防發言人季爾摩爾說：「俄國人侵畧非洲，西方國家用一張嘴巴來抵擋。俄國人大量擴充軍備，西方則連忙送上糧食、技術和信用貸欵，無怪布里兹尼夫笑口常開了。」

做美國的朋友，時刻要提防被出賣，許多美國盟邦已吃過苦頭，如古巴、南韓、南越及中華民國，都曾受過慘痛教訓；今天，美國却與卡斯特羅化敵爲友，急於要與中共「關係正常化」，還要經援北越重建等等，做美國的朋友，的確不及做美國敵人好。因此，有人批評中華民國的對美政策太顧全友誼，遷就美國，殊不知對他愈客氣，他對你愈瞧不起。他寧願背棄一個具有實力的盟友，而竭力爭取敵人的「友誼」，這種「政策」，不知究竟是什麼政策。

其實，美國莫名其妙的政策也非自卡達始，只是他比詹森、尼克遜、福特更差一皮，因此倫敦每日快報社論批評他說：「在卡達領導下，美國的愚蠢行爲與日俱增，他是美國目前軟弱的徵兆和原因。他的政策所具的幻望是：用讓步和討好的方式來交結朋友。但蘇聯却適相反。它毫不讓步，而且要人家看到它的堅強力量。

「卡達、萬斯和楊格只會用說教和大談道德的方式來遮掩美國的毫無鬥志。不把朋友當做朋友，不把敵人視爲敵人，這是基本的錯誤！」

因此，我們對美國，必須保持獨立自尊的態度，不要再做「唯美派」。美國不是不要爭取，但不必太過着迹，絕對不應「唯命是從」！

替旅美子弟訂閱萬人

香港許多人有子弟在美加求學，在外國，中文書刊不多，人們偶然到唐人街，便廣爲搜購，以解精神食糧的飢渴。這些中文報刊中，很大部分是中共宣傳品，年青人讀多了會中毒。

許多萬人日報讀者獲知我們的美洲航空版已發行，都希望他們在美加的子弟能每天讀到這份思想純正的報紙，紛紛來電查詢，如何訂閱？當時因爲我們還未與承辦人談好在港接收定戶的辦法，未能滿足讀者的要求，

最近，經過越洋電話商談，已把辦法定好，在美洲地區——包括北美與中南美，任何大小城鎮都可訂閱，每天印好報紙後，第一時間付郵，在郵政發達的美加，很快便收到，且不會遺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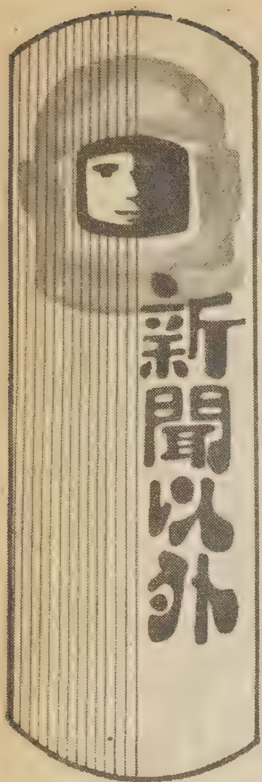
報費每月美金四元五毫，不另收郵費，爲了便於工作，訂報要兩月起碼，即美金九元。付出九美元，你的子弟，便可獲得六十天閱讀萬人日報的享受。

過去在美洲出版的中文報紙，星期日休假，每週只出六天，但我們與承辦人訂明，天天不停，一個月月大出三十一天，月小出三十天，不會吊癮。

在美洲出版的萬人日報航空版，和香港看到的一樣，每天我們把報紙造好菲林，第一班飛機送到美國三藩市，有專人在機場接件，收到後馬上付印。美國時間比香港遲一天，因此萬人日報當天就可以在美國看到。

過去有不少關心我們的讀者，從美國寫信向我們投訴，說我們的一份「拍拖紙」內容甚黃，恐怕影响我們的聲譽。這一點我們較難控制，我們每天只出紙一大張，美洲的報紙起碼出兩張，一張就不成報，所以承辦人找另一份報與萬人作「拍拖報」，讀者買報時，可要可不要。在這裏訂閱的，都是單獨萬人日報，並不附帶拍拖報，保證不會對貴子弟有不良影响。香港黃報充斥、毛照如林，萬人日報一直堅持純正立場，出版快三年，從未登過黃色圖文，版面所見，都是健康的，在美洲發行也是同樣的萬人日報。

至於我們報頭上的中華民國年號，承辦人說只有一個星期左右時間因萬報日期刊在報側，版位不同，故改刊報頭，由於排字工友疏忽漏掉，經老萬寫信已予糾正。他把四月份整月報紙寄來，以證明他說的是事實。至於竄改內容，抽去牛馬集或其他重要文章之說，並無其事，他也明白萬人靠這些內容維繫讀者，因此再三保證不會改動分毫。各位美洲讀者如發現不對，可將報紙寄來讓老萬與承辦人交涉。



華國鋒何事去北韓

岳騫

華國鋒突然去北韓活動，事前沒有任何徵象，當消息傳出時，舉世都密切注意，以爲中韓共定有進一步的勾結，組成對抗蘇俄的同盟，但幾天之後，華國鋒鎩羽回到北平，一無所成，等於白跑了一趟。

韓共本是中共卵翼成長，當史大林在世時，都在史大林控制下，自無任何爭執。到了韓戰發生，毛澤東揮軍入韓，以中國人的鮮血保衛住金日成的江山，初期韓共自感激涕零，但韓戰既停火，毛軍遲遲不撤，而在毛軍駐區處處實行軍事管制，更使金日成有喧賓奪主之懼，雙方已現裂痕，但尚未公開。以後毛軍全部撤離，毛金之間又言歸於好。

毛金之決裂仍與俄毛衝突有關，當赫毛正式反目後，毛帮便要金日成完全站在自己一邊，共同抗俄，金日成當然不肯也不敢，仍然與蘇俄敷衍，不過當時韓共立場確實偏毛。

毛澤東以其強梁霸道之個性用之於金日成身上，金日成當然不受，雙方逐漸疏遠，一九六五年共帮「國慶」，韓共未派代表團參加。一九六六年三月，俄共舉行二十三屆大會，毛帮決定予以杯葛，希望韓共採取同樣行動，金日成不肯答應，逕派副首相崔庸健率代表團參加，更增了毛帮的痛恨，北韓也公然宣佈「實行獨立自主的政策」，由親毛轉爲中立。

毛澤東大概在此時有心顚覆金日成，秘密與北韓第一號軍事頭目、副首相兼國防部長金光俠大將勾結，被金日成發覺，予以整肅。

一九六七年元月，日本共同社駐北平記者根據大字報發出此項新聞，韓共乃透過駐阿爾及爾大使館以韓共中央通訊社名義發表聲明，指中共「紅衞兵」報紙所稱韓共內部不安等宣傳，乃毫無根據的揑造。對指責韓共爲修正主義一節，認係惡意中傷和不能容忍之誹謗。至此，久已交惡的關係遂成公開反目。

接着紅衞兵便對韓共展開強烈攻擊，不但稱之爲「韓修」，更集中火力對金日成作人身攻擊，有關金日成之驕奢淫佚、誅鋤異己。全部予以揭露，雙方完全對立，韓共也以牙還牙，大駡毛澤東。

到了一九六九年底，紅衞兵浪潮已過，周恩來的統戰外交上場，對韓共又施行拉攏，答應予以援助，雙方又恢復關係。

一九七〇年二至三月，北韓駐中共大使玄峻極重返北平任所，中共新任駐北韓大使李雲川亦由北平抵達平壤，雙方遂恢復正常的外交關係。三月初，中共對外貿易部副部長周化民與北韓貿易省副相柳成義，在平壤簽訂一九七〇年度相互供應貨物的議定書。四月初，中共「總理」周恩來應北韓首相金日成之邀請，前往平壤進行所謂友好訪問，事後發表了聯合公報。周恩來此行，可說是中共「文革」以來最重要的一次外交活動。目的在利用開展反美反日鬥爭，改善其與北韓的關係（包括解決白頭山山頂歸屬問題），分化蘇俄與北韓的關係。同時中共同意對北韓提供新的軍經援助，支持北韓擴大對南韓的武裝滲透，以呼應其對越、寮、柬的侵畧活動。六月下旬，雙方以紀念侵韓戰爭廿週年爲名，互派代表團訪問對方並發表反美反日言論，即中共派遣「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往訪平壤，北韓則派遣副首相兼外長朴成哲訪問北平。七至八月，中共邀請北韓總參謀長吳振宇至平參加所謂「建軍節」慶祝活動，並密商加強軍事合作暨向外擴張問題，包括由中共向北韓提供艦艇、油料、軍事技術人員，以及聯合成立兩個海上大隊等。九至十月，中共復邀請北韓對外經濟委員會委員長金昊煉、內閣首相鄭准澤先後訪問北平，事後簽訂提供經濟技術援助的協定。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至二十六日，金日成應毛帮之邀去北平活動，金日成這次所率代表團陣容龐大：計有：

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書記、副主席金東圭。

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書記、北韓人民軍總參謀長吳振宇。

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委員會委員、政務院副總理林成哲。

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委員會候補委員、北韓人民軍上將金文燮。

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許炎。

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委員、貿易部部長桂應泰。

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對外經濟事業部部長鄭松南。

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北韓人民軍空軍司令員吳極烈。

四月十八日會見毛澤東，四月二十八日發表聯合公報，表面上似恢復了舊關係，但內心仍然存有芥蒂，各懷彼此，就在金日成去北平之後的二十幾天。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日，毛帮當時的「外交部長」喬冠華所作「關新當前世界形勢及對外政策的講話」，提到北韓時，喬冠華說：

說到金日成，底下同志們都在交頭接耳，大家又要說他「老修」。就在金日成到北京時，歡迎隊伍中就有一些人沒精打采，這點可以看出。我想這看法要糾正，不能說人家「老修」。總理還說要向朝鮮學習，他們是老修怎麼可以向他們學習呢？朝鮮同志有他們的苦衷，要有分析的看待。這裏有一位同志遞來一張字條，說甚麼「金光俠大將是否被金日成所囚」這問題今後別提，這是人家的內政，我一點不知情。

朝鮮半島有沒有重新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就從這字條說起來吧！朝鮮二十年前在蘇聯斯大林和中國志願軍的援助下，打垮了外來侵畧。三十九萬美國大



華國鋒在平壤與金日成會談

兵做了陪葬品，結束這場戰爭。當年朝鮮戰爭的槍聲，正好與印度支那抗法鬥爭在同一時間打響。現在又是印度支那戰爭結束，金日成來了北京，世事太多巧合。我在法國見幾份外國報刊都在評論這個問題，幾十雙眼睛盯着中國，好像朝鮮打不打不在朝鮮人民而在中國。別給中國臉上貼金貼字，朝鮮的事朝鮮人民自有主張。

朝鮮戰後二十年發展得很快，我們要學習他們千里馬精神，不能老牛拖破車，也不能烏龜爬路慢慢來，搞建設說幹就幹，不能拖拖拉拉。但搞外交有時要拖泥帶水，不能千篇一律，朝鮮開始親我們，後來疏我親蘇，也讓修正主義在國內氾濫，後來吃了蘇聯的虧，又怕小日本復活軍國主義，趕快派了崔庸健來。國內又重修志願軍紀念碑、紀念館。現在金日成來了，我們隆重歡迎，毛主席出來會見，交換了意見，他還要去蘇聯，這點已經和我們打過招呼，去蘇聯沒甚麼，走一走又算甚麼。就像我們去法國走一走，算不了甚麼一樣，祇要自己不修，堅持馬列主義，別人想影响也影响不了。蘇修想在朝鮮借個地方建空軍和海軍基地，以便向太平洋擴張勢力，美其名是替朝鮮防禦外來侵畧，援助兄弟國家，背後却包藏禍心。金日成呢？態度至今仍矛盾，又怕蘇修，不敢得罪，又想保持中朝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與此同時，又怕冒然進軍，打不垮美帝和南朝鮮朴正熙傀儡集團，又担心逼出小日本軍國主義復活。這種處境和苦衷我們要諒解，畢竟朝鮮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金日成還不是修正主義。對越南、柬埔寨支持一向堅決，這點不能抹煞。毛主席說的那一句話：「可飲一江水，難踏兩條船，貌合神離，談何容易？」這不是針對誰來說，是說中國也好，蘇聯、朝鮮或越南也好，大家可以隔一條江同飲這江水，但誰要腳踏兩條船，誰就要落水。既然貌合神離，要談攏是很難的。這是警句，別拿到外而貼大字報亂用。不然遠的不說，我這部長就難當，人家會抗議的。這一點沒有甚麼準備，就談到這句：「打要打，先安排好再出手」。二是就地利上來說，朝鮮不同於印度支那，在座不少同志都在二十年前參加過朝鮮戰爭，對朝鮮山川形勢很熟，摸黑都可以走路。這些同志就知道在朝鮮打仗，不似印度支那那樣，可以有較大的迴旋餘地，利於打運動戰。朝鮮這一仗不僅決定於作戰雙方的鬥志，還得靠強大的火炮，大量的坦克、飛機，大家看電影就看到，好好的山都給削平幾尺，這要有一個準備過程，這點我們已經向朝鮮同志講清楚。除非南朝鮮自己不打自亂，那只怪他們管不好，該下台，怨不得別人，如這樣就叫做「內因是根本，外因是作用」。與此同時，也要防一防小日本，小日本別小看他，這幾十年發展特別快，我和總理有一次接見日本來賓後，就和一些同志說，日本要使軍國主義復活，頂多半年，就可以用它的工業潛力，裝備一百個師的現代化擁有限數量核武器的部隊。它要孤注一擲時，可以從日本本土把商船排到朝鮮半島，上面舖板，用不上半天就把部隊送上朝鮮半島。當然，說是這樣說，眞要復活軍國主義也不那麼容易，還要有內因、外因，眞有那麼一天，我們也不能坐視不管，美國自也不能置之不理，蘇修也是一樣。

喬冠華這段話說穿了共帮對韓共的政策，喬冠華雖然垮台，政策並未改變。華國鋒這次去北韓，希望與韓共聯合共同抗俄，但金日成不敢，在俄毛之間，金日成一向畏俄甚於畏毛，能眞正守中立已經不錯。

金日成希望華帮支持南侵，進攻南韓一如北越之攻南越，但華帮又不敢。至於金日成因懼日而反日，在歡迎華國鋒宴會上還說日本是「朝中共同敵人」一，這在華帮今日媚日重於媚美時，更聽不進。因此，華金之會唔除去擁抱，吃飯，還有便是各說各話，到結尾連一個聯合公報都未發出，華國鋒這一趟是白跑了。

當前華鄧兩派的路綫鬥爭

朱文琳

中共每次權力鬥爭，都環繞路綫政策進行，使路綫鬥爭和權力鬥爭糾纏一起，很難分辨二者的主從關係。鄧小平在「十一」大後，曾力舉周恩來路綫，企圖把毛澤東路綫壓下去，以取得權力鬥爭的勝利；但華國鋒並不示弱，在「科學大會」上重申貫徹毛澤東路綫，並對鄧派掀起圍殲「風、慶、溜」派運動進行反擊。在這場路綫的鬥爭中，吳德的再度露臉，鄧小平好像屈居下風。

中共非常重視路綫和政策。毛澤東說，思想路綫上的正確與否，可以決定一切。事實上，中共的內爭，經常是路線鬥爭與權力鬥爭糾纏在一起，很難辨別這二者是孰主孰從。毛澤東與劉少奇之爭便是例子。

江青事件後，中共新當權派，在槍桿子的支持，先後召開了黨的「十一大」、五屆「政協」與「人大」，制訂了「十一大」的路線，幷根據「十一大」路線，修訂了黨章與「憲法」。改組了黨、政的領導中心。這種發展，不僅使新當權派獲得合法的地位，中共統治理該獲得暫時的穩定。

用周恩來把毛澤東壓下去

可是，五屆「人大」之後，時不滿月，中共內部，接二連三地發現了向「十一大」路線挑戰的事態。

三月五日，五屆「人大」閉幕，那天正是周恩來八十冥壽之日。中共中央，基於過去的經驗，為了捍衛毛澤東偶像，通知各方，只作適當的紀念，通知中還指出，要突出周恩來對毛的「三忠」，其目的無非是要替死去了的毛，臉上貼金。很顯然，這項規定，是對紀念周的一種限制，幷且要使這項無法避免的活動，顯有利於「高舉和堅決捍衛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十一大」路線發展。一些地方邉循了中共中央的通知，但是有些地方我行我素。因此這項紀念活動在各地的表現參差不一。在北平方面，那些「副主席」、副「總理」以上的人物，都未見有若何公開的言行。除了「新華社」發表了幾篇紀念專文外，只有一些沙場舊屬和徐向前、羅瑞卿、彭紹輝；「解放幹部」和廖承志、胡喬木、趙樸初等人寫了一些詩文和回憶。儘管這些文章中，按照中共中央的條條框框，敍說了一些周對毛的「赤胆忠心」；可是從另一角度上看，這些事實也正反應出毛的罪惡，此外，如將毛冥壽的場面與周的比較，其冷熱、偽眞形成強烈的對比。對周紀念活動，從二月下旬開始，一直延到四月五日天安門事件三週年以後。這種情勢的形成，不論是人們的自發，還是有人在背後策劃，它產生對「十一大」路線的結果完全一樣。任何人都無法阻止周恩來影子，逐漸掩蓋住毛的形像。這件事實對華國鋒為首的「文革派」殘餘分子來說，不祇是內心不快，而且是內心非常驚駭。理由很簡單，他們迄今仍生活在根枯了的大樹——毛澤東的餘蔭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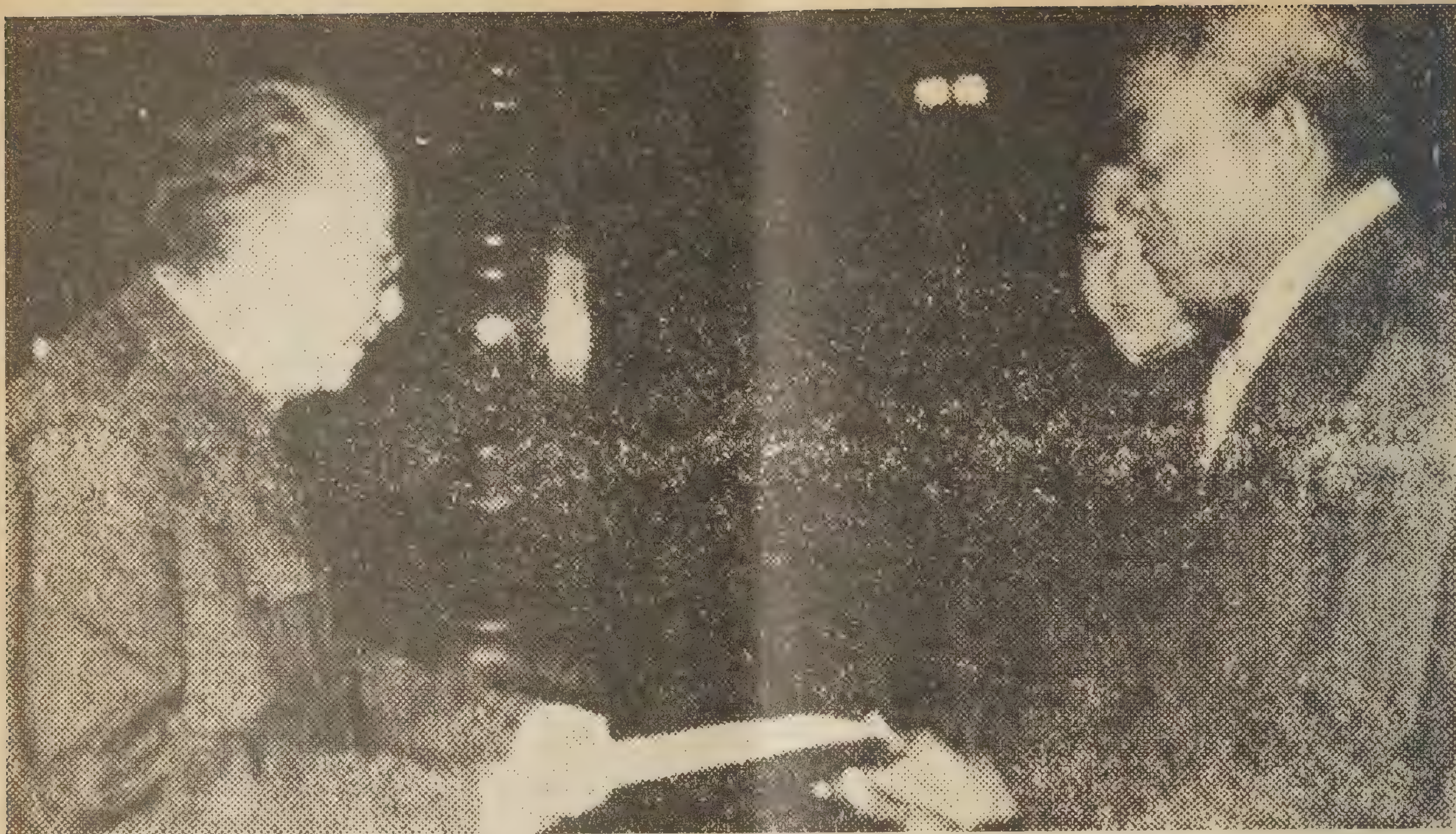
「科學大會」華鄧針鋒相對

另一件，最突出的路線鬥爭，發生於三月十八日在北平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上。華國鋒為了捍衛「十一大」路線，竟然赤膊上陣，與鄧小平一較短長。

「科學大會」開幕由鄧主持，並作了「重要」講話。可能是求好心切，也可能是他別有用心，他根本不理會什麼「十一大」路線，對有關大陸「科學技術現代化」的人員、組織、工作與領導，提出一些新的觀念。大體上說，這些觀念是一九五五年中共科學院草擬的「匯報提綱」的提高與發展，可能由於目前大陸形勢有變，使鄧敢於摒棄了某些敎條限制、「革命的詞藻」，坦然地表露了他的意見，這些意見，據鄧說曾經過中央認可。

鄧的主要觀點包括下面幾項：鄧認為科技工作是生產力，科技工作者是勞動力；他對「紅專」問題，提出新的標準，決不能按出身和成份，也不能靠喊口號，應視科技工作者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貢獻和表現來評定。他要求科技人員應有專業精神。還主張建立一支科技的專業隊伍。為此他力主打破常規，讓科學技術人員少讀政治書籍，少參加與業務無關的會議。至少要有六分之一的時間去搞業務。在組織與領導上，他無視「政治掛帥」，不講「一元化領導」，強調「科學技術責任制」。他主張黨委只管政治和路綫政策的貫徹，並作好「後勤工作」。有關的業務應由研究所主管負責。鄧反對閉關自守，盲目排外，他力主加強科技交流，和外國學者專家連繫合作。

「新華社」多次報導，鄧的講話在大會中頗獲「好評」。並展開了熱烈的學習、討論。很多科學家說，鄧的講話「正說出了他們想說的話」，事前，也有一些癥兆。三月二十四日，華國鋒也到「科學大會」講話三月二十三日，「人民日



「風派」人物吳德又露臉，圖爲五月五日接受利比亞駐平大使呈遞國書。

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提高執行十一大路綫的自覺性」，便是一個訊號。華的講話也是強調「十一大」路綫，要大家把「三大革命（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試驗）一齊抓」他還特別突出的強調「政治是統帥，是靈魂」。「不抓起政治思想工作是不行的」。他說，爲了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提到新的水平，要展開一個「新的持久的學習運動」。至於科技單位的黨的領導，不但不能減弱，而且更要加強，黨委應以更深入更細緻的工作，使政治思想工作，及爲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保證。華沒有正面反對建立科學技術專業隊伍，但是他認爲發展科技部門的事，也決不能靠科研機關和大學少數人去辦。只有動員和依靠億萬羣眾，才能進行這個事業。發展科學技術，需要千千萬萬有社會主義覺悟，能掌握生產技術的熟練工人和農民。華雖然沒有用「極左派」「工農羣眾搞科技」的口號，語意上與上述極左派的口號有異曲同工之妙。

紀登奎替華鄧和稀泥

華國鋒與鄧小平短兵相接，確乎影壇不凡，收到鎮壓的效果。三月二十六日到三月三十日。中共的報刋發表了一系列的有關文章和述評，替華喝彩叫好，對鄧的講話則隻字不提。

三月三十一日，「科學大會」閉幕，由華派「大將」紀登奎主持並講話。此外，中共「兩報一刋「也發表了「九億人民齊爭躍」的聯合社論。**在紀登奎的講話和「兩報一刋」的社論中，露出來一些調和的跡象。**紀說，華的講話，深刻地闡明了**發展社會主義科學技術事業的一系列重要方針政策。「兩報一刋」社論，除了堅持但又委婉地重述華「綱領性」的觀點外，只摘錄了鄧小平的部份沒有問題的觀點。**最重要的，還是四月七日「人民日報」**轉載四月份「紅旗雜誌」特約評論員的文章，「黨委要善於領導科學技術工作」。這篇文章，是經過十多天研究與調和後，將華、鄧二人的觀點辯證地結合爲一體。**

路綫鬥爭華國鋒佔上風

除上述者外，對所謂「十一大」路綫政策，還有許多排拒與挑戰。例如華的政治報告中認爲對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已經查清，階級陣綫已經清楚，清查工作基本上勝利結束。此外他還決定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處理從寬，要爭取團結一切可以爭取團結的百分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羣眾。可是回朝派的老幹部，尤其是軍事幹部和這項政策「頂着幹」。在圍殲「風派」、「震派」和「溜派」的當兒，又出現了一個「梧派」，擴大了打擊面，加深了混亂，使「揭批四人幫」的運動，膠着在第三戰綫遲滯不前。「十一大」中華加強要求落實幹部政策，對會被打倒的老幹部，要重新審查，盡快做出結論，并予以政治和生活上的照顧。對於這項政策，重新當權的老幹部做得很起勁，如廣西、廣東、上海、山西，已有可觀的成績。與華國鋒同類的「革命派」，很不甘心，頗有顧慮，因此拖泥帶水，遲遲不辦，北平市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中共內部的路綫鬥爭，背景複雜，要代表兩種或多種出身、背景、意見、利益不同的團體間的內爭。根子在褒或貶毛，保守，還是前進，在這些基本問題沒有解決前，似無根治的良方；在這場路綫問題的挑戰中，鄧小平好像屈居下風，起碼表面的現象如此。華的優勢，除法理上他站住腳外，他的權位亦不無關係。此外，他是否還有強力支援（葉劍英？），亦堪注意。

是武后還是白骨精

古鶴翔

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毛澤東在「爲江青同志題照」這首「七絕」中說：「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峯。」

毛澤東在日暮途窮，退居第二綫之後，自然欣賞他的「勁松」江青，讚美她不怕亂雲飛渡，讚美她從容赴險的精神。毛澤東想不到的是：「四帮兇」的「帮兇」竟然成爲推倒「勁松」的主力軍；更想不到「無限風光」不屬於「勁松」江青，却歸於陰險的華國鋒！

爲了配合毛澤東培植江青的「聖意」，「北京第一不要臉」在一九六零年五月的「人民文學」上發表了歌頌武則天的劇本，直至一九六二年仍在：「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第一不要臉」唯一的目的是讚揚武則天「大開告密之門，讓農民和樵夫都能夠到京師面見皇帝控訴，沿途受到五品待遇，不受阻撓。又例如，她不拘資歷，不問門第，銳意選拔人才。」

一九六六年的「紅衞兵」，不是「受到五品待遇」，入京告狀的「農民和樵夫」麼？王洪文的飛上枝頭，不是「不拘資歷，銳意選拔人才」麼？

「第一不要臉」在「武則天」劇本的序言中聲明：「自初稿寫出到現在，快兩年半了。在這期間，接受了不少同志們的意見，進行了很多次的修改。」郭不要臉所說的「同志」，自然是毛澤東和江青。可以說，「文革」的準備工作，新武則天之抬頭，郭不要臉起碼是「先意承志」的重要人物。郭不要臉歷經巨風惡浪而不倒，實賴善於觀風，預測聖意。

郭不要臉還歌頌唐高宗，即毛澤東說：「唐高宗的功績，也是應該肯定的。是他發現了武后而使她發揮了她的才能。如果沒有高宗，便沒有武后。武后的成績可以說也就是高宗的成績。高宗信任武后是比較專一的，雖然有時也聽信過讒言，想廢掉她，但終於讓她輔政二十多年。在高宗末年，還曾有意讓武后攝政，有禪位的意思，但被朝臣反對，沒有實現。從這個角度來看，高宗是有他過人之處。」郭不要臉還爲武后的淫蕩辯護，說：「以前人愛說武后淫蕩，其實是不可盡信的。薛懷義被委任爲白馬寺主，在垂拱元年，於時武后已六十二歲。張昌宗、張易之被優遇，在聖歷二年，時武后已七十六歲。」寥寥幾句話，居然替毛澤東除了綠帽。可惜的是，華國鋒等又把綠帽罩在毛澤東頭上，於是「紅太陽」變作「綠太陽」，發出綠光萬丈。

最后，抄錄一九六六年及一九七六年郭不要臉的「献給江青同志」及「粉碎四人帮」詞於後：

（一）献給江青同志，

親愛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們學習榜樣。
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你奮不顧身地在文藝戰綫上陷陣衝鋒，
使中國舞台充滿工農兵形象。

（二）粉碎四人帮（水調歌頭）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鐵帚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夢黃粱。野心大，陰謀毒，詭計狂。眞是罪該萬死，迫害紅太陽！接班人是俊傑，遺志繼承果斷，功績何輝煌！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

出掌大學的秘訣

有人說：錢穆不懂英語，結果連新亞書院校長的職位也丟了。這話未免太過侮辱了尊貴的中文大學。其實錢穆根本不配在中大做校長——他缺乏出掌大學的秘訣。

中大副校長兼教育學院院長鄭棟材可就不同了。他的一言一行，皆可供世人把玩。下面兩段很有啓發性的話，便是鄭院長在不同時候說的，解釋了他在中大勝任愉快的道理：

（一）談「中國週」。（見一九七五年「中大學生報」）

「五四運動是一個『愛民族愛國家』的運動。香港的大專同學也秉承了五四的精神，搞起中國週來了………

「對於同學們參予中國週，以至學運的路綫——關心社會、認識祖國，中大的老師最低限度也該給予精神上的支持…………

「同學是可以跟新華社、大公報、文匯報及華潤公司等聯絡，邀請他們當顧問…………

「大專同學們應該多點關心現代中國人民的生活……」。

（二）由「保釣運動」談起（見一九七二年「中大學生報」）

「這些運動，在香港來說，有甚麼好處呢？因爲香港依然是英國的殖民地。同學進行的各種運動，就應該去大陸或台灣進行。香港是外國的地方……

「沒有一間大學是要主動去提倡學生參加活動的，因爲大學並不是一個政治機構………

「我現在坦白地說罷：『中國人』現在有美國中國人、有歐洲中國人、有馬來亞中國人，不是每一個中國人都要歸向中共或台灣的…………

「香港人，等於馬來西亞或星加坡的中國人自命爲星加坡、馬來亞人一樣…………香港不是中國的領土。這是英國的殖民地，所以『香港人』這名稱是可以的。」

上面兩段嘉言極乾坤之變化，祇要細心體會，保證受用窮。無論中大現在是否一個「提倡學生參加活動」的「政治團體」，鄭院長必定獲得很多「直接好處」，這是海枯石爛、始終不渝的。所以誰也不該罵他——無恥！

齊冥

我在「北京」十九年

吳牧羊

「北京」是中共的「首都」，但人民生活並不見得比其他地方好，每月五兩肉，比廣州多三兩而已。我是由新加坡同去的，在北平居住了十九年，每月所得工資，除食用外，所剩無幾。陳若曦筆下的主人公，過的是大陸上層階級生活，工人農民作夢都不敢想。

我今年四十三歲，大陸「解放」初期，以新加坡華僑的身份，懷抱着一腔熱枕，申請回到「北京」，不料，再脫身時已是十九年後，為了不讓自己忘掉這段窒息般的歲月，取了個辛酸的筆名「牧羊」（取蘇武北海牧羊十九載的寓意）。

扣工錢無人敢休假

我曾是十項全能的選手，因為腰部受傷退出田徑行列，從此，聽命於共幹們的指派，做過教員、演員，被下放幾次，學會了木工；年前，僥倖以「華僑出國探親」名義來到香港，找到一份職業薪俸足以溫飽，卻閒不住，又找了份家具廠的木工師傅的工作當消遣。

在大陸上，誰也不敢休假，扣了工錢，誰養你？大陸上的工資是定額的，多做少做領同樣的錢，該給一百的，只給卅元，結結實實的剝削勞力，所以大家都渾水摸魚，人不競爭，就不進步，「北京」的一家木工廠，做出來的家具是一個樣子，加班也不給錢，好像喊喊共黨的口號：「革命加拚命，拚命就不要命，要錢就是反革命」就能不餓了。

卅年調整四次工資

中共統治大陸已卅年，一共調整了四次工資，大約是每七年一次，每次只有百分之十的人，按年資和「政治表現」加三、五元人民幣。能通過加薪的人，得自我檢討，公眾檢討，算起來，沒情義的人比較有希望。

我的父親常寄錢給我，生活比一般人好一點，共幹還厚著臉皮跟我要過布票和豬油。

我被下放到農村去種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每次去二、三個月，和農民吃、住在一起，勞動時間是以太陽為標準，夏天天亮的早，清晨五點就得下田，晚上八點天黑了，才能休息，冬天的滋味也不好受，零下十幾度的氣溫裏勞動，人都凍僵了，可是，人人都是不敢怒不敢言，忍耐工夫可大著呢！

每月只有二兩肉吃

「五一」是國際勞動節，共幹開慶祝會，工人們可以休假。這個休假不是容易的，前一天，要把五一那天的工作做了，共幹說：「五一是你們的節日，國家是你的，你還能休息嗎？要比平常更努力才對。」他們怕放假時「階級敵人」會放火鬧事，每個人必須排四小時的值班，說是提高政治警覺，其實是不敢讓大家空閒下來，大家多思多想的會出亂子的。

「北京」是中共「首都」，也不比其他地方好，北平人每個月領了工錢，先買飯票、公車月票，剩下已不到三分之一了。大家只好都在食堂吃飯，每個月一共可以吃到廿六斤米和幾斤雜量，五兩肉、二條魚、五兩豆腐、五兩花生油。北平是樣板市，吃的還不錯，廣州的人一個月只有二兩肉吃。我是「不忘本」，在這裏常去吃芝蔴湯圓，在大陸上，兩年才領到一兩芝蔴，一斤白糖六天的薪水，沒有幾個人吃得起。

晶晶生日上層生活

我對陳若曦的小說，大不以為然，為寫的是上層階級的生活。晶晶過生日，耿爾吃涮羊肉，提親時送那麼多禮品，這農民、工人作夢都不敢想的。「北京」只有一家東來順賣涮羊肉，北平七百多萬人，吃客從沒有排過隊，涮羊肉一客要六塊人民幣，誰也不捨得。我猜，陳若曦月薪有一百卅幾塊人民幣，大陸的說法是「非常滋潤」了，花都花不完的，可是，她仍然不滿意，而逃離大陸，一般勞動階層的生活可以想見了。我認為，看她的小說應該帶著懷疑的眼光，否則，會有反作用。

大陸上是男人，都穿「青年裝髦的」。女人半穿褲裝、布鞋，色彩也到，要有市票和針織品票。

任處要按人口分配

男人理髮，沒有吹風、髮蠟這種花樣；女人們留辮子和短髮，辮子留長了可以賣，可是，小姐們都捨不得。她們除了凡士林，沒有任何化粧品，辮子可以讓愛美的人沾沾自喜。

大陸上的人在申請結婚時，可以買一張床、兩個板凳、一張桌子、兩個木箱的家具，除此之外，一生都難再添；住處是按人口、面積分配的，全家幾口住一間，公用院子中的一個水龍頭，洗澡得到洗澡堂去。可是，洗一次大眾浴池要三毛錢，農民一天的工資只有一毛二呢！

遇到休假日子只有「下象棋」。不准玩軍棋，那是有「階級」的玩意兒。

北京地區的名勝多，只有「革命遊客」（給外賓看的）去，一般人拿不出六元人民幣的車資。

時事評論

香港的經濟結構

徐達文

麥理覺建議頗中肯

香港總商會執行董事麥理覺最近在本港舉行的一個工商業研討會上，就「商業的訓練」問題，發表演說時指出，「在未來十年，香港工業的實質結構，將不會與目前結構有太大的改變」，他同時建議港府，「香港有需要在與工業和商業有關連的訓練系統上，擬出一個綠皮書，以使私營機構有機會對這方面的問題進行考慮，討論和批評。」麥氏以專業人員身份，提出上述的建議，是頗爲中肯的，因爲這些建議，有助於香港工商業在未來五至十年時間內，對經濟情勢的適應，對經濟發展的促進。

香港的特殊環境及社會背景，決定香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對現行的民主政制及自由經濟，不會作出重大的改變。而這種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正是香港經濟成長，社會繁榮，民生改善的重要關鍵。如果港府因爲外來的壓力，政治的因素，或內在的變化，致毫不計較效果地改變現行制度，這種「轉變」，不僅打破安定的現狀，而且導致危險的將來。對香港處境與環境稍爲有點了解的人士都知道，保持現狀，有利香港，改變現狀，有損香港。

香港經濟發展是自由經濟的結果

社會結構與經濟結構，是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具體反映。因此，香港工商業的實質結構，是在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制的資本主義基礎上，實行自由競爭、自由企業及自由勞配的自由經濟。政府除了對影响直接民生的企業，像電力、電話、公共汽車、渡海小輪、過海隧道等，採取專利性質的管制外，絕大多數企業，都是採取自由的經濟政策。這種自由主義的經濟，對刺激經濟成長率，調動生產積極性，提示生產勞動力，具有極大的推動作用。

香港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在一定的程度上，是自由企業與自由貿易所造成的良好結果。

當然，特殊的政治處境，地理環境及國際背景，都是香港發展的重要因素，但自由經濟政策，對香港的經濟發展，肯定有極大的關係。從香港過去的經濟，目前的情況，及未來的形勢，都可以說明，社會結構與經濟結構，不宜也不應有重大的改變，正如香港的政治結構與政治制度不宜也不應作出任何實質的改變一樣。

「社會主義經濟改造」摧毀經濟結構

爲了配合國際經濟情勢的發展，也爲了適應香港社會進步的局面，故在改變民主制度與經濟政策的根本前提下，適當地採取和緩的、逐步的、漸進的措施，以便經濟結構的自由化，財富分配的平均化，經濟成長的社會化。

這種具有民生主義理想的人民資本主義，顯然與馬列主義思想的極權共產主義，有着絕對的根本的，全面的區別。因爲自由經濟與自由企業，是在最大限度促進經濟繁榮，及最大限度滿足人民生活的基礎上，以經濟的全面發展，以民生的全面改善，以享受的全面提高，去縮短貧富差距，去降低社會懸殊。而不是以強制手段，嚴厲措施，去剝奪私人財富，去限制自由企業。

所謂「社會主義改造」所造成的政治結構與社會結構的根本改變，相應地摧毀了自由的經濟結構，同時，也相應地阻礙了自由的經濟發展。從共產國家所推行的「消滅資本主義經濟」所引致的惡果，證明了這個道理，從而說明了民主政制與自由經濟的優越性。

香港經濟結構不應作政治改變

因此，香港的經濟結構，是不應作出政治性的改變。但生產結構與外資結構，在保障原有的自由競爭與私人佔有的原則下，可以就生產管理、產品種類，輸出地區等方面，作出若干調整。像香港的經濟發展，與國際的經濟情勢，決定了香港工業的生產項目及香港貿易的輸出對象，應走向多元化與尖端化。正如麥理覺在上述談話中指出，「最大的發展之一將會是從高度勞工密集的工業，向高度科技密集的工業轉移」，「各商行必須發展它們的管理技巧和做生意的程序，如果它們要在本地及世界市場競爭的話」，「上述的轉變，必須依賴對世界發展情況的不斷檢討和評價」。

只要香港在堅持政治民主的基礎上，一如以往地實行經濟自由、企業自由、外貿自由及經濟開放的經濟制度，就能配合世界發展情況，就能適應香港社會狀況。

北平集團的連台醜劇

秦明

毛澤東於一九七六年死後，華國鋒與鄧小平等三、五人掌握權力。他們宣播奉行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思想」，在中共的「憲法」中竟狂叫「高舉和堅決捍衛毛澤東的旗幟」。一有甚麼「紀念」或有關集會，就要提到毛的殭屍，宣揚一番，華國鋒會在「祭」這殭屍的場所故意「突出」，搶鏡頭，表示他比江青更「愛」毛澤東，應該是毛的「繼承人」。

但在另一方面，在華鄧「專政」下，大陸不斷傳出鞭毛的消息。例如中共「喉舌報」突然停止以粗體鉛字刊印「毛澤東語錄」，「人民日報」停止在頭版撰文談「歷史人物」，反對「個人崇拜」；對毛生前崇拜曹操貶抑劉關張及諸葛亮的「思想」，也有人大作翻案文章。

這類鞭毛的言行，由於新聞報導，已傳遍全世界。美國報刊似乎對之特感興趣，多所報導、評論。有些評論認為華鄧如此鞭毛，是其放棄毛的「激進路綫」的表示。然則他們揚毛的表現，如上所述者，又作何解釋呢？我們應根據事實，作客觀的剖析。

當面說好話

華鄧一面揚毛，另一面鞭毛，是一齣自相矛盾的醜劇。這齣醜劇的編導和演出，他們確費了好多心思。就揚毛而論，因為自一九四五年中共提出所謂「毛澤東思想」後，其「黨」內就一直宣揚；除此以外，似乎就無「思想」可言。華鄧「當權」，和其他共黨當權頭子一樣，自然想攪一套自己的「思想」，來控制他人的思維。但其實比攪「政變」、奪權還難，一時無法完成，只有用毛澤東的幽靈來代替。而且，在「毛思想」中，如以「黨」、「中央」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來實行個人獨裁；以反「經濟王義」、「物質刺激」、「修正主義」及「資本主義」來加緊剝削大陸工農與一般民眾；在國際上以反「超級大國」、「霸權」，而將世界三分，來混亂共黨獨裁、奴役與民主自由對立的觀念，並輸出「革命」與烟毒，製造動亂，毒害人類……凡此都是「毛思想」的重要內容，華鄧政權卻「繼承」下來，並加以發揮，巧妙運用。至於鞭毛的言行，也是為了維護他們的權力，所採取的「虛虛實實」的手段；他們「專政」，「繼承」毛的作法，特別注意此點。於是，揚毛與貶毛同時進行，「對立物的統一」，這齣矛盾、複雜的醜劇就繼續演下去了。

背地下毒手

在醜劇中，尚有華鄧的權力鬥爭。他們都會用「毛思想」中「當面說好話，背地下毒手」的手段，來對付內外「敵人」、「朋友」、「同志」，「好戲」越來越多。不過無論誰勝誰敗，或長久僵持，中共絕不會放棄毛澤東的「激進路綫」，而出現「溫和派」。對內他們一定加緊剝削、奴役、蹂躪人權，並協助隣近共黨（如棉共）行此暴政。對外他們一定叫囂「團結第三世界」，分化「第二世界」，反對「超級大國」。這是他們的基本路綫。在此情形下，中共根本就沒有溫和派，西方國家要與它拉「關係」，要它扮演甚麼角色，只有讓鄧小平牽着鼻子走，為他們揚毛與貶毛醜劇的陰謀詭計喝彩，而根本放棄民主自由立場，才會受到「歡迎」。此外有何妙計呢？

毒草變香花

共產黨這個集團，一切是以鬥爭為綱，根本沒有甚麼正確的路綫和思想，一切唯利是圖。唯權是爭，以共產集團捧為「敬愛的總理」周恩來為例，周未死之前，就特別強調過：「為了達到政治的目的，可以做娼妓」。這句話居然也成為擁周黨徒的「信條」，這就說明了共產黨徒是祗講目的而不擇手段的賊團，捧毛貶毛也是為了他們鬥爭的形勢所需要，一如盲佬唱歌，根本沒有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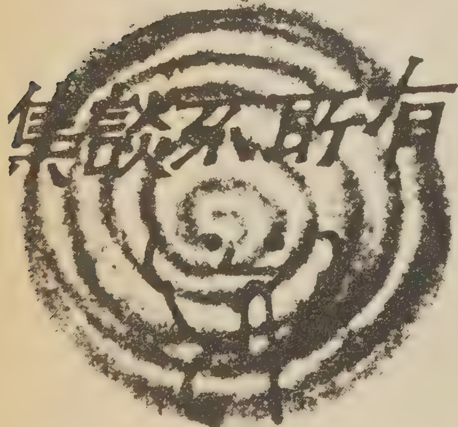
「毒草」變「香花」，「香花變毒草」。

鄧小平被毛澤東的「兩項決議」宣判為「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現在又變成打倒「四人帮」的「功臣」，華國鋒是毛江宮廷派的親信，憑着「反戈一擊」又變成共產黨的「英明領袖」了。

香花變毒草

中共的「北京市長」吳德，在天安門事件爆發時，曾被捧為「鎮壓有功」的「英雄人物」，現在又變成屠殺天安門羣眾的「劊子手」了。

沒有是非，沒有眞理的共產黨，在狗咬狗骨的自相殘殺下，還有連台醜劇在後面呢！



大陸作家的噩運

柏楊

三十年代的作家，大多數受共產黨欺騙，以左傾爲榮。他們筆下，對國府百般詆譭、咒罵；對共黨却充滿嚮往，一味奉承，致使當時無數青年，隨着他們的筆桿飛舞，投入共黨的懷抱。可是，當中共掌握政權後，這批無恥文人，無一不避免遭受鬥爭迫害，紛紛進入牛欄勞改，有的被暗殺，有的被鬥得發瘋，有的投湖自殺……。



被中共迫害自殺身死的老舍

大陸淪陷前，文藝界有一種風氣，那就是大多數作家都向左傾，或以左傾爲榮。對政府和對國民黨，百般的詆譭、百般的咒罵。對共產黨充滿了嚮往，一味奉承，和民盟政客羅隆基一樣把國民黨形容爲有百非而無一是，把共產黨形容爲有百是而無一非。藉着文藝作品潛移默化的力量，挑撥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感情，在思想意識形態上，爲中共作宣傳的鼓手。這一批功狗，對大陸的淪陷，和對中共政權的建立，具有很大的影響。然而，中共對他們又是如何的回報呢？回報的是十二個古老的字：「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在小說作家方面，凡三十年代的左傾小說家，甚至北平政權建立後新出現的百說家，幾乎全部被清算鬥爭，唯一不同的是所受的苦難，有輕有重。這裏我們舉出幾個知名度較高的人物，作爲例證：

蕭軍被鬥變成瘋子

蕭軍：他是對中共最忠心，也是中共盤據大陸初期，最早被迫害的一位小說家。他以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在三十年代一舉成名。他本名劉均，東北人，家庭貧苦。九一八事變後，逃到哈爾濱，結識了女作家蕭紅，蕭紅後來病死，蕭軍逃亡到上海，他的「八月鄉村」出版後，中共對他十分賞識，千方百計，把他引誘到延安，在受寵若驚的心情下，他加入了共產黨。但他的人性未泯，在中共擴大叛亂後，蕭軍被派到哈爾濱去辦「文化報」，終於發現中共對中國同胞，比「日本異類」對中國同胞還要殘忍，他就據實的報導出來，引起了巨禍。中共除了把「文化報」查封外，還要把他囚禁到撫順煤礦做苦工，雖然他在鞭策下又寫了「五月的礦山」，歌頌中共，曾受到中共的嘉獎。然而，中共的政策是永遠在變的，不久就又攻擊他「仍有反動思想」，再被揪出來鬥，終於患了瘋癲症，不知下落。

丁玲擦地板血跡斑斑

丁玲：三十年代聞名全國的女作家，原名蔣冰之，湖南人，她如果仍活着的話，今年已七十二歲了，對現實不滿，使她的小說受到中共的重視。的抗戰期中，投奔延安，担任「解放日報」副刊主編重要職務。在中共盤據大陸後，她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曾得到「斯大林二等文藝獎」，這時的丁玲，可謂紅的發紫。然而，她仍有良知，仍有中

國傳統的倫理觀念，在內心中隱藏着反抗摧毀人性的共產思想。大鳴大放時，她說出了實話，結果和另兩位也爲中共立過汗馬功勞的作家陳企霞、馮雪峯，一同被開除黨籍，受盡折磨。有人曾看見她在北平「作家大樓」擦地板，手指破裂，血跡斑斑。又是好幾年沒有聽到她的消息了，恐怕已被折磨而死。

老舍被迫投湖自盡

老舍：他本名舒舍予，是我國第一位幽默小說家，在輕鬆中表達深情和指責社會上的不平，特別顯示出中國色彩。中共在上海組織「左聯」時，老舍就參加了這個組織。他爲人很和氣，人緣很好，又誠實熱情。北平政權成立時，他在美國，由於對中共的猙獰面目認識不淸，抱着無限的「回歸」感情，回到大陸。中共也給了很多「重要職務」，一時之間，紅遍了天。他是一個「多產」作家，也終於因「多產」的緣故，伏下殺身禍根。文化大革命時，他的作品被指爲「反映沒落階級的意識形態」他悲憤的寫了一篇短文，題目叫「貓」，結尾處，他悲哀的說：「老鼠已差不多被消滅了，貓還有什麼用呢？」這悲哀更觸怒了「四人帮」一班人，他們侮辱他，毒打他，他承受不住，投湖自殺。

田漢夏衍影劇毒草

影劇作家方面。三十年代的影劇作家，在大陸變色後，仍全心全意爲共黨服務。可是他們的藝術良心未死，中共的不斷變來變去，使他們無力抗拒，其命運同小說家同樣悲慘。我們也舉幾個知名度甚高的作家，作爲例證——

田漢：這位被戲劇界尊爲領袖的劇作家，對羣眾影響，相當深遠。他所譜的「義勇軍進行行曲」，中共大肆讚揚，正式當作今次修改前的「國歌」。可是他的「謝瑤娘」一劇，却引起災難，「四人帮」指責他「借戲言志」，「以古諷今」、「指桑駡槐」，跟吳晗的「海瑞罷官」、孟超的「李慧娘」，同被稱爲三大毒草。從此，這三位作家從地球上消失。

夏衍：他是典型的無產階級出身，三十年代，他是上海「左聯」鬥士之一，他是一個眞正的共產黨員，一直小心翼翼的執行中共的命令。北平政權成立後，論功行賞，任命他担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長」，依照中共的標準，他是一個既紅又專的作家，可是，多變的共產黨，一夜之間，夏衍栽下來，他對中共所作的貢献，反而倒轉過來成爲他的罪狀，甚至連他的「階級成分」都被認爲有問題，指控他跟漢奸勾結，也成了毒草，而被「四人帮」拔除。

王實味被暗殺

雜文作家方面，受害也更悲慘更嚴重。因雜文有特別強大的衝擊力，而第一個受到迫害的，是延安時代的王實味。

王實味：這位留學俄國，翻譯二百萬言馬列主義的老共產黨員，於一九四一年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野百合花」，而終於被開除黨籍，折磨而死。

吳晗鄧拓巴人被整肅

其次是吳南星——吳晗、鄧拓（馬南星）、廖沫沙（繁星）、他們合寫「三家村札記」，共有雜文一百五十篇。結果被打成「黑帮」「反革命」，生命受到威脅，連他們的家屬也成了「三家村的罪人」，流落下放。

巴人：本名王任叔，他曾出任中共駐印尼大使，一九五七年他發表「論人性」。另一位雜文作家王淑明發表「論人情與人性」支持巴人。第三位雜文作家錢谷融發表「文學是人學」。他們主張「人性」「人道」「人情」，而這些却都是中共所反對的，於是三個人的罪名成爲「背叛了階級立場」而遭到了整肅。

臧克家艾青反覆被鬥

詩人方面，最爲特殊，三十年代，名詩人輩出。可是中共政權建立後，大陸上却沒有詩人了。詩比其他文學更容易作多種解釋，所以因詩而興起的文字獄，一向在中國歷史上佔最高位。中共統治下，詩就成爲更易招禍的工具。迫害復迫害，以致沒有人敢再寫詩。我們在此，再介紹幾位例證——

臧克家：山東農民出身的詩人，在他的詩逐漸受到重視時，他也逐漸左傾，寫了不少政治性的諷刺詩來攻擊政府，攻擊國民黨，努力爲中共宣傳。大陸陷共後，中共創辦「詩刋」，雖然他不是黨員，但他擁有廣大的號召力。和過去的功勞，所以敎他主編。大鳴大放期間，他說了一些眞心話，結果被迫自我誣陷，「坦白認錯」。後來文革一起，再翻舊賬，這位稍有良心的詩人和他的詩，就一同埋沒。

艾青：浙江人，他不但是三十年代的詩人，而且一直紅到五十年代，是中共最寵愛的老黨員，他的作品受到整個共黨的重視。但中共的倒行逆施，使他越來越反感，在「反右」運動中，被他最親密、最崇拜他的朋友出賣了，揪出來批鬥，從此這位詩人就不見了。

誤上賊船爲時已晚

以上所舉的例證，不過千萬受迫害作家中的一些典型，其他千萬受迫害的作家，每人都是一部從崇共而反共的血淚史。狡詐、險惡之輩，可以騙人於一時，不能騙人於永遠。這些作家在三十年代，曾爲中共立了汗馬功勞，他們反對國民黨，反對政府，認爲共產黨可以爲人民帶來幸福，結果他們發現誤上賊船，却爲時已晚。

生在自由地區的作家，有些還記得這些慘痛的往事，有些似乎無意中踏他們的腳印。我們只有自覺，中共控制之下，任何人都不能逃避被整被鬥的噩運，作家們不會例外。

目前中共爲打倒「四人帮」，把扼殺文藝作家的罪惡，一律加諸四人帮的頭上，再度喊出要在文藝戰綫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僞裝出再開放的政策，企圖用糖衣來向已成殭屍的文藝作家招魂！如果王實味、蕭軍、老舍、田漢……這一羣人，死而有知，也絕不願魂兮歸來；最後只有長嘆一聲嗚呼哀哉！

東北亞局勢的新發展

岑啓亮

最近國際政治益趨活躍，以色列總理貝金與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之先後訪美、美國副總統蒙代爾訪問亞太五國，蘇聯主席布里茲尼夫訪問波恩、以及中共華國鋒抵達平壤這一連串的活動，雖說是個別的行動，但也可認爲是息息相關，爲今後世局的發展的新綫索之一。

戰後三十年來，亞洲地區發生兩件大事，一是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的赤化，一是三年前印支三邦的淪陷。當然，這都是直接、間接，主要由於美國錯誤政策所導致的。現在剩下的都是大陸邊緣與海島國家。美國爲了維護它現有的在亞洲的霸權，必須首先挺住，堅守韓國三八綫、中華民國金馬台澎一綫，以及各海島國家。

亞洲局勢動盪不安

可是，由於卡達總統的競選諾言，美國須逐步撤離在韓國的駐軍；甚至美毛間所謂「上海公報」，而華府方面仍不忘所謂「正常化」關係；於是，引起亞洲自由國家對美國的條約承諾，表示疑豫。

美國在亞洲的退守、以及美毛關係的轉變、日本之趕上賊船，使整個亞洲形成岌岌可危的情勢。而中蘇共之間，自六十年代分裂以來，蘇聯志在包圍中共，提出「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計劃，顯然有意逐鹿亞太地區，益增亞洲之不安與動亂。

當然，亞洲最敏感的是東北亞地區，因爲這是美、日、中蘇共……四大勢力交會之處，也是海洋與大陸兩大勢力衝擊最激烈的地方。

近百年來，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一九〇五年，日俄遼東半島之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瀋陽）事變……這一連的戰亂，說明日本勢力的興起，必經朝鮮半島而至中國大陸。二次大戰末期，一九四五年蘇軍參戰，進駐中國東北、北韓；一九五〇年，慫恿北韓南侵，這是蘇聯勢力在東方進入海洋必經之路——朝鮮半島。當時若無美軍砥柱中流，則今日東北亞，不知又是甚麼面目。

韓戰之後，東北亞局勢凍結了二十五年。最近，由於美軍有意部分撤離韓國，日、毛醞釀簽約，以及毛美間之藕斷絲連，……特別是南斯拉夫狄托總統，與羅馬尼亞總統先後訪問華府，重提韓國問題之解決方案。……主客觀情勢的發展變化，促成布里茲尼夫之東來。

日本希望保持韓國現狀

就現狀言：朝鮮半島上南北對立，是一種力的平衡與均勢。站在南韓一面的有美國與日本，站立北韓一邊的有蘇聯與中共。美國因爲採取退守政策，當然希望能進一步促成南北韓之和解；日本至少是希望韓國維持現狀，成爲緩衝地區，以維護日本島嶼的安寧。站在北韓方面，中共雖然一直叫囂美軍撤離韓國，但，北平所願望的是利用聯合美、日等國以對抗蘇聯。故以常理推斷，中共似應不可能完全支持北韓南侵。可是，北韓方面又作何種打算。一般說來，一是戰、一是和、或仍維持現狀。在美軍未撤退前，北韓武裝南侵，美軍勢必參戰，故純戰爭路綫是走不通的；至少在美軍未盡撤前，是大太可能的。至於「南」「北」和，也是不可能的，因爲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社會制度、政府組織……這一條路也是走不通的、或不容走通的路綫。當然，還是維持現狀、或以和平的方式取得政權，統一南北韓應爲「理想」之策。

惟最後決定之權，若以二分法立論，則一半在平壤，一半在莫斯科。就莫斯科來說：假設日本不聽取蘇聯布里茲尼夫最近的警告，竟斷然與中共簽約；或美國積極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形成對莫斯科的壓力，則蘇聯勢必利用北韓，製造東北亞的不安，以打破均勢、破壞平衡，未嘗不是不可能的。

這次福田赳夫華府之行中，日內閣官房長官安培普太郎，四日在東京透露了一句有意義的話。他說：「恢復日中（共）和平友好條約」談判的時間，不會受到卡達表示支持日本重開此項談判的影響，可見中共、日本談判，原則上還是拖的局面。

雖然，中共日本最後或有可能簽約，但日前決不是適當的時機。至於美國派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於五月廿日前往北平，也不過是談談而已，交換意見，不會有甚麼成就。

華國鋒拉攏金日成

再看華國鋒此番平壤之行，隨行者有「副總埋」耿飈、這位「政治局」委員，被目爲負責「外交」的；及「外長」黃華、「副總理」陳慕華，她是「對外經濟關係部長」，故從華隨行人員中，似可窺知，此行不過是進一步拉攏與北韓的關係，以加強經濟交流，不可能有甚麼「大作爲」，未嘗不可視爲布里茲尼夫東來後之又一反應。

金日成下月訪蘇

北韓共黨頭目金日成下月訪蘇，究竟蘇聯與北韓將有甚麼新的玩藝兒，雖然，目前尙難看出端倪。若是美日、或美韓或毛日、或毛美之間；在對莫斯科方面有甚麼的不利情勢的發展，則莫斯科勢將繼布里茲尼夫東行之後，再度驅使、掀起、製造東北亞之不安，應無疑義。若是東北亞各方面能夠自抑，繼續維持現狀，則蘇聯與平壤之間，或亦不可能有甚麼直接或斷然的行動，以上是從消極、被動方面立論。如美蘇限武談判，在本月份內仍無達成希望，或莫斯科方面另有企圖，要在東北亞製造新的、局部的不安，以配合它的整個行動，則金日成下月莫斯科之行，將是朝鮮半島新動亂的信號。東北亞平靜了二十五年的局勢，今後是否能維持現狀，再平靜下去，這是值得密切注意的。

金馬倫有的放矢

一知

英國參謀總長金馬倫訪平，說了一句「蘇聯是英國和中共的共同敵人」，使蘇聯為之憤慨，要求英國解釋，英國會左派議員且要求金馬倫辭職，為平息這場討好中共的風波，英政府只好推說是不經意隨口而出的。其實金馬倫說此話有其目的，因為售賣武器和軍事技術給中共，既可賺錢，又能對抗蘇聯，對講求現實的英國，是最符合利益的事。

蘇聯是中共英國共同敵人

日前，英國參謀總長金馬倫訪問北平時，因為說了「蘇聯是我們共同的敵人」這一句話，而惹起一場爭論風波，尤其是被講的蘇聯，對之甚為激憤。

這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員國的國防指揮官，首次公開聲明支持中共對抗蘇聯。當然，中共對這項表示大加讚賞。



金馬倫與華國鋒

除了上面那句頗為「嚴重的」的話外，金馬倫還表示，中共和英國應該分享有關對抗蘇聯攻擊的反裝甲作戰知識。

雖然金馬倫稍後在記者會中曾稍微緩和其上述言論，然而話已出口，想要冲淡或收回是很難的。

金馬倫的話是有的放矢

金馬倫的話是不經意說溜了咀？還是有意如此？

從英國政府對金馬倫聲明的反應看，那句話斷然不是說溜了咀，因為金馬倫話出口後不久，英國國會的左派工黨議員即要求他辭職，但英國外相歐文却帮金馬倫辯解，極力為他平抑風波。金馬倫身為英國的國防首長，應該是不會亂講話的，況且他的北平之行經過英國外交當局批准的。

金馬倫訪問北平是英國政府當前力圖改善與中共關係政策的一部份。他訪問北平奉有與中共軍頭討論「國防思想」，以及安排一個中共軍事代表團於今年稍後訪問英國的外交使命。

英國希望獲得中共購買武器訂單

他曾試圖說服中共購買大批英國造的「獵犬式」噴射戰鬥機及其他武器。（據七日合眾社電：英國希望獲得中共的訂單，購買每架價值七百四十萬美元的三十架獵犬式戰機，英國政府視此為金馬倫最近訪北平後的可能發展之一）

金馬倫的北平談話，最值得注意的是有關蘇聯坦克作戰的那一句。蘇聯的憤怒顯然也是因之而起的。對於蘇聯在北約組織中央戰綫所部署的大規模裝甲武力，英國至為關切；而中共也極為害怕蘇聯會越過中國大陸北方邊界發動一項坦克攻擊。

因此，中共乃表示有興趣與英國及其他北約組織國家建立「國防」上的接觸，而今年稍後中共軍事代表團的歐洲之行，主要也在注意可為中共使用的軍事裝備及武器技術。

既可賺錢又可防蘇兩得其利

中共目前正在積極推行其所謂的「軍事現代化」，冀圖在一九八五年完成打基礎的工作，在其武器甚多落伍的情形下，想要如期達成目標簡直是異想天開，因此，它只有向外尋求現代化的武器及技術，而其最佳，且最方便的採購對象當然是武器自成系統的英國與法國。

賣武器和軍事技術給中共，既可賺錢，又能對抗蘇聯，對於講求現實的英國而言，當然是最符合其利益的事了，所以，英國的參謀總長在訪問北平時，就不免非常機伶地發表了讓中共聽起來極為受用的談話了。

埋葬資本主義新招式

位於中亞喜馬拉雅山系的阿富汗，日前發生流血軍事政變，杜德總統被殺害。這是自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七日杜德發動軍事政變，推翻當時扎希爾國王以來，阿富汗的另一次重大動亂。

阿富汗面積六十五萬方公里，人口現約二千萬，四隣為蘇聯、伊朗、巴基斯坦及中國大陸。由於戰畧地位重要，首先為英俄勢力所侵入，隨後美國勢力相繼而至，近年來中共亦虎視眈眈。

阿富汗雖標榜中立，但在對外關係上以蘇聯為最接近，而在援助方面亦以蘇聯為最多。阿國的軍事裝備及訓練大都仰賴蘇聯支援，總兵力約為十萬人，其中陸軍九萬人，包括三個裝甲師及十個步兵師，另有蘇製T三四、T五四、T五六及T六二坦克共七百輛；空軍一萬人，戰鬥機一五二架，其中包括伊留申型及米格式戰鬥轟炸機，此外，蘇製薩姆二式地對空飛彈，也配備在阿富汗境內各重要基地。而阿富汗亦接受美國的經濟援助，美國進出口銀行自一九五〇年以來即不時給予長期貸欵，並以低利優惠方式償還。在三角關係中，北平與喀布爾的關係乃屬比較脆弱的一環。

這次阿富汗政變的發生，雖然以暴力手段奪取了政權的當權派仍極力否認其共產本質，但種種事實顯示，政變是出於共黨的預謀。在四月十七日，阿富汗共黨的二個頭目被暗殺，可能是他的同黨或極端主義的回教徒所為，政府未能緝獲兇手；共黨與左傾份子藉此羣起鼓噪。杜德總統為了安撫起見，錯誤地准許一萬五千名騷動的羣眾參加葬禮，在街頭遊行示威。葬禮結束後，因警方拘捕了搗亂的七名共產黨徒；羣眾在共黨煽惑下更加激動。不到二十四小時，親蘇聯的阿富汗空軍副司令卡廸爾即發動武裝政變，出動坦克與飛機，於二十七日進攻喀布爾的總統府，杜德與其弟納姆在拒絕向叛軍投降後，全家老幼三十人，悉被叛軍以輕機槍射殺，其他軍民場遭殺害的達五百人之多。

喀布爾被叛軍控制後，主持政變的「軍事革命委員會」立即宣布廢除阿富汗憲法，禁止一切公眾集會，並命令所有杜德的軍官和內閣官員尅日報到，接受軍法審判。隨即由革命委員會通過自四月三十日起，改國號為「阿富汗民主共和國」，任命共黨頭子塔拉基為總理兼革命委員會主席。塔拉基屬於所謂「人民派系黨」，以前從事非法的地下活動，在政變前參加左派羣眾示威，曾被警察拘捕。這個赤色政權甫經成立，第一個給予外交承認的就是蘇聯，接着保加利亞和印度才相繼承認。從阿富汗這樣輕易地赤化的過程看，我們認識到共黨對「埋葬資本主義」

旁門左道的外交途徑

中共對日本外交，甚少透過正常外交途徑進行，經常運用邀請自民黨內親中共派、在野政黨領袖、學術、輿論界、工商界有力人士前往中國大陸訪問，通過此等人士，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以求達到目的。福田執政一年多來，中共邀請上述團體訪問北平者，已在百次以上。而由公明黨第五次代表團携回的意見書，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次並且說明了中共對「霸權條欵」仍繼續堅持，非達到目的不會變更。

中共與日本雙方「締約」談判無法獲致協議的主要原因，係由於對所謂「霸權條欵」的解釋與立場完全不同所致。日本認為「反對霸權主義」是一項普遍性和平原則，並非以特定的第三國為對象。因此一九七五年九月日本外相宮澤喜一對中共「外長」喬冠華所提出的「反霸四原則」（一）「反霸」不以特定第三國為對象；（二）「反霸」非指日中（共）採取共同行動；（三）「反霸」不僅適用於亞太地區也適用於世界任何地區；（四）「反霸」應符合聯合國憲章精神。）便成為雙方「締約」談判條件。因為中共堅持必須將「霸權條欵」，列入條約本文所以談判形成僵持局面。中共堅持此項主張的主要陰謀，是在企圖將日本納入中共的「反霸權主義國際統一戰綫」之內，現階段的第一號目標雖是「蘇聯社會帝國主義」，但進而亦以「美國帝國主義」為對象，因為中共「憲法」明定蘇聯與美國是「世界兩霸」，都列為打倒的目標。因此，上項條約在性質上是一種「反霸同盟條約」。條約在性質上是一種「反霸同盟條約」。日本一經同意簽訂，等於與蘇聯乃至美國為敵，影響日本與該兩國關係至大且鉅，故日本不願貿然締約。

此外在日本執政黨自民黨內部，對於締約問題已分裂成為主張有條件締約的「愼重派」和積極推動締約的「促進派」兩派，對立形勢非常尖銳。福田一旦簽約，不但黨內糾紛必將擴大，甚且有分裂可能。所以中共一直堅持早日促成締結包括「霸權條欵」的條約，來分化自民黨。在三月十四日鄧小平會見公明黨書記長矢野絢也所提交的一份「對中（共）日和平友好條約意見書」中，不僅對「反對霸權並非針對第三國」一點未予讓步，還指責日本一面主張反對霸權，一面又謂非針對第三國，認為不合邏輯，對福田作了嚴厲批評。同時中共還強調重開締約談判在中共方面已無任何障碍，隨時可以開始，希望福田首相早日裁斷。並謂園田外相如有意訪問北平，甚表歡迎。擺出一付厭迫福田，誘惑園田姿態。

余秋人

台灣幾位省議員要求省府清查持有「綠

荒淫腐化何獨四人帮

中文集中在上級，再上級就到中央，因此爭奪中央權力就可解決問題，奪得中央權力的人，由於本身權力不是來自人民，而是來自幹部的朋比爲奸與力量的交互支援。這種造成權力的人物，自然就是絕對權威的特權人物，過去紅衞兵揭發各高層中央幹部的腐化貪污，荒淫玩法，以及中共二十四號文件揭發的江青等四人的生活狀況，都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集中權力、造成特權，也造成腐化，這種騎在人民頭上的腐化特權人物，是由中共政治體制所造成，沒有例外，今天罵江青的鄧小平，當年的荒淫不是更駭人聽聞嗎？

上級如此，下級當然也依樣辦事。例如江西大吉山礦在五月一日舉行的職工大會上，很多職工反對所謂「大慶鐵人」王進喜的工作方法，認爲這是苦幹到死的思想，對生產沒有幫助，也不合人生的希望。據這礦上工人的工作情況，原來在井上工人編制只有一千五百人，大家不願爲中共盲目賣命，因而井上的工人多到三千八百人，過去這一礦區，中共的黨、團員總人數是一千二百一十人，現在是五百四十人，有三分之一不服從工作分配。中共以此作爲在工人中整黨的理由，但即可證明中國大陸工人、農民對這個政權的不滿和態度。另外一件去年九月七日晚上發生在北京宣武區的怪事，原來是民兵小隊長程肇宣，當時被七、八名穿軍服未帶領章的青年圍毆，大喊救命，無人敢上前干涉，人民警察知道他們是高幹子弟，也不敢勸阻，後來有軍車路過才把這小隊長解教下來，後來才知主持打鬥的一個是貴州革委會副主任李葆華的兒子，另一個是煤炭工業部副部長李健平的兒子，這是世襲特權的胡作非爲的具體證明。再如山西河南產煤的地方，人民配不到煤，全國正在減少猪肉與食油的配量，工廠肉類供應已絕跡，茶樓點心的餡子也沒有猪肉了，但凡是到過「北京」的中外人士都知道，中共人民大會堂的招待宴會，動輒幾百桌，有些是借外賓的名義，每次十來個賓客，幾百個自己陪客，甚至幾千個陪客，就以去年十月一日所開的宴會，在人民大會堂盛宴招待三千多人，其中所謂外賓並不多，只有柬、緬、羅、越、印尼、東德等國的共黨代表，及日、加、意、比等國少數客人，其餘都是有頭有臉的幹部，眞是朱門酒肉臭，野有餓死骨。大陸人民看在眼中，恨在心中，誰說今天的華、鄧政權，比、毛、江、周在位時的政權有何不同之處？在公開場合如此，私下如何，自然是揮霍無度，橫豎沒有法令，沒有體制，更沒有人民監督的議會，絕對獨裁的權力，就是絕對腐化惡化的權力，這是中共無法更改的。

艾離



開會時，有人論及；北市議會也有議員論及；現在省議會也提出討論。這顯然不是酸葡萄問題。而且這也不是省人事單位或市人事單位所能處理得了的問題，可是，這的確在此時此刻，人人憎厭、鄙棄的一種投機行爲，行政當局是不能漠然視的。

偷鷄摸狗的「綠卡」黨

所謂「綠卡」（GREEN CARD），百分之九十的美國佬並不知道是什麼玩藝兒。可是，你要跟他們提到P.R.，也就是PERMANENT RESIDENCE，大概有百分之五十的美國白領階級能知道是啥。（我們這兒反倒有百分之九十五不知道那是什麼玩藝）。說穿了：是美國的移民官兒們，在「想到美國移民的人」頭上耍的把戲之一。

而我們這裏的某些「大」民意代表和一些中學校長的老婆們，居然也爲這玩藝兒，要一年跑一趟美國，打點全付精神，去蓋那麼一次戳兒，簡直可笑之至。

認眞說來，假如有人「有志」去異域興家立業，那無可厚非。反正台灣目前人口密度，已高踞世界第二，一年要多出生幾十萬人，少了個千兒八百，壓根沒有影響。我們從幾十年前去國的華僑們，其對國家民族之眷戀、熱愛之情，是深深感佩的。所以，正大光明的移民出去，是沒有人會加以批評的。

可是，有些人腳踏兩頭船，一邊在國內照拿年俸，一邊要跑一趟美國，去蓋那麼一趟戳兒；還要用這裏納稅人的錢，來替他們支付旅費。

或是公然主張：辦養老育幼院，來爲他們奉養老老小小，實在是太過份了。

這批人，過去從不會爲國家、社會做過任何一件値得稱道的事。而且肯定的說：他們今後也永不會對國家、社會，有任何反饋行爲的可能。在這樣一個大時代裏，還在搞這種渾湯渾水的把戲，實在可恥。

有個美國佬，帶着鄙夷的口吻跟我說：「在台灣的中國移民配額，是含在大陸那卅幾省之內算的。那是依據『上海公報』——海峽兩邊是一個中國。你們在台灣的人，來辦『綠卡』，是懷着什麼心情的？」當時只有面紅耳赤，無詞可對。不知身懷「綠卡」的人，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啊！

有人提出，「去吧！你老哥還是快點走吧！愈快愈好」。足見今天全民對國家安危的關切和民族意識之高漲，較諸對日戰爭時代，並無遜色。一句話——民心可用。政府應當放手來處理這種在暗地裏摸偷鷄摸狗的角色。有什麼好顧慮的？

我們決不容許摸偷鷄摸狗，腳踏兩頭船的把戲，這會使千千萬萬有志之士，感到沮喪的。

翁得福

十二歲少女演床上戲
衣薄緊身和男人打滾
荷里活製造稚齡性感神女

尹靜心

荷里活喜歡「超齡使用」童星，使他們天眞美慧無邪的形象在影迷中留下深刻印象，像以前茱地嘉蘭、伊麗莎白泰萊、麥李斯德等，博得觀衆的憐愛。但現在却把這種純潔形像改變，使他們變成墮落的一羣，如十一歲的泰妲奧尼路抽香烟，說穢話，十三歲的茱迪福絲特演烟視媚行妓女。十二歲的謝德絲在新片中演一稚妓，穿着薄薄的緊身衣，和大男人在床上滾來滾去，對一個心智還沒成熟女孩子的影响，即使打着藝術旗號，也是極端不良的。



新性感偶像謝德絲，她像十二歲嗎？

荷里活影藝圈對於編排卡士，有一些特殊的法則，評論家羣中，往往會對某項「法則」發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而且意見對立十分尖銳。但有權決定政策的人，似乎少受外界評論的影響，看起來是，他們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製造「超齡使用」童星

譬如，荷里活喜歡「超齡使用」童星，他們從孩子堆裏找些美慧女童，模樣兒是那麽無邪，一旦在影迷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之後，立刻就讓她們換一副面目，製造一種衝擊感。

伊麗莎白泰萊是這項法則的一個典型。三十四年前她初上銀幕，演出「玉女神駒」，不旋踵就舉世聞名。

但是，影片公司只讓她的「玉女」形象維持到一段短時間。到她十六歲，就排她和英俊瀟洒的羅拔泰萊演對手戲，飾他的小妻子，當時衞道之士不滿之聲盈耳，可也奈何不得。

近年來，「超齡使用」童星的例子愈來愈多，而且手法愈來愈低，簡直到了令人側目的地步。

泰妲．奧尼路在一九七三年演「大老千與小鬼頭」時，才十一歲，在銀幕上却抽香烟、說穢話，把一個天眞未泯的小姑娘播弄成十足的飛女。不料她竟因演出入木三分而獲得當年的最佳女配角奧斯卡金像獎。

在「的士司機中」，十三歲的茱迪福絲特是烟視媚行的妓女，縱茱迪刻意仿效，演得是不差，但好多影迷看過後都倒抽一口凉氣，這樣小小年紀的良家女孩就得學會這一套。

風氣形成之後，要移轉就得費一番周章了，接下來被「超齡使用」的女孩，是十二歲的布魯姫．謝德絲。

和大人演床上戲影响身心

法國新潮導演路易．馬盧不久前到荷里活拍他的第一部美國片「太嬌嫩的女孩子」，他讓美得比伊麗莎白泰萊青少年期間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布魯姫．謝德絲担任主角，飾演在紐奧良一妓院中一位雛妓，影劇世家出身的凱茲．卡拉甸（按，是在「功天」電視影集中飾主角甘貴成而成名滿天下的大衞．卡拉甸的弟弟），則飾演已故名攝影師貝洛克。本來，雛妓全世界都有，攝影師中生性風流而常到青樓狎玩的人也不少。問題出在路易馬盧在影片中把這兩個人配成夫婦，

而且把這位一臉子大鬍子的攝影師和他的童稚新娘在床上的種種，全搬上了銀幕。於是在影片完成之前，輿論的評論就十分惡劣。

謝德絲的母親雖然對女兒所担任的角色表示諒解，甚至還說明布魯姬謝德絲在和男人演床上戲時身上穿着薄薄的緊身衣，但是對一個心智還沒有成熟的良家女孩而言，即使打着藝術的旗號，讓她去接觸這類的情節，讓她去和大男人在床上滾來滾去，即使不衞道之士，也會一種過分的感覺

年僅十二歲飾演一雛妓

正當泰妲·奧尼路和茱廸·福絲特逐漸邁入尬尷年齡，而一再受到魔鬼附身的琳達·白麗雅（「驅魔人」的女主角）却又無法逃過惡魔的蠱惑，因吸食麻醉毒品而鋃鐺入獄之際，一顆閃耀的性感「小」星星又在向全球電影觀眾們眨眼了。

路易·馬盧在其新作「太嬌嫩的女孩子」片中大膽起用了十二歲的布魯姬·謝德絲飾演一名純眞，惹人憐愛的雛妓，造成今年美國影劇界的震撼和好評，也爲謝德絲本人帶來了「稚齡性感女神」的美譽。令人感到驚訝的是，在日常家居生活裏，謝德絲却是樸實、平凡，毫無明星氣息的女孩子。她身材修身，穿起運動鞋來顯得活潑輕快。甚至咀裏還套著可隨時活動的牙套。她在排戲或社交場合中，才把牙套拆下來交給母親保管。

越發烘托出她的早熟

提起了電影裏的童星人物，觀眾腦海裏所映出的影像，不論是三十年代的朱地·嘉蘭、加利谷巴，或是六十年代的麥·李斯德、積·懷德，多是天眞、活潑博取觀眾的憐愛。但謝德絲却散發出一種成熟女性的風味。她不僅流露少女的羞澀、清新：同時在影片中出落的那幽怨、無奈的眼神，和她年齡比較之下，越發烘托出了她的早熟。這或許與她的父母離異多，使得她的個性獨立自主，以及敏感懂事不無關係。

演來有板有眼一炮而紅

打從一歲牙牙學語時，謝德絲就是個小模特兒，在公共場合蹦蹦跳。從影以來拍過五、六部片子。「吉卜賽國王」中，她所飾演的公主，在一宗婚姻交易裏被出賣了。此外，她與彼得·方達在一部西部片中拍檔演出，搶奪財寶。女中豪傑的角色她也能勝任愉快。在「可愛的寶貝」一片。由一名雛妓搖身一變當了娃娃新娘。她演來也是有板有眼，一炮而紅。在這些片子裏，謝德絲將自己溶入了各個不同的角色裏，演技精湛也變得了影評家與觀眾的相交讚許。

她的成功並非偶然得來

她的成功並非偶然的，却是以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換取而來的，就拿她參加「吉卜賽國王」一片拍攝的經驗來說吧，因爲這位公主不甘被出賣，寧願以車禍的結局來結束生命。謝德絲回憶拍攝這一場戲的情景時，仍是心有餘悸：「工作人員告訴我，由一名女性特技演員當我替身，爲我怕實際車禍過程。我只要坐在車子裏，綁緊安全帶，拍幾個特寫鏡頭就完事了。我就依照他們的指示隱在車子裏。拍攝時突然有一部飛快的轎車撞了過來。我想我一定翻了有一萬個跟斗吧！車子也幾乎撞上了一幢如假包換的樓房。可不是道具。車子給撞了個稀爛，我費了好大的勁兒才鑽出來。工作人員倒是拍攝了一幕驚心動魄的好戲；我可給嚇的半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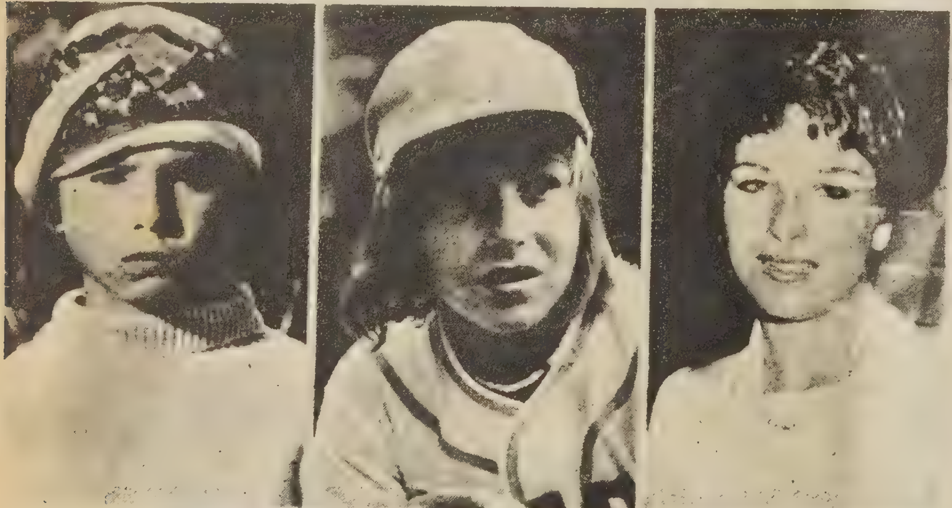
有些電影理論家認爲電影所表現的東西，無非是一些虛假的平面映象，與現實無關，但謝德絲以一個年僅十二歲女孩子的聰慧稟賦，在「太嬌嫩的女孩子」中都深刻劃出一個渴望獲得純潔性關係的小妓女的心理狀況，這樣的理論就有些站不住了。也使大家正視了此一早已存在却被社會迴避的雛妓問題。

她眞的願意當一名雛妓

謝德絲對於別人因爲她飾演一名妓女而爲她担憂的事，感到俗不可耐。「人怎麼會這麼愚蠢？」她說，「我不是也扮演過其它的角色嗎？可是他們總是問我，『你眞的想當一個雛妓啊？』」謝德絲的母親也有她自己的困擾。她說：「我母親也有點孩子氣，但她是我的慈母兼益友。別人總以爲母親在不斷地給我壓力。她祇不通過把我當作一棵搖錢樹。把我捧成名星，爲她賺進大把的鈔票。其實不然，如果我想放棄現有的一切，她一定會讓我放手去做，決不阻攔。」

絕不可能放棄美好前程

不過，看情形這顆如日中天的新星絕不可能放棄美好的前途。謝德絲七歲的時候就已經在紐約的一所私立小學初露鋒芒，有一次學校要求每位學生對自己名字的每一個字母的涵意描繪一下。謝德絲很得意的爲她名字大大的吹噓了一番：B代表美麗（BEAUTIFUL），R則意味著銷魂攝魄（RAVISHING），第一個O（OUTGOING）是外向。第二個O字是暴虐（OUTRAGEOUS），K代表了女性的仁慈親切（KIND），E則充滿了異國的風味（EXOLIC），相信能寫出如此機靈，俏皮，字眼的女星，即使她心萌退志，觀眾也不會充許她這樣做的。



泰妲奧尼路：左圖爲十一歲演「大老千與小鬼頭」，中圖爲十三歲，右圖爲十五歲。

中國的笑話文學（下）

陳紀實

明清兩代，是中國的笑話文學極盛的時代，笑話紛紛出籠，不計其數，其表現形式，大致取材自「論語」、「孟子」、文字諧聲結構以及詩詞對聯等。

明清是中國笑話文學極盛的時代，「笑」話輩出，試將它們分爲以下諸類，以博君一粲。

取材自「論語」「孟子」

「論語」每篇篇名，往往取篇中第一則前一二字做爲名字，第五篇開頭第一則爲：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這就是說孔子認爲公冶長，可以把女兒嫁給他，雖然他曾下過獄；但不是他有應得的罪。孔子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所以這篇的篇名就取爲「公冶長」，公冶長卽孔子的女婿。

未料後世的「聰明」才子，就據此而加以發揮。生出了這麼一個令人發笑的笑話：

「孔門弟子入試，臨揭曉，聞報『子張第十九』，衆曰，他一貌堂堂，果有好處。又報『子路第十三』，衆曰，這粗人也中得高，虧他那一陣氣魄。又報『顏淵第十二』，衆曰，他最有學問，屈了他些。又報『公冶長第五』，駭曰，那人平時不見怎的，如何倒中得高？一人曰，他虧有扶持。問誰扶持他？曰，文人。」（見「笑府選」）

註：此處「子張第十九」等均係「論語」中原有的篇目，現在拿來利用，當作考試時榜上的名次。孔子說，「堂堂乎張也」，又說公冶長好，把女兒嫁給他，也都見於「論語」。

又「論語」學而篇中有如下的一則：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是說貧人能不諂媚，富人能不傲慢，這是一種義德。可是後世的「天才」竟拿這兩句話，編出了一個令人捧腹大笑的大笑話：

「一官人有書義未解，問吏曰，此間有高才否？吏誤以爲裁衣人姓高也，應曰，有。卽喚進，官問曰，『貧而無諂』如何？答曰，裙而無襇，使不得。又問，『富而無驕』如何？答曰，褲而無腰，也使不得。官怒喝曰，唗！答曰，若是皺，小人有熨斗在此。」（見「笑府選」）

又「論語」衞靈公篇中，有孔子罵原壤「老而不死是爲賊」，用枴杖叩打他的腳脛一則（已見上篇，茲不贅錄）。後世據這則原文，演變成「闕黨童子」的大笑話：

「清同光朝，學政按試，善出割裂題，蓋以杜抄襲成文之弊也。然此風明時已有之。明人說部中，載『以杖叩其脛，闕黨童子』題，或作中渡云：『一杖而原壤痛，再杖而原壤仆，三杖而原壤死矣。三魂渺渺，七魄悠悠，一陣清風，化爲闕黨童子。』此雖謔言，殊見巧思。」（見「文苑滑稽傳」）

註：此處的「闕黨童子」亦見「論語」衞靈公篇。闕黨，黨名，孔子之故里也，闕黨童子卽指闕黨的一個童子。

「孟子」離婁下有「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一則（已見上篇，不再贅引。）後世據此而來的笑話有：

「丈夫欲娶妾。妻曰，一夫則一婦耳，取妾見於何典？夫曰『孟子』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妻曰，若然，我亦當再招一夫。夫曰。何也？曰，豈不聞『大學』序云，河南程氏兩夫。」（見「笑倒選」）

註：朱子「大學章句序」中云，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

又「孟子」梁惠王上有一則是孟子勸梁惠王要行王道仁政，勿窮兵黷武，並向梁惠王說明戰爭的害處。

孟子說：「王好戰，請以戰喻：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所謂「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是說當鼕鼕地擂動戰鼓，揮兵進攻時，雜方兵器一經接觸，他們却丟盔棄甲，拖着兵器退逃下來。

結果後世的蒙師，推衍這麼一個笑話：

「蒙師講『孟子』中『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三句曰，鼕鼕鼕，殺殺殺，跑跑跑。」（見「笑倒選」）

利用文字諧聲或文字結構含意

中國的文字具有形、音、義三者，所以明清的笑話由此而來的特別多，或取象文字的字形，或利用文字的諧聲，或影射文字的含意來編造笑話，而造成此類話笑的洋洋大觀，以下舉數則以明之：

其一：「二蒙師死見冥王，一係讀別字者，一係讀破句者，勘畢，別字者罰爲狗，破句者罰爲猪。別字者曰，請爲母狗。王曰，何也？曰，『禮記』云，『臨財母狗（毋苟）得，臨難母狗免。』做猪者請生南方（詳見下則）。」

其二：「冥王惡世多庸師，不識句讀，誤人子弟，乃私行訪之。聞有敎『大學』序者，念曰『大

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卽命鬼卒勾來，責之曰，汝何甚愛之字，我罰你做一個猪。其人臨行回顧曰，做猪所不敢辭，願判生南方。王問其故，對曰，『中庸』云，『南方猪（之）強於（與）北方猪（之）。』」

註：南方吳語統系的方言，之猪之字讀音相同。

其三：「某省鄉試，有一卷引用『昧昧我思之』一語，誤作『妹妹我思之。』閱卷者批於上云：『哥哥你錯了。』」

其四：「昔聞一試卷，文多『而』字，房考批云：『當而而不而，不當而而而，而今而後，已而已而。』陳問樵見之，作諢語曰：『而字如釘鈀，然用之當，則爲犂地，土鬆而秧插矣。用之不當，則爲擊人，迎頭一鈀，未有不致死者。』足稱妙解。」

其五：「某公任山東學政時，按臨某郡，得一卷，內有夾帖，謂『同邑某相國，係童生親戚。』而『戚』字誤書作『妻』。學政批其文云：『該童旣係相國親妻，本院斷不敢娶。』書『取』作『娶』，恰與針鋒相對。」（以上三則，均見「文苑滑稽傳」）

其六：「賣韭賣蒜賣葱賣白菜四人常作酒會，獨賣白菜者屢不還席。後賣韭葱蒜三人避之飲酒，賣白菜者忽又尋至，其三人商議欲諷其不還席意，曰，今日此飲須將我四人本行中作一令。賣韭者曰，韭（久）飲他人酒。賣蒜者曰，蒜（算）來不可當。賣葱者曰，葱（聰）明人自曉。賣白菜者曰，白吃有何妨。」

其七：「瞎子矮子駝子三人吃酒爭坐，各曰，說得大話的許坐第一位。瞎子曰，我目中無人，該我坐。矮子曰，我不比常（長）人，該我坐。駝子曰，不要爭，算來你們都是姪輩（直背），自然該讓我坐。」（以上二則，見「笑倒選」）。

以詩詞對聯文章形式表現

其一：「一秀才數盡，去見閻王。閻王偶放一屁，秀才卽獻屁頌一篇曰，高竦金臀，弘宣寶氣，依稀乎絲竹之音，彷彿乎麝蘭之味，臣立下風，不勝馨香之至。閻王大喜，增壽十年，卽時放回陽間。十年限滿，再見閻王，這秀才志氣舒展，望森羅殿搖擺而上。閻王問是何人，小鬼說道，是那做屁文章的秀才。」（見「笑贊」）

其二：「嘲近視詩云，笑君雙眼忒希奇，子立身邊問是誰。日透窗櫺拿彈子，月移花影拾柴枝。因看畫壁磨傷鼻，爲鎖書箱夾住眉。更有一般堪笑處，吹燈燒了嘴唇皮。」

其三：「一杭人有三婿，第三者甚獃。一日，丈人新買一馬，命三婿題贊，要形容馬之快疾，出口成文，不拘雅俗。長婿曰，水面擱金針，丈人騎馬到山陰，騎去又騎來，金針還未沉。岳丈贊好。次及二婿曰，火上放鵝毛，丈人騎馬到餘姚，騎去又騎來，鵝毛尙未焦。再次輪到三婿，獃子沉吟半晌，苦無搜索，忽丈母撒一响屁，獃子曰，有了。丈母撒個屁，丈人騎馬到會稽，騎去又騎來，孔門猶未閉。」

其四：「昔有三人行令，要上山見一古人，下山又見一古人，半路見一物件，後句要總結前後二句。一人曰，上山遇見狄青，下山遇見李白，路上拾得一瓶酒，不知是青酒是白酒。一人曰，上山遇見樊噲，下山遇見趙盾，路上拾得一把劍，不知是快劍是鈍劍。一人曰，上山遇見林放，下山遇見賈島，路上拾得一個屁，不知是放的屁擣的屁。」（以上三則，見「笑府選」）

其五：「截下題甚難着筆，或作『西子』文云：『東有東方朔，南有南宮适，北有北宮黝，西方獨無人乎？引領而望之曰：「西子來矣！西子來矣！」』主試者爲作對句云：『一等有人矣，二等有人矣，三等有人矣，四等獨無一人乎？援筆而勾之曰：「秀才去矣！秀才去矣！」』」

其六：「某生善詼諧，一日所畜之鷄忽斃，某烹而食之，復作文以祭之曰：『生也其鳥喈喈，死也豈無葬埋？以我肚腹，作爾棺材。嗚呼哀哉，醬油拿來！』末句尤神來之筆。」

其七：「某處舉行縣試，題爲『割鷄』二字。一卷有云：『其爲黃鷄耶？其爲白鷄耶？其爲不黃不白之鷄耶？』閱卷者批其上云：『蘆花鷄。』及閱其對比，則云：『其爲雌鷄耶？其爲雄鷄耶？其爲不雌不雄之鷄耶？』又批其上云：『閹鷄。』」

其八：「有醫生子病死者，紀文達戲爲破承云：『長子死焉，樂（借作藥）其可知也。夫父爲大夫（京師謂醫生爲大人）子疾死，可以無死，今也則亡（讀本音），不圖爲樂（亦借作藥）之至於斯！』」（以上四則，見「文苑滑稽傳」）

明清兩代，可說是中國「笑」話紛紛出籠的時代，所產生的笑話不計其數。限於篇幅，也僅能在此舉其大端，畧分爲四大類，以見一斑。所出版的笑話集亦不少，最有名的有如下諸本：

（一）笑贊：明朝的趙南星輯。選錄七十二則。

（二）笑府選：明朝的馮夢龍輯。選錄一百六十七則。

（三）笑倒選：清朝的陳皐謨輯。選錄六十五則。

（四）笑得好選：清朝的石成金輯。選錄五十三則。

笑話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自不待言。笑話文學在俗文學中所佔的份量，那更不消說，好的笑話，可以博君一粲，更可以發人深省；並非只是消遣胡笑嬉戲而已，正如趙南星於「笑贊」題詞中所說的，笑話不僅可以解頤，亦可以談名理，通世故，染翰舒文者能知，其解其爲機鋒之助良非淺鮮。

馮夢龍的「笑府」原序說的更妙，僅錄於此，以爲結尾：「古今來莫非話也，話莫非笑也。兩儀之混沌開闢，列聖之揖讓征誅，見者則誰耶？夫亦話之而已耳。後之話今，亦猶今之話昔，話之而疑之，可笑也，話之而信之，尤可笑也。經書子史，鬼話也，而爭傳焉。詩賦文章，淡話也，而爭工焉。褒譏伸抑，亂話也，而爭趨避焉。或笑人，或笑於人，笑人者亦復笑於人，笑於人者亦復笑人，人之相笑寧有已時？笑府，集笑話也，十三篇猶云薄乎云爾。或閱之而喜，請勿喜，或閱之而嗔，請勿嗔，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與若皆在其中供話柄，不話不成人，不笑不成話，不笑不話不成世界。」

戰略偵察機「黑鳥」

陳金耀

一九三八年英國特工局透過英國民航公司從美國訂購了一架機身加熱的洛歇公司飛機，得到英國空軍參謀部批准，開始實驗空中照相方法。當時，飛機超過八千尺以上的高度便不能照相，因爲水蒸汽凝結而使鏡面迷蒙，由於與德國人的敵對態度，這種高度就等於自尋死路，所以他們想出了一種方法，在鏡頭下面吹過暖空氣，使在三萬尺以上高空仍然能夠照相，這種洛歇飛機就成爲所有間諜機的鼻祖。

後來美國洛歇公司推出U2高空偵察機，U2飛機飛行顯示出在上空偵察的重要情報價值，一九六〇年五月間U2被擊落，其實新的取代者已出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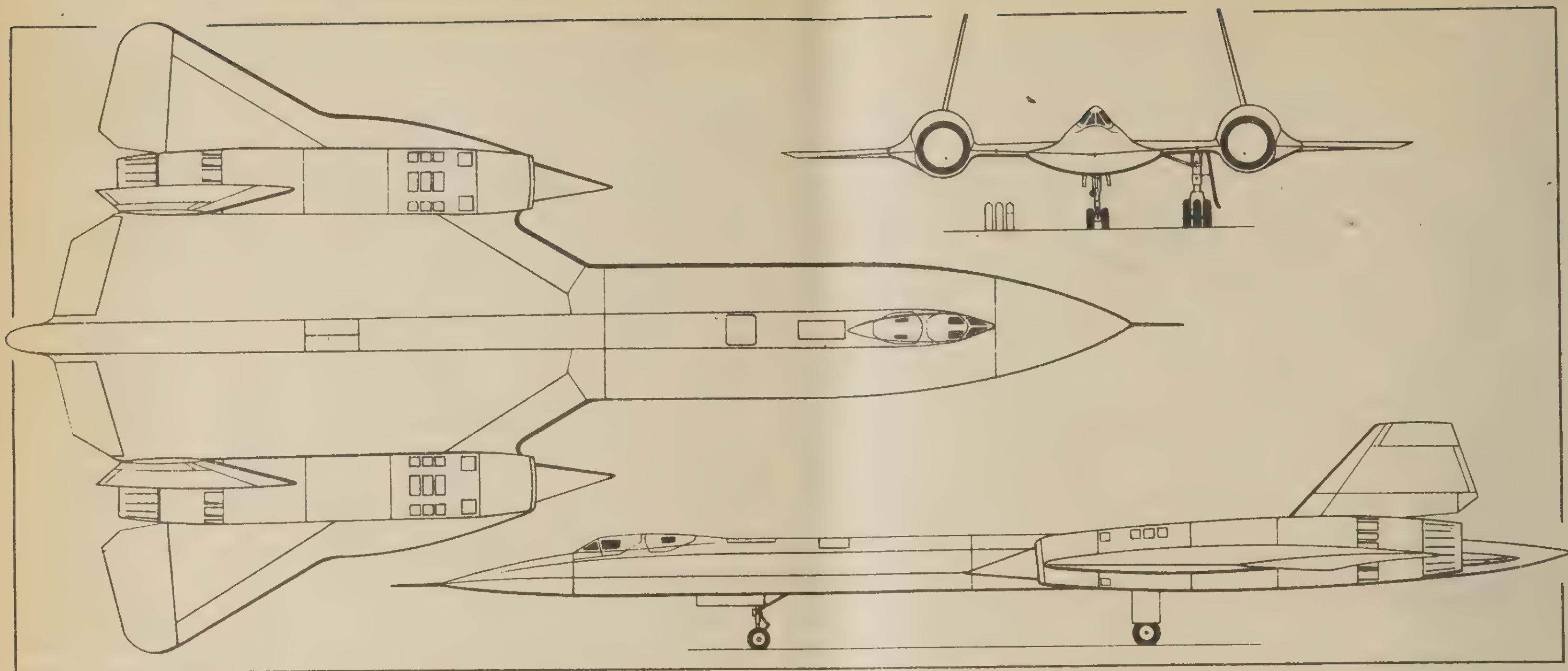
洛歇公司自從於一九五九年以其精湛之設計得到美國政府的合同，設計一種能以三倍音速度飛行高度達八萬尺的超級截擊機，由於一切的要求都是極高而超乎美國飛機設計家的知識範圍，所以一切的設計都要由頭開始研究進行設計。這種設計幾乎要由每一個螺絲釘開始，飛機在飛行時，與空氣的磨擦，引起了高溫、溫度最低的表面要比火爐還熱。最高溫時達白熱的溫度。洛歇把三倍音速的戰機試驗型名爲A—一一型，其設計原意在使之成爲U2或高空戰略偵察機之繼承者，爲了應付設計面對的高熱問題，特別研究出一種叫百達B—一二〇號新太（金傍下同）合金。這種合金由太金屬公司製造，佔了飛機的結構總重量的百分之九十三強，此型戰機是後來改裝成爲SR—七一型的主要根據，SR—七一型主要有A型、B型和C型三種。SR—七一A型是由原型發展而成的戰略性攝影和電子偵察工具，一九六五年交美國戰略空軍試驗，並在一九六六年在加利福尼亞州的空軍基地，成立了第九戰略空軍偵察隊，一九七〇年中東戰爭，這種飛機曾出現於蘇彝士運河出現，一九七一年出現於冲繩的空軍基地，對中國大陸進行高空飛行偵察，SR—七一型偵察機都添上了深藍色，不過非正式的飛機名字依然被叫作「黑鳥」。

「黑鳥」原來主要的戰鬥試驗計劃至一九六八年便也告一段落，但技術試驗發展計劃，仍伸延了數年，工作是要搜集有關超音速飛行和高空飛行的科技資料，機身的機首和機體表面所引起的阻力，基本機體和機翼動力學的設計，高速運動下的散熱方法、動力系統和引擎吸入空氣的方法，以及其他操作超等高速戰機飛行的駕駛技巧。

戰機原有之飛彈火力控制雷達等都換上了研究的儀器，其中包括在右端機翼裝置的紅外綫電視析



在高空以三倍音速作冲刺飛行的洛歇公司SR—71



SR—71 三個不同投射圖

象器，此外溫度監視器，高音速飛行的研究儀器等。

SR——七一A是一種雙座位的戰畧偵察機，飛機的兩巨型引擎裝在機翼上各有三萬二千五百磅衝力。引擎有很多空槽以減低飛機的溫度。引擎的噴氣口可以抵擋攝氏五百九十三度的高溫，飛機所應用的原料是一種特別壓縮的低揮發氫化碳，飛機共分七個油箱，其中五個分佈在機身的頂部，其餘兩個分別在兩機翼內。總儲存量達八萬磅，燃油要熱化爲三百廿度攝氏才輸進引擎內，燃油的消耗有自動化控制以維持飛機的重心，由於飛行中引起熱量的問題，機翼的油箱是首先用去。作起飛爬升之用。機體內加壓以策安全，機身設計可以抵禦高達二百六十至三百一十五度攝氏的高溫。

「黑鳥」有兩名機員，一是機長，一是偵察員，分別坐在兩個分隔的機倉之彈射座位上。座位設在一個機倉頂蓋向上開啓，鉸裝在後端。機倉是金屬的，有方型的窗，機員都穿上太空衣，這種衣服是爲了在高空彈射逃生而設計的，兩個機倉都全有空氣調節，機員逃生系統是特別設計，可使機員可在十萬尺高空及三倍音速的速度安全著陸逃生，偵察員，又要充任副機師、飛行工程師和導航員，飛機飛行時，除機長外，偵察員亦可操作飛機飛行。

飛機機倉的氣溫減低是利用飛機的低溫燃料帮助而操作的，「黑鳥」飛行採用的導航系統，可以在日間或夜間中利用太空中星的誘導自動導航，此外還有空中數據電腦和自動飛行控制系統，「黑鳥」還配有精密的電子偵察和攝影系統，可以在一小時內在八萬英尺高空對六萬平方哩進行戰畧性偵察和測量。攝影偵察，採用紅外綫進行而且還在機體各部份裝有電子感應系統。爲了減輕飛行的重量，「黑鳥」是沒有携帶武器。

「黑鳥」一般飛行高度是七萬八千七百四十尺，時速約二千哩，約三倍音速，在三萬尺飛行時，時速達一千三百二十哩的兩倍音速，空中三倍音速行時，轉彎半徑是九十至一百廿哩。

SR兩字是戰畧偵察機的代號，飛機的機體溫度很高，起飛不到十一分鐘溫度已上升到攝氏三百度，至三十五分鐘溫度達至最高。飛機的冷却時間亦需很久，所以飛機著陸之後，地勤人員奉命不得隨意接觸飛機表面，而飛機添上的高度散熱性能之漆重達五十磅，不過可以減低飛機機體攝氏卅度的溫度，機倉的溫度保持在華氏六十至八十間。

另一方面由於高度活動，飛機的機械潤滑濟也是特製的每加侖爲港幣七百元之多，至於製造飛機的太B——一二〇合金也非常昂貴，平均每分太合金屬條價值達六百港元，而製造這些金屬機體還需要大型的小壓機。飛機飛行所引起的高熱，可使零件澎漲軟化，所以飛機的結構和表面非得應用百分之九十三之太合金不成。

機員的加壓太空衣，共分兩層，內層是墨綠色的膠質和尼龍製成的，與手套和靴連着，使身體維持壓力，機師的飛行衣外層是鋁質表面的尼龍物質，可以抵禦高溫。逃生降落傘也是飛行衣的一部份。整件飛行衣重四十磅，穿上身上需要十分鐘之久，而且還要經專門訓練的人帮助才行。頭盔有一小入口，供飛行中進餐之用，其型式與太空人吃的管裝食物一樣。飛行員早在一天前，準備出擊工作。一天之前已開始飛行計劃和接受訓示。這是一整天的工作，在飛行的當天，機員吃的是高蛋白質和小排洩物的食物。

因此種偵察機的性能良好，原供情報使用現在已被認爲可以担任國際事務中善竟的任務，用以監督軍備管制，同時另一型新的高空間諜機現已在內華達州的秘密武器試驗場試驗中。

嚴季鷹遭女鬼報復

胡蓑之

咱們中國有句俗語：「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還不報，日子未到」這就是說一個人爲善爲惡，將來都有報應，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亦即所謂「善惡到頭終有報，只會來早與來遲」罷了。事實上，因果報應是有的，不可不信。這裏舉出一個威名顯赫的人物，便是活活被寃鬼捉去的。那就是唐代的四川王，曾被封爲鄭國公的嚴武，即死在一個曾經遭他害死的女鬼手裏。

只要你翻開唐書一查，便可知道嚴武當時的威風八面，不可一世的！按：嚴武、字季鷹，華陰（屬陝西省，在潼關縣西，因其地在華山之北，故名）人係中書郎嚴挺之的兒子。他最初爲太原府的參軍事；追隨唐肅宗李亨討平安史之亂後，累官至劍南節度使。他曾經在四川破了吐蕃七萬於當狗城，進而晉爲禮部尚書，封鄭國公。他在四川多年，爲政威猛，專橫跋扈，名爲成都尹，實則是西南的土皇帝，窮極奢靡，用財無藝。

嚴武除了上述官職之外，尚有御史中丞、右僕射（唐自尚書令廢闕，二僕射爲宰相之職）等。根據記載：嚴武首次出任成都尹的時間，是在唐肅宗上元二年（公元七六一），然而好景不常，到寶應元年（七六二），玄宗死於西內，肅宗也同時宣告駕崩！嚴武被召還京。代宗李豫嗣位，改元廣德。由於成都少尹兼御史的徐知道，忽然發生叛變，令到西南各地局勢緊急！一直到廣德二年（七六四）的春天，嚴武再度出鎭成都。可是至第二年（永泰元年七公五）的四月間，嚴武突被女鬼索命而死！

曠男怨女離長安私奔

究竟那女鬼是生前個怎樣的人，跟嚴季鷹有什麼過節，爲何變成厲鬼而致嚴武於死地呢？這般帶有迷信的恐怖故事，其實不見於正史，而盧子所著的「唐逸」史中，紀載頗爲詳盡，其所發生的傳奇故事，很是複雜，經過情形大致是這樣：嚴武死於唐代宗永泰元年（七六五）四月，而其致死之因則種於三十年前的唐明皇開元廿三年（七三五）。這時的嚴季鷹，還在京畿道的小參謀任內。

故事叙述嚴季鷹有一天，在長安市大街上，看見一個年方花訊、容貌娟美，娜婀多姿的少女，驚爲天人！多方調查，才知道是大名鼎鼎的長安張軍事的千金，爲了要達到目的，乃千方百計地，以厚禮買通張軍的家人，引誘張女到自己的住所來，曲訴衷情，

加以季鷹當時還是一個英俊青年軍官，張女一經見面後，經不起他那油腔滑調的誘惑，無形中對季鷹也發生了感情，於是曠男怨女，彷彿乾柴烈火，遂發生了不可告人的關係，硬把生米煑成熟飯。定情之夕，嚴季鷹因寶誓山盟，表示願與張女同偕白首。而張女也覺得旣失身於嚴郎，只好將錯就錯，於是悄悄地離家出走，並與嚴武暗中在長安同居將近一個月之久。張軍使以愛女失蹤多時，遣派家丁遍尋不獲，於不得已的情況下乃報官請求通緝歸案，鬧得滿城風雨！

嚴武聽到這個消息，心裏難免發慌起來，恐怕事情一旦外洩，就很可能被擒，便跟蹤張女密商，計劃私奔前往江淮地方暫避風頭。由於當的江淮河南轉運使裴耀卿，原是嚴武父親的老友記，故欲前去相依，認爲可以謀一枝棲；張女也很同意，表示願與季鷹同甘苦，雖流亡亦無怨言。因而一對私奔男女，便悄悄地離開了長安市區；迅速出潼關以赴東南。可是嚴武這次之逃，却已引起了張軍使的懷疑，他隨即嚴厲地訊問其家人，竟獲得確實的口供，乃報請官府追捕嚴武，以便索還自己的女兒。這宗桃色案件發生於長安皇城之地，因爲張軍使又是長安的知名人士，而嚴季鷹亦以英俊豪俠聞於都中。故此，一時成爲街頭巷尾的談話資料，都門傳說，事聞於唐明皇風流天子，也覺得這小子不像話，馬上下詔追捕，飛騎傳轉，並令萬年縣的捕賊官，專司其事。以事態嚴重，乃挑選若干有經驗的捕快，分頭搜索。

爲欲脫罪而殺人滅屍

另一方面，嚴武當時已過了潼關東下，經洛陽改由水道前進；而萬年縣的捕賊官則又遣派其屬下分水陸並進。這時嚴武在途中已聞其事，內心極爲焦慮！他知道事態已經擴大，如果萬一被捕，不僅是自己的功名前途盡毁，甚至連生命也可能有危險！爲了脫身與自保之計，乃動殺人滅跡的念頭！以爲捕賊官搜不到張女，便沒有證據，不能入罪，於是把心一橫，當晚嚴武在船艙中與張女對飲，一如常日，並獻殷勤不斷勸張女多飲，黃湯落肚，張女醉如泥，伏在桌上動彈不得，嚴武認爲時機已到，即取琵琶絃一根，狠狠地將張女活活勒死，並以巨石縛其身，使屍沉於河底。

事過兩天後，騎捕果然追及，攔截嚴武所乘的船，進行嚴密搜查，但是一無所獲，沒有證據，却不得逮捕嚴武，使他有機會脫身，在宋州（即商邱）小

伕，即往拜晤轉運使裴耀卿，從此嚴武在此工作，而江淮河南一帶，也沒有任何人知道他和張女私奔的事，以致張女冤沉海底了。

數年後，嚴武以軍功屢有升遷，一帆風順，官運亨通，而往事亦自忘矣！到了天寶初年，嚴武已逐漸得勢，而且已娶名門之女，生有子女。而對於張女之情，則早就拋至九霄雲外，天寶安史之亂平定後，嚴武已升爲劍南節度使，在四川威重一時，朝廷倚重，全蜀的軍政事務，都決於嚴武一人。因之，嚴武小人得志，驕橫跋扈，氣焰高張；尤其一生更不迷信一切巫祝僧道，有時且喜怒無常，神經錯亂！甚至連心腹好友如杜甫之流也不能容呢！相傳有過一次，嚴武因飲酒大醉，曾欲殺杜甫，醉後又向他道歉。

道士發現冤孽入嚴府

永泰元年的春末夏初，嚴武忽在成都住所患了小病，而終日神鬼恍忽，大夫也無法診斷其病情如何。一天正午，忽有一名道術高深的老道士，直入成都府尹署，自稱來自峨嵋山，要求會見嚴僕射。守衛門卒以嚴府尹素來與方外之士無交情，乃表示堅拒不通報，而那道士則至署衙門前厲聲呵責衛兵，表示非見不可！並謂此次特別前來，全是爲了嚴僕射的病情，若拖延時日，於病人大爲不利云云！衛士不得已入內通報，嚴武起初還下令驅逐道士，繼而以道士來得太唐突，必有蹊蹺，遂勉強讓道士入署內候見。

原來嚴武所患的病並不十分嚴重，仍能自動由臥室走出中堂來接待賓客。他見道士入大廳的時候，忽向左廊呵斥，似乎與什麼人爭執，良久乃已，始上堂向嚴武行禮；寒暄之後，道士即直言來意說：「他在峨嵋山上，已見嚴僕射遭冤孽所纏，災厄重重，且其冤家在側，爲何不知悔咎，而以香燭陳謝呢？」

嚴武聞言不獨毫無悔過之意，且勃然大怒，雙目睜視道士而不作答。道士勸嚴武不可固執，試平心靜氣回憶過往，有無負心殺人而導致冤魂不散的事？嚴武暫息怒氣，沉思有頃，仍回答「並無其事」。

道士見嚴武可能不願道出自己以往所作傷天害理的隱事，或已經久忘記了，乃搖頭嘆息，直言不諱：「貧道起初還以爲山妖鬼魔作祟，匆匆趕來成都，爲公呵斥驅除了事。但沒想到我剛剛入署經過階廊時，見有冤死者的鬼魂立於左邊，貧道先加以呵斥，據言彼曾遭公冤殺，已請准上帝實行報復索命云，公爲何還要隱諱？」

嚴武聽了這一番話，仍然想不起來，並表示「自己身爲軍政首長，既擊退吐蕃，又曾敉平內亂，在戰場上殺人無數，當然不知道是何方冤孽？」接着他又反問道士：「那冤魂是怎樣的身份表格？」道士答稱：「像是一個少女，年約十七、八歲，頸項上繫有繩物，似一條樂器之絃。」

女鬼現形向嚴武索命

嚴武一聽到這句話，頓憶前情，即離座拜於道士之前，說「確有其人其事」，並請道士設法壇爲冤魂超渡。道士對曰：「那女魂要求親自現形面公陳詞，或能解釋亦未可知。……」

至是，嚴武對道士言聽計從，即摒息左右，僅留小僮隨侍，吩咐設下香案，焚香秉燭，由道士作法，引導女鬼入廳堂。道士向外噴水後，頃刻間嚴武便見一女姍姍而來，頸繫琶琵絃，向嚴下拜，武認出冤魂即當年同他私奔的張女，驚魂交迸，掩面不敢看！而女魂則直指嚴武，愴然斥之曰：「嚴季鷹你太殘忍！我當年從你，是我的失行，於你無所負。你爲了脫罪，儘可棄我而逃，爲何要毀屍滅跡？」

嚴武聞言，如坐針毯！悔謝之餘，並答允以佛經超度，道士亦爲之懇求，張女的冤魂則說：「我爲嚴武手殺，已請命於上帝三十年，今無人情可講，必索爾命以償，期在明日晚間。」

言畢，女魂飄然不見，嚴武知不能免，乃揖謝道士，自入內室，安排後事；至第二天午夜後，這個殺人滅屍的負心人，果然瓜直，不亦奇乎！

嚴武死後，他的老友詩人杜甫，內心極爲沉痛，這可從老杜那首「哭嚴僕射歸櫬」詩看出。詩云：「素幔隨流水，歸山返舊京。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風送蛟龍匣，天長驃騎營。一意三峽暮，遺教見君情」。由是可見杜甫與嚴武的交情是生死不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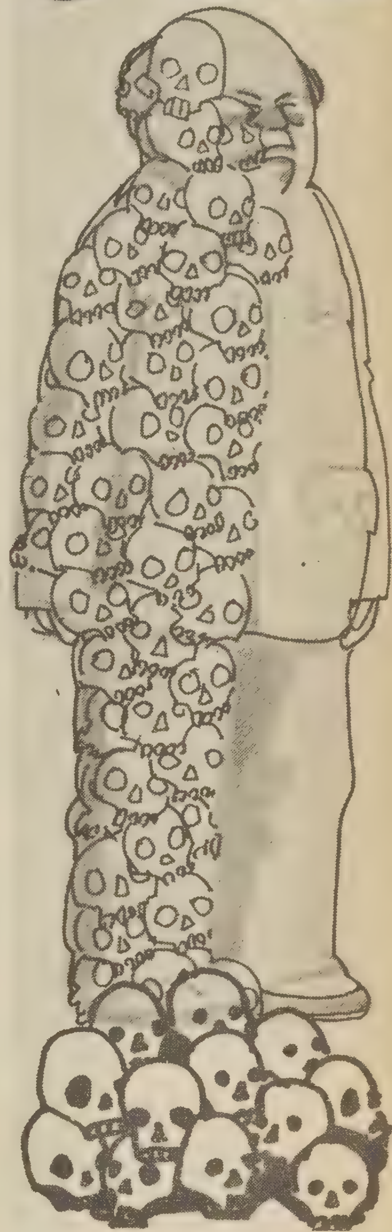
杜甫悼嚴僕射的詩句

杜甫原是一個著名的詩聖，對於一個專橫跋扈的負心人爲何有交情？因爲，杜甫攜妻帶子由陝西的長安，輾轉二千三百八十里的路程，到達成都時爲唐肅宗乾元二年（七五九），他在這裏前後住了五、六年，直到代宗永泰元年（七六五）始離開成都。咱們這位詩人到了成都後，認爲生活可以安定一下，因此，他初到時所寫的五古詩，顯然心情開朗：「剪剪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遊子日月長。曾城塡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初出月不高，衆星尚爭光，自古有羈旅，我何若哀傷？」

原來杜甫到成都後，親友增多了，並獲得他們的幫助，因而在錦江附近，百花潭之北，浣花溪之西，經營了一座草堂，雖簡單樸素，却恰如其份。尤其他更有兩個關係密切的朋友，都在四川做官：一爲高適，一是嚴武。這兩人對他很好，特別是嚴武給他助力最大，後來他兩人幾乎共進退，當嚴武被召還京時，杜甫也一度離開成都。嚴武再鎮成都後，杜甫始返回草堂；並且正式加入嚴的幕府工作，更被表薦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可是「文章憎命達」，他的生活剛才安定，不幸、高適、嚴武都在翌年正月及四月，先後死去，令到老杜不能繼續待下去，乃於同年五月，拋棄了草堂南下。他仍回憶嚴武被召還京時那首五律「奉濟驛重送嚴公回韻」詩，不禁有昔之感！詩云！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盃重把，昨夜月同行。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榮。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

瘟君夢



岳騫

「黨」必須是團結的，不可分的。我們每個「黨員」都服從毛主席，尊敬毛主席，可是高崗經常的口頭話是「我是一個留過學的共產黨員」。不錯，高崗在一九三六年曾經到俄國讀過幾天書，但這又有什麼了不起？我「黨」領導人中，在外國留學的，不是很多嗎？我也在法國讀過書，但我還是服從毛主席。高崗常常對人說，「我是洋共，毛澤東他們那班井岡山的是土共。」就是譏笑我們是土包子，沒有喝過洋墨水。土包子有什麼不好？土包子立場堅定，不大會變質。土包子又比較熟悉中國社會風土人情。洋墨水喝得越多，我看愈靠不住。高崗在東北的大將有四大天王，書都讀得不少，於是夥着高崗專門提拔知識分子幹部，特別是留過學的更受重用，忠心耿耿然而文化較差的土包子幹部就被排擠，被打擊。我也並不是說就該排擠所謂的「洋共」，而是應當不分土洋，先看立場，量才錄用。黨員中分成土洋，土與洋就要鬥爭，不服從，「黨」不就分裂了嗎？不就完了嗎？

高崗更惡毒的是誣衊毛主席。高崗曾不止一次地對幹部們講道：「想當年那些土共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陝北的時候，一個個餓得皮包骨頭，衣不蔽體，破破爛爛，簡直和叫化子一樣；當年要不是我高崗收容他們，早就凍死了，餓死了，早就沒有毛澤東了，還有什麼毛主席？」各位想想，還有比這更惡毒的話嗎？所有的土共命，都是高崗救的，我們有今天，首先得感謝高崗收容之恩，我雖沒有「長征」，不過，我相信高崗描述的大概是事實，爲堅持「革命」，所以才跑那末遠，一路上沒吃沒穿的，又有追兵，到了延安，不變叫化子才怪。我們是「革命派」，高崗那時在陝北有地盤，也是「革命派」，彼此支持互助，結果「革命」的立場，怎能說「收容」、「救命」呢？高崗這種說法，我們不禁想，當時高崗應該不「收容土共」，而應該把這些「叫化子」綁起來，獻給國民黨，再和國民黨討價還價，甚至投降蔣委員長也不一定！照高崗的說法，我們可以斷定，從最初一刻起，高崗就不是眞「革命」，而是借着「革命」的招牌，相機擴充自己的勢力和野心。必要時，完全有可能背叛「革命」，由分裂「黨」而背叛「黨」，只要能滿足個人的權勢，慾望和野心！

然雖高崗具有着種種的缺點，但我們「黨」認爲高崗搞經濟終究是一把好手，因此決定把整個東北交給他。「國家」的總路綫是以重工業爲基礎，而東北是中國重工業的基地，東北原先在日本和僞滿統治下，重工業就有相當根底。「解放」後，蘇聯援助，重工業也是以東北爲重點。鞍（山）鋼（鐵公司）就是日本遺留的加上蘇聯援助的結合而建設成的。建設重工業的東北是爲的「國家」，不是爲的高崗個人。不是讓高崗把東北作爲他個人的獨立王國。東北是屬於「中央」的，不是屬於高崗的，可是高崗在東北，未得「中央」同意，和蘇聯訂立了些臨時性協定，例如聘請專家、派遣留學生赴蘇學習，都是事後強迫「中央」追認。由蘇聯（向東北）輸入機械商品，由東北輸出大豆償付，都是由「東北人民政府」直接與蘇聯訂的交易，連「中央對外貿易部」都不知道。東北雖是重工業基地，但決不等於說只在東北才建設重工業，其他地區城市也應相應地建設，可是高崗不是這樣。他好多次要求「中央」要把從蘇聯乃至資本主義國家買來的重工業有關的機械和人才，儘多地、優先地，甚至全部供應東北。「中央」儘可能地遷就他，可是他總不滿意。「中央」的命令應當是通行「全國」的，有些命令，高崗拒絕接受；「幹部」應當是統一調配的，可是有些「幹部」不能調去東北，因爲高崗不同意。原來，高崗想以東北的重工業、東北的「軍隊」和「幹部」作他的個人政治資本。他的理由就是「東北應當有所別於國內」。

再舉一例。高崗竭力抬高自己，使羣眾忘記「中央」，甚至毛主席。高崗每巡視東北各地，所到之處，必定要叫羣眾開歡迎會、獻花、歡呼「高主席萬歲！」因此，有許多未到過關內的東北人，根本就不知道中國還有一個「毛主席」！

高崗的陰險野心與無限權勢慾的具體表現，就在去年——一九五四年八月，即「全國人代會」開幕，並從這會議選出「國家主席」、「副主席」和「國務總理」的前夕。「中央」特派要員去徵求高崗的意見，商他在未來的「政府」職務中，希望担任什麼。高崗的答覆是這樣：「我對於地位，是沒有什麼意見的……。如果「黨中央」一定要我講，那我就坦白地講罷，我只希望担任「副主席兼國務總理」就算了……。」好一個「沒有什麼意見」，

好一個「就算了」！原來，高崗的陰謀是，目前和未來的地位都佔齊了。高崗知道作「主席」還差一點，只能作「副主席」。而在毛主席在世的時候，「副主席」是有名無實的。目前抓權就得作「國務總理」，而看到未來，毛主席不能不死，毛主席一死，「副主席」就可以昇上天了。高崗的如意算盤，自然爲「黨中央」拒絕，可是高崗的陰謀却暴露無遺了。

高崗的親信就是「四大天王」，一般幹部是見不着「高主席」的，高崗也去「視察」工作，經過這次揭發，原來歡迎「高主席」的羣衆是事先組織好的，所接見的黨委書記和「羣衆」也是事先安排好的甚至於「高主席」準備垂詢什麼問題，以及「羣衆」怎樣答覆，都是由「四大天王」事先佈置妥當，然後一幕一幕演出來，一切都是演戲，高崗演的是主角，可怕的主角，黨的密切聯系人民羣衆的傳統，被高崗破壞光了。自然，到最後，壞了的還是高崗自己。

東北還是有不少立場堅定的「黨員」，不畏權勢，向高崗提意見，批評他。對於這些忠實的「同志」，高崗就加以打擊，或是調走，或是戴帽子，甚至抓去勞動改造。經過這次「全會」揭發，這些受了委屈的「同志」，已經查明的有一千四百餘名，他們都已經和正在恢復名譽，「黨」並且向他們分別道歉了。

高崗的一篇「名作」「榮譽屬於誰」，可能各位都讀過罷，在座的「同志」，可能還以這篇文章是要求來要求自己。文章的確寫得很好，高崗將幹部分爲三類：第一類是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這類爲數還不不太多；第二類是半意爲人民服務，半心半意爲自己服務的，這類爲數最多；第三類是全心全意爲自己服務的，這類人爲數也不多。這篇文章的結論是要求每一個「黨員」，每一個「幹部」，都要爭取作第一類幹部。文章是動人的。不幸的是，高崗要求別人作第一類幹部，高崗本人却是徹頭徹尾的第三類「幹部」，一切爲他自己的利益服務。這還不說，經過調查，原來這篇文章根本不是高崗寫的，從題目起到最後一個句點，都是高崗手下的一位秘書寫的，作好後，簽個高崗的名字就發表了，這也就難怪何以那樣動人的文章，感動了很多「幹部」，高崗本人能無動於衷。

講到這裏，各位也許心裏會發問，難道每篇「領導人」的講話，都是親自寫的，而不假手於秘書嗎？那樣多的公事，怎樣還有時間來寫文章呢？就拿我陳毅來說，也常發表文章，都是陳毅自己寫的嗎？我可以告訴各位，以毛澤東名義發表的文章，都是毛主席自己寫的。其它的「領導幹部」既無毛主席的「學問」，亦無毛主席的過人精力，因此不可能每篇都自己寫。毛主席還時常爲「人民日報」寫社論，甚至還寫短評。「人民日報」上以「觀察員」名義發表的評論，有些就是毛主席的作品，各位留心就看得出。我的「學問」就差得遠，以陳毅名義發表的、作得很糟的詩，那確是我作的，但很多長篇大論的講話、文告，那就是請我的秘書代筆了。但我們與高崗之不同，就是我們作「首長」的，需得把文章的要點和政策交代秘書，而由秘書整理發表，高崗則是強佔別人的思想，沽名釣譽，自己滿腦空空，什麼都拿不出來。



想唔爆都幾難　（嚴以敬作）

濟南淪陷與王耀武之最後評價

蠖廬

戰爭開始之前數日，守軍的士氣尚不錯，曹振鐸的七十三軍表現得尤英勇。所以，王耀武還充滿信心。按王耀武當時的指揮部係在經二路第二綏靖區總部，並在綏區總部召開軍政會議，所有濟南的軍政首長，如第二綏靖區副司令官牟中珩，山東省議會議長裴鳴宇，山東省黨部主任委員龐鏡塘，山東保安副總司令聶溪松，第二綏靖區參謀長羅幸理，辦公廳主任龍出雲，第一處處長吳蔦，第二處處長李昆治，第四兵站總監尹錫和，以及三位軍長吳化文，曹振鐸，晏子風，七十七旅旅長錢伯英，二一三旅長長胡景瑗、五十七旅旅長楊晶，十五旅旅長王敬箴，七十二旅旅長何志斌，炮兵指揮官金定洲，綏區特務團團長趙峙山，都出席了這次會議。王耀武在議席上，雖然心情沉重，但表面還作充滿了信心狀，向各負責人盡量打氣，並聲言能守二十天以上，援軍一到什麼都解決了。而且當場宣布邱維達的七十四軍即空運濟南，徐州的大兵團亦兼程來援。

王耀武吳化文交惡

說起濟南的部隊，雖然多是各縣的地方武力組成，但作戰方面，並不低於中央的嫡系部隊。尤其是吳化文的那些西北軍子弟兵，更是戰場上的能手。吳化文本人的作戰經驗，也相當豐富，指揮部隊更是另外有一套，可是王耀武和吳化文，一個是天子門生，一個是敵偽反正，王之用吳，吳之靠王，都是迫不得已，王高高在上，吳久歷軍旅，兩人是誰也看不起誰，有時吳化文申請補給，王亦藉故阻延，所以，王吳兩人，始終是貌合神離。

在吳化文從兗州調防濟南後，接着兗州失守，吳化文部隊的眷屬亦跟着落入共軍手時，吳化文就開始對王耀武懷恨，感到前途沮喪。同時王耀武那位寶貝老師劉子衡，又在軍中大倡和平論調，散布洩氣的謠言，於是吳化文部隊的鬥志大受影響。在濟南戰起，共軍來圍時，吳化文即很少與王接觸，王有電話致吳，吳亦藉故不聽。

九月十八日傍晚，張莊機場一帶不但槍聲全無，且有炮彈自張莊吳化文陣地射向濟南內，副司令官牟中珩到張莊機場視察亦未返回，王這才知道吳化文有問題了。於是立刻請濟南商聯會理事長何修甫到綏靖區司令部來，設法請何再到吳化文部聯絡。

吳化文叛變

按何修甫，係王耀武的泰安小同鄉，與成通紗廠經理苗海南，仁豐紗廠經理馬聲伯，都是濟南商界的領袖，何修甫在吳化文任韓復榘的手槍旅旅長時代，就與吳化文為結拜弟兄，所以，何、吳兩人關係相當深，何修甫和王耀武亦很要好。更是難以推卸此任務。於是，當晚即坐了一輛專車，向吳化文的指揮部進發。何抵達後，即在井家溝指揮部，和吳化文見了面。

當時在座的並有監察委員張相來。何首先說明來意後，並再三的說：「紹周（吳化文的字）！要以大局為重」，結果吳化文都是顧左右而言他，始終避而不談，所談者只是對王耀武的一片牢騷，何修甫一看已木已成舟，且不便久留，遂即匆匆回到城中，向王耀武覆命，王耀武這一下子可真慌了，便立刻將舊德國領事館的指揮部放棄，將新的指揮中心移於大明湖，以省立圖書館為指揮部，北極廟為觀測所。

這時機場已隨吳化文之叛變，落入敵手，王耀武遂又下令在四里山下平原為臨時機場，但共軍炮火相當猛烈，七十四軍五十一師空運濟南，也以飛機不能降落，僅有高子久的一個團着陸，其他的部隊則又折返徐州。

王耀武遂又與參謀長羅幸理，新二軍軍長晏子風計議，將千佛山東南之厥山放棄，將曹振鐸的部隊堅守齊魯大學一帶，以期等待陸路北上援軍，此際王耀武所得到的鼓舞，只是蔣先生一次飛臨濟南上空的打氣，和顧祝同在飛機上的安慰。至於在徐州的杜聿明，又是一個小材大用的膿包貨，指揮着李彌的第十三兵團，孫元良的第十六兵團，邱清泉的第二兵團，大談作戰要講態勢，須布置妥當，研究正確，才慢慢進軍。

就像京劇上的武生一樣，要跟着鑼鼓點起霸，拉雲手，才開始上戰場的。北進了三日，先頭部隊始到達山東魚台。

於是共軍看透了國軍的弱點，即趁勢向濟南猛撲。東門外的洪家樓天主堂，懿範女子中學，南門外的齊魯大學，殘廢院，西門外普利門，五里溝，經二路，差不多都成一片火海。

王耀武落荒而逃

濟南守衛的國軍防綫越縮小，則共軍的炮火越集中，連大明湖王耀武的指揮部，也成了共軍射擊的目標。九月十九日晚，共軍的攻勢更形猛烈，城郊的據點，國軍相繼放棄，尤其千佛山高地一失，濟南城已盡入共軍射程之內。二十日中午，共軍的尖兵，即由五大牧場過中山門，衝入城內，接着東門的共軍，亦從東倉，順山水溝，攻進街巷。王耀武一看大勢已去，便將指揮任務交給參謀長羅幸理，藉着視察陣地，帶了四個親信衛士，便化裝溜走，在炮火中出南門，向八里窪，土屋，興隆莊方面衝出，計畫經泰安，沿津浦縣向南逃走，但共軍包圍重重，不易通過，遂折退城內。乃於當晚穿了一件對襟夾襖，黑色單褲，戴了一頂舊呢帽，臉上貼了一張膏藥，扛了個棉被捲，帶着四名親信衛士，混在難民羣裏，自小北門逃出城外。起初想步行奔逃，但王耀武做大官享受慣了，怕吃不了那分苦，同時步行太慢，難以脫身，遂決定找了一輛馬拉的大木板車，王耀武裝做病人躺在車上，沿小北門外的霞侶市，黃台，七里舖，直向東逃。所走的路綫是膠濟路北邊通青島的大道。共軍初佔未定，管制檢查都不嚴密，所以，王耀武很順利的經章邱，舊軍，索鎮，廣饒，豐城，到達壽光。王耀武在壽光，怕在縣城投宿被人識破廬山眞面，還特別小心的過壽光城，到張建橋宿店。

一捲厠紙王耀武被俘

按張建橋，屬壽光第一區，是洱河邊上的一個大村莊，離城僅八里路，一過洱河，突過洛城，王旺，到達高里，就屬濰縣。王耀武在張建橋旅店時，因隨身帶有一捲雪白的厠紙，才引起八路民兵的注意，說起北方農村鄉民的大便，用來擦屁股的東西，不是篦蔴葉，高粱楷，便是石頭，土塊，用紙的可以說很少。有者，也是粗黃的草紙，成捲的洋厠紙，是連見都未見過，所以，王耀武用洋厠紙，那在鄉人的眼中是相當出奇的。

同時又有四個人低三下四的來侍候，更以為王耀武不是等閒人物，起碼是「資本社會」的一個大富翁。於是民兵們便開始向王耀武盤問，王耀武則報稱本名喬堃，係在濟南商埠開菜館，以後又問菜館的名稱等等，王耀武答的亦支支吾吾，共幹更懷疑了。便將王耀武及四名隨從一齊帶到壽光城裏，五個人分開，經過個別審問，結果所供是驢唇不對馬嘴，各人都在胡說八道。高級的共幹，發現每個人的額頭都有一個戴帽的痕跡，乃斷定了都是軍人，又再三逼問之下，王耀武才無可奈何的自認說：「已經到了這步田地，我說實話吧，我就是王耀武」。

王耀武被截獲後，共區可轟動了，到處都是大字報：「國民黨第二綏靖區司令官，山東省主席，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山東保安司令王耀武被活捉」。於是王耀武即被押解濰縣。王耀武有一位隨從副官黎某，係湖南人，當時在濰縣與王耀武便羈押在一起。後來逃到徐州，會對筆者親口說，王耀武一到濰縣，思想便搞通了，見了共幹頭目立刻就大聲喊：「我王耀武要知道解放軍這麼好！我早就率部投降啦」！這眞是替我們山東人丟盡顏面，據說有人在俘虜營拿王耀武著的那本「從作人到作戰」給他看，他則解嘲曰：「那是騙人的玩藝」。

龐鏡塘功虧一簣

說起濟南淪陷後，黨政的大員中，還有位龐鏡塘，是CC的大將，學識不錯，且寫得一手好字，他逃出濟南的路綫，則是從平陰，經東阿，而至濟寧。在進濟寧北門時，共幹亦看着龐鏡塘不像商人，將他扣留，押於道門口舊第七中學內，不過龐是單身一人，堅不吐實，共幹遂亦無間可尋，扣留了三天，即將龐釋放，繼續南行。行於魚台谷亭鎮，在渡微山湖之際，曾遇劉懷珍，左守松之游擊隊。該劉懷珍係抗戰時蘇魯戰區挺進軍第八縱隊陳海峯的舊部，是抗日反共的一支地方武力，且護送龐鏡塘平安渡過微山湖到劉莊，龐在孟嘗君門客馮煖焚券之處的薛城，春秋時代薛國舊地薛城，共幹都未曾向龐鏡塘盤問過。但龐走出薛城三里許至官橋街，抵西倉橋時，乃臨城國軍據點的前哨，是敵我諜探活動之區。龐正遇上共軍諜探，偽稱國軍派出迎接濟南逃出人員，龐竟自露身份，遂又被共諜押返共區，結果歷盡千辛萬苦，功虧一簣。聽說龐被共軍查獲後，即被勞動改造，後來吳化文的濟南辦事處處長侯哲民，及牟中珩的夫人劉崇蘭，在共區曾見過龐鏡塘，已折磨的不成人形，在民國四十九年始與李仙洲，陳金城，范漢傑，羅歷戎，沈醉等五十人，獲得「特赦」，由苦獄轉到煉獄，還是到死不能和他在台北的太太楊寶琳，及兩個女兒見面。

在濟南失陷，逃離濟南最值得一記的，則是山東省議會議長諸城人斐鳴宇，他是隻身為人拉獨輪小車，一路到青島的，現在已八十九歲，仍健在於台灣。

其他逃出的人員，武的方面如七十三軍軍長曹振鐸，七十七旅旅長錢伯英，十五旅旅長王敬箴，炮兵指揮官金定洲，第二綏靖區的辦公廳主任龍出雲，副主任岳朝相，經濟處處長劉啓勳，秘書張洪堯，呂晃，軍警聯合稽查處處長周更生，副處長李象辰，車輛團團長廖志剛，及第四兵站總監部副監李欣遠，第四兵站副監兼省田糧處長鄭希冉，兵站分監邱耀東，文的方面如山東省黨政軍統一指揮部秘書長徐慶譽，省政府經濟處處長劉茂華，民政廳廳長彭國棟，省政府新聞處處長許坤一，行政督察專員張景月，前民政廳長省府委員劉翔等人，都是隻身逃到青島，和徐州兩地的。

至於政府方面的情報人員，像許先登是軍統山東的負責人，許藉山東濮縣，任山東德意日僑民管理處處長；王平一是山東省社會處處長，王是山東益都朱良人；濟南省會警察局長劉欽禮，是山東壽光人，亦均化裝逃到青島。又向北逃到天津的更有濟南市長張之棨，中統山東負責人于寶崙。

另有教育廳廳長李泰華，省府顧問杜若君，省府委員徐軼千，劉道元，楊嘯雲，則在濟南未易手前即離開。可惜的是李泰華和太太劉金鏡，由南京逃到香港後，因担保了八名流亡學生入台灣，竟被居台的立法委員楊寶琳（唐鏡塘太太），指該批學生為共諜，李泰華一氣之下，夫婦二人又進了大陸共區。（六）

萬人意見

共產黨「爲人民謀幸福」荒謬透頂
「人民」醫院門前黑壓壓一條長龍
高官豪華醫院單人病房纖塵不染

在中國大陸，疾病醫療並不是免費的，即使是工人亦不例外。每看一次病，即須付手續費一角。被保人的妻兒則須繳付各項費用的半數。牙科及眼科亦多須自費，即或有保險補助，爲數亦微。像維他命這一類的補藥，更是非自己花錢不可的。

有位拉丁美洲的朋友清晨四時去住院，他的車停在距醫院兩百公尺之處。他看見黑壓壓的一長條隊伍，個個瑟縮在臃腫的冬衣裏排隊。沿着醫院掛號小窗口下來，人人耐心的站在荒涼的冬夜裏。這種景象是常事，幾乎無日無之。這些人是在排隊掛號：要等到八時窗口才會開啓，然後依次每人取得一個號牌，以便當日看病。這列隊伍中排在後面的，許多人在滿額後便拿不到號牌，碰到這種不幸只有自認倒霉，明晨再來重排。

由長安大街往西出北京，遠離喧囂的人羣，在寧靜的郊外聳立着一棟建築物，門口有荷槍實彈的士兵守衛，衛兵的槍上着刺刀，着草綠制服，軍帽上綴着紅星。這也是一所醫院。但這兒看不到排隊的人羣，進入大門全憑特別通行證，到處一片豪華、安靜和整潔的景象：豪華到人人都是單人病房，安靜到過道上只有白衣護士在行走，整潔到各物都是纖塵不染。這所醫院是專爲中共的黨政軍要員以及重要外賓而設的。

且回頭再敘述這位拉丁美洲朋友所光顧的平民醫院：進到裏面，我們在一個專收中國普通病人的邊廊迷路了。

普通病房裏的病床一直擺到走廊外來，許多病人就這樣在黑暗和寒風中輾轉反側。衛生情形可謂慘不忍覩。設備的簡陋可以從病人家屬圍着病床打轉的情形看出來，許多病人的家屬就在床腳邊鋪張蓆子過夜。醫院只管治病，其餘如衣褲、臉盆、盥洗用具、飲食等，都要病人家屬送來。

（原刊法國「快訊」周刊）

大陸工農商落後
一切罪咎四人帮

共帮商品包裝窳劣，年中因此造成的損失無可估量。據四月二十九日一則共報消息透露，僅上海「第一商業局」一個部門，調往他地的單車、電視機、收音機、化學纖維布料等九種商品，由於包裝不牢，一年內在運輸過程中造成破碎、污染、散失的損失，達四百六十五萬元（中共「人民幣」，下同）。報導舉例說，如「一商局」調往外地的單車，因殘壞年中損失二百餘萬元；發往天津市五金交電公司的收音機、電視機、電唱機共一萬一千四百台；殘損率高達百分之二十，價值四十七萬餘元；其他幾種商品的損失數字也很驚人。

同日一篇共報的專題「短評」也承認：天津市調往外地的單車，由於包裝不好，每年報損二百四十多萬元；北平市外調和市銷的大瓶雪花膏、香脂，也由於包裝不合格，殘損率高達百分之三十，一年損失二十五萬斤，價值九十多萬元。許多地區調運針織品、百貨、文化用品等，損耗也嚴重。

現時提出這個問題，中共的用意自然是希望改進。這就必須先研究包裝質量差的原因。但是，照例，又是四人帮的傑作。共報報導的說法是，「近幾年來，由於四人帮的干擾破壞，商品的包裝質量和運輸質量普遍下

降」;「短評」則謂：「四人帮的干擾破壞，是商品包裝質量降低的主要原因。」

這是不折不扣的「純干擾論」，一切罪咎歸於四人帮，倒是乾淨利落。令人不解的是，四人帮何其神通廣大，而且無孔不入。工業出問題是四人帮，農業出問題是四人帮，交通、軍事、科研、文化教育、宣傳方面出問題是四人帮，買不到菠菜豆腐吃不上肉類搭不上公共汽車都是四人帮，當眞是四人帮無所不在無所不能，成了摩登上帝了。

但是，如果共帮所有單位部門的工作全由四人帮壟斷操縱，則那些不是四人帮的其他共幹，豈不是都成了只支薪吃飯不幹事的飯桶？

推出「四人帮」這塊擋箭牌之後，共報的「短評」說，「許多企業不按規定的工藝和標準進行包裝，包裝物料又不區別商品的特點，不適當地以紙代木，以薄代厚，以小代大，有的則是削足適履。加上裝卸運輸環節缺乏安全措施，致使許多商品損耗很大。

更嚴重的是，有些企業的領導至今不敢抓企業管理，不敢抓包裝工作，以致有些商品損壞達到不能容忍的地步」。

此說就自打嘴巴了。既然謂商品包裝質量差是四人帮一手造成，四人帮垮了台豈非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又何須去追究這樣那樣的原因？

中共工業混亂不安 工人怠工產品低劣

據多倫多環球郵報發自武漢的一則報導說，中共的「武漢鋼鐵廠」，「正困於工人怠工，產品低劣，嚴重污染，極度缺乏最基本的安全措施」

中共的宣傳工具，近日來曾連續供認了大陸的工業和交通等部門，充滿著混亂與不安，「既有外傷，又有內傷」。

中共「北京」電台前天播報，共黨「紅旗雜誌」在這一期刊出「特約評論員文章」，題爲：「工交戰綫要打一場肅清四人帮流毒的人民戰爭」「北京電台」摘播了這篇文章中的約一百個字說：「文章指出，長期以來，「四人帮」夥同林彪對工交戰綫的干擾破壞十分嚴重。他們的流毒滲透到各個方面，嚴重侵蝕了我們隊伍的思想，破壞了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我們既有外傷，又有內傷。」

中共「新華社」爲播報的一則消息加了「編者按」，供認：「最近不少地方由於商品包裝和運輸裝卸質量不好，造成大批商品破損，給國家（中共政權）帶來嚴重損失。」

請領稿費：

本刊由（五四六ー五五〇）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領取。

蘇聯消息報抨擊中共推行新殖民主義戰略

據合眾國際社莫斯科四日電，蘇聯「消息報」今天指控中共企圖恢復「親北平的地下活動」，而毒害東南亞的政治氣氛。

「消息報」說，中共支持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泰國的親毛派分子，該報指控中共與美國共同進行「新殖民主義戰略」。

中共的強權野心，正如美國及其盟國的新殖民主義戰略一樣，毒害了東南亞的政治氣氛。

「沒有人」接受中共所提，它支持東南亞國家的獨立和主權的說法。

依照最近中共頭目在若干國家恢復親北平的地下活動的情形而言，這是一項十分適當的警告。中共此種使人懷疑的活動的新例子……可由緬甸邊界地區的事件顯示出來。由中共武裝和訓練的反政府叛軍，曾對緬甸軍隊進行大規模攻擊……。

中共已設立強力電台發射站，以對馬來西亞和泰國播出宣傳節目，這些電台是利用這些國家的「解放運動」的名義。

大陸旱情益形嚴重
農產降至最低水平

據中共七日廣播，蘇北及安徽「春旱日趨嚴重」，僅徐州、淮陰、鹽城三地及淮北地區，即分別驅策二百五十多萬及三百二十多萬民眾展開挖水、澆麥。可見目前大陸旱情益形擴展。

先前中共地方電台已分別透露，魯、蘇、皖、豫、陝、鄂、湘、川、滇、黔等省，發生慘烈旱災，小麥、棉花等作物均遭威脅，並阻碍春耕，進而將影響秋收。外電對此亦多所報導。「國務院」曾於上月二十五日晚舉行全「國」緊急抗旱會議，承認「乾旱面積迅速擴大」叫嚷緊急動員。「人民日報」亦於上月二十七日社論中叫囂，「把人力物力集中到抗旱第一綫」。接着各地匪幹即大力驅策民眾及機關人員下田澆麥，許多地方還有僅留一人辦公，餘者皆去澆麥的情事。充份暴露大陸毫無水利設施的落後窘態。

中共曾藉口由於「四人帮」的破壞，致前年農產降至最低水平，然去年仍因人謀不臧及水、旱錄影响，農業更形歉收。依目前形勢看，今年共區農業前景，依舊極爲悲觀。

中共加強對南共勾結
圖建巴爾幹反蘇據點

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盟代表團於二十七日抵平訪問，這是自去年八月南國總統狄托訪北平，繼中共民航、醫學、黨工團體先後訪南，及南國衛生代表團，政府代表團訪大陸等一連串勾結活動以來，雙方的又一重要接觸。

六十年代初期，中共發表反蘇的「九評」中，其一即題爲「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麼？」而對南國大力抨擊，並一直以修正主義視之。惟最近一年多來，原親中共的阿爾巴尼亞因不滿毛澤東的「三個世界」劃分謬論，而與中共拆夥。北平爲重建在巴爾幹的反蘇據點，並增強對「第三世界」的影响力，便透過多重渠道爭取南國。因其爲第一個反共的共產國家，又爲不結盟運動的發起國之一。

鄧小平於二十九日宴請南國此次訪問團時，又對之蠱惑稱：兩「國」面臨着許多共同問題。惟雙方在國際局勢及對蘇態度上，仍有不少基本歧見，故狄托訪平並未簽署聯合公報。且南國一向善於維持獨立不偏的立場，所以雙方未來關係，恐難如中共所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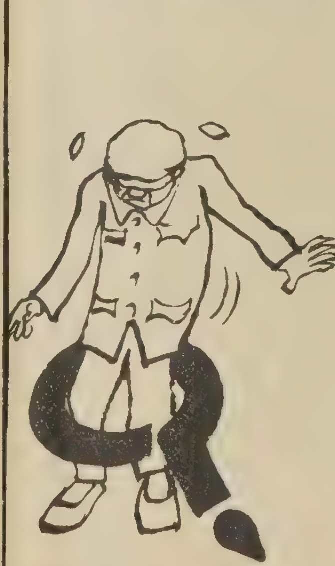
有了问题找干部



出了问题怪干部



运动来了整干部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惜別 回文

封淑英

匆匆去促更依依。步步春[illegible]淚揮。
紅落滿窗吹雨亂。風迴一遍一花飛。

回讀：

飛花一遍一迴風。亂雨吹窗滿落紅。
揮淚[illegible]辭春步步。依依更促去匆匆。

南薰社——春興

李文格

肯負春光到外天。花明鳥語草芊芊。
[illegible]容莫問今何世。共譜新詩入管絃。

潘教授小磐詞兄新翁誌喜

李文格

詩名早已傳香海。白髮[illegible]堪[illegible]國風。
此[illegible]欣跨鳳。知君但[illegible]作痴聾。

清明有感 其一

[illegible]外[illegible]民

[illegible]清明又清明。千[illegible]墳[illegible]淚沾[illegible]。
非是深[illegible]歡笑。却悲[illegible]道不容情。

其二

故國[illegible]山草[illegible]枯。只因[illegible]產在[illegible]。
[illegible]已[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存詩[illegible]。

其三

[illegible]前[illegible]松[illegible]。豈料今時不許留。
[illegible]安[illegible]破[illegible]。立[illegible]教子[illegible]仇。

其四

一般佳節廢多年。每屆良辰欲問天。
知否自[illegible]。民生[illegible]苦[illegible]下[illegible]。

鳳凰詞 [illegible]

[illegible]正本

訝連綿十里，華燈炫目。畫簾樓外畫[illegible]，[illegible]入[illegible]。[illegible]市[illegible]。數不[illegible]。[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數[illegible]，[illegible]立[illegible]，[illegible]外有人[illegible]。把一夜，風光看足。

前調 狗馬經

潘學增

正姓[illegible]英發，青燈夜讀。思[illegible]弓[illegible]投鴻鵠。不復專心致志，轉意徒欲。利心熾，昏昏角逐。臨財思狗，狗馬沈酣寓目。研經[illegible]悖不勞獲。耗盡金錢，贏得一身麻木。更堪惱，愁添萬斛。

前調 贈敏公詞兄

陳冠夫

看盈盈笑語，籌添海屋。慶逢十五煥[illegible]。此際[illegible]宮展采，雅[illegible]相[illegible]。羨何遜，高才絕俗。中華書畫，美解如今[illegible]。[illegible]松菊。往[illegible]年[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逐。趁龍歲，吟觴共祝。

前調 贈敏公詞兄

朱[illegible]川

[illegible]多[illegible]，工[illegible]。[illegible]六[illegible]。[illegible]，水[illegible]。推轂，榮膺主席。當仁無讓，佇看豐功偉績。彩毫揮灑更生色。綠水青山，拓[illegible]林域。[illegible]，名高[illegible]石。

前調 贈敏公詞兄

陳[illegible]

我中華圖繪，先于萬國。譽丹青六法文[illegible]。[illegible]工[illegible]，[illegible]分[illegible]。下雙管，經營布局。香江[illegible]，十五[illegible]。[illegible]目。[illegible]。[illegible]外[illegible]。

鳳凰閣 贈敏公詞兄

蕭君亮

[illegible]。[illegible]。詞多豪放，付與銅琶鐵板。唱來音韻更[illegible]。[illegible]。且佇看，揚芬[illegible]苑。

前調 贈敏公詞兄

劉[illegible]

鳳山鍾毓，天悟克岐克嶷。詩詞書畫與金石。莫不同臻超逸。榮膺主席。可預卜，宏揚美術。風流文采，自是騷壇傑出。尤深[illegible]學方岐伯。眞個活人千萬，譽隆南國。且拭目，新猷偉績。

前調

衛燕山

乍巾車相見，清[illegible]約。與君情寄冷香閣。莫道江湖事足，活[illegible]才[illegible]。且邀酹，丹[illegible]玉[illegible]。林巒佳勝，祗許詩騷賞樂。故交何惜[illegible]春[illegible]。小住山家，[illegible]雨花[illegible]。[illegible]色，風[illegible]不[illegible]。

前調

何[illegible]公

[illegible]，遊子悲秋似[illegible]。老懷[illegible]記[illegible]春色。惟覺浮生如夢，[illegible]然[illegible]夕。[illegible]忘却，江楓夜[illegible]。歲華將晚，一抹烟暈碧。錦帆歸信總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休[illegible]。又依舊，天涯倦客。

前調 贈敏公詞兄

呂[illegible]洲

[illegible]，古人[illegible]。[illegible]手。[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彤管，倪黃顧綠。[illegible]光[illegible]吐現紅旭。領補韋倫，抱負不同凡俗。[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

聽歌

梁朗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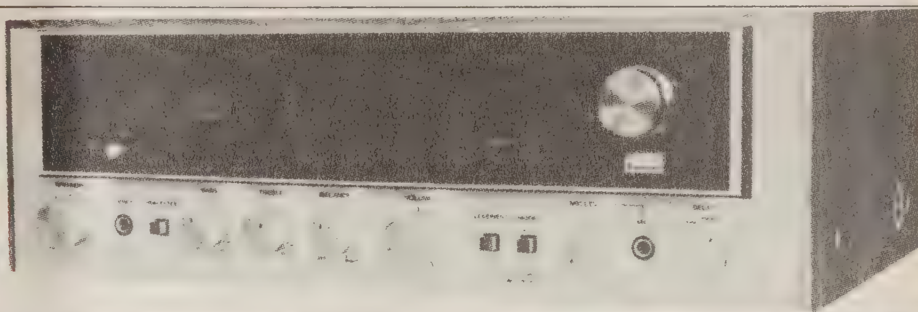
[illegible]，分[illegible]和，古[illegible]曲。[illegible]。[illegible]多。[illegible]如何。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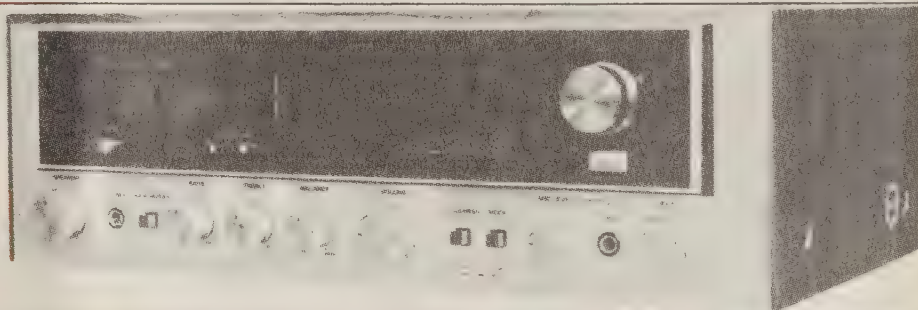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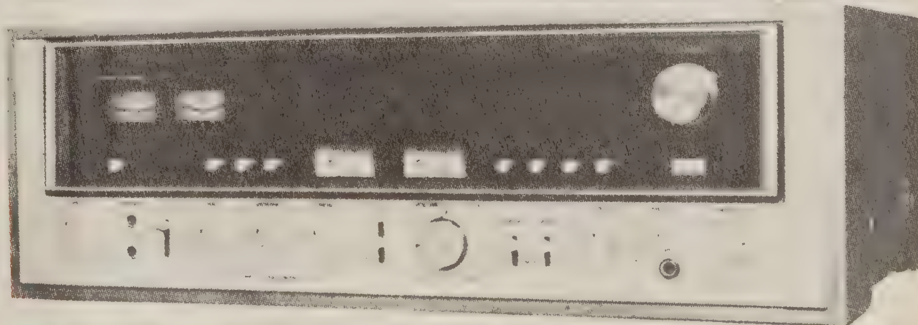
7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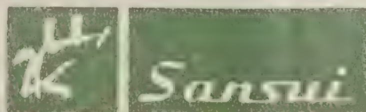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552

衝出蘇聯鐵幕的著名人物

對鄧抓槍桿子的分析

中蘇共邊境衝突眞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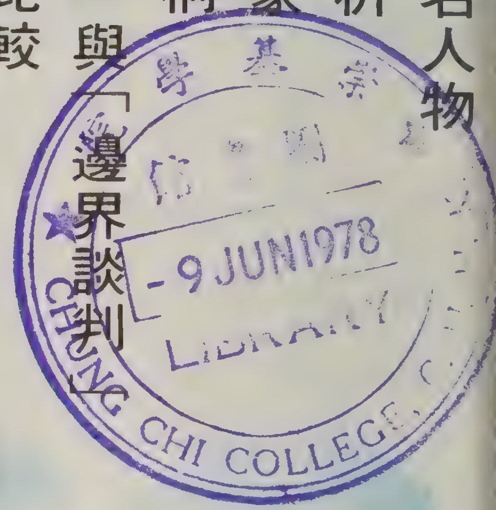
葉劍英南下廣州眞桐

中蘇共「邊境衝突」與「邊界談判」

壽西斯古與狄托的比較

封閉金禧中學的果斷決定

「名師和林」的西南聯大



咬破了金禧，賠掉了大牙！

嚴以敬作

教育當局當機立斷封閉金禧

事分子串連支持者擴大事件

NO: 552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一九七八）五月廿五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叁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每週評論

對鄧抓槍桿子的分析

在北平以鄧小平爲首的黑帮集團勢力，不僅抓黨抓政而且正在積極抓軍。可以看出：鄧小平於去年七月二度復出後，不論是言論或行動，處處都採取「反」的態度，反的是甚麼呢？就是死人老毛的方針，政策和路綫。但親愛的讀者千萬不要有幻想，認爲今日鄧矮子羽毛還不豐滿，等到有一天打倒華國鋒一伙文革份子眞正掌握實權後，會比「毛澤東時代」好一些，老百姓可能多一點自由，糧食副食品和冬夏衣服等可以豐富一些。事實是辦不到的，因爲鄧矮子和他的親信沒有一個不是和毛周等那批殺人王兼吸血鬼一起混了幾十年的「老八路」。共產黨人雖然有的在「修」，但「修」只是一種手段，目的在於鞏固他們的極權統治或者取得政權，並不是爲了老百姓。這一點是不能忘記的，否則就容易受中共統戰走卒的欺騙。前邊說鄧對毛的那一套無所不反，但老毛那句「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名言」，他不僅不反，而且奉爲金科玉律，時時處處都在爲把持中共的槍桿子而鬥爭。

過去，中共奉行的所謂「毛主席的無產階級軍事路線」，是在死人老毛「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的教條下，他們最津津樂道的是「小米加步槍」取得禦國戰爭勝利的歷史，好像是那套所謂「人民戰爭」的辦法永遠適用。然事實上，人海無論如何也頂不住火海。因此，在鄧矮子把持中共大部份兵權的今日，積極推動整軍備戰，強調加速軍事現代化，同時復特別重視整頓共軍的組織紀律和操練。中共又是規劃又是設想，搞甚麼工業、農業、科技和國防的「現代化」，其實這「四個現代化」中，工農科技都不重要，最突出的是軍事。千萬不要錯誤地認爲：今日北平統治集團「阿崩養狗轉咗性」，搞「現代化」是爲了發展經濟改善民眾生活，實際上卽或也搞工農科技「現代化」，那也是爲發展軍事服務的。

中共政權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北平開檔以來的不到三十年的歲月裏，它在軍事路線上的鬥爭，已經是幾個回合了。五十年代初期，彭德懷主持中共中央軍委工作，汲取了在韓國戰場上入海頂唔順火海的教訓，主張共軍現代化。但鬥不過老毛垮台了。彭德懷集團失勢，林彪於一九五九年上台後，大樹特樹毛的「軍事思想」和「人民戰爭」觀念，在甚麼「政治掛帥」和「四好五好」等把戲下，淸算了正規化路線。一九六四年，毛林一度退居第二綫，羅瑞卿等人搞起後來被毛林攻擊的所謂「大比武妖風」。兩派發生嚴重衝突，終於爆發了文革運動。

現在是毛林已經斃命，他們文革派的接班人對於決定軍事路綫問題，都已起不了作用，相反地以鄧矮子爲首的一批赤色軍閥，却緊緊地握住槍桿子，同時，也正在淸算死人老毛的軍事路綫。鄧東山再起後，有徐向前、聶榮臻、羅瑞卿等反毛份子的支持，已經開始用大練兵和主張「現代化」的事實來否定毛林的軍事路綫。中共傀儡戲「五屆人大」上演後，徐向前取代了葉劍英國防部長的職位，鄧小平寧可不幹「總理」，但却不放棄以中央軍委副主席身份兼共軍總參謀長的工作，另把他的親信楊勇放在第一副總參謀長的位置上替他管理共軍方面的大事。還有總政韋國清，廣州許世友和總後張雲，王平、空軍張廷發等黑帮份子爲輔，他們在共軍中已佔到了壓倒性的優勢。

鄧小平本人在中共中央專管科學教育，又是政協主席，事實上已掌握了筆桿子，再加上槍桿子，自是如虎添翼了。鄧小平話事，所謂「四個現代化」起碼要集中大陸人力、物力、財力先搞國防現代化。中共武力加強，第一個倒霉的是以華國鋒爲首的毛江餘孽；第二必對自由世界構成嚴重威脅；第三中國大陸同胞百上加斤，比前更苦了！

肥華集團給鄧矮子集團打下去，甚至殺頭那更好，反正他們都是殺人王兼吸血鬼的共產黨，鬼打鬼，鬼殺鬼，凡有良心的中國人無不拍手稱快。至於對自由世界的威脅一旦表面化，可能對急功近利的西方國家是一劑清涼劑。特別是混蛋透頂的美國，對於追求與中共的「關係正常化」，已經到了不理智的程度。但中共武力的急劇發展，對於中華民國則是禍而不是福。中共謀台日亟，而台北不少人却沉醉於歌舞昇平中！我們是老百姓，最關心的當然也是大陸上處於水深火熱中的同胞，但有甚麼辦法呢？

教育當局當機立斷封閉金禧
滋事分子串連支持者擴大事件

金禧中學宣告封閉後，十六人帮除領導部分學生及家長到處示威請願外，並勾結大專學生，及部分反胡振中主教和神職人員，壯大聲勢，盡力把事件擴大。神職人員及天主教學生還打算向教皇告狀，乘機鬥垮胡主教，因為他來自台灣，與他們的親共立場有所抵觸。

梁人傑

金禧封閉自作自受

教署證實本報第一手消息，宣佈封閉寶血金禧中學後，本報的電話响個不停。部分讀者還指定要跟老萬講話，他們認爲，在金禧事件整個過程中，萬人日報報導最正確，也最翔實，只有萬人日報有胆報導眞相。有位和老萬有過共同參加一個旅行團的金禧學生家長潘太，對萬人日報表示由衷稱許，認爲我們消息「第一流」。

又有一位家長來電話，痛心的對老萬說：金禧的女學生不但造學校的反，甚至造家庭的反。他和女兒因爲這次學潮鬧翻，無法改變她的倔強，現在各走極端，他不敢再把自己女兒看成骨肉了。她的改變，自然是因爲受了這批「前進」老師的「薰陶」。

社會人士絕大多數不明白金禧事件眞相，一般人把它看成是學生與學校間的「衝突」，是常見的「學潮」；許多人的批評是「各打五十大板」，認爲校方與學生「各有不是」。不但報紙訪問一些與教育無關的「推銷員」「的士司機」所發表的見解幼稚，影响一般市民，甚至報紙本身的記者、老編也都濛查查。因爲報導不明確，且一面倒，向搞事的教師、受利用的學生及盲目「愛護」女兒的家長「採訪」，（如五月十四、十五晚佳視的「時事專題」就是如此），人們的視綫被導向歪路，甚至我們的「民選議員」黃夢花，竟也說教署的行動是「法西斯」，這個不問事實眞相而嘩眾取寵，唯恐天下不亂的「議員」，眞「不知所謂」！

金禧事件的形成，推源禍始，可說是前校長梁修女自造的惡果，致「禍延」今日新校長關慧賢成爲搞事師生鬥爭的目標，十分無辜。

在十六名「闖將」中，有七名本來任教於北角一家美國教會學校，這七名教師不但向學生灌輸毛思想，還藉學校膳食問題搞風潮，被學校當局一批炒掉，他們投奔其時正值開辦的金禧中學，有關當局曾通知教會，這七人有搞學潮底子，勸梁修女「審愼」。教會內部也有部分人士反對任用他們，但梁修女一力担承，可以「搞掂」他們，於是這七個人便受聘於金禧，之後，又在校內吸收了九名「同志」，成爲「十六人帮」。

梁修女編「公教報」時，已盡量表現其「前進」姿態，「十六人帮」是同路人，因此受到梁修女重用。「十六人帮」一如「四人帮」之在大陸，控制大局，挾天子以令諸侯。梁修女放大假，更由「十六人帮」話晒事，因此他們對「財政問題」獲知內幕。不過，在他們「揭發」之前，教會已報告當局進行調查，社會人士不少誤以爲是搞事教員揭發之功，其實是搞事教師加以利用吧了。

恢復「梁修女時代」？

從佳視的「時事專題」中看到一名金禧女生盛讚「梁修女時代」的民主進步，十六名策動造反的教師也聲言要求「開除關慧賢」「回復梁修女時代」，老萬看後，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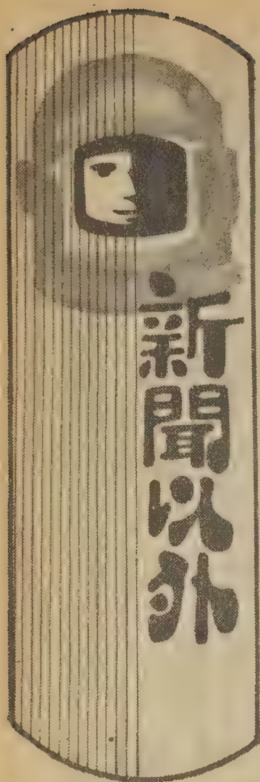
如所週知，金禧之出現「財政問題」，是在「梁修女時代」，教師發動學生靜坐，據說就因爲不滿學校財政問題。那麼說，金禧持續一年的「學潮」，是由梁修女而起，何以今天造反的師生，又要恢復「梁修女時代」呢？不祇老萬不明白，相信讀者也莫名其土地堂。

其實，說穿了也很簡單。他們去年發動靜坐時，梁修女已因「財政問題」而下台，新的校長蕭修上場，聘書中寫明不能作政治活動。一向，在梁修女縱容下，學生們接受了毛毒的灌輸，也獲許開會弔周，在新聘書的限制下，「十六人帮」當然不可以再作政治活動，一紙聘書成了他們致命傷。

但他們不可以堂堂正正反對聘書條欵，所以抬出「財政問題」作幌子。在梁修女休假期間，校務交到他們手上，所以他們對金禧的「財政問題」瞭如指掌。

梁修女當權時，陳松齡有如王洪文，被視爲梁修女的「契仔」（其實年齡可能不適合），他爲了搞學潮，不惜恩將仇報，以「財政問題」爲鬥爭題目，使梁修女吃盡苦頭，如果不因她是「修女」，恐已身繫囹圄。梁修女是否會後悔把那七顆種子帶進金禧不得而知，但寶血會蒙受名譽上的損失，是無可補償的。還聽說他們是啱吃了「死貓」呢！

其後教會派出關慧賢接任金禧校長，是有意全



力整頓金禧，使之恢復正常。關慧賢老萬雖不認識，但從事教育工作的朋友，一律對她有極高評價。她雖不是修女，却是獨身主義者，獻身教育事業，是個有教養而十分能幹的教育家，教會認爲在她全力改革下，金禧局面會獲得改變。

領導學潮的十六人帮也曉得這位新校長一切執正來做，在她主持下，休想越雷池半步，過去的活動，再沒有機會在金禧施行，因而嗾使無知學生與校方鬥氣，更製造搜書包事件，再發動一次包圍副校長事件。

從林達鎏先生在電視中的透露，更知道部分學生種種搗亂方法，使教員（當然非屬十六人帮的）無法正常授課。

十六名左仔教員容易應付，受他們利用的中二、中四學生已深入歧途，無法在短期內使她們改變，只有愈弄愈僵，還會使其他被左派統戰分子滲透的學校造成惡劣先例，這就是許瑜所說封校是「迫不得已」的原因。

大律師的「法律觀點」

代表大律師公會參加佳視金禧事件「座談會」的大律師潘松輝，以買東西來比喻交學費讀書。他說，付了錢買東西，可以要可以不要；交學費讀書亦然，交了學費，可以上課，可以不上課。

凡看過這電視節目的人，無不引爲笑談。一般小市民不懂法律，大律師是從「法律觀點」看事情，因此他的比喻，使我們不懂法律的人一頭霧水。

在我們看來，買東西和交學費讀書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誠如潘大律師所說，付了錢買東西，可以要可以不要，你不要，他不會迫你要，因爲你不要東西可以再賣，他得到利益。

但學校有校規的，除了一些視學生爲顧客的學店外，學生不上學是曠課，曠課要受到校規懲罰，除非能舉出曠課理由，值得原諒的。

因此，交了學費不上課是不可以的，學生並沒這個「自由」。遵守校規，不是「侵害人權」，即使站在「法律觀點」上，懲罰曠課的學生，也不能構成「侵害人權」的罪行。

我們不懂法律的人，也看得出潘大律師的取譬的擬於不倫，買東西是買東西，交學費讀書是交學費讀書，不可以混爲一談。當然，交了學費不上課，不會構成刑事罪，但不上課而去靜坐、遊行、示威，甚或鎖上課室的門，不讓老師進入等等，都觸犯校規，學校有權「開除」「停課」「記過」「警告」。

文明社會要用「紀律」來維持秩序，除了國家的法律外，一個社團、一個大機構或一所學校，都有各自法規，觸犯法規，這個社團、機構或學校都可用他們的法規來處理犯規會員、職員或學生。做學生，尤應養成守法精神，把學校懲罰學生說成是「侵害人權」，難怪黃夢花大罵「法西斯」了。如果香港政府不是「法西斯」，怎會每天有那麼多人在法庭上被判入獄？在他們的觀點看來，一個人吸毒，是他個人的事，所「毒化」的是他自己，他應當有毒化自己的自由，干涉他這種自由，就是侵害人權，侵害人權就是法西斯，那麼，黃夢花指責教署是「法西斯」，完全合乎邏輯的。

教員基於本身利益，鬥爭學校，有他們的理由；但以學生爲鬥爭工具，以學生的靜坐罷課要脅學校，以達到自己的目的，未免太可鄙。不論他們所採的是甜言蜜語的引誘抑或危言威迫，都不可以原諒。其實，這種可鄙的行徑，眞正才是侵害人權！

徐誠斌與胡振中

黃夢花在電視節目中說：「如果在徐誠斌主教時代，就不會有這種事發生」。這話一點不錯，教會認同共產主義的言論，是在徐誠斌時代開始的；且公然在公教報出現，這和徐誠斌的「開放」政策分不開。

當年老萬力斥天主教的「社會觀」草案，獲得很多天主教徒喝采，更有好幾位神父寫信給老萬，爲老萬祝福。老萬雖不是教徒，內心深受感動，也由此了解，天主教中，雖有親共分子胡作亂爲，可是大部分天主教人士仍是反共的，具有同情與愛心的。

金禧中學十六人帮是梁修女主持下的產物，梁修女却是徐誠斌開放政策下的產物。十六人帮希望回復梁修女時代，黃夢花懷念徐誠斌時代，理由是一樣的。黃夢花認爲如果在徐誠斌時代，金禧事件就不會發生，這說法只對一半。

有徐誠斌然後有梁修女，如果有梁修女而沒有「財政問題」，梁修女時代可以賡續下去，十六人帮也可以繼續在校中進行其「先進教育方法」，則這次風潮，確然不可能發生。

不幸梁修女的「財政問題」出事，教會請由當局進行調查（並不是十六人帮「揭發」的，這一點最爲重要），於是在十六人帮發動「靜坐」前，梁修女時代已結束，接着而來的是蕭修女時代、關慧賢時代，「先進教育方法」其道不行，這是金禧前進師生最感痛心的事。

金禧的女學生懷念梁修女時代，黃夢花懷念徐誠斌時代，經過老萬這一解釋，大家當明白理由所在。可是梁修女時代不會再見於金禧中學，徐誠斌時代也已一去不復返。

但因徐誠斌時代被左派滲透過甚，天主教內部的壞分子很多，後遺症一時難以清理，胡振中主教所面對的是一班內部敵人，從胡振中來港接任香港教區主教時起，他們便在反對他，現在表面上反對他對金禧事件處理的不當，實際是反對胡振中主教借此作反對的題目而已。

金禧事件發展到現階段，顯然已變質，由針對關慧賢變而爲針對教署；由針對教署現又變成針對胡振中主教。顯而易見，因神職人員加入行列，所以胡振中主教成了鬥爭目標，更有「懷念徐誠斌時代」的呼聲。但徐誠斌時代，是令人痛心的時代，我們希望天主教會自己振作起來，和內部魔鬼鬥爭，如不消除了這些魔鬼，則教會的聲譽，將破壞無遺！

中蘇共邊境衝突眞象

岳騫

五月九日凌晨，俄兵海陸空立體行動渡過烏蘇里江攻入虎林縣月牙港，虎林縣在勝利前東北分爲三省時屬吉林，勝利後改爲九省屬合江省，共帮將東北重劃爲九省，虎林則屬黑龍江。

此次邊境衝突顯然是俄方發動，共帮未敢抵抗，所以並未發生戰事，目前正在抗議階段，其眞象如何？要回溯上次的珍寶島事件，因爲珍寶島也屬虎林縣，距離月牙港約有八十公里。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九時許（格林威治時間一時十分）共帮邊防部隊與蘇聯邊防軍在黑龍江省珍寶島地區發生軍事衝突，雙方互有死傷。同日，雙方互相提出抗議照會，指責對方蓄意製造這次極爲嚴重的武裝挑釁事件，這是中蘇共關係惡化以來雙方首次向世人公開的最大一次邊境衝突。

珍寶島是烏蘇里江中的許多小島之一，而烏蘇里江則爲中國大陸東北地區和蘇聯遠東地區之間一條界河。珍寶島究竟是中國的領土還是蘇聯的領土？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指出：「就是根據沙俄帝國主義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不平等條約——一八六〇年的北京條約，珍寶島也無可爭議的屬於中國領土，長期以來都是在中國管轄之下，由中國邊防部隊進行巡邏的。」但是蘇聯的說法則與中共完全相反，並指出該島在中共建立政權之後，「都是由蘇聯邊防軍防護的。」

中蘇共在珍寶島事件發生後，雙方均提出抗議照會。亦均互相予以拒絕。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指蘇聯的抗議照會「是蘇修叛徒集團的『賊喊捉賊』的萬惡伎倆，是它繼承沙俄帝國主義的衣鉢，推行社會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強盜邏輯。」並向蘇聯政府提出抗議照會，指責「這次嚴重流血事件完全是蘇聯當局一手造成」，要求蘇聯政府「懲罰這次的肇事兇手」，及保留要求蘇聯軍方「賠償一切損失的權利」。但中共此項抗議照會被蘇聯拒絕，蘇聯駐北平「大使館」發言人指中共提出的照會與事實不符，並且是用一種不能接受的方式撰寫的。

繼三月二日的武裝衝突後，中蘇共的邊境事件又不斷發生，詳情如下：

一、三月四日至十四日，中蘇共邊防隊部繼續在珍寶島地區發生一連串軍事挑釁活動。

中共「外交部」三月十三日照會蘇聯駐北平「大使館」，強烈抗議蘇聯邊防軍繼三月二日挑起邊境武裝衝突之後，又一再「嚴重侵犯中國的領土」，進行一系列的軍事挑釁活動。堅決要求蘇聯「立即停止一切入侵挑釁活動」，並嚴重警告「中國的領土是絕不允許任何人侵犯的，如果你們一意孤行，那麼，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嚴重後果，由蘇聯政府承担全部責任」。蘇聯對中共這一「強烈抗議」迄無表示。

二、三月十五日，中蘇共邊防部隊再度在珍寶島地區發生更大規模的武裝流血衝突，雙方均提出「嚴重抗議」，指責這次新的流血事件係對方所引起。

中共「外交部」三月十五日照會蘇聯駐北平「大使館」，對蘇俄三月十五日凌晨開始出動大批裝甲車、坦克和武裝部隊，又一次侵入中國領土珍寶島和該島西側的中國河道，製造新的流血事件，提出緊急的、強烈的抗議。該照會指出「蘇聯政府在挑起了三月二日的嚴重流血事件之後，不顧中國政府多次警告，不斷派兵侵犯中國領土珍寶島，進行武裝挑釁，現在又一手製造了新的流血事件」、「蘇聯政府必須立即停止對中國的武裝挑釁」。

三月十五日，蘇聯「塔斯社」亦發表聲明說，一支強大的武裝中共軍於十五日，在迫擊炮和大炮的火力掩護下，越過烏蘇里江邊境，發動攻擊那些守衛着珍寶島的蘇聯邊防軍。雙方打了五小時，在戰鬥中曾有傷亡，蘇軍已把侵入的中共軍逐出該島。蘇聯在聲明中警告中共，「如果再發動對蘇聯領土的任何進一步侵略，蘇聯將堅決自衛，並給來犯者以摧毀性的反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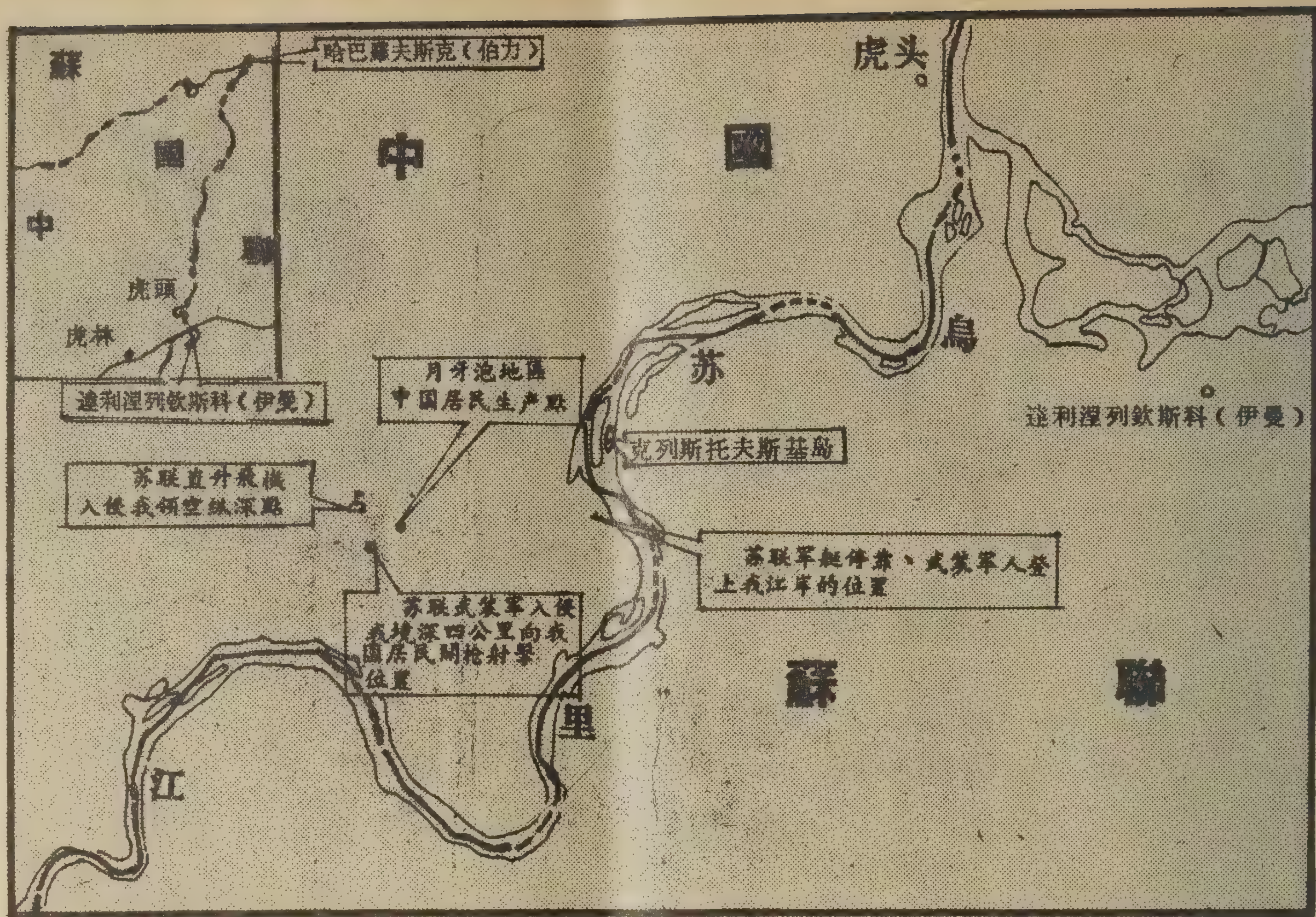
三月十七日，蘇聯正式透露，在十五日的激烈邊境衝突中，蘇聯邊防軍曾炮轟中共地區。蘇聯「眞理報」報導，「強有力的炮火會轟擊冰封的烏蘇里江岸的毛帮發射陣地」，「在將所有中共入侵者逐出達曼斯基島之前」，戰鬥在幾乎持續不斷的炮轟下，繼續七小時。蘇聯指稱，當中共與蘇聯的邊境衝突於十五日爆發時，中共曾使用一個步兵團的兵力，對烏蘇里江中達曼斯基島從事「人海」似的攻擊。並謂該次戰鬥中，一名蘇聯上校陣亡。

中共和蘇聯對於這次武裝流血衝突情況的報導，雖有很大出入，但仍不難看出：雙方都有一個團以上的兵力參加戰鬥；激烈的戰鬥達七小時，還進行了數小時大炮和迫擊炮的轟擊；中共是從事「人海」戰的攻擊，蘇聯則有上校陣亡。可見戰鬥之激烈，已經超過了一般邊境衝突的程度。

三、三月十五日以後，中共及蘇聯邊防部隊仍在邊境地區，進行零星的重炮和機槍射擊，但未發生重大的衝突，三月廿九日和四月一日，蘇聯兩次向中共駐莫斯科「大使館」致送聲明，建議雙方重新舉行談判，「使兩國邊界上的

形勢正常化」，中共均未作任何反應。五月十二日，中共建議六月中旬在蘇聯伯力市舉行第十五次國境河流航行會談。在這一段時間中，中共與蘇聯仍以邊界問題爲焦點，展開針鋒相對的挑戰，使得雙方關係陷入空前緊張的狀態。

六月六日及十一日，中共「外交部」先後兩次向蘇聯駐北平大使館遞交照



圖爲中共「新華社」所發表蘇軍侵入邊境的示意圖。

會，指責蘇聯政府加強對其進行武裝挑釁，挑起了一系列邊界事件，分別向蘇聯提出強烈的抗議。

中共在六月六日的照會中指出：今年三月二日和十五日，珍寶島地區連續發生流血事件後，蘇聯政府一方面表示願意「協商」，另一方面則把武裝挑釁從烏蘇里江擴大到黑龍江，從水界擴大到陸界，從東段擴大到西段，繼續用重炮和機槍向珍寶島和中國境內射擊，發射了近八千發炮彈。該照會還列舉了自四月份以來蘇聯所挑起的邊境事件。

至於中共六月十一日的照會，則是專就六月十日蘇聯軍隊侵入新疆裕民縣巴爾魯克山西部地區事件向蘇聯提出強烈抗議。

中共的這兩項強烈抗議提出不久，蘇聯立即斷然否認了中共的指控，蘇聯還特別爲六月十日發生在新疆邊境事件發表聲明，斥責中共的照會是「粗暴的歪曲」，並且嚴重抗議中共製造新的挑釁的冒險行動。

珍寶島事件究竟是哪一方面引起，至今仍難下定論。因爲珍寶島僅是在烏蘇里江中很多沙洲小島之一，沒有重大的軍事和經濟價值，中蘇共竟爲之而發生嚴重的武裝衝突事件，顯然是由於中蘇共的權力鬥爭，而非領土之爭。因爲當時中共即將召開「九全大會」，爲了打擊反毛派勢力，促使內部團結，以及破壞蘇共當時正準備召開的「世界共黨會議」，就極可能製造這個邊境衝突。而中共藉珍寶島衝突事件，確已在大陸各地全面掀起了反蘇的高潮，達到了其政治運用之目的。至於蘇聯方面，也有其製造邊境事件的動機。因爲蘇聯無時不在企望毛澤東垮台或歸服，而中共即將召開「九全大會」對毛澤東非常重要，所以若能藉製造邊境事件打擊毛澤東，蘇聯是決不會放鬆機會的。何況蘇聯在邊境對中共施加軍事壓力，是早已有計劃的。蘇聯不僅在遠東邊境增加兵力，且在外蒙新建立了飛彈基地。

但這次月牙港事件便顯然是俄人挑釁，共軍共幹不戰而逃，俄人毆打我同胞且脅持至江邊，幾欲帶去作人質後經當地中國人哀求（共帮說是抗議）始獲釋，共帮除去口頭抗議，並未作任何反擊行動，可知共帮完全是被動。

至於俄人此次挑釁的因素，可能是有計劃向共帮示威，自布列兹尼夫東來，並視察軍事基地，即對共帮構成威脅。尤其是共帮與日本和約談判，因共帮放棄釣魚台主權有急轉直下之勢，蘇俄爲了阻止此項行動，便直截了當採取軍事進攻，既向共帮示威，也警告日本，看看誰有力量，日本如果眞同共帮簽訂「反霸權」和約，將會有甚麼樣的後果，日本自有其精打細算，決不敢與共帮勾結而開罪蘇聯。

在共帮而言，此次也大失面子，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寶島事件林彪正掌軍權，居然劍及履及與蘇聯大拼了一場，此時林彪賣國賊已被淸算，華鄧這批「愛國好漢」對於蘇聯軍入侵，且綁架被打中國人竟然不敢反抗，蘇軍蘇幹更一溜烟跑得精光，兩相比較，可以看出這批新當權派實在尙不如賣國賊。林彪舊部勢力仍大，此次事件必然會給他們增加一項藉口，對於華鄧體制展開攻擊，所以月牙港事件雖是外患，均很可能加速促成共帮的大火倂。

葉劍英南下廣州眞相

梁景松



在北平的「五一」節文藝晚會上，座上有華、鄧、李、汪等人，葉劍英却在廣州出現。在此「重大」節日，作為「元首」的葉劍英却遠離政治中心，其原因可能有：（一）效法毛澤東，藉故出巡，佈置個人勢力，分化鄧派的地方勢力；（二）南下解決中越共邊境惡化問題，因其曾多次訪問河內，利用個人身份與越共頭頭解決糾紛。據日本「讀賣新聞」報導，葉劍英與南越武元甲在廣州舉行秘密會談，因此，後項的可能性够大。

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是中共向表重視的日子，列為重大節日，照往例舉行大集會，中共頭頭乘機亮相。但今年中共慶祝，無論形式與內容均與往年不同。

氣氛冷淡形式改變

今年的活動基本上是低調的，氣氛相當冷淡，毫無光彩。自「文革」後，毛澤東和林彪當權期間，將勞動節視作政治大事，日間舉行檢閱遊行，晚間觀看焰火，踵事增華。同時開動宣傳機器，叫喊政治口號，發表文告，勞民傷財。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敗亡，以後毛澤東未再出現公共場合，只是躲在書房會見外賓。自一九七二年起，每逢「五一」勞動節和「十一」慶典，皆舉行遊園會，除毛澤東外，中共頭頭齊到公園參加慶祝活動。今年五一，却又改變作風，取消園遊，改為文藝晚會。可以說，遊行檢閱和大放燄火，反映了毛林的好大喜功，要藉大場面增強其聲勢；遊園會則是周恩來的主張，以示其「平易近人」；文藝晚會似乎是出於鄧小平的安排，以示別創一格，企圖增添一些歡樂的氣氛。文革前，也曾在勞動節舉行過類似的晚會，鄧小平提倡恢復傳統，這也是一個反映。至於政治的內容，則隨着形式的轉變而愈益淡薄。

鄧小平貶毛抑華

五月一日中共「人民日報」，在版面上與平日無異，既未如往年那樣套紅點綴，亦無毛像或語錄。毛的形象完全消失，這是文革以來的首次。

當日該報只在第二版發表一篇社論，題為「廣泛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文中先引述列寧講及「在經濟方面實行競賽」的重要性，然後才談到毛澤東也主張勞動競賽，繼而譴責林彪和四人帮反對競賽，亦即反對列寧和毛澤東。又稱，華國鋒高舉列寧、毛澤東的旗幟，號召要開展勞動競賽。該文一面就勞動競賽做文章，一面將列寧壓在毛的頭上，二者並列，連一向稱頌華國鋒高舉毛的旗幟也變成列寧與毛二人的旗幟。其用意是不讓毛個人獨尊，也不讓華獨舉毛旗。此雖小事，但在中共內部却事關重大。

因為此舉涉及擁毛派與反毛派的鬥爭，也就是要維持毛澤東形象的華與極力消除此一形象的鄧之間的鬥爭。從「五一」活動的形式與內容看，都可顯出毛派已居下風。

華國鋒的統治地位，主要是建立於毛的形象上。去年五月一日，「人民日報」首頁刊登巨幅毛像，以及華國鋒的一篇署名長文，論述毛思想及頌揚毛澤東。次日該報又刊出華國鋒的巨像，肯定其與毛相等的地位。

其時，鄧小平尚未復出掌權。今年五一，則平淡度過，毛的形象消失無蹤。「人民日報」雖然刊載華接見英國國防參謀長金馬倫的消息及照片，但這是新聞消息，與突出個人地位無大關係。而貶低毛澤東的地位，却對華發生重大影響。

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路綫

上述「人民日報」社論說：「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必須以增產節約為主要內容。」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該報發表的勞動節社論，其題目與內容皆強調「增產節約」。其時，正是劉少奇掌握中共實權，與鄧小平一起，全力推行「劉鄧路綫」，以矯正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弊端，企圖消除其左傾冒進的惡果，而今，鄧小平依樣葫蘆，推行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路綫，以期收拾毛澤東發動文革所造成的亂局，療治文革後遺症。這也是鄧小平全面復舊的一個證明。

此外，今年「五一」的「人民日報」在首頁刊登中共總工會發出於十月間召開「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通知。同一版又載有該總工會在北平召開勞動模範座談會的一則報導。可見今年勞動節是以工運及勞動生產為其主要內容，特別是強調工會的作用，以及整頓工會組織，這就反映了鄧較重實際而不尚空談的作風。毛派分子當會感到不滿。

葉劍英何事南下？

在北平出席「五一」文藝晚會的中共頭頭有華、



葉劍英南下廣州，北平「五一」文藝晚會上只有華、鄧、李、汪。

國鋒、鄧小平、李先念和汪東興等。葉劍英則在廣州出現。葉劍英何以在此重大節日離開北平，南下廣州？他出任中共「人大委員長」，取得相當於「元首」的地位後，這是首次慶祝重大節日，而他卻遠離中共的政治中心，化應有重大原因。

廣州附近有個從化溫泉，爲療養地。但北平嚴冬已過，廣州天氣反而潮濕燠熱，對年逾八十的老人不甚適宜。據廣東電台和香港左報的廣州專電報導，葉劍英在許世友及其他地方幹部的陪同下，在廣州參加慶祝活動，在集會中相當活躍。

五月三日的「人民日報」刊登了葉劍英在廣州亮相的照片，似乎健康很好，可能並非南下休養。

葉劍英南下，若非爲了休養，便可能是有政治作用。政治因素則有內外兩種，他可能對鄧小平的種種作法，特別是消除毛的形象、否定文革和全面復舊，感到不快。他個人在三月間召開的「五屆人大」中獲得虛銜，却無實權，已被架空。他可能效法劉少奇當權時的毛澤東，藉故出巡，佈置個人勢力。

他是廣東梅縣人，在南方有點基礎。一九四九年曾隨林彪的「四野」部隊南下，任中共華南局第一書記、「廣東省主席」兼「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廣州市長」，後任「中南局代書記」兼「中南軍區代司令員」，代理林彪職務，調返北平。他可能南下拉攏一些地方幹部，攏絡林彪舊部，以圖增強其政治資本，並可能企圖分化鄧派的地方勢力。他雖年邁，但仍不甘寂寞，藉維護毛澤東的形象以自保，並圖保護文革派。在鄧小平復出後，顯已受到重大挫折，但仍不甘心，在政治鬥爭中極力掙扎。

另一政治因素則可能與中共最近同越共的關係愈益惡化有關。大批越南華僑，近日被迫前往中國大陸，主持中共僑務的廖承志聲稱對此「表示關注，並密切注意事態的發展」。葉劍英南下廣州，可能是就此項發展作出姿態，表示關注與重視。但其此行似與中共的軍事部署無關，因他已不再担任共軍實職。

日本「讀賣新聞」八日報導，據當地可信賴的中國人士透露，葉劍英正在廣州，與越南政權的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武元甲舉行秘密會談。他們談的是中共與越南間的邊境紛爭，越南與高棉的糾紛，以及在越南的華僑問題等。

報導指出，此項情報的眞實性如何，目前尙難斷言，但其可能性很大。

在中共大頭頭中，葉劍英是唯一與越共領導人有深厚關係者。五十年代在廣東任職時，似曾主持支援越共抗法戰爭，至於攻陷奠邊府。其後，他曾多次訪問河內，與越共頭頭接觸。胡志明死後，他又隨同周恩來前往弔祭。在中越共關係惡化中，葉以個人身份邀約越共頭頭在廣州相見，作非正式討論，可能性相當高。

吳德恢復公開活動

自四月初即備受大字報攻擊的吳德，也恢復公開活動，出席「五一」晚會，名列於中共政治局委員當中，但此舉並非表示他的問題已告解決，而是藉此掩飾中共高層的嚴重分裂。他可能已成爲一件裝飾品，當了「反面教員」。今後仍會受到攻擊，而使華國鋒也遭到連累。

近日活動頻繁而又顯出權勢的中共頭頭，是鄧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烏蘭夫等，都是反對文革的老幹部。

中蘇共「邊境衝突」與「邊界談判」

王國枝

正當中蘇共最近雙方在北平恢復邊境談判的時候，蘇聯却派遣一架直升機飛越烏蘇里江，侵入黑龍江省內四公里的林虎縣上空，隨後又派遣十八艘軍艦及三十名士兵侵入該區，傷及居民。中共提出抗議，蘇聯僅表示遺憾。蘇聯不惜破壞談判而引發此一挑釁行為，顯然是藉此試探美國的反應，並警告卡達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的北平之行，不要進一步勾搭，或介入中蘇共衝突。

中共抗議蘇軍入侵

當華國鋒結束其第一次出國訪問北韓一週，甫於五月十一日上午返抵北平之際，中共立即對蘇聯展開了另一新攻勢。當天下午五點半，中共「外交部副部長」余湛（亦即中蘇「邊界談判」中共的首席代表），約見蘇聯「大使」托爾斯蒂柯夫，面交一份措詞強烈的抗議書：斥責蘇聯於五月九日晨派遣一架直升機飛越烏蘇里江，侵入黑龍江省內四公里的虎林縣月牙泡地區上空，隨後又派遣十八艘軍艦及三十餘名士兵侵入該地區，傷及居民。（按：此次發生衝突的虎林縣月牙泡地區，據作者查考，係位於一九六九年中蘇共間爆發大規模武裝流血衝突的珍寶島南方約五十公里處，地當烏蘇里江和依滿河的交會口，與蘇聯濱海省邊區的依滿，隔江相望。）該抗議書要求蘇聯方面道歉，懲辦肇事人員，並「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否則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後果，必須由蘇聯方面承担全部責任」。

面對中共的抗議，蘇聯除由駐北平「大使館」發言人於翌日表示，對此一邊界事件「深感遺憾」外，莫斯科迄今並未發表任何官方聲明或評論。據初步研判，中共似乎亦無意把這一衝突擴大為「第二個珍寶島事件」。茲値美國卡達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正欲前往北平訪問之前夕，對於中蘇共間最新的這項衝突事件之發生，華府亦正採取密切注意的謹愼立場。本文擬就幾方面探討此一事件的縱橫發展及其實質意義。

邊境衝突時有所聞

中蘇共間的邊界問題，乃長期以來俄國，無論是帝俄或赤俄，對中國領土侵略野心的結果，也可說是歷史遺留下難以解開的死結。中蘇邊境毗隣數千里，由於兩國對邊界問題基本態度互異，國力消長懸殊，失去對邊境控制的平衡，於是邊境衝突遂勢所難免。自從本世紀以來，這種衝突的性質，已由沙俄之零星的領土割據，竄升為大片「生存空間」的兼併；大規模的滲透、煽動暴亂、扶植共黨政權等策略，相繼出籠，交互運用。這些策略說明了中俄邊界，除具一般邊界衝突的特性外，還有其獨特的生死存亡鬥爭之本質。

中共政權成立後，與蘇聯的關係，幾經變異，由合作走向分歧，又由分歧而走向對立，及至一九七〇年代，則更走向尖銳鬥爭。目前，中蘇共之間，並沒有「黨和黨」的關係，只有「國和國」的關係。談到國家關係，北平與莫斯科間有貿易往來，有條約存在，並同時互派「大使」駐在對方，但它們却不斷宣稱希望在「和平共處」原則的基礎上，促使雙方關係「正常化」。其間究竟何者「不正常」？最明顯的，應該是雙方的「武裝邊界衝突」。這也是近日來，中蘇共相互攻訐的焦點。

今年二月廿三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曾致函中共「人大常委會」，建議舉行高級代表會時，簽署關於雙方相互關係原則的共同聲明，但遭中共公開拒絕。三月廿六日中共「人民日報」公佈了覆函，同時還發表題為「不要空頭聲明，要實際行動」的評論員文章，抨擊蘇聯「使用武力，挑起邊境衝突」、「增兵邊境，進行武力威脅」，呼籲蘇軍應從「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蘇共「眞理報」曾於四月一日猛烈反擊，指責中共「歪曲現實」。凡此，均為環繞着邊境問題所併發的激烈罵戰。

事實上，從「珍寶島事件」後至今，中蘇共邊界衝突的暗流一直存在，且隨時間之增長日趨擴大，戰爭無可避免甚或一觸即發的報導，時有所聞。但細觀雙方的聲明，彼此均色厲內荏，缺之「戰意」，雙方雖大軍對峙劍拔弩張，但事實上和戰均難。

蘇聯曾於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及一九七三年，數度向中共提議「締約議和」，但均遭中共以「邊界問題未能解決」而予拒絕。部份西方學者，即秉此而將中共在邊境衝突中所採取的外交政策，視為「具有強烈的傳統民族主義」，其謬誤大矣。蓋中共所標榜的是「國際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所強調的是

「階級利益」，而不是國家利益。因此，所謂「邊境糾紛」、「領土問題」等，僅是中共對蘇聯鬥爭的手段和策畧運用而已，其彈性甚大，並非是其堅定不移的基本政策。

歇歇談談毫無進展

儘管中蘇共之間，在邊界爭執上迄今並無妥協跡象，但雙方在還沒有進入熱戰邊緣之前，仍希望減低緊張及軍事衝突；事實上，無論就軍事或政治觀點而言，邊境衝突的發生和持續，對中、蘇共雙方均弊多於利。因此，為避免形勢發展至雙方均不可收拾的地步，於是從一九六九年十月廿日起，北平與莫斯科即展開一連串的「邊界談判」，迄今已邁入第九個年頭，但仍一無進展。

以談判的經過而言，最初由蘇聯的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庫茲涅佐夫與中共「副外長」喬冠華對壘，至一九七〇年六月庫茲涅佐夫稱病返國，改由另一副外長伊利契夫繼任，而中共也於一九七二年六月改派另一「副外長」余湛主其事，迄今一直是由他兩人交手。

綜觀中蘇共歷次談判的有關聲明及報導，可將雙方爭執的要點歸納為二：

其一、原則性的爭論：中共堅持「有關目前中（共）蘇邊界條約，都是沙俄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強調蘇聯必須承認此一「原則」，不過中共表示「並不要求收回這廣達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只要求雙方武裝力量撤出或不進入此一「爭議地區」。蘇聯則不承認這些條約是不平等條約，否認「爭議地區」的存在，堅稱中共所指「爭議地區」乃是蘇共政權成立時，即屬蘇聯所有。

其二、實質的爭執：此一部份包括：一、東段烏蘇里江與黑龍江究以何者為界；中共認為應以主舟道中心綫為界，而蘇聯則堅持應以目前接近及沿烏蘇里江和黑龍江的「中國」（共）江岸；二、西段帕米爾地區兩萬多平方公里領土的歸屬問題；中共認為這是沙俄違反一八八四年界約，越界侵佔的中國領土，蘇聯則認為帕米爾劃界已在一八九四年以換文方式完成。關於前者，據稱已經由去年七月至十月舉行的「邊境河流航運談判」第二十次例會，達成了「部份協議」。

重開談判各有圖謀

北平與莫斯科兩者深知，無論上述的原則性或實質性的癥結，都不是一時或一方所能輕易解決的，然而，雙方仍孳孳於重開所謂「邊界談判」。最近，蘇方的首席代表伊利契夫副外長，於去年二月廿八日離平返國，經十四個月之後，已於四月廿六日重抵北平，雙方在五月五日舉行了第一次全體會議。此後談判將歷時多久，尚未可知；而其難以產生「突破性的進展」，概可斷言。

這次雙方願意重開談判，當屬各有圖謀。

就中共而言：一、它與蘇聯的關係，寧願舌戰，不願槍戰；只能有驚，不可有險。最近中共要求蘇聯在中國大陸撤軍，蘇聯不僅未表同意，且由國防部長烏斯汀諾夫陪同布里茲尼夫，從三月底起走訪遠東新西伯利亞、伯力、赤塔、海參威等面對中共的邊防要地，凡此均足以促使北平謹愼從事，擬藉恢復談判、保持接觸，以防緊張情勢增高。二、趁此藉機對美國故作姿態，以增強其在即將到來的對美談判中的地位。北平可藉邊界談判的恢復，表示它與蘇聯並非不可和解，進而對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一事，進行催逼和勒索，三、此外，中共對「邊界談判」還有一些較不變的企圖，其中包括：藉此與蘇聯高層幹部接觸，探測彼此的眞實意向；對世界各國共黨表示其彈性態度，避免單獨負起「分裂」的責任；緩和中共內部親蘇派的反對勢力，減輕動亂的危機；以及炫示其為民族主義而非國際主義的假象。

就蘇聯而言：一、藉「邊界談判」使中蘇共關係長期保持在不破裂的邊緣徘徊，當然更企盼待機向北平提出友好的實際構想，以抵制北平與華府的靠攏。二、縱使邊界問題說不出結果，伊利契夫亦可利用此一機會，直接而深入地觀察近期內美國與中共關係的可能發展，並就近密切注意布里辛斯基訪問北平期間的活動。三、故作姿態給美歐等恐懼北平與莫斯科和解的國家看，表示其對「和解的誠意」，擴大其「和平攻勢」的影響力。

和戰均難齟齬難弭

根據上述之分析，我們可以大担推論，新近爆發的虎林縣邊境衝突事件，在短期內，並不足以影響甫行重開的北平「邊界談判」。

我們應認清的是，中蘇共邊界問題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是雙方在各方面形成尖銳對立和激烈鬥爭的產物。「邊界談判」只是將邊界問題作為政治鬥爭的手段而已，雙方都不想誠心誠意地把這一問題作實際上的解決，但也儘量避免成為談判的破壞者。

北平與莫斯科分道揚鑣迄今，雙方關係變易不定。中共對蘇聯的基本對策，始終是毛澤東所制定的「準備兩手，準備破裂，爭取拖」的策畧；而蘇聯對中共的變化，也交替或同時使用軟硬兩種手法，當伊利契夫抵達北平前夕，莫斯科電台仍大聲斥責「北京的反蘇伎倆」，即為一例。因此，雙方「邊界談判」一拖九年，至今仍停留在起步階段，未獲絲毫進展，「國家關係」也沒有多大改善，其關鍵在此。

「邊界談判」只是中、蘇共「既聯合、又鬥爭」的一環。目前雙方都沒有把邊界問題視為必須立刻解決的課題，所謂「爭議地區」並不是問題的核心，眞正的癥結，仍在中、蘇共對「世界革命」戰畧與領導權的爭執；在這項政見未獲協議之前，邊界問題使會永遠存在，而邊境衝突亦必時而可聞。

目前北平與莫斯科關係的發展，「是不可能好轉的」，這是鄧小平的說詞；但布里茲尼夫却強調，中蘇共間的分裂並非「永無止境」。因此，我們亦不宜忽畧或低估北平與莫斯科間，經由實際利益衝突的妥協，逐步縮短雙方距離的可能性。據稱，正在訪平的羅馬尼亞總統壽西斯古，即有意再度充當調人，斡旋中蘇共間的齟齬，使其重修舊好，但顯而易見的，這並非易事。

壽西斯古與狄托的比較

賴景瑚

羅馬尼亞總統壽西斯古繼訪美後，便馬不停蹄，僕僕風塵取道北平，與去年末的南斯拉夫總統狄托，如出一轍，這兩個歐洲共黨怪物，衣缽相傳，老奸巨滑，打着獨立路線招牌，充當國際掮客，愚弄欺騙自由世界。其實，凡是馬列信徒，不論急進或温和，都是滅絕人性的一丘之貉。

南斯拉夫總統狄托，和羅馬尼亞總統壽西斯古最近忽然先後訪問美國，除為其個人的自我宣傳，也引起了反共人士的懷疑和一般輿論界的注意。

南羅兩共，一向是以自採取獨立外交政策，去和西方國家及第三世界打交道的。尤其是狄托那個老怪物，他就曾和斯達林對抗，幷敢和蘇聯分道揚鑣的走他所謂自己的社會主義路線。其實，他們自己的本土，却和蘇聯一樣的專制獨裁。他們行為的橫蠻及手段的毒辣，幾和蘇聯如出一轍，甚至青出於藍，還要變本加厲。第三世界的落後國家，有的對殖民主義的舊恨，有的由於自身沒有出息因而被他們愚弄，至於他們如何在國內蹂躪人民，却視若無覩了。

狄壽二人的異同及平行綫

然而，我們不能否認狄壽二人的作為和對人民的控制，確與其他東歐衛星國不同。他們也真的改變了共產集團的一元性；至少蘇聯對他們不敢和它對匈、捷、波、保等國領導人，那樣的頤指氣使，指揮如意。

上月中旬壽氏的訪美，與前月初旬狄氏的訪美，相差不過一月。他們那麼重視美國，正足反映他們要在西方國家前面，加緊造成一種在國際上獨立行動的姿態。事實上，他們也向其他國家拉關係、講交情。狄氏去年就到過蘇聯、中共、北韓和西歐幾個國家。現在壽氏從美國開始，也要一一報聘狄氏去年所經歷的地方。

他們雖然同樣的僕僕風塵於道途，但在表面上，他們很不相同。壽氏比狄氏年輕了二十多歲，是在羅國革命的親蘇氣氛中長成。狄氏在二次大戰時便已露頭角，一開始就要自創不受蘇聯羈絆的獨特作風。他因而和蘇聯從意識形態的爭執，演變到最後的決裂。

壽氏自一九六五取得政權以後，想要把在羅國施行了二十多年的蘇聯式政治制度，變成在南國使用了三十多年的狄托式政治制度。這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羅國的形勢與南國不同。它和蘇聯密切接壤，又有蘇軍長川駐在羅境。壽氏不得不看着蘇聯主子的顏色，小心翼翼的做事；否則克里姆林羣魔一反臉，羅國便會步匈捷二國的後塵。

南國隔蘇聯遠一點。以斯達林的兇狠，至死未能消滅他所痛恨的狄托。斯氏以後的領導人，更拿他莫可奈何。他也就老氣橫秋，顧盼自雄。他在一九五〇年時代，便已和埃及的納薩發起不結盟運動。同時他目光四射，又與西方勾搭。南國很早就是國際基金會的一員，也是從美國得到最惠國待遇的第一個共產國家。

衣缽相傳交稱莫逆的同志

狄托以他所謂西方的共產主義，建立一種工人自治制度，讓工人直接參與企業管理。他復以全力把南國落後的農業經濟，推進到現代工業化的途徑。壽氏明白了狄氏的「成功之道」，他才知道羅國所習用的統制經濟，和集中計劃，既受限制，又無進展。他就決定改弦更張。他第一件事便是尊狄氏為先進，要向他虛心學習。狄氏和他志同道合，也認為「孺子可教」。願以衣缽相傳。

他們成為交稱莫逆的朋友，也發現了面對許多同樣的困難。兩人都在國內有要求分割政權的少數民族，也時時受到蘇聯的大力威脅。他們澈底明瞭蘇聯是要把東歐全部劃入它能絕對控制的勢力範圍。

狄氏年逾八五，誰都曉得他一旦去世，南國不是內部四分五裂，就是蘇聯藉口入侵。因此，狄氏就運用相



壽西斯古與華國鋒

當靈活的外交手腕，廣泛結交西方和第三世界的友邦。他認爲要是這樣做，才可以克制國內的分化運動，也可以對抗蘇聯的侵略。他要壽氏和他共同努力去發展一個新的局面。



去年底狄托訪平鏡頭。

壽氏現已成爲中東紛擾的一位重要調人。他可分別接見埃及的總統沙達，以國的總理貝金和「巴解」的領袖阿拉法特。狄氏在最近「非洲之角」的戰爭，也施展了一點他的手法，他從美國回去以後，就派他的外交部長遍訪衣索匹亞、索馬利亞和蘇丹的當權人。他們不一定對那些問題有貢獻。但他們要顯揚他們在國際舞台上左右逢源的活躍。

南羅兩個生產落後的國家，現在都要靠外滙及國際貿易去助長久在停滯中的企業發展。西氏本來是照計劃經濟的原則，定出生產目標，加以嚴格的管理和監督。這是由於他缺乏自信心，又怕蘇聯動輒干涉及阻撓。他在狄氏的指導之下，既下改革的決心，復受去年煤礦罷工的影響，也讓勞工有發言的機會。他雖然不敢和狄氏自由經濟一般的放任，但已朝着那個方向邁進。他自去年八月以來，已把他的政府改組了四次。這是證明他眞的想要好好的幹一下。

想做國際掮客的馬列信徒

壽氏做了三十三年的共幹，又當了十三年的黨魁和十一年的總統；當然是不折不扣的馬列信徒。這若干年，他深受狄托薫陶，又知道如何在不觸怒蘇聯的大原則下，一面擺出獨立外交的姿態，一面和世界上共產和非共產的政權拉關係。

他尤其不放鬆美國這個舉足輕重而又容易欺騙的超級強權。在過去八年，他到過美國四次。每次必講許多動聽的甜言，也故意對美國所面對的外交問題獻慇懃。就以中東而言：沙達去冬突飛以京會晤貝金；他就自詡那是他的指導之功。他這次還在白宮自告奮勇的願對美國和中共及北韓關係的改善，有所盡力。卡達歡迎他的外交詞令，除了讚揚他的獨立精神外，自然是三句話不離他所高唱的「人權」。只可惜不識趣的幾位國會議員和許多街頭示威者，偏偏指責他在羅國欺凌少數民族，復禁止猶太人申請出國。比這更殺風景的，便是美京記者在新聞俱樂部的餐會上，對他違反人權的具體事實，向他提出質問，使他面紅耳赤的幾乎無詞以對。

最妙不可言的是美報多方揣測他此行和美國與中共及北韓的關係；國務院發言人爲澄清視聽計，特別聲明「美國與中共之間，互派長駐代表，一切重要事務都有外交途徑可循，不需假手第三方面」又說：「卡壽二人的會談，並沒有把美國和北韓這項題目列進去。」

壽氏以爲他在國內一帆風順；他那獨立外交的幌子也可在國外「叫座」，他居然想在國際舞台上一顯身手。可是，做普通掮客不易，做國際掮客尤難。在這錯綜複雜的世界，萬一他不小心：講錯了話，或走亂了步伐；那個不可捉摸的「北方之熊」，可能會把他一口吞下去；他的把戲和他的野心便也一道被埋葬。

比新進有辦法的老奸巨滑

狄托一樣的耍把戲，一樣的有野心，但他畢竟是老奸巨滑，比那新進的壽氏，自然老練一點。這次是他十五年來第三次到美國。有人說這是八十五年來第三次到美國。有人說這是八五老翁最後一次的「辭行」。

他雖然以和斯達林決裂而震憾了共產世界，但他除有過人的勇氣外，還是靠美國的援助及西歐國家的支持，才敢有恃無恐的反對蘇聯；儘管他始終是一個「萬變不離其宗」的共產黨徒。

美國一直把南國當作民主國家對付蘇聯擴張的一張王牌。雖然狄氏的專橫作風和獨裁政治是和民主及人權都是絕對相水火的，但雙方在利害關聯下，互相利用，至少已使蘇聯的軍事侵畧，還沒有擴展到南歐及地中海的全部。

他近年所倡導的不結盟主義和他對第三世界的積極籠絡早使西方不得不對他刮目相看。他雖不和壽氏那樣以國際掮客自炫，但他到處奔波、到處拉攏關係；這次訪美，還想替北韓做搭綫的工作。你不能不佩服他那老當益壯的精神。他也就是這樣成爲今日世界的一個奇人，也是一個力量。

蘇聯早已駡他是叛徒，中共也曾斥他是修正主義者。但他去年前後訪問莫斯科和北平，還能受到熱烈的歡迎。他在風燭殘年還能一怒而把妻子罷黜，使他和毛婆江青一樣的永遠囚禁。這些都是他與眾不同的特點。他何嘗不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不要說世界將來，就是他的南國，也是前途茫茫，不知所云。

你如要問他和壽氏的優劣，或他們和蘇共的異同；我可以說：凡是馬列黨徒，不論是急進或溫和、暴戾或甜蜜，都是違反人格、滅絕人性、蔑視天理、國法、人情的一丘之貉。

時事評論

全力支持教署決定

由於金禧中學師生鬧事風潮的轉北和惡化，教育司署爲了維護教育法例的尊嚴，爲了保障香港學生的利益，爲了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斷然採取了鐵腕政策，下令封閉金禧中學。教育當局經過愼密考慮，及基於整體利益而作出的果斷決定，肯定受到社會人士與社會輿論的熱烈歡迎和全力支持。

封閉金禧中學的果斷決定

徐達文

我們早就指出，因爲所謂「財政處理問題」而發生的金禧事件，決不是單純對校方原有當局「處理財政不當」的指責，對「學校管理方法」的關心，而是利用這個藉口，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從年前的罷課風潮到日前的鬧事風波，充分說明了一撮別有用心的教師，利用無知的學生，利用教師的職位，利用宣傳的手法，作爲他們製造事端，困擾校方，干預校政，迫改教例，破壞校規，攻擊當局及控制學校的鬥爭工具與鬥爭手段。這正是金禧事件起因和眞相，也是金禧學潮的本質和結果。

小撮教師製造藉口

正如署理教育司許瑜在聲明中客觀指出，「教師和學生會提出作爲他們抗拒校方權力的若干點藉口。去年的藉口是校務管理不善，雖然這件事已由校董會採取迅速行動向教育司署報告，在教師提出正式投訴之前教署徹底的調查工作經已開始進行；其後前任校長並已受到懲罰，校方的帳目亦經整理，使之回復正常情況。繼之而生的藉口是教師合約。雖然教師已簽署有關合約，但仍引致學生靜坐事情。較近的藉口則是有關搜查書包的指稱，有關不公平警告和停課通知的指稱。最後則是有關毆打的種種。」所有這些「指稱」，就是金禧中學一撮師生，作爲他們攻訐學校當局，困擾學校行政，壓迫學校校長的「藉口」。這個由始至終懷有目的的具有策畧的「藉口」，反映了這撮鬧事教師正不斷挑起事端，製造機會，及僞造理由，以達到全面控制校政的遙遠目的。

鬧事師生港式紅衛兵

而這些被別有用心的教師作爲鼓勵學生鬧事的「藉口」，雖然已被政府當局一再作出切實調查，公開澄清和合理交代，但這撮教師仍我行我素，無法無紀地以此作爲他們煽動學生罷課、靜坐、遊行的抗議「理由」。從去年的罷課抗議，到今年的請願行動，可以說明這些鬧事師生的所作所爲，經已超越於正常的教育範圍，經已違反正式的教育條例，並以他們的極端行動與激烈表現，與政府當局對抗，向學校當局造反。

只要人們從這些師生在港督府前及明愛中心的靜坐抗議，在中區街頭的遊行示威，在金禧校園的結集行動，都可以了解到，這些師生的行爲，實與學校紀律，社會秩序完全背馳。而他們的做法，不僅是個別觸犯校規，甚至干擾學校的正常教學，使到該校絕大多數奉公守法的師生，無法開展正常的教學活動。在這種情況下，正如署理教育司所指出的，「除非將該校封閉外，別無其他合理處理方法。」

我們早就指出，造成這個惡劣效果，實與一撮別有用心的教師分不開。由於他們利用「教師職業」的身份，「教育專業」的尊嚴，在多年來，將該校學生「教育」成「鬧事有理」及「造反無罪」的「革命闖將」，成了破壞學校紀律，危害社會秩序，攻擊政府當局的「造反英雄」。這確是一羣紅衛兵式的「變種」。金禧中學在這羣紅衛兵式的變種的腐蝕與擺佈下，不僅損害該校絕大多數正直師生的利益，也斷送金禧中學的前途。金禧中學的危機與崩潰，一撮別有用心異端教師，實爲罪魁禍首。

但我們認爲，關閉金禧中學的決定，是合理的措施，權宜的辦法，明智的決策，因爲這肯定是封閉了一個鬧事的場地，杜絕一次造反的機會，不過，導致鬧事主要因素的若干教師的處理，仍是有關當局必須面對及急須解決的嚴重問題。因爲事態的發展及事實的表現，充分證明了金禧中學一羣年幼學生之所以形成她們誤解教育、仇視校方、攻擊政府，醜化教例，反叛社會的對抗態度、偏激心理與極端行動，金禧中學一羣年僅十四五歲女孩之所以有能力、有計劃、有目的、有步驟、有組織地開展罷課、靜坐、抗議的示威活動，正是這撮教師長期的薰陶、蠱惑、唆擺、策劃、煽動和領導的結果。

値得人們注視的是，這撮教師的所作所爲，實已違反教育則例的條文規定，實已違背教師職業的道德責任。如果讓這類「反」字號教師繼續担任教職，只有繼續污染香港教育，從而製造更多金禧中學式的學校。故當局對鬧事有據的滋事教師，應執行教育條例的規定，應履行警告函件的指陳，撤除他們的教師職務，吊銷他們的教師資格，以免遺毒蔓延，有損香港的教育前途，有危香港社會的安定。

冷箭射向鄧小平

秦明

據我有關單位偵悉，大陸北方第一大埠天津市，今年三月以來曾一再出現影射攻擊鄧小平的大字報，其中一張題為「只要你肯想，就想得通這是為甚麼」，是由署名「革命羣眾」寫的，內容比較深刻、具體，挑了鄧小平很多毛病，如其中說：

黑五類滾出去

一、是誰先提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是譚立夫。（按：譚是「文革」前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政之子，是「文革」初期的紅衛兵頭頭。）是誰支持這口號，並且加圈加點來一個「基本如此」呢？是「四人帮」嗎？又是誰支持這口號，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鬥爭矛頭，轉向知識份子、民主黨派人士及大小幹部，用它來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來保劉少奇及其同伙呢？大家不妨冷靜回憶一下天津「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從天津一日之間，到處見紅衛兵大喊大叫，「紅五類站過來，黑五類滾出去」，到大破四舊，亂抄家，而天津大學「八一三」被圍攻；少數派起來，多數派用死人壓活人，到最後革命派奪權，解學恭當革委會主任。在這段文革歷史中去尋找答案，就會想通。

二、為甚麼正當中蘇邊境緊張局勢有增無減，而「北京軍區」、「瀋陽軍區」及「蘭州軍區」，疲於防守，漫長防不勝防的戰綫，一再要求中央調兵時，卻有人在中央歪曲事實，

培植勢力鬧獨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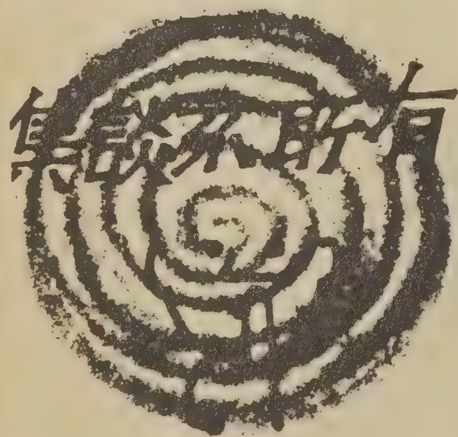
製造所謂：「三大軍區聯手組成北三派，對抗南四派（南四派指廣州軍區、昆明軍區、成都軍區、南京軍區），造成南北對峙局面」，並說甚麼：「北方三大軍區，是藉防蘇聯國之名，行培植勢力鬧獨立之實」，千方百計不發兵，不發軍械與裝備給前綫？只要你仔細回憶，這三大軍區司令員，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向忠於毛澤東路綫，堅持抵制錯誤路綫，跟着毛澤東，敢於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赫魯曉夫式的反黨份子鬥爭的歷史，你就想不通為甚麼鄧小平會說：「寧可讓這些部隊在南方吃飽養肥，好過在北方變成私人向黨要挾的工具，這樣可以避免重演軍閥內戰的歷史」這樣的話了。

還鄉團回來了！

三、在天安門事件中，的確有反革命份子高呼「秦始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的反動口號，所以才促使毛澤東同意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我們和全國人民一樣，都在為周「總理」的逝世感到悲傷，也一樣為周「總理」的死而哀悼，但我們堅決反對利用悼念周「總理」來攻擊毛澤東和黨中央。我們反對，全國人民也反對這樣做法；就好像今天如果有人以悼念毛澤東，來反對華國鋒，大家能同意嗎？一樣不能同意。但奇怪的是，現在那些罵毛澤東是秦始皇的人卻變成了英雄，而悍衛毛澤東的人卻變成階下囚；許多單位甚至要羣眾表態：對天安門事件的態度是反對或支持，並以此為當前運動政治表現的衡量標準。這件事你能想通為甚麼嗎？你只要回憶一下走資派所說的「還鄉團回來了！」及陶鑄發明而由王任重一手執行的「秋後算帳」論。你就會明白了」。

內鬥方興未艾

署名「革命羣眾」貼出的大字報明顯的翻開鄧小平的案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攻擊曾經批鬥毛澤東是秦始皇的人卻變成了「英雄」，對「保衛」毛澤東的人卻又變成階下囚，這個問題暴露了鄧小平一撮鬥了又鬥的「四人帮」，在中共內部仍有頑強的抗力，兩條路綫的鬥爭，正在方興未艾，鄧小平和「四人帮」之間的奪權鬥爭，鹿死誰手，猶待下回分解呢！



戰勝日帝，還要戰勝共黨！

古鶴翔

中共禍國集團甘心出賣釣魚台，唯一的目的就是哀求日本簽訂所謂「中日和約」。

如所週知，眞正的中日和約早已簽訂。日本早已向中華民國政府投降，後來又與我國訂立了和約。——世界上，怎會有一次戰爭，訂立兩次「和約」的道理？

戰勝日本侵略者的，明明是中華民國政府及其人民，可是這鐵的史實，竟被中共篡改。

誰都淸楚：擊敗日本軍國主義的是中美並肩作戰的結果，而中共却將抗戰勝利的功勞歸於蘇共。現在，不知中共是否仍然把戰勝日帝的功勞歸於蘇聯？

欺騙，欺騙，永遠是欺騙！欺騙就是中共禍國集團！

在這裏，讓我抄錄一些共黨頭頭的「語錄」，以證明共黨的「偉大」。說謊的「偉大」！

在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進步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書名是「相持階段中的形勢與任務」。這小冊子有毛澤東、王明、彭德懷、王稼嗇、張佐華等的文章，還有不少中共的文件，例如「延安民眾討汪擁蔣大會通電」，「八路軍將領上中央電」等。——這小冊子，當然是中共的宣傳品。

小冊子的第一篇是：「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時局與黨任務的決定」，它說：「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擁護蔣委員長，打倒漢奸汪精衛！」

在「相持階段中的形勢與任務」一文中，毛澤東說：「汪精衛的政策是親日反蔣，反共三大綱領：親日，就是跪倒於日本老爺之前，把中國人從頭髮到腳板皮都送給日本老爺。至於反蔣，近來雖不提了，據說改爲『聯蔣』，想拖蔣先生下水，但是蔣先生看得明白，這不過是日本的詭計，要把抗日戰爭停止，要把國民黨分裂，要把蔣先生打倒，蔣先生是聰明人，他知道這些的；他從前就駁了近衛聲明，現在又痛駁了日汪協定，並且號召民眾與日本打到底，勸那些懷抱和平幻想的人趕快回頭。」

毛澤東還高呼道：「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擁護蔣委員長，打倒漢奸汪精衛！」

王明在「力爭時局好轉克服時局逆轉」一文中說：「蔣委員長爲反對日汪密約和主張繼續抗戰的宣言的發表，無疑義的相當增加了爭取時局好轉可能的條件。」

× × ×

又在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日，賀明慧編著了一本小冊子，書名是「八路軍怎樣作戰」，這小冊子的發行者是「新生出版社」。上海呂班路「新生圖書公司」，廣州永漢北路「北新書局」，香港皇后大道「大公書局」，當時均有該書出售。

這本小冊子的第一篇是「毛澤東談八路軍怎樣作戰」，第二篇是「朱德談八路軍怎樣作戰」，第三編是「彭德懷談八路軍怎樣作戰」，第四篇是「八路軍人物談抗戰勝利的原因」。

毛澤東在這小冊子中說：「雖然八路軍有以上的特點，使日軍害怕，但在抗日戰爭中還不能成爲決定的力量。數量還極有限，所以國民黨軍隊還是主要的實力。」

毛澤東還是：「因爲物質上的困難，我們現在還缺乏之防毒設備。正要求蔣委員長予以援助。」

朱德說：「蔣介石先生於十七日發表了一篇重要的談話，我們極端同意蔣先生的『蘆溝橋事件係最後關頭，倘若北平成爲瀋陽第二，那麼南京亦可成爲北平第二』的意見。」

朱德還說：「我們盼望切勿妥協，妥協一定亡國。我們一致擁護蔣委員長，長久下去，一切都收復，東四省也可拿回來。」

一九三八年二月，周恩來和王明等合著，張憶敏編的「抗戰的新形勢與新策略」一書出版了，總經售是漢口的「天馬書店」。這本書說：

「中國現在的實際情形是：如果國共兩黨以合作的力量和方式達到驅逐日寇出境的勝了，那麼，國民黨在實際上證明其爲中國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奮鬥的最大政黨，國民黨領袖蔣先生及其他堅決領導抗戰的人物，將成爲中國的不朽的民族英雄。」

周恩來等還說：「各黨各派須把國民政府還都的宣言和蔣先生告國民書以及國共兩黨的其牠一切有關於抗戰重要文献，在羣眾中作普遍的宣傳和解釋。」鶴翔說：抄了這許多共黨頭頭的「語錄」，感到手倦了，不想再做「文抄公」了，不想當「共黨語錄」的總編輯了。然而，領導抗日戰爭的究竟是中國國民黨，還是中國共黨？這問題應該可以解決了。敬草此文，爲蔣經國先生就任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的献禮。先總統蔣公領導我們戰勝日本侵略者，第六任總統將領導我們返回南京。我們決不因美國的媚共逆流而氣餒，我們一定要打回大陸去

小孩何辜？神州有恨！

青冥

有一趟，我在北角「華豐國貨公司」裏看到一套很有意思的玩具：十多個電動的娃娃手持絲綫帶鐃鈸，載歌載舞，舞罷齊聲高呼：「歡迎！」不少人很欣賞地駐足觀看

不用說，這套娃娃所扮演的角色，是中共用來「歡迎」外國「貴賓」的大陸孩子。「他們的舞姿和聲調固然相似，行動的自由也相同

抗日時，漢奸也懂得利用小學生歡迎日寇。有一次，瀋陽開會，漢奸命令小學生高呼「日滿合作萬歲」，不料一位小孩子衝口而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結果五百多位小學學生便死在機關槍下。小孩何辜，成爲漢奸賣國求榮的犧牲品！」

今天，很「愛國」的中共實行以夷制華政策，又驅使小孩子在外國人面前演傀儡戲，扼殺了童眞還洋洋自得，小孩何辜？神州有恨！

華國鋒訪平壤內外因素

岑啓亮

華國鋒首次「出國」訪問，外界人士說是增加其「國際聲望」，其實不盡然，華國鋒的平壤之行，主要目的是拉攏北韓，以免中國大陸南北受蘇聯威脅。然華在平壤公開咒罵「美帝國主義使朝鮮分裂的陰謀」，一再重申支援北韓的「統一鬥爭」，並誓言「中朝將永遠並肩作戰」，顯然針對美國而發，給卻將訪平的美國布里辛斯基以心理壓力，為推進所謂「關係正常化」鋪路。

中共主席華國鋒已於日前由平壤回到北平，由於這是自毛澤東一九五七年訪問蘇聯以後，二十年來，中共最高級頭頭第一次跑到鐵幕以外地區作官式訪問，自然引普遍的關切。

華國際這次突然跑到平壤會晤北韓金日成，儘管雙方沒有發表聯合公報，但其的動機，大約為下列幾點。

一、華此行係中共外交政策上笑臉攻勢的一部份。年來，中共積極推展外交，加強海外統戰工作，試圖在國際間塑造新的形象。其高級頭目紛紛出籠，「副總理」李先念甫赴越南訪問，據傳鄧小平不久又將訪問日本。各種「專家」訪問歐洲更絡繹於途。至於中共的邀訪工作更不遺餘力，前往中國大陸訪問的各國國家元首、政府官員、議員等為數不少。

二、加強並穩定與北韓的關係。一則，在目前中共與蘇聯邊界糾紛調理不清，而蘇聯主席布里茲尼夫又空前的到西伯利亞示威地跑了一趟，可能中共希望藉加強與北韓的經濟、科技合作的雙邊關係，以減蘇聯的威脅：所以趁金日成到莫斯科訪問之前，先行向北韓示好。二則，中共希望穩住金日成，至少暫時維持朝鮮半島上南、北韓對峙的局勢，以為與日本簽訂「中日友好和平條約」及推進與美國所謂「關係正常化」鋪路。

三、由於共軍參加韓戰關係，北韓原屬中共勢力範圍。一九六一年金日成雖曾朝拜莫斯科並出席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在中蘇共公開公裂後，北韓仍傾向中共；但進入七十年代，北韓因內部經濟困難日深，冀圖蘇聯支援，金日成乃着手調整對中蘇共關係，打算採取「等距離」。一九七五年金訪平時，即透露願訪蘇的意向。今年一月，蘇聯黨政代表團長庫納耶夫訪問平壤，曾贈予金列寧勳章，金並已決定今年六月再朝莫斯科。中共為了防制蘇韓共進一步的接近，祇得用華先訪平壤。

四、中共佔據中國大陸後，作惡多端，對人民壓榨屠殺，對幹部反覆整肅，對外國欺騙勒索；祇有遠隔鐵幕的若干美國人，幻想和它關係正常化。至於一手扶植它的蘇聯「老大哥」、及其所謂「兄弟黨」越共寮共蒙共等，無不看透了中共的毒狼而反目成讎，中共不僅在國際共黨陣營中陷於孤立，就是和亞洲接壤的幾個赤色政權，亦皆互相敵對、它在自由世界裝溫和，多方展開統戰，但所獲的表面「成就」，無法補償在共黨集團內實質的挫敗。中共為挽救頹勢，所以由華去平壤力圖穩住北韓這顆靠不住的棋子。

五、際此中共內部鬥爭升級之時，北平派系除爭取共黨軍政職位，擴大地方據點，儘量伸張勢力之外，同時藉機外出訪問，一以加緊散佈統戰滲透毒素，一以樹立其個人外援，俾挾外以自重。例如鄧小平訪緬甸與尼泊爾，李先念訪菲律賓等皆是。雖劉少奇担任「國家主席」時，曾因訪問印尼期間被毛做了手腳，以致垮了下來，但華覺得這種威脅在目前尚未到嚴重階段，不能讓鄧在外面的聲勢掩蓋他，所以也出外亮相。

儘管中共曾經叫囂美國在自南韓撤軍的計劃上出爾反爾，華國鋒在會談中除了達成前述目的，將不會鼓動金日成以發動軍事攻擊來改變朝鮮半島的現狀呢？就灌力均衡的觀點而言，美總統卡達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在「灌力均衡的幻想」一文中所提及的「只有東北亞，才有眞正的權力平衡局面的出現」，故答案是肯定。

目前的東北亞情勢，日本、韓國、中共、蘇聯以及外來的美國在灌力上，維持著一個相當穩定，勢均力敵的局面。蘇聯固然希圖利用北韓南侵，以向南伸張其海軍勢力。但是這麼一來，面對著隔海的蘇聯武力的威脅，日本勢必建立自已的軍隊。日本建軍却是蘇聯所不願見到的。中共和美國也不肯坐視蘇聯掌握整個朝鮮半島。所以，目前雖然大家都不滿意朝鮮半島的局面，却也都不願軍事統一，寧可維持現狀，以免後果不可收拾。

因此，在中共謀求與日本訂定「中（共）日友好和約」，與美國「關係正常化」時，朝鮮半島的安全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當然華國鋒不僅不會鼓動北韓發動軍事攻擊，反而要設法約束躍躍欲試的金日成，使朝蘇半島的情勢維持現況，以符合中共的利益。

此外，這次跟着華國鋒前往平壤的人員中，主要的有「外長」黃華和「國務院」副總理耿飈，並無任何軍方人員同行，這點也顯示了前述說法的眞確性。換言之，華與平壤雙方將不會觸及發動軍事攻擊的問題。

為美國與中共所謂「正常化」牽綫的羅馬尼亞總統奧塞希古於十五日訪問中國大陸，卡達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也將於二十日赴北平作「諮商」訪問。中共主席華國鋒往訪北韓，極力展開拉攏和鋪路的工作，其處心積慮，積極推展外交和加強國際統戰的作法，的確值得我們警惕和深思。

全民擁戴蔣經國總統

本月二十日蔣經國先生就職第六任中華民國總統，謝東閔先生就職副總統。海內外中國人無不歡欣鼓舞熱誠慶賀。

這個萬民興奮的消息，大家認爲是高度的理性抉擇，與衷心擁戴的赤誠所揉合的智慧結晶，對於今後國家民族的前途，可說是一個主要的關鍵；對於復興中國而言，也是一個承先啓後的時代，全球有良知者，當然體會得到，面對挽救人類危亡，促進人類和平安樂而言，中華民國今天的轉機，也是世界人類命運的轉機。睿智之士就近二十年來國內的情勢研判，共產主義在中國大陸，已到了廻光反照的地步，目前的所作所爲，只是最後的掙扎！中國的統一將使亞洲得到安定，世界亦將趨於諧和，這些希望，是建築在中華民國與海內外的中國人的趨向團結，厭惡中共所產生的一定結果，而蔣經國先生以堅忍不拔，勇往邁進的精神，建設國家，已使海內外有良知的中國人，對他產生無比的信任，自必會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團結在一起，而成爲摧滅中共暴政的主力。殘暴的共產制度滅亡，以三民主義的仁愛思想，重建中國大陸，就會使這一代以至於萬代的中國人，都能享受民主自由，安和樂利的生活，一如目前在台灣省區所享有的。

全球各地對蔣經國先生所表現的無比信心，可以從海外僑團的實際行動中，找到說明，當中國國民黨決定提名推薦蔣經國先生爲第六任總統候選人時候，海外各地重要的華僑團體、僑胞，便不斷的函電國內，表示他們支持的心願，從僑務委會收到的函電，就超過一千個僑團，個人發來的，還沒有計算在內，這些函電分別來自全球五大洲的每一個角落，大致的內容是：國家近年來，由於政府正確政策的領導，在政治、經濟、教育、社會各方面的建設，已有良好的基礎，在經濟上且邁入已開發國家之林，今後的工作，應不再限於鞏固復國基地，乃是策進對中國大陸的政治，甚至於軍事反攻，作統一中國的長遠打算，中國不可分割，更不能有一半的自由、一半的奴役，要永遠的民主自由，就必須消除共產集團施之於中國八億同胞的暴政。這是一個重大的責任，凡是有血性的中國人都應當承担；而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却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中樞，高瞻遠矚仔細籌謀，因此，旅居海外各地的睿智之士，都不約而同的表現出每人內心的願望，推由蔣經國先生來領導，願羣策羣力的支持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蔣經國當選總統後，這是一件大家都感到興奮的事。

王香

壽西斯古的調停活動

羅馬尼亞總統壽西斯古這一突然訪問北平之行的所以值得重視，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壽西斯古剛於上月間訪問美國，而和卡達等舉行了一連串秘密會商之故。在壽西斯古上月還未動身訪美之前，來自布加勒斯特的報導，就已指出壽西斯古此行訪美，是含有特殊使命，希圖從中調處以、埃間的和平談判，以及美與中共之間的「正常化」問題。對於後者，據報壽西斯古更擬有某種新的模式，以圖拉近美毛兩者的距離。但後來他實際訪美會談，一再公開強調中東和平的重要，而避免談及美毛關係，外界也遂以爲他不會過問這一問題。可是現在看來，他當時那種暧昧態度，顯然出於有意做作，用以掩護其幕後所進行的卑劣勾當。

事實上，壽西斯古上月訪美商談，其所進行的幕後拉攏活動，絕不僅針對中東以、阿爭執，而是也廣泛涉及美毛關係和朝鮮半島的局勢。由於以、阿兩者爭執爲一完全公開化的問題，雙方堅持所在，爲眾所週知，所以壽西斯古的調停活動，也難以產生作用。可是美毛關係及朝鮮半島情勢二者，仍是一種在黑暗中摸索的事情，各方爭議未定，討價還價，於是政治掮客的非法活動，也更容易派上用場，施展詭計。特別是羅馬尼亞爲一共黨國家，與中共及北韓具有密切關係，又爲美國所借重，所以壽西斯古在這方面若有任何拉攏想法，也比其他國家更方便，更能探求兩者的實態度。

壽西斯古的這次突然訪問北平，似更和美白宮助理布里辛斯基的大陸之行，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尤其壽西斯古要趕在布里辛斯基到達之前，先抵北平與中共會談，也更反映了其中的微妙牽連。由此看出，壽西斯古此番訪問北平，毫無疑義，他是携有解決美毛關係和朝鮮問題的某種方案，準備先和中共作商討，給中共一個攷慮時間，以便稍後再和布里辛斯基作折衝。這種商討，有的關於美、毛問題，有的又關於朝鮮半島問題。而最近華國鋒訪問北韓，也就在先行聽取北韓在此問題上的意見，以便轉告布里辛斯基。假若壽西斯古此番訪問大陸的時間能延長一週以上，說不定他也要參與布里辛斯基與中共間的談判，而當場予以調處。

正由於壽西斯古此番訪問北平，是爲布里辛斯基大陸之行打前站，作舖路工作，所以也部份解答了布里辛斯基訪問大陸所選日期的問題。

在此之前，我們對於布里辛斯基此次訪問大陸，何以不選在本月二十日之前或之後，已感懷疑，而現在看了壽西斯古這項訪問計劃，才知道這在形式上是爲了密切配合壽西斯古的行動，而實際則爲壽西斯古受中共之命

歐洲的反共聯合陣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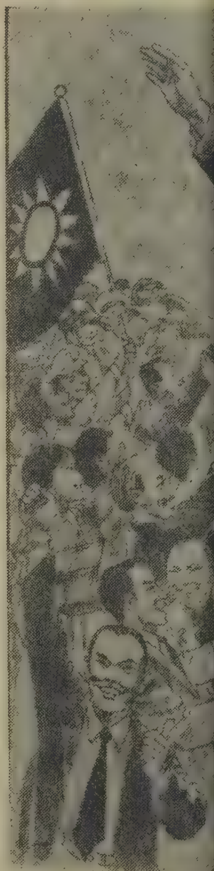
會運動黨，法國的新力量黨，以及西班牙的新力量黨在羅馬集會，討論組織此一反共聯合陣綫，出其的，在尋求以具體及堅定的方式，來對抗共產主義的擴張。這些政黨在各該國家雖為少數黨，但是他們所標示的決心和主張，值得我們敬佩和重視。

會議的五項主要議題，確乎充滿了遠見和熱誠，提出了具體而堅定的作法。（一）呼籲歐洲大陸各右派力量，一致聯合起來保衛自由。（二）呼籲青年在維護傳統以及更新的旗幟下，勇敢地承担起反抗馬克思主義的責任。（三）推動同時協調歐洲的各社會以及勞工力量，使反對自殺式的馬克思理論以及階級鬥爭謬論的各種力量能團結起來，組成歐洲社會同盟。（四）協調並推動制訂一國際性的反暴行立法，在各國議會中提出，展開輿論支持，以對抗各種威脅敲詐、軟弱退縮，同時反對某些政府領導人的無能、動搖以及錯誤的作法。（五）對於歐洲的一切政治力量，只要眞正反共、反馬克思主義，而以維護歐洲人民自由為職志，就給予完全以及公開的支持。

保護自由、對抗共產主義，性質上是思想的對抗，時間上是長期的對抗。因為是思想的對抗，所以必須徹底；因為是長期的對抗，所以必須堅決。徹底，才不致混亂；堅決，才不致動搖。共黨慣使的伎倆，乃以似是而非的名詞，來混亂人們自由的理念；乃以拖延疲勞的戰術，來動搖人們自由的決心。我們必須識破共黨的詭計，才不致為它所愚弄擺佈、滲透顛覆。過去三十年來共產主義的擴張，自由陣營的挫敗，應該給予我們足夠的教訓。「歐洲右派組織」呼籲青年在維護傳統以及更新的旗幟下，勇敢地承担起反抗馬克思主義的責任，推動並協調歐洲的各社會以及勞工力量，反對自殺式的馬克思階級鬥爭的謬論，都要在根本上思想上着力，方向是非常正確的，我們所希望者為徹底而堅決。

共黨完全是以分化對方，逐個擊破，來擴張它的邪惡力量，所以對抗共黨，必須使一切維護自由的力量聯合起來，團結起來，使分化、逐個擊破的陰謀不能得逞，如此則共黨就無從擴張它的邪惡力量而自然削弱。「歐洲右派組織」之呼籲歐洲大陸各右派力量一致聯合起來保衛自由，推動社會以及勞工力量團結起來組成同盟，方式是非常恰當的。我們所要指出者，共產主義的疫症是全球性的，自由也不是一部份人的專利，對抗共產主義必須聯合並團結世界上一切自由力量。

余秋人



濟，以及稍後之全力追求國家財之際，國防與軍事的問題實際上已成日本人在公開場合的談話中的一個禁忌。

即便在提及日本的陸軍、海軍及空軍時，他們總是一律統稱之為自衛隊。

日本準備重整軍備

雖然大部份的日本人仍然聲稱他們相信美國人所提供的保護，但是已有跡象顯示，這項態度有所轉變了。在越戰結束之後，由於美國承諾終將撥出它駐守於日本鄰近的韓國之美軍地面部隊，有關二次世界大戰的記憶亦正逐漸模糊，因此日本的許多政界人士紛紛在公開表示，日本應為它本身的防務採取更多行動了。

一月間，日本自衛隊參謀長標栖源廣美將軍在一本軍事雜誌上寫道：「攻擊性與防衛性的武器之間，很難有個區分……僅是利用防衛的方法而想有效的應付攻擊是不可能的。」

接着防衛廳長官金丸信也告訴日本傘兵部隊說，不能對敵人構成威脅的部隊將不成其為一支嚇阻力量。

國會中的反對黨，包括一向主張解散自衛隊，廢除美日安全條約的日本社會黨在內，隨即指責這些聲明是對憲法的一種挑戰。日本憲法第九條載明，日本永遠摒棄以戰爭及使用武力之威脅以謀解決國際衝突。它表示為貫徹這項目的絕不可維持陸上、海上及空中的武裝部隊。然而在一月二十一日，被視為自民黨內部之鷹派人士的福田赳夫卻又成為戰後，第一位在國會的政策演說中特別討論到國防問題的日本首相。

他保證日本政府將採取新的努力，「此確保順利而有效的推動美日安全條約的協定事項，並加強必需的防衛能力」，特別是鑒於日本已在去年採取兩百哩區措施，並將領海界限由三哩擴張到十二哩，更須加強其「海上安全設施」。

福田準備爭取國會的批准，在未來十一年內，以估計約三十七億八千萬美元的代價，取得一百架麥克唐納道格拉斯公司的F－－十五鷹式噴戰鬥機，及四十五架洛歐公司的P－－三C獵戶星座式反潛艇飛機。大約在福田發表此項演說的同時紐約州的民主黨眾議員伍爾夫也正在東京訪問。伍爾夫表示，他希望日本將分攤維持駐日四萬美軍費用的更多負担，他聲稱，每一名美軍一年的費用是五萬美元。

但是日本的反對黨早已指出，F－－十五飛機的轟炸能力及具有長程能力的獵戶星式飛機均具有作戰潛力，因此應為憲法所禁止。他們更不可能在未經過一場重大論戰的情況下，便讓這類額外負担的措施獲得通過。（譯自四月廿五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侯瑠譯

「名師如林」的西南聯大

傅樂成

我能以第一志願考取西南聯大，不但大出自己的意外，連同學們都有點兒驚訝，簡直是我求學史上的「奇蹟」。西南聯大是北方三個著名大學北大、清華、南開的混合體，「名師如林」四字，可以當之無愧，任何一系，都有幾位出名的教授。尤其是文學院，全國最著名的文學家、史學家、哲學家以及外國語文學家，幾乎有一大半在聯大任教，人才之盛，爲戰前任何一校所未有。

在我進聯大時，歷史系已因陳寅恪、錢穆、張蔭麟諸先生的離校而稍呈衰象，但系裏的教授陣容，仍是非常可觀。

我還記得我曾修過吳辰伯（晗）的中國通史，姚從吾的史學方法和史學，鄭毅生（天挺）的隋唐五代史和明清史，邵循正的中國近代史，皮名舉的西洋通史，雷海宗的西洋中古史，劉濤民（崇鋐）歐洲近代史和美國史等。受這麼多的名師的教導，史學上理應大有進境，但事實不然。主要的因爲聯大的學風，過份自由，老師上課，絕大多數不點名，學生聽講與否，悉聽尊便，僅憑期終考試的成績，以定優劣。因此使我養成懶散的惡習，時常逃課。又因選修外系的課，學校從不限制，而我對文學仍未能忘懷，選了不少中文、外文和哲學系的課。對本系的課，雖除了幾門比較喜好的稍知努力外，其他的課，只求過關即可。因此，我在聯大歷史系方面的獲得，遠比老師們的付出爲小。不過歷史系各位老師們上課的情形，至今還猶在耳目。

吳老師的中國通史，着重歷代制度，內容新穎他講書甚有條理，也很風趣。但考試分數奇苛，經常是二分之一以上不及格，爲同學所恨。他待人也算熱誠，但不滿現實，常發牢騷，出語極其刻薄。抗戰末期，他突然「前進」，時常著文演說，攻擊政府。抗戰勝利，聯大復員，遷回平津。三十六七年間赤氛熾盛，他曾潛赴石家莊，親謁毛澤東，開聯人「靠攏」的先河。大陸淪陷後，他弄得「北京副市長」的職。得意了幾年之後，老毛病復發，結果被共黨勞改，下放挑土担糞，傳聞已被折磨而死。姚老師曾游學德國多年，他的史學方法，多採德國萊因學派的理論。他教書進度緩慢，筆記大概每學期僅抄十來頁。他有兩句名言，據說是引自德國某史家的，其言是：「學騎馬要騎在馬背上，學游泳要跳到水裏。」這兩句話每年在上史學方法時，都要說上幾遍。從民國二十幾年的北大，到五十幾年的台大，三十年間，凡是聽過他的學生，大概沒有不知道這兩句名言的。他還常常提醒我們，搜集史料必先求「直接的史料」，「轉手的史料」價值要低得多。說也奇怪，以後每次寫歷史文章，這幾句便縈繞腦際，很發生了些「神仙指路」的作用。鄭老師是一位謙謙君子。教書極有條理，內容也很富豐，我最喜歡上他的課。記得陳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剛剛出版，論點多爲前人所未發，我讀過後，驚爲絕作。我後來的着重研究隋唐史。實受兩先生的影響。皮先生上課時，嗓門兒出奇的響亮，大概五百咪外，都能聽到他的聲響，講課也很有條理。他的脾氣有些古怪，對學生有時很兇，有時又非常客氣，但不失爲正直之士。雷老師是系主任，學貫中西，他能教中國通史、秦漢史、西洋通史和西洋斷代史，每門都非常「叫座」。記得有個學生辦的刊物上（好像是劉紹唐兄主編），說他「聲音洪亮如雷，學問淵博似海，思想能成一宗」，可以想見同學們對他的崇敬。他講課上下古今，無所不談，滔滔不絕，又有「單口相聲」之稱。這一點很有點兒像去歲故世的沈剛伯先生。劉老師名氣極高，胸羅萬卷，而惜墨如金。他的「半循環式」教授法，數十年來，也膾炙人口。教法是第一堂的下半時的教材，必在第二堂上半時重述一遍，第三堂上半時講的，內答又與第二堂下半時相同。如此循環不已，層層見喜。這種教法，好處是學生雖遲到半堂，抄筆記仍能接得上。缺點則是爲過於「叮嚀周至」，課程多半無法講完，例如他的美國史如，林肯便是永遠不死的。劉老師於卅八年來台，曾任台大歷史系主任多年，他和沈先生對我諸多照拂，受益實深，至今感念不置。他退休後，又在東吳做系主任，八十老翁，尙猶出任艱巨，恐已打破世界紀錄。這種老而彌堅的精神，眞令人敬佩萬分！

在聯大歷史系所選修或旁聽外系的課，以國文系爲最多，記得有劉叔雅（文典）的昭明文選和溫李時，羅常培（莘田）的音韻學，唐力厂（蘭）的甲骨文，毛子水（準）的左傳，陳夢家的文字學，沈從文的銅器，聞一多的唐詩，朱佩弦（自淸）的宋詩等。此外還有外文系吳雨僧（宓）的「中西詩比較」和「文學與人生」，哲學系馮芝生（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等。

外系的老師中，我最佩服劉叔雅，其次是吳雨僧、馮芝生和唐力厂。劉老師是一位「名士」型的人物，作人極有風骨。抗戰前他做過些時的安徽大學校長，曾因學生的事頂撞過某巨公，致遭扣押，這件事流傳頗廣。他教書談吐極爲風趣，時有獨到的見解。又極端討厭白話文，常拿某些新文學家開玩笑。他是胡適之的好友，常說：「胡先生什麼都好，就是不懂文學。」他對陳寅恪非常敬佩，民國三十年，日寇陷香港，陳先生一時下落不明。他極其痛心，在班上說：「陳先生如遭不幸，中國在五十年內，不可能再有這種人才。現在趁着我還沒死，好好的聽課吧！」當時我聽到這話，認爲一點兒也不過份。他有阿芙蓉癖，對雲南烟土大爲欣賞，又深

吃雲南火腿，故自號「二雲居士」，後來他又去滇西作某土司的西席，據說報酬是每年五百兩烟土。他在聯大連請兩學期的假，選他課的學生，一年沒見他一面。他携帶大量烟土回昆明，自吸之餘，有時還賣給同好。終使聯大以他躭誤學生課業爲名，把他解聘。據說堅決主張解聘的是當時的聯大中文系主任聞一多，也正是他所輕視的人。他離開聯大後，立即被雲南大學請去出任講座教授。抗戰勝利，他也沒回北方，一直住在昆明，大陸失陷後，他因不「認錯」而失業，賴他一批賣磁器的徽州同鄉的濟助，纔不致餓死。據見過他的人說，他雖窮愁潦倒，但仍面帶笑容，毫無屈服的表現。

吳雨僧老師的中西文學，均不同凡響，尤長於舊詩。他讀書極勤，在聯大校園中，常見他手拿一本洋書，口中唸唸有詞而過。他的「中西詩比較」，常教我們寫舊詩，以爲期終成績。他時常闡述中國詩與西洋詩的旨趣的不同，以各家的作品爲例，在選他的課的那一年，我寫了不少舊詩，承他批改，有時還帶我到聯大附近的翠湖，坐在湖邊的石櫈上論詩，對我十分勉勵，他是一個痴情的人，畢生眷戀着他的女友海倫，老而彌篤。他曾爲海倫與元配離婚，但海倫終爲某貴人聘去，他傷心欲絕，永不再娶，並常作詩以抒其思慕之情。他有兩句詩：「殉情殉道原一事，冥行孤往總由痴。」可以看出他的襟抱。他與劉叔雅老師同是聯大的「紅學」專家，兩人常在聯大演講紅樓夢，妙語如珠，時有新奇的見解。他自比紫鵑，而劉則自比寶玉，可見兩人都極端崇拜林妹妹。馮芝生老師是聯大的文學院長，對中大哲學造詣的深厚，堪稱並世無雙。他雖然口吃，但吐屬幽默，講書也要而不繁。他雖以儒家之學見長，但長髯拂胸，風度飄逸似道家；家雖富有，而持身儉約如墨家；而處事圓通雜以權術，又頗像法家。以他的學問，他絕不會信從共黨的一套。共黨對他痛恨，原想置之死地，至少也要戴高帽遊街。但他常率先坦白，自我否定，使共黨無話可說，因而能屢次「過關」。他這類舉動，似乎仍師申不害的遺意。他的苟活賊中，我不忍苛責。但我認爲一位哲人，當無可奈何的命運來臨時，所表現的情操，在中國應是孔孟的成仁取義，在西洋應是蘇格拉底的視死如歸。而他的表現，竟連吳辰伯都不如，實已失去哲人應有的精神，精神既失，學問再好，又有何用？惟有令人扼腕歎息而已！

唐力厂老師的甲骨學，學養極厚，教書則深入淺出，令人神往。他對甲骨文字義的解釋，極爲透澈，且時有新見，以正前人之誤。記得他曾談到董彥堂（作賓）先生曾發現甲骨文「麟」字，甚爲得意，曾作「獲白麟解」一文，以張其說，但唐老師以爲「麟」係「兕」之誤，作「獲白兕考」以駁之，終成定論。毛子水老師教左傳，陳義高深，語言玄妙，結果讀了一學年，只記得一個鄭莊公，簡直不句讀的左傳還是右傳。只有自愧愚魯，無法領畧其絕學。但就憑一個鄭莊公，考試竟得了七十分，實在大喜過望，不能不感激他的寬容。陳夢家老師當時年事尚輕，但講書沒精打采，學問也甚平庸。至於聞一多、朱自清、沈從文三老師，文名雖然極高，却不善教書。聞老師講課，不特內容貧乏，而言語表情，如演文明戲，令人有「受不了」之感。朱老師害嚴重胃病，教書時聲小如蚊，內容也乏善可陳。沈老師貌似「田舍翁」，以湖南土話講課，令人不知所云。因此陳、聞、朱、沈四老師的課，我聽了幾堂，便興盡而返。

聯大畢業後，我自昆明返回重慶的家中，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看到任何一座擁有那麼多博學名師的學校，再也沒有看到那麼自由的學風和那麼多才氣縱橫的同學。老師們不但使我們的知識進步，心胸也大爲擴展；學風也使我們領畧到自由的可貴。數十年來，我對聯大時時懷念的，便是這兩件事。

到重慶後，我進入中央圖書館工作。復員後，又繼續在南京工作。館中的藏書雖多，但只能看看書皮。雖然館長蔣慰堂（復璁）先生和同仁待我甚厚，但終因耐不住那種刻板的生活而轉入南京一所天主教辦的中學教書。教中學是用不着什麼高深學問的，只要能「照本宣科」，另外穿插幾句笑話，便可功德圓滿。所以大學畢業後的三四年，可以說沒讀什麼書。兼以國事蜩螗，前途茫茫，更談不到什麼志向，因此生活日漸頹惰，不能自振，與家庭也發生許多不快，大有當年蘇秦歸洛的況味。直到三十七年夏天，我到遷設蘇州的河南大學當助教，（當時河大校長是姚從吾老師），纔稍有振奮之志。但不久蚌埠會戰失利，江南漸危，那裏有心讀書，每晚只是與同學大唱京戲，以遣愁懷。我所以能哼唧幾句京戲，便是那時奠下的基礎。

三十八年初，我追隨先伯來台，在台大歷史系任助教。當時我的年齡已不算小，頗有些「日月逝矣，歲不我與」的懼恐，因此決心忘去大陸一切的不快，努力讀幾年書。先伯也常以此鼓勵我，曾對我說：「我在你這個年齡，業已成名久矣！」我深感慚愧，所以一時頗能發憤，行爲也稍知檢束。最初我研習秦漢史，先伯幾乎隨時告訴我些讀書方法，也時常與我討論有關漢代的問題。經他的指導，讀書確有不少進境。至此我對歷史才算眞正有了點兒興趣。我研究歷史的第一步，在我大學畢業四五年，纔算眞正的開始。我曾寫過兩三篇有關漢代的文章，先伯看了，告訴我「論文不是那樣寫法」，並說內容也嫌空泛，有些「隔靴搔癢」。直到三十九年末，我寫了「西漢的幾個政治集團」一文，他纔稍感滿意，說比他想像的好。並告訴我西漢的關西軍人和儒法兩家之論，還可再作深入的討論。其後不久，先伯遽離人間，這篇文章竟刊登他的紀念論文集中。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我曾崇拜過許多古人，但總覺得古人去我已遠，今人亦多似霧裏看花。只有先伯對我最親切，最使成不能忘懷，也最值得我崇拜。」事實確也如此，他的死，使我失去一位對我最關心助力也最大的親人，如果他能多活十年二十年的話，我敢斷言，我決不是現在的這副模樣。

當時我的性格。已遠較大陸時代爲和氣，行爲也頗能安分。但因老趕的本質，尚未盡除，不諳學林的漏規，仍爲某些人所不喜。後來，我沈埋於史籍者數年，寫成一部中國通史，風評尚屬不惡。隨後我又轉攻隋唐史和西化史，發表了幾篇論文，也出版過幾本書。在台大教書二十餘年，與學生們的感情頗爲融洽；他們對我，也還不算失望。能有這樣的結果，已應該滿足。

金枝玉葉・好事多磨・黃昏之戀・折散姻緣

公主與湯生史諾頓李威林三段情

尹靜心

一九五五年瑪嘉烈公主要與比她年長十七歲的空軍上校湯生結婚，但因湯生是離過婚的人，在皇室與教會以及輿論的壓力下，放棄了這項婚姻。一九六〇年，與比她長一歲的攝影家史諾頓結婚，生一男一女。由於史諾頓婚後仍然跟以前不羈藝術家及電影明星來往，加以瑪嘉烈結識比她年輕十七年的歌手李威林，因而使他們的婚姻破裂，最後導致離婚。



湯生與瑪嘉烈

英國白金漢宮本月十日宣佈，英國公主瑪嘉烈與她夫婿史諾頓勳爵已同意離婚。

瑪嘉烈公主官邸發表下述公報：「瑪嘉烈公主與史諾頓勳爵，在分居兩年後，已同意他們的婚姻關係正式結束。因此，公主將開始必要的法律程序。

瑪嘉烈公主經過一段相當時間的掙扎之後，已經決定不再保留和史諾頓勳爵任何破鏡重圓的機會。她這項決定，將是繼英王愛德華八世（即溫莎公爵）捨王位而娶離婚婦辛浦森夫人之後，英國王室另一樁轟動的婚姻事件。而且，瑪嘉烈公主和史諾頓勳爵離婚，並不是重大新聞的收場，而是令人矚目的一連串新事件的開始。

在現在的英國王室中，瑪嘉烈公主是備受愛情折磨的第一號人物。二十三年前，她被迫和她的初戀情人湯生上校了結一段旖旎的初戀生活，當時她爲王室義務而斷然捨棄英俊的空戰英雄時，一般英國民眾對瑪嘉烈公主抱有無限的關切，許多有情人甚至爲她的深受委曲而一掬同情之淚。對於一位鮮少和外界接觸的金枝玉葉而言，這個生命中的第一次高潮，雖然充滿了辛酸，却是值得回味的。

史諾頓勳爵和瑪嘉烈公主結婚前，是英國北威爾斯地方的一介平民，而且讀書的成績很差，一度進了劍橋大學，不久又遭開除，論本身的職業，也非高尚，不過一名攝影師而已。但因爲一個偶然的機會，入宮爲瑪嘉烈拍照而結識了公主，成就了這段王室和平民的姻緣。



一九六〇年瑪嘉烈與史諾頓結婚

瑪嘉烈公主和安東尼・阿姆斯壯・瓊斯在十八年前結婚，婚後瓊斯獲冊封爲史諾頓勳爵。最初一段時間，關係顯得十分融洽。他們的背景、教育和人格陶冶，有如天壤之別，却以許多共同的嗜好彌補了差異。他們兩人都有急智，敏銳的幽默感，兩人都熱愛芭蕾舞、戲劇和電影。尤其是一對聰慧的子女先後降生，更使這個特殊家庭充滿融洽的氣氛，一度對這雙夫婦能否維持長久的人，也放棄了成見，改投以敬佩的眼光。

不過，好景不常，他們愛戲劇和電影的共同嗜好，促成他們和諧，也屬入了異變的因素。史諾頓婚後和浪漫不羈的藝術家和電影明星的關係重新連結在一起。在倫敦

瑪嘉烈與李威林

的夜總會和戲院，他們身邊各有不同的男女，乃成爲花邊新聞的上好素材，瑪嘉烈公主的婚姻關係，遂有了種種傳說。只是英國六十年代的放縱性社會，對王室成員生活要求已不如往昔嚴格，他們的私生活遂受到相當的包容，傳聞雖多，指摘和非議却少見。不過，他們婚姻的危機已經潛伏在這種生活中。

史諾頓勳爵夫婦婚姻的破裂，並非是影藝界人物介入的結果。造成這對怨偶仳離的眞正原因，是瑪嘉烈公主結識了比她年輕十七歲的園丁兼歌手的羅廸•李威林爲膩友。起初還躲躲藏藏，後來竟不避人耳目，公然出雙入對，才引起英國朝野的重視。兩年前，瑪嘉烈公主宣布和史諾頓勳爵分居，終而結束了這段婚姻關係。

李威林的相貌和身材，和青年時期的湯生上校頗爲相似，英國各界對於這種巧合，深感興趣。大家都在猜測，這或是瑪嘉烈公主鍾情於這位事業乏善可陳的年輕人的原因。

衝出蘇聯鐵幕的著名人物

李凱詩譯

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已有十三萬五千多俄人投奔自由，定居美國。他們當中有國際聞名的作家、音樂家、舞蹈家、科學家、政治家和軍事家•他們都是反對共黨對政治，宗教和藝術的迫害，而沉痛地離開自己的祖國。

上個月中旬，聯合國蘇聯籍副秘書長謝吳科夫和前蘇聯紅軍少將葛里戈蘭柯分別在紐約要求美國給予政治庇護，引起了國際間的注意，事實上，他們只是無數不滿共黨政權的俄人中的二人而已。由於蘇聯在共黨統治之下，人民的生活沒有自由，行動受到限制，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已有十三萬五千多俄人抵達美國定居，他們當中有國際聞名的作家、音樂家、科學家、政治家和軍事家。這些俄人都是爲了反對共黨政權對他們在政治上、宗教上和藝術上的迫害，而以沉痛的心情離開自己的國家，他們有的歷盡艱難困苦，有的冒生命危險，才達投到奔自由的願望。











圖片說明：

（一）史薇拉娜•亞莉露耶娃，五十二歲，她是蘇聯獨裁者史達林之女，於一九六七年在印度投奔自由，獲得美國給予政治庇護。她抵達美國後和美國建築師彼得森結婚（已離婚），生一女取名奧爾嘉，現年六歲，母女倆目前住在美國加州。

（二）娜泰麗亞•馬卡洛娃（圖二左）和雷里耶夫（圖二右），爲三十八歲及三十歲，原都是蘇聯列寧格勒「基洛夫」芭蕾舞團的台柱，他們分別於數年前投奔自由，抵達美國定居。娜泰麗亞已找到好的歸宿，現往在舊金山。雷里耶夫已成爲美國芭蕾舞團的明星，並在「轉捩點」影片中担任角色。

（三）亞歷桑德•蘇辛尼津，五十九歲，曾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因寫了關於在共黨統治下蘇聯人民生活情形的名作「古拉格羣島」，而於一九七四年被蘇共當局驅逐出境，他和妻子（圖三右）目前住在美國佛蒙特州東南部，過着自由生活，但時時都因想念自己的祖國而傷感。

（四）維克多•貝倫柯（圖四中），原是蘇聯空軍中尉飛行員，於一九七六年九月六日駕米格二十五型噴射戰鬥機飛向自由，降落在日本北海道一機場，數日後獲得美國給予政治庇護。

（五）波特•董里戈蘭柯，七十歲，前紅軍少將，於上月十八日在紐約獲得美國給予政治庇護，圖爲他展示當年穿戎裝的照片。在蘇軍中有赫赫戰功的葛里戈蘭柯預言，蘇聯人民不久即將羣起抗暴。（譯自五月八日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以製「幼獅」將爲台主力戰機

陳金耀

中華民國尋求新一代先進戰機取代已落伍的F一〇四戰鬥截擊機正不遺餘力，慕求在八十年代的開始便能擁有先進的戰機，以保持空中優勢。

雖然美國最近答覆售賣F四幽靈機給台灣，但F四在八十年代中只能負担有限的攻擊任務，而台灣希望購買的F十六，美國直至目前還未答覆，據美國國務院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局公共事務顧問甘農說，就算國務院通過，仍然要依照售賣的優先順序，可以肯定說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絕不能交給中華民國。

去年初外電報導謂中華民國有意購買以色列製造的「幼獅」戰機。今年初以色列方面傳出台灣希望購買五十架「幼獅」，但該種戰機的引擎是由美國供應，所以仍然要美國方面首肯。

本月十八日耶路撒冷美聯社新聞報導說，卡達政府可能同意以色列數月前提出的要求，允許以色列銷售幼獅型噴射戰鬥機給中華民國。

「幼獅」C二是一種多用途的戰鬥機，有一個大分色鏡，有高速轉彎及迅速轉換性能的能力，從突然截擊到長距離戰鬥巡邏或對地面攻擊，都無需改裝機上任何航空電子設備而能適應多種性能變換，時速高達二點三倍音速，美國航空專家觀察試飛後指出，「幼獅」的飛行表現，目前在低空飛行作戰中如獲得充份武器裝備，是足以和蘇聯的米格廿三戰機決一雌雄。

「幼獅」戰機是由以色列IAI飛機工程公司承造，改裝自法國「幻影」五J的超級戰機。

一九六七年法國對以色列武器禁運而促使以國決心自造戰機，最初定名爲「鷹」式，它基本上仿照「幻影」五J製作，只不過它的火力控制系統是雙重的，能空對空，又能空對地，有較高的幸存能力。一九六九年「鷹」的雛型在羅德機場試飛，基本上只是法國造的機身，但是配上IAI組件，它首次移交給以空軍總司令是在一九七二年，在七三年十月戰爭中約有四十架投入戰鬥。卅公厘以色列製雙管航空炮大顯威風。同時IAI將「鷹」改用美國通用電力公司的J七九——GE十七引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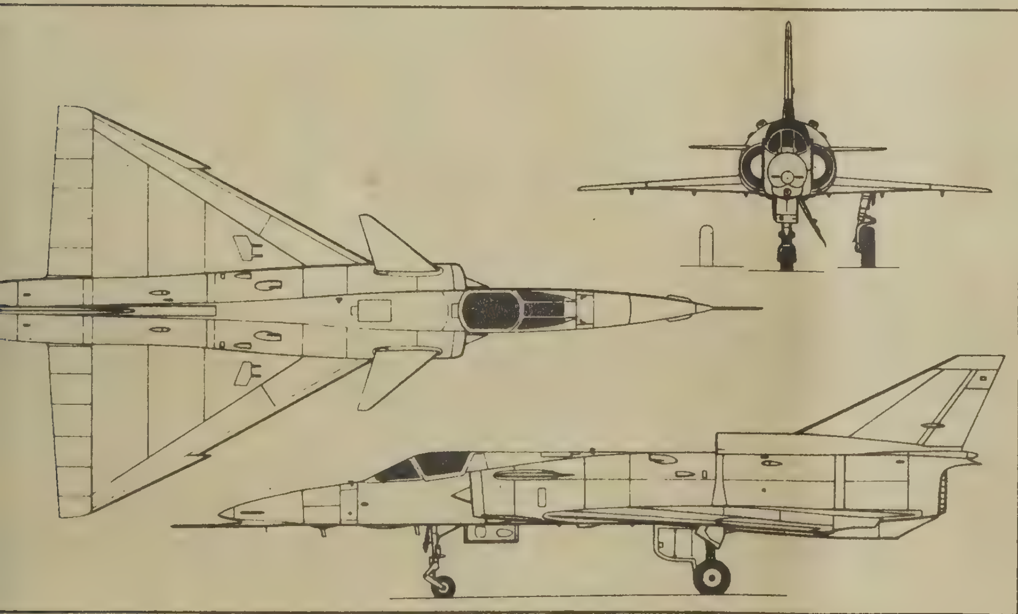
空氣動力學大大減輕了「鷹」研製工作的困難，工具和組件的製造，法國機身和通用電力噴氣引擎之間的安排等等，都是困難重重，需要很大的勇氣。這種加強型飛機在七〇年十月十九日試飛。內部飛行試驗結果證明堅持研究，前途光明。七一年「鷹」式停止裝配，IAI大力投入精心研究改用J七九引擎戰機。此機所用的工具，組件完全和雛型所用一樣，把一切心得技巧都吸收到新的計劃中，同時以空軍累積了「幻影」駕駛和戰鬥的大量經驗，充份發揮了它們的優點，有了這種加強型戰機，便集中注意去提高它的第二能力——空對地襲擊，經過一個研究隊的努力，進行了大改造。改良其他儀器，彈射座也標準化了。

到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與公眾見面時，它便定名爲「幼獅」，這種新型戰機共分兩類，從雷達裝置上可看出他們明顯的的不同點，一種便於地面攻擊，只一種則爲空中優勢，而兩者都有縮進機身體內的以製卅公厘DEFA航空炮，它們被證明能對付任何類型的米格廿三。

當時的空軍總司令對「幼獅」有豐富的工作經驗，他在IAI的基礎上把「幼獅」加以改進，更完美的「幼獅」C二型便在七五年的空軍節中公開接受檢閱。

後來居上的「幼獅」C二型有三種空氣動力變換系統，使它快慢適宜，利用低速戰術，大大加強它的空戰能力。這三種變換器都是固定在平面上，不需系統轉換，有了這些儀器，就能掌握投入戰鬥的時機，在各種不同的高度上作戰都可隨心所欲，在低到不能再低的低空作戰尤其顯示出它的優點。

這種單坐位戰鬥截擊機，全重一萬六千零七十二磅，使用一個美國通用電力公司的J七九——GE——十七噴射引擎。有一萬一千八百七十磅推力，加上後燃器，能高達一萬七千九百磅淨推力（目前使用此種引擎的有F四E、F四F、F四EJ等



「幼師」C2 三視圖



經改良的「幼師」C2引擎，入口上爲小輔翼，下爲航空炮口。

戰機）。因引擎性能良好，使這種戰機一般航速保持一點一一馬赫，最高戰鬥速度二點三馬赫，截擊戰鬥範圍二百卅至三百三十二哩（携兩六百公升副油箱），最高續航達八百〇七哩之多。

機艙包括有兩個分離的環境控制系統，負責控制氣壓氣溫調節，一在駕駛座，一在電子間格室。兩個獨立水壓系統，及定速駕駛單元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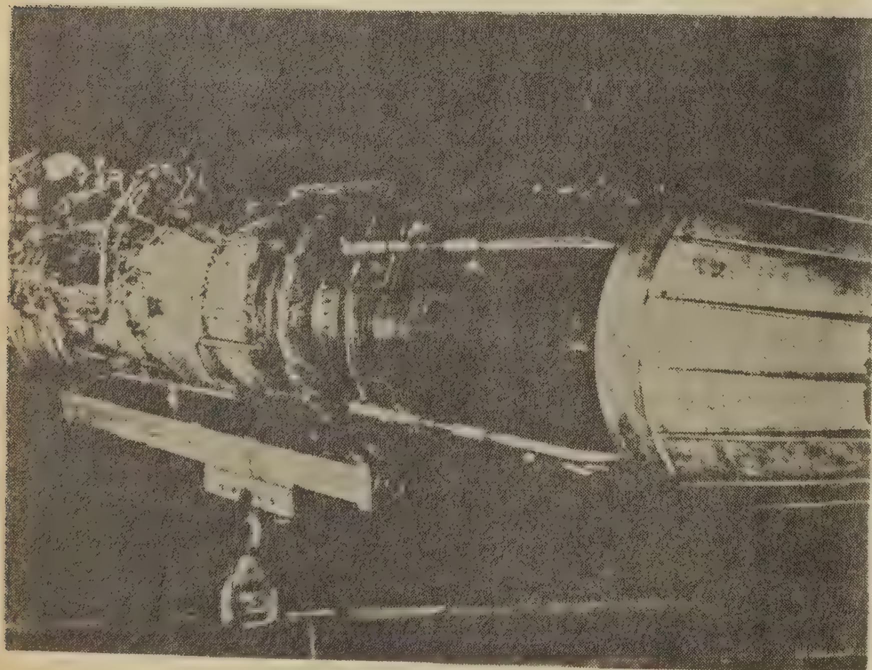
機上載大量的電子組件，包括有火力系統，雙聯電子計算機「綫飛」飛行控鄲系統，資料記憶系統，雙軸轉動羅盤、自動導航系統、測高雷達、攻擊角度顯示儀、加速顯示儀、多能領航電算機、導航用「多普拿」雷達、有敵我識別系統的機首戰鬥雷達、以製「昂首示影板」儀以作火力自動瞄準射擊。

武器方面；各引擎入口下藏有一門卅公厘火炮（携彈量不詳，約爲每門一百廿五發），七個彈鈎（三個在機身下，兩個在機翼）作外掛用，翼下各携有紅外綫「響尾蛇」飛彈一枚，地面攻擊時機體下可携兩枚一千磅彈藥或空對地飛彈，翼下可携兩枚千磅或四枚五百磅常規、混凝土爆破彈。

「幼獅」C二同時可分別携帶美製「百舌鳥」反輻射飛彈，美製「賭徒」雷射導引飛彈、雷射導引「舖路」炸彈、電子反製附加裝置、油箱等。

「幼獅」C二的出現，證明了IAI起碼克服了無尾三角翼的一些眾所周知的缺點，IAI克服缺點的情形，正如對它的特點的記載一樣，到現在還未見完備的公報，從以上資料顯示，「幼獅」C二是一種優良截擊性能的戰鬥機，而在地面攻擊方面更顯出其現代化的性能，同時這一型戰機是已經戰火的考驗洗禮成長的，比F十六有較多的實戰紀錄，實而不華，據專家的比較，它無論在性能、外型與瑞典紳寶廠出產的現代化「維琴」卅七型有很多相依的地方（同是三角翼及機首有小型助翼），足見它與當前世界上最先進最威風的現役戰機不遑多讓。

雖然中華民國官方過去曾否認向以國購買這種戰機，但空穴來風，現在阻碍將已解除，以千萬美元能買到這種戰機（五十架約值億萬美元），較F四還要便宜，與F十六差不多。在F十六還未到手之前，「幼獅」將是台灣八十年代初期的主力戰機，配合善戰的F五E「中正號」，面對中共仿製的「怪物」米格廿三及可能從英國方面購得的「獵犬」戰機，可變快慢速的「幼獅」正是該兩種戰機的克星。



通用電力 J79—GE—17引擎

談詩聖杜甫的遭遇

胡蒼之

本欄上期刊出「嚴李騖遭女鬼報復」一文中，曾提及唐代詩聖杜甫的事。因爲該文以嚴爲主題，而杜甫則是他的朋友兼客卿，所以祇是附帶地敍述杜甫在成都依附嚴的一段。但杜甫的生平事蹟，顯然比嚴爲多；同時在各種典籍——特別是在文學方面的記載更多。因此，我認爲有單獨談談的必要。

從小就自命不凡

杜甫字子美，原爲湖北襄陽人，由於他的曾祖依藝，嘗任河南的鞏令，因徙居鞏（在今河南榮陽縣西、洛水東岸），以是，杜甫的出生地乃在鞏縣。依藝生審言，子美的祖父，也是初唐時的有名詩人；審言生杜閑，卽子美的父親，曾做過開封尉、武康尉（今浙江武康縣）、奉天令（陝西乾縣）、兗州司馬（今山東滋陽縣），因此，子美少年時代的生活還算優裕。這可以從他的「壯遊詩」中，看出他回憶少年時代那種快活的句子：「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淸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尤其是「登兗州城樓」那首五律的內容，更表示他最舒服的時候，詩云：「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淸徐。孤嶂秦碑立，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杜甫生於唐睿宗太極元年（公元七一二），卒代宗大曆五年（七七〇），得年五十有九。他在幼年便失去了母愛，所以，在杜甫的作品中，只看到他曾提及他的舅父和表弟們，絕少看見提到他的母親，原來他是在舅父家養大的。他少時受過良好教育，又肯用功，七歲能詩，九歲習書法，十多歲作文，一鳴驚人，正如他的自述：「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卽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可見他從小便是自命不凡的。

杜甫在二十歲左右，就開始成爲一個學問淵博，志越遠大的青年。他爲了要增長知識和豐富的生活，便離開了故鄉，開始其長期的漫遊。他首先到浙江一帶，看到長江的奔流，感覺無限鼓舞和興奮，他好幾次坐在長江的船上，都想飄浮到海外，去欣賞那廣大的海洋；他在江南盤桓三四年，爲那裏的風光和秀麗的山水所陶醉，江南的印象，深刻他在腦海中，後來在他許多的詩歌裏經常懷念着江南。如「江南逢李龜年」詩云：「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科場官場都失敗

杜甫雖有夙慧，世自命不凡；但於科場並不順利。由於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正是杜甫廿四歲，他自己覺得已是「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了，於是他便回到當時的東都洛陽，去參加進士考試。這次的失敗，他仍不懊喪，並繼續他的第二次壯遊。其行蹤總在山東、河南、河北一帶；北國風光跟江南截然不同，那裏有廣大的平原，有高峻的山峯。他北至邯鄲，南到青州，交結了不少的朋友，經常騎着馬或驢，在原野的森林中狩獵，過着愉快的獵人生活。在一個秋天，他曾登上泰山之巔，俯瞰着山下廣闊的平原，沃野千里。長江的印象是長遠，泰山的印象是雄奇，兩個偉大的具體的形象，正是中華民族山川的代表。

杜甫在這一段時間（開元二十五年——天寶五年），更與詩仙李白見面。杜甫贈李白的第一首詩是這樣的：「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腥羶，蔬食常不飽。豈無靑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李候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方期拾遙草。」

杜甫於天寶五年，正是他三十五歲的時候，到了長安（今西安）。這是唐朝的京都，也是當時政治、文化和商業的中心。他覺得自己的學識、經驗都已充實，一定可以在長安的官場中找到一個位置，爲國家做一番事業的。正如他所自信有本領的詩句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

不料在長安一住十年，所看到的只是宮廷貴族的荒淫無度，政治的腐敗，百姓的痛苦以及祖國的衰弱，他不僅找不到一官半職，甚至連自己的一宿三餐也陷入極端的窮困與飢餓，使他的希望變成失望，幻想成爲泡影！這可從他「奉贈韋左丞」的詩句看出：「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長歌當哭的詩篇

最使杜甫感到傷痛的是，連他寄住在奉先縣的小兒，亦因無錢接濟而活活餓死！至此，杜甫便開始接觸到實際的社會人生，他知道從前所想像的，所希望的都落了空；從前在大江南北漫遊時代所寫的詩歌，也全無意義。於是冷眼觀熱場，從實際上去尋求政治和社會的病源，細心的探索，終於發現了荒淫衰老的唐玄宗所寵信的，不外李林甫、楊國忠這一類小人；而楊氏姊妹，乃尤爲煊赫一時！使杜甫受了這些黑暗政治和爲害社會的經驗教訓，因而他乃開始轉變和進步，使用他的詩歌作爲批評權貴們的武器，替廣大的民眾訴苦。首先在「兵車行」裏爲百姓訴苦，略云：「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孃

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鷄。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於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寃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其次是「麗人行」，描寫楊貴妃與姊虢國夫人，同受唐明皇恩寵，時或並轡入朝，不旋暮暮：道路爲之掩目。杜甫有感而作，詩長不錄。

此後，杜甫的觀察力更加敏銳，更爲深入了。大約在天寶十年（七五一）至十四年（七五五）之間，他將家眷從長安送往奉先的時候，寫過一首五百字的長詩「自京赴奉先詠懷」，爲吐露心思的傑作。其中重要句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韃其夫家，聚歛貢城闕。……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在這首詩裏，眞實地告訴了我們，政治社會的病根，和造成百姓窮困的原因；並且生動地描述權貴與百姓生活的對照。尤其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兩句詩，更爲中國千多年來，一直流傳於人們的口頭。

描繪離亂的慘象

天寶之亂（安祿山叛變）以後，華北方面大部份陷入戰禍。杜甫携着妻兒，同老百姓一道逃難。白天沒有飯吃，夜間沒有被蓋，衣裳破爛，鞋襪穿底。他們在途中，且爲亂兵所擄被送回長安，他既體驗了離亂的慘痛，和親見親聞當時人民那種流離顛沛的情形，又見到淪陷後的長安景象，那眞是滿目淒涼！到處都是亂兵，在街上橫撞直闖，手裏有時提着人頭，有時拿着刀劍，刀劍上染滿着鮮血。

於是他以悲天憫人的心情，產生了不少長歌當哭的鉅著。例如「哀江頭」「哀王孫」、「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乃至「北征」那樣的傑構。其中的「石壕吏」，便是最著名的一首。詩云：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看門。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偸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兵，猶得備晨炊。』夜久雨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這種苦痛悲慘的生活，杜甫用生動的詩筆，將它描寫出來，實屬感人甚深！至於「北征」的一首，更是老杜的代表作。許多研究杜甫作品的文學家，曾經把這首詩分成五段來看，認爲層次井然，包括有叙景、有議論、把時代的艱難，和個人所遭遇的痛苦，無不躍然於紙上，杜詩所以稱爲「詩史」，這一篇當然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據。這裏摘錄一段如下：

「……靡靡踰阡陌，人烟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坐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老，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想桃源內，益歎身世拙。坡陀望鄜畤，巖谷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鴟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物。……」

轉徙流離寂寞致死

這是「北征」的中段，描述杜甫以至德二年（七五七），自賊中竄歸鳳翔，拜左拾遺，因疏救房琯，幾乎得罪；終於是年八月，放還鄜州，省視妻子。同年九月，收復長安，杜甫在家住了兩月，再度趕回鳳翔，隨肅宗還京，依然做了將近一年的左拾遺，乾元二年（七五九）春，杜甫由洛陽回到華州，此際依然還是一個飄搖不定的局面，他在路上目睹不少的慘象！半年以後，正遇着關輔大飢，不得已無官西去甘肅，生活極端窮困，常在山中挖芋頭過活。十月往同谷，便自隴西入川。據他那首「發同谷縣」的詩云：「賢有不黔突，聖有不煖席，況我飢愚人，焉能尙安定？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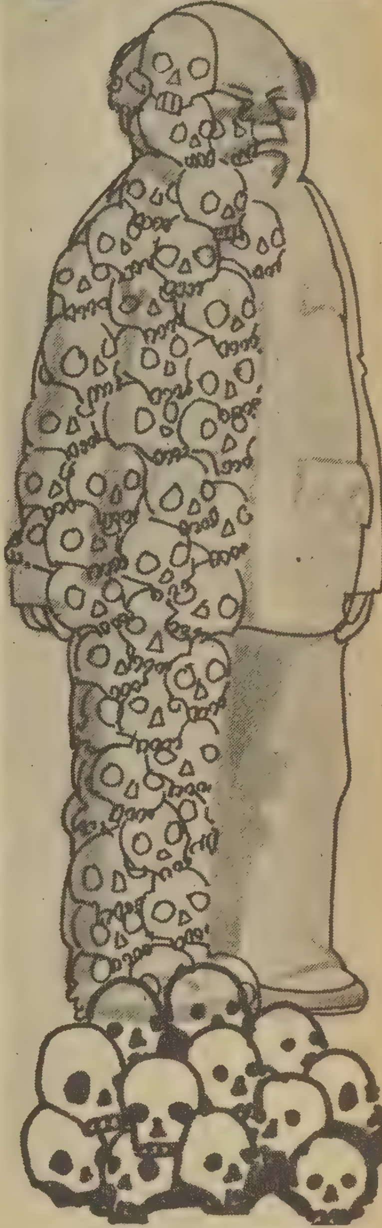
杜甫自同谷赴成都，共有紀行詩十二首。時在乾元二年十二月，正是一個不寒地凍的季節，所以到了木皮嶺便有詩云：「……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門，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爲之暄……。」

繼此以往，他所經過的「白沙渡」、「水會渡」、「飛仙閣」、「五盤」、「龍門閣」、「石櫃閣」、「桔柏渡」、「劍門」等地，均一一有詩，以描繪途中所歷的艱苦，一直到成都附近的「鹿山頭」，才入佳境。故有詩云：「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飢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遊子出京華，劍門不可越，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闊。……」

杜甫在成都時期的情況，在「嚴季鷹」一文中已有報導。他五十七歲離川，沿長江經湖北江陵，過洞庭湖，登岳陽樓上，望着可愛的江山，想起國家的衰敗，及其百姓的痛苦，內心極爲悲痛，涕淚交流，靠着樓的欄桿，大哭一場，隨後流亡於湘潭、衡陽、耒陽之間，全靠賣藥爲生。旋而碰着兵變，他又再度逃難。那首有名的逃難詩，就是這時候寫成的。詩云：「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疏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歎。故國莽邱墟，隣里各分散。歸途從此迷，涕盡湖江岸」。

杜甫流亡於湖南將近兩年，由於他的生活情形太壞，而且又常常在流離轉徙之中，已經弄得遍體是病，終於大歷五年（七七〇）死在耒陽。中國幾位偉大文人：屈原沉於汨羅，賈誼歿於長沙太傅，杜甫又寂寞地死於耒陽，湖南之於文人像是一個不祥之地了！

瘟君夢



岳騫

雖然一般說來，「黨」是不干涉「黨員」的私人生活的，「黨員」好壞主要表現在他對「黨」的事業、對組織生活的態度。但我認爲從前人所講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連帶關係還是不無理由的。也許我陳毅的思想還有點封建，我認爲私德與公德是相互影響的。除非父母是「反革命份子」，我不認爲一個不孝父母的人竟會萬分忠誠於「人民事業」的。我的父親是一個小地主，不過對農民沒有什麼大罪惡，一九五三年我就派人到四川，把他和老太太接到上海，由我來奉養，兒子不孝順老子，還叫什麼家？還叫什麼國？這種不孝子參加「革命」，我看始終是靠不住的。我們固然講「階級感情」但從來沒有講過否認父母子女之情的。父母養育了我們幾十年才得成人，這種深情都可置之不顧嗎？這種無情之人却說對「革命」、對「無產階級」有深厚的感情，我才不信！

高崗高高大大，不苟言笑，道貌岸然，滿口「革命」的詞句，可是在他這高貴的外表裏面，却藏着一顆骯魅到極點的心，高崗的辦公室裏，都有幾位女秘書，「東北局」和「東北人民政府」及和高崗接近的女「幹部」，都是年青漂亮的，如果說長得美貌動人的女「幹部」環繞一旁，可以增加他高主席的工作效率，那倒也未可厚非。可是殘酷的事實否定了這點，原來他們很多被迫成了高崗的外室。根據揭發，在高崗淫威之下，和高崗發生了不正常男女關係的女「幹部」竟達二十餘名，很多還是有夫之婦。

這簡直是天下的壞分子，「舊社會」都會被鎮壓，「高級首長」竟有這樣的作風，試風，試想人民對我們「黨」該有什麼樣的看法，眞是罪不容誅

高崗的罪行很多，以上只是幾點較大的而已。

「黨中央」發現高崗所領導的東北愈來愈有獨立化的趨勢，「中央」的命令不能貫徹至東北，「中央」派去的幹部被東北拒回，而高崗許多擅自決定的事情竟強迫「中央」追認，甚至全不報告「中央」。

「黨中央」感到事態嚴重了？可是，一方面，由於高崗曾對「黨」有過相當巨大的貢獻，又是一位曾與「黨中央」共同經歷過若干次鬥爭和考驗的老同志，因此將他調到「中央」担任新的崗位，同時還保留着他在東北的職位，以期他反省，觀其後效，那裏知道就在調「京」的期間，他又同另外一個調「京」的饒漱石狼狽爲奸，攪起「反黨同盟」了呢？

陳毅所說高崗罪狀皆是實情，高崗受毛澤東之忌，必須去之而後快，是因爲高崗直接同蘇俄勾結，但此事也是中共「國策」，不是高崗一人之事，勝利後，中國派駐蘇俄軍代表團團長曾述及當時在東北與蘇俄交涉經過說：

東北行營在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十月初旬進駐長春的時候，蘇俄已經在東北完成許多敵對性的佈署，他的遠東統帥部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如何阻撓國民政府的軍隊進入東北全境，並且儘量尋求各種藉口延緩撤兵的日期，以便爭取更長的時間去裝備訓練他的傀儡軍隊。蘇俄蓄意破壞條約拒絕我們經由大連港進兵的情形，已見諸許多公開發表的文件中，蘇俄拒絕利用大連港的眞正原因，是因爲自己正在加緊利用大連港把中共共帮在山東的徒手兵員運到東北來就近裝備的緣故。我們政府曾經爲了要打開由大連進兵問題的僵局，交涉由空運，從山海關陸運，以及改由營口登陸等途徑來代替達成同樣的目標，但蘇俄表示對其中任何一項都不負安全協助的責任，而當時長春四郊已經佈滿了數以萬計的傀儡武裝，我們即使順利地空軍少數的警衛部隊，也未必能守得住長春，即使守得住長春，也並不能解決接收東北的整個問題，同時，長春臨時政權的警察完全操縱在中共共帮的手中，不斷地對政府所派遣的接收人員顯著地採取敵對行動，因此，我們政府認爲在這樣一個基礎上，談判接收東北的各項有關重要問題，是不可能得到合理的結論的，遂毅然下令東北行營暫時撤退到山海關，另外組織軍事代表團，和馬林諾夫斯基統帥部保持聯絡。以後，軍事代表團就成爲一個比較有經常性的特定交涉機構，一直到蘇俄軍在形式上從東北撤退完畢爲止。

當一九四五年夏蘇軍在事先得到日本決定無條件投降的情報之後，便將在歐陸之陸空軍力向遠東轉用，分向國境綫集中，其右翼兵團，沿張庫大道

（庫倫通張家口的公路），經烏得二連、德王府、德化、張北，指向張家口，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時候，已經進抵德化以南的地區，日本原來在張北與張家口之間的萬全壩駐有重兵，準備抵抗俄軍南侵，確保張家口，等待國民政府的軍隊接收，但後來因爲蘇俄飛機在張家口轟炸，並且散發外蒙傀儡總理喬巴桑的恐嚇傳單，日軍才被迫從張北撤到張家口，再張家口撤到南口，朱毛共帮的大批軍隊就因此得到蘇俄騎兵的掩護，從容進佔張家口，日本張家口儲備了多年的大批軍用物資包括服裝械彈等等，全部作爲裝備聶榮臻賀龍，以及林彪基幹部隊的來源，這是華北共軍坐大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蘇軍的中央兵團由外蒙古推熱河，主力經圍場、隆化，佔據承德，另一部經赤峯，取平泉，而共軍李昌的部隊也就乘機竄入熱河，林彪的基幹部隊也由察北經多倫赤峯開魯進入東北，形成由察北到東北的一條走廊。而太行山區的共軍也在這個時候分批潛入東北，並且沿途裹脅，數量上迅速膨脹。

蘇軍的左翼兵團則分由滿洲里綏芬河沿鐵路綫直抵哈爾濱，南下長春瀋陽，一支安東，取旅大，一支經錦州，直抵山海關。日本的關東軍不戰而降，軍用物資全部被俄軍刦奪，作爲就地裝備傀儡軍的資本，當時在東北受命發展傀儡的主體還是蘇聯所豢養的所謂「華籍紅軍軍官」，長春以北劃由定這些俄國籍的中國人負責，例如長春吉林地區是周保（在蘇軍中稱黃中校），哈爾濱松江地區是李兆麟（原名張壽籛），齊齊哈爾黑龍江地區是王明貴，長春以南則劃定由朱毛共帮發展，一部藉察熱走廊通入洮南王爺廟等地爲基爲地，一部由山東海運經大連入安東，據營口、錦州等要隘。

根據以上這一連串的折衝因應的經驗，以及我個人事後分析判斷所得的結論，蘇俄帝國主義的既定陰謀是一面扶植中共傀儡軍，建立中共政權，一面以延緩撤兵要挾東北經濟的特殊權益，雙管齊下，同時並進，等到經濟權益的要挾遭遇到阻力時，扶植中共傀儡就更積極而露骨表現。局勢最嚴重的階段以馬林諾夫斯基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紅軍節所表現的蠻橫態度爲代表。他在宴會席上的演說大意是：「中蘇兩國的友誼是經過同流血而結成，切勿受第三者的挑撥離間，現在有一個帶皮手套袋子裏裝滿金圓的第三者在中蘇之間伸出他的手，我們應該把這隻手斬斷。蘇聯民性『眞純』，只有用鮮血來維持友誼，最近有某方造謠說蘇聯是帝國主義，搶奪了中國在東北的物資，關於這事情，由我的經濟顧問來加以答覆。」接着他的經濟顧問斯德拉考夫斯基起來說：「紅軍是蘇聯的長子，蘇聯對長子的期望最殷，也最珍貴他的成就，『滿洲』的解放完全由於紅軍流血的結果，因此，我們有理由提出在經濟上密切合作的要求。我們的目的不是爲金錢，而是爲國防。」

另外蘇軍政委特夫沉科夫中將又站起來說：「駐在『滿洲』的紅軍是保衛蘇聯領土的前鋒，不容任何方面侵犯。」



問你敢唔敢再嗚？　　嚴以敬作

濟南淪陷與王耀武之最後評價

蠖廬

譚震林控制濟南

在濟南淪陷後，共軍為了確立所謂「革命秩序」，遂成立濟南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下設十六個部，分別來控制山東。軍管會的主任委員是譚震林，副主任委員是曾山，委員是許世友，郭子化，袁仲堅，謝有法，劉順元。十六個部長，主要的有財政部長戚銘，工商部長楊浩廬，交通部長徐雪寒，北海銀行行長兼金融部長陳穆，實業部長耿光液，軍械部長申子文，生產部長王紀武，工礦部長程望，政務部長劉丹，文教部長李澄之，衛生部長方春熙，裝具部長任一方，以及新華社濟南分社社長兼出版部長惲逸羣等。至於濟南市政府方面，新登場的共幹，則是市長郭子化，副市長徐冰，市府秘書長黃遠，秘書主任孟東坡，教育局長李澄之，建設局長程萬里，公安局長李士英，郵電局長盛同，財糧局長戚銘，以及地方法院院長吳山民等。

丁惟汾侄變新貴

王耀武在共軍攻破濟南後，自己偷偷溜走，以致被俘，已如上文所述，當時王的部下副司令官牟中珩，參謀長羅辛理，綏靖區人事處長吳鳶，情報處長李昆治，作戰處長劉天錫，交通處長張今人，政務處長宋旭，政工處長譚[illegible]奇，軍法處長鄧文博，經濟處副處長林楨幹，新二軍軍長晏子風，五十七旅旅長楊晶，綏靖區高參張夢熊，張遵光，省保安副司令聶松溪，第四兵站總監尹錫和，兵站總監參謀長馮塗培，特務團長趙峙山，濟南自衛隊少將總隊長李亞敏，省政府秘書長劉玉田，省衛生處長王福溢，省銀行總經理田叔璠，副總經理司徒履光，省財政廳長尹文敬等人，都束手就擒做了俘虜。只有建設廳長丁基實，是黨國元老丁惟汾的姪子，早年就是共黨分子潛伏在政府多年，現在則轉身一變，又成了「解放」的人物。

劉子衡靠攏共黨

另一位劉子衡，可能早就是共產黨潛伏分子，自王耀武被困危急時，便立刻轉變為「民主人士」，不但大放和平怪論，並主張王耀武早些放下武器，以順「民意」。劉子衡在濟南一易手，即北上靠攏共黨，成為「解放」人物。迨共軍南侵江淮，李宗仁代理總統搞和談，政府方面派了張治中，邵力子，黃紹雄，章士釗，劉斐，李蒸，赴北平，與共黨代表周恩來，林伯渠，林彪，葉劍英，李維漢，聶榮臻，進行談判之際，毛澤東玩政治把戲，派了三位所謂神秘客，隨李宗仁駐北平私人代表劉仲華到南京，向政府致最後「通牒」。這三位神秘客便是與投共的李濟深有關係的朱蘊山，李民欣，及劉子衡。所以，劉子衡一時亦成了和談時期的新聞人物，但紅潮氾江，劉亦隨之淪於鐵幕，

濟南八天名城斷送

自日本投降以來，共軍在山東境內勢力日漸擴大，政府軍竟無法予以致命之一擊。且防守精神幾等於無。在最後濰縣，兗州，和濟南三大據點防禦戰事中，濰縣只守了一個月，兗州守了近四十天，濟南最糟糕，前前後後只支持了八天，就將名城斷送。濟南一失，不但徐淮危急，連京滬亦呈動搖。北面更威脅平津，連政府都措手不及。旅居南京的魯籍人士，亦紛紛籲請中央，重新組織山東省政府，立刻揮軍收復濟南。於是中央即委任當時的國防次長秦德純繼任山東省主席，並兼青島市長。秦是山東沂水人，西北軍的宿將，曾做過北平市長，確是有分量的人材。但秦本人其初則力辭不就，且建議中樞，如以魯東為軍事中心，則劉安祺兼主席，待軍事進展至濰縣時，再正式成立省府；如以魯南為軍事中心，待軍事推至兗州，再組織省府。

但最高當局為了政治體制關係，仍命秦為山東省主席，兼青島特別市市長。並經行政院會議通過，任命孫繼丁，楊展雲，傅立平，徐軼千，石毓嵩，王崇五，張景月，張銑，許先登，程鈺慶為山東省政府委員，由傅立平兼民政廳長，石毓嵩兼財政廳長，徐軼千兼教育廳長，孫繼丁任秘書長；青島市政府則由楊展雲任秘書長，兼教育局長，孫書元任建設局長，張敦鏞以省府會計長，兼市財政局長，鄭培仕代理社會局長，劉國憲留任警察局長。那時山東的局面，僅有孤守的一個據點，及青島市，與半個即墨縣，任何人接任，亦難有作為，秦德純所能做的，只是撫輯流亡而已。緣山東人大多數都是硬骨頭，不像王耀武那樣不要臉，所以，逃亡的人特別多。尤其是流亡學生遍地皆是。筆者在湖南衡陽，便與許多山東學生接觸過，都是為自由而離開父母，家鄉。連一位能以胡琴拉唱歌，學人語，學鳥叫，口吠，都維妙維肖的盲藝人王殿玉，亦拋棄了鄆城家鄉，和學生們一同流落在衡陽。至於廣州，青島，上海等地的山東流亡青年，更是成千成萬。那時秦德純真是替這些流亡人士出力不少。尤其是當陳誠已先安全的到了寶島，做台灣省主席時，又像勝利之初推行精兵主義一樣，來實施精民政策，入台的限制是特別嚴，秦德純盡了最大努力才帶了一批流亡學生入台，其餘的只有淪陷在太陸煉獄中受煎熬。

王耀武勞改不忘吹拍

書歸正傳，再把降將王耀武表叙一番：王自被共軍捉獲後，即被監禁，加以勞動改造，將人格尊嚴完全剝削。並施以洗腦換心手法，所過的生活比老鼠被玩弄於貓爪之下還不如。一直到民國四十八年十二月四日，才與杜聿明，溥儀，宋希濂，曾擴情，陳長捷，鄭庭笈，楊伯濤等三十三人被「特赦」出來，這是後話，且不提它。

王耀武在改造中，也照例的被牽着鼻子到各地「參觀」，並與另外的俘將如康澤，廖耀湘，沈醉等人，拍[illegible]照，做為共產黨撫綏戰犯的資料。王耀武對千篇一律的那些改造術語，也套用起來，儼然是一個忝不知恥的小丑。看到了共產黨的甚麼「人民勞動」成果，王耀武便說：「我百感交集，過去的沒有的，今天有了，過去不能製造的，今天製造出來了。我情不自禁說：共產黨不僅能打仗，而且會建設，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才能把中國建設的。這時，我想起舊中國國弱民貧的一幅慘狀，我認識到那是反動統治階級的罪惡，也是我的罪惡」。這些話，也虧他講出口來，我想王耀武旅居海外的妻子兒女們讀到，也會面紅的。

在港財產家人一世享用不完

王耀武在大陸曾對人說：「我懷念我的老母和妻子，特別怕貽誤了兒子和女兒的前程。我渴望着全家人能在北京團聚」。說起王耀武的家眷來，因各地都有他的不動產，和現鈔，黃金，價值連城的珠寶，都在他的家人手中，所以，王耀武的精神上，物質上，都是集中在他的家人身上。那時王耀武上有高堂老母，妻子鄭夫人，兩個兒子都在美國，女兒已經出嫁，十幾年前，一家人則居於香港跑馬地，有自置的華屋。王耀武在香港的錢，雖然還不及全部財產萬分之一，但王的全家人一生一世都享用不完的。有一個時期，王耀武過去的一班幕僚，看見杜聿明的太太曹秀清自美國潛赴大陸，去陪伴丈夫，便勸王耀武夫人不如回歸，可是王太太深知香港真是天堂，大陸是如假包換的地獄，一來捨不得兒女，二來更捨不得財寶，所以，始終不肯冒然跳入地獄。

民國五十年四月八日，王耀武的母親石太夫人，以高齡八十五歲逝世於九龍法國醫院。治喪則由王耀武的妹妹王述箴，妹夫孫鼎宸出名，孫鼎宸過去曾任過青年軍二〇二師師長，兼蘇州城防司令。

來港後，便在新亞書院從錢穆習文史，所以，王母在九龍殯儀館舉行大殮公祭時，不但由錢穆博士主祭，名流學者如唐君毅，黃天石，謝幼偉，張丕介，李聖五，曾克耑，沈燕謀，劉百閔，牟宗三，羅錦堂，龍出雲，劉茂華等人，都親往執紼。

王母石太夫人死後，王耀武在港全家，除了女兒王魯美在港外，全部都移民美國，後此不久，王耀武亦在大陸逝世。

一生所刮老來未得享受

王耀武以賣豆腐出身的窮家子，官拜封疆大吏，邀寵極峯，可謂煊赫一時的了。記得筆者曾聽過他的一次演講，詞多責備許多軍人貪生怕死，寡廉鮮恥，並自期成為一個蜚聲國際的名將，希望做到像美國的艾森豪威爾，英國的蒙哥馬利之流的角色，結果，臨危之際，比誰都貪生怕死，不但未能成為將名，連起碼的軍人人格都喪失淨盡。

一生所刮的地皮，所喝的兵血，老來絲毫未得享受，只是最後偷生苟活中，多受了共黨二十餘年的磨折、凌辱、及國人唾罵而已。（完）

萬人意見

北平集團打着毛旗反毛旗
華鄧集團閹割毛澤東文藝路綫
作品意識形態已由量變到變質

中共的文藝活動自四人帮被整肅，鄧小平復出叫嚷四個現代化之後，已發生顯著的變化，中共一向將「文藝戰綫」看成是「意識形態你死我活的鬥爭」，這個改變無異宣告毛澤東「革命文藝」的破產，尤其在清算四人帮，評斷文革十年功過的時候，出現了所謂「肯定文革前十七年」的狂飈，因此在文藝領域裏也出現了多方的「復辟」。

最近在上海，許多愛書人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以來被禁止的中國與西方的古典書籍。一些「破四舊」運動以後絕跡的中文書，在上海書店出售，即被搶購一空。西洋名著銷路也很好，莎士比亞的「亨利四世」和「威尼斯商人」，雨果的「悲慘世界」，馬克吐溫的「湯姆歷險記」，托爾斯泰的「安娜卡烈妮娜」，狄更斯的「嚴酷的時代」，以及莫泊桑和高爾基的作品，也成了搶購的對象。

這些一度被禁的作品應市時，上海市區書店的氣 被形容爲「非常自由和開放」。一些書店重新擺出了中國古典文學，包括小說、詩歌、戲曲節本、歷史名人傳記和童話故事。

前此不久，廣州傳出在大陸各地普遍流行「地下文學」，廣大的知識分子撰寫的不滿中共的文學作品，流傳很廣，而且快速，甚至幹部之間也私相傳述，北平地區稱這種文學爲「現實主體文學」、「民主文學」。

在北平，市民逐步追求歐美的生活方式，牛仔褲已在青少年中出現，東歐共黨國家的服飾，也被模仿，對文革前在電影中出現的外國舞蹈更是迷醉若狂。

早在今年初，西安演出現代芭蕾舞劇「懷念楊開慧」，劇中演員穿黑色短裙，伴奏採用了外國交響樂曲，燈光佈景模仿西洋，相當華麗，演出方式也打破了江青樣版戲的框框，力求逼眞現實。

上海不久前出現「水滸傳」的傳統京戲，唱做服裝打扮都是舊式的；老河南梆子在大陸也可以演唱，而不被禁止。

這些情況在文革期間都被指爲「毒草」，動輒駡成「資產階級的香風臭氣」，多少人因爲搞「洋古今」而被打倒，現在這些西洋的、古典的、名曲名著，相繼復出，顯然是鄧小平搞所謂現代化運動的連帶影響，至少有下列意義：①回復走文革前十七年的老路，爲鄧小平現代化主張找註腳；②爲清算四人帮與文革餘孽，擴大羣眾基礎，從文藝領域提升到政治鬥爭；③是大陸知識份子追求自由生活的勝利，藉「自由與開放」文藝活動，平復人心；④是鄧小平一夥匿名鞭毛的一種手段，是對毛澤東「革命文藝」的死刑宣判。

中共集體所有制度
確實難與天災抗衡

連續多天，中共電台發出因久旱不雨農業生產受到嚴重影响的哀鳴。到目前爲止，已有山東、河南、陝西、廣東、雲南以及東北黑龍江等省區競相宣佈遭遇「歷史少見」的旱災，一般報旱的省區則更多。

四月九日北平「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稱，五月初旬，僅安徽和江蘇兩地，就動員了六百萬人，在淮河流域抗旱。據謂，目前是水稻和棉花生長的最重要時刻，但遭逢旱災打擊，所以非緊急動員搶救行將毀滅的農作物不可。

較早時中共黑龍江電台也宣稱，

該省正發生連續第四年的旱災，目下受災面積初步估計有二千多萬畝，其中情況嚴重的佔半數。

廣播說，今年乾旱的特點是：一、由於過去連續三年乾旱，土地底質很差；二、四月以來，春風多，蒸發快，表土水份大量散失，乾旱面積迅速擴大；三、江河水位低，主要江河比去年同期普遍低三十到五十厘米，庫藏蓄水不足，井的水位下降，抗旱水源少。

廣播承認，當前黑龍江地區小麥不能全苗，大田播種收成不好，水田嚴重缺水，但是，當局部地區降雨之後，又出現了澇災。

五月十日中共電台廣播又透露，駐山東、河北、陝西等地共軍，已奉命趕赴第一綫驅迫農民抗旱，並視之為一項緊迫的「政治任務」。

天旱天雨本是最普通的自然現象，地球上每個角落都在所難免。如果一年四季皆風調雨順，還需要搞什麼水利建設、土壤改良。可是，中共年年叫嚷興修水利、攪農田基本建設，還吹噓什麼「普及大寨縣」，却年年不是鬧旱災就是鬧水災，而且每每宣稱災情是「空前」的，「歷史少見」的。目前「眞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好似已是中共的「專利」，只此一家不設分店。莫非連旱災、水災也為中共獨家壟斷了。否則何以世界各地也有旱有雨却未見動輒成災，唯中共頻頻報災不已？

實情恐怕未必如此，裏頭當另有文章。無疑，由於「集體所有制」的農村經濟結構阻窒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加上科技落後，水利設施不切實際，機械設備短缺，中共確實難與天災抗衡。但他們如此賣力渲染災情和「抗」災的的緊急狀況，最主要的意義恐怕還是在政治方面的。

華國鋒一伙滅除四人帮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召開什麼「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法螺吹得震天價響，空頭支票開出一大堆，還硬着頭皮許下「一九八〇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宏願」。明眼人當然看得出來，那些都是弄虛作假、華而不實的空話。但在華帮本身，支票不兌現也總得舉出一兩點原因。想來想去，「特大的天然災害」自是最好的理由。因為，「四人帮的干擾破壞」縱然是好藉口，總不能當作長久的塞責卸罪之計。

鄧派追擊文革派 清算死鬼毛遠新

中共黑龍江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抓緊搞好清工作」，透露了在蘇聯邊界的黑龍江，反毛派正大事報復，大打造反派，並且掀起「清查」的新赤色恐怖，大打造反派，並且清算省委內與四人帮有關係的人物，主要是劉光濤。

這篇社論還集中火力攻擊毛遠新，看來，華鄧集團正利用對毛遠新鞭屍而清算一切文革派。這篇社論透露的情況，很值得關心中共動態的人士參考。

黑龍江日報社論說：

華主席，黨中央對我省所作的重要指示，有力地推動了我省清查工作深入開展，各級黨委加強了對清查工作的領導，迅速扭轉了過去那種揭不開，查不了，鬆鬆垮垮，冷冷清清的落後局面。省委內部兩條路綫鬥爭的蓋子揭開了，清查工作有了新的突破，形勢大好。但是，必須看到：我省清查工作正像兩報一刋元旦社論所指出的那樣：「是屬於運動開展緩了一些」，搞得不夠好，清查進度比較慢的少數地區」。我省對於「四人帮」的死黨東北太上皇插手黑龍江的陰謀活動的清查還剛剛開始，各地、盟、市、縣、旗的運動，特別是一些重點地區和單位的運動還處在發動和揭擺階段。我們必須有一種緊迫感。

對我省一九七六年問題怎麼看，是關係到搞清查工作下多大決心，用多大力量的重要問題。一九七六年，正當「四害」橫行，我國家面臨着資本主義復辟現實危險的緊要關頭，省委內有的人緊跟「四人帮」及其死黨東北太上皇，另搞一套，對全省各項工作干擾很大，影響很壞。清查不是定性，更不是打擊，是為了弄清問題。

我省一九七六年的問題，主要責任在省委內部的個別人，這是無疑的；但是，不能因此就產生「與己無關」的思想。有的黑爪牙和清查對象，聽到省委內有的人的問題被揭露後，似乎他又做對了，有功了，甚至乘機

翻案，這是一種妄想。黑爪牙們所以反對省委內有的人，就是主要反他對的一面認爲他那時候跟「四人帮」及其死黨東北太上皇跟得不緊，跟得不夠。黑爪牙的案不僅翻不了，而且正是由於省委內有的人俉黃子，在某種程度上干擾了他們問題的清查，現在應進一步徹底查清他們的問題。

遵照華主席的指示：關於清查工作的重點應該放在十大以後，特別是批林批孔以來，清查與「四人帮」篡黨奪權陰謀活動有牽連的人和事。根據我省前段清查工作的進展情況，重點應放在一九七六年，首先應當集中時間，集中力量，聯繫省委內部的路綫鬥爭，搞清省委內有的人的問題；同時，繼續把一九七四年的問題搞清楚。

大陸各地紙張奇缺 學校課本無法供應

中國大陸用紙奇缺，其嚴重程度，連中小學生的課本和練習本都不能供應。這是中共叫嚷要實現「工業現代化」的有力諷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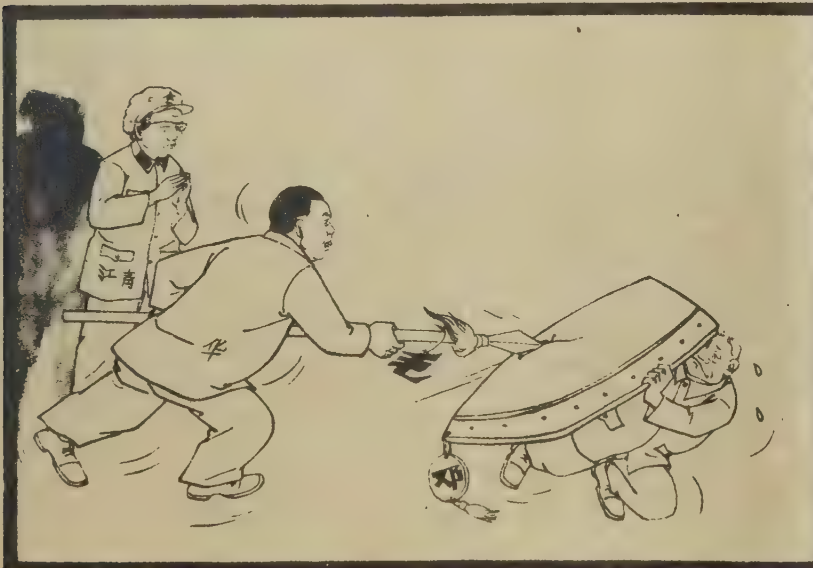
中共圖謀挽救這一危機，已由「國家計委」、「輕工業部」和「出版局」等八個單位聯合組成「增產紙張」、「節約紙張」兩個「工作小組」

據中共「人民日報」十日報導，共黨「中央」除作出上述決定外，並向大陸各地發出「計劃用紙，合理用紙、節約用紙」的要求，要有關部門把中小學生急需的課本和練習本的紙張，保證供應。對其他方面用紙，儘量壓縮。

大陸紙張出現如此奇缺的形勢，完全是工業落後和人謀不臧所造成。

「人民日報」對這方面曾供認：『由於造紙工業向來的基礎太差，多年來沒有完成計劃產量，紙張質量也有所下降。』

「人民日報」又說：『目前有些紙廠，特別是中小紙廠，不按計劃品種生產，不按規定渠道供貨，也是造成紙張緊張的原因之一；有些紙廠因爲原料供應緊張，拿紙張去換原料』。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一春雅事 回文

封淑英

何如樂近水鄉居。養性靈修靜隱初。多[illegible]花添紅[illegible]綺。少[illegible]苔減綠庭虛。歌鶯獨去[illegible]還快。舞蝶雙來[illegible]傍徐。鵝換學抄經卷一。和勻好墨潑成書。

回讀：

書成潑墨好勻和。一卷經抄學換鵝。徐傍[illegible]來雙蝶舞。快還[illegible]去獨鶯歌。虛庭綠減苔[illegible]少。綺[illegible]紅添花[illegible]多。初隱靜修靈性養。居鄉水近樂如何。

鄉邨初夏

撫虹

[illegible]市便居鄉。三月才過日漸長。[illegible]竹[illegible]隨風弄影。荷蟲時與瀑爭揚。[illegible]由風入。[illegible]微聞夏蕙香。[illegible]。

戊午元旦抒感

尹遜[illegible]

南望王師又一年，生靈塗炭苦狼烟，鬥爭反覆無寧日，批判始終秉逆天，易使萬民投[illegible]，難[illegible]百姓坐針氈，而今欲解倒懸困，起滅紅朝禍首先。

憶清明

尹遜[illegible]

回憶當年拜祖塋，同[illegible]羣集汎舟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四十八人書畫展覽會 詩

姚伯衡

四十八人[illegible]，[illegible]一堂，才藝足條件，上規鈞鼎文，出[illegible]漫軒，復得右風流，更戴唐冠冕，槎江李夫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世途[illegible]已，惟[illegible]方有鐵，沙漠[illegible]文化，雅興眞不淺，口碑皆說項，盡美又盡善。

聽歌

陳崇興

孔聖聞韶樂。漢王歌大風。百佳樓雅聽。其樂也融融。

前題

梁軾昭

四美今齊具。雲璈引興長。聲飄來月殿。曲擬[illegible]霓裳。[illegible]。旋舒宛轉吭。鄉音欣未改。親切感周郎。

前題

胡景石

雅集江[illegible]上。絃歌助興遣。丹梁三匝繞。新曲幾番收。逸韻音高下。怡情韻婉柔。主人佼誼重。[illegible]樂忘憂。

前題

梅五雲

雅集羣賢至。歌彈綠綺琴。焦桐鳴逸韻。錦瑟遌知音。郢雪幽人和。湘靈帝子臨。高山流水調。羈旅動鄉心。

前題

劉允中

、寥雲淡月如梭。水榭紅樓樂舞歌。世[illegible]。念家山曲已無多。

前題

潘文[illegible]

催詩急[illegible]。聽到[illegible]。如此星辰如此夜，與君同話李[illegible]。

前題

鄭越[illegible]

歡樂之[illegible]。悲歌[illegible]多留傳。共鳴泛泛深[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

周忠[illegible]

當會高樓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 奉和文格詞丈元韻

陳其[illegible]

歌聲悲壯[illegible]聽。發自忠肝[illegible]。獨惜錄音今[illegible]播。徒聞[illegible]長[illegible]風。

前題 次文格詞丈元韻

陳其[illegible]

絃管歡娛想漢宮。虞民解慍仗南風。何當政教輝江[illegible]。耳順猶能聽不重。

前題

勞墨齋

一字一[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者番來。瀟湘夜雨瓊仙調。極詣薪傳見玉梅。

註：披荊社集聽岑玉梅女史詞瀟湘夜雨一曲極得昔日瓊仙韻味擬句誌之

聽歌二首

雷宏[illegible]

春夢[illegible]入調新。歌喉清到了無塵。[illegible]。

胭脂映落玉琴紅。韻轉明珠白雪中。一曲有情香不散。管絃高處月朦朧。

前題

歐一[illegible]

韓娥歌[illegible]。座上[illegible]迷者幾人。獨有蓬[illegible]大地客。[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一江春[illegible]。兩岸[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回文）

高國華

[illegible]。詞雅叶來歌韻妙。孜孜聽曲樂何如。回讀

前題

陳[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

陳乃[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553

蔣總統莊嚴昭示反共復國

布里辛斯基其人其事

北平正在「鬥鬼驅邪」

對金禧學潮應探本尋源

大陸工農業積重難返

「柏拉圖」樂園的性解放

日本虛構事實向美國詐騙釣魚台

賀綠汀不願改中共「國歌」歌詞



徬徨與抉擇！

越南華僑

嚴以敬作

賀孫運璿先生組閣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㊄七〇七六九〇 ㊄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人：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㊄七九五八七六 ㊄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要目

每週評論

北平正在「鬥鬼驅邪」

中共新華社發出電訊稱，五月十四日「解放軍報」最近還登了古代不怕鬼的故事和讀者來信談他們對於鬼的態度，同時該報復以「鬥鬼驅邪，解放思想」爲題加了「編者按」。

照中共的說法，共軍對內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堅強柱石」，對外則是甚麼「反侵略的銅牆鐵壁」。目前對中共壓力最大的是蘇聯，在邊境上陳兵百萬，威脅着北平政權，且使中南海那批腦滿腸肥的吸血鬼寢食難安。中國人除了中共一度給俄國人舐屁股，編了首「嘿啦啦」的歌稱之爲「老大哥」外，習慣上叫他們爲「大鼻子」。大鼻子並不一定與「鬼」有聯繫，可見目前的「鬥鬼驅邪」運動與中共「反蘇」無關。那麼是與反對「美國鬼」有關吧？也不是呀！因爲美國花生佬總統卡達的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剛剛訪問北平，與肥華、矮鄧等會談甚麼「關係正常化」，加上北平希望美帝助一臂之力以反蘇修，中共頭目正在樂不可支地以爲撈到一根救命草，那有「新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剛剛離開就拿他當「鬼」來鬥的道理呢？說來說去，中共所要打的「鬼」是在他們的內部。「解放軍報」的編者按中就說：在他們的「現實生活中」，不但有「鬼」而且還有「鬼人鬼事」。

這說明：中共繼「揭批查四人帮運動」、「雙打」鬥爭後，正在醞釀一個新的政治運動，就是「鬥鬼驅邪」運動。根據現階段中共統治集團派系鬥爭的形勢分析，中共準備進行的「鬥鬼驅邪」運動的鬥爭目標：一是陳列在天安門前的老毛那具醜惡的殭屍；二是以肥華爲首的文革派那一小撮「鬼人」和他們所幹的「鬼事」。表面上看：鬥毛這個死鬼和驅肥華一伙活鬼是兩件事，其實可以「合二而一」。在今天如果不是肥華一伙堅持「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繼續「一步一個腳印」地走上毛的「路綫」上，毛這個癡肥的老鬼即或仍能在北平作祟，但可以肯定其作用必是越來越小，終至有一天鬼影都冇。而肥華一伙所以這樣做，一來他們是文革期間坐直升飛機上來的，老毛的鬼給鬥跑，文革必被否定，他們亦必跟着而垮台，特別是華國鋒本人，是靠着毛臨死前寫了那張和「鬼畫符」無大區別的「你辦事，我放心」六個字的紙條而上台的，老毛不能「作祟」了，肥華一伙「鬼人」自然也不存在，遑論繼續幹其「鬼事」了。

肥華在當前被宣傳爲「英明領袖」，然在實際上却被視爲專門搞鬼的「鬼人」，吃碗面翻碗底的投機份子從來沒有好下場。肥華又豈能例外？大陸的反華勢力是以矮鄧爲首的黑帮集團爲主，這一派的力量在目前已處於優勢，加上他們手中又把持了較多的槍桿子，所以肥華、吳德、陳錫聯等毛江餘孽以及支持他們的葉劍英等人都被壓得透不過氣來。慣於投機的華國鋒，在這樣情形下，勢必放棄原則，逐步靠向黑帮集團。但華國鋒當然知道，如果完全踢開毛的殭屍投向矮鄧集團，暫時會受歡迎，但不會太久，必會成爲中共內部第十二次路綫鬥爭的目標而完蛋。儘管肥華只是逐步地疏遠死老鬼澤東的路綫，試探着跟矮鄧一伙以求自保，但已經激起了被老毛的鬼魂迷着的人的不滿。

據五月二十四日中央社報導說，有關方面敵後消息：由「北京鋼鐵廠工人羣眾」署名於四月五日貼出的一張以「紅旗能扛多久？」爲題的大字報，就曾指名攻擊華國鋒。

這張大字報提出五個問題指責肥華。其中說：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資派、牛鬼蛇神又紛紛復出，走上政治舞台」，這樣「紅旗能飄揚多久呢？」又說：因文革中的一些專案被推翻，不少「眞正的革命者慘被捕被押」，這表明「華主席不是革命人民信賴的領導」。此外，還提到共軍一味追求「現代化」，必使共軍「變修」；以及毛的「反修防修」措施，已被華主席一伙閹割得「體無完膚」等等。大字報最後問華：「紅旗又能扛多久？」

顯見貼大字報的工人是忠於毛江的盲從，難怪「解放軍報」說：老毛這個老鬼「仍在作祟」。但可以肯定，這些「小鬼卒」已爲數不多，且鬥不過黑帮集團。不過，以矮鄧爲首的一批人，雖佔優勢但還未佔到壓倒的優勢，不然可以公開清算文革和以華某爲首的文革派，進而對毛鞭屍，又何必鬼話連篇顧左右而言他呢？

萬流共仰・四海歸心
蔣總統莊嚴昭示反共復國

今後我們復國建國共同行動的方向，就是要充實國家力量增進國民生活，擴大憲政功能，確立廉能政治，以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

海外客

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蔣經國先生暨副總統謝東閔先生五月廿日就職，海內外全體同胞都歡欣鼓舞，熱烈慶祝。際此世變日亟，國步維艱之際，睿智堅強的領導，為全民一致所期盼，此乃國家之幸，亦為世界之福。

睿智宏毅・高瞻遠矚

蔣經國總統睿智宏毅，持慮高遠。推行重大建設，謀定而動，全力貫徹；肆應國際變局，樂觀奮鬥，處變不驚。使全民共享建設成果，國家社會安固而繁榮，大陸同胞滿懷獲致解救希望，自由世界亦因而增強反共力量與信心。今日全國軍民之無比振奮，海外僑胞之熱誠擁戴，大陸同胞之互傳喜訊，全世界愛好自由人士之交相推崇，即由於蔣總統的新職對各方面都有重大的貢獻與影響。萬流共仰，人人均以興奮之情，迎接新時代的來臨。

愈是處艱困的環境，愈需要睿智宏毅的領導，齊一眾志，集結全力，以衝破險境，開展新局。近年來我們面臨的艱險，為人人所省惕，在各種衝擊交互持續之下，我們不僅經得起考驗，渡過了難關，而且擴大建設成果，促進民生樂利，這正是蔣經國先生主持的大有為政府，堅持既定國策，加強經濟建設的成就。

親民勤政・堅定不移

親民勤政的作風，廓然大公的胸襟，是蔣經國先生經為人人所樂道感念之特點，亦因此而使政府與人民意見交流，緊密團結合作。蔣經國先生走遍了每一個角落，親切和藹使接觸到的每一個人如沐春風之中；同時愈是危險的地方，愈是遠偏的地區，他愈樂於前往，其對人心士氣之鼓舞，實非任何一般宣慰所能及。

國際逆流的衝擊和縱橫捭闔的複雜演變，易使人迷惘，多年來不少國家在迷惘搖擺中受到禍害。我們在堅定強毅的領導下，堅守民主憲政原則，堅持永遠站在民主陣營。這使我們屹立如山，成為滄海洪流中的砥柱，更使世界反共意志堅定，公理正義伸張，對整個自由世界發生了重大影響。世局亟變未已，來日仍多艱難，但我們堅定不移，自立自強的奮鬥，必能繼續衝破一切難關。

發展經濟・厚植國力

配合經濟發展，我們特別重視均富政策的推行。有的國家在經濟發展中使財富集中少數人，致貧富懸殊，不僅導致社會的不安，亦失去建設為全民共享的基本精神。我們在各種施政上都不斷矯正偏差，力求走上平等均富的目標。同時消滅貧窮的小康計劃之實施，對於貧富差距之消滅，安和樂利社會之建立都有助益。副總統謝東閔先生，任台灣省主席多年，平易近人，樸實穩健，處處以身作則，事事講求實效，於移風易俗，袪除虛浮浪費，提倡勤勞節儉，增加生產，消滅貧窮，卓有成就。今後輔助總統，在促進民生建設，邁向均富安和的社會上，必能有更大貢獻。

蔣經國總統的睿智志節，長期獻身國家的經歷和主持大有為政府，推行重大建設的輝煌成就，早為萬流共仰，四海歸心，成為我們新的領導中心。現在就任為第六任總統，必將更加激勵全民，精誠團結，矢效忠勤，加速復興基地的建設，厚植復國力量，開拓新機運，創造新時代。

堅持反共・光復大陸

蔣經國總統在宣誓就職典禮的致詞中，為中華民國反共鬥爭與復國建設的立場與作為，向全體軍民同胞、海外僑胞、大陸同胞以及全世界愛好自由民主人士，作了莊嚴的昭示。蔣總統說：「今後我們復國建國共同的行動方向，就是要充實國家力量，增進國民生活，擴大憲政功能，確立廉能政治，以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

這就是我們反共鬥爭的作法，就是我們為達成光復大陸國土的奮鬥。蔣總統以此懸諸國人之前，海內外同胞可澈底瞭解，「今天反共復國大業，就更是三民主義國民革命道統法統的堅持，民族精神的激揚，革命行動的延續和貫徹。」世人也當可澈底瞭解，「中華民國堅守民主陣容，堅持反共立場，是絕對不會改變的，和共黨敵人絕不談判、絕不妥協的，而我們對於國際政治的基本政策和態度，是要在反共復國的前提下，加強對自由國家友好的道義的關係，全力盡我一切義務責任。而中美關係的加強，更是我們一貫的政策和原則。」

蔣總統說，此後在全國同胞的信任和督策之下，要以犧牲奉獻、效忠服務，來和全國共同創造復國建國大業最後的勝利成功。

現在，國家的新領導中心以蔣總統的就職而展開創造時代，推動歷史的使命，蔣總統已為中華民國復國建國的堅定立場作了莊嚴昭示，也為我全體軍民同胞應有的奮鬥作了明確的指述；讓我們以蔣總統的昭示，作為每一個人效命致力的目標和志士，擁護蔣總統共同創造復國建國大業最後的勝利成功。

蔣總統宣誓就職文告

國民大會受國民付託，依據憲法，選舉經國為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今天經國和謝東閔副總統宣誓就職，承受了這一重責大任，自必謹記誓言，遵守憲法，盡忠職務，增進人民福利，保護國家，無負國民付託。

八十多年以前，國父以大智大仁大勇的精神，領導救國救民的大業，雖然十一次舉義，十次在敗，但是三民主義國民革命順天應人的行動，終於開啓了我們民族復興的生機，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的國家。總統蔣公繼承國父遺志，獻身革命，一生確信「中國人要能救國自救，則唯一的主義是三民主義，唯一的革命是國民革命」，我們全國同胞就始終是以三民主義為行動主導，而一齊提供了心與力、血與汗的貢獻，完成了一個階段國民革命的任務。今天反共復國大業，就更是三民主義國民革命道統法統的堅持、民族精神的激揚、革命行動的延續和貫徹。

在國民革命脈絡一貫的今天，我們又面臨了新的時代和環境的嚴格考驗，面臨了榮或辱、自由或奴役的強烈戰鬥，但是我們奮鬥的決心却更加堅強，我們必然勝利成功的信念也更加堅定，然而我們必須清清楚楚的認識。

——現在的時代，不是個人主義的時代，而是要人人貢獻智慧能力，人人同享幸福成果的時代；

——革命救國的壯舉不是用鮮花紮成的牌樓，而是用血汗凝聚的長城；

——應當把道義眞理放在一切之上，應當把公眾的利益放在小我之前，應當有一個共同的行動方向，把一切觀念和作為，建立在對國家、對民族、對同胞血肉相連的責任感上面。

今天我們復國建國共同的行動方向，就是要充實國家力量、增進國民生活、擴大憲政功能、確立廉政，以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更清楚些說：

第一是我們要積極充實國家力量—國力是復國建國的基礎。今天我們不止是要在經濟建設、國防建設上紮根，更要在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上着力，爭取每一分鐘的時光，珍惜每一分的物力，集結每一個人的智能，發揮所有經濟的、國防的有形戰力，和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無形活力，成為萬眾一心堅強精實的總體力量。

第二是我們要不斷增進國民生活—我們復興基地的經濟發展，已經造成了國民所得的提高，財產差距的縮短，就業機會的增加，這是民生主義的具體實踐，是同胞們發揮旺盛的創造精神和進取心，共同艱苦奮鬥的輝煌成就。但是經濟發展，一方面是要提高國民生活的水準，另一方面還要厚植復國建國的力量，今天我們必須有計劃的作資源的運用、經濟的成長、物價的穩定、生活的改善，得到安定、公平、自由的均衡，使我們雖在國際經濟的競爭和衝擊之下，仍能繼續推進經濟建設，增加國民經濟福祉。

第三是我們要致力於擴大憲政功能—民主自由是中國政治的道路，憲政是貫徹民主自由的根本，中國軍民用血汗犧牲的代價，創造了憲政的光輝。這一光輝絕不容許污損，這一根本絕不動搖。並且還要擴大政治參與，維護自由人權，使民主自由的基礎，建築在全民意志、國家利益之上，建築在道德理性、法律尊嚴之上，建築在和衷共濟，精誠團結之上。

第四是我們要全面的確立廉能政治—參與國事，人人有份，人人有責，但要使每一個人的智慧、能力、德性，都能貢獻於國家社會，尤其要以公平公正的原則，多方面多目標的培植人才、獎勵人才；同時加強社會教育，來改良社會習俗；以持續的行政革新，來激揚優良政風，使政治建設的廉與能的功效，相輔相成，樹立一個誠摯純潔的開放性社會和典型的民主政治。

以上的行動和建設，就是當前實踐三民主義的根本之圖。我們復興基地一切建設，已經證實了只有三民主義才能救國自救的眞理和事實。並且更加明顯的和大陸共黨政權，形成了仁愛和暴力、幸福和痛苦、光明和黑暗、大是和大非的強烈對比。因此，我們對於在水深火熱之中痛苦掙扎的大陸同胞更加懷念，我們大家必須集中意志，集中力量，加速光復大陸國土、解救大陸同胞的行動。

十分肯定而明白，中華民國堅守民主陣容，堅持反共立場，是絕對不會改變的，和共黨敵人是絕不談判、絕不妥協的，而我們對於國際政治的基本政策和態度，是要在反共復國的前提之下，加強對自由國家友好的道義的關係，全力盡我一切義務責任。而中美關係的加強，更是我們一貫的政策和原則。我們深知——

中國之利，即美國之利，中國之害，即美國之害，中美關係，合則同受其利，分則同蒙其害！

國際間任何寄望把共黨看作為「制衡」的一面，把共黨看作為「戰略均勢」的一方，藉「搭橋」「談判」來緩和共黨擴張的種種想法，便將使自由國家自困於前門拒虎、後門進狼、腹背受敵的泥淖陷阱之中！

我們深信，自由國家必能計長遠之利，籌長遠之策，以實力來遏阻侵略、以道德的勇氣，來謀求世界眞正的和平、安定與繁榮。

總統蔣公逝世，已屆三年，三年以來，我們由於有着基本國策的方向導引，有着嚴前總統的英明領導，有着海內外全體同胞的精誠團結、自立自強，終於能夠衝破橫逆，共濟艱難，這就證實了只要我們團結再團結，奮鬥再奮鬥，就必能擋得住任何風浪，經得起任何考驗。

經國服務公職以來，無時無刻不是以民族大義、革命責任和國家榮譽，作為自己效命致力的目標和志事，經國此後在全國同胞的信任和督策之下，必當奮我精誠，竭我智能，相隨全國同胞，以堅忍剛毅來面對一切現實戰鬥，以慎謀能斷來實現國家建設目標，以犧牲奉獻、效忠服務，來和全國同胞共同創造復國建國大業最後的勝利成功！

賀孫運璿先生組閣

岳騫

蔣經國先生就任總統之後，即提名孫運璿先生組閣，事先各方猜測的行政院長人選，孫先生雖然名列其中，但並非最熱門，只是陪襯，所以命令一旦公佈，在海外，大家仍有意外之感。

蔣先生此次提孫氏組閣，也實在作到用人惟才，因爲在官場上，孫氏缺乏作官的條件，一無派系，二無靠山，三無輝煌學歷，未曾留美，更非博士，所畢業的哈爾濱工業大學，在國內是不見經傳的學校，與北大、清華、中央、武漢，中山沒得比，四無驕人的經歷，由台電總經理入閣，先任交通部長，後任經濟部長，以孫氏條件服官到部長，已經登峯造極，竟能晉任閣揆，主管全國行政，大概孫氏自己也非始料所及。

民國六十七年來，山東出了四個內閣總理，即靳雲鵬、周自齊、潘復、孫氏爲第四人，前三人皆北洋政府總理，論能力、操守皆不能與孫氏相比。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淮河以北出了三個行政院長，即孔祥熙、閻錫山、孫運璿，孔祥熙久服官中央，人事關係世人皆知，閻錫山自民國元年便任山西都督，民國三十八年受命組閣，正是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孔、閻二位之聲望、資歷與孫氏天地懸殊，所以孫氏實在是國民政府定都後，唯一的布衣宰相，也是整個淮河以北，包括東北九省在內，除去山西不計，唯一的北方人出任行政院長，五十年來政治重心在南方，孫氏之出任行政院長，雖不能說是「地氣北移」，但起碼給北方人以清新之感，蔣先生實在值得稱道。

至於孫氏個人，更有完美人格，操守清廉，能力超人，實幹苦幹，皆爲人所共知，更難得者是至忠純孝，他在任台電總經理期間因爲成績優異，爲聯合國看中，代聘去非洲奈及利亞任電力公司總經理，奈及利亞在非洲人口最多，超過五千萬，領土在西非也最大，有九十二萬平方公里，資源之富，非洲第一，孫氏一九六五年受聘出任總經理三年，使奈國電力增加幾及一倍，合約屆滿。聯合國與奈及利亞政府均挽留續任。若換了別人眞是求之不得，再幹三年或六年，可以入奈籍，也可以靠聯合國力量去美國入美籍，若換一般「綠卡黨」，馨香禱祝也找不到這樣的好事，但孫氏在合約滿後，堅決不肯留任，定回台灣奉養老母與國家共患難，忠孝大節，求之今世，尤其在台灣，人人爭作「綠卡黨」，千方百計要出國而不可得時，孫氏此種行動，確實發揚了民族正義，何止廉頑立懦而已，以後受知當局，延聘入閣並非偶然。

孫氏至一九六九年出任經濟部長，到此時組閣爲止，共計八年多時間，這八年多，前三年是全世界經濟繁榮時代，後五年因能源問題引起經濟恐慌、蕭條，孫氏皆躬逢其盛，經濟繁榮時，如何能抓住機會，經濟恐慌又怎樣能設法補救，使整個經濟體制不至崩潰，皆煞費心思，而後者較前者尤難，俗言「窮家難當」，何況整個國家社會經濟。一九七三年之後大蕭條時期，我國經濟未受大影响，實得力於十大建設，此因是蔣先生高瞻遠矚，智慧與魄力兼具，但孫氏身爲經濟部長，襄助擘劃之處自多，此次脫穎而出担任行政院長，當與十大建設之成就有關。

筆者與孫氏談過一次，因爲區區對經濟是有百分之百外行，也不感興趣，我們那次談話談的都是經濟以外的事。當時發現孫氏言語誠懇，態度溫文，有山東人之誠樸個性，無山東人之粗獷外表，覺得其人是好人，也是好官，是國家的寶貴資產。但在當時，決未想到孫氏有一天能當行政院長，當報紙刋出總統提名孫氏組閣時，我不禁想到一個問題，孫氏是不是一個好的行政院長，甚難斷言。

前面已舉出孫氏長處，忠、孝、清廉、能幹，沒有這些條件自不能出任行政院長，有了這些條件想作一個好的行政院長尚感不足，最少要有動人儀表，無凝辯才，堅強毅力與貫徹到底的魄力，孫氏對這幾點都不足，尤其他起家寒微，無派系、無背景，在經濟部長任內，只是憑良心站在自己崗位上爲國家作事，對下屬，尤其是三個次長的統御便不夠，一九七六年立法委員胡淳在立法院向孫部長提出質詢，全文本港掌故月刊六十一期（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出版）發表，茲將重要部份擇要刋出。

胡委員說：你孫部長是一個工程專家，不要錢，很廉潔，奉公守法，品德良好，對母親又很講孝心，做事又誠誠懇懇，可算得是一個標準的公務人員。你到任的時候僅僅帶了一個主任秘書宋家治，其他的幹部都是李國鼎做部長時原班人馬，壞就壞在你的幹部太少。你要知道，你這種做法，固然是表現你不任用私人，表示清高，但中國不比外國，各先進國家文官制度很健全，事務官永遠是事務官，政務官決定政策，事務官遵照政策行事，毫不走樣，中國則不同，當主管一定要有幹部，才能貫徹命令，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是有相當道理的，尤其是像經濟部這種機關，事事與財務有關，更需要健全廉潔的幹部。你原是台電公司總經理，台電公司是一個大機構，有很多的人才，你爲甚麼不多用幾個台電的人才，政務官不必事事躬親，祇要知人善任就行了，因爲你的幹部太少，所以你的命令不出經濟部的大門，對各國營事業，你的命令，不及你的政務次長張光世的一個電話，你的命令不能貫徹執行的事，張光世一個電話

就解決了，你大權旁落，完全是一個傀儡，你在某種場合自稱是公子部長，我實在爲你悲哀，這是第二點。

三、在國家目前局勢之下，你的責任太重要了，我們與中共比較，中共霸佔大陸，幅員大，人口眾多，兵力強大，外交形勢也比我們強，我們唯一能勝過中共的，就是經濟，我們的出口貿易較中共多，品質也較中共好，在經濟方面，可算得遠東一強者，若經濟方面失敗了，國家也就完了，你應深切了解你的責任的重大。可以說一身繫國家之安危，祇許成功，不許失敗，你這種祇當傀儡，不能統率部下的作風，我實在不敢領教，這是第三點。



新任行政院長孫運璇在新聞記者會上發表談話。

經濟部的商業行政是由劉次長師誠主管，劉次長與本席廿多年前同在革命實踐研究院聯合作戰訓練第三期受訓的，我們同屬經濟組，與劉次長共同研究經濟問題已有三個月之久，當時還有貴部統計長高德超與現任行政院設計考核會主任委員楊家麟，審計長張導民也同屬經濟組，因此本席對劉次長的歷史相當了解，他是中央政校畢業的，初來台灣時曾充任台灣省菸酒公賣局嘉義分局局長，後因案遭受挫折並有牢獄之災，乾脆說就是因貪污案坐牢，此案結束後他發奮讀書，對於經濟問題稍有研究，不過知道的也有限得很，惟口才很好，他的湖南官話說來娓娓動聽，尹仲容得勢時，他曾寫文章在報紙上力捧尹氏，因此得尹氏知遇，引入當時的外貿會工作，担任中級職務，尹氏去世後，外貿會由徐柏園接充，劉次長善於逢迎，頗得徐氏歡心，拔擢爲主任秘書副主任委員，從此一帆風順，得任經濟部次長。經濟部的商業行政分爲國內與國際兩方面，國內方面由商業司主管，多屬登記工作，國際方面，又另有國貿局主持其事，劉次長職務較閒，經濟部物價會報成立，乃兼任物價會報執行秘書，劉次長的工作乃以物價會報爲中心，劉次長管理物價之成效如下：

台灣省過去物價，是全亞洲最低，也是全世界最低的地區，因爲物價低廉、工人的工資也低，國外廠商因台灣工價低廉，多將半製成產品運來台灣加工，因此外滙收入增加，經濟繁榮，但近兩年來，台灣物價指數已提高至全亞洲第二位，僅次於日本，因爲工價上漲，產品成本增加，外銷停滯無法與其他國家競爭，韓國已較我國超前甚多，外商亦紛紛離去，這是劉次長管理的結果，因物價管理不善，影响經濟的復甦與成長，實爲經濟發展之罪人。

原因即在此，李國鼎在經濟部任內，創造了一套政策性貪污的辦法，目前各國營事業風氣之所以敗壞，大貪污案之所以形成，民意代表之所以能挿手其間，共同貪污，完全由李國鼎一手所造成（本席掌握有重要證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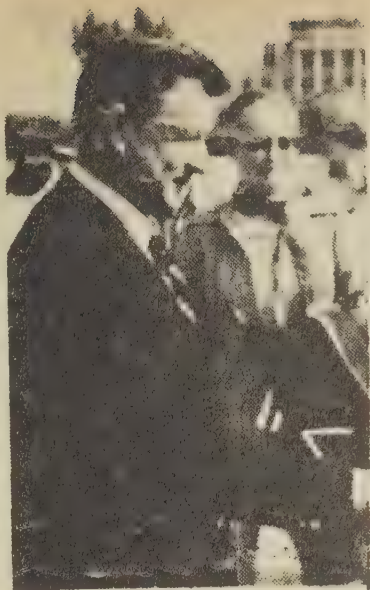
經濟部各國營事業總經理，每年有一半時間在國外活動是否有此必要？甚至有總經理如胡新南者將全部家眷寄居國外？僅胡氏一人留在台灣，人謂胡氏貪污贓欵已足，如遇時局緊張，一走了之？今後各國營事業總經理出國是否須經濟部查明原因，核准後始能成行？聞胡新南又出國去了，不知是何原因？亦請孫部長詳爲答覆。

由上述胡故委員質詢，可知孫氏任經濟部長時，自身雖然清廉苦幹，但御下實在無方，今日貴爲行政院長，如果再有這種情形，將如何是好？

布里辛斯基其人其事（上）

岑啟亮

最近訪問大陸的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布里辛斯基，是研究蘇聯問題專家，其人學識淵博，個性冷酷自大，却充滿活力。在白宮中為卡達的左右手，是影響卡達外交決策最大的一人，此次訪平任務，是為毛美關係正常化全面鋪路。



在美國政治制度下，向總統參贊外交事務的主要人物屈指可數，像國務卿、國防部長、白宮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等。卡達上台後，加進副總統，少數內政幕僚，有時候還加上閣員，像財政部長之類。

不過，不管那個角度看，制訂美國外交與國防政策的中心人物還是白宮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目前在卡達手下，上通下達，舉足輕重的正是這樣的一號人物——布里辛斯基。

與往年比較不同的是，今天布氏的工作更加艱鉅，所面臨的世界局勢也比以往更加複雜。的確，經過越戰的衝擊後，美國的自信降低，許多事處理起來不再得心應手，而且內部爭議往往就很厲害。另一方面，世界由兩極走向多極，權力日益分散，國際間待協調，待決定的事情眞正層出不窮，花樣翻新。

在這種情況下，讓我們仔細端詳一下布里辛斯基，看看他有多大能耐，多少神通，應該不算浪費時間。

說起來，他的人格與作風都有好些教人覺得矛盾的地方。有時候他給人一種優雅、活力充沛的感覺，有時候又叫人感覺他的冷酷、自大。雖然他的學識淵博出了名，但有時候他的一些話，一些動作，又脫不了幾分稚氣。據接近他的人說，他的個性中富有戰鬥氣息，他喜歡辯論而不喜歡討論，偶而也會狠狠地損人幾句，有時候他可以充分表現他的耐心與善良，但有時候他又脾氣怪的令人吃驚。

外表上看來，他整個身架長相就給人有稜有角的感覺，高顴骨，尖鼻頭，拱起的眉毛，粗短後梳的頭髮，再配上嵌在窄窄眼框裏的藍眼睛，叫人一看就覺得此人精力充沛，生機暢旺。

他是一九二八年生在波蘭的一個貴族家庭。十幾歲時隨着以外交為業的父親來到加拿大，二次大戰後波蘭陷共，他們全家就留了下來，他的妻子是捷克陷共前總統的甥孫女，兩人育有三個子女，一家人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

他一些同事形容他是「貴族」。這不只是因為他的出身，而是因為他隱隱然透出一股貴族氣息。

他似乎不太容易與同事建立深厚的交誼。這或許與他一向獨來獨往，自闖天下有關，當年他由加拿大的麥吉爾大學畢業後進了哈佛研究所，取得學位後留在哈佛任教。後來他轉教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創設了「共黨事務研究所」。

不管在教書圈，還是在現在的政府裏，他總似乎與人保持距離。許多人說他在眾多大小官員中很少盟友，而且他也不曉得如何與人交結。時常自己得罪了人還渾然不覺。有的人還說，表面上他一再強調自己與國務卿萬斯及國防部長布朗「關係諧和」，但實際上，彼此摩擦爭論的事，對圈內人來說一點也不新鮮。

布里辛斯基的一個朋友解釋為什麼布氏在政府機構裏不得人緣。「他呀！太聰明了。這裏（華府）每個人都自以聰明不可一世，而他認為比別人更勝一籌。」

還有人說，他有時突然表現出稚氣未脫的樣子，頗使人手足無措，而給人的印象是他在勉強自己討好別人。有一次在他辦公室裏裏談正事，他突然拾起自己的墊背，開始在辦公室裏邊走玩往空中丟墊背的動作。訪客當時目睹這情景的感覺是，他或許是眞喜歡丟墊背玩，但他好像故意演出這一幕，好叫人知道他嚴肅的生活中也有此輕鬆的一面。

他還好像對他辦公室裏一個小電視機很有興趣。每次只要卡達總統一有任何行動，電視機就會輕響一下，然後在螢光幕上打出卡達的行止所在。布里辛斯基就是再忙，講話講的再起勁，但只要小東西一叫，他馬上三步併兩步跑過去瞧瞧。在訪客眼中，這當然完全無可厚非，因為這正表示今天的布里辛斯基是多麼重要，多麼接近權力中心的人物。

布氏的頭腦極富綜合力和創造力這點，似乎沒有人有任何疑問。本來他之有今天也是過去他寫的數不完的文章、書籍累積起來的。其實他不但想法見解十分豐富，而且表達能力也特強。他可以滔滔不絕說出一大篇，叫人深深被他的言辭所吸引，但事後仔細一想，或許又覺得他有點文勝於質。他還喜歡大胆發明新辭彙，說人之所未說。因此也有人覺得他有點虛張聲勢。

他的一個助手說，布氏有時候想得快，說得更快。譬如說，今年年初在一次電視訪問中，他竟脫口說，越南與高棉的邊界衝突是中共與蘇聯的「代理戰爭」。當時他就表示事實上沒有確實的證據支持這種說法。最近他自己解釋說：「當初我應該用代理衝突四個字，而不該用代理戰爭。」他還說：「兩個大國倒也不一定在背後推動這場戰事，不過

它們對戰事結果一定很關心。」

一九七三年時，美國總統寶座角逐還沒有任何表面跡象時，布里辛斯基是第一個在卡達身上下注的人。當時由大衞洛克斐勒發起組成「三邊委員會」，結合美國、日本、歐洲的許多律師、商人與學者，主張鞏固此三區力量爲美國未來外交政策的重心。成立時有人建議邀請一位南部州長入會。當時有人士主張拉卡達（時爲喬治亞州長）與會，也有人士主張請佛羅里達州的亞士休州長參加。最後在布里辛斯基及另外一些人的力薦下，卡達終於與美國東北部的學者名流掛上了鈎。一九七五年五月在日本開會時，卡達作了一篇自己頗引以爲榮的外交政策演說，幕後的功臣不是別人，正是當時以紐約哥大爲基地的布里辛斯基。

其實布氏有「學而優則仕」的想法已有許多年了。他很喜歡散發自己的著作，他的門對一些需要智囊的政客也永遠是敞開的，一九六六年至六八年，他在國務院担任政策設計人員。一九六八年又協助韓福瑞問鼎白宮。後來韓福瑞、傑克遜、孟德爾、小甘迺迪等人都借重過他的長才。

在平常政務繁冗的政客前推銷自己，布氏有旁人不及之處。他能用肯定的口氣，堅定的姿態，繁事化簡，條理分明地縱論天下大勢。他不像許多同樣滿腹經論的人談起事來留下太多的問號與太多的「待考」。卡達的助手說，每次聽布氏開口，都會覺得他不但天下大勢瞭然於胸，而且能夠提出很清楚而中肯的政策建議。基辛格當年有一次午餐會時，就會半開玩笑地向布氏說：「老布，你蠻喜歡我這份差事吧！」

說到他做事的作風，許多圈內人都喜歡用「衝動」兩個字來形容。他自己手下就說，有時候老布下達什麼指令，他們會先按兵不動，然後再想辦法叫他收回成命。基本上，他是想做事肯做事的人，卡達剛好也是這樣的一個人。所以有時候兩人在晨會裏一有決定，立刻下紙條。這時候接到紙條的人最好不要馬上行動。國務院一名十分熟悉內情的高級官員就說：「老布總喜歡很快地行動。」

還有人說，布里辛斯基喜歡表示他的——及美國的——強硬作風，特別是對蘇聯的強硬態度。一個官員說：「他每次第一個反應都帶有反蘇氣息，可是幾經討論修正，他又會修正最初的意見。這是他的長處，但這樣一來，有沒有討論斟酌的時間，就變成政策制訂很重要的因素。」

他的手下也說，布氏不是一個固執己見的人。「只要你能說服他，他一定聽你的」他們說，布里辛斯基不介意反對的意見。有時候卡達與他都作了決定，但事後他自己改變想法，又會想盡辦法去說服卡達。

「現政府中最能把事情做好的人就是他，但最可能把事情搞砸的也是他。」一名外交官員這樣說。他解釋說，布氏最富創意，最具慧眼，但也最可能犯判斷上的錯誤。

許多人說，固然布里辛斯基、萬斯、布朗三人都是卡達的愛將，他們彼比間也常見面，常通電話。但論與卡達見面論事的時間長短，其他兩人絕比不上布氏。而他雖然有義務表達及綜合其他人的意見，但他也會毫不猶豫地表示自己的許多看法。

說到這裏，或許有必要給「國家安全會議」作個素描。

現在的「國家安全會議」是在一九四七年成立的。本來由於國與國間的接觸越來越多，除原來的國務院外，許多部會都多多少少牽涉一點外交事務。爲了避免政出多門的弊端，當初遂設立此一會議作爲協調各部門有關外交與安全事務的意見。

依規定，會議中包括正副總統、國務卿及國防部長。可列席的有中央情報局局長及三軍首長聯席會議主席。此外，如財政部長、經濟顧問委員會、白宮預算管理局長、武器管制及裁軍署長也可以因事列席。後來因總統做法不同，國家安全會議的地位也有了不同。譬如說，艾森豪時代，國務卿杜勒斯權傾一時，而尼克遜時代，基辛格最出風頭。

在功能上，國家安全會議本是協調部會，參贊總統的一個機構。但漸漸地它本身的幕僚在國家安全顧問領導下形成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

照說，安全顧問身負三責：向總統綜合報告各部會意見，作爲總統的外交政策私人顧問，並協調外交軍事政策的擬訂及執行。依布里辛斯基自己的說法，他是「綜合、協調、分析的人，也是推進的人。」但許多人認爲他綜合者少，推進者多。

「國家安全會議」內部又分爲兩類不同的委員會。一類是「政策審查委員會」，處理的是某部會轄下的事務。如中東、遠東、南非等。另一類是「特別協調委員會」，處理的是如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等牽涉數個部會的事務。在基辛格主持時，他幾乎一身兼任所有委員會的主席。現在則分別由布氏、萬斯、布朗等主持。

在「國家安全會議」編制中的幕僚，約有卅人。其工作有按地區分，如中東、南美洲等，有按功能分，如國防、情報等，也有最近布氏創制的所謂「全球問題」（如人權、核子散擴）、「南北問題」（如經濟分配問題）部門。

從各個單位送到國家安全委員會人員手中的文件堆積如山，那些都是用電話、備忘錄或開會的方式與政府各部門之間保持聯繫取得。一位國務院官員估計，從國務院送往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情報，實際上也就是萬斯布里辛斯基的情報不到百分之五。即使如此，國家安全委員會人員研讀這些國務院收到的情報報告，根本沒有足夠時間。一位該會人員最近說：「我把我所有的時間都用在一個地區上，結果我覺得也只能就我應該了解草草的過目一小部份。每天送進我辦公室的報告至少有二、三百件。我得找出那些是布里辛斯基和卡達總統必需要知道的。」布里辛斯基的一位助手估計，布里辛斯基辦公桌上每天約有三百五十頁文件及報告，其中四分之一要再呈送卡達總統核閱。政府各單位有關國家安全事務的備忘錄，是經由布里辛斯基送呈總統，布里辛斯基在這類文件或報告的上面要加上他自己的意見，這是其他單位看不到的。國務院的一名官員說：「如果我在白宮工作，我才不會分門別類那樣細做，那會花費太多時間。」但這項備忘錄具有重大權力，國家安全委員會人在國務院及國防部的報告上加註意見。此外，萬斯國務卿在每天黃昏有報告直接送卡達總統，這項報告布里辛斯基稍後也看得到。

日本虛構事實向美國詐騙釣魚台

沙學浚

釣魚台是中國的領土，日本竟派遣軍艦馳往現場監視中共漁船，而中共居然不敢提出絲毫抗議，反而卑躬屈膝，低聲下氣說聲「誤會」了事，充份暴露出其賣國本質。其實，日本企圖吞佔釣魚台，早已處心積慮，遠在一九六九年，日本便在釣魚台列嶼各島樹立界碑，復又虛構文件向美國施行詐騙，要美國承認日本對釣魚台列嶼的主權要求。

對於一項爭端，任一有關方面，如有理由，應提出理由，不應虛構事實，如果一方虛構事實，即證明他沒有理由。

一九六八年開始發生了釣魚台列嶼（日本稱爲尖閣列島）主權的爭端，各方知道釣魚台列島，由中國人「原始發現」，予以命名，先用作中國、琉球間的航海指標，近世是台灣漁民捕魚區，六百多年以來是中國的領土。

發現石油．日本垂涎

下列兩事，引發了日本爭奪釣魚台列嶼，並由釣魚台列嶼爭取東海大陸礁層之野心：（一）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中華民國中國石油公司與美國四家石油公司訂立合約，採勘開採包括釣魚台海域的石油，（二）同年十月，聯合國亞洲經濟開發委員會調查研究報告說釣魚台海域有油田。日本控制下的琉球政府，首先於一九六九年五月九日在釣魚台列嶼各島，樹立界碑（日本稱爲國標或標柱）。復準備下列包含了虛構事實的文件，向美國施行詐騙，要美國承認日本對釣魚台列嶼的主權要求。

琉球東京．虛構資料

（一）琉球政府於一九七〇年九月十日發表「尖閣列島主權及大陸礁層資源開發主權之主張」，東京各報十一日都以第一版頭題地位刊出，朝日新聞的標題，是「琉球政府尖閣列島領有宣言」。琉球政府「主張」的內容，主要包括四點，以第二點陳述爲最重要：「明治二十八年一月十四日（日本）內閣會議決定，並於二十九年四月一日發表第十三號勅令，將尖閣列島定爲冲繩縣八重山郡石垣村」。

（二）「冲繩季刊」是日本「南方同胞援護會」的機關刊物，其五十六號定爲「尖閣列島特集」，於一九七一年在東京出版，共三百四十頁，資料豐富，並附地圖多幅和照片多幀。在其二百五十頁的「尖閣列島年表」上，有下列陳述：

「明治二十九年四月一日第十三勅令規定冲繩縣施行郡制，冲繩縣知事，乃將尖閣列島列入八重山郡，指定爲國有地。（魚釣島、久場島、南小島、北小島）」（按明治二十九年，即西元一八九六年，馬關條約訂立後一年。）

四月一日．無十三號勅令

上述兩則陳述的共同部份，也是最重要的部份都是虛構事實，分三點說明於後。

（一）「四月一日第十三號勅令」，根本不存在，筆者於一九七二年春間，曾託旅居東京的朋友，到各大圖書館查閱此一勅令原件，以便影印。據告：日本內閣官員報局明治二十九年的「官報」，都被借出了，因而查不到。後託華盛頓的朋友，到美國國會圖書館，查閱此年官報，據告：

一、找不到「明治廿九年四月一日的第十三號勅令」，但四月一日這一天，有四個勅令，編號及其內容是第一一三號，侍從武官官制，第一一四號，炮兵方面條例，第一一五號，（日本本土）郡市警察區域，第一一六號，台灣總督府軍務局官制，都與尖閣列島，無絲毫關係。

二、查出官報第三千八百〇四號，有第十三號勅令，日期不是四月一日，而是三月五日，因其與冲繩有關，寄來影印本一份。（見圖）

從三月五日到四月一日，共計廿八日。廿八日以內，不可能有兩個第十三號勅令。三月五日第十三號勅令的存在，也可證明四月一日第十三號勅令的不存在，這是日本虛構事實第一項。

七十三年後才樹標

（二）尖閣列島根本沒有編入冲繩縣八重山郡，附印官報上欄，三月五日第十三號勅令內容，關於冲繩縣郡編制。「第一條」列舉了五個郡，每一郡之下列舉了所管轄的島嶼。

第五個郡是「八重山郡」，此郡之下只列「八重山羣島」，未列「尖閣列島」，足以證明「尖閣列島列入八重山郡」是一謊言。

如果一八九六年日本確會將尖閣列島編入冲繩縣八重山郡，一定會在當時向日本國內及國外宣告

官報

第三千八百四號　明治二十九年三月七日　土曜日　內閣官報局

○勅令

朕沖繩縣ノ郡編制ニ關スル件ヲ裁可シ茲ニ之ヲ公布セシム

御名　御璽

明治二十九年三月五日

內閣總理大臣　侯爵伊藤博文
內務大臣　芳川顯正

勅令第十三號

第一條　那覇首里兩區ノ區域ヲ除ク外沖繩縣ヲ盡シテ左ノ五郡トス

島尻郡　島尻各間切久米島慶良間諸島渡名喜島粟國島伊平屋諸島鳥島及大東島
中頭郡　中頭各間切
國頭郡　國頭各間切及伊江島
宮古郡　宮古諸島
八重山郡　八重山諸島

第二條　郡ノ境界若クハ名稱ヲ變更スルコトヲ要スルトキハ內務大臣之ヲ定ム

附則

第三條　本令施行ノ時期ハ內務大臣之ヲ定ム

朕沖繩縣郡區職員及島廳職員ニ關スル件ヲ裁可シ茲ニ之ヲ公布セシム

御名　御璽

明治二十九年三月五日

內閣總理大臣　侯爵伊藤博文
內務大臣　芳川顯正

勅令第十四號

第一條　沖繩縣島尻中頭國頭ノ各郡ニ郡長一人及郡書記若干人ヲ置ク
第二條　沖繩縣宮古八重山ノ各郡ニ島司一人及島廳書記若干人ヲ置ク
第三條　沖繩縣那覇首里ノ各區ニ區長及區書記若干人ヲ置キ那覇區長ハ島尻郡長ヲ以テ之ニ充テ首里區長ハ中頭郡長ヲ以テ之ニ充ツ
第四條　地方官官制中郡長ニ關スル規程ハ區長ニ適用シ郡書記ニ關スル規程ハ區書記ニ適用ス
第五條　沖繩縣郡區書記ノ定員ハ沖繩縣判任官ノ定員內ニ於テ知事之ヲ定ム

附則

第六條　本令施行ノ時期ハ內務大臣之ヲ定ム

朕地方官官制中改正ノ件ヲ裁可シ茲ニ之ヲ公布セシム

御名　御璽

明治二十九年三月五日

八五

官報　第三八〇四號　明治二十九年三月七日

尖閣列島的經度緯度、命名、管轄關係及有關事項，但日本並沒有做這樣的宣告。（按日本一八九一年將琉璜羣島編入小笠原羣島，一九〇五年將竹島（靠近韓國）編入隱岐島管轄，均曾這樣做。）

在日本政府及地方政府宣佈編入的同時，有關縣政府奉命在這個新領土上樹立界碑。琉球政府直到一九六九年五月九日才在釣魚台列嶼各島樹立水泥標柱，比一八九六年遲了七十二年之久。這等於嬰兒出生後不報戶口，等他長到七十二歲時才報戶口，眞是幼稚可笑。日本即使將釣魚台列島編入琉球，在國際法上都不會有效，何況他沒有這樣做，這是日本虛構事實的第二項。

一九〇〇才稱尖閣列島

（三）一八九六年根本沒有尖閣列島名稱。

上述兩項文件都提到「尖閣列島」。此一名稱是沖繩師範學校教師黑岩垣於一九〇〇年命名的，他說：

「此列島（按指尖閣列島）迄無總括的名稱，爲了減少地理學上的不便，余乃新設尖閣列島之名稱。（井上淸著『尖閣列島（釣魚諸島）之歷史的解明』東京，一九七二年，七十五頁）『尖閣列島特集』四十六頁也提及此點。足以證明一八九六年還不會有『尖閣列島』這一名稱，這是日本虛構事實的第三項。

憑著『明治二十九年四月一日第十三號勅令』這些虛構事實，日本政府達到了利用詐騙方法爭取到釣魚台列嶼的目的。對內他使日本人相信所謂『尖閣列島』是沖繩的一部份，因而是日本的領土。日本的詐騙手法對外以美國爲對象，其英文資料內容，筆者雖無從閱及，相信上述虛構事實必定包括在內，且列爲最重要的部份。

美國曾被日本詐騙

美國政府被日本詐騙的效果，十分顯著。下列兩則報導，說明美國政府的意見，和日本政府完全相同：

「美國駐日大使館發言人說：『他們認爲接近台灣的尖閣列島，乃是琉球羣島的一部份，並將定期歸還日本』。」（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合眾國際社東京電）美國國務院一九七〇年九月十日發表見解，指出尖閣列島的主權屬於日本。」（日本時事社九月九日華盛頓電）

八個月以後，美國政府的態度有些改變，不堅持釣魚台列嶼，是琉球羣島的一部份。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國務院代理助理國務卿威廉布萊，曾代表尼克遜總統，致函中國留美學人，表明美國對釣魚台問題的態度。茲將其重要的部份，抄錄如下：

「依一九五一年對日和約第三條，美國取得北緯廿九度以南「南西羣島」的行政權。這項條約，一般了解爲包含尖閣列島。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尖閣列島在日本行政之下，和約未曾明文提及這個列島」。

一九六九年，尼克遜總統與佐藤首相協議的結果，美國將於一九七二年，將其依和約取得之南西羣島行政權歸還日本。然後日本將取得任何原來在行政權未移轉前所享有的權利。我們認爲對尖閣列島所有權的任何不同主張，均爲當事國所應彼此解決的事項。」

大陸工農業生產積重難返

陸俠

一九五七年，中共掀起工農業「大躍進」運動，毛澤東誇稱在「十五年內趕上英國」，結果「三面紅旗」失敗，工農業生產每下愈況。現在華國鋒對工農業的發展，又提出「八年等於過去廿八年的總和」，但以目前大陸的工農業生產，在內鬥、天災、人禍下，不斷衰退，根本無可能。毛華的空話，眞有異曲同工之妙。

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澤東在延安發表「整頓三風」的報告，其中有關「黨八股」的罪狀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裝腔作勢，藉以嚇人；無的放矢，不看對象；語言無味，像個癟三；甲乙丙丁，開中藥舖，不負責任，到處害人；流毒全黨，妨害革命；傳揚出去，禍國殃民」。

假話成風流毒「全國」

毛澤東列舉共產黨內的罪狀，因此而排斥了「國際派」及「紅四方面軍的舊幹部」（按：即張國燾勢力），及反毛的知識分子。事隔三十四年後，去（一九七七）年十月，中共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又一連好幾天以長篇累牘的篇幅，重提毛澤東當年的老話，並且肯定認爲它的內部作假成風，「流毒全國」，而必須予以揭批；中共這兩報之如此大事舖張，目的雖然是師承毛當年的故技，作爲誅除異己的一種手段，但是，無可否認的是：中共這個「黨」的特質，是以說假作爲其統治的基礎的，領導階層以「反對說假」作幌子，表示祗有出於他的口才是眞的，其他的都是假；但眞相是不是這樣？按理說：毛在三十多年前反對說假，而二十多年來中共又以「毛澤東思想」作爲「領導綱要」，自不應再假才對，但事實上，中共的報刊又明明指出由中央「中央到地方」，都作假成風，可見中共的「黨員同志」之間，都是弄假成風，不是中共的「黨員同志」，就更不能把他們的假話當眞了。

是眞？是假？下面有兩段話可以比較：

一九五七年冬，中共在「全民整風運動」中的「整改階段」，開展「反保守浪費運動」，毛澤東誇稱「在十五年內趕上英國」，並大修水利和土法煉鋼等羣眾運動，是中共「三面紅旗」中的「大躍進」。但是，二十年下來，中共不但沒有「趕上英國」，反之，生產却每下愈況，糧食、電力、鋼鐵……，樣樣銳減，不但不能達到中共誇稱的「趕上英國」，成爲出口的貿易「國」，連自給自足都不可能，這是毛澤東的空頭支票，說假話。

空話連篇言之無物

今年三月初，中共「黨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在向「五屆人大」提出報告時，又說大話了：「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五年，（中共的）工業每年將增長百分之十，而農產則增加百分之四至五。至一九八五年，鋼產將爲六千萬噸，而穀類的產量將爲四億噸。在（今後）這八年內，主要工業的總產量將超過二十八年的總和」。如果照華的這個說法能變成爲事實，全世界的人都得向他肅然致敬，因爲他似乎比毛澤東更能幹，比全世界的每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都更能幹，甚至比魔術師變戲法騙小孩[illegible]更能令人目眩神迷。

我如此說，並不是作者的主觀成見，故意輕視華國鋒和他的領導階層，而是因爲華國鋒在自侮，自侮然後人侮之，在「政治領導」上，毛澤東說「十五年內趕上英國」的時候，毛的聲望正如日中天，中共的整個「黨」、「政」各部門，都尙迷服在毛澤東的神話中，共幹、知識分子、青年、工、農，都誤以爲毛的話是可信的，因此，大陸上確曾轟轟鬧鬧了一個時期，連英國的許多經濟學家，當時也誤以爲可能，但是，兩年不到，魔術拆穿，英國的科學家都大呼上當。中共的領導階層，也斷定毛的「三面紅旗」是「左傾冒進主義」，而逼他由「國家主席」退居第二綫，自此毛的「領導地位」，即一蹶不振，後來在一九六六年起，毛澤東雖以各種方法，發動「文化大革命」，奪回了一部份的權力，但是，始終是「大權旁落」，中共的「黨」的領導，也被分了屍；以毛澤東當年氣燄正盛，「萬民翕服」，印尼、緬甸許多的歸僑，被騙挾着龐大的資金「建設偉大的祖國」之時，尙且達不到，弄得人人造反，今天中共「中央」的領導，祗是由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三大派閥維持「三狼爭食」的局面，與毛澤東當年眞不可同日而語，加以今天大陸上的許多（絕對多數）知識分子，在各種不同罪名、各種不同路綫的鬥爭下被汚辱、被下放牛棚、被送勞改的折磨下，中共即使想恢復他們的尊嚴，利用他們的剩餘價值，但他們又有多少剩餘價值可以利用？要達成華國鋒「八年等於過去廿八年的總和」，又要費這些「回朝」的知識分子的多少心力？他們在「十年當農」之後，他們的知識還殘存多少？十一年來，中共教育解體之後，現在雖然重整，但是，僅以工業部份所需的中、高級技工，中共在今後八年內，每年能訓

還多少？照華國鋒的說法，從今（一九七八）年起，它的工業就要年增長率達到百分之十，現在就以工業之母的鋼鐵為例，來看看中共「五屆人大」的神話，八年能不能達到六千萬噸。

鋼產不能突破困境

照中共「國務院副總理」余秋里去年向中共「四屆人大常委會」提出的報告，中共近六年來每年的鋼鐵總產量，只是徘徊在二千一百萬噸至二千三百萬噸之間，始終未能突破，因此，多年來一直要倚賴進口，來維持或補充它的損耗，下面是中共進口日本（最大宗）、英國、比利時、西德、澳洲、印度的鋼鐵統計：

一九七二年：進口二二五〇萬噸。
一九七三年：進口三一〇〇萬噸。
一九七四年：進口三〇〇〇萬噸。
一九七五年：進口四〇〇〇萬噸。
一九七六年：進口四五〇〇萬噸。
一九七七年：進口八九〇〇萬噸。

以上六年進口二、六〇〇萬噸，六年平均每年的進口約需四三三萬噸。由此可見，按照華國鋒在「五屆人大」的報告，「工業每年的增長率為百分之十」，即使以中共過去的最高生產量二千三百萬噸作基數，八年也只能達到四千五百萬噸左右，距離六千萬噸的支票，還差一大截，何況，任何工業的發展，均有其一定的因素，資源也有一定的限度，像人才（基礎科學的教育、高、中、低級技術人才的培養）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機器設備的裝置，動力（電力、煤炭）等等的配合，都缺一不可，中共從去年底開始，雖然大力朝着這個方向去行，但百廢待舉，一面卻又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紅旗」前進，這豈不等於一個帶着枷鎖的人想跑步？再用勁，速度也必是有限的，過去二十八年來，毛澤東舉着他自己的「思想紅旗」、「四人帮」（包括背叛四人帮的華國鋒），也會高舉「毛澤東的思想紅旗」，但都未能突破範圍，目前雖因「走資派」鄧小平的死力推動，在最近一兩年內會有一些進展，但最多也只能不依賴進口而達到目前的需要量二千六百萬噸左右，如果仍維持鋼鐵的進口，以中共今天外滙短絀的情形判斷，中共要想在工業上每年成長百分之十，以八年的時間達成廿八年來的總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輸入機器原封未動

這裏面有一個重要的，但也常常為人所忽視的因素：中共目前所使用的機器，大部份是國民政府當年由大陸撤退遺留下來的，一部份是中蘇共未交惡前蘇聯協建的，少部份是中共向他國購置的，據統計，由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七年，中共向海外進口的成套工業機器輸入，總計為一一四套，但中共自己又透露，其中一九七五、七六年輸入的工廠成套設備二十六套，因為政治因素或缺乏使用的人才，仍原封裝在箱內；舊的已過時，新的不會用，這本來已經夠困難了，而外滙的短缺，更是致命傷，一九七六年底，中共雖然偷運了八十點三噸黃金，在倫敦拍賣，以支付它的近期外債欠欵，但是，仍無補於它外滙的短缺，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拉第，在去年十月份的「亞洲郵訊」上為文指出，「僅在一九七四與七五年的兩年內，中共的對外貿易逆差即達十五億美元」，毛澤東思想教條原是侈言自給自足，但由於農業減產，無法自足，每年耗在進口糧食的外滙，不在少數，因此，也就相對的減少了工業所需的機器的進口。

大誇農業卻靠進口

農、工業的生產，在中共的經濟中，各佔一半，「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這是毛澤東的教條，「五屆人大」後中共仍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紅旗」，可見它的政策不管如何?，乃是不會大變的；根據中共的說法，及世界各方面的評估，小[illegible]區為例，每一單位面積平均，日本二千七百九十八公[illegible]四百二十四公斤，蘇聯為一千四百零六公斤，中共僅為[illegible]米的產量，美國為四、九六八公斤，中華民國為三、四五〇公斤、中共為二、〇七三公斤；由此而知，中共年年誇稱其農業成長，但在單位生產面積的數量上，即知其似較任何地區都低很多，而六年來，中共雖基於國際統戰的因素，輸出一部份糧食至香港、日本等地，使人誤以為它的糧食增產，但卻要從澳洲、加拿大、紐西蘭、美國等地進口大批的糧食，六年來的進出口比較，淨進口高達四、一八〇萬噸，其實際數字如下：（數字下均為萬噸）

年份	進口	出口	淨進口
一九七二	八五四	一〇〇	七五四
一九七三	一、二五一	一〇〇	一、一五一
一九七四	七八〇	九〇	六九〇
一九七五	三六〇	七〇	二九〇
一九七六	二三〇	五〇	一八〇
一九七七	一、一八〇	六五	一、一一五

上表總進口為四、六五五萬噸，出口為四七五萬噸，淨進口為四、一八〇萬噸，糧食不足的嚴重性，余秋里在去年的報告中，已很明白指出，大陸人民過去及目前一直處在配給的飢餓中，尚且如此短拙，「五屆人大」許願「有計劃、按比例，高速度地發展國民經濟」，這就像二十年前毛澤東說：「十五年內趕上英國」一樣，不着邊際，遙遙無期。

中共黨人很懂得騙道，由毛澤東到華國鋒，都可以信口開河的騙，今後八年，肯定中共不能在農、工業的生產上達到過去二十八年的總和，也可以肯定三十多年前毛澤東所說的：「不負責任，到處害人」、「傳揚出去，禍國殃民」是事實。

時事評論

對金禧學潮應探本尋源

徐達文

偏激輿論與叛逆情緒

金禧學潮的發生和演變，確成為引起香港市民觸目的教育問題與社會問題。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和看法，由於各人的思想觀念、立場觀點，以致目的作用的不同，故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不同的結論與不同的立論。本來，存在着歧見，引起了爭論，是一種民意的表達與言論的自由。但表達與自由，必須在維護民主與法治的基礎上，必須在澄淸事實與眞相的前提下，始能稱作為客觀負責，中立公正的態度。否則，只是附和了一些偏激的輿論與叛逆的情緒，以示「民主的覺醒」及「進步的表現」，正因為有些人存有不滿現實的潛意識及對抗官府的老觀念，於是在一切問題上，發生了某些請願事件與抗議行動，就不分皂白與不理後果地去盲目支持與公開附和。

近個月來，香港社會因為金禧一撮鬧事師生的罷課示威與靜坐抗議，而將一間學校的教育問題而轉化為整個香港為之注視的社會問題，確是令人深感遺憾與憂慮的。造成這種轉化，一撮別有用心的教育界人士，固然是始作俑者，而一些懷有偏見的傳播界人士，也負起一部分責任。正因為他們為了爭取收視率及刺激銷報數，才會將公開鬧事的少數人的主見，誇大為沉默的大數人的意見，將遵守校規及維護法治，曲解為束縛自由及扼殺教育，將政府決策與主教決定，醜化為壓制民主及剝奪人權。

這種只看表象，不看實質，只重一撮，不重多數，只顧目前，不顧長遠的做法和看法，其結果，只有加深鴻溝，擴大誤會。

設立調委會探本尋源

故政府特別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去詳細調查金禧學潮的始末經過及影响效果，是有好處的，正如該委員會負責人所表示，「我們有興趣聽取任何人士之意見，我們大部分工作，在若干程度上有賴市民向我們表達之意見，而我們當然希望得到的資料越多越好」。「根據本委員的職權範圍，我們能夠探本尋源，並對所有與此事有關的事實加以查究。我們正打算做到此點」，「委員會感到有責任先對事實眞相進行深入及徹底調查，然後才建議採取何等措施，以防將來發生類似問題。」事實上，只有關心香港安定及香港教育的人士，不是附和表面的現象，而是重視事實的眞相，而是探求事件的起因，這種深入及徹底調查，才是對金禧奉公守法的絕大多數師生，以致香港整個教育前途負責任的正確態度。

小撮師生害群之馬

可是有些人士，發表聲明「反對封校」及「支持復校」的「理由」，是為了「金禧學生」的「學業前途」，但他們不是不知道，就是故意不知道妨碍金禧教學的正常發展及危害金禧學生的學業前途，正是一撮別有用心的教師，利用他們的職業身份與教師尊嚴，去煽動學生、鼓動學潮，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正因為金禧中學在一撮滋事師生的一再鬧事造反下，使到校規無法執行，教學無法開展。

任何一位有常識的人士都知道，國有國法，族有族規。故所有學校，都有它們的校規校紀，必須由就讀的學生及就教的教師，去遵守。金禧一撮師生公然破壞校規，並將他們的造反行動帶到香港街頭，帶到主教府前，帶到港督府外，致無故曠課及擅自離職，這種做法，經已與教師職業道德及學生應有身份，完全違背。

教署決定絕對正確

在金禧中學仍然無法開展教學活動的確切情況下，教署斷然採取封校決定，並適當安排中一學生上課，是完全必要的。而教育司署，並根據實際情況，再安排三個就學登記中心，協助中二至中四學生找尋臨時學位，以便在本學期所餘的幾個月內繼續學業，也說明教署對金禧學生學業的重視。但一撮別有用心的教師，在某些一貫搞學運的大專學生串連下，策動金禧四百名學生前往中大「補課」，這種行動，明顯是一種變相對抗教署的做法。

整個金禧事件的發生和發展，確暴露了香港學校及香港學生存在了不少問題，值得港府當局及社會人士加以重視。因此，探本尋源，去徹查眞相，去注視影响，以防止將來發生類似問題，才是當務之急。

南京「李一哲」式大字報

秦明

大陸青年的怒吼！表明在大陸最近出現一本名爲「十個爲甚麼」的小冊子，這小冊由「南京海員學校理論學習組」署名，裏面是該組向「黨中央」所提出的十個問題。不但寫得義正詞嚴，擲地有聲，而且有血有淚，道盡了中共的殘暴，和大陸知識青年的心聲。這篇代表了大陸知青正義吼聲的小冊子，是繼李一哲的大字報和天安門的反共詩以來的又一歷史性文獻；値得每一個具有血性良知的中華兒女閱讀傳誦。

一、爲甚麼我們不顧國家體制，在召開的五屆人大中竟然沒有恢復設置國家主席，結果墮落爲反革命修正主義，那麼林彪担任過黨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長，以及「四人帮」的王、張、江、姚竊取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是否也一律取消這些職務，以免除後患呢？

二、爲甚麼在粉碎了「四人帮」一年多以來，我們亟須建立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仍然遙遙無期？今天我們整個領導階層無論中央或地方所屬的機關、企業、廠礦、學校、帮派的揪鬥砍殺從未緩和。派性的武鬥，打砸搶的無政府恐怖活動，更遍及城鄉，並且越演越烈。使我們不得不懷疑，在共產主義的土壤裏，能不能產生安定團結和民主法制的準繩？

三、爲甚麼每一次的政治路綫鬥爭中，自稱爲正確路綫的一方，是存在尋仇報復的心理，用火紅的眼睛和鐵板一樣的態度對待異己份子！今天一個明顯的對照是，所有老帥「回營」、老幹「歸位」，曾是一度噹噹響的革命幹部卻被一桿子趕絕。老中青三結合已變成一句空話。這種只許自己封爲「革命」而不允許別人革命，同趙家莊的趙老太爺的惡劣作風，又有甚麼不同。

四、爲甚麼「抓綱治國」越抓越亂？這一問題關鍵在以甚麼爲「綱」！如果以「階級鬥爭」爲「綱」，就是以鎮壓屠殺人民爲「綱」。那就必然求治反亂，終至滅亡。「四人帮」事件以後，全國各地被株連濫殺的無辜，少說也有幾十萬了。這除了種下冤冤相報的砍殺禍根和充份暴露了當權派的殘暴無能，更甚於「四人帮」之外，更嚴重的是在全世界都重視人權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由於帮派和個人鬥爭的驅使，竟不斷創下屠殺的空前紀錄。試問在國際人士的心目中，中國算是一個甚麼國家？

五、爲甚麼有人借口反「四人帮」昇官發迹，而廣大上山下鄉的知青，受「四人帮」毒害最深，反而要求平反有罪？那些被「四人帮」打成「反革命」，或在一九七〇年後被強迫「疏散」到邊彊勞改的知青返回城市的，也要以「現行反革命」論處？難道批鬥「四人帮」就只許你們大官老爺們翻案分贓，不許羣眾和青年伸冤平反？

六、爲甚麼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所有新生事物之後，卻硬要留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一條臭尾巴？甚至凡是反對和不滿上山下鄉的，都要以「反革命」論處？這種把「四人帮」變相勞改的奴役枷鎖，強加在全國知青的身上，還能夠說是肅清「四人帮」的遺毒嗎？

七、爲甚麼在教育上採取兩極化的不合措施？一方面容許未經勞動實踐的現屆高中畢業生考大學，一方面對各條生產戰綫上有勞動實踐經驗的知青報考大學，卻設下重重限制？一方面攪甚麼「重點」學校培養精神貴族，一方面又保留和繼續發展「五、七大學」、「七、二一大學」、「共大」這些不倫不類的學制，給知識份子、工人和農民劃下了彼此歧視妒嫉的一道巨大鴻溝？

八、爲甚麼在文藝戰綫上「滿園春色、繁花似錦」始終是一句口號，而絲毫沒有實質的表現？部份作家解放了，但絕大部份在文革期間被錯誤批判而深受羣眾喜愛的古典作品和近代作品，卻不見解放？

九、爲甚麼老是脫不掉「四人帮」說謊造假、自欺欺人的積弊惡習呢？所謂「四個現代化」，「改善人民生活」之類的偉大空話，一開始就利用八億生活貧困落後的人們對這一理想的迫切願望進行投機；隨後更乾脆拿它來作爲迫使工農羣眾攪臭名昭彰的甚麼「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大幹一百天」、「苦戰三年」等勞動剝削的一個幌子。你們這樣做，難道就不怕「老黃牛」也會起來造反嗎？

十、爲甚麼要加深擴大工農生活的差距？從去年十月實行「局部工資調整」，使百分之六十職工增加了收入，但爲數七億的農民，他們要負起生產全國八億人口的糧食，提供內銷市場百分之八十、外銷市場百分之五十四的商品，和繳納全國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財政收入重担，卻仍舊實行低值工分低報酬這一條腿走路的方針？我們之所以憑自己的切身感受，提出這些問題，不外是想拼着自己擁有的一股活躍生命力，撐起幾盞理性的油燈，希望能借這微弱的星火，帶動更多的人，產生更大的力量，來促使當權派反省悔改；以衝破這漫長憂傷的黑暗，迎來自由民主的光明。至於一切的後果——開除黨籍、下放勞改、殺頭滅跡，都在所不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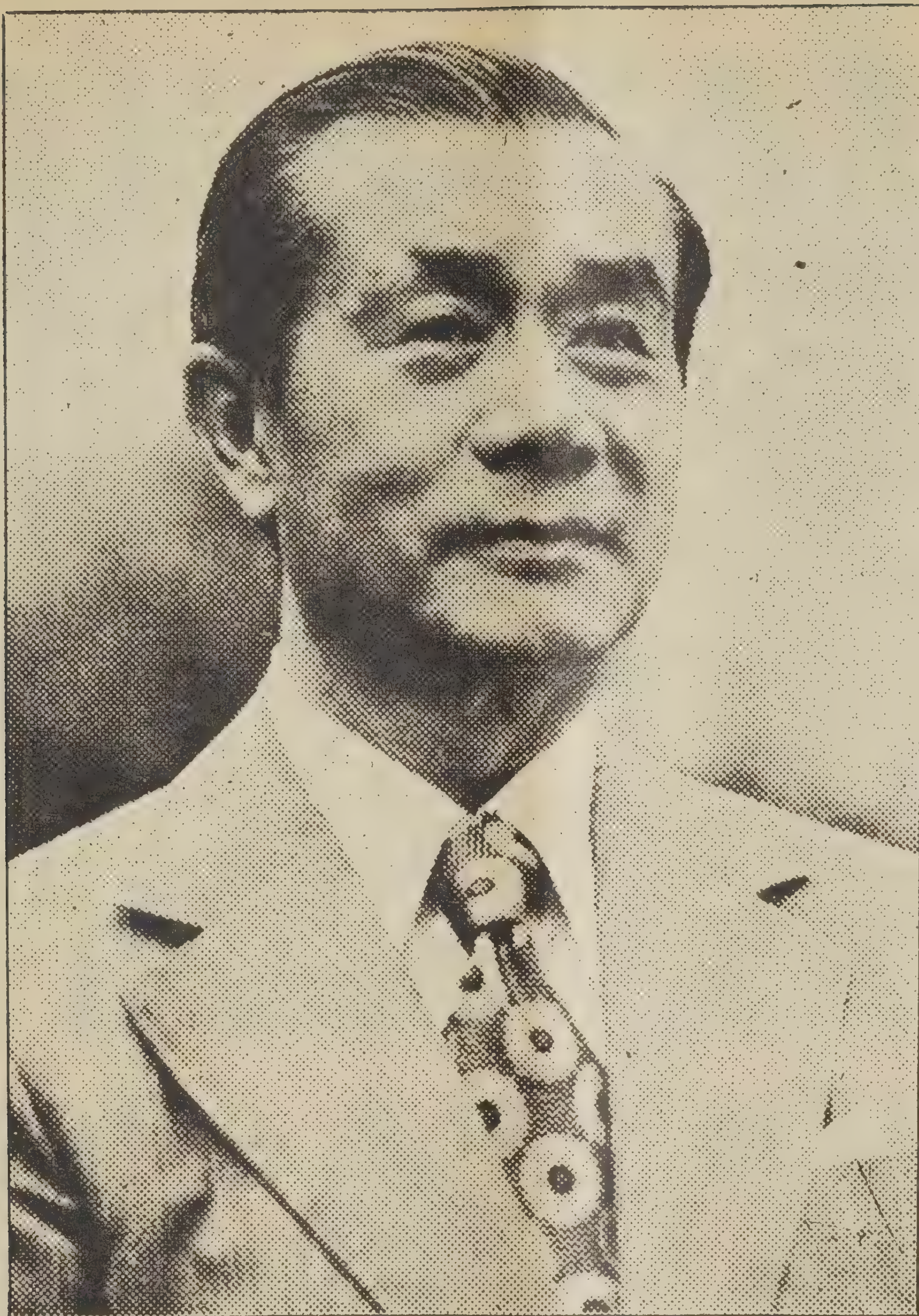
南京海員學校理論學習組



孫運璿院長的生平

張鶴松

孫運璿先生獲蔣總統提名為行政院長，大家都認為這位處事穩健踏實，待人坦誠平和、深受國內外人士推崇的我國經濟建設領導人物，在接長行政院以後，必能為當局分憂解勞，開創國家新機運。



孫運璿

孫運璿先生是山東蓬萊縣人，現年六十四歲，民國二十三年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學電機系後，參加了隴海鐵路連雲港火力發電廠工作。那是他實際參加電機工作的開始，民國二十六年加入資源委員會，首先派到湖南主建湘電廠，經他的苦心孤詣，將四千瓩的電廠完成。抗戰時，先後奉派担任靑海西寧電廠廠長及甘肅水電廠工程處主任。民國三十一年底，政府為了進行戰後重建工作，遴選年輕優秀技術人員赴美實習，孫先生膺選派赴美國著名的田納西河流開發局（TVA）工作三年，專門研究送電發電。

恢復台省電力設施

對日抗戰勝利後，台灣省剛光復，由於電力設施在二次大戰期間普遍遭受盟機的轟炸，斷壁殘垣，全省發電量祇有三萬瓩，外援也沒有，孫運璿先生在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奉派接收台灣電力公司，他跟若干公司高級官員，在自力更生，刻苦奮鬥的情形下，率領台電員工和少數日籍技師，經過四年的時間，逐步將台省電力設施修復，使全省用電無缺。由於他對本省電力供應方面卓越的貢獻，在民國四十一年榮奉先總統蔣公頒給五等景星勳章。

孫運璿先生服務台電十九年，大部份工作時間是在工程方面，他跑遍了全省每一角落，那怕是深山、海邊人烟稀少的地方，祇要有台電服務人員，他都去過了。

在台電期間，孫先生的為人及工作精神，迄今台電的資深員工還是津津樂道。

當年台電高雄中洲服務所，靠海邊，交通不便

。這個服務所編制上祇有一個人。三十多歲的林淸雲，身兼主任和工人。每次暴風雨來時，全家都要出動，日以繼夜的爲用戶搶修電綫。林淸雲祇知道服務，從來沒有向人訴過苦。

暴風雨夜訪問基層

有一天，有一位訪客到林家探望，林淸雲的太太鼓足勇氣向來訪的客人訴說：生活在海邊上苦不要緊，就怕半夜裏要搶修電綫，暴風雨之夜，林淸雲一個人忙不過來，經常要他祇有十四歲的兒子去帮忙。她自己要在家裏接電話，有時候要忙到天亮，才看到父子兩個拖着疲倦的身子回來，兒子的畢業也受到影響。

這位客人就是孫運璿先生，他聽完林太太的苦衷，破例給中洲服務所增加了一個名額。

孫運璿跟台電的員工經常生活在一起，民國三十六年，他担任機電處長，有一天日月潭附近發生了山崩，有一個大水塔很深，可能發生危險，他首先冒着危險到塔底去搶修，當時激發了其他員工的勇氣，大家都跳到塔裏，不多久就搶修好了。

民國五十二年美國派了一個九人電力專家考察團，對台電公司作了一次體檢，提出的數十萬字的報告書上，對台電工程技術、財務健全倍加讚揚，並讚譽台電的經營管理。這份報告受到世界銀行的注意，推薦孫運璿先生去奈及利亞担任由世銀貸款建立的水力發電廠總經理。

婉謝奈國高薪聘請

孫先生在奈國三年。把祇有四十萬瓩的發電量，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八。使奈國最嚴重的電荒，得以解決。民國五十六年八月，三年聘期屆滿，當時不僅世界銀行要求他留下繼任，就是奈國總統也懇切挽留，但孫先生堅決辭掉高薪的禮聘，回國報效國家。奈國政府及電力公司員工，連着好幾天舉行宴會送行。一位奈國最高軍事首長在酒會中向他說：「你雖然不是中華民國派來的大使，但是做了比大使更多的事情，等我國的電力工程竣工時，一定邀你回來觀禮。」

孫先生的個性雖然不是內向，但却不喜歡應酬。自從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担任經濟部長以來，他過着忙碌而緊急的生活，每天早上六點鐘起來，便開始打八段拳，沐浴後，八點多鐘一定到達經濟部，在胆結石手術以前，中午在經濟部用餐，由家裏送去，內容很簡單，大多爲油餅、餃子、芝蔴燒餅夾肉，半個水果等，在畧爲休息後，即開始下午的工作。晚間若無公務上的應酬，一定回家吃飯。

愛古典音樂與橋牌

星期例假，祇要沒有公務工作，他一定與家人共聚。有時到近郊呼吸新鮮空氣，或者早上到小欣欣吃燒餅油條。他本來喜歡收集古典音樂唱片，但工作的忙碌中斷了這項愛好，唱片櫃中取而代之的是他孩子的熱門音樂唱片。他不反對熱門音樂，有時也會跟兒女共同欣賞，他總是盡量去接近他的孩子。

除了喜歡古典音樂，孫先生最大的嗜好是打橋牌，也是他最主要的休閒生活，他認爲打橋牌可以訓練記憶力，也可以增進人與人之間的合作。可是自從担任部長的職務後，再也沒有閒暇邀好友玩橋牌了，一年之中也祇有在年假中跟老朋友玩玩。爲了調劑生活，他偶而在極有限的時間內閱讀有關工程與技術方面的中外雜誌，也看一些輕鬆的文藝書籍。

孫運璿担任了八年八個月的經濟部長，是歷任最長的經濟部長，在這八年八個月的時間內，雖然經歷世界能源危機及國際經濟不景氣巨大衝擊，但在蔣總統於院長任內睿智領導及各方面全力配合下，適時採取因應措施，終能突破難關，使我國經濟仍能在穩定中繼續成長。

孫先在接長經濟部時，除了帶了一位主任秘書（宋家治先生）外，沒有一個人去經濟部。經濟部司處室主管均予留任，到今天爲止，經濟部所屬的國營事業，局、處、司室主管，沒有一位是所謂孫先生的人。財經圈內也都讚譽這位沒有「班底」的部長，在八年任內仍然能有那麼多的建樹。

推動經建貢獻殊多

孫運璿部長掌理經濟部八年八個月中，推動了各項重大的經濟建設，曾先後完成中鋼、核能發電及石油化學工業等重要建設計劃，並積極推動改善工業結構，策劃實施加速農村建設方案，爲國家經濟發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孫先生在經濟部長任內的貢献甚多，但是下面三件事是最值得一提的：

一、當六十二年開始籌建第三座輕油裂解工場時，民間曾極力爭取投資，反對國營。孫部長極力主張由政府投資興建，以符合工業由國家經營之民生主義原則，終經政府決定採納，而有目前之成果。如當時同意由民間經營，則石油危機發生後，勢必因受資金不繼，設備採購困難，而陷於停頓。

二、政府決定興建大鋼廠時，由於原料、市場及成本等問題，若干人士對此計劃主張緩辦，而孫部長堅決主張立即興建才有目前成果，雖仍較韓國落後二年以上，但已奠定煉鋼工業之基礎。

三、民國五十九年冬，政府爲照顧農民利益，執行低肥料價格政策，當時中美合作之慕華肥料公司美方代表不同意降低產品價格，仍主張照成本加相當利潤出售，雙方相持不下，孫部長力排衆議，終蒙政府同意以五百六十餘萬美元收購，結果在繼續經營三年內，即已將全部成本收回，目前其設備仍全能生產中，不僅貫澈了低肥料政策，且消弭了中美爭端於無形。

事母至孝伉儷情深

每一位成功者的背後均有一位完美的女性，孫部長之所以能把全付精神放在工作上面，孫夫人俞蕙萱女士的賢淑溫厚是很大的因素。孫先生伉儷事母至孝，其孝道傳爲美談。孫部長膝下有兩位男公子兩位女公子，長女孫璐西美國RUGERS州立大學化學博士，長子孫一鶴現在美國德州大學攻讀電機工程博士學位，次女孫璐筠現就讀於台大經濟系四年級，次子孫一鴻現就讀於台大土木工程學系四年級，家庭至爲美滿。

賀綠汀不願改歌詞

中共在目前，既標明了要「打倒四人帮」（毛寡婦江青及其一夥），又強調「文革」（文化大革命，毛導江演的把戲）已「勝利」結束；既承認「毛澤東思想」爲指導原則（毛在「文革」時揭櫫「反潮流」和「回井岡山」），又強調「四個現代化」和「聯美反蘇」（周恩來的戲）。所以這既是毛澤東的，又是周恩來的，既是華國鋒的，又是鄧小平的。裏頭還有葉劍英、吳德、陳錫聯、許世友一班大頭頭和稀泥。

華國鋒在「五屆人大」中說：要廿二年之後，趕上西方先進國家（怎麼分的段，沒人知道）。不過，廿多年前，毛澤東就吹過「十五年超過英國……」的牛皮。一直到現在也不知動靜如何。不過，華同時又承認了：自一九七四到七六年，「工業總產值」損失了約六百億美元；「財政收入」損失了二百四十億美元；鋼鐵損失了兩千八百萬噸。何以致此又統統歸罪于「四人帮」？眞難理解。諒必是爲了下台鞠躬而預留伏筆（天災人禍，各安天命）。要說在這樣對照情況下，能摸索出一條路來，能不說是「無導向新長征」？

所謂的「長征」，是中共在國軍五次圍剿時，被逐出了江西老巢，沿湘黔川陝西北竄，是個棄甲丟盔的「大逃亡」。三萬多人只剩下三千多人到了延安。不是八年抗戰，日本鬼子給他們喝了碗續命湯，早就灰飛烟滅了。

這時候，何以要再提「長征」？說來眞很不祥。

那要從他們舊的「國歌」談起。「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不料，若干年來八九億人不論城鄉，都在說「奴隸是當定了——有歌爲證呀！」這話，經中共各級黨軍幹普遍的一反映，認爲非改不行。首先找了賀綠汀，認爲他是現存的唯一理想人選。不料。賀一口回絕：「太老了，不堪這個重責大任」。以後，從「北京中央音樂學院」一直問到「上海音樂學院」，居然沒一人有胃口接這宗「光榮任務」。

中共在無法下台的情況下，只好自行轉寰，「徵求全國人民意見」。反映的有四百來封信（八九億人，打了一折再來個八折，也應當有五、七千萬人，只得四百封信的反映，可見大夥兒是拿什麼態度來對待這個問題了。）其中一百多封要把它毀棄，兩百多封主張必變需更歌詞。最後，就按這個「多數」通過了「改詞留曲」。

中共「新國歌」出盧之後，有人把新、舊詞一個字的，壓在玻璃板底下對比，不料却又發現了怪事：原來那句：「偉大的毛澤東，領導我們繼續長征」，對照的却是「把

胡辛王的第四任王妃

約旦王室已經宣佈，約旦國王胡辛行將娶前泛美航空公司總經理的女兒麗莎哈拉比做他的第四任王妃。這項於五月十五日發表的宣佈說，四十二歲的胡辛國王已要求現年二十六歲，年輕漂亮的美國美女麗莎哈拉比做「他的終生伴侶」，同時麗莎將改名爲露納兒胡辛王妃——即阿拉伯語「胡辛之光」之意。

當這項王室的宣佈發表數小時之後，這對即將成爲夫婦的伴侶即出現在安曼機場，迎接自摩洛哥訪問歸來的哈山親王——胡辛的弟弟。

他們的婚禮將於五月二十五日在安曼市中心的拉格淡宮舉行，過一天是約旦的獨立紀念日，因此也將按照傳統舉行盛大的遊行及慶祝儀式。

在王室發表這項宣佈前夕，哈拉比小姐的一些密友說，她曾向他們談及她與胡辛國王之間的熱情和友誼，但對於這項結婚計劃的宣佈却來得太突然了。他們認爲「整個事情發展得很自然，正如同一般所預料的一樣。」

她的父親納加布哈拉比先生，目前正在紐約經營自己的航空事業，同時也兼任約旦艾利亞航空公司的顧問，和胡辛國王相交很久。他同時也是美國國務卿萬斯的好友。

哈拉比小姐於一九七四年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並曾於華盛頓、麻薩塞州及加州就讀，由於學的是建築設計，故過去一年來，一直在安曼艾利亞航空公司做設計師。

據王室消息人士說，新娘希望跟胡辛國王的第二任王妃繆王妃一樣，改信回教。因爲胡辛乃回教始祖穆罕默德的嫡系後裔。

胡辛的第一任妻子是他的表妹，第二任即繆納王妃，她們兩人都是和胡辛以離婚來結束婚姻關係的，而第三任妻子艾利亞王后係於二年之前死於一次直昇機意外墜毀事件中。

哈拉比的家世淵源原本來自黎巴嫩，哈拉比小姐的父母已經離異，她的父親可望於五月十八或十九日抵達安曼。

王室消息人士說，這對王室夫婦婚後可能前往歐洲和美國渡蜜月。一位高級人員並且表示，這位修長、金髮碧眼的美人將從其安曼的公寓遷移到一處不易引人注目的寓邸，以避免前往安曼的記者們的打擾。

據哈拉比小姐的一位朋友說：「我想她的甯靜生活可能因這一宣佈的發表會，使她稍感不安。」

（圖爲即將成爲約旦王妃的麗莎哈拉比。）

李詩凱

骨頭要硬文章也要硬

做人骨頭要硬，做文章骨頭也要硬，前者可稱爲硬漢，後者則可稱爲「硬文章」。

這種「硬文章」，在我們當前是亟需大力提倡的，因爲放眼當前社會，軟綿綿的文章實在太多了，要不就是風花雪月，言不及義，要不就是鴛鴦蝴蝶，不知時代責任爲何物，至若雞毛蒜皮，瑣細不堪的更是比比皆是，黑格爾說得好：「人一瑣細，不足觀矣。」文章也是如此，尼采更有句名，在一切作品中他最愛「以血寫的」，所謂以血寫的，並不眞指鮮血，而是指心血之作——眞正有感而發、深思熟慮、嘔心瀝血之作！這才是有骨頭的「硬文章」〔〕若是胡謅瞎扯，拚湊成章，不是鬆垮垮的，便是軟綿綿的，這「軟文章」一旦造成風氣，劣幣驅逐良幣，那才是極大隱憂。

歌德早就說過，他最担心文人的墨汁中滲了太多水，因爲那樣就完全索然無味、渙散無力了。事實上，我們的民族精神一向就強調陽剛之美，文學精神更是一向注重雄健有力，即使在抒情文字中也處處透露出硬朗的生意與機趣，所以我們可以從一個時代的文風看出當時的氣象，如果是文風尙硬，積健爲雄，則必氣象蓬勃；如果文風尙軟，萎靡不振，則必氣象衰敗。這不是小事，是大事，値此急需振作國魂、共赴艱難之際，尤値大家戒惕注意。

論語曾謂「君子有變」，我們今天也可以說，硬文章有三變，最先是「望之儼然」，因當它主題嚴肅，深具敬事精神，絕不胡謅矇混讀者，然後「即之也親」，因爲它能切中人心，勾畫大家的心聲，表現時代的脈動，最後「聽其言也厲」，因爲它秉持文化理想，深具批判精神，所以能重估一切低俗趣味，重開恢宏文運。

準此立論，我們也可以扼要指出，硬文章有「三要一不要」，所謂三要，一要言之有物，二要發人深省，三要高尙其志，因爲這正是時下軟文章的通病——一是言之無物，二是意境索然，三是瑣細其志，我們必需對症下藥，才能激濁揚清，匡正時弊。所謂「一不要」，則是不要文筆僵硬，淪爲八股，否則人性好逸惡勞，極易墮入軟文章的誘惑，究其原因，若硬文章不夠生動亦難辭其咎。

羅家倫在抗戰時曾呼籲「強而不暴之謂美」，一時極能振作時代精神，今天我們也要呼籲「硬而不僵之謂善」，若能以此標準來判別好文章與壞文章，庶幾能振作文風，喚起國魂，儒家嘗謂「君子貴其所立者大」，今天我們更要呼籲，「文章其所立者硬」，唯有如此，還我雄風，至大至剛，才是國家之福，民族之幸！

華[illegible]



鋒則是「鞏固湖南，兩南（湖南、河南）合作」，以截斷兩廣與湖北之間的聯繫。今年五一中共未擴大紀念其勞動節，葉劍英恰於此際，耑程赴廣東「處理公務」，這些跡象顯示，由華中到華南，必有極爲強烈的內在衝突，由葉親往調處。

華鄧衝突將引發內鬥

中共在初期，其領導人完全由蘇聯指派，直到江西「蘇區」解體，毛澤東在貴州遵義會議中擠垮秦邦憲，取得黨權之後，立刻從歷代流寇史實中，悟出「槍桿子裏出政權」的道理，自兼「軍委會主席」，理論上是「黨指揮槍，」事實上他對槍的掌握，毫不放鬆，而以獨夫挾中共軍以控制一切，這從以下的事實可爲證明。過早的富田事件，AB團鬥爭等不談，即以竊據大陸之後，高崗獨霸東北，與蘇聯呼應，尾大不掉，乘史達林命中共「抗美援朝」的特殊情勢之際，由彭德懷的支持，大軍麕集東北，解決了高崗，此即所謂「高饒反黨事件」。其過程中共諱莫如深，但必以軍事爲後盾才迫使高崗下台，以致解赴北平，遭受整肅。

一九五八年毛與蘇聯交惡，大搞「三面紅旗」、「土法煉鋼」、「人民公社」一齊出籠，結果造成了大陸經濟的大崩潰，餓殍載道，廬山會議中，軍頭彭德懷首先發難，使劉少奇取毛「國家主席」而代之，於是，毛退居滬杭，處心積慮策劃運動了林彪的槍桿子出面，將劉少奇推翻，指爲「叛徒、工賊、內奸」，同時掀起的暴民運動「文化大革命」，並以「副主席」「接班人」爲交換條件，利用林彪的軍事力量，加以鎮壓。這是毛挾軍事力量鞏固統治權力的又一事例。

林彪力量日益膨脹，毛已由江青、王洪文另組「民兵」，實際其裝備較正規軍有過之無不及，同時又策動陳錫聯、汪東興的禁衛軍與特務武力，陰謀毒死林彪，全家誅殺，屍體裝機投入外蒙，這就是舉世皆知的「林彪反黨事件」。總之，數十年來，中共內部權力鬥爭，有一必然的邏輯，那就是「得槍者勝」。

華鄧的奪權鬥爭，其背景爲後面都有槍在支持，在北平，要看陳錫聯與汪東興的立場，最近「批鬥四人邦」箭頭已指向毛遠新之岳父陳錫聯（即毛的親家），但陳仍安然任其北平軍區司令員。中共人代會中，軍人代表佔了四分之一以上，由此可見，共軍的權力在如何擴張，今後中共的權力鬥爭，勢必取決於共軍的動向，而共軍各山頭派系以及民兵之間，又復充滿了矛盾。從許多跡象，大陸可能引發內戰，決非一種臆測，而有其事實根據，且甚難避免。

鄒山

馮玉祥駁馮玉祥

青冥

最近馮玉祥的「哲嗣」馮洪志在北平見到鄧小平，一定覺得很風光。我在報上看到那副神氣的咀臉，不由得想起他那個「滿面正氣」的賢父。（按：「滿面正氣」四字爲趙浩生語，正是賣國賊惜賣國賊，醜奴兒重醜奴兒。）

滿面正氣最初是個不折不扣的軍閥，後來「退而習文」，也寫過幾本書。以下先抄錄滿面正氣在「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裏所說的話：

（一）「蔣介石帶着兵從南京打到徐州，約我到徐州去……我們在站台上見了面。我看着他穿一套黃軍服，大沿軍帽，四十歲左右，五尺多高，很瘦的身體，兩個眼睛凹進去，說起話來先笑，然後就是哼哼哼。」（第二章：第一次同蔣介石見面）



抗戰時的馮玉祥

（二）「北伐軍已經到了北平，在北平西山碧雲寺祭孫總理的靈……蔣介石扶着棺材哭起來，後邊有些人在那裏罵說：『這樣才顯出他是嫡系呢，我們都不是嫡系，叫他哭罷！』果然是愈哭愈厲害，那麼多的人站在那裏等着，我覺得這種哭法不大對，我勸蔣不要再哭了，那曉得愈勸愈哭的厲害，後邊的人說：『叫他哭罷，我們走了！』這樣蔣馬上不哭了。」（第四章：我在鄭州見蔣介石）

（三）「我寫這本書的意思……爲剷除「獨裁，打倒小袁世凱，打倒希特勒第二……讓同胞知道，誰是眞正抗日，誰是假抗日，誰是背叛了孫中山先生，不實行三民主義，不實行耕者有其田。孫中山先生說：那個是國賊；蔣便說：那個是他的父親。」（緒言）

（四）「有一天晚上點鐘，在鐵道部開最高國防會議……蔣把雙手向左右一伸，大聲嚷着，雙手抖看說：『他們要抗戰，硬把國家弄到這個樣子！』……那天開會時蔣介石漲紅了臉，脖子的筋都漲起很高，那眞是把他良心窩子的話就說出來了。他要投降的情形已表現了出來很多。」（第二十三章：在南京要投降的蔣介石）。

（五）「蔣介石是一個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人。」（第二十五章：堵塞長江交通的蔣介石）

現在讓我再恭引滿面正氣在「馮玉祥將軍自傳——我的生活」及「抗戰哲學」二書裏所說的話：

（一）「我們的車子過了碭山——距徐州還有一站——遇着蔣先生親自乘着車子前來相迎（那時蔣先生爲革命軍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地位甚高，而猶如此謙下，如此周到，眞是從學養中得來……（這是我們第一次的會晤。見其豐采及談態度，無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見恨晚之情。」（自傳第三十七章：鄭州會師前後）

（二）「那天在西山碧雲寺祭靈，蔣先生謁見總理遺容，哭得不能抬頭，大家都不免百感交集，空氣又是悲壯，又是嚴肅。蔣先生哭了很久，還不停止。

我走上去如勸孝子一般，勸了多時，他始休淚。」（自傳第四十章：完成北伐）

（三）「三民主義是我們最高的信仰，現在全國已在三民主義的旗幟的下面組織起來，共同的目標和共同的努力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必須服從最高統帥的領導，在他的指示下一致努力。」（抗戰哲學第十一章：服從最高統帥的領導一致努力）

「最高統帥說的『民眾重於士兵』，也是在勉勵我們努力提倡民權，努力去實行國父的民權主義……總裁在本屆八中全會中說：『耕者有其田，雖不必一天作到，但總要向着這個

目標去做。』」（抗戰哲學第七章：抗戰勝利以後）

（四）「我們既要堅持抗戰，還要堅持團結，永遠擁護領導我們抗戰的最高統帥。日本鬼子分化毒計的一種就是宣傳所謂『打倒蔣政權』，好像說「日本敵人只有蔣委員長一個人，全國人民不必擁護蔣委員長來抗戰，但這是敵人的毒藥水，我們大家都要明白，這就是日本鬼子滅亡我們最省事的方法。」（抗戰哲學第二章：為甚麼抗戰）

（五）「最高統帥規定的持久抗戰，這是一個非常正確的戰署原則。本着這個原則努力，我們就能得到最後勝利。」（抗戰哲學第三章：怎樣抗戰）

「我所認識的蔣介石」出版較晚於「我的生活」和「抗戰哲學」二書，但也晚不了很多。「抗戰哲學」於民國三十二年出版，那時滿面正氣已和蔣總統做了十五年結拜兄弟，仍然對最高統帥推崇備至。借用滿面正氣在「我的生活」第三十七章裏所說的話：「昨天還是擁護蔣總司令，今日忽又翻臉要打倒他，究竟是甚麼道理？」

滿面正氣又說：「汪精衛的口號是『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蔣介石的口號是『和平未到絕望，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絕不輕言犧牲。』像這種矛盾曖昧不能自圓其說的文句，除了他們兩個，誰能想得出來？」（我所認識的蔣介石第十八章：西安事變『雙十二』的蔣介石。）蔣總統忍辱負重，憂民傷國的情懷，豈是滿面正氣所領悟的？「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嫉賢害能，古今一例。「矛盾曖昧不能自圖其說」的，究竟是蔣總統，還是滿面正氣？

「毛江謠言公司」應改招牌

古鶴翔

如果你有時間和地方，最好的消遣就是多讀左報和保全左報，多着左派書刊和保全左派書刊。

當然，看左派報刊和書籍時，往往使人頭昏腦脹，使人作嘔；然而，有時也頗有趣味——共黨往往猛摑自己的掌巴，有時以昨日之「我」，猛摑今日之「我」，有時就以今日之「我」，狂踢今日之「我」！

怪不得共黨不准人民保全舊報紙和舊刊物了，即使那是「新華書店」或「新華社」的電訊！

在一九七七年十月廿六日，也即「四人帮」垮台後一年，香港「大公報」的頭條新聞是一則由成都拍發的「新華社電」，這電訊說：

「在英明領袖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戰署決策指引下，四川省今年一年就改變了由於『四人帮』的干擾破壞給這裏的農業生產造成的落後局面。在金色的秋天，這個省的農村，處處豐收捷報頻傳，十分振奮人心。連同夏收在內，在全省一億畝耕地上，水稻、水麥、玉米、馬鈴薯和甘薯等糧食作物今年增產，總產量創造了歷史最高水平；棉花、油料、麻類、蠶繭、甘蔗、茶葉、烟草、水果、蔬菜等經濟作物，也項項豐收，產量都比去年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全省十九個地、市自治州和一百多個主要農業縣，出現了個個增產的喜人局面。到十月五日，全省已基本完成了全年的國家糧食徵購任務；各地社隊向國家交售的棉花，比去年同期多了一百萬担，其他經濟作物產品的交售量也都比去年多，而且交售度快。這樣，四川省在完成各項農產品徵購、收購任務上，就由過去幾年間是拖國家後腿的一個省，今年一變而為完成任務最快的省份之一。」

「新華社」繼續說：「萬惡的『四人帮』出於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却千方百計地在這裏進行干擾破壞，使這裏的農業生產遭受到嚴重損失。近兩年來，這個以往一直向國家提供大量商品糧的省，竟落得不得不由國家調進糧食來供應當地的人民羣眾。」

「新華社」跟着就說：「粉碎『四人帮』以後……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對全省農作物的布局，生產的主攻方向和增產的具體措施，都直接過問，作出指示。」「新華社」自然把功勞歸於華國鋒和趙紫陽。

可惜的是，這則「新華社電」，竟然被今年的外國電訊揭了底：一向有「天府之國」美譽的四川省，在中共統治下，工農業生產已極度萎縮，並且要從外地輸入糧食。四川農業的落後，十分顯著，農人幾乎樣樣工作都必須自已動手，而很難得用畜牲代勞。不要說拖拉機，甚至犁田的水牛也沒有。一九七七年，中國大陸的農產比瀕臨「崩潰邊緣」的一九七六年更少，以至必須向美、澳、加等國大量購糧。

如果單純外國人掌摑「新華社」，那還不打緊；如果昨日的「新華社」掌摑今日的「新華社」，也是司空見慣的事。

最妙的是，上面引述的「新華社」電，自己踢自己。——那則「新華社」電既然說四川省的糧食「連年增產」，怎麼又說四川省「過去幾年間是拖國家後腿的一個省」？四川省既然「連年增產」，為甚麼「近兩年來，不得不由國家調進糧食，來供應當地人羣眾？」

必須指出：「四人帮」是在一九七六年底被捕的，到一九七七年十月廿五，僅僅一年，「新華社」就揚言「豐收」，不單「豐收」，而且「連年豐收」，即是說，在「四人帮」垮台前，四川一直是豐收的。

「新華社」在同一則電訊中，自己打自己咀巴，自己踢自己，確屬「謠言公司」。這「謠言公司」，應該除下「毛江謠言公司」的招牌，改稱「華鄧謠自公司」了！

「柏拉圖」樂園的性解放

陳獨塵譯

約翰・李奧是時代雜誌有關「行爲」部門的特約撰述。當此道德衰微，性潮氾濫之際，爲了對花樣百出的各種性解放行爲能有更深入的瞭解與報導，李奧偕同行數人特走訪位於紐約哈坦區安棱尼旅館地下室的一個地下俱樂部，名之爲「柏拉圖」，是處專供「尋歡者」放浪作樂的溫柔鄉，下面是他的報導：



橘紅色的水球劃過泳池，擊中了戲水的泳者，或是扔到池畔休憩的旁觀者身上。格格嬌笑的兩個女郎正欲下水，突有人捉狹地從後將她們一把推入水中。這些都是泳池畔常見的嬉鬧場面，只是每個人都一絲不掛，而且池中有三對男女正在做愛。

「你們發表時，」「柏拉圖」的合夥人，現年四十一、溫文和藹的賴瑞・李文生說，「可別漏掉這兒好的一面。」李文生不停地冒着汗，看來有些不安。目前他這裏有兩百對基本會員，還有一大羣人正在申請入會中。俱樂部裏的酒吧間已停止售酒——這對喜好喝酒的會員是頗難忍受的——不准賣酒是紐約州酒業當局透過法院所下的禁令。沒有酒精的刺激，李文生說，「現在要多花一個鐘頭的時間，才能讓大家把衣服脫掉。」

這種「尋歡者俱樂部」事實上已暗中在全美各大城市及許多小城裏經營多年。現在他們準備走向合法公開的型態。在曼哈頓區，至少有六家已在公開經營。他們的合法性尚未確定，可是豐厚的收入，使得他們甘冒被罰鍰取締的風險。「柏拉圖」一週開放五個晚上，可以吸引約六千五百名找刺激的男女，每個月有九萬美金的收入。一般隨興遊樂者期限六週，每對男女繳五元費用即可。長期會員則繳二十五元入會費（單身女姓十元，單身男性不接受申請），以「對」爲基數的顧客們可以享用一切娛樂設施，包括牌桌、跳舞場、游泳池以及蒸氣浴室。舞池旁是間名爲「墊毯屋」的大型狂歡場所，而旅館底層另有二十個小房間專供一至三對男女享用，名爲「小型尋歡室」。

李文生一間間地介紹，「這裏是人們返璞歸眞的地方，」他解釋，「人們在此只想解除衣着的束縛。」他得意指出一個「小型尋歡室」是供「拍拉圖」的職員們專用的，打開這個專用房，裏面是一對赤棵的男女。「嘿，那是我的女人。」李文生回頭說，「她跟我住一塊兒，瑪麗是有三個小孩的離婚婦女」她邊笑邊拿衣服遮掩她，赤棵的身體，李文生隨即關上房門「讓她快樂，就是讓我快樂。」李文生說。他不得不提高聲音，因整排小房間均傳出一片呻吟之聲。「人們在此完事後」，都各走各路。沒有交換電話號碼的事情發生。交換電話號碼在此是種罪惡的行爲，因那會牽扯上感情的糾葛。

一個看來強悍的女人，站在無酒可賣的吧枱旁，全身上下只有一件寬大的花襯衫及高跟鞋。一名吧枱服務生正低聲向她耳語。「叫他自己來問我，」她大聲嚷嚷，「我不喜歡這樣不乾不脆。」她結婚已有十五年，參加俱樂部也有十三年了。現在她已年老色衰。她宣稱要找一個「有雙飢渴

的眼睛」的男人，可是一連二晚。她都沒碰上「有雙飢渴的眼睛」的男人。所以她只得四處遊蕩，繼續做她的美夢。

一對年輕的以色列人，衣看整齊，坐在「墊毯屋」前的椅子上。「這眞是箇奇妙的地方。」女人吃吃地笑着。煞風景的是：春色無邊的「墊毯屋」的狹窄入口巍然屹立著一名大漢，雙手環抱胸前，似乎帶著股煞氣。這人是專門保護「墊毯屋」的？這箇角色頗引起我們的興趣，我們這兒沒有發生過不愉快的事。來玩的人都很視短。我就像箇牧羊人，看守一羣棉羊。」這牧羊人的主要任務是查看入內玩樂的人是否成雙成對的進出。一對伴侶入內後，儘可分開各尋樂子。但如男伴離開到洗手間去，他有兩分鐘的時間到女伴身旁。超過兩分鐘，這名女人就會被帶開。一名矮胖的女人在大聲抗議她的被人遺棄。牧羊人走上前攙扶著她，溫柔地將她帶出這間屋子。狂歡作樂，還有狂歡作樂的規矩呢！

這名看守的大漢透露：他和他在樓上服務的太太，都是志願按時來此工作，不支薪水的，那他有沒有在他的工作上獲得一些額外的性行爲呢？「哦，那可沒有。我在這裏，不幹那檔子事。」他說著，環顧著肉香四溢的滿室春色。「我並不想搞三搞四，我在家裏做愛，家裏是乾淨的。」

大部份「尋歡者」年在二十歲至四十五歲間。「柏拉圖」的職員估計百分之六十五是往市郊的已婚居民，他們對「性」都有較強烈的渴求；如此一夜狂歡似乎並不構成對婚姻的威脅。「你瞧，」李文生說，「淸晨六點，一切結束。他們牽着手走向自己的單位，互相親吻。一晚下來，只有令他們更加親密。有誰被傷害到？」

但，還是有些失落者，一箇癡肥的女人穿著內衣，枯坐數小時無人理睬。「天鵝跟天鵝飛，鴨子跟鴨子走。」

當我們小心避過一對扭曲在泳池畔的男女時，一名瘦削臉的男入斜瞅著那肥婆，發表高論，這箇「瘦臉」說他是芝加哥、舊金山及蒙特爾的「尋歡者俱樂部」成員，他認爲「柏拉圖」應該對申請入會的人更嚴格的選擇，「我指的是人的品級，不是光指長相。」他說得很快。「看看這些傢伙，眞是每下愈況，這裏就像在上演齣低級的鬧劇。泳池對面，一名強壯的女人老鷹抓小鷄摟就著一箇瘦小的東方人，拉著他進入「墊毯屋」。

奇怪的是，全場似乎沒有特別令人興奮的「性」的氣氛，甚至還比不上扶輪社辦的一場熱情舞會。通常我們表達性的誘引的工具：交談、儀態，衣着，在這兒通通派不上用場；人們的情緒似乎已經麻痺。當然這裏一切過程還算溫和，可是給人的感覺是平坦而毫無神秘感。就像吧枱那箇年老色衰的女人，許多人都有點鬱鬱不樂。一名神情木然的年輕女子站在吧枱旁，漫無目標地四下張望，「我不知道我怎麼會來到這兒的，」她說，「我脫光了，是因爲在這裏你穿著衣服就無事可幹了。」

（譯自「時代」元月號）

罔於淫樂

宋瑞

前些天報上登載了這樣一則有趣的「新聞」：有位沉迷馬殺鷄的丈夫，經常跑到理髮店去「享受」，太太因見丈夫勤於理髮，一個月最少要跑五六趟，打聽出來是迷上了髮姐，氣極之下，遂向福澤中心求教，希望該中心能告訴她一個挽回夫妻之樂的「秘方」。

這個新聞，報導了馬殺鷄之風所帶來問題之複雜性，顯然是非同小可的。若不急速作釜底抽薪之計，消滅隨着社會繁榮的淫佚惡風，勢必使無數家庭的正常幸福生活，趨於破碎，夫婦之道變成乖張。而無一點幽雅純潔的情調，更不談甚麼畫眉和啖粥之樂了。

時代是在變，我承認這個事實。我也贊成享受人生，而在今天這個忙迫的工商社會，大家致力於創業賺錢致富奠基之餘，對於鬆弛精神緊張的娛樂和消遣，自亦有其需要。成對西諺所謂的「娛樂有醫心之效」這句話絕無異議。但我却對當前社會所提供給世人純以感官刺激爲主戕賊身心的聲色場所，要堅決表示我的反感，特別是變相的地下色情供應站，我尤其要呼籲有關當局迅速採措施予以禁絕消除。

我已幾年沒有上理髮店，好在我是牛山濯濯的禿子，腦後稀疏的一點頭髮，勞駕太座的玉手修剪一下便成；而現在的髮式作興留鬢腳，兩側頭髮更無需要剃剪整齊的麻煩。可以說理髮店的存在與否，跟我根本無關重要。而我上理髮店，也不是怕禁不住髮姐的誘惑而被馬殺鷄，却是多半爲了清潔衛生的緣故。我自問還有點在聲色關頭把持的定力。但我却不免爲那些必須理髮整容的人担心顧慮，怕他們難免不傳染上惡疾，而貽害給妻子與後代。更怕的，則是這種變相色情交易對世道人心產生的惡果。

隨手可得的眼前歡娛，誰不喜歡一試？像新聞報導的那位做丈夫的人，一個月上五六次理髮店，儘管需要額外付出，在這個繁榮社會大眾收入日益提高的今天，又有誰負担不起的？可是，問題是它的後遺症上。究竟消費高昂的酒家和夜總會不是人人都可以有能力去問津的，而馬殺鷄相對地倒是阿貓阿狗都可得而享受的大眾化「娛樂」了。

我們古聖先賢教人：「罔淫於樂」。歷來，中華民族傳統的純厚作風，熱誠的民情，樸實的民心，都是由此而造成。不可諱言，今天我們所有的由我們祖先所建立傳下的寶貴的道德藩籬，在淫佚的世風冲擊下，已有支離破碎的現象。

所謂：「不困在豫慎，見患於未然。」如何防微杜漸，使淫佚的細菌，不致在廣大的社會上產生腐蝕民心、摧殘國本的作用，我想當屬每一位憂時之士所共同關注，與有爲的當局須加研究其化解之道的當務之急，而不會認爲這是迂腐之言，與杞人憂天的吧。

台北發展「光纖通訊」系統

陳金耀

隨電信總局繼爲鄉間試用微波通訊以解決鄉間地形通訊困難外；台電訊總局電信研究所現已研究成功短距離的「光纖通訊系統」，將於本年底先在台北進行試驗，預定在民國七十年開始大量應用，解決電話線路不足與裝移電話機困難的問題。

電訊研究所已決定和電訊管理局合作，於本年底先在台北市南一局與南二局之間，進行光纖通訊系統的試驗。據電訊研究所指出：「光纖」細小有如人髮，重量很輕，可同時傳送數百甚至數千路電話，比現有任何通訊系統的容量都大，在通訊擁擠的大都市使用，可解決電話線路不足的問題。

同時「光纖」是由不導電的玻璃纖維製成，所以不會發射電磁波，通訊內容絕不會被竊聽，也是一種保密性最高的通訊系統，且利用光纖通訊，不會受到外界電磁的干擾。

我們平時在街上看到小販販賣的噴水池型纖維燈飾，由燈的底座把光從纖維傳導到另一尖端而形成光輝燦爛的燈座，就是利用此種「光纖」傳導原理。目前「光纖」的利用非常廣泛，如軍火專家用來作拆彈用的「冷光」；西德西門子和MBB公司合製成的無痛雷射針灸儀亦同樣利用「光纖」傳導原理把光通過玻璃纖維傳到手握儀器尾端。

去年夏天，美國貝爾電話公司開始對「光纖通訊」進行商業性的研究，這種通訊就是將訊息編製成光脈衝通過幼如髮絲的玻璃纖維發射出去。這種新的通訊系統是通過光傳導玻璃纖維地下電纜傳送聲音、資料及影像。

貝爾電話公司利用直徑只有半吋的光導電纜，有二股玻璃纖維，每股有十二條纖維，每一條纖維的訊息容量是每秒四四點七兆個訊息單位，光源輸入纖維後，能夠每秒鐘開及關四四點七億次，在這樣的脈衝率下，每一條纖維能夠單向輸送六百七十二個聲音訊號；這樣廿四條纖維的容量便是八千零六十四個雙向訊號，如果使用一般的銅綫電纜，將大大增加電纜的體積及消耗更多容量。

單光色的頻率比無綫電波高一萬倍，訊號的傳導與頻率成正比，因此光　系統容量大速度亦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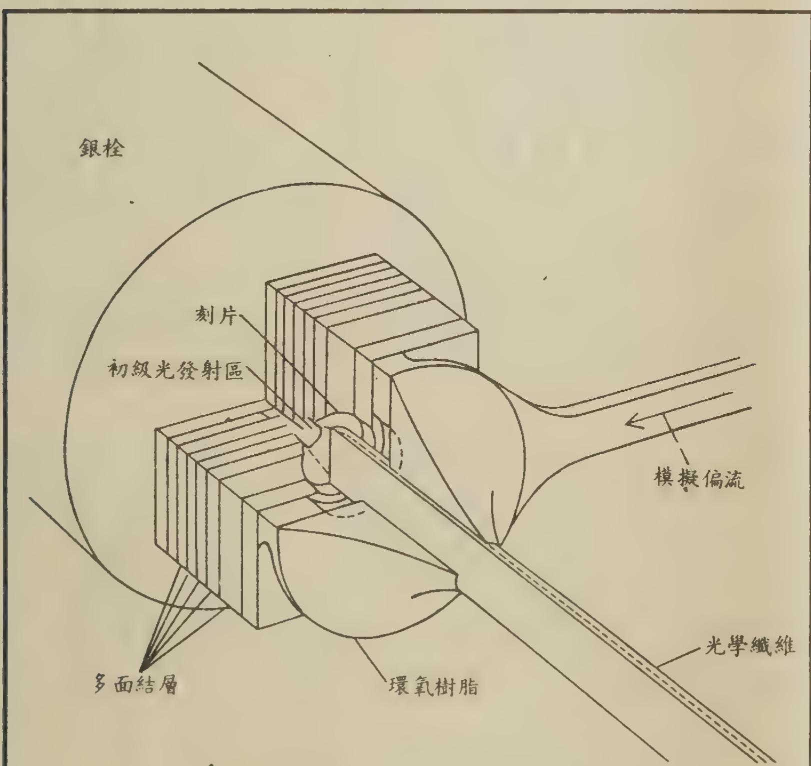
貝爾公司的光纖通訊系統是用一發光二極管（LED）作光源（也有用雷射或其他光源），將輸入訊息（聲音或影像）轉成光能脈衝，經光學纖維傳至另一端，再由檢波器將光訊號轉變回相同的電訊號，再放大，使人能夠聽到或看到。

即使最好的光纖，也會對光產生吸收和散射作用，光訊號的強度隨着距離的增長而減弱是無可避免。因此在長距離的傳輸系統中，光源要盡可能強大，檢波器要盡可能靈敏，所以，目前仍然停留在短距離通訊階段。

通常光源有二種，一種是發光二極管，這是普通電算機顯示盤上的光源，但是用在通訊系統的光源要強得多。光學纖維對紅外綫傳導損失最小。因此光傳導系統採用砷化鎵半導體製造的發光二極管，發射光波爲點八微米，如果波長再短一些，效果將會好一些，現在科學家正在尋找發射更短波長的半導體材料；另一種光源是半導體雷射二極管，它的結構比發光二極管複雜得多。只有鹽粒那麼大，包括有三層不同組分的半導體，形成多面結層。這三文治式的結構限制了電荷放光的區域，組合在一起，使光綫沿着有利的方向前進，色散也小。

塵土、劃痕和磨損都使光學纖維傳導受到嚴重損失，因此外有保護層，使光纖保持高度透明。

每條纖維有三層，外面覆蓋塑膠，用以防塵，防磨及防劃。玻璃纖維的核心折光率比包層高，使由淺角射入的光綫會反射回核心，除非纖維受到屈折，而且角度很大，否則光綫會無限次地由交界面反射回核心，只有個別折射角度大光綫才會漏出。



光發射二極管也是用多面結層製造的，比雷射光源簡單經濟。如不需要狹帶寬時可以用它，只需0.1mW的功率。

然而折射次數多的光綫會落在折射次數小的光綫後面，首束和尾隨光綫有距離，這種典型色散造成輸出訊號衰減。

貝爾公司的光學纖維，核心的折光係數是分級的，即是折光率由軸心向外逐漸下降，以補償射程的差距，在折光率較低的區域，光速較快，因此各條光綫幾乎同時低達目的，一條均勻分級折光率的光纖，散光下降約廿五倍。

現在生產分級折光率光學纖維的工藝是將一條三尺長的石英管，內部預先襯結數十層準確控制的鎵，二氧化碳，每層只有百分之一毫米厚，加熱溶結，再加熱溶化抽拉或均勻幾公里長的絲狀纖維。

像髮絲那樣細的纖維塗上保護層以後，由十二根纖維組成一平條，記上顏色記號，十二條帶緊密編入一條「光纜」，用組合設備組合成兩股雙向「光纜」，現在的科技能使纖維末端非常整齊，誤差在兩微米以內。

檢波器有兩種，都是固體電路裝置。一種是簡單多面層型，名爲PIN檢波器，像太陽能光電池那樣，光子射擊檢波器產生電流。另一種是倍增光子檢波器。

所有檢波器都有自己的內雜音，叫背景雜音，因工作速度增加而增大，在同等條件下，倍增檢波器背景雜音則較低十倍，因此該系統在低速使用時傳導得較遠一些。

這光纖通訊系統轉變脈衝是採用先進的數字訊號，而不是傳統的振幅訊號。

這種系統用電碼數字傳導時，理論上可傳導十四公里才需放大器，但因接觸插頭損失，只能傳導幾公里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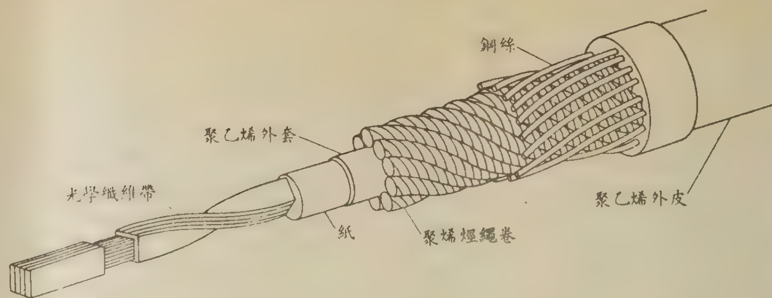
「光纖通訊」比傳統的銅導綫有許多優點，因爲光傳導嚴格地限制在纖維核心內，信號不會漏過隣近的纖維，不會像普通電話那樣有「竊綫」問題出現，也不像普通電話那樣受環境電訊雜音干擾，更不會出現截聽現像。

這光導技術還會應用在多方面，例如電視信號的傳導，將爲業務和娛樂提供新的服務。

建築內部裝有不可見的纖維供內部交流通訊用，也可以將電腦聯接在 維上，由中心資料系統傳至各個別詢問家庭或用戶的終端裝置上而不怕洩秘。這是光 通訊的未來發展。

台灣電訊總局電訊研究所爲未來現代化都市的通訊要求，而發展的「光 通訊系統」，原則上仍然依照美國貝爾公司發展的同型系統原理而加以研究。

光導通訊容量大，因台灣的地質關係，爲免未來的通訊電纜密如蛛網，利用原有的路綫改爲「光纜」，將大大增加了通訊單位，只要轉換台間相距在七公里內，光 可以不用放大器，離都市較近的郊區亦同可使用。



這是另一種光導電纜的構造。它由 144 條光學玻璃纖維組成12股，每股有12條纖維，各股緊密編在一起，外面包着數層保護材料，最外面是鋼絲加强的聚乙烯塑膠皮。當光源脈衝頻率爲44.7百萬週/秒時，一對纖維可以傳導672一個雙向電話通訊，一次雙向電視電話通訊或相當訊號的其他類型通訊。各條電纜都有連接插頭，安裝時用準確裝配器使之聯接。



圖爲光纖雷射針灸

詩仙李白是外國人嗎？

胡蓁之

本欄上期是「談詩聖杜甫的遭遇」，本期打算寫的題目則爲「李白是外國人嗎？」因爲李、杜這兩位大詩人，不僅是同一時代的產物，而且也是好朋友。所以，在寫杜甫那篇短文時，不禁令筆者聯想起關於咱們這位詩仙一些有趣的小故事來。記得從前我閱讀過一些有關書籍，竟有人懷疑李白是外國人的！也有人說他是混血種。我想：他們的懷疑，大抵是從李白的「白」字和他的面部來推斷的。這與那些說墨翟是印度的紅頭阿差，安祿山是亞歷山大的人，完全相同。因此，咱們可以想像到世界上許多事都是以訛傳訛，實則毫無根據。

詩人故鄉的奇險壯麗

究竟李白的原籍如何？筆者曾翻閱過有關李白的許多紀載，很少發覺他是外國人的資料，加以證實。單在「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目錄」中，關於「李白年譜」共有三種：（一）爲薛仲邕（宋關中人，紹興間曾爲右奉議郎）所編；（二）爲清乾隆間王琦根據薛仲邕所著的加以改編；（三）爲清時李調元、鄧在珩等所合編。其內容都未嘗說李白是外國人的，只說：「李白，字太白，唐武后長安元年（公元七〇一），出生於四川之昌明縣。青蓮鄉，故號青蓮居士，太白天才英特，賀知章見其詩文，歎爲謫仙，言於玄宗，供奉翰林，甚見愛重。其後坐事被流放至夜郎，遇赦得還；其所作詩歌，高妙清逸，與杜甫並稱爲詩宗。至唐肅宗寶應元年（七六二）十一月乙酉，客死於當塗，得年六十有二。……」

上述已明白指出李白的原籍是四川昌明縣，按昌明即今日的四川彰明縣，位在江油縣南，瀕涪江上游。由於這裏與綿竹、羅江、梓潼諸縣，唐時均屬廣漢郡，爲川中大郡，當川陝大道之衝，亦爲成都北面屏障。因此，劉全白所寫的「李翰林墓碣記」中，曾把這位大詩人李白寫成「廣漢人」，就是因爲唐時的明昌屬廣漢之故，所以獨舉郡稱云。實際上，李白的故鄉即今之彰明縣，據「成都古今記」載稱：「李太白生於彰明之青蓮鄉。」而「四川通誌」中也說：「彰明本唐之昌明縣，宋改彰明，元、明仍之，清屬龍安府，民國後廢府存縣。」

抗所期間，筆者因公曾經彰明地方，使我印象最深的是這兒有奇險壯麗的山川，自縣城出來不遠，又有平坦肥沃的原野，在這種優美的大自然環境中，咱們那位大詩人度過了他的少年時代。相傳李白在童年時期便受了道教書籍的影响，以故，他很歡喜修山學道，過着隱居的生活。李白大約在三十歲以前，就一直跟一個名叫東巖子的隱士，一起在岷山之陽隱居了好幾年，沒有到過任何城市去。他兩人曾經豢養了許多稀奇古怪的飛禽，只要他兩人中的任何一人大叫一聲，那些禽鳥便會自動地飛到他們的手掌裏去啄東西，使他們非常快樂。

所謂東巖子，卽指梓州賓亭的趙蕤而言，字雲卿；而岷山之陽，則爲匡山的南麓；杜甫贈詩所謂「匡山讀書處」之句，也就是指岷山。李統在「與韓荆州書」中說：「……十五好劍術，徧於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雄心萬丈，皆王公大夫，許與義氣……」事實上，李白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就已能文能詩。他在匡山隱居期間所寫的一首五言律詩，題爲「訪戴天山道不遇」，可知這是他未離開四川的早期作品。詩云：「犬吠水聲中，桃花帶濃雨。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野竹分青靄，飛泉掛碧峯。無人知所去，愁已兩三松。」按：「戴天山」就是李白故鄉彰明縣的康山。從這首詩裏面，咱們也可以看出李白在年輕時代，對於描寫風景的本領，就已如此高明，的確不愧爲一代詩仙的。同時，咱們又可以體會到彰明縣境內的康山風景實在迷人，令人响往。他把村子裏頭的狗叫聲，跟小橋流水的聲音聯在一起，加上桃花經雨水一洗，顯得更爲濃艷了！把一個春天裏的山林景象，刻劃得淋漓盡緻！尤其是「野竹分青靄，飛泉掛碧峯」兩句，更形容的像一幅美麗的畫圖。因此，有人說李白的詩中有畫，文章帶有詩句的韻味。

離川前後的寫實作品

在李白未離開四川之前的年齡，大約在廿四、五歲的光景，他很可能遊覽過四川省境內的不少名山，他起碼到過以「天下秀」聞名於世的峨眉。由於李白的許多作品中，只要是吟詠到月亮的，他離不開峨眉；而提到峨眉的地方，又往往都是都最優美的，也是最自然的。例如他所寫的「峨眉山月歌」，就使人大有親歷其境之感！詩云：「峨眉山月半輪秋，影人平羗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又有「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一首，也是他回憶在峨眉賞月的景情。詩云：「我在巴東之峽時，因看明月憶峨眉；月出峨眉照滄海，與人萬里長相隨。……」如果說李白未曾親歷峨眉看過月亮的話，那末，他又怎能寫得出像這樣歷歷如在目前的詩句呢？特利是他那一首「聽蜀僧濬彈琴」的五言律詩，描寫得更生動。詩云：「蜀僧抱綠綺（琴名），西下峨眉峯。爲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客心洗流水，餘响入霜鐘。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

李白自廿五歲以後，便離開了四川，一直到他六十二歲那年客死當塗，則始終未曾返回過他的故鄉。但他對於故鄉的懷念，却可以從他的作品中看出。如七言絕句「下江陵」一首，可能是年青詩人李白最初離開四川到達湖北的得

意之作。詩云：「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另一首七絕詩，則無疑是他晚年流寓宣城，而懷念他故鄉的作品了。詩云：「蜀國曾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迴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

依照以上李白的所有作品中，都很明顯地表示生長於四川的彰明縣，已沒有什麼懷疑的了。然而關於李白的眞正籍貫，却有種種不同的奇異傳說，除了四川以外，至少還有如下幾種：（一）爲甘肅，（二）是山東，（三）爲華僑式混血種；甚至還有記載指出李白是純粹的鬼佬（外國人）呢！

先人因罪被竄居異域

我總以爲這些懷疑是一種推測，正如本文的前段所說；或者是從李白的作品中的字裏行間所尋求而來的跡象固。例如：有人說李是甘肅人，這可能是根據李白「與韓荊州書」中的兩句吧：「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按隴西、即今甘肅省，以其地當隴山之西，故一名隴西；又爲唐隴右道地，或稱隴右，簡稱隴省。）跟李白同時的好友李陽冰（唐趙郡人，字少溫，歷官縉雲、當塗令，終將作盡，善詞章，尤工篆書，筆法淳勁，氣勢犀利，「宣和書譜」，謂有唐三百年中以篆稱者惟陽獨步。）爲李白所撰的「草堂集序」文中，也說李白是：「隴西成紀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孫。」又李白自己的「上安州裴長史書」裏面也說：「白本家金陵，世爲右姓，適沮渠蒙遜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

因爲有人懷疑其「金陵」二字，可能是「金城」之誤。由於金城即今日甘肅省的楡中皋蘭諸縣以西的地方，亦即在隴山的西面，看來是非常合理的。實際上說來「金陵」二字，也很可能是誤植的。依據清乾隆間王琦所作「李太白全集」的補註中，也有同樣的解釋。又「新唐書文藝列傳」指出：「李白爲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世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這樣說來，就更爲淸楚了，其所謂「興聖皇帝」，顯然是指李暠而言。據記載：「李暠，字玄盛，晉、完間西凉主，成紀人，其性沉敏寬和，通經史，知兵法，最初牧秦，凉二州，尋被推爲寧朔將軍，稱藩於北凉段業，後據燉煌，酒泉，自爲凉公，史稱西凉。……。」

祖籍成謎的許多訛傳

上述「新唐書」中所謂「神龍」，乃是唐中宗的年號。由是可知李白的祖籍是隴西的金城，在他出生後還不過幾歲的時候，就開始跟隨着父母客居巴西（晉名，東漢時劉璋所置，爲三巴之一。晉仍之，故治在今四川閬中縣以西；南朝宋逘改北巴西郡，梁後廢），其地包招今彰明、梓潼、綿陽一帶。

至於「舊唐書」中說李白爲山東人，大抵是據元　（唐河南人，字微之，以詩歌爲穆宗所賞識，累官至中書侍郎，與白居易交最厚，當時言詩者稱元白（所撰「杜工部墓誌銘」的兩句話：「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但元稹此文，則可能又是根據杜甫的兩句詩：「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雖然李白在山東居留了一個很長的時間，也是事實，但「舊唐書」說「李白之父爲任城尉，因家焉。」却令人可疑：因爲范傳正所撰的「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曾叙述李白的家世，則淸楚地指出：「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按碎葉爲西域城名，隸安西都護府），流離散落，隱易姓名，故自國朝以末，漏於屬籍。神龍初，潛還度漢，因僑爲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爲名，高臥雲林，不求祿仕。……」從這一連串記載，可以看出李白的家世，確有幾分神秘性，而說他父親做過「任城尉」，則不確實，甚至於李白作品中，也好少提及父母的。

爲甚麼人們會懷疑李白是外國人或華僑呢？我以爲一個研究歷史人物的人，多半都是以懷疑的眼光去找答案，所謂「大胆假設，小心求證」是也。還有一個原因是以訛傳訛的成份居多，而古人爲文，爲求簡潔工整，却也犯了「欠淺顯」的毛病，以致後世引爲證據。因此，近代學者紛紛提出此一問題加以討論過，如陳寅恪先生曾在「清華學報」上，發表過一篇「李太白氏族之疑問」的文章，便引起了不少人對此問題的研究興趣。尤其是近代史學家左舜生先生，更蒐集了許多資料，綜合有關記載、李白作品及其外表，分析各點如下：

學者引證研究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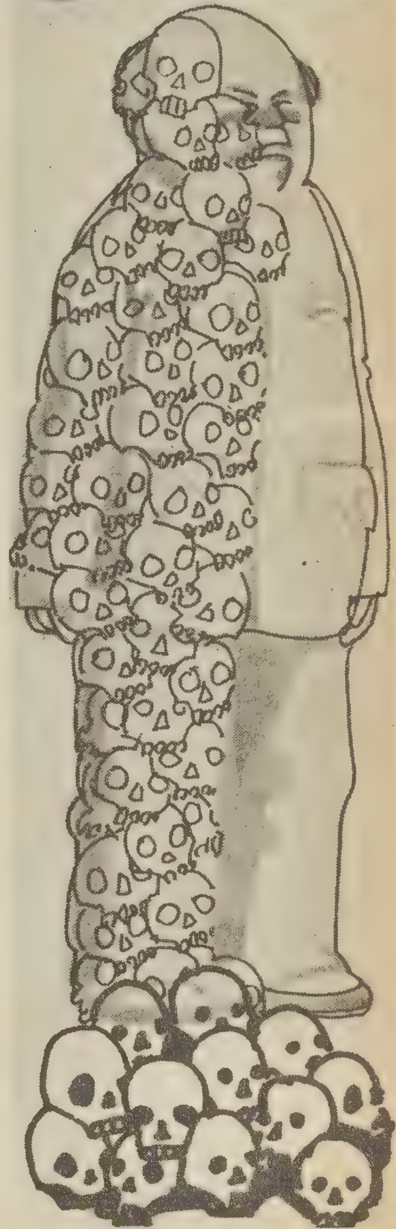
（一）是根據與李白同時代好友李陽冰的記載，曾指出李白爲凉武昭王暠的九世孫；文曰：「蟬聯珪組，世爲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文。……神龍之始，逃歸於蜀。……」（見新唐書文藝列傳），又根據稍後於李白，而爲他他寫「新墓碑」的范正傳的紀載，也提出李白的家庭由於「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依照這一說法，證實李白的家庭曾一度竄居西域，從隋末至唐中宗的神龍初年，所經過的時間，約達七十年之久；而且他家最初遷至西域時，決不是李白的父親，可能是他的曾祖父。按照李白生於唐武后長安元年（七〇一），而逃歸於蜀則在神龍之始，則斷定李白出生於西域，約幾歲左右返回廣漢的。

又李長之在他所寫的那本「道教徒的詩人李太白及其痛苦」一書中，則指出李白是「華僑」；更有人懷疑他是混血種。因爲李白的先人，既是因罪而「謫居」或「被竄」，自然不會讓他携帶家眷一同前往西域，就算李白的祖父是中國人，但他的祖母或母親，則可能是外國人（當時的西域，也算是外國了），所以有人覺得李白可能是混血兒。

（二）是李白的面貌可能有些特徵，否則賀知章一見李就歎爲「謫仙人」；他的朋友魏萬，也說李白的「眸子炯然，哆如餓虎」；凡是混血兒的特點，多半是在兩隻眼睛上現出來。

（三）是李白的兒女們，名字都取得很古怪，例如：頗黎、明月奴，天然等等；據說他還有一個妹妹的名字叫做月圓呢！這在咱們道地的中國人看來——特別在一千多年以前的中國人看來，以上名字似乎帶有幾分洋氣。

瘟君夢



岳騫

陳毅這篇談話痛快淋漓，也暴露了許多內幕，重要者如：

饒漱石說：「毛主席說過、必要時放棄上海和南京以南地區，而以徐州爲國防第一綫，以鄭州、武漢爲國防第二綫。」陳毅否認毛澤東說過這段話，實際毛澤東不但說過，而且時刻作此打算，不但毛澤東這麼說，周恩來也說過，不僅在「抗美援朝」時這樣說，到了周恩來躺在醫院內奄奄待斃時，還向外人談過此事。

周恩來認爲中共不久一定會受到帝、修、反三方面任何一方面或兩方面、三方面的聯合攻擊，到時有三條道路，第一、是中共奮起抵抗，取得勝利，從廢墟上再建「社會主義共和國」。第二、是中共抵抗不了，再上井崗山或延安打游擊。第三條便是整個完蛋。

周恩來所說的「帝」比較廣泛，並不專指美國，大概英、美、法、德、日，甚至連摩囉差都算進去，修是指的蘇俄，反則是指在台北的中國政府及廣大自由地區的中國人。

三條道路，照周恩來說法似乎是三個結局，但若認眞研究，無論發生何種情況，皆是一個結局——完蛋。

先說第一條路，將來不論是任何方面向中共進攻，除非戰事如台灣海峽大戰，或者似印毛在中印邊界之戰，或者似俄毛在珍寶島，裕民縣之戰，無論勝敗均無關大局。若是戰事一波及內部，無論侵畧來自北方或西南，中共內部必然要陷於混亂，若是政府大軍跨海西征、聲罪致討，整個共區必然要羣起響應。長期抗戰要有堅固團結的人心，有安定的後方，充裕的物資，才可以支持到最後勝利，中共三個條件沒有一條，如此而談長期抗戰，寧非夢想。

再說第二條，周恩來說必要時準備再上井崗山或延安落草，這一點恐怕周恩來自己也不相信，只是故意壯胆而已。要說去井崗山同延安，在目前條件下決無可能，首先是政治情況不同，中共當初在井崗山，在瑞金所以能苟延，實在得力於中國內部各省軍閥叛服無常，日寇又時尋釁，政府在內外交困情況下，不能集中全力對付中共。今天天只要光復大陸，過去的困難全不存在，到時不必要政府軍進兵，反正共軍也不容大頭目逃走，黃巢、張獻忠皆是部下殺死的，黃、張死後，其手下頭目即率眾投降朝廷，沒有一個人再去落草爲寇，可爲例證。

再退一萬步說，即使中共還有機會逃竄，試問那個大頭目還能上井崗山、延安過生活。只說一些中級頭目，現爲「交通部長」的葉飛，在福建當「第一書記」時，住房竟然分春秋各四個別墅。曾任河南黑龍江第一書記的潘復生，每次旅行要帶一間醫院，至於賀龍，李井泉等人更加驕奢淫佚，不必列舉。這些人還上井崗山？所以周恩來說的三條道路，只有一個結局，便是整個完蛋。

陳毅當一九五四年時就聲明不回延安，因爲上海南京不錯，試想二十年後，周恩來還希望幹部回延安，豈非夢想。

陳毅報告又提到饒漱石四川運來的糧食，豬鬃，桐油恐怕資助國民黨軍隊，命令原船運回四川。可見那一時期共黨內部確實相當慌亂，國軍眞的在上海一帶發動反攻，中共就會從京滬一綫撤退。

還有陳毅說：高饒互相埋怨說：「中了毛澤東調虎離山之計」。「我們回不去華東與華北了。」也與海外人士所推測的相合。

當中共宣佈高崗罪狀時，其中有一句，指責高崗「以自殺作爲對黨的最後背叛」，此句語意含糊，只是說高崗曾自殺，究竟自殺死未死，就不清楚，在一九五八年，筆者曾遇到一位從大陸逃出的印尼青年，他在北平讀書，正值高崗被清算，有一天，他在西山旅行，看見一個人從山上走下來，後面跟了幾個警衛，有人認識此人便是高崗。他當時在港說出此事，許多研究中共問題的朋友都不太相信，也未進一步研究。不久，有一個政治混混周某自大陸逃出，因爲他比較「有地位」，筆者就向他請教有關高崗被清算內幕，他一無所知，就是人民日報公佈的高崗罪狀，他似乎也未看過，只是聽說高崗被整，此外什麼也不知道，此因由於這個混混之不成器，但也可見在共區對於中共內部問題無法打聽，所知者並不比海外自由人士多。

以後中共未公佈高崗消息，高崗到底死了沒有？是何時死的，二十年來沒有人再談過，相信高崗是在被整後很短期死去，不一定是毛澤東下手害死，而是氣憤而死，也許又一次自殺。

在過去，海外都指出鬥爭高崗由劉少奇，周恩

來主持，毛澤東躲去湖南過年，此是在宣佈高崗罪狀時，實際上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也在，高崗眞的有心謀反，大可一於打死毛澤東再自殺，但高崗沒有這樣作，只是舉槍自殺，可見高崗並無反毛之意，自殺實在是憤極無處發洩，以自殺表明心跡，毛澤東却指其以自殺作爲對黨的最後背叛。

陳毅談話最重要的一段是：「遠在陝北邊區時代，我們剛到延安，高崗挾着劉子丹的部隊，向黨中央討價還價，他的部隊，黨中央就指揮不動，一定得通過高崗的同意才行，他的部隊彷彿不是紅軍，是高家軍。甚至一九四六年底延安保衛戰，黨中央和毛主席萬分危急的時候，高崗當時在東北，中央要調動的部下，都得向東北高崗本人徵求同意，才調動得了。」

這段話太重要了，目前所見到的中共文件，有關國軍克復延安一役，都說當時中共中央是如何有計劃撤出，毛澤東本人又如何從容鎭定，現在經陳毅證實，實在是「萬分危急」，實際上有幾次只差幾十華里就被國軍包圍住，確實萬分危急。

不過，陳毅所說「高的部下」，一向無人注意此句話，查共軍長竄第一批到陝北的是原屬於紅四方西軍的徐海東股，徐股自稱「紅二十五軍」，到陝北後，與當地土共劉志丹會師，劉股改爲「紅十六軍」，兩股合編「紅十五軍團」徐海東任「軍團長」，劉志丹任「副軍團長」，程子華任「政治委員」，高崗任「政治部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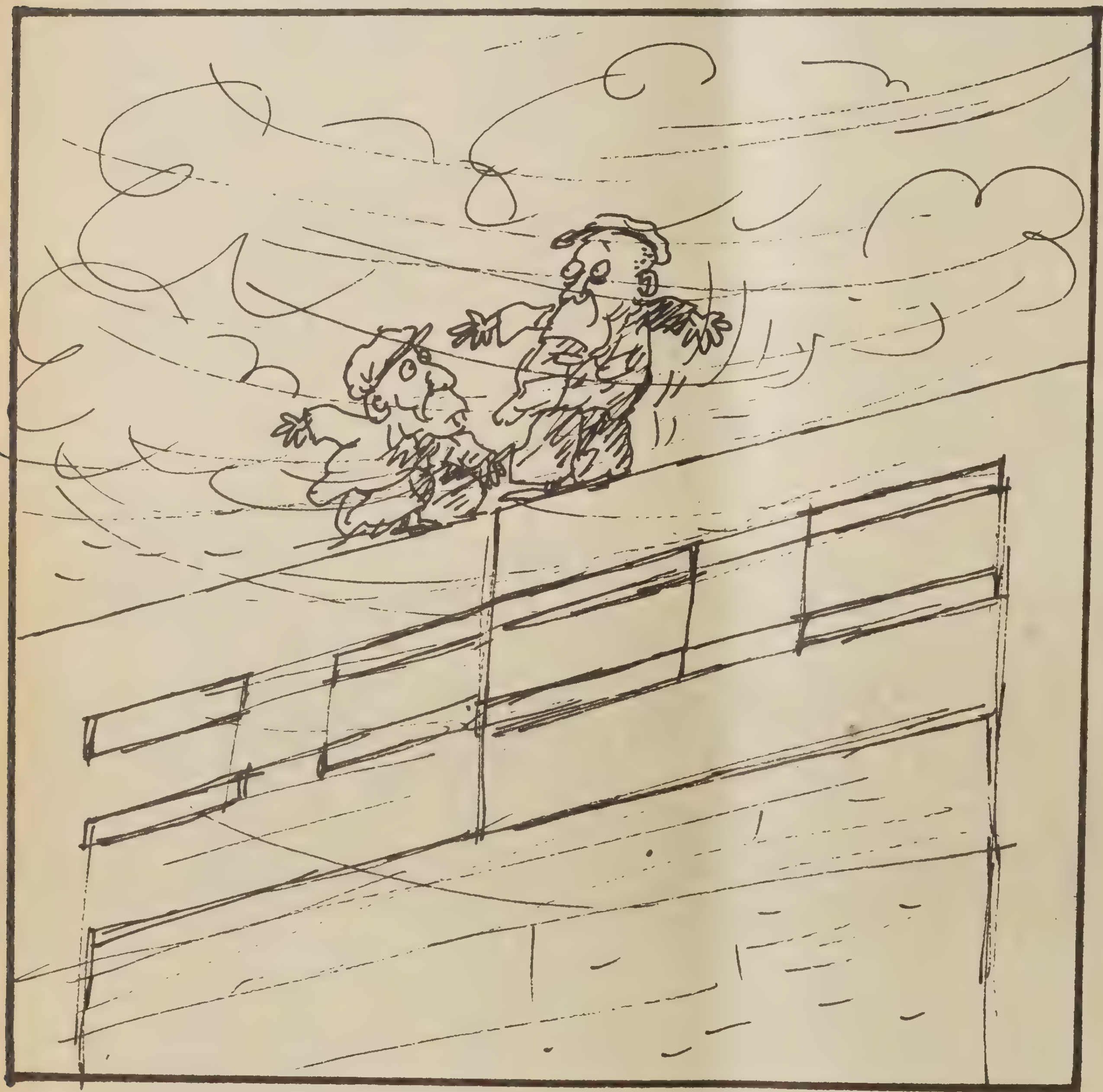
毛澤東到陝北後，率全股精銳去山西「打糧」，被中央軍二十五師關麟徵擊敗，毛澤東僅以身免，劉志丹被擊斃，以後共軍在陝北坐大，此一股也必然水漲船高，勢力澎漲，只不知由何人統率。

在高崗被整後，陝北土共帶兵者以張達志地位最高，曾任蘭州軍區司令員，炮兵司令員，推測接掌舊紅二十六軍兵權者當是張達志，陳毅所說毛澤東萬分危急時要調動的高崗部下，可能是張達志，毛澤東在整掉高崗重用張達志，用意是在安撫陝北土共。

陳毅談話也提到高崗說：「十年那些土共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陝北的時候，一個個餓得皮包骨頭，衣不蔽體，破破爛爛，簡直和叫化子一樣，當年要不是我高崗收容他們，早就凍死了，餓死了，早就沒有毛澤東了，還有什麼毛主席。」

這個話高崗不止講過一遍，當然所有大頭目皆知道，人人都恨透高崗，高崗所以在黨內陷於絕對孤立，其故在此，饒漱石所以未同高崗結仇，可能因爲饒漱石未參加過長竄。

高崗說的這些話，陳毅說「大概是事實」，這是反話，實在是半眞半假。毛澤東率領的一股逃到陝北都餓得皮包骨頭，和叫化子一樣，是眞的，但要說全靠高崗收容，是高崗張大其詞，高崗當時力量並不大，就看徐海東一股首先逃到陝北與劉志丹，高崗一股合組「十五軍團」，軍團長由徐海東担任，劉志丹只担任副軍團長，政治委員也由徐海東的政委程子華担任，高崗只當低一級的政治部主任，便可知道劉高力量甚有限，所以後來朱理治到了陝北才把高崗、劉志丹逮捕拷打，幾乎送了命。高崗力量之壯大還是在毛澤東默許下扶植起來。



問你怕未！　（嚴以敬作）

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南越陷共

此書為美國中央情報局職員自己寫的，揭發很多鮮為世人所知的內幕，在美國政府壓力阻撓和司法部控告下，終於出版。

越南共和國淪於共黨，已經三年了。淪亡的內情，報章雜誌已報導了很多，但是很少像本書一樣，抖出了這麼多素少人知的內幕，生動而又慘痛。

尤其是，CIA（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越南的活動，全掀了出來。

本書原名「Decent Interval」，意思是「適當的問題」。一九七三年一月為和平解決越南問題而簽訂「巴黎協定」時，基辛格的親信傳出了「Decent Interval」這句話。據說當時華盛頓與河內之間已有一項默契：根據「巴黎協定」，美國完全擺脫越南之後，經過一個「適當的間隔」，北越用武力「解放」整個越南。

千古悲劇，於焉鑄成。此書之用心，可想見矣！

本書作者法蘭克．史奈普 Frank W. Snepp III 現年三十六歲，在哥倫比亞大學修畢國際問題的碩士課程後，加入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先後兩次在西貢支部服務，曾目睹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的西貢崩潰情形。

在美國大使館屋頂上，搭乘直升機逃離西貢的史奈普，為了將本身經驗過的中情局在越南的活動公之於世，並且對導致一個國家慘遭赤化，事後猶藉詞掩飾的美國當局者，表示他個人的憤怒與抗議，因而撰寫了這本書。在這本長達五百二十多頁的史實記錄中，充滿了生動、刺激的情節，也揭露了無數鮮為世知的秘聞。

正因為如此，對於本文的撰作的發展，美國政府會施加極大壓力。當時的中情局局長康納利獲悉本書正在撰作，曾邀見作者，要求看看原稿全文。作為交換條件，以提供必要資料，作者深恐受到阻擾，辭却中情局工作，潛居某地一年半，暗自撰寫，完成全書初稿。在這期間，本書內容為以國務卿基辛格為首的當年釐訂越南政策的人士所獲悉，也多方阻撓，但作者不稍畏怯，終將之出版。

現任中情局長的特納，對本書出版也極為憤怒。因為他接長中情局後，為了節減經費，曾解雇了八百多名中情局資深、老練的情報人員。深恐本書的發行產生「示範」作用，使被解雇人員紛紛作更多的「內幕揭發」。因此，作者已為美國司法部所控訴，現在已成為美國大眾傳播界的熱門人物。

由於全書甚長，譯文在不影響重要情節處，酌予刪節。

困境中的集會

「有沒有什麼問題？」

阮文紹總統環顧在座各人，沒有人搭腔。每一個人與總統的視綫接觸時，目光就拉回到早餐的盤子上。

總統靠在桌上，支頤沉思。向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高文園將軍看了一眼。後者忐忑不安地改變了一下坐姿。

剛才，當總統說：「不惜任何代價，一定要保住邦美蜀時」，高將軍曾理直氣壯地辯駁：「的確，情勢極為嚴重。但是，以現在第二軍管區的兵力，怎能有所作為？」

「受命保衛包括邦美蜀在內整個中部高原的僅僅祇有一個師，本來就很單薄，何況已有一個連在這次越共的突襲中被吃掉了。為了保住殘存的部隊，曾從其他方面抽調兩個連前往支援，因此，崑嵩、百里居等其他高原都市的防禦能力更形薄弱，而且，已經沒有任何預備部隊可以用來增援了。」

「用二個連的兵力要消滅邦美蜀和它周圍的敵軍是不可能的。」

總統沉默了。無須多所說明，的確第二軍管區的兵力已經像鼓皮一樣，綳得緊緊地，一些也動彈不得了。手邊又沒有一兵一卒可以增援。以現在的兵力來說，連防衛首都西貢也稍嫌薄弱。

怎樣才能脫出這一困境呢？

邦美蜀被攻佔

所以，高將軍採取了緘默戰術，答案似乎是明顯不過的。但是，他可不想從自己口中說出來，下決定是總統的事。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三日早上。越南共和國國家安全會議在北越共軍對中部高原發動閃電攻擊中所帶來的震撼與狼狽中召開。

三天前的三月十日凌晨前，中部高原的北越共軍突然採取行動，一鼓作氣就把此一地區的要衝邦美蜀攻佔了。

邦美蜀距西貢直綫距離三百多公里。是仍然保留着法國殖民地時代氣息的山間一個小城鎮。

北越雙管齊下

河內北越共黨政治局決定將這一寧靜的城鎮，作爲春季攻勢的目標，是一月上旬的事。一九七五年越共擬訂了向越南發動全面攻擊的戰略，計劃以兩年爲期，第一年是趁西貢政府不備，在各地發動大規模攻勢；第二年則發動全面攻擊，以達到「全面解放」的目的。

但是，北越共黨內部對於這一計劃感到疑慮的大有人在。尤其是主張充實國民生活的所謂「重建優先派」，對於這一計劃將使人力資源與經濟力再度受到鉅創一舉，憂慮極深。

二月三日，北越共黨第一書記黎筍在建黨紀念日的演說中，對重建優先派作了最後警告。他暗示，凡是繼續堅持非戰論的人，將被視爲反黨分子加以制裁。同時，明白宣佈，對作戰規模作若干修正，以免發動的攻勢可能使國內經濟受到致命性打擊，用來緩和非戰論者的不安情緒。

總而言之，他明白表示，軍事行動和政治談判雙管齊下以求最後解決的原定基本政策并未改變，而歸根結底則以政治解決爲優先。

觀察家的錯覺

越南和美國都注意到了河內這一「和緩」的態度。最低限度，美國方面很多觀察家覺得，河內的態度是眞的。他們認爲，河內終於改採一九七三年三月一日「巴黎協定」成立當時的「協商解決」的辦法了。

我自己也懷相同看法。

在西貢美國大使館內美國中央情報局辦公室裏，我曾深入研究黎筍演說英譯講詞。結果加深了我的此一想法：共黨方面現階段的企圖不是軍事勝利，而是開始新的談判。

越共暴露企圖

數日後，一個可信賴的情報員，傳遞來似可佐證此項揣測的情報。情報的內容是，預測最近將來越共方面將以西貢北方等地區爲主，發動一連串激烈的軍事攻勢。但是，與此同時，臨時革命政府將呼籲與西貢政府重開業已中斷日久的政治談判。而且，結論是越共將會建議，把談判的地點由過去的巴黎郊外，改爲越南國內。

這項情報加重了黎筍演說的分量。我草擬了一份共黨方面最後目的在於政治談判的分析報告，呈給我的上司美國中央情報局西貢支部負責人湯瑪斯·鮑爾加，他原是匈牙科人，由於同胞關係，他和當時駐西貢的國際監督停火委員會的匈牙利代表團人員，往來極爲頻繁。鮑爾加對於我的分析，一時難加判斷。於是在西貢市內某處和匈牙利代表團的一名官員會面，把我分析報告的摘要交給對方，徵求意見。因爲他認爲，對方旣然是共黨方面的代表，對於河內的動靜，應該擁有比我們更豐富的情報的。

誤信共黨代表

幾天之後，匈牙利軍官提出了答覆，說這一分析「大致正確」。鮑爾加立卽電報華府。

「近期內共黨方面的軍事活動可能會漸趨活躍，但是，此類行動當不至於影響談判解決的可能性。」

匈牙利代表團也卽刻向河內傳達了我們的解釋。并且熱誠地建議：「因爲美國已經看破內情，似應儘速變更政策。」

不管怎麼說，被看成傻瓜的是我們。不是嗎，身爲西貢美國中央情報局最高負責人，竟把本身機構收集到和分析過的情報，交給說是過去的同胞，其實是敵對陣營的人，要求代爲判定眞僞。

墜入敵人陽謀

就這樣，河內政治局不費吹灰之力，就知道了我們美國人已經完全墜入了他們的陽謀之中。

越南政府則比我們具有更多的懷疑。

自一月底到二月之間，政府軍情報部已從中部高原上共黨軍隊調動頻繁的情形，意會到背後有什麼非同尋常的企圖。不能確定的是，共黨方面將對這一地區的三個據點（崑嵩、百里居、邦美蜀）中的那一個作爲突破口，而對之發動攻擊。從遭遇戰中共黨方面遺棄的屍體上，發現了攻擊邦美蜀的文書；從俘虜口中也獲得了越共在這一地區的主力部隊，第三二〇師已解除對崑嵩和百里居的包圍，改以邦美蜀爲目標，分散兵力，開始南下的情報。

敵情無法分辨

然而，不幸的是，和這剛好相反的情報也不斷傳來。

第二軍管區司令范文富將軍變得極度神經質。以他擁有的兵力來看，要妥善佈防，同時守護三個城鎮絕對無此可能的。但是，越共部隊的頻頻調防，令人目眩神迷，根本無法分辨，敵人的主要目標是那裏。

就在那時候，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邱爾斯·譚姆茲將軍前往百里居的軍管區司令部，拜會范司令。譚姆茲將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越南政府軍間的高級聯絡人，在政府軍將官之間交遊極廣。不僅是阮派軍人而已，在阮總統政敵、前任副總統的阮高祺派方面一樣擁有極多友人。他和越南共和國最後一任總統楊文明也私交彌篤，長時期來，他們是網球球友。

懷疑越共戰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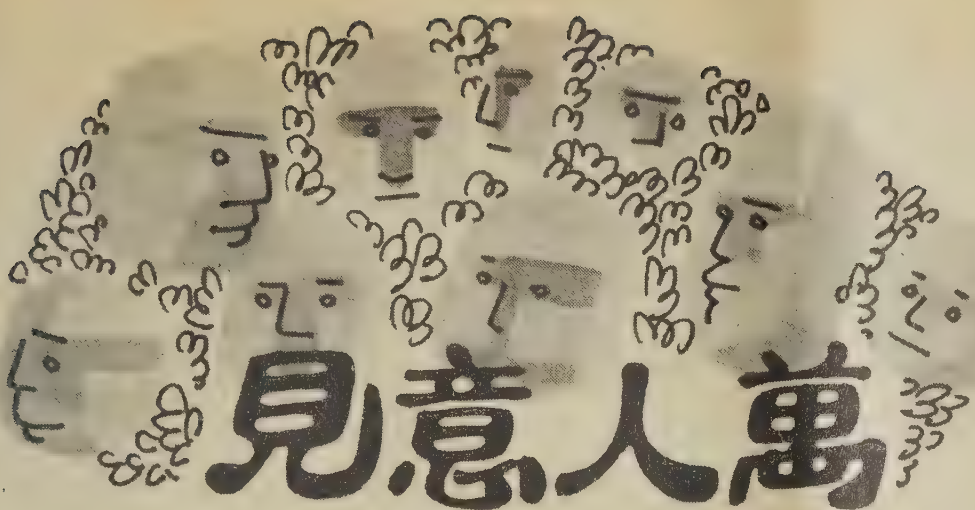
「你怎麼想，將軍。根據越共方面逃兵的說法，第三二〇師的目標是邦美蜀。我總有些懷疑。我的看法是，仍以崑嵩和百里居方面的可能性最大。……」這位政府軍司令，帶着不勝煩惱的神情徵詢意見。

譚姆茲將軍悲哀地搖搖頭，說道：「我什麼也不能說。正如你所知道的，根據巴黎協定，我們美國軍人被絕對禁止介入的。立場使我們不能提供任何具體建議。」（未完）

美國農業專家目覩大陸貧困農村

公社集體制破壞農村經濟結構

農業落後農民毫無生產積極性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最近訪問剛由中國大陸回來的華府美利堅大學中國問題與農業問題專家芮文賀，談到中國大陸內部的情形。以下是訪問問答全文：

記者問：芮文賀先生，中共的糧食在一九七七年能自給自足嗎？

芮文賀答：去年的穀物粗收成，可能在二億八千噸左右，包括馬鈴薯和甘蔗以四磅換算成一磅穀物在內。但這個穀物粗收成數字還包括稻穀在內，而稻穀必須碾過才能吃，這個過程會使重量失去三分之一。

這個數字差不多足夠應付每個中國大陸人民每天大約一點一磅米的配給量——大約和泰國人的平均消耗量差不多。

但中國大陸這個配給量是個人消耗的最高量，並不能保證每個人都可獲得一點一磅的配額，特別是在歐亞大陸氣候持續不好的時候更是如此。去年冬天和春天，黃河平原就會出現過兩百零三天乾旱的日子。

問：其他的食品也配給嗎？

答：食油是以每人每天大約四分之三茶匙的比例配給。這是極低的配額，大概只是印度人消耗量的四分之一。所以食油非常缺乏。另外，豆腐和其他用大豆製成的蛋白質產品也缺乏。

二十年前，中國大陸每年生產一千一百萬噸到一千四百萬噸的大豆，並且有許多輸出。到一九七七年，卻只生產七百萬噸大豆，並還得進口。

肉類一向是奢侈品，在華南某些地區，每個月的配給量只有六盎斯，現更罕見，只有在沿海地區和大河沿岸才有。

問：你對鄉村生活的印象如何？

答：農民似乎還健康，衣著也還適當，使我不解的是，我沒有看到一個人是在勤奮地工作，這可能是缺乏工作的誘因，也可能是營養不良的結果。人如果缺乏蛋白質和脂肪，就不能賣力工作。當然，每個人都在工作，但卻不像以前那麼勤奮。

當我們這個由園藝家和果樹栽培家組成的訪問團由華南越過邊界進入香港時，許多團員問我和內人——我們兩人是訪問團中唯一過去曾在中國大陸住過的人——我們在中國大陸看到的人，跟香的中國人是否眞的是同一種族，因爲在香港的中國人行動矯健得多，而且反應和精神似乎也比較好。

問：中國大陸有多少人？

答：我個人認爲，中國大陸現在的人口在九億到九億五千萬之間，可能較接近後者。不過淨增加率已減少到很接近每年百分之一。

問：那麼節育工作做得很有效——

答有些中國人說，鄉村的節育工作不像都市那麼有效，但就算是農村地區，當局採取的措施也很有效——而且嚴厲。

婦女在二十四歲或二十五歲之前不准結婚，男子了要到二十八歲手能成家。等達到規定年齡時，還得「革委會」批准才能結婚。婚前性行爲絕對禁止。爲了監督青年遵守規定，每個生產隊或組織的成員，都要互相監視。

夫妻一旦有了三個孩子之後，馬上就有強大的壓力要他們就此停止生育。爲人妻的都知道，結紮輸卵管對家人有利。我們曾經在河南省一所醫院連續參觀兩次這種手術，接受手術的人都是以針灸麻醉。手術完成後，病人馬上起來走出手術室，並且笑著向我們揮手。

問：中國人一向喜歡大家庭，他們肯接受這些限制嗎？

答：養兒防老的觀念現在已不像以前那樣濃。宗祠已經拆掉，墳墓已經夷平，所以兒童已經不再崇拜祖先

問：農民仍然支持中共嗎？

答：我可以這樣回答：中共當年是因許諾要把土地分給農民才獲得勝

利。

中共實行了徹底的土地再分配計劃，很多地區的土地都歸在農民名下，這是極重要的策略。

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八年，農業生產穩定地增加。農民有增加生產、改善灌溉、努力工作的誘因。中共引進了互助勞動隊、合作社等觀念，但農民仍然擁有自己的土地。

然後中共犯了基本上的錯誤，他們把農民的土地收回，加上氣候惡劣，於是中國大陸由一九五八、五九年冬天到一九六二年春天，發生了嚴重的糧食短缺現象，甚至可說是飢荒。農民認爲他們被中共出賣了，於是他們在很多鄉村殺死地方黨幹。

問：不滿的工人想找其他工作嗎

答：沒有，工廠工人未得廠方「革委會」許可，不能辭職，也不能到別的工廠去。生產隊的農民未獲許可不能離開，或者說，除非上級決定把人力調到另一個社區去，否則農民也不能離開。事實上，每個中國人都被指派終身担任一種工作。

問：中共正在使農業現代北嗎？

答：最重要的機械化措施是使用抽水機灌溉。在城市附近，抽水機是用電力發動，遠一點的地區則用柴油引擎。

你可以看到一些牽引機，尤其是在華北平原，當地的農田已整理成大單位。

牽引機多半是舊式的，農民用來整土和運貨。

在華中、華南的稻米產區，你可以看到兩輪的園藝牽引機，這是在日本和台灣處處可見的那種極小的牽引機。

華鄧爭奪宣傳地盤 評論文章針鋒相對

講馬克思主義、講領會和掌握毛澤東思想而只提鄧小平，不提華國鋒，並不是因爲沒有機會提及他，有這樣的機會。除非故意避而不提，否則整篇「記者述評」文章，沒有一個段落、沒有一個句子不可以加插上華國鋒的名字。而事實上，在共報刊文章中，已幾乎找不到第二篇沒有華國鋒的名字者。

一個最突出的例子，文章一處說：「四人帮出於篡黨奪權的反革命目的，肆意歪曲和踐踏黨的教育方針……。現在，四人帮被徹底粉碎了。他們在教育戰綫上挑起的一場大論戰，也以可恥的失敗而告終了。」倘若文章作者心目中還有華國鋒其人，寫



法使必然是「……。以華主席爲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帮之後……」又如，「述評」開首提到「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換了別一篇文章，也大可以寫成「在華主席爲首的黨中央親切關懷下召開的……」。即以共報在登載「述評」文章之後的第三天（五月十七日）發表的專談教育問題的「社論」來說，便是那樣開頭的。

以「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回答」爲題的那篇共報文章，非止禁口不提華國鋒，更且刻意將鄧小平奉爲神明，視他的講話如金科玉律。使人很容易感覺到它好像有意以鄧小平代的形象替華國鋒。

用「代表們」之口來突出鄧小平，是文章的一個特別手法。諸如：「代表們說，鄧……的如這些論述，有力地回答了被四人帮搞亂的路綫是非問題，回答了如何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毛教育思想的問題……。這個回答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回答。這個回答，給我們打開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明確了方向，增強了信心」；「從代表們的深切感受中可以看到，鄧對當前教育戰綫上一些重大問題所作的馬克思主義的回答，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它不僅爲教育戰綫實現新時期的總任務指明了前進的方向，而且對各級領導幹部和全國教育工作者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育」；「正如一位代表在自己的學習體會中所說的那樣，這個重要講話，對於我們起到了明確方向、增強信心、鼓舞鬥志的作用。」

看了這些無所不用其極的吹捧之詞，人們（應該包括中共黨員在內）不禁再要想，今日中共的第一號頭子，究竟是「華」還是「鄧」，在「當前教育戰綫」和其他戰綫中，到底還有沒有華國鋒的立足之地。

批孔哲學家楊榮國在廣州被鬥垮鬥臭

在江青集團當權時曾紅極一時的「哲學家」楊榮國，現在已隨江派的垮台，而淪爲被批倒批臭的「對立面」。剛恢復活動不久的「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最近召開了一個有五百多人參加的「批判大會」，來批鬥他。據中共說，這是該會自今年一月恢復活動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會。

楊榮國在卅年代便是黃浦灘頭的文化混混，大陸淪陷後被中共搜羅到「中山大學」任「哲學教授」。中共「批林批孔」時，他以「孔子——頑固維護奴隸制度的思想家」一文，而出過一陣風頭，爲江青所青睞。從此便跟江青搞「影射史學」，如以批李斯暗喻周恩來之類。現在中共指責他：對江青集團利用史學攻擊周派的活動，「揣摩迎合，亦步亦趨，不惜歪曲歷史，大搞『古爲邦用』的影射史學，扮演了一個極不光彩的角色」。廣東省「歷史學會」的共幹出面揭露楊某：一九七六年夏天，周恩來已死了，

江派攻擊的目標對着鄧小平，楊某以爲這是他攀龍附鳳的大好時機，「在一次會議上作了又臭又長的講話」，挖空心思地影射改擊周恩來和鄧小平。楊某曾說：「孔老二爲了復禮，研究來研究去，認爲還是周公所制的禮最好，所以結論是『吾從周』」。楊某的舊作本來一向認爲孔子對殷禮和周禮是一樣重視的，但在這次講話中，他却突然來一個大變調，千方百計地把聽眾的注意力引到「周公」身上，其用心是一目了然的。楊某還被指爲「狂熱地鼓吹『四人帮』的『儒法鬥爭貫穿古今』論等一系列反歷史唯物主義的貨色，在幹部中造成了極壞的影響。」因此現在中共又要「批判楊榮國的影射史學，清除其流毒和影響。」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笛回文　封淑英

梅落數風調。水吟龍應起。哀聲故逗人。月上樓斜倚。

回讀：

倚斜樓上月。人逗故聲哀。起應龍吟水。調風數落梅。

詩　劉[illegible]宇

發爲心坎聲。所以言其志。三百采風篇。溫柔敦厚意。

畫

變化本神奇。形容[illegible]。無聲勝有聲。直可窮萬類。

琴

[illegible]。知音惟子期。七絃久不[illegible]。松風應在茲。

棋

進退合其度。運籌方寸中。制人憑勝算。一着便稱雄。

書　馬天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欲放仁人。

馬　[illegible]

[illegible]

老師　其一　[illegible]伯衡

[illegible]

其二

[illegible]。[illegible]張。芳[illegible]古留。

聽歌　[illegible]

[illegible]

燒荒野草已將盡。海月山雞亦不平。

前題二首　李文格

聽罷琵琶別漢宮。一枝清艷占東風。
玉梅唱到瀟湘雨。疑是瓊仙下碧空。

昔日荊卿歌易水。虞兮騅逝也英雄。
平生怕聽南詞調。最愛劉邦唱大風。

前題　贈李玉梅小姐　黎心[illegible]

久矣不聞竹與絲。今宵[illegible]玉梅詩。
孤[illegible]梅柳朱絃絕。一曲瀟湘夜雨時。

前題　[illegible]惠波

曲奏霓裳幾誤仙。座前不少李龜年。
我[illegible]。恒對[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吳姬哀唱斷腸曲。棖觸傷心淚暗流。

前題　[illegible]

高樓明月照高歌。十載重來兩鬢皤。
[illegible]唱。[illegible]已無多。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聽歌　[illegible]

[illegible]

繁絃急管總關情。况復春風播曉鶯。
我亦周郎能顧曲。白頭猶戀舊歌聲。

前題　彭既白

繁絃急管舊生涯，載酒江湖夢已賒。
一別秦淮歌舞地。傷必怕聽後庭花。

前題　賴定中

吟餘對酒更當歌。雅集今宵樂事多。
滿座披荆文會客。知音[illegible]管絃和。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三日[illegible]尚繞梁。

前題　林[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四首　季子

詩詞入樂復成徒。[illegible]。
[illegible]化。[illegible]。

中華文化三河流。自北迤南入九州。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阿聾目聽眉傳語。寧待拂絃始顧哉。
[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陳[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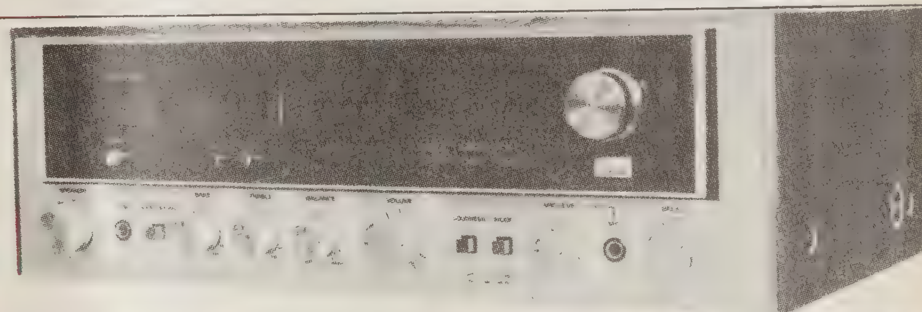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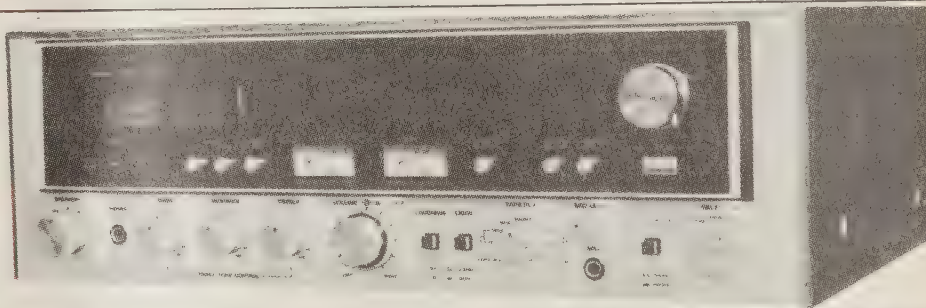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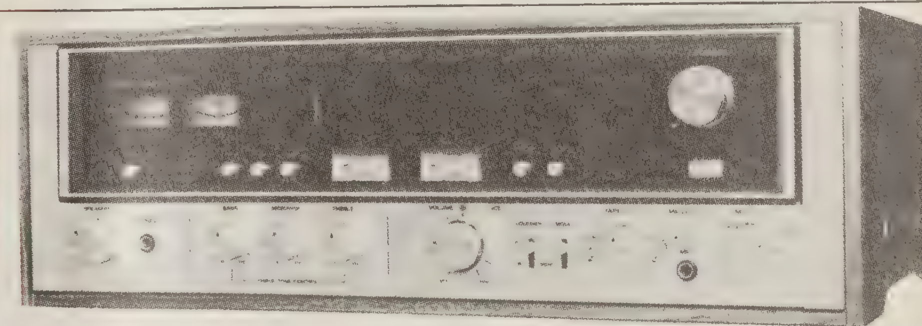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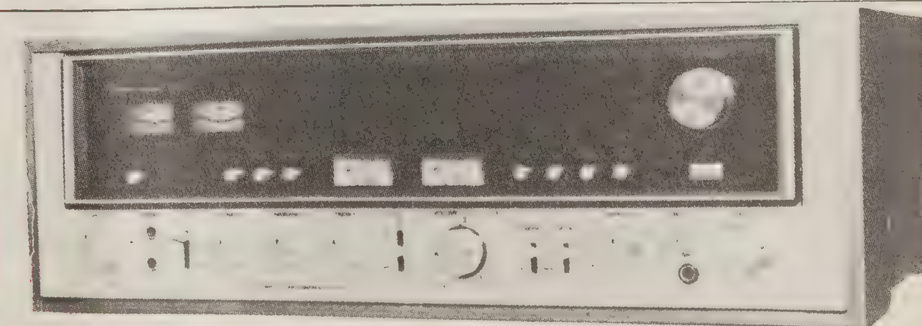
7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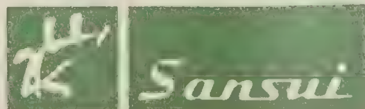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響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554



金禱事件的眞相
參加第六屆總統就職大典
當前中共的重要策略「統一戰綫」
布里辛斯基訪平與鄧耿機密講話
金禧事件外一章
神祕飛行物體突襲蘇聯
香港的工業多元化
卡達的「中子彈」騙局

越南排華

「誰留下的記種？」

嚴以敬作

NO.554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一九七八）六月八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叁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本期要目

一週評論

金禧事件外一章

一小撮別有用心的顛覆分子對金禧中學所進行的奪權鬥爭，也就是謀產行動本來是應該成功的，但現在因為他們的狐狸尾巴不僅露了出來，且越拖越長，結果失敗的命運是注定了的。他們的失敗，老實講並不是香港的輿論界盡到了維護正義的力量，而是由於那十六個聶元梓式的攪手教師中也分成了派系，背景不同，且各為自己和自己所屬的組織的目標「理想」而鬥爭，結果本來應該成為他們硬得不能再硬的靠山的港共，對他們的支持並不賣力氣。港共採取的態度是閃閃縮縮、若即若離，所以，那一小撮攪手以及他們的炒埋不夠一碟的所謂「支持者」，再鬧也鬧不出道理來，相反地必是越鬧越丟醜，終至失敗。

香港政府教育司對金禧的封校措施非常明智，天主教香港教區胡振中主教的堅決態度亦極為正確；否則的話，對金禧事件表現出一套荏弱無能的態度，今後混進教師隊伍中的搞派、鬧派和奪權派、謀產派等等三山五嶽人馬，必是動輒發揚「反潮流精神」，組織「白衛兵」、「藍衛兵」、「灰衛兵」向學校當局造反。

但可以肯定：他們抄襲他們的祖師爺毛澤東的陳舊手法已經行不通了。又何況那些搞手各有各的山頭呢？不可否認，他們之中以及支持他們的少數甚麼「專業」團體的頭頭是在港共的指揮棒下跳動，可能他們不是港共的「同志」，但走狗、嘍囉、尾巴份子他們還是有份的。但其中也有打着「馬列主義」招牌，對中共却有敵意的新左派份子。所謂「革馬盟」等等山頭就是其中之一。

香港幾百萬人口中，多數是近二十九年來逃離中國大陸的政治難民，他們反對中共極權統治集團，也討厭包括他老豆在內無所不反只不反金錢和自己的新左派。在輿論方面，堅持正義且一直鍥而不捨，揪住金禧那一少撮醜惡的搞手尾巴不放的只有一個萬人日報。萬人日報每天只出一張紙，因此力有限，人才自然也談不到濟濟二字，然對於反共愛國伸張正義確實做到了盡其在我的責任。如果香港再有幾份像萬人那樣的報紙，搞手們組織「白衛兵造反」可能又要多考慮考慮。萬人日報不是鍾馗，但「捉鬼」確有一手。十天前，那批英雄們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召開甚麼「羣眾大會」，他們和他們的同路人、支持者作了一番令人作嘔的醜惡表演。香港各種立場的報紙都作了採訪也都作了報導。其中，寫得最好的一篇報導是萬人日報記者謝永昌。他敢於大胆地觸及問題的核心和焦點所在，所以令人讀之心情大快。如他說一個被香港大公報指為「小小青年領袖」的胡某，以所謂「文化人」的身份上台講演，第一句就說「我不是革馬盟份子」。那意思是說他參加大會並上台講話是出於「正義」。

其實，一個人在褲裏藏着一條又粗又長的狐狸尾巴，始終要露出來的。當然，藏尾巴需要技巧和藝術，而胡某則由自己的一句話洩露了天機。你閣下「盟」不「盟」誰管？自己應該知道啊！

還有，那位上海「赤腳醫生」，操的是半鹹淡的粵語，說起話來老氣橫秋一味「支左」，本來他的面目已經可憎，再聽他的話，簡直叫人起了一身米粒大雞皮疙疤。他本來是凡事都要「議」論一番的閒「員」，據說還是「選」出來的。今年別選他了，不然他會主張在麥督去任後請北平派一位「人民港督」來。

那幾個搞手中有新左派，所以香港左報對他們的支持不起勁，此外像萬人日報這樣的下定除惡務盡的決心的報紙扯住他們的尾巴尖兒怎麼也不肯放手，加上到底「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現在他們的表演已經是神枱貓屎人憎鬼厭，下一步必是「老鼠過街人人喊打」。

那幾個搞手的口號是甚麼「進步開明教育方法」，說起來很好聽，其實他們是學他們的「祖師奶奶」江青以張鐵生、黃帥為「典型」，以遼寧省朝陽農學院為「樣板」，搞的那套「教育革命」的翻版。至於金禧封校後，他們脅迫部份天真無邪的學生和部份所謂「家長」到天主教無原罪堂前靜坐，並組織人「慰問」，送茶水派麵包。這一套是中共早年在政府統治地區搞所謂「學運」時的老一套。

俗語說：「物必先腐而後虫生。」如果不是那位天真得近於無知的梁修女「引鬼上門」，又那有這些麻煩呢！

全球華僑代表湧到台北
參加第六屆總統就職大典

萬人傑

第六屆總統、副總統蔣經國、謝東閔就職大典，五月二十日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全球各地華僑團體代表湧到台北，總數達一萬餘人，情況至為熱烈。由此可見到新任正副總統之深得人心。老萬也率領了萬人協會觀禮團，並親到國父紀念館看到歷史性的時刻，特將所見所聞，紀述如下。

我參加了總統就職大典

二十日總統就職前，有一萬多華僑從海外各地趕到台北，慶祝總統就職大典。那幾天，到華僑會舘辦報到手續的各地代表團團長，擠得水洩不通。

有位僑領抱怨辦事人員沒把秩序搞好，要是排隊順序辦理，便不會出現這混亂情況。老萬一位多年老朋友，在僑務委員會服務二十多年，向老萬吐苦水，他們工作人員已兩晚通宵工作，吃飯也只能帶了便當上辦公廳，把握着報到的人稍疏的時間，才匆匆填飽肚子。

秩序不好是事實，工作人員宵旰勤勞也是事實。只怪回國的人太多，各種安排，確大費周張。

台北市面，掛上歸僑證的人觸目皆是，特別在粵式茶樓，到處聽到說廣東話的人。單是從香港去的，便有幾百個團。更熱烈的是美洲華僑，陣容鼎盛，蔣總統不但在國內得人心，更得到海外華僑一致擁護，否則怎會有那麼多人自掏腰包，老遠跑回國內參加慶典呢？

總統、副總統就職大典在國父紀念舘舉行，時間是五月二十日上午九時正。國父紀念舘禮堂只有二千個座位，觀禮的人除文武百官，還有國大代表主席團、外賓等，歸國僑胞代表席位只有兩百，無法容納所有回國觀禮團的團長，只有部分團長有此榮譽。老萬不是以萬人協會回國觀禮團團長資格參加，是用萬人日報社長身份取得觀禮證，觀禮證非常渴市，能跑進國父紀念舘觀禮的算得「唔係嘢少」了。

九點前，觀禮的人便須全部進場，原則上座位與觀禮證數目相等，但遲來的似乎有些人額滿見遺，可見沒有人肯放棄權利，還有人出術混入。

老萬八點進場，坐第十六排二十三號位子，可說是「超等位」。回頭望望，至少有六分五的人在老萬後面，座中見到許多熟悉的面孔，他們是香港有地位的朋友。六年一次的總統就職大典，確是難得的機會。

我們中好幾位早上參觀了典禮，下午便趕回香港工作。

一萬多華僑回國觀禮，當然沒可能每一個都能參觀，不過，三家電視台聯合播影，在電視機前也看到當時實況。何況第二天蔣總統舉行了一次盛大茶會，把所有僑胞請去，大家在茶會中得瞻新總統豐采，感到「不虛此行」。

就職典禮前後，僑委會更為他們安排不少精彩節目，我們廿幾位萬人協會會員都認為收穫豐富。

廿二分鐘歷史時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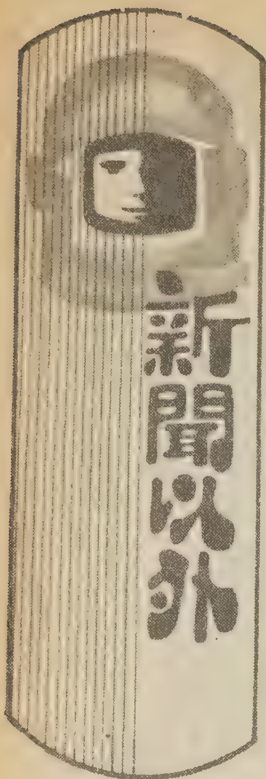
回到香港後，人們告訴，在香港螢幕上也看到蔣總統就職典禮，但只有旁白，也不大看到台上左右兩邊各插了的六面國旗，當中一面用木板紮成的巨大國旗，也在拍攝者巧妙技術下避免了入鏡。不過，能在當天就看到這個簡單而隆重的典禮，對四百多萬香港中國同胞來說，很不錯了。

不過，在電視上看，跟現場氣氛大有不同，巨大講台上，全是花和樹，老萬坐在第十六排，無法分辨這些花與樹是真的還是人造的，事後台灣官方朋友告訴我，每一朵花，每一塊葉都是真的，相信在佈置時花了不少工夫。許多人對這種佈置很欣賞，老萬却感到不大調和，台上全是花與樹，彷彿置身公園裏，但當中有國旗、國父遺像、總理遺囑等，又是禮堂的裝置，兩者怎可混而為一？

禮壇左側並排放了兩張用淺棕色絲絨造的椅子，看起來更不調和，這種莊嚴、肅穆的場面，如果正面和兩側只用純色帷幔，配上國旗及國父遺像，就會顯得更大方。

典禮未開始，我們都猜這是總統、副總統的座位，誰知不然，正正九點，蔣總統亮相，和他一同出現的是卸任總統嚴家淦，他們穿了禮服，坐上這兩張椅子，謝東閔副總統未上台。

儀式很簡單，新舊總統交接後，總統面對國旗及國父遺像舉手宣誓，由司法院大法官監誓；接着是副總統宣誓，謝東閔由台下走到台上，宣誓後又回到台下。老萬心想，為什麼不可以在台上多放一張椅子給他坐下？是禮節規定如此嗎？我未有機會參加過總統就職典禮，不知道。



之後，由蔣總統致詞，每個座位都有一份精印的附有總統彩照的講詞全文，大家看詞聽講，總統宏亮而帶點沙啞的聲音把二千多字的講詞流暢地唸出，當中許多精警的句子受到熱烈的掌聲。我以爲總統爲了準備這大典太過勞累，所以嗓子有點沙啞，但熟悉總統的人說，他平時也是如此，且從米高峯傳出的聲音，和先總統蔣公非常酷似，有濃厚的鄉音，如果不是看着講詞，我大概只可聽懂八成。老萬覺得，大人物有他們講話的天才，他唸得暢順，全文沒唸錯一字，聽起來語調充滿感情，非常有力，使人興奮，難怪掌聲連連。

從總統步出講台，到他送走嚴前總統，先後歷時二十二分鐘，這是一段歷史時刻，是中華民國新時代的開始，人事上有新的安排，政策上也有新的部署，反攻復土的大業，邁進一大步。

美華青少年的表演

僑務委員會爲一萬多名回國參加總統就職大典的海外華僑安排一連串節目，確是煞費工夫。老萬本來是萬協團長，但同時也是政府邀請的新聞界觀禮團的團員，到了台北後便要歸隊，因此萬協只好由陳科、吳少雄兩兄領導。

我們的節目也安排得密密的，留在台北的一段日子裏，老萬只能抽出一個吃中飯的時間，跟我們廿多位團員共叙一起，在「小杭公」廣東館子共進午膳。萬協團員，親如兄弟姊妹，彼此互相照顧，顯得我們萬人大家庭的親切。

在僑委會安排的許多節目中，我參加了就職前夕的聯歡會，在容納萬多觀衆的體育舘內舉行，以學生表演爲主，台灣女學生的槍操最精彩，藝霞歌舞團來港表演時，許多香港同胞都看過。不過，在體育舘看的國中女生槍操表演大有不同。藝霞是小型的，國中女生是大型的，而且舞台地方狹小，無用武之地；體育舘內可以操出更多花樣。藝霞只有二三十人，國中女生則有二三百人。

槍操是最佳表演節目之一，博得滿座觀衆熱烈掌聲。老萬却注意到同類的另外三個節目，這三個節由美國華僑青少年表演，有來自三藩市，有來自西雅圖，更有來自紐約、華盛頓，每隊也有三五十人，論純熟比不上國中女生，但在美國那種生活環境中，能組織成這麼一個隊伍，表演整套節目，確是難能可貴。他們老遠從美國回國，一下飛機，第二天便作出表演，這班優秀的中華兒女，雖大部分出生外國，却沒有忘本，確使人感動。

唯一看來覺得有點「不順眼」的是她們穿的服裝，不倫不類。那是中國的「古裝」，幾個「隊長」還在帽子上挿兩條雉鷄尾，表演的是現代的軍操，看起來覺得很滑稽。

不過，她們穿這些衣服也有其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在外國人眼中，穿這種衣服才是中國人，爲了表明她們是華人隊伍，只好打扮得這麼不倫不類。她們的表演，雖遠不及國中女生精彩（她們穿軍服短裙白皮靴，十分美觀），但所獲掌聲似更熱烈，她們從千里迢迢的美國趕到台北，這份熱情是難得的。可惜老萬要趕去聯合報參加宴會，不及看完全部節目，中華綜合藝術團在百尺高空表演空中飛人時，便要離開。不過，後面只是一些歌星演唱，錯過了也不太可惜。後來碰到許多僑團，他們一致盛讚聯歡會的節目精彩。

蔣總統欣賞「永恒的愛」

中影總經理梅長齡知道老萬到了台北，叫張法鶴兄通知，在華湘請客，老萬藉此結識了中影巨頭。可惜丁善璽伉儷還留在美國，未克暢叙。「永不死亡的愛」是丁導演發掘的，沒有他，不會拍成「永恒的愛」這部電影。

在和梅長齡總經理會面前，老萬已知道台北有好些人已看過「永恒的愛」試片，青年戰士報唐社長夫婦見到老萬就盛稱這部電影成功，原來他們被邀參觀了試片，還賺了唐夫人不少眼淚。我那本小書她已讀過三遍，看電影更是感動不已。

老萬又見到一位立委，他說也看過試片，認爲是中影所有出品中水準最高的一部。梅長齡總經理告訴老萬，他們還招待了許多「學生代表」看過，好評如潮。

他特別對老萬說：總統也看過這部片子，而且很欣賞。認爲倫理的愛，值得提倡。本來這部片子準備在母親節上映，是最適當的檔期，但因不願草草上映，要多些時間擴大宣傳，所以把公映日期延遲——當然，這和蔣總統對本片欣賞也有關係，要使它哄動一時。梅總經理表示：在台灣賣座絕對有把握，觀衆口頭宣傳，力量難以估計。

直到現在，看過試片的觀衆，沒有一個不受感動而叫好，包括蔣總統在內，他們都會成爲「永恒的愛」最好的宣傳員。梅總經理說的把握在此。他說還要繼續試片，招待各校代表，每班若干人，他們看後一定自動介紹他們的同學及父母欣賞。

另一項計劃是，要把老萬的小書「永不死亡的愛」（改用電影片名「永恒的愛」）重印五十萬本，除原書圖文外，還把內子和女兒孝晶寫的拍片經過收納在內，加上劇照及在美國拍片時的情形，眞實與電影相對照，一定是一本很能引起觀衆興趣的冊子。

老萬這次赴台的私務之一，是把書中所用的幾十幅照片，帶到台灣，讓重印時用原圖製版，較爲清晰。這本小書老萬曾自印三萬冊分贈讀者，也藉此籌了一大筆助學金，每年給十三位優秀大學工科學生共十多萬台幣，現在手頭已沒有存書，乘他們重印之便，老萬自費附印一萬冊，分贈給愛戴老萬的讀者。

「永恒的愛」拍製成績這麼好，說坦白話是老萬意想不到的，準備工作非常不夠，工作人員及演員大部分第一次到美國，在陌生的工作環境下，居然順利完成，已是奇迹；製作能達到國際水準，更不容易。

雖然不可以說十全十美，毫無瑕疵，但那位立委先生的話不錯，「永恒的愛」比中影過去的出品確高出一籌。

我們決不能第四次被人出賣 是同美國攤牌的時候了

岳騫

最近一月來，由於布熱津斯基選擇我國總統就職之日去北平活動，引起美國正義人士一致抨擊，由目前許多跡象看，美與華帮勾結已漸成熟，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則所謂「關係正常化」已不在遠，美國所要求與共帮者，只是要共帮暫時不對台灣用武，至於中美關係則改用目前的中日方式，此點共帮尚未同意，所以未能揭盅，如果共帮在忸怩作態後，突然宣佈接受美國的要求，則中美關係便告斷絕。此事已迫在眉睫，決不能再聽其自然，當茲新總統就職伊始，外交政策也應變被動為主動，在忍無可忍時，必須公開與美國攤牌。

美國人三次出賣我們

四十年來，美國人三次出賣了我們，第一次是雅爾達協定，美國為了促使蘇聯出兵攻日，竟然將中國之外蒙古與東北權益作為禮物，送與蘇聯，此事已經違法亂紀，蔑禮絕義，更不能原諒的是事先完全未通知中國政府，更不必說同意了，這一次的出賣，不但使我們失去外蒙古，失去東北的工業設備，更嚴重的是共軍因此坐大，不可復制。



華國鋒與布里辛斯基

第二次出賣是在大陸淪陷之前，由於美國搞出了一個馬歇爾來華調處，一力偏袒共軍，使戡亂軍事逆轉，到了後來，馬賊回國任國務卿，濫用職權，一手按住美國國會援華五億撥款不發，促使我經濟崩潰，馬賊去職，換了其副手艾其遜（此人尚未死），尚恐中華民國不亡，發表了傷天害理的對華白皮書，聲言對華政策是一筆勾銷，此時的美國當局杜魯門，馬歇爾，艾其遜內心只希望中華民國滅亡，才可以推卸他們危害人類自由，出賣同盟國家的責任。

美國白皮書發表之後，軍事情況更江河日下，代總統李宗仁見大事不好，飛去美國再也不回，行政院長閻錫山率領一個戰鬥內閣再飛東遷，席不暇暖，已不成為一個政府，若不是先總統蔣公毅然挑起興亡重担，在台北復職則今日世界安有中華民國。馬歇爾、艾其遜之「兩合公司」未賣掉中國，也許出乎他們意料之外。

第三次就是一九七二年的尼克遜旋風了，這一次因為我國有堅強領導中心，國力雄厚，人心安定，未被尼克遜旋風吹倒，雖然如此，却留下了創鉅痛深的後遺症，在尼克遜去北平消息宣佈之後，到一九七三年三月，我們不但失去聯合國的席位，世界上有四十三個國家在此期間與毛帮建立「邦交」，其中包括了一向被認為我國堅強盟友的土耳其、伊朗、日本、澳洲、紐西蘭、非洲的薩伊與馬拉加西。伊朗國王、薩伊、馬拉加西兩國總統，澳、紐、日本三國首相（此三國乃責任內閣制均曾到台北訪問）。

美國總統輕視我國政府

不僅如此，尼克遜與周恩來發表的「上海公報」更成了美國外交的「憲章

」，卡達也有遵守的義務。數年來對我國所造成的精神困擾，實在使人無法忍受。

舉其大者，一方面是美國當政者（三任總統及三個國務卿，兩個安全顧問）日日不離口要與毛帮「關係正常化」，從那時起，美國政府大員未有一人到過台北，美國兩位新總統（福特與卡達）就職，可以約見共帮那個非驢非馬的「辦事處主任」，絕不考慮約見我們的駐美大使，我們大使連國務卿也見不到，只能見到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其地位相當於我國外交部的一個亞洲司司長。

此事許多人歸咎於駐美大使之顢頇無能，此人誠然無能，但即使現在大使是蔣廷黻，也無可如何。

美國以上三次出賣中國的事，沒有一次打過我們招呼，筆者相信一旦美國要同共帮「關係正常化」時，能在二十四小時以前通知我們就算很夠交情了，試問到時這一悶棍怎麼接。

「招牌」將不能存在

筆者要特別說明時，我們萬不可把美國承認共帮當作一件普通事。拙文在萬人日報發表後，贊成者固多，反對者亦不少，但無論反對贊成，均是同一戰綫的朋友，基於愛國立場而討論，筆者均甚感激，內心決無軒輕之分，其中司馬不平先生指出即使美國承認共帮，中華民國招牌也不會除下，共軍也無力攻台，此言誠是，區區完全同意，但拙文所說中華民國招牌不能除下，並非指共軍之進攻，在可見將來，共軍無力攻台，亦不必攻台，而是用其他方法亡我。

目前與我有邦交國家尚有二十六國，如美國與共帮「建交」，我又接受了日本模式，一年之內，還有幾個國家承認我們，若作悲觀看法，最多只有三國，其中並不包括韓國與梵蒂崗，而是沙特阿拉伯，尼加拉瓜與薩爾瓦多。

雖然筆者也曾屢次說一個政府是靠國民承認，不是靠外國及聯合國承認，但世間安有無友邦承認的政府，到時我們的地位將如二次大戰前的「但澤自由市」，「的里雅斯特」自由區，成為一個等待解決的地方，「招牌」是否還能存在？

所以我們決不能讓美國輕易承認共帮，筆者在萬人日報所寫的「擺好棋式一子兙一子」，並非意氣用事，實在經過深思熟慮寫出，那段拙文，相信海外地區看不到萬人日報的讀者尚多，茲重錄一次。

擺好棋式一子兙一子

「目前對美外交，我們應擺好棋式與美國人看，你動那一個子，我便動這一個子，如果你不怕我們動這個子，否則還是不要冒這個險好。

美國要動的一個子是與共帮「關係正常化」，我們一個子便是開放澎湖供蘇聯太平洋艦隊揚水加油。這步棋對美蘇的爭鬥有何等影响，暫時尚難斷言，但目前已經知道的，蘇聯千方百計想到東南亞找一個港口停泊而不可得。如果澎湖能讓蘇聯太平洋艦隊停泊，整個東南亞陣營便立時大亂，首當其衝的是日本，日本商船由中東運原油，經常同蘇聯艦隊在公海相逢，其安全性如何？日本人自然有數。

其次是東協五國有切膚之痛，不知禍至何日，這樣更可出了二十多年的寃氣，二十多年我們替東南亞各國看守大門，却未得一國的稱讚與感激，反而有意無意與我們各種打擊，能在聯合國投我們一票便是天高地厚人情，索性來個一拍兩散，拚個鷄飛蛋打。

此一辦法在目前自難使愛國同胞普遍接受，或者有人以為此舉違反了我們的國策。

但國策最高原則應當是保衛國家獨立，民族的生存。只要能保持中華民國存在，台澎金馬一千七百萬軍民要活下去，不作西貢、金邊市民之續，為了達到此一目的，採取任何辦法都是崇高的國策。

或者有人會說如此以來不是引狼入室，民國十三年之聯俄容共，民國二十六年之聯俄抗日，幾使國將不國，此言誠是，但此時情況不同，今日我國領土只有一羣島嶼，可以開放一個離島供蘇聯軍艦停泊，最大不過澎湖，不准蘇聯人一兵一卒進入台灣本島，有何引狼入室之慮，蘇聯總不能向台灣突襲，眞有此事，我海軍雖非其敵手，陸軍制其海軍也有餘。

筆者所提出者只是一項戰畧，一個子兙一個子，如果美國人不動那個子，我們自然也不動這個子，大家仍然是友邦。否則我們為了生存，甚麼辦法都用得出，這不是我們對不起朋友，而是朋友對不起我們。

假如我們眞的擺出這種棋式，不必說美國要縮手，就算美國仍然一意孤行，日本首先要向美國磕頭，勸阻美國與「共帮正常化」，其次太平洋國家包括澳紐在內，也會勸美國愼重。到頭來，華國鋒、鄧小平也許會自動要求美國停止「正常化」的談判。

時局日日在變，我們的政策也要因時因地的變，我們要生存，但生存要靠自身，不是靠哀求美國人保護。」

土耳其作得我們為何不能？

筆者下筆時自知拙見難為愛國同胞普遍接受，果然先後有司馬不平、黎日煊先生提出異議。但就在撰寫本文時，收音機報告土耳其總理將去莫斯科簽友好協定。世界各國與蘇聯人仇恨最深的不是中國而是土耳其，土耳其人有一句諺語：「土耳其任何墳場裏，都埋有與俄國戰死的屍骨。」土耳其過去也是美國最忠實盟邦，但因美國禁運軍火去土國，土政府轉而與蘇聯改善關係，最近美國政府已考慮軍火解運了，美國人只吃這一套，土耳其作得，我們為甚麼作不得？

當前中共的重要策略「統一戰綫」

朱文琳

華國鋒是毛澤東的「好學生」。他用軍事政變，逮捕了毛婆江青，竊取共黨的領導權，又擴大發展統一陣綫，企圖用來穩住陣脚，鞏固權位。在共黨「十一大」，華提出「八大任務」，其實只有四個重點，統一戰綫即其一種。

今春，中共召開「人大」與「政協」，會議本身，就是一項統戰活動。會議通過的有關文件，對中共「時代總任務下」的統一戰綫，有深刻地分析；綱領性的決策，把中共當前的統一戰綫推向一個新的高潮。華說，這兩個會議同時召開，對進一步鞏固與發展統一戰綫，有重大意義。

中共擴大統戰的原因

統一戰綫是共黨叛亂的「三大法寶」。中共常用它來變弱爲強，作爲擴大發展的手段，也常用它解除困難，作爲渡過危機的符咒。試想，當初若無「西安事變」，共黨早已被我們聚殲，若無「七七事變」，它又何能坐大？共黨叛亂得逞的原因很多，它在國內外的統戰攻勢，給政府帶來的損害和打擊，並不小於武裝鬥爭。當然，統戰並非「絕對武器」，它能獲逞往往來自我們的錯失，如我們內部沒有矛盾、分歧，統戰便無能爲力。

當前，中共擴大發展統一戰綫的原因，由於它遭遇到空前的危機。近三十年的暴虐、愚昧統治，使大陸的經濟文教落後，政治思想混亂，人民生活艱困，到處是一片混亂。「四人帮」的潛力既大，思想遺毒很深，清除既感困難，反抗愈來愈兇，乃致內亂鼎沸，外患加重。蘇聯大軍壓境，使中共的軍事負担不堪負荷。而對中共壓力最大的還是中華民國。卅年屹立不移，已使中共吃了一個大大的敗仗，而台灣地區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諸方面奇跡般的建設成果，和中共「一窮二白」的爛攤子比較起來，更使中共惶惑驚恐，寢饋難安。這種事實、這種發展，在國際社會中已爲各方面所體認，壓低了中共的氣燄和活動。在中共內部也發生了強烈的感染，擴大了大陸的鬥爭，並有可能導發新的革命。

令人遺憾的是美蘇爭衡，美國及其盟友日本西歐諸國，受到蘇聯軍事的直接威脅。爲了減輕壓力，欲以所謂平衡戰略，聯毛制蘇。它們甚至想從軍事與經濟方面援助中共，要支持一個「實力強大」的中共，去扯蘇聯的後腿。當然他們也企圖藉此爭取大陸市場，擴大與中共的貿易。

中共遠近程戰略目標

中共的統一戰綫，是它「新時期總任務」下的一部分。目前，華國鋒政權仍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但是受到主客觀環境的拘束和限制，在內外政策上，不得不暫時採取較大的彈性，走比較現實的路子。這項政策的中心，是全力延遲戰爭，「先把自己的事辦好」。這就是說內政居首，其他放後。在內政方面，中共高唱要徹底肅清「四人帮」的帮派體系和思想流毒，「加強政權建設與民族團結」，並在這個基礎上，「繁榮社會主義科學教育文化事業」，「加快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要求在本世紀內完成「四個現代化建設」，把中共建成「社會主義強國」。在對外政策方面，口頭上仍「堅守國際義務」，把「解放」全人類作爲它的「革命」的終極目標。華在「五屆人大」報告中，對紛爭中的國際事務，堅決支持者有十二項之多，和林彪在「九大」的報告中，周恩來在「四屆人大」的報告比較起來，其對外擴張的野心，可以說空前高張。這是「革命的高調」。在遠程戰略方面，企圖藉此加深美蘇「兩霸」與第二、三世界的矛盾與衝突；在近程戰略上，則可收到聯合多數打擊少數的功能。中共的近程戰略，似在以反蘇來爭取美國和一些「第二世界」國家的支持，保障它的安全，幫助它的建設。當然，中共決不放棄世界革命，它雖然以「三個世界」的區分和運用，作爲達成這項目標的武器，但它的眞正的企圖是把世界「革命」的勝利，主要寄託在未來的美、蘇大戰上。中共所以高喊要「加強建設」，準備打仗的原因在此。「解放」台灣，已被中共放在近程戰略的日程上。它除了拿出政治和軍事這兩個武器外，還在外交上對支持中華民國的盟國，施以恫嚇和壓力。

在上述戰略方針下，中共的統一戰綫，也分爲對內、對外、對台灣三個部分。

中共對內及對外統戰策略

對內方面，建立反「四人帮」的統一戰綫。這項政策的提出，顯示華政權在政治上非常孤立，靠暴力解決不了問題。在「反四人帮」統一戰綫下，許多在「文革」，乃至「文革」前受毛迫害的老共幹，重新掌權。他們殘酷的報復手段，擴大了打擊面，更加深中共內部的混亂；擴大對尾巴黨派、「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和科技人員的「革命統一戰綫」，要求他們貢獻知識和智慧，爲「社會主義建設」作更多的貢獻。中共已修改有關政策，但是華國鋒與鄧小平



圖爲中共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第一次會議主席台，會議本身就是一項統戰活動。

間仍有歧見。

「擴大華僑愛國統一戰綫」，其主要目的在爭取僑滙，充裕建設資金，爭取華僑與華裔知識分子、科技專家，參加教學與「四個現代化」建設。此外還「動員華僑」對國內的階級鬥爭（國際統戰）貢獻力量。中共除調整僑務組織，修訂僑務法令外，還透過各種公開與秘密組織，展開統戰工作。

對外統一戰綫，在儲聚「革命力量」方面，中共不斷加強對「第三世界」的團結與領導，同時還爭取「第二世界」，建立「國際反霸統一戰綫」。不過依據中共統戰原則，經過正確的區分敵友以後，要爭取聯合「第二號敵人」——美國，來建立反蘇統一戰綫，其中包括第二、三世界。這兩個統一戰綫，後者屬於近程的，前者屬於遠程。在中共「又聯合又鬥爭」的統戰原則下，可以並行不悖。這就是說，中共在對蘇鬥爭中，還可以進行必要的聯合，在與美聯合中，也要進行應有的鬥爭；這樣它便可以用明天的敵人，打今天的敵人，形成對蘇的反包圍。至於其他「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國家，應依各國不同的戰鬥任務。除了政治和軍事上的統戰之外，中共最着重經濟上的學術的與科技的統戰，中共以「四個現代化」的口號虛構一幅外貿遠景，利用前面提到過的各國的心態，爭取各國與中共擴大貿易往來與學術、科技交流，助中共「加速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另一方面，中共在利用對外統一戰綫，爭取與各國的「關係正常化」。打擊與扼殺台灣，便是「關係正常化」的一項重要任務。

中共對台統戰陰謀

中共對台的統戰任務，就是消滅台灣的政治、社會與人民富裕的生活。它的形式，是總體性的「人民戰爭」，由大陸、海外與台灣三個戰場組成的。它主要方式，是希望透過政治的、經濟的、外交的與軍事的壓力。促成和平的「解放」。如其不然，則經由這一階段的努力，給武裝的「解放」製造條件，或直接支援武力「解放」。它可能使用的力量，在大陸方面，除中共的組織與人員外，主要的是組織與動員附共或被俘的我軍政人員和與台灣有社會關係的各方人士。在海外，除了少數投共附共的華僑、留學生與華裔外籍人士外，還包括親共的外國政府機關、私人團體和個人。在台灣則是中共的地下組織人員與同路人。這是四度空間的戰爭，它包括空中的廣播與空飄。（中共甚至利用對漁民的氣象報告進行統戰），海上的滲透和海漂，台灣基地的地面與地下鬥爭。中共除從大陸，從港澳直接向台灣發動心戰、宣傳、滲透、「策反」等統戰攻勢外，還經由海外各國向台灣進行迂迴包圍。他們從正面替中共統戰宣傳，鼓勵台灣軍民向共「認同」、「回歸」，這種咀臉還容易識破，可以防範。最險惡的是間接與隱蔽的活動，它們打起關心台灣和台灣人民前途的招牌，用台灣自治、獨立等謬論，在社會，在民間散播與製造矛盾和分歧，撕裂台灣的思想意識，促使台灣社會腐化惡化，擾亂台灣的經濟生產，破壞台灣的政治團結。幫助中共達到侵佔台灣的目的。這些人大都有背景，受「帝國主義國家」的掩護和支持（這些國家當然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可是被中共所乘，加以利用）。有來頭的拿着洋護照、或頂着博士、專家帽子；有掩護的，披着宗教家、政治家、實業家的外衣，令人防不勝防。至於那些經由中共以特務手段直接派遣，以各種面貌，潛藏各種掩護下的共諜份子，統戰人員，自然更不在話下。

總括起來，中共凌厲的統戰攻勢，非出於它的強大，而實由於它非常荏弱。它企圖利用統戰，度過危機，擴大發展。這種形勢，使中共的統戰攻勢，在戰畧上是防衛的，在戰術上是攻擊的；從全局看是守勢的，從局部看是攻勢的。而台灣正是它主要的攻擊目標。當我們察覺中共的虛弱，了解自己的強大，揭穿中共的統戰伎倆，明白自己存在的弱點而加改正時，便不難有所因應而予中共以迎頭痛擊了。

布里辛斯基訪平與鄧耿機密講話

趙玉明

布里辛斯基已結束北平之行，雖然雙方對訪問內容秘而不宣，但從他們在酒會上的談話，可窺知其主題是環繞「正常化」及「台灣問題」。儘管北平集團對此兩問題所抱的希望極微，但盡力拉攏美國，誘其掉進中共設下的「陽謀」中，以解決目前內亂外困的危機；復圖使美帝這個「兩霸中的一霸」，成爲中共兩面性政策的籌碼。

美國總統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已結束北平三天訪問，由於行前美國官方一再強調是諮商性質，他離開北平後，國務院又明白表示美國現行政策並無任何改變，但布氏訪問內容卻秘而不宣。根據外電所透露布里辛斯基在中國大陸的談話，引人注意的有三個片段，一個是在「外長」黃華所設的酒會上，他說：「美國總統決心與你們一同依據上海公報所定下的原則，消除現存的阻力及雙方關係正常化的障碍」；一個是他附和中共反霸論調所表達的觀點：「美國不坐視他人成爲霸主，或製造地區性的動亂」；一個是在他宴中共人員時的談話，形容他此行是「實用、重要、而具建設性」，他離開北平抵東京，向日本首相福田也作了相同的表示。



布里辛斯基抵平黃華迎接

從布氏這三個片段談話，已能窺知他與華鄧之間所談的內容。不論其結論如何，所謂關係正常化，必是談論的主題，中共在涉及所謂「台灣問題」時，也必然重彈所謂斷交、撤軍、毀約的老調，自不待言。

從鄧的一次講話說起

但有一個不變的事實是，不論美國派出的談判對手是誰，中共早有其一定模式。周恩來生前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於「四屆人大」會提出「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是當代最大的國際壓迫者、剝削者和新的世界戰爭的策源地」。華國鋒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在「五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承襲周恩來的意見，對反霸作了習慣性的狂吠；更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的一次講話。

根據我有關方面最近蒐獲的資料，鄧小平去年七月二十日在共黨「十屆三中全會」作了四十五分鐘的講話，共黨中央七月二十八日正式發至縣級黨委以上幹部研討，列爲機密資料，普遍展開學習。鄧對中蘇共關係，美毛關係以及所謂「台灣問題」，都有決定性意見，應屬最新的對美政策性的文件。

與鄧同一腔調的，則有前對外聯絡部長、現任「副總理」耿飈，前年八月二十四日在北平對「外交學院」畢業生的一次講話，強調認清「美帝」是「兩霸中的一霸」——引伸周恩來所謂戰爭策源地的理論，提出暫時利用「美帝」的「兩面性」。耿飈的講話雖在鄧之前，但有前後呼應的效果；自然仍以鄧的講話最具意義，他供承不少「秘密」，也道破了對美的基本策略。現結台鄧耿的談話，尋求下列三個問題的答案。

中共如何看美蘇關係

第一，中共怎麼樣看美蘇問題呢？鄧小平在他的講話明白指出：「現階段我們外交政策的重點，是堅決反對美蘇兩霸。」耿飈說得更清楚，他說：「今天我們處於兩個帝國主義集團的夾縫中，美蘇在某些方面是互相爭霸，互不相讓，但在某些方面卻也互相勾結，進行幕後交易，瓜分利益。如果我們把這兩霸逼在一塊，讓我們一個個來對付，造成的結果是不可設想的，因此，爲了生存，就必須先取一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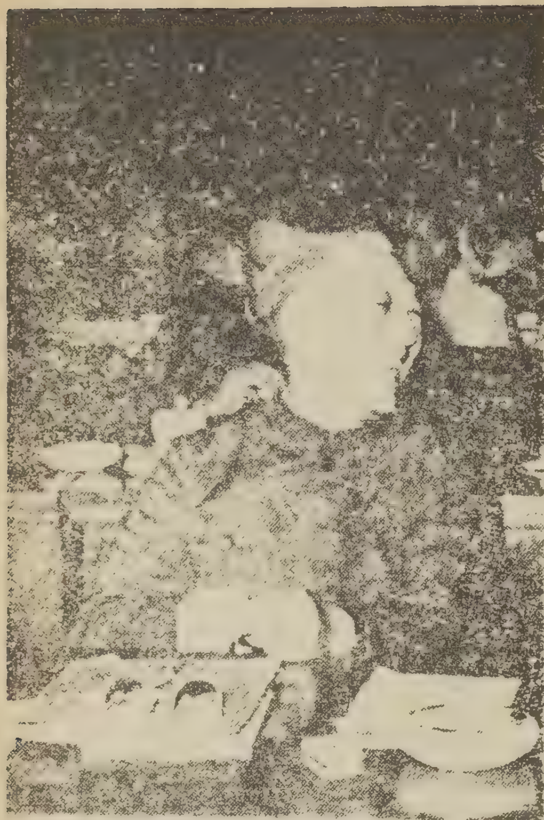
而且中共假定，美蘇爭霸的結果，不可避免的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且他們肯定與蘇共集團的根本分歧，「是絕對性的，是永恒性的」，鄧小平說：「不僅我們這一代，甚至再下一代的接班人，也很難有可能和蘇共再次聯合」。所以鄧小平主張「調動國際間一切積極有利的因素」，來共同制止和反對目前的

危機，希望將他們所謂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推延到本世紀後再發生，使他們取得主動的地位，就「大爲有利」，所以鄧小平說：「在國際統一戰綫的運用和鬥爭中，最重要的一個訣竅，就既要有團結，也要有鬥爭，也就是在鬥爭中求團結，在團結中發展鬥爭。」這是毛澤東發明的鬥爭邏輯，現在用在處理美蘇問題上，鄧小平並且露骨的說：「儘管美帝的科技，可稱世界第一，但他們在這方面却一無所知，將來仍不可避免地要敗在我們手中。」

所謂認識美國的兩面性

第二，中共如何圖謀對付美國？耿飈提出了所謂「認識美國的兩面性」，即㈠美國仍然是帝國主義國家，㈡要在一些方面積極搞好中（共）美關係。在這個基礎上，耿飈說：「現在我們已很少提到『美帝』，只簡提『兩霸中的一霸』。」鄧小平進一步的道出這種激變，在內外引起的不安，他說：「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打交道，尤其是和美帝打交道，當初會引起『國』內外的極大重視和担心，有些人指責我們自食其言，是一手反修，一手搞修。」而後鄧詳細說明「不惜拉攏社會主義制度的頭號敵人」的種種設計。

鄧小平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絕不會傻到敵我不分的地步，尼克遜、福特、卡達以及美帝將來的領導人，都跳不出同樣的圈子，他們要利用『中』蘇兩黨的分裂，來攪垮世界社會主義制度，來牽制和抵消蘇聯對他們的威脅。我們爲什麼不可以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和間隙……我們要做的是把握機會，有條件的大量引進我們的東西，主要是科技方面的技術和設備，此對實現四個現代化會有最大的好處。」這應該是鄧小平對付美國的「陽謀」！耿飈還有一段話也值得注意，他說：「我們一方面譴責美帝的軍隊賴在一些國家不走，但另一方面却支持美軍駐在西歐或菲律賓等地，說穿了一點也不奇怪，美軍留在西歐，雖然遏止不了蘇修新沙皇的侵畧野心，但至少可以造成暫時的穩定和發生嚇阻作用，來推遲戰爭的時間。」



耿飈强調暫時利用美帝

鄧小平的話，供出兩個事實，一個是詐取美國的科技，一個利用美軍在西歐打代理的「代理戰爭」，而北平集團將這種作法，自詡爲「大原則大前提下靈活的策畧運用」。

美毛「關係正常化」問題

第三，對所謂美毛關係正常化問題，鄧小平對他的講話中十分侮慢的說：「美帝先後兩位總統和國務卿以及國會議員，還有更有影響力的軍政人士等，已經風塵僕僕地多次前來，萬斯也迫不及待的在下個月（按講話時爲去年七月）就要來了，卡達同樣有這個願望，遲早也會來的……由此可見，是他們有求於我，而我們是完全操持主動的。」鄧也曾提到美毛關係「改善」的「必然趨勢」，他認爲「形勢的發展，美帝必然會就範的」，他說：「中（共）美關係正常化之後，自然有利於解決台灣問題。那時候『國』內的各種不利的因素，都會自然地消失，西藏、新疆地區的一些混亂也可以迎刃而解。」他們對美關係運用於解決內部危機的作法，正是他們當前的一個關鍵性的切身需要。

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鄧小平仍然是一付傲慢狡詐的咀臉，他進一步說：「卡達政府想一箭雙雕是夢想，根本辦不到；他們實在天眞得可憐，如果不在有利於我的條件下，即使採取日本模式，我們也不同意。大家要曉得，目前台灣問題的解決，並不是簡單的事，最後總要通過軍事行動的。」鄧小平的講話正好和耿飈較早的講話，相互呼應。耿飈說：「要很快解決台灣問題還不可能，也許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即使說中（共）美關係正常化了，也不能馬上就可以『解放台灣』……目前還是維持現狀的好，只要這個戰畧要地能有一段時間現狀不變，將來時機成熟……我們會開誠佈公，請山姆大叔捲起包袱走路。」這又是一陽謀！而且是一石多鳥的。

從以上鄧耿的講話，我們不難發現美國實已掉進了中共的「陽謀」之中，所謂聯毛制蘇完全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中共眼看着「美帝」這個「兩霸中的一霸」成了它們兩面性策畧的籌碼，這就無怪北平集團們要趾高氣揚進行無休止的政治勒索了。



布里辛斯基遊覽長城

蔣總統經國訪問記

大衛・瑞德

蔣總統經國最近在台北接見讀者文摘編輯大衛・瑞德，論及我國今日在世界上的特別地位和未來的展望。

談話內容分別列載於讀者文摘六月號中英文版。全文如下：

問：總統先生，中華民國所受的重大打擊，比大多數國家為多——大陸淪陷、退出聯合國以及政治孤立等，可是貴國目前在經濟上正欣欣向榮，請問這是怎樣辦到的？

答：我們所以能在艱苦中發展，是因為我們從未放棄我們的政治目標，即推翻大陸上的共黨政權，建立一個統一民主的中國。

幸運的是我們內部極為團結，政府與民眾休戚相關，共同奮鬥。自從中央政府播遷台灣後，我們已把經濟從零發展到今天的規模，這使我們的政治得以安定，但這種安定有賴於強大的國防。我們政府的預算約有百分之四十多一點用於國防。

問：在大陸上，你們在軍事、財政及其他方面都比共黨為強，為甚麼反而被他們擊敗？

答：這是我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中華民國於一九一一年立國以迄一九四九年，尤其是抗戰期間，我們無暇注意到內政問題，因而共黨得以利用滲透及無形的力量竊據大陸，迫使我們撤守。

這是我們所未忘記的教訓：絕不能允許共黨在軍隊、經濟、學校和社會等各方面活動。三十八年以府播遷台灣時，台北附近就有共黨游擊隊基地，例如鐵路局內就有共黨組織，軍隊和工廠裏也有他們的秘密組織。他們的活動均由大陸上中共的特務組織操縱。花了三年的時間，我們才慢慢把這些共黨活動瓦解。

問：有人說中華民國所面對的眞正威脅是共黨間諜滲透到這裏來煽動暴亂。你是否也有同樣顧慮？

答：我們很注意這個問題。尤其是最近一年共產黨在大陸上成立了一個對台工作小組負責對台灣的滲透，我們已經發現了好幾次中共間諜的活動，我們很注意這件事，我們也有能力來對付這個問題

問：另外也有人認為對中華民國最大的威脅不是武力進犯或間諜滲透而是緩慢的經濟窒息。中華民國有沒有因為政治孤立而引起經濟上的困難？

答：沒有外交關係當然會影響到我們的經濟。然而中華民國現在仍然和世界上一百二十多個國家及地區保持貿易關係，去年我們的貿易額將近二百億美元。除開共黨國家，我們願意和所有其他國家繼續擴大貿易。

問：卡達總統於本年三月八日曾致函中共「總理」華國鋒，說明美國「承諾在上海公報的基礎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根據該公報，美國與共黨政權議定關於正常化不但有利於雙方人民而且能促使亞洲及全世界的緊張局面趨於緩和。倘若這種情形發生，你認為中華民國能不能繼續繁榮，事實上能不能繼續生存？

答：中華民國從不承認由尼克遜與周恩來所簽署的所謂的上海公報是有效的法律文件。至於我們自己的生存問題，我總是說，美國應當考慮到我們同美國的利益是不可分的，合則兩利，分則兩害。在任何情況下，中華民國均將繼續奮鬥下去。

問：有人建議美國在對中華民國關係方面採取「日本方式」——中止外交關係但保持強大貿易關係。你的看法怎樣？

答：我們不能接受這種想法。美國和日本與我們間的關係全然不同。中華民國和美國有多年正式而友好的關係，我們曾比肩作戰打敗日本侵畧。同時，中美兩國現有曾經美國參院通過的共同防禦條約，它有法律上的地位。

問：請問何時光復大陸？

答：這是時間問題，何時完成則很難講。不過我們會在適當的時候光復大陸。在我看來，共黨政權在兩種情形下會垮台。一是大陸上的人民起來抗暴，二是共黨政權本身內部分裂。我們不但要把握這兩個因素，還要創造時機。

問：在你看來，華國鋒可會促進一種比毛澤東較為人道的共產主義嗎？

答：絕不可能。中共政權對人民的壓迫一定會越來越厲害，不然的話，人民馬上就會起來反抗。壓迫越厲害，人民的抗力也越大。

問：中華民國政府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會不會跟中共政權舉行談判以緩和緊張局面或尋求一種和平解決的方案？

答：這是絕不可能的。與共黨談判無異自殺。可以看看歷來自由世界和共產國家談判有那一次是成功的？談判是共產國家用來打敗敵人的一種手段。我們不會忘記過去上當的經驗，因為在大陸時我們也曾同中共談判過，結果多談一次便多失敗一次。因此，即使在最困難的情況下，我們也不會再和中共談判。這是中華民國最基本的國策。

問：最近，華府當局公佈了一項有關人權的報告，指出所謂違犯人權的情事在中華民國業已減少，但「繼續發生」。你認為這項報告是否正確？

答：中華民國政府和大陸上共黨政權的根本區別就在於我們確實保障人權。尊重人權是我國政府充分支持的道德原則，也是我們反共鬥爭重要的一面。但如有人為中共工作，觸犯我們保障人權和人民自由的反共政策，那就另當別論了。

問：剛才談到中華民國驚人的經濟發展。你能不能談一談對未來若干年的構想？

答：我們要絕對控制預算，不要有收支不平衡的赤字。政府也必須要控制物價以避免通貨膨脹，使經濟能夠安定。和其他國家相比較，我們不是發展最快的，但算得上是最穩定的。

到明年年底，十大建設將大抵完成，接下去就是十二項建設。包括經濟建設、運輸和文化建設。

同時最重要的如何有效地利用土地和水資源，並使農業機械化。工業方面，今後我們將從勞力集中的工業轉變到發展較為精密的工業，這樣我們就可以改進外銷產品的品質，使能有更好的機會和其他國家競爭。這樣才會使我們人民的生活水準慢慢提高，帮助他們一年比一年好。

問：你為何決定競選總統而不再繼續担任行政院長？

答：我是執政的國民黨黨員，黨徵召我担任總統候選人，我便同意了。

問：有人認為遴選謝東閔先生為副總統是為了迎合台灣省籍公民的政治願望。果真如此，是否會有更多的台灣省籍的人担任要職？

答：我提名謝東閔先生競選副總統時，從沒有去想他的籍貫，我只知道他是中國人。事實上，在台灣的都是中國人，誠如謝先生所說，我們都是中國人，只不過有些人來得早，有些人來得晚一點而已。

評蔣總統經國訪問記

一知

蔣經國總統最近在台北接見「讀者文摘」編輯大衛．瑞德訪問的問答，從內容來看，此次訪問談話當在美總統國家安全首席顧問布里辛斯基訪問北平及蔣總統宣誓就職之前。然而正因為布里辛基斯之訪問北平，及蔣經國先生之就任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此項談話全文由銷數以千萬計的讀者文摘刋佈，始更有其深遠而遠大的意義。

世人之關切亞洲形勢及中華民國處境與前途者，均難免存在有以次的疑問：（一）中華民國何以在連年外來橫逆衝擊之下，得能繼續維持其繁榮與安定？（二）對於自尼克遜以來，美國政府之尋求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中華民國採取何種態度，又今後將如何肆應此一情勢的發展？（三）中華民國對於光復大陸國土之展望如何？蔣經國總統在其與大衛．瑞德的談話中，明確而又堅定地回答了這一問題。他的談話，非但有助於友邦政府決策的檢討與反省；增進全世界人士對我中華民國之瞭解；抑且為我全體國人再次指出今後奮鬥的途徑與目標。

我們認為，蔣總統的談話，特別有以下各點，值得加以引伸和闡揚：

首先，他明確提示了政治目標與經濟建設、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之間的關係。中華民國台灣基地所以能在艱苦中不斷發展，主要是因為我們從未放棄推翻大陸上共黨政權、重建民主統一中國的目標。

換言之，我們是為了充實國家力量、並為未來重建民主統一中國提供一典型的榜樣而建設台灣。正因為我們有此全民一致的政治目標，所以內部極為團結，政府與民眾得能休戚相關，共同奮鬥。

其次，經濟的繁榮與政治的安定是相互關聯的一體之兩面。二十多年以來，在政府精心策劃、正確領導之下，使國民經濟從零發展到今天國民平均所得超過一千美元，對外貿易超過兩百億美元的規模，所以政治得以愈趨安定。而促使政治安定的直接因素，是政府得能因經濟而繁榮而以大量財力（佔總預算百分之四十強）不斷充實加強了國防。

中共既以中華民國之安定、繁榮為其腹心大患，其企圖從國際關係上對我加以孤立、窒息我經濟，並從事內部政治的滲透和顛覆，乃十分明顯之事。是以我們將盡一切努力——善盡國際的義務和責任，以維護和各民主友邦的友好關係，繼續擴展全世界一切非共國家間的經濟、文化實質關係；絕不容許共黨假藉任何標幟而從事內部的滲透顛覆活動。

蔣總統特別強調，談判是共黨用來打敗其敵人的一種手段。而容許共黨在一國內政方面肆其活動，即無異於自殺。中華民國對此具有慘痛的經驗，堪為今世一切民主友邦之借鑑。卡達總統的保障人權和自由，使大陸八億人民恢復人權，亦同為中華民國一致努力的目標。但如有人為中共工作，從事顛覆破壞的活動，那就根本上觸犯了我們保障人權和人民自由的政策，自然為我們所不能容許。

再其次，中美兩國合則兩利、分則兩害的安危相共的關係，已為確定的事實所證明，中共一方面欲藉助於美國的科技設備以坐大，反對美國和解放政策、堅倡戰爭不可避免之說；一方面又向美國施行勒索詭詐，強使美國接受其所謂建交三條件而與其最忠實的盟邦——中華民國斷絕外交及條約關係，其為絕對的自利、兼欲加害於美國的陰謀，路人皆見。今日中共所憑以脅制卡達政府者為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與周恩來所簽訂的「上海公報」。事實上，「上海公報」不過為一項「各說各話」的會談記錄，全無任何法律約束效力。我們對布里辛斯基此行在北平所謂「美國決心和中共在上海公報基礎上邁向全面關係正常化」之說深置遺憾。在我們看來，美國朝野今日有待重作檢討的是：中共所以尋求與美國增進關係的動機究何所在？以中共作為均勢制衡之一方，其對美國長程與短程的利害究屬如何？為美國及全世界的安全、和平利益計，美國是否宜於捨棄其忠實的盟友、毀損其國際的聲譽，而追尋那虛幻且明知永難實現的目標？

最後，中國人民——包括台灣的、海外的和大陸的全體中國人民有決心從事於民主統一中國之再建，並堅信凡屬中國人，都不可能長此接受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制度。

中共初不隱諱，其內部的分裂和鬥爭，乃中國大陸人民反共鬥爭在其黨內的反映。無論華國鋒政權挽救其危機而在策略上有何改變，中共內部的分裂及大陸人民的反抗均將繼續發展，只要我們堅持到底，奮鬥不懈，我們就一定能獲致最後的勝利！

金禧事件的眞相

古鶴翔

金禧事件，決不是孤立的現象，而是國際顚覆活動的一環。遠在一九六九年，所謂「亞洲學生協會」已經成立，當時決定在吉隆坡註冊，但不獲批准；到了一九七〇年，這個組織在香港集會；一九七二年在孟買集會，談決在香港註冊；一九七四年則在墨爾砵開會。

據「學聯報」稱：在一九七五年，「亞協」的會員包括有香港、澳洲、印度、伊拉克、以色列、約旦、黎巴嫩、紐西蘭、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巴布亞織內亞、星加坡、叙利亞、馬來西亞、泰國、非濟等地區或國家的代表團。

「亞協」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在泰國清邁開會時，決定驅逐「以色列全國學聯」出會，並通過「政治決議」說：「大會歡呼第三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畧。」

這個決議，分明是中共式的決議，因爲「香港學聯是亞協的創辦者之一」。

據「學聯報」稱，「亞協」之成立，是爲了對抗親美的「國際學生會議」及由蘇聯操縱的「國際學生聯會。」——由此可知，「亞協」與「學聯」究竟是甚麼貨色！

遠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學聯報」在「社論」中說：「只要香港市民能培養更強烈的政治意識，能夠掌握比較確定的理想，並且能夠互相團結成緊密的組織，則必能在香港的轉變過程中發揮重大影響力，同時更可以在香港到達歷史性的『轉折』階段時，對更大的羣體——中國，作出更多的貢献。香港的羣眾運動必須繼續擴大，香港市民必須在以後的無數的鬥爭中，組織起來。」

怎樣組織呢？「學聯報」說：「學聯今年的重點，將放在教育改革上，先是專上教育的改革，其次聯合教師、中學生和家長……」

在「學聯報」中，司徒華高呼：「當一盤散沙的教師正在開始團結的時候，就在宣言上說：『薪酬問題只不過是一個觸發點，教師要從自己身受的不平等待遇出發，進而檢視整個香港教育政策和制度。』」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五日，時報社評指出：「一個主持大學行政的人，他可以懷有任何政治見解，即使荒謬絕倫，也只是他自己的事，但一涉及學生們的指導，就必須絕對客觀，尊重事實，不容顚倒黑白，一味發揮一己的偏見謬見。那樣做，是戕賊青年學生，把他們導向毁滅的前途。眞正值得倡導的，是愼思明辦的自由精神，而決非『一面倒』的謬論。」

當時，那個主持中大的「代校長」教導他的學生「跟新華社、大公報、文滙報及華潤公司等聯絡，邀請他們當顧問」。

現在，這個「代校長」教育出來的一些大學生在金禧女中成爲「人師」了，他們都能夠實現司徒華的希望，「團結」起來，他們也能依照「學聯」的指示：「在以後的無數鬥爭中，組織起來」。他們確實「聯合教師、中學生和家長了」了！

有人說：中共正在對英國拉交情，而且暫時不想搞亂香港，所以這次學潮，與中共無涉。

倘若這樣想，那就太不了解中共了。必須知道，中共暫時決不想香港大亂，但是中共從來沒有忘記在香港發展組織。「在鬥爭中，組織起來！」這是「學聯」的口號，也是「毛思」的眞諦。

還有人說：搞事的人，有些是「托派」。筆者並不否認「托派」可能滲入，然而，切勿忘記：凡是共產黨，都要發展自己的組織。即使正在和英國拉交情，中共也決不會忘記發展組織，進行控制香港。「笑中有刀潛殺人」，這是共黨慣用的手法，所謂「一分爲二」，即是此意。

「大公報」的人道主義

五月廿六日拜讀「大公報」編者的話，無限欣賞，謹抄錄如下：「虐畜，使動物受到痛苦，是多麼不人道啊！這種人，太沒良心，活該有罪，該被處罰！過去，將鷄鴨倒提的人，有罪；把鷄鴨關在籠中過於擁擠，有罪。昨日，有人爲了將一隻老鼠倒掛，竟也有罪。這，確使人不寒而慄………做人之難，於此可見。」

「大公報」用反話論事的本領甚高，我旣然無法効顰，祗好平舖直叙，畧抒管見，倘能對「大公報」的偉論有所發明，可無憾矣。

虐畜是很人道的。使動物白受苦的人很有良心，應予嘉奬。我們拿着鷄鴨時，切忌憐恤牠們，必須倒提着走，招搖過市；促到老鼠，切忌一下子把牠弄死，最低限度也要把牠倒掛一晝夜，讓牠受盡折磨才死，否則便宜了牠。人類有了這些高尙的娛樂，自然不用悲嘆「做人難」了。

鷄鴨、老鼠可以任意摧殘，蟻民自然也不例外。有一位從大陸逃港的「地主之後」告訴我：共黨用繩緊緊地縛着他的拇指，然後把他整個人吊起來，如是者數天，鮮血從拇指一直流到腰間。事實告訴我：共黨喜歡把「犯人」關在一間小得無可再小的「房子」裏，「犯人」連伸腰的空間也沒有。這一切，當然都是很人道的，所以在大陸的共產黨員心安理得。在香港的沒有這些刺激的娛樂，難免感到「做人難」，「不寒而慄」了。

◆◆◆ 胥冥 ◆◆◆

五十年前中大的明星學生

丁侃

五十年前曾是廣州中山大學英語老師伍福焜稱讚謝東閔副總統爲「明星學生」，謝先生當年二十一歲，原名謝求生，是政治系二年學生，對老師態度恭順，虛心學習，思考敏捷，成積優良，是當時班上最好學生。伍氏根據其研究人的個性，謝東閔將來必在政府機關担任重職，果然不出所料。

羅布報系記者伍福焜自台北爲新罕布什爾星期新聞報（一家羅布報系的報紙），報導說，中華民國副總統謝東閔，曾是五十年前伍福焜在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教英語時的「明星」學生。

伍福焜在附有一張謝副總統照片的電訊中，十分生動地回憶說：他的這位當時名叫謝求生的學生，學期考試獲得九十六分。

以下是這篇標題爲「伍教授的明星學生與蔣經國先生一起在台灣當政」的報導摘要：

中華民國新總統蔣經國先生具有一流行政主管的一切氣質，爲各方面所公認。他担任行政院長的七年政績已受到最佳評斷。

接下來，全世界必然想看看副總統謝東閔先生。他担任台灣省主席期間，業已著有聲譽，但是在國際上尚未像蔣經國先生一樣知名。雖然他爲台灣省帶來安全，繁榮與民主政治，使他本人成爲家喻戶曉，但是全世界極欲對這位新任副總統有更多的瞭解的認識。



民國廿三年謝東閔伉儷攝於廣州•

我在一九二八年初遇謝求生，他當時是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系二年級學生，到我的班上來上英文書課。由於這對於非主修英文的學生而言，是一門比較新的課程，所以我必須教些背景教材，其中包括文法、片語和句法方面的指導等。

當時才二十一歲的謝求生——以後以謝東閔之名而爲人所熟知——坐在前排，由於他的專注以及愉快的神情，會使我留下良好的印象。不久我就發現他是班上最好的學生。

每當我提出的問題似乎令人困惑和難於理解時，班上大部份的同學都無法作答，最後我總會問「謝同學，你怎麼說？」每每，他會毫不猶豫地指出正確的答案，或者至多思考幾秒鐘後就能提出解答。其他的大學生大抵對老師冷淡，或者至少一遠，這個學生卻不一樣，由他專心和受教的態度，可以看出他的恭順。

到學期中間，我已獲致一項結論，就是，謝求生是最可能成功和做大事的學生，我喜好研究人的個性，我很高與當年我對他的期盼，已證明爲正確，我當時即已確定：由於他主修政治學，他終會在政府機關內担任高職。後來我轉到新聞界和外交界工作。一九三三年我以英語系教授身份回到中山大學任教，我常常希望班上能有更多像謝求生一樣的學生。以後多年，我常將他與我在其他方所任教的班上的最好學生作一個比較。

一九七一年，我得悉謝東閔獲得任命爲台灣省主席。據報導，他畢業自中山大學政治系。我告訴自己：謝求生應該就是這位省主席。我看着香港大多數中文報紙所刊出新任省主席的照片，堅持說：『不，我這一生從未見過這位新任省主席。』

稍後，謝求生的一位潘姓同學告訴我說，謝求生和謝東閔就是一個人。大家可以很容易地想像出：當我聽到我先前的預測已成爲事實時，我心中的確歡愉。

（一九七三年）謝主席邀請我到台灣去看他，我非常高興。他帶着我，以基地司令貴賓的身份，到清泉崗美國空軍基地午餐，我驚喜地發現：謝東閔能說流利的英語。他告訴美國友人說：他還記得我的課，並透露他的學期考試獲得九十五分。

美國司令請我證實，但是我已立即作答。我說：『不，不是九十五分，是九十六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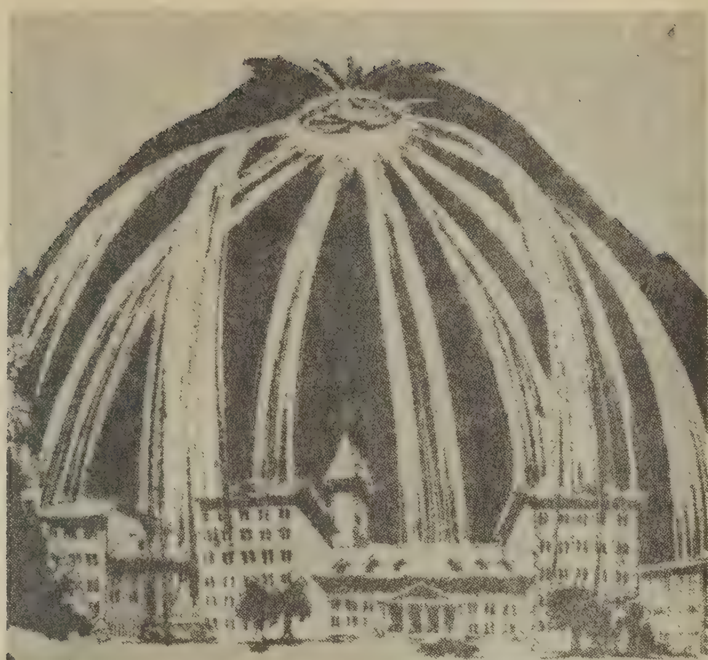
神秘飛行物體突襲蘇聯

一件不可思議的不明飛行物體，在蘇聯北部彼得羅薩伏斯克市上空出現，這個神秘飛行物體形狀如水母，體積像足球場般大，射出金黃的光綫，使全城的窗戶和道路受到損毀，對此消息，蘇聯當局實施嚴格的安全管制，並派遣科學家進行深入研究。

陳獨塵譯

美國「國家詢問報」的編輯威廉．狄克和亨利．葛瑞斯不久前曾前往蘇聯作了十六天的旅行，他們採訪到一個不可思議的不明飛行物體在蘇聯北部彼得羅薩伏德斯克市造成損毀的消息。儘管蘇聯當局實施嚴格的安全管制，但狄克與葛瑞斯以先前多次前往蘇聯的旅行所獲得的接觸，對蘇聯科學家，不明飛行物的調查者，記者和其它人的作了深入的訪問，以下是他們兩人為「國家詢問報」所寫的獨家報導。據數以百計的目擊者說，一個形狀像水母體積大的像足球場的不明飛行物體，使一個蘇聯城市陷入恐怖狀態，它發射出金黃色的光綫，使窗戶和街道造成了破洞。

這個恐佈的事件是歷來不明飛行物對一個城市造成損壞的第一次。這個龐大的物體在去年九月二十日清晨四時，出現在彼得羅薩伏德斯克市上空約十二分鐘，在黑暗的天空中閃閃發光。



畫家據目擊者形容畫出不明飛行物情形

當居民們見到這個不明飛行物體時，許多人由於恐怖而變得歇斯底里。一羣碼頭工人担心這個城市已成為美國核子攻擊的目標，在碼頭上奔逃，並且喊着：「末日到了！」

蘇聯政府立即開始進行一項科學調查—並且對調查活動採取嚴格的安全管制。

然而，「詢問報」設法穿透蘇聯官方對此一事件的嚴格保密措施，訪問了蘇聯「塔斯社」的一名編輯和一名記者，及蘇聯的高級科學家——其中一些人確信這個不明飛行物是來自其它世界的一艘太空船——他們和其它的目擊者告訴「詢問報」說：

一、政府調查人員查覺不明飛行物的光綫在這個城市建築物的窗戶造成大小不等的破洞。

二、令人驚異的，在隨後五個月中，不明飛行物在彼得羅薩伏德斯克市「每個月出現五次或六次」。最近一次是二月二十日出現在阿尼加湖西岸上空。莫斯科「物理學研究組織」主席，物理學家及不明飛行物調查者卡桑沙夫向「詢問報」透露說，蘇聯科學院的一個特別調查團發現，這個不明飛行物的光綫在玻璃窗戶和舖路石塊上造成破洞。

卡桑沙夫補充說：「我認為那是一艘來自外太空船，從事偵察任務。」

卡桑沙夫引述一名醫生，他的助理和一名司機的目擊報導說，當這個不明飛行物出現時，他們的救護車無法解釋的失去控制。他說，這些目睹者報告說，不明飛行物射出清晰的光柱。

卡桑沙夫說：「在不明飛行物盤旋於天空的整個十二分鐘內，全城都籠罩在這種光綫中，然後，突然，它開始移動，向北飛過阿尼加湖北端，然後消失在雲層中。」莫斯科物理學家、海洋學家，作家阿查哈叙述這個不明飛行物的事件經過：

「這個物體在港口上空低飛而來，在一艘停泊的船上漂浪。這艘船全長四百六十四英尺，以不明飛行物和這艘船比較的結果，獲致一項結論：這個物體直徑為三百五十一英尺。當它向阿尼加湖飛行時，許多人開車在後面追逐。」

「隨後它在湖上悄無聲息的盤旋。」

「過了一會兒，一個較小的物體與母體分離，迅速直墜而下，消失在水中。此時母體突然起飛，迅速的消失在雲層裏。」

「塔斯社」記者米洛夫告訴「詢問報」說，他曾經訪問過彼得羅薩伏德斯克市的數百位居民。

他證實這個不明飛行物的龐大體積和形狀。

米洛夫形容一個公寓窗戶的破洞「比一個雞蛋稍大」。後來這扇窗戶被送到莫斯科檢驗。令人驚異的是，那塊雞蛋大小的玻璃也依然完好，並且也被送往莫斯科檢驗。

米洛夫說，看到不明飛行物的人反應狂亂，「像是生病或精神錯亂一樣。」由於在同一天蘇聯北部許多城市都見到不明飛行物體，米洛夫推測，約有「一個中隊」的飛碟飛過蘇聯上空。

米洛夫說，在去年九月，不明飛行物第一次出現之後，這個物體在隨後五個月之中，「每月五次或六次」飛過彼得羅薩伏德斯克市的上空，但是沒有對這個城市再造成損害。

他說：「最近的一次是二月二十日。」

彼得羅薩伏德斯克氣象觀測所所長葛洛莫夫回憶說，在不明飛行物去年九月二十日第一次出現後，它開始發射出閃亮，纖細的光柱。

葛洛莫失告訴「詢問報」說：「突然，一個較小的物體與它分離，並且轉向飛行。」

他說：「在同時，母體逐漸形成一個橢圓型的環狀，中間是粉紅色，周圍的白色，它向阿尼湖上

的雲層飛，然後逐漸消失。」

葛洛莫夫又說，當時，這個地區沒有飛機或直升飛機飛行。「當時氣候良好，天氣晴朗。」他說

合眾國際社去年九月二十日徒赫爾辛基發出一篇電訊說，赫爾辛基警察報告說，他們在清晨三點零六分到三點十分時見到一個閃亮的光球。

合眾國際社報導說：「這個球體向東飛行……

……列寧格勒和莫斯科官員報告了這個怪異的現象，他們說，這個球體可能是一個重返地球大氣層的人造衛星。」

曾任蘇聯潛艇艇長的阿查哈告訴「詢問報」說：「以我的意見，在彼得羅薩伏德斯克市上空被人看到物體，如果不是乘載機員和乘客的高等智慧生物的飛行物，便是此種飛行物造成的能源場。」

他補充說，當蘇聯政府開始調查行動，立即「實施全面新聞封鎖」。

接近蘇聯政府的「青年技術雜誌」編輯查哈契柯證實了此項封鎖。他說，蘇聯「科學院」曾告訴他，不可刊登有關這個怪異飛行物體的任何理論。

他說：「在同時，我們獲悉，科學院的調查團已發現這個城市的玻璃和舖路石塊的破洞，就像是被溶化了一樣……洞的大小像一枚硬幣。」

曾經調查過一九〇八年震撼西伯利亞的神秘爆炸事件的蘇聯地球物理學家佐洛托夫告訴「詢問報」說：

「我認為，這個物體是一個典型的飛碟。」

蘇聯不明飛行物體專家柴格同意，這是一個不明行物體。他告訴「詢問報」說：「毫無疑問的，它具有不明飛行物體的所有特性。」（譯自「國家詢問報」）

日本性商業中心

尹靜心

日本這個戰後出現的經濟大國，雖然過去廿年來，娼妓是門非法行業，但亦迅速在變成商業的性的中心。

從事此項世界最古老職業的女人數的大量增加，並不限於普通的夜間流鶯。

使日本政府與衛道人士耽心的一項統計是，大批的少女與家庭主婦，正利用她們的胴體，獲得額外的現金，使她們在富裕的社會中生活。

根據警方的數字，一九七六年被捕的四九六一名婦女中，幾乎有一半是普通的家庭主婦與寫字樓女職員。但這僅是此項報導的一部份。

工業繁榮亦吸引了大量的外國婦女，來日本淘金。一名身材修長，金髮碧眼白膚的美國女郎說：「很簡單，我只要從旅社的臥榻到旅社的臥榻，以及玩玩賓果，一個晚上下來，就至少可賺八百美元。」

警方說，娼妓向顧客收取的費用，平均在六十美元至兩百美元之間。

日本政府對娼妓的最高處罰是監禁六個月，或處以相當於四十五美元的罰緩。但對付淫媒可以判處十年徒刑，及大約一千美元的罰欵。

一九七二年被捕的娼妓中，年齡不足十八歲的有一九八人，四年後這人數跳到六三〇人。

日本官方最近的調查顯示，年齡在十八歲以下被捕的少女中，將近百分之五十是自願幹娼妓這一行，百分之四十表示，她們是在朋友的慫恿與歹徒的強迫下，從事此項職業。

警方與主要由基督教及勞工組織婦女成員構成的衛道團體，相信少女娼妓的增加，對性的自由觀點，與輕易可以閱讀大量色情書刊，是一個因素。

基督教的一個婦女團體，正設法修改法律，以期對那些在土耳其浴室中利用娼妓的男子，加以懲罰。

日本國會已經兩度拒絕這項提案，但如終於獲得通過的話，則對僱用一七四〇〇名婦工作者的一千三百多家土耳其浴室，將是敲響了喪鐘。

若干土耳其浴室是在二次大戰後，日本允許四十萬名公娼營業時期，就已存在。但此後公娼大部份由土耳其浴室接替。

那時的很多公娼，是由盟軍獨享協助他們解除性的緊張，以及減少他們對日本婦女性的「攻擊」。這種妓院給了雨後春筍般興起的土耳其浴室以初步的動力，此種浴室有單獨的房間作「特別服務」。」

很多日本人民要求對土耳其浴室的散布，嚴格管制，但日本政府拒絕採取行動，直到有一天，有人計劃在日本首相官邸附近建造土耳浴室，才面對事實。

目前土耳其浴室只能開設在指定地區，其中的大多數是以前的紅燈區。儘管限制很嚴，自一九六四年以來，提供「特種服務」的土耳其浴室已增加三倍以上。單是東京市就有兩百家。

經營土耳其浴室的業者，正在抵制任何進一步的限制，他們揚言由於「只要符合公眾福利，人民有選擇職業的自由。」因而這種限制是違憲行為。

日本土耳其浴室公會並說業主只收門票，服務生才收顧客的服務費。

土耳其浴室的一名女服務生說，一位顧客的入門費，相當於十八美元，而從事性行為需付三十六美元。她每月的收入約兩千元左右。她說，這筆錢足以償付她丈夫的貸欵與一棟公寓房子的租金。

日本工人的工資平均一月約七二二美元，婦女員工約三八五美元。

日本衛道人士的另一個抨擊目標是，日本男子去「海外作性的旅遊。」一九七五年有一百卅萬名日本人出國，其中百分之八十六是男子，他們都是去韓國、台灣與東南亞國家。日本有句諺語是：「男人離家，無須羞慚。」

這些衛道者記得前日本皇軍，在二次大戰期間曾經征召六萬名日本婦女，與七萬名韓國婦女，前往海外日軍駐地「服務」。（譯自五月十七日路透社特稿）

前門拒虎後門進狼

美總統國家安全首席顧問布里辛斯基，於完成其與中共頭頭們三天「磋商」並訪問日韓兩國之後，飛返美京華盛頓。

此爲卡達政府「浮動外交」之又一次表現。綜合目前所獲消息，布里辛斯基在其與黃華、鄧小平、華國鋒先後十數小時會談中，並未能在美毛直接有關的所謂台灣問題及朝鮮半島問題上獲致任何進展。正如紐約時報所說，目前在卡達的選民中沒有人催促早日承認北平，也沒有跡象顯示卡達政府準備依中共所提條件斷絕其與中華民國的外交及軍事關係。布里辛斯基所以接受中共邀請，而企圖將目前處於「保溫」狀態中的美毛關係升高，只基於他的反蘇立場。企圖以美毛可能進一步合作的姿態，迫使蘇聯在戰略武器談判中讓步，並停止其在非洲的擴張。職是之故，布里辛斯基此行被稱爲尼克遜時代強權秘密外交之再現，而布里辛斯基本人被稱爲「波蘭裔的基辛格」。

「浮動外交」的特點，在於缺少固定不變的外交政策和目標，只就現實情勢作自認爲有利的肆應。而且，個人的作用大於整體智慧的運作。布里辛斯基夙以對蘇強硬派著稱，他實際對東方問題全無了解，或至少是了解不夠。他之所以討好中共，完全是爲了壓制蘇聯。

在示好中共以壓制蘇聯一點上，布里辛斯基在北平有頗爲出色的表演。他支持中共的「反霸」立場，表示他「空前地相信，任何要在此一世界建立霸權的努力都將枉然」；而他們的「能力」和「決心」，已對此一信念給與支持。不僅如此，布里辛斯基甚而仿效中共慣用的宣傳辭令，稱蘇聯爲帝國主義。他公然在一次中共爲他舉行的晚宴中表示：「美國和中共可以合作，來遏制帝國主義的陰謀。」依布里辛斯基的說法，正如鄧小平一九七七年十月接見「法新社」社長魯塞爾時所提出的希望，美國已參加了中共所倡導的國際反霸——實即反蘇的統一戰綫。

我們不知道布里辛斯基此等言詞，是否代表眞正美國人民的意見。（布里辛斯基十歲離開其祖國波蘭，移居加拿大，其後在哈佛接受高等教育）亦十分懷疑他是否在忠實執行美國的國家政策。一位日本共同社的記者爲他在北平的言論大感吃驚。這位記者提醒世人，中共經常攻擊美國與蘇聯同爲兩霸，亦同爲帝國主義。而這名美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似乎對此裝聾作啞，竟然與中共一搭一檔，同聲指責蘇聯爲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者。

爲了壓制蘇聯而故作姿態，布里辛斯基此行可能是成功的。然而他未必就能因此而嚇倒蘇聯。那主要是因爲，他對中共所知太少，因而太過高估了中共用以「制



酒肉和尙禪機妙趣

茅和尙托鉢市中，有施以酒肉者，和尙不以爲忤，傍道左就食，錢進酒肉，恬不爲怪。有人問他：和尙而不持齋，是酒肉和尙？和尙答：貧僧在人前吃葷，在人背後持齋；他們在人前持齋，在人背後吃葷，便是不同。

此話發人深省，禪機妙趣，盡在其中。

有人送得心大師鷄子（蛋）若干枚，大師照舊吞食，並作偈曰：

「混沌乾坤一壳包，也無皮骨也無毛；老僧帶爾西天去，免在人間受一刀。」

佛心溢然偈中，阿彌陀佛！眞是大慈大悲。

相傳張獻忠攻渝，將屠城，有破小和尙者求見，力勸張獻忠放下屠刀。獻忠不聽，並強之食酒肉。破小師合什曰：

「公不屠城，我便開戒！」

獻忠允之，師乃欣然食酒肉，並說偈曰：

「酒肉穿腸過，佛在當中坐。」

美哉斯言，莊嚴寶相，宛若在你我眼前。

釋化戒殺生，乃以慈悲故也，但未嘗提倡素食；後人誤戒殺生則應素食，是有持齋之議。乃至有人拘泥於此，以爲學佛必先食素，視和尙吃葷，非僅異端，是大逆不道也。

裴晉公說得好：「鷄猪魚蒜，逢着便吃；生老病死，時至即行。」此乃人生。物爲人用，所謂「殺是解脫，不殺是慈悲。」佛家反對的只是慘毒的殺生。至於吃葷，誠如某僧言：「食是相公的祿，不食是相公的福。」殺生吃葷原是無可奈何之事。

所以有時持齋的和尙也得破戒，蓋「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學佛貴在「心」誠，實不必囿於戒律，倘破山不食酒肉，渝地盡成鬼域矣。若人前持齋，人後吃葷，倒不如人前吃葷，人後持齋來得酒脫。

未具佛心，又不能以慈悲爲懷，諒你唸盡經文，持一生齋，也未必能昇天成佛。如有佛心，能大慈大悲，即使吃肉喝酒不持齋，相信成佛亦有望。蓋佛渡有緣人也。

程宗岳

寮國已成爲一個僅徒具虛名的國家了。自共黨攫取控制了這個古王國以來的兩年半間，他們實際上已將寮國分割爲三個單獨的統治區。一部分在越南的控制下，一部分由蘇聯控制，另一部分則由中共控制，一位外交官在最近訪問寮國之後指出，『唯一由寮國政府控制的，只有永珍了。』

中共則從而大獲漁利。

柳山

綁匪肉參竟墮情網

據羅馬廿六日電，綁匪將被綁架的少女關在一個小木箱內七十五日，取走她父親百萬美元的贖金，然後又送紅玫瑰花給她，寫情信給她，並署上親匿的綽號：「體操鞋」。

十八歲的姬奧雲娜・阿曼迪說：「體操鞋是我替他起的綽號」，阿曼迪是意大利今年被綁的廿個受害人之一，她父親是羅馬電影院富商。

監禁她的人是卅一歲的馬賽匪徒，尙・尼爾・尼多，他在週三與警方發生槍戰時被捕，已被控擄綁和強姦罪。

當警察將尼多「扮蟹」時，她竟然粗言大罵警察，當警方將他拉走時，她痛哭起來。

她說：「我希望他們不要把我作餌而拘捕他。」

今年二月十二日她被三名幪面槍手綁走，當時她正與十七歲科倫納王子約會。

四月廿七日獲釋時，她還開記者招待會，向記者打出烏龜手勢，又照頭一淋桶冷水。

週四她同意向記者講述與尼多的「一段情」。她一面神經質地吸着烟，一支接一支，一面說：「我不明白他爲何愛上我，像他這樣成熟的男人，過着如此刺激生活。」

「當我見到他時害怕到哭起來，他對我講述自己的身世，我們之間自然發生了感情。」

她還說尼多護衛她對付其他同黨。

警方對她的議述並不感興趣，並且注意到綁匪威脅其雙親交出八億里拉（九十三萬美元）贖金，否則將她被強姦的錄音帶寄給他們。

警方說：「不管她同意與否，當時，她處於精神與肉體被征服的嚴重狀態之下。」

阿曼迪父親擁有羅馬五十間電影院，他將「星球大戰」的票房收入來支付贖金，但女兒獲釋回來時變得冷酷，拒絕雙親的擁吻。

她母親說：「她獲釋回來，成爲家中唯一不快樂的成員」

當紅玫瑰花與情信不斷送來，又不時有電話，其雙親開始懷疑，通知警方並偷聽電話。她母親說：「她曾經被洗腦。直到現在她才明白過來，同意協助警方。」她警告尼多，如果見面是危險，爲安全計雙方不要見面，但這名刼財刼色法國歹徒一片痴情似地說：「只要再見到你，寧可入獄。」尼多堅持在一間餐廳與見面，並且說：「我曾戴着一頂防撞硬盔，以備槍戰時還有機會，望你多一眼。」



（圖爲阿曼廸聽知綁架她的青年匪徒尼多被拘捕，竟然哭起來。她被這個匪徒姦汚居然愛上了他！）

李凱詩

中越蘇共三分寮國

，同時越南軍方駕駛員則公然利用永珍機場跑道向各省的寮國叛亂份子發動攻擊。幾乎每一個重要的政府部長皆擠兌蘇聯貨幣，並接受越南「顧問」的命令，實際上，許多外交官認爲，永珍只不過是蘇聯及越南競相爭奪操縱凱宋總理、傀儡政權的中立地區而已。

在寮共奪得政權之前，他們認爲共黨伙伴的軍事及經濟援助對於他們贏得擊敗美國支持之政權的戰爭非常重要。在寮共統治的初期，越南及中共以專家的姿態給政治敵人「洗腦」的做法，是頗受歡迎的。但是不久，永珍的盟國，尤其是越南，開始下達命令，而不是提供意見了。甚至凱宋身邊的助理人員也受越南這種跋扈態度的困擾。在永珍最近的一項外交酒會上，一名寮共抱怨，許多重建寮國社會的藍圖『只是越南文件的寮文譯本，並且執行時，不顧我們的感受』。其他憤怒的寮國人更提出抗議；自凱宋上台以來，他已遭到刺客至少十次的攻擊，他們指責他是『河內的工具』。

許多寮國人最氣忿的是，越南人已證實他們自己特別擅長投機取巧。在化藩省，他們強佔了主要的林區，並奪取了最佳的耕地，種植糧食作物，解除河內的缺糧現象。在東北部由桑河到高棉邊界這片龐大地區巡守的三萬名越南軍隊，爲當地農民及寮共部隊所一致痛恨。

然而，最不受寮國人歡迎的是三百多名塡補美國人離去後，在永珍所留下之外交及軍事空缺的蘇聯人。蘇聯已在永珍平原上展開了數項規模龐大的農業及工業計劃，此外寮國還大力依仗着由蘇聯進口的稻米、魚類、肉類、藥劑、武器及軍火。凱宋溢於言表的頌讚蘇聯的每一件東西——他的政黨即牢守莫斯科路綫——但是他的同胞，大部份公然的厭惡蘇聯人。一名寮共官員對一名訝異的加拿大外交官說，『蘇聯人既肥又醜，他們四出瘋狂的搜購美國人不要的東西。他們簡直就像次等的美國人。』

蘇聯人囤積糖食——在永珍，這是一種來源缺乏的消費品——的作風，尤其受人蔑視。

中共則由於將心力集中於最靠近大陸邊界的三省，因此他們顯然未遭到寮國人的怨恨，而已在寮國獲得立足點，據估計，中共目前派駐寮國的人員在六千到二萬人之間，其中包括軍人、工程人員及專爲完成中共自一九六二年開始興建道路系統的半軍隊性質的工作隊。但是即使中共未引起寮國普遍的敵視，無疑的，他們留下的印象是，在該地區內，他們是頭頭，當寮國運輸部副部長辛卡坡最近前往這個地區，參加「中」寮友誼公路一段路面的盛大通車典禮時，他是只有在接受北平的邀請下，始獲准成行的。（譯自五月廿二日「新聞週刊」）

候瑞譯

時事評論

香港的工業多元化

徐達文

工業多元化雙重目的

為抵消經濟保護主義的壓力，為克服外貿拓展遭遇的困難，也為促進對外貿易的增長，而提出的工業多元化及輸出多面化的問題，就成為香港工商業界日漸重視的經濟政策的重要問題。近年來，香港政府及香港經濟團體，先後透過各種集會，及利用各種場合，對這個問題提出了分析，進行了研討，目的固然是以此引起人們對這個未來經濟目標的注視，也是以此幫助有關方面對這個經濟政策的擬訂與執行。

最近，為此專門成立的「工業多元化諮詢委員會」，經已完成研究本港經濟過去十五年來的增長和發展情況，該委員會並計劃在短期內，着手是否適宜修改現行之政府的政策或加以推廣，以刺激出口貿易和便利工業多元化的進展。事實上，在維持香港原有的自由企業、自由貿易、自由競爭的自由經濟基礎上，為適應日益變化的國際經濟情勢，為消除日趨重的國際設限壓力，故根據實際情況與確切需要，而在一定時嚴期內，對於香港現行的經濟政策與外貿措施，作出合情合理的修改，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只有這種順其勢，合其情的修改，才能發揮效力，以達到克服困阻，刺激成長的雙重目的。

香港外貿一個前景

署理布政司最近在「香港管專業協會」主辦的香港工業多元化研討會上指出，「經濟系統並非屏息以待有關如何維持繁榮的指導」，「政府的一貫政策是根據我們不積極干預主義原則而定」，但我們認為政府大力支持「工業多元化」，則是十分必要的。有事實顯示，港府對這個問題經已有所關注。

工業多元化，確是香港工業與香港外貿一個前景。雖然香港的經濟基礎及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未來的「社會政治暨地緣政治的因素」，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這種因素不會有重大變動的情況下，適當修訂若干不合時宜的經濟措施，適當調整若干不合世情的生產種類，這對工業增長與外貿成長，是有極大好處的。由於香港是缺乏各種資源的特殊地區，故不可能像其他國家或其他地區那樣，利用本身的先天性有利因素，去促進經濟，而只能依靠屬於後天性的自由經濟制度，以及本身的適應能力與競爭能力。

配合新經濟發展

近年來，各國的設限壓力增加，已形成障礙香港外貿發展的重大阻力，也使香港外貿拓展面臨重大困難。對這種情況，消極的辦法是，逆來順受地接納外國對香港經濟協定所加以的歧視與限制，因這而產生的結果，必定是導致外貿的衰退，而對外貿易，在整個香港經濟中，却佔了極重要的一環。因此，它所引起的連鎖性反應的效果，則是十分嚴重的。故香港經濟唯一求生之道，就是積極性的表現。這種表現，具體反映在本身急於作出經濟的適當調整，以配合新的經濟形勢的發展需要。

工業多元化及外貿普及化，肯定是一種適當調整。工業多元化，是在於將傳統性及單一性生產，加速地發展為多元化與現代化，以便在製成品種類，生產管理系統，工業結構，及勞力分配等方面，做到多類型與新形式。只有製成品的種類多，款式新、質量高，就會降低外國保護主義者對香港具有傳統性產品一直從事的施壓，以便從擴展外貿種類與產品數量上，去提高外貿額。工業多元化的重要作用，還在於通過工業生產的調整，將勞力密集的傳統工業，逐漸發展為技術密集的現代工業。而這種調整，正是當代工業發展必須經過的經濟轉型時期，最後達到歐美日先進國家以高度發展階段。

開拓外貿新市場

外貿的普及化，是在於擴闊外貿地區，從而將過去過度集中，並經已漸呈飽和的歐美國家，逐漸延伸至其他發展中，或仍待開發的亞非拉地區，以避免歐美保護主義壓力的波及。當然，開拓貿易新市場，並不是件易事，而新市場的購買力與銷售力，也不可能像歐美國家那樣大，但未雨綢繆，畢竟是有備無患。現在先行擴大外貿地區的範圍，對香港經濟的未來，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香港開展工業多元化，既要香港工業界人士對這個問題有所認識，有所行動，也要香港政府對這個問題有所重視，有所支持，以便在經濟政策與勞工政策的擬訂，以便在工業用地及工業技術的協助等方面，能產生有成效的促進作用。只有這樣，才能加速實現工業多元化。

大陸環境烏烟瘴氣

秦明

由於共幹知識貧乏，加上中共傳統性的不顧人民死活，大陸的環境污染日益嚴重，尤其是在工廠附近，情形更爲惡劣。

根據中共喉舌報的供認，住在上海冶煉廠附近的居民，不久前曾聯名控告該廠。這家工廠座落在人口稠密的上海盧灣區泰康路上，附近有兩所小學，五個幼稚園，一個中心業市場，居民人口逾五萬之多。

這家工廠整天排放濃濃的黑烟和有毒的廢氣。當地附近的居民，常年呼吸工廠的污烟濁氣，經常發生頭暈、心悶的現象。每遇到有風的天氣，晒在外邊的衣服就被黑烟污染，洗去黑灰，衣服就出現黃斑，不久就會發脆變成小洞。使當地衣不蔽體的居民，苦不堪言。

這家工廠的原料，是以黑炭粉爲主，毫無管理的亂堆放在馬路上。風天，黑粉飛揚，吹向人羣、點心攤、蔬菜、副食品；雨天，黑粉就變成濃墨似的泥漿，滿街亂竄，污穢不堪，居民眞是怨聲載道。

噪音盈耳垃圾遍地

這家工廠的機器開動時，附近的住屋就好似處在地震的狀態中，地板、門窗、桌、櫈、碗、盆等不停地震動，噪音盈耳，上下班的工人根本無法安眠休息，苦不堪言。工廠附近有一所幼稚園，祇有一牆之隔、廠方不顧兒童的健康，竟在堵牆上挖開窗洞，每天排放廢氣、廢水，致使幼稚園內濁氣彌漫，常常嗆得院童咳嗽或睜不開眼睛，兒童發病率日益增長。

泰康路的居民，曾多次向該廠和滬共主管單位反映過，由於滬共一直忙於奪權，根本不理會人民的死活，任何抗議皆爲石沉大海無人聞問

烟霧彌漫空氣污染

上海市泰康路的污染情形，祇不過是整個大陸地區的一個縮影。就連中共「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時，也承認說：「當前，許多城市，江河湖海，土壤，以及職工勞動環境的污染，不僅沒有控制住，而且日形嚴重，由於工廠大量向大氣中排放烟塵，許多大中城市，特別是工業區烟霧彌漫，空氣污濁，降塵量和空氣中二氧化硫的濃度，超過人體健康允許排放標準幾倍，幾十倍甚至幾百倍。個別城市整日烟霧朦朧，能見度很低，甚至汽車白天行駛也要開燈。可見爲烟瘴氣程度的嚴重。」

江河湖海濁流滾滾

這個「領導小組」又承認：由於大量工業污水未經處理，就直接或間接排進江河湖海，使主要水系與湖海，以及城市地下水，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長江、黃河、淮河、珠江等主要河系，在流經工業城市的河段，無不濁流滾滾，尤其是湖海海域，使人望而生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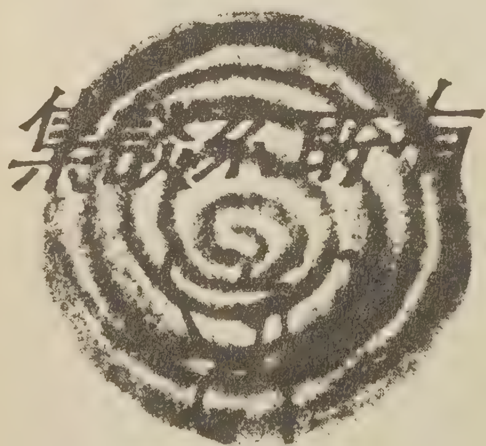
根據可靠的資料顯示，全大陸的工廠，每年排放各種工業廢渣在二億噸以上，很少量利用外，大部份丢棄，全大陸的火力發電廠，每年約有幾百萬噸粉煤直接排入江河，淤塞航道。歷年來積存的銅渣達二億多噸，佔地二萬畝，煤礦石十億噸，堆積如山，造成環境的污染與公害，使大陸人民的健康，受到極大的危害。

禍國殃民罪行滔天

統治大陸的中共集團，祇忙於爭權奪利的鬥爭，對工業造成的環境污染，以及工廠排出的有害氣體，加上江河湖海的污染，不但破壞了水產的資源，更危害到人民心的健康，既然防範的辦法，又無善後的措施，置人民死活於不顧，中共這種禍國殃民的滔天罪行，令人髮指。

上海是我國的名城重鎮，向有十里洋場之稱，如今不但已變成廢墟，在烏烟瘴氣的籠罩下有如一個堆積垃圾的場所，貧窮與落後，民不聊生的慘況，又豈是筆墨所能形容呢？

上海也是中共一個鬥爭的戰場，每一個鬥爭的浪濤在上海掀起時，總是敲鑼又打鼓，表演得有聲有色，可是關係到人民健康的污染威脅；中共當局都不聞不問，由此足以印證中共集團的非人道統治堪稱空前！



布里辛斯基其人其事（下）

岑啓亮

據說布里辛斯基處理公文相當快速，若干國家安全委員會人員表示，他是太急了，以至於他們有時會懷疑他到底吸納了多少。其他的人對公文越積越多也時有抱怨。可是，那些曾經爲基辛格做過事的人說，他們經常不知道送進去的文件下落如何？基辛格對他的僚屬是秘密的，而布里辛斯基則主張公開，他保持每週與僚屬舉行一次會報的諾言，有些會報是例行性的，有些則激烈辯論，例如說美國應該在非洲之角怎麼辦，或有關美元的問題等等。他始終在設法保持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與他接近，但在文件報告堆積如山，壓力越來越大的時候，這種努力，也就更難了。同時，若干問題，特別是最敏感的問題，總是只有幾個最接近的助手在處理。

可能有人認爲這些問題聽取政府內部更多的意見，但理論上來說，如此便有洩露出去的危險。去年洩漏了若干機密，特別是有關限制戰略武器條約談判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一般人員受到該會高級人員的嚴重懷疑，他們接近國家安全委員會作業情況的機會也就減少了。國家安全委員會人員每隔一週就卡達總統可能感到興趣的問題，準備一些報告，布里辛斯基從其中挑選一些出來，再加上他自己的意見，然後送一個備忘錄給總統。在白宮內部，事實上備忘錄做得最多的是艾森斯塔的部下，艾森斯塔是卡達總統的內政事務及政策助理，由艾森斯塔呈給總統的備忘錄都有他的僚屬的簽名，而布里辛斯基手下呈上去的備忘錄，則由布里辛斯基簽名。人們都廣泛注意到，艾森斯塔的幕僚直接與總統打交道的，比布里辛斯基的手下爲多。在有野心的人所據的職位中，這種事情是頗足重視的。這麼多的文件與報告，不由得不令人懷疑，這些人那有時間思考呢。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名幕僚說，「工作已離開了學術主流，我們又沒時間來尋求新的想法。」

壓力對布里辛斯基當然更重，他必須面對總統，政府內的對手，新聞界，公眾，以及各有來頭的助理，每天的工作常常開始於晨間七時，第一件事是準備對總統提出早晨簡報，他得先翻閱前晚積下來的情報報告，他在一個小白色拍紙簿上，用纖細秀氣的筆蹟記下自己的思潮，俾一會兒之後呈報給總統。

他每天要做的建議可能涉及中東、中子彈、非洲之角、羅德西亞、限核談判，或是經濟問題。他又得協助安排總統出國訪問，撰寫總統講稿，或者接待外國政要。爲了這些，平均每天得與卡達見面四次。布里辛斯基說，他的最高紀錄是有一天與總統會面十一次之多。

同時，布里辛斯基也不忘保持與學術圈的友人連繫，注意對國防部長布朗及國務卿萬斯維持經常的接觸，以及與蘇聯大使共進午餐，和新聞記者攀交情。一名助理說：「他的步調之快，常會使他難對問題集中注意力。」

布里辛斯基一生的步調就是快、快、快。他聽到了前面三個字，就以爲聽懂了你的整個句子。他處事頗爲開放，四週因而經常圍着人準備伺機發問。要有問題，你得找住機會提出，否則很難得到他的注意。

有人問布里辛斯基，他怎麼應付得了這許多非得應付不可的事情。他也抱怨文件太多，整天有打不完的電話。他說：「從一早上班，直到離去，就是這個，那個，這個，那個。這是個永不終止的競走。」他說：「你必須設法應付，注意來到面前的問題，再設法想想還該注意其他什麼。」

一個新政府上台，總想要自立標準，以示與前任不同。卡達就職時強調的是團結融洽合作，不要像基辛格那樣的獨行俠作風。布里辛斯基，萬斯與布朗，開頭確曾努力抑低不同部門間與個人間的緊張，但幕後的摩擦衝突仍然越來越大。這當中有人的個性問題，也有政策歧見。

一名國務院官員形容布里辛斯基與萬斯之不同：老布一向的態度是「別只坐在那兒，採取行動」，萬斯則認爲「別只顧採取行動，坐在那兒——直到你攪清楚行動的後果爲何。」一名接近卡達的白宮助理也說，萬斯這人外表溫文謙和，骨子裏個性堅毅，絕非等閒之輩。萬斯據說他有責任注意或抑制布里辛斯基想做的某些事。他不贊成布里辛斯基一心想去中國大陸訪問，也反對老布與其他人在以色列總理貝金上次來訪時主張的，由白宮聲明美國對以色列的強硬立場。卡達隨後決定不給貝金硬釘子碰，就是從了萬斯的看法。

在非洲之角危機期間，國家安全會議人員曾透過新聞媒介向國務院放冷箭，萬斯爲此曾給布里辛斯基打電話，要他告訴國家安全會議的人少來這一套。

至於國防部長布朗，他原是加州理工學院院長，對自己的才智能力極爲自負，對所持看法也絕不保留。

據目睹國家安全委員會開會的人說，在會議時最強有力的人物就是布朗。對別人看法不感同意時，布朗不但出言反駁，有時不留情。萬斯則是直接了把自己立場說清後就不多言，坐在那兒像尊老佛爺。布里辛斯基據說是急於表現，愛說顯露自己聰明的話。對於開會，卡達倒應付裕如，不論什麼時候開會，他來時都已把有關文件看好了。

布里辛斯基最大缺點，據其友人與認識他的人說，就是缺少政治敏感性。很多人都能提出實證，

說明他在與人們相處時——包括對同僚、部下、政府官員、國會議員與外交官，政治觸覺相當的欠缺。為了這個緣故，卡達內政助理喬登開始參與外交決策過程——先是非正式的，隨後成為固定的一員，他的責任是就外交政策對政治影響提供意見。

對喬登侵入自己範圍，布里辛斯辛自然不會樂意，但他倒是瞭解到只能隱忍不發。滿口學術詞彙，舉止帶有貴族氣息的布里辛斯基，與喬治亞那帮帶有泥土氣息的卡達近臣本來就難水乳交融。喬登據說還把布里辛斯基叫做「啄木鳥」，顯然不僅僅是指他的外貌特徵，迨可斷言。

國家安全顧問既是一名個性強烈的人，與國家安全職責有關的官員間發生衝突傾軋事所難免。但另一明顯的事實是：布里辛斯基在卡達總統的高級官員間，即使一般性的的信賴與好感也未能建立。

加入卡達政府之前，布里辛斯基原非無名之輩，他起初尙知自我抑制，不爭風頭。一九七七年十月在一次訪問中，布里辛斯基尙強調他瞭解自己不應多接受訪問或出現電視節目中太多，以免讓人以為他想要削弱國務卿的地位。但就在以後不久，布里辛斯基連連接受報紙的訪問。在十月三十日至一月八日之間，他更出現全國電視新聞訪問節目「議題與解決」一次，「面對全國」兩次。布里辛斯基也成為第一位擁有自己專用新聞發言人的國家安全顧問。

在逐漸成為政治名人之際，布里辛斯基被人拿來與前任基辛格相比，基辛格的一大特長是他應付反對者，甚至贏取他們私下好感的能力。即使在越戰最高潮，基辛格也不忘逢迎那些極力反戰的國會議員。最近有人問一位在外交方面舉足輕重的參議員，布里辛斯基與他的來往情況如何。這位對國際政治頗有瞭解的參議員說：「幾乎一點也沒有來往。他似乎不知道該怎麼與參議員們打交道。」

今年年初，布里辛斯基會應邀與猶太裔領袖兩度會晤，討論美國中東政策。第一次順利過關，第二次布里辛斯基被挑起了肝火，弄得極不愉快。布里辛斯基對於正面反擊猶裔領袖的批評顯然很感滿意，他會向自己的助理與一位紐約時報記者表示了這種感覺。

布里辛斯基與國務院間對中東問題的看法一致，但卻成為猶裔組織的攻擊對象，一則因為他被視為是說出某些令猶太人不愉快的政策的人，二則他與萬斯給人的印象不同。同時，猶裔領袖不願直接攻擊卡達，因而選擇布里辛斯基作為箭靶。但即使同意中東政策的政府中人也認為，以激憤的言詞回答激憤的言詞，不是政府官員享有的權利。

這麼多的文件與報告，不由得不令人懷疑，這些人那有時間思考呢。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名幕僚說，「工作已離開了學術主流，我們又沒時間來尋求新的客法。」

有人問布里辛斯基的戰略觀點倒底是些什麼，他說他的觀點在一九六〇年以來的幾本書中已經闡明：「就整體而言，我的戰略觀點前後一貫，戰術上則極具變動性。」

他說：「我認為美蘇競爭是個根深蒂固的現象。同時，由於今日世界已進入一個政治覺醒與秩序紊亂的時代，我感覺眞正的危險還不在於蘇聯將要主宰世界，而在於整個世界分崩成為無政府狀態，因為分崩離析的世界具有更大的危險性」。

布里辛斯基認為，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世界人口、經濟力量與科學技術，都已發生了主要的變化。對於發生社會變遷的國家，美國傳統上一向是支持維持現狀的一方，然而現在需要多與主宰未來發展的力量相連繫了。

基於這個觀點，布里辛斯基也主張美國應與「新興而有影響力的國家」合作，這些國家包括沙地阿拉伯、奈幾利亞、巴西、委內瑞拉、伊朗、印度與印尼。他們當中除奈及利亞、印度與巴西外，均生產石油，印度、巴西與印尼則是人口眾多的國家。卡達已經親自訪問了八國中的七國，副總統孟代爾已前往印尼。

在布里辛斯基影响下的美國外交政策，因而是新的「多元覺醒」與原有美蘇對抗的一種綜合。

有人問他新起的多元現實與原有的兩元現實是否會有一個交會的地方，布里辛斯基回答說：「有的，現今世界有許多衝突的軸心：美蘇兩強的傳統衝突，與新興國家的新起衝突，窮國與富國的衝突。他們會相互交錯，而越是相互交錯，其危險性也越大。

問他對蘇聯的最終目標看法如何？布里辛斯基說：「我不相信他們會坐下來　好一個征服世界的大藍圖，我甚至不認為他們還存有世界革命計劃。」他說蘇聯也像其他人一樣，受到心理，官僚制度、歷史、意識形態與民族主義等因素錯綜影響。

布里辛斯基說：「這並不意味他們已不再企圖從各地的革命運動中謀取利益，其最終的一個現實是：他們想要成為第一，就像我們現在一樣。」

在現實政治中，布里辛斯基特別着重美蘇對抗，這構成了他與卡達政府其他官員一個主要的不同。一名與國家安全委員會有合作關係的官員說：「老布學術生涯的中心原就是蘇聯，蘇聯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因而遠過於蘇聯在萬斯心目中的地位。」萬斯絕不忽略蘇聯，但他更能把其他事務計入考慮，這人說：「老布的基本衝動是對蘇聯站起來，採取強硬態度，在經濟上與軍事上繼續超越他們。」

這位波蘭裔的國家教全顧問對蘇聯特別敏感，反映在他的好些主張上。一個是他迄今仍不時提到美國應該支持安哥拉內戰失利一方面的領袖薩汶比，使對古巴與蘇聯支持的尼托政府找麻煩。另一個是當意大利共黨可能加入政府時，美國大使會被召回，而美國官員談話也較先前所說不準備介入的立場要強硬了許多。再一個是美國對東歐的政策。卡達訪問華沙時在記者會上公開讚揚波蘭的「宗教與其他自由」，布里辛斯基與卡達夫人則親訪波蘭天主教會地位最高的魏眞斯基，這顯然代表了布里辛斯基希望鼓勵東歐國家距離蘇聯較遠的想法。

布里辛斯基以「三邊關係」理論與卡達相知，並因而受到重用。這個主張美國在外交上與歐洲盟國及日本密切結合的想法，事實上在卡達上台不久就成為洩了氣的漂亮氣球。卡達就職後，菲律賓、澳洲，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紛紛明白的表示，日本絕對沒有資格在國際問題上代他們發言。同時，美國與西德的關係，也因經濟與其他歧見而則達幾十年來的最低潮。

卡達的「中子彈」騙局

陳金耀

近大半年來，中子彈在歐洲裁軍會談方面成爲爭論的中心主題，有關這方面的報導，外電亦作多方面的探討。這種被稱爲「乾淨」的武器的效力是集中在一個非常狹小的地區之內，隨着距離的增大而迅速的減弱。用中子彈來把一個城市中的人口全部消滅，但對于一般的機器和建築物則完全保留不予破壞，這種使用却與事實完全脫節，中子彈頭的設計並非用來對敵國境內的目標作攻擊性或報復性的打擊。在攻擊的目的正是要毀滅敵人的建築物，交通設施等，而不是想要避免毀滅它。

假使，由于某種的理由，而必須以毀滅都市地區人口爲目的，則中子彈也是一種很不適當的武器。在熱核戰畧的恐怖世界中，殺害平民的最有效方法是炸毀在他們頭頂上的建築物，將他們活埋在下面，造成巨大的火災，將他們燒死，然後再繼之以輻射塵的殺害。中子彈却缺乏這些效力。

即使想殺人而不毀物，中子彈也還是遠不如化學或生物武器有效，因爲其致命半徑太小而其效力又可以用泥土來使其大量減低，躲在地下室內或在重潮濕沙袋後面的人都可以獲得良好的保護，而最近西德的商人更製造了一種核戰避難室出售，夾層中注有「重水」以吸收中了，據稱不怕中子彈的襲擊。

其實中子彈的眞正效用是對付在運動中的集中攻擊部隊，特別是乘坐坦克車和裝甲運兵車的人員。這樣的使用，其主要利益就是能殺傷部隊或使其喪失行動能力，而同時能使附近的平民殺傷減到最低限度，這也正是人們對中子彈的製造感到有興趣的唯一理由。

坦克對于爆炸，落下的廢材，熱力都有內在的低抗力，而且最近蘇製的T七二，未來的T八十可以抵抗輻射塵的襲擊。所以標準的核武器對于它們並不太有效，除非所使用的武器是威力極大而且數量又極多，但這樣也就必然會使平民人口連帶受到重大的傷亡。但想設計一種坦克能對其乘員有效的對中子彈保護，那却是實際上沒有可能。所以在所有一般的核子武器中，中子彈是唯一設計用來阻止裝甲兵力。

中子彈的特點是能提供「殺軍人」的副作用。如果是用一般的核子武器，則爆炸、熱力、和幅射在戰場邊緣上所殺害的平民人數可能將以百萬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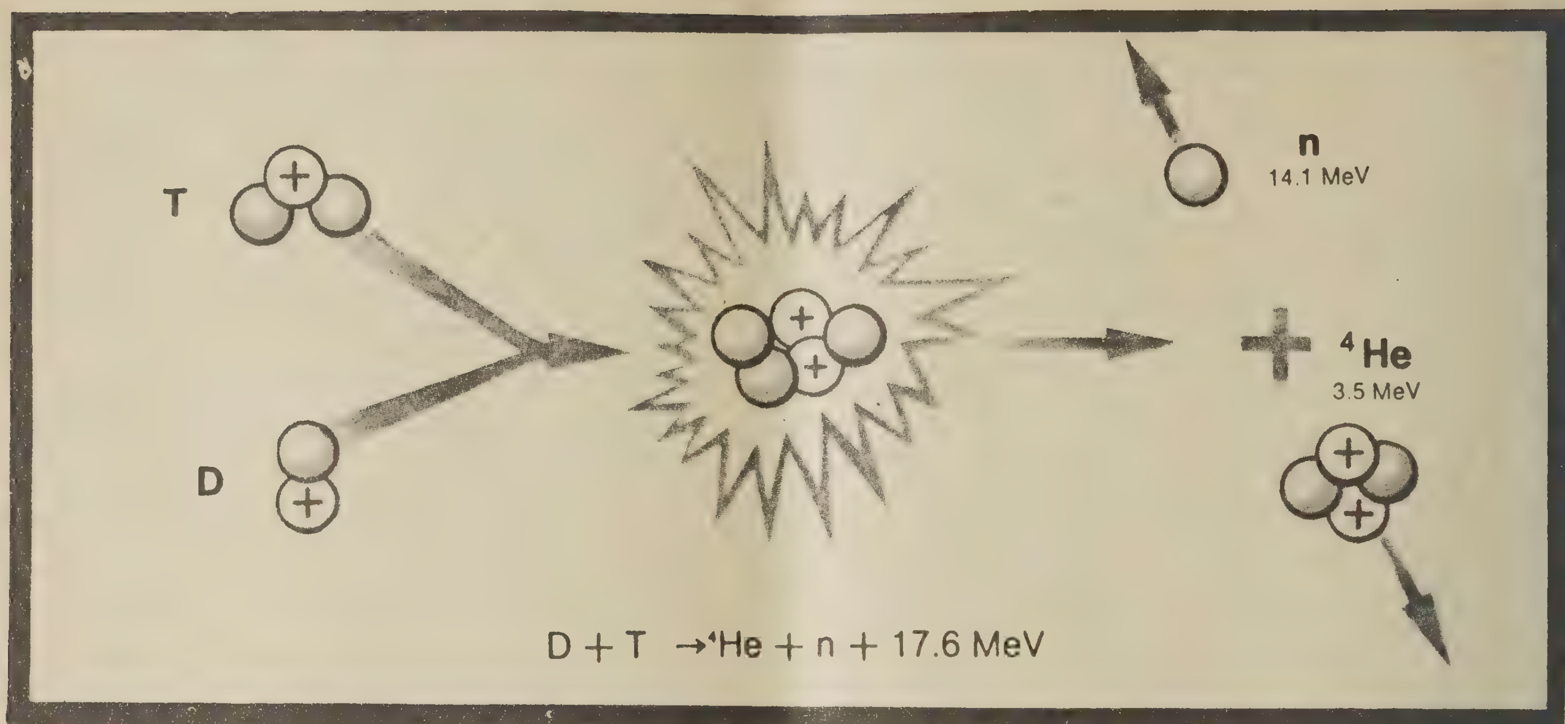
此種武器的主要用途是防禦。假使蘇聯大軍向西歐進犯，而北約組織的非核兵力不能阻止他們，于是當蘇聯的裝甲矛頭正在逼近某一西德城市時，則中子彈將是阻止其坦克車而不傷害城市及平民的最有效工具，這是一歐美官員對發展中子彈的基本看法。

這種能產生大量中子彈可以穿透坦克鋼甲的中子彈，其爆炸原理是「純聚變」（見本刊五三六期）；聚變是氫彈爆炸的原理，利用輕原子核，重氫和三重氫，用一顆小原子彈（裂變）作爲引爆，利用原子彈爆炸時所產生的幾千萬度高溫，使燃料重氫和三重氫進行熱核聚變反應，並在一瞬間放出巨大能量，產生大量中子流及放射性污染等殺傷因素。普通氫彈之所以產生大量放射性散落物，正是由於用原子彈引爆的緣故。而中子彈與原子彈，氫彈有所不同，它雖然亦如氫彈的聚變原理，但祗是純聚變而不像氫彈那樣包含裂變和聚變，中子彈祗利用其他方法使重氫、三重氫達到一億度高溫以上而產生聚變。

但目前引爆方法，美國仍然未有透露，以目前國際上所公佈的融合技術，祗有用高磁場反應爐較爲有較，但這種反應爐有四層樓高，未能與作中子武器的引爆，而另外一種是用雷射光從四面八方同時以高能光束來衝擊核靶使達到一億度高溫，產生融合，但未能全面成功，祗能保持高溫一微秒，應



用以攜帶「中子彈」的「長矛」飛彈



聚變——重氫（D）核子與三重氫（T）核子聚變為氦（He）核子與中子（n），同時放出一千七百萬電子伏能量。圖中○代表中子，⊕代表質子。

用此種技術目前仍未有可能。

如中子彈改用另一個中子源，「開二五二」的超重元素。此種人工合成超重元素百分之九十七是衰變，通過A射綫的照射達到一定的衰變，便能自動分裂成為兩半，每一個自發裂變原子平均能生三點八個自由中子，所以一克重的「開二五二」每秒鐘能產生二點三四乘十個十二次方的中子粒，相等二百三十四兆個中子，這是一個龐大的中子源，超重元素在自然界礦物中是沒有的，人工製備方法通常分為兩種，一種是在加速器中，通過重離子轟擊靶核，另外一種是在核反應堆及核爆炸中，通過重核對中子的連續吸收和相關的放射性衰變而合成。

用　二四二等通過適當的中子照射，可以合成此種元素，但在一九七三年左右，美國橡樹嶺實驗室祇能製備了約一克重此種貴重的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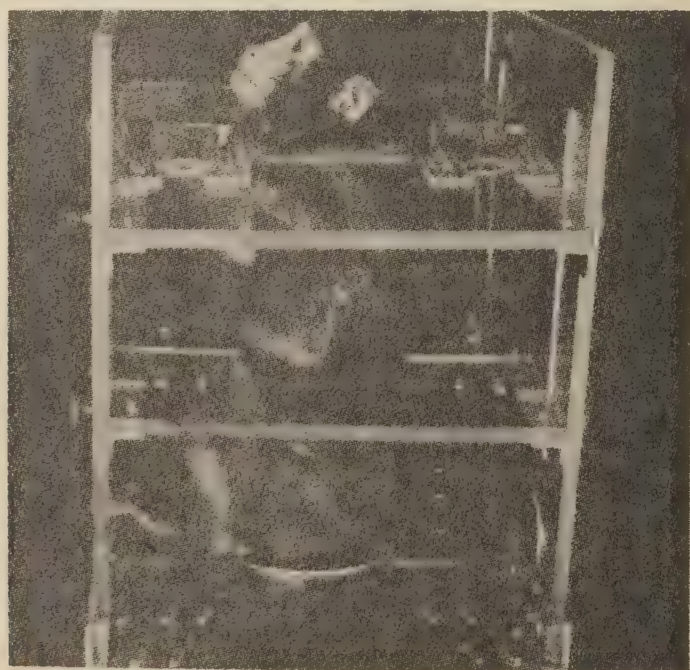
如用此稀有元素製作中子彈，以裝備北大西洋公約國，以一個中子彈調換三個舊有的戰術核武器，也要二千四百多個中子彈，無論在經濟上，技術上目前也未能達到。無怪卡達政府放棄製造，此中除了政治上問題外一定另有苦衷。

本年初法國報章報導法國在太平洋一個島嶼上試爆一枚中子彈，雖然法國政府公報否認，但美國有關官員很早便認為沒有可能，此無他，因為美國也可能未能製做。

擁有中子彈，這很可能是一個慌言，祗作為核子軍備限武談判的有力王牌。今年一月載於北約組織雜誌的一篇文章報導：「……有人說中子彈是一種『增強幅射的武器』，但事實上，不如形容它是一種「減弱爆炸和熱力的武器」。它是一顆非常小型的融合彈，即氫彈，而較舊式的戰術核子武器却是小型分裂彈，即原子彈，其所包括的技術是並無新奇之處，而唯一新奇之點卽為高度縮小技術……但其所產生的爆炸、熱力、幅射，X射綫等效力却都大為降低。」

筆者在去年七月初在萬人日報報導有關的文章時指出：所謂中子彈，實際上就是一種「小型核彈」，較後七月四日「新聞周刊」亦曾報導說，美國打算生產的這種武器「不是一種眞正的中子彈」，它基本上是一種非常小的氫彈，「紐約時報」七月八日也報導說：「這種擬議中的武器基本上是一枚很小的氫彈，其爆炸力，熱量和幅射物約為目前戰術核武器的十分之一。」

根據以上種種資料顯示目前所謂的「中子彈」，仍然是用原子彈引爆的小型氫彈而已，距離「乾淨」的武器還有一段頗長的路程。



猴子接受中子幅射死亡情形

李白視富貴如浮雲

胡養之

談到詩人李白下半輩子的生活，也像杜甫一樣頗不安定的。他自從二十七歲左右離開他的故鄉四川以後，就一直過着一種漫遊的生活，以當時的交通情況而言，他所遊歷的地方確實不少，我們從他的作品中，可以知道他住的較久的地方是湖北、山東、河南；因爲他一度非正式的從政，而住在長安也有三年。此外他到過的地方還有湖南、山西、河北、江蘇、安徽——最後乃死在安徽的當塗。

夠義氣而不熱中功名

李白在湖北之所以住上十年，爲的是他在安陸（今縣名，在應山縣南），跟一位姓許的女子結了婚。這段時期，李白結交了許多朋友，一起隱居山中，閒來飲酒賦詩，生活過得很愉快。他對朋友很夠義氣；尤其對四川同鄉更關切。他曾跟一位名叫吳指南的四川友人同遊洞庭湖，不幸指南病死途中，李白曾抱其屍體痛哭，感動路人，他因行踪關係，暫將指南的屍體埋在河邊。數年後他又掘出屍骨，親自把它洗凈，包起來揹着它到湖北的武昌，好好地安葬起來，由是可知李白對朋友是如何講究信義。

同時爲了在政治上找出路，李白也曾會見過不少的地方長官。他雖然不想實際從政，却又希望能爲國家做一番事業。他的出發點是道家、縱橫家、遊俠；他所崇拜的則是范蠡、魯仲連等，功成身退，依然過着逍遙的生活。但他最大的缺點是，不會去逢迎權貴，而且經常縱酒，醉後則露出傲慢的態度，叫那些權貴們非常不高興。他寧願不做官而痛快地飲酒賦詩。他認爲飲酒賦詩，比做官更有意思得多。正如杜甫的詩所說：「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賦；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李白在許多的詩篇裏，都熱烈地歌唱着個人自由的可貴，表示了他不怎樣熱中功名富貴。他很達觀，視功名富貴如浮雲，絕對不會長久的。例如他的那首「江上吟」詩，雖帶有弔屈原的意念，可是借題發揮，描寫屈原的詩像日月一樣永遠放射出光輝，而楚王的宮殿却早已變爲廢墟了！詩云：「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久，漢水亦應西北流。」這些詩篇，內容尚未脫離個人的生活圈子，却比那些歌功頌德的作品要進步得多了。

有抱負不肯逢迎權貴

唐玄宗天寶元年（七〇二），李白因爲友人吳筠的關係，被引薦而出仕。他得到召命時覺得高興，以爲平日遠大的政治抱負，有現實的機會了。乃寫下「別內負征」的詩云：「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時歸；歸時倘佩黃金印，莫見蘇秦不下機！」又在「南陵別兒童入京」的詩中也說：「……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不錯，李白到長安後，玄宗給了他一本「翰林供奉」的清客位置。可是當時朝廷的情況，使他非常失望！由於天下太平已久，唐玄宗便經常與楊太眞一羣尤物在一起飲酒作樂。宰相李林甫則是一個大奸臣，弄到朝政腐敗不堪！玄宗喜歡鬥鷄，那批親信的小人，便想盡一切辦法去養鷄，以供昏君娛樂。那些壞人霸佔了廣大的土地，房屋在京城中連成一片，個個氣燄高張，乘着大車橫衝直闖，使過路的人都得當心！李白自然看不慣這些人的行爲；尤其是楊氏姊妹，更把玄宗弄到神志昏迷！因此，李白的「清平調」其三云：「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據一般紀載：李白每次入宮，總是飲得酩酊大醉的；並借着酒興對統治階級發揮他的一種野性，有一次，玄宗召他到宮裏面去寫詩的時候，竟在皇帝面前翹起腿來，叫高力士爲他脫靴子。高力士在當時原是一個炙手可熱的太監，連皇太子也要對他很客氣，何況一個芝蔴菉豆般的李白呢。故此，他便成爲那批心腹小人的眼中釘，而不能離開長安。這在李白看來，正所謂求仁得仁，實際是毫無所謂的。中國文人對於統治階級，向來都是歌功頌德，無所不用其極的；可是李白一生對權勢始終抱着不屈不撓的態度，他認爲向權貴投降極爲可恥！因之，在許多作品中，都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主張是：經久不凋的松柏而非以顏色詩人歡喜的桃花或李花；是自由翱翔在大海邊的野鶴，而非被禁閉於籠裏的鶉鳥。這可從他的古詩「夢遊天姥吟留別」末段看出：「……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離長安重度遊歷生活

事實上，李白於四十五六歲左右離開長安後，又重行過着無拘無束的漫遊生活。自陝西而河南、山西、河北、山東、浙江、江西各地，都有他足跡。由於當時的山東爲道教中心地區之一，其時道教非常盛行，信仰道教的人也日益多，大都希望得道成仙，長生不死。況且李白在四川時，已與道教逸人東嚴子一度隱居岷山；到了山東，更歡喜同許多道教徒交往，並曾訪尋過不少名師，向他們學道。也曾在家裏閉着大門，專心撰寫道教的論文。他在「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一首古詩中末段寫着：「……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彩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

除了學道以外，李白這時也像過去一樣，和許多的好朋友在一塊兒飲酒賦詩，過着很愉快的生活。也就在這一時期，他使認識了杜甫。當時的杜甫名聲還不算大，可是李白並不輕視他。兩人的友好得如兄弟一般。時常在一起遊玩，討論文學上的問題。特別是杜甫對李白的印象甚深，覺得李白有點飛揚跋扈，而加以規勸。他有一首贈李白的詩云：「秋末用顧尙飄蓬，未就丹砂媿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

同時，李白也有一首五律「沙邱城下寄杜甫」詩，充分表示他對杜甫友情的自然流露。詩云：「我來竟何事？高臥沙邱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不久兩人因事分開，以後雖然沒有機會再見面，但彼此都不能忘却這段時間的友誼。蔑視富貴，蔑視權勢，而於詩酒中，山水中追求人的自由自在，這是李白詩歌內容的主要方面。而另一方面，他也關懷百姓和國家民族的命運。到玄宗天寶末年，朝政越發腐敗。權臣楊國忠爲了邀功，多次派兵去攻打在雲南地方的小國南詔，結果官兵因水土不符，先後共死傷數十萬人，以致怨聲載道。李白將這些情形，都從他的詩歌中反映出來。如五古一首云：「爲檄如流星，虎符合專誠。喧呼救邊急，羣鳥皆夜鳴。……借問此何爲？答言征楚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道行。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投永王李璘欲平內亂

在這時期，又不僅征兵攻打南詔，更要向其他邊境地區發動戰事，如北邊的胡虜（卽今日蒙疆地方），也是被征討的對象。數以萬計的壯丁，都被抽調前去作戰，只剩下婦女們孤單地留在家裏發愁。所以，李白的樂府「子夜吳歌」便寫道：「長安不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能遠征。」又「關山月」云：「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戍客望邊邑，思歸多若顧。高樓當此夜，嘆息未應閒。」

由於唐玄宗重用楊國忠、李林甫之流，加上一羣楊氏姊妹，致使朝政日越敗壞；尤其北方很快地變成了異族的世界。平時養尊處優的將士們，這時投降的投降，戰死的戰死，逃亡的逃亡了！無數的唐朝官兵和百姓，也都怨恨朝政的干紀不振，終於天寶十四年，爆發了「安史之亂」，人民更陷於水深火熱的內戰中！當時在南方遊歷的李白，知道這種情形時，便借酒澆愁，在其詩歌中憤慨地表示：「百姓的屍骨，堆積比山還高，他們究竟有什麼罪？」同時，他又想起了春秋時代楚國的申包胥來，也想起了晉朝五胡亂華時的祖逖一些人。申包胥曾經努力爭取了秦國的軍事援助，復興了被吳所滅的楚國；祖逖也曾領兵渡過長江北伐，收復了黃河以南的失地。兩人對國家都有很大的貢獻。因此，李白於懷念之餘，決心效法他們。

李白就在這樣的狀況和心情之下，便參加了永王李璘的軍隊工作。儘管一般人都說他是被迫或被刼持的；但我們從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們的態度却很自然。如「永王東巡歌」中說：「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嘆；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而「在水軍宴韋司馬樓船觀妓」，以及「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等作品中，也很率直坦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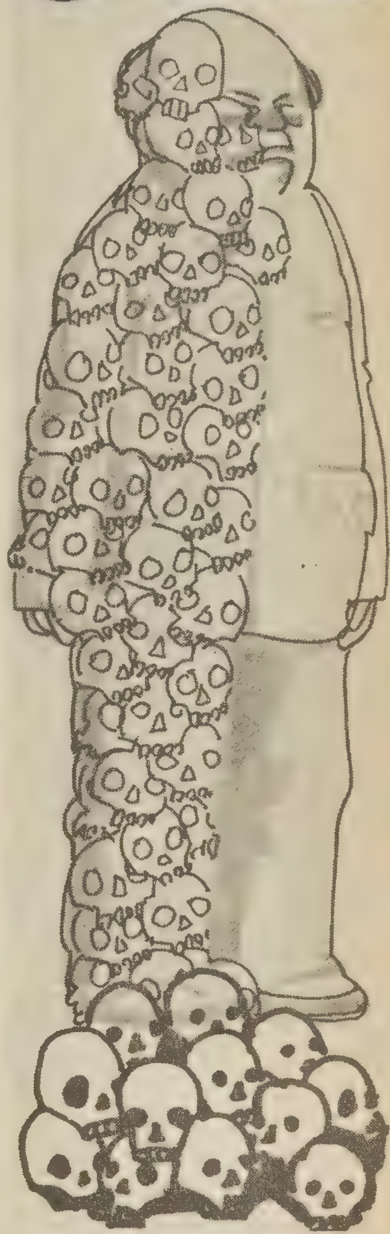
捉月墮江傳說爲附會

其實，李璘是玄宗的第十六王子，這時在東南部鎮守。他的權力很大，手下的兵力也雄厚，足以北上協助平亂。李白打算在李璘幕府出點力，希望消滅「安史之亂」。不料李璘跟他哥哥李亨發生了內訌，原因是李璘權大，李亨怕他有野心，故李亨派兵將他消滅了！李白也因此得罪，流放夜郎（今貴州桐梓），翌年遇到大赦，獲得釋放歸來，個人遭遇雖有好轉，但他眼看，戰禍未平，仍有國家前途憂慮！上元二年李光弼率軍向東南進攻殘敵，李白感到興奮，有意北上投軍；不幸中途患病，未能如願，乃往當塗依李陽冰。寶應元年（七六二）十一月，病死當塗，李陽冰在其「草堂集序」中說：「……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心非所好；公遐不棄我，乘扁舟而相顧；臨當掛冠，公文疾亟；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予爲序。……」

據此，證實李白確是病死的，而王定保所撰「唐摭言」中則說：「唐李白遊采石江，因醉入江中捉月而死！」這卽是說李白墮江淹死的了。他的好友杜甫亦有兩首「夢李白」的五古中，有「……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又水深波浪濶，無使蛟龍得。」及「……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等句。又杜甫的「天末懷李白」五律中，亦有句云：「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可能當時確有李白沉江一種傳說，加以杜甫形諸文字，後人卽以此而更作附會了。

李杜生在同一時代，天地靈秀之氣，同時鍾於兩人身上，千多年來，他們的作品獲得各階級人士的普遍讚賞，韓愈曾把他兩人並論：「李杜之詩篇，光芒萬丈！」白香山讀了李杜的詩集後也寫下：「翰林江左日，員外劍南時。不得高官職，仍逢苦亂離。暮年逋客恨，浮世謫仙悲。吟詠留千古，聲名動四夷。文場供秀句，樂府待新詞。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

瘟君夢



岳騫

陳毅報告指出高崗最重要的還是這兩點；

一、重工業也是以東北爲重點。鞍（山）鋼（鐵公司）就是日本遺留的加上蘇聯援助的結合而建設成的。建設重工業的東北是爲的「國家」，不是爲的高崗個人。不是讓高崗把東北作爲他個人的獨立王國。東北是屬意「中央」的，不是屬於高崗的，可是高崗在東北，未得「中央」同意，如蘇聯訂立了些臨時性協定，例如聘請專家、派遣留學生赴蘇學習，都是事後強迫「中央」追認。由蘇聯（東北）輸入機械商品，由東北輸出大豆償付，都是由「東北人民政府」直接與蘇聯訂的交易，連「中對外貿易部」都不知道。東北雖是重工業基地，但決不等於說只在東北才建設重工業，其他地區城市也應相應地建設，可是高崗不是這樣。他好多次要求「中央」要把從蘇聯乃至資本主義國家買來的重工業有關的機械和人才，儘多地、優先地，甚至全部供應東北。「中央」儘可能地遷就他，可是他總不滿意。「中央」的命令應當是通行「全國」的，有些命令，高崗拒絕接受：「幹部」應當是統一調配的，可是有些「幹部」不能調去東北，因爲高崗不同意。原來，高崗想以東北的重工業、東北的「軍隊」和「幹部」作他的個人政治資本。他的理由就是「東北應當有所別於國內」。

二、高崗的陰險野心與無限權勢慾的具體表現，就在去年——一九五四年八月，即「全人代會」開幕，並從這會議選出「國家主席」、「副主席」和「國務總理」的前夕。「中央」特派要員去徵求高崗的意見，商他未來的「政府」職務中，希望担任什麼。高崗的答覆是這樣：「我對於地位，是沒有什麼意見的……。如果「黨中央」一定要我講，那我就坦白地講罷，我只希望担任「副主席兼國務總理」就算了……。」好一個「沒有什麼意見」，此一事件眞正內幕一直是個謎，直到一九六〇年中共與蘇聯已公開反目，是年十月十六日，印度新聞什誌「林」。它記載參加越南勞動黨三全大會的印度共產黨代表科納爾對加爾各答區黨會議的報告。無需說，科納爾的消息來自安加同大會的李富春代表團。科氏說「中國人如此告他：他們同蘇維埃黨的歧見，在斯大林逝世後就開始了。他們不喜歡蘇維埃領導層處理貝里亞案。」我們知道：赫魯曉夫清算斯大林，始於蘇聯共產黨（後簡稱「蘇共」）第二十次大會。因此，莫斯科和北平間的歧見，如果科納爾的報告是可靠的話，該始於貝里亞派的垮台。

爲什麼中共「不喜歡」蘇共領導者清除貝里亞派呢？

當初史大林會在伯力和海參威設訓練中共黨員的機構。貝里亞時代該機構屬國家保安部伯力區管轄。該區主管人是戈格利澤上將，因此，在伯力和海參訓練班受訓的中共黨員，和會在該班教書的中共要人（如董必武），都和貝里亞派發生關係。到日本無條件投降前後，蘇紅軍進入東北，並扶植中共，負這工作的當然是貝里亞派。

日本投降後，中共中央于一九四六年初派高崗、林彪、蕭勁光、李富春、彭眞等潛入東北。高崗以和內蒙人的關係，負責建立「人民騎兵」和指導當地的「少數民族運動」。這時，他的官職是「東北民主聯軍吉黑野戰區司令員」。一九四七年，中共成立「東北聯合政府」，設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林楓。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共軍攻陷瀋陽，林彪率共軍入關，高崗繼林彪「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中共東北局書記，掌握黨、政、軍三權。一九四九年八月，「東北行政委員會」改組爲「東北人民政府」、高崗任主席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同年十月，毛澤東開鑼北平，高崗被「選」爲「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到「國家計劃委員會」成立，他再兼任該會主席，這由于東北是中共政權的經濟基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廿八日，中共政權調整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機構，東北改設「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仍是高崗。大概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前後，高崗突然垮台，原因並未宣佈。只由同年八月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三次會議通過改組東北省政府並公佈各省主席名單時，才知道高崗在東北的勢力，全被消滅。同年九月召開全國人代」會，他連代表的資格也沒有。同年十月新政府名單中沒有他的名字。這時大家知道，他已被整肅了！究爲何故呢？要等到一九五五年四月

四日北平新華社發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的「公報」時，官方才有回答。

這次代表會議，開于三月廿一至三十日。議程之一是「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報告者是中委鄧小平。報告原文，並未發表，但三月三十一日會議所通過的「決議」，說高崗自一九四九年起，就進行「奪取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力」的陰謀。也就是說，高崗繼林彪主持「東北人民政府」後，才有進一步「奪取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力」的野心和陰謀。他的陰謀目的是「担任黨中央的總書記或副主席，並担任國務總理。」問題在此：師範學校出身的陝北土包子，貴爲東北之王，還不滿足，怎有力量當黨中央總書記或副主席呢？「公報」有這解答：「敵人」（未說出是那一個帝國主義）要破壞中共的統治，只有分裂中共和使中共蛻化。因爲「這是任何一個具有革命政治常識的共產黨員和黨外愛國分子都能認識的眞理。」「高崗、饒漱石等人，正是在這種形勢下面結成反黨聯盟」，「企圖推翻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黨中央的領導核心，以便奪取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力。他們的這種反黨活動無疑是適應了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的願望，他們實際上已成爲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

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高崗「適應了」那一個「帝國主義」的「願望」呢？他自三十年代末起，足跡只由陝北到東北，所見的洋鬼子，只有俄國人。因此如說他曾勾結帝國主義，那自然是勾結蘇帝。誰也知道，在那時，高崗如想滿足自己「奪取黨和國家的導領權力」的野心，也只有取得蘇帝的支持。

再看高崗到東北後的活動：他先任「吉黑軍區司令員」，黑龍江是緊靠蘇俄領土的一省。一九五三年，高崗派親信趙德尊担任「黑龍江省主席」那趙德尊也是「公報」中提到的「反黨同盟」的人物。高崗到東北後，由于工作地區接近蘇俄，時常和俄人接觸，被克里姆林宮選爲「代理人」。誰曾幹遊說高崗當蘇帝走狗呢？依當日的情況，以久居俄國、娶俄婦、隨俄軍入東北之李立三最爲適當；也可能是曾在伯力或海參威訓練班受訓的中共黨員，充當拉攏高崗與戈格利澤合作的媒介人。這等於說：高崗先以貝利亞派之助，繼林彪充當東北王國的主人，後來又想高陞，就與漱饒石合作，結成反毛的「反黨聯盟」。

「公報」告訴人們：毛澤東、周恩來們早知道高崗的野心，爲什麼當時不處分他呢？或由于兩個原因：第一、「抗美援朝」期中，東北地位重要，不敢輕舉妄動；第二、高崗的後台老板既是蘇俄，（那時史大林未死），毛澤東只好忍受東北成爲蘇俄支配的半獨立王國。

一九五三年史大林逝世，六月貝利亞垮台。由於蘇共內部發生馬林科夫、貝利亞、赫魯曉夫、莫洛托夫們爭權，和貝利亞被殺，高崗失去後台老板的支持，毛澤東們大概在這時候召高崗回中央已作。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戈格利澤上將等七人槍決。高崗完全失去靠山，毛澤東才敢放手整肅他。陳毅報告提到高崗的兩項罪狀仍是反毛，大概個中內幕，陳也未必完全知道。



矮仔想甩拖　　（嚴以敬作）

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南越陷共

美使判斷錯誤

在美國大使館，格蘭姆．馬丁大使行使着絕對權力。

他是一個極爲自負的人。他深信，自己獲得國務卿基辛格的完全信賴。大使牢不可破的信念，下面一句話已可表露無遺。

「越共方面已經軟弱無力了，動搖越南安定的攻勢是不可能的。」

新年以來，不管中部山區的動靜如何令人日益不安，凡是與他這一信念相反的情報，全都被他棄之廢紙簍。拍發到華府的電報，全是些符合大使信念的情報與分析。大使充滿堅定不逾的信念，到了那時候，他仍然全神貫注於說服美國國會支持越南經濟重新三年計劃。

前綫求援被拒

幾天之後，范將軍向西貢發出了緊急求救信號。敵人的眞正企圖仍然無法正確掌握。在某種情形下，很可能同時對三都市採取攻勢，如果不可能獲得增援部隊，他要求聯合參謀部最低限度撥發足以應付長期戰爭的彈藥與燃料。參謀部拒絕了。原因是，很久以來政府軍內部對范將軍的評價就極爲分歧。

范將軍原是阮總統的老戰友，現在仍是阮總統最欣賞的野戰司令之一。和阮總統一樣，在法國殖民地時代，他是一名下級軍官，第一次中南半島戰爭時，在法軍司令之下與越共（當時稱越盟）作戰。

一九五四年，在著名的奠邊府戰役中爲越盟俘虜，被拘禁在越盟集中營達數年之久。據難友們的說法，在那時候，他的胸部與神經會受到嚴重損傷。

派系意見分歧

返回越南共和國部隊之後，在舊友阮總統的一再拔擢下，於一九七四年秋季，出任了第二軍管區司令的要職。

阮派的將校們對於這位在奠邊府率領空降部隊作戰的將軍極爲尊敬，認爲是政府軍內有數的猛將之一。但是，反阮派的軍人們却持完全相反的意見。他們說，范將軍唯一的優點是對總統忠誠，作爲一個軍人，則既無能又胆怯。

其間，北越共軍的前敵總司令離開河內，沿着叢林兼程南下，二月底抵達中部高原，在邦美蜀西方叢林深處建立了司令部。爲了不使敵方察知動向，禁止使用無綫電，與河內的通訊，也改用有綫電。

美被越共矇蔽

一開始，越共就計劃以壓倒性優勢兵力發動突襲，部隊直綫侵入邦美蜀中部，然後掉過頭來向四處擴散，擴大戰區，他們把這一軍事行動稱之爲「荷花作戰」。

越共第三二〇師與第十師繼續以分散，調動的方式欺敵，使越南政府軍猜不透他們的動向。到了二月底，第三一六師越過非武裝地帶，第九六八師也自寮國邊境向崑嵩、百里居方面移動，吸引越南政府軍注意。范文富將軍上了鈎，爲了抗禦九六八師的壓力，在高原的政府軍大部分趕往崑嵩和百里居，政府軍已完全落入圈套。攻擊開始前夕，對準邦美蜀的北越正規軍，達三師之多，是越南政府軍守禦兵力的五倍。

美國中央情報局也好，美國大使館也好，却完全矇在鼓裏。

北越軍頭南下

指揮這一突擊行動的是北越政治局的一名委員。誰都未曾想到北越會派遣這樣的高幹來前綫指揮，而北越在邦美蜀西方設有龐大的野戰司令部，政府軍更是一無所知。當然，在這期間也有片斷情報，暗示邦美蜀危在旦夕，可是誰都不予置信。美國大使館內，甚至有人樂觀地預測，這次越共的旱季攻勢將就此作罷。

我認爲，對情勢判斷錯誤，是由幾個理由湊合而成的。

馬丁大使一貫的政策是使白宮和美國國會對越南懷有「安定」的印象。可悲的，甚至可說是滑稽的是，馬丁大使直到最後對於他自己想像力所產生的「安定的樣子」仍深信不疑。

情報官員瀆職

無可避免的，國務院也受到馬丁大使那些充滿自信的報告的影響。再加上當時美國負責亞洲政策的官員們

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業已瀕臨崩潰邊緣的柬埔寨局勢上。在那邊，如何挽救美國人的生命已急如燃眉。

儘管如此，在當地負責收集和分析情報的我們中央情報局仍難辭失察之處。尤其是直接面對強敵的第二軍管區的中情局情報網極爲脆弱。說起來眞丟人，第二軍管區的中情局本部約在一年半之前發生了大規模瀆職事件，該單位的負責人把維持和發展轄區內情報網的資金全部飽入私囊。事後，那名負責人雖被撤職，遣返美國，但對該地區的情報工作已造成無可彌補的鉅創。

另一方面，在西貢的我們，於二月底到三月初這段日子裏，對於北越軍隊異乎尋常的滲透行動已有所覺；而進入乾季後，越共軍隊滲透的人數多達六萬三千人，這是一九七三年到七四年滲透兵力的二倍。而且，二月以後，急遽加強彈藥、燃料補給一事，也已獲得證實。

我們也獲知北越空軍主力已進駐能夠直接攻擊蜆港、順化等地的地區。蘇聯經由中共補給米格機一事亦已獲得證實。同時，另外的情報指出，蘇聯外交部副部長和中共軍事顧問團先後前往北越，秘密巡視和檢討各項軍事設施。

獲得錯誤情報

然而，我們獲得情報中有一致命性錯誤，那就是，北越南下的部隊與補給物資，大都送往首都西貢北方，和湄公河三角洲地區，而不是中部高原。

綜合這些情報加以研判，我於三月間再度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北越共軍在中部高原與湄公河三角洲地區發動相當規模軍事行動的可能性極大。但是，與此同時，敵方也許會以西寧省爲主要目標，在首都圈發動一個大攻勢，動搖西貢，以製造一個重開談判的機會。」

越共攻邦美蜀

雖說以當時所獲情報來說，獲致上述結論似屬無可奈何的事，但作爲一個中情局分析官，這顯然是我的經歷上一項不容原宥的錯誤判斷。

北越對邦美蜀的總攻擊於三月十日上午三時開始。那時，市內政府守備部隊是二個大隊約爲一千二百人，此外，市區北方防衛綫上還配置着二個大隊，突擊部隊和民兵等。但是敵我兵力顯然不成比例。敵方在這一戰役中投入了三個師、二萬五千人。戰火一燃，北越共軍即以猛烈炮火向市區內外政府軍據點猛轟。接着，戰車和步兵一鼓作氣地攻入市中心，一舉擊潰了政府的防衛綫。到了傍晚，幾乎已沒有任何抵抗。「荷花作戰」的荷花比預期的要開得早。

居住在市區的外國人，大都在炮擊一開始就湧往美國對外援助局和省長官邸避難。美國領事也是其中之一

外國人全被俘

領事於上午八時前後，好不容易和芽莊的美國領事館同僚通了無綫電話。後者立即派出直升機，無奈對空炮火是如此激烈，直升機根本無法接近。領事與直升機利用無綫電聯繫達數小時之久，直到領事那具小型話機上的乾電池用完爲止。

越共完全控制市區後，所有外國人全都成了俘虜。領事等約十人，被視爲中情局人員，分別加以監禁，其他外國人的遭遇略微好些。等到領事等洗清嫌疑，被逐出境，已是八個月以後的事了。

西貢呈現慌亂

證實邦美蜀已失陷的時候，基辛格國務卿正自開羅飛往特拉維夫途中。當隨行人員告訴他這一消息時，他無法掩飾困惑的神色；然而，他似乎并未認爲這就是越南面臨眞正危機的徵兆。自他看來，邦美蜀這一山間城鎮不過是越南政府一個毫不足道的地方而已。

於是，就像是受到此一中部高原激烈變動的刺激似的，北部的第一軍管區、中部海岸各都市紛紛告急。西貢的聯合參謀本部，爲了尋求對策，無休止地反複討論。但是，由於高文園將軍以下的高級將校業已心慌意亂，討論也就一無結果。

而且，就在百萬火急的當兒，最重要的陸軍參謀長却不在西貢。他爲了去探視在東京接受除癌手術的父親，剛在三月十一日飛往日本。他不但是政府軍中首屈一指的補給專家，也是這方面的最高負責人。而且，在現役將官中，數他和美國方面的關係最爲密切。這樣一個關鍵性人物，在這緊要關頭去了東京，預定停留一週。結果是，變更補給體系，以利部隊移動的工作固然無法進行，和美國方面協調的工作也發生了重大的障礙。

情報系統瓦解

不幸，阮總統本身的行動，使原已驚慌失措的聯合參謀本部更形動盪不安。這一意外打擊激怒了阮總統。對於未能事前偵知越共此項陰謀的政府軍情報機構，尤其是聯合參謀本部的情報部門，他嚴詞加以斥責，情報幹部們莫不沮喪萬分。結果是在戰爭進入最後決定性決戰階段時，越南政府軍的情報系統早就呈現了瓦解的狀態。

十三日早上的國家安全會議，就在這種狀態下召開。

「有沒有什麼要發言或發問？」

阮總統再度環視與會人士。

在座各人仍然保持沉默。

越共孤立西貢

在這次戰爭中，他曾有過若干失敗，但是，他絕不是一個平庸的軍人。他曾熟讀武元甲所著，被視爲共軍聖經的「人民戰爭」；他本身也具有指揮野戰的多次經驗。作爲一個老練的軍人，他直覺地感到不論越共在什麼地方挑起戰火，最後目標是攻擊西貢無疑。

越共的企圖是分散政府軍，使之疲於奔命，并使西貢陷於孤立。絕對不能上這個圈套，縱使不得不暫時捨棄部分領土。

阮總統取出手帕，抹抹喉頭汗水，雙肘支在桌上，凝視着自己指尖，用近乎耳語的聲音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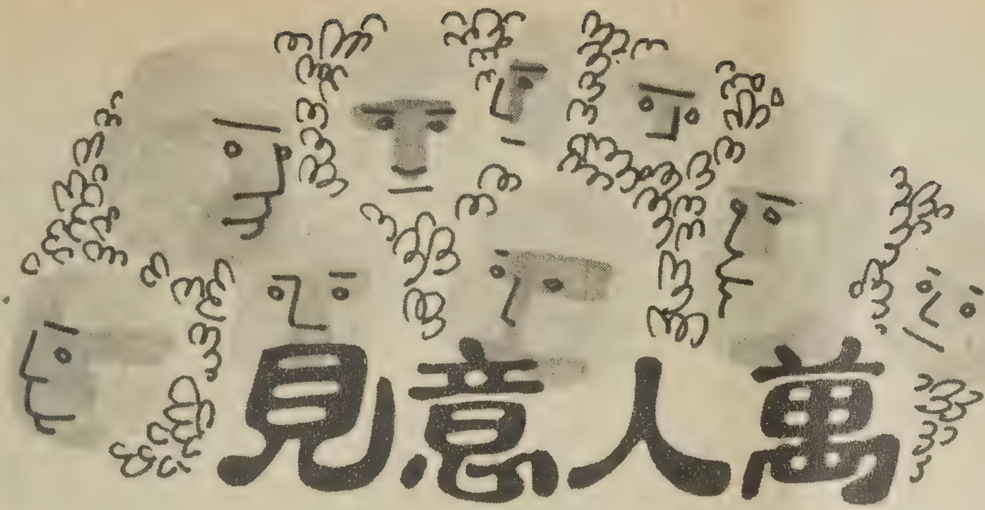
「放棄崑嵩、百里居。」

在越南歷史上形成決定性轉捩點的一句話，衝擊着在座每一個人。儘管他們之中有人已經預測到這一決定；因爲，就事論事，捨此已別無他途。但是，相當於國土四分之一的土地，一旦拱手讓給人，心情難免多所激動。

（未完）

大陸農村鬥爭複雜生產遭破壞
中共組織大批工作隊下鄉整肅
華鄧藉打擊「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鎮壓農村反抗勢力

由於大陸農村問題日趨複雜及具爆炸性，中共各省級單位，正大量編組，訓練所謂「農業學大寨工作隊」，到農村去担負撲滅火頭的工作。



大陸各省的共黨省委、省革委會的直屬機關所編組的「農業學大寨工作隊」多至數千人，少則數百人，其中包括「局」級以上共幹數十人，從四月份起，陸續「奔赴農業生產第一綫」。這些共幹出發之前，都得進行「集訓」，「集訓」開始時，一般由「省委書記」級的頭目做「動員報告」。

這些「報告」千篇一律地說：「為了把揭批「四人帮」、黨的基本路綫教育、整黨、整風、整頓領導班子、批判資本主義、農業學大寨做為一個統一的運動來抓，要開展一批兩打、兩整頓——即深入揭批「四人帮」，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打擊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等資資本主義勢力的進攻，搞好整黨整風，整頓經營管理和社隊企業，推動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運動深入發展，這就是「農業學大寨工作的任務」。又說：「目前農村揭批「四人帮」的鬥爭正在深入，但發展是不平衡的。工作隊下去後，對於運動開展不好的單位，要迅速搞上去。在揭批「四人帮」鬥爭中，聯繫農村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實際，開展一批兩打，一批和兩打要緊密結合起來，深揭狠批「四人帮」，挖掉一切階級敵人和資本主義勢力的總後台，剷除復辟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要搞好兩打，必需打總體戰、統一部署、統一指揮，城鄉結合、內外結合，打一場人民戰爭，問題涉及到那裏，就查到那裏，一定把問題搞清」。在「動員報告」中同時交代：「整黨整風的重點，是各級領導班子。要通過揭批「四人帮」，聯繫「兩打」中揭露出來的問題，認眞總結思想、組織和作風不純的問題。一批兩打的過程，就是整黨整風的過程。整黨整風不能孤立的去搞，要著重思想整頓，同時要做必要的組織整頓，整頓縣、社領導班子，對於人民公社經營管理和社隊企業的整頓也要搞好。認眞總結三多一少；就是外出勢力多，非生產人員多，非生產用工多，農業第一綫勢力少的問題」。「當前，要落實搞好幹部政策，工作隊進點後，要進一步全面落實幹部政策，搞好班子建設，充份發揮老幹部領導骨幹作用，必需認眞壓縮三多，大隊生產幹部不能超過三至五人，保證農業生產隊有足夠的勞動力。」

美國處處屈從中共
兩項行動令人憤慨

美國政府最近採取了兩項行動，讓國人頗為失望，一是派遣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在五月廿日到中國大陸訪問，二是宣布將在今年七月十五日關閉在中華民國台中與台南的國際交流分署（前美國新聞處）。

儘管美國官方在解釋第一項行動時表示，這項決定「是基於與總統當選人蔣經國的就職典禮完全無關的因素」，對第二項行動則解釋為基於全球性預算縮減的理由。但國內人士對這個太平洋彼岸的盟邦目前的「心態」卻有另外一種解釋：美國在刻意討好中共的同時，對中華民國逐漸疏遠起來。

一位外交圈人士說：姑且不談美國對執行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既定政策」是如何熱心與迫切，但美國畢竟還與中華民國維持有全面正式的外交關係，而且中華民國到現在還一直視美國為她關係最密切的盟邦，美國政府這樣的做法，自然令中華民

國人士在困惑之外，還格外感到失望了。

雖然美國官方不會詳細說明布里辛斯基訪問中國大陸日期的選定，是經過怎樣的一種程序，和基於什麼原因，但根據國內觀察家的推論，布里辛斯基本人對五月廿日是否爲中華民國新總統就職大典的日子，可能不清楚。但國務院的主管官員却不可能不知。一家在美國發行的中文報紙就曾在社論中指出：這是國務院主管中國業務官員所犯的「一項不可原諒的重大錯誤」。

一位觀察家說：布氏訪問中共的日期，很可能是羅馬尼亞總統壽西斯古上月訪問華府時帶去的「訊息」之一。也就是說：中共方面透過壽西斯古或駐華府聯絡處，建議布氏在這個日期往訪，中共出此陰謀的居心當然十分明顯，但美國如此順從與遷就，就難免讓人懷疑：美國是否眞的甘心受中共擺佈，而讓中共玩弄於股掌之上！

美國政府的這項決定，就連許多美國人士也頗覺不悅。除了國會議員和民間人士的公開抗議外，據了解，美國駐華大使館也曾在事後與國務院聯繫，就這項決定表示了該館的意見。美國大使館也認爲這不是一項很好的決定，並通知國務院有關中華民國可能會有的不快反應。

就在宣布布里辛斯基將於五月廿日訪問中共後不久，美國政府又宣布將在七月十五日關閉在台中、台南兩地的國際交流分署。美國大使館的發言人在答覆台北新聞界的追問時，表示關閉這兩個分署的決定，雖主要與全球性經費縮減政策有直接關係，但他也並不排除此事與政治有關。而且發言人說：在作這項關閉的決定前，「所有的因素都被考慮過」，不管這是否「暗示」了些什麼，但幾乎所有關心中美關係的人士，都認爲此一決定與布里辛斯基未來的中國大陸之行有關。也就是說：美國爲了討好中共，趕在布氏訪平之前作這樣的宣布。否則，在中美關係已經這樣微妙的此刻，美國如果爲了避免「議論」，何必一定要在中華民國新總統就職典禮以前，宣布關閉在中華民國的官方機構？一位外交圈人士說：關閉兩個這種文化性質的機構，一個月前宣布已經足夠，爲什麼一定要在兩個多月前就預告呢！

過去，美國派遣高級政府官員訪問亞洲，總是過中華民國之門而不入，我們的政府官員訪問美國，也見不到華府的重要官員，雙方都明白這是美國不願開罪中共。但布里辛斯基此番訪問中共竟選在五月廿日，中華民國朝野人士內心的反應已不是「不悅」兩字所能表達得了的了。

華鄧鬥爭手段 整肅安撫並舉

據中共「人民日報」的報導，由於早先醞釀着的內部衝突，「文化部」自去年十二月以來，一直進行著整肅運動。

中共新聞界上月充斥着關於「旅大事件」和「雲南機密事件」的聳人聽聞的報導。前一事件波及涉嫌偷竊的高級「官員」——包括陸軍軍官在內；後者——雲南事件——是四名共幹爲求個人升遷和報效「四人帮」，而從黨保險箱中竊走了極度機密文件。

在廣州，工廠管理人員因爲將照相機低價出售給自己和親友而入獄。據說，安徽省貧農已離開村莊，而專門徒事犯罪活動。

上月北平有一項報導說，中共黨方已決定恢復在一九五七年被黨指爲右派分子的十六萬人的職位，這些人



參爲知識分子。

這一個例子指出，只要領導階層突發奇想，數十萬人民就要遭殃。再把這個數字乘上一百倍，你就會知道在「文革」和其後的權力鬥爭中無辜受害者的數字。

矮鄧用毛語鞭毛屍 由點到面否定文革

除了翻出「政變經」、「大樹特樹絕對權威」的舊帳之外，共報「「四人帮」與林彪」一文還透露了另一內幕「秘密」，畧謂毛澤東曾經說過，「文化大革命中有兩個錯誤，一是打倒一切，一是全面內戰」。

文章認爲，刮起「打倒一切」、「全面內戰」兩股黑風的，正是林彪和四人帮一伙。何所據而云然？據說，因四人帮伙同林彪反黨集團，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性質曲解爲全面內戰，全國大亂。一九六七年初，叛徒江青就對林彪一個死黨說：「現在趁亂的時候，你給我去抓了這個仇人，你有什麽仇人，我也替你去抓。」她們把文化大革命運動變成了「抓仇人」的運動。接着，江青又拋出了個「文攻武衛」的反動口號，形成全面內戰，口手並用，刀槍並舉，根本搞亂了階級陣綫，林彪還嫌沒有「亂翻了天」，他爲了亂中奪權，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的一次講話中煞有介事地出來總結亂的四種情況：好人鬥壞人，應該；壞人鬥壞人，以毒攻毒；壞人鬥好人，鍛煉了自己，吃點苦頭，嘗到很大甜頭；好人鬥好人，可以從中得到教訓，進一步煽動全帮大亂了。

毛澤東有沒有說過「文化大革命中有兩個錯誤，一是打倒一切，一是全面內戰」的話，不必深究。反正假假眞眞，眞眞假假，永遠只能是無頭公案。毛澤東生時，「最高指示」尚且難辨眞假，何況死後年餘才稍作引述的所謂「曾經說過」的閒話。毛死之初，曾有「按既定方針辦」的「臨終囑咐」見報，後來又說是四人帮揑造篡任的。及至華國鋒搞突然襲擊，一舉推倒四人帮，便拋出「你辦事我放心」的所謂毛澤東手寫字條。是眞是假，也只有天曉得，如謂是眞，何以毛死之初不立即拿出來備案作據，而要待四人帮倒台之後。再如先前共報也提過，謂毛曾指出「文革」七三分，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是耶非耶又有何相干，死無對證嘛。

不移的事實是，在毛澤東未死時，中共「官方」就從未提及過那些毛語；中共「中央」的文件也未觸及過那些問題。如謂早已知道那「兩個錯誤」，爲何「文革」期間自始至終未見毛澤東公開出面制止，也不聞中共中央提出糾正？林彪、四人帮「打倒一切」與「全面內戰」，絕非一朝一夕的事，亦不是片面行動就可以做得到的。起碼，「全面奪權」的說法是毛澤東首先提出，周恩來也一再詳加解釋和具體推行過。「走資派」靠邊站，也是落實毛澤東有關「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指示的結果。然則所謂「文革的兩點錯誤」，毛澤東、「黨中央」豈能沒有半點責任？究其實，只是鬼打鬼，混亂一場而已。

上海江派傳單 罵華鄧中山狼

一位最近由上海來港人士說：「上海電機廠」於五月二日，出現以歌謠形式攻擊華國鋒和鄧小平的傳單。

這些歌謠中包括：

「華國鋒，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爭權奪位，搞陰謀，賣身投靠忘了娘！」「老不死，鄧小平，看你橫行到幾時？眞隱士，搞復辟，總有一日剝你皮！」上述傳單出現後，當地「公安局」會搜查該廠青年工人宿舍，拘捕了五名「嫌疑分子」。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丹荔（詩中四聲回文）

封淑英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回讀：

[illegible]
聲沒足塵無赤驥。綠留仙蹟有丹珠。
[illegible]
[illegible]

（前詩變詞虞美人調）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回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清潤自明膚。嫩白膩肌豐體裹紅襦。

長相思

[illegible]
人頭落未央。
[illegible]
[illegible]

清平樂

文人無行，未有如今賤，面厚心盲跟
[illegible]
[illegible]
國」一聲留住，登時狗走鷄飛。

虞美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月影上闌干。十里湖西可奈雁聲寒。

聽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何[illegible]

市樓一月一停驂。紅友相遭白戰酣。
[illegible]
[illegible]
等是天涯同作客。不知行樂更何堪。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扇底桃花空掩恨。枉教聲淚落琴絲。

前題

佚名

[illegible]
[illegible]
每喚奈何桓子野。更教惆悵杜樊川。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我不高歌將廿年。伏櫪壯懷殊未已。
[illegible]

聽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千載直疑人尚在。謝秋娘與杜韋娘。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韶音久失淪肌髓。巴唱徒聞棘肺肝。
[illegible]

前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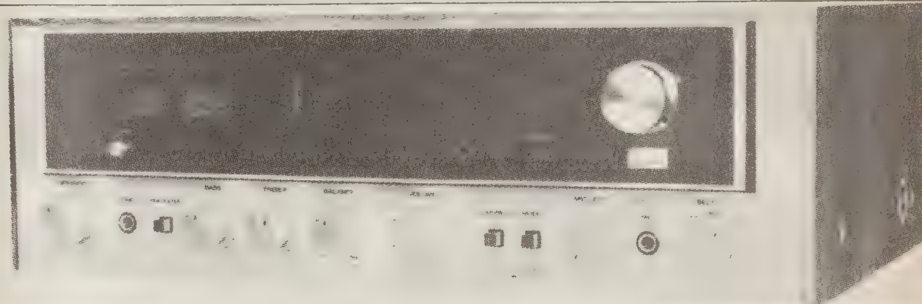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萬人雜誌（第五五四期）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六月八日出版
（零售港幣一元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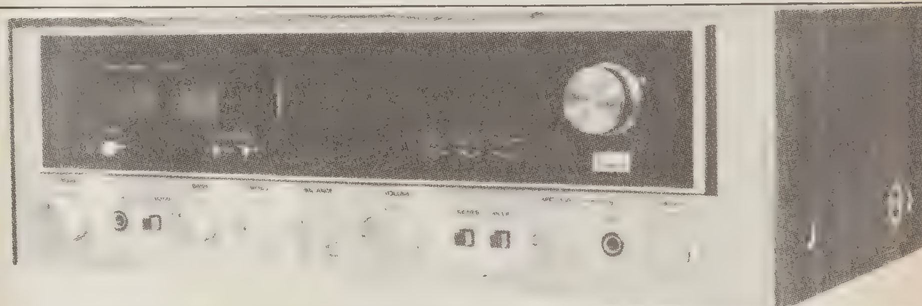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
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
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 線
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
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 線路及 DDC 差動解
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
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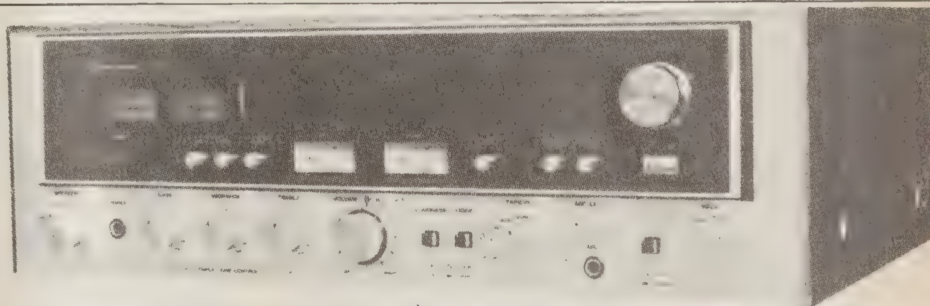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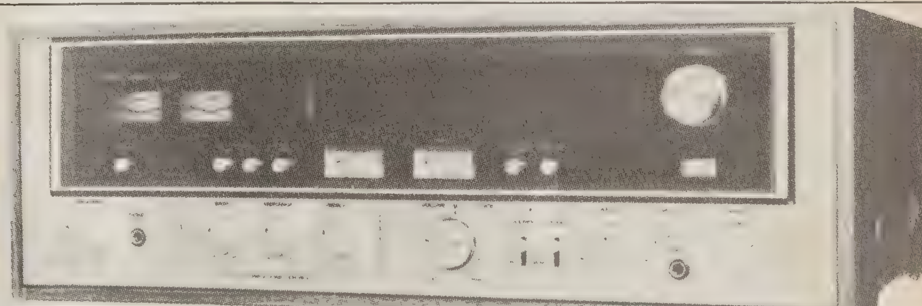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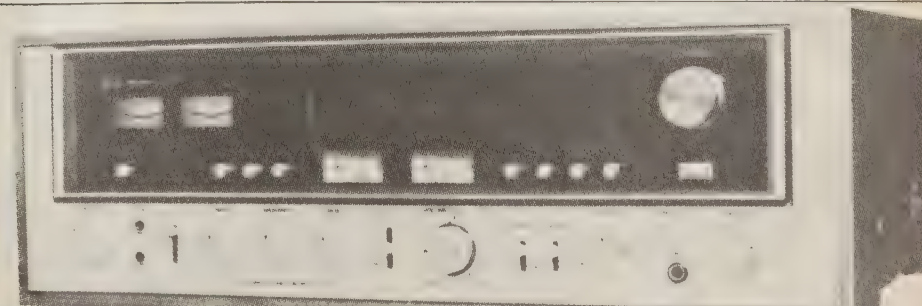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55

中共比不上西太后

羅瑞卿與大比武

華鄧兩派勢力的比較

日本政局對日毛締約的影响

秘密外交最可恥

周恩來追緝出走的張國燾

二百萬元大劫案

蘇聯增兵遠東

苦果！

嚴以敬作

台灣民營報紙形成專利壟斷輿論

限制出版法例過時早應修正

NO.555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一九七八）六月十五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叁九號三樓
電話：㊄七〇七六九〇 ㊄七〇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㊄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要目

每週評論

中共比不上西太后

在清末西太后一人專政，她的「寧送外寇，不予百姓」的「外交政策」後會傳爲笑柄，受到國人的攻擊和詬罵，那不在話下了。但西太后是個頑固的老太婆，她的黨只是一羣想當官不求上進的老頑固，其「抓綱治國」既無方針、政策，當然也沒有總路線，要和今日統治中國大陸的擁有三千五百多萬黨員的中共來比較，自是不能同日而語。所謂「不能同日而語」者並不是說中共「進步」，西太后落後，而是說中共的「外交政策」，特別是在所謂「國際主義」思想指導下對待一些共產政權的「外交政策」，完全是學着西太后那個老太婆「寧送外寇，不予百姓」的辦法，且青出於藍勝於藍。

中共統治中國大陸近三十年來，老百姓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特別是比西太后還頑固還容易頭腦發熱的毛澤東，於一九五八年一覺醒來異想天開搞「三面紅旗」失敗後，大陸上的老百姓的生活眞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那麼中共搜刮自老百姓的糧食和棉花以及用棉花所織的布都那裏去了呢？

最近，中共與越共鬧翻，矮子鄧小平揭開了這個謎底。

六月五日矮鄧在北平接見日本廣播協會會長坂本朝一，進行了爲時一小時的「友好」談話。

對此，六月六日香港文匯報一版頭條曾作了報導。矮鄧說：「在越南抗法戰爭和抗美戰爭中，我們協助越南人，而我們所提供的援助，是多於蘇聯的」。

矮鄧透露：中共於「過去二十年來對越南所提供的援助高達人民幣二百億元（約一百四十億美元，五百億港元）」。他又說：「在越南戰爭中，越南人民在衣食方面都要依靠於中國。」而「這些援助都是在沒有任何政治條件下提供的」。

所謂無條件援助就是奉送。而所奉送的又以衣食爲主，大陸同胞爲甚麼長期缺衣少食，這不就很明白了嗎？當然，只一個越南還不致於把大陸上老百姓的口糧和褲子都給弄光了，而是還有其他許許多多國家呢！如阿爾巴尼亞、北韓、柬埔寨、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緬甸、巴基斯坦、特別是大大小小無其數的非洲國家，中共一年所付出的外援金錢和物資，豈不要以美金數十億計？君不見非洲一些國家的「伸手派」總統之流，連着訪問北平，他們去北平幹啥？「作生意」！中共的條件是在它與蘇聯之間站在它的一邊，或至少維持中立。而黑鬼國家的頭頭只有一個條件，就是：反蘇沒問題，但磅水來！於是，中國老百姓的口糧、褲子和其他一切用品，通過各種渠道流到了外國，而自己却鬧得個一精二光。中國古人把這個本末倒置的行爲，稱之爲「捨己耘人」。若論混蛋，前有西太后後有中共都是頭等。西太后還有可以原諒之處，因爲她是在炮艦外交的壓力下，爲了維持清末那種搖搖欲墜的統治不得不如此，而中共却是自願的。

以前，中共和越共的「友誼」確實幻想能達到「萬古長青」的地步。把鎮南關先改成睦南關，最後又改成了「友誼關」就是證明。

中共過去常宣傳，它和越共的關係是毛澤東和胡志明這兩個已死的壞蛋建立的，比甚麼「親密戰友」、「血肉關係」還親密，是甚麼「同志加兄弟」。

矮鄧說：越共在反法、反美戰爭中，中共對它們的援助「是多於蘇聯的」。當時中共還喊叫：「中國是越南可靠的後方」。現在南越赤化了，混蛋的尼克遜、基辛格以至現在的美國總統及其高級幕僚，却成了中共乞援的對象。這才眞是「十年風水輪流轉」。

這些事實證明：所謂「國際主義」純粹是狗屁。但倒可以充份看出中共統治集團的本質，在不少問題上遠遠比不上西太后。

台灣民營報紙形成專利壟斷輿論 限制出版法例過時早應修正

萬人傑

台灣法例，民營報紙受限制、除現存的報紙，不得申請登記，乃形成專利，現存報紙受到「保障」，造成「壟斷輿論」的現象。老萬這次回國，蒙兩家民營大報招待參觀，發覺設備之現代化，及業務發展之迅速，遠非香港報紙所能企及，這是拜中華民國政府沒有把過時的法例予以合理修正之賜。但，此舉顯然是違憲的。

港台報紙的比較

許多同業私下談論，港台兩地報紙孰優？一部分人認爲台灣報紙比香港「進步」。所謂「進步」，分兩方面來說，一是設備的進步，二是內容的進步。另一部分人認爲香港報紙表現的自由色彩，比台灣報紙濃厚。同時，香港報紙的成功，完全是本身努力的結果；台灣報紙的成功，一半是政府給予的協助，這些報老板可說「富貴迫人來」，他們在短短十幾年間，就可以蓋大樓，到外國訂購價值逾億的器材設備。

在自由競爭的香港，不可能這麼容易發達。香港最大的報業機構是星島，但比起台灣兩家民營大報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由廠房、器材的設備以至盈利數字，都有所不如。理由是：在香港只消有一萬元按金登記註冊，便可出版報紙，經常有不同性質的新報出版。雖然新聞事業已成企業化，需要巨大投資，否則不具備條件與根深蒂固的報紙競爭，但仍有機會一博。老的報紙常會受到衝擊，競爭對手非常多。

目前擺在報攤上每天見面的報紙至少有七十種，不論出一張紙或七張紙，都是每份零售三毫，張數多的靠廣告，張數少的靠銷路，沒有任何勢力可左右讀者。電視劇「鱷魚淚」的收購他報，利用黑社會禁止報販發售等描寫，都是外行話，就算你手上有一百億元，要辦一份報紙頂瓜星島，也沒可能。你的報紙辦得很成功，星島未必受影响，因爲星島有星島固定的讀者，你能「搶」去的，恐怕只是極少數。

也因爲報紙多，讀者飽和了，新報紙要打出路，除了「鹹」恐怕難有「急功近利」的其他法寶。報紙愈正派，死得愈快。因此，除幾家歷史悠久的報紙可以「入屋」外，其他都是沒人夠胆帶返屋企的。

台灣的同業時常嘲笑香港報紙的「狗」「馬」「鹹」，的確，這是世界所無。但香港這個社會也是世界所無，報紙不能脫離社會，儘管有領導社會的責任，但也不能與現實社會背道而馳。如果台灣也有賭狗、賭馬，台灣的同業便無法再那麼清高，到時他們狗馬版競爭，當不會在香港報之下。

台灣報紙雖沒有「新聞檢查制度」，但事後處罰嚴厲，黃色圖文固不可以登，社會新聞，也不得繪影繪聲，所以內容看起來比香港報紙嚴肅得多，但如果不是因爲政府有那麼多的禁例，聽其自然發展，也離不開香港這範疇。因此，港台報紙作風不同，是社會情況不同所形成。儘管台灣報紙那麼「進步」，如在香港發行，保證難有廣大銷路，比香港報紙內銷，更難開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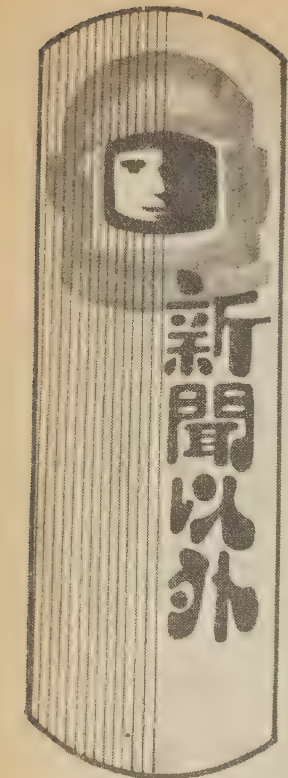
台灣的「輿論壟斷」

在台灣發行報紙受到極嚴格限制，新報紙絕對不許辦，原有報紙可以換名，等於民營報紙受到政府保障，絕不會「多個香爐多隻鬼」。

台灣同業常常諷刺香港報紙太多，狗馬鹹濕，滿坑滿谷。老萬則覺得，在民主自由的社會裏，這是不足詬病的。在大陸，當然不可以有這種現象，因爲大陸沒有出版自由，不要說出版、發行報紙，便是印一本小書，希望傳之後世也不可能。

台灣自由中國報紙出版發行之受到「限制」，老萬沒查清楚是那一位大人物定下來的法律，但可以大胆說一句，這種限制是違反中華民國憲法「出版自由」精神的。表面上看，香港報紙出到亂七八糟，管理上十分頭痛。但一個行憲的自由國家，百花齊放，理應如此。爲了社會風化，國家安全，報紙內容，受到若干限制是應該的。隨着經濟發展、人口增加、社會繁榮，新辦報紙仍受到限制，不但違憲，且不合理。「輿論」權利屬於大眾的，不是幾個人所專有；目前台灣的情況，却很明顯的是「輿論壟斷」，報紙不是「爲民喉舌」，只是「爲官喉舌」。報老板都是「中央委員」，報紙又一直受到法例「保護」，他們的權益愈來愈大，成爲專利事業，而這專利事業又不必繳納專利稅，相反的，更可向政府大量貸款，購買進口器材，可以獲得巨額外滙的批准，豈可以不辦到「爲官喉舌」呢？

萬人傑是一個反共報人，可以繳一萬元保證金



在殖民地的香港辦「萬人日報」，不但盡量發表反共的言論，同時可以批評香港政府一切不合理的施政；更可以把恐共、親共、舐共的嘍子、新左一個個揪出示眾。但老萬絕不可能在台灣任何地區辦一份反共報紙，因爲，在自由中國，反共報紙已「額滿見遺」，我們只能以「僑報」資格，內銷一千幾百份，已經非常「體卹」了。

不過，老萬也有自知之明，即使中華民國政府「額外開恩」，給予老萬在國內「出版自由」，老萬也不可能辦得成功。在台灣，絕對沒有萬人日報的出路，因爲，在報紙托辣斯的「競爭」下，萬人日報不會有冒出頭來的機會，辦報紙甚麼都講錢，錢也決定了報紙內容，有錢可以請到最有名氣的作家，買到最好的資料，由全世界各地用直接電訊機把消息傳來。像萬人日報這樣的報紙，准你在台灣出版，你又有什麼辦法爬起來？別說萬人日報，便是在台的「華報」「大眾報」，不也都被台灣的「報閥」收購了，成爲他們「集團」中的一員嗎？

台灣兩報的「競爭」

三年前老萬到台北時，聯合報王老板曾在報社設宴招待，還親自帶老萬到各部門參觀，老萬當時留下極深刻印象。比得上新聞大廈那麼大的社址，全部作爲聯合報之用，對寸金尺土的香港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事。單是那個可容一千幾百人的禮堂，已是香港報紙所無法辦到的，儘管是最發達的星島報系。

今回香港報界回國觀禮團到台北，王老板又十分客氣的盛宴招待，還出動了他的三位公子及千金。當然宴會之前也看簡報，到各部門參觀。

器材設備等等，比三年前進步不少，因爲這龐大的報業機構，除原來的聯合報、經濟日報外，又用二千萬台幣購買了華報，改名民生報，這家不着重新聞而專登生活資料的報紙，無異是聯合報副刊，看得出是避免彼此間搶生意。這份報紙的創刊號老萬在香港時已看過，同業問我的意見，我說，這是一份雜誌化的報紙，報上文稿除體育稿還受到時間限制外，其他內容時間性不強，是一份消閒的報紙。這類報紙香港也有，不過口味各有不同。

聯合報系另一發展是在美國東西岸分別出版了世界日報。香港報美洲版大都是把香港版改排，空運到美國，酌量加上本地新聞，吸收本地廣告發行。目前的最大改進是利用人造衛星傳眞，把香港版電傳到美國，時間上比飛機快得多。不過，世界日報與香港報有所不同，它是正正式式就地取材，就地排印的報紙。

據王老板說，世界日報雖是「巨大投資」，辦到現在，已差不多「收支平衡」了。美國朋友也常向老萬反映，世界日報在美洲的發展很快，主持者是聯合報前總編輯馬克任，他是個人才。

在我們的印象中，聯合報就是聯合報，其實，招牌雖然相同，實際上有十六個不同的版本，除了國際和中央新聞外，每個不同的地方，換上不同的地方新聞，即是說，聯合報每天出十六份不同報紙，只是名稱相同罷了。因此可以說，王老板一個人，連同經濟日報、民生報，手上便有十八份報紙，（美國出版的不算在內），那麼，稱之爲「報閥」，大可受之無愧。

台灣同業告訴老萬，台灣報紙「競爭」劇烈。其實，所謂「競爭」也者，不過是兩家民營報紙競爭，中國時報也發展得很快，買新機器、蓋新廠房，與聯合報亦步亦趨。聯合報走一步棋，他們也走同樣的棋，因此，中國時報也有十六個版本，決不執輸。

拜政府法例之賜

我們也蒙中國時報余老板招待午宴，還參觀了中國時報新址和設備。中國時報新社址雖和聯合報的向高空發展不一樣，但面積相當廣闊，如果以香港地價計算，是不合乎經濟原則的。

老萬雖已有四十多年報齡，但對這些現代化設備還不大了了，參觀了中國時報，無異上了一課。以機器設備論，余老板似乎比王老板更捨得花錢。除了以一部哈利士柯式輪轉機作爲印刷台北版的主力外，有六部高士印刷機，用來印地方版。高士印刷速度較慢，但已可稱爲第一流機器了。香港發達的報紙也用高士印刷機，等而下之用台灣土製印機，到現在還沒有人捨得買昂貴的哈利士。

除這些設備外，余老板還訂了新機器，新機房的設備四壁都鑲了鋁合金，較難染污，容易清潔。待新機器到齊，中國時報將擁有十三台印報機，這和香港的報紙來比較，簡直蚊髀與牛髀。

報紙設備不單只印刷機，其他器材也都十分花錢。老萬沒有問這些設備一共投資若干，但相信是以億來計算的了。

當然，這樣巨大的投資不是中國時報股東們掏腰包，而是把中國時報歷年盈利再投資，還有就是向政府銀行貸款，貸款數字不是濕濕碎，也是論億，他們購置進口器材，用不着顧慮資金問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台灣兩家民營大報在器材設備上的競爭也和其他方面一樣，佔優先的一方，可看得出他們沾沾自喜的自傲表情。

這也難怪，如果在香港或其他地區辦報，絕不可能有這樣迅速的發展。美國出版了幾十年的老報紙，銷路仍保持幾十萬份，而終告關門的殊不稀奇。這麼說來，台灣眞是報老板的天堂了。

爲什麼台灣報紙賺錢這麼多？因爲他們受到政府法例的保障。第一、台灣不准新辦報紙；第二、報紙每天出紙不能超過三大張；第三、以前可以登記出版雜誌期刊，現在也不接受申請了。

要在台灣辦報，唯一方法是收購原有登記的報紙，或者取巧地出地方分版。那些缺乏財力辦不好的報紙，最後也可賺一大筆。前面說過，聯合報以二千萬購得華報而出版民生報；現聞中國時報也以二千五百萬收購了大眾報，改爲經濟時報，明顯是對抗經濟日報的。至於時報週刊內容，則成爲民生報勁敵。（下期續）

羅瑞卿與大比武

岳騫

文革時，被紅衛兵逼得跳樓自殺未死，跌斷雙腿的羅瑞卿，最近又爬上枝頭，名義是担任「總後勤部政委」（「部長」張雲），實際上軍中科技部門大概也由他管理，所以不斷提出建議，也說到當年被鬥的經過，不過，此時的「回朝派」仍不肯碰毛澤東，所以羅瑞卿爲自己鳴寃，就要先把毛澤東撇開，表示都是林彪與四人帮幹的事。但任何人都可以想到以羅瑞卿那樣的大頭目被逼得跳樓自殺，毛澤東事先竟然不知道，毛澤東除非已變了白痴。

用「大比武」代替毛軍事路綫

羅瑞卿當時被鬥的最大罪狀是「大比武」，此事經過至今仍值得談談。毛林集團當時公佈羅瑞卿的罪狀是：（一）一九六四年一月，羅瑞卿背着中共中央軍委和林彪，擅自決定在中共軍中推行「大比武」，公然和林彪關於「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的指示相對抗。從一至十月，羅瑞卿先後十三次到各地坐陣督戰，瘋狂推行大比武，企圖衝擊毛澤東的建軍路綫，衝擊林彪制定的有關中共軍「革命化」建設的一系列方針和政策。毛林集團認爲，羅瑞卿推行大比武的目的，是企圖以資產階級的軍事路線來代替毛澤東的軍事路線，用資產階級思想來改造中共軍隊。通過「大比武」，大搞「軍事第一」和「技術第一」，以此來衝擊毛澤東的「政治第一」，「政治統帥軍事」，衝擊中共軍對於毛澤東著作的學習運動，貶低和削弱中共軍的政治思想工作。總而言之，羅瑞卿推行「大比武」之目的，就是企圖抽掉中共軍的靈生——毛澤東思想，從政治上瓦解中共軍，改變所謂「無產階級性質」，使其變質變色，成爲「篡軍反黨」的工具。

（二）羅瑞卿是資產階級軍事路綫的另一個代表人物，他所抛出的「大比武」，是兩條軍事路鬥爭在新條件下的繼續，是資產階級軍事路綫對毛澤東的無產階級軍事路線發動的一次猖狂進攻。羅瑞卿公然反對毛澤東關於政治建軍的原則，他極力鼓吹「政治要軍事結合」，「思想要和動作結合」。一九六四年，羅瑞卿守島部隊軍事訓練會議上的一篇講話中，開口不談學習毛澤東著作，不談毛澤東思想掛帥。他到處販賣「軍事好、政治自然會好，軍事不好，政治也不會好」的單純軍事觀點。羅瑞卿根本否認政治工作的統帥地位，叫喊政治工作「要滲透到軍事訓練中去」，羅瑞卿還說，軍事訓練好不好，「是檢驗四個第一是否落實的標準」，他企圖使中共軍的政治工作不抓「人的思想革命化」，而單純起「保證軍事訓練」的作用，把政治工作變成從屬於軍事的東西，羅瑞卿鼓吹「武器加技術」就是軍隊最大的戰鬥力。他說：「我們有飛機大砲，再加上打得準，開得動，就能打勝仗」，又說：「軍事技術是最過硬、最厲害的東西」，羅瑞卿甚至提倡中共軍「學習武衛隊的動作，學習馬戲團的絕技」，他說「雜技演員爲甚麼胆子大？就是因爲他們武藝高，人胆大」。在「大比武」風行期間，羅瑞卿東奔西跑，到處放毒，他要中共部隊專門練「爬牆上房」、「飛簷走壁」的動作，練習「踏鋼絲」、「爬冰坡」的絕技，企圖使中共軍變成一支雜技隊。

用軍事衝擊政治

（三）在戰爭準備這個問題上，羅瑞卿根本否認中共軍的戰爭準備首要的是政治思想的準備。就在「大比武」的南京現場會議上，他說：「要戰爭準備，作爲軍隊來說，攪好軍事訓練，乃是最重要、最具體的準備」，羅瑞卿在北平部隊參觀「尖子」表演時又說：「把部隊都練成像今天的「尖子」這個樣子，就是我們防止帝國主義侵畧，保衛祖國安全的最實際、最重要、最有效的準備。

（四）一九六四年底，軍委副主席林彪對中共軍作了「突出政治的指示，」嚴厲地批評「大比武」錯誤。當時羅瑞卿着慌了，竟然胆大包天，大肆篡改林彪的指示，在十天之內就篡改了八次。用折衷主義的手法，塞進了他的許多私貨。林彪說：「全軍大比武衝擊了政治，要趕快煞住這股歪風」。羅瑞卿却說：「十幾年才攪了一次比武，積極意義是主要的，氣可鼓，不可泄」；林彪說：「軍事訓練，生產等可佔用一定的時間，但不應衝擊政治，相反，政治可以衝擊其他」。羅瑞卿却說：「這裏是指必要的，也不能亂衝一氣」；林彪說：「要把軍事訓練壓縮一下，要突出政治」；羅瑞卿却說：「不要一下偏到這邊，一下又偏到那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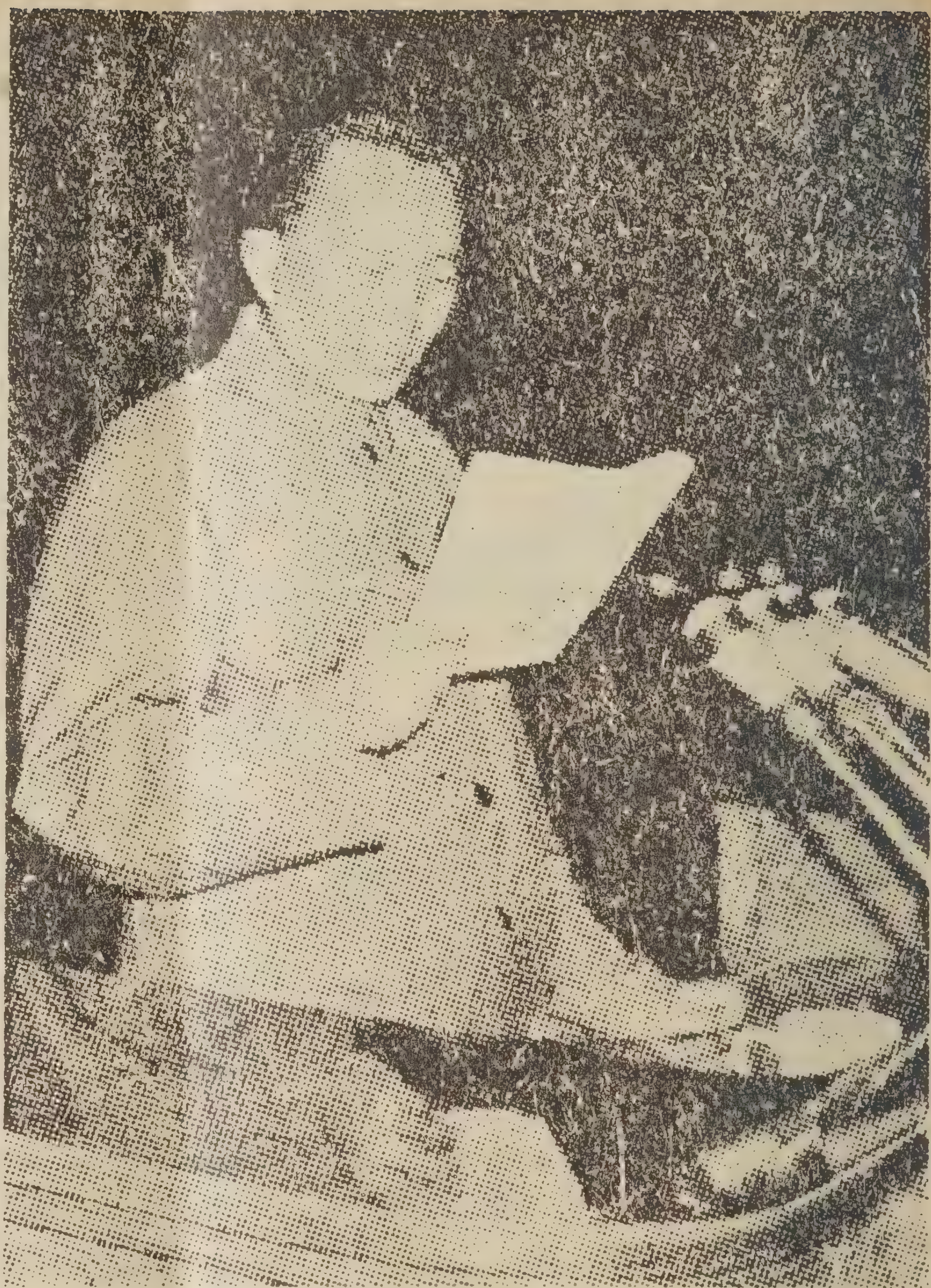
散佈軍事就是政治論

（五）羅瑞卿對於林彪對「大比武」的批評，還採取折衷主義的手法，「打着紅旗」反「紅旗」。他說：「政治攪不好，別的就不好；但是如果單純把政治搞好，別的都不好，垮下來，這種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是空政治，那裏有這種政治？」「政治搞不好，打起仗來向後跑；但是，軍事沒有一點工夫，打起仗來，人家撲過來，你說向不向後跑？」羅瑞卿又說：「政治搞好了，打

他工作就有了保證；但是政治掛帥的工作做出了成績，並不等於別的工作也做好了」；「政治是主要的；但是如果打不準，開不動，那也不行」。

（六）羅瑞卿到處散佈「軍事就是政治」，「軍事政治應該並重」，「軍事政治同等重要」，「軍事政治要輪流突出」等等論點，很明顯的是在強烈地反對林彪的「突出政治」的要求。

總括言之，羅瑞卿推行「大比武」，反對「突出政治」，提倡「軍事第一」，「技術第一」，這是與毛澤東的「政治第一」，「政治統帥軍事」等建軍原則相違背的。毛林集團嚴重指出，大比武是突出軍事，突出技術，搞形式主義，錦標主義，個人主義的具體表現。大比武是羅瑞卿投向毛林集團司令部的大炸彈，是羅瑞卿的資產階級軍事思想的大暴露，是他「篡軍反黨」陰謀的大暴露。毛林集團指稱：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及時地糾正了大比武的錯誤，再一次作了「突出政治」的「指示」。但是羅瑞卿「仍然負隅頑抗」，羅瑞卿說：「軍事訓練就是政治，就是最大的政治」；又說：「軍事就是徹頭徹尾的政治」。羅瑞卿把政治和軍事等同起來，用軍事代替政治的說法，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的軍事觀點。



「大比武」時期的羅瑞卿

向資本主義購買軍事設備

毛林集團揭露羅瑞卿「反毛篡軍」的另一「罪行」，是在「國防科學研究系統」（簡稱「國防科研」）中，執行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之簡稱」的修正主義路綫。

（一）一貫地反對毛澤東和林彪爲「國防科研」事業制定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自力更生，奮發圖強，樹雄心，立大志，趕超世界先進科學水平的方針和政策」；甘心當美帝，蘇修的附庸，大肆推行和兜售「投降美帝，蘇修的奴隸主義」，放出「導彈遠程的靠蘇聯」，說甚麼「東方不亮西方亮，可以向資本主義國家買一點」等等「投降主義」的論調，企圖把中共的軍事科研究拉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

（二）羅瑞卿瘋狂地反對毛澤東關於「趕超」的戰略思想，大肆鼓吹「爬行主義」，惡毒攻擊「國防科研」攀登尖端高峰，是「自不量力」，「好高騖遠」，「脫離實際」，諷刺這些都是「摸着木頭過河」的愚昧，等等不一而足，死心塌地沿着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道路「爬行」。

（三）羅瑞卿對「國防科學研究」還推行取消主義，一方面設置障礙，限制和扼殺「國防科學研究」的發展；另一面造謠誣蔑，貶低國防科學研究的成績，攻擊中共的「國防科學研究」工作是「從設計到設計，從資料到資料，一事無成」。

鄧小平走羅瑞卿的軍事路綫

（四）毛林份子強調指出，羅瑞卿在走資派幕後策劃下，瞞上壓下，結黨營私，招降納叛，使用「赫魯曉夫式」的突然襲擊，陰謀篡「國防科研事業」的領導權，大砍大拆「國防科研」機構。又稱：羅瑞卿在中共的「國防科學研」系統中　強調「科學研究要適應生產，同時也是爲了生產」，明目張胆地取消「階級鬥爭」，取消科學實驗，把生產鬥爭與科學實驗「合二爲一」，公然與毛澤東提出的「三大革命運動」以階級鬥爭爲綱的指示相對抗，在「國防科研」系統中，推行修正主義路綫。

羅瑞卿的觀點如何且不論，鄧小平目前確實又在走羅瑞卿的路綫，不止向資本主義國家買一點，而且大買特買西方國家是商人政治，只要給錢，甚麼都賣，就算向他買一具棺材，說明明天留埋葬他們之用，只要今天能賺到錢，他們還樂意賣，因此，對於共帮向西方買武器又買科技的事，值得我們警惕。

華鄧兩派勢力的比較

湘靈

華國鋒自知單靠文革叛徒派勢力，不足以跟鄧小平的復辟官僚派抗衡，故除竭力維護風溜震派外，對周系的幹部，進行深入的拉攏工作，在地方上，也全力部署自己勢力，逐漸擴大地盤，此外「謙恭下士」，尊重老共幹，儘量避免與鄧小平正面衝突，採取拖延戰術，反正他年紀較輕，來日方長。鄧小平處處表現挾軍自重，提拔走資派幹官，重用周派人馬，以架空華爲目的，把華吊起來作傀儡，暫不打倒，但一待他自已培植接班人有了氣候，便會毫不留情地把華一脚踢開。



趙紫陽不到六十是鄧小平理想繼承人

中共第五屆人代會第一次會議，於二月二十六日揭幕，三月五日收檔，一共開了八天。這次會議最重要的兩項任務是修改「憲法」及改組「政權」尤以後者更爲各方所注目。因爲這是華國鋒扳倒「四人帮」以後，與周恩來系的官僚集團作第三次分贓（第一次分贓是去年八月共黨舉行「十一大」改選中委會），從這項結果，可以看誰佔了上風。

中共政權可分作兩個部分：其一，「人代常委會」，是政權機構，是個空架子，安置一些資望較深的共幹，其實除了偶爾開開會外，無事可作。其二，「國務院」，是治權機構，確切掌握了全部統治權大，這是富有野心的共幹們角逐的目標。以前張春橋爲了想當「總理」，幾乎想得發瘋，却爲華國鋒垂手而得。華在扳倒「四人帮」後，口口聲聲「抓綱治國」，其無意放棄大權，隱然可知。而鄧子平在復出之後，一再撇清，聲稱年事已高，不願當「總理」，顯然他本人或者他的手下會慫恿他問鼎此職。此次「人代」落幕，決定華蟬聯此職，看來華似佔上風，但若從「國務院」整個名單來看，便不是這麼回事了。鄧小平師法曹阿瞞故智，名爲謙退，實掌重權，達到了架空華的願望。玆試作分析如次：

葉劍英請君入廟

共黨第一副主席葉劍英，已達八一高齡，也曾官拜「元帥」，可算是毛澤東那一輩的人了。在此次「人代」會中，被選爲「人代」常委會「委員長」，接了朱德遺缺，同時解除了「國防部長」職務，可算把他送入古廟，供奉起來，以後作用將愈來愈少。

汪東興兩頭落空

華國鋒盟友之一的汪東興雖在「十一大」中被提升爲黨的副主席，甚至被西方人士評估爲將來與華爭衡的勁敵。在這次「人代」會，却是兩頭落空。在「人代」常委中，不但「副委員長」沒有撈到，連「委員」也榜上無名；在「國務院」中，亦未撈到一官半職；甚至連「政協」空委亦未掛名。汪的受到冷落，一則是周、鄧系排斥的結果；另一方面，這個兩手沾滿血腥的劊子手，對人結怨太廣、太深，而且也沒有什麼才能，以致扶也扶不起來。

華國鋒光桿總理

華國鋒在這次「人代」會中連任「總理」職，日本方面的評論，認爲是華的勝利，鄧小平連到口的肉也飛了，頗代抱屈。其實，華所擁有的不過一名「光桿總理」。試以「國務院」十三名副總理爲例，華的盟友僅有紀登奎、陳錫聯、陳永貴三人；周、鄧系却有鄧小平、李先念、余秋里、耿飇、方毅、王震、谷牧、康世恩、陳慕華九人，外加其盟友徐向前，已佔了絕對大多數。至「國務院」所屬部、委員會、行、社，一共三十三個單位，其中由「副總理」兼任者六人（徐向前兼「國防部」、余秋里兼「國家計劃委員會」、谷牧兼「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方毅兼「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陳慕華兼「對外經濟聯絡部」），其餘三十一人，與華過去毫無淵源，甚至連在湖南、山西工作過的也無一人。

筆者前曾撰文，在中共的業務權上，已爲鄧小平的黨羽分據要津；如今在政權方面，華力量更形單薄。可稱爲道道地地的孤家寡人，名符其實的「光桿總理」。

鄧小平另有打算

鄧小平未曾取華以代之，並且在事前也聲稱不要當總理。人們或認爲他年事已高，不願担當大任；也有人認爲他的勢力仍不足以凌駕華，在妥協之下，唯有仍居副車。其實他有他的顧慮而不得不另有打算：

一、華仍有其優越條件，比如：華爲毛澤東親手提拔到領導階層的共幹；華曾聯合各派系打倒「四人帮」；華師法王莽故智，裝扮得謙恭下士，在羣眾中間仍有不算太壞的印象。當然華「你辦事我放心」的符咒來接班，依據並不可靠，但毛的靈牌子由他搶先捧了亦爲事實。

其二、周、鄧系共幹後繼乏人。在元老系的共幹中，不論周、鄧或其他派系，大都年齡已高，並且經過長期內鬥，根本沒有培植繼起的接班人。鄧小平一時雖可接下這個担子，但幾年下去又交給誰？因此爲其集團利益，加緊培植接班人，遠比自己上馬來得重要；鄧小平目前在這個方面似很下了一番功夫。㈠他把方毅提升爲政治委員、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負實際責任），，在「四個現代化」中担當極爲重要的責任。方毅的年齡與鄧小平極爲接近，但作爲一個近程的接棒人，則極有可能。㈡把共黨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提升爲共黨政治局候補委員。趙出生於一九一九年，還不到六十歲，久歷地方方面之責，行政經驗豐富，是一個接班的可能人選。㈢將前石油化學工業部長康世恩提升爲「國務院」副總理兼經濟計劃委員會主任。康出生於一九一三年，曾就讀於清華大學，久在石油工業部門工作，對現代企業管理頗有經驗，其迅獲拔擢於關鍵性位置，亦決非偶然。此外，在此次「國務院」改組中，「農林部長」楊立功、「二機部長」劉偉、「五機部長」張珍、「六機部長」柴樹藩、「石油工業部長」宋振明、「化學工業部長」孫敬文，均係由「副部長」提升，這些人均係「國務院」周系的老人。鄧小平希望藉此造成更爲穩固的官僚集團，顯而易見。

三、承襲周恩來不上第一線的衣鉢。鄧小平隨周工作，對周不上第一線的自保哲學當十分熟悉，何況他在「文革」十年中，兩次受到慘重的打擊，第二次復起聲勢雖盛，對晚景不免仍抱戒心。如今華當政，行的是沒有周恩來的「周恩來主義」，用的是周系的人，鄧小平作爲副手，實握大權；如果成功了，自享美名；如果失敗，大可諉責華。鄧之狡猾和世故，當在華之上，於此可覘一二。

徐向前走紅的因果

徐向前，爲中共紅四方面軍的代表，現年七十六歲，自三屆人代以來，連任人代常委會副委員長虛位，久與政治疏遠。去年八月，當選共黨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情勢看好，此次人代中被任爲「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更形走紅起來。此一安排，在調和共軍軍頭之間之爭奪，僅屬過渡性質。因徐曾數度與劉伯承合作，與鄧小平關係亦深，而徐之部屬許世友曾大力支持鄧小平復出，亟謀攫取「國防部長」高位；而華系的陳錫聯亦思對此染指。改由徐出任，既爲鄧所接受，其資望又足以壓制陳、許不致懷有怨望。

鄧小平的挾軍與防軍

鄧小平復出之後，仍自兼共軍總參謀長，又將其親信韋國清兼任共軍政治部主任、羅瑞卿任共黨中央軍委負責人；在此次「人代」會中，共軍代表五〇三人，佔總數七分之一強；處處表現得挾軍自重。但因鄧本身在共軍中之力量，僅屬「二野」，仍難掌握全局，故對共軍之防制又不遺餘力。例如在「人代」開會前，改選各省、市、區的革命委員會。在大軍區中，僅有「北京軍區」吳烈、「昆明軍區」王必成二人參加該市、省革委；直屬軍區有張竭誠、張世功二人參加新疆區革委；省軍區祇有「湖北省軍區」張秀龍參加省革委，與以前情況相差太遠。此次「國務院」改組，將軍人出身的「部長」沙風、李際泰、汪洋、邊疆、李成芳悉數斥退，改由「副部長」級共幹升任。因之「國務院」中「文革」期間實施軍管的遺跡已告掃除。又此次「人代」代表中，大軍區的司令員韓先楚、聶鳳智、劉震三人，在各省區旣未當選，共軍名額中亦未佔一席，尤令人注意。鄧對共軍之恐懼與提防，概可想見。

看華如何與鄧抗衡

鄧對華的鬥爭，以架空華爲目的，把他吊起來作個傀儡，暫不打倒，但一待他自己培植的接班人有了氣候，便會毫不留情的把他一腳踢開。而華是否會任由宰割呢？未必如此。華所採策畧不外是：

㈠以退爲進。對年高的老一輩的共幹，處處表現尊敬、聽話，贏取大多數的歡心；眞是見廟燒香，逢人作揖，某老、某帥不離口；用人、用錢都放手。反正「寶座」已經坐上，以時間換取空間，十年八年磨下去，老的翹光了，天下還不是穩了。

㈡裝扮謙恭下士。華讀書不多，但對知識份子的心理却了解入微。對被「四人帮」踐踏的「臭老九」，捨得大批糊製高帽奉送，小恩小惠毫不吝惜。例如在這次「政協」會上，有位生物學家發言，強調分子生物學重要，要求在「政府報告」中加上一句，華果然照辦。這對籠絡人心來講，自然發生很大作用。

㈢植黨營私，暗下功夫。華在「中央」雖有勢孤力薄之感，但逐漸在地方生根。例如他的老地盤——湖南，革委會改選時，清一色是華系的嘍囉，不讓「解放幹部」插手。又如貴州的馬力，在革委改組時，將「第二書記」李葆華架空起來，專負統戰工作，最後逼走了事。在浙江，鐵瑛替他把關，也守得很牢。他如此逐漸擴大地盤，力量不可小看。

㈣借力打人。華厲害之處，在善於運用他人的力量爲己用。打「四人帮」時，他本身原無力量，但官僚、特務、共軍的力量却爲他用了。他對周系的共幹，拉的工作作得深。因爲他年紀較輕，見風轉舵的人仍會看好他；何況他在「國務院」也呆了很多年了，向着他的人也決非少數。

準此以觀，華當儘量避免與鄧正面衝突，採取拖延戰術。如果眞要在近期內趕他下台，則他會毫不猶豫地反擊。總之，華、鄧之間暗鬥爲主，祇有在生死時刻才會兵刃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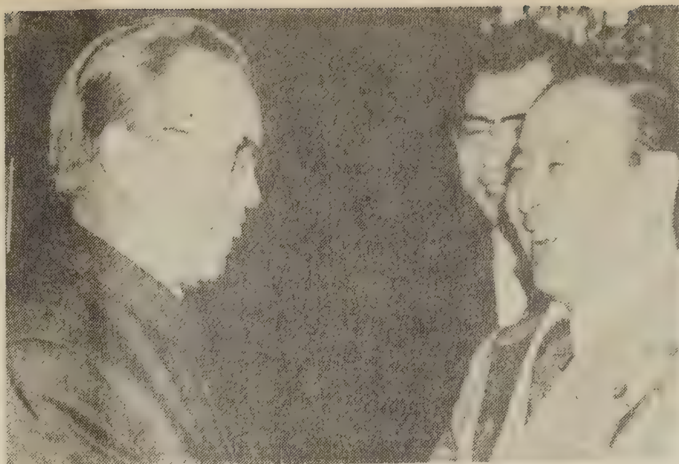
日本政局對日毛締約的影响

黃天才

福田首相一向被視爲日毛締約的愼重派統帥，最近却積極起來，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卡達不反對日本與中共締約一事；另一是福田對十二月自民黨總裁改選志在必得，如果福田能完成在田中、三木兩任總理任內未能解決的日毛締約問題，福田的連任，可以穩操勝券。

除非中共反對或另有異議，否則，破裂了兩年又八個月的日本與中共之間的條約談判，在六月間就可能恢復。日本政府必已把重開談判的決意通知中共，現正在等待中共的答覆。

最近半年多來，有關日本與中共恢復談判的傳說不絕如縷，但總是眞眞假假，虛虛實實，始終未見具體化，這一次，應該是眞實性最大的一次了。



黃華與日外相田園直

福田熱衷締約的政治背景

以往多次傳說之所以不可靠，是因爲日本方面在此問題上握有決定權的福田首相並沒有作最後決定，所以，傳說儘管言之鑿鑿，却始終未成爲事實；這一次，福田不僅做了決定，而且採取了行動，甚至行動得十分積極，尤其在對自民黨內「反對派」或「愼重派」人士的說服工作上，福田親自出馬，親自解說，使得說服工作至少在表面上進行得還算順利。

一向被視爲「條約愼重派統帥」的福田，這一次爲什麼會如此積極起來了？日本新聞評論界一部分認爲是福田訪美時聽到卡達總統說美國對日本與中共締約一事，不僅毫不介意，而且樂見其成，因之，福田心頭最大顧慮消除了，所以訪美歸國之後，卽積極進行恢復談判之事云云。此一說法，似是而非，福田對美國對於日本、中共締約一事的態度，並不需要等到他自己訪美聽到卡達談話後才弄清楚，而且，美國的反應也並不一定是福田最大的顧慮。比較接近事實的一個說法，應該還是國內政局的原因。直截了當的說：福田還是爲了要解散國會，準備全國總選，而決意恢復與中共的條約談判的。

目前，日本政局的重點，已經集中在十二月初自民黨總裁改選問題上。福田決意出馬，而且志在必得；在福田的構想中，可以爲他造成穩操勝算的有利情勢的一個行動，**就是在總裁選舉之中，解散國會，舉行全國選舉；福田認爲**目前改選國會對自民黨是一個有利時機，因爲在野的兩個左翼政黨——社會黨及共產黨——都在鬧內鬨，聲望低落，實力分散，此時如果舉行選舉，自民黨可望增加十個到二十個議席；自民黨議席增加，就表示國民對執政黨政府的信任，也就是對福田政權的信任；如此，福田可以名正言順的競選蟬聯總裁，以便繼續執政；在此種情況下，黨內其他領袖自難於與福田抗衡，福田也許可以不戰而勝就連任下去了。……由於此次國會選舉對福田政治前途關係如此重大，因之，福田小心翼翼，愼作籌謀，在目前這一段部署選舉的時期內，舉凡可能不利於自民黨或福田政府的事情或問題，他都盡力消除，盡力避免；舉凡有利於自民黨或政府的選舉號召，可供政府提作政績表揚者，他都盡力推進，儘速完成。被視爲「外交懸案」的日本與中共之間的締約問題，在田中、三木兩任總理任內都未能解決，福田如果能夠和中共談妥並予簽署，在福田及他的一些謀臣策士看來，也未始不是可以向選民「表功」的政績之一。於是，恢復與中共的締約談判，遂成爲福田部署國會選舉的工作項目之一了。

問題錯綜複雜攪混日本政局

所謂「日中（共）條約問題，在日本政界及外交界的人看來，是不同於一般外交問題的。其他一般外交問題，如日蘇之間的和約問題、領土問題，或是日美之間的貿易平衡問題等，其內容可能都非常錯綜複雜，但交涉對象終歸祇有一個，就是對手國，或蘇、或美、或其他某國；但日本與中共之間的這個條約問題却不同了，這個問題，已經和日本國內政局搞混在一起，難解難分，變得詭譎微妙之至！譬如，就在這個「條約」問題上，日本國會議員們分成了「贊成」與「反對」兩大陣營；「贊成」陣營中又分爲態度比較積極的「促進派」與態度較爲緩和的「贊同派」；同樣的，「反對」陣營中也分爲堅決反對締約的「反對派」與老成謀國的「愼重派」。就政治常理來說，左傾政黨有親共本質，應該是贊成締約的；反之，保守政黨有反共本質，應該是反對締約的；但實際情形並不如此，左翼的日本共產黨並不一定贊成締約；而代表保守勢力的自民黨內部，却有很強大的贊成勢力存在；而且，最爲詭譎的微妙的，是自民黨內就分成了「促進派」與「反對派」兩股勢力，而由「愼重派」在爲「反對派」撐腰，形成分庭抗禮之勢。自民黨內兩派勢力的對立與衝突，較之各黨之間的對立衝突尖銳得多。

自民黨內這兩股勢力，是政治主張的分野，原與黨內派閥分野無關，唯因

當年日本與中共「建交」時，總理是田中角榮，外相是大平正芳，因之，「條約促進派」的人，以田中、大平兩派者較多；當年福田派爲「反主流派系」，因之，「條約反對派」或「愼重派」的人，遂以福田派者居多數了。

從上述背景中可以知道，任何一位日本首相，如果要在對中共的「條約」問題上有所作爲，在與中共交手之前，必須先把自民黨內的對立意見予以協調疏解；通過了「黨」這一關，與中共辦交涉時纔可望無後顧慮之憂。

以福田今天的地位及處境，來推動重開條約談判的工作，有他的便利之處，但也有尷尬難堪，無以自圓其說之處。

就福田一向所表現的政治立場來說，稱他爲自民黨內「條約愼重派的統帥」，實在不能算錯；因此，在許多人眼中看來，如果福田在首相任內，出面恢復條約談判或締約，在說服疏通黨內「反對派」及「愼重派」的工作上，要比別人便利得多，因爲大家屬於同一派系，政治利害一致，自然比較易於協調；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福田以一國政治領袖的地位，今天突然改變自己一貫的立場與主張，而且還要向自己所直接領導的同志、朋友、僚屬、後輩等進言，要求他們跟着自己改弦更張，實在也很難啓齒，其窘急尷尬之情，自亦不難想像。

此次，福田在決定恢復談判之時對「協調」黨內意見的工作，表面上雖然正式託付了黨幹事長大平正芳去做，其實，眞正的說服疏通的重頭戲，完全由福田自己承担了下來，在五月下旬的最初三、五天中間，福田分別約請了黨內「愼重派」中堅團體的負責人等到首相官邸，由福田親自懇切晤談，其中包括：「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負責人灘尾弘吉、玉置和郎、藤尾正行；「亞洲問題研究會」負責人町村金五、長谷川峻；「青嵐會」負責人中尾榮、石原愼太郎、渡邊美智雄、濱田幸一、中山正暉等；福田又邀請了黨內曾任首相、國會議長或其他黨政要職的長老們舉行長老會議，由福田親自報告並籲請支持；政府方面的內閣會議，福田除了在閣議之前特別單獨約見「條約反對派」健將——現任農林大臣中川一郎懇切談話之外，閣議上的正式報告及說明，亦由福田親自承担，閣員們經過一陣議論得，勉強「認可」了福田的計劃。

閣員異口同聲主張愼重行事

說服與疏通的工作，福田很費了一番力氣，結果雖然說「通」了，過程却不算順利，而且，在黨總務會（自民黨的最高決策機構）與黨外交調查會的決議中，都是附有條件的「認可」福田恢復談判的行動；其他屬於「愼重派」的集團，如「亞洲問題研究會」、「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及「青嵐會」等，對福田的解說與籲請，在附有條件之外，亦祇表示「不強力反對」而已，都未作「認可」或「贊同」的表示。最使人感到意外而引起重視的是內閣大臣們的反應，在五月二十三日的閣議上，福田說明自己的意向後，要求內閣全員予以協力支持，接着發言的大臣們很踴躍，包括農林大臣中川一郎、法務大臣瀨戶山三男、郵政大臣服部安司、文部大臣砂田重民、總務長官稻村佐近四郎、行政管理廳長官荒船清十郎、環境廳長官山田久就等，竟然是衆口一聲的「愼重論」，鄭重提醒福田以國益爲重，不可輕率締約；福田反覆說明在談判重開之後，一定愼重進行交涉，必須是在「雙方滿意的狀態下」始行締約云云，最後，內閣也是附條件的「認可」了福田的計劃，內閣的正式決議是：「重開談判事予以認可，雙方均表滿意的狀態下始行締約」。當天發言的內閣大臣們，有好幾位並不是「愼重派」的成員，但到了要作決定的緊急關頭，却都採取了「愼重論」的立場，這些大臣們老成謀國的愼重態度及表現，頗引起政界及一般社會人士的意外及警醒，「條約促進派」分子的囂張氣燄，也被折煞壓低了許多。

談判即或恢復締約仍多阻折

福田在獲得黨及內閣的「認可」之後，即經由日本駐北平「大使」佐藤正二向中共正式表明重開條約談判的意願，現正在等候中共的答覆中，目前在「條約促進派」分子的鼓噪渲染下，日本新聞界已經出現所謂「六月重開談判，七月草簽，八月締約，九月國會批准」等一類報導，風強火大，似乎馬上就會成事；其實，據冷靜觀察，儘管恢復談判之事在中共同意下可能很快實現，但說到下一步進展，除非中共在所謂「反霸條欵」問題上作重大讓步，或是日本國內政局發生緊急事態而致福田別無其他選擇，否則，馬上締約的成分是不太大的。至少，下述兩種情況都極有可能發生：

一是中共在確切獲知日本對「反霸條欵」或其他重大爭執問題上之讓步程度以前，根本不同意恢復談判，或故意拖延答覆，使福田「爲解散國會而恢復條約談判」的政治目的不能達到。如此，則恢復談判之事，可能就無法實現；但亦可能逼得福田作重大讓步而達成締約。究竟如何發展，當視當時的全般情勢而定；

一是在談判恢復後，雙方因「反霸條欵」等執爭互不讓步而再度鬧僵或破裂。儘管福田一再公開否認他是「談判、締約——分離論者」，（卽把恢復談判與締約條約當作兩件事分別處理；「條約促進派」分子指責福田對此已一再否認。）其實，談判與締約是不可能併作一事處理的，福田自始就說「要在雙方滿意的狀態下締約」，這句話，就是福田締約的條件，也是福田對黨總務會、黨外交調查會、內閣會議、以及所有「愼重派」人士所作的承諾；既然有此條件，就表示雙方談判不一定會成功；如不成功，就是再度鬧僵或破裂。日本政壇已經有人在說：假如談判恢復，談過幾次之後，雙方立場無法接近，屆時，福田如果以中共要求過苛而拒絕簽約，必引起「促進派」的交相責難甚或政潮，果爾，則福田正好似以「取決於國民公意」爲理由，而解散國會，進行全國總選，……一切政局變化，遂又由福田掌握主動了。

總之，日毛締約問題既已和日本國內政局搞混在一起，其曲折變幻當然也更見詭譎難測。我自由中國軍民對此問題當然關注萬分，但祇要從大處着眼，靜觀其變，注重政治、外交上的全盤得失，不必在一些細微末節上去多作計較，則此問題雖繁雜，我們在應付上亦可舉重若輕了。

秘密外交最可恥

古翔鶴

秘密外交是最可恥的行爲，中國大陸的陷共，是雅爾達密約的結果。尼克遜、基辛格以詭秘手段勾結中共，已給我們帶來不少損害，這次布熱津斯基訪平，究竟幹的是甚麼勾當？我們不能不提高警惕。

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訪問北平以後，在電視節目中宣稱：「我本人與『中國領袖』均認爲，此次訪問『有益』。我們同意可以稱這次訪問『有用，重要與具建設性』。這次訪問大致着重於我們關係的長期戰畧性，我們有某些共同的基本利益……」

又東京的「朝日新聞」報導說：布熱津斯基在北平與中共頭子會晤時，曾經討論過美國以軍備援助中共的可能性，以交換中共對「台灣問題」的讓步。

究竟布熱津斯基赴平之眞實任務如何，我們實在感到懷疑，我們一定要提高驚惕，一定要預作應變的措施。

我們要指出的是：秘密外交是最可恥的行爲，尼克遜、基辛格以詭秘的手段勾結中共，已給我們以不少損害，這次布熱津斯基竟然不與美國記者一同前往北平，究竟幹的是甚麼勾當？八億飽受共禍的中國人是絕對不能不提高驚惕的。

尼克遜，基辛格曾經保證南越「和平」與「安全」，結果，南越人民陷入萬刼不復的赤色地獄了。金邊淪陷前夕，高棉元首馬克承認錯誤地過信美國。

現在，美國的一些政客仍然熱衷於勾結中共，我們決不能不預作防範。

其實中國大陸之淪陷，分明是雅爾達密約，以及一些美國政客媚共反華陰謀造成的結果。美國阿拉巴馬州立特洛埃大學歷史教授顧貝克博士在「赤色中國報告書」中，引述豐富的史實，叙述中國大陸淪陷的經過，極爲翔確，茲畧述於後：

（一）馬歇爾是當國軍正向東北推進準備前往接收的時候抵轉中國的。漢口北方，國軍以廿萬正規部隊，已將共軍七萬游擊部隊團團圍住，正準備一舉殲滅，共黨見事機不妙，急向馬歇爾求情，請他設法促成國共和談。經過他的斡旋，國共終於停火。

在南方，廣東地區亦有共軍二千四百人原被國軍包圍，亦因商談結果，由政府預付一億元借欵，代購糧食，並由三艘美國登陸艇，載運北返。

（二）馬歇爾干預張家口一事，最爲可惡。張家口爲中國有史以來由北方山區通往東北之唯一隘口，一九四六年九月間，共軍在張家口及其附近集結重兵，威脅平津，國軍欲收復張家口，周恩來叫囂，以和談破裂相要挾。馬歇爾遂對國民政府施以壓力，政府及決定停戰十日，以待中共恢復商談，停戰期間，中共仍藉故拒絕商談，國軍乃於十月十一日收復張家口。馬歇爾憤而斷絕對中華民國一切援助。……當時對中共倒行逆施有深刻了解且善華語的雷震遠神父，曾力圖將這些共黨的伎倆提出警告，但爲其隨身侍從所阻，而事後發現，他就是一個共產黨！

（三）一九四六年夏，毛共反叛集團雖已成立了廿多年，但實際控制的地區並不多，其黨羽除了八路軍以外，其他人數亦很少，若想擊敗國軍進而佔領整個中國大陸，絕無可能。然而此時此地，美國政府突然停止對國軍的支援，而蘇俄則反乘此機會大量援助共黨，不到一年，共軍卽大舉反攻，兩年之後便控制了大陸各省。馬歇爾實爲罪魁禍首。

（四）美國國務卿艾契遜表示：自從日本投降後，美國援華欵額已高達美金二十億元。內華達州民主黨參議員麥加蘭經過分析後，認爲二十億元云云，並不確實，事實上日本投降後，至戰况逆轉止，美國援華的欵額只有一億一千萬美元而已。

（五）美國援華的軍事物資，絕大部份是無法使用的槍枝及軍械，因爲大多數物資都是日本投降以後在東南亞戰區丢棄在戰場上的武器，均已損壞不堪，一輛軍用卡車，在移交文件上註明爲：「車輛一部，短缺百分之二十的零件。杜魯門總統在一項致國會的報告中承認，這些售與中國的所謂「剩餘物資」，均包括在廿億援華欵項中，但「各項武器已無法再於戰鬥中使用」。

（六）史屈梅爾將軍曾以一個實例說明國軍裝備缺乏的情形，他曾將一批爲數九萬人的國軍部隊由廣州空運至平津一帶，根據美國的承諾，待他們到達後，卽將配給各項裝備，可是事後並未兌現，部隊在後援無繼的情况下，終於束手被擒。

（七）最嚴重的，是美國拒絕各級軍事人員前往各戰地實地指導及訓練國軍作戰，數以千計的美軍人員只能坐鎮南京紙上談兵，根本無法發揮其顧

問之效力，尤爲惡劣的是，美國拒絕給予戰時的盟友中國國民政府任何口頭上之鼓勵，反以詆毀攻訐以代替各項應予之援助，實爲美國一個史無前例的惡行。簡言之，中華民國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援助，而是「適當的」援助，但美國却有意拒絕。如果我們以同樣方式對待希臘、意大利、法國甚至英國；這些國家亦必同樣一蹶不振。故美國對中國的所作所爲，誠爲美國對外關係史上最遺憾的一頁。

（八）中國陷於共黨之原因，項目很多：一、雅爾達密約使蘇俄有效地控制了東北，將中國八年艱苦抗戰所要從日本手中收回的各種權益一筆勾銷，羅斯福在開羅會議對蔣總統所作的承諾，非但未予實現，反而拱手讓與蘇俄。二、每當國軍在剿共戰爭中佔上風之時，馬歇爾即高叫停火，前後共有四次之多，對國軍士氣的影響甚巨，却給共軍休養與重整軍備之機會。三、美國禁運三零步槍彈藥，使一百八十個國軍戰鬥師手持無用之槍而無法進行戰鬥，多數士兵只有向共黨繳械投降。

× × ×

今天，我們已建成欣欣向榮的復興基地，決不再容許美國政客出賣。我們絕不願聯蘇，但我們一定會爲八億同胞的生存，採取必要的行動，以光復大陸國土。富有正義感的美國人士，當然知道擁抱敵人，損害朋友，將會帶給美國以災害。

願中美兩國自由人士，聯合起來，遏制損友媚敵的逆流！

書憤二則

青冥

越南華僑之淚

據希臘神話說，意大利亞南岸有一條危險的水道：左側是懸崖峭壁，右側是個無物不吞的大漩渦。峭壁之上住着一隻六頭怪獸，每當船隻駛近時，便伸長頸吃掉船上的人；但水手們爲免給右側的漩渦所吞食，還是把船隻駛近懸崖，求一生於九死。

近日越南華僑的命運，庶幾和這些水手相同：「解放後」的越南把他們逼得走投無路，祇好拚死將身投進帮助「解放」越南的中共的血口裏。怪不得他們一返大陸，馬上掩面痛哭。這幾天中共大量發表這些淚人兒的照片，企圖證明越共「以怨報德」，其實他們內心的苦楚，豈是「被越共迫害」五字所能盡！

請看看由越南偸渡來香港的難民罷。他們雖然痛恨越共，他們雖然貧窮，但都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內心的喜悅——踏足在自由的土地上的喜悅。

哭罷，被迫返回大陸的越南華僑！大哭罷，被人錯誤地放在美國的自由神像！

天地賭一擲．玉石可俱焚

今日我們的國策有三：上策是冒大險犯大難反攻大陸，寧爲玉碎；下策是一面眼巴巴地望着美國勾結中共，一面大肆誇張美國個別人士對我們的友誼，自壯「聲勢」，妄圖瓦存；中策就是岳騫先生所談的聯俄，拚將天地一擲，與美、日、中共來個玉石俱焚。我政府談的是上策，行的是下策，終於陷入了今天的逆境。要突破這逆境，我們至不濟也應採用中策。

我們不必害怕謂所謂「自由世界」的責備，因爲「自由世界」負我者實多。和朋友約好在水邊見面，朋友不至而潮水將至，難道還要繼續「守約」，直到淹死？人不能以迂腐立身，國不能以迂腐立國！

我們不必害怕聯俄後的惡果，因爲我們已嘗盡了共產主義的苦果，再苦也不過如此而已。恐懼的應該是處心積慮陷害我們的美國和日本！

我政府抗戰八年，拖跨了軸心國家日本，所謂「自世世界」却報我以怨毒，教蘇聯佔我東北，卒令共黨佔我大陸。倘若我政府當年不抗日，讓倭寇攫取中國豐富的資源，與德意會師於中歐，試問今日的「自由世界」可有機會盤算滅亡我國的良方？

中華民國堅守台灣二十八秋，使太平洋免淪共黨手中，結果如何？還不是給「自由世界」詆毀、輕視和排斥！我們若是乏力回天，何不與蘇俄聯手？萬一因此而爲蘇俄所乘，所謂「自由世界」亦必步我後塵，迅速赤化。

今天，共產國家的人民祇希望逃出鐵幕；到了那天，大家走投無路，祇有走上造反之途。在世界性的滅共聖火中，我們自可締造一個強大的中華民國，揚眉吐氣於天下。

周恩來追緝出走的張國燾

黃陵客

今年三月，「湖北日報」發表中共湖北省軍區副司令員張海的一篇回憶文章，描述當年張國燾出走，周恩來進行嚴密追緝監視。張海原是張國燾的保衛員，是由毛周從中央黨校挑選出來監視張國燾的身邊特務。張國燾擺脫特務跟蹤，過程曲折，下面是「湖北日報」的報導。

作爲一個紅軍老戰士，我曾經多次見到過周總理，親身受過他的教誨，而且還親眼目覩了他和叛徒張國燾所進行的鬥爭。

抗日戰爭初期，我從中央黨校畢業了，領導上決定讓我到保安處工作。保安處直接担負着保衛毛主席，黨中央的任務，能到這樣的單位去，我當然很高興，可是當分了工以後，我却愣住了：要我給張國燾當特務員（就是現在的警衛員）。雖然那時候我對黨內的路線鬥爭情況不十分清楚，可是張國燾的事情我是知道一些的。要我給這樣的人當特務員，我心裏……不大樂意，但因爲這是組織上的決定，也只好服從了。一九三八年初，抗日戰爭進入了嚴重的危急之中。然而就在這時候，張國燾却幾次跑到毛主席那裏要求去祭黃帝陵。他的要求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毛主席的拒絕和嚴肅的批評；可是這個傢伙竟對抗毛主席的指示，於四月二日擅自離開延安，在國民黨武裝保護下直奔武漢。張國燾此行，我是一直跟着的。起初我不知道他要搞甚麼名堂，到了西安後，我發現他不住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而住在國民黨高級將領住的招待所，就產生了懷疑。武漢到了，我隔着車窗向月台上望去，突然看到了周總理，他的身後還跟着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的李克農等。我想是周副主席接到了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電話了吧？有周總理在，我就放心了。



張國燾

我們下車後，周總理就迎上去，責令張國燾立即到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去住，可是張國燾就是不肯，非要到資本家開的大華飯店去住不可。周總理就隨他到了大華飯店，在那裏同他進行了嚴肅的鬥爭，周總理對他提出了三條要求：一、立即回延安；二、到蘇聯學習；三、休息，不許亂跑。張國燾却支支吾吾，說他要回江西老家去，並誣衊中央在延安會議上對他的結論和批判是錯誤的；對此周總理一一進行了駁斥。

第二天，張國燾提出要看看市容，周總理決定親自陪他去，並悄悄地讓李克農轉告我讓我把張國的行李搬到八路軍辦事處去。張國燾回來後看到沒了行李，只好到辦處去住了一夜。

翌日，他又提出要去看看蔣委員長，次日早晨天剛亮張國燾就讓我上樓看一下周副總理起床了沒有，我上樓後把情況向周總理報告了，周總理立刻着急地說：「你快下去看一下，他可能會跑的。」

我下樓一看，張國燾果然不見了，我一面十分佩服周副主席卓識過人，一方面又爲自己的失職深感內疚。

這一天，辦事處的人幾乎全部出動了，跑了許多地方都沒有找到張國燾。晚上十時左右，地下黨的同志來了電話，說在一條偏僻的小巷裏找到了張國燾。

周總理立即派他的副官龍飛虎（現任福州部隊副司令員）。吳志堅到那裏去看着（即監視）他。可是第二天又耍了一個手腕，支開他們兩人跑下樓去，坐上停在門口的國民黨派來的小汽車去了。

後來，他還從國民黨那邊傳信，要他的行李，並叫我也跟他去。對此，周總理曾徵求過我的意見，我表示堅決不去。

目覩這場鬥爭，我深深地爲周總理忠於毛主席、忠於黨，堅持革命原則所感動。張國燾叛逃以後，周總理立即報告了毛主席。四月十八日黨中去作出了「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在八路軍武漢辦事處的黨員會議上，周總理宣佈了黨中央的這個決定，並用這件事來教育大家。他說：張國燾事件不是偶然的。他是一貫的右傾，一直跟中央鬧分裂。長征中中央北上他南下。到陝北後中央還是挽救他，並給他安排了重要工作。他當面表示承認錯誤，實際上準備最後叛黨。會上，周總理還讓我給大家講了一下事情的經過，並且表揚了我，說：「張國燾叛逃，連一個特務員也沒有帶走」。

我在武漢停了一段時間後，周總理給我寫了張便條，把我送回了延安。

中越共相鬥華僑遭殃

岑啓亮

兩惡成仇，華僑遭殃，這是中共與越南最近翻臉的最佳寫照。自從五月二十四日起，中共連續指控越南迫害與驅逐境內華僑，迫使成千上萬的華僑越界逃回大陸；越南則暗示，中共煽動，造成邊界上的逃亡潮，因而反唇相譏。



越南民兵奉命拆除華人住屋。

最近，中共「副總理」鄧小平宣佈，中共已局部停止對越南的經濟援助，並透露，越南已拒絕讓中共在胡志明市（西貢）開設「領事館」。

鄧小平在與日本放送協會會長坂本的一小時會談中，還警告越南不要進一步採取排華的行動，並批評越南甚至在中共對它的援助達於巔峯狀態時採取不友好的態度。

鄧小平表示，中共無法了解何以越南方面採取這樣的態度。

他說，過去二十年來，中共對越南的援助約達一百億美元。

鄧小平表示，中共不相信越南方面的說法，越南表示，居住在越南的華人，是自己願意離開越南的。

鄧小平重申中共的「官方」立場說，「華僑」應能自由選擇國籍，不應被迫加入他們出生地的國籍。除這兩點外，**最後一點就是，中共不承認雙重國籍，但是越南堅持華人必須加入越南籍。**

越南如果要對「華僑」友好，則必須遵守這三個原則。

河內共黨政權迫害華僑，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但若推源禍始，**實是中共造成的。今天**越南境內華僑處境的悲慘，有根本的原因，亦有近因。從根本上說，中南半島的淪於**共黨**魔掌，便已注定了越、高、寮老百姓悲慘的命運，非只限於越南。共黨暴政，天下一般黑；益以民族偏狹的排他性，以及越境華人在經濟上所處的優越地位，遂使華僑格外遭殃。但誰實爲之？孰令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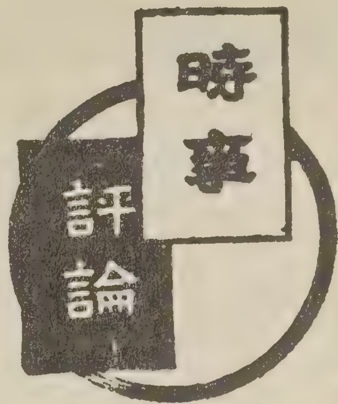
越南戰爭還是不久以前的歷史，我們淸楚的知道，沒有中蘇共的大力支持，河內是絕對沒有力量吞併整個中南半島的，越南淪陷後的逃亡潮，非自今日始。在以前，未聞中共對此有過任何表示。

談近因，顯而易見，是中越共最近的「交惡」引起的。越戰時期，因爲赤化世界的大目標相同，中共與蘇聯爭相援助河內；中南半島赤化後，一方面中蘇共同想爭奪勢力範圍，一方面越共也想在地區建立「小霸權」，於是戰時的狼狽爲奸，變成了戰後的怒目而視。**越南靠緊了莫斯科；中共的勢力伸入了高棉。蘇聯想完成對中共的大包圍，**河內近蘇聯疏中共，中共如芒刺在背；高棉與越南發生邊界衝突，中共乃大力支持高棉。我們甚至有理由可以猜測，高棉之敢於以卵擊石向河內尋釁，完全是中共操縱與導源的。在這種勾心鬥角的敵對中，華僑變成了雙方洩憤的工具與犧牲品。

河內廣播，說發生在北越邊界的大逃亡，是壞分子（顯係指的是中共的附從者與地工分子）煽動與恐嚇造成的，以中共之視同胞爲芻狗，及其爲目的不擇手段的惡根性，這種情形並非全無可能。但更可以斷言者是，河內必是因爲惱怒中共的支持高棉與己作戰，乃更變本加厲的去迫害華僑，以爲報復。

北越華僑在共黨統治下，已有數個年代之久。遭壓制，受剝削，由來久矣，已經相當認命，在以前未聞有北越華僑大批逃回大陸的報導。北越華人的大逃亡潮是從今年初始，據中共發布的資料，單從四月一日至五月中旬止，越界逃回大陸者已有七**萬**多人。這種與棉、越邊界衝突擴大、平行發生的逃亡潮，絕非巧合，顯係河內政權有意迫成的。如果再以最近南越華僑亦突遭更大的迫害相印證，更可以說明這一點。從四月下旬起，越共以「消除資**產**階級的商業活動」爲藉口，不僅大舉侵入堤岸數十萬華人的商店（很多早已停業）與住宅，沒收財**產**，肆行逮捕；並且強迫遷往設在棉越邊界的所謂「新經濟區」，其用心惡毒，昭然若揭！

現在中共藉此對河內展開叫罵，勢雖洶洶，但**我們**可以斷言，它的這種叫罵，如果不是虛聲恫嚇，也是別具用心，却並不是眞正關心上百萬越南華僑的死活。否則中南半島華僑遭遇最慘、被殺最多者，無過於高棉，爲何中共不站出來說一句話，反而與棉共相勾結？中共準備派遣船艦赴越南「撤僑」，據河內電召宣佈，越南同意，但也解決不了問題。「撤僑」是劍及履及的行動，向對方「照會」行事，徒見其色厲內荏的醜惡。中共懼怕越南向蘇聯一面倒，怕莫斯科完成在其南翼的大包圍，它對越南的挑釁，打不出什麼制止的王牌來！



二百萬元大刼案

徐達文

反罪惡運動的諷刺

恒生銀行七百萬元巨刼案的新聞仍記憶猶新的時候，最近，在中區鬧市又發生了另一單二百萬元巨刼案，雖然這次刼案的刼欵數額，比不上恒生解欵車那一次，但這次二百萬元大刼案，却是在中區鬧市中，在光天花日下，公然發生的，匪徒胆量之大，策劃械刼之密，以及刼欵時間之快，比起上次，確有過之而無不及。難怪刼案發生後，引起了社會輿論的極大注視，更何況接着中區刼案而來的，是旺角鬧區街頭發生的匪徒開槍射擊解欵車，是中區辦公大厦的四百六十萬元珠寶失竊案。所有這次盜竊案，確反映了香港治安的惡劣，致使近年開展的「反罪惡運動」，獲得一個極短時間的表面收獲後，治安又恢復到以前的境況。

從各方面來看，罪案發生，有着某種連鎖性反應，及影響性作用，像有過一個時期的夾萬黨與箍頸黨的暴力流行，有過一段時間的銀行刼案頻頻發生。所有這些「罪惡感染」，固然是某些匪徒的「偷師學樣」，或「吃過番尋味」於是以同一手法重覆某些罪惡行爲。但在某種程度上，却是傳播媒介的過份渲染與過度宣揚，形成具有副作用與反效果㓂趨向。這可以說是暴力行爲的連鎖現象的成因。

過分渲染起副作用

我們不否定有關當局已盡力維持社會秩序，但能否盡力以及能否有效制止罪案發生，這就是方法方式及政策措施的問題。因此，治安當局儘管一再以罪行數字的下降及破案比率的提高，去說明香港治安的日趨良好，但市民切身體會到的，還是香港匪徒的目中無人與目無法紀，致不論在鬧市或旺區，不論在梯間或車輛，不論在屋內街頭，不論在銀行或商店，都以他們狂妄的刼掠態度，快捷的搶刼速度，廣泛的強搶幅度，以致過密的刼案佈署，是向治安機關及執行措施，進行公開的莫大挑。

更何況目前在香港地區進行大刼案的匪徒，是進行有組織、有計劃、有目標的刼掠行動，而且是有槍械配備的集體活動。這種刼案的「升級」，說明了香港治安的日益惡劣。

治安惡劣不是人手問題

我們認爲，香港治安的惡劣，並不是全部歸結於治安人手的不足，匪徒胆量的巨大等因素，而且也包含着社會問題與措施問題。所謂社會問題是屬於長期性的，像教育、房屋、就業、福利等，就不是一下子可以解決的，而措施問題，則是立竿見影的短期性的，以便由此產生阻嚇力，以杜絕罪案的蔓延。

因爲當局不採取強硬的行動及嚴厲的制裁，就會變相助長匪徒的氣燄。台灣、新加坡等地區的治安良好，雖然與當地的社會風氣和施政制度有一定關係，但當地對匪徒執行有力的強硬措施，是保證社會治安的重要原因。關於這個問題，社會輿論早已一再論及，成爲老生常談的舊問題。

這個問題不獲得重視與解決，即使年年搞「反罪惡運動」，區區搞「反暴力宣傳」，也是無補於事的。因而香港政府對暴力行爲的明確決策，就成爲防止暴力行刼運動的綱，推行及實現這個綱，就能抓到問題的重心。

嚴刑峻法可能收効

所謂鬧市械刼解欵車案，就不能說一件孤立性的個別刼案，而是反映了香港治安的嚴重情況。這種情況，就不是破案數字所能掩飾的。無可否認，香港警方迭破巨案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這也表明香港警察維持治安的能力，並不遜其他地區。何以這種能力，仍未能形成一股反罪惡的阻嚇力，及產生一種反暴行的影響力，這就關係到警察人手不足的不斷補充，警察積極表現的發揮。故當局近來將整頓警務列爲重要工作，是有一定理由的，而港府對警察方面的器械添置與更新，像通訊系統的設置等，都有助於治安的維持。

單靠警察的努力，還是無助於治安的維持，這就要靠政府的強硬政策擬訂，及市民的協助合作。港府的政策，顯然是有效制止罪惡的政策；市民的協助，顯然是對政府的支持，以便從立法、執法、及守法三方面，形成一種維持香港治安的巨大力量。

共產黨一丘之貉

秦明

越南陷共後，越南的共產黨給越南人帶來了甚麼呢？一位越南華僑聲淚俱下的泣訴說：三年來，一直是在恐怖悲慘中，過着以淚洗面的日子。越南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同是一丘之貉，在佔領了整個越南的初期，第一步是控制了「人民」的自由，將整個越南罩下了一重插翼難飛的鐵幕，然後展開一連串的清算和鬬爭，先將富有的人變成窮人，本來貧窮的人更是赤貧如洗，抓權的共產黨扼住「人民」的喉嚨，在無可奈何的環境下，祇爲任由奴役，承受無窮無盡的迫害，過着共慘的生涯了。

越南陷入共產黨魔掌之前，除了在越共盤踞的地區民窮財盡之外，阮文紹政府治理的地方，雖然是在炮火連天中，戰患連年，可是民間仍可以豐衣足食，在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保障下，最起碼免受饑寒，生命財產獲得法治的保障。

從越共猖獗開始，加上中共在幕後的支撐。給越南社會帶來了不少的混亂，共產黨徒更是到處煽風點火，製造學潮，工潮，今天遊行，明天示威，連「和尚」也被共產黨利用作爲顛覆政府的鬥爭工具。阮文紹政府在內憂外患的形勢下，終於無法挽救淪亡的命運！

根據由越南逃亡來港的華僑泣訴，共產黨在越南掀起的紅禍之患，華僑固然是首當其衝，但是曾在所謂「抗美抗法」鬥爭中，曾替越南共產黨買過命的越籍華人、華商以及越南的「人民」，也同遭空前的浩刼，儘管華國鋒集團企圖以「排華」來分散自由世界的視線，實質上並無法擺脫這是國際共產黨給人類帶來的禍害！

肯定的講，如果沒有企圖赤化世界的共產黨，特別是沒有助紂爲虐的中國共產黨，東南半島這一場共禍之患，就無從產生！

越共和中共是一丘之貉

三年來，越南的華僑及越南人，因受不了越共的迫的而掀起的逃亡潮，那種國破家亡後走投無路的凄涼景象，可說是悲慘空前，世人總不目睹也耳聞，而自四月間以來，越南的共產黨更是變本加厲，和中共在大陸上無法無天，迫害大陸同胞的滔天罪行，同樣是既狠且毒。

這位身受浩刼的越南華僑說：四月廿二日那天，突然而來的所謂「剷除資產階級」運動，共產黨的軍警幹部如狼似虎的，個個荷槍實彈，如閻王使者，入到民家便宣佈淸查存貨及財產，屋內的人不准出入，食物由他們代購，駐守十多天，不論男女老少，一律不准出門半步，然後逐間屋加派十多名武裝黨徒，開始抄家搜屋，將梳化劃開，地毡挖起，梳枕鑿開，發現有財物珠寶固然是悉數刮走，就連傢俬雜物、衣服、電單車、單車，也毫不保留的搬光刼光。然後還要迫簽一紙「自願入鄉開墾室），如說出半個不字，馬上就加鎖拘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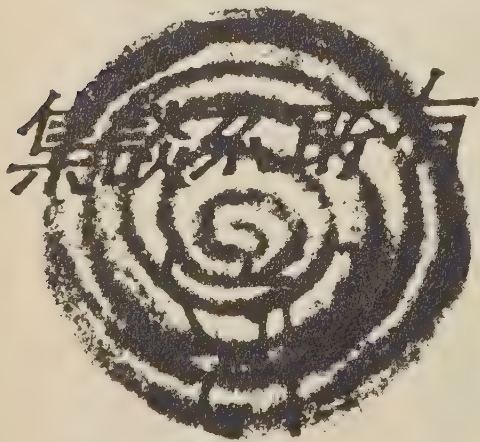
百般折磨死而後已

被共產黨拘捕的人，無須審問有罪無罪，先來個二十四小時不給飲食。等你餓到頭昏眼花了，才問你想不想吃飯？想吃飯，就得在一張共幹寫好的文書上簽名，承認生安白造的罪名。被捕的人因受不了疲勞轟炸及飢餓的折磨，祇好簽上自己的名字，誰知簽上這張等於是賣身契之後，第二天就被送上法庭，罪名任由共產黨的「法官」宣判，入獄三年五年不等。囚禁的集中營設在金甌角的沼澤地帶，毒蚊有如蒼蠅大，許多一去不回頭，十之八九被折磨而喪命了。

搜刼財物毒過强盜

陷身在西貢的華僑更慘，陷共後在一次所謂打擊投機倒把的鬥爭運動中，稍有積儲的華僑全被列入打擊的名單上，接着又搞了三次換帮制，第一次是以越南南方貨帮換西貢阮文紹政權的貨幣，第二次是以越南北方貨幣統一南方的貨幣，第三次是新越幣發行。每一次換幣實際就是一次洗刼。其中最絕的是換新越幣，突然宣佈下來就要在四十八小時內兌換，逾期無效，兌換每家以不越過五百爲限，超量的錢一律存入銀行，換來一張收據，等於變相的沒收。一夜之間，華僑的現金就這樣被谷光了。這種招財進寶的手段，一如中共在大陸沒收人民財產再改，完全强盜打刼的行爲。這就是共產主義的底牌了！

中共在大陸的極權暴政，蔓延到越南，蔓延到高棉，傳越南和高棉充滿了血淚，證實了凡有共產黨橫行霸道的地方，就變成人間的地獄，世界上有共產黨存在一日，就萬刼無時了！



宣傳邊界衝突作用

日前中共曾誇大宣傳中蘇邊界衝突，現在又歸於沉寂，「邊界談判」仍繼續在北平舉行。中共此舉，有其向國際製造烟幕的作用，尤其趁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前往大陸之時，投合美國「聯毛制蘇」的想望，從而希冀加速美毛「關係正常化」。

中蘇共衝突，開始於赫魯曉夫撤退其顧問及減少軍經援助之時，莫斯科所以採取此一政策，乃洞悉中共具有在共產世界爭霸的野心，不願助長其實力；而北平反目成仇，還以顏色，則是毛澤東藉此種爭執，以淆亂自由世界的視聽，從而取得更多的政治利益。中共這種策略，對它們奴役全人類及埋葬資本主義的共同目標，並沒有實際妨害；因而雙方在了解和默認之下，十多年來，雖把衝突從宣傳上升高，却從行動上限制，儘管唇槍舌戰打得難解難分，始終雷大雨小，沒有發生過熱戰。

若干自私短視的民主國家當局，竟一心以為鴻鵠將至，有機可乘，尼克遜攪「三角關係」以求互拉互甩，進而敲叩大陸之門，試圖聯毛以制蘇，即開一惡例，並對自由世界造成錯誤的「示範作用」；西歐國家相信中蘇共關係日益惡化，因而在新聞報導上加以渲染，希冀把戰爭引向東方，自己可以隔岸觀火，並減輕華沙集團對歐洲的軍事壓力。日本始則企圖在中蘇共對抗中採等距離關係以自保，繼而憧憬接近北平以自重，都是可以探索的事例。

北平採行的上述策略已嘗到一些甜頭，食髓知味，必繼續運用。就在布里辛斯基訪問大陸前夕，叫囂蘇聯製造邊境事件，揚言加緊練兵備戰，與美國前國防部長主張加強對抗蘇聯的斯勒辛格往訪時，他破例安排參觀西北「禁區」軍事設施的節目，如出一轍。由此可見，此次北平叫囂其與蘇聯發生緊張情勢，是給美國訪客看的，更明白的說，是針對華府「聯毛制蘇」的想望，誘使其墜入「關係正常化」的陷阱。

所謂促生產、促備戰，原是中共不斷悉索敝賦，加強軍事訛詐的手段。但備戰的真正目的，不見得是為了防蘇；儘管它目前對美國推展統戰，對日本施用外交壓力，甚至對鄰近的東南亞諸國也多方拉攏；它其內部派系鬥爭方興未艾，地方軍頭各據一方；因而尚不敢蠻幹冒進，但擴充軍事賭本，一直在全力進行；而藉應付來自蘇聯入侵的「一場無可避免的戰爭」，擴大備戰行動，對內則有轉移目標與排除「修正主義份子」的作用，對外則藉以增加民主國家的錯覺，甚至可能獲得若干軍事性的科技支援，有助於所謂「國防現代化」的達成；至於從時機和策略上來看，「頂莊舞劍，意在沛公」，美國有識之士



黃華訪薩軍經援助

據外電報導，薩伊外交部已宣佈，中共「外長」黃華於本月三日赴金夏沙作四天的官式訪問，而中共的「非洲司司長」何功楷也飛薩至該地，參與雙邊關係的會談。

其實黃華赴薩伊訪問之事，是在上個月卡淡加叛軍在蘇聯決策，古巴執行之下進攻柯威齊的時候就決定了。布里辛斯基在北平會晤黃華時，也把非洲局勢，特別是薩伊危機當作重要問題來討論，以調整雙方對蘇聯在非洲擴張勢力的反應。而中共在「五屆人大」之後一連串的外交攻勢中，在非洲方面當務之急就是抵制蘇聯。此次黃華赴薩，是中共與薩伊自一九七三年建交以來，第一個最高階的重要「官員」前去會晤莫布杜，莫布杜亦曾於一九七三年赴北平作正式訪問，目的在要求軍經援助。去年卡淡加叛軍入侵夏巴省時，中共空運了三十噸的裝備給薩伊，上個月戰事又起，據金夏沙宣佈，中共又空運了三噸物資援助，而此次黃華往訪，相信主要的是商粮軍經援助事宜。

在黃華訪薩之前，亦即上個月的下旬，剛果總統及莫三鼻給總統相繼往大陸會晤中共頭子，而且中共與莫國還簽訂了「經濟互助合作議定書」，作為進一步關係的張本。莫三鼻給一向以親蘇聞名，此次訪問北平，可看作是北平在非洲打擊蘇聯勢力的一次勝利，而黃華接着訪薩，可以看作是中共現階段對外交攻勢的一個高峯，目的是要割裂蘇聯在非洲的力面。

同時，美國不但宣佈派遣軍事代表團赴索馬利亞，並提供一千五百萬美元予非洲國家，而且力促泛非洲和平軍的組成，作為對西歐四國關切非洲事件的響應。如此看來，西方已與中共在非洲合作對付蘇聯的擴張。

中共在非洲的戰畧行為，主要的目的首在制衡蘇聯的擴張，削弱親蘇國家的力量；其次便是爭取戰畧意義重大以及資源豐富的國家，以加強自己的陣營；第三是維護親中共國家的安全，最後，是藉非洲問題來表達對西方的友好態度，並從與西方一致的行動中，爭取西方在政治、經濟、科技、國防上對中共的支助。

最近美國的對蘇態度有較趨強硬的傾向，同時黃華在赴薩前，先與萬斯晤談有關非洲局勢，相信雙方有意取得對非步驟的協調。而此次黃華之赴薩，除了加強中共對薩伊的政治影響力以及資源（特別是鈷）的的輸入外，其主要的任務當是對薩的軍經援助。此舉若能成功，可能會影響到其它非洲國家對中共的態度。

一知

自尼克遜與周恩來簽訂「上海公報」以後，美國即不斷的玩「中共牌」，希冀聯毛

，上月廿八日在接受國家廣播公司「會晤新聞界」電視節目訪問時，強調美國與中共間的「利益一致」及雙方「相互瞭解」的重要性。

不過他未直接答覆他的北平之行，是否已在「關係正常化」問題上導致任何進展的問題。以下是他在接受這項討論「中國問題」訪問時的問答全文：

布里辛斯基談訪平



問：布里辛斯基博士，你在「中國」時，是否會鼓勵「中國」採取更多公開的行動以對抗蘇聯在「第三世界」的冒險？

答：我不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政策是以來自海外的鼓勵為基礎，它反映出「中國」對國際局勢的廣泛看法。我確會在公開聲明中指出這一事實：「中國」一直激烈批評蘇聯與古巴對非洲內部事務的干預。同時，在我與「中國領袖」所作的非常廣泛的磋商中，我確會有機會討論到這一問題。

問：來自「中國」的報導表示，你曾作了許多反蘇談話，使這些「中國領袖」甚為高興，但你的訪問並未在我們與「中國」關係方面肇致任何改變，在這方面產生任何特別進展。這種說法大致正確嗎？

答：不，我當說這頗不正確。我前往「中國」訪問有三重目的。第一是對我們各自對國際事務的立場作廣泛的、磋商性的檢討；第二是看一看在我們目前雙邊關係範圍內，能否在某一方面作進一步發展；第三是重申我們對「正常化」的承諾，也許對實現這一承諾能稍許作一點間接的貢獻。我本人與「中國領袖」均認為，此次訪問「有益」。我們同意可以稱這次訪問「有用、重要與具建設性」。這次訪問大致着重於我們關係的長期戰畧性質，我們有某些共同的基本利益這一事實，及強調在「中國」與美國分別面對的若干重要問題上，「相互瞭解」的特別重要。

問：你所用的辭語都可歸於很多人無法瞭解的外交詞令一類。我們的外交政策有否改變？在你所處理的事務中，是否已獲致任何進展？

答：假如兩個主要「國家」對各自的有關主要問題的政策從事詳細的檢討，我在訪問「中國」期間，曾花了約十四個小時從事持續的討論。不僅曾與自己有權担任重要角色的「外長」，也曾與鄧小平「副經理」及華國鋒「主席」討論，這種討論自會產生某種較深遠的結束。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確有一致的利益。在追求這些一致的利益方面，我們確應採取某些行動。假如我們彼此能有較佳的瞭解，這事本身即有重大意義。

冷若水

「中共牌」與「蘇聯牌」

隊，立即打出一「蘇聯牌」以誘惑美國接受其狂妄條件，達成「關係正常化」，而這一策畧，恰是投華府之所好，並可使那些親共的政客策士，獲得支持其詞謬說的理由。

事實上，近卅多年來，中共對美國不斷的打出不同的牌，以圖得到它想得到的利益。例如在抗戰初期，偽裝土地改革主義者和農民黨，以爭取華府的同情和裝備物資上的接濟；抗戰勝利之初，攪「政治協商與軍事調處」的把戲，假美國之手以阻止我政府戡亂行動，從而擴大其武裝叛亂，大陸淪陷之後，又透過美國左派研究機構及所謂中國專家，為它的所作所為作辯護，並散佈改變對華政策的言論。這些「牌」的名稱花樣雖然不同，其誘惑美國之目的則是一樣；現在所出的「蘇聯牌」，亦復如此。

從韓戰開始，北平即大張旗鼓的搞「反美、仇美、蔑美」宣傳，由成為長期的羣眾教育而把「反美」列入「憲法」之中，它對與美國為敵的基本立場，已決非任何策畧的使用所能改變。但這種聲色俱厲的叫罵並不可怕，而偽裝示好的姿態，卻應加提防。因為美國迄今富強甲天下，不是空言所能嚇倒的，而裝做有所求，尤其故示雙方的現實利害和共同敵人是一致的，則可能使美國心猿意馬，上當受騙。此即，「反美」「誘美」的活動是豪奪的明槍，「誘美」的伎倆是巧取的暗箭，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何況美國若干朝野人士，正熱中於拉攏中共以平衡其對蘇聯的關係。

中共最近揚言致力於「四個現代化」，並宣稱增強所謂國防軍事建設是為了對付蘇聯入侵，其眞正企圖，固然是藉備戰防蘇以掩飾其擴充軍事侵畧賭本之目的，更重要的，是騙取美國在軍事、科技上的援助，尤其誘使其接受屈辱條件而早日「建立外交關係」。因此，這張「蘇聯牌」，包括了加緊反蘇和搞「國防現代化」在內。

美國以蘇聯為主要敵人，在民主陣營與共產集團基本上對立，及美蘇核子僵持的情勢下，自是正確的決策。但中共雖和蘇聯發生衝突，基於馬列教條尤其雙方「埋葬資本主義」的共同目標，決不會因此而與美國為友，任何想擴大敵人之間的對抗以取得助力的想法，不但終必事與願違，且將自貽伊戚。在世局動盪多變，以及美蘇限武談判成敗未可逆睹之際，正如霍傑教授所說：「中共牌的效果，無法預測，蘇聯在受到壓力時，會以一種愚蠢和挑釁方式，做出許多始料未及的事；也很難相信中共在經歷類似蘇聯貶抑史達林運動的緩慢過程中，不會與蘇聯達成某種形式的和平共存」。

余秋人

「蕾伊醜聞」主角海斯東山再起

尹靜心

兩年前美國衆議員海斯因「蕾伊醜聞案」被轟下台，隱居在「紅門農莊」，雖有迷人的金髮新婚妻子陪伴，過着農莊紳士生活，但鄉村俱樂部生活，日久變得味同嚼蠟，了無生趣，所以渴望重返政壇，加以選民在他落魄時，對他死心場地的忠心，因此最近每天均在政治集會上露面，準備捲土重來。



海斯夾着競選標語。

兩年前，美國衆議員韋恩・海斯用公家薪水僱用金髮「女秘書」伊莉莎白・蕾伊充當玩伴的消息公開之後，海斯被迫辭掉他衆院行政委員主席，和民主黨國會競選委員會主席兩個勢強力大的職務。

不甘寂寞・捲土重來

今天，六十七歲的海斯大踏步的走在俄亥俄州東部的荒涼街道上和千瘡百孔的煤礦山谷裏，散發自己的競選標語，緊抱每位自稱是選民的人，而且每天晚上還會在政治集會上露面。原來，海斯要捲土重來了。

他這次的目標不是美國首府華盛頓，而是俄亥俄州的首府哥倫布。海斯希望當上州議員。

海斯解釋，他因爲渴望行動心切，遏制不住，所以才又重返政壇。海斯沒有財務上的煩惱。他那座佔地一百二十畝的「紅門農莊」裏養了牛和馬，還把土地租出去做地面採礦用。這許多年來，「紅門農莊」已爲斯海帶來一筆豐厚的收入。然而，農莊紳士的生活終於讓海斯覺得無趣了。

金髮女郎・陪伴身旁

海斯初離開華府返回家鄉時，每天都會在郵局裏待一段時間，以便把一些可能會讓他太太惱悶的討人厭的信挪掉。海斯自誇的說：「這種信裏沒有一封是從我的地方上寄出的」。海斯的夫人派特今年三十六歲，是位迷人的金髮女郎。海斯在俄亥俄州的辦公室便是由派特管理。

兩年前「蕾伊醜聞案」爆發時，海斯和派特已經結婚兩個月，結婚前一個月海斯才和第一任夫人離異。

鄉村生活 味同嚼蠟

對海斯來說，鄉村俱樂部生活很快就變得味同嚼蠟一樣。海斯注意到「多半男人退休之後一年裏不是死就是看上去蒼老十年。」海斯覺得自己變得容易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意外事件，首先海斯因爲安眠藥服用過多的滿城風雨（他堅持不是有意要吃藥過多的）之後被自己養的牛撞成腦震盪，後來又跌在冰上要動膝部手術。於是政治看起來愈來愈美好了。他宣稱：「有兩千人要我出來競選國會議員。」不過和夫人派特商量過後，決定還是競選州議員。

選民忠心・雪裏送炭

六月六日的初選裏，海斯雖然要面臨另外五位候選人，不過海斯一點也不懷疑自己可以輕易過關，然後在今秋的大選裏輕鬆的當選。

海斯過去不論是得意也好，落魄也好，選民始終是死心場地的對他很忠心。最近在一個民主黨俱樂部裏，有位婦女遇到一位海斯的對手時發誓說，她要投海斯一張票，因爲「他把我家地下室裏的積水清光了，在我寫信給韋恩・海斯時，那水積在地下室裏有六年了。」另一位忠心份子說：「事情不管大小，他總會照顧我們的。」

（取材自五月二十九日的「時人週刊」）


伊莉莎白・蕾伊

林洋港農家本色

郭淑敏

林洋港出身貧苦農家，靠苦讀完成大學學業。雖然身爲市長，仍不忘農家本色，物質生活簡單，經常戴個斗笠，穿着布鞋，參加農業勞動。他不濫用職權，女兒參加「市立學校職員任用考試」，也沒因父親是高官而考取。

廿七年前，一位台大政治系畢業的青年，到南投縣政府行政課當課員。現在，他已被任命爲台灣省政府主席。他就是林洋港。

五十一歲的林洋港，不但能幹、謙和，口才也好，早卽被各方認爲接任台灣省主席的最佳人選。

林洋港在六年的南投縣長及四年的省政府建設廳長任內，表現突出。出長台北市近兩年，不謂公與私，更獲各方好評。

林洋港任省建設廳長時，在府會之間已享有「盛名」。因此他剛接長台北市時，市議員們就急欲瞭解這位「聽說口才很好」的市長。

在他就任兩個月時，有關方面邀集中國國民黨籍的四十幾位市議員，舉行一項黨政會議，林市長沒有出席：議員們在會中擱置了市政府提出的廿三億元追加預算案，理由有兩個：一、這項會議，雖然根據慣例，市長不必出席，但林洋港是新市長，應該禮貌性的來跟議員們見見面。

二、年度預算才執行了一個半月，就要編列廿三億元的追加預算，甚麼道理？聽說林洋港很有理想和抱負，但爲甚麼不自己來說明？

林洋港在再次召開的會中，有一番不亢不卑的說明，使得他充份獲得議員支持。之後，他每次在議會答覆質詢，都是中肯、切題、不規避，也不強詞奪理。他對市政問題瞭解之深入，答覆問題時條理之分明，碰到較微妙及較難回答之問題時，他話鋒移轉之適宜，使得每次的議會質詢，都成爲他展露口才的機會。

他雖身爲市長，但在一般市府人員心目中，却是最沒有官架子、最有担當、肯替屬下挑責任的長官。他如果到一個地方視察工程，不是坐轎車直駛簡報室聽取高級人員簡報，而是先到工地，慰問工作人員，和他們握手寒暄，並聽取基層人員的意見。

他常戴個斗笠，穿雙布鞋，和市府員工一起去爬山。他也常帶着飲料參加市府司機們的定期聚會。

他不會因爲他是市長，就「運用」市長的職權，他的女兒曾參加市府教育局主辦的「市立學校職員任用考試」，却沒有考取。

他是位很念舊的人，讀小學時，担任他一、二年級導師的薛仰鏗先生，不但管教他特別嚴格，而且看他身體瘦弱，家境清苦，就不時買營養品替他補身體。所以一直到現在，四十多年來，只要他有空，就去看薛老師。



林洋港夫婦與外孫。

他出身貧苦農家，從小過繼給他的伯父，十八歲結婚，太太是小學時高他一班的「學姐」，在林洋港心目中，林夫人是一位刻苦持家，具有儉樸精神的賢內助，這也是市長公館今天仍具有農家本色的原因。

林洋港在讀大學時，放寒暑假一定回到南投縣魚池鄉的家裏，和太太一起上山砍杉木，一起到田裏帮助父母操作。到他在南投縣政府做事時，林夫人還是不放棄山裏及農田中的工作，爲的是貼補家計。

一直到現在，林家的後院，還圍着鐵絲網飼養鷄羣。林洋港說，雖然他的物質生活單調，但精神生活却很富裕。

林洋港有三女一子，並有八十多歲的母親。兩個月前，他剛做了外公，因爲他的女婿及女兒白天要上班，所以照顧外孫的責任，就落在林夫人的肩上。

林市長平時除了看電視、看看書、看太太種種花外，沒有甚麼消遣，他喜歡利用每個星期天去爬山，因爲他認爲爬山是經濟的健身方式，平常的日子，他就利用清晨半小時時間，在院子裏跑步，舞木劍，做運動。

到今年六月十日，林洋港出任市長職就滿兩年，這兩年來，他擬定了許多重要的市政建設計劃，並已付諸實施。

另外，政治風氣的改革，行政效率的提高，及便民工作的加強，在林市長任內也有顯著績效。

因此，認識林洋港的人莫不認爲，他能夠從基層單位的一名課員，而到今天担任台灣省政府主席，是有他獨到之處！

中國功夫與早期的少林寺

文思

中國功夫名震中外，雖然派別流源繁雜，但談起「功夫」，則少不了少林派。早期的少林寺是位在河南省登封縣城的嵩山，開基之祖是「達摩禪師」。寺內規模弘敞，歷代碑刻，矗立如林，可惜被馮玉祥付之一炬，僅留下殘垣斷壁。

「功夫」片集轟動美國

膾炙人口的電影片集「功夫」，當時在美國各地放映時頗受觀眾歡迎，也曾轟動一時，其原因乃是該片主題正確，劇情感人肺腑，於今日美國崇尚暴力的社會中，正義公理漸烟滅之際，片中男主角甘貴成出身於中國河南省少林寺，以其精湛的拳技保衛自己，進而打抱不平，不畏強權，專門對付土豪劣紳，務必消除這些社會上敗類而後已。

而且在影片中穿插甘貴成在少林寺勤練功夫時，受到的艱苦磨練，他與師父間的對白更富有中國人生哲理，讓觀眾於欣賞劇情時，得到爲人處世之道，這部「功夫」影集雖爲美國人製作，故事背景也發生於美國，但其故事淵源則與少林寺血肉相連。現在，我們就談談少林寺的來歷。

中國武俠小說裏，描寫少林寺的故事非常多，把少林寺描寫得如同鋼牆鐵壁，到處是天羅地網，除非深懷絕技者，否則誰也不能自由出入，更把少林派的拳術，描寫得人間少有，天下無雙，連挑水燒火和尚，都是武功絕頂，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常耳聞「少林寺」之名，究竟少林寺在何處？其來歷又如何？

少林寺乃在河南省登封縣城有二十五里，開基元祖是「達摩祖師」，他本是印度地方「天竺香至王」的第三個王子，也是釋迦牟尼佛的第二十八代弟子。

達摩在南北朝梁武帝大通元年，來到中國傳授「禪宗」的心法（禪宗是佛教宗派的一種）。他是從印度乘船到中國來的，他首先在廣州登陸，後來被好佛的梁武帝接到南京，後因跟梁武帝意見分歧，就踏著一根蘆葦，渡過長江，到北方的魏國去。

他看中了嵩山的少室山，就在現在少林寺附近的山洞裏住下，不食不飲，面壁修鍊九年。最後，把他的心法和袈裟傳授給「慧可」法師，他就圓寂了。

現在少林寺附近少室山的「初祖洞」與「初祖庵」，都是他生前所住的地方，所謂「初祖」即指禪宗」的初祖，因爲達摩正是禪宗傳入中國的第一祖師。

達摩祖師面壁九年

在達摩面壁九年的「面壁石」處有二尺來高，一尺多寬的石頭，上下是橢圓形，石面光亮耀人，裏面留一盤膝垂著的和尙影，相傳達摩祖師面壁九年時，就是面對著這塊石頭坐的，因此石頭上，就留下這麼一個人影。

中嶽嵩山是兩座大山結成的，東邊的一座大山叫「太室山」，西邊另一座大山叫「少室山」，少林寺就在少室山「五乳峯」下，寺前繞一小溪，叫「少溪」，溪旁古柏成行，樹林密結，故稱「少林寺」。

這座廟是一千四百六十多年前，南北時代北魏考文帝給西域「跋陀禪師」所建的。當時皇帝爲供養禪師起見，命令地方官經常供養廟裏和尙，並在寺西面造了一個座舍利塔，塔後造一翻經台，將中國西方的佛經翻譯成中國文字。

這所新建的少林寺，只維持八十多年，到了北周武帝建德年間，就被周武帝所毀，可是到周武帝的孫子周靜帝時，又重信佛法，大築寺廟了，把這座已毀的少林寺，又重新修復，並改名爲「陟祜寺」。

後來，楊堅殺死周靜帝，改國號叫「隋」，自稱隋文帝，他也很信仰佛教，把「陟祐寺」改回叫「少林寺」，並且撥下一百頃的田地給「少林寺」耕作。

和尙作戰驍勇善戰

自唐滅隋之後，唐太宗李世民也很篤信佛教，曾派「玄裝法師」去印度取經典，在他當秦王時，王世允跟唐高祖爭天下，他就帶兵跟王世允作戰；當時帮忙他的就是少林寺的和尙，這羣和尙兵驍勇善戰；居然活捉王世允交給秦王，秦王高興之餘，就又送了四十頃地給少林寺。這些和尙當中，有一名叫「曇宗」的大師，後來當了秦王的大將軍。

其他的和尙都不願做官，秦王就送給他們每人一件「紫羅袈裟」，仍請他們住在少林寺裏。從此以後，少林寺裏的和尙，就都練習武藝，尤其以拳術最爲聞名，他們傳出來的拳術，被稱爲「出家拳」或「少林拳」。

在四百多年前的明朝時代，日本的倭寇，騷擾我國沿海一帶時，少林寺的和尙，在「月空法師」率領之下，又組織一支和尙兵，參加了保衛國土的抗敵戰爭，他們人人手上都拿著一根鐵禪枚，跟倭寇拚命，他們在殲滅了比他們多幾十倍的敵人以後，就都一無倖免的戰死沙場上，這種視死如歸的犧牲精神，殊堪後人敬佩。

少林寺規模弘敞，歷代碑刻，矗立如林，正殿供毘羅佛，後殿供達摩像，維妙維肖，可惜在民國十八年，馮玉祥派兵攻打樊鍾秀，馮部因少林寺僧「妙興」任樊部旅長，乃遷怒少林寺，付之一炬，因此一代名寺，即成殘垣斷壁！僅有一院尙屬完整，但一片荒凉，劫後景淑，仍不堪入目。

唐寧街十號的來歷

鄭麗園

每年川梭在倫敦市區熙來攘往的觀光客，不論是參加旅行團或自行遊覽，在瞻仰白金漢宮、巴利門議會的外觀後，總還要再步行個半小時許，到位置較偏僻的首相官邸唐寧街十號大門前，佇足端詳一番，然後照張留念，才心滿意足的離開，若運氣不好，碰到人多擁擠之日，還得輪流排隊呢！但無論晴雨，徘徊於門前還是很值得的？說不定還能與英國首相來個一面之緣呢！



英首相與西德總理在唐寧街十號門前。

究竟這棟外表既不壯觀亦不華麗，由黑磚堆砌而成的最普通建築，內部平日亦不開放，有何吸引人之處？

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此地址代表首相官邸所在地，不論建築本身美醜與否，一般人既已聞唐寧街十號之名許久，而今又已到倫敦，何不來此一望？這恐怕也就是一般人對首相府認識輪廓了。

然而，有趣的是，在人們對首相府有限的瞭解裏—門牌及那一面對唐寧街的牆，居然是全棟築中最不重要的一部份，因為在整棟築物的東廂，一大排的磚屋，其內有許多辦公室，以及由長走道之遙遙相連面對馬衛街的後部建築，才是首相府的重心所在。

這兩部份在一七三二年聯結完成後，才成為正式的官員居所。

談起首相府的四周，從聖詹姆士公園到泰晤士這一帶，是有一段耐人尋味的歷史。

在一九六〇—三年重建期間，就曾發現此處有羅馬、薩克遜人佔領的遺跡。整個中古世紀，僅有零星的小屋點綴其間。

一直到一五三〇年亨利八世才將此併入他由渥西主教處接領的約克地，易名為「白屋」；苦不是一六九八年大火的侵襲，白屋會永遠成為十六、七世紀國王的主要官邸。但僅其後的西敏寺古宮仍是巴利門開會立法及法院辦公的重地。

在這種重要的政治地理環境之下，很自然地，白屋四周即成為眾義員、法官、文官等尋找住處之目標，於是凡是能購置該處四周方圓百里的黃金地段的地產，就是致富的最佳途徑，但這種機會畢竟是可遇而不可求。

當時一位狡猾的投機份子喬治唐寧，却幸運地購買了在白屋南端邊緣的一角……。

喬治唐寧年輕時隨父赴新英格蘭，在當地甫成立的哈佛大學進修，獲得學位返國後正值英國內戰。

他加入克倫威爾行列，到一六五〇年就晉升為總偵察長（相當於情報局長），未幾又被派駐海牙任大使職，◎一六五四年購買了白屋南端的一塊地。

該地產權在一六六〇年查理二世復辟後，當然無效，但唐寧用盡心機，成功而技巧地改變了他效忠的對象，查理二世諂媚有加，為的是保存其私有財產。

結果「地」雖然得以保全，但對即時動工一事却無法如願。因為該地有一極小部份屬於滿姆頓家族，他們自始至終不肯變節，對克倫威爾的那份忠良，震嚇住機變的唐寧，他只有靜觀待變。

到一六八二年唐寧街才開始大興土木。雖然十五棟房子被命令以最快速興建，唐寧在一六八四年七月房子未完全竣工前逝世。

這位居東廂的十五棟磚房即是後來的辦公室。

至於面對馬衛街而仍在白屋周圍之內的房子則幾經易主，到一七二〇年為德國漢諾威王駐英代表波瑪伯爵所有，他一直在政治生涯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尤其為喬治一世由德國入主英國王位時更是如此。波瑪逝世不久，喬治二世將此屋贈送給他的第一首相羅勃華波爾爵士（英國第一位首相），華波爾拒絕此項贈與的屬私人禮物的性質，但願代表政府接受，唯一條件是此屋必須與前面所提十五棟辦公室相連。這就是首相府內部辦公室及住處聯結的過程，及今日唐寧街十號的由來。

誠然，十八、十九世紀時，當首相不喜歡住在唐寧街十號時，多半由財相代替，不過從歷史上看來這種實例不多，除了薩土伯利威爾遜（兩位首相在位時），財相有機會居住在首相府外，正常情況下，財相應該是住在唐寧街十一號的。

至於內部擺設更居美侖美奐，計有內閣室、三間會客室、私人秘書室、餐室、謁見廳等，全為當時建築名師威廉肯特的嘔心瀝血之作，配合上極為考究的傢俱裝璜，使得這一大棟建築，在一星期七天，一天廿四小時，首相及其同僚的不斷使用下，提供了最舒適的環境；而英國行政多重要內閣會議，決策的制定亦都是由此處醞釀產生，可見唐寧街十號的重要意義了。

蘇聯增兵遠東

陳金耀

在一九七七年以來，蘇聯不斷地在中蘇邊境一帶增強陸軍，蘇聯陸軍在全國共有一百七十個師，其中約四分之一的力量，即四十餘師部署於中蘇邊的四個軍區（如貝加爾軍區、西伯利亞軍區，中亞細亞軍區等）和外蒙古境內。在一九七〇年初，蘇聯駐於上述地區的軍隊有三十師，目前比一九七〇年，初增加了十五師左右，主力裝備為T二六坦克、BMP七六裝甲運兵車和「青蛙」七型地對地飛彈等。

據軍事觀察家估計蘇軍集結的兵力除四十五個師外，還有二十一個師以作第二線的兵力，總共有十三個坦克師。坦克約為一萬五千輛，蘇軍每個坦克師約有坦克八百輛，十三個師共有一萬輛左右。步兵師每師約有坦克一百五十輛，三十多四十個步兵師，則有坦克五千餘輛。各類大炮一萬二千門。分佈於各軍團，步兵師和炮兵師中。

蘇聯為加強對中共的軍事壓力，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從東歐調一個全部配備有T七二型新式坦克師，前往中蘇邊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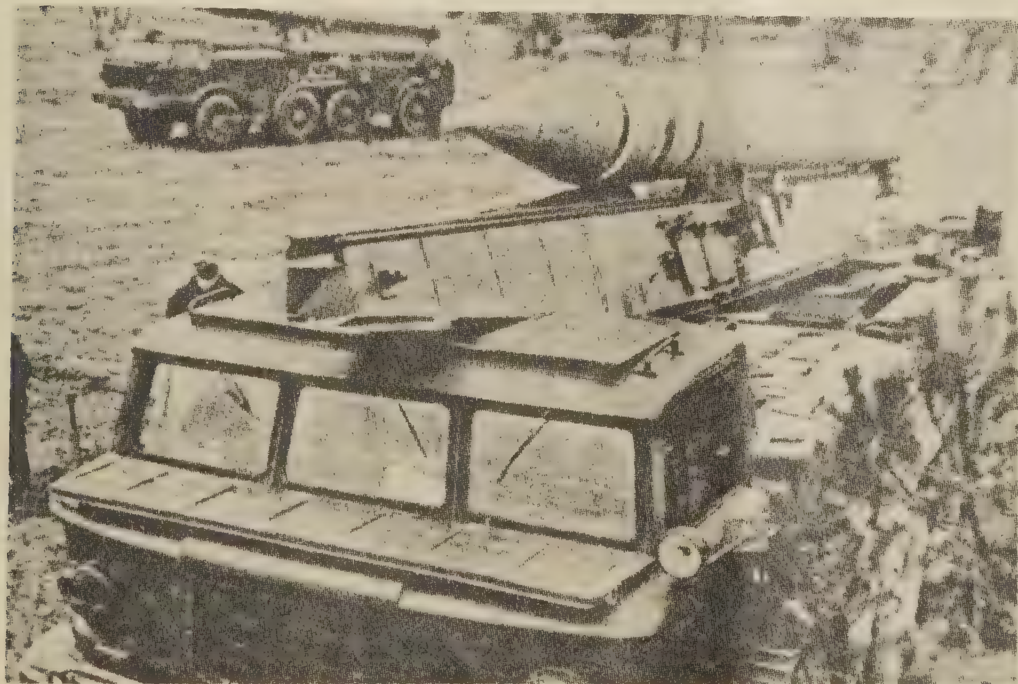
蘇聯的戰略空軍編組，全國分為三個航空軍團，一個駐於遠東地區，另外兩個則分別駐於歐洲領土之西部以及烏克蘭，每一航空軍團下分設三個航空師，師以下再設航空團，航空中隊與航空分隊，均為三三制。各部隊機數的編配視需要而定，並非一成不變，不過在一般情形下，每一分隊有四架重轟炸機。如果將戰略空軍和其他的如戰術空軍軍，防空空軍（截擊），海軍航空隊以及運輸空軍等一併加以計算的話，蘇聯在遠東的空軍總實力均在二千多架飛機左右。蘇聯的中程轟炸機在一九七七年中，曾故意飛近日本防衛的領空，藉以試探日本的空防能力。如圖十六型的轟炸機就飛到日本中部能登半島以西約三十二公里的海面上空，以及日本東北部秋田縣海岸以西大約二十九公里的海面上空，迫使日本的F一〇四星式戰機不得不實行緊急升空準備攔截。

日本在一九七七年的八月初，發現了一種新型的軍艦，加入以海參威為主要基地的蘇聯太平洋艦隊中服役，這種新艦係屬於「納努契卡」級的飛彈巡邏艦，排水量為八百五十噸，艦上除了有一座五十七厘米的雙管火炮外，主要的武器就是兩座三聯裝的SSN9型艦對艦的飛彈發射器，以及一座雙聯裝的SAN4型艦對空的飛彈發射器，以前除了在地中海中發現此種蘇聯艦艇外，在其他區域尚很少發現，當日本的一艘驅逐艦在東京南方九百浬的太平洋上觀察到此種軍艦時，這艘軍艦正處於琉球與九州間的奄美大島西方一百三十浬的地方，而朝向對馬海峽急駛。目前蘇聯的太平洋艦隊總實力共有七百五十多艘艦，合計約一百二十多萬噸。

太平洋艦隊，下設第七艦隊，基地設在蘇維埃港；第五艦隊，基地設在海參威，與及潛艇艦隊，基地設於勘察加半島的彼德巴夫洛夫斯克軍港。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蘇聯部長會議決定自三月一日起，正式實施將經濟水域擴大為二百浬，所謂二百浬的捕魚水域，結果是一整片的莫霍次克海，除了在中心部份少許水域外，都變成為蘇聯所得以干涉的水域。

由於蘇聯業已試射多彈頭的潛艇彈道飛彈成功，克里姆林宮有意將莫霍次克海建設成為一個對美發動攻擊的水下武器基地，經過蘇聯屢次的勘察，證明莫霍次克海適合於蘇聯的潛艇發射長程洲際飛彈，而且由於有千島羣島在外綫形成了一個堅固的屏障，致使美國的反潛力量無法有效實施於莫霍次克海。據日本國防大學教授桃井的研究，認為蘇聯顯然意圖在完成西伯利亞與庫頁島間的橋樑後，將後勤基城和攻擊基地一併由海參威漸漸移往庫頁島，當這項計劃完成後，將使整個西太平洋的戰略環



蘇聯的「蛙七式」地對地戰術飛彈



蘇聯新加入T七二主力坦克，為世界最現代化的一種。

境大有改變，屆時日本不僅會遭遇到來自堪察加半島的強大海軍壓力，而且蘇聯還能由庫頁島直接對日本的北海道構成戰術威脅。

最近蘇聯軍艦在沖繩以南的太平洋進行演習，這些蘇聯軍艦包括兩艘巡洋，一艘驅逐艦及一艘輕巡洋艦，另外還有一艘輔助軍艦。其活動地區在沖繩以南；呂宋島以北的國際水域中活動，美國第七艦隊的軍艦與飛機亦密切注視其行動，配備有導向飛彈的蘇艦在巴士海峽進行的演習已引起了日本、美國與中共的不安。

差不多與此同時，在中共與日本共同討論簽訂「反霸」條約的的時候，蘇聯遠東部隊已在日本宣稱擁有主權的北太平洋羣島周圍展開大規模的演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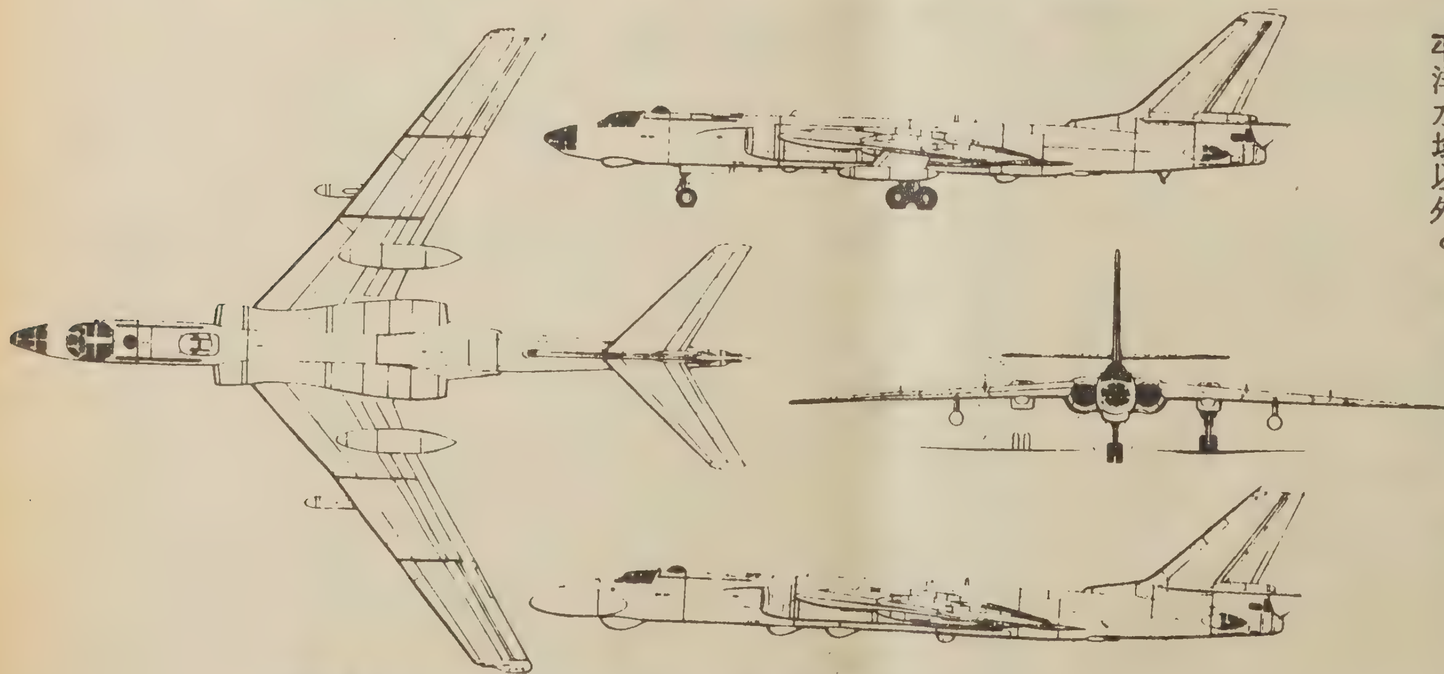
十架巨型的運輸機，載送大約二千名蘇聯兵，飛抵距離日本北海道東北一百六十公里千島羣島南端的擇捉島上。

該批軍隊獲得蘇聯太平洋艦隊一支分遣艦隊支援，分遣艦隊包括兩艘導彈巡洋艦，兩艘導彈驅逐艦，一艘潛艇和多艘輔助艦。據日本防衛廳表示，蘇聯軍隊的這次演習，於五月底開始，是有史以來在該區舉行的最大規模演習。很明顯地表明其對日本的嚴重威脅。

至於蘇聯在進駐遠東的還有一支陸上「戰略飛彈」部隊（包括洲際飛彈及中程飛彈新隊），分駐在遠東的，外貝加爾軍區，西伯利亞軍區，烏拉爾軍區各地，近年已增加機動性，確實地點保密，另外還有十三個使用固體燃料的「戰術飛彈」（包括上述蛙7式）師，射程五百英里，均可裝核彈頭。

最近中越共交惡，蘇聯更援助越共在海防附近鴻基煤礦地區建成了戰術性導彈基地。這些導彈基地配備蘇製射程四十八里的「冥河式」飛彈，目標為控制越南北部最重要港口海防附近海域，這種導彈除可以作為地對地導彈使用外，還可以裝在艦上作艦對艦導彈使用，以防禦越南沿海的地區，間接威脅中共在東京灣的控制權。

自一九七〇年以來，蘇聯對於部署在遠東地區的兵力總是有增無已，據日本方面的研判，認為蘇聯正在設法完成足可容納五萬噸級的大船塢，此一跡象乃證明蘇聯可能會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調派「基輔級」航空母艦進駐於遠東水域。最近美國由人造衛星拍得的照片顯示，蘇聯設在青年城的造船廠業已擁有建造「戴爾塔級」戰略飛彈潛艇的能力。蘇聯目的，顯然在想將美國實力整個排除於西太平洋水域以外。



蘇聯使用的核子載具圖十六轟炸機。

張献忠與左良玉

胡蒼之

流寇起因及其狡詐

明末流寇的起因，係由於崇禎元年（公元一六二八），我國陝西省大鬧饑荒，王嘉允首先倡亂，各地飢民紛往附從的甚多，當時的巡撫陝西都御史胡廷宴年老體衰，最不歡喜報告盜賊的消息，凡來報告者便加以杖責，於是報告盜賊消息的人逐漸絕跡了，而盜賊則一天比一天多起來；且有安塞（今陝西安塞縣）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帶着一羣部衆，掠地攻城，殘殺姦淫，弄到地方官吏無法制止。崇禎二年（一六二九），明廷派楊鶴總督三邊軍務，楊鶴以爲招撫可以收效，便專事招撫，誰知賊性狡猾，往往受撫而又叛，因之賊勢日益拔猖，且蔓延及於山西。崇禎二年，延安賊張献忠起兵，自號「八大王」。言官遂彈劾楊鶴，說他主撫誤國，於是朝廷詔逮楊鶴下獄論罪！

張献忠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根據有關記載：「張献忠，明末陝西延安衞人，黃面虎頷，人號爲黃虎。明崇禎時爲流寇，掠刦殘殺，無所不用其極！嘗爲左良玉所敗，降而復叛；並與李自成合，連寇山西、陝西、河南等地，所過屠殺甚慘。其後據武昌，陷成都，僭稱大西國王。復謀出川，猝遇清兵於鳳凰坡，中矢墜馬，被擒伏誅。……」云云。張献忠入川後，的確是殺人如麻！因此，四川境內原有土著人數銳減，後來由附近各省移入補充。所以，四川居民爲多漢族，而與雲南、貴州的情形不同。按「四川通誌」畧謂：「本省住民以漢族爲主，自明末流寇張献忠殘殺之後，由各省移來者踵相接，其數幾佔全省四分之三。除漢族以外，在西南部尚有夷族，曰　　、俗呼蠻子。西北之松潘，則有番族；南部近貴州一帶，則有苗族，大抵僻處山陬中，故能逃避流寇殘殺也。……」

當張献忠在川中僭號「大西王」的時候，比「偉大的毛澤東竊據大陸後的作風，要坦率得多。因爲毛王爺屠殺人民多年是秘密進行的，而張大王不僅公開屠殺，並且在四川省會成都附近，更豎立碑碣，叫做「七殺碑」，碑上文字，相傳出自張献忠手筆。文曰：「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

毛婆製造了八大王

但是根據一些有關的記載指出：張献忠之所以順利地嘯聚數十萬衆，縱橫南北，稱孤道寡，相傳是拜一個女人之賜。原來，張献忠雖然是陝西膚施的將門後代，可是，他曾經爲從軍犯法，而淪爲一名驛卒，顯然不爲人所重視。而「時來風送滕王閣」，由於明末的官吏腐敗，成爲普遍的現象。當時有一位名叫毛羽健的御史，爲一好色之徒，他除了在家鄉的正式太太之外，還在京師娶了一個美女做妾侍。不料原配毛婆是一頭雌老虎，她在驛使傳來的消息中，知道丈夫在京裏，已享有齊人之福了，一時打破了醋　，怒火中燒，立刻跑到京裏了，把丈夫的漂亮妾侍驅逐出門。毛有季常之癖，自然對毛婆無奈其何！然而，他查出「春光」所以「洩漏」，却是由於驛使所致，於是，乃把一肚子的悶氣，全部發洩在驛使的身上！當時管理驛使這一部門的負責人是科臣劉懋，毛羽健一本正經對劉表示：「現在國庫空虛，我們豢養幾十萬無所事事的驛卒，難免浪費公帑！我覺得爲了節省國庫開支，應該要裁汰一部份。」

劉懋對於御史大人，不獨要加以逢迎，且非言聽計從不可。他在毛的授意之下，馬上就決定：除了保留一小部份以供差使之外，其餘大部份驛卒，在劉的一紙命令之下，立卽都被遣散，變成了一大羣的無業流氓。他們在那種飢荒中的煎熬之下，衣食無着，徬徨無計的時候，而一道遭受裁汰的張献忠，則已自稱爲「八大王」，做起頭來了。由於過去都是同事的關係，一經張献忠宣佈招兵買馬的消息，十多萬被遣散了的驛卒，便無毫豫預地立卽投到張大王的營中去，於一夜之間，張献忠便一躍而成爲數十萬衆的大頭目了。而毛羽健爲了一個妾侍，竟把數十萬驛卒逼上「梁山」，顯然成了一個大罪人！

詐降後說服左良玉

儘管人們對張献忠的印象是殘忍嗜殺，自然是一個粗獷而不學無術的傢伙，但倘若從以下幾件事看來那末張献忠的狡詐，却非一般人所能及。

（一）是詐降：當張献忠的實力尙未充實之前，而又懾於左良玉大軍威脅的時候，他的靈機一轉，便利用穀城（今湖北穀城縣，位襄陽西北）縣令熊文燦的貪污好財貨，會以大量的黃金、盈斗的珠寶及其他累萬的財物，獻給這貪官，以博取一個喘息的機會。大約投降了一個月，他認爲威脅已經解除，馬上又恢復其賊性。先把穀城知縣殺了，率部竄據，這時的勢力，顯然比以前更大。由於他這次的詐降復叛，造成了「燎原之勢」，鬧到整個西南滿城風雨，鷄犬不寧，明室也爲之震驚！閣部楊嗣昌，奉詔督師討賊了。當楊督師出發時，崇禎帝曾賜御宴於平台後殿，除親自給楊斟酒三杯，及賜他尙方寶劍之外，還賜他一首這樣的詩：

「墮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的細柳營；一掃妖氣從此盡，還期教養遂民生。」從忠宗這首詩所表示的行動看來，當時局勢是怎樣的嚴重，已可想見一斑了。

（二）游說左良玉：在楊嗣昌出師後，官軍的聲勢，已爲之大振，瑪瑙山一役，張獻忠的寇軍被打得落花流水，並且全部陷於左良玉的包圍之中。他在這種勢窮力蹙，幾無路可逃的情況下，還是沉着氣地明白「兵戰爲下，心戰爲上」的道理，從而派遣一個間諜，滲透到左良玉的營中，向左游說：「現在朝廷之所以重視左公，純粹是因有還爲張獻忠存在的緣故，要是張獻忠一旦不存在，他的實力被消滅之後，那末，左公還會這樣被重視嗎？」

左良玉聽了這一席話，彷彿茅塞頓開，一言警醒了夢中人，深深感到頗有「道理」。於是「挾寇自重」之念，乃油然而生。因生，左良玉對張獻忠的作戰計劃是圍而不攻。張獻忠既沒有被攻的威脅，他爲了突圍，於是跟山地居民加緊進行聯絡，拉好關係，一方面暗中丈量收購糧食；一方面些將被擊潰的部屬，收拾起來，集中訓練；經過一段時期，他對整補工作完成後，戰鬥力亦已恢復的時候，乃決心實行突圍而出，並與另一股巨寇李自成部會合，全力進攻夔州，大敗官軍，聲勢也比前更爲高張了。

憎恨四川人的主因

張獻忠的部屬數十萬，流竄了中原一大片土地，姦殺掠奪，無所不爲；尤其是對於四川人特別憎恨，所以在四川境內殺的人也特別多！據說張獻忠之所以憎恨四川人，起碼有兩大主要原因：一個是張獻忠幼年時，曾經跟隨他父親，前往內江去販棗，他們將運棗的驢子，繫在某巨紳的石場上，因爲驢的糞便，而弄污了繫驢的石柱。那巨紳家裏的惡僕看到眼火爆，大發雷霆，除將張獻忠的父親狠狠地打了一頓之外，還勒令張父用手把驢糞捧到別處去，用水洗刷乾淨，才饒了他兩父子的命。張獻忠那時的年紀雖小，却已懷恨在心了。臨走的時候，他曾握緊拳頭發誓說：「我張某人如果有機會再來的時候，非把你們這些王八兎子殺光，不足洩我之憤！」

另一原因是，張獻忠在鄖陽被官兵打敗了，僅率領少數的殘餘部屬，竄到深山野嶺去。由於飢餓難挨，便不得已竄到一個頗爲富有的寺院中，恣意掠刦。這時，適逢有好幾十個「諸生」，在寺裏面唸書，他們一經聽到張獻忠來了，都倉皇地逃去無遺。而當時寺裏的僧侶們，大約有一百多人，都曾習練過武功，懷有絕技，其中有一個和尚對同門師兄弟出了一個壞主意，他說：「如果我們合力對付賊眾，相信是可以將他們趕走的。但，却恐怕他們捲土重來，找我們晦氣，不如嫁禍他人，即把諸生的服裝穿上，改扮諸生，然後跟這羣盜眾一拚，他們就算要報仇，也不會找我們了。」

那和尚的這一建議，立即獲得其餘僧侶大眾的贊成，於是依計行事，把張獻忠的殘部打得大敗而逃，因此張獻忠對四川的讀書人，見了就殺，便是爲了報那次的大仇罷了。

左良玉勇猛無機智

談到屢次擊敗張獻忠的左良玉，係臨清人（在山東清平縣西），雖很勇猛，却出身行伍，不多識字。因爲他曾獲得東林黨人林平總督侯恂的賞識和提拔，官運亨通，由一個士卒而一帆風順升到副將，其後又因屢敗流寇張獻忠、李自成有功，拜平賊將軍；福王時獲封寧南侯，擢太子太傅，鎮守武昌。他對東林黨人頗有好感，加以侯恂的兒子侯方域與黃澍等因被馬士英一夥奸臣緝捕，都投靠到左良玉幕下來，並且把馬士英等人的罪行，向左良玉陳述。恰巧這時候，南京有人冒認忠宗太子，且已將冒認者下獄，可是遠近的傳說，人言不一，黃澍便乘機向左良玉力陳太子冤狀，讓他設法營救。於是，左良玉上疏請保全太子，並斥責馬士英等爲奸臣！

就在這時候，駐在泗州的總兵高傑，已被河南總兵許定國暗殺了。原來高傑也像左良玉一樣勇猛，成爲南明抗清的一大支柱，當時他爲了擴大抗清力量，阻遏敵人進攻，便去河南與許定國聯絡；一料許定國已於暗中投降了滿清，因此在睢州與高傑會面時，乘其不備而突然暗下毒手，把他殺了！高傑的部隊全部退至徐州，屬下將領，爭奪兵權，經史可法調停，任命高傑外甥李本身爲提督，舊屬胡茂貞爲督師中軍，李成棟當徐州總兵；並把高傑的部眾移置到揚州，這樣才解決其紛爭。但清兵已出虎牢關，分三路東進，在會師歸德後，又分兩路，一路趨徐州，一路趨亳縣；正在這軍事緊急的時候，左良玉却不理會大局的安危，引兵東下，聲言要入「清君側」，意思是要到南京去肅清權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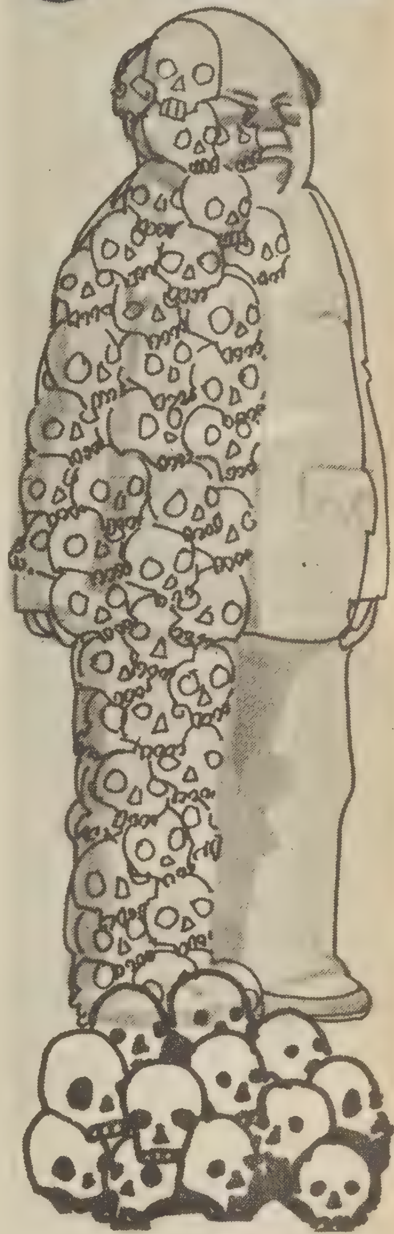
東下肅奸清軍得利

換句話說，左良玉之所謂「入清君側」的目的，是在清除馬士英、阮大鋮等一羣壞人。按馬士英、阮大鋮等掌握政權以後，賣官鬻爵，賄賂公行，使到南部政治，日益腐化。由於政治腐化，便有人出來反對，阮大鋮等爲鞏固政權起見，乃恢復東廠特務機構，對於攻擊執政的人，和崇禎十一年列名發表「南都防亂公揭」，聲討阮大鋮的復社名人雷縯祚、吳應箕、侯方域等都要加以逮捕，雷縯祚且被處以死刑，阮大成企圖徹底誅鋤異己，又編了一本「蝗蝻錄」，指東林黨人爲蝗，復社等人爲蝻，而這些蝗蝻都飛到左良玉的軍中去，左良玉爲了保護東林黨人，乃挺身而出，東下肅奸。

當左的大軍東下之時，由漢口至蘄州，列舟三百餘里，馬士英大懼，急把鎮守江北要地的黃得功調去抵抗左軍，史可法萬分焦急！他明知左良玉東下，純粹在於清除權奸，而其本心仍忠於明室，於是上疏曰：「左良玉帶兵東下，只欲除去奸臣，而非與皇爲難。……」弘光帝也認爲：「左[illegible]玉似無反意。」馬士英不以爲然，厲聲說：「清兵到，還有談判餘地，如左[illegible]玉到，我君臣只有一死，有異議者應問斬。」弘光帝不敢再作聲，讓馬士英等[illegible]出擺佈。同年四月左良玉病死九江！黃得功擊潰左良玉兒子左夢庚；而清兵[illegible]乘機攻[illegible]了安徽盱眙，洶湧南下，明朝的大勢已去！

瘟君夢

岳騫





高崗

鬥垮高崗之後，毛澤東又打主意整劉少奇，因爲農業合作化問題，毛澤東與劉少奇又勢成水火，打主意拉鄧小平代替劉少奇。

毛澤東當時的步驟是召開「八大」，通過合法手續把劉少奇排出政治局，決定辦法之後，在政治局下面設立秘書處，以鄧小平爲秘書長，譚震林，楊尚崑爲副秘書長。譚震林因爲解散合作社犯了錯誤，調去「北京」反省，不過他究竟是毛澤東的心腹，經過了短短時間又東山再起了。楊尚崑多年來也就是毛澤東的親信。秘書處因爲在中共黨章上沒有根據，毛澤東就鑽這個空子，認爲不必開會通過，他以主席資格，下個條子就成了。

至於秘書處管什麼事呢？當然更無法規定，可是重要公文經過毛澤東的手，他就批交秘書處辦理，書記處反而成了空名。

毛澤東當面指示鄧小平，必須抓緊下層組織，以便在一九五六年開八全大會時，能順利控中委會。本來鄧小平是擁護毛澤東的，也就按照他的話辦理，對於控制下層，頗下了一些功夫。不料到了一九五五年七月間，爲了一件事，鄧小平起了反感，一怒倒向劉少奇那邊，助力變成了阻力，完全是毛澤東一念之私所引起。

原來一九五五年中共軍改爲正規化。原來的軍官沒有軍階，普通只是叫做排級幹部，連級幹部，營級幹部，團級幹部，師級幹部，軍級幹部，職權劃分不太清楚。毛澤東覺得既然正式算個國家，平

隊還保持游擊時代編制，總不合適，下令國防部改為正式編制，分為六等十九級，就在分官進爵時鬧了許多糾紛。

國軍編制是五等十六級，兵三級，士三級，尉四級，校三級，將三級，不過上將又分一級，二級，所以也可算作十七級。

毛澤東的劃分軍階卻在上校之上加一個大校，上將之上加個大將，取消准將，添一級大尉。另外又設了一級元帥。

這個名單照例是由「國防部」擬好，呈請毛澤東核准。當時「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在擬訂各人軍階時，曾經去請教活曹操，林伯渠，問他有什麼意見，活曹操摸着鬍子，兩眼向着天花板，緩緩說：「這個問題，我前天倒是同主席商量過，元帥的名額最好不要超過十個，你可以會同粟裕擬定，送請主席核准，不過在元帥上邊，最好設立大元帥一級，因為史大林過去就是大元帥，有了這個名義，統率部隊比較方便些，我的意思大概你該明白了吧！」

活曹操慢條斯理的談，彭德懷坐在那裏肅然靜聽，等到活曹操說過，開口問道：「元帥及大將是否只限於常兵官呢？還是政治委員也在內。」

活曹操擺擺手：「那倒不盡然，蘇聯的布爾加寧、貝利亞都是政工人員晉升元帥。只問功績大小，不一定是指揮官，例如咱們同鄉羅榮桓，雖然是政工人員出身，應該給他一名元帥吧！」

彭德懷點點頭，起身告辭。活曹操送到門首，拍拍肩膀又說一句：「彭總，我的意思也就是主席的意思，我們兩個從來是一致的，你明白吧？」

彭德懷回到「國防部」，越想越覺得事情不簡單，恐怕自己負不了責任，去電話把劉伯承，陳毅，林彪，聶榮臻，賀龍約來，因為這五人連他在內，是「解放」後曾任過野戰軍司令員或一級軍區司令員的。

大家坐定彭德懷當時把活曹操轉來毛澤東的訓示複述一遍，皺着眉頭說道：「大家想想，功勞大的人多得很，只限定十名，叫我提誰呢？」

劉伯承取下墨晶眼鏡，掏出手絹擦擦，重新帶上，慢吞吞說道：「這也沒有什麼困難，多了多提，少了少提，譬如打仗，十萬人可以打，一百人也是一樣的打，只在調撥就是了。」

彭德懷感到輕鬆些，忙說：「現在就請大家斟酌一下把名單擬訂吧！」

聶榮臻搶着說道：「我們這裏六人就佔六名了，其餘再提四個就是了。」

陳毅笑道：「老聶，你忙什麼？若是沒有你的份，彭總不會請你來了。」

聶榮臻紅着臉不作聲。

彭德懷連連點頭：「我們這裏六個人是不成問題了，還有一人是軍師交下來的，就是羅榮桓。」

「羅榮桓！他一天兵未帶過怎能當元帥？」從不說話的林彪有點惱了。

彭德懷若笑道：「我也這樣問過軍師，他說蘇聯的布爾加寧和貝利亞都是政工元帥。」一提提蘇聯，林彪默不作聲了。

劉伯承笑道：「羅榮桓能當元帥，我的政委鄧小平更應該當元帥吧！」說過向陳毅和聶榮臻又看了半眼。

陳、聶兩人明白獨眼龍的意思，你湖南人佔一名政工元帥，我四川人也要佔一名，當時一齊拍掌說：道「應該、應該。」

彭德懷說道：「這就八個了，還有誰呢？」

林彭說道：「我覺得徐向前總應當給他一名元帥。」

彭德懷點頭道：「也好，另一名就給葉劍英吧！」

「元帥」分配已定，開枱吃飯，陳毅嚷着要喝拿破崙白蘭地。

警衛員把酒取過來，陳毅開了樽倒出來嘗嘗，連說：「酒倒不壞，就是藏的時間短些。」

聶榮臻說道：「禿頭，你不可這樣洋化，試看你的一身，從頭到腳那一件不是外國的，一點無產階級氣息都沒有。」

陳毅呷了一口酒，笑着說道：「老聶，我知道你當過政治委員，所以你經常總是帶着賣膏藥的口吻，有時不知不覺就流露出來，你不要責備我貪圖享受，老實講享受也還要有福氣，土包子學也學不來的，別人不必提，吃飯時開香檳，他一定要喝高粱，你說可笑不可笑？」

陳毅正說得興高采烈，劉伯承突然把酒杯一放，連：「糟了，糟了，這回眞該死了！」

林彪笑着問道：「誰該死？」

劉伯承用手劃個圈子，大聲說：「我們都該死。」

看到劉伯承着急的樣子，大家知道不是開玩笑，都怔怔的看他。

劉伯承正色說道：「我們在這裏自己封官，都當上元帥了，可是把朱老總擺在那裏，你們想到沒有？」

此言一出，舉座愕然，吃喝都停了。

陳毅最初也是一怔，但是舉頭看下劉伯承，又低頭喝酒去了。聶榮臻推推他，說道：「禿頭，你不要只是貪吃貪喝，大家共同商量一個辦法才。是」

陳毅笑道：「我才犯不上操心呢？世界大事自有赫老安排，國家事只要聽毛主席的話，現在的問題參謀長自有主張。我留點精神停一時還要找女同志跳舞去哩！」

林彪端詳一下劉伯承，問道：這件事確實是個難題，參謀長如有高見，何不提出來討論。」

劉伯承笑道：「你聽陳禿頭胡扯，這若是預先有什麼主張，早提出來，第一名先把朱老總安上，現在的問題就不會發生了。」

彭德懷哭喪着臉說道：「瞎子哥，不問你先想先到沒有，總之你的主意比我們多，還請費點心思，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假若朱老總當不上元帥，我就不用活下去了。」

劉伯承除下眼鏡擦了一擦，慢條斯理說道：「這個問題應怎麼解決，我也沒有主張，我現在提出三個辦法，請大家斟酌。」

聽說有三個辦法，彭德懷的木瓜臉上現出一絲笑容，連忙問：「那三個辦法，你快些說。」

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南越陷共

加強首都防衛

「祇能暫時縮小戰線了。為了加強對首都的防衛力量，我已經下令從第一軍管區調回一個空降師。自崑嵩、百里居撤退的部隊可在沿岸集結，加強沿海各地的守備，等待反攻邦美蜀的機會。」

阮總統說：

「祇是，這一決定應絕對保守秘密。當然包括美國大使館在內。美國能夠援助我們的，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

說完話，他離開了座位。

放棄中部高原

全面放棄中部高原！

這一使眾多觀察家大吃一驚，決定越南共和國命運的「戰略性撤退」，眞正的意義是放棄貧瘠的高原和山岳地帶，集中兵力保護土地肥沃，人口密度極高的平原和沿岸都市。

國家安全會議這一決定也許顯得有些突如來來，然而，構想本身則絕非朝夕形成的。而向越南首腦灌輸這一後果莫測，捨棄領土政策的，乃是馬丁大使本人。

馬丁大使是在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受命出任美國駐越南全權大使，那是在「巴黎協定」生效後五個月左右。

美使人員極差

馬丁出生於北卡羅萊納州一個虔誠的基督敎浸禮派家庭，自小即接受嚴格的敎育。踏入社會後，有一個短暫時期担任南部地方性報紙的駐華府通信員。其後，不知基於什麼因緣，受知於國務卿哈里曼，而成為國務院一員。二次世界大戰後，經過哈里曼的全力支持，正式獲得了外交官資格，前往巴黎工作。大使對於這一非正途出身的往事，極為敏感，由於洛杉磯時報記者在報導中提到馬丁大使未曾通過外交官考試，因而大使拒絕接見這名記者達數月之久。換言之，馬丁大使剛赴任，與在西貢的美國新聞界就處得極不愉快。

總而言之，馬丁大使是一名自信心極為堅強的人物。接任駐越南大使後，就以「救世主」自居。他對於工作極為熱忱，但因數年前在一次車禍中受傷，頭部無法轉動，因此抵任後極少離開西貢，而他始終堅持「越南安若磐石」的論點，不免令人吃驚。

要求恢復援越

事實上，「巴黎協定」簽訂之後，很明顯地對越南不利；而美國大幅削減軍、經援助，更形成西貢政府致命的打擊。馬丁大使除了要求阮總統加強整頓政府內部工作之外，並且鍥而不捨地要求本國恢復對越南的各項援助。

那時候，由於美國國會對於軍援數字議而不決，以致採用先撥發後結算的方式，而最樂觀的估計，負責軍援事務的約翰馬萊將軍能夠自由運用的金額也不過四千萬美元左右。

另一方面，越南軍方認為，要維持「巴黎協定」簽訂當時雙方的戰力比例，最低限度需要二億二千一百萬美元的追加援加。

國會無動於衷

大使和將軍對於堅持己見的國會大感頭痛，最後，他們想出了一個方法，設法使國會獲得這樣一種印象：西貢政府正遭受越共的威脅，如不施援手，即將崩潰（妙的是大使一直在強調越南安若磐石），以促使議員們同意追加對越南的軍援。中情局派駐當地的負責人鮑爾加也牽連在內。

但是，和馬丁大使的保證相反的，美國國會無動於衷，這使阮總統對大使和美國失却了信心。雖曾派遣特使前往華府，探詢福特政府和國會的意向，但得回的報告全是令人沮喪的。於是，阮總統開始設想，要促使美國國會清醒，祇剩下一着棋：眞的放棄部份領土。

軍事情勢惡化

然而，那時候越南的軍事情勢，實際上較之阮總統與美國所預測的遠為惡劣。

同時，原意在於與美國從事政治交易手段的放棄部分領土這一說詞，雖已變成了軍事上不得不如此的作戰計劃，但因實施時期的委決之下，終致未能釐訂具體計劃，而聽任事態自行發展。

相信，阮總統決心放棄部分領土是在邦美蜀失陷前夕。

那一天，他派親信的經濟部長前往美國大使館。剛好馬丁大使返國休假，經濟部長向大使館員提出了兩個問題：

「馬丁大使本人是否眞的認爲非放棄部分領土不可？此一構想華府是否也在檢討？」

二、三天後，由藍曼代理大使出面送來了正式答覆：

「一國的領土是否放棄一部分，乃是這一國家的國民方能做決定的問題。不問總統作什麼決定，祗要能順利實施，外界對這一決定，當能加以尊重。」

別讓美國人知道

回顧迄今爲止的經過，這個答覆未免冷淡得令人吃驚。看到這一答覆，阮總統終於下了最後決心。如此重要的問題，美國居然採取這樣的態度，自己又有什麼必要考慮美國的意向？決定放棄整個中部高原後，阮總統叮囑「別讓美國人知道」，就是這個原因。

三月十四日，決定全面放棄中部高原的翌晨，阮總統帶着隨從，飛往中部海岸的金蘭基地，抵達後遂即舉行會議，首先由范文富將軍報告前夜到今天早上的戰局概況，接着陳述他自己的意見：中部高原北越兵力相當於四個師，如果有足夠的補給與空軍支援，崑嵩、百里居的防衞可以支持一個月，超過這一期間就很難說了。

阮文紹下令撤軍

「補給與增援都已不可能。把部隊撤退到海岸線」。阮總統向老戰友下達命令：「撤退的時間由你決定，但越快越好。」

撤退的主要路線則決定使用業已廢棄多年的第七號B國家公路。

在同一時間，第二軍管區司令部的參謀們則在研究獨自撤退計劃。計劃內容不是全面撤退，而是把司令部分人員由被敵人包圍的百里居後移到沿海的村莊，以利指揮。

交換情報的一幕

那天下午，在西貢，美國大使館武官辦事處的首席武官荷瑪史密斯將軍往訪聯合參謀本部。每週五下午與高文園將軍交換情報是他的工作。

高將軍剛自金蘭回來，慇懃地接待史密斯將軍，說明了戰局情況，態度至爲樂觀，但未提及中部全面撤退的事。

范文富將軍離開金蘭後，轉往各主要陣地，向前線指揮官們轉達了撤退命令。

第二天，三月十五日。

西貢美國大使館中和以往一樣，充滿了歡度週末的氣氛。

代理大使藍曼前往總統官邸，與阮總統會談片刻後辭出，去看牙疾。

會中不提撤退事

中情局的鮑爾加支部長在那天早上也去總統府拜會總統安全事務特別助理鄧文光將軍，閒談中也未涉及撤退問題。九時半前後，鮑爾加回到了大使館。

在百里居的第二軍管區司令部照常舉行戰況早報。當地中情局工作人員出席了這項會議。會議中也隻字未提撤退的事。不過，美國對外援助局的負責人往訪范將軍，表示爲了工作關係，擬將部分人員調往芽莊，請予了解。原來，從前一天開始他們就感到不安，而把散居各處的工作人員暗自召回。

范將軍審視對方片刻後說道：「你太客氣了。請便。」

那事以後，范將軍就飛往芽莊。

直到那時候，轉進作戰業已開始的消息方始外洩。百里居政府軍內暗中受雇於中情局的人員把這消息報告了他們的雇主。

百里居拍來急電

上午十時前後，我在鮑爾加辦公室中向國務院前來的一位客人報告當地狀況時，突然闖進來一位職員，送來百里居中情局人員的一分急電。

鮑爾加祗瞥了一眼，就神色遽變，像百米選手般衝向三樓藍曼代理大使的屋子；可是代理大使還沒有回來。於是他電詢芽莊領事館，但是不得要領。

片刻後，藍曼代理大使回到了大使館。他對於這一消息仍表懷疑。爲了確認這一情報，我們化了一個多小時，結果仍屬徒勞。

中情局人員撤離

正午前後，鮑爾加終於下定決心，指示百里居所有中情局有關人員立刻撤離；同時，斷然命令泛美航空公司派機前往接運。直到那時候，藍曼代理大使始行察知事態嚴重，指示芽莊的史巴領事，暫時中止中部高原一帶美國各機構的業務。

中部高原全面後撤的消息，使華盛頓也大感錯愕。國防部與國務院到處打聽返國度假的馬丁大使的行蹤。他們認爲，對於這一突發事件的背景，馬丁大使應該有所了解的。

好不容易，在北卡羅來納州大使家鄉找到了他。國防部長斯勒辛格詳細說明越南情勢後，并徵詢大使意見。

馬丁知道撤退事

「唉，這些事我早就知道了」。馬丁大使用不勝厭煩的口吻答道：「范將軍很早就在考慮把部分司令部人員從高原後撤的計劃，事情就是這樣。」

馬丁大使覺得不足爲奇，但在百里居當地，却像是觸動了蜂巢般亂成一團。美國各機構人員惶急地與散居鎭內外的員工及其家屬聯繫，泛美的C四六、C四七機則不停自西貢、芽莊起飛，接運人員，逃離危城。

百里居情勢混亂

部分美國工作人員爲了逃命，把過去替他們工作的越南人棄之不顧；但像美國對外援助局職員那樣，爲了救援越南籍雇員，直到最後階段方始撤離的也大有人在。

從十五日下午開始到十六日，百里居全鎭已陷入極度恐慌之中。最後撤退的部隊爆破了第二軍管區司令部的建築物和彈藥庫。崑嵩那邊也火光衝天。北越正規軍的斥堠部隊迫近郊外，開始炮擊。

軍民逃離危城

居民們携帶着少許財物，爭先恐後地逃離城鎭。每一條通往沿海都市的道路都擠滿了難民與士兵。軍用車輛寸步難行，那是說，轉進作戰的計劃已陷入無法收拾的混亂狀態。而潛伏道路兩側的北越共軍的炮火，則不分青紅皂白地彈下如雨。

就這樣，導致越南共和國在五十天內全面淪亡的慘酷大撤退開始了。

（未完）

「北京」大字報標題紅旗能扛多久？

復辟派走資派牛鬼蛇神紛紛出籠

毛思被華國鋒一夥閹割得體無完膚

據最近申請由大陸到港的北平人說：北平工人於四月五日貼出指名抨擊華國鋒的大字報，認爲他據有權位不會維持長久。

萬人意見

這份貼在北平天安門廣場的大字報，標題爲「紅旗能扛多久？」是由「北京鋼鐵廠工人羣眾」署名。

大字報首先指出：「現在華主席所執行的政治路線，以毛澤東思想觀點分析，已經出現了路線上的轉折」

大字報提出下列五點，說明了華國鋒的地位不會長久：

一、華主席去年宣佈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但是一批批在文化大革命被打倒了的走資派、牛鬼蛇神又紛紛復出，走上政治舞台，這些人重新任職，紅旗能飄揚多久呢？十年八年？

二、文革中所定了的各項專案，已紛紛被推翻，一切參與專案的人個個被鎮壓，這些眞正的革命者被捕被押，到處變成紅色恐怖，紅旗被降下三分之一，華主席不是革命人民信賴的領導。

三、毛主席生前提出的「反修防修」措施，已被華主席一夥閹割得體無完膚。……不知華主席能把紅旗扛得多久？

四、修正主義的建軍思想已破壞了軍隊的樸素傳統，現在軍隊一味追求軍事現代化，忽畧了人的政治教育，這直接腐化了軍隊的鬥志，追求尖端軍事科學是浪費國家支出，徒利了資本主義國家的軍火商。軍隊變修不能戰，紅旗又能舉多久？

五、人民的思想長期受到抑制，「憲法」可有可無；人民這股被抑壓的心中烏火，終有爆發的一天，華主席沒有搞好人民的思想教育，紅旗又能扛多久？

越共迫害華僑

手法師承中共

共帮「僑務辦公室」發言人就越共排華事發表談話透露，事實證明是越共有關部門和公安人員奉命在華僑中間造謠，並煽動越民的仇視華僑情緒，恫嚇和威脅華僑。越共當局還用各種手段限制華僑就業，已有職業的華僑，則遭到無理降職、解職，減少口糧配給，甚至取消戶口，停止糧食供應，使廣大華僑喪失生計，難以生活下去，處境十分困難，甚至在胡志明市（西貢）等地，還發生了大批逮捕、打死打傷華僑的嚴重事件。爲了掩飾驅趕華僑眞相，推諉責任，越共公安人員竟然強迫華僑塡寫「自願回國書」，或者按照其事先準備好的說詞，強令華僑書寫、複述，由越南公安人員錄音、照相、拍攝電影，妄圖以此作爲華僑「自願回國」的證據，而後將華僑一批一批運送到邊境的指定地點涉水渡過河界，趕回中國大陸。

廣大無辜的難僑受到野蠻的迫害，顚沛流離，景況悲慘，處境當然值得同情。而看過越共迫害華僑所採用的種種手法，又使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越共是受到中共的全力支持、扶植而坐大的，此屬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實，這說明中共實際上是元兇，間接參與迫害華僑。每個難僑當然心中有數。更可氣的是，上述越共迫害華僑的手法，竟也全部是中共「老大哥」的「先進經驗」，頗予人以「熟口熟面」之感。

諸如「限制就業，無理降職、解職，減少口糧配給，甚至取消戶口，

停止配給口糧」等，原是中共驅趕城市「過剩」人口以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或到邊遠地區「落戶」所採取的措施。相信從大陸逃亡或申請來港的人士，絕大部分都嘗試過這些迫害手法的滋味。

至於強迫填寫「自願書」，或按照其事先準備好的說詞，強迫複寫、複述，由有關人員錄音、照相、拍攝電影，以此作為「自願」的「證據」，等等手法，更是中共慣用的老套。甚麼「自願回鄉」，「自願退職」，「自願上山下鄉」，「自動捐獻」，「自動公私合營」，「自願摒除落戶」；又是「敲鑼打鼓歡送」，「踴躍報名」之類，還不正是目下越共使用的手法的藍本！

中共殘害自己同胞的老辦法，現再被越共效法作為對付華僑的武器，寧不叫人痛心疾首，憤然嘆惜。

華鄧大抓反周分子 網開攻擊老毛羣衆

今年四月廿五日，出現在湖北武漢「東風路」的一張大字報，標題為「想不通的幾件事」的大字報，是「華中工學院」貼出的，署名為「紅心」。內容為：

由於近來情勢的發展，有些問題，發使人想不通，試看：

一、黨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原是為着團結和勝利而開的大會，現在大會是冠冕堂皇地開了！而黨內的團結是怎樣呢？可說比以前更糟，且看最近全國各地續有多少大字報，攻擊的對象，儘是黨中央政治局委員，而且每一張大字報出現時，都有中央領導同志出來替張貼者辯護，如果該大字報攻擊的對象是吳德，陳錫聯，紀登奎，李德生和汪東興等委員的話，辯護者便說：這是社會主義的民主，黨的領導同志應接受羣衆的督導，絕不可制壓羣衆的意見。」可是，攻擊對象如果是鄧小平、韋國清、許世友、蘇振華或烏蘭夫的話，立即就有地方上的領導，把張貼者打成「反革命份子」和帮派的餘孽，且要抓去批鬥，

為甚麼同是黨中央政治局委員，而張貼者所受的對待，竟是如此的不同，這是公平嗎？這是團結嗎？

二、過去「四人帮」為了迫害老幹都，會私下把一批老幹部的檔案資料故意洩露出來，作為迫害幹部的根據。如今，「四人帮」垮台了，此事應該告一段落，為甚麼有關汪東興、吳德、陳錫聯、紀登奎、甚至已死的康生、謝富治、劉亞樓、羅榮桓等之秘密檔案資料，竟會不脛而走，好的聽不到，壞的不宣而洩，這是那裏來的。請問要不是身居要職的人有意識的，有計劃的洩出來，還會有誰呢？為甚麼要這樣做，豈不叫人想不通。

中央組織部在對于重新審理以往曾經塗字攻擊毛主席言行、與污損毛主席形象，而被定罪的「現行反革命份子」顯然網開一面。我們不反對這樣做，許多人顯然是在無意識的情況下，污損了毛主席的形象，像這樣把人打成「反革命份子」，是極其殘酷的與不合理的。中央組織部這樣做，固然很客觀，但一方面扭轉偏差，另一方面却大抓塗改攻擊周「總理」言行及污損其形象的「現行反革命行為」。這樣做，豈不是把一個偏差扭向另一個偏差嗎？

如果污損毛主席的，不一定是反革命，而污損周總理就一定是反革命，那麼，毛主席的位置，應該擺在那裏，這樣講得通嗎？



陳錫聯企圖毒殺華鄧
鄧小平揚言整肅共軍

最近北平出現大字報，指責四名中共高級軍事頭目冀圖毒害中共「主席」華國鋒及其他頭目。

這四張大字報於二日出現在北平的主要街道上，整天都有許多人駐足圍觀。

被指責的中共軍事頭目是「副總理」陳錫聯、「總政治部副主任」田維新、「瀋陽軍區副司令員」汪擁輝，與身份不詳的李光前。

「副總理」陳錫聯同時也是「北京軍區司令員」，以及「政治局委員」。

大字報中指控說：「這個四人幫企圖將砒霜倒入自來水中，以毒害這些領袖。

大字報說：「我們獲得此事的證據後，就訴諸中南海、『公共衛生部』以及北京公安局」。

「我們並且寫請願信給華國鋒、葉劍英及鄧小平。」

「我們要求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來調查該案。」

鄧小平揚言，將在共軍中掀起大肅。

鄧小平於本月二日，曾在共軍「政工會議」中講話，中共「新華社」和北京電台，先後播出了他的講話內容。

他在講話中供認，在共軍中進行的揭批「四人批」，目前仍然遭遇到很大阻力。

他說：軍隊揭批「四人帮」……運動的發展不平衡，我們一定要把這場鬥爭搞深搞臭，進行到底，絕不能捂蓋子。

他說：當前調整好、整頓好領導班子是個遠鍵，有的單位問題成堆，老是解決不了，主要是領導班子沒有眞正調整好。

他暗示，共黨「中央軍委」已列出了整肅共軍頭目的黑名單。

矮鄧採取行動
削弱汪吳權力

紐約時報報導，鄧小平曾採取多種行動，以削弱他認爲是他的敵手，包括吳德及汪東興等人在內權力。

時報記者巴特斐從香港報導說，這些政敵多爲從「文革」中撈到好處，以及在鄧小平一九七六年第二次垮台時未能支持他的那班人。

巴特斐指出：「最明顯的例子，當推「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吳德，他就是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在天安門廣場宣讀命令以驅散反政府示威的人，鄧小平因那次事件受到申斥。」

巴特斐報導，儘管吳德千方百計維持住他在政治局的席位，「他顯然已喪失了大部份權力」。這位時報記者又說，上月吳德曾到「大字報」的抨擊，一般認爲這些「大字報」是經由上級的授意貼出。

另一個例子是汪東興，汪某曾任毛澤東的衛戍部隊司令員，並負責逮捕「四人帮」。

巴特斐報導：「各種跡象顯示，汪東興可能已失去他最重要的「首都警衛部隊司令員」和共黨總辦公廳的職務。」

他指出，華國鋒上月初訪問北韓時，隨身跟着一名叫張耀詞的人，他是首次被認明爲共黨「中央總辦公廳主任」，一般相信這是鄧小平安置用來監視華國鋒的人。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瀑布 回文 封淑英

奇觀壯帛長難度。織女天來動杼機。
嬉水濺珠龍吐沫。落潯千尺萬流飛。

回讀：

飛流萬尺千潯落。沫吐龍珠濺水嬉。
機杼動來天女織。度難長帛壯觀奇。

何教授叔惠詞兄賢伉儷書畫展誌慶 李文格

好詩好畫好鴛鴦。弄粉調脂寫眾芳。
更愛何郎書法勁。鑪峯此際也增光。

追思 其一 澳洲陳飛鶴

母親大節又今逢。欲養無由悲滿胸。
最是青春成寡婦。撫孤嘗盡苦千重。

其二

人家有母喜躬逢。設宴紛紛此日供。
愧我慈親仙逝早。今宵祗合憶音容。

餞春 陳琳

為挹芳菲上翠岑。依稀風物古還今。
猶憐江柳千千樹。難繫春帆歸客心。

前題 勞允澍

細雨樓頭風滿窗。階前漸見柳絲長。
天涯也別芳菲遠。無計留春付酒腸。

前題 阮朝樑

柳絮[illegible][illegible]落紅。東君辭去太匆匆。
柔絲無力羈春住。恨煞啼鵑噪綠叢。

聽歌 梁簡能

傳聞[illegible]子[illegible]世感。可有何戡[illegible]唱無。
曾度新歌翻古調。喜從文苑得吳渝。
紅[illegible]燈下人如玉。[illegible][illegible]聲中字似珠。
[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 勞經綸

梅花三弄悉飄香。一曲告終亦繞梁。
大覺通明回道竣。南薰嗣續播韶芳。
洋洋聲韻隨流水。抑抑威儀頌德光。
不習時潮方立本。豈從靡靡作風揚。

前題 張江美

繁華世事似雲烟。離合悲歡付管絃。
商女後庭花自唱。騷人去國恨同牽。
紅腔紫韻催詩急。鐵板銅琶借酒顛。
江上青峯誰更問。千秋猶憶李龜年。

前題 容蓮鄉

海涯松檻起歌聲。一曲新腔氣韻清。
頓覺襟塵流水洗。更聞音響遏雲行。
樂境難得琴諧賞。人世幾回酒共傾。
正是天晴好去處。風檐莫負遣閒情。

前題 冒哲夫

月白良宵人不寐。旗亭歌管入簾櫳。
清音每溢怡情韻。雅曲能宏化俗功。
古審樂聲知國政。更盼詠意識民風。
世衰乃有梟號調。囂叫如狂耳欲聾。

前題 陳其浩

葭灰欲動小陽春。盛會披荊醉主賓。
士女引吭歌[illegible]往。親朋鼓掌讚清新。
曲中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席上蛇[illegible]影更真。
聽到求凰成好事。相如應是技驚人。

前題 迴文 卉生老人 邱璧

融融樂趣詠[illegible][illegible]。息作民安帝力無。
紅豆曲翻張敏慧。白雲詞頌穆歡娛。
雄才[illegible]意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懷始[illegible][illegible]。
風大[illegible][illegible]依[illegible]雅。洪[illegible][illegible]高[illegible]三呼。回讀

前題 林等[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度曲[illegible][illegible]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紅[illegible]從耳[illegible]。
珠落盤心聲貫貫。玉敲板眼亂玎玎。
周郎有幸臨前席。商女無妨唱後庭。
哀怨深情傳子夜。悠揚渾似雨淋鈴。

聽歌 陳半閒

生平亦有周郎癖。時向歌壇寄此身。
悅耳星腔誇妙韻。抒情雅樂滌囂塵。
粵風進步今優舊。粵曲流行又創新。
休笑老夫耽美色。閒來祗為養精神。

前題 陳半峯

逸韻淒聲雜耳來。遙從天上近山隈。
高飄嫋嫋疑仙曲。低唱嗚嗚笑鬼才。
絕漢是誰歌白日。孤墳無主哭元魁。
乾坤公道今何在。底事人間有樂哀。

前題 一首 溫中行

一斛濺珠百轉鶯。徘徊中曲倍含情。
年來賦別銷魂處。莫唱陽關第四聲。
金臺品曲賞梅郎。老聽新腔感異鄉。
自是禪心安未得。嬈歌越唱總迴腸。

前題 一首 蕭葵明

千丈滿眼欲何之。尋得桃源百事宜。
雅集聯歡齊會唱，欣然點綴太平時。
冬殘切切猶聞雁。春早纖纖重放梅。
惆悵離鄉舒灑淚。那堪臘鼓再三催。

前題 高倬雲

嘉招文酒上披荊。裙屐風流士女并。
筆似龍跳將傳[illegible]。歌如鶯轉出傾城。
宮商初覺諧清調。慨[illegible]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聲。
竟爾起予無限感。淒淒一曲是[illegible]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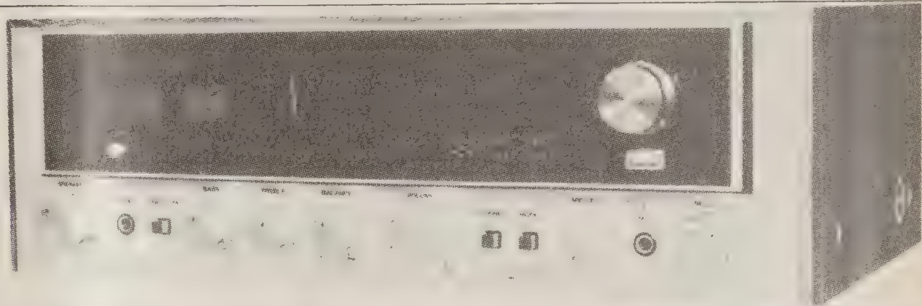
前題 陳若谷

詩成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可同。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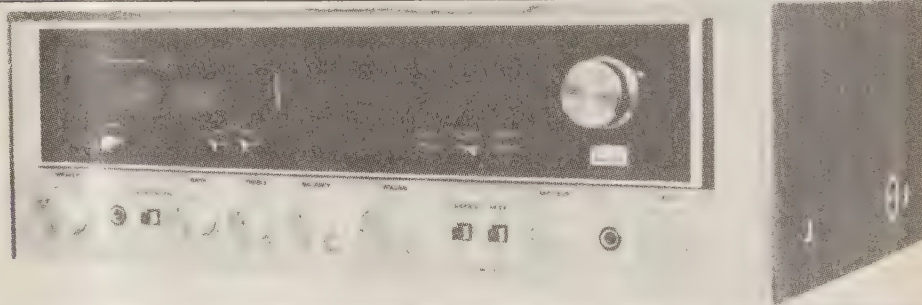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 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 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 線路及 DDC 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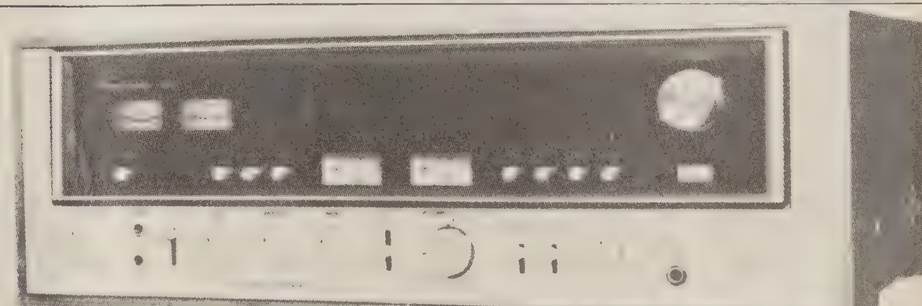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響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56

由天津解學恭垮台談起
台灣限制出版法例過時早應修正
華鄧鬥爭波濤洶湧
矮仔的「卞莊刺虎」之計
突如其來的香港股市走勢
我看藝術與色情
評北平集團的知識分子政策
闖王李自成的興亡





椰子成熟的時候！

嚴以敬作

評美國高估中共的石油產量
大陸不可能成為主要供油區

NO.556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一九七八）六月廿二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
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 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〇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⑤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每週評論

由天津解學恭垮台談起

本月十四日外國通訊社發自北平的消息稱：天津市於六月十日舉行大會，在大會上傳達了他們的華主席和黨中央的「重要指示」。作傳達的並不是天津最高負責人解學恭，而是新任天津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委會主任林乎加。當時，外電並未報導北平下達到天津的「重要指示」的內容，但過去大陸上甘肅、安徽、黑龍江等省一號頭目冼恒漢、宋佩璋和劉光濤等人垮台換馬時，其情形與此相同，故估計解學恭屬四人帮餘黨，已經垮台。

林乎加其人，只知文革前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多年，文革開始後被打下台，四人帮垮台上海市委改組，林獲得「解放」，在上海市一二三號頭頭蘇振華、倪志福、彭冲之後担任一名市委書記兼市革委副主任。這次，他一下子就躍升為大陸除北平、上海外，第三個「院轄市」天津的最高負責人，很不簡單。從這裏倒使人看出一個事實：文革受害份子關進「牛棚」時間越長越光采，如果與四人帮正式鬥過，那不僅是光采，而且會被譽為「堅持眞理的領導幹部」，更重要的一點，若是其人為「二野」出身，且過去與矮鄧關係非常好，他的當年失勢或多或少與鄧小平有關，那麼其人當前必被目為「英雄」而獲得重任。林乎加以一個普普通通的上海市委書記，突然「禹門三級浪，平地一聲雷」當上天津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委主任，相信「此馬來頭大」，必與矮鄧有特殊關係。垮台的解學恭，五十年代曾任「國務院」外貿部副部長，後為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其地位早已比省級黨委書記高了一截，但此公雖非華國鋒、汪東興、紀登奎、李德生、倪志福之流屬於文革受益派，但他也不是文革受害者，文革後一年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任天津市革委主任，一九七一年天津市成立黨委出任該市黨委第一書記，另外照例地還兼任共軍天津警備區第一政委。

解某在文革那場驚濤駭浪中居然能「穩坐釣魚船」，已經遭嫉。在黑幫份子的眼中，如這個解公和河北、河南、陝西等省省委的第一書記劉子厚、劉建勛、李瑞山等「文革不倒派」，已經是「茶瓜送飯好人有限」，更何況解某人不識時務，在四人帮被捕後他還對鄧小平進行窮追猛打。在此情況下，如果他仍不垮台，那除非是華國鋒這個中共的「英明領袖」，不僅「英」而且「明」，外加手上眞的掌握了實權。

北平「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在今年初已分別透露出：天津解學恭的「麻煩」快來了！比如二月十七日「光明日報」刊出署名「何偉」寫的一篇以「一本宣揚四人帮反動觀點的壞書」為題的文章，據指稱：天津南開大學編寫的一本叫作「政治經濟學」的書，裏面不僅「宣揚四人帮的反動觀點」，更多次點出鄧小平的名進行惡毒的攻擊。這還不算，尤其該殺頭的是該書在江青一伙被「一舉粉碎」後仍在大陸散發。據「何偉」文章揭露：「從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到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的一年裏，將這本壞書向全國擴散了兩萬七千多冊」。照說，解某倒是好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這不是硬漢嗎？不過，這倒不是解學恭一個人的事，而是他們的一帮的事，追究起來，責任實在「吃碗面翻碗底」的華國鋒身上。

四人帮失勢後，華國鋒在葉劍英等人的支持下，據說老毛死前又會給他寫了「你辦事，我放心」六字紙條一張，於是他遂以毛「親自選定的接班人」的身份，當上了北平政權的第二代「皇帝」。華這個面懵心狠手辣的傢伙，上台後他就多方面佈置，阻止鄧小平復出或拖長矮子復出的時間。四人帮垮台後，大陸繼續進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這倒不是人們對毛江有偏愛，而憎恨鄧小平，實際上那都是華國鋒等人安排的。在此安排下，到一九七六年末大頭吳德在北平公開集會仍口口聲聲要「批鄧」，再加上天津出版的那本以批鄧為最根本任務的「壞書」，都證明這不是吳德和解學恭對鄧有甚麼血海深仇，而是一切都是華某的「戰略部署」。遺憾的是儘管華有力頂着「門」，但還是給矮鄧爬了出來。

過去越南赤化後有一種所謂「骨牌」的說法，幸虧沒有實現；現在倒應該把這個「骨牌論」移到北平並以之比喻今天華某的班底。解倒了，吳德可能在給「最大不要臉」郭沫若辦喪事後也跟着完蛋。總之，華的「骨牌」已開始「倒」了，不難一個接一個「倒」下去。最後，華某必落得個「四大皆空」的局面。

台灣民營報紙形成專利壟斷輿論
限制出版法例過時早應修正

萬人傑

台灣法例，民營報紙受限制，除現存的報紙，不得申請登記，乃形成專利，現存報紙受到「保障」，造成「壟斷輿論」的現象。老萬這次回國，蒙兩家民營大報招待參觀，發覺設備之現代化，及業務發展之迅速，遠非香港報紙所能企及，這是拜中華民國政府沒有把過時的法例予以合理修正之賜。但，此舉顯然是違憲的。

過時及不公平的法例

台灣兩家民營大報發展到今天這麼業務昌隆，可以說是時勢造英雄。今天，他們已形成「閥」的地位，立於不敗之地了，即使在公平自由競爭之下，絕不可能有人取其位而代之，儘管一個有能力作無限制投資的財團，也不是一朝一夕可把他們推倒，這麼多年來，他們的事業已根深蒂固。

政府從大陸撤退到台灣之初，由於物資缺乏等等原因，報紙出版受限制和每天只限出紙三大張，都說得通。但其後隨經濟的進步，社會的繁榮，物資的豐厚，政治上一切都上了軌道，而報紙仍受限制，就難免貽人話柄了。

許多知識分子沒有發言的地盤，會偏激的認爲政府厚此薄彼，不夠民主，也違反出版自由的憲法精神。

社會繁榮的成果，由少數報紙承受。中國時報余老板告訴我們說，他們每天銷數六十三萬份，因爲台灣沒有公證機構，他們歡迎廣告公司隨時參觀，用事實證明他們的銷數。

他宣佈這數字，超過聯合報所公佈的，對這方面，王老板當然不服氣，我們局外人只能相信他們是平頭馬，跑到連電眼也分不出先後。其實，台灣人口有香港四倍那麼多，且教育水準一般比香港高（台灣實行九年強迫教育），在台灣銷六十萬份，等於香港銷十五萬份而已。況且，十六個版合銷十三萬份，平均每個版不到四萬份。如果沒有地方版，只限於台北市及近郊，肯定銷路不會好過香港報紙。

台灣出版報紙既受限制，在台北出版的報紙而出地方版，是不是屬於「取巧」？以聯合報、中國時報的財雄勢大，地方報紙財力、人力、物力都有所不逮，當然不是對手，只能撈一點剩餘油水了。因此，這兩家民營大報，不但稱霸台北，各縣各鎮也沒有漏網之魚。

老萬想到一個問題，台北報紙可以出地方版和地方報紙競爭；地方報紙是否也可以出台北版與台北大報競爭？如果地方報紙出台北版，是否違反政府「限制」的規定呢？

老萬又想到，他們一個機構可以出十幾份報紙，別人要在台灣出一份報紙也不可能，不論是私人資本，或者是龐大財團，都沒可能。那麼，這種「限制」，究竟有什麼作用？老萬「過份民主」的腦袋直覺到這是百分之一百不公平不合理。政府的法令不隨着時勢而改變，屬於「死牛一便頸」，過時的法令，已沒有保留的價值了！

報老板名成利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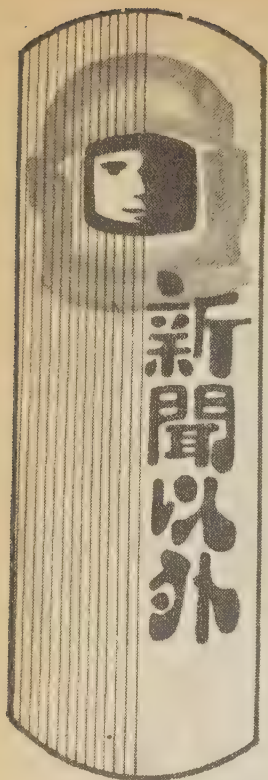
老萬不知道政府過去訂下對報紙限制的法例目的何在，但目前這些法例對兩家民營大報，實際已成具文，毫無約束作用。

前文說過，一般人是不可能在台北出版新報紙的，但兩位報業巨子花得起二千萬或二千五百萬收羅。他們有現成設備，多出一份新報紙，才、財、材都不成問題，實際所花本錢只是用以收購的一筆錢，廣告客戶多的是，馬上可以吸收訂戶，就得花一筆天文數字的本錢，且不一定辦得起來。聯合報之辦民生報，中國時報之辦經濟時報，只消分一部分人手，就可應付裕如，等於聯合報或中國時報多出一張紙那麼簡單。

據了解，這兩家報紙的廣告因不能增加篇幅，都有「爆棚」之盛，訂位要提早三個月，且不通過人事還不一定訂得到。

這種盛況使台灣報老板「靈機一觸」，他們不但新聞每個分版不同，連廣告也劃分。登全部各版的廣告，價錢特高，可以登兩個分版，其他沒有作用的地區不登，價錢又不同。這樣的劃分，更明顯的是出十六份報紙了，是變相的違反法例。但因爲他們已成爲「輿論權威」，該管當局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台灣的分類小廣告論「行」計算的，因爲受篇幅限制，容納不了那麼多，報老板又動腦筋，利用柯式印刷技術，把字體縮小，由十幾欄縮爲廿五欄，縱橫多了三分之一，廣告價錢却未隨着縮三分一。總之，他們動的一切腦筋，都是賺錢的腦筋，使極少廣告的萬人日報老板老萬看了，的確「不勝艷羨」呢！



其實，聯合報和中國時報用不着這樣劇烈「競爭」的，你怎樣，我也跟着怎樣，大家都有能力，一定辦得到。正在迅速發展的台灣社會，工商業、人事需要刊登廣告的越來越多，電視時間受限制，無法容納太多廣告，因此廣告收益，還是大部分落在報紙上。兩家大報，幾乎獨霸市場，只有消化不了，不愁廣告不夠，平分春色已是盤滿砵滿。

有位同業告訴老萬，這兩位報老板如果一天不停的把台灣最高面額的鈔票（一百元）逐張的丟，整天不停的丟，也丟不完他們賺進來的鈔票。

這說法對不對老萬不知道；但也可見他們盈利數字的可觀。時勢造英雄，這兩位報老板今日在台灣可說名成利就，同業祇可羨慕他們，休想推倒他們的王國，分享一杯羹！

讀報要讀內容

在參觀了聯合報和中國時報的先進設備後，老萬私下詢問新系報業總裁羅斌先生和華僑報老板岑才生先生的意見。

羅斌先生說：「我覺得他們太浪費，這麼多的機器，每天只開動一兩個小時便停下來。我在香港機器雖然只有一台，但幾乎廿四小時不停加以利用的，除了日晚兩份報紙，剩下來的時間用來印雜誌、印書籍，眞正的做到物盡其用。讓印刷機這樣長時間靜止下來，我覺得太浪費。」

羅斌先生是我們同行中最懂得機器，也最肯花錢添置新器材的老板，他這說法當然有理由，但台灣環境和香港不同，如果聯合報和中國時報的機器二十四小時加以利用，是難以想像的事。

岑才生先生的評語是：「我覺得他們太過重視機器了。」老萬乍聽之下，初還不大了解他的意思，細想之下，覺得這話很對。一份報紙出版得快，印刷精美，當然是優越條件之一；但除了印刷外，更值得重視的是報紙內容。

中國時報印報房，每天把聯合報和中國時報貼出，並作了比較，以期精益求精，壓倒對方，這是顯示求進步的精神，未可厚非。

但讀報的人對印刷水準的要求並不高，近年港台報紙由鉛版捲筒改爲柯式捲筒，字體與圖片比前進步得多，一般已達淸晰程度，尤其圖片印刷，與照片相差無幾。好一點，壞一點，對讀者來說，沒多大關係，除非專家研究才分得出優劣。

台北有位雜誌社的社長對老萬說：台北報紙我讀得很快，每天花十五分鐘便讀完兩份大報，因爲三張紙大半是廣告，副刊全是大塊文章，看看新聞標題便完事，最慘是台北老編都學懂對對，大部分標題莫名其妙，必須看畢全文，才知是什麼意思。可是，我每天看萬人日報，雖然只有一張紙，却花上半小時以上。因爲其中有好幾篇文章可讀性很高，我已讀上癮，每天必讀，因此認爲報紙不在篇幅多，主要看內容。

他的說法，和岑才生先生的意見，頗有共通之點。老萬不想批評台灣報紙內容，因爲一個社會有一個社會的風氣與需要不同，不能以香港讀者趣味衡量台報，但那位雜誌社社長是久居台北的，他的話可代表部分人的意見。

岑才生先生說他們太重視機器是有理由的，如果以印刷來衡量一份報紙的優劣，等如以衣飾來判斷一個人是否有學問一樣荒謬！

各有前因莫羨人

在台北老萬看過的報紙有中央日報（國民黨黨報）、中華日報（台灣省黨部）、新生報（台灣省府）、青年戰士報（國防部）、聯合報（民營）、中國時報（民營）、經濟日報（聯合報附屬報）、民生報（聯合報附屬報）、國語日報（民營，以推行國語爲目的，每個字都有國語注音符號）。晚報有民族晚報、大華晚報、自立晚報（俱民營）。

台灣讀報風氣與香港不同，重視日報，晚報銷路遠不如日報，因此三家民營晚報雖也發達，但比不上日報。黨營、官營的報紙，因站在黨方、官方講話，除機關必須訂閱外，民間訂戶較少。除了黨報官報及專門性的經濟日報，就只有中國時報、聯合報及其附屬的民生報，及三家晚報。在這樣的情勢下，王、余兩位大老板簡直「富貴迫人來」，吃苦時間很短，十幾年來一直是「收成」的時刻，瞻望未來的日子，更是黃金遍地，美不勝收。

身爲報人，對這樣難得的機會，羨慕自所難免。想想我們在海外和共產黨直接作戰，被譏爲「蔣帮」的報紙，在自由競爭下，却沒得到同樣的機會。如果我們眞是「蔣帮」人馬，還用在香港冒這麼大風險嗎？

老萬說這樣的話，似乎酸溜溜的，其實老萬也明白各有前因莫羨人的道理，且老萬辦報目的不在要發達，以老萬的年紀，現在才去「創業」，發了達也沒命享。幾億元台幣的設備，對我們也沒多作用，我們只出一張紙，銷數也不多，隨便在那一家印刷廠「搭印」都成，只要我們能繼續生存下去，始終是對中共統戰宣傳的一把鋒利匕首。

香港有很多報紙，多到台灣同業認爲是「笑話」，但反共報紙却愈來愈少。香港辦報的人都「走精便」，或者基於廣告上的利益，或者由於老板的明哲保身，或者報社工作人員被收買、滲透，紛紛變色，態度曖昧。

曾經有不少讀者跟老萬談過這問題，躭心萬人日報愈來愈孤立，變成了反共獨行俠。這可能性不是沒有，但我們並不孤單，我們的讀者始終和我們站在同一起。

我們不期望獲得國內同業同樣的發達機會，但希望國內同業了解我們的處境，不要嘲笑我們的狗馬版，不要嘲笑我們副刊裏爲了適應知識水平較低的讀者的通俗文字，這都是爲了生存的原故。如果我們也得到政府法例的保障，得到當局貸欵的扶植，我們還會「自甘墮落」嗎？

老萬一連串寫了多篇文章，論及港台報紙，自問都是公正之論，若因此惹起同業不滿，老萬願深深致以歉意。

（續完）

華鄧鬥爭波濤洶湧

安騫

華國鋒與鄧小平之間鬥爭，已經逐漸表面化，華帮一系頭目過去對鄧小平的攻擊有些文件最近才看得到，如華國鋒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剛任「代總理」，一篇講話大力抨擊鄧小平，曾經報刊摘引部份內容，最近全文始流到海外，全文如下：

同志們：向同志們學習！向同志們致敬！

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廣大師生和員工們，緊緊抓住革命運動的鬥爭重點，有力的反擊了右傾翻案妖風，給全國作了很好的榜樣。能不能把當前的運動搞透，這是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命運和前途的大事。

毛主席已經一再明確的指示，文化大革命不止要搞一次兩次，也可能會搞上十次八次，只要資產階級存在一天，只要剝削階級的思想還存在，無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之間的鬥爭，也必然會繼續存在。這個鬥爭不但存在於意識形態領域裏，而且也存在於政治、經濟等一切領域裏。這個鬥爭會出現許多反覆。中心的問題，也就是政權的問題。因此，今天我們同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之間的鬥爭，不單是爲了一些表面上的「奇談怪論」，或者像他所說的「原則一樣，走法不同」，不是那麼一回事，而是一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決定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

毛主席說：「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這句話是說給誰聽的呢？林彪已死，當然不會說給林彪聽，而是說給那個走資派聽的。當時毛主席已經看出一股復辟倒退的回潮，復舊翻案的陰謀正在醞釀，希望透過這幾句話，能夠使那個走資派醒悟，及早回到正確路綫上來，一如我們的願望。但是那個走資派，正如歷史上一切死抱着資產階級不放的人一樣，錯誤估計形勢，過高估計自已，他把黨和人民對他的寬大和給他一個在實踐中改正錯誤機會的作法，以爲是軟弱和無能。

他和他的追隨者重新上台沒有幾天，就迫不及待的上竄下跳，不但矢口否認自己的錯誤，一句不提黨和毛主席對他的耐心教育。相反的竟然露出對文化大革命不滿仇視面目，把毛主席親自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誣蔑爲小資產階級間歇性狂熱症。他抓着羣眾運動中某些缺點和枝節錯誤加以擴大，無中生有借題發揮，把毛主席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誣爲林彪反黨集團的「上帝傑作」，指桑駡槐的說：「問題不只是林彪一個，不能林彪一死，過去的就不追究。」黨內那個走資派在教育戰綫搞復辟倒退；在科技戰綫搞「專業研究以專家爲主」，否認科技戰綫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文藝戰綫上攻擊革命樣板戲。事情發展到北京那個走資派竟然不顧毛主席、黨中央的一再勸告，變本加勵的沿着錯誤的道路滑下去，他和他的追隨者——這些追隨者有的在中央，也有的在地方結黨營私，公然歪曲毛主席的指示，篡改黨的基本路綫，竭力推行「三項指示爲綱」，否定階級鬥爭，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反動的「唯心主義經驗論」。拋棄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大搞「四個現代化」，惡毒攻擊毛主席親自發動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學習運動，否定具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老、中、青三結合的領導機構：排斥不同己見的青年幹部，並把一批批未曾改悔的走資派和嚴重政治問題的人物，拉上各級領導崗位上，改變政權性質，架空中央和毛主席。同時還有計劃的支持或直接指揮某些地區的奪權活動，製造糾紛，挑起宗派，分裂中央，如去年的杭州事件、山西事件……以及最近在內蒙、貴州，四川等鎮壓革命羣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等，都是一系列有計劃，有預謀的向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篡權的陰謀活動。

去年七、八、九三個月的翻案黑風，絕不是偶然的。這是一小撮死抱資產階級立場，觀點的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扼殺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翻歷次政治運動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的一次有組織、有綱領、有理論有計劃的活動。鬥爭是資產階級挑起的，不是我們。但是他們的這一切陰謀，必將使自己碰的頭破血流，身敗名裂，對革命人民則是一個考驗和鍛錬，勝利必將屬於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的億萬革命人民羣眾。

時間不多了，不再談運動情況了。等一會還要聽江青和姚文元同志講話，他們會談的更詳細更好。我們要從全面出發，造成一個聲勢，統一步伐，口徑一致，先中央後地方，先上頭後下頭，先黨內後黨外，先政治後經濟，要把批判右傾翻案風和對資產階級法權的限制，對反面教材「水滸傳」的評論結合起來，不僅要從理論上批倒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同時還要把他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挖出來，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偉大成果。

每一個同志必須丟掉任何幻想，要有長期鬥爭的觀念，要有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勇氣和決心。人人要懷着堅強的革命信心，正如毛主席所說的翻案者絕不會有好下場。

最後再講一下鄧小平，犯過嚴重錯誤，但黨仍然希望他能認識自己的錯誤，認眞檢查黨和革命同志的幫助，回到毛主席正確路綫上來，重新歸隊。有一些人在一些地區要保他，我看沒有用，要他自己覺悟過來，自己保自己最好。

當然，希望我們可以給他一個認識錯誤的過程，而且可以耐心等待，但要他從現在開始，不再堅持錯誤下去，還鄉團也好，翻舊案也好，不怕第二次被鬥也好，這些話難道就是共產黨員應該說的嗎？

到了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火燒天安門時：吳德在天安門廣播講話：

同志們！近幾天來，正當我們學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擊右傾



翻案風，抓革命、促生產之際，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壞人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把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黨中央，妄圖扭轉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綫，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问。我們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戳穿他們的陰謀詭計，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當。

全市廣大革命羣眾和革命幹部，要以階級爲綱，立即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保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首都，堅決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發展大好形勢。讓我們團結在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周圍，爭取更大的勝利！

今天，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革命羣眾應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他們的蒙蔽。

像這種批判法，矮子當然不會忘記：

鄧小平復出後，首先爲對一年前天安門事件的鎮壓行爲，採取報復手段。第一是下令「北京市公安局」徹查天安門事件中抓人、打人（但避談殺人）的四人帮走狗。

他指出：「查這些人很容易，把參加天安門事件後慶功宴的名單一對，甚麼問題都解決了：該抓的一個也不留，讓他們嘗嘗被人革命的滋味。」（這當然不包括華國鋒等參加慶功會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在內。按：當時主持慶功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計有十三人，北平市民指之爲「十三太保」，其中除四人帮外，其除九人爲「政治局委員」華國鋒、吳德、汪東興、紀登奎、陳永貴、陳錫聯，和候補委員吳桂賢、倪志福、蘇振華等。）從一九七七年九月開始至十一月底，被拘捕的已有三千多人，據北平市民估計，本案清查結果，全市至少有數萬人脫不了「帮兇」的罪名。其中自以工人民兵佔大多數。

至於將共軍衛戍區部隊全部集中北平郊外，進行學習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和「十一大」文件，則是矮鄧的第二步做法。在政治學習中揪鬥四人帮，乃其主要的目的。他如共黨北京市委會和北京軍區等單位，不斷地被人控告和貼出大字報，也是最近才多事起來的。這對吳德和陳錫聯來說，都增加了不少的困擾，自然也引起「八三四一」部隊負責人汪東興和「北京市民兵總指揮」倪志福的戒心。因爲他們當時對血腥鎮壓天安門的事件，都應負其責任。

天安門劊子手之中，於共黨「十一大」之後，首先被調動的爲「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和「北京市公安局」長劉傳新。吳忠是經一九七七年十月三日，新華社發自廣州的消息，稱其爲廣州軍區負責人（其實係任副司令員之職）之後，才被人發現他調的：至其遺缺，直至一九六八年三月，才改由傅崇碧所接充，傳過去曾任該職務。劉傳新則於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撤職送往北平市郊密雲軍墾農場，下放勞動「保護」中。據一九六八年元月初，北平大字報指出他是受到吳德、陳錫聯和華國鋒等的包庇，被護送至北京軍區該一軍墾場去「享避難福」。

像這些問題，却原封擺着未動，一旦全面掀開，便是大火併開始。

矮仔的「卡莊刺虎」之計

李哲夫

鄧小平加緊拉攏美國，目的讓美國去牽制蘇聯，來個「兩虎相鬥」，中共則閃開蘇聯一虎的眼前威脅，還可抽空出偏師以「解放」台灣，搞垮中華民國，除去心腹大患，最後把美蘇一起幹掉，獨霸全球。



鄧小平在萬斯訪平時就企圖利用美國來解決台灣問題。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會議顧問布里辛斯基此次訪問中共，又掀起了美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新熱潮，紐約時報駐香港記者巴特斐報導說，布里辛斯基已成爲中共「殷懃欵待來賓的天才」的受騙者，而發表了過分的聲明。

布里辛斯基爲反蘇而討好中共

根據五月二十五華盛頓郵報克拉夫的專文——「美國聯中共制蘇是行不通的」說：布里辛斯基曾經從三方面討好中共。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他用最強烈的措詞，表明美國決心在世界各地對抗蘇聯。

他提到美國與中共在圍堵蘇聯一事上有「共同利益」。他表示，這種利益是「戰略性的」及「長期的」，而不僅是戰術上的利益。

他用和中共人員術語相類似的措詞，譴責蘇聯的一些策略。

因此，他形容在非洲的古巴人是「打著不結盟旗號的強盜。」

第二，布里辛斯基把美國與目前中共政權的「現代化運動」牽扯到一起。他指出，美國準備協助中共的經濟及科技發展。我想，他是很久以來斷言中共「強大」符合美國利益的第一人。

第三，在美國與北平建立「外交關係」一事上布里辛斯基比卡達政府早先的任何發言人都說得更明白。

他已超越如何在與中共謀求進展及維持對中華民國承諾兩者間求取平衡的拉鋸辯論。他似乎不顧右派人士反對與中華民國斷交所提出的威脅。他說，「美國已決心」推動與中共「關係正常化」。

不過，布里辛斯基的談話歸談話，究竟他在北平是否已上了中共的圈套，任人擺布？則恐也未必，因爲據外電報導，五月廿二日鄧小平與意大利運輸暨商船部長哥倫布會談時表示，日前與美國之間的會談，確認了雙方之間存有要作重大澄清的問題。鄧小平所謂「重大澄清的問題」，自係指雙方「建交」的重大歧見，顯示中共所熱望的「建交問題」，還沒有談攏。

中共希望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其實中共狼子野心，其幻想愚弄美國，讓美國去牽制蘇聯來個「兩虎相鬥」，中共卻閃開了蘇聯一虎的眼前威脅，抽空還可能出偏師以「解放」台灣，搞垮中華民國，除去心腹大患，最後便是「卞莊刺虎」，把美蘇一起幹掉，獨霸全球，這就是中共的如意算盤。

中共這項陰謀，可從去年七月間鄧小平在共黨十屆三十全會的講話透露出來。他在這篇講話中，

對於國際形勢與中共外交政策，特別強調三點。一是強調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這是中共推行國際統戰的一個大前提，也是中共拉攏民主國家來反蘇防蘇的理論根據。事實中，第三次世界大戰必須設法避免；否則，人類文明將遭毀滅。中共爲甚麼要強調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因爲毛澤東一直認爲，要完成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就必須打一場核子大戰。

據赫魯曉夫回憶錄洩漏，毛曾向他一再強調此種戰畧觀念，認爲在一場核子大戰中，中國人口即使犧牲一半，還有好幾億人，足可稱霸於世界。今天中共的外交戰畧，仍然是沿着毛製造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路綫前進的，所以美國聯中共以制蘇的戰畧運用，要當心墜入這個可怕的陷阱。

鄧小平所強調的第二個點，是對蘇聯的政策問題。鄧說：「在國際戰綫上，與以蘇共爲首的所謂社會主義集團的根本紛歧，是絕對性的，是這一代，甚至再下一代的接班人，也很難有可能和蘇共再次聯合，恢復往日的團結和友誼。在我們的意識型態中，與蘇共的仇恨和分裂，應該是世世代代永難化解的。」如果鄧所說的都是眞話和實話，則美國大可不必担心中共與蘇復合，大可不必爲此來搞甚麼關係正常化了。事實上，蘇共想控制中國大陸的野心，是一點不假的甚至也永不能改的，所以蘇共對中共的威脅，是很現實的。因此，今天中共必須強調蘇聯的危險，大搞反蘇鬥爭，才能在國際間推動反蘇的統一戰綫，爭取民主國家尤其美國的支特。不過，中共大搞反蘇鬥爭的是爲了爭取其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並非爲了美國或任何民主國家的利益。由此可知，美國聯中共，與中共反不反蘇，乃是互不相關的兩件事，並沒有相互的因果關係，美國又有甚麼必要來搞美與中共關係正常化？

鄧小平運用「卡莊刺虎之計」

鄧小平所強調的第三個點，是聯美以制蘇。他說：「在國際統一戰綫的運用和鬥爭中，最重要的一訣竅，就是既要有團結，也要有鬥爭。這豈不是一種矛盾的做法？實際上是不矛盾的。這是毛澤東的偉大發明，具有無上的威力，儘管美帝的科學技術，可稱世界第一，但他們在這方面却是一無所知，將來仍不可避免的要敗在我們手中。」美國的政要專家，對中共既聯合又鬥爭的戰畧運用，的確是一無所知。今天美國有些政要專家，一心化敵爲友，想交中共這個朋友：其實，中共從來就沒有也永遠不會將美國當作朋友，因爲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將敵我或敵友的界限劃得非常清楚。所以鄧小平又說：「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打交道，尤其是和美帝打交道，當初曾引起國內外的極大重視和担心。有些人指責我們自食其言，是一手反修，一手又搞修。甚至攻擊我們爲了反蘇稱霸，拋棄了國際階級鬥爭的根本立場，不惜拉攏社會主義制度的頭號敵人——美國帝國主義，把凡是反蘇的國家、團體和個人，都當作自己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絕對不會傻到敵我不分的地步。尼克松、福特、卡達以及美帝將來的領導人，都跳不出同樣的圈子，他們要利用中（共）、蘇共兩黨的分裂，來搞垮世界社會主義制度，來牽制和抵消蘇聯對他們的威脅，我們爲甚麼不可以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和間隙，採取對我們有利的政策呢？」由此可知，中共運用聯美的戰畧，用的正是「卡莊刺虎」之計，它不僅並未視美國爲友，而且仍然是以美國爲敵。如果美國竟然以中共爲友，甚至要賣友媚敵，豈不天眞得可憐，愚昧得可怕！

美國已掉落中共的陷阱

對所謂美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問題，鄧小平在他的講話中十分侮慢的說：「美帝先後兩位總統和國務鄉以及國會議員，還有更有影響力的軍政人士等，已經風塵僕僕地多次前來，萬斯也迫不待的在下個月（按講話時爲去年七月）就要來了，卡達同樣有這個願望，遲早也會來的……由此可見，是他們來求於我，而我們是完全操持主動的。形勢的發展，美帝必然會就範的，中（共）美關係正常化之後，自然有利於解決台灣問題。那時候『國』內的各種不利的因素，都會自然地消失，西藏、新疆地區的一些混亂，也可以迎刃而解，」他們對美關係運用於解決內部危機的作法，正是他們當前的一個關鍵性的切身需要。

由此看來，中共簡直把美國當作天眞的「大少爺」來耍。布里辛斯基雖然對中共的陰謀，不會毫無所知，但他所以仍要拉攏中共者，就是想以它來制蘇聯。然而他這次的北平之行，並未使美國在嚇阻蘇聯在非洲的推進上，和在限制武器談判上，得到甚麼帮助。因爲中共還不夠強大，不足以對蘇聯構成嚴重的壓力，而使蘇聯今後在世界各地不敢輕舉妄動。縱使美國願意提供援助，中共在今後幾年中，也無法具有這種實力。

事實是，這種三角關係的魔力已經消失了。尼克遜和基辛格用中共與美國的某種交易，威脅蘇聯達成的讓步，已經到了終極。中共這張牌已經掀開，而這張牌並非牌。因此，布里斯基北平之行的「成就」，使我們更加認識了一點，那就是，圍堵蘇聯野心的行動，是一項漫長、困難，而又艱苦的工作。

美國走上親痛仇快的道路

至於所謂台灣問題，中共一貫的外交戰畧，是拿戰爭來恐嚇美國。鄧小平說：「目前對台灣問題的解決，並不是簡單的事，最後總要通過軍事行動的。如果沒有戰爭的影響，我們可以再等十年，廿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等下去……。」然則，美國爲甚麼要急於出賣盟友？事實上，只要美國能放手帮助中華民國建立自己的國防武力，再有十年的時間，它就可以成爲眞正的軍事強國，就可以造成和維持局部性的軍事優勢（因爲台灣戰場所能使用的兵力，有其最大極限），而無懼於中共的攻擊，更可穩定亞洲的均勢，分担美國在亞洲的責任。美國爲甚麼不放手帮助中華民國來快速發展自身的防衛能力，却反而捨己耘人，幻想向中共祈求和平安全的保證？

美國國家安全會議顧問布里辛斯基已由中國大陸返回美國，我們希望布氏不要被中共的反蘇宣傳所惑，跟着中共走上核子大戰的道路；更不可感於中共的甜言密語，做出親痛仇快的傻事來！

大陸不可能成為主要供油產區

評美國高估中共的石油產量

鄭竹園

美國「紐約時報」三月廿五日刊載參議員賈克遜一篇文章，宣傳大陸石油潛力，促美國承認中共，加緊與中共合作，其中對中共原油產量有明顯的高估錯誤。我國旅美經濟學教授鄭竹園先生曾寫一短文寄時報編輯，指出其訛謬。但因賈克遜一向支持猶太人，而時報乃猶太人之喉舌，故該報不願公開揭露其錯誤，乃以篇幅所限，無法盡容佳作為辭，不肯刊用。鄭竹園教授為研究中共經濟問題的權威學者，而對中共石油生產情形尤具深切了解，本文是鄭教授寄給「紐約時報」的退稿。

賈克遜為中共石油吹噓

賈克遜參議員在「紐約時報」上刊登的「中國（共）石油的地緣政治」，為中共的石油工業描出一片燦爛的美景。賈克遜認為石油是推動中共在農業、工業、國防部和科技方面「四個現代化」的主要動力。他的看法並不錯。這「四個現代化」已經成為中共新頭目心目中最大的幻想。然而他過分誇大了石油在達成這些目標上所可能提供的供獻。很顯然，他的錯誤估計也影響了他對遠東戰畧均勢方面所作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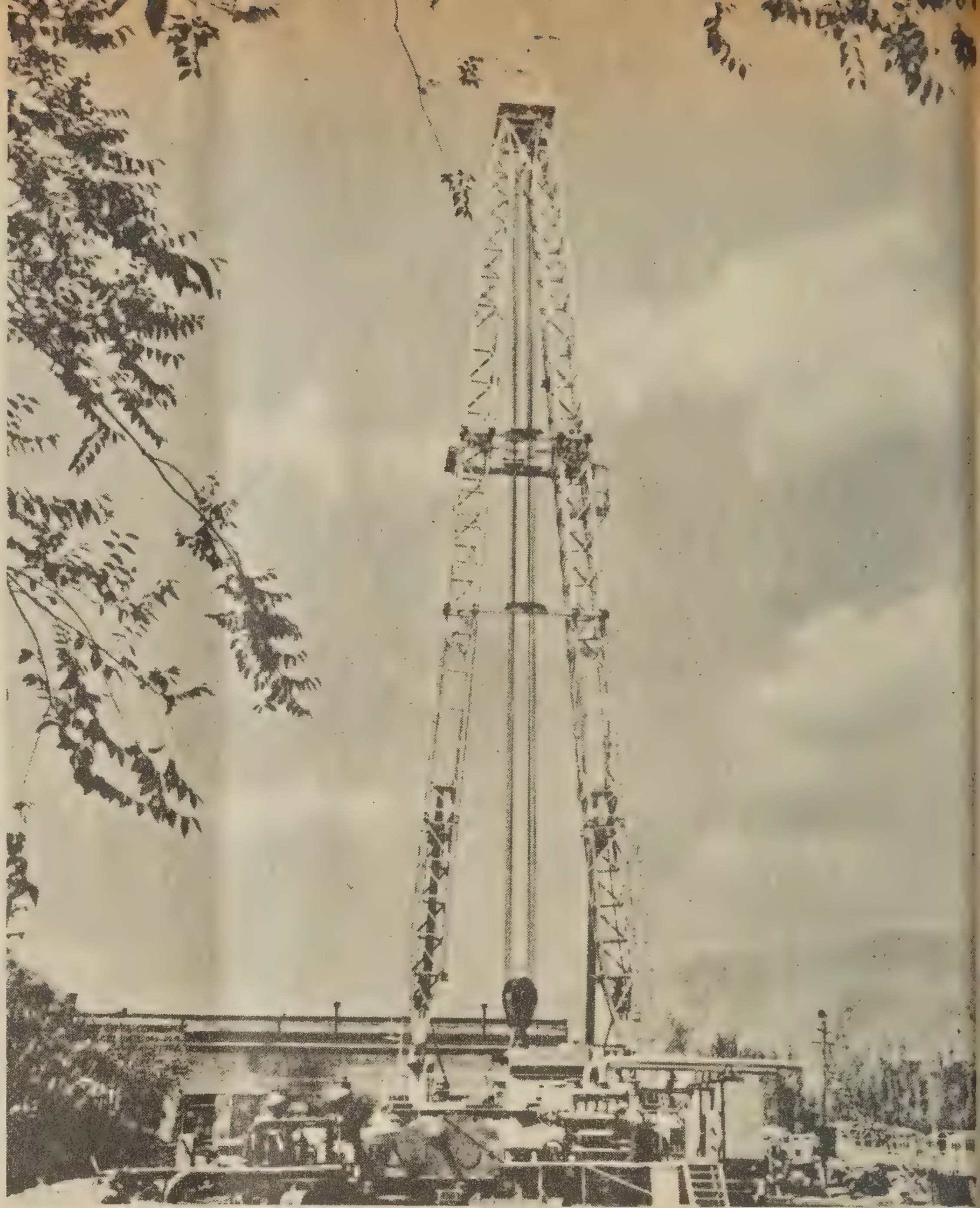
根據賈克遜的估計，中共最大的油田「大慶」現在「每天生產八億桶油，幾乎佔了全部生產量的一半」。這個數字如果不是打字之誤，也與事實有極大的出入。根據最可靠的資料，中共在一九七七年的原油生產量估計在九千五百萬噸，或每天一百八十四萬桶。其中每天有九十二萬桶——也就是百分之五十——來自「大慶」。簡言之，賈克遜說大慶每天出產八億桶原油是一個天大的錯誤。

中共發表石油產量不可靠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整肅之後，中共的石油工業再度被置於一切經濟政策之先。以原油交換外國科技和設備的政策曾經被「四人帮」所批鬥，但是現在已被新首領確認為是經由毛澤東親自核准的一項健全政策。在一九七七年四月和五月間，一次命名為「工業學大慶」的「全國工業會議」在「大慶」召開，接着移地北平繼續開會。在這個有七千多名代表參加的會議上，華國鋒曾經呼籲於本世紀內開發十個規模相當於「大慶」的油田。在他對第五屆「人代會」所提出的報告中，華國鋒進一步表示，一九八五年以前，也就是「十年發展計劃」（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五年）結束時，要生產五億噸原油，或是達到每天一千萬桶的生產量。這些由中共新頭目所發佈的樂觀聲明，可能影響了賈克遜對中共石油生產遠景的評估。過去兩年當中，中共在石油工業上的表現和近



大慶油田煉油廠



蘭州油田的石油鑽機。

期的投資能力都是嚴重的障碍，令人不得不懷疑這種樂觀估計的可靠性。

華國鋒至今並未扭轉石油下降的趨勢

在一九六五到一九七四年間，中共的原油生產量以百分之十四的比率增加。之後在一九七六年下降到百分之十三，一九七七年只維持了百分之八的成長率。成長率下降的原因之一是缺乏鑽井和抽油的鋼管。在一九七三到一九七六年間，中共的鋼產量直綫下降，由於外滙短缺，鋼管進口也遭到減縮。同時近年來大慶油田逐漸低降的成長率也拉低了全國的平均產量。一九七六年，當大陸的石油產量增加了百分之十三時，「大慶」的成長率僅僅爲百分之八點七。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整肅之後，成長率下降的趨勢並沒有好轉。四月初中共官方的報告指出，今年第一季的原油產量只比去年同季高了百分之十。但是如果要使原油產量由一九七七年的九千兩百萬噸增加到一九八五年的五億噸，每年的增長率必須達到百分之二十三。以過去三年並不出色的表現來看，這個增產的目標極可能是無法達成了。假如在目前的十年計劃中，剩餘的八年裏能維持百分之二的成長率，中共的原油產量可能在一九八〇年達到一億五千萬噸，（亦即兩千六百萬桶一天），一九八五年兩億五千萬噸（即每天出產五千萬桶）。而這只達到華國鋒所訂出的目標一半。

以石油取代煤其輸出能力大減

中共在原油上少量的增產將伴隨著它「國內」日益增加的消耗，因而間接影響了輸出。「國內」石油消耗量增加主要有兩個因素：煤礦生產滯怠，以及農業、工業和國防方面對石油需求量的增高。在過去二十多年裏，大陸的煤量經歷了不穩定的成長，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五年間尙有百分之十四的成長率，一九六五年到七〇年間降到百分之六點六，而一九七〇到七四年間僅有百分之五點六。近年來既然煤的增產率比不上工業發展的速度，以石油取代煤的情形就越來越普遍，也大爲減低了石油輸出的能力。在一九七五年，中共對日本輸出了八百萬噸的原油，並答允在一九八〇年時輸出五千萬噸。但是最近兩年中共並沒有增加對日輸出；一九七六年間，只對日輸出了六百八十萬噸原油，一九七七年進一步減至六百三十萬噸。二月中旬，當中共與日本簽訂一項長期協訂時，預計在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二年間對日輸出的原油是四千七百萬噸，這比原先向日本承諾的一九八〇年一年中的供應量還少。

以目前的價格來看，對日輸出石油可以賺取六十億美元，平均每年十二億元。這對中共領袖所訂出的極具野心的計劃來說，只是投資欵項一小部分而已。

中共發表石油工業最大障碍缺乏資本

就長期來看，中共成爲主要石油輸出國的遠景十分黯淡，而今後五年的展望也絕不如賈克遜參議員所指的那麼美好。發展中共石油工業的最大障碍是缺乏資本。雖然大陸有石油資源，但它掘取石油的能力和交通運輸方面仍然很糟。在過去十年當中，石油工業及其它燃料工業間曾爲少量的資本形成激烈的競爭。將資本移往石油開發，無形中犧牲了對煤和電力的投資，最近幾年當中，中共正在嘗試將資金石油方面轉回到煤和電力工業方面。可以預見的結果是石油工業的萎縮。根據目前的消費趨勢來看，中共可能在一九八〇年間需要一億一千萬噸原油作爲「國內」消費之用，一九八五年間就需要兩億至兩億一千萬噸左右，那麽在一九八〇年，就只可能輸出兩千至三千萬噸，一九八五年只能輸出四千至五千萬噸原油。相對之下這麼少量的石油輸出當然不會影響到遠東的戰略均勢。除非中共願意放棄既定的「自給」政策，允許外國石油公司共同開發沿海的油藏，中共成爲世界市場上一個主要供油國的希望是十分渺茫的。

當前中蘇越共與日本的關係

岑啓亮

目前美國、日本與中共的關係發展，使蘇聯異常担心，蘇聯最近在擇促島的軍事演習，目的是要以行動來制止日本與中共進行所謂談判，蘇艦在菲律賓附近遊弋，是向美國作出示威。同時，蘇聯除製造中蘇邊境衝突，復鼓動越南對中共進行挑釁。不過，在中國歷史上，外侮只有來自塞外的胡人，絕少來自越南，但不能說它沒有牽制的力量。

以今日整個世局發展來說，蘇聯在東方，首在制止日毛重開「和約」談判，可是是否能阻止，不無疑問。

第一、由於卡達總統支持日本福田赳夫政府與北平進行「和約」談判，但日本不是美國，它不得不考慮來自蘇聯直接與間接的威脅。這說明華府有意拉攏日毛進一步的「合作」，以對抗蘇聯。

第二、福田由於自民黨內部的壓力，但是爲了自己的政治生命，競選連任自民黨總裁，他必須在七月出席先進工業國家高階層會談之前，與中共重開「和約」談判，北平方面當然願意，可是福田究竟如何開展，仍有待進一步的發展。

第三、鑒於蘇聯近日在擇捉島所舉行的軍事演習，其目的就是要以行動來制止日本與中共進行所謂談判。如不能達成目的，蘇聯勢必要繼續製造事端，使日本感到不安。

若是說，蘇聯將要慫慂北韓製造事件，並不是不可能的。但蘇聯應不可能此時在太平洋製造重大事件，因爲它主要敵人是美國，不是中共，更不是日本。

如果，在東方引起大的爭端，勢必使它忽視了主要目標，蘇聯似應不會這麼去做。

第四、日本應不致於聯毛：鑒於整個世局的發展，日本勢將不得不利用時機，化禍爲福；並走上「再武裝」的路綫。

至於日本是不是聯毛制蘇，日本應不會作此打算。美國最後可能聯毛以制蘇，日本則不然。日本如聯毛，正好給蘇聯以攻擊的口實；聰明的日本自有它自己的路綫，決不會輕易走上這一個死巷。故日毛「和約」可能重開，但「反霸」條款，美國認爲可以接受，日本可不容接受。除非有新的解釋，否則獨立性極強烈的日本人民，是斷然難以接受。

第五、站在中華民國立場，當然不願見日毛「和約」重開談判，更不願見其「成功」，所以我們希望明智的日本當局採取拖的方式，一如中東以阿和談誰能拖、誰會拖、拖得沒有痕跡，始爲上策。

第六、站在中共立場，當然希望日本上鈎，可是，日本是不是會上鈎，恐怕並不能遂中共心願。

故就現階段來說：亞洲方面第一件事應是日、毛重開談判問題。

第二件事就是美、毛關係的發展：美國卡達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最近訪問北平，說明美國仍在進行關係「正常化」，可是由於中共堅持「三原則」，而美國有它自己必須堅守的立場，對中華民國的條約的承諾，故美毛間關係，當前或尚不能達成。因爲美國有美國的立場，最低限度要保全現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可是，由於美毛關係急遽惡化，華府方面是否可能爲了配合大局發展，修正立場，以遷就北平？一般說來，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以及民間輿論方面都有強大的阻力，卡達總統或尚不致一意孤行，但這終是一個存在問題，值得注意。

故我們站在中華民國立場，不希望世局惡化，因爲惡化只有加速加緊日毛、美毛間的勾搭。因此，我們仍希望大局轉趨緩和，或更比較有利。

相反的，站在中共立場，它是希望美蘇間大戰，甚至不惜挑撥美蘇大戰，因爲兩虎相鬥，必有一傷，它就可以從中取利。中共的第一敵人是蘇聯



東北亞形勢圖

第二敵人則是美國，它的目的就是要利用次要敵人，消滅主要敵人。因此，中共在「外交」上一切行爲，都是迎合美國爲主，打起反蘇修的旗幟，其目的就在製造圈套、製造陷阱，使美國上當。一旦美蘇大戰，它的目的就達到了。

美國能不能夠自制，而不受中共誘惑，力避局勢之惡化，此有賴美國朝野的智慧，與莫斯科當局的明智抉擇。

美毛之間關係的變化是亞洲方面值得注視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中蘇共之間：中共的主要敵人是蘇聯，而蘇聯的主要敵人是則美國。中共雖以蘇聯爲主敵，但中共的「國」力，實不足以語此，故中共不得不藉聯美以制蘇，因爲美國亦以蘇聯爲主要敵人，故美毛雙方氣味相投，於是布里辛斯基有所謂「並行不悖的利益」的說法，蓋指此也。

至於中蘇共之間和戰，決定在莫斯科，而不在北平。北平只有挖地洞、積糧食備戰之份，談不上主動的攻擊。在整個世界戰畧上，中國大陸不是沒定的主要戰場；且蘇聯決不會愚蠢到先攻擊中共，因爲即使蘇聯佔領中國大陸，在廣大縱深的中國，蘇聯是無法直接控制得了的，得之不足以言勝，所謂「勝之不武」。故就莫斯科言，蘇聯決不敢於先對中共動手，但小型戰爭，邊界衝突，當不可避免。就中共言，它更不會先動手，因爲它無力語此。於是藉「外交」攻勢，拉攏西歐，甚至日本，一廂情願，圖組成反蘇大同盟製造國際緊張局勢，故就中蘇共關係言，中共是善變的，它今日聯美抗蘇，等到眞的美國有一天「大勢已去」，它就會聯蘇以制美，中共之不可靠者在此。

在整個世局變化中，亞洲不是、至少當前不是世局中心之所在，但在未來的變化發展中，却有舉足輕重的因素存在，那就是中華民國，一旦在共黨與人民發生正面衝突時，也就是大陸人民眞的羣起抗暴時，我敵後力量長成時，也就是新形勢來臨之時，則整個世局可望改觀，此正有賴我全國上下努力了。

談到亞洲局勢，不能不提到中蘇共在中南半島上新的鬥爭形勢。

中共對蘇聯是弱者，但對越共却是強者。所以，鄧小平最近排除立即與越共談判的可能，並揚言展開以牙還牙的報復政策。此其一。

又韋國清最近也叫囂：說是共軍當前的總任務是準備打仗。與誰打仗，這絕不是指對蘇聯，而是針對越共，此其二。

近日鄧對十八名泰國記者談話時，沒有直接提到蘇聯之名，但鄧表示俄國人「一定」在幕後策劃上月公開的越共與中共的分裂。因此之故，中共與越南成分裂幕後的第三國（指蘇聯）之間，沒有談判的基礎。主要的是，在中蘇共兩者之間，沒有和平之前，與蘇聯支持的越共之間，當然更談不上和平，既然談不上和平，何必多此一舉。

現在，鄧把問題燙手的熱山芋投擲給越共，你要怎樣辦就怎樣辦。正如卡達之對布里茲尼夫，合作或競爭，換句話說，也就是和平與戰爭，任君抉擇。

從鄧強硬的談話中，顯出盛氣淩人、以大吃小的醜惡姿態。當然，越共是不足畏懼的。不然，鄧也不會說出已在考慮進一步的報復。

根據外電報導，中共已派十五個陸軍師部隊部署在廣州市和昆明市附近，採取警戒。如說越共之間眞的即將發生戰爭，則言之過早。但越共則不可不予防備。

越共敢與中共對抗，當然毫無疑問的，主要的是蘇聯在幕後的支持。越南在蘇聯的全球戰畧上，不過是一個基地，但足以監視南中國，並藉以分散、牽制中共的武裝力量。

據說越共已在中國大陸南方，不到一百英里的鴻基港附近，完成建造一個蘇聯「冥河」式飛彈基地。

「冥河」式飛彈能自陸上基地或艦隻上發射，射程達四十公里。

這種飛彈是被設計來攻擊一些地面的目標，而並非防空武器。其目的在保護鴻基和龐大的海防港，以免受到來自海路的攻擊。

如果說，越共眞的要反擊中共，那是太不了解歷史與實際的情況。在中國歷史上，只有來自塞外的胡人，而絕少有來自越南者，因爲越南在地勢上，是由下往上，逆水仰攻，且越南不過中國之百分之一，不論在人口、土地上都不成比例。但不能說它沒有牽制的力量。

現在統治中國大陸的中共，在東北、北面、西北三面遭受蘇聯包圍。因此，中共的軍力勢必分散，且東南有強大的中華民國在。現在又與越共翻臉，自必要牽制中共的一部分實力，這也是顯而易見的。

據捷克官方報紙「紅色眞理報」近日指出：在北平的擴張構想與計劃中，東南亞被排列在第一位，該報回憶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曾說：「首先，我們必須佔領整個東南亞」。而一個強大、獨立的越南，則是中共實現這個侵畧計劃的第一個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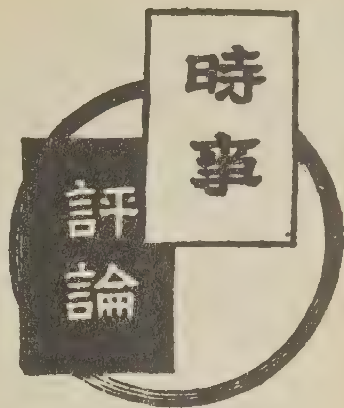
越南爲了維護其獨立、自主，自必要尋求蘇聯的支持，以對抗中共，自是應有之義。

又據外電報導，前由美國在越興建的金蘭灣海港，現已由蘇聯海軍使用，由於蘇聯海軍在巴士海峽的演習，似可視爲對中共的警告，不要企圖佔奪南沙羣島。且有人推測，如果中共與越共爆發戰爭，雙方衝突的地點可能是南沙與西沙羣島。所以蘇聯海軍演習，也是在提醒中共，如果他們企圖未經越共允許，擅自以船隻從越南撤離華僑難民，則越共勢將獲得外力的協助予以抵制。

就莫斯科方面來說：蘇聯最近指責中共從事「瘋狂」的反越運動，是美、毛勾結計劃的一部分。蘇聯認爲越共糾紛以及它所稱的美毛勾結，與布里辛斯基訪北平有關。

站在自由世界立場來說，共黨集團內部發生爭論，自是有利的。但共黨內部，特別是中越共之間即使戰爭，也是局部的，對整個世局，沒有太多的影響。

中越共糾紛起於今年初越棉邊界衝突。一方面是由於高棉共黨的存在，使越共無法統一印支，而另一面，由於越共的存在也使得中共無法統一印支。至於中越共、越棉糾紛究竟未來有甚麼新的發展，恐怕不是三言兩語或淺陋如筆者所能了解的。



突如其來的香港股市走勢

徐達文

市道好轉經濟穩定

香港股票市場近期突如其來的走勢，雖然並未引起廣大市民的興趣，也不會重燃股市狂潮時代的烈火，但股市近來的大手筆交易，及外資的大量吸入，這種情勢倒是近數年來所罕見的。因爲這種經濟情況，未必是人們對大市已恢復信心，也未必是人們對市道已能接受，但股市市道的轉好，倒也反映出香港經濟的日趨穩定。

對這種穩定，人們有理由保持一種審慎的樂觀態度。事實上，由於香港的自由經濟制度，優良的競爭條件，及高度的適應能力，故香港一直能在經濟困境中復甦過來，並一再進入新的境界。股票市場的起跌，儘管存有某種人爲性與投機性的因素，但在某種情況下，股市的走勢，也是經濟形勢的行情表。從經濟規律，及客觀事實來看，世界各國一旦發生經濟危機，必然引起了股市的傾瀉。

香港股市從千七點指數，如山崩地裂般的下跌，固然是某些投機抄家的推波助瀾與操縱把持所造成的，也是某些「過江龍」的外來客的介入所造成的，但加速股市崩潰的成因，還是因能源問題所引起的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使香港股市在沒有外來刺激因素的惡勢下，首當其衝地受到衝擊。這種衝擊，使香港經歷了一次引人震動的經濟危機。使市民「談股色變」的，還是這次股市崩潰，不但捲走了香港以億計的資金，而這些資金正是香港許多小市民節衣縮食得來的血汗錢。因而股市狂潮的急劇下瀉，也急凍了市民對股市的信心。儘管經過了數年的股市養息期與調整期，但這些失却了的信心，仍無法全面恢復過來的。

慘痛教訓記憶猶新

在市民對這個慘痛市道仍記憶猶新的時候，大市的好轉，也就未能立即培養市民的興趣，及吸收市民的投資。因此，香港股票市場近來的好市傳聞，只能說是外資的流入，及外商的介入。前者是東南亞的大量流資，將香港地區，作出出路，後者是世界性的大規模外商，將香港地區，作爲商場。這兩方面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爲了賺錢，但對香港來說，却有利有弊。有利之處是刺激經濟繁榮，增加資金流轉，提高國際商譽，及加速經濟成長。有弊之處是資金太多，做成資金出路有問題，而且在過度放寬的時候，一旦發生突發性的資金外流，形成資金的過早收緊，會產生後遺症。同時，外商却將香港作爲投機市場與冒險集團，他們對香港是只求利潤，不計後果，只問收取，不問責任的。這種投機性資金的大量注入與大肆活動，在短期內，或者會令人們引爲佳績的，但在長期後，未必是十足樂觀的。這個既是現實問題，又是前途問題，就值得有關方面注視。

集團帶動股市上升

事實上，香港股市最近的刺激性新聞的發生，主要還是外商的收入與外資的流入，故許多大手筆的買賣，也就以集團與集團之間的搶貨而成交的。所謂集團，實際就是外商，或代表外商在港活動的港商，去從事集團性的股市買賣，而引起激烈性的爭相購買。故股市近來的形勢，並不是香港股民的重整山河的由下至上的大肆推動，而是由專業股商的力拔山河的由土至下的大力策動。這種策動，是活躍於市場之內，與反映在集團之間，我們相信在短期內，還不致產生吸引力，以引動香港市民「忘却過去」的教訓，去作出呼應。而應是由某些具有影響力的股票集團，去牽引大市，去帶動股市。

密切注意以免覆轍

由於目前香港股市的買賣，還是集中在集團性的成交，故不會，也不可能迅速回復到「千七點」時期的全民性的股市狂潮，更何況香港政府透過證券管理委員會，作出某些管制，故無原則的瘋狂買賣及無紀律的人爲造市，在目前來說，是不大可能的。但「不大可能」，並不是「絕不可能」。因此，有關方面密切注視股市狀態，仍是十分必要的，以防患未然。不過，香港政府對於來自外國的資金，採取鼓勵的態度，倒是十分必要的，因爲香港畢竟是個自由貿易、自由企業及自由競爭的地區。外來投資，對香港是有好處的。但外資的流入，並不等於任由外商控制股票市場。故此，防止外商又來一次投機性造市，以便實行「放長綫釣大魚」式的「以小本搏大利」，反而吸了香港本地的資金。在外商目前仍未再成狂風式的炒風掀起之前，注視外商在股市的動向，同樣是有好處的，以免香港又一次吃了外商的暗虧。

對香港股市近來的走勢，給予一定的重視，這也是香港當局掌握香港經濟情勢的重要任務。

一位「回歸」大陸探親的人士向筆者透露：陝西地區近來在民間流行不少的民謠，充分反映出地方「共幹」的「老油條」作風，也反映出大陸民間強烈的反共情緒，情詞眞切，值得介紹。

在未介紹民謠之前，首先說明中共暴政是採取中央集權制，一切倒行逆施都是由上而下，權位之爭奪，亦以抓取中央政權為主要手段，抓到政權之後，即發起各色各樣的「運動」，輻射到各省市及自治區去，以達成穩固政權推行暴政的目的。從思想領域到生活領域，必須先對過去的一切，包括人和事，以及過去運動的「英明指示」演變的情況作一番否定，然後對當前抓權派的暴政措施作一番肯定，由宣傳到行動，如火如荼，日夜不停的鞭策各級「幹部」敲鑼打鼓。搖旗吶喊去推行，這叫做「運動」。

民怨沸騰的大陸

秦明

人頭落地的鬥爭

中共自進入北平建立「山寨」以來，已經數不清發起過多少次運動，一次運動就是一次瘋狂的整肅，必有很多人遭殃，關進牛棚，甚至人頭落地。所謂運動也都有階段性，針對當時的需要，一遇情況變化，運動內容也就隨之變化，而且互相矛盾，變成衝突，使「幹部」無所適從。這類事件不勝枚舉。如同毛澤東未死之前，文化大革命被捧得天花亂塗，文革份子被稱「文革打手」、「功臣」，紅衞兵稱為毛澤東的「子弟兵」造反不但無罪而且「有功」。毛澤東一死，所有文革的一切新生事物全被否定，所有文革派推行的一切運動，全變為滔天罪行，文革「功臣」變成了「劊子手」，文革受害派的「毒草」又搖身變成了「香花」，曾打入「牛棚」的牛鬼蛇神，又大搖大擺的「回朝」，不但恢復了名譽」，還威過舊時，這就充分說明共產集團是沒有是非之分的集團。因為沒有是非，現在的各級幹部為了免於惹火燒身，對上級交下來的「運動」，都不敢也不肯去認眞執行，完全是得過且過，拖着盼望大變的心情，陽奉陰違，推拖了事。

陝西民謠表心聲

陝西民間的民謠，形容當前中共集團內部的情況是這樣的：「中央地方兩條心，運動鬆垮難抓緊，但見中央下命令，不見地方去執行。」

另一首陝西民謠又以「如今的幹部」為題，描述共幹的心態說：「遇到問題，心無主張，看到問題，避而不見，講到問題，模稜兩可；遇到問題，明哲保身；處理問題，避重就輕。」眞是形容得入木三分，維肖維妙。



陝西民間還以「現在的羣眾」為題，流行一首民謠說：「想到運動，魂不守舍；見到運動，人心惶惶，講到運動，談虎色變，遇到運動，能避就避，參加運動，不運不動。」其中談虎色變這一句，的確是大陸同胞日夜焦慮不安心情的傳眞。因為一般共幹，特別是低級的共幹，經常假藉運動之名，作威作福，亂抛帽子，亂加上莫須有的罪名，分分鐘都可以拘捕任何一個羣眾去折磨。而共幹與共幹之間，又是派系林立，順從了這一派，即開罪另一派，等另一個運動掀起來，共幹與共幹狗咬狗骨，被牽連作替罪羔羊的仍然是無辜的老百姓。所以，陝西民間有一首流行的民謠這樣說：「看到這運動當瞎子，聽到運動當聾子，講到運動當傻子，參加運動當啞子。」由此可見大陸同胞困坐愁城的慘況。

天怒人怨總是恨

別以為大陸同胞能有裝聾作啞，扮傻扮盲的自由。一般共幹為了向上邀功，也不輕易放鬆一個以消極來應付運動的羣眾，開會時澈底做到「沒有講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講話的自由」，於是，大陸同胞又祇好想出另外的一套方法來應付。這套方法以下面一首民謠最傳神：「如果你肚子餓，你要綁緊褲帶說吃得飽；如果你肚子飽，不要忘記快快說領導好；即使你拉肚子，你也要說在舊社會飯都沒得吃，那有機會拉着褲子跑。」

從陝西民間流行的民謠，充分表達出大陸同胞苦難的心聲，既悲憤也夠諷刺的了！

共產黨在天怒、人怨、民恨的情況下，還能垂死掙扎到幾時呢？

我看藝術與色情

林惺嶽

我們不要以為打着藝術招牌的作品就不會涉及色情，也不要一味認為凡是裸體題材的繪畫一定含有色情。畫家想要開拓人體藝術表現的幅度，其做法不是蓄意與道德觀念相對與衝突，最適當的方法是提高創造質素，使之超越於道德上的顧慮，達到古人所謂「樂而不淫」的境界，使觀衆在人體畫作品之前，感染畫家筆下的美感，而不興淫亂之想。



在台灣藝壇，人體畫一直是繪劃創作領域裏，比較薄弱而又容易引起爭論的一環。

人體畫的表現之所以比較薄弱，部份原因乃是介於台灣人體畫的學習環境不太方便，以致創作風氣也不太盛，容易引起爭論的原因是，由於西方的人體寫生方式引進來以後，容易觸及傳統性道德的顧忌。這裏面所牽涉到的問題，仔細追究起來，實在非常複雜。雖然維護藝術表現至上的人，往往埋怨台灣社會的觀念與風氣不夠開朗。但是依我看來，繪畫創作者本身也要負起甚大的責任，因為民國以來，人體畫的演進與發展，還沒有表現出足夠令人心服的成績。所謂令人心服，換句淺顯的話來說，就是人物畫特別是裸體本身，應該具有它的表現特質及動人的力量，使人傾心於藝術表現的美，而不致鑽入人性與色情的聯想裏去。固然這個問題的關鍵，很難在文字上澈底的解說清楚。不過創作表現的成就所逐漸導向的潛移默化之功，是遠超過文字的功能的。

中國到底是一個在性道德方面比較嚴肅與保守的國度，也許在崇尚急進與開放的人看來，會感到不耐。但從另一角度看來，我認為咱們傳統的嚴肅與保守的觀念，也有其良好的一面。它至少可對色情濁水的泛濫，產生過濾與淘洗的作用。也可抵制那些藉藝術之名而行色情之實的勾當。不過嚴肅與保守的道德觀念，總會阻滯人體藝術的深入發掘與拓展，面臨道德觀念的阻力下，畫家想要開拓人體藝術表現的幅度，其做法不是蓄意與道德觀念相對立與衝突。在我看來，最適當的方法是超越。也就是提高創造的質素，使之超越於道德上的顧慮。達到了古人所謂之「樂而不淫」的境地。使觀衆在人體畫作品之前，感染於畫家匠心獨運的美感，而不興淫亂之想。這在創作上，就需要經由一種高明點化的手法來加以經營。纔能造就理想的畫面。在這方面，值得探討的課題很多，在此我只想簡單的提出二個問題來與大家研究。

首先是觀念上的認識與調整，我們不要以為打着藝術招牌的作品就不會涉及色情。也不要一味認為凡是裸體題材的繪畫一定含有色情。最主要不是在於題材本身，而是表現的成就如何？我們應該先去看看畫家對人體的題材，以怎麼樣的方式去處理，表現的結果又如何，然後再下定論。最好不要一聽到畫家的作品是人體畫，尤其是「裸體畫」，就馬上不加思索的妄加議論與臆測，這種盲斷風氣的流行，我本人已經身受其擾，最嚴重的誤解是，有人認為我林某人在西班牙飽餐秀色，曾經到過西班牙的人，則攻擊我誇大其詞哄騙國人，西班牙女孩即使大方，也不至於隨便在外國畫家前袒露身子供人作畫，這種反應及流言，實令我啼笑皆非之感。因此，我覺得在此有澄清的必要，我在西班牙將近三年，從未面對面畫過裸體的女人，也從沒有任何一位西班牙女孩自動袒胸露背的讓我畫。何况我也從未對任何我所遇見的異國女孩做過如此要求，西班牙女孩之大方及和氣，只是當你向她們表示畫她時，大都能夠從容的讓你畫，有的甚至自動刻意的打扮來滿足你的願望。

因此，我在咖啡館及朋友家聊天的場合裏，曾找機會畫了不少素描與速寫。這些素描與速寫就成為我畫油畫的重要參考資料，既然我所實際寫生的都是衣着自然的女孩，為什麼畫出來的却大多是裸體的女孩呢？



畢業於師大藝術系女畫家汪壽寧近作「裸女」。

這當然得自另外的資料，這個另外的資料就是人體攝影。自從西班牙局勢開放以來，社會風氣也隨之鬆解，在這個新風氣下，大量的裸體攝影開始湧現在種類繁多的雜誌上，我有計劃的加以選擇而剪貼收集下來，我就以這些裸體攝影圖片以及前面所提的人像素描及速寫，去做油畫創作的資料，以自己的觀點加以綜合構思，而產生了我的人體畫。這種手法，本來就是我在創作上所一貫運用的，無論風景或靜物畫都是一樣，我是從來不面對實物直接寫生作畫的，因爲我認爲直接的寫生入畫，會牽制主觀創意的施展，寫生所得及圖片收集，對我來說，只不過是正式創作的第一手資料而已。

在創作上，我個人一向認爲一幅畫的畫面猶如一個舞台，畫家就是「舞台」的「編導」，從客觀世界所得到的印象及資料就是「演員」與「道具」，一幅畫的「畫面舞台」能否有成功的「演出」，端賴「編導」能否主宰性的支配與編排「演員」與「道具」。因此，我的畫面所出現的東西，往往並非取材於同一時間或同一地點裏的事物，譬如想畫一幅站在陽台上撫弄白鴿子的少女。我不會特意去請一位穿著適意服裝的少女，再想辦法找來幾隻鴿子讓她撫弄，然後請她站在一個清爽的陽台上，讓我一口氣的畫下來。實際上，在現實的世界裏，很難出現我想像中的景象與安排。然而，我不能因現實條件的不夠充分就遷就於現實之下，我必須辦法突破客觀的刻板羈束，來達到創作的目的。我的方法是從我剪貼的圖片或寫生的素描裏，取擇可以適用的資料，甚至從電影鏡頭或街頭的觀察中去搜尋靈感。



林惺嶽作品之一

如此綜合各方面的資料來塑造理想的少女圖像，有時爲了刻畫少女雙手的特殊動態，還會照鏡子模繪自己的手，再加以修改而後配合到畫中的少女手上去。

另外，少女所置身的陽台，可能把朋友家的陽台或其他地方看到的令我喜愛的陽台，轉移到畫面上來。陽台外的遠景或海景，可以取之野外的風景，或回憶海邊的印象。至於整個畫面的色彩，則完全根據我個人的心思與想像，這就是我在作畫中經常所採用的方法與過程，我不認爲我的方法也能適合於別人，但至少可提出來當做一種研究參考。

我深深感到時下台灣仍有不少畫家在沿行着刻板的習作格式，實爲作繭自縛的現象。請一位職業模特兒坐在畫室的木頭椅子上，然後仔細而忠實的模，連帶也把畫室的布幔、桌椅、花瓶等等擺設也原原本本的搬到畫面裏去，如此公式化的作畫方法，除非有超然的功力，否則難免陷於平庸與呆板，這就是爲什麼台灣的人體畫往往不如風景畫來得生動自然的原因。「寫生」的意義似乎已被日愈狹義化了。

我們應該以一種較富彈性的觀點來闡述「寫生」的含義。依我看來，所謂「寫生」，只是在強調實際觀察的重要性，並與客觀自然保持連繫。但此連繫却並不一定是直接而刻板的。當攝影家們能夠運用各種暗房的技術，而使攝影作品呈現超越現實限制的多種變化之時，畫家還在一筆一畫有根有據的實物對照寫生作畫，未免顯得太過收縮與胆怯了，只要運用靈活的繪畫頭腦，畫家絕對比攝影機的鏡頭更具表現彈性與機能。

事實上，無論是東方或是西方許多傑出的人物物畫的作品，同樣不是面對實物直接寫生出來的，在中國繪畫傳統中的「傳移模寫」手法，如果運用巧妙，畫像就就能以主觀的意念去駕馭客觀的印象，即使注重寫生的水墨人物畫，也是間接手法下的產品，在近代以還的中國水墨人物畫家中，最令我激賞的，當推傅抱石，他的人物畫特別是對女性的描繪，極富高貴與典雅的韻味，在「傳神」的造意上，傅抱石實超過徐悲鴻之上，傅先生怎能夠繪出那麼高尚而具有創意的仕女畫，其創作的技法與方式我不清楚，但有一點我可以斷定，他的人物畫絕不是面對某一個人寫生出來的，而是經過他個人獨自的主觀運思下描繪出來的。他可能是一位具有深厚寫生訓練的畫家，但他的作品並不是直接寫生下的產品，否則畫中的綫條的墨色渲染，不可能那麼的靈巧與飄逸。在西方，基於人物畫的興盛，故名家輩出，其中我較喜歡的，是北歐畫家們的作品，他們的人物畫表現出極特出的抒情與詩意。

我堅信，女人的肉體實在是自然界最美麗最值得禮讚的題材之一。因此對它的表現不能失之刻板與粗率，只盤守在光綫的明暗，空間的遠近，與解剖的正確下上下功夫是不夠的，主觀的構思及創意的想像的注入，纔能將人體畫升到詩的層界上來。

卡達空談人權運動

人權運動的主要對象，是極權制度。在那制度下人民的基本自由被剝奪，自由意志被斥爲「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不容不同意見存在，沒有平等的辯論，也沒有反映民意的輿論；統治者可以隨意剝奪人權，拘捕人，囚禁人，傷害人，奴役人，處死，不講法律，也沒有律師爲人辯護。蘇聯和中共所行的共產制度，就是典型的極權制度。中共「後來居上」，其橫蠻殘暴，無法無天，尤甚於蘇聯。在中共極權暴政下，大陸上不僅一般人民的人權慘遭蹂躪，即共黨黨員及各級幹部，一旦失去權力莫不慘被鬥爭，連發言權也沒有，身在何處？情況如何？除少數幾個當權派外，任何人也不知道。試想自北平政權建立以來，到今日的華鄧政權，有好多人民、好多學者作家、好多共產黨員、幹部失去自由、生命或「下落不明」？他們受迫害時，連與親友連繫、向外通信息、表示意見的權利、機會都沒有，而蘇聯爲人權奮鬥的沙卡洛夫與蘇辛尼津等，却多少還有這些權利與機會。兩相比較，中共的極權殘暴，確有「後來居上」之勢。此爲全人類共知共感的事實，卡達總統「決不放棄維護人權的奮鬥」講話，如爲肺腑之言，對共產極權制度應取何種態度呢？對最橫蠻、最殘暴、最蔑視人權的中共又如何決策呢？這不僅是用言論，而是需要以行動答復。

美國當局似乎很注意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的人權問題。事實上這些地區的國家，多屬未開發者，人民生活比較窮苦，社會比較落後而不安定，因之享有人權亦不如已開發的先進國家多。基於民主自由立場，注意其人權保障情況，協助其社會安定進步，雖是正當的作法。但應同時注意另一情況，即共產黨及其外圍，還有野心政客，利用人權問題，叫囂民主自由，破壞社會秩序與國家團結，從而顛覆民主，建立極權的情況。越高寮的巨變浩劫，就是最好的殷鑒。在此情形下，如不助這些國家安定、進步、團結，進而增進人權，而以先進國家的標準，提出人權問題，豈不是帮助共產黨利用民主自由，來顛覆民主自由，建立極權國家控制人權？卡達總統「維護人權的奮鬥」，對這些國家的內外關係及各種實情，亦應深入了解，採取對策，促進這些國家的安定團結，民主進步，人權發達，而不要像在越高寮之所爲，予極權主義者以可乘之機。這也需要見之於行動，光是好聽的言辭是不夠的。

如上所論，維護人權、發展人權的主要障礙，是極權制度，而卡達却又去和世人皆知的蹂躪人權最厲害的中共講「關係正常化」，則就令人難以瞭解其所持的立場與「理想」了？

—卿山

萬斯反對布氏訪平

據華盛頓的事實報導，美國國務卿萬斯曾反對白宮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布里辛斯基不久前的訪問北平之舉。這證明萬斯與布里辛斯基之間的衝突並非虛傳。

據來自華盛頓的消息說，目前在華盛頓可以明顯地感覺出，布里辛斯基與萬斯正在競相爭取卡達總統的信任。換言之，這兩位美國政府中參預外交決策的高級官員正在爭權。

如果這項競爭繼續發展下去，那國務院與國家安全會議之間的對立關係，將可能發展到極惡劣的地步。但是，如果卡達能夠把布里辛斯基與萬斯的分歧力量，調聚起來，那他就很有機會爲其政府塑造一項更有效的外交政策。

說起來，萬、布之間的競爭是卡達的錯。如果在過去十七個月中，卡達能明確地告訴其僚屬，他希望採行何種政策，那萬、布定然會照其指示行事。

對布里辛斯基而言，這種鬆散沒有架構的情形令他至感焦慮。他是個受過嚴格學術訓練的專家，喜歡以書面把各種觀念及構想歸納出來，因此，他在感受到卡達這種政策種觀念及構想歸納出來，因此，他在感受到卡達這種政策概念闕如的情況後，乃建議以蘇聯擴張主義的理論來填補這種「空虛」●而這兩三年來蘇聯的擴充武備計劃及在非洲的干預行爲，均使得布里辛斯基的蘇聯擴張理論益發可信。

對萬斯而言，由於自己是律師出身，擅於靜默地斟酌各種紛歧的意見，因而乃認爲卡達在外交政策上的無架構做法，正使他有機會進行逐項解決問題的外交。萬斯既非歷史學家亦非學者，因此他未能提出說明困擾人們的蘇聯外交政策各種表現的理論。

萬斯對於蘇聯的看法，主要是得自他以前與莫斯科代表談判的經驗。不久前，他在接受「時代」雜誌訪問時會說：「我認爲，重要的是我們須試圖尋求與蘇聯的共同基礎。我相信，只要我們在國內維持必要的軍事力量，我們就不應該害怕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因而就自然能接受最惡劣情況動機的理論。對此必須採取較實用的態度。」由此可見，在關於蘇聯的觀點上，他與布里辛斯基的歧異是非常大的。對卡達而言，其僚屬立場對立的這個問題，不在於他是否能容忍他們的歧見，而在於他能否發揮萬、布兩人的不同才能，以制定一項較明智的外交政策。

萬、布之間的歧異已是極爲明顯的事實。如果這項對立演變成官僚間的衝突，或者因而使莫斯科得談判的優勢，那應該負責任的是美國的元首卡達。

—一知

蘇聯艦隊演習的目的

所注視。蘇聯的演習分兩個地區進行，一在日蘇爭執、主權未定的擇捉、色丹、齒舞、國後四島的週圍海域。參與此項演習的蘇聯部隊包括陸、海、空三軍，其中有導向飛彈巡洋艦二艘、導向飛彈驅逐艦一艘、潛艇一艘、武裝部隊約三千名，是蘇聯在本地區歷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演習。蘇聯軍方宣佈，此一演習自六月八日至十二日，附近地區為危險地區，所有外國船隻應各遠避，不得進入。另一演習在台灣與菲律賓之間的巴士海峽進行，主要演習課目為反潛艇作戰。此項演習自上月廿八日開始，目前担任此項演習的一支蘇聯大型特遣艦隊，正在向東移動，本月七日已到達琉璜島與關島之間。據一般估計，此一蘇聯艦隊可能在擇捉島的演習中扮演「敵方海軍」的角色。換言之，蘇聯此次在太平洋的演習，始則分兩個地區各別進行，而最後則合而為一。

我們不認為如日本防衛廳官員所推測，蘇安排此次演習，乃純為對日本政府決定恢復其與中共之間「公平友好條約」的談判表示不滿。警告日本不可參與中共所倡導的「反霸——實即反蘇聯盟」，自不失為蘇聯發動此次演習的動機之一。但是重要的意義是向美國太平洋的海權挑戰，表示蘇聯繼印度洋之後，已有力量介入太平洋海權的爭奪，太平洋已不再是美第七艦隊獨自稱雄的海域。

一支以海參崴為基地的蘇聯太平洋艦隊，得能伸展其活動範圍達於琉璜島和關島，除作為主力的艦艇以外，需要多少補助性的艦隻？前此據日本方面估計，一向被視為蘇聯最小海軍力量的太平洋艦隊，現已擁有七百五十艘各型艦隻，擁有巡洋艦、驅逐艦及核動力潛艇多艘，裝配有各型最新的飛彈。此對美國言之，寧非一現實而殘酷的挑戰？它顯示：在今日美蘇對峙的情況下，全世界不可能有眞正權力眞空的地區；美國實力從何處撤走，蘇聯力量即畧無疑問地追蹤進入。一九七五年，美軍脫出越戰，越南隨即成為蘇聯的勢力範圍。如今，美國還有重劃其太平洋防綫的擬議，蘇聯在美國此等行動中不會放鬆一步，將一直追蹤到加利福尼亞海岸為止。當然，更重要的是海上的通道，如台灣海峽、巴士海峽、對馬海峽、麻六甲海峽，無不在蘇聯覬覦之中。一旦美國及其亞洲友邦的力量不足以維護此等海上通道的安全，未來局面豈堪設想。

對於蘇聯太平洋海軍活動最感驚懼的，當然是日本。日防衛廳長官金丸信，在初步與美駐日大使曼斯菲德就加強兩國安全問題完成磋商後，即將前往北約組織及華府訪問。

余歆人



胡辛王準岳母談女兒

他之間的羅曼史，雖然是「私人」的事情，但是他們也事先告訴我。我現在迫不及待要到安曼，參加他們的婚禮。」

哈立比小姐在高中的時候就對阿拉伯語言有興趣。這可能和她的家庭背景有關。麗莎的祖父是在叙利亞誕生的，不久，整家遷往黎巴嫩，哈利比先生就是在黎巴嫩出生。麗莎父親地年輕的時候，就移居到美國，並在達拉斯定居。麗莎就是在達拉斯誕生。

哈立比先生在甘酒迪時代，出任聯邦航空總署署長。也算是甘酒迪時代炙手可熱的人物。麗莎從小就隨着她父親週旋於權貴之間。對她的歷練，不無幫助。

哈立比在甘酒迪被刺之後，就離開聯邦政府的工作，前往紐約，參加泛美航空公司，不久出任總裁的職務。麗莎在她父親就任泛美總裁這段期間，經常出國遊玩。她的一位閨中好友說：「麗莎一直對學習阿拉伯文化有狂熱。她不但能說流利的阿拉伯語，而且對阿拉伯歷史文化背景有深刻了解，再加上她從小就有社交經驗，相信今後她一定會成為胡辛國王的賢內助，而且也會成為安曼的社交名流。」

哈立比先生和胡辛國王的私交甚篤，現在又結成親家，今後對哈立比推展中東業務來說，未嘗不是一個有利條件。目前，哈立比自己設立一家航空顧問公司，總公司在紐約第五街六四〇號，生意非帶好。

約旦王國駐華盛頓大使阿不都拉。莎拉已正式宣佈胡辛國王和麗莎．哈立比小姐的喜訊。並說麗莎．哈立比也正式皈衣回教，取名諾亞．艾爾，胡辛。意思是說：「胡辛國王生命之光」。

麗莎的弟弟克利斯丁，現年二十四歲；妹妹亞莉莎，現年廿三歲。弟妹倆對姐姐將要做皇后也感到高興。亞莉莎說：「姐姐的保密功夫很到家。我只是在好事已成定局之前數小時才知道的。」

麗莎的母親告訴記者：「麗莎歡喜駕帆船，打網球，經常手不釋卷，以前是一個業餘攝影家，但是在不久前轉為職業攝影家，而且很有成就。她曾為了研究鳥類的習性和拍攝照片，會隨一羣攝影專家到澳洲，足跡遍全國。很多人跡罕至的深山大澤，都有她的蹤影。所拍攝的相片都成為有紀錄性的傑作。」

一年多以前，麗莎受聘於約旦皇家航空公司，負責設計和建築部門的工作。她說：「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會變成『胡辛國王生命之光』。這可能是阿拉眞神的安排吧！」中國有一句古話「侯門一入深似海」。對麗莎今後的命運來說，是好？是壞？也許只有阿拉眞神才會知道了！

李凱詩

評北平集團的知識分子政策

李復華

華鄧集團對知識份子的態度和政策，的確作了相當大的改變，但這種改變，僅是爲其統治階級目前的利益而作，一旦利用價值消失後，他們又會被一脚踢開。即使中共的領導人，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陳紹禹、劉少奇。那一個不是知識分子出身，他們尚且如此，何況不是共產黨人的知識分子！

中共誘騙知識份子的新花樣

華、葉、鄧集團於召開「五屆人大」，重建其政權體制之後，對待知識份子的態度和政策，的確作了相當大的改變，不僅宣稱：「要正確對待知識份子」，要恢復毛澤東「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且一改其前此歧視知識份子的態度，裝出同仇敵愾的樣子，大罵四人帮歧視知識份子；更擺出一副儼然求才若渴、和與民更始的禮賢下士姿態，以騙取大陸及海外知識份子對它的再信賴與再合作。其所玩耍的新花樣，槪畧如次：

一、猛烈攻擊四人帮指埋頭鑽研科技、作育青年人才，和爲社會主義事業而創作的高級知識份子爲「脫離政治」的「白專份子」和「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從而加以整鬥迫害的措施，並予以平反、摘帽和安撫。

二、指斥四人帮認爲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是兩個對立的階級，乃是歪曲。確認只要爲社會主義建設而積極鑽研科技或作育新才的知識份子，便可算「紅專」份子；這樣的腦力勞動者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也是無產階級自己的一部分。

三、指斥四人帮對科技教育機構的「政治掛帥」，取消這些機構的革命委員會，改行技術與教育的崗位責任制。

四、恢復教育科技工作人員的職稱（如教授、工程師等），命令各省市提升若干這種人員的職稱。

五、減少政治學習、充實業務時間，規定教育科研人員每週的作業時間，不得少於六分之五。

六、對文革中被誣之寃案，予以清查昭雪。教學科研技術人員之被黜職或安排不當者，予以恢復和糾正；其生活困難，子女就學就業、入黨入團、夫婦團聚困難者，量情設法照顧；已退休而有專長者，仍可分配工作，或聘爲顧問。

七、放寬學術研究寫作的一些自由。

八、擴大並簡化重點高等院校之海外招生，優待並爭取海外高級知識份子赴大陸服務。

九、通令各省市，落實此一「黨的知識份子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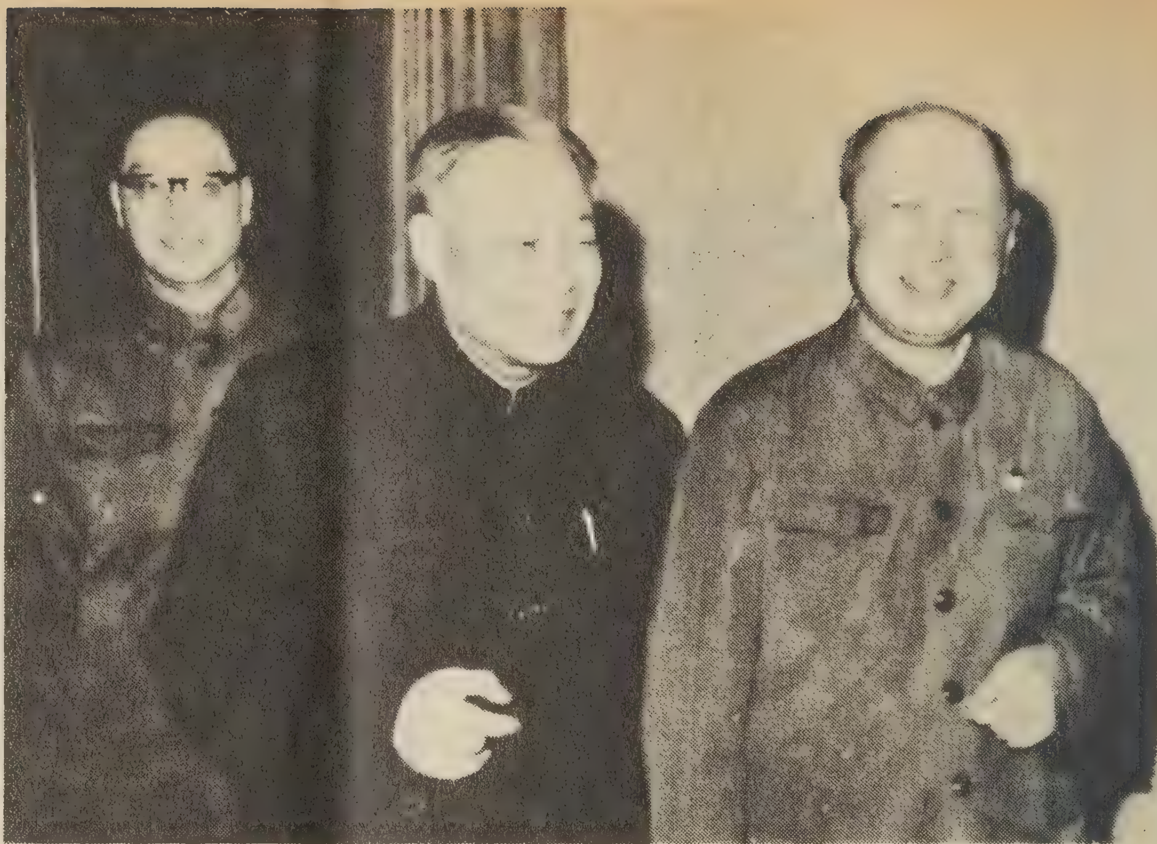
十、加強教育改造，使成又紅又專的無產階級知識隊伍。綜觀這些新的措施，對大陸知識分子言，確屬優容有加，已極盡拉攏團結之能事，海外不明其兩面性本質和統戰底牌者，是不易迅速識破其欺騙陰謀的。

一個比鳴放更可怕的新騙局

一個狡詐陰險集團，越是對人說的娓娓動聽，做的無微不至，便越陰險可怕，上面華、葉、鄧集團對知識份子所玩的新花樣，就正是這樣的一種政治招數。他們所作的那些優容寬大和熱忱照顧，不僅仍堅持階級利用的立場，更基於派鬥的立場。他們優容照顧的只是那些科技高級知識份子，並非對所有知識份子一視同仁。他們力爲平反復職復權的，也只是文革期間和劉鄧派老幹部同被打擊迫害的反毛反文革高級老知識份子，對於那些未反毛，未受文革迫害的新老知識份子和那些新老知識份子出身的共軍共幹，不僅仍續予虐待，更且假借「揭批四人帮餘黨」之名，大扣「風、溜、梧、震」的帽子及「新生反革命份子」「違法亂紀」和「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等罪名，透過所謂「雙打」運動，正在鎭壓摧殘，廣事派鬥株連。所以，拆穿了說華、葉、鄧集團的新知識份子政策，實在只是安撫被文革打擊的老知識份子，誘騙海外純潔愛國的高級知識份子，爲其集團統治賣命建設，培育科技人才和實現四個現代化效勞；同時更要他們也自相殘殺，帮同他們對付那些反共反華鄧的勢力，來渡過毛澤東死後，政治分崩離析，軍、經脆弱落後，以致迄仍危機四伏的這個新的過渡時期罷了。文革前後被迫害奪權的老知識份子和幹部，如馮友蘭、胡風、章乃器、潘光旦、羅隆基、章伯鈞、張東蓀、兪平伯、陸定一、楊献珍、薄一波等人，迄未爲其平反復職，這一事實，不正可說明華、葉、鄧集團的這套迷人的新花樣，實際上只是一個新騙局麼？

如若以之與毛澤東在前一過渡時期所玩「四大階級聯合專政」「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和「言者無罪、知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那個「鳴放」騙局相較，可能更爲可怕了。在最近的一次「全國科學大會」中，華、鄧都高唱毛「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那套方針，鄧小平並且斬釘截鐵的說，「專了就是紅」，「爲社會主義服務的腦力勞動者，就是無產階級自己的一部分」，這豈止表示「長期共存」，簡直是說，可以成爲一家人，不再分彼此了。比毛唱的更爲動聽，自然也更可怕。因爲，毛澤東那張支票，兌現出來的是「右派反革命份子」，「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和「白專份子」。華鄧所開的這張支票，數目既然更大，將來兌得的，必然是更要命的一套，不是帝國主義派來盜

竊國家情報的走狗，便是「長期混進無產階級革命隊伍的叛徒國特」！都是要殺頭的！



錢學森(右)、錢三强(中)爲華鄧拉攏知識分子的樣板。

目的主要是挽救他們自己

「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咀上共產黨人，心裏無我忘我，唯我獨尊，個人的權力安危，凌駕一切。在內外派鬥，風緊雲急，社會動亂頻仍，岌岌不可終日的華、葉、鄧集團，自逮捕四人帮以迄現在，長年奔忙的，除了鎮壓反抗，排除異己，便是召開會談，奪權分贓，奴役蒐刮，安帮立寨，準備吃掉對手，然後向外掠奪。派系權力鬥爭，乃是骯髒的玩藝，國內外同胞無不厭恨透，華、鄧雙方，都心裏有數，如果不做作些諸如「實現四個現代化」、「快速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提高中國現代化科學技術水平」、「建設現代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之類的建國興邦和趕超圖強的假象，來掩飾一番，那個表面上是揭批四人帮，骨子裏是華鄧兩派互相爭權奪利的鬥爭，又怎能博取支持，而「進行到底」？何況我政府各方面建設的突飛猛進，已贏取了大陸海外絕大部分的人心，和國際的重視。這個力量隨時可使中共崩潰敗亡。他們焉能不急謀自保？他們之尚能暫事妥協相處，並不惜退却讓步，以一面爭取知識份子的諒解與支持，期能在科技與經建上挽回劣勢；同時恢復「政協」組織活動，加緊對海外僑胞的統戰，力圖孤立我政府；更不顧國際共黨的指責，到處揷手反霸，替美國、日本和歐市各國，充當反蘇先鋒，以騙取此等國家與其加強關係，供給軍經科技設備，妄想結合國際反霸與海外反台兩個統戰陰謀，困阻我們提早打回大陸！據估計他們花在這些陰謀活動上面的人力物力，比他們用於搞四個現代化和發展經濟建設的，可能要多得多，可見他們今天的回過頭來又大拉知識份子和海外僑胞學人，醉翁之意，與其說是在於眞心結好和照顧知識份子，或是眞的爲了要強大國家民族，毋寧說是爲了維護他們那個極權奴役的組織，免被迅速推翻或打倒。

可能的演變

中共是個由黨專政的組織，黨的領導班子和思想路線，如果不健全、不團結、不一致，則縱有甚麼好看的計劃，都將會隨着其政治上的分歧派鬥，而成爲具文，甚至適得其反。他們今天所吹擂的「實現四個現代化」、「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要在十幾二十年內各方面都趕上或超過美、英等先進國家」等等，早在其八屆黨的全大會上就已吹過了，但由於其黨內分歧分裂的一連串派鬥結果，竟走適得其反，比我政府在台灣的努力成果，都要差上十年二十年，就是最好的例證。華、葉、鄧集團今天的計劃，在具體進行上，以科技的發展爲基礎，因而知識份子的團結御用，成爲關鍵性的一環，其能否作好，要看其黨的能否團結，領導班子的是否健全。設若不能一致，而仍各懷鬼胎，分歧互鬥，則知識份子的團結運用，及科技暨農、工業的建設，勢必走樣或停滯不前。

目今中共內部華、鄧兩派貌合神離、爾虞我詐，始終暗鬥不已，反應於所謂知識份子政策的落實上，便也各自爲謀，形成鄧派偏護老知識份子，和華派庇護新青知識份子的分歧乃至對峙的局面。而鄧派對高級老知識份子的平反優容，自然伴隨着對新青知識份子的報復，不僅刺痛了華派，激怒了四人帮餘黨，也引起了廣大工人農民和知青的不平與憤恨，爲華派和四人帮提供了社會基礎，已逐漸引發了反鄧派的新鬥爭，使鄧小平派揭批四人帮擴大翻案的活動，因爲受到上下內外的阻鯁，而亦逐漸走向極端和過激。如此的演進，一旦中間協和的元老勢力削弱或失去作用，則毛澤東「我死後右派必然得勢，但幾年後左派必會組織起來，又把右派打倒」的預言，是很可能被猜中的。知識份子既仍心存餘悸，見此情勢必又退縮不前，「四個現代化」與「十年經濟發展規劃」，不能獲致此一關鍵性條件的支持，勢必難期兌現。目前大陸各地反華反鄧互見，民間之反共動亂頻繁，「一批雙打」正在大幹，華鄧集團情急動刀之情，業已不能控制，敗象已現。如此的一個充滿危機的賭局，有識之士，豈可糊塗下注！

再者，中共對海外知識份子，向極歧視戒懼，素有中共「原子之父」之稱的錢三強，盡幾十年的辛勞，到今天亦不過是一個沒有發言權的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在海外舌弊唇焦地爲中共宣傳的王浩教授，聽說還被他們鬥過；韓素英亦有好久不再開聲了。戒之哉！戒之哉！

警告美國的政客

古鶴翔

岳騫先生提出，倘若美國承認中共，則我們可以採取有限度的聯蘇政策——開放一個外島，讓蘇俄停泊軍艦。

筆者認爲，這是一個原則性的問題，決不能出之以輕率。

首先要指出的是，蘇俄決不是好東西，它一貫來要赤化全中國，以至全球，事實是：地球上的赤色政權，包括中共在內，都是蘇共作出來的「俑」。與蘇共打交道，十分危險。

還要指出的是，中國是講求原則的，蘇共是人類的公敵，我們怎能因爲一些美國政客的倒行逆施而自毀原則？

當然，岳騫先生的建議，完全出於愛國熱誠，無可非議。

回顧抗戰初期，蘇俄是唯一給予中國物質和經濟上「支援」的國家。一九三七年十月，美國總統發表的「免疫演說」，對日本侵畧者雖然猛烈抨擊，但只是空口說白話。

當然，蘇俄對中國的「支援」，另有目的，是使國共「合作」，使共產主義在中國成長。

近日，竟然有美國以軍火供給中共的「傳說」，這些「傳說」疑眞疑假，正與布里辛斯基赴平一樣詭秘。

我們要問：爲甚麽布里辛斯基赴平，竟然選擇蔣總統就職之日？爲甚麽不帶記者同行？是否進行臭名遠揚的「秘密外交」？

我們還要問：忠誠的盟友重要，還是以美國爲敵的中共重要？道德重要，還是「權術」重要？

由尼克遜、福特，以至卡達，都不停地進行損友媚敵的勾當，難怪有些愛國的同胞忿忿不平，而有「聯蘇」的建議，這是人情之常。

其實中華民國的國策已定，先總統的遺訓就是「堅守民主陣容」，蔣經國總統也堅決表示遵守遺訓；「聯俄」之議，當非國策。

我們必須認識的是，美國的政客，由尼克遜、福特、以至卡達，其施政目的，決非以國家民族及人類之福祉爲鵠的，他們的一切措施，均以「連任」爲目標。

爲多連任總統，就要製造「和解」的假象，就不惜損友媚敵，就不惜犧牲原則——

卡達滿口「人權」，却對世界上最殘忍的中共拉交情，卽是此故。

不過，美國究竟是民主國家，美國人民，絕大多數反對損害我們，所以由尼克遜、福特，以至卡達，暫時都不敢與我斷交、廢約。

高華德參議員一再聲言，美國總統無權廢約，除非參院批准。

最近，海契參議員宣稱：中華民國台灣省是共黨統治下老百姓希望之所寄，台灣是中國歷史上最自由，治理得最好和最繁榮的省份。

海契參議員指出，中共在韓戰中殺死美國士兵，支持共黨在越南的侵畧，並且是殘暴的高棉共黨領導層的主要支持者。

海契參議員說：「值此政治上的機會主義猖獗之日，我們決不容許我們的總統出賣自由中國的人民。」

海契參議員指出，出賣中華民國將是道德上的錯誤，而且和美國的利益背道而馳，也和美國的經濟利益有抵觸。

目前，約有一百萬名美國人響應海契參議員的意見，要求卡達「立即重申對自由中國的支持」。

倘若卡達竟然自毀重視道德，尊重人權的諾言，只求聳動一時的「聲譽」，必將成爲美國史上的罪人。

理由很簡單：損害忠實的友人，擁抱決心埋葬美國的妓女，能夠有好結果麽？

承認中共，損害友人的結果，將使亞太各國看不起美國，包括中共在內。

如果美國不在南越撤退，蘇俄和古巴，怎敢在非洲橫行？

倘若承認中共，全世界都會看不起美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遲早也會瓦解。——誰會再信任美國呢？

談勇

勇敢是一種美德，可惜有大勇的人寥若晨星。

二十世紀的第一顆晨星自然是蔣公中正。在永豐艦事件及西安事變裏，蔣公攘臂赴孫中山之難，嚴辭解斥張學良之謬，完全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北伐時以寡擊眾，抗戰時以弱敵強，處處表現出革命家的大勇。

印度聖雄甘地反對使用武力，但他並不軟弱，他寧死也不放棄自己的理想。英國人可把他關在獄中，但不能不在他的道德力量下低頭。這是宗教家的大勇。

現在，請看看明報記者筆下之「勇」：「大陸客挾刀偸渡濠江、水警鳴槍勇擒兩漢。水流轉向一日五人泅來，中澳治安人員加強戒備。」（見六月五日明報）用槍擊傷追求自由的同胞，這就是澳門水警之「勇」，也就是明報記者歌頌之「勇」！

看到「解放」、「進步」、「勇敢」等詞的濫用，造字的倉頡應該痛哭：「文字的靈魂已死！」

齊冥

蔣總統經國先生知勉錄

本刊

蔣經國總統，氣魄雄偉，高瞻遠矚。他對國家民族前途，充滿樂觀，但對我們全國軍民宣示，卻是：戒愼戒懼，積極奮鬥。他在五月二十日就任總統那天的文告，有句名言說：「革命救國的壯舉，不是用鮮花紮成的牌樓，而是用血汗凝聚的長城。」尤其眞摯。現在本刊就他平日說過的一些勉勵國人的話，錄出來讓讀者深入去思考並互勉勵。

「天下事，甚麼會比愛國更重要！眞正愛國的人，不憂家貧，不怕身死，惟日夕以國事爲念，捨國事之外，再也沒有事使其牽腸掛肚。故具有大作爲英雄，眼中實無所謂艱險、無所謂成敗、無所謂不可爲。總之，一個血肉之軀，不論是發之於言論，抑或進而爲文事，爲武事，都悉以國家爲依歸。」

「復國並不是收復了國土就算，復國以後必須建國。復而不建，一定要得而復失：所以復國的眞正含意，它不是一種消極的解釋，而是充分具有着一種前進性、創造性的積極內容。」

「我們民旋的特性，就是不向人投降和屈服。」

「任何一個時代都有令人不滿意灰心的地方，我們今天，不要爲小的事情而失去去了大的目標：我們不要去追求次要的目標而要去開創我們的大方向。這個大的目標，大的方向，就是達成我們反攻復國的使命。」

「我們跟中共之間敵消我長的對比，可以更具體的從下面得到明確的認識——在政治上，我們是在民主憲政的常軌上，保持和諧，進步的常態：中共却在層出不窮的鬥爭整肅中，呈現一團亂局。——在經濟上，我們是以民生主義的經濟原則，以互助合作的精神，創造社會財當，增進全民福祉，促成國家經濟的穩定發展：而中共却無視人民的生活疾苦，生產的意願，和生計要求的自然法則，倒行逆施，因而始終無法擺脫貧窮、落後、困苦的糾纏。——在社會上，我們是以均富、安和、樂利爲努力目標，致力建立一個安詳、和睦、開放的社會；中共却在奴役迫害的血腥暴行中，擴大階級仇恨，製造社會不安

中國祗有一個，現在是中華民國，過去是中華民國，將來還是中華民國。

「只有一個中國，那就是總理領導我們創建的中華民國；只有一個法統，那就是基於三民主義與全民公愛所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只有一個政府，那就是經由民主憲政程序合法產生中華民國政府。」

「眞正了解共產主義的中華民國，而最後滅掉共產主義的，也必是中華民國。」

「出師表、滿江紅、正氣歌、是諸葛亮、岳飛、文天祥在他們一生當中，與敵人奮鬥中間所寫出來的一種文獻，那裏面講的要忠於自己的國家，忠於自己的思想，不向敵人屈服。」

「我們所爭的是國號、國歌及國旗，這三種是國家整體的表現，也就是代表國格，缺一不可。」

「我們國花梅花，最大的特色是天氣愈寒冷，愈能吐露芬芳。梅花最耐寒，最能經得起艱難環境的考驗，與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精神相同。希望大家發揮『梅花』精神，奮勵不懈，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建立堂堂正正的國家。」

「世界上一般國家的安危和強弱，並不在有形的軍事和政治力量，也不全靠科學的進步：重要的在於全國上下有統一的、正確的思想，和領導的重心。」

「使我們更有信心的則是中共本身的一團爛局，在它內部充滿矛盾、分裂、衝突、內訌，和不斷的整肅、鬥爭之下，以我們團結、和諧、奮發精神的壓力，中共政權隨時都能在一夜之間土崩瓦解。」

「中共正面作戰的力量是有限的，所要提防的是它那套『挖心臟』『鑽空隙』的滲透伎倆，滲透進我們的心臟地帶，滲透我們不注意的部門，來散播謠言，動搖士氣，製造分化，破壞團結。」

「今天我們好比同在一條船上，大家若能盡一己之責，朝一個方向努力的話，一定很安全。」

「我們今天是凡是在船上的每一份子，大家都往一個方向努力，就一定會安全，如果有幾個人想在船上挖小洞就成問題了。因爲小洞會成中型的洞，中型的洞又會變成大洞。所以大家要和衷共濟、風雨同舟、任何人不要在這條苦難的船上——苦難的國家中，再來挖小洞，來害大家，也害自己，這樣船會沉沒的，大家也會一起沉下去的。」

「台灣與大陸，雖有台灣海峽的浪濤洶湧，也隔不了我們血肉相連、聲氣相求的關係。迫切求自由的大陸同胞，會早日衝開鐵幕，在那海天咫尺的地域，和我們結合在一起，推翻中共暴政。

「失敗了再奮鬥，如果再失敗，就再奮鬥，一直不屈不撓的奮鬥下去，這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也就是爲甚麼我中華民族所以能夠屹立於世界，有五千年歷史之久的主要原因。」

「我們海外的每一人，愈在國家民族存亡，文化生命絕續的關願，愈能表現其忠肝熱血，愈能認同我們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生命。今天我們要挺起胸膛，豎起脊梁，更進一步建設，更進一步紮根，更進一步的投射我們光和熱，來共同完成我們復國建國的使命。」

日蘇關係進退維谷

陳金耀

在蘇聯的亞洲政策中，日本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亞安體系」中，日本的動向極具影響作用。在美國一九七三年所宣佈的「太平洋主義」中，日本是美國執行亞太地區政策的主要支柱。因此在美蘇與中蘇共關係中，日本佔有一個特殊的角色。

一九五六年十月，日蘇恢復邦交，曾留下一項懸案，那是有關和平條約的締結。蘇聯表示，它極重視對日本關係的發展，並爲此竭盡所能。布里茲尼夫正式宣稱：「在蘇日關係中，只有睦隣與友好合作才是應有的法則」；同時他警告日本「不要同走上那些想從蘇日關係中獲取漁利者所要它走上的那條路」。蘇聯所指，顯然是中共與美國。

現階段中蘇聯對日本政策的重心在防止中共日本反蘇聯盟的形成；削弱美國在日本的勢力；與之加強經濟合作。

一九五六年「蘇日共同聲明」結束了雙方的戰爭狀態，恢復了兩國外交關係；雙方原期望在最短期間內舉行談判簽訂和約。一九六〇年的日美「協作與安全保證條約」觸怒了蘇共領導，使蘇日關係難以進一步獲得改善。六十年代中期，蘇聯在亞洲的主要鬥爭對象由美國轉變爲中共，使蘇日關係有了轉機的先決條件。

一九六九年中蘇共關係惡化轉到高點，接着中共與美國關係的急劇轉變，日本對「尼克遜大陸之行」所產生的憤怒、中共日本關係的正常化，中共竭力破壞蘇日關係，凡此皆促使蘇聯重新檢討對日關係，一九七二年，蘇聯外長訪問日本，在領土問題上不堅持原先立場，容許日本獲得西伯利亞資源，應充擴展西伯利亞市場，口頭上支持日本反對中共，願與日本就東亞政治問題進行合作。同時，蘇外長要求日本保證不同中共發展有損蘇聯利益的關係。蘇外長的訪日，雖然沒有多大政治效果，但可視爲蘇日關係的分水嶺，因爲在此以前蘇日間是一個互相漠視的關係，在此以後的蘇日關係則包含合作與衝突。其後，由於蘇聯國際地位漸強，對日本的興趣也逐漸降低而不急於展開和約談判。但是，雙方經濟關係尚有進展。蘇日政治關係發展中的兩國主要阻礙是，西伯利亞投資條件問題與歸還北方領土問題。一九七三年十月，日本首相訪蘇時，一名蘇共官員表示，亞洲安全是首要問題，領土問題是小問題，如果亞洲和平共存結構能夠建立，則領土問題可獲解決，換而言之，如果日本支持蘇聯的「亞安體系」，則蘇聯可在領土問題上讓步。此後，由於中共日本反蘇聯盟的可能性減少，蘇聯對蘇日和約談判的興趣就顯得很冷淡。

一九七五年底，日首相三木武夫表示，如果擬議中的中共日本和約中的「反霸條欵」的文字可爲雙方接受，則日本願簽和約。

次年初，蘇外長匆匆抵東亦並向日本提議，如果日本保證不在有「反霸權」條欵的條約上簽字，則蘇聯將歸還北方四島嶼中的兩個。日本非常氣憤而未理會蘇外長所提建議。這樣一來，日本介入了中蘇共爭執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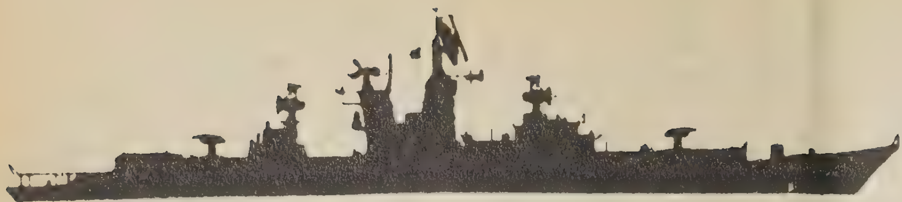
七六年九月蘇聯一架米格廿五降落日本函館機場，日本將之解體，並把秘密與美國共同研究，對日本的處理方式，極爲不滿，一直耿耿於懷，去年年初，蘇駐日大使波里揚斯基，曾二次向日本外務省就米格事件，索賠一千餘萬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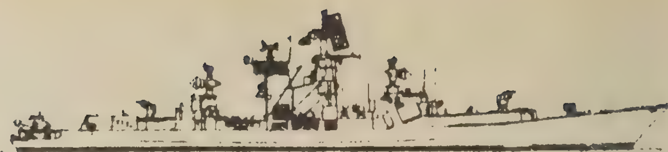
去年二月廿四日，蘇聯單方面突然宣佈，自三月一日起，實施二百浬海業專管水域，並根據部長會議的決定，將北方四島明白劃入二百浬水域界線之內，日本漁船如進入作業，必須遵守蘇聯方面的有關規定。

蘇聯想藉漁業談判，迫使日本公開承認四島蘇



引起日蘇關係低潮的米格事件的主角





蘇聯最近在巴士海峽演習的6400噸克瑞斯塔級巡洋艦。

聯所有，日本自亦不願在領土方面讓步，因此使得雙方關係陷入戰後的最低點。

據日本防衛廳人士的看法，蘇聯對四島堅持領有的理由，是出於蘇對美核戰略觀點」。蘇聯七六年十一月，由潛艇發射多彈頭核彈成功後，已確定將莫霍次克海，作爲對美發動襲擊的一個「活動中心基地」。因爲這一海域「適於由潛艇發射飛彈」，而且有「包括四島在內的千島羣島」作爲「天然的海上要塞，將使美國難以進行反潛作戰。這一海域是位於蘇聯太平洋艦隊的母港海參威與蘇聯本土能直接進出太平洋的唯一核動力潛艇基地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港之間。一者，便於後勤補給，二者，在後一港口新近建立了導彈裝備工就和貯油庫。因此，這一機動戰略基地的建成，使得蘇聯對日本北方領土的態度，更趨強硬。

自從美日第一個安保條約（一九五一年）起，蘇聯則企圖設法使其廢除，其所提議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主張結束一切現存區域性安全關係，清楚地表明蘇聯意圖永久廢止美日安保條約。近年來，蘇聯太平洋艦隊力量增加，建立遠東不凍的軍港，活動頻繁，顯然不是以針對中共爲主，因爲中蘇共一旦發生戰爭，將以大陸爲戰場，海軍至多只能發生騷擾作用，所以其主要目的乃是美國和日本。

蘇聯對日政策雖然以政治與戰略目標爲主，但在另一方面，又以經濟作爲促進雙方關係的基礎，經濟合作本身固然對蘇聯有利，但蘇聯領袖只是利用經濟手段以追求其政治戰略目標：加速開發蘇聯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爲蘇日久遠合作奠定基礎，使日本在大國間維持等距外交原則。

按目前情勢看，蘇聯無意在蘇日關係中尋求突破，不企圖與日本建立短期聯盟，而願意日本同各主要國家等距相處，一個比較獨立的日本，可能使蘇日關係有較大的改善機會，可能促進蘇日經濟合作，有助於蘇聯建造其在東亞的優勢地位。

而在中共與美國方面對蘇聯的企圖亦相當清楚，爲了避免蘇聯有機會在遠東坐大，分別威迫利誘以拉攏日本。美國不惜以先進的武器如F十五戰機，P三C海岸巡邏反潛機售賣給日本，以增加蘇聯的威脅。

中共更放棄釣魚台的領土主權，以迫使日本簽訂「反霸」條約，把日本拉向危險的邊沿，作爲磨心的日本，眞是進退維谷，棘手非常。



闖王李自成的興亡

胡蓑之

毛澤東曾拜李闖為師

李自成，明末米脂人（米脂屬陝西省，位於綏德縣北；城瀕黃河支流的無定河東岸，宋置米脂砦，金升為縣，明清仍。）少時在鄉間便是一個鬥狠稱強的無賴子，崇禎的年，乘着陝西飢饉，天下大亂，收容飢民為流寇，初從闖王高迎祥，而自稱闖將，當時朝廷主張招撫，而未嘗予以痛剿，所以李自成等流賊屢仆屢起，寇勢坐大，蔓延至山西、河南、湖北、四川等地，姦淫掠刦，焚戮至慘！

崇禎十七年，高迎祥死後，眾推李自成為闖王，僭號「大順」於西安。旋即率領寇眾東進，攻陷京師，莊烈帝殉國。後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李自成又退回陝西；清兵自此進侵西南以及江南各地，遂代明而有天下。

李自成與張獻忠雖是同一時代的流寇頭頭，且一度合作，聯手抵抗明兵。但他兩人的個性及其作風，則截然不同。張獻忠雖至為殘忍，却毫不隱瞞，敢做敢為，並且立有「七殺碑」，表示天下人盡該殺！可是李自成比張獻忠更壞，則表面上仍歡喜說冠冕堂皇給人好聽的話，正所謂「好話說盡，壞事做絕」，而成為毛澤東的師傅。他傳給毛澤東的秘訣是，在作惡之前，必先編一套騙人的謊言，以掩藏自己的罪行！毛澤東收容無行文妖郭沫若、陳伯達等，為自己宣傳，神化自己，這也是學到李自成的，因為李自成倡亂的時候，曾利用周介、周鐘等無行文人，為他塗脂抹粉。他所發出的那篇檄文，即儼然以弔民伐罪自居，而其僭位「詔書」，也自詡為天下百姓的救星。毛澤東以「人民」冠其首，而首先遭殃的也是人民。

文妖周介亦如郭沫若

李自成對明廷所發出的「檄文」畧謂：「君非甚闇，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罔上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人威紳，閭左之脂膏盡竭！慘播縉紳之毒，昔也安典鋤忠，謬嘉孑立之奸；今也布衣輿櫬，撫按助剝民之餉；海內樵心，勳臣羅謠諑之辜；賢良解體，……以候皆食肉袴袂，而倚為腹心；官皆齕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心；征賦重重，民有偕亡之感！……」

李自成在西安的僭位詔書，內容也大致是為國為民，巧言令色，一派胡說：「上帝鑒觀，實難求莫；下業歸命，祇切來蘇；命既靡常，情尤可見。粵稽往代，奚知得失之由；鑑往識今，每恃治忽之故。茲爾明朝，久襲大寧，弛浸綱紀。君非甚闇，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畧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制擅宗周，閭左之脂膏殆盡；肆昊天聿窮乎仁愛，致兆民奚苦於災祲。朕起布衣，目擊悴憔之狀，身切痌瘝之痛。念茲普天率土，咸罹困窮；詎忍易水燕山，未甦湯火。躬於恒翼，綏靖黔黎；猶憲爾君若臣，未識帝心，未喻朕志。是以質言正告，爾能體天念祖，度德審幾；朕將嘉惠前人，不吝異數，如杞如宋，享祀永延。……」

我們認為：儘管明末政治腐敗，無官不貪，爭權奪利，民不聊生，可是，崇禎帝却不是夏桀，商紂那樣殘民以逞的昏君；而焚殺擄掠，無所不為的李自成，更不是什麼商湯或文武。文妖周介，為了一個秘書之流的官職，竟美化李自成這個害己害人的魔鬼，實屬可惡之極！文人無行，以至於此，不勝浩嘆！說來却也湊巧，眞是無獨有偶。跟周介同時代的文妖周鐘，更不要臉，當李自成在西安正籌備僭稱帝號的時候，周鐘的勸進聯，竟把闖王比喻堯舜。聯曰：「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慙德。」這不是多麼令人肉麻與無恥嗎！

流賊陷京師思宗殉國

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李自成由陝西東進，首先攻下了太原，接着又攻下了寧武關（在今山西寧武縣），連陷大同，宣府及居庸關，沿途的守將只有寧武關守將周遇吉戰死，其餘都望風投降了流寇。同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便到了京師城下，守京師的軍隊不戰而潰。十八日流寇侵入京師外城；十九日，因明宮內太監曹化淳的背叛，他居然打開了宮城讓流寇進入，於是京師陷入李自成的魔掌中，明思宗（崇禎帝）上吊自殺於宮後的煤山。實際上滅亡明朝的不是滿清，而是李自成。

據說李自成闖入宮內後，還在說騙人的話。由於當時思宗遺下的兩個王子——永王、定王均被李所擄，李自成問：「你們的父王在那裏，我絕對沒有殺害他的心，為什麼不出來見我呢？」二王答說：「父王因不願受你侮辱，已在宮中自縊！」李自成問？「你們吃過飯沒有？」二王答道：「還沒有呢。」於是，李闖便與二王一起進膳。

原來當李自成進逼京師時，崇禎帝曾詔令駐守山海關的吳三桂率兵入援。吳三桂奉詔率兵至豐潤（今河北豐潤縣）時，京師已告失陷，他便在途中停下觀望形勢。李自成捉到三桂的父親吳襄，命吳襄寫信招降其子；吳三桂接到父親的信，知道父已投降李自成，明朝的天下也告完結了，本有投降的意思。既而聽說他的愛妾陳圓圓，已被李闖的部屬大將劉宗敏搶了去，於是他乃：「痛哭三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一氣之下，便回到山海關，宣佈為思宗復仇。

李闖親率十幾萬人來攻，吳三桂恐懼抵擋不住，乃向關外的滿清乞援，約以合兵滅賊，事成後定有厚報。滿清攝政王多爾袞知道這是一個併吞中國的大好機會，因而答允了吳三桂的請求。派英王阿濟格，豫王多鐸各率騎兵萬人，由東西水關分道而入；自率大軍，星夜出發。在清軍與吳三桂大軍合擊之下，

李自成終於大敗，逃回京師後挾思宗太子永王向西安而去。

洪承疇供獻剿賊經驗

同年五月二日，滿清攝政王多爾袞入京，把滿洲的國都也自瀋搬到了北平，並改元順治，這時守錦州的明朝大臣洪承疇已被俘降清，多爾袞以洪承疇能將兵作戰，且對流賊情況頗爲熟悉，乃盡量優遇承疇。事實上，洪承疇確爲流賊的尅星。由於崇禎二年，流賊王左掛掠宜川城堡時，洪承疇正在陝西督糧參政任內，奉命進剿，俘斬三百餘人。三年授承疇爲延綏巡撫，王左掛旣降復叛，被承疇捕殺；並與總兵杜文煥聯手擊敗了張献忠於清澗縣。四年，擢升陝西三邊總督，五年同總兵曹文詔、賀虎臣等，剿賊慶陽平凉，擊斬流賊頭頭可天飛等數百人；賊將白廣恩投降。七年，承疇監督河南、山陝、川湖軍務，加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其時賊聚陝西達二十餘萬人，高迎祥、李自成蹂躪鞏昌、臨洮及隴州，承疇檄總兵賀人龍，左光先合攻，賊衆竄陷靈寶、汜水、榮陽等地，未奏膚功。

崇禎八年洪承疇出潼關討賊，軍次信陽，諸將畢會，賊見河南兵盛，復分路奔還陝西，張献忠亦掠鳳翔，與高迎祥、李自成各作，副將艾萬年、柳國鎭戰死，文詔請行，承疇對他說：「非將軍不能滅此賊，我兵力已分，不可策應，將由涇陽趨淳化爲後勁。」文詔乃自寧州進眞寧，參將曹變蛟敗賊於湫頭鎭，乘勝追擊，不顧及文詔因遇賊伏，轉戰數里，援絕而自刎死！承疇督關內兵，則値高迎祥掠武功扶風以西，李自成掠富平三原以東，便揮軍追擊李自成，大敗之於渭南臨潼，並遣將追擊高迎祥，亦敗竄東走，旋被擒解京磔死，賊黨擁自成爲闖王。十年李自成陷寧羌，入七盤關，分三路寇掠，洪承疇令總兵曹變蛟等赴援，李自成敗竄西羌界。十一年李自成謀犯四川，洪承疇派曹變蛟設伏潼關，大破流賊。

唯其如此，所以多爾袞於西征時，必先征求洪承疇的意見；並命多鐸爲定國大將軍，時値河南奏流賊肆掠懷慶，故先剿賊河南。順治元年十二月，率軍至陝州（今河南陝縣），破賊將張有會等於城外；隨卽進距潼關二十里，賊據山列營、前鋒統領努山鄂碩等破賊營，圖賴復率兵推殺甚衆，李闖的大將汝候劉宗敏遁走。

二年二月，李自成親率步騎迎戰，而其步卒被殲，騎隊亦奔，夜屢犯清營均敗還。於是李闖下令開鑿重壕，建立堅壁比守，淸兵發巨炮進攻，更疊戰方酣，李闖突以騎兵數發橫衝淸營，淸將貝勒尼堪，貝子尙善等，躍馬迎擊，李闖之騎兵敗走，淸軍乘勝追擊，李部傷亡頗衆；淸軍連破李營，屍滿壕塹，回而棄軍械甲冑遍地，李闖的精銳喪失一大部份，乃逃回西安。吳山伯馬士堯率所部七千餘衆以降，大軍入關，獲士堯先後派遣三人致書李自成，並士堯斬以徇。過了兩天，淸軍至西安，李自成已先五日焚燬寶廬，挈其子女輜重逃出了藍田關（卽藍關，一名嶢關。在陝西省藍田縣東南漢高祖擊嶢關破秩軍，卽在這裏，後改爲藍田關）。竄商州（卽今商縣），南走湖廣。

不降清而九宮山自殺

同年三月奏捷，淸廷諭以陝西事付英親王阿濟格，而多鐸卽由河南趨淮陽。按阿濟格，係太祖第十二子。明治元年，同多爾袞入山海關，破流賊李自成，同年十月，晉封和碩英親王，旋奉命爲靖關大將軍，由沿趨陝西，斷李自成歸路。二年二月，以阿濟格擅出邊至土默特鄂爾多斯，逗留需索，諭促速去。不久，奏大軍入邊剿賊，八戰皆捷，陝西屬城四處被破，三十八處歸降。因此奉命繼多鐸後追剿流賊，當李自成南走時，携衆十三萬人，並湖廣、襄陽、承天、荆州、德安等守禦的流賊七萬人，聲言欲取商凉，水陸齊下，阿濟格分兵跟蹤，追至鄧州、德安、武昌、九江，流賊屢敗，阿濟格窮追至流賊老營，李自成僅以步卒二十人脫險，他的兩位叔父及其心腹大將汝候劉宗敏，均遭淸軍斬首；而軍師宋献策，總兵左光先等也都被俘。李自成脫逃時，阿濟格誑報已死而得罪，被罰銀五千両。但李目成則被村民圍於九宮山，終於自殺，跟思宗的下場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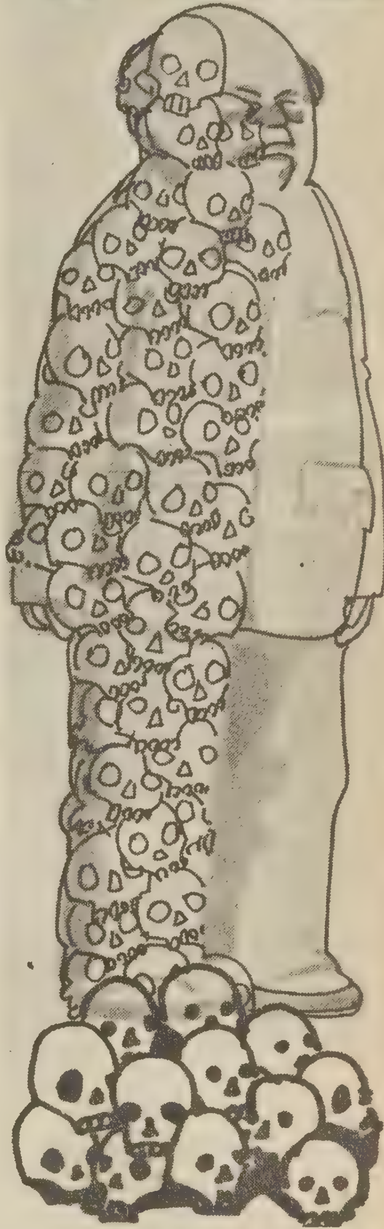
祖墓被毀關乎闖王成敗

相傳李自成是可能成帝業的，因爲他家有穴祖墓的風水極佳，當初營葬時，曾得異人指示，說三世以後，子孫極貴云云：從李自成祖父算起，到他恰好是三世。其時朱脂令邊大綬聽到這一傳說，決定掘墓，請求上司批准，陝西總督汪喬年的復札云：「得手書，具見足下報國熱腸，第須體訪的確，莫使波及無辜，庶天理順而人功亦易成也。他日滅賊，當以足下爲功首……」邊大綬立刻採取行動，他根據當年曾參加自成曾祖葬禮的老人李誠說：「他記得一共開了三個空穴，其中一個穴內有隻黑碗的，便葬其祖的實際墓穴。」地點則在米脂城西二百里外的一個山頭，名叫「三峯子」，亦卽李自成故居不遠的地方。

邊大綬卽派遣練總（民間訓練壯丁的總管）黑光正、保長王道正，率領弓箭手及仵工等一行，先到李自成的故居，令其鄉人作响導，才覓得墓所。塚的四面山勢環抱，氣概雄奇，墓周有古木千餘株，各大小墓廬二十餘座。這批人便動手挖掘，這掘出六、七座塚墓，棺內屍骨都顯得血色光潤，不像年代久遠的枯骨；且一直沒有掘得黑碗。第二天再行挖掘數塚，果然發現一個墓穴中有隻黑碗，始斷定這便是李自成曾祖李海的墳墓了。翻開棺蓋，只見枯骨色黑如墨，頭骨上則生有白毛，長可六、七寸。左邊另一墓穴則爲李自成祖父之墓。墓上有榆樹一株，粗如人臂；拔除榆樹，墓頂卽開，正中却盤有一條白色的蛇，長約二尺，頭有上冠角，而棺中骷髗頭則生黃毛六、七寸長。認爲這穴墳墓作怪，乃將其枯骨焚燬無遺。

事發兩年後，李自成由京師竄回了陝西，李在米脂縣中的諜報人員，早已暗中監視邊大綬的行蹤，待李部入城後，首先逮捕了邊大綬。但當時李自成因被淸兵追擊而六神無主，對於邊大綬沒有一個適合的處置，却給他脫逃。後來邊大綬投降滿淸，並寫了這段掘墓與被捕脫逃的經過，叫作「虎口餘生錄」！

瘟君夢



岳騫

劉承伯笑道：「第一個辦法是現在已定的十人中去掉一人，添上朱老總。」

話剛說完，聶榮臻跳起來：「那怎麼成！現在還去誰。」

彭德懷搖搖頭：「瞎子哥，這個辦法行不通，剛才添的時候，已經搞得天翻地覆，現在要去的話，恐怕更要鬧得厲害，這不是個辦法。」

劉伯承笑道：「那只有添了，乾脆再添兩名，除去朱老總之外，再加一位，變成十二名元帥，那不就解決了。」

林彪、聶榮臻聽了一齊點頭，陳毅呷了一口白蘭地只是微笑。彭德懷又搖搖頭：「這還不是辦法，首先是另加二名未必會得到毛主席的同意，你們知道他最喜歡整數，開國紀念日都要選定十月一日，每次有關會議舉行日期不是一號就是十五，從不帶零頭，現在搞了十二名元帥他一定反對，再說另加一人也是難題，到時候又會吵得不開交。瞎子哥還是請你說出第三個辦法吧！」

劉伯承笑道：「兩個辦法都不成，這就難了，第三個辦法恐怕大家更不同意了。」

陳毅微笑說道：「參謀長別賣關子了，還是趕快說出來吧！我猜最後辦法一定行得通。」

劉伯承看看大家一付焦急面孔，尤其是賀龍那付窘像，十分好笑。當時扮出無可奈何的神氣說道：「還有一個辦法恐怕更難通過了，那就是設兩名大元帥，由毛主席朱老總兩人担任。」

劉伯承說過，彭德懷皺下眉頭尙未開口，陳毅已經帶着林彪、聶榮臻三人鼓起掌來。賀龍聽到這句話好似烏龜卸下背上的石碑一般，輕鬆萬分。先把夾的圓蹄放進口裏一伸脖子吞下去，然後蹺起大姆指說道：「劉瞎子，我同你在一道闖了三十多年，你只有這回主意出的好。自從在井崗山聚義以來，國民黨就喊我們是朱毛匪帮，一直喊到現在，這次我們乾脆擧毛老總、朱老總爲大元帥，以後國民黨只有喊朱毛大元帥，不好意思再喊朱毛匪帮了，豈不是一大勝利。」

林彪、聶榮臻哄然大笑，彭德懷也陪着苦笑，只有陳毅連連點頭：「賀大爺的道理精確極了，現在問題都解決了，我們且乾一杯，祝兩位大元帥健康。」說過他自己先喝了一杯，其餘的人也都跟着乾了一杯。

劉伯承站起來說道：「你們慢慢喝酒吧！我有事要先走一步了。」

林彪說道：「參謀長忙什麼，吃完飯一道走了。」

陳毅笑道：「讓他去吧！兩個愛人，要多騰些時間去敷衍。」

劉伯承笑道：「我們老夫老妻了，那還有這些心思，陳禿頭，你倒早些回去是正經。」

陳毅搖搖頭道：「我可不担這些心，我又沒有愛人。」

聶榮臻歪頭看看陳毅，笑道：「禿頭，你講這話是什麼意思，還想冒充童男子嗎？」

一句話引起了哄堂大笑，劉伯承就趁着笑聲走了。

劉伯承出了彭公館，坐上了喜臨門轎車，直奔鄧小平公館，下了車不待通報，一口氣奔入內室。

鄧小平正在吃飯，一看劉伯承滿面春風進來，見面就嚷道：「小平要請客，又升了官了。」

鄧小平最近新當了中央委員會秘書長，正是志得意滿，聽到劉伯承嚷着升官，當時笑道：「瞎子哥，別開玩笑了，我還有什麼官升，再升除去當副主席了。」

劉伯承搖搖頭：「你說的是黨方，我指的部隊，這正合着我們四川一句俗話『褲檔裏放屁，兩岔了。』」

鄧小平奇道：「軍隊裏面升官怎會有我的份。」

劉伯承指着自己鼻子說道：「有瞎子哥在，什麼事總要帶你一份的。」說過把剛才開會經過，一五一十說上一遍，鄧小平喜出望外，再三道謝，趕快叫警衛員燙酒，兩人開懷暢飲，到了十二點才散。

另一邊，彭公館的宴會也早散了，彭德懷捧着擬好的名單，戰戰兢兢去見毛澤東報告。

毛澤東把名單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忽然「咦」了一聲：「怎麼沒有朱德。」

林伯渠也大吃一驚，連忙接過來一看，眞的沒有朱德，當時綳着眉頭向彭德懷說道：「彭總，你要幹掉朱玉階，必須慢慢地來，這樣霸王硬上弓是不成的。試問葉劍英都當上元帥，怎麼沒有他的份

。」

彭德懷戰戰兢兢舉起另一張名單，說道：「這還有一份，請主席過目。」

毛澤東接過來一看，赫然列着大元帥毛澤東、朱德。這一來眞火了，從太師椅上跳下來，指着彭德懷罵道：「該死的東西，你大概想去北大荒墾荒了吧！竟然這樣同我作對，要你作什麼事，去！去！給我滾出去！」

彭德懷跟隨毛澤東二十多年，挨罵本是當事，但是像發這樣大的脾氣，倒還未見過，嚇得站在那裏直是哆嗦。

林伯渠拾起毛澤東丟在地下的名單，一看也楞住了，半晌問道：「彭總，你是不是被他們灌醉了。」

彭德懷搖搖頭：「開過會才吃飯，我也未飲多少酒。」

林伯渠奇道：「那你爲什麼會犯下這麼大的錯誤，我當初是怎樣吩咐你的。」

彭德懷嘆口氣：「這也是事實逼的，開會時大家提名元帥時，把朱老總忘了，及至十名元帥確定之後才想起來，已經沒有辦法補救，劉伯承提出三點計劃，大家一致要採取最後一項，我也無辦法阻攔。所以才犯下這場大錯，惹主席生氣，不過也實在是無心之錯。」

毛澤東哼了一聲：「你無心，人家有心，這是安好圈套讓你鑽，你到現在還不明白，眞是雙料胡塗虫。」

活曹操長長嘆息一聲，陰陰說道：「彭總，我早就說過，你不是他們的對手，那個獨眼龍實際是條響尾蛇，陳毅是一隻金錢豹，林彪人如其名，正是一頭插翅虎，至於你同賀雲卿兩人，好似一對未睜開眼的小狗子，一旦離開了主席和我，被他們囫圇吞下去，連骨頭都不用吐出來。」

活曹操還想向下說，毛澤東突然問道：「林老，你看這件事如何應付。」

活曹操摸着鬍鬚，沉吟一下，問道：「主席意思究竟怎樣，必須確定一個原則，我才好出謀劃策。」

毛澤東憤然說道：「我寧願不當這個倒霉的大元帥，也不能和朱德並列，二十多年來，國民黨就喊我們是朱毛匪帮，總是把他擺在我的上面，現在好不容易把他壓下去，我若是再和他並稱大元帥，豈不變成了天有二日、民有二主，黨和軍隊都有兩個頭子，如何能成，況且也給國民黨一個宣傳口實。又鑽進了劉伯承安排好的圈套。所以林老你一定要另外想個辦法。」

活曹操霍然起立，說道：「既然主席能暫時放棄大元帥，事情就好辦了，我們就採取獨眼龍三個辦法中的一個，在十名元帥中去掉一名，把朱玉階降下去，豈不就解決了。」

毛澤東楞了一下，苦笑道：「林老，我並未說不當大元帥啊！」

活曹操笑道：「主席意思我明白，我只是說暫時不當大元帥。主席可以宣佈，因爲國家目前處於平時，沒有設立大元帥的必要，等到對外有戰爭時，再添設不遲，史大林的大元帥也是德蘇戰爭時期加上去的。」

毛澤東搖搖頭：「時代不同了，我們對外還有什麼發展，想攻下台灣，打敗美國，那恐怕不大容易吧！我今年六十多歲了，等到老也未必當上大元帥。」

活曹操連摸幾把鬍子，笑着說：「這些問題，我也考慮得很清楚，我們攻台灣自然做不到，可是，攻下金門、馬祖應該不成問題，甚至再小些的地方也成，只要前方槍聲一響，我們就可以在政治局提議上主席爲大元帥，自然不會有反對的。」

毛澤東抱着頭想了一時，仰面吁了一口氣，接着說道：「這雖然不是好辦法，可是目前也只能這樣作了。」



攞苦來辛　　嚴以敬作

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南越陷共

我於一九七一年十月前往西貢任所。這是我第二次赴越南工作。其間雖僅相隔三年，但中情局職員的處境已好得很多。

中情局爭取待遇

原來，中情局總部中有人建議，在「戰地工作」的年輕人應該享受更好的待遇。於是，我們宿舍內的餐廳固然十足美國現代化，而且還添加了酒吧和游泳池。我們甚至可以享受在紐約也難得一嘗的鮮美的雞尾酒。吃的喝的全由美國本土直接空運前來，連麵包也不例外。

在娛樂方面，宿舍樓下有一座電影院，每晚八時放映尚未公開放映的新片。暗房、錄音室、圖書室等新設施也全天候開放。

上下班當然是專用巴士，通勤之外，大部分中情局職員都配有自用汽車，而汽油也免費供應。最妙的是，中情局職員絕大多數都愛用福特出品的斑馬型轎車。由於西貢市內此類汽車少之又少，因此，中情局職員不約而同地乘用斑馬型轎車，無異是在作自我宣傳。

越政府提供特權

此外，越南政府還向中情局職員提供一項特權得以在越南政府領土內任何地方購置公寓或附有庭院的住宅，通常，只有獲得永久居留權的人才能享受這項權利。

事實上，數約三百名男女所構成的中情局西貢支部，在越南形成了一個另一型態的生活圈子。

當我第二次赴西貢任職時，在中情局內部，我被視爲越南問題專家，而且獲得相當的評價。

迫不得已赴越南

我參加中情局是在一九六八年。說起來真夠諷刺的，我參加這個單位的動機是企圖遠離越戰。結果仍被派到越南工作。

我自大學畢業後，曾在CBS廣播電台打工一個時期，然後於一九六六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攻讀戰略問題。距離畢業日子越近，我越爲徵兵躭心。主任教授認爲以我所學，担任中情局分析官最爲合適，同時也能增加我的實務經驗。我既然唯恐被徵召參戰，也就欣然接受了主任教授的建議。

加入中情局初期，我被派担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事務。由於我過分賣力的緣故吧，同僚們竟開了我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利用總部徵求志願前往越南工作者的機會，未經我同意，就替我提出了申請書。幾天之後，當我接到「接受申請」的通知時，大事已定。

我被迫在離開中情局，以一等兵身分去越南叢林作戰，和在西貢美國大使館服務兩年之間作一選擇。結果我選擇了後者。

新進人員無事可做

但是，第一次越南工作可說是相當輕鬆愉快的，因爲，重要的情報并不交給我這個新進分析官承辦，所以在兩年任期中，我在西貢酒吧街上逗留的時間，比在辦公室的時間還多。一九七一年春天，我返回美國，數月後，再度奉令前往越南。

舊地重遊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美軍減少後的西貢，顯得比過去更爲安祥與寧靜。甚至街頭的乞丐，比以往也要彬彬有禮得多。

然而，一星期之後，我發現這一社會的某一部分的生活方式，和過去沒有絲毫兩樣。

西貢仍紙醉金迷

每天中午，距離總統官邸不遠，充滿殖民地氣氛的豪華「運動俱樂部」裏，擠滿曬黑了的法國人和接受法國教育和生活方式的紳士們。吃完長達二小時的午餐後，坐在椅上，一邊欣賞穿着比基尼泳裝的混血少女美麗的胴體，一邊接談生意，或交換有顧性行爲的輕鬆話題。

到了下午，那些將軍和政治家們嬌美的外室又忙着在百貨公司中物色泰國布料與寶石。

傍晚，那些在水上滑水的紳士淑女就紛紛回到西貢河畔的「海洋俱樂部」，然後是夜總會的享樂時刻。距離西貢一百二十公里的海水浴場，當然也擠滿了弄潮兒。

爭取越人做線民

一個週末，我在海水浴場救起了一對險爲波臣的年輕越南夫婦。經過一個小時左右的人工呼吸，流了一身臭汗，好不容易把人救活了，怪的是，海灘上這麼多越南人竟無人加施援手，只是抱着好奇的心情看熱鬧。

事後我知道，那位太太因爲受刺激太深，腦神經受損，而那位在越南情報部担任高級官員的先生則安然無事。這件事使我的上司喜悅不已。原來中情局正爲了在情報部內尋找忠誠的合作者而苦心焦慮。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應不應挾恩要求對方出賣祖國；但轉念一想，如果心腸這麼軟，就無法幹我們這一行，不是嗎，我來這裏就是來做工作的呀……。

美使館銅牆鐵壁

我們服務的美國大使館是一幢由火箭防禦壁團團圍住的巨大的要塞。圍牆高達十公尺，與外界完全隔絕，裏面有六十名海軍陸戰隊士兵日夜守護；屋頂還有個供直升機緊急起降的機場。一樓到三樓是大使館人員的辦公處所，我們中情局則佔用了四、五、六三層樓房。

大使館旁邊是宿舍，中情局職員也佔用了一部分。它的對面是三層樓的領事館大廈，那裏設有一個小型直升機機場。就是這個機場，在「最後一天」救了我們的命。

中情局受到指責

當時，中情局在越南的活動，日益受到美國大眾傳播媒體的激烈指責。原因是中情局協助執行惡名遠著的「不死鳥計劃」的緣故。如果我們專心於收集情報的原始使命的話，也許就不至於成爲大眾傳播媒體集中攻擊的對象的吧！

事實上，西貢的中情局自一九六〇年代前半開始，就出現自動介入本身工作範圍以外的事，致有聲譽受到貶損的傾向，理論上，這一機構並未有任何明確的越權行爲。因爲國家安全條例上，對中情局的機能僅僅含糊其詞均規定：「根據國家安全會議的指示，執行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業務」

中情局權限擴大

白宮就以這一條文爲理由，逐漸擴大西貢中情局的活動範圍與權限，以致徽訓防止破壞活動幹部之類工作，也成了中情局的任務。

到了詹森總統時期，這一傾向更爲顯著。詹森總統深深憂慮美國軍方利用越南戰爭的機會，增加軍方的聲勢，因之全力支持和加強中情局，企圖取得平衡。

就在詹森總統執政時期，在越南的中情局裏的美籍職員，已多達六百人。

機構漸趨衙門化

除了維琴尼亞的中情局總部之外，世界任何地區都沒有這樣龐大的中情局機構了。由於機構本身過分急遽擴充，機構本身漸趨衙門化不說，人員補充方面也時現青黃不接的現象。結果是錄用人員時，不問有無從事情報活動經驗，一律來者不拒。

慢慢地，負責與當地合作者聯繫這一部門的工作，大都由對越南的狀況一無認識，對它的前途也漠不關心的德國人或中南美洲人所掌握。那些流浪漢在參加中情局工作後，不到一個月，越南話還沒有學會一句，就被派往中部山區或湄公河三角洲地區的農村工作，抵達駐地後，那些人就成爲中情局在該地區的負責人，管理當地合作者，雇用特工，甚至身兼農村開發計劃的執行主管。

扶持越年輕將校

一九六三年吳廷琰總統被殺害之後，越南就不斷發生政變或軍事政變。直到一九六七年，美國政府方始認眞地支持和扶助越南年輕將校中表現得最安分、最無政治野心的阮文紹將軍。日後因爲洩露五角大廈機密文件而名噪一時的達尼爾·艾爾柏克博士當時對阮將軍的評價也極高。阮將軍在選舉中獲勝，終於成了越南第二共和（吳廷琰總統時代被稱爲越南第一共和）的首任總統。

總統的政敵是出生北越，才氣橫溢的阮高奇副總統。由於兩阮對立，越南時有一分爲二的隱憂。當時的美國駐越南大使彭克爲了加強阮文紹總統的領導地位，計劃逐步削減阮高奇副總統的權力。

美使支持阮文紹

於是，採取各種手段，以鞏固阮文紹政府，成爲西貢美國大使館的最優先課題。這一工作有一個官冕堂皇的理由：只要使當地政府堅強、穩固，美國沒有了後顧之憂，就可以從越南撤軍了。

那時以後數年間，我們熱中於收買越南政府中的要人，使他們貪汚瀆職，或是提出密告使之垮台。最後，西貢政府幾乎變成了我們的分支機構

總統官邸進行竊聽

身爲阮總統的軍事特別助理，握有絕大權勢的鄧文光將軍，也成了中情局的非正式合作者。事實上，自第四軍管區司令下台後，使他捲土重來，并且躍登總統特別助理要職，完全出自我們的安排。

越南警方的最高負責人阮玉鑾將軍和中情局也有極密切的關係。由於我們全力支持，他才能把警察總監這一重要職位弄到手。

這兩位并沒有接受中情局的固定薪津，因此不能算是我們正式的情報人員。不過，他們經常向我們提供越南政府內部的機密或情報。

雖然如此，這兩位在越南政府中位居要津的高級官員所提供的情報，對我們來說，很多都已成了舊聞。因爲我們在總統官邸裝有若干隱密的麥克風，和電話偵聽裝置。在總統官邸，所有談話也能一字不漏地傳到我們耳中。所以，鄧將軍部屬提供的情報，大部分都屬於第二手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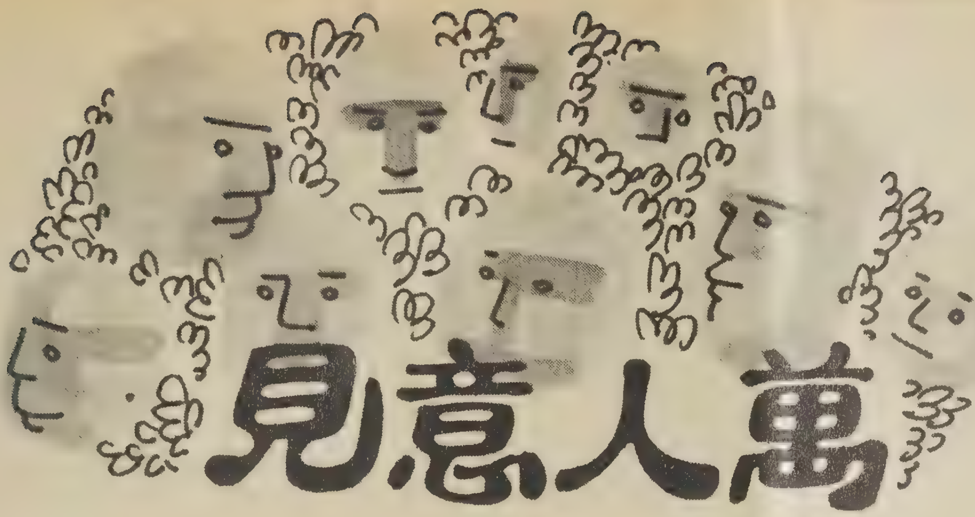
與越政府連繫密切

不僅如此，經由那些合作者傳來的情報，其內容有時候會與實際情況大相逕庭。過去就曾發生過對於傳來情報未加研判、印證，即予採信，以致大錯特錯的事。這是因爲他們根據自己的情況，扮演合適的角色的緣故。何況，就根本上來說，他們與中情局的合作熱忱，絕比不上對阮總統的忠誠。因此，當他們判斷某事對總統有益時，即使與事實剛好相反，也會毫不遲疑地作爲情報提供給我們的（未完）

鄧矮與論武器肥華很難招架

「光明日報」用毛之矛攻毛之盾

鄧小平「文字打手」暗射華國鋒



五月九日「人民日報」以楷體字刊出張德成（顯然是化名）的「揭批四人帮和實現四個現代化」。這篇文章從四人帮反對現代化說起，爲了表示並非影射華國鋒，在首段中還特別書明：「此地無銀三百兩」。

「我們要加速實現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必須堅持以階級鬥爭爲綱。當前，就是要抓揭批四人帮這個綱。華主席明確指出：『我國人民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頭等大事，仍然是把揭批四人帮這場偉大鬥爭進行到底』」

華國鋒一派，在毛死後，雖因受不了江青等的毒虐，狠心粉碎了「四人帮」，但是他們在思想上仍是單純的毛思想信徒（除了思想則空空如也），與四人帮無殊；在政治來歷上，都是文革暴發戶，所謂「搭直昇飛機」飛上來的，在這一點上，華國鋒與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張春橋，也同病相憐。因此他們與四人帮的鬥爭，是同流同帮內部的火併，並非如鄧小平、韋國清、徐向前諸人，很早就站在周恩來路綫上，與毛派的壁壘鮮明的鬥爭。正因爲這樣，華國鋒等在粉碎四人帮之後，遂對四人帮手軟留情，對清查四人帮餘黨也懶洋洋不起勁，正因爲他們本身與四人帮氣味相同；反之鄧小平去年七月復出，第一炮即化名字清發表「徹底摧毀四人帮資產階級帮派體系」的長文。因此，鄧小平復出以來，所有對四人帮的「清查」和「揭批」運動，都使華國鋒、汪東興等坐立不安，這裏批判四人帮反對現代化，實是暗指華國鋒三月廿四日那篇擁毛論而發。爲了維持「安定團結」，故意引用華國鋒批四人帮的兩句話實際是欲蓋彌彰，試看文中有關的話：

「有少數地區和單位，四人帮及其餘黨的資產階級帮派體系還沒有被摧毀，甚至有的地方還在捂蓋子，廣大羣眾和幹部的革命積極性繼續受到壓制和打擊。」又：「甚至，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和反革命思想體系，還可能通過其他代表人物再度危害我們黨，阻撓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偉大事業。」

試想今天有誰還敢「捂蓋子」，還有力量「捂蓋」，還可威脅現代化？除了華汪派實在找不出別的因素了。文章還說：

「還有的同志，對我們黨提出的新時期的總任務很不理解。他們憂心忡忡，担心把實現四個現代化提爲新時期的總任務，是不是忽視了政治？會不會出修正主義？這就是四人帮的流毒在作祟。」

這不把大罵「洋奴哲學」，高叫「政治掛帥」的華國鋒寫活了嗎？文章復批判四人帮「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四個現代化實現之日，就是資本主義復辟之時」等論點，這些與華國鋒的「憂心忡忡」的後果、正不謀而合。

五月十一日北平「光明日報」刊出「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人民日報」十二日全文轉載，並用楷體字排印。

這篇文章援引延安時期毛澤東打擊國際派的論點。當時毛在理論上比不過俄共訓練出來的王明，因此強調實踐，王明長期駐莫斯科就缺乏實踐，而毛與紅軍則有「長征」兩萬五千里的實踐。所以寫了「實踐論」來建立自己的理論。現在鄧派利用這套觀點，來否定毛思想，認爲毛思想要受新的實踐考驗。可以說是用毛之矛、攻毛之盾。文章竟說這是毛自己的想法：

「革命導師（按：指馬恩列毛）這種尊重實踐的嚴密的科學態度，給我們極大的教育。他們並不認爲自己提出的理論已經完成了絕對的眞理或『頂峯』，可以不受實踐檢驗的。」

這段話透露鄧派，欲以「實踐」檢驗、修正毛思想。這一點是華派與鄧派根本的衝突。文章批評：

「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現成條文上，甚至拿現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無限豐富的飛速發展的革命實踐，這種態度是錯誤的。」

這又似乎針對華國鋒三月二十四日的講話而發。

文章最露骨的一段話，是指華國鋒仍在四人帮的「禁區」中打轉轉。

「現在四人帮及其資產階級帮派體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們身上的精神枷鎖，還沒有完全粉碎。……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工作中，四人帮都設置了不少禁錮人們思想的『禁區』……。科學無禁區。凡有超越于實踐並自奉爲絕對的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眞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祇有蒙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制主義。」

這裏，讀者須了解，這裏所說的「科學」，並非自由世界共知的科學，而是以馬列主義爲最高準則的「科學」，在我們看來，科學是一切知識的準則，馬列主義只是帶有知識的思想體系而已。

罵不能跳出四人帮所設思想「禁區」的人是「蒙昧主義」，顯出了鄧派難以抑制的火氣。

筆者觀測，類似的思想攻勢，還會繼續下去，現在還不能公開否定華國鋒的言論主張，只有這樣迂迴、隱飾的進攻和圍剿。

大陸人民不重視新憲
中共禁讀國府近代史

近幾週來，共黨在大陸各省倡導一連串的「宣傳月」，加強人民思想教育，因爲共黨「中央」認爲自「五屆人大」實施「新憲」以來，大陸人民尚未廣泛和透徹地研習「新憲法」，甚而不知道中共政權在做些什麼。

大陸各省「電台」、「解放軍」、中共「青年團」、「人民法庭」正大肆宣傳，組成宣導小組，糾正研習路綫，深入羣眾工作。一再強調「新憲」將允諾人民，把大陸建設爲一個強而有力的「社會主義國家」。並告示人民，中共政府在努力於未來十年「現代化」的任務。可是從湖南廣播每日評論透露：共黨徒眾都以忙於生產爲藉口，託故逃避宣傳和學習「新憲法」。

大陸觀察家認爲此宣傳運動，旨在平和四人帮被整肅，及華國鋒等黨起的紊亂情勢。

「新憲」不能爲人民所重視，大份說明共黨「新憲」缺乏眞實民意的代表性，例如「新憲」第五十五條所列諸項自由，根本名實不符，任何自由都可冠上「反革命」而加以否定，難怪大陸人民會如此漠視「憲法」了。

由今年三月初才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署名，於三月十九日貼出一張題爲「知無不言」的大字報，質問共黨：不允許研究所的工作人員翻查對日抗戰時期「有關國民黨政府所發表的文告及施政資料」，也不允許接觸應該參考的「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原始資料」，請問「我們」如何去研究中華民國史？

大字報說，研究工作未開始，「黨組織」就先訂下「三個框框」，其中第一個是「要先確定研究觀點」，規定認識研究中華民國史「是歷史的研究與總結，而不是人類社會的研究與總結，不能拿當時三民主義的觀點去比較現階段的社會主義情況。」

這份抱怨無從正確研究中華民國史的大字報又質問：對在中華民國史上有影响力的人物如蔣介石、孫科等人，不讓「我們」去搜集有關的歷史文件，又不許「我們」分段對某階段做出探討性的評價，試問「我們」又如何去研究中華民國執政這段歷史的社會作用呢？



請領稿費：

本刊由（五五一－五五五）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領取。

大陸「梅林牌」罐頭內含毒素輸加拿大

聯邦衛生部於五月二日宣佈，一批由中共大陸進口的罐裝午餐肉罐頭密封性能欠佳而易導致食物中毒，必須從商場中收回，禁止銷售。

衛生部指出，這批「梅林牌」午餐肉大陸貨是由溫哥華地區的西方商品公司負責進口，該公司已同意將這批不合乎衛生標準的大陸貨從商場中收回。

聯邦衛生部官員表示，每罐十二安士裝的午餐肉罐頭是由於封口欠佳而罐內的豬肉感染毒素，進而使食者小病。

西方商品公司發言人傑克．尼蘭茲說，這批罐裝午餐肉在裝運進口加拿大港口時都經過聯邦農業部肉類檢查官員檢查通過，但是如何產生食物中毒現象的實令人費解。

目前大約有二十萬罐午餐肉大陸貨已分銷到英屬哥倫比亞省、亞伯他省、沙士卡頓省、曼尼托巴省、和安大略省。所有的午餐肉罐頭都必須退還給購買商店和商場。

聯邦衛生部長根據一位消費者指控午餐肉味道不正之後而分別在溫哥華和維尼辟兩地的實驗室內進行抽樣檢查，最後依據實驗結果而給予合理的判定。

截至目前為止，溫哥華市近郊的紐維斯特米尼斯特埠有一居民因吃了半罐午餐肉而中毒的情事。

尼蘭茲表示，「梅林牌」午餐肉已在加拿大銷售了五年之久，從未發生過食物中毒的現象。食用午餐肉而造成食物中毒的現象包括有嘔吐、腹痛、口乾、眼睛不適，和神經緊張等症。

聯邦衛生部的一位發言人說。中國大陸進品的「梅林牌」午餐肉罐頭的接合處未封妥善，空氣很容易會滲進罐頭內而產生毒素使食者中毒。

英屬哥倫比亞省大約分銷了四萬罐這批不合衛生的午餐肉罐頭，其中大部份都散佈到唐人街一帶的華人商店。

據沙拉商場經理王群門表示，以華人眼光看，這可能是一次「政治遊戲」，因為最近中共不滿意加拿大政府的小麥銷售政策及溫哥華港口瓶頸阻塞航運情況，而轉向美國購買小麥，加拿大政府必須還以顏色，消極限制加拿大進口公司向中共購買大陸貨。他又說，中共工業水準仍趕不上西方工業國家，罐頭裝工仍急需改善，以近年來的中共進口貨品而言，貨品包裝都甚差，如果在航運運輸期間會有碰撞情事，時有貨品遭損。這次午餐肉罐頭密封欠佳而被命令收回乃理所當然之事。

（臧家齊寄自加拿大）

老幹重霸舊位 新仔被炒魷魚

華盛頓郵報今天說，一度被整的「右派份子」的大批復職，已使中共經濟結構現代化的努力更趨複雜。

郵報記者馬修茲自香港報導說，這項政治復職計劃所造成的「官僚充斥」，可能破壞中共振興經濟方案。

馬修茲寫道：「自大量復職事件開始之後，北平就已劇烈地減少要求『簡化幹部』的正規口號」馬修茲指出，這種裁員呼籲，顯然會逼迫中共採取過多困難的決定，例如是否裁減最近復職的數千名老幹部，或是向十分稱職的較年青幹部。

他說，在中共亟需新舊幹部普遍支持，以及需要增加行政效率以實施經濟現代化的此時，中共政權顯然正為上述問題頭痛。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蘇蕙回文

封淑英

開圖一讀一儀人。眼入寒光有寶珍。
織錦萬端詞總妙。織絲千縷句皆神。
才奇感怨因回怒。思緒[illegible]爲文章。
哀韻復氣難與美。迴文著出軼群倫。

回讀：

倫群軼出著文迴。美與難氣復韻哀。
章文爲[illegible]緒思。怒回因怨感奇才。
神皆句縷千絲織。妙總詞端萬錦織。
珍寶有光寒入眼。人儀一讀一圖開。

餞春

羅戒三

送君去後幾時回，烟水模糊不忍猜，
九十光陰空自負，萬千[illegible]，
欲添詩興江山老，忽聽歌殘歲月催，
知否人間多疾苦，明年收拾早些來。

前題

[illegible]

芳園寂漸老鶯聲，浪蝶狂蜂尚有情，
痴戀未嫌憐蹟粉，餘香猶自吸殘英，
鵑號澹月流雲掩，燕逐斜風細雨橫，
開到揀花春事了，樓頭詩約酒頻傾。

書懷 其一

澳洲陳飛鶴

四歲偏孤鮮弟兄。寒窗十載未成名。
不耕不讀離閭里。亦政亦商逐市城。
兩婦一男難說重。五胎四女敢言輕。
東床選壻皆先遂。此日惟餘媳待迎。

其二

五十年來爲利名。天南地北事長征。
先[illegible]。[illegible]情。
兩袖拂身只自愧。一杯在手惹人驚。
古[illegible]。[illegible]未平。

聽歌

劉[illegible]

被刑文[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別客平貴將歸日。出塞昭君不計年。
聽罷大江東去也，豪情壯氣薄雲天。

前題 四首

簡瑤笙

鬢[illegible]。[illegible]歌。
感[illegible]。追思往少更愁多。
牙板銀箏伴玉簫。悠揚盈耳八音調。
恍聞紫荷霓裳奏。仙樂飄飄下九霄。
衣裳楚楚貌傾城。流盼迴眸百媚生。
春日若教花下見。將疑飛過上林鶯。
櫻唇初破卿[illegible]。輕扭蠻腰煞動人。
宛轉珠喉聲激越。高歌一曲落梁塵。

聽歌

衛燕山

嘉會[illegible]。[illegible]小[illegible]天。
[illegible]。[illegible]。
我未引觴情亦醉。君皆擊節意偏憐。
[illegible]。[illegible]紅牙白雪[illegible]。

前題 調寄[illegible]

何[illegible]

嘉賓賢王二難幷。當筵曲，一泓清。累累珠貫如敲玉，似解春冰。碧雲天外，降飛瓊。
愁煞江州白司馬，青衫濕，不勝情。金嗓宛轉滿堂傾。尚三日鳴。有餘音嫋，鳳鸞聲。

前題 調寄浣溪紗

劉雲閣

一曲清歌百囀鶯。餘音嬝嬝繞梁興。[illegible]人顛倒爲娉婷。
眼色暗鈎魂欲越，猿心難定夢猶縈。從知尤物足傾城。

前題 調寄一叢花

簡君亮

[illegible]。曲牛已遍場。何[illegible]
誤拂纔邀顧，眼波盪，傾倒全場。塵[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寫晚年，惟耽絲竹，忘却鬢毛蒼。

前題 調寄虞美人

潘學增

北林明月含清韻。難得王郎近。神奇漫說動梁塵，更有長歌竟可遏行雲。
我非顧曲周公瑾，頗好滄浪引。西音嘈雜又嚀呟，怕聽桑間濮上奏新聲。

前題 調寄醉花陰

雷宏張

新月迎風眉黛淺。板落腰肢輭。金嗓繞周郎，四座無聲，歌歇聞嬌喘。
夜長一任羅裙短。眼媚橫波暖。唱入碧琴中，斜倚朱絃，春夢隨雲轉。

前題 調寄少年遊

簡奕明

綠楊影裏小紅橋。月下聽吹簫。滿身花影，牛河燈影，天淨一輪高。
恍如弄玉神仙侶，跨鳳入雲霄。鴻泥移人，洋洋盈耳，歸去正無聊。

前題 調寄醉花陰

黎心齋

天際行雲樓閣住。側耳檀槽語。宛轉玉鶯傳，一隊文鴛，斟酌佳句。
風懷老去何曾去。曲是周郎度。添酒夜燈深，信有孤[illegible]，闌入詞中意。

前題 調寄釵頭鳳

朱濟川

華燈亮。瑤琴響。玉喉清脆嬌鶯樣。櫻唇小，柳腰嫋。意中人唱，座中郎笑。妙妙妙。
魂飄蕩。心惆悵。石榴紅染氍毹上。梁塵繞。星光耀。知音遠矣，五陵年少。了了了。

前題 調寄南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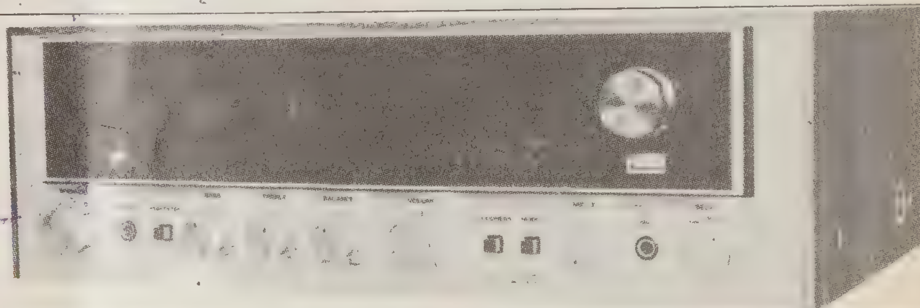
簡瑤笙

蘊媚描新黛，含情試靚妝。曼聲宛轉引[illegible]吭。唱到落梅折柳[illegible]人腸。
寶[illegible]，珠喉[illegible]。高歌一曲[illegible]。[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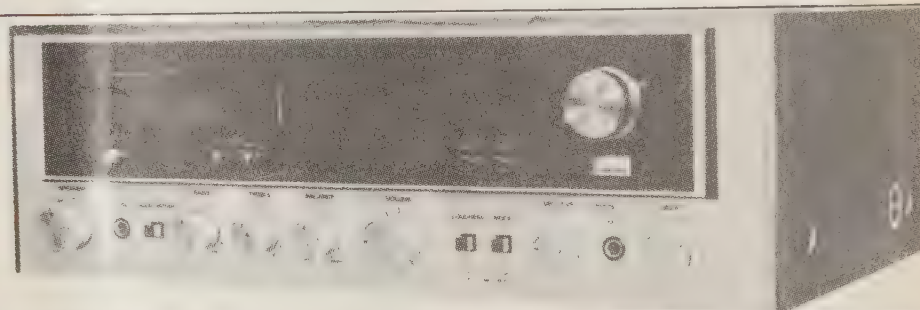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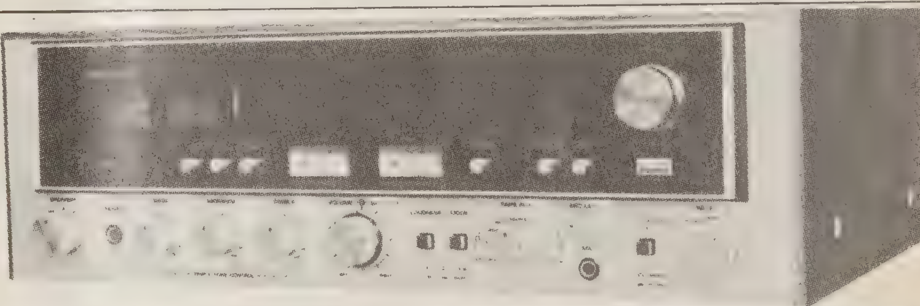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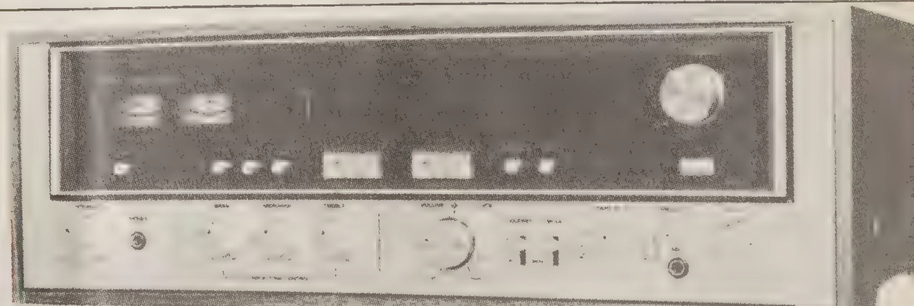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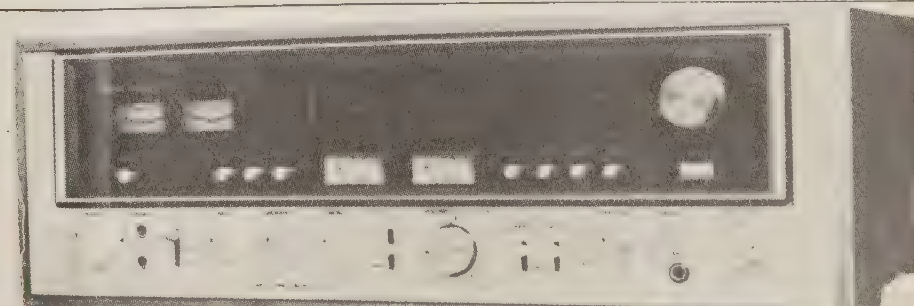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

557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抓把沙？」

嚴以敬作

華葉與鄧爭的「軍事思想」鬥爭

NO.557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一九七八）六月廿九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
第三叁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海週評論

有感於范園焱之言

據六月二十一日中央日報六版報導：反共義士范園焱，六月二十日在桃園介壽堂舉行的座談會中發表專題演講，同時對在座者所發出的詢問逐一答覆。據稱：「在爲時五小時的兩場演講及答覆詢問中，范義士曾就共情、暴政、大陸同胞生活慘狀，及自由祖國亟須袪除奢侈浮華風氣，以免頹靡腐化爲共黨所乘等諸項問題」，曾作深入分析和解說。

其中特別是對台灣社會上那種已成「風氣」的驕奢淫逸生活，范園焱義士最看不過眼。據報導說：「他對社會奢靡的風氣，感到痛心疾首，認爲足以鬆懈精神，腐蝕人心，從而給共黨可乘之機。他指出，大陸共區決沒有酒家舞廳」。

當然，台灣是自由社會，只要不犯法沒有人可以干涉別人的行動。而中國大陸是在中共極權統治下既無私產更無自由，人們過的是極端貧困少衣缺食的所謂「社會主義社會的幸福生活」。沒有台灣那種充滿末日情調的僱有酒女的酒家，以及極其下流的色情交易場所的舞廳倒不足爲奇。

范園焱義士爲了自由爲了國家毅然拋妻棄子駕機來歸，我們不知道他的內心是否有了悔意？一個義士投向自由祖國，他爲了要證明他的行爲絕對正確，投入反共行列後，一定是義無反顧，時時刻刻都在盼望反攻大陸，消滅中共血腥統治小集團，然後使國土重光，在個人則得與親人團聚。

近二十多年來，陸續投奔自由祖國的義士是如此，一直流亡海外有如無主孤魂，但却堅貞不屈，始終團結在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下從事反共的義民又何嘗不是這樣？

中華民國退守台灣後，確是勵精圖治，在政治軍事特別是在經濟方面的長足發展，乃是有目共睹的事實，誰也否認不了的。也因此台灣出現了極其荒淫而下流的奢靡風氣。在政府和執政的國民黨機構中也還有一些把反共掛在咀吧頭上，辦事敷敷衍衍推推托托，甚至根本就不大辦事的大小官僚和黨僚。譬如深爲海內外中國人所擁護，且被看成是完成反共復國大業的帶路人的蔣經國先生就任總統前，旅居海外的不少文化工作者想寫一些推崇經國先生那種苦幹實幹且取得成就並深爲國人擁戴的眞實文章，但偏偏那個時候台北的有關單位，却完全沒有提供資料在海外黨報和反共報刊發表。

其實，還不是官僚主義在那裏作祟嗎？有的單位名叫甚麼甚麼局，還不是陪洋人喝喝酒就認爲「功勞不小」了。有的單位名叫甚麼甚麼會，其實還不是請僑領吃吃飯，拍拍肩頭，就自己認爲「工作有成績」。

工作是要認眞、切切實實、一點一滴的做，不是那種僚氣醺人，偶爾寫篇「自己表功」的文章，在海外黨報發表，就是眞的有了成績了！

海外僑胞堅持反共，那是因爲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它適合中國的一切；加上有老先生的偉大感召和總統蔣經國的卓越才能在台灣各方面有輝煌成就，而決不是任何一個單位眞的做了甚麼工作。一些官僚主義充斥的單位「無爲而治」爲甚麼從表面上看還有一些成績呢？一是中華民國的最高領導人的作爲令人心服，二是好話說盡，壞事作絕的中共政權太壞，且是頭頂生瘡腳心流膿「壞透了」！

據報導，范園焱義士還表示：「他回到自由祖國已近一年，他深深體驗到，生活在台灣的同胞都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他感慨地說，竟有人還不滿足，實在過分」。

他「特別提醒大家，大敵當前，要奮發，要團結」。因爲，只有這樣才能「解救大陸上引頸長望於我們的大陸同胞」！

越共排華　中共尷尬
派船接僑虎頭蛇尾沒了尾音

萬人傑

越共排華，三十萬華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中共雖非有所愛於華僑，但越共明剃眼眉，中共下不了台，派出兩輪，聲言赴越接僑。可是華僑三十萬，兩艘小輪，兩三年也接不完，因此中共藉口西貢沒有領事館而拖延，虎頭蛇尾，沒了下文，所謂接僑，最後恐怕將是不了了之！

親共華僑與反共華僑

世界上有許多難以理解的事，中共從越南撤僑，是其中之一。

在越共進行「革命」的時候，中共給予人力、物力無償援助，據鄧小平自稱，這麼多年來已超過三百億人民幣，而這三百億還是八億中國同胞節衣縮食，送給他們的。

現在越共「革命成功」了，即使不「感恩圖報」，至少也不該過橋抽板，反臉成仇。鄧小平大罵越共反骨，表面上看，這矮仔「人小量小」，太不夠風度。但在中共的處境來說，本身已是一窮二白，勒緊人民的褲帶（當然領導階層仍然可以腦滿腸肥的）去培養這「兄弟之邦」，誰知他一旦有毛有翼，便唔認阿哥，中共處此，唔激氣就假。

最令中共條氣難順的，是越南華僑被欺到出面，本來中共無所愛於華僑，但做戲咁做也要做給世人看，否則受到「小小的越南」如此欺負，今後中共在「第三世界」裏的「領導地位」便很有問題。

中共既不敢「護僑」，也不敢「撤僑」，只好「接僑」。而「接僑」也不過是象徵式的，旨在「挽回面子」而已。

因為越南共有華僑二百多萬，中共派出的兩條小船兒，極其量只能載一萬幾千人，兩葉小舟所能發生的作用極其有限，只不過向國人有一個交代——我們是關心華僑的。

可是，越共做得很絕，把中共的「接僑」視為「干涉內政」，既不指定港口，還表示「不合作」。中共下不了台，廖承志只好表示決心「闖關」！

直到老萬執筆寫此稿時，中共的兩輪，計時應已到達目的地，但還沒有消息，中共的「接僑」問題，只好「且看下回分解」了。

可是，就在此時，外國通訊社卻發佈了消息，有一百五十名越南華僑已到了台北，在松山機場下機；並透露越南華僑之撤往台北，先後已有數百名，這一批不是第一次的。他們的撤退，似乎很輕鬆，並未遭遇中共接僑的難題。

新聞報導未指出載運這些華僑的是什麼飛機，可能是越南飛機，可能是中華飛機，也可能是「中立」飛機，但不論什麼機，正如中共所「不滿」的，接運這麼多華僑，事前若沒有「接頭」，妥為安排是辦不到的。

在理論上，越共是中共「兄弟之邦」，中華民國是中共之敵，也應該是越共之敵。越共對敵人撤僑這樣合作，而對兄弟之邦如此留難，這是不可理解的，也難怪中共聞而氣憤。持中華民國護照者得到如此優待，也足為親共、媚共的華僑誡：親共、媚共的下場，就是如此！

鄧小平的「先讓十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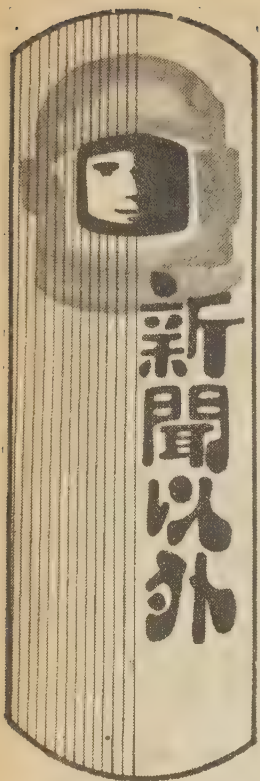
鄧小平的對越共「先讓十步」策略，明報老板查先生在社評中讚揚過多次，也許因為開正他武俠小說個槓，武林高手遇晚輩挑釁，都有「先讓三招」的「英雄本色」，因此查老板也一再認為鄧小平此舉有大國風度。

有位文友卻說，鄧小平的「先讓十步」，不是什麼風度不風度的問題，其實是內心虛怯，被越共欺到上面，先讓十步，無非要挽回面子。要他和越共正面衝突，硬碰硬，他才不敢。不敢的原因，是怕打越共不過。多年來，越共在戰場上不斷磨練，已成能征慣戰之兵，而且南越淪亡時美軍遺下的現代武器極多，比之中共軍的落後裝備先進得多，一旦中越共火併，中共無必勝把握。

何況越共背後還有蘇共，蘇共軍隊不介入，也會提供新式武器，那時候，中共的「解放軍」豈不成了美、蘇現代武器的活靶子？

這和查老板說的「中共不會主動出兵去打越南」的理由不同，查老板認為「越南是小國，勝之不武，以大欺小，國際間聲譽不好。」他忘記了這個「小國」曾經把「超級大國」的美國打到抱頭鼠竄。雖然，美國之敗，因素很多，若說中共對越共用兵是「勝之不武」，只是替中共遮羞之詞。當然，中共也未必害怕越共，實際上，是躭心背後的北極熊。

古巴在非洲作亂，美國也不會害怕只有幾百萬人口的小小古巴，可是一直不敢出面干預，更不敢軍事介入，決不是怕鬥古巴不過，而是看到他們背後的蘇聯，就不敢輕舉妄動了。



中共不敢對越共動武，絕不因爲如查老板說的「勝之不武」，其實不論華國鋒、鄧小平，都已恨得牙癢癢，如果可以用武力解決的話，中共的軍隊早已衝出「睦南關」，不但以大欺小，還會取得越南全個控制權，一如蘇聯之控制波蘭、捷克，使之成爲中共的馬仔。就可惜蘇聯棋先一着，中共只好忍氣吞聲了。

越共走了十一步，中共才開始走第一步。第一步是削減對越共的援助。中共這一步棋據說相當成功，越共已有「妥協」迹象，同意開放若干港口，以三個月時間讓中共接僑。

照鄧小平「先讓十步」的策畧，現在越共從第十一步讓了一步，退回第十步，則中共也應退回一步，那就是取消削減對越共的援助。不知越共讓步是否懷此目的，如果是，倒不失爲高明之舉。同時擁有兩個米飯班主，當然比只有一個好。

「反修革命軍」的構想

如果越共不識趣，繼續走第十一、十二、十三步，甚至一路走下去，中共將如何？

鄧小平沒有揭盅。既然決策是「不會主動出兵去打越南」，只用「和平」方法對付，老萬一時倒想不出有何妙着。

可是足智多謀的查老板，居然借箸代籌，比矮仔多計的鄧小平棋高一着，居然想出一條「越南人民反修革命軍」的妙計。

查老板的計劃是這樣的：「中國開放廣西、雲南的邊界，不但讓華僑過來，而且儘量讓越南人民過來，甚至在柬埔寨和寮國的邊界上也設法使越南人民越界而來。河內當局虐待人民，本國人民也十分不滿，中共如暗中加以適當鼓勵與引導，不怕沒有人過來。中共也實施共產主義，吸引力當然不強，然而也不是沒有辦法，問題只在如何宣傳鼓勵而已。

「有了十萬八萬越南人過界之後，就可以從中選擇，組織『越南人民反修革命軍』，加以裝備訓練，派回北越的邊界地區，進行游擊戰，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退回中國，待不斷擴充，吸收新的隊伍；打垮越南軍隊要打垮越南軍隊殊無可能[illegible]但在山區敵進我退，敵退我進的不斷騷擾，却也可令河內頭痛不堪，令越南正規軍疲於奔命。如果越南流亡人民對打仗無興趣，戰鬥力太差，則中國南方人與越南人相貌無甚差別，安南話又不難學，教官和老師扮作越南人，參加戰鬥，却又如何？」

老萬讀罷查老板的計劃，不由拍案叫絕，哈哈大笑，覺得只有從共產黨陣營出來的人，才想得出這樣的妙計。因爲，這一切手法，正是共產黨慣用的伎倆。如所週知，中共對越共的「革命」，不但給予大量軍援、經援，更把中國孩子，訓練成越南兵，入越與美軍作戰。他們的相貌、言語無一不與越南人一樣，美國雖然知道，也抓不到證據。

因此有位朋友說查老板提供的計劃，表面上是爲中共貢其一得，細心研究，這篇文字，完全刻意挖苦中共。主動出兵，膺懲越共，查老板認爲「以大欺小，勝之不武」，却獻出滲透、顚覆的陰謀詭計，無異諷刺中共不夠光明正大。

譬如「中共也實施共產主義，吸引力當然不強」，這些話對查老板來說，簡直是違心之論。如果共產主義對他沒有吸引力，怎麼會連篇纍牘替共產黨拍馬屁呢？

最可惡還是以中國人僞裝越南人的構想，顯是指桑罵槐，大揭中共瘡疤。

美與中共聯合抗俄？

中共這個爛攤子，眼看無法支持，將要自動倒下來了，八億同胞在他們二十九年熬煎下，重出生天的日子，指日可期。如果不是美國在他將倒未倒之時，把他扶起，中共這政權實在已近尾聲！

倒不是說蘇聯在柬文三國變色後，已把包圍圈完成，不久就甕中捉鱉；而是如老萬昨天所說，中共在共產世界裏已陷孤立；內部權力鬥爭，方興未艾，內外交困，遲早完蛋！

可是基辛格第二的布熱津斯基忽然化爲奇想，認爲可以把中共拉爲抗蘇的同志，急於實現「正常化」，把北約多項絕密文件，帶到北平，向中共頭頭們作了簡報，並作出提供現代化武器的承諾，一下子把中共視爲可以推心置腹的盟友。

基辛格詐肚痛溜到北平搞秘密外交，遺留下的災害，抵消了中國自由人民二十多年的反共努力；今日這個布熱津斯基，可預見的，他進行的聯中共抗俄政策，對中國造成的災禍，將尤甚於基辛格[illegible]

美國若實行軍援中共，不論以出售方式或租借方式供給中共大量現代化武器，都會使到中國人民馬上受到戰爭的蹂躪。

據說，蘇聯當局對「美國中共聯合抗俄」的應付步驟，是「先發制人」。陳於中蘇邊境的龐大蘇聯紅軍，在中共正式獲得美國提供的現代化裝備前，就會發動攻勢。因爲，要打垮裝備落後的中共軍易如反掌；等中共獲得美國新式裝備後，自必困難得多。因此，蘇聯這一「決策」是可信的。

如果蘇聯當眞決定先發制人，那麼，美國軍援中共，適足以害了中共。當蘇軍向中共進行大規模進攻時，肯定美軍不會在中國大陸戰綫上介入戰爭，極其量大量供應殺人武器。戰爭一旦在大陸展開，雙方都使用殺傷力強大的新型武器的話，受害的當然是中國百姓。到那時候，中共更會成爲美國一個丟不下的包袱。

美國北約國家希望中共在中蘇邊境牽制住蘇聯軍力；中共又希望北約國家在歐洲牽制住蘇聯軍力，所以英國軍佬有「蘇聯是中英共同敵人」的話，實際上英國與蘇爲敵，與中共與蘇聯爲敵，性質完全不同。中蘇共敵對，是狗咬狗骨，猶之越共與中共之交惡，他們曾經好過糖黐豆，將來也可能糖黐豆，目前的交惡只是一時之爭；英國是懼怕蘇聯擴張，視之爲敵。蘇聯擴張計劃不變，遲早會在歐洲發動侵畧，西方國家與蘇聯爲敵，與中共與蘇聯爲敵，豈可混爲一談？

華鄧之爭春雲乍展（上）

——從解學恭垮台說起——

岳騫

共帮的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解學恭又悄悄垮台，並未宣佈任何罪狀，只是共報刊出天津市委第一書記已換了林乎加，解學恭沒有了下文，按照共帮習慣而言，自是兇多吉少。

解學恭山西人，一九四八年任中共晉綏分局呂梁區委副書記。大陸陷共後，迭任共黨山西省委副書記、組織部長、「國務院對外貿易部副部長」、中共河北省委書記、中共華北局書記、三、四屆「全國人代會代表」。「文革」初期，天津地區由中共中央文革支持之造反派攻擊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展開奪權鬥爭，萬曉塘被鬥身死。天津爆發激烈武鬥，情況極爲混亂。在此緊急時刻，毛澤東派李雪峯，解學恭在共軍兩師的保護下，進入天津處理武鬥。一九六七年二月天津脫離河北省管轄，改爲「直轄市」，解學恭任天津市委第一書記，並兼任天津警備區第一政委。同年三月在共軍支持下，天津全面實施軍管。

天津混亂局勢稍見平靜，惟造反派之間的武鬥仍不斷發生。一九六七年七月，成立天津市革委會籌備小組，解學恭任組長並兼中共核心小組組長，一九六七年二月、天津革委會成立，任主任，「九大」、「十大」、「十一大」均當選中委。

就解學恭經歷看，其人似屬賀龍晉綏邊區或彭眞晉察冀邊區幹部，與鄧小平並無淵源。其資格較華國鋒老，兩人同屬山西人，華國鋒早年任交城縣之區委書記，縣書記，可能受過解學恭領導。

解學恭不是江青嫡系之文革派幹部，而是老幹部投靠江青，故能在九大、十大均當選中委，江青垮台後，解學恭未受影响，十一大又當選中委，自是華國鋒之力。目前矮子着手剪除的，正是這一類幹部。

華國鋒與鄧小平之間，有基本對立的情勢存在，華長成於「毛澤東時代」，靠毛澤東「六字眞言」而坐上第一把交椅，華國鋒爲了保持自己地位，也非尊毛不可。

鄧小平立場則恰恰相反，撇開鄧小平對毛的私怨不談，即就矮子所提倡的「四個現代化」而言，也非反毛不可，因爲「毛澤東思想」違背科學，是現代化之敵，無「毛澤東思想」共區未必能現代化，有「毛澤東思想」則絕不能現代化，此爲華鄧衝突之基本。

華國鋒當然明白這一點，所以自從代理「國務院總理」起，便把矮子看成第一對手。

周恩來死在一九七六年元月八日，華國鋒元月十五日「代理總理」，二月二十五日公開發表「關于反擊右傾翻案風和批判鄧小平問題的講話」，其中提到「毛澤東已經一再明確的指示，文化大革命不止要搞一次兩次，也可能會搞上十次八次，只要資產階級存在一天，只要剝削階級的思想還存在，無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之間的鬥爭，也必然會繼續存在。這個鬥爭不但存在於意識形態領域裏，而且也存在於政治、經濟等一切領域裏。這個鬥爭會出現許多反覆。中心的問題，也就是政權的問題。因此，今天我們同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之間的鬥爭，不單是爲了一些表面上的『奇談怪論』，或者像他所說的『原則一樣，走法不同』，不是那麼一回事，而是一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決定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

「毛主席說：『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這句話是說給誰聽的呢？林彪已死，當然不會說給林彪聽，而是說給那個走資派聽的。當時毛主席已經看出一股復辟倒退的回潮，復舊翻案的陰謀正在醞釀，希望透過這幾句話，能夠使那個走資派醒悟，及早回到正確路線上來，一如我們的願望。但是那個走資派，正如歷史上一切死抱着資產階級不放的人一樣，錯誤估計形勢，過高估計自己，他把黨和人民對他的寬大和給他一個在實踐中改正錯誤機會的作法，以爲是軟弱和無能。

「他和他的追隨者重新上台沒有幾天，就迫不及待的上竄下跳，不但矢口否認自己的錯誤，一句不提黨和毛主席對他的耐心教育。相反的竟然露出對文化大革命不滿和仇視面目，把毛主席親自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誣蔑爲小資產階級間歇性狂熱症。他抓着羣眾運動中某些缺點和枝節錯誤加以擴大，無中生有借題發揮，把毛主席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誣爲林彪反黨集團的『上帝傑作』，指桑駡槐的說：『問題不只是林彪一個，不能林彪一死，過去的就不追究。』黨內那個走資派在教育戰線攪復辟倒退；在科技戰線攪『專業研究以專家爲主』，否認科技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文藝戰線攻擊革命樣板戲。

「事情發展到北京那個走資派竟然不顧毛主席、黨中央的一再勸告，變本加勵的沿着錯誤的道路滑下去，他和他的追隨者——這些追隨者有的在中央，也有的在地方結黨營私，公然歪曲毛主席的指示，篡改黨的基本路線，竭力推



鄧小平垮台，華國鋒上台，即發動一次全大陸性的反鄧示威遊行運動，圖爲河北省石家莊市的遊行羣衆。

行『三項指示爲綱』，否定階級鬥爭，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反動的「唯心主義經驗論」。拋棄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大攪『四個現代化』，惡毒攻擊毛主席親自發動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學習運動，否定具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老、中、青三結合的領導機構；排斥不同己見的青年幹部，並把一批批未曾改悔的走資派和嚴重政治問題的人物，拉上各級領導崗位上，改變政權性質，架空中央和毛主席。同時還有計劃的支持或直接指揮某些地區的奪權活動，製造糾紛，挑起宗派，分裂中央，如去年的杭州事件、山西事件……以及最近在內蒙、貴州、四川等鎭壓革命羣衆，壓制不同意見，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等，都是一系列有計劃、有預謀的向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篡權的陰謀活動。

「去年七、八、九三個月的翻案黑風，絕不是偶然的。這是一小撮死抱資產階級立場、觀點的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扼殺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翻歷次政治運動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的一次有組織、有綱領，有理論有計劃的活動。鬥爭是資產階級挑起的，不是我們。但是他們的這一切陰謀，必將使自己碰的頭破血流，身敗名裂，對革命人民則是一個考驗和鍛鍊，勝利必將屬於以毛主席爲首黨中央領導下的億萬革命人民羣衆。

「時間不多了，不再談運動情況了。等一會還要聽江靑和姚文元同志講話，他們會談的更詳細更好。我們要從全局出發，造成一個聲勢，統一步伐，口徑一致，先中央後地方，先上頭後下頭，先黨內後黨外，先政治後經濟，要把批判右傾翻案風和對資產階級法權的限制，對反面教材『水滸傳』的評論合起來，不僅要從理論上批倒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同時還要把他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挖出來，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偉大成果。

「每一個同志必須去掉任何幻想，要有長期鬥爭的觀念，要有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勇氣和決心。人人要懷着堅強的革命信心，正如毛主席所說的翻案者絕不會有好下場。」

華國鋒說到這裏，還恐別人不知道他說的是誰，又點名說道：「最後再講一下鄧小平，犯過嚴重錯誤，但黨仍然希望他能認識自己的錯誤，認眞檢查黨和革命同志的幫助，回到毛主席正確路線上來，重新歸隊。

有一些人在一些地區要保他，我看沒有用，要他自己覺悟過來，自己保自己最好。

當然，希望我們可以給他一個認識錯誤的過程，而且可以耐心等待，但要他從現在開始，不再堅持錯誤下去，還鄉團也好，翻舊案也好，不怕第二次被鬥爭也好，這些話難道就是共產黨員應該說的嗎？」

華國鋒此時批鄧，固然爲了向江青邀寵，實在也因爲周恩來死時鄧小平是排名第一的副總理，華國鋒排名在第六，一連越過五個馬位坐上第一把交椅，這一把對於聲望，能力均優於自己的鄧小平，若不將其打倒地下再加上兩脚，這一把金交椅便坐不穩。

華葉與鄧韋的「軍事思想」鬥爭

梁景松

上月由韋國清主持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華葉鄧韋均作了報告，從他們講話中，反映中共高層的矛盾正日趨激化。鄧韋的報告，強調恢復共軍的政工傳統，徹底肅清四人幫在共軍中的流毒和影響；華葉講話則重申肯定文革成果，反覆強調加強團結，爲文革餘孽緩頰。然而從「人民日報」評論鄧的講話爲「精闢闡述」毛澤東的「實是求是光輝思想」，對華葉的講話則只稱作重要講話來看，鄧派在鬥爭中，似乎已佔上風。

中共於五月二日至六月六日舉行了「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會議中制定了「加強政治工作的決議」、「政治工作條例」和「幹部服役條例」三個文件。會議由共軍「總政治部主任」韋國清主持。他並於五月二日在會上作了報告。該項報告，題爲「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揚政治工作優良傳統，提高我軍戰鬥力」。這個題目就是該項會議的主題。此外，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皆曾在會議中發表講話。三篇講話，反映了中共高層的矛盾正日趨激化。更堪重視的，是鄧小平似已奪取了中共理論權威的重要地位，壓倒華國鋒。而華國鋒則在葉劍英的支持下，力圖掙扎。雙方的鬥爭不僅已趨表面化，而且日益尖銳。

韋國清高叫整頓共軍

韋國清在其報告中，強調共軍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恢復和發揚政治工作的傳統，並針對實際情況，加強共軍戰鬥力。他指責林彪與四人幫破壞共軍傳統，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造成「重大惡果」，強調必須「徹底肅清」其流毒及影响。他又要求全面展開當前批鬥四人幫的鬥爭，聲言「决不能馬虎從事，半途而廢，留下隱患」。這就是說，整肅運動必須全力進行，向林彪和四人幫的餘孽開刀，否則就會「留下隱患」。

對於推進當前的政治鬥爭和整肅運動，韋國清特別強調整頓，要求整頓共軍各級領導班子，整頓思想，整頓作風，整頓紀律。他認爲，只有大力整頓以及提高軍事教育和加強軍事訓練，才能提高共軍的戰鬥力。中共召開這次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是文革後的第一次。其主旨是加強對共軍的控制，打破毛澤東、林彪和四人幫的的教條主義束縛，強調「新的歷史條件」，以便推行軍事現代化。整個會議的基調以及韋國清所作的報告，似是符合了鄧小平的主張。

華國鋒和葉劍英於五月二十九日在會議中作了講話。鄧小平則於三日後（六月二日）發表演說。華葉二人同日講話，而鄧小平却單獨表演，這種安排似有特殊含意。一則表示華葉同夥，一則突出鄧小平的個人地位。最令人矚目的，是中共宣傳機關「新華社」的有關報導和「人民日報」的標題，僅稱華葉二人在會議上「作重要講話」，而對鄧小平則說他「精闢闡述」毛澤東的「實事求是光輝思想」。「人民日報」除了冠上這一大標題外，復以三行副題概括鄧小平講話的要點。這種宣傳方式之不同，不但形成強烈對比，並可反映其對華葉只是敷衍了事，而對鄧小平則大力崇揚。此舉又足表示，華葉的講話並非如何重要，而鄧的演詞却是闡釋當前理論與政策的重要文件。尤其重要的，是鄧小平已成爲「精闢闡述」毛思想的「理論權威」，取得了中共最高的理論權柄。

鄧小平奪取理論權柄

在中共的體制中，理論權威的地位是最高的權力地位。誰掌握了這個地位，就擁有發號施令的最高權力。過去，毛澤東是中共的最高理論權威，擁有黨魁兼教主的地位，而周恩來和林彪則在不同時期充任毛思想的闡釋和政策執行者。而今，華國鋒只是名義上的黨魁，不但政策要由鄧小平執行與推動，連理論權威也落在鄧小平手中。思想理論之所以重要，是由於中共一切內外政策莫不以此爲根據。由此可見，鄧小平已進一步架空華國鋒，不僅在行政架構上架空，並且在更高一層次的思想理論層面擠掉華。華個人的主要憑藉，乃是繼承毛的正統地位及毛思想的衣鉢。而今鄧既已成爲毛思想的詮釋者，則顯然已削去了華的權力基礎，只是仍未剝奪其做爲毛繼承人的地位。這是一項重要的發展，而這個發展是經過一場激烈的鬥爭而產生的。當人們集中注意文革餘孽汪東興、吳德、陳錫聯等尚能保有其政治地位而未被整肅之際，鄧小平却悄然奪取了華國鋒的最重要的理論權柄，使其失却了重要的憑藉。這一招，顯示了鄧精通鬥爭藝術，善於運用策畧，擊其要害，只要制服華，汪吳陳之流就不難應付了。

華國鋒死抱着毛教條

華國鋒在講話一再強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以及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這是毛澤東發動文革及整肅大批黨政軍老幹部的理論基礎。鄧小平則着重論述「實事求是」，聯繫實際，解決問題，鄧說，「實事求是」是毛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其意是要將毛思想歸納於「實事求是」這一點



圖爲「四人帮」時代共軍進行批鬥修正主義；目前則進行徹底肅清四人帮在共軍中的流毒。

上，其餘都是枝節，或是不切實際的空洞理論，不再適用於當前的環境。鄧小平根本不談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他並且疾言厲色說：「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却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主席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爲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的觀點，實質上是主張只要抄馬克思、列寧、毛主席的原話，照抄照轉照搬就行了。」說這段話，顯然是指責華葉爲首的毛派教條主義者和文革餘孽。同時還要杜絕他們引用毛語爲武器，向鄧派發動進攻。

鄧小平又引述毛澤東反對教條主義的話。更妙的是，他說毛會講過：「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爲馬克思這個人是什麼『先哲』，而是因爲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鬥爭中證明了是對的……我們歡迎這個理論，絲毫不存什麼『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頭在裏面。」鄧小平引述這段毛語，是要用毛自己的話去消除對毛的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明顯指出，毛澤東也非什麼「先哲」，不應加以神化。他對毛思想只是取其所需，保留那些仍然合乎實際需要的部分，而拋棄脫離實際的另些部分。至於那些才是合乎實際，他就是詮釋的權威者。

矮鄧挖華國鋒牆脚

華國鋒在講話中又一次肯定文革，並反覆強調加強「團結」，在「團結」的前提下，要鄧小平一系不再追究，不要整肅他們。而鄧却強調整頓，要求「整掉四人帮的資產階級帮派體系，「決不能　蓋子」。他特別指出林彪[illegible]四人帮實不可分，必須將二者聯繫一起批透，「清算」他們的「罪行」。華葉之流要儘量縮小打[illegible]面，還要利用林彪舊部和文革餘孽爲其權力基礎。而鄧小平要貶低毛澤東個人地位，全面清算文革罪行[illegible]擴大整肅，實則具有挖掉華根子的作用。

鄧小平又提出「不破不立」的口號，說「破」即肅清林彪和四人帮的流毒，「立」則是「恢復和發揚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實則破是破除毛澤東個人及其思想的迷信，立是樹立鄧小平等右傾分子推行的政策路綫和作風。鄧小平又聲言要「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六月七日「人民日報」刊載一則「新華社」訊[illegible]報導與會代表對華葉鄧三人講話的反應。文中稱鄧小平講話「思想性很高，理論性很強，切合實際，富有戰鬥性，是打開人們精神枷鎖的一把鑰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指導意義。」中共宣傳如此擁鄧，可見鄧小平的實權又已提高，華國鋒則大權旁落。正如一名中共嚮導日前在廣州告訴一位英國旅客，華國鋒像英女皇一樣，只會微笑和主持一些儀式。

中共垂涎東南亞市場

陳德規

中共對亞洲國家的統戰焦點，一個是日本，另外一個是東南亞地區。日本跟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結構和形態，截然不同，中共對日本是以大陸市場爲誘餌；而對東南亞國家，則在覬覦這一地區具有相當大彈性的市場、含有更大的經濟滲透作用。東南亞國家還有一個跟經濟因素甚爲密切的特色，這一地區擁有一千幾百萬、具有經濟地位和潛力，從事各種經濟活動的華人　也是中共長時間處心積慮，陰謀加以爭取、利用、控制的對象。

中共的華、鄧新當權派，於批鬥「四人帮」得手後，便於去年醞釀重新向海外華人施展「僑務」統戰工作。鄧小平當時在「僑務工作」的講話中，曾經很露骨地指出：「亞洲各國有華僑一千七百萬人，他們的動向是亞洲經濟的一道主流，如何爭取，是我們今後的任務」；同時指出，「要使亞洲成爲經濟市場，就必須控制華僑」。今年年初，中共正式開步大攪它的「僑務工作」以後，鄧小平曾經到緬甸去跑了一趟；接着，「副總理」李先念，又於三月間，率同「外交部長」黃華等一行，到菲律賓訪問，并且簽訂雙方的「貿易協定」和「科技合作協定」。泰國總理克里安薩在訪問中共期間，又跟它簽訂了同樣的兩項協定。而又較早的兩年以前，馬來西亞也跟中共簽訂過「貿易協定」。目前東南亞協會會員國中，只有印尼和新加坡，跟它還沒有正面的「貿易協定」；但却照樣的有貿易關係。中共進一步覬覦東南亞市場的陰謀野心，已昭然若揭。

誘騙吸收華僑資金

面對東南亞廣大的市場，誰都不會忽視華僑和華人的。在東南亞各國商業結構中，從批發商到零售商，迄今依然以華人居大部份，而且早已形成很自然的體系。

所以共黨攫取中南半島以後，首先要對付的是華商；今天，中共想掠奪、據有東南亞市場，當然也要爭取華商，誘拐他們入彀。另一方面，依據一般估計，中共每年從東南亞吸收回去的僑滙，大約在二、三億美元之譜，而東南亞華人所擁有的資金，估計也多達五、六十億美元以上，也都是當前中共實現「四個現代化」，所垂涎欲滴，夢寐以求的。市場的滲透和資金的汲取是密切相關，相互爲用的；這當然也是企圖軟化海外華人傳統立場，僞裝「溫和」、討好他們，修改「僑務」統戰路綫的主要動機之一。

戰後東南亞市場的一般趨勢，是西方國家，尤其是原有殖民地宗主國產品的逐步消退，日本商品的再度湧入和取代，以及近年以來，台灣、南韓、香港等地輕工業產品的介入，而形成多方角逐的對象。中共在五十年代初期，曾經向東南亞一些傾銷過低級貨品，一度擾亂過這一地區的市場；以後便因內部混亂不安，生產衰落不振而停滯了一大段時間。

現在，中共於稍獲喘息之餘，又圖進窺東南亞市場。事隔二十幾年，在中共對東南亞若干國家，外交統戰得售的情勢下，它的動向自更值得人們加以正視，提高警惕。

經濟與統戰雙管齊下

中共圖謀東南亞市場，實際上并不完全是單一經濟性的，而且兼具政治、外交等等多種的陰謀。以中共目前經濟環境和條件，如果出於公平的競爭，是不可能輕易得逞的。

因此，可能而且必然地，會仰賴它剝削性的經濟體刺，以統制手段和絕對的低工資，重施不同程度的「飢餓輸出」故技，來爭奪「經濟市場」。

當五十年代初期，中共的「飢餓輸出」，侵襲東南亞國家的時候，曾經摧毀過這些地區以華人經營爲主的同類型工商業；同樣的，今天中共的「飢餓輸出」一旦捲土重來，對於東南亞開發中國家正在成長的工商業，也將發生嚴重的摧毀性，同樣的也將對台灣、南韓，香港等地相近類型的產品，對東南亞市場的輸出，構成重大的排斥性。而在政治上，連帶地也會造成對當地政府和人民，以及廣大華人，滲透性和染污性的惡劣後果。

很難控制東南亞市場

東南亞國家所以要跟中共接觸交往，甚至在表面上跟中共對口唱和，虛與委蛇，并不是無視中於

共的野心，也不是鬆弛了對中共的戒心，尤其是在內部共黨叛亂和華人的問題上面，更是如鯁在喉，寢食難安。祇不過是自從越戰落幕以後，這些國家周旋於大國之間，不得不加強它們的中立保護色罷了。

再加上中共的外交統戰和石油誘惑、政治性購買，終不免於上鈎；但在實質上，依然不過是一種姿態，以及某些方面的一時利害結合而已。目前的關鍵端在，中共是否有能力、夠條件進一步入侵東南亞市場？以及是否能夠誘拐這一地區華人所掌握的一道經濟主流，爲它所利用？

目前東南亞市場，雖然也泛濫着一些中共的商品，如果以品類來說，當以大陸土產和罐頭食品之類爲最多，其次便是輕工業產品如紡織品，輕機械產品，小型儀器等，透過它的「國貨公司」和一些唯利是圖的華商銷售出去，大多數採取低價和定㨂賒賬可以盤存的方式。今後如果進一步向東南亞市場滲透，進行「飢餓輸出」，不論是由於經濟地理分工而發生農礦產品，抑或是更廣的工業品，都可能隨之而增多。再加上外交統戰的逐步得逞，這幾年來對東南亞國家的貿易，實際上已經逐年在增長中；而華人對中共新貿易攻勢的抗拒意念和能力，也面臨了重大的挑戰和考驗，從一般趨勢來看，東南亞市場已經亮了紅燈。

台灣應加強對外貿易

從整個對外貿易的份量來說，東南亞市場對於台灣對外貿易的重要性，當然遠不如美國、日本、歐洲；但是，如果更擴大範圍，從區域關係，華人經濟等方面來看，則東南亞市場對台灣實具有更多方面的重要性。台灣觀光事業的快速成長，實際上是跟海外華人回國從事貿易的活動，有密切的關連的；台灣銷售東南亞的貨品，在一般商品以外，還包括輕重型的工作母機，對台灣的中小企業，尤其具有重要性；國人在東南亞跟華人合作設廠，以及以技術人員應聘前往工作的，也在不斷地增加。這一切，都把這一地區的華人，跟我們拉在一起。今天面對中共擴大滲透東南亞市場，加強對華人統戰的陰謀野心，我們更有必要在整個有計劃的貿易政策下，加強改良產品，提高品質，降低成本，維護貿易信用，以物美價廉，良好商譽來繼續促進對東南亞岛貿易，扣緊東南亞市場。

明報主筆的道德觀

齊冥

郭沫若終於死了。閻羅王眞絕，連這樣罕有的無脊椎動物，也不放過！

閻羅王可謂狠絕，明報主筆却是妙絕。他在六月四日的社評裏說：「中國當世最著名的文人郭沫若於八十六歲在北京逝世，那麼後世的評價肯定很好……從鳴放反右到文革這幾年，是中國大陸所有文人的極頂黑暗時期，也是郭沫若一生最不光采的時期。他寫『斯大林是鋼』，寫『飛機內外有兩個太陽』，宣稱他過去的作品全部應該毀掉，號召『向敬愛的江青同志學習』……如果他在一九七三年前後死了，那麼蓋棺論定，只有『不要臉』三字……郭老的晚節倒不錯。他不肯參預批孔，那很難得，不與四人帮同流合汚，也不容易。據說他不肯修改對秦始皇的評價，始終認爲秦始皇是虐民的暴君，以致毛澤東贈之以詩：『勸君少罵秦始皇……』他並不對朋友落井下石，那也算是好人了。」於是明報主筆深慶郭沫若得「晚節保」，並私謚爲「郭文厚公」。

郭沫若的操守如何，早有定論。明報主筆要替他翻案，可惜「曲高和寡」，讀者未必能懂。下面幾個問題，尤令區區大惑不解：

（一）明報主筆既說一九七三年前的郭沫若完全「不要臉」，又說「郭文厚公幸保晚節」，請問全無操守的人晚年還有甚麼氣節可「保」？請問一名天生醜婦如何能在晚年「保」持嬌艷？

（二）郭沫若旣會高呼「向敬愛的江青同志學習」，大主筆却讚他「不與四人帮同流合汚」，這究竟從何說起？江青垮台後，郭沫若馬上說她是「白骨精」，難道這不是「落井下石」嗎？

（三）明報主筆不知「據」誰之「說」，竟然稱許郭沫若「不肯修改對秦始皇的評價」。倘若「據說」的事如斯可靠，明報太可不設新聞記者，閉門造車足矣！「據說」，明報主筆是——唿，談不得！

說到底，明報主筆的道德觀很簡單：「不對朋友落井下石」的便「算是好人」。祇要不陷害朋友，通番賣國也何妨？

時事評論

公用事業的加價經濟學

徐達文

電話加價似乎已成定案。由於這次加價的幅度不大，致用戶的反應，不如過往那種「凡加必反」的激烈。電話公司決策者可能摸到了用戶的心理、及掌握了加價的規律，於是和平地達到了「一加中的」的目的。

本來，用戶不應該是善忘的，記得上次電話加價的「理由」，是該公司因管理不善等因素，出現了資金週轉等問題，由當局隆重其事地組織了一個「調查委員會」，鄭重其事地經過調查一番及徵詢一陣後，認爲「加價」是「合理」的，因爲這種「公司的錯誤」轉由「用戶的承担」，而採取的「應急」措施，是保障電話公司執行發展計劃及解決資金困難的唯一可行之計。當時，有關方面還許下了諾言，保證該公司克服了困難後，會根據新的情況，作出調整，以減輕用戶的負担。

現在電話公司新的情況是：已度過了經濟難關，並開創了年賺以億元計的利潤紀錄。但電話公司在人們對上述的「諾言」乃言猶在耳的時候，例聽到了「調整收費」的消息。但這種調整，都是有加無減的調整，却是有賺無蝕的調整。

據「香港電話公司」發言人指出，「擴充電話服務，並非電話公司加價的原因」，「電話公司加價主要是成本不斷增加」。他所說的「成本不斷增加」，經已成爲公用事業的專利公司「要求加價」及「必須加價」的充分理由。這些公司一旦向當局提出這張王牌，儘管有關當局又是循例調查一番，又是徵詢一陣，又是會議一開，最後還是「照批無誤」與「大可加價」的必然議決。「加價申請」一旦成爲「加價法例」，就成定案，甚麼社會團體的反對，甚麼社會輿論的評論，甚麼社會公眾的不滿，正是你反你的事，你評你的論，我加我的價。加、加、加，政府收費帶頭加，公用收費跟着加，你加我加，大家一齊加，於是廣大市民在「加」字掛帥下，也就名符其實變成百上加斤。

無可否認，「加價」似乎成爲了一門新興的經濟學。對這種經濟學的活學活用，可以分爲急速過大，及漸進縮小這兩種。前者是鯨吞式，後者是蠶食式。由於社會型態與民主意識的改變，過去那種鯨吞式的大幅度的公開加價，似乎有點「過時」。政府及公用事業，爲了表面順應民意及適應輿論，也在加價幅度與加價方式上，作了「調整」，於是採取了慢火煎魚般的漸加。這種幾何角數的漸進數學運用，肯定是加價技術中一種高招與絕招。從而招架住來自各方的反加價的壓力與攻勢。

在需出這種招式之前，有關方面還會來一次製造聲勢，放出空氣，拋出甜頭，像「原料來源短缺」與「成本物價增加」的解釋，像「擴充服務範圍」及「提高服務水準」的保證，像「實現發展計劃」及「配合現代技術」的估計，等等。這些「加價原因」，經已成爲公用公司提出加價的「必然藉口」。

我們認爲，這次電話公司的加價方式，也是一種高招，是一種令用戶易於接受的招法。因爲它摸中了人們的心理。因此，電話公司將電話費調整爲住宅用戶每月加費兩元，商業用戶每月加費四元，轉移及安裝電話每次加費五十元，每月加費區區兩元四元，裝每次加費僅五十元，在物價高漲，收入提高的今天，實不成「大」意，但對電話公司來說，確是「因小得大」與「因少得多」。因爲直接受到這項加費影響的共有一百零四萬人（住宅用戶八十萬人，商業用戶廿四萬人），電話因這而每月增加收入達港幣二百五十萬元左右。小數怕長計，這條數確是收入豐富的「大計」。

小額加價與大營計劃，少量加費與多項保證，最後得到的是，求加得加，要加就加，在「加」字頭下，用戶不反，公司有賺，眞是兩全其美，美不勝收。我們從「加」字看眼，去談論公用公司的「加」字哲學，並不是全盤否定公用事業加價的錯誤。事實上，由於成本預算的逐漸提高，服務水準的逐漸改善，及現代設備的逐漸更新，都需要運用大量資金，更何況用專利企業，本身並不是志願服務及社會福利的非牟利團體，而是「堂堂正正，大胆談利」的牟利事業。這些公司的謀利賺錢，是天經地道之高。但在特殊情況下，仍應顧及特殊性質。因爲這些公司是具有專利權利的公用事業，它們所服務的對象，都是與民生起居有直接關係；它們所收費的客戶，都是佔市民絕大多數的普羅大眾。因此，在它們謀利的同時，必須要顧及社會絕大多數的公眾利益，而不應濫用它們的專利權，並在經已獲取高額利潤的情況下，貪得無厭地向用戶搾取利潤，從而將廣大市民當作爲予取予攜的對象。

故對公用事業來說，加得其所，加得合理，始終是一種令人信服及令民接納的加價理由。

國際共產集團窩裏反，由於蘇共在東南半島的「戰備」投資，加速了中共和越共關係的惡化，中越邊境戰雲密佈，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根據連日來外電的報導，蘇共今年四月間，曾秘密利用商船做掩護，將大批軍火運到距離中越邊境僅數十公里的先安港，當工人卸下船艙面層麵粉之後，才發現下面全是軍火裝備。

蘇共「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特務」，已經揷手在越共公安部隊當「顧問」，越共「淸楚」越中邊境的方案，就是蘇共情報局的少將參與策劃的。蘇共不但這在前年就派有艦艇進駐金蘭灣，去年又在鴻基港建立了軍事基地，蜆港也駐有蘇共的艦隊活動。連婆島也變成蘇共的基地了，使得目前的北部灣已成為蘇共的內海。

從蘇共的軍事佈署，看中共和越共交惡情勢的發展，中共集團已是內憂外患、危機四伏，也正是中華民國英勇的國軍，反攻大陸，躍馬中原的千載一時！

萬事莫如反攻急

秦明

為民請命的心聲

我政府播遷台灣，轉眼已接近三十年，大陸同胞在中共統治下的水深火熱中，煎熬了將近三十個年頭，東望王師又一年的期望心情，實在不是筆墨所能形容，言語所能表達萬一的。

先總統蔣公生前，是以「建設台灣，反攻大陸」為國策，臨終仍念念不忘光復大陸國土的重責不任，今總統繼承遺志，以經國之宏才大畧，大智大仁大勇之精神，於五月二十日在就任大典中，亦以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為己任，由此足以說明，反攻大陸不但是既定的國策，更是朝野一致的願望。

當此中共集團內憂外患、敗亡跡象日顯之際，應該是強大國軍揮軍反攻大陸、開拓中興國運的大好時機，因此，筆者站在為民請命的立場，向大有為政府提出幾點懇切的呼籲：

勝利不會跌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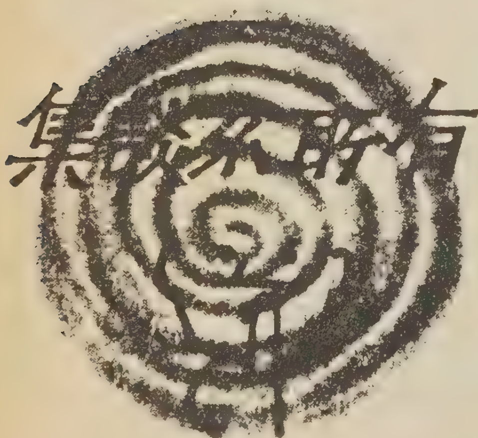
暴政必亡，是中共集團難逃的命運，但執政的中國國民黨，負有救國救民的政治責任，應該把握最有利的時機，主動去打開勝利之門，創造勝利的成果，建立一個富強康樂的國家。如果任由共產黨自生自滅，將使大陸同胞承受更多災難的折磨，我們大聲疾呼，大有為政府不能再等待，更不能再有所依賴了。反攻大陸，救國救民的重責大任不是繡花枕頭，勝利也不會從空中跌下來的，必須由執政的國民黨發動反攻的機器，帶動軍民走向戰鬥的里程，開拓勝利成功之路。

東望王師又一年

在「建設台灣，反攻大陸」的最高國策領導下，台灣目前已成為三民主義模範省，民間豐衣足食，工商發達，世人有目共睹，而大陸共區卻是民不聊生，八億同胞任由中共的迫害奴役，飢餓連年，和台灣同胞歡樂年年的對比，何止天壤之別？此時此地，如果政府仍以建設台灣為急務，無異是錦上添花，大陸同胞對台灣建設的偉大成就，望梅並不能止渴，我們大聲疾呼？大有為政府應該將在台灣錦上添花的一切投資，去強化解救大陸同胞的行動作為雪中送炭之用，讓三民主義的光輝照耀，使大陸八億同胞早日共享富強康樂的幸福！

使英雄有用武之地

中興基地的台灣、集全國精英人才於一堂，致力一省及一個院轄台北市之治，成功是必然的。可是台澎金馬祇有彈丸之地，在新陳代謝的制度執行下，許多壯志未酬的人才限於任期或年紀的因素，由第一綫退到第二綫的崗位或限於編制而遺珠，使多少志士報國無路。縱有退休年俸足以溫飽，而野有遺才，任由其消磨歲月，實在是雄厚國力的浪費。更是中興大業的莫大的損失。因此，我們大聲疾呼，大有為政府立即下達全國總動員命令，號召在野的人才歸隊，共赴國難，齊赴戰場，光復錦繡的大陸河山，使參加反攻戰鬥的英雄皆有用武之地，貢獻所長，為救國救民各盡才能，以反攻復國建國的勝利成果，告慰先總統蔣公在天之靈！際此國際風雲日瞬萬變，中共內部正處四分五裂之時，實在萬事莫如反攻急，時不與我，大陸八億苦難同胞殷殷期望之情，又豈是千言萬語所能道盡呢？



蘇聯對遠東局勢的影響力

岑啓亮

卡達向蘇聯發表强硬演說「敵對或合作」之後，蘇聯「眞理報」立卽提出嚴重警告，決不會受威脅，也不會向壓力屈服。也許卡達被蘇聯的反擊嚇窒，美國並無作進一步反應，只是加速與中共進行「關係正常化」，導致國際局勢的惡化。反觀蘇聯，當前已把活動的天地轉趨東方，大幅增加在西伯利亞的軍事力量，除給中共構成巨大威脅，也給日本帶來嚴重困擾，在此錯綜複雜的變化中，美國若一意孤行，企圖以聯毛制蘇，勢必引導美國走入死巷。

和戰操於卡達之手

自美國卡達總統六月七日對蘇聯發表强硬演說「敵對或合作」之後，世界各地都有強烈的反應，特別值得提出的，是莫斯科「眞理報」，指責美國似乎正在孕育著「反蘇的歇斯底里症」，不但有導致對立狀態的危險，並帶來了回復至冷戰時期的威脅，且指出卡達的演說反映的「強硬路綫」，正引起美國與西歐觀察家的憂慮。

報載「眞理報」警告說：蘇聯「不會受脅迫，也不會向壓力屈服」。它對華盛頓反蘇情緒的升高，部分歸咎於卡達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

因此，使人想起古今中外的所謂政治家在面對問題而無法求得解決時，最後往往求之於戰爭。當然，這或許是不可避免的，却也是最愚蠢的。

戰爭果眞能解決問題？答案是否定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產生了第一個共產國家——蘇聯。第二次大戰後，東方出現了中共政權，東歐方面更不必說了。假使不幸第三次大戰爆發，或許戰後的美國或西歐，將出現第三、第四，或更多的共產政權。這說明戰爭的結果帶來更多人的貧窮，……不僅問題不能獲得眞正的解決，且帶來更多、更大的問題。當今各國的領袖中，也許只有埃及總統沙特最能體會戰爭的苦况，難道卡達總統不能了解兵凶戰危之後果？

就目前世局來說：能夠決定戰爭，惟有美蘇兩霸，而卡達總統則握有一半的決定權。卡達是否眞的決心對蘇聯作戰？站在美國利益來說，至少當前不是戰爭的時候。卡達的對蘇外交，採取國務卿萬岸與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兩者間之路綫，究竟要高明一著。同時，卡達該理解：美蘇間關係複雜，問題特多，不可能在一次或多次的會談中，解決所有的問題，但可能繼續不斷地談判，個別予以解決。

卡達在這次最後通牒式的演說後，仍對美蘇限武談判表示樂觀之意。這也許就是表示：他並無意於戰爭，而是確信「緩和是世界和平的中心，對於世界、對於美國公衆……都是重要的。」

既然卡達握有對和戰一半的決定權，他就應多方採取緩戰之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緩和與中共正常化關係。因爲，不論華府作如何解釋，莫斯科方面是不會信服的。反之，鑑於布里辛斯基之猴急，急圖與中共進行「正常化關係」，唯有加速世局的惡化，製造美蘇戰爭的加速來臨，益顯華府之無遠見與缺乏理想。

卡達不此之圖，反而正面提出三項先決條件，根據合衆國際社記者丹尼洛夫在華府發出的報導是

美國堅持與毛建交

一、美國堅持，在與中共建立完全「外交關係」之後，美國與中華民國的貿易與對華援助——包括軍援——必須繼續維持。

二、一旦美國駐華大使館關閉後，美國將在台灣設立貿易辦事處。

三、中共必須由一種方式明白表示，它將不使用武力以統一台灣與中國大陸。這種方式迄有待協調。雖然美國作此讓步，中共亦未必同意。因爲，此三項先決條件，不僅中華民國朝野斷然反對，同時其中問題甚多，且糾纏難以解決。中共自然不會接受。而卡達此舉充分暴露，華府聯北平勢在必行，讓中共抓住小辮子。

聯毛制蘇走入死巷

中共的陰謀正如蔣總統所指出，在挑撥美蘇大戰，製造陷阱，來埋葬美國。正如本刊前此一再指出：中共利用次要敵人——美國，來消滅它的主要敵人——蘇聯。最後，兩敗俱傷，中共從中取利。

華府不乏明智之士應該了解，中共卽使眞心與美國聯盟，北平政權與華府在一切理念、制度、社會發展均有格格不入者，一是民主國家，政府的存在，爲人民謀福祉；一切以法治爲主，開放而自由的社會，高度工業化的經濟體系；而中共則是極權的漠視民命。人民的存在，在爲政權作無休止的榨取，所謂「法」是共產頭目用以箝制人民的工具，封閉而在經濟上又是落後的社會，這兩邊完全是不相對稱的，這種聯盟對美國只是負担，無底洞的深穴，試問中共對美國抗蘇，能夠發生甚麼積極的作用。除了三面與蘇聯爲鄰，與八億人口外，還有什麼正數作用。所以就全局來說，美國如僅以「正常化關係」作爲手段，釣住北平，使其不致反覆無常，再返莫斯科懷抱，未始不可。其實，這已經是杞人憂天，中共絕不可能再度聯蘇。如華府方面想再進一步與中共勾搭，用以制蘇，那卡達總統將成爲中國大陸八億人民的公敵，使中國人民永刧難復，且加速導致蘇聯與美國大戰，引導美國走入死巷。——

擱置或冷却美毛關係是緩和世局的最重要一步棋。卡達既無意於掀起大戰，對美毛關係應作審愼考慮，三思而行。

由於卡達的對蘇政策，已引起克里姆林宮的尖銳反應。莫斯科方面認爲，卡達不會，也不可能以



布里茲尼夫健康日衰，他希圖在有生之年，解決錯綜複雜的遠東問題。

行動支持其言詞。且西方國家未必同意卡達的好戰手法，同時，蘇聯認爲力足以應付美國的任何挑釁。

就目前來說：西方世界固然是一團糟，而共產世界的情況却更爲惡劣。特別是蘇聯本身，其最高頭目布里茲尼夫，顯然健康日衰，而繼承問題日漸困擾着俄人。和以往情形相似，不知未來繼承人是誰。這是蘇聯內部最大的隱憂。

同時，蘇聯報紙的首頁充滿呼籲，要求改善田地上的工作，進行增產穀物之戰。但是，連同這些呼籲，所揭露的是，農業機器的失修，與冷暖和無能。在許多消費品方面，有同樣使人沮喪的景象。這就是今日的蘇聯，實際上，是一個外強中乾的國家。

正如本刊前此報導，當前蘇聯活動的「新天地」，是轉趨東方，開發西伯利亞，而遠東又是一個比較錯綜複雜的地區，尤其東北亞方面：是多種勢力的集結點，有卽將撤離的美國實力、有方興的日本、以及內部混亂的中共，其間除韓國挺立在最前綫以外，受到來自華府與東京的支持；還有受蘇共卵翼的外蒙，以及拉攏中蘇共，企圖保持平衡的北韓。

與蘇聯可能正面衝突的，在陸上有中共，在海上有日本。美國與蘇聯並無直接衝突的可能。但從各種跡象看來，美國是支持韓國、日本，並可能關心中蘇共關係的發展。

蘇在遠東威脅日毛

據最近消息，蘇聯已大量增加在西伯利亞的軍事力量，給中國大陸構成巨大威脅。

據「遠東經濟評論」說：造成威脅的原因，係由於蘇聯最近在貝加爾湖與西伯利亞軍事地區，安裝新型SS二十中程飛彈，目標對準中國大陸，可能也對準日本。

又駐在伯力的蘇聯第六空運師，自今年初已全面加強兵力。據說，本月在蘇聯佔領的千島羣島所舉行的一次空降演習，就是來自這一師的部隊。

又據日本的防衛廳人士指出：蘇聯遠東海軍把庫頁島南部的柯沙可夫建造爲一大海軍港可能性大增。蘇聯此一行動是擴大它的海軍在亞洲東部出與的進一步行動。

柯沙可夫距日本北海道北端約六十哩，將成爲蘇聯在北太平洋海岸上的第四個海軍軍港。蘇聯遠東海軍目前擁有七百五十艘艦隻，總噸位達一百二十五萬噸，包括大約由五十艘飛彈巡洋艦、驅逐艦及核子潛艇。

日本防衛專家也猜測，蘇聯可能利用北韓元山港來對抗美國第七艦隊及日本軍艦。可是，北韓頭目金日成爲了避免損害與中共的關係，不願意開放元山港給予蘇聯艦隻。

日本防衛廳人士指出：一旦柯沙可夫變爲蘇聯在遠東的主要軍港，則能縮短其攻擊日本的警告時間或甚至於能夠實行突襲。

當蘇聯與中共之間的軍事緊張情勢升高之際，當日本和中共準備恢復談判「和平友好條約」之前，莫斯科一方面爲戰畧形勢急遽改變感到不安之時，一方面不斷加強其軍事部署。當然，受威脅最大的還是中共與日本。

於是，有日本防衛廳長官金丸信訪問西歐及美國之行，很顯明的，日本關切它自己的安全，故不得不加強交換意見。

妙在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最近表示：他不明瞭日本人爲何不能進一步努力防衛自己的國家。但，他不以爲日本無法防衛自己，因爲。在歷史上日本從無缺乏軍事能力的時候。

像日本這樣堅強的民族，未來成爲更具軍事力量國家，顯然是不可避免的。

美國駐東京大使曼斯斐德十六日表示，在日本於一九五三年重獲獨立時生效的美日安保條約，曾於一九六〇年修訂，此一安保條約，對「對維持東北亞的安全與穩定至爲重要。」

曼斯斐德此時此際說出這種話，顯然的，是在奮勵日人，同時也在警告蘇聯。他又說：美國將不會迫使日本在東北亞扮演更大的軍事角色，以安定日本人的心理。

至於蘇聯對遠東地區究竟應如何進一步對抗美、日、中共，將有待事實的說明。

中共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客觀困難

黃漢波

儘管鄧小平大力推行實現「四個現代化」運動，要在本世紀內基本改變大陸的落後經濟面貌，但以目前大陸存在的客觀環境，其「雄心壯志」必然落空。首先是大陸的工農業陷入困境，連華國鋒也承認大陸經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在如此赤貧基礎上，如何能進行大規模的現代建設；其次是大陸原有的科技人才，已被摧殘得一乾二淨，加上「教育革命」，使知識分子後繼乏人。人力與物力均感空白，夢想以政治手段去實現四個現代化，注定覆轍毛澤東的「大躍進」運動。

中共新當權派在發動整肅「四人幫」拚湊起新的領導班子以來，內部權力再分配以及清除「四人幫」餘黨的鬥爭，隨時可能出現更嚴重的亂局，爲了製造內部安定團結的假象，只有打起全面推行「四個現代化」的口號，並提出所謂「十年規劃」的經建綱要，表示中共決心「加快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在本世紀內基本改變大陸上落後的經濟面貌。所謂全國科學大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的。

科技掛帥與突出政治的矛盾

中共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口號，並非自今日始。一九五八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運動，就是推動現代化經濟建設的重大嘗試。由於中共根本忽視科學技術與客觀經濟的規律，夢想採取搞政治運動的手段，在一夜之間把中國大陸建設成「社會主義的天堂」，結果卻招致全面的失敗，造成了民不聊生的悲劇。現在，中共是否具備全面實行「四個現代化」的客觀條件呢？從這次「全國科學大會」鄧小平與華國鋒政策性的講話內容來看，顯示出中共領導階層在推動現代化的政策方針上，存在了嚴重的分歧。

鄧小平的講話中供認中共工農業生產及科學技術方面的落後狀態。坦率指出「幾億人口搞吃飯、糧食問題還沒有眞正過關。每個農業勞動力平均年產糧食不過二千斤上下，美國是十多萬斤，相差幾十倍。鋼鐵工業的勞動生產率，也只有外國先進水平的幾十分之一，新興工業的差距就更大了。」正因爲如此，鄧小平在提到有關「四個現代化」和科學技術問題的時候，實際上是主張以「科技掛帥」來推動「四個現代化」的建設。他說：「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科學技術作爲生產力，越來越顯示出巨大的作用」。在去年年底，鄧小平在共軍「總政治部」的一次會議中，提到「國防現代化」的時候，就對毛澤東一些基本觀念予以根本否定。鄧小平露骨的說：

「不講軍事現代化的重要性是蠢材，中國在這方面有很多血的教訓，最明顯的兩個例子：一是義和團的失敗，義和團用大刀去和火槍拚，結果失敗，死了很多人；二是抗美援朝戰爭，人家武器先進，我們仍是小米加步槍，死了很多人，解放軍要記住這些血的教訓，肉彈怎能和炮彈拚。我們要搞軍事現代化，自己能製造的自己製造，自己不能製造的，能買的也要買。」

鄧小平所持的「現代化」的觀點，也正是毛澤東生前譴責他的「崇洋迷外」的觀點。

華國鋒是毛澤東的接班人，當然不能同意鄧小平的觀點而堅持毛澤東的路綫。

華國鋒在「科學大會」的講話中說：

「世界上有各種道路的現代化。有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有修正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現代化。我們要實現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現代化。」

華國鋒還說：「獨立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一定要遵循毛澤東思想，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也就是堅持社會主義的道路。」

鄧小平所說的「現代化」，是指一般性的現代化，強調突出「科學掛帥」，華國鋒卻認爲鄧小平的政策方針，有滑到修正主義及資本主義的危險，因此，作了「突出政治」的修正，並且一再強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及「遵循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內容。這就明顯地反映出中共中央領導核心，特別是華國鋒與鄧小平之間在發展所謂「四個現代化」的政策路綫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這就要成爲發展「現代化」的重要阻力。

扼殺科技摧殘知識分子

華、鄧兩人，事實上是代表中共兩個不同的集團，不同的派別，即使在大方向基本一致，但是如果不能獲得科學界全面的支持與合作，所謂「現代化」仍必落空。

問題是中共與科學界之間的矛盾，極爲尖銳。根據中共「人民日報」二月二十四日報導：

一九六八年，「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的一些單位，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假案，把一大批科技工作人員，包括一些著名的科學家打成特務，株連到十四個單位，有數百人被誣爲特務，施用肉體摧殘、精神折磨等慘無人道的法西斯酷刑，使不少由國外回來的科學家遭受迫害。原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副所長黃光漢，被誣陷爲「派遣特務」、「科學買辦」、「洋奴」、「英國間諜」、「雙料走資派」，被非法隔離，扣發工資，最後遭迫害致死，他的愛人也被打爲「女特務」，死者的家屬和孩子，長期受到歧視，不少人身體上受到嚴重摧殘。三月十六日，中共「新華社」發表批判「知識罪惡論」的文章，揭露中共在清華大學的當權派，於一九六九年一月，揑造事實，羅織罪名，編造一個所謂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把清華大學的知識份子分類排隊，一一定罪，全校一百多名教授、副教授，被打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大批中年教師被定爲「三十成名、四十成家、五十威震天下的資產階級份子」。一九六九年五月，清華大學三千多名教職員工被趕到江西一個地方病重疫區參加體力勞動，幾年時間裏，有一千多人感染了地方病？一九七三年十月到一九七四年一月，清華大學製造了「反右傾回潮」的「三個月運動」，把大批教師打成「資產階級復辟勢力」，全校被點名批鬥的達四百多人，被重點審查的有六十多人，受到衝擊的難以數計。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國科學院」在北平八寶山公墓，對幾位被摧殘迫害致死的科學家，舉行骨灰安放儀式，這幾位被迫害致死的科學家，包括物理學家趙九章、數學家熊慶來、冶金學家葉渚沛、昆虫學家劉崇樂、細菌學家鄧叔羣，中共並公開宣佈爲他們平反、昭雪和恢復名譽。

中共把以往迫害知識份子和科學家種種駭人聽聞的內幕揭露，把一切罪名歸到「四人帮」身上，並對一些被迫害致死的科學家平反，唯一的企圖，是爭取大陸科學界對中共統治階級推動「四個現代化」運動的支持。身受其害的大陸科學界人士，深切地瞭解中共長期以來敵視知識份子，扼殺科學技術，瘋狂的迫害科技界人士，病根不在「四人帮」，而在中共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不斷革命」的極權制度。對中國歷史，對國家前途負有責任的大陸知識份子，決不會因爲中共內部奪權鬥爭整肅「四人帮」，把以往的賬一筆勾銷，不可能把國家前途寄望在中共當權派身上。

人才缺乏物資空白

大陸上老一輩的科學家與中共統治階級之間，既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後繼的科技人員，也形成脫節的現象。

「文化大革命」以後的十年，由於毛澤東推行一套「反文化」、「反革命」的「教育革命」，整個的搞亂了教育體制，使大學教育成了一個空白。今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人民日報」發表一篇題爲「一個毀滅教育的反動口號」的文章。揭露了中共大學教育的實況。這篇文章指出：在「四人帮」當權時期，提出了一個惑蟲人心的口號：「大學者，大家來學者」。這個口號的意思就是：「大學要大家來辦，大家能來上大學」。在這個口號之下，大陸上一些地區，辦了許多不倫不類的大學。

中共「人民日報」舉出北平朝陽區在一九七五年以來，全區一百九十四個人民公社中，辦起了一百五十一個所謂大學。爲了辦這些「大學」，他們把八十九個公社的社辦中學，擠給生產大隊辦，六十二個公社由於無處招生，乾脆將中學改爲「大學」。這些大學，一無教材，二無教師，根本無法上課，結果讓學生到附近的工廠、農場、水庫、林場勞動。建平縣的一個社辦大學，把三百多名學生，分散到七個山頭，每個專業種地三百至四百畝，整天幹活，一學期只上半個月課。中學被趕到大隊分散辦學以後，沒有教室，師生整天打游擊；缺少教師，只好有什麼教師開什麼課，實在沒法維持，就讓學生提前畢業。「人民日報」這篇批評的文章指出：「公社辦大學的結果，不光搞亂整個地區的教育體制，製造了一批新文盲，更主要的毒害了廣大青少年，培養篡權奪黨的打手。」

今年以來，中共在教育體制方面有了大幅的改變，但是毛澤東「教育革命」的流毒，決不是短期內所能清除的，以往十年間所培養出來的新文盲，以及爲數衆多的打、砸、搶者和嚴重違法亂紀破壞社會秩序的壞份子，也就是中共「憲法」中載明要嚴厲懲辦的「新生資產階級份子」。

依照葉劍英「修改憲法報告」的說明，這些人不但不能對「四個現代化」提出任何的貢獻，只能「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危害社會主義建設、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公有制，侵吞社會財富，成爲城鄉資本主義勢力最猖獗的部分」。由是觀之，中共教育路綫的錯誤，不但喪失了推動現代化所必需要的人力資源，而在其錯誤教育制度所培養出來的下一代，却成爲破壞現代化建設和加深大陸社會動盪不安的危險力量。

經濟崩潰無法攪現代化

最後要提到的，當然是推動現代化所必須的經濟條件。華國鋒在「五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國民經濟的實際情況。華國鋒說：

「從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由於四人帮的干擾，全國大約損失工業總產值一千億元，鋼產量二千八百萬噸，財政收入四百億元，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在一些地區和部門，由於四人帮的支持、包庇和縱容，壞人當權，工廠停工停產，農村分田單幹，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盛行，階級敵人活動猖獗，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反攻倒算，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局面。」

從華國鋒所供認的情況來理解，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在經濟崩潰邊緣的基礎上，從事大規模的現代化經濟建設，顯然缺乏客觀的經濟條件。何況中共內部新的權力鬥爭方興未艾，散佈大陸各地的「文革派」份子，正採取一切強烈的行動，與中共新當權派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大陸上的客觀環境是「大亂」而並非「大治」。從各方面的情況來看，中共的所謂「四個現代化」不但要落空，最終仍是一句「偉大的空話」。

美國親毛反蘇派抬頭

美蘇關係的惡化，已經達到柏林危機後的空前嚴重情況，因此，在美國內部反蘇派和強硬派就大爲抬頭，這是當前世局的焦點。而在美蘇關係惡化聲中，美毛的勾搭，自然顯得積極，因爲美、毛、蘇三角關係互爲激盪，美蘇關係好轉，美毛關係自然出現低潮，美蘇關係惡化，美毛關係當然趨於熱絡。近來美蘇由於非洲問題和限制戰畧武器談判沒有結果而使兩國關係緊張，因此美毛之間的勾搭也出現高潮，這是世局演變中令人值得注意的一個環節。

美毛勾搭以布里辛斯基前往北平訪問爲代表，布里辛斯基訪問北平的三天中，不斷以反蘇作爲拉攏中共的姿態，五月廿二日布里辛斯基在中共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的陪同下遊覽長城，他們以攀登長城爲題大唱反蘇合奏曲，布先說我們比賽誰能先爬到長城頂上，如果我先抵達，你們就要往衣索比亞去對付俄國人，如果你們先到，我們美國人就去衣索比亞抵制俄國人。結果布里辛斯基先到，於是他和一些中共預先安置的遊客寒暄和照相，照相後他用開玩笑的口吻對他們說：你們知不知道是和一個帝國主義份子合照相片。那些假遊客說：我們是和一個北極熊馴獸師合影。于是布里辛斯基用手遮額，遙望長城外的遠方說：我現在找不到北極熊。

布里辛斯基在大陸不僅是公開用各種方法迎合中共的反蘇言論，同時還向中共透露了美蘇限制戰畧武器談判的內情，更把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的兩件機密文件向中共作了「前所未見的詳細報告」（紐約時報外交記者葛茲曼的報導），這所謂的機密文件，便是美國「總統核閱備忘錄第十號」，內容是卡達政府對世界局勢的估計；以及卡達總統的第十八號指令，內容是迄今尚未公布過的美國安全政策。

布里辛斯基從大陸經過日本、韓國返回美國後，東京傳出布會勸日本首相福田接受反霸條欵而和中共早日簽署日毛友好條約，這是因爲布里辛斯基離日後，福田即有加速簽署這項條約的意願所致。

因此，這幾天蘇聯針對美毛勾搭激烈反擊，五月卅日俄眞理報斥布里辛斯基爲「國際緩和與合作」的敵人。而卡達和布里辛斯基甚至萬斯對蘇聯的語調已經近乎一九四〇年及五〇年代美蘇冷戰時期的強烈氣氛。

美蘇之間不僅是限制戰畧武器談判達不成協議，在非洲方面，蘇聯加上古巴大舉在非洲從事積極的軍事活動，還有在東歐增加了軍力威脅西歐，更大力壓制蘇聯國內的離心份子，無視美國的人權外交。這一切都使美國公衆要求修改季辛格時代的和解路線，也

福田爲競選遷就中共

東京與北平已同意恢復於一九七五年破裂的和平談判，看樣子雙方有可能加速簽訂一項所謂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由於中共堅持在擬議中的和平友好條約中加入一項「反霸」條欵，以及日本執政的自民黨內部派系林立，且各派對該項「反霸」條欵的立場紛歧，因此有關上述和約的談判，在過去三年期間一直陷於停頓狀態

日本當局最初不願在擬議的和約中加入該項「反霸」條欵，主要是害怕把自己與蘇聯的關係搞僵，而造成莫斯科的敵視態度。不過，日本的此種恐懼近來似已逐漸消散。而且，前不久，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努力說服自民黨各派系，設法取得了他們對重開與中共談判和約的一事的同意。

但是，橫在於雙方之間的主要和談障碍，還是「反霸」條欵問題。到目前爲止，各種跡象顯示，中共與日本雙方對該條欵的態度似已稍具彈性，然它之必須被列入擬議的和約中，亦是無法避免的事情。一般認爲，東京與北平在即將重開的談判中，雙方代表的主要工作在斟酌及討論「反霸」條欵的措辭及把它列入擬議的和約的那一部份。

對這項「反霸」條欵的措辭，日本的建議是：「根據這項條約，日本與中共之間的友好關係，並不針對任何第三國。」一九七二年日本與中共建交時，雙方亦在協定中列有「反霸」的文字，當時雙方同意的措辭是：「兩『國』皆不應在亞洲太平洋區域尋求霸權，兩『國』均反對任何他國或國家集團建立此種霸權的努力。」

最近，蘇聯曾在日本北方的擇捉島實施海軍演習，其目的顯然在以實力向日本示威。然而，就日本而言，儘管蘇聯有顯示實力的舉動，東京仍可以爲了打開與中共締訂和約的途徑，而就克里姆林宮提議的日蘇睦鄰合作條約向莫斯科表示態度。

在莫斯科提議的日蘇友好條約中，有兩項條文表示：「雙方不主張在世界事務中的任何特權或利益，而且不承認任何一方之主張」，以及「這項條約不針對任何第三國」。

顯然，蘇聯及中共對於霸權的立場並無基本的差異。因此，福田爲了加速與中共締約，似乎可能不顧莫斯科對在日「中」和約中加入「反霸」條欵的反對。此外，由於今年稍後日本將舉行大選，而目前福田的聲望低落，他爲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打算，遷就中共態度的可能性不小。

從日本的國內政治觀察，如果東京與北平重開的和約會談再度破裂，很可能會在日本造成某種政治不安，並因而加深自民黨各派系對福田的不滿，如此則福田的政治生涯可能會之結束。這兩個月來，福田所以積極

愈加惡化了。

全民團結屹立不倒

古希臘傳記作家普魯塔克，在其所撰的英雄傳中，記載古代遊牧民族西西亞人的國王席勒魯斯，在臨終時，叫人取來一束矛桿，緊捆在一起，要他所生的十八個兒子合力把它給折斷，那些精嫻於武藝的壯士，對之絲毫無能爲力。於是席勒魯斯命他們把矛桿一一取出，然後折之，無不立斷。老王於是說：「團結的力量是無比的，兒輩雖然個個是英雄，但如果各自爲謀的話，則外來的任何勢力，都難以抵禦。」這個故事，對團結的重要性，取譬得當，委實發人深省。

分則易折，合則難摧的道理，誠然是永遠顛撲不破的。國家民族的興衰，原因所在，就在於能否把所有國民的力量，充分發揮出來。一個國家的實力，並不在於人口數字的龐大，而是在於國民的團結。英國在十九世紀，國力強大，能以三四千萬人口，統治擁有四億多人的印度達一個世紀之久，即爲一則懂得團結合作，一則民心渙散不能團結的著例。

羅馬皇帝奧里留斯有句名言：「團結，我們的國家始能站起來；分散，就會倒下去。」任何團體都需要組成分子的團結合作，才有前途。一家團結，則一家興；一國團結，則一國興。社會上必須有眾多的視團體的榮辱爲一己的榮辱，將團體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前的人，乃能談得上秩序的建立，與公眾福祉的增進。推而廣之，始能在國家危難之時，人人都能拋棄小我的利害，爲國家毀家紓難，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所以，團結乃是人性中一種最高貴的品德，只有歷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優秀民族，才能把這一天性的優點，發揮到它的極致。所謂：眾志成城；一個國家，唯有上下齊心，步調一致，才有強盛希望之言，始克步上繁榮興旺的坦途。反過來說，若言亡國滅種的禍根，伏於國民的離心離德，不能團結，亦非過甚其辭。最近蔣總統經國先生答覆讀者文摘者編大衛．瑞德訪問談話中第一個問題：「總統先生，中華民國所受的重大打擊，比大多數國家爲多——大陸淪陷、退出聯合國以及政治孤立等，可是貴國目前在經濟上正欣欣向榮，請問這是怎樣辦到的？」總統的回答是：「我們所以能在艱苦中發展，是因爲我們從未放棄我們的政治目標，即推翻大陸上的共黨政權，建立一個統一的民主中國。幸運的是我們內部極爲團結，政府與民眾休戚相關，共同奮鬥。……」顯然，在當前天下擾攘不安的今天，唯有人心的結合，才是勝利成功的保證。唯有通過國民大眾的密切結合，合作無間，把我們每一個人的智慧能力積極有效的奉獻給國家。

宋瑞

納粹遺孽當影片顧問

美國人拍二次大戰[illegible]請來了納粹遺孽黑衣隊軍官担任顧問；這是「天眞」呢？還是「實事求是」的敬業精神表現？

這部名爲「浩刼」的電視影集，是由荷里活性感名星卡露碧加的女兒布蘭芝與男星米契爾莫利合演的。據製作該片的美國國家廣播公司估計，大約有一億二千萬名觀眾欣賞這部影集，是美國電視史上，繼「根」影集以來的第二大巨作。可是最近傳出，該片在製作過程中，爲求更逼眞描述猶太人被屠殺的細節，製作人竟請了一名納粹黑衫隊軍官做顧問，並向另一名納粹軍官購買當年猶太人被集體大屠殺的現場實況紀錄片。消息傳出，聞者譁然。

對於這個聘用黑衫隊軍官担顧問的事，雖然製作人和導演均極度保持機密，可是消息還是被「挖」了出來。各地評論，紛紛而來。「浩刼」一書的原作者格林表示，這眞令人毛髮聳然，製作人竟向這些納粹黨人請教，諸如；你當時如何射殺猶太人？你當時穿什麼樣的制服？你當時使用何種武器？你是否瞄準頭部射擊等問題。另一方面，猶太人防護聯盟的國際監督裴曲特女士，也開始發難，她認爲，這是多麼可悲呀！簡直是對在戰爭中犧牲的六百萬猶太人的汚辱。

廣播公司的說法是：令人聞之髮指的「黑衫隊」是二次大戰中，德軍用來有計劃消滅歐洲猶太人的一個軍事單位，美國影劇圈對他們完全陌生。因此，爲了逼眞寫實起見，不得不覓其源頭。由「浩刼」製片羣的德籍工作人員負責以電話，秘密情商了前黑衫隊軍官來權充顧問，而所有連繫工作都是極度機密和間接的，製作單位到目前還未和這兩名納粹黨人碰過。唯一知道的僅僅是他們的行蹤一在維也納，一在德國漢堡。至於那捲買來的八厘米現場紀錄片，現在已放大成三十五厘米的片子，並且已在影集中剪接使用。觀眾們將可看到德軍集中營的大謀殺實況。

該片製作人布格又稱，和前納粹軍官聯繫的是該公司德國發行部經理比亞，比亞是唯一會和他們談過話的人。只要我們想知道當時人們的服飾，人們進毒氣室前的談話和實況，他們均可如數供應，這是一般受害人或害人的親屬所不願提供的消息。布格又強調，兩位納粹黨人的顧問費用也索價不高，只是目前爲止，他和導演馬文並未和這兩位「閣下」謀面，甚至連姓名都不知道。「浩刼」雖然歷經一波數「刼」，可是它還不失爲一部大製作，尤其其中最奈人尋味的是在片中飾演一位被納粹殘害少女的布蘭芝碧加。

李凱詩

美國已經墮落了！

古鶴翔

六月十四日，日本警方逮捕了國營日本電話電報公司的重要職員島野幸雄及四名書商，原來他們將機密資料售與中共，他們在過去十年間已爲北平蒐集了七百件機密的國防及科技資料。

四名書商中的小林實彌，每年都到「廣州交易會」與共特接觸。

本來經濟交流，以及文化溝通應該是好事，不是壞事，可是共產黨，特別是中共，無論打着「文化」的幌子也好，「經濟」的幌子也好，却永遠要幹見不得光的事。這次日本「友好書店」的特務行爲，應是給姑息主義者的當頭棒喝。

名作家索忍尼辛說得好：與中共打交道，正如與魔鬼聯盟，注定失敗。

索忍尼辛指出，美國已在越戰中喪失了勇氣，倘若美國與中共加強關係，「在稍後的日子，有着十億人口的中共，將會裝備在美國的武器，而美國本身將成爲類似發生在高棉那樣的集體屠殺的犧牲者。」

事實上，美國已有不少青年在越戰中被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罌粟政策陷害了，現在中共雖然露出笑臉，但仍以毒品、「文化」、「經濟」、特務等手段向美國及自由世界滲透，可憐美國的政客已被高度的物慾把勇氣腐蝕了。聖地牙哥凡坎普海產公司總經理布瑞南說得好：中華民國人民需要輸出一種新產品，那就是大量的勇氣，這種新產品最好全部輸往白宮。

的確，美國急需的不是更多的武裝，而是政客缺少的勇氣。柯普萊社的一篇文章說：「這些從他們美國朋友那兒所承受的侮辱，對於中華民國人士來說，已成爲等閒之事，他們已知道如何應付各種打擊。……就在我們妄圖犧牲他們來和中共的領導階層打交道的時候，台灣已經平穩的向前邁進了。」柯普萊社指出，中華民國在亞洲有着最高的生活水準，僅次於日本，國民一年平均的個人所得是一千零七十九美元，而中共僅有九十六美元。

中華民國農業的平均生產量是世界第一流的，每英畝生產六千八百公斤稻米，中共祗有一千九百公斤，而且不能餵飽大陸的人民。

在台北，百分之九十八家庭有電視，同時百分之九十八點五有電冰箱，百分之七十五的人訂有報紙。

中華民國的失業率是百分之二點一，通貨膨脹率僅爲四點二，每年外貿總額超過兩百億美元，經濟成長是百分之十一。

中華民國幾乎能夠建造任何東西，包括汽車、飛機、以及核能發電廠。在不足六年之內，中華民國已建成了兩座核能發電廠，而美國在十年之內竟蓋不好一座。

柯普萊社指出，蔣總統和謝副總統生活儉樸，重視憲法，尊重人權，正與中國大陸的奴隸政策相反。

柯普萊社還指出，如果能夠的話，中共會置美國於死地。柯普萊社的結論是：「不必爲台灣躭憂難過，而應該爲美國躭憂難過，因爲美國在混亂中竟然喪失了道德的原則。」

美國專欄作家索科斯基最近在金門宣稱：「甚至卡達政府也知道，韓國、日本、台灣及外島，以及菲律賓是我們在太平洋上的第一道防綫。」索科斯基強調指出，金門是亞洲的自由堡壘，只有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美國絕不可與中共奴隸政權達成「正常化」的關係。

曾經有人請教英國戰時首相邱吉爾，美國是否能繼續保持領導世界的地位，邱吉爾答道：「如果美國能堅持其方針，就可以。」

可惜的是，美國在韓戰中自縛其手足，在越戰中抽身逃跑，在聯合國內向暴力低頭，由尼克遜、福特、以至卡達，都趨向損友媚敵的歧路前進，滿口「人權」和「道德」的卡達政府，竟然諂媚中共頭子，置八億奴隸的生死於度外！

現已去世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戰爭與和平」一書中說：「今天美國所缺少的，不是物質上的一切，因爲我們的生產一再打破世界紀錄。我們所眞正缺乏的，是正義感與原動力，缺少了這些，其他的一切成就，均無意義可言。我們的物質力量極爲強大，但精神力量却日趨微弱。」

如所週知，共黨詭詐多端，雖無道德，却有其一貫的方針。爲了消滅自由。役役人類，共黨可以親蘇，也可以反蘇；可以仇美，也可以勾結美國；可以反日，也可以媚日；可以怒目相向，也可以笑臉迎人。——一句話，共黨退一步的目的，就是進兩步；共黨露出的笑臉，就是殺人的武器！

全世界最瞭解中共本質的國家，就是中華民國，中共最畏懼的，也是中華民國，由於中華民國屹立不搖，激發了八億奴隸爭取自由的鬥志，因而保障了亞洲的安定。

必須知道，中華民國的力量決不限於台灣省，而且包括海外的愛國僑胞，更包括在敵後工作的志士，以及八億共產奴隸。可惜的是，西方的短視政客有眼不能視，有耳不會聽，缺少了高華德、李根、索忍尼辛，以及布瑞南等遠大的眼光。美國及自由世界有着不少高瞻遠矚的人物，自由鬥士必須團結起來，擊敗姑息主義和投降政策，損友媚敵的行爲，分明比張伯倫的慕尼黑協定更可恥！

美國手中的「中國牌」

海外客

最近有關美、毛關係正常化的種種傳說，顯示美國卡達政府可能打出其手中的「中國牌」，亦即給予中共的外交承認。從尼克遜、基辛格以迄於卡達政府中的若干政要，似乎都認為這是一張可以剋制蘇聯的王牌，所以每逢美、蘇關係搞得不好的時候，在美國便掀起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浪潮，搞得山雨欲來風滿樓。

現在我們要探討，美國與中共建交，究竟能對蘇聯發生何種影響，能否產生剋制蘇聯的作用，與中共建交真的是美國手中的一張王牌？

美國有識之士也曾討論這個問題，幾乎一致認為，美、毛關係正常化，不但對蘇聯并無阻嚇與剋制作用，而且可能招致非常嚴重的後果，要美國付出現在難以估計的代價。我們完全同意此種看法。

當然，今天美國的國勢和國力都趨於低落，尤其在武力方面，美國不但已經喪失了優勢，甚至連均勢都難以維持。在此種冷酷的現實情勢之下，美國欲藉聯毛以制蘇，其理由是很容易了解的。

不過，問題的關鍵是，聯毛能否發生制蘇的作用？最近七、八年來的事實證明，答案是絕對否定的。為什麼聯毛不能發生制蘇的作用？原因很簡單，因為中共現在不但沒有剋制蘇聯的實力，甚至連保衛自身安全的能力也沒有，中共處於蘇聯的軍事威脅與外綫包圍之下，日夜惶恐不安；而中共所以在國際間大張旗鼓來叫囂反蘇，進行聯絡美國與其他民主國家（包括日本與歐洲各國），其目的即在企圖組成國際反蘇聯合陣綫，以嚇阻蘇聯對中共發動軍事攻擊。

由此可知，如果美國僅僅給與中共的外交承認，對蘇聯不會發生任何剋制作用：因為今天是中共畏懼蘇聯，蘇聯并不畏懼中共，所以蘇聯看得很清楚，美國手中這張「中國牌」，并非撲克牌中的A或老K，乃是不足重視的二仔。

再就中共的處境與需要而論，今天中共拉攏美國的目的，除了想藉美國的影響力，在國際間造成反蘇的高潮與聯合陣綫而外，其現實最急切的要求，在能獲得美國給予經濟、軍事與科技的支援，以推進其四個現代化運動。

如果美國的外交承認，并不能替中共帶來大量的經濟、軍事與科技援助，則中共對於這種外交關係，將絲毫不感興趣，當然不會在所謂台灣問題上讓步，而且必然會在台海製造緊張情勢，對美國進行敲詐勒索，使美國不斷遭受困擾。反過來看，如果美國願意給予中共大量的軍、經、科技援助，即使不給予中共的外交承認，中共也不會對此有所要求。我們深深了解，中共是非常冷酷而現實的，並不重視面子外交，而今天中共堅持與美建交的三條件，其真正作用還是要利用所謂台灣問題，作為建交後對美國勒索軍、經與科技的資本，亦即在其所求不遂時，即利用台灣問題來困擾美國。所以美國政要對於中共這種陰謀詭計，要有清楚明白的認識。

目前的實際情況，是美國與中共各有各的打算。美國想藉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來嚇制蘇聯，并不想給予中共大量的實際支援，以防激怒蘇聯，引起蘇聯的報復行動。但中共的打算則不然，它們所真正需要的，并非一紙建交聲明，將聯絡處改為大使館，將主任改為大使；乃是美國的實際支援，以求充實發展其自身的經濟力量與軍事力量。由此可知，美、毛關係能否真正「正常化」，美能否真正聯手對付蘇聯，并不決於外交的承認，乃決於實際的支援。事實非常明顯，美國要想聯毛發生制蘇的作用，就必須準備在經濟上軍事上與科技上，給中共大量的支援。不過。如果美國準備這樣做，又必需審慎考慮兩個問題。

一是如果蘇聯因此採取報復性的行動，例如對大陸因此採取報復性的行動，例如對中共發動軍事攻擊，美國是否準備為支援中共挺身而戰？如果美國不敢，則中共無力抵抗蘇聯的攻擊，大陸被蘇聯所控制，後果何等嚴重？二是如果蘇聯改變對中共的政策，而中共在獲得美方的大力支援，擁有強大實力之後，也改變目前的反蘇政策，轉過頭來對付美國，那時美國又準備怎樣辦？有無決心當保護美國在亞洲的戰略地位（如日本）而戰？

廿多年以來，中共一貫與美國為敵，而打擊美國的主要策略，乃是挑起美蘇戰爭，使其兩敗俱傷，然後坐收其利。在中蘇共尚未發生裂痕以前，毛澤東即揚言，不惜犧牲大陸一半人口，在一場美蘇大戰之後，再從廢墟上重建獨霸世界的共產王朝。北平在美蘇已分享核子優勢之下，來拚命發展這種武力，繼而刻意拉美，誇大反蘇，乃至誘脅兼施以圖促成對美「關係正常化」，其主要目的，就是在軍事上製造一枚信管，以引發美蘇戰爭，在外交上纏住華府，使其入中共衝突而與蘇聯正面作戰。而這一策略的加緊使用，則針對華府「聯毛制蘇」的想法，先承其所好，再誘之墜入陷阱。

因此，蔣總統指出：「中共企圖利用美國反蘇的心理，而其結果是推使美國走向戰爭邊緣，使美國與蘇聯捲入戰爭，造成兩敗俱傷，而獲得漁翁之利。因此，企圖以毛制蘇，希望在中蘇共之間獲取平衡，就像高空走鋼索一樣，一不小心就會掉下深淵。」

我們不知道美國的決策人，會否深入考慮這些重大問題，對於聯毛制蘇的戰略運用，究竟有無限度，作何準備。如果很直覺而天真的以為與中共建交便可以發生制蘇作用，那就太短視了，也太危險了。

我和陳納德將軍的婚禮

陳香梅

人家說我要遠嫁，我想頂多是從南方嫁到北方，或從北方嫁到南方，再不然碰上了一個甚麼省份的土包子也說不定，心中絕沒有想到長大了會嫁個「洋鬼子」。



十大暢銷書之一

外子去世後的第二年我開始寫「一千個春天」這本書，原著是在美國用英文寫的。一九六二年秋天在紐約出版，這本書是我爲紀念外子而寫的。當時只是把自己心中的感念記之於文而已。書出之後，竟然成爲暢銷書（一九六二年紐約時報書評中的十大暢銷書之一）這是我自己固然沒有料到，就連我的出版商也沒敢奢望，因爲我曾遭一家大出版商退稿，他認爲這種純情的作品在美國沒有市場，不過他介紹我給一家中級出版公司，那家的主編，看了原稿後馬上打電話給我，那時我正在東南亞，他半夜裏打長途電話把我找到了。我記得他的長途越洋電話半夜裏吵醒了我，他好緊張地說：『你的稿子我一夜讀完，好極了。我要出這本書，現在特別打電話和你商量版權，你讓我爲你出版』，他一口氣說了許多話，使我連答話的餘地都沒有。等他說完了後，我說：『你再說一遍你的名字好嗎？』我眞的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他說：「我叫艾諾遜，紐約出版公司。你的書稿現在我這兒，我看完了，希望替你出版，你怎麼說？」

我想人家倒好熱心，反正我也不懂這一行，就讓他去做吧。於是我說：「好吧。你是否可以和我的律師談談，他在華盛頓。」

艾諾遜說：「沒問題，沒問題。那你是答應了。」

我說：「就算由你來出版吧。」

他說：「我很喜歡你這個書名，設計封面的人我也有數了，對了，你甚麼時候回美？」

我告訴他日子，於是就這樣出了一本書，沒有談價錢，沒有談條件，這是美國作家，經紀人、書商、出版家都會搖頭大不以爲然的事。

在華盛頓喬治亞城大學做事時，替他們編了兩本簡單的中英文字典，是爲外國學生習中文用的，字典由該大學出版，自己也沒有版權，只覺得字典上印着自己的名字，十分滿足。後來「一千個春天」竟在美國出到第十版。

古人說：「文窮而後工」這個窮字該包含了許多註釋。不一定光是物質上的窮困，不一定光是生活上的潦倒，不一定光是事業的不順意或情意上的傷懷。我想這個窮字是包括生命中的多種經驗與感受，要時間，要求進取，要大澈大悟才會有好文章。在這種種條件之下，文而求其工那就不是易事了。

話扯得太遠了。

心中沒想到嫁洋鬼子

現在再談談我寫「一千個春天」時的情懷。

時序流轉，回顧當年我眞是太不懂事了，當然這與年齡有關，孔子說：「三十而立。」未到三十眞是站起來也有點不對勁的樣子，不過自己是當事人，誠然不會知道。這並不是說二十多歲的人不會做事，不過人生的經驗是與時俱增的。

孩提時，記得有一位遠房的叔婆來吃飯，她看見我拿筷子手指在筷子的上頭，而不在中端，她對母親說：『你這個女兒將來一定遠嫁。』

母親笑說：『這不可以，我要她靠近我，好照顧我。』

想不到兩人的對話都有似是而非之感。

其實當年我是用左手的人，學校裏教師強迫改用右手，所以我的書法寫來寫去無一是處。現在觀念不同，用左手，用右手都無所謂了。在家裏，用筷子，本來也是用左手，也被迫改用右手，所以初用右手筷子總是拿不好，上不對，下不是。

現在總算改過來了，但其他動作仍有左右手兼用的習慣，這就是兩邊不討好了。

人家說我要遠嫁，我想頂多是從南方嫁到北方，或從北方嫁到南方，再不然碰上一個甚麼省份的土包子也說不定，心中絕沒有想到長大了會嫁個「洋鬼子」。

母親差些嫁英國貴族

幼年時在北方，不懂廣東話，父母要密談時就用廣東話，我們只好睜開眼睛瞧着，說不上咀。後來習會了廣東話，父母又轉用英語交談，於是我們也學英語，父母曉得的方言可多着呢。英語不夠守密，他們又用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日語，我們只好投降了。

父母雖曾遠遊各地，但我們都在

孩提之年，說不上與外國人有所接觸。在香港唸書的時候也有幾個英美教師，但只是師生之間的一點關係而已

聽說母親在歐洲讀書時曾和一個英國貴族友善，外祖父馬上把她調虎離山，送到法國去，後來乾脆召回家中（在古巴。時外祖父在該地做公使——無大使。）母親是奉命回家結婚的，想來一定好凄慘。不過當年若母親嫁了洋人，半世紀以前這種情形就事非等閒了，這該謝謝外祖父沒有讓我們做「雜種」。

現在回想起來才領悟到母親爲甚麼彈得一手好琴，喜愛音樂與藝術，這些總有點歐風的薰染。她唱起那些我們現在認爲古老的歐美情歌才夠迴腸盪氣呢。例如那些「藍色天堂」、「甜心」等等。還有她彈起那「藍色多惱河」和「再會吧，維亞那」的華爾滋舞曲時，我們做孩子也禁不住要婆娑起舞。

正式認識一兩個洋人是在抗戰時期的後方，因爲大姊加入了外子主管的美國駐華十四航空隊（是飛虎隊的後身）工作，她和幾位美國飛行員往來，也認識了飛虎陳納德將軍。聽她津津樂道那些美國人的天眞與頑皮，我想這些洋鬼子大概不是每個都如此不順眼吧。

眞正相識在戰後上海

中央社社長魏景蒙說是他帶我去採訪陳納德的新聞，所以他該是介紹人。我記不清楚了，總而言之，景蒙兄那時是新聞局大員，我們寫有關外事的稿子都要經過他們檢查才可以發電，可以說有「生殺」之權。

有一次我到十四航空隊採訪剛好周至柔將軍和晏玉琮將軍都在外子的辦公室裏，我這個初出茅廬的小子好不驚惶，幾乎答非所問，或許該說問非所答。幸好就在他們三人談笑風生中攝影記者來了。外子和家父是朋友，他說：「你來和我拍一張照，我寄給你爸爸做個紀念。」

——時家父在舊金山。後來外子那條形影不離的腊腸狗小佐爾也跑進來了。牠在我的週圍嗅了一番之後就在我的脚邊躺下來了。外子笑說：「佐爾對人有先見之明，牠似乎對你很友善呢。」

再見外子時，他已束裝離華，暫時告別中國。那是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間的事吧。因爲一九四五年八月亞洲的戰事結束了，日本投降了。

我和外子眞正相識是在戰後的上海。

在上海，我們過從近三年之久，最後我獲得外祖父母的同意，父親和繼母的許可答應了他的婚事。那是一九四七年的冬天。我們準備在聖誕節前四日結婚，只舉行極簡單的婚禮。外子爲了這事還特地到南京去一趟，請示故總統蔣公與蔣夫人的同意，當然這是一種禮貌上的尊敬。蔣公與夫人得知陳納德要在中國成家，非常快慰，並囑外子要把新娘子「帶來看看」。

他曾笑說：「和中國小姐結婚眞夠麻煩，過了一關又一關，我現在是向誰求婚我自己也攪不清楚了。」

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有一家法國人開的服裝店，我曾想過，假如我結婚的話，我要到這家店來做禮服。這店名是「綠屋夫人」。曾在上海居住過的人一定會記得這家店。

西方人有一樁至今仍存在的迷信，那就是新郎在未婚前絕不可以看到新娘子的結婚禮服，這是不吉利的。我當初不知道，還是外祖母告訴我的。於是我只好自己一人去定製我的結婚禮服，外子已準備穿他的軍裝，很簡單，無需準備，而我，做新娘，總得做點嫁粧。

那時候，我多麼羨慕有母親的人，我沒有，我既孤苦，又零仃，而且這些事和情我也不能和外子直說，不但不好意思，而且不知道該從何說起。我們雖然過從、相識三年之久，除了我對他的敬與愛之外，我到底對他有多深的認識？

自從答應了他的婚事之後，我自己仍一再猶豫，我這選擇到底對不對，自己也無法回答，只覺得既已決定，只好勇往直前，這或許因爲與年紀輕輕大有關係。年紀大了，閱歷深了，絕對不可能有當時那股勇氣。所以我在「一千個春天」中文版去年由傳記文學再版時曾寫了以下一節：

「陳納德將軍已經去世有十五載，轉眼，世事不知有多少滄海桑田。但「昨日勝今日，今年老去年。」重讀舊作，往事依稀，眞是個「惆悵舊歡如夢，覺來無處追尋！」

近年來在美國，在海外忙於工作，忙於數不盡使人心煩的事，若問兒女私情，似已無法重拾舊時意緒。爲此對於過去的這份愛戀更加意珍惜。曾經愛過而又被愛過的人，或是在愛戀中的人一定會了解我的話。」

結婚消息成頭條新聞

「綠屋夫人」的老板娘聽說我要和陳納德將軍結婚，好不緊張，其實我並沒有告訴她，而是外子的司機老王多事，把這秘密無意中拆穿了。但我一再請她保密，因爲我們只想舉行最簡單的婚禮。

結婚禮服用了三十碼白色錦緞。是外祖母給我的禮物，頭紗是母親和姨母們都曾用過的，外祖母從箱子裏拿出來，包得好好的，還未變色，新娘子的服飾總要有一兩樣是舊的，曾經用過的，採其吉利之意。這與中國人要孩子們穿百補衣同樣是一種意念上的，不成文的習慣。

婚禮前數日大姊從美國趕來參加，父親和繼母也自海外任所來滬。我總算有了幾個親人。

婚禮在外子虹橋路美華村的私寓舉行。時在南京任外交部長的葉公超和美國駐滬領事算是我們中美的證婚人。

此外參加典禮的除了我的家人之外，就只有外子的好友魏勞爾夫婦，金德萊醫師，外子的助理舒伯炎夫婦，還有一位法官。我們兩人都在結婚證書上簽了字，然後由法官再簽字，就這樣我們成爲夫婦。

那天晚上的喜宴，樂師來演奏了好幾闋我和外子喜愛的樂章。繼母也爲我選了兩首名曲，一是「允諾」，一是「歡樂時光」。

外面天氣很冷，但室內生了爐火。即使沒有爐火，我想我仍會感到非常溫暖的。

時爲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廿一日（星期日）。在上海，一個寂寂無聞的中央社記者陳香梅和舉世知名的飛虎將軍陳納德完婚。

第二天，國內國外報紙把這樁婚事當做頭條新聞。

乘機坐大的日本軍力

陳金耀

在極微妙的政治環境下，日本正步上軍國主義的死胡同，在中共的拉攏，美國的扶植，使它受到蘇聯的威脅日漸升高。

美國因越戰挫敗，國內經濟衰退，新的「門羅主義」抬頭，扶植日本，抵抗蘇聯，以確保西太平洋水域的「安全」，去年日本第四個防衛白皮書計劃（第四次五年擴軍）結束，自衛隊的總人數，由原來的二十六萬六千零四十六名，增加一八零七名，而達二六七八五三名。海岸防衛隊增加八九〇名而達四二二七八名，空軍人數增加九一七名而達四五四九二名。陸軍自衛隊人數仍爲十八萬名，五個主力軍，十三個師團，定額十八萬人，後備軍官增至六萬人。

陸上自衛隊同「第三次防衛隊一樣」，但預算卻增加了兩倍，除卻通貨澎脹外，就是因爲它徹底加強武器裝備，通過裝備的充實和現代化，來提高以師爲中心的部隊戰鬥力，重視加強直升機，裝甲車和各種火炮自走化，以此來提高聯合作戰的機動能力，還加強坦克，反坦克武器和對空武器等，同時還組成四個導彈部隊。

十三個師其中十二個爲步兵師，一個機械師，這個機械師與普通步兵師不同，整個師的火力和兵力都可以用坦克、裝甲和自走炮等進行機動出擊，其綜合戰鬥力約爲其他普通師的四倍。

這個步隊在北海道，東千歲的第七師與第一特種團，第一坦克羣作爲一整體，構成戰鬥力時，便成爲一流的機械化部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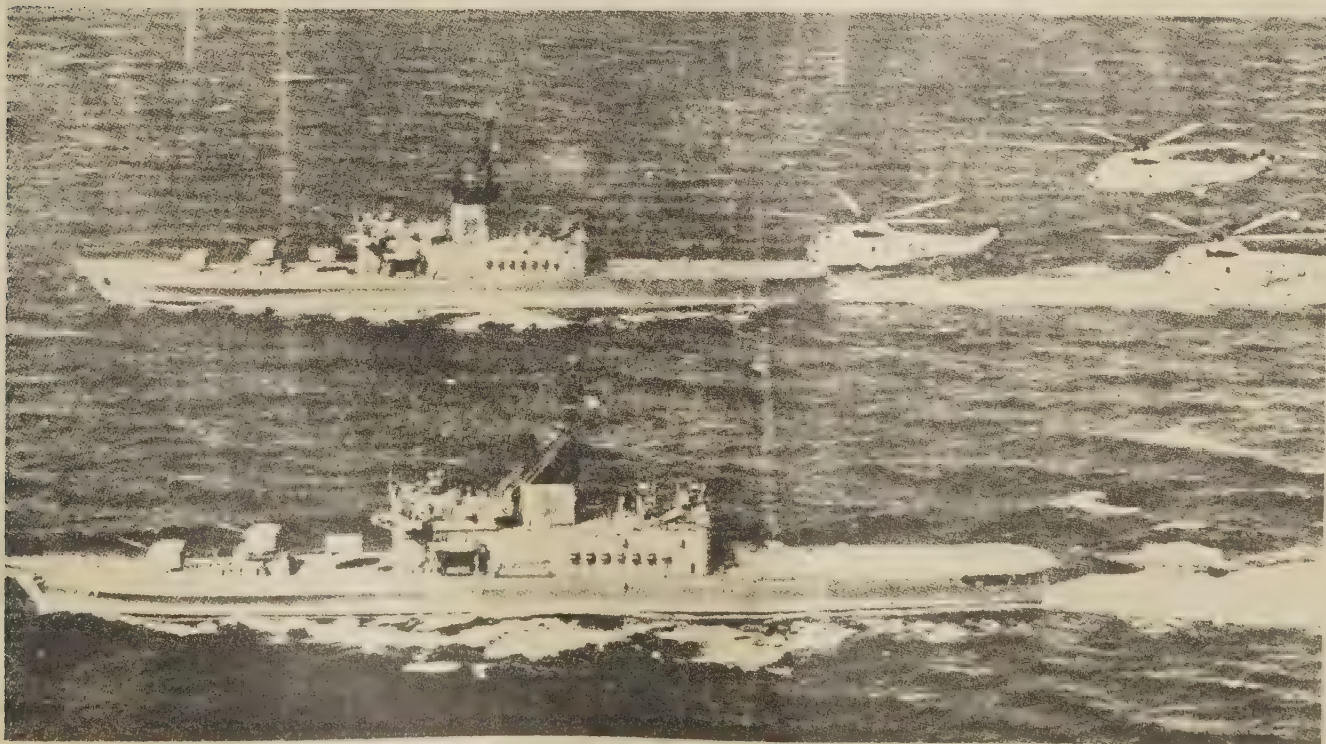
目前雖沒有增加一個師，但是把北海道的三個普通師和九州的一個普通師改編爲機械化，這樣一舉就增加四個機械化師。

第四個防衛計劃完結時，陸上自衛隊裝備新型坦克和裝甲車在內，共擁有一千輛坦克和八百五十輛裝甲車，增加四個機動師的戰鬥實力，從數字來計算，一個機動師相等四個普通師，就等於增加十二個師的戰鬥力，加上原來十二師與一機動師，十三個師的兵力，就相等廿八個普通師的戰鬥力，兵員不增加，戰鬥力卻得到迅速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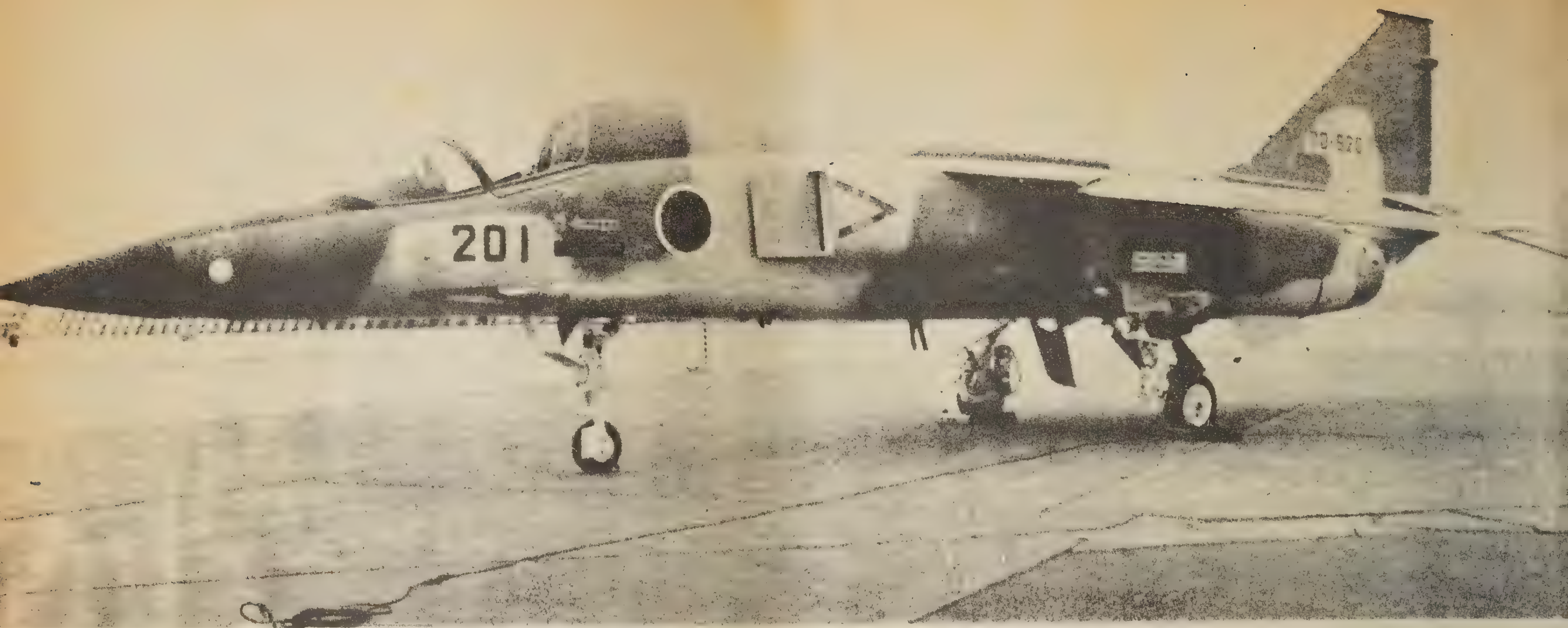
爲了不增加兵員而使戰鬥力倍增，除了實行師的機械化外，還要加強空降力量。從進攻速度比較，通常的步兵，在徒步的情況下，一小時只能走四公里，機動部隊也只不過走二十公里左右，但是，利用直升機進行空降作戰，一個營的兵力可以當作一個師的兵力來使用，直升機現已增加到四百架，可以使一個旅左右的兵力實現空中機動，直升機不僅可以運輸武裝士兵，而且可以懸掛空運一〇五米厘的重炮和偵察坦克等，使戰鬥力得以有效地機動，彈藥物質的補充，通過加強直升機的裝備，戰鬥力就得以極大的增強。

使用直升機，還可以使攻擊火力大爲加強，目前配備美國貝爾公司的HU－IB攻擊型直升機可裝備機關槍，火箭甚至反坦克導彈，雖然攻擊型直升機極易爲地面火力所擊落，但一架直升機從空中進行掃射，能夠完成地面迫擊炮和無後座火力一百二十個人射擊的任務。

還有一種不能忽視的反坦克武器聯發火箭炮，三〇型聯發火箭的威力，超過二〇三米厘榴彈炮，而操縱一門二〇三米厘炮，需要二十一名炮兵，但這種威力高於二〇三米厘的火箭武器，人員只需要四至五個，就可進行戰鬥。



日本海上自衛隊兩艘控制艦DDH－141及142。



日本三菱重工業公司研製的F—1型地面攻擊戰鬥機•

十八萬人不變，而預算却增加兩倍，陸上自衛隊將通過武器現代化，使實際戰鬥力提高四至十倍。

航空自衛隊配備有一百五十八架F四EJ戰鬥轟炸機，這種兩座位美國道格拉斯戰機最大續航距離爲三千八百公里，有強大的電子裝備及火力，最高時速爲二點四馬赫，從一萬公尺以上的超高空，且到距離地面十幾公尺的超低空，都能進行戰鬥飛行。由於採用F四，航空自衛隊已由「專守防禦」轉變爲進攻型的「戰畧防衛」邁出第一步，這樣必然使防空戰畧也發生變化，過去的F一〇四採取進入警戒狀態後才開始升空截擊，而F四則可以長時間停留在空中的性能採取全天候的戰鬥巡邏飛行體制，即使在平時，也滿載彈藥，飛彈，在全副武裝的情況下，巡邏公海上空，二十四小時輪流處於戰鬥狀態。同時還配備有二十架此種戰機的偵察型RF四E。

除F四外還配備有八十架三菱公司製造的T2及其改良型F—一百二十六架，以控制日本周圍的海洋。

三菱F—裝有「轟炸瞄準用的電子計算機」，準備在一九七九年裝備日產的ASM—空對艦導彈，一旦裝備完成，F—就完全可以擁有海軍攻擊機的戰鬥力。

目前日本已訂定第五個防衛計劃，日本政府已通過十億美元的計劃，進口或在國內生產一百架先進的F十五鷹式戰機和四十五架P三C獵戶座反潛巡邏機。石川島播磨重工業公司已被選爲生產道格拉斯F十五戰機，生產比例爲百分之四十；川崎重工業被選爲製造P三C的公司自製率爲百分之四十四。

八十年代F十五上場，以取代F四，這種更先進的全天候戰機，其速度爲二點五馬赫，航程超過一千三百多公里，火力充足，更具攻擊性。（中華民國希望購買，但爲美斷然拒絕）。

作爲島國的日本，海上運輸和對外貿易是其主要經濟命脈，海上防衛是安全的重要一環，這就不能不在擴充航空兵力的同時，增強海上軍力。

海軍方面護衛艦五十艘，潛艇十九艘，驅逐艦二十艘，飛彈快艇十四艘，連同其他共一百七十多艘，總噸位達廿一萬四千多噸（約數，根據資料只到七七年）。

護衛艦包括由三菱重工等承造的導彈毀滅艦DD級四千噸兩艘；海面控制艦DDH級五千噸兩艘等先進的導彈現代化戰艦，是目前日本的海上皇牌，而DD級是其自衛隊唯一反空中戰機艦隻，在目前情況，已不敷應用在增加中，但這支艦除已在美、蘇、英、法之後佔第五位了。

日本第五個防衛白皮書尚未見公佈，但今年的國防預算高達七十九億多美元，軍隊雖未有大量增加，軍備却大量增加。最近防衛廳大臣（國防部長）金丸信下令進行一個週詳計劃，以保衛日本防止外國的攻擊，防衛廳的軍事及文職人員，可以在今後兩年來進行研究。

這個計劃將包括詳細的緊急計劃，以便日本第一線地區受到攻擊時使用，這個計劃的範圍廣泛，其結果可能是當前部隊的再部署，或建造新基地及其他設施等，相信第五個防衛白皮書公佈時，更會令人担心。美國對西太平洋的錯誤政策，除對中共拉攏外，且同時坐大日本狗熊，美國可能已忘記珍珠港之痛了，將來在西太平洋上威脅美國的除蘇聯外，必會多一個日本。



日本74式坦克及陸上自衛隊•

明末怪傑金聖歎

胡養之

在明末清初的那一段時期中，眞是奇才輩出，就拿江蘇一省來說，便有黃宗羲、顧炎武、徐乾學、汪琬、吳偉業等，都是那個時代的傑出人才；尤其是金聖歎，便爲一大怪傑，正如近人胡適博士，在考證「水滸傳」時，就曾經對聖歎作過如下的讚揚：

「金聖歎是十七世紀的一怪傑，他能夠在那個時代大胆宣言，說水滸傳與史記、國策，有同等文學價値；說施耐庵、董解元與莊周、屈原、司馬遷、杜甫，在文學史上佔同等地位。更說：『天下之文章無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庵先生左右者。』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識？……在古人中，很不多得。……」

事實上，他的文思、才華、筆調、言行，都是異於常人的，他以倜儻不羈之筆，愛言人之所以不敢言，不欲言，所以，他便博取了狂士之名；要不然，一介秀才，末世窮書生，到處皆是，何獨聖歎能在史冊上佔一席位？何以當時許多狀元進士，反不及他的聲名？可知金聖歎在文學上的地位是自己造成的。因此近三百年來，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知道金聖歎三個字。這個傑出的印象派文藝批評大家，確曾運用其神來之筆，批注過「水滸傳」、「西廂記」、「唐詩」、杜詩等等，並且發揮了前人未有的奇論，往往使人的情感會跟着他的筆尖而轉動。他也很風趣、幽默、狂傲、玩世不恭；更像濟公顚僧一樣吃狗肉、而又登壇講佛經，他不求功名利祿，却以白眼看人自慰！

關於金聖歎的小史，「辭海」裏面載有這麼一段簡單的敘述：「金聖歎，明末長洲人，本姓張，名采；後改姓金，名喟，一名人瑞，聖歎其字也。諸生，明亡，絕意仕進。爲人狂傲有奇氣，博覽多通。爲文洸洋巧恣，雅俗雜糅。嘗言天下才子書有六：一莊、二騷、三馬史、四杜律、五水滸、六西廂記。所以水滸傳、三國志演義，西廂記等書評本，領域標新，迥出意表，頗爲世所傳誦。清順治末，以哭廟案坐斬。」這一短短的簡單記載，僅指出金聖歎原來姓張，名采，其後才改姓金的。至於他以抗糧哭廟案被誅的經過，「柳南隨筆」所記也很簡單，畧謂：「初，大行皇帝（即指清世祖）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訐吳縣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暱令，於是諸生被繫者五人。翌日，諸生羣哭於文廟，復逮繫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金聖歎與焉。及獄具，聖歎與十七人俱坐斬。」

在前人筆記中，記述關於金聖歎的事蹟者固多，而傳奇的說法也不少。有人說：金聖歎嘗言天下才子書有六；且曾作「三國演義」的序文，並把三國演義列爲第一才子書，最後竟斬頭之禍，因爲金聖歎的筆揮洒自如，如有神附，故有人說「他爲魔所憑」，或說他是狐，又說他前身是杭州昭慶寺的怪僧，莫衷一是，但無可否認，他的學識淵博，下筆千言，理論滔滔，而善於詞令，口若懸河，曾在他所居的貫華堂，設壇講授佛經，聲音宏亮，聽者頂禮膜拜，歎未曾有。他又好作怪論，歡喜諷刺，更敢大胆地刪改古籍，對古人的著作，經他一批，生色不少。

例如「西廂記」與「金瓶梅」，在道學家的眼光看來，認爲是十足的淫書，但他却一反衞道者的論說：「有人敢說西廂記，金瓶梅是淫書，異日必打落阿羅地獄！」經他這一大事宣言，使「西廂記」、「金瓶梅」兩書的文學價値遂提高了不知多少倍！「水滸傳」向來被目爲誨盜的小說，經他一批，成竟成爲不朽的名著。而施耐庵的才子之名，也從此確立起來了。是以金聖歎的力量，實駕乎當時的名士文人之上，大家都默他的胆識才氣。不過，聖歎對唐詩、律詩、力主四句一解，律詩原爲八句，依他的解法，應分爲上四句和下四句二解，他說：「唐制八句，原止二句起，二句承，二句轉，二句合，爲一定之律。」因此，金聖歎把前四句爲一絕，後四句又爲一絕，時人斥其有腰斬唐詩之嫌！

金聖歎爲何這樣狂妄，也許是出自遊戲人間的觀念。可是不得善終，亦爲正人君子所厭惡！梁拱辰的「池上草堂筆記」中，就有不滿的指斥：「汪棣香曰：『施耐庵成水滸傳，奸盜之事描寫如畫，子孫三世皆啞。金聖歎評而刻之，復評刻西廂記諸書，卒滔大辟，並無子孫。』蓋水滸誨盜，西廂記誨淫，皆邪書之最可恨者！」後來有人說金聖歎因爲腰斬唐詩，而招來殺頭之報！

至於金聖歎這個名字，也有些傳奇性的說法，相傳在他出生的時候，孔聖廟裏忽然發出一陣喟嘆的聲音，因名聖歎。其實，他是在三月三日文昌帝君生日那天出世的，後人又附會他是文曲星下凡。有些記載，根本不承認金聖歎這名字是由張采改易的，實則金聖歎就是姓金，而非姓張，他是吳縣人（即今蘇州），他的故居在甜橋巷，棄隸長洲，所以他又稱長洲人。

究竟他是姓張抑或姓金？這裏可以根據一些比較正確一點的記載，如廖燕所著的「金聖歎傳」中指出：「先生金姓采名，……鼎革後絕意仕進，更名人瑞字聖歎。除朋從談笑外惟兀坐貫華堂中，讀書著述爲務。或問聖歎二字何義？先生曰：『論語有兩──喟然嘆曰──在顏淵爲歎聖，在（與點）爲聖歎，』予其爲點之流亞歟』？」足見金聖歎以曾皙自居，這也就是他所以名喟，號聖歎取義的由來。

蔡冠洛所編著的「清代名人詩」中，對「金人瑞傳」的敘述，雖不怎樣詳盡，但是信而有徵，言簡意賅。玆摘錄之如下：

金人瑞，長洲人，初名喟，字若采，一字聖歎，生而穎異，倜儻不羈。明

亡後，終日兀坐，以讀書著述爲首務。人瑞所作詩文，滕踔奮發，熊熊有光。學使按臨蘇郡，愛再才氣，拔置第一。常踞其華堂上，講解經義，發聲嘹亮，顧盼自雄；凡一切經史子集，與夫釋道內外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夷八蠻之所記載，無不供其齒頰。時人都以徐文長（名徐渭，字文長，明山陰人。天才超拔，善書畫、工詩文，以諸生居總督胡宗憲幕，參與兵謀，出奇制勝，屢佐宗憲立功。宗憲敗後，文長發狂，以殺妻下獄，獲釋後浪遊以終，著有「路史分釋」，「筆元要旨」及「徐文長集」）目之。

人瑞最喜讀易，講乾坤兩卦，多至數十萬言，秘不示人，故所講的易理不傳，僅在「離騷」序中，畧述一二罷了。人瑞爲文，怪誕不中程法，補博士弟子員，適當歲試，以「如此則動心否乎」命題。其篇末有云：「空山窮谷之中，黃金萬両，露白葭蒼而外，有美一人，試問夫子動心否乎？曰動動動……」連書卅九個動字。學使怪而詰之，人瑞從容答道：「祗注重四十不三字耳。」第二年再試，題爲「孟子將朝王」，人瑞不着一字，但在卷的四角上書四個「吁」字，並說：「七篇中言孟子者僂指難數，前乎此題者，已有四十孟子。是孟子二字，不必作也。至云朝王，如見梁惠王、梁襄王、齊宣王，皆朝王耳。是朝王二字，亦不必作也。題五字中，只有將字可作。宗師不見演劇者乎，王將視朝，先有內侍四，左右立而發吁聲，此實注重將字之微意也。」

又一次，人瑞應試時，主考官出一題目叫做「西子」，他不假思索地揮筆立就，其中一段云：「出其東門，西子不來。出其南門，西子不來。出其北門，西子不來。出其西，西子來乎？西子來乎？」一望而知是有意跟主考官開玩笑的。當時主考官見之確實大笑，仿其語氣批於卷上曰：「置之一等，無是理也。置之二等，無是理也。置之三等，無是理也。置之四等，曰：秀才去矣！秀才去矣！」

此外，還有一說，則謂金人瑞之原文爲：「東有東方朔，南有南宮括，北有北宮黝，西方獨無人乎？引領而望之曰：西子來矣！西子來矣！」主考官以其文筆怪異，乃作對比批於卷上曰：「一等有人矣，二等有人矣，三等有人矣，四等獨無人乎？援筆勾之曰：秀才去乎？秀才去乎？」

因爲人瑞生於明末盜賊蠭起的亂世，又以受着吳中許多名士才子風流餘韻的影响，而演變成爲一種怪癖，無意功名仕進，而且玩弄功名於掌上，他曾考取過秀才（諸生），但後以歲試之文怪誕不經，所以每試被黜革。他却笑對人說：「今日可還我有自由身矣。」客問「自由身三字出自何書？」答曰：「酒邊多見自由身，張籍詩也。忙閑皆是自由身，司空圖詩也。世間難得自由身，羅隱詩也。無榮無辱自由身，寇準詩也。三山雖好在，借取自由身，朱子詩也。」

人瑞年四十，黽勉訓述，丹黃不輟，貫華堂中，書如獺祭，心血耗竭，白髮星星了！人有以朱子學術政事孰優爲問，不答。固詰之，則曰：「不觀魯論乎？篇章次第，已明言之矣。」問者仍不明，人瑞解釋：「學而第一、爲政第二，至今論朱子者，卒無以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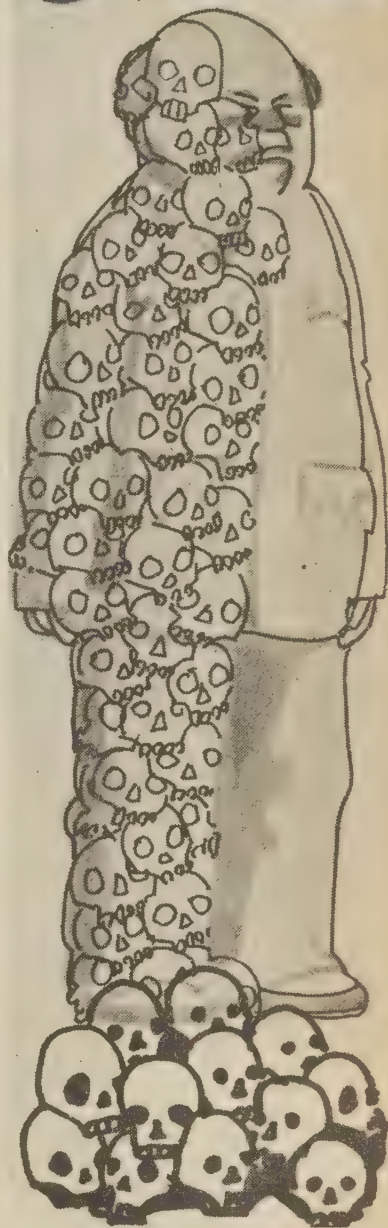
有人說人瑞爲了留名，乃好評書，如於六才子書，縱橫批評，明快如火，辛辣如老吏，筆者躍句舞，一時見者，歎爲靈鬼轉世。他對史記，謂「史公發洩一腔宿怨，所以於游俠貨殖諸傳，特地着精神。其餘諸記傳，凡遇揮金殺人之事，便嘖嘖賞歎不置，一部史記，祗緩急人所時有六個字，是一生著名之本旨。水滸傳則不然，施耐庵本無宿怨可洩，而以飽暖無事，又值心閑，見史有宋江三十六人句，喜其足供揮洒，遂借題弄墨，寫出自家錦心繡口，故是非不謬於聖人。後人不知，強加忠義二字於上，比諸史公發憤著書之例，此大謬也。」

人瑞批西廂，只講文情，不講曲譜，明知後四齣爲關漢卿續，非王實甫本，亦畧示軒輊，不加删削。以奇特之識見，批文章之妙處，別作奇警之新熟字，以爲命名，如云：「西廂有烘雲托月法，移堂就樹法，月渡迴廊法，羯鼓解穢法，那輾法，淺深恰好法，起倒變動法。水滸有倒挿法，夾叙法，草蛇灰綫法，大落墨法，綿針泥刺法，背面舖叙法，弄引法，獺尾法，正犯法，畧犯法，極省法，欲合故縱法，鸞膠續絃法。」其賅博審辨如此，亥子之交，莊、騷、史、水、廂、批註既竣，繼批杜詩，以爲能將詩聖之詩，句解明晰，則杜詩一日不滅，句解亦一日不滅也。因此，他便宵深不寐，勤心從事，乃伏案三月，未終一卷。一夕，忽夢有人語之曰：「諸詩皆可說，惟有詩十九首不可說。」人瑞引以爲戒，後大醉，縱談「青青河畔草」一章，未幾罹於禍！

人瑞豪飲，尤喜讀離騷，嘗朗誦以下酒，醉則鬚眉戟張如蝟毛，或擲鐵燈檠於地。當明亡之初，江蘇各地講學玄社之風猶盛，各立門戶，互相推排，人瑞驚才絕豔，遨遊其間；與王斵山尤爲知己，情同手足。斵山讀書，目盡數十萬卷，且爲人爽朗，揮金如土，傾家結客，不望人報。有時人瑞很窮，他便給三千金與人瑞，人瑞得欵後，不久便揮霍凈盡，復笑謂斵山曰：「此物留在君家，徒增守財奴之名，我已爲你遣散去了！」斵山毫不介意，只一笑置之耳。

人瑞每遇權貴，往往以嬉笑怒罵爲快，是故，許多官吏都很厭惡他。其時吳縣縣令任維初，到任只有兩個月，則大事徵收錢糧甚急，使到吳縣居民大爲憤慨，適逢淸世祖（順治）崩，清廷的哀告送達江蘇省，巡撫朱國治設幕哭臨，吳縣的諸生倪用賓等十八人，以新到任的縣令貪汚舞弊，典守有盜，盜糶倉米，乃結集百餘人哭於文廟，眾議驅逐這貪汚的縣令，地方紳耆聞訊，趕來參加的竟達千餘人，朱國治感到驚恐異常，爲了包庇下屬，乃出動武裝人員將倪用賓等十八人逮捕；並以「諸生於意詔初臨之下，集眾千百，上驚先帝之靈，罪大惡極！」奏入，清廷命大臣蒞江寧嚴訊，不分首徒，一律凌遲處死，沒其財產。這時金聖歎在獄中寄回家書說：「殺頭，至痛也！籍沒，至慘也！而聖歎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若朝廷有赦令，或可相見，不然死矣！」臨刑寄妻子書云：「字付大兒看，醃菜與黃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傳，我無遺憾矣！」官方見而笑曰：「金聖歎死猶侮人。」時順治十八年三月一日，同死者倪用賓、沈琅、顧偉業、張韓、來献琪、丁觀生、朱時若、朱章培、周江、姚剛、徐玠、葉琪、薛爾張、丁子偉、王仲儒、唐堯治等。

瘟君夢



岳騫

活曹操連聲說道：「主席放心，放着我林某不死，總要替主席弄到一名大元帥的。」

毛澤東笑道：「好吧！一切全看你的了。」

活曹操檢起另一張名單，問道：「現在第一步問題解決了，第二步就要在十人中間去掉一個，主席以爲去誰好呢？」

毛澤東取過名單看了一下，淡然說道：「自然是去掉徐向前了。」

彭德懷一聽說要去掉徐向前，頓時不知所措，端詳毛澤東的面色已經恢復正常，當時壯壯胆說道：「報告主席，徐向前實在去不得了，爲了他，爭執了兩個鐘頭以上，賀龍差點同劉伯承打起來，現在若把徐向前去掉，我們內部的團結就很難維持了。」

毛澤東也不理他，轉過臉問活曹操：「林老，你的意見怎樣？」

活曹操一本正經的答道：「我也不主張去掉徐向前，因爲在擬訂的元帥名單中，只有他一個是黃河以北的人，假若再擠掉了，顯得我們未免太歧視北方。其次還有一個更大的理由，徐向前是紅四方面軍出身，最早和主席是立於反對地位的，現在居然當了元帥，更顯得主席有容人之量，再向深一層看，徐向前若當了元帥，解放軍裏面有少數對主席不滿的人，態度也就會改變了。主席熟讀資治通鑑？該記得漢高祖封雍齒的故事，就是這個辦法，主席文采勝過劉邦，徐向前的環境也實在類似雍齒。現在主席封了徐向前爲元帥，正可和劉邦比美，將來史書上一定要大大記上這一段的。」

活曹操一席話說得毛澤東眉開眼笑，尤其是他說的故事又出在資治通鑑上，毛澤東更不敢反駁，連忙說：「是的，林老的話一點也不錯，就這樣辦好了。」

彭德懷看見徐向前的問題解決了，心裏放下一塊石頭。

毛澤東又把名單看了一遍，笑道：「這樣看來，恐怕要去掉羅榮桓了，因爲十個人中間只有他未帶過兵。」

毛澤東這句話正打入彭德懷的心坎，連聲說：「主席的意見永遠正確，只有這樣才公道。」

活曹操又閉着雙眼，摸着鬍子在養神，聽到彭德懷的話，冷笑了一聲：「公道是公道，不過這樣一來，十名元帥中間四川人佔了五個，咱湖南人只剩兩個了。」

彭德懷暗說一聲「糟了」，因爲他知道沒有這句話再能打動毛澤東了。

果然，毛澤東霍然一驚，馬上說：「那不成，咱們湖南人本來就比四川人佔的比數似，這樣豈不更少了。現在要從四川人裏面去一個才是。」

活曹操點點頭：「主席明鑑，目前只有這樣作，第一個原則要顧住我們湖南人的利益才成，什麼公道不公道的話，都是資產階級的意識。」

毛澤東看着林伯渠笑道：「現在五個四川人中、間去掉那一個呢？」

林伯渠也笑了：「主席何必問我，自然是揀不帶兵的去了。」

毛澤東笑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就去掉鄧小平好了。」

彭德懷一聽說去掉鄧小平，知道又是一個難題。當時懇求道：「鄧小平雖是四川人，對主席是絕對忠誠的，也應該給他一名元帥才是，況且他也實在指揮作過戰，並不是一個空頭政委。」

毛澤東又看活曹操，活曹操連忙說道：「這樣好了，將來的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規定黨內人士必須元帥級才能担任，給鄧小平一名，也就等於元帥了。」

毛澤東擺擺手：「就這樣辦，不必再爭執了。」說過打個長長呵欠，順手又點着一支紙烟。

彭德懷眼見大局已定，不敢再插口，只好悄然退出。

可憐的是鄧小平做了一夜元帥夢，第二天毛澤東的手令下到秘書處，一看十名元帥上沒有自己的名字，不由得又急又氣，連忙打電話找劉伯承。獨眼龍不知何事，趕到地方還笑着問：「小平是不是打算今天請客。」

鄧小平把名單遞給他，苦笑道：「瞎子哥，我們在一起出生入死十幾年，你做了元帥我也不眼紅，何必捉弄我，搞得我現在回去見了愛人都沒光采。他們都知道我當了元帥，你叫我如何解釋。」

獨眼龍一張臉，灰裏泛紅，紅裏泛紫，頭上青筋，根根爆出來，拉起鄧小平說：「走！我同你找彭德懷去，他敢出賣我們。」說過又吩咐警衛員給林彪、陳毅、聶榮臻通個電話，到彭公館會齊。

兩人一口氣趕到彭德懷「官邸」，林彪已經和彭德懷在談，看見兩人進來。未等彭德懷開口，林彪搶着說道：「昨晚這件事，彭總已經和我說得很詳細，完全是活曹操一人挑撥的，我們全黨全軍都要受過這個老不死的害。」

獨眼龍惡狠狠問道：「究竟怎麼變動的，彭總你再說一遍，爲什麼單單擠掉小平同志。」

彭德懷嘆口氣：「瞎子哥，你足智多謀，神機妙算，猜也猜得出，還用我說。毛病就出在朱老總的身上，主席決定暫時不設大元帥，朱老總只好當元帥，於是按照你昨天第一個計劃，從原來名單中剔掉一名，我提議別人，主席同軍師決定了小平同志，你想我扭得過他們兩個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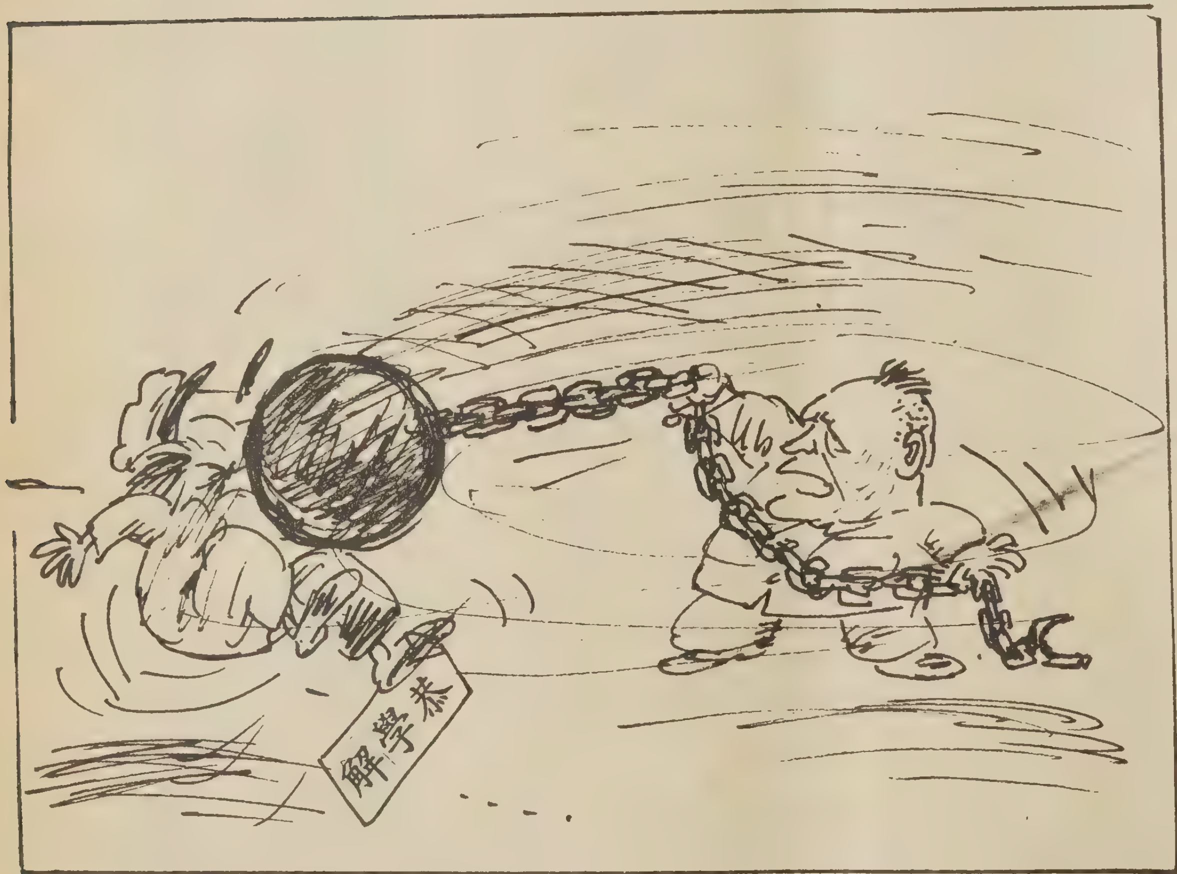
劉伯承還想要講，鄧小平搖頭：「算了，元帥當不當有什麼關係，咱們走着瞧好了，別人不仁就不能怪我不義了。」

鄧小平已經秘密倒向劉少奇那邊，毛澤東還蒙在鼓裏，到了八全大會開幕時，毛澤東才發現變生肘腋，可是已經遲了，雖然使出渾身解數，也未能挽回劣勢，中委會依然控制在劉少奇手上，擁護毛澤東的人，仍是居於少數。這還不算，在八全大會上，毛澤東遭到了兩項慘重的打擊，力量也都來自鄧小平身上。

大會開始，首先由鄧小平作修改黨章的報告，本來這個報告是毛澤東親自看過的，中間充滿歌頌毛澤東的話，按說應該沒有問題了，不料就在鄧小平報告時，忽然加進去一段，指責黨中央十一年不召開全國代表大會，許多問題都被延擱了。這個問題一提出來，果然全場騷動，原來中共七全大會是在一九四五年召開的，中間停了十一年才召開這次大會，早已引起大部份黨員的不滿，尤其是地方上具有潛力，有希望當選中委的人，更是氣憤，不過大家敢怒而不敢言，現在經鄧小平自行提出，許多人紛紛吐苦水，集中全力攻擊黨中央，指責黨中央包辦，壟斷，不尊重大部份黨員意見，要黨中央提出解釋。

這時毛澤東還不介意，以爲是鄧小平有意打擊劉少奇的，因爲黨務組織是由書記處主管，而在書記處方面又是屬於劉少奇負責的。所以就要劉少奇去解釋。實際上這都是劉少奇安排好的圈套，他不慌不忙的走上講台，擺擺手要大家安靜下來，微笑說道：「關於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的事，雖然屬於書記處掌管，但是決定權却在我們英明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手上，書記處只是奉命執行，當然，久不召集全代會，任何人都知道是不妥當的，我曾經提過三次建議，都被主席否決了，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九年，當全國大部份解放，我們的黨員增加了兩倍多，按理應該召集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可是，這個建議當時被主席批駁了。

第二次是在一九五一年初，當時「抗美援朝」戰事正緊張，美國人有計劃進攻東北，國內各地反動武裝又日漸強，在內外夾擊下，我們的形勢非常危急，我建議召開一次全代會，共商應付策略，主席又沒有批准。



睚眥必報　（嚴以敬作）

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南越陷共

另一方面，中情局本身和西貢政府的政治性聯繫也未免過於密切了些。我們也担任着把美國的政策以各種不同形色向西貢政府傳達的任務，站在這一立場而欲徹底辨別他們提供情報的眞僞，進一步從事客觀性價值判斷，往往難之又難。換言之，這一立場使我們對任何事情不得不抱持懷疑、多慮的態度。

越南官員守口如瓶

最明顯的事例是，眞正重要的情報，例如中部高原總撤退之類，鄧文光將軍和阮玉鑾將軍對我們就守口如瓶。而對美國懷有極度不信任的阮總統則選擇一個隱藏的麥克風無由發揮效用的場所，召開國家安全會議。

我們已隱約覺察出越南政府正在從事某些影响重大的隱密工作，就是無從探知眞相。

事到臨頭，我們才發現扶植鄧文光、阮玉鑾將軍之類人物，是中情局的一種無從補償的錯誤；他們象徵了美國的腐敗與頹廢。冷靜地觀察，我們投注巨大金額，絞盡腦汁釐訂各種計劃，結果無非是替共產黨作宣傳。

黃德雅脫穎而出

對於共黨的動態固然須要密切注視，而使美國眼中釘的某些越南政府高級官員遠離阮文紹總統，也是中情局的工作。

所謂眼中釘，是指那些對來自美國的援助不存幻想，主張根據自己的意志，運用本身的力量，推行適合越南政策的人們。

在談判「巴黎協定」時期，眼中釘的代表性人物是總統的特別助理黃德雅。開始時他祇是阮文紹總統的譯員，其後負責情報工作，地位還駕凌內閣閣員，是阮文紹總統親信中的親信。

黃德雅曾在美國留學，對於美國的優點與缺點知之甚稔。因此，不顧周圍的阻力，亟思把他自己的對美觀念，反映在阮文紹總統的政策上。當時年僅三十二歲的他，與基辛格國務卿堂堂對陣，一無怯意。

他們兩人的折衝，多少逾越了一般的外交型態。在巴黎談判期間，黃德雅已看透了基辛格爲「美國的利益將犧牲越南，因而一再向阮文紹總統進言：「別上美國的大當」。

終於在巴黎談出了結果，季辛吉爲了尋求阮文紹總統的同意而前往西貢。於是，他意外地遭遇了強敵。基辛格知道那個身裁碩長、服裝考究的青年性好漁色，所以在休息時間把他邀到房間一隅，出示了一本黑色小手冊。手冊上記載着若干美國女影星的名字和地址。

「如果你願意做我的『朋友』，我可以替你介紹這些女星中的任何一個人。」

基辛格棋逢敵手

基辛格提出建議。黃德雅溫文有禮地道謝。

然後，他掏出一本寫滿女性名字的厚厚小册子，一本正經地向基辛格反建議：

「如果你願意做我的『朋友』，我可以替你介紹這些女性中的任何一個人。」

直到那時候，基辛格方始發覺對手比他想像的要厲害得多。那事以後，他就不再以類似手法，嘗試說服黃德雅了。

至於黃德雅，則繼續向阮文紹總統進言，別向基辛格的強求低頭。他說：

「絕對不能讓步。美國人是商人。別看現在對你百般呵護，一旦發現對自己沒有好處時，他們就會毫不遲疑地把你丟在一邊的。」

充滿艱危的戰鬥

但是，對黃德雅本人來說，這是一場充滿危險的艱困的戰鬥。他的年齡與目無餘子的自負心，使他成爲接受過法國教育的老一輩越南政壇人士，和對美國援助懷有濃厚的依賴心理的將軍們憎恨的對象。

美國大使館和中情局施展出渾身解數，爲那些反黃德雅的勢力打氣、撐腰，并且技巧地使黃德雅陷於孤立。

黃德雅向阮文紹總統訴苦，說是中情局把越南政府看成南美洲的山賊，利用美援加以擺佈。另一方面，他自己也以相同手法驅逐那些仰承美國人鼻息的反對者。他的反擊幾乎獲得成功。他的年輕親信們紛紛被分派到駐外各主要使領館，組成了一個強有力的工作網。他向前來西貢訪問的美

國議員、政府高級官員，甚至在中情局位居要津的人士提供女性，贈送名貴禮物，希望藉以改變對他自己和越南的風向。

然而，最後他還是失敗了。

基辛格秘密外交

阮文紹總統本人對這位年輕的表弟極爲寵信，對季基格則懷有憎恨。雖然如此，他仍無法接受黃德雅的忠告，毅然決然面對美國，堅持自己的主張。這一點大概與阮文紹總統也具有老一輩越南人的氣質有關。一方面非常嫌惡外國人，一方面又想摹倣外國人的做法。因此，對於黃德雅那一套截然不同的「國粹主義」實難坦然接受。黃德雅終於未能戰勝這一傳統、既得利益，以及我們大把大把散發出去的美鈔。

一九七二年秋天，基辛格和北越黎德壽之間在巴黎進行的秘密交涉獲致結論，停火、和平的氣氛突然高張。一九七三年一月，「巴黎協定」終於簽了字。

基辛格一直和北越最高頭目之一進行秘密接觸一舉，中情局始終被矇在鼓裏。爲了協助國務卿，動搖北越信心，以利談判進行，國防部和中情局總部會擬具了幾個方案；其中之一是誘拐或暗殺北越頭子。當時的想法是，北越損失了一個或數個頭子後，集體領導的制度自將崩潰，河內在一片混亂之餘，也許會接受美國的要求。

北越情報難蒐集

中情局把這計劃徵求我們的意見。我們的反應并不熱烈。說實話，要順利執行這些計劃，我們擁有的有關河內的情形，以及北越頭子們的動態與情報，未免太簡陋些。

事實上，早在一九七〇年，中情局就曾實施過一項「特攻作戰」，計劃一舉救出被監禁在河內附近集中營中的所有美國俘虜，可是結果歛翼而歸。連收容大量俘虜的地點也一無所知，要想正確掌握河內首腦們在某一特定時日的行蹤，談何容易。

總而言之，基辛格和黎德壽的秘密接觸有了眉目。一九七二年秋季，他們會談的內容公之於世，於是「越戰停火時期即將到來」的論調，傳遍世界每一角落。

計劃更換越總統

這些傳聞使鮑爾加更形惶急。由他看來，必須設法阻止共軍向西貢進擊，改由談判解決；但要共軍同意這一點，就得找一個能使越共滿意的人來當總統。

鮑爾加雖然獲得結論，但是馬丁大使令他極感棘手。誰都知道，更迭總統之類計劃是絕對無法獲得馬丁大使的首肯的。

於是鮑爾加要找我直接向華府提出我們自己的報告。他說，祇要詳細說明實際情形，華府方面應該也能了解的。

我們化了兩個小時撰成了報告。這可能是「停火協定」生效以來，我們提出的最率直也最特異的報告。

對河內評估錯誤

在報告中我們再一次表示我們的看法：河內將會摒棄大量流血的軍事勝利，而選擇經由談判獲致全面勝利的途徑。這純粹是一種理論性見解。在撰寫報告的時候，我一再憶起昨天那個情報員所說的「血腥味越來越濃」的話。無奈鮑爾加不加理會。

他的理由是，第一，蘇製T五四戰車在西貢街頭奔馳的情形，與美蘇雙方緩和緊張情勢的精神未免過於格格不入。第二，河內既沒有能夠接管越南全國的行政組織，也沒有足夠的管理人員，因此，他們將會以聯合政府的形式度過這一青黃不接時期的。

爲了說服他自己和我，他憶起共黨在他祖國匈牙利所採取的手段。當年在匈牙利，最初也是巧妙地抬出不屬於共產黨的愛國者來，大加利用，然後一個個加以淘汰，最後順順利利地把實權弄到手。他說，越共一定會承襲這一套萬無一失的老辦法。雖然我曾表示以理論或過去外國的情形爲準繩，來衡量現在越南的情況，未免太危險；不過，坦白些說，我缺乏堅持自己主張的自信。結果，報告中我們一致同意的最後判斷是，河內方面在攫奪全越過程中，將以聯合政府爲過渡手段。

美發表聯合聲明

這是我有生之年永遠無法彌補的錯誤判斷。

四月四日中情局、國務院和國防部根據這份報告，發表了聯合聲明：「河內在本身攻擊力居於壓倒性優勢期間，斷定西貢方面陷落在卽，將改採代價更低，效果更佳——也就是政治解決的途徑。」但是，對於鮑爾加在報告中曾經輕描淡寫，實際則渴盼採納的建議，隻字未提。

柯比不願攪顛覆

兩天後，我們接到了中情局局長柯比的回信。主要內容是，萬一外界獲悉中情局又在玩弄顛覆外國政府的陰謀，必將在國內外引起一場大騷亂，而成爲本機構的政治性大失策。

「要是外界知道這些事（軍事政變）與我們有關，即使祇是間接的有所關聯，無論是法律上或國家威信上，都將遭致慘不忍覩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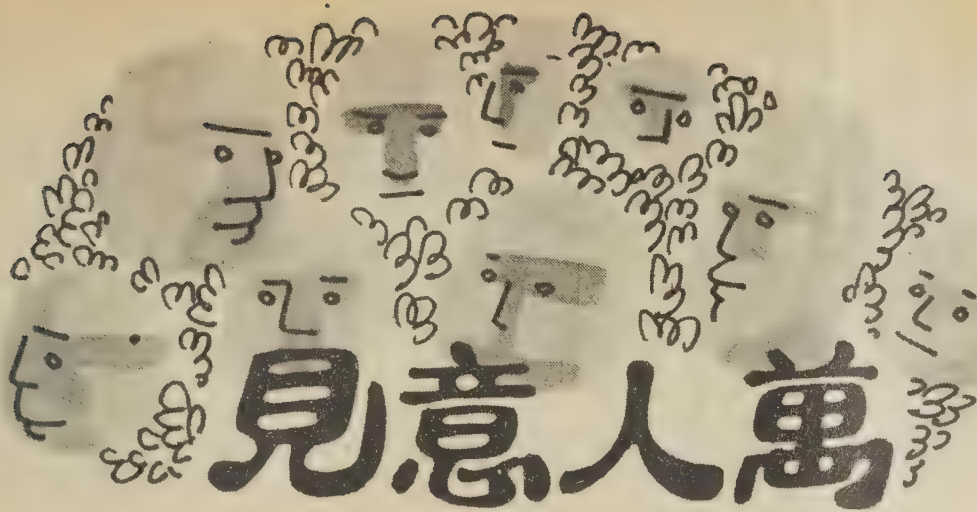
然後，柯比局長指示我們：

「事態趨向險惡時，應竭盡所能，儘速把阮總統及其家屬遷往安全地點。」

越南內部鬧分裂

四月進入第二週後，越南政府內部逐漸出現一種主張，要求阮文紹總統辭職，以便與越共展開談判。慢慢地，連阮總統的親信人士也附和這一意見。而剛於四月七日接任國防部長的陳文敦將軍，則由於受到意料之外的某方面的教唆，頓然成爲反阮文紹總統的關鍵性人物。

三月底到四月初，陳將軍曾作國外旅行，回國時途經巴黎，突然接到法國總理席拉克的通知，希望與之會晤。四月一日，陳將軍應約赴總理官邸。據將軍的說法，席拉克總理會告訴他，根據「三大國」的協議，將以某種方式把西貢移交給河內。河內對此事且已有了解。不過，河內提出了兩個條件：一、由法國負責調停這一解決方案；二、在今後八天之內付諸實施。（未完）



「廣西日報」報導貪污盜竊嚴重
大陸各地共幹集體貪污之風極盛
中共大張旗鼓展開反貪肅盜鬥爭

中共廣西日報不久前在一篇報道中承認，在廣西柳州市這個中等城市，貪污之風極盛，使得中共柳州當局，要採取「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辦法，「大張旗鼓開展反貪污盜竊的鬥爭」。

根據報道，大陸貪污之風眞是得人驚，一間零售商店，既有集體貪污，而一個營業員竟然貪污了兩萬七千多元（人民幣），而一個貪污了兩千八百多元的共幹，也被判了徒刑十二年。可見中共幹部貪污之「普及化」。

廣西日報五月間的消息說：

「最近幾年，由於「四人帮」的干擾破壞，柳州市食品公司的經營管理混亂，下屬的有些單位，經常發生貪污盜竊案件。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鬥爭中，這個公司在柳州市委的領導採取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的辦法，大張旗鼓地開展了反貪污盜竊鬥爭。通過鬥爭企業管理混亂的現象，基本上糾正過來了。

柳州市食品公司存在的貪污盜竊問題，公司黨委早已有所查覺，但是當時有些同志犯所謂「矛頭向下整羣眾」的錯誤，遲遲下不了決心去解決。後來，他們認眞學習戰略決策，聯繫實際深入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和謬論，逐步分清了是非，解決了耽心開展反貪污盜竊鬥爭會轉移「四人帮」鬥爭大方向的錯誤思想。他們首先選擇一個零售商店門市部作爲突破點開展鬥爭。這個門市部六個營業員合伙大搞貪污盜竊，還就大大教育了公司黨委。

原來阻力較大的河南零售商店，羣眾發動起來以後，不到二十天時間，就查到貪污盜竊綫索四百多起。有一個營業員貪污金額達兩萬七千三百元。在黨的政策感召下，坦白交代了自己的問題，退出了全部贓欵，並且積極揭發檢舉其他人的問題。根據黨的政策，他們報上級黨委批准，決定對這個營業員從寬處理，免予刑事處分。貪污兩千八百元的營業員鄭永俠，企圖蒙混過關，四出活動，建立攻守同盟，還威脅同伙不得交代問題，就從嚴處理，依法逮捕徒刑十二年。

柳州市食品公司黨委建立了以崗位責任制爲中心的八項規章制度。同時改革過去由營業員一手收錢一手賣肉的作法，實行專人賣肉專人收錢的新措施，和錢、賬、票與商品存數「四對證」的結賬方法。

旅美學人主張採取
德國模式突破困境

中國政治學會昨天上午舉行「美國外交政策」座談會，邀請多位回國參加第七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的旅美學人與國內學者交換意見，由理事長杭立武主持。

與會旅美學者一致認爲：在美國與中共進行「關係正常化」過程中，我們應主動爭取以「德國模式」來解決「中國問題」。他們表示：「德國模式」只是一種策略，並不違背我們的基本國策。因爲中共不可能答應這種模式，如此，則「關係正常化」勢必要拖延下去，中美關係的現狀即可以因此而維持。

旅美學人們也表示：維持中美關係，「拖延」與「觀望」絕非解決問題的辦法，外交當局應面對現實，改變「不做不錯，少做少錯」的「清靜無爲」的外交政策，爲國家的長遠利益早作妥善準備，有時不妨適當地採取某種程度的「彈性」外交政策。

在分析當前的美國外交政策時，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冷紹全指出：美國國務院有一部份人希望與中共儘早「關係正常化」，但是中央情報局、國防部則有不同看法，他們主張必順保證台灣的安全，因此，對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一事，美國內部有不同意見，也沒有時間表。

美國伯朗大學政治學教授高英茂認爲，以目前情形來看，美國政府可能傾向於一種「加強的日本模式」，就是接受中共的三條件，但加強台灣的軍事武裝力量。他說，我們應該主動提出具體的辦法，以對付「日本模式」。

紐約大學政治學教授熊玠指出，布里辛斯基的外交策略，已經從基辛格的只顧超級強權，而走向聯合中間力量，從這個角度上，我們應該有所努力，發揮作用。譬如加強與日、韓兩國的合作，即爲可行的辦法之一。

馬里蘭大學法學院教授丘宏達認爲，美國民意是外交政策的考慮因素，但非絕對因素，況且民意善變，同時也易受行政機構的操縱。

他指出，我們爭取美國民意比較有効的辦法是寫信給自己認識的美國人，請他們寫信給美國總統或國會議員。

瑞格斯大學政治學教授陳慶說，我們要說服美國絕不能犧牲台灣，應該特別從美國國家利益和經濟利益的觀點上出發。

聖若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教授陳裕清，認爲卡達的外交政策，是在維持國際均勢，而用人權外交政策促成共黨內部的自由化。

芝加哥大學遠東研究中心研究員邵玉銘認爲，我們要改變美國重歐輕亞的觀念，應指出美國與太平洋國家的貿易額超過了與大西洋聯盟，以發展經濟爲目標，強化太平洋國家的經濟地位。

鄧小平搞修正有兩度 不愧爲中國赫魯曉夫

葉、鄧二人在共軍「政工會議」上講話所表現的立場、觀點、方法上的針鋒相對，可謂無微不至。後者對前者的挑剔，甚至在一些本來無關重要的小節上也絲毫不肯放過。

例如，在談到對士兵的教育問題時，葉說：「一九四八年，毛主席指示全軍開展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民主，開展用訴苦三查方法進行新式整軍運動。這個運動，大大提高了全軍指戰員的政治覺悟……。」你道鄧小平對同一問題怎樣講？他說：「現在，幹部有很多新的情況，戰士也有新的特點，教育對象不一樣了，教育沒有新的內容不行，憶苦思甜當然要搞，但只搞憶苦思甜就不夠了，要研究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高戰士的政治覺悟。」

假如有人還說這種「對着講」只是出於偶然的巧合，則這種巧合也實在太「巧」了。

有一個很明顯的分歧點，葉在全篇講話中高舉毛旗，強調「傳統」，堅持一個舊字。鄧小平也裝模作樣打着毛思想的幌子，而偏重在「變」字和「新」字上着墨，所謂「變」，在毛派的心目中，也就是「修正」。

葉劍英之「保守」立場是十分頑固的，他叫嚷「政治工作過去是我軍的生命綫，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仍然是我軍的生命綫」；「未來的反侵略戰爭，仍然要靠毛主席教給我們的人民戰爭這個法寶。」

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觀點也十分鮮明，他辯稱「時間不同了，條件不同了，對象不同了，因此解決問題的方法也不同」；「那種否定新的歷史條件的觀點，就是割斷歷史，脫離實際，搞形而上學，就是違反辯證法。」盡管人人都知道鄧小平實際上是在耍弄打着毛旗反毛旗，打着馬旗反華、葉的把戲，但是，他的這套把戲也實在要得夠藝術和到家。甚至他爲自己的「修正」觀點辯解時，也拋出一連串所謂毛路線的經驗來支持。他舉例說，毛澤東制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會根據不同的情況，在具體內容上提出不同的要求。開始規定了三項紀律，接着又提出六項注意。三項紀律的內容後來也有變化，把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改爲不拿羣眾一針一綫，把打土豪要歸公改爲籌欵要歸公，後來又改爲一切繳獲歸公。……如果不研究不結合新的情況，就貫徹不好。例如「一切繳獲要歸公」，現在沒有打伏，就沒有繳獲歸公的問題，就要研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怎樣執行這個原則。

反正鄧小平也了解到，在目前中共的政治氣候下，還不容許他肆無忌憚地推銷修正主義貨色，所以不得不講求一下「修正」的藝術；根據毛的「教導」和經驗來搞，則「修」也變得「合法化」了。

而這也正是「中國赫魯曉夫」的特色呢！

人民日報批評老毛 縱容紅衛兵亂造反

英國每日電訊報記者韋德自北平報導說，中共「人民日報」最近曾對毛澤東作匿名攻擊。「人民日報」說，一九六六年間在中國大陸大事囂張的「紅衛兵」經常受到錯誤指導，選錯批判目標。

韋德說，「人民日報」雖未指名批評毛澤東，但單單指出一九六六年，就足以表示抨擊當時創立及驅策「紅衛兵」的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紅衛兵」的主要鬥爭對象是鄧小平和劉少奇。鄧小平目前已復出担任中共「副主席」、「副總理」和「總參謀長」，他正在更改毛澤東指示的基本政策。

韋德說，一九六六年遭到「紅衛兵」罷黜和羞辱的無數中共頭頭，去年已陸續復出。鄧小平即是他們的領

袖和發言人。

韋德報導說，「人民日報」對「紅衛兵」被誤導向批判錯誤目標的指控顯示，目前的中共「溫和派」在報復他們在「文革」時期所受的受的侮辱時，連毛澤東也不願放過。

中蘇共可能大戰
新疆內蒙爲戰場

美國和歐洲的國防與情報方面人士相信：中共和蘇聯在今後數年內發生大戰有其可能，而新疆內蒙是最可能的戰場。

這是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評論雜誌總編輯賴丁的看法。他說，直到最近以前，蘇聯不會有對中共發動戰爭的任何誘因，因爲雙方的相對實力不變地對蘇聯有利。他說，西方軍事消息人士認爲，蘇聯今天將只需要大約六十枚新式彈頭SS二十型飛彈發射器，即能跡近確定地摧毀中共所有飛彈、轟炸機、軍火庫以及所有的核子製造與試驗設施。

他指出：如今中共既已展開一項「工業發展」與「軍事現代化」計畫，故情勢已在改變，若干情報和西方國防分析家們認爲：蘇聯對中共若有任何軍事行動，將必須很快發動，否則即根本不可發動，蘇聯必須在中共獲得可能爲最嚴重限制蘇聯軍事行動的武器以前採取行動。

據洛杉磯時報發自泰國曼谷的一項報導說，中共已升高對共黨越南的神經戰，在越南海岸五十英里以內的地方，進行海、空軍演習。

該報特約撰述麥克阿瑟在報導中說，據目河內傳抵曼谷的報導說，在兩週前上述海軍演習展開以後，越南已令其海防部隊保持警戒，但是顯然令其巡邏船隻留在近海，以避免發生衝突。

報導中說，中共是自海南島展開演習的，整個越南北部和大部份中部地區都在其航程內。

據這項報導說，中共船隻每天都在越南海防及宜安港口附近海面出現。據報導，上述中共船隻中包括至少四艘驅逐艦型的船隻。

麥克阿瑟在發自曼谷的報導中說：「此間一些中南半島問題權威人士中，很少有人相信，中共與越南間的衝突將升高到武裝衝突的地步。但是他們認爲：雙方的軍事準備行動應視爲不祥之兆。」



毛澤東親自選定的接班人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黃昏特釣 回文

封淑英

持竿釣[illegible]溪前。尾尾魚來吸餌鮮。知夜鳥飛霞散彩。脂紅一抹艷陽天。

回讀：

天陽艷抹一紅脂。彩散霞飛鳥夜知。鮮餌吸來魚尾尾。前溪柳下釣竿持。

呈文格詞長

陳玉瓊

會友以文羨李翁。瞻爲馬首不居功。恂恂儒者稱君子。時下流風未可同。

瑤韻 奉答玉瓊詩家

李文格

湖海寡聞華髮翁。堪嗟習藝總無功。傳家詩禮饒巾幗。惠我新辭美玉同。

昔年在穗欣賞紅棉口占二絕其一

越[illegible]

春深紅照五層樓。[illegible]海雲山[illegible]壯遊。南越霸圖渾似夢。英雄花下一凝眸。

其二

木棉花放滿天紅。英發雄姿氣貫虹。寄語南州標獨秀。古今人共仰高風。

遙祭先父母

黃偉儒

[illegible]不全。[illegible]

致印尼胞兄

蔭人

[illegible]各一方。歸家無路嘆[illegible]。[illegible]。

聽歌 司寄齋[illegible]八（回文）

[illegible]天

[illegible]

前題 調寄醉太平

何宗

梁間[illegible]。崑山勝場。招來[illegible]。[illegible]雨。[illegible]。[illegible]雙。[illegible]行雲[illegible]。

前題

陳[illegible]曦

餒車塵擾擾兮心寂寞而不娛，賦東皇與山鬼兮慨今古而何殊。聞絃歌而知雅兮寄閒情於哀絲。彼南風之不競兮孰砥柱而游移。感靡靡之柔情兮雖鄭衛而何譏。比周餘之遺孑兮對首陽之蕨薇。吐雅[illegible]而[illegible]潤兮縱耳食而可悅。張素琴於林下兮接東山之明月。時已醉遊人之薰風兮袂飄飄而高舉。登三樓之往而[illegible]中兮懷故鄉之舊侶。[illegible]兮附[illegible]而吟哦。[illegible]高山與流水兮得知音之幾何。

春雷

梁明秋

雲聲能起蟄。勢挾雨滂沱。中來失笑多。對酒談今古。

前題

凡山

迅雷驚午夢。往事因風送。草色滿江南。遊客[illegible]。

前題

梁[illegible]

東風[illegible]凍。[illegible]。一震成交泰。[illegible]心。

前題

胡[illegible]石

[illegible]催。聲音穿地出。[illegible]。焦龍[illegible]。[illegible]。同樂步春台。

前題

[illegible]

大地[illegible]風雪。岩城畫角催。客車愁歸蜀。我馬[illegible]聽。[illegible]聲沉寂。[illegible]夢未回。

一朝驚蟄起。外天響春雷。

前題

歐一鵬

東風[illegible]力催。煙景[illegible]林隈。霹靂轟驚響。芳菲[illegible]發開。膏田撒雨足。豐歲利秧栽，功在雷車挽。阿香亦偉哉。

前題

黃忠濟

一閃雲間破。連聲天地驚。龍蛇同起蟄。峯谷遠爭鳴。草木乘時發。江湖帶雨生。郊原紛霹靂。疑是促春耕。

前題

梅五雲

上苑花辰會。遊人快朵頤。遽聞霆疾作。乍見雨將施。大地陰霾發。長空紫電馳。天時難測度。世事問誰知。

前題

李撫虹

細雨[illegible]下。[illegible]人。雲車迷野色。[illegible]春雷動。尋知問局新。長空驚霹靂。一震起經綸。

前題（集句）

邱[illegible]

林藏初霽雨。（祖詠）戰士夜銜枚。（沈佺期）露草侵苔逕。（武三思）山花滿谷開。（庾信）雷[illegible]。（許敬宗）[illegible]春雷。（袁[illegible]）萬[illegible]。（[illegible]）將軍奏凱回。（楊維楨）

前題 舊作

邱[illegible]

昏來[illegible]時。霹靂[illegible]。占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生[illegible]。樹[illegible]將緣奇。[illegible]之。

聽歌

李文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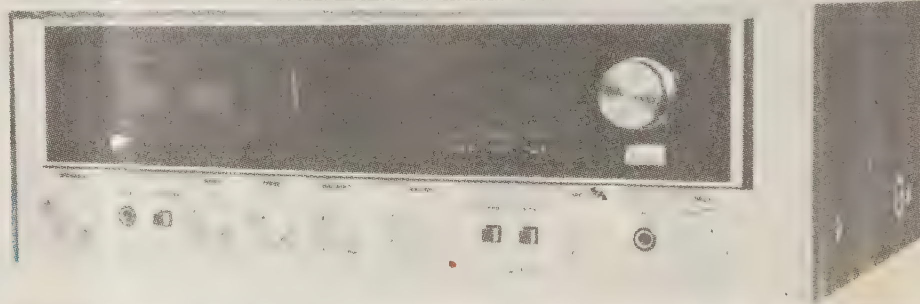
漠漠河山[illegible]不禁。殘花撫計問天心。[illegible]。[illegible]。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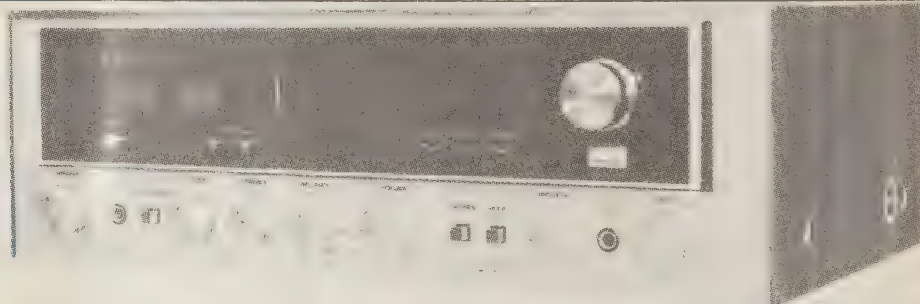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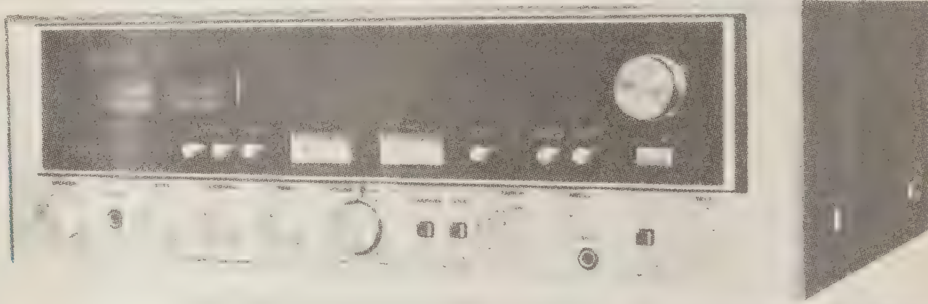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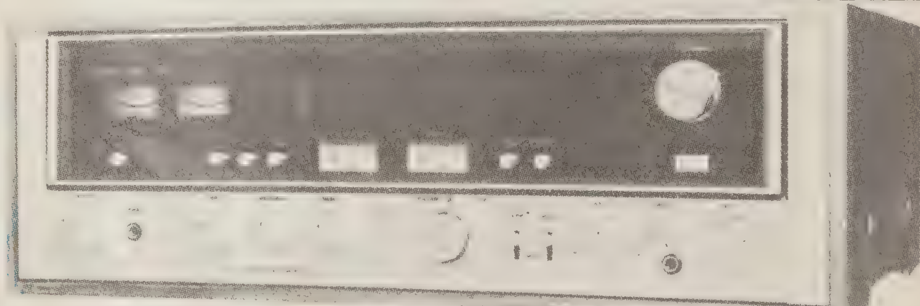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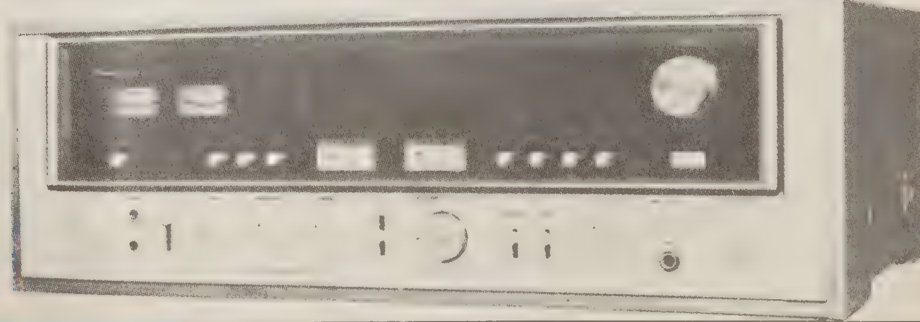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響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